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集部第一四五冊目次

田間文集三十卷詩集二十八卷(二)

〔清〕錢澄之撰  
清康熙二十九年斟雉堂刻本

..... 一

樸巢詩集八卷續集一卷

〔明〕祝祺撰  
清初刻本

..... 四三七

進賢堂稿二十八卷(一)

〔清〕黎元寬撰  
清康熙刻本

..... 五二一

田間文集三十卷詩集二十八卷(二)

〔清〕錢澄之撰

清康熙二十九年斟雉堂

刻本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田間文集卷第十二

序

明末忠烈紀實序

吾閱歷世變既久嘗以爲史家之言不足盡信則庶幾野史猶有直道存焉今之爲史者大抵取人家傳及郡邑志書爲據此至不足據者也自喪亂以來死事者多矣然而其死甚不等有慷慨誓死百折不回而死者有從容自盡既資以不死而必欲死者亦有求生無路不得已而死者若一以家傳志書爲據豈盡得其實哉則真能死者或反泯沒無傳傳之亦不能詳且善蓋由其自聞文集卷十二序

人素無名位而知其事者又不能作爲文章足以爲之傳也其傳之詳且善者類必其子弟有氣力能表揚其親而門生賓客多有文筆復爲過情之褒因而失其實者比比後之史家但據其所傳之文爲之紀載毋怪乎實之不傳而傳者之未必實也吾蓋以今之家傳志書而逆知後世之史不足信因以不信前世之史也惟是野史者流其言皆得諸傳聞既無情誼之弊亦無恩怨之私徒率其公直無所忌諱故其言當可信也然其人大抵草茅孤憤之士見聞渺淺又不能深達事體察其情僞有聞悉紀往往至于失實集數家之言大有徑庭

則野史亦多不足信者若是則古今書籍之所傳其可信者有幾乎夫欲信其書必先信其言之所自來與夫傳其言者之人其言之出于道路無心之口足信也言之出于親戚知交有意爲表彰者不足信也其人生平直諒無所假借者其言足信也輕聽好夸喜以私意是非人者其言不足信也韓退之讀李翰所爲張巡傳以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爲恨及聞張籍述于嵩所言遂據之因詳書巡遠及南霽雲事于傳後已記嵩始末而終以張籍云則以言之所自來與傳其言者之人皆可信也昌黎不敢作史卽此見其慎重史事亦卽此可以爲後世野史之法矣吾友徐子果亭爲死難實紀一編蓋得是義焉徐子于先朝死事者自崇禎二年以來廣搜紀錄一無避忌其中有此然而彼不然者有一事而彼此互異者或有僅存其名而年月未詳本末不載于是遍詢海內親知灼見之士識其言之足可深信者審之又審然後據實以書猶恐不核也乃彷彿編年之體書某年因某事某死其死之情事歷歷有聞于世者則爲小傳以紀之如列傳焉至有傳聞異辭事涉可疑者亦不忍竟沒別爲存疑附諸傳後以俟後之人有如于嵩者更出其說以相訂也其肆力可謂勤



用心可謂厚矣夫徐子史官也其才史才也日接四方知名有道之士所見所聞皆史料也而矜慎如此史法也以實紀名編亦惟期其信而已然則異時有修史者取據野史當必以徐子實紀爲定本則庶乎成一代之信史哉

爭光集序

嚶城陸聖王先生篤信好學士也輯明季以來諸君子死事實蹟彙爲一編曰爭光集蓋自萬曆末疆場不戒至天啓閩人竊政內外諸臣死邊事死閹禍者具載于前及其後兵戎相尋逆寇滔天以遂有甲申之變凡廷田間文集 卷十二 序 三

臣死國難名著史冊者皆一一考詳而紀錄焉南渡再覆而閩而越而粵而滇其爲國家致命殉節者指不勝屈而有傳有不傳先生懼其不傳者之終以泯沒也于是廣搜博採多方哀集欲使與諸前死者並傳其用心亦良厚矣曰爭光集者蓋本太史公稱屈原之志與日月爭光以爲名也管子曰凡物之精上見光而下爲土是故光也者精之上見者也其在於人精者誠之爲也光也者誠之不可掩也而有掩焉者謂之幽光是不可以不闢也嗚呼喪亂以來死而不傳者多矣其傳者未必盡可信也以不可信者而與可信者一例並載後有

識者將併可信者疑之卽不之疑而使烈烈而死與求生不得而死者槩稱忠義雜明珠於魚目其光猶之幽也故吾謂此事必且需之歲時博訪四方親知灼見之士其言之足信者而又審焉然後載之於書壬戌之秋先生自吳門寓書田間屬序於予予以此復之今年春至都門遇先生則又勤以爲請出其集覽之則皆采輯舊聞詢諸遺老亦或有得自道路之口者或一人而數見或一事而異詞兼收並載不敢擅易一字慮失真焉不敢以已意去取寧存疑焉故其書卷帙繁複蓋惟恐有一事之偶遺一人之失傳也先生今年七十一矣耳田間文集 卷十二 序 四

重聽少與人言獨手自鈔書嘗晝夜篝燈盡數鼓揮汗拊蚊血盈掌猶鈔不輟如此編皆出自手錄者也易曰修詞立其誠世未有不誠而其事足傳亦未有不誠而其言能傳其事者如先生用志可謂誠矣同時有徐果亭太史著有死難紀實寧過于核先生則加詳焉蓋一主于紀實一主于闡幽命名不同其所以爲誠一也二書當並傳後有史家取據於斯二者亦可以爲一代之信史矣

齊蓉川先生集序

同里齊子山梓其四世祖蓉川先生遺集以示予使爲

之序予伏而讀之作而歎曰甚矣夫言語之不可以已也。以公之生平大節卓然千古而史傳失載使非遺集具存易世而後誰復有知之者。卽子孫欲爲之表章亦將何所據以取信於後乎。今讀公書疏及諸同時贈公言者述公出處本末歷歷可見公真不朽矣。公在武宗朝爲給事中其時何時也而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凡民生之利病主術之邪正賢奸之進退宗社之安危無不侃侃敷陳明白曉暢迄今誦之其一往任事之勇氣儼然猶生也。至于諫止南巡以消逆藩巨測之謀請遵舊制以正李士實諸奸之罪發鎮守畢真等妄行奏保田間文集卷一二序五

之欺引繩批根情罪畢得因使宸濠膽破密計未定猝爾稱兵以致旋起旋滅公之功在社稷不小矣。宸濠既敗諸奸導上南征思奪王文成之功且重加誣譏爲濠報仇賴公疏力爭計不行又欲冒濫功賞公職在紀功不少假借又要乘輿久駐南都以圖便其奸私公力請回鑾此數事皆當時必不可言而亦人所必不敢言者而公獨言之嗚呼言非難當其時之爲難也是以論人者必論世也。公同時都諫汪公玄錫曰車駕南巡由宸濠在江南造龍艘百戰搖動四方邀上南幸圖爲不軌諸奸慝患之意不可回公與其同官諸君子倡言留

駕畏禍者爭目公狂公大呼曰今日不以死諫而行必墮賊臣之計異日吾輩雖寸磔不足以塞責率同官伏闕號哭不起臺臣某等繼之伏闕累日人益衆諫疏凡數十上上怒益甚之死者十數人公自分一死會死者多上意回得免駕亦暫止迨後駐蹕南都公疏請還宮上素知公直不便已舍之江干不許入城作回鑾賦以自遣諸將奪江西守臣功少司馬王憲以上意趣公造冊公不可遲回者一年江彬張忠等迫問之對曰不紀江西守臣功而濫及諸貴何以示天下後世某願視職得罪此冊不可造也彬等詰諸上上曰此給事中曾論汝田間文集卷十二序六

罪由是卒聽公議當是時江彬李忠之怙寵作威不下逆瑾寧不足以死公而上能容之固非公所料也。世廟初公既被謫由丞而令而南曹已以僉事備兵寧夏值關內荒旱公入關見百姓皆食蓬子隨取所食封以獻爲進蓬子疏因陳遠人疾苦併言國家有大可憂之事三廟謨有誤可惜之癖四皆漢犯時忌者公言之無諱疏上不報亦不之罪有謂公意甚切直而上不忤者由辭氣婉美如陸宣公奏議懇惻動人故不重得罪也。夫公亦自竭其忠耳其極言而不忤上猶之處武宗之朝而獨見容皆未嘗計及也。公在寧夏經略邊城前後數

載觀寧夏制撫諸公疏及公所著朔方諸關門記勞績  
歷歷可觀終明之世屹然恃爲金湯而公竟用左遷以  
去吾嘗怪公之去國不去于羣邪醜正之目而去于銓  
宰持公之時以武宗之昏惑左右側目而能見容以世  
廟之明斷大臣力薦而不見用豈非天哉天固欲公以  
敢言弭東南之亂以賢勞固西北之圉一官之升沉天  
固不爲公計公亦不以是望諸天也公有詩文名開吾  
鄉風氣之始文絕去枝蔓而據所欲言詩有氣力精思  
往往造詣出人意表大抵皆一路孤行無所依附卽立  
朝之風裁凜然於此見之矣茲不具稱但述其平生之  
命

田間文集

卷十二

七

闕里誌序

闕里者吾夫子之舊宅也按世家孔子卒諸儒講禮於  
孔子故所居之堂魯哀公因立爲廟後世卽其殿藏孔  
子衣冠琴瑟車書歷數百年至漢武帝時孔氏傳十餘  
世矣而太史公曰余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  
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當列國戰爭之  
餘暴秦虐焰之後而所爲闕里者風流可觀則聖人教  
澤之浚孔氏子孫之賢卽當時已足徵矣自漢以來聖

人之道益著尊聖人者其禮益隆崇闕里之稱遂云天  
地並垂不朽殆泰山不足擬其高大河不足喻其遠也  
闕里故無誌蓋以聖人之道如天無不父如地無不母  
其精神無處不流通其禮樂文章無在不散見亦安能  
獨指曲阜之山川林廟以爲是聖人之居譜孔氏之族  
姓官閥以爲是聖人之子孫哉其有誌也自明弘治間  
學憲陳鏞爲之而大學士李文正公爲之序其誌大抵  
以紀累朝表章之盛報祀之隆禮樂之賜田宅之錫封  
爵之貴綸誥之寵至于先聖人遺蹟昭諸史乘後裔之  
賢遠詳在譜牒諸賢之配享垂諸祀典者亦竝載焉昔  
田間文集

卷十二

八



而今草茅孤賤之士不幸生于遐陬僻壤不得見所爲  
宮牆宗廟之美而一見之于誌雖數千百里而外如登  
金絲之堂親聆絲竹之音也如身入孔林見荆棘之自  
除而禽鳥之不棲也自弘治迄今且二百年繼有修者  
皆紕繆蕪淺不足觀覽典籍宋君長慶稽古士也痛舊  
誌之無文蒐求故府攷覈憲典及其不經擇其言尤雅  
馴者輯成二十卷以示予詳而核博而要賓賓乎亦既  
質有其文矣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詩云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以行遠之文生天下不  
能至者嚮往之心君之有功于斯道爲不渺矣

日聞文集

卷十二序

九

證治大還序

昔范文正謂士君子不爲良相則爲良醫謂是二者皆  
可以救世爲仁人之事也夫世逐人而救之所救幾何  
是故變理陰陽者宰相之職也陰陽和斯羣生茂育風  
俗淳龐凶疫天瘡之害不生此其道通于醫而孫思邈  
曰不明陰陽不可爲醫于是有五運六氣之辨有補泄  
制化之宜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  
右民相與醫其之矣然而良相良醫皆不世出之人使  
其道法精義不著之於書而傳之於後則其救世之心  
亦祇及其世而止左氏傳醫和謂趙孟曰上醫醫國其

次醫人而其書不傳後之國與人將何賴焉吾嘗讀素  
問靈樞諸經研極陰陽之妙至精至神其理一本大易  
文字離奇自是周秦間人與莊子同時而隱其名託之  
於岐伯鬼臾區意必聖人之徒通陰陽之故抱變理之  
才不得行其道於世而發其救世之心於此一書知世  
不可以相救而猶可以醫救是真仁人而隱者也自倉  
扁以來皆習此書著述益盛然或擇焉而不精語焉而  
不詳讀其書者又或守其成說未能變通而神明之至  
於救世之方用之足以害世亦猶王介甫之以周禮誤  
宋世之天下也可不畏哉金壇王太史宇泰先生著有

日聞文集

卷十二序

十

證治準繩輯諸家之大全分爲五科曰脈曰因曰病曰  
證曰治脈察諸未形者也治則其方也明是五者而醫  
之事備矣而獨名爲證治者以其言是二者獨詳且使  
世之不知病不察脈者皆可卽證以求治也特其篇卷  
浩漭初學之輩未易觀覽且窮陬下邑無力購求至沒  
世不得一觀雲間陳子山農憫世醫之惘惘於是五法  
也於是撮其最精補其未及因爲證治大還以明其書  
之所載者精之又精猶九轉之丹真足起死而還生也  
宇泰自言其於醫有天性焉山農詞壇名士也今悉棄  
去顧獨好醫雖亦由天性乎要其自命不小與宇泰皆

以文正公之志爲志者也此書山行世必廣使學醫者人得挾一冊以救世較宇泰救世之心其效更弘遠矣

救荒策序

吾嘗讀小雅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此蓋春夏之時出陳易新以助農夫之耕耘使無失時云爾也宋謝靈運山曰民生於三代之後其命制於天生於三代之前其命制於君制民之道取民常少予民常多從古以來豈無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人欲散得其道也由是言之三代以前歲有荒而民無荒賑荒之策亦可不必講矣然周禮十二荒政以聚萬

日聞文集

卷十二

上

民有遺人委積以待施舍抑何慮之周詳而備之早乎周易損下益上其卦爲損損上益下其卦爲益其爻曰益之用凶事告公用圭古者用鎮圭徵守以卹凶荒卽賑荒之事矣至後世往往以爲故事每荒歲郡邑有司以聞諸大吏大吏迫而代爲之請幸而得請不足以救萬分之一而文移往復動需時月其民之轉死於溝壑者久矣若漢汲長孺之矯詔發粟宋范堯夫不待奏請而先發後聞者幾人哉國家不幸卒遇兵荒之變君與民交受其害惟郡邑吏獨以之爲利上獨賦則賦先已入有司之囊而多方消算一一皆有其名其誰得而問

之上賑荒則胥吏因緣作奸竊壑既厭餘以飽其親厚及強禦者而已其及於饑民者幾何是朝廷之德意雖宣終不能下逮也然則國家雖有委積卽如隋之長平後世之預備名以爲民直留爲軍國之經費以佐不時之需可耳而欲以救民之荒是猶請龍師致雨以救焚而望神犀分水以拯溺也於是仁人君子不得已而徬徨孫平之義倉朱晦菴社倉之法以民賑民自爲輸積出納自便不領諸官如陳子此書所謂上不能救而民自救之也夫陳子旣已小試其道於菽爾邑而著有成效今又廣其議而爲將荒臨荒荒後三策又爲食草木法以濟穀食之所不足又輯古今救荒因果以勸諭義民之輸穀者法可謂至密而心可謂極苦矣而吾猶有說焉夫積穀於官此有司之事也積穀於民民自爲政非有司之事也然其中賞罰條例不稟諸有司無以定畫一之式民不信不從有司而不良則其不信不從也益甚晚近世貪穢存心何所不至或歲比豐登積儲不動則墨者耽耽視之矣稱貸那移其能拒之乎甚者使民不敢爲義彼且按籍指輸多者爲厚藏卽異時有事奇貨居之矣若是則富民之輸者益寡而陳子之議格矣若行陳子之議吾謂必得廉能者實心任事而又能

日聞文集

卷十二

上

因時制宜以通法之所窮如是雖有荒歲而無荒民如詩所云自古有年可也

### 太上感應篇序

感應之說原諸大易夫大易亦言其理而已然天下未  
有有其理而無其事者也理之感而通者謂之應事之  
感而應者謂之報報應之說儒者置而不道而大傳曰  
因戒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夫天下之動貞夫一天  
下之報則諸貳貞夫一者有得而無失有吉而無凶惟  
貳則得失分矣得失之報則吉凶是也故報者自其有  
所分別而言之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文言曰

田間文集

卷十二 序

七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之言應  
非即報乎春秋二百四十年福善禍淫之報亦既彰彰  
明鑒矣感應篇之所載亦猶是也莊生曰造物不報其  
人而報其人之天夫人之天不惟人不得而知即已亦  
不得而知故造物亦以其不自知者報之此其故甚微  
固未易一二為庸眾人道也若夫庸眾人所共知而共  
信者則莫著於是書矣吾嘗讀是書而知太上所以深  
於輔先王之治法也夫先王治天下之法所恃者賞善  
罰惡而已然世固有為善而不賞為惡而不刑者則法  
之有所不能及也且法可以行諸顯明而不能責諸幽

隱是故法立而公廷日滑巧偽口滋為善者益怠而為  
惡者益競古稱太上者無為而治夫無為者不以我治  
民而以民治民其治也不任我法之刑賞而任民心之  
自刑自賞蓋以我刑之而懲賞之而勸不如民之自為  
勸懲者切也是故今世之遵王制而從善去惡未若信  
是書而為之從善去惡者眾矣三韓某公官池陽十餘  
年出建德令還本郡別駕以至今二千石其治薄刑威  
而崇德教百姓化之蓋得於此書之力居多公奉持既  
久其屬吏貴池令劉君豫東重為梓行頒布移令窮陬  
僻壤人人得見是書家誦戶習以盡革其頑心則為之

田間文集

卷十二 序

七

官者遂可以無為而治矣此之謂太上清淨之治也豈  
區區真尋常勸人誦經者比哉故為之序

### 文昌化書序

文昌本北斗斗口六星名或云即奎壁二宿所謂文章  
司命是也而世相傳周代張仲子降生梓潼廟食於蜀  
專判士大夫祿位升沉之事累朝封號遂有文昌帝君  
之稱蓋即文昌星精下降為神如詩所云維嶽降神類  
也化書者蓋帝君自述其九十七化或治幽或治明所  
為福善禍淫之諸事蹟使士大夫知所觀感也其大指  
不出於遏惡揚善而尤以忠孝仁義為本與儒者經籍



所稱無以異焉其言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未嘗虐  
民酷吏周人之急濟人之乏容人之過憫人之孤一心  
如此聽命於天故能久證真位於戲惟其爲士大夫故  
行之功德如此其厚真位由此其證也蓋士大夫權足  
以福世禍世其善之所被者大惡之所及者亦遠非若  
匹夫匹婦之爲禍爲福僅及乎一人一事而已彼司命  
者安能盡天下之人皆受福而辭禍哉亦惟於士大夫  
得其人則天下後世之禍福皆自此人而操之矣是故  
司命之許人爲士大夫甚不易也貴池劉侯旣爲郡伯  
梓感應篇頒行六邑以勸戒六邑之匹婦匹夫復梓行  
日間文集 卷十二 序 五

周易緒言序

莊子曰易以道陰陽陰陽之說解者以喻小人君子以  
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夫陰陽二氣迭爲消長其不  
容有贏誦於其間明矣而聖人之作易也每欲扶陽而  
抑陰何也聖人深知夫陽不能敵陰君子不能敵小人  
治日少而亂日多故於陰之長也爲君子危焉於陽之

長也亦爲君子危焉彼小人者不惟道長之時以衆小  
人制一君子而有餘卽道消之日亦以一小人制衆君  
子而有餘也蓋小人之計常密君子之計常疎君子之  
遇小人也以剛小人之遇君子也以柔以柔制剛以密  
制疎母怪乎小人常勝而君子常敗夫以五陽決一陰  
其詞曰剛決柔也剝以五陰剝一陽其詞曰柔變剛也  
夫決者手號變者默奪雖勝敗各有天焉要其工拙難  
易之數未可同日語矣以是三易聖人於十二辟卦陰  
陽消長之會於陽多危辭焉於陰多戒辭焉而其意常  
主於庇陽以是爲扶抑之義而已然豈能使一毫有贏  
田間文集 卷十二 序 六

事非坤之事也傳曰天地閉賢人隱隱非直隱其身也將使世亡其賢賢亡其道其亡也乃以不亡是說也仲方得之而不言焉吾故曰仲芳之學在乾而行在坤吾觀其藏身之固而知其行察其緒言之肯而知其學矣

### 通雅序

往予與愚道人同學時竊見其帳中恒有祕書不以示人間掩而避覽之則皆所手鈔成帙凡生平父師所誥目所涉獵苟有可紀者無不悉載卽一字之疑一音之訛一畫之舛亦必詳稽博考以求其至是人言道人生平手不釋卷朋管處指爲之願要其三十年心血盡在

田間文集

卷十二

七

此一書矣書成名曰通雅猶之鄭樵之爲通志馬端臨之爲通考以言其無不該也予嘗謂道人曰吾人讀書觀大義而已若夫研陰陽之理窮天人之故考政事之得失辨學術之異同以及古今制度之異中外風土之殊俗如子所載者吾以盡心焉至於器數之末詰釋之煩點畫之細世自有竄句博物之徒子何以役志爲道人曰嘻吾於此疑有夙習焉吾小時卽好爲之吾與方伎游卽欲通其藝也遇物欲知其各物理無可疑者吾疑之而必欲深求其故也以至於頽牆敗壁之上有一字焉吾未之經見則必詳其音義攷其原本既悉矣

而後釋然於吾心故吾三十年間吾目之所觸耳之所感無不足以恣其揅索而供其載記吾蓋樂此而不知疲也今道人既出世矣然猶不肯廢書獨其所著書多禪語而會通以莊易之旨學者驟讀之多不可解若所謂通雅已故紙視之矣姚子曰通雅者道人今日之唾弃而昔日之祕藏也既久祕而不章今又弃焉且天下間道人之風而欲學其學者甚衆今不以此書示人而徒使惘惘惘惘於不可解之書豈其導世之本意乎吾梓焉莊子稱藐姑射之神人其塵垢糠粃猶將陶鑄堯舜茲集固道人之糠粃而姚子樂得而傳之吾知其所

田間文集

卷十二

八

陶鑄者廣矣

### 重刻昌谷集註序

姚子註昌谷集成子既爲序之梓諸吳門矣至是姚子官建寧建寧人以重刻請乃更加較訂批點視昔尤詳而再屬序於子子時客雙峰註南華七篇初成也作而歎曰甚矣註書之難難於著書也著書者欲自成一家言耳其有言也已爲政註書者已無心而一以作者之心爲心其有言也役焉而已故曰著書者無人註書者無我然自孔子繫辭以來如郭象之註莊王輔嗣之註易易通發揮往往出於古人意言之外亦何嘗不用我

也曰非我也古人之意之所在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若惟言之是尊毋敢略出已見疑者闕之未詳者置之惟通其章句而已是訓詁之學也是以無我之弊流爲訓詁吾之於莊不知其有我不耶吾以莊子縱恣自喜不欲讀者之遽得其端倪吾惟緣督以爲經而脈分縷貫猶是章句之學也莊子亦既井井然受條理矣彼世之註者或多玄解夫莫玄於莊子矣而又玄焉是以水益水耳何解之爲其皆郭象爲之囑矢乎吾註莊又不若姚子之註昌谷姚子謂古今人之詩未有不本諸忠愛者也杜少陵每吟不忘君父干

田園文集

卷十二 序

十九

古宗之昌谷詩好險僻其思幻怪不經世有癖之者謂曰鬼才鬼才耳而姚子以爲忠愛存焉爲之引據史文論其世而考其時其憂時憫俗惓惓宗國之志一篇三致意云夫姚子非癖昌谷也姚子之意蓋以見古人之稱詩雖險僻如昌谷其大指固無以異於少陵也蓋欲以忠愛槩天下之詩教也姚子未通籍時其命意於詩已如此況今委質而出仕乎毋怪乎再從荆湘氏之請以申其教於天下也同時有陳子二如因而爲少陵詩註陳子之於少陵姚子之於昌谷皆似有夙因焉凡詩爲人所不經意者二子以爲必有意也卽少陵昌谷或

未必用意自二子言之亦似其果有意也二子之註不必無我亦深信我之意卽作者之意而已

莊屈合註自序

吾著易學詩學既成益廣稽載籍求古人言之足以翊二經者更爲詳說之以輔吾學之所不及而得莊子屈原昔宋儒謂孟子善於易然其書稱引絕不及易豈易在戰國時已爲卜筮之書士君子比之方伎不足稱說耶自莊子以詩書禮樂及易春秋列爲道術居然六經而其稱易也曰易以道陰陽則猶未離乎卜筮之事也然吾觀其書其言內聖外王之道則一本於易夫易之

田園文集

卷十二 序

二十

道惟其時而已莊子以自然爲宗而詆仁義斥禮樂皆毀先王之法者此矯枉過正之言也彼蓋以避其跡者未能得其意泥於古者不能適於今名爲治之適以亂之因其自然惟變所適而易之道在是矣春秋以來士大夫相見賦詩言志而能爲詩者蓋亦鮮矣詩也者性情之事也屈子忠於君以讒見疎憂君念國發而爲詞反覆纏綿不能自勝至於沉湘以死此其性情深至豈直與凡伯家父同日語哉淮南王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兼之豈其然乎則以莊繼易以屈繼詩從而註之於二經之宗旨庶益足以轉相發



揮而謂之詰者吾於莊不欲高談玄遠以更增其謬悠  
於屈不敢強事穿鑿以曲求其悲憤惟是依文擇義使  
學者章句分明以進窺其大旨之所在猶是吾易學詩  
學之義也或曰莊屈不同道莊子之言往往放肆於規  
矩繩墨之外而皆為屈子所法守者凡屈子之所為固  
莊子所謂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子  
烏乎合之吾觀莊子述仲尼之語子高也曰子之愛親  
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又曰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  
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而終易之以莫若為致命夫莊  
田間文集 卷十二 序 三

詰之使學者知莊屈無二道則益知吾之易學詩學無  
二義也

田間文集卷第十二

田間文集

卷十二 序

三

田間文集卷第十三

序

求是堂集序

士大夫當變易之時而能全其身以不失其節者漢管幼安晉陶元亮尚已然幼安自浮海西還杜門閉口所居一木榻著膝處皆穿事良苦若元亮棲隱栗里與劉遺民周續之輩數相過從吟詠酣醉以終其身固甚適也幼安不幸而與華歆友為歆所推薦以太尉讓力辭乃免故其時不得不苦而元亮故人顏延之相見語不及時事唯送酒錢以資其醵咏耳未有強元亮出者兩田間文集 卷十三 序

人之節甘苦不同亦所遇為之也吾謂能為幼安乃能為元亮文燈巖先生與元亮生同里其生平出處亦略同元亮居官前後不滿七載考諸詩以庚子前一歲作鎮軍參軍而歸去來辭作於乙巳十一月可証也先生以甲戌登第丁丑授嘉興司李癸未擢司銓未任甲申國變遂不仕前後亦不過七載則其居官之日同也元亮生乙丑至乙巳解組年纔四十一歲先生以甲辰生甲申歸隱亦四十一歲其去官之年亦同也元亮當禪代之時先生亦值改革之際而皆在去官之後其遭際又同也嘗見先生報招撫書有云某苗裔何人文宋瑞

也鄉里何人陶元亮也既不能死何忍言仕又云僕病且瘼死於鬼死於法一也何難置栗里一子為江南充隱乎同時又報直指書云某不遠死者垂白之母在堂城破家亡母從千死萬死中出不忍舍之而徇吾君地下耳即此數書其情之危苦語之迫切殆有甚於幼安者迨事定後而始能為元亮之所為可謂無媿於元亮者矣而或曰元亮不妄交接白衣送酒與刺史相遇離落間耳簞輿竹杖游好不出其鄉先生足跡半海內當事式其盛者應酬不絕元亮歸田後自飲酒咏懷外無詩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外無文先生著書等身凡四田間文集 卷十三 序

方執費而求者無不應願者要之亦無不予文太侈矣先生殆不及元亮噫難言矣元亮本無用世之志委懷自任寄傲詩酒間莊子所謂散人耳即不因斗米折腰以去亦豈能有關於當時哉故元亮隱而世不之忌先生負一時人望素為君子所觀型而為小人所側目者世豈能忘先生先生亦豈能忘世乎自變亂以來士大夫以節義致誅滅者江右為甚先生日在風波震撼之中而卒以不死則應酬文字或亦有力焉先生不云乎垂白之母在堂未能遽死蓋亦有不得已於斯者也吾論先生之文不名一家因勢立體雜出於漢魏唐宋之

聞至於考核辨論尤其所長而先生爲文之心則於其  
文之雜然應酬者見之夫其文固有慷慨激烈犯當時  
之忌諱而不顧者不然則廣引曲喻汜濫於古今事物  
之典天人之故旁援釋老之書下及稗官野史迂其義  
艱澁其詞以寄其所欲言使識者相遇於意言之外而  
昧者不知也嗚呼苦矣彼世之卡言於先生者既各得  
其所欲而幸其文之足以傳我也翠然善之於其所不  
知者皆以爲文之善也雖有忌諱不之責矣蓋先生以  
文妙寄其心而又以雜文妙寄其文莊子謂藏天下於  
天下而先生藏文於文文之侈也殆先生善藏諸用之  
田間文集 卷十三 序 三

太白餽集序

吾鄉先哲有高世之行曠絕之才淹雅蘊藉而名不出  
於閭里者曰姚休那先生先生生長盛明訖於未造行  
年七十餘於名利泊如也所著書甚多脫棄而已未嘗  
編比成集以期傳世往往散佚爲里人所收錄亦不成  
帙平生酷好史學自言小時塾師授以經則寐然睡及  
竊讀史則意興踴躍讀至數十百行皆能貫通故其於

史凡人所略視不省者獨加詳焉人所其以爲然者獨  
不謂然蓋自左氏司馬氏以下至於稗官野乘凡事之  
有資於史者無不熟覽而詳說之其於古今之成敗得  
失是非皆歷歷能指諸掌然所見多與人異或譏其偏  
而先生則自有特識也爲文法太史公然亦不純似縱  
所欲言取愉快一時之論而止太史公所謂擇其言尤  
雅馴者先生顧不屑也崇禎時流寇起秦豫躡及吾鄉  
先生脫身渡江窟伏洲渚間取唐書黃巢傳閱之其與  
流寇始末大抵相類因思致寇之由禦寇之失策援唐  
事一一比而論之而唐事之與巢事連者復別論之係  
日間文集 卷一 三 四

補缺思以行世屬子弁其端不忘自也南昌陳士業雅知先生昔在章門以表章之責見屬惟時方繡山在坐慨然任爲梓行既歸予多方搜諸里人而所梓僅貨殖傳評一帙藏諸其家而已山川之靈不忍終閱其奇蜀藻此舉殆爲之兆也太白劍者唐時用太白山人言掘破牛山於石匣中得一劍一黃腰獸獸撲劍死而巢伏沫厥後秦人掘李自成墳亦得枯骨黃毛腦後一穴有赤蛇生角因函其顱骨併蛇腊之以聞而自成以敗其事前後略符則先生此書亦殆有神物告之者與

漢陽府志序

日間文集

卷一三序

五

古者列國皆有史如晉之乘楚之檮杌皆其史也自列國廢爲郡縣於是史之權獨領諸朝廷而郡縣以志稱志以備史之採擇也故志詳而史略郡縣有信志而後朝廷有信史夫郡之有志以紀天時地利人事物產之異宜考戶口財貨賦役之消息稽山川城郭官舍廟祀之廢興而其大者乃在於明政教之得失識人物之盛衰察風俗之升降使上之人知所鑒戒而下之人亦知所勸懲由是言之志非徒以備史材而已抑有風教之事焉漢陽於楚爲小郡轄兩邑耳其地前阻大江旁合池沔上接岷蜀下通吳會黃勉齋所云武昌唇齒吳蜀

咽喉不僅爲三楚形勝之區也用是山川蟠匯人士時興漢上文物之盛甲於全楚舊矣自兵興以來所在蕭條而漢鎮爲天下四通五達之衝商賈輻輳舟楫鱗集煙火幾十萬家可謂盛矣當事者憂焉憂以漢人之往來趨利如鶩所習者夸詐所尚者淫侈又五方雜處倡優方技之輩游食其中奸宄叢生不可究詰凡漢之殷繁豐殖皆非漢之土著也而適以爲土著者患其小人習之爭逐末而捐本其君子習之亦務華而失實則不惟民病而士亦病皆守是土者之責也陳君某以溫州司馬擢守是邦未數年而民安其業士服其教漢上爲之帖然而猶恐政事之有未詳教化之未盡乎也乃蒐郡乘而載脩之吾循覽其書其於廢興沿革之故粵稽博辨原委井然而一切鄙俚傳會之說槩黜不錄至有關於政教人物風俗之事則尤三致意焉於戲政教者風俗之原也人物者風俗之倡也漢之人物不爲不盛然所爲道德功業文章科目之士其人類能卓然自樹以有傳於後世惟是仄陋幽隱匹夫匹婦之奇行苦節無人上聞於是不極力搜索爲表揚之耿耿丹碧徒化爲荒燐與腐螢同散滅耳夫有幽不聞司教者之失也聞幽而致覈不實使與不必聞者同傳猶未聞也又況

日間文集

卷十三序

六

幽未必闢而闢不盡幽乎毋論異時之史官不足採掇  
卽近今之耳目不信下之人何以勸懲所傷於政教者  
豈細故哉以漢陽之爲郡垂千餘年輿圖記載其人物  
祇漢陰丈人及宋張昌中一二輩耳夫莊子所稱之士  
人不知其有其人否耶而張氏之爲義門馮京在當世  
已歎其不見表章人士無傳豈皆前此司教者之失乎  
抑前此之慎重紀載務在致實寧隘無濫耶宋游定夫  
黃勉齋皆嘗守此郡與士子朝夕講明理學而風俗以  
醇陳君茲志於節義篤行之士旣表勵之而更加慎焉  
以之導士趨而訓民俗祝游黃講學之功寧多讓與

日間文集

卷十三

七

江漢持瀾序

江之源出自岷山漢之源發於嶓冢其長不知其幾千  
里也子輿氏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非源無瀾非瀾無  
觀江漢之瀾吾得而觀之矣文亦猶是也夫文之瀾氣  
爲之也而氣亦有其源觀青城課士之文有爲滔滔汨  
汨咫尺而千里者焉有爲風迴波屬蕩漾而連漪者焉  
有爲穿崖觸石噴磯跳玉者焉有爲島嶼盤渦漾洄曲  
折者焉美哉洋洋乎亦既有其瀾矣則皆氣之爲也夫  
氣之爲瀾者非恃其一往之氣奔潰而不可禦而遂至  
詭於法也是浮氣也是狂瀾也凡氣之一往奔潰而不

可禦者非有餘於氣不足於氣者之事也亦猶水之建  
輒而下非有餘於水不足於水者之爲也何則無其源  
也無源之水其來也莫由其去也莫禦當夫水潦之旣  
降川澤之旣多泛濫奔騰衝堤決石吾不知其所往也  
迨汎濫之盡消水道之復故以形勢測之千里之內其  
高下相懸不啻數十尋丈而容與紆徐未肯遽下者豈  
真有神物以持之哉亦持之於其源也源之深者其氣  
一與天地之呼吸相應固不事持而自持耳理也者氣  
之源也理明而氣足氣足而法生窮理御氣以軌於法  
文之瀾所由成也然則所爲持者非有瀾以待持乃持  
之以爲瀾也是宜治其源也本之六經以研其精微之  
傳註以晰其微博之諸史以廣其識輔之百家以盡其  
義如是而理得焉而氣至焉而法亦備焉然後爲文行  
乎其所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覽之者但覺有  
純氣相引無所爲浮氣之虛張也亦猶臨江漢者但見  
有安瀾之可羨而不慮有狂瀾之欲倒也此魏先生課  
楚士藝而以持瀾名集之義也

敬亭集序

予與先生論交在先朝甲乙之際當是時先生方以抗  
疏拜杖譴戍宣城值國變留滯吳下南渡黨禍起子時

日間文集

卷十三

八



在先生寓館燈火淒涼相對歔歔都無人色已子被徵  
益急亡匿家武水複壁中先生與令弟如須時過武水  
間存未嘗不相向涕泣也改革以後亡命天南回首舊  
游彼此不知所在歷十七年哭仲馭於武水道吳門先  
生在焉急往叩門謁入久不出聞予聲趨出曰吾固疑  
是君也蓋子時已變名久矣因訊閩粵遺事復相持涕  
泣是時如須已歿先生飲我酒安節兄弟環坐復命如  
須孤寓節語之曰此吾故人汝父老友也故令汝識之  
先生年六十餘貌甚澤但牙齒落且盡耳別未幾時先  
生歿臨歿語安節兄弟曰死必埋我敬亭吾戍所也戍  
日聞文集

卷一三序

九

是可悲矣吾嘗讀離騷而傷屈原之見信於懷王一旦  
被讒得罪無由自明而懷王昏惑至死卒不知原之誣  
毋怪乎原之沉冤抑塞以從彭咸之所居也以烈皇  
帝之聖明恩威不測當先生奉譴之日天下已早卜賜  
環之期何意宗社將亡鼎湖龍去而令先生竟以戍終  
也先生一日未死不忘敬亭不忘戍也則死歸於戍固  
其所矣讀是集者但聞命名之意已不禁其悽愴傷心  
而猶待覽其篇章以滋涕淚云乎

陳昌箕文集序

予自束髮受書卽學爲詩古文詞迄今三十餘年其體  
田間文集

卷十三序

十

亦屢變矣生平於詩好苦吟雖不能如古人之十年始  
成一句然每一字必數經改竄要諸穩而後已爲文亦  
然必再易稟而始成若縱筆滔滔無所揀擇意到筆隨  
自然結構雖間亦有之終非其所長也去年與晉江何  
紫屏客琴溪相爲詩何子詫曰子詩改乃益佳而仙游  
有吳子曰若不改更佳詩不如古人正以數改損其真  
氣耳吳子不甚工詩其言如此子爲之瞿然冬至閩與  
侯官許天玉並舟建溪互讀新詩因與極論古今詩家  
至杜子美許子忽曰人言子美詩佳不知其佳處乃在  
粗與醜近有得其粗者矣未有能得其醜者也子益瞿

然今客劔津陳子昌箕出其未刻諸藁屬予點定予讀之蒼蒼莽莽一往奔赴讀幾不可斷芳澤雜陳古翠斑剝雖一篇瑜不掩瑕然氣力渾成不屑屑以修飾鍛鍊爲事抑何其立意有似乎前此二子之論詩耶子因悟古人之文皆不甚改如屈原離騷詞意重複莊子文奇極矣或不成句後人附會穿鑿以爲其複固不複不成句乃爲佳句其實卽不經起槩而就之書也夫文不起槩未嘗無病而卽以病傳其文子美之醜是也雖然難言之矣此有兩喻其爲文者如寫生家偶然見所欲寫者奮筆而就似則卽似矣間有不似處亦無礙其似若

日間文集

卷十三

士

一經揣摩增改雖端嚴妙麗去之邈遠論文者如善相人之法陰於人不經意時得其天真如王逸少坦腹卧牀上不知有郗家擇壻事正此乃佳一步矜持卽爲世俗兒郎耳何足異哉昌箕之爲文天玉之論詩其意皆本於此子心知其然而未能舍所學以從則亦徒爲之瞿然而已

程姜若松州雜著敘

吾讀程子松州諸篇而知程子之用心忠且厚也夫人

既已委質事君東西南北惟其所使此臣子之大分也而人每欲擇地而蹈或得遠惡地輒多方規避之不可

則隱忍以赴既至視官逆旅耳恨不能以一日卽去視士民泛泛如萍之相聚風水之相遭一旦量移以去視棄其任猶棄隸也若程子之倅松潘崎嶇困頓幾歷萬里州如斗大接攘西羌程子不以其遐裔而鄙棄之爲講武興學課士勸民一以治中土之法治之暇則與諸士游覽山川疏泉種樹若將安焉既以赴調奔走不得守其職非久卽奉裁去又不獲竟其志而程子以志之未竟猶惓惓於松之人而不忍卽去也甚矣程子之心忠且厚也今讀程子諸篇述山川之險阻敘行路之艱危明簡書可畏不敢緩也課士以興文教也訓民以

日間文集

卷十三

士

變風俗也留兵以重邊防也興廢以壯形勝也陳人情地利以明倖土之官不可終廢也凡其所言必上有裨於朝廷下有關於民吏抑何用意之渾而摠詞之愷切乎錢子曰吾讀是集也有數善焉其叱馭而前忠於君也捧檄而悲不忘親也及門心動友於兄也施於有政不忘官也政遺去後不忘民也此一集也人倫之道備矣若夫訓詞之和厚文語之爾雅建議之慷慨序事之曲折要皆本性情以爲言所謂情至而文生也文云乎哉

陳二如杜意序

吾嘗與陳子論杜詩矣曰世之譽杜者徒以其語不忘  
君有合於風雅之旨遂以爲有唐詩人來一人而已吾  
謂詩本性情無情不可以爲詩凡感物造端眷懷君父  
一情至之人能之不獨子美爲然子美以布衣謁帝而  
授拾遺忤旨出爲華州司功輒棄去客游朝廷不之罪  
仍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赴竟用嚴武薦授工部員外唐  
之於子美至矣子美之感恩不忘其常情非溢情也吾  
猶怪子美在蜀盛交游卽惓惓宗國當其時高適嚴武  
輩豈無能資給以赴闕者而乃滯身絕域託興篇章以  
徒致其不忘君國之意凡公之崎嶇秦隴往來梓蜀夔  
田間文集 卷十三 序 三

峽之間險阻饑困皆爲保全妻子計也其去秦而秦亂  
去梓而梓亂去蜀而蜀亂公皆挈其家超然遠引不及  
於狼狽則謂公之智適足以全軀保妻子公固無辭也  
且夫銀章赤管之華青瑣紫宸之夢意速行遲形諸憤  
歎公豈忘功名者哉而專謂其不忘君耶徒以老病偃  
蹇道路阻塞卒流離湖湘以死悲夫子美於君父朋友  
兄弟妻子之間一中之淡情者耳謂爲有詩人來一  
人過矣陳子儼然意阻徐曰子且論其詩夫子美之詩  
則元微之所爲盡得古人之體勢兼肯人之所獨專然  
吾以爲其奇在氣力絕人而不在于區區詞義之間也

如以辭而已則今集中有句澀而意盡者有調苦而韻  
湊者有使事錯誤者有出詞鄙俚者有失占者有失韻  
者有補韻者其弊至多唯是其氣力渾淪磅礴足以籠  
罩一切遂使人不敢細議其弊宋人奉之太過謂其弊  
處正佳從而效之又爲穿鑿註解之以諱其弊其去詩  
意迥遠今且守其一字一句爲科條確然爲不可易吾  
以公全集按之聲病固所時有正不妨於有亦正不必  
曲爲回護也耳食之徒略不考核唯隨聲附和何足辨  
哉是故子美之詩其氣與力不可得而言也而其詞之  
弊亦有不可解也讀詩者有能得其大意不求甚解吾  
田間文集 卷一 三 詩 首

與之論詩矣於是陳子掀髯喜曰有是哉子之論杜也  
吾沉酣於公詩者二十年矣吾之解詩不唯其詞唯其  
意今解成以杜意各子視之將毋以爲猶吾之意非公  
之意耶夫陳子與子美遇不同耳乃若其情則子與杜  
同一至者也陳子卽自言其意吾以爲猶杜之意而況  
意杜之意耶自諸家杜詩註出天下之寢失杜意久矣  
夫其意者無他奉之太過求之太淡也今一由陳子之  
解合諸吾之論以求之盡廢諸註則杜之意其猶有存  
焉者乎

子以今年暮春過毘陵訪陳子椒峰椒峰飲我酒因出  
其集示予屬爲序而又邀其老友數人使與子談子且  
飲且讀應對之餘輒覽十數篇惟略得其爲文之大指  
所在集中爲之序者甚多凡陳子之讀書好學深思與  
其文之氣力法度直追宋唐而上亦既言之備矣吾所  
謂得其大指則以陳子能自爲陳子之文也近日海內  
爲文者不乏而有自謂已甚者人持其藁見示予閱訖  
語之曰無可議必不傳人疑之子曰凡文之可傳者不  
妨有可議而欲無可議其文決不傳蓋由其於聖賢之  
理古今得失之數無所獨見不能自持一論惟是依仿

田間文集

卷十三序

五

經傳規模前人其理不悖於常說其法一本諸大家周  
旋顧忌苟幸無譏而已寧有一語發前人之未發使向  
來耳目之久錮者能一時豁然者乎若是則何以傳也  
今之爲大家之文者豈能遠追宋唐直取法歸震川而  
已震川之文雖本諸唐宋而其能爲唐宋者則以其枕  
藉莊周馬遷之書求其變化起伏之法而得之於宋唐  
諸大家故遂畢力於大家也今之法震川者何如耶揆  
河源者毋論崑崙以上至於一折一伏莫測之虞龍門  
積石禹鑿之奇曾未親識而徒於其安流入海者灑之  
爲溝爲澮而以爲河固如斯也噫亦太陋矣且夫莊周

之謬悠荒唐馬遷之疎漏少修飾是非詭於聖人其可  
議者至多而傳之萬世常新斯亦必有所以傳者矣則  
是文之傳果不在無可議也今陳子於經史之學無不  
窮也古今之變無不詳也諸所論斷皆直書已見不必  
求合於人其爲文於唐宋大家之法亦時合而時離不  
盡繩趨尺步也不知世有能議陳子者否要其命意爲  
文時獨持所是無有瞻顧固一以聽世之議吾所謂能  
爲陳子之文者是也其傳也必矣吾既喜陳子之爲文  
與吾向者之所論說其指不殊因併書其說以爲之序

鮑野集序

田間文集

卷一三序

五

禮曰詞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聖人曰詞達而已矣達之  
之說惟如其義而止蓋有少一語而失之晦多一語而  
失之支者此非讀書窮理之至未易以與於斯也不讀  
書則詞不足以給意不窮理則意不足以役詞是不達  
之一端也若夫不讀書則於古今得失之故事變之空  
名物器數之異固所周知而欲出其方隅之見以行其  
固陋之文言之雖長動成礙窒章已不成庸有達乎若  
讀書而不窮理則見解爲章句所牽志趣爲先儒所阻  
其爲文也依經傍傳不能自出一語遵大家之矩矱襲  
古人之陳言是其言非已之言而人之言也已無其言

達於何有是故學者亦求明理而已理明則識定識定則氣壯洋洋灑灑自我言之不求合於古人而古人之言自合於我惟其理合也恃理以往固有多一語不得少一語不得者又何斤斤古人之是法哉漢唐宋諸家之文傳者未有不由此也子客鄆渚見張子夏鍾所爲明大家文序曰文所以明道也古之聖人急於明道不得已而有文其道明文雖未至無害乎其傳也其道未明文雖至無益乎其傳也子爲擊節者久之蓋道明而後有言是其達非以爲文以爲道也故張子於漢唐宋諸家之文皆有異議焉其所謂道一本於宋四大儒而

日聞文集

卷十三 序

七

非諸家之所爲道也觀張子之文殆欲以韓歐蘇曾之筆銓程周朱張之理斯其所爲達也而吾則謂周程朱張自有其文韓歐蘇曾自有其理至於達則一也吾主窮理而張子主於明道道一而理殊則子猶存乎文之見也子不及張子遠矣

問山堂文集序

昌黎韓子之論文也以氣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音之高下皆宜夫氣者才爲之而非才也所以行吾之才者是也才有長短音有高下必一以氣充之則自然節奏無不合

日聞文集

卷十三 序

文

宜是以貴乎養也而養之之術韓子謂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其說甚高要不過讀書窮理而已夫讀書窮理非以爲文也而文至焉於六經之與義無有不揆史籍所載無有不窺於古今是非邪正之辨時勢之推遷物理之變易人事之得失一切無有不究洞洞鑒鑒無所疑滯於其中於是放之爲文直述已見發前人之未發而不以爲僭言前人之已言而不以爲襲復有何囁嚅瞻顧以沮吾一往之氣哉若今之能文者其讀書徒以爲詞而已以副墨雜誦爲勤學以掇拾匱釘爲博雅而亦有規模大家取法先輩一步一趨尺寸不遺其爲論也依經傍傳不能自出一語此猶被木偶以衣冠而周旋揖讓謂之象人可也而實非人何則無其氣也理者氣之源也有真理而後有真氣而因之以有真詞舍理以爲氣虛氣也舍理以爲詞浮詞也由是論之今日能讀書者幾人哉則今日能文者又幾人哉晉江丁君雁水蓋今之讀書人也出入仕宦案牘之辨未嘗一日廢書又虛懷好士凡車轍所至必訪求賢人隱遯之不出者而折節下之進而坐論以盡其所長以叩已所不足宜乎其理日明而氣日盛也今讀其文體制不一而要皆暢其意中之所欲言意之所至而文生

焉皆氣爲之也韓子謂言之長短聲之高下皆宏者公  
其有焉公之詩既已冠絕流輩而復肆力於文好學淡  
思將以求夫韓子之學有不至而不止者夫韓子之文  
至矣而近世尊尙其詩則謂詩文爲不能兼善者皆妄  
語耳吾又於君信之矣

毛會侯文序

達安毛子會侯以古文詞稱於世丁卯之春與予相識  
鄂渚悉出其未刻諸藁見示余讀之深歎毛子之善學  
古人也予少時讀昌黎荅李翊書自謂其取於心而應  
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是說也予嘗怪

田間文集

卷十三

元

之以昌黎原本道德語焉而詳擇焉而精其言皆根於  
中而溢於外空無復有所謂陳者而務欲去之也已漸  
學爲文老而後知陳言者非宿昔之語緣飾之詞而吾  
所自有之言也凡吾之沾沾自喜毅然自以爲是者皆  
陳言也吾所自信者法也抑揚轉合之間法有決不可  
少已而知其無不可少也吾所自喜者其詞也匠心以  
出剗獲前人之未有蓋有甚不能舍之詞已而知其必  
在所舍也則亦惟本諸理依乎氣而已矣理明而氣自  
足故養氣莫如窮理窮理莫如讀書孟子集義之學亦  
猶是也於是而有文焉無所疑於中無所牽於外行乎

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所謂言之長短音之高下皆  
宏豈不然乎昌黎曰惟古於文必已出文從字順乃其  
職非從乎文也而文從焉非順乎字也而字順焉斯謂  
自己出之文而後爲陳言之盡去也毛子之學亦嘗從  
事於此久而漸近自然無所爲戛戛之難乎始猶存乎  
理之見後且忘其爲理矣詞無非理也始惟求乎氣之  
間後且直任法矣氣在法中也故其理實其氣平其法  
雅飭其詞和豫蓋學韓而得歐者也今世之爲歐陽氏  
之文者衆矣其有致力於窮理養氣之學者誰與古故  
以毛子爲善學韓子也

田間文集

卷十三

辛

印法參考序

十七年前予爲楚游於孝昌坐上客扇頭見潘子燕丘  
詩鬆秀有致已至鄂亟向當事稱之旋被物色因與其  
昆仲論交是時介丘方以鏤篆鬻技市中予往來過市  
輒就菊榻坐看其懸腕用刀之法知其爲高手也今年  
再過鄂渚則介丘技益工名益噪坐市中宅鬻技如故  
予亦仍就舊所坐榻與談憶十七年前事猶昨夢耳話  
舊之餘出其所著印法參考見示蓋極其精思摹刻秦  
漢古章暨近代名家諸作彙成一帙而又搜索篆籀隸  
楷及八分之源流一以許氏說文爲宗其間分別陰陽

辨正雅俗較訂清訛皆確不可易卽時有增省之法要皆本諸六義未有一畫可容臆撰也至於章法字法刀法皆擇焉甚精語焉極詳而吾所最歎賞者則刀法用中鋒之說也其言曰刀以代筆也筆墨有未盡者刀可以得之刀之所欲得者筆法也非有離筆法之外而更求刀法者不失筆法斯爲刀法所謂中鋒者此是也嗟乎學問之事未有不得中鋒而能臻其至者固不獨書家爲然昔龔璿毅公與子論詩予進曰公詩大佳但好和韻固是一病公瞿然曰和韻不可乎吾有韻斯有詩予曰因韻有詩詩無中鋒矣公益瞿然因問中鋒之義曰間文集卷一三

日間文集

卷一三

三

于舉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謂循茲數言可以得中鋒矣是故志也音詩之中鋒也以韻從志則得以志從韻斯爲失之公沈思久之歎曰是也今夫學書者不爲筆轉學鐫者不爲刀轉學詩者不爲韻轉我能轉物物不轉我斯爲中鋒斯爲正學故曰藝也而道存焉潘氏兄弟皆爲詩意必皆有得於道者固不第介丘以名其刀法也

### 吳越錢氏支譜序

吾錢氏有譜其由來遠矣自吾所知者曰大宗譜武肅王撰也曰慶系譜文僊公撰也曰續修大宗譜元太尉

公公撰也曰流光譜淳安華野端浚公撰也曰重修流光譜叔陽常與公撰也曰重修錢氏流光則名爲先考鏡水府君撰而實非出一人手也文僊與公皆宗忠懿王忠懿王之後爲錢氏大宗其視流光則支矣爲流光者祖文穆王而宗靜宣公靜宣於文穆支也靜宣之孫有寺丞公守新安始遷汝溪又靜宣之支也居汝溪五世而有將仕郎璩公璩公之子著者爲惠顯惠濟兩侯其後或遷於蜀阜或遷於蔗境坑田皆去歟而淳迨我祖烈公自淳安之蜀阜遷於桐城之澗漕則又惠濟侯所分之一支也以宋末始遷澗漕迄於今代更四朝田間文集卷一三

田間文集

三

年歷四百族益衆屬益疎不得不於支中析支以稍求其所爲親者而聯屬之亦勢所必至也吾六世祖爲績公績公之後子孫現存者近五百人其中名字或冒昧雷同相見多不能識認況自此以外乎績公者誨公之仲子主事時公之孫將軍必壽公之曾孫烈公之六世孫惠濟侯爵公之九世孫也今合績公以下爲一支而宗績公則所分於惠濟侯支中之一支也而或者疑焉疑夫績公之兄純公弟紹公皆出於孫宜人遺腹之誨公今何不念績公而宗主事公以合三支爲一支耶噫是吾之志也吾欲合之而不能遽合是非吾之罪也雖



然卽宗續公可也續公孤傳爲鵬公鵬公傳五世而及於吾身及吾身而服始盡蘇子曰服盡則親盡親盡則如塗人吾慮此五百人之卽爲塗人也汲汲乎及吾世而譜之庶幾吾之精神志氣猶足以聯屬之使疎而復親而不能他及者親久盡也嗚呼夫兩支之未合也豈以親之久盡乎雖未合而兩支之世系井然於吾譜則亦猶之合也豈惟此兩支卽將軍以下之世系俱井然也自將軍以上亦井然也夫物之不能有合而無分猶之乎不能有分而無合也吾之爲是譜也總其淵而崇其日會其源而灑其流名爲支譜而宗譜之大槩簡此日問文集

卷一 三序

三

矣吾分之後之人必將合之合之者當窺吾意旨所在於筆墨然疑之間精而詳之成一信譜以續大宗慶系流光之後是吾之志也夫是吾先子之志也夫

田間文集卷第十四

序

文燈巖詩集序

詩之爲道不諸性情非學問之事也然非博學深思窮理達變者不可以語詩當其意之所至而蓄積不富則詞不足以給意見解未徹則語不能以入情學詩者既已貫通經史窮極天人之故而於二氏百家之書無有不窺其理無有不研然後悉置之而一本吾之性情以爲言於斯時不必飾詞也而詞無有不給不必練情也而情無有不達是故博學窮理之事乃所以輔吾之性

田間文集

卷十四序

一

情而裕詩之源者也文燈巖先生於十三經廿一史之書益不啻寢食而沐浴之矣旁及宗門教乘皆能辨別源流而得其指歸之所在卽百家諸子以至稗官野史無不諳焉極詳而擇焉極精故其作爲文章如地負海涵無所不具至形之於詩則少引典故多任天真其始作也寧生無熟寧險無平要夏乎陳言之務去烹煉既極漸近自然似不知胸中有所爲古文奇字也而字必有據語必有本卽先生亦不自知其然則博雅之效也陳大樽氏稱其惻隱溫厚源於二雅而廣引曲喻有屈平之遺風此言先生甲申以前作也當是時先生以外

吏目擊國家多故不能有所發極又時有憂患畏諫之思故託之篇章以寄其憤懣大樽此諸離騷良不誣也

迨甲申以後時事已非其情益有三閭大夫之所不及知而離騷之所不能哀者矣而先生之詩顧一出於柔澹平雅其趣亦不過游覽閒適與諸故人賓友贈答唱和之作蓋取法於靖節也夫靖節豈必以嘯吟輒讀山海經數首爲有所寄託乎卽其飲酒咏懷擬古諸雜詩皆其不能忘情而欲以是忘其情者也先生亦猶是也先生之詩不爲騷而淡於騷非得學問之淡而性情之至者烏足以與於斯

田間文集

卷十四序

二

何紫屏咏史詩序

蓋吾更歷世變既久而後知史不足信非謂其僞也真見功名成敗之際皆有幸有不幸焉卽幸而成矣又有幸而傳有不幸而不傳其傳者事至庸不足道而人偶傳焉傳之久傳會益甚史氏從而潤色之今之班班載諸典冊者皆是也其不傳者雖事蹟昭然在人耳目間而不爲人所傳久漸湮沒史氏無從考據併姓名胥失之矣今之所不載諸典冊者何限也故稱信史者必闕疑有傳其名而佚其事有傳其事而佚其名夫事苟傳名卽不傳莊生所謂萬世而下猶旦暮遇之也當太平

右文之世承明著作之徒正據實錄旁覓家乘猶且誇  
詠略至不足憑若一經變故以來遺文放失故老彫  
殘誰傳之而誰信之其佚之也不亦空乎夫世豈真有  
忘名之人不幸為史所佚後之人求其名不得從而追  
歎曰此真隱者也併不欲以姓名著豈信然哉然世亦  
自有真隱者如傳所稱丈人荷蕢之輩正如空山木石  
無與於人人亦不必問其名也吾嘗讀素問靈樞諸經  
其人於陰陽之旨性命之奧自非大聖不辨而乃託其  
名於岐黃以傳至於漢魏六朝間諸所撰偽書文采斐  
然可誦至今不知作者何人或當世自恥名微不足  
日聞文集 卷十四 序

葉井叔詩序

詩以道性情而世有離情與性而二之是為足與語情  
乎詩也者終乎情止乎禮義準禮義以為情則情必本  
諸性可知三百篇以下惟漢為近古魏晉以還情亦少  
維矣然其詩猶沉繇曲變而不至於放則猶有禮義存

焉至六朝而情蕩矣所述者大抵皆艷冶之私靡麗之  
習其事至喪其聲極新令聞之者心志怡淫而不能自  
持卒至於潰防裂檢風俗橫流國隨以亡皆情誤之也  
是豈知有性情者乎夫詩之為教非徒以流連光景愉  
悅志氣已也類皆賢人君子不得志於時之所為或憂  
在國家或事屬天倫中有不便於淡言者因託之歌咏  
以達其情而後讀其詩而生人感發興起之心者謂  
之正聲讀其詩而生人怡淫放逸之志者謂之淫聲自  
采詩之官不立士大夫私相傳播則正聲與淫聲並存  
田間文集 卷一 四 序

惜有如病而不呻哀而不悼至痛迫於中而猶緣飾以爲文舒徐以爲度曰毋激恐傷吾和平也有是情乎情之發也無端其曰止諸禮義者懼其蕩而入於邪也若夫本諸忠愛孝友以爲情此禮義之情也性情也性情惟恐其不至可謂安得半而止乎葉子并叙今世之禮義人也其律身也嚴其居官也潔其與人也慎其出詞也寡外若不及於情久而與之處益一往而情深焉讀其詩緣飾盡而天真存矣如以前在野之作也矣如以後服官之作也流覽遠懷每關理要譏集贈酬不忘規諷通其所作無一語之戾於邪可謂止於禮義者矣然

日聞文集

卷一四序

五

容齋集序

三年前晉江黃子儋岸與予同客陵陽陵陽主人耆友也頗傲忽游甚困黃子意殊不平予心過之未幾子罹子痛所爲老友者漠然一不問予然後知黃子向者之不平非過也比在陵陽時許爲黃子詩序今年今嗣竹

君判永州子亦爲江漢之游黃子緘其所刻容齋集馳書徵序於予予嘗謂古今之人品詩文不定一格大抵以本色爲佳夫本色固不妨於純駁互見駁者其人之病也凡古今人品詩文之稱絕者未有無病者也以龍門氏之爲史而不免於疎以少陵氏之爲詩而不免於拙兩公之本色在此後之所以傳兩公者卽以此若必求盡去其病因以喪失其本色則亦鄉愿而已矣孔子曰鄉愿德之賊也以爲詩文是亦詩文之賊也黃子意氣才情不可一世或者卽以是爲黃子病而黃子決以是自成其人自成其詩文亦曰吾寧任吾本色而病必

日聞文集

卷十四序

六

不爲無病而鄉愿也予少時夢坐箬舫中飄泊溪灘曉石間意甚愁怖已荏霏入閩溪船險阻一如夢中所見自是二十年來凡三入閩於閩中山水人物似有夙因初受知於君家銅山夫子而東崖相國亦謬以國士見目今又與君稱莫逆交則吾於閩有因於君黃氏更有因哉嗟乎黃子當君困游時聞予之罹子痛重爲吏虐也君徬徨悲憤思所以援予者不得與楊子嘉樹大呼秋浦以冀將伯之助卒無應者君於是始信世間意氣之盡假而向之漠然者之不足淺怪也已入永就養風便特泊皖江邀予欲與俱去以避吏既覓不見始解維

而西其亦可感也已永州爲柳子厚吟嘯之地君近與  
吾兄開少游吾兄雖已逃之方外其意氣才情非盡槁  
滅者而衡州有王而農高蹈巖穴倘能致之人汎與唱  
和亦勝事也此兩君子吾不知其孰狂孰狷惟知其人  
品詩文決不爲鄉愿而已倘唱和成帙幸更寄我序之

姚經三詩序

文章小道耳有大事焉有人事焉天與人各半然而得  
人者居多夫人之不能爲詩雖博學深思求一語之合  
而不可得則天限之矣其得諸天者則又有強有弱古  
稱能詩文之士其才未有不強者也其八類皆有挾山  
日間文集 卷一 四 序

扛鼎之筆屈伸自如然後遇物感事能直追所見曲折  
盡意於物無遺情於已無遺憾也故夫花之光水之波  
雲之峰劍之鋒皆物之有餘於質以出而見奇者皆強  
之爲也彼弱者惡能文今之言詩者曰詩以溫厚和平  
爲教彼慷慨激烈者非也迹其說則詩似與強者相反  
而弱者近之不知夫和平之旨固欲令強者俛而就焉  
弱者跋而及焉然吾謂強者能至之弱者不能至也譬  
如射然羿之教人射期於彀中中者中央也力之強者  
其中則破的也弱者雖中之僅能至焉至於不中一則  
溢於彀之外而失之一則不及於彀而失之均失也羿

則寧取其有餘者以爲其俛而就焉者易也而不及不  
可勉也馭馬者措盃水於肘之上而不動鈎百而反組  
之至也豈貴其馳驟哉而駉駉因以驕語曰夫不馳驟  
乃爲善馬也有不局局然爲駉駉所笑者耶雖然惡可  
以不至於彀也吾鄉詩往往恃其強力不肖馴服溢於  
彀之外而不至者有之吾力能至之而意不欲也則復  
自適於其外間嘗語經三曰生老矣作詩期適意耳而  
身後名哉故每屬一語必撻筆盡情博白家老婢一笑  
以爲樂終不矜持格律如以麻姑爪搔隔被背癢得良  
家兒乃復蒸食也經三於諸家體無不學學即無不似  
日間文集 卷十四 序

或一題數十首或一首數千言既已盡態極妍尤工爲  
豔曲流麗自喜雖溫李無以過之今年乃敏華就賁漸  
造平淡殆將入彀時矣吾恐經三之復似吾之馳騁而  
出也夫入而不能出力有限也若經三則有餘於力者  
也其鋒不可藏也其豔不可匿也經三所得於天者強  
雖欲藏之匿之而有不能自己者也若從此而以講和  
平之學使其鋒與豔如箴在綿如錦在綢而後天下之  
欲以和平文其靡弱者敗矣夫綢之可貴以有錦也綿  
之可喜以有箴也如以綢蓋褐以綿裹錐則何可貴與  
喜之有經三勉之此固弱者之所淡諱而強者之樂得

自表異者也

魏州來詩序

今年春予訪魏子存學使者於鄆初入其幕中諸君子以次揖見最後一翁丈夫出顧盼甚偉予謂子存曰此非君家庶常公子耶曰然何以知之曰似甚已置酒合坐中席聆其笑語聲欬則益似夢寐三十年前聽庶常抗手客顧衮衮論天下事不休時也諸君子既相從於鄆子返鄆與卜臣其居署中子語卜臣曰向見阿弟殊毛神鋒隨背尊公善詩乎卜臣曰然何以知之曰向者子接其顧盼聆其笑語聲欬疎略不羈詩人也卜臣隨

日聞文集

卷十四 序

九

出州來詩見示蕭爽悲壯一如其爲人久之州來自鄆返武昌無事則相與賦詩州來每詩成輒朗吟如鸞鳳音亦喜吟人詩子間有俚句經州來吟卽音調鏗鏘可聽而州來亦謬嗜予詩謂能不事藻飾而從事於性情氣韻之間也子因憶庶常公初赴公車時大召客子時在坐公家法素謹是夜變童觀妓墮珥交焉子大醉挾庶常與妓搏戰不勝罰巨觥號爲破腐舉坐歡譁今思之已二十七年矣是時子存年纔二十七年子年三十有二州來纔從塾師受句讀也今州來齒過於子向時狂醉之年子存又二十七年而始與子見於鄆而子衰晚

窮愁無一善狀但酒後狂奴故態時復作耳子既心折

州來才竊恃通家之誼以一言爲州來勗往時庶常公不甚爲詩而筆墨特妙每酒酣捉筆對客揮灑同人爭藏弄奉爲拱璧而忌公者已眈眈坐隅矣甲申之變公旣死而終不免於謫蓋由公才太高名太盛鋒芒太銳與人論卒不啻相下忌公者結舌於生前不容不肆吻於死後州來才不減庶常而顧盼聲欬間又絕似之與人言論得無有鋒銳不啻少挫如尊公耶不知忠節公立朝百折不回其鋒銳亦類是否各豈可以三世居亦豈可以三世不肯屈一語耶子生平轉喉觸忌動輒時

日聞文集

卷十四 序

十

張石絃詩序

三十年前過西泠西泠諸子置酒大會名士畢集獨未識張子石絃今年訪魏子存學憲入其幕幕中賓客相見推張子年長子老過張子而耗張子燈下細書終日點閱無倦容事竣卽苦吟遇有篇章唱和隨手錄去幕中爭稱其老而好學殆袁伯業之流也間以詩示子意思綿鬱詞氣悽婉其有甚不得志於中者之所爲耶暑

月與子聯牀子以子難至痛攻中徹夜歎泣有聲君初  
無一語然轉側枕席間亦通昔不寐以爲常其有甚不  
得志之事終未常以告人也夫人所傷者老所嗟者貧  
以子自視貧與老皆非攻中之事也君無子之事而不  
寐與子同則知人世之足以攻中者固非一端矣孟德  
之詩曰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又曰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夫以酒解憂酒醒後憂更益甚不得已取其性情之所  
近者沈溺於一事以忘其所苦其唯讀書乎觀君之手  
不停披離山天性益亦有不得已者焉石鼓言近西冷  
二十里有湖渚洑激玲瓏非舟楫不通非橋不度橋斷  
田間文集 卷十四 序 十一

溫虞南詩序

南人之音柔曼北人之音激昂自有聲詩以來風氣所  
限雖功力之深固未可以相易矣然稱詩者必主於溫  
厚和平此非詞義之說而聲音之說也夫聲音之道本

諸性情古人審音正樂必求端於性情而後聲音應之  
是故性情正者風氣之所不得而偏也自樂府失官聲  
音之道不傳性情之事惟於氣韻之間遇之夫氣韻無  
色聲之可迹無義理之可尋可得而喻也不可傳而傳  
也非是物者雖雕繡滿眼猶被棠駝以文繡而飾嫫母  
以朱粉耳烏足尚哉吾之以氣韻論詩猶之古人以聲  
音論詩之道也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溫子虞南趙產  
也吾見其人厚而和其厚者風氣之使然也厚而和者  
則非風氣所能使爲也溫子殆得性情之正者歟溫子  
於五言古詩不必學漢魏而自然似漢魏於近體不必  
田間文集 卷十四 序 十二

曾庭聞二集詩序

寧都曾庭聞游寓秦川所爲詩沈鬱頓挫觀其出塞諸



篇音調悲壯居然車轡駟鐵之遺響也已乃輕去其鄉

挾吳姬置諸塞下匹馬絕大漠並長城歷秦晉燕趙之

墟每積草邊沙冰稜雪暗時煙火斷絕夜無甚虛則枕

臥馬腹下以爲豪然所至輒有旗亭醵酒之樂故其詩

復多情至之語豔思藻句與悲壯之聲雜出蓋視初集

又一變也庚戌春下第僕人肱其篋以逃困甚於是悉

燒平生著作獨策蹇南歸歸則盡遺去諸婢妾入天目

山禮玉公和尚爲師求髮不聽今年復隨計偕入京

持戒精嚴儼然一苦行頭陀矣于謂古今詩人皆有情

人也論詩者惟曰發乎情止乎禮義陶元亮嗜酒著閒

情賦不入遠公社然遠公聞其至則喜謝靈運奉佛甚

篤而公謂其心雜則遠公之取舍必有在矣白樂天蘇

子瞻皆淡通佛法而未能忘情於聲色嗜味然樂天自

信生兜率天子瞻爲戒禪師後身後世之學佛者於二

公皆無說焉是情固不足以累道也庭聞詩以豪氣而

兼豪情其斥遣愛好皆豪氣之所爲也以云偏減未也

吾願庭聞吟元亮之詩去靈運之雜學樂天之佛參子

瞻之禪不必忘情亦勿越於禮義以是爲詩卽以是作

佛則天目和尚之不聽雜染或亦與予有同見乎臨別

出茲集見示因書此以爲之序

### 潘蜀藻詩序

吾鄉潘蜀藻以詩文稱於世者三十餘年凡吾鄉論名

士必推蜀藻而四方稱吾鄉之名士亦必首推蜀藻予

之知蜀藻蓋知之於四方之士也垂老始與蜀藻交讀

其詩與文因以漸習其爲人然後知四方之譽果不虛

而士之有盛名於當世者固不妄得也是時蜀藻與方

爾止學爲白香山詩因見予之詩問有似於香山者而

好焉予之於香山非有意以似之也予以爲詩者性情

之事非絲飾藻績者之可爲故力求其真率而不自知

其間有似也而蜀藻之爲香山亦時出入於錢劉之間

其論詩多與予合故與爾止同學香山而吾鄉獨以香

山名爾止且爾止好苦吟其有似乎香山者必涇累口

構思琴瑟刻畫久而後近之蜀藻之詩多得諸應酬紛

沓之餘或卽席唱和或酒罷挑燈率援筆而成而亦無

不似者則其才不可及也以蜀藻之才馳驟藝林何所

不得使獲一第而居得爲之位又何事不可爲而乃以

明經入太學爲選人以聊自解於太夫人志良苦矣旣

罷舉則益肆力於詩文因搜羅同鄉先輩及諸亡友逸

士之遺藁盈數千篇欲悉爲之論定而表章之其意甚

厚吾觀蜀藻平生耽嗜風雅遇人有一語之善歌舞贊

歎不自知其吟之於口而誦之於人蓋天性使然而其詩學之老而彌淡殆亦由此其進也今將梓其集以應四方之求語予曰吾且老矣吾無以見於世所可見者此耳予知我者其序焉吾猶記蜀漢甫十歲應童子試出合郡傳誦其文日以聖童當時見者爭以爲潘氏千里駒矣及其以詩交於予也年正壯盛方以全力攻制舉之文而講求用世之學詩特其餘事耳而今乃以詩名也悲夫

江蘇齋入觀草序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以吾誦三百篇其號爲變風

日聞文集

卷十四 序

主

者大抵多自周室東遷入春秋魯隱公紀年以後之事風未亡也所亡者雅頌耳風也者蓋里巷之勢人思婦相與歌咏其情本無關係之作而一時政事之得失風俗之貞淫因以見焉若夫二雅則皆出於朝廷士大夫之手古人於君親之間有所欲言而不能直陳者則託諸詩以見志以爲詩言之無罪而聽之者足以戒也故雖生當興謫之朝道路以目而民勞桑柔諸什憂危無諱則當時之不以詩爲謫可知矣觀小雅行役之詩非輟軒之遣使則侯國之大夫有事於王室者其詩祇不過自敘其勞苦譏王政之不平聖人猶取焉取其言之

日聞文集

卷十四 序

主

有刺於時足以爲戒也自東遷以後雅音無聞士大夫諷諫之道以廢而徒聽誦謠於里巷謂之詩亡可已江子孫齊以詩名者二十年其十年以前之詩所以取歡寄暢陶洎性情風之屬也自十年以後服官以來其詩感物託事皆有爲而作雅之類也茲以江州司馬入覲於京往還五閱月得詩若干篇吾讀之見其觸景書懷卽事寓興同未嘗有異於苦然而歡愉之詞少而感慨之情多蓋江子早宦江城近遭變亂目觀居民死喪流亡之慘冤酷在中雖君門咫尺自傷身爲外吏曾不獲親承詔問代駿驅之下一吐出其胸中之所欲言又不

能如鄭監門驛上其所見流民之圖乃作繪圖吟以抒其意庶幾有當事者見之動其憐憫以轉達於上以不負其人觀之本志也集旣成而以過里門省母一篇冠其首目曰入觀集江子此集可謂備忠孝之道矣皇華之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言使臣雖有馳驅之勞不忘國事訪問周詳將以廣傳聞而入告我后也四牡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又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諗告也蓋欲以靡盬不遑之請告之於母也今江子所陳之民隱皆身親歷見之固不俟之於周咨也所告諸母氏非懷歸之私而民隱之痛也江子之視古人忠

孝何如哉獨是皇華四牡皆輶軒之使也其臣於報命之日皆足以自言且其詩非使臣之作也上之人憫其勞苦推其情而代爲之言如自言焉江子以外吏入觀則下國之大夫也既不能自言於上而所欲言者上之人亦未能知之也於嚴下之情不自言而上能代爲之言雅之所爲止也至於下自言之而上不能知之其斯之爲變推乎江子此集固不與北山同其怨殆將與大京其其憂也悲夫

蕉菴上人詩序

宋人嘗謂詩通於禪謂皆從悟入也虞山老人每云不日聞文集

卷十四序

七

解此語不知詩有所爲悟者虞山學佛通教而不通宗夫語不離位宗門所呵詩之言盡乎情與境耳若言情者不離此情言境者不離此境就使其情境逼似言止意盡豈足以語詩乎惟離之以爲詩則固有不似者使誦者恍惚遇之而以爲真似也則悟之爲也悟則見解圓而心手活能轉句不爲句轉故吾之論詩不以文字而往往於氣韻間求之夫氣韻固非滯於句者之所能爲也予於方外人諸作其爲悟後語與爲非悟後語一見輒能辨之然亦有天姿超妙不爲習氣拘牽意境儼然而出語有近於悟者若蕉菴是也蕉菴爲人灑落

自得其詩清脫曠逸吾所賞者乃獨在其氣韻之間賞其天也吾友魏青城爲予言其胸中無一塵亦無一法則其所取者亦取其天也任天者本不由悟而悟者乃能自得其天則悟又爲第二義矣

喻武功詩序

以吾觀世間一切伎能可傳之事至於精義入神未有不本諸其天者也得諸天者既深則其爲之也必力而世因謂其爲之之力足以致之不知其人於世之所爲者一皆不爲而獨爲此一事不倦此卽天爲之矣是故詩之爲道全乎天也今人固有博極載籍於古文詞無日聞文集

卷十四序

八

所不善而不能爲詩非無詩也彼其屬詞比事諧聲中律詩所應有者亦具有之然以爲儻句則工以爲詩則去之猶遠彼蓋以人爲之而所謂天者不存也吾所謂天固不在乎篇章詞義之末而在乎性情氣韻之間也池陽郡伯喻武功以弱冠宰池之建德由邑而別駕而司馬以迄今領郡凡數遷不離池陽同翔江國者且十七年既潔身率下而於弭盜戢奸造士養民凡古公吏治之有一法可行者無不行也行之亦無不善也公生長華胄於人世嗜欲之事一無所好顧獨好爲詩豈非吾所云得諸天者哉一日輕舟迂于渡江至郡避席而

請曰僕少孤不幸早仕即困於簿書不能力學惟竊心好風雅誦古今人佳什則意味津津間有吟詠都不入格而性情所癖蓋有不容自己者讀諸家詩惟先生作必傳欲乞一言藏之篋篋俟異日詩成將升之間世以爲重也予覽公詩謀篇造句大抵取法三唐亦不惟其篇章詞義而已往往性情氣韻之間頗有似焉雖公亦不自知其然而然蓋天爲之矣夫詩也者世間窮愁之士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惟其窮故能體物以極情窮理以盡變故其吟甚苦而語始工若士大夫居官爲之聊以摅懷適性而已無所於苦也而況居官日久諫

日問文集

卷一 日序

五

重刻青箱堂集序  
王文貞公青箱堂集共若干卷長公胥庭相國既刻諸都下行世久矣公季第五君个菴來守潤州潤州東南衝隘士大夫舟車往來如織相見輒求公集君所攜既少又卷帙繁重道遠不能數致迺謀重刻諸京口以應往來士大夫之求刻成屬序于予先予以甲寅春別公南還臨別時出其本刻稟命爲之引率爾援筆略言公詩文純任性情世皆仰其道陰子獨窺其情至今合公全集讀之益知公之所以爲情卽所以爲道也夫天下未有離情以爲道者非道之情妄情也非情之道僞道

日問文集

卷一 日序

五

公爲人篤根本敦故舊不爲已甚之行亦無違心之語  
名節所在辨別分明未嘗少自恕亦不肖以恕人時與  
老友談及往事俯仰今昔輒嗚咽流涕者久之未第時  
有以百金濟其困者旣第旋值國變其人死無後無從  
償乃爲文告之付夕照寺作功德資其冥福冥冥之中  
不肖負心此其一端矣由此觀之凡公之所爲以情勝  
耶抑以道勝耶吾謂公惟學道真故其發乎情者真也  
今觀公之詩文其可傳者一惟真而已公先方伯奉使  
杭州有詩百篇失其藁公七歲而孤太夫人屢以爲言  
公積歲勤訪僅得一首終身爲恨因而搜輯讎前  
世田間文集

卷十四 序

主

之有遺文者急爲表章之使傳于世豈非錫類之仁哉  
而公之集相國旣刻于北太守君復刻于南行將播之  
海外垂之無窮亦可謂孝思不匱者矣莊子謂造物之  
報人也惟于其人之天其殆是歟

田間文集卷第十五

序

留青藜壬癸詩序

余與青藜交垂四十載乙丙之間余方壯年意氣甚勇每搢筆慷慨指畫當世之務聽者以爲狂青藜甫弱冠嘗單騎入賊壘撫定數萬之衆成盟而還予嘗以語徐復菴歎爲奇才然是時兩人初未識面越八年予戢影江村有緇而直造吾廬者不通姓字予遠曰此寧都曾青藜也惟時予亦緇相持大慟因置酒脯飲噉縱談旁觀者人駭留數日而去又八年相遇長干爾乃驚濤初

田間文集

卷十五

一

定人有戒心共予守歲馴象門外矮檐破壁中酒盡爐寒淒涼可念也改歲三日沈仲連邀同流寓諸子圍揖於顧與治家分韻言別既別各東西散去然自是兩人者皆以謀食遠遊不復緇矣又十八年過吳門訪君於鄧尉寓居信宿而返今又八年君更移寓城南予過之復留榻數夕其窮愁殆勝於寓鄧尉時出其壬癸兩年詩屬予序之其詩甚悲余今年七十三君亦六十矣回憶四十年前躍馬論兵慨然有天下已任之志何其壯也今皆貧困如此白頭槁項所求升斗到處覓人顏色踟躕偷生良足悲矣然思四十年來向時與我兩人共

事者屈指誰在皆已血化青燐骨委蔓草獨吾兩人猶得以衰殘貧賤之軀東西遊走旣以悲亦以幸也君詩久行於世大抵皆幽憂隄側之音予不具論獨敘與君交游之始末聚散之情事則知君之詩固有不容不悲者乎

查德尹詩序

丁酉之秋與海寧查君逸遠同客長干塔寺比舍而居惟時寒風蕭颯三門早閉僧店燈收予兩人相與過從述故國之交游感河山於疇昔予心灰學易思以賣卜終身而君聞雞起舞志未衰也當逆旅乏絕時每夜費

田間文集

卷十五

二

酒召客攜有狎客奏絃管度曲爲樂窮途羈旅往往失其慘澹度君豈寂莫以終老者乎別去十數年不相聞有傳君死者不信每遇海昌人輒問則信死矣悼歎之餘因思君弱不勝衣而有百折不回之氣今弱者已化而不回者安所在乎甲子夏晤陸冰修於邢溝問逸遠身後則其壻夏重卽逸遠子也又有弟曰德尹皆以文章名越中稱查氏兩才子予大喜戊辰春予皆得見之都門謬以通家舊誼執禮惟謹夏重旣有專集行世頃以侍婦翁冰修疾返里德尹日與予周旋每詩成輒以示予慷慨悲歌卽尋常酬贈音調鏗鏘往往有孤憤不

平之氣寓於其中蓋素所蓄積然也然後知遠道雖化而其氣固勃勃於其二子毫端見之父子之性情非教而似之也釋氏謂之胎習胎習之爲性則性之事先與父固分任之矣吾誦夏重德尹之詩猶彷彿二十年前長干塔寺夜聽逸遠論心時也因德尹屬序撫今追昔率筆而爲之序

### 王令詩序

戊辰春予列部門王子令詒每見輒乞爲之詩序予唯唯未幾王子成進士人事紛煩無暇及而予竟未見王子詩其秋出都臨別王子又曰先生許我序詩矣幸毋

田間文集

卷十五 序

三

忘予亦唯唯既歸里於方子有懷山居壁上見其所寄有懷歌行一篇不循音節出入自如直聽其瑣委哀慟之情酸楚動人予再一閱之曰是非王子用意之筆何其絕去時調有似於學韓昌黎也有懷曰令詒固學昌黎憶予昔在曹秋嶽坐間有投以詩者予略一閱視卽置之曹以予不加賞歎也語之曰其詩學韓子曰韓固難學以韓子自述其爲文用思之苦而曰惟陳言之務去夏夏乎其難哉其生平最心折者樊紹述而贊其所作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已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則韓子所心折紹述者惟其言

必已出不肯蹈襲猶已陳言之務去所以深信其難也

故又曰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然則不惟詞章不宜襲卽音律亦不宜沿以皆陳言也觀其稱孟東野詩曰橫空盤硬語安帖力排奭則其不取於音律之諧審矣然而昌黎於有音律之言未嘗不諧也其亦見夫當世軟美熟厭之調極而愈下而莫之能返故取樊孟盧仝險澀之語表著於世以生其駭心而奪其溺志乎矯枉者初必過正蓋不過不得其正若昌黎之古體長篇容猶有過者至於他詩則已粹然一出於正矣調張籍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公之師服李杜者至矣夫其光焰歷百世而在惟無陳言也李杜脫口已無陳言昌黎夏夏去其陳言此中分量惟昌黎自知之耳然則學昌黎者不至於李杜不可止也吾惟觀王子一篇而信其能由昌黎以進於李杜則以其能陳言之去信之

### 吳震一詩序

詩也者人之自言其情也情不能直致於是託物比類汎濫旁引而曲達之使覽之者初不之覺反復循繹而得其情而後歎其妙也故善爲言者莫如詩惟其不欲直致故其音多柔曼彈緩意思纏綿有類於婦人之辭

田間文集

卷十五 序

四



衛風柏舟篇本仁人不遇傷小人在位而作朱子據劉向列女傳之說改爲婦人不得於其夫之詩以其情辭似婦人耳至於屈原離騷憂愁替亂不知所云芳草美人或以之自喻或以之喻君宋玉師之託爲神女登徒子之賦遺楚懷如實有其事真有其人千載而下令人想像流連其風肆矣魏晉而下以及唐季所爲歌曲直敘男女之私聲情艷冶蕩心惑志猶是桑濮溱洧之遺音耳亦何所託寄哉然其爲詩能曲盡情事使人至於蕩惑意其人亦必情之有獨至者於身世之際少有感激一無所用其情迫觸境而動遂有不能以自已者

田間文集

卷十五 序

五

脫有所用之而移其不容已者於君父朋友之間則亦屈原之流亞也若唐李義山好爲艷體吾無取焉其詩使事摘辭穠厚滯重徒取工麗耳本爲情語讀之无一語足動人情如錦瑟悼亡詩也情思頗深而爲故實所掩至令解者不知題義所在無題詩篇宮媛仙妃錯出互見祇是情昵香奩詞取艷異未嘗有感人於微風人言外者而爲之委曲生解言有託寄者妄也大抵義山無故實不能成詞又好引外傳秘紀意滿而語重雖有巧思膏馥蒙其華端終不能洒脫以自見耳譬如富家婦亦有天姿而粉黛珠翠全遮本色烏足以爲佳麗哉

吳會人好之誠所不解吳子震一亦喜稱義山吳子情至者也貧而善病病亦其情之所爲故其詩一往情深雖亦工於詞而詞不掩情故可喜也吾嘗讀其悼亡及無題諸作爲之腸斷魂消義山詩固無以感人若此矣以吳子之情得其所用纏綿曲鬱豈有遜於屈原將必求有以繼夫離騷者而義山稱乎哉

姚綏仲詩序

予嘗贈綏仲有詩云酒伴久無嵇阮輩交情應在紀羣間蓋予與君大父暨君尊公及君凡三世交矣綏仲有至性爲人深重不泄尊公遠宦滇雲挈家往獨留綏仲

田間文集

卷十五 序

六

在里門奉養大母滇亂舉家陷沒凶問一日數至綏仲處之泰定色不爲少動以貽大母憂亂既定尊公返里大母無恙庭階歡聚猶昔也里人爭稱其能然當其時吾視綏仲貌不戚而神傷及與吾促膝談未嘗不語隨淚下也而外一不覺予以是知綏仲至性而器量可以當大事也姚氏世有詩名綏仲益好苦吟音調詞義備極簡鍊觀其諸作瀏灠渾脫皆自苦吟而得不恃其才情之敏贍也尊公與澡青公有兩園唱和詩和者成帙予獨取綏仲詩卽尊公之韻言尊公之志而悲尊公之遇一唱三歎其詞委曲條暢而讀之令人自然生其悽

愴夫無至性者不可以論詩性之至者言之質率無文或過於憤激若綬仲之比類託興含蓄頓挫得風人之遺義亦由其器量然也綬仲既成進士以詩屬予序予三十年前爲尊大父珠樹先生序其遺稿已爲尊公經三詩序今又序君之詩姚氏固以詩世其家哉予之老抑可知矣

西興紀行詩序

古者輶軒之使采列國之風謠陳諸天子使太師夜誦之以知四方風俗之貞淫人情之良楛政事之得失而政教以興自太師不陳詩奉使無采風之事而經過流

日聞文集

卷十五

七

覽之地往往寄興舒懷託篇章以自遣其間山川之形勢風土之殊俗氣候之異宜亦往往載之於詩使覽之者雖不獲見其謠俗而於遊人篇什之內庶幾粲然遇之則猶古意也今觀杜子美入蜀諸詩由秦州歷同谷至成都府中間所經崇關峻嶺荒村危渡崎嶇困阨之情事一一如見如親履其地親見其行役之艱親聞其嘯歌之聲音也紀遊之作亦曷可已乎毛君錦來以天官郎典試粵西粵西人文少遜於十五國而山水稱最奇君自出都門渡大河過洞庭望衡山度巖關以抵桂林試事既竣因而泛灘江遊七星巖無幽不探所至輒

有詩紀之誦其詩即雲物風土松巖菁峒峰巒之奇秀沙溪之清碧歷然在吾目中也且以子美遭遇亂離扶挈妻子而因以寫其行役之苦摠其幽憂悲憤之氣豈若君之得時行志爲國家掄才而出所過山水爭供其游目寄其暢懷情事既殊則眺咏固宜有各異者矣雖不乏懷湘弔屈之作然而情深而調不苦音楚而氣不悲性情之感視乎境迥感而有言乃所以爲詩乃所以爲風也

張穆之游草序

無山水之情者不足以語詩畫無詩畫之學者亦不足

日聞文集

卷十五

八

以語山水二者相因亦相資也世之稱詩畫者曰意到筆不到至於山水則又曰身到處勿放過蓋必窮幽探勝使吾於山水無所疑於其未盡見之奇而山水亦不復有憾於其奇之未盡見者而後吾之性靈始全乎其爲山水而山水以附於吾筆墨之端而出所謂意到筆不到者謂吾之意已領其全也蓋必身盡到而後筆始能不到耳老友張鐵橋固以詩畫名世者生而有山水之癖游覽略徧喪亂以來買山而隱遂從蒼巖翠壑中度此大劫亦山水所以報其平生酷好之德也今七十餘矣而猶有歉焉於其足跡之所未嘗至者辭家出楨

首事於黃山白岳以漸及於吳越諸山雖懸崖絕壁必  
捫蘿躡磴直躋其巔鐵橋固饒濟勝之具亦山水之靈  
陰有以相之得以盡呈其奇而藉鐵橋之筆墨以公諸  
世示世人之未嘗至者予老而蹇亦素有此癖而今已  
矣讀游草卽諸山之精神面目庶幾於筆不到處髣髴  
遇之以是當宗少文臥游圖可也

何紫屏詩序

與紫屏別十五年矣已丑在羊城紫屏及特丘西堂素  
臣諸君子往來過從間移樽顧我於光孝寺菩提樹下  
明月在天樹影滿地飲酒分韻至漏下三鼓乃去予與  
田間文集 卷十五 序 九

素臣苦吟或達旦飄泊天隅惟此爲足樂也將別紫屏  
出詩屬予序予不敢辭會世變紛紜彼此相失予度嶺  
歸紫屏及諸君子滯粵者且十年中間音問斷絕居平  
念疇昔故人攜手賦詩時如夢如隔世不知此生能再  
與相見重踐夙喏爲吾紫屏序詩否今年爲廬山之遊  
乘風到章門聞紫屏適在此急造其寓時予已更名方  
外矣刺入紫屏躊躇久之聞予聲倒屣出曰我固疑是  
若也因相持大慟問特丘西堂素臣皆次第作古人同  
時唱和者惟吾兩人在耳則又慟予鬚髮皓然紫屏少  
於予容貌已改若相遇途中皆不能識於是紫屏出其

近詩語予曰子忘昔日之許爲我序粵遊詩乎因念我  
輩但得不死此生終有見期有言終當踐也但恨當時  
所欲序之詩已成灰燼不能復見於今而今序者又紫  
屏別我以復之詩卽特丘西堂素臣或有不及見者紫  
屏詩春容舒雅予詩素悲今紫屏詩亦且悲矣其亦有  
不容不悲者乎因其悲也爰述往事而爲之序

余不遠游草序

乙巳之夏予游閩瀟雙峰者三月雙峰人士多從予飲  
酒論詩講南華尋山水之勝爲樂將樂余子在焉余子  
十數年前搶攘之際曾識予於沙縣因與述往事悲城  
市之變遷念故舊之凋喪凄感久之間出其所作詩相

田間文集

卷一 五 序

十

示調苦而意深益甚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余子貧  
無室有老親八十餘時賣字市上以求菽水所服古衣  
冠見者輒驚避去其道甚窮予謂余子宜且從時宜以  
出辭余子辭以親在未能也予爲作余不遠字託贈之  
而別別二年予出閩旋爲楚游余子親沒既葬乃由豫  
章下襄湖溯流訪予馳陽之北山樓不遇留詩而去又  
二年予有都門之遊余子又來又不遇今秋自中州返  
里江市雖繁復移居田間而余子乃從濡須間路策蹇  
訪我於田間留半月出其遊草示我且屬之序予再讀

其詩其力益堅其法益老其氣益厚其調益古今世之以詩文遊大人而成名者不乏如余子之不蹈時趨力追古道獨據性情者殆亦罕矣且其八法特精於晉唐諸家帖臨摹入神以此游大江南北宜無不遇而余子之窮特甚年六十矣故鄉隔絕曰歸無期夫士負有一長或伏處巖穴終其身無所交游則已耳既挾其技以出游於世而技又其精則如余子者何其宜有遇而久不遇也余子書法世當共知而其詩決不爲今人之詩則或非今之論詩者所能盡知也詩至今日淵源極矣然則必反反則必有不爲今人之詩者將急待余子而日聞又集 卷十五 序 士

一莖草序

丙寅初夏予年七十五忽有浮山之興華嚴寺住持山足予舊識也杖而爲之前導予凡三至浮山矣六十五年以前予方十歲僮奴負以行雖至憊然猶未至也再遊亦已五十三年山下親戚作主人攜酒榼選勝地席坐劇飲爲樂與住山僧了不相聞僧亦以遊人至爲苦凡巖洞佳處皆不欲人至草蹊蕪壤遊者每望崖而返茲來諸僧聞山公拄杖聲爭出拱迓道左旣入茶笋畢陳小憩更相指引前至一處又如是予雖蹙蹙扶曳以

從而巖洞之靈奇可喜者大抵皆至則以山公爲之主人也而山公亦大有得於茲山讀其一莖草雖應酬雜出要自一往有洒落之趣惟茲山通體空靈一丘一壑總無常境公終日在山窮幽探奧宜其心暇久而與之俱化故出語吐氣絕去膠縛此雖泰學之功亦由山水之助也山公昔隨吾老友石溪師寄錫長干師徧急善與惠遇弟子一以呵罵從事不得已去而師事青原無可翁翁既應浮山之請令山公先來布置而翁卒不至山公不數年道風大振使久廢之叢林頓還舊觀遂領東方丈予爲作重興華嚴寺碑記厥功鉅矣予別浮山日聞文集 卷十五 序 士

江上詩人集序

吾邑於吾郡相距百餘里而風氣異焉郡中自阮堅之先生篤學嗜古同時遊處者皆博依之士爲人雍容爾雅風流自命有江左之遺風焉堅之先生所著詩古文好爲沉博絕麗之詞其詩於古體特長王弼州稱其樂府至於近體多使故實少發天然往往辭不暢意不爲

時人所好以是名不遠著而先生亦不汲汲於名郡人士宗之未嘗不竊笑吾邑之好名者之衆也然而吾邑之詩文亦以好名而其學差勝於郡蓋名者爭之器也爭則氣力奔赴而才情因以怒生以是黃口穉孺甫授章句卽講音律學吟咏纔能成聲卽思凌前輩而上之而爲父兄者不禁也故其詩重而習之視舉子業爲餘事專欲以詩成名而其父兄師友又爲之揚扞而鼓吹之唯恐其名不彰宜其爭之自起而學之所由盛也郡人能詩者大抵俟其興會自至其詩崇雅黜浮則堅之先生餘韻尚在惟是既寡唱和無與爭長往往自吟自

田間文集

卷十五

五

止故雖有佳句多不成集本無志於以詩名世也自十數年來郡中詩學大盛作者競起其爲之領袖者皆樂與予交所稱江上詩人蔣子其一也猶記戊申之冬予有事於皖間與梁溪成二鴻徙倚城南望見蔣子懷一刺自山下拾級而上二鴻迎問所往曰吾將往見西頑子時尚未相識也因歡喜握手與傾倒者久之既去二鴻曰此皖中好名之士也而旁人亦似有不足於蔣子之好名者已過其所居斗室蕭然著作滿篋茶酒間盡出其近作見示音律氣韻一取法於三唐而蔣子好學

深思遇能詩知名之士必延之竟日爲審音辨義以期盡歸大雅有一字未協不足以示四方者不出也嗚呼非好名之士而能之乎蔣子好名如此以詩名於世也必矣宜其自命爲江上詩人也

停雲軒賦序

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其能感物造端材智深矣故可以爲大夫也此言賦卽詩之通稱耳古人不歌而誦亦謂之賦春秋列國大夫相見各賦詩以言志是也蓋詩有六義賦其一也賦之義比事屬詞其於雅頌居多而比興者托物見意風之事也自詩亡士大夫稱

田間文集

卷十五

五

詩或往往託諸風人至於雅頌蔑如矣雅頌既廢則賦之義不可見而獨見諸騷騷者賦體也騷騷有作者以騷之本賦因卽以賦命篇於是賦之名遂離詩以孤行而其質原諸詩也故曰賦者古詩之流亞也自賦與詩分而作者之材智亦因之以各異荀宋及長卿子雲賦家之祖也其詩不少槩見若夫陶元亮杜子美可謂工於詩矣而所謂閒情賦三大禮賦迄於今不傳豈材智固各有所擅哉然而其感物造端則一也夫物與情遇而有感感而有端端以引緒緒以成文凡文之成未有無其端者吾嘗爲詩當其命題構思百計以求之無當

也忽然感之或得片語焉或得一字焉倘所謂造端者非耶因而引伸之遂如火然泉達一往而不可禦然後知文章之端固必造於感也感同矣造端又同而或爲賦焉或爲詩焉則又性情之各有其端矣吾少時嘗學爲賦與吳鑑在及家仲馥謔書武水月課賦數篇震澤之難皆已散失頃年詩文稍能成集間欲補作賦意思不屬含咀良久因其意移而爲詩則揮洒而就而吾家康侯獨喜作賦二十年前有選賦天壽山及神烈山二篇凡皆萬言當時亦不知何所感而造端也今且老此興不衰蓋有性情存乎間焉楊子雲曰詩人之賦麗田間文集 卷十五 詩 五

田間集自序

錢子游十年歸歸十年始有廬廬在先人墓傍廢瓜田盈畝爲之環廬田也故名曰田間其未有廬前往來鳩

茲白下天柱龍眠間足迹不出五百里所至有詩詩且千數百首既居田間則專心學易自謂於圖象外別有得也故又名其居曰樂易堂樂易之暇間有吟咏咏其所得耳志不在詩也而同人顧獨好余詩見子游祖間取十年來所有詩彙成帙號田間集藏諸家左子子直子厚見之謂錢子曰子游十年歸其十年詩既不肯傳矣今田間諸什大半播人口耳間子烏能終藏乎是不可以不傳錢子曰不可吾詩悲非世所樂聞其聲往往激楚也二左子曰刪之刪其過悲者可矣錢子曰嗟乎夫詩言志子謂我遭遇如此欲不悲得乎吾學易者也田間文集 卷十五 序 六

嘗謂詩通於易易無體以感爲體詩有音感而成音彼無所感而吟者無情之音不足聽也是以論詩者當論其世也論其地也亦曰觀其所感而已吾不知世所爲溫厚和平者何情也悲從中來鬱而不發必避奇疾何則違吾和爾風也者所以導和而宣鬱也吾極悲而情始和也吾寧詩不傳爾其悲者不可刪也且吾又安知其悲也二左子顧謂潘子蜀藻孫子惜公曰錢子悲不自知吾黨知之其悲之極者其情之至者也情之至者不能自刪吾黨代爲刪之刪訖姚子經三適自吳興返驚曰田間詩存者僅此乎然諸子之愛田間者至矣僅

此亦足以傳矣吾與同學諸子爲校梓焉梓成爲卷十  
爲詩八百五十有奇錢子覽之歎曰嗟乎剛之是也然  
是集也是諸子之志非吾之志也

田間文集卷第十五

田間文集

卷第十五序

十七



田間文集卷第十六

引

青箱堂未刻稿引

憶與先生聚首吳江猶是烽火燭天孤舟雨泣時也自南北分飛升沉異路何意三十年後重逢白髮之老得上青箱之堂炳燭銜杯有疑夢寐問昔時同難諸子則都已魂銷異域碧化青燐矣獨予以遲暮飄零老在仍舊先生誼篤村曰情殷車笠喜故人之重聚乃賓閣之頻開花時出郭輒用招攜雪夜剪燈多所贈答於其行也寫生綃一幅題長句爲別筆墨繾綣黯然神傷已又田間文集 卷十六引 一

出未刻稿屬予題序夫先生詩聲鼓吹海內寧藉予言而欲予有言者蓋重惜予垂老之分攜留行墨於卷端志不忘之雅意耳甚矣先生之情至也夫詩者性情之事也世稱北方尚氣故多悲歌慷慨之音若先生之纏綿悱惻其詩一出以柔澹而歸於和平則純乎性情之爲非氣之爲矣夫氣出於性情而後爲真氣而後有真詩吾視先生不矜高絕人之行不爲矜刻已甚之事平淡率易善氣迎人好士如渴聞門之內雍雍如也世爭服其典型皆以爲道隆予獨窺其醞藉則以爲情勝蓋道不容測而情無不可知也讀先生詩當以予言爲

不妄矣

蕃錦集引

往見張南垣山人爲人選石作假山聚萬石於前略加審脉若爲峰若爲崖若爲巖壑若爲麓向背橫斜一切現成其石大至尋丈小或徑尺役者如其指嵌合之不失尺寸嘗以爲神巧今錫鬯集唐人詩句自一字以至十餘字輾成小詞多至二百餘調長短自合宮商悉諧似唐人有意爲之留以待錫鬯之驅使又覺其句在唐人詩中未工而入之錫鬯詞中如轉工也神乎神乎南垣末技不足喻矣予觀今人善集詩者取諸人以爲詩田間文集 卷十六引 二

其學近於無我若錫鬯此集不惟無我抑且無人凡古人字句一經其用音義俱化雖使作者按之不復能認爲已作也此雖錫鬯餘莧然不可不謂之絕技矣

姚珠樹詩引

三十年前吾鄉以詩游者數人姚珠樹公其一也公翩翩佳公子文采風流每出游車騎雍容所至爭引爲上客然性豪舉不事家人生產時置酒徵歌買笑坐客嘗滿卽千金裝隨手輒盡意廓如也已長君彥昭次君經三齒漸長更從公游兩君雖少年以禮自持公意殊不便兩君陰覺之或遊事竟請先歸縱公意揮霍乃大樂

其後適類如此公詩初學竟陵喜刻露久乃漸臻高老  
要以性情為主終不欲襲王李膚刻也予嘗與公同容  
湖上雨中過韜光菴以錐畫新竹各題一詩詩絕佳又  
孫克咸同予飛來峰下當壚索飲大醉作詩縱書壁上  
後至者皆屬和公亦有詩一時傳爲佳話予詩存過江  
集中今公集皆不見則公詩遺者甚多茲其偶存者耶  
公父子皆有詩名經三以奇博絕麗之才出風入雅軼  
溫李而上之公昭規模錢劉劉濂渾脫要皆淵源於公  
也公生平未嘗課兩君博上家言獨課以詩卽兩君治  
博士家言有聲公頤弗問但每見其佳句輒向人津津  
田間文集 卷十六 引

蔣亭彥詩引

惠子曰人而無情惡得謂之人古之以名士稱者其人  
類有過乎人之情方不自知其爲情也又易知其爲名  
於是乎而有詩所以言其情也而人則以爲詩也今之  
名以詩名焉爾以詩名此詩之往往有無情而作也蔣  
生亭彥與予爲三十年之交三十年前予客武水蔣生  
方盛年豪華自喜急交游重聲氣海內共推爲名士今

之重來生老矣又嬰多難家以破庭戶蕭然而交游聲  
氣如故四方客至武水毋論知與不知望蔣氏而投止  
暑月一布幃挾稚子寢中庭客至則推入內與客共寢  
已乃爲客畫策客困則鬻其玩好賁之行以爲常吾嘗  
見其爲客作曹丘生囁嚅不欲言終言之亦終無以應  
予笑曰是亦不可以已乎亭彥曰吾固知之吾情不容  
已奈何夫其不容已者情之至也亭彥之情吾不信之  
於少壯豪華之時而信之於垂老而貧之日也人苦無  
情如亭彥轉苦情多情之多者不閑之以正則或失諸  
邪不用之於專則或流諸濫無邪無濫而後謂之性情  
田間文集 卷十六 引

姚經三昌谷集註初刻引

大慧稱妙總道人云郭象非註莊子乃莊子註郭象也  
若象果能使莊註我此卽千古第一註書法矣姚子經  
三註昌谷集初成示予予覽之語語出長吉意外旁引  
曲通直令字無虛設忠愛之思比諸小雅怨誹而不亂  
考據時事卽長吉居然詩史矣其然豈其然乎吾鄉休  
那翁稱禪家有異熟果或異地熟或異時熟熟之遠者

隔生若柳子厚著非國語鄭樵欲以通志廢漢書此卽丘明孟堅之再來自補其不足也然則昌谷集有此註得謂非長吉註長吉乎吾人作文不必可解但存之千百年後自有人來如經三者爲我下註脚耳

龍眠詩錄引

戊戌冬夜予與虞山牧齋先生抵足長干僧舍中相與論詩予俾問曰先生之爲列朝詩選詩盡於此乎先生黯然曰烏能盡然予亦弟據吾家之所藏與吾目力之所到耳以予視之將有不足於茲選耶予曰然他吾不知第以吾龍眠稱詩後百年作者如林而先生所選不田間文集 卷十六 引 五

及數人人數篇詩又不佳由是觀之選之不足以盡詩明矣先生復黯然曰有是哉然如子之言子鄉有佳詩而無傳本吾烏乎得而選之表章之任將在吾子及吾之在吾猶可以補吾之過也予心感其言慨然有龍眠詩學之選遂檄諸同志徵輯前輩遺稿而應之者絕少盡知予之旅困長干不足以謀剞劂之事也明年姚子經三成進士歸徵選詩傳諸稿屬集姚子以示予曰此子志也吾與子共成之因互相較訂錄其尤者得若干篇而姚子以爲隘也蓋予志主於嚴而姚子主寬欲更加廣焉然吾謂可傳者已在此雖未授梓予之志亦以

遂矣錄成而予有歎焉蓋歎不及今虞山見使知予言之非夸而悔其選之果不足以盡詩也

潘儼思詩引

昔人謂詩能窮人非也惟窮而詩迺工耳而今之達者類好爲詩則必其能外聲利薄嗜慾意思蕭閒不以俗見累其智雖達要不失爲窮耳潘子儼思旣成進士其窮特甚與予同客芝城興味泊如顧時時爲詩有超然得意之句倘亦得力於能窮耶吾見吳會人詩好爲綺麗其其人未必能盡達也以寒酸習貴人客徒自失其本色而世之論詩者謂因其詩之枯腴以下其人之窮田間文集 卷十六 引 六

達此猶相士舉肥之見何其陋也詩之枯腴在意思與氣韻而求之詞章哉譬之相士者略神理而賞皮肉是必共斥之爲無目者矣儼思爲人甘枯淡篤恨本動以禮法自持凡非分之獲不肯枉干以故其居與遊往往困乏蓋士之能自好者固宜其窮士大夫能窮卽天下何事不可辦而徒詩之工哉

姚鼐子行路吟引

陶元亮世稱高士以今觀之元亮著詩用甲子紀年當世不之怪與柴桑諸子飲酒唱和卒以樂死以此爲高卽今誰不欲高誰不能高也杜子美一生好悲歌設使

與謝臯羽同時于美悲又當何似陶也樂杜也悲今不敢望與古人同樂但恨古人不與今同悲耳夫人至求爲閭巷編民不得脫而逃之方外又以爲畏途焉復轉逃於方以內悲夫此蓋古人所不及悲者也笑啼俱不敢還有笑而已姚君行路吟笑耶啼耶千載後有知之者必以爲進踰髮集一等矣

王聖若謫官吟引

武塘王子聖若佐前郡五年坐下考錫秩歸王子故好吟詩人咸以吟咎之余廢之曰不然若以吟能失職廢事則大山春陵行紫芝于蕙歌何以至今稱焉予謂二

田間文集

卷十六引

七

篇道州魯山之僂見耳且爲郡而有詩非以詩爲郡也世無子美卽有次山之作誰知其得比興遺意以爲有關於政事得失哉予不知吟果妨官否昔人謂詩能窮人當其苦吟時無一事足關其心及其得意時亦無一法足喻其樂廢時失事往往有之吟之召窮無疑以爲妨官或亦不謬然惟窮而後能工聖若謫官後其窮已甚吟之效亦既驗矣迺猶不自悔於吟而仍以名其集蓋謂吾失於彼而得諸此也人不畏窮吾知其吟從此益工矣

楊嘉樹六年詩引

吾嘗攷杜子美年譜自開元天寶間卽以詩名今讀之其爲子美者無以遠於後此之爲子美也宋人謂鄜州以後詩始佳殊不然但鄜州以後詩乃多耳夫公自開元至天寶末以年計之殆倍於自至德至大曆時也今據集中所載其爲至德後詩居十之九視天寶以前多不啻十倍矣豈前此詩固寥寥抑喪亂後失其案耶抑前此工力猶有不逮由後之省覽多所芟汰遂僅存此耶若然則前之詩無以遠於後者未必不經後之反復改訂而始存也夫人學與年進四十以前與進者才也四十以後與進者識也至於識進則才亦漸斂矣非才之不如前也前此才之所爲至於是而始覺有不足爲也其亦有爲之而無以復過者前此不及信亦必至於是而始能信之也是故識不可強也學不可已也楊子嘉樹哀集近六年以來詩存之意在茲乎夫楊子年十二而稱詩今已四句爲詩二十有八年矣茲集僅六年所作則所存五之一耳楊子曰吾六年前詩皆才之爲也此六年內庶幾進乎學矣而識猶有待也夫子美四十見於杜位宅守歲之詩此詩以前存者不過數十首今楊子且六百餘篇矣吾觀楊子用意此六百餘篇不至如子美之減爲數十首不止然非識定烏能減亦

田間文集

卷十六引

八

烏肯減乎楊子詩必傳無疑吾以其不欲遠傳此集決之矣

### 松聲閣集引

夫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莊子以舜與松並稱孟子亦曰葵藿爲善者舜之徒也則知舜同正人之總名也松亦木之舜耳木回無正於松者矣惟其正故歲寒不凋而四時常有聲也吾邑有吳夫人吾友潘子蜀藻之文母也孀居一閨二十餘年纂紉之暇不廢吟咏於是以松聲名其閨以松聲閣名其集吾嘗謂柏舟頌人之篇皆詩人以誦美其田間文集 卷十六 引

共姜莊姜者而二姜未嘗有詩此松而無聲者也若卓氏之白頭吟蔡琰之悲憤詩下及六朝以還諸幽情閨艷之作又皆聲而非松者也松之聲蓋天地之正聲也非忠臣節婦之吟不足以名之吾邑閨媛之比節於松此詩於松聲者蓋有數人若初蘭閣業從夫子殉節於山左矣宋亡人則有清芬閣澄心堂併松聲閣而三皆松聲也亦猶正者之皆爲舜也吾將與蜀藻合刻之以公諸世使四方聞其聲知吾邑尚有後凋者在閨閣中也

### 兩園和詩引

兩園者姚耕壺之最古園張藻青之賜金園也林壑相望皆據龍眠之勝於是姚子爲春山八咏詩而藻青和之皆各言其情各有韻也古人和詩和意而已無所爲和韻也卽間有用韻者用其一韻而已無所爲次韻也次韻偶始於元白而濫觴於皮陸自宋元以來更遞相和多至數十首愈出愈奇奇在能押韻耳於作者之本意無與也詩道於是大弊吾嘗謂詩言志志動而有韻韻以從志也今和詩因韻而生志是以志從韻也若藻青之和耕壺是各志其志各韻其韻猶不失古人和詩之遺義而耕壺轉和藻青以藻青之韻爲韻吾識焉耕田間文集 卷一六 引

壺曰吾欲以是攬龍眠人才之盛而以吾詩爲嚆矢也而同學諸子更起而疊和之遂有兩園唱和之集輒皆志其志而韻其韻或有不志其志者矣未有不韻其韻者譬如御者之騁羊腸射者之穿柳葉爭欲於險隘見奇巧也於是詩篇騰集姚子悉以授梓有梓成而詩後至佳不勝梓者亦有詩佳而不欲梓併不以示兩君子者不一而足龍眠之才可謂盛矣兩君子顧予曰子獨無一言乎予老而益鈍觀諸君子之窮妍盡變淵源雲興已索然氣盡矣又敢效顰云乎哉

### 二龍唱和詩引

吾讀二方子唱和詩而有悟於聲氣之故也夫詩者聲之事也聲者氣爲之也推律元者必驗氣以審聲聲之本諸氣信矣易文言分別物類乃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辨而今於人倫之類稱朋友曰同聲稱兄弟曰同氣夫同聲不必同氣者有矣要未有氣同而聲不同者也而有不同者君子以爲氣之沴矣譬如治律者一音不調議者必求諸黃鍾之本是故詩小道也語其微通乎造化唱和一事語其要根極倫理吾里方氏自明善先生來以孝友世其家而有懷少孤單特於素伯爲從兄弟猶同產也素伯與有懷年相若故視諸昆仲遊田間文集 卷十六 引 二

葉蒼巖李梅崖合刻詩意引

予老而未倦於遊今冬以訪舊重過鄧渚少叅葉蒼巖知予至儼然辱車騎先施時予與君未相識也已置酒召集諸所知名士相與論詩予大醉指斥李杜呵罵當時影響附會之流一坐默然蒼巖爲之絕倒因出其葉李合刻詩意屬予序之予見梅崖名姓驚喜曰此吾故

人李協萬也初協萬登第入木天妙年風度望若神仙同予及徐方虎韓元少赴友人招飲祖氏園卽席賦詩秀句絕塵予大喜語之曰君後當以詩名別去十數年不意其遂臻此勝境也蒼巖詩婉麗清新華實並茂才御以法文生於情上之在錢劉之間次亦不失爲晚唐佳句梅崖天姿獨任一往情深卽事寫懷脫盡蹊徑兩家合刻以詩意名不於其調而於其意也予既論詩與蒼巖有臭味之合而又喜十數年前心許之梅崖今果以詩名世不失也夫雙眼酒間輒題數語於前以志一賄欣慰之情事至於審詩樂之源流發唱和之緒論以證兩君志趣合同之妙則諸君子言之盡矣

秀野堂集引

甲子夏予於曾青藜坐上獲接顧迂客與論詩甚浹次日卽招致其家集能詩諸友分韻賦詩雨中痛飲大醉命輿舁我歸寓又次日俞犀月過予寓言迂客已卜期大集同人請先生蒞其盟予方有雲間之行不及待遂去每以爲悔今年久客吳門迂客偕其弟俠君復招爲依園雅集急赴之席間客已半至則鬚髮皓白者居多序坐以齒齒長予者三人皆八十以上也若周子潔朱望子猶自先朝與予別不相見者五十年矣久之諸友

次第畢集雖不盡老蒼要無時俗輩皆所爲世外人也  
二顧子出自華貴方少年而顧樂與之遊其識趣固以  
異矣夫是老者皆生長前神宗極盛之年見聞習尚皆  
非今時俗之所能知蓋已邈然古之人矣諸所爲世外  
者衣冠朴陋言語迂鈍大抵不合時宜亦今而古者也  
顧子與之遊亦深有意於古之道乎觀其作爲詩篇絕  
去修飾一任天機綺靡之習少泉石之趣多則亦有得  
於游處者之助也茲集其一班矣或曰俠君兄弟好言  
宋詩夫宋詩厭唐音之靡曼從事真率此自宋中葉以  
來一二主持風氣者爲之其初競尚西崑體纖靡已甚

田間文集

卷十六引

三

於是盡黜之而以杜少陵爲宗其過於真率者非矯唐  
也以矯宋初之弊也亦猶韓退之以孟郊樊宗師輩幽  
僻盤蹠之句矯唐時樓麗軟美之習也而韓子亦宗少  
陵蓋少陵詩凡詩家所各有之長無不具有唐者得之  
足以矯唐宋者得之足以矯宋惟其情真而氣厚也觀  
顧子之與古處者交真實溫厚其得之性情者深矣由  
是極其情而純其氣以爲杜詩無難宋云乎哉

方絃長詩引

吾里方田伯昆仲承祖父遺訓喪亂以來不廢師友若  
素伯閉門著書四方已共聞之矣諸子弟髮未燥卽能

操筆爲詩文挾其技以遊諸侯入幕者遂有數人而絃  
長實爲之長絃長少受業於吾從子扶升扶升言其初  
爲文揮毫輒就日中可得數執顧置之勿覽務令殫思  
深入久之思益苦或竟日僅成一執又久之而一旦沛  
然如初則後之揮毫就者固已大異於前此之揮毫矣  
今觀其詩用意甚苦而筆能曲折以達之極錘鍊之功  
而有游刃之樂洵有如吾扶升所云也往聞諸曲師謂  
歌吭之美者其初不足善也歌久而敗敗而啞爾乃盡  
氣以求之而其音始得而吼以漸復斯可以引商刻羽  
矣詩文之才亦猶是也故予每勸學詩者苦吟以少陵  
爲法少陵詩曰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夫以少陵爲  
詩何難於穩謂之新句昌黎所謂文之自己出也其匠  
意造詞固有甚不易穩者而忽得穩焉故不覺其得心  
應手忽然而長吟也夫苦吟之得心應手絃長既知之  
矣然非曰吾既嘗從事於苦吟後遂可以揮毫也太白  
之謾少陵曰祇爲從前作詩苦以杜詩合觀之暮年之  
作亦豈有異於從前哉蓋苦吟以終其身矣絃長其益  
勉之吾嘗贈令弟葆羽有詩云祇恃通家誼還叨大父  
行則與君家分誼可知教子詩寧爲一槩諛辭而不以  
吾所知者告之哉

田間文集

卷一六引

古

汪興三詩引

自風雅道衰人爭以詞華聲律爲詩十數年來一二人起而闢之而學者始知有性情之事近且宗法宋人夫宋詩非無性情吾怪其言之意盡而語實其纖者或近於詞均失風雅之義也謂之風雅不事詞華而詞華自給不求聲律而聲律自工併不言性情而性情自見然亦豈有盡棄詞華聲律直致性情以爲風雅者乎汪子異三於古人之詩襲其氣韻而已不於其字句也於已之意取其詞達而已未嘗有心刻削也故其詩清機獨引純任自然質而不率文而不庸蓋本諸性情而不戾

日聞文集

卷一六引

主

乎風雅者矣夫性情之事蓋難言之難於與耳譬如優孟登塲摹寫忠孝節義之事一笑一啼無不酷肖而人知其言之皆妄以其皆沿襲之言而非自己出之言也自己出者有諸已而後出所謂真性情也蓋吾於曾青蔡之歿而猶見朋友之誼焉青蔡客死燕邸顧景范以羈窮爲營舍殮盡禮返其喪於吳其在吳者無家而有累則姜奉世顧迂客與異三共任其事姜死殯之呱呱一子撫而教之遺弱女四皆得所歸雖死者復生爲之無以易焉嗚呼交道廢久矣是數子能力行之非有真性情而能之乎然後知異三詩之爲風雅本諸性情爲

真性情也即數子詩文之性情亦具於異三詩見之矣

蓮道人詩引

昔荀奉倩謂女子才慧易得吾嘗怪之彼之所爲慧亦才也非慧也凡世間文章伎巧一切可驚可喜之事皆才爲之至於發心證道則非慧不辦故釋氏所甚貴者慧也才者吾人得意之事於得意而生貪著即謂之癡佛氏所貴夫慧者貴其即得意即厭離善於轉也蓮道人以聲伎擅閭閻者數十年一旦棄去諸貴公子爭欲得之道人不樂也志在厭繁華而甘淡素乃從永安曾也愚以老也愚貧頗能詩局促斗大一室與也愚終年

日聞文集

卷十六引

主

唱和詩益進今又舍詩而栖心白業凡事之得意者即急欲舍之故曰慧也吾觀其詩洒然塵外往往似有悟者今禪家悟後每作詩以喻其所得非才爲之慧爲之也然則詩之由於才者或足以礙道若本於慧乃所以證道舍之云乎道人應以是爲慧業恐一生貪心轉障本慧耳古人稱好佛爲貪佛佛不貪則不得成則誰謂貪之盡非道乎夫能貪一法斯舍一切法世法之足以蕩滌性情者莫如詩吾謂貪詩之至亦足以成佛何必定以貪佛爲慧而貪詩爲癡乎道人又當下一轉語矣

內七詩引



予少時好讀莊子見郭子玄註苦不得其解有示以林希遜口義者覽之略有端緒友人曰此訓詁之學也讀莊子豈宜作如是解於是益求所謂能爲莊子之解者而究心焉而爲二氏之學者皆談莊子禪家以其得宗門之旨趣道家指爲有丹經之秘言其說皆近似之而吾不敢信也則又有謂三聖人之學不同其解莊也取三家語句之相似者影響印合又不深暢其旨但略一拈提使人自悟是不過借莊子發摠已見以自成其一家之言於莊子實未解也讀莊子者於其悠謬之詞詭情之句茫然不知所謂而能通其奧義哉然後思子玄

田間文集

卷十六

七

之註雖未深了莊旨然已窺其大意所在其書依文作解逐句釋義不無支離之詞要不離乎大意焦澗園作莊翼一宗之郭註之外雜采宋元以來諸家之說而附以已論雖所引頗多二氏之言皆取以證明莊旨要是釋莊非自立說也吾之解莊者屢矣晚年少有所進乃盡廢前解而爲之註蓋真見世之所謂能爲莊子之解者皆妄也故寧爲訓詁也其章句悉依莊翼依翼者以翼之分章所載郭註皆有首尾也而亦多采翼說載於前夫吾之註不甚宗郭而必引郭註者以郭爲註莊之始不忘其始也謂之內七註七篇以外若外篇雜篇

皆以暢演七篇之說所謂因之以曼衍也精力向衰未能徧及故所註止於七也

楚辭屈註引

楚辭自東京王逸爲之章句宋洪興祖爲之補註而晁无咎又取漢唐宋以來諸擬作續之於後統謂之楚辭然觀王逸小序則屈原所作原委分明與諸作不相淆也紫陽朱子遭鶴學之禁讀其辭有所爲往者余弗及來者吾不開卷焉其之適取王氏及洪晁之書爲之刪訂以成集註集註之善在遵王逸之章句逐句解釋不爲通篇貫串以失於牽強也以屈子之憂思悲憤詰曲

田間文集

卷十六

七

莫伸發而有言不自知其爲文也重複顛倒錯亂無次而必欲以後世文章開合承接之法求之豈可與論屈子哉吾嘗謂其文如寡婦夜哭前後訴述不過此語而一訴再訴蓋不再訴不足以盡其痛也必謂後之所訴異於前訴爲之循其次序別其條理者繆矣故因朱子之集註更加詳釋不立意見但事諸釋則見其情緒之感觸有無端而生者有相因而起者意之所至忽然有詞詞同而意固不同則亦未嘗無次序無條理也故於離騷析註之後又爲之總註焉至於九歌本楚南祀神之樂章原從而改正之雖其忠愛之思時有發見而謂

篇篇皆托興以喻已志者鑒矣天問則楚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壁上所圖畫古蹟及諸怪異之事原一一呵而問之以發撫其胷中所多不可解之憤懣而必求其義對之以解其所不解豈非愚乎九章之義具於命題按題以詰大略可見正不俟牽強穿鑿以爲之也吾蓋深惡夫牽強穿鑿以強求其前後之貫通故以詰名而所詰亦止於屈子諸作因謂楚詞屈詰

徐方虎制墓引

徐子方虎以文名於世者二十年迄今年始遇天下莫不快其遇而悲其遇之晚也夫徐子何晚之有夫人少

田間文集

卷十六引

五

負妙敏甫能爲文卽第去不獲讀書窮理以盡文章之變此大不幸耳徐子久躋場屋於制舉業一道既以極淺研幾而以其餘溢爲詩古文詞力追大雅既成進士擢庶常讀中祕書猶強仕時也徐子何晚之有徐子舉南宮時閤中得徐子諱然相慶爭以不得置之第一爲惜夫徐子豈必以第一重哉唐韓退之宋歐陽永叔其利名何嘗第一而其文章不得不推爲唐宋第一也永叔當宋文極弊之時取退之所作以爲古文而法之而蘇曾之文因以繼起然余觀其與樂秀才書云少貪祿仕以養親不服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

史隨世俗作所爲時文以取悅於時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自得第以來自以前所爲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爲庶幾有立由是觀之永叔之文至第後始臻其至前此猶未至也吾所謂早第爲不幸不獲盡文章之變者益足信矣又云三舉而得第則永叔得第已非甚早而猶自悔如此然後知文之有貴乎讀書窮理者與年俱進如徐子者始無悔於所作而媿有司之舉矣

余爲制藝序多不錄已巳秋方虎與余遇於吳門特屬爲存之

田間文集

卷十六引

辛

田間文集卷第十六

田間文集卷第十七

序

贈御史崑山徐公罷總憲監修明史序

古人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諸身其所謂禮非區區登降揖讓之文也聖人告顏子以復禮惟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非禮而禮在是矣今士大夫苟能於視聽言動一切以禮自繩雖未卽此德顏子然其人進之可以執法朝廷而一代之紀綱以振退之可以著述垂後而千百世之是非以明何則惟其能一以禮爲斷也如崑山立齋徐公可謂有禮者矣公少舉進士有新安賈人不習星

田間文集

卷十七 序

一

相預決其大魁既驗予嘗問之曰子有先兆乎曰非也以其人決之其人自助至今未嘗見其作一誑語行一妄事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世豈有如此人而不魁者此雖託詞以對予然予與公久處而信其人之果不謬也公早歲立朝言笑不苟卽儼然負公輔之望由史館歷講讀遷大司成進學士教習庶吉士所至必求其職所當盡者而盡心焉非若優游館閣徒循故事而已丁太夫人艱益與伯氏仲氏講求居喪禮制取三禮及漢唐宋以來諸儒言禮之書彙集成編人以是謂徐氏真能讀禮者也服甫闋特召入內閣監修明史上

誠知公之律身既足以爲多士模楷而是非持正不少假借故以之專筆削之任也未幾擢御史大夫掌邦憲豈非欲公之以是非古人者而用之是非今人乎夫今人不易是非也季文子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事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擊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公之司憲亦惟禮所在而已其不少假借者亦禮在則然也嗟乎以禮繩古人古人聽焉以之繩今人今人不聽也不聽則傷之者至矣於是上知是非古人者之果不可以是非今人也爲罷憲務而仍以古人之是非專屬之使得盡心於史事焉公於是益感上之

田間文集

卷十七 序

二

知之深而保全之至也因廣求四方淹雅博通之士遍徵古今圖籍至裨官小史凡有裨於纂修者無不勝也筆札之費供給之煩未嘗以屢空有難色也日夕較讎雖盛暑揮汗大寒擁衾手不釋卷未嘗以勞苦有怠志也事之可疑者錯綜前後互相考訂必正其清訛而後已於人之可疑者必原情論世推見其所以然不肯以可否苟聽之古人已也凡以上不負主知下不失臣職前不媿古人後不誤來者豈以是爲名哉其心以爲不如是有不可者夫不如是而不可則禮之爲也昔韓宣子至魯觀易象與魯春秋而歎曰周禮盡在魯矣夫易

象繫辭焉以斷吉凶春秋紀善惡以定褒誅有一不以  
禮為準者乎然則公之所爲固一始終於禮而已矣

送江南開府余中丞入爲御史大夫序

古御史大夫之職所以總紀綱持法度匡主德肅官邪  
董子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者是也漢  
世謂之亞相與宰相並稱三公往往取九卿中之有物  
望風采及二輔稱治行第一者爲之非久輒爲宰相故  
其位雖亞而其任則竝重也大中丞余公來治吳甫再  
其政化大行風俗丕變天子召爲御史大夫入掌憲  
務命下海內爲之肅然蓋聞公之所以風吳者將以是

田間文集

卷十七 序

三

風天下也公之在吳其吏凜之如神明式之爲模楷其  
民依之爲衽席親之如父母問其所以然者曰廉以厲  
下明以察弊仁以卹民而下戢焉而不驚弊除焉而不  
擾民安焉而不勞無他惟得其大綱而已詩不云乎豈  
弟君子四方維綱綱舉而目張斯治理畢矣故爲政不  
在勇有爲也且夫廉而不知大綱者則近於刻以是厲  
下將必責人所不堪而矯僞之吏反藉是以陰售其欺  
公惟先之以儉無所需於下下亦無所借以取諸民故  
不事猛礪而下戢明而不知大綱者則近于苛以是察  
弊將必任已而不任人矜小慧而惜大體至於下侵有

田間文集

卷十七 序

四

司瑣屑之事智力俱困反爲其下所愚公惟居之以寬  
去其已甚者與之更始彼知公之固知之而姑置之也  
惴惴然改過自新惟恐或後矣故不事盡察而弊除仁  
而不知大綱則好行其小惠以是卹民將必曲徇以爲  
恩舉從來人情所不便之事改弦更張其究反足以病  
民公惟守之以靜急者緩之多者省之聽有司之自爲  
使無廢事亦不生事故不事勤卹而民安是故公之廉  
與明與仁舉不必有其名也而一境實受其施惟大綱  
得也曹風鳴鳩之詩達政體焉其三章曰正是四國而  
末章終以正是國人夫正四國所以治外也正國人所  
以治內也先外而後內者則內重而外輕之義也今  
上試公於外政甫成而卽召之入內可謂識輕重審先  
後者矣書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此言歲總  
月之成月總日之成然除日無月月無事焉除月無歲  
歲無事焉無事者事之所以益大也故曰下職詳上職  
要今以羣有司視中丞則中丞上矣以中丞視大夫則  
大夫又上矣位愈上則所治愈大而所操愈簡中丞之  
以爲要者大夫之且以爲詳者也是則綱之中又有綱  
焉公旣挈綱以治吳而使吳無事復挈綱中之綱以正  
朝廷而使天下無事天下之治孰有大於無事者哉以

是進爲宰相其道未有踰於此者矣子荷公知己之誼相別十一年矣自公蒞吳以來未嘗以隻字通問今於其行也趨千二百里送之并陳鄙言以期公之德日盛而業日大也

送江南督學李醒齋太史特簡內閣學士宗伯

還朝序

士君子得志於時內而爲人主講幄之近臣外而爲大國文章之司命出入館閣以坐致台輔可爲達矣然苟非其人則世亦不之重蓋必有生平譽望足以誠服海內之士心一旦爲當宁所特簡實稱其職而後天下歎

田間文集

卷十七

五

在上有知人之哲而信吾人稽古之效果不謬也自虞夏商周以來治化之隆莫先於造士其事一領諸成均至近代學校益廣士益衆師儒不足以施其教始令京朝官出視學政以督課之權綦重矣往往妙選郎署高等有文望者循資以出惟京邑得用詞臣尊首善也今上殫心經學文教聿興以江南浙江爲人才之淵藪四方風氣之所自開其所係與首善略等於是俱改用詞臣此諸京邑而吉安李公乃首膺江南之命公爲名臣子家世好學挖揚風雅江南之士震其名久矣聞公至莫不爭自濯磨思盡棄其俗學益取法於古以幾得

當于公蒞未下車時風聲所暨士習已早爲之一新往

時學使者猶督撫大臣屬吏也公以簪筆侍從之臣特

承簡任其事權甚重體統森嚴而公一切以寬厚從事

簡易疎闊與士子講德論藝藹然父兄之訓其子弟爲

士者不惟忘其位之尊亦且忘其名之盛詩曰豈弟君

子遐不作人若公者可謂豈弟矣江南人急進取務虛

名尚奔競習使然也又其爲文也善變視上之所好輒

改易以趨文體不正而士習從之公之取士也惟以文

爲據其爲公卿之子與爲寒賤之子與其素所知名者

與亦未嘗別名與皆一無容心於其間惟文足收斯收

田間文集

卷十七

六

之矣而其取文也未嘗立一格以繩人也亦未嘗標新立異以求甚遠於今人之文也要之不離乎大雅者近是是故公視學三年凡士子揣摩之智夤緣之私俱無所可用其失者既知其術之不效而得者亦自知以文得之而轉悔其所爲之徒勞也於是士風正而文體亦由是正焉青莪之詩曰汎汎揚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此言士習隨時變遷莫有定志見君子而後得所止也公之於江南是矣公敦崇名教所至求故舊問遺民闡幽表微凡有一節可取必禮致之以爲國人矜式或搜其遺書焉錄其子孫焉甚者請於朝使從祀

學宮焉雖其懿好出自天性而孜孜爲之惟恐不及者  
凡所以厲名節維風俗也公詩人也觀公所爲皆浚得  
於風雅之學風以感物雅以正物凡所以轉移習俗一  
本乎薰陶涵濡而不在乎區區教導之末也故曰六經  
之道同歸風雅之用爲先造士者不得乎風雅不可以  
言教育致主者不得乎風雅不可以言啓沃宰天下者  
不得乎風雅不可以幾化成今不待報政而卽有學士  
宗伯之命上蓋知公所學而將大用之也豈徒以  
其能造士而寵榮之哉予於公稍有舊誼荷公不遺於  
其還朝也且述江南人士之所以德公者爲公誦之以  
曰聞文集 卷十七 序 七

送江在湄擢守鞏昌序

江子在湄者吾鄉詩人也旣通籍猶酷好吟咏爲江州  
司馬三年所爲詩不下數千篇今年夏擢守鞏昌郡鞏  
昌故大都扼秦蜀要險近且爲用兵之地於是江子將  
去江湖而上隴阪舍舟楫而事鞍馬釋紳佩而服韎韐  
棄筆墨而執刀斗從此吏事日勤而吟事亦漸少矣江  
州去家三百里而近順風張帆一日可到太夫人就養  
官舍思歸卽朝發夕至江子又時以入覲過里門或因  
公事道江上泊船省太夫人乎使也今鞏昌去吾鄉四

千餘里須與馬兩月始達又兵民雜處卒有烽警則太  
夫人驚將奉以之官不可卽單騎去又重違膝下躊躇  
久之乃太夫人以鞏昌重地勗太守空早行毋慮我我  
固健也於是江子始戒鞏昌之裝而問所以治鞏昌之  
道於田間叟叟曰嘻吾學詩者也烏知治雖然子詩人  
亦識詩之可以通於治乎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  
不達雖多亦奚以爲夫亦謂政以人情爲本達乎情斯  
可以達於政耳詩也者情之至也吾達吾情亦因以達  
人之情而政不外是矣吾嘗讀小雅杜杜之詩其詩曰  
陟彼北山言采芣苢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此猶是北山

田間文集 卷十七 序

入

行役之篇之詞也而一爲正雅一爲變雅治亂攸分何  
也其情同也一則上之人得其情而代爲之言斯情之  
所由達也一則上之人不知而下之人自言其情斯情  
之所爲不達也然則爲政無他凡使民無不達之情卽  
已無不便民之政矣吾見江子往來京邑流覽山川其  
形諸詩者莫不殷然有君國之憂念民生之戚感物造  
端至於魚蟲草木亦皆極微盡變以寄托其所欲言非  
苟作也用情如是則於民之情有不能達者哉言治者  
曰惟能無吾情而後以民之情爲情大吾之情非果能  
無也無欲而已江子以無欲爲本而一因人之情以爲

政凡民情所樂爲者皆因而利導之猶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若是則紳佩可也不必其銖銖矣筆墨可也不必其刁斗矣雖涉歷隴阪猶之乎徜徉江湖也雖馳驅鞍馬猶之乎容與舟楫也雖日親吏事亦不廢吟事也太夫人聞之謂危而愈安謂勞而轉逸今而後喜可知也吾謂詩通於治推其本而言之豈不然哉羣昌雖僻在隴外唐村子美嘗羈旅其地讀其秦州雜詩其山川風土宛然可見江子政事之暇亦時訪其遺蹟而發其吟嘯乎卽子美憂國恤民之情至今猶見也一二年間以治行高等入爲九卿且便道歸省吾雖老猶能讀

日間又美

卷十七

序

江子秦州諸新篇也

贈徐健菴大司寇解任仍總理各館序

昔人謂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夫文不足以經國烏在其爲不朽哉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漢文帝治稱近古其載諸史冊者一切制作皆謙讓未遑惟是一二詔令與天下吏民更始而當時治化以成文顧不重哉夫亦惟文之有關於治者斯足重也漢唐宋以來好文之主不乏然亦第好其文耳未嘗知其有關於治而好之也唐德宗播遷之時將吏猜貳人心渙離天下岌岌有不可復收之勢所恃一

陸贄上以奏議黜一時之弊政消諸將之危疑下以詔書勸四方之感泣使人心散而復聚國家危而復安大盜殄滅王室再興贄之功豈出李晟渾瑊下哉當贄操三寸不律以從上崎嶇於奉天興元之間一刻失之如失左右手可謂君臣相得者矣迨事已大定遂棄之如遺夫德宗非能好贄文也彼視贄之文正如冬爐夏扇當其時資之以爲用過時斯不用矣德宗倚主不足道然觀古今好文之主其能知文之卓然有用而好之者蓋亦僅矣見山徐公健菴由上第起家朝用史館者十數年一日以文字爲主上所知不次擢用進學士少

日用文美

卷十七

序

宗伯遷御史大夫及大司寇兼供奉內庭總理各館纂修忌者從旁百計阻抑之皆不聽何得君之渙也凡公所進文字雖單詞片語上覽之必嘖嘖稱善其爲文也凡下意所欲然者無不上達上意所欲然者無不下宣子曰詞達而已矣夫達豈易言哉曾鞏曰古之爲文者必其興足以周天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詞足以發難顯之言四者備而後達而其文始爲卓然有用之文是以自下爲之不爲虛詞自上好之不爲溺志人文以化成天下又何疑焉公才具博大精神周洽言天下之事而不以府怨爲嫌收天

下之才而不以植私爲忌真宰相器也其見知於上本不徒以文而已而 上知公之文亦豈同尋常好文之主以是爲愉悅云爾哉而公之勞益甚忌益深 上蓋欲大用之因思有以曲全之乃解司寇任專命總理各館 上之於公也上矣昔李鄴侯爲宗廟輅近臣有大功於唐室而肅宗不能庇乃出諸衡山以避之然則今日之館局仰公之衡山也彼陸贄既廢之後憂讒畏譏惟日鈔方書以自適不敢復有著作之事今 上乃專以著作委公使得益盡心於此以增其識力而益其大用其祝贊之所遇爲何如哉公益坐竭蹶以報矣

田間文集

卷十七 序

二

贈徐立齋先生復任御史大夫序

康熙二十七年春御史大夫崑山徐公健菴遷大司寇去員闕常事以要地不可久虛列上在廷諸循資應得者以請皆不報人一怪之或曰屢請不報 上意其在求舊乎所謂舊蓋指前任之立齋徐公健菴弟也而又以爲兄去而直代以弟恐不其然初公由史館請轉大司成進學士監修明史以特奏擢御史大夫歷三載比居是官未有如公任之久者也公在任久一無僨借卒被讒以去而 上不聽去仍留史館使畢纂修之事公亦遂盡心於史事不敢言去居輦下者五年徧搜遺

書廣集文學之士相與日夜討論雖神寒暑雨手不停批人見之居然一兔園老生窮年挾冊矻矻恐不及者亦豈知有曩時正色立朝與天子爭是非宰相決可否之氣槩哉其意惟冀史事告成乞身東還與平昔老友窮經講藝於溪山林屋之間予贈公言亦惟望其旦暮成書以報上知以遂公志以成其進退之美也不知都人士何所見皆曰公宏復爲總憲又曰總憲固非公不可又曰公雖以讒去位 上意未嘗一日忘且 上英察知人懷顧班荆弄印久之不以予人意必在公也聞以語予予詩曰寧有是哉公志去決矣未幾御史大夫

田間文集

卷十七 序

三

命下果以公復任直繼健菴如都人士言於是在朝在野亡慮知與不知皆歡喜踴躍相慶曰公果出也 上果知人也今而後食僭其少戢矣朝廷之上其有所矜式矣否不知公何以得此舉望於斯人也公爲人嚴於官未嘗有市德干譽之事以要結人心顧令人心慕悅若此者無他一正而已董子曰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古之治道未有不出於正者顧必身爲之先孟子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公視聽言動一準諸禮處朝堂之上矯然獨立可不謂正己者乎鳴鶴之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夫四國者朝廷百官萬民之



暨也正是四國所謂憲萬邦也御史大夫當此其何道焉公既復任晨起一起都堂理憲務退則與諸文學卒業纂修仍不改免園老生挾冊矻矻之故態也其始也未嘗以失職而有倦志其既也未嘗以復職而有憊容令尹子文無改其常柳下士師終守其道於公豈有讓乎吾與徐氏交久具悉其材伯氏廣大通敏無事不辦以之爲相當在陸贄正祐甫間仲子急流勇退人也至於公嚴氣正性進退矩不失尺寸是非得失一斷於中不以人言惑不以利害移以爲御史大夫伯氏亦自遜爲不如矣同安爲王上之所慎簡而都人士之所日問文集卷十七序

送楊中丞移節撫楚序

大中丞楊公之開府皖江也皖屬方賴以更生未替年忽有楚變公聞驛疏上告七日夜抵京朝廷得公疏大驚即日勅遣各路兵馬趣入楚賊不虞師之猝至也隨就撲滅而楚以得全上以楚之全公全之也於是自皖移公於楚以綏撫之上之所以念楚者至矣而不顧吾江上之不能去公也當楚氣乍熾時江南北人心洶洶勢且不測微公安坐以鎮靜之即皖且動皖動則

所憂者寧第楚而已今使自楚以下數千里不罹兵燹之禍者皖實爲之皖顧不重與下知當事何以獨重楚而專以楚爲公功而奪公於皖也公之在皖也皖人之言曰公化大事爲小事化有事爲無事公聞之亦曰皖固無事吾又何事哉夫爲治至於無事治之至矣迨楚事起風波震鄰而皖晏然雖有狼心者無一事可借以生然後知公之化大爲小化有爲無其爲功於皖者遠也今上之移公於楚豈惟以公爲有功於楚而用之哉上蓋聞公治皖狀亦欲用其所以治皖者以治楚也昔漢時渤海多盜賊用龔勝往治勝請於上曰陛下田間文集卷十七序

豈若不知有節鉞者民之安之蓋不啻渤海之於勝也  
易不云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凡勝與公之所爲  
蓋皆一試其剛而隨御之以柔者也六月之師詩人誦  
其元戎曰文武吉甫而吉甫之誦申伯也亦曰文武是  
憲其爲文非徒詩書禮樂之爲文與天下相安無事之  
爲文也其爲武非敢戰決勝之爲武能言人所不敢言  
爲人所不敢爲乃真武也是故文柔德也武剛德也一  
剛一柔天之道也古之君子文武互用雖然吾尤願公  
一以文德勝也昔杜元凱在軍中手不釋卷羊太傅身  
不御鞍馬常裘帶卒收平吳之功此皆楚之前事也  
田間文集 卷十七 序 圭

送別吳舍五太史還嶺南序

嶺南龔太史舍五以丁卯秋副其同官主江南鄉試事  
竣同去其官出都時錢子爲詩送之明年相遇於吳門  
與晨夕者兩月其秋七月太史將舍予而歸錢子黯然  
執其手曰甚矣君之爲此去也予少時遇里有飲酒者  
設一人以司儼政而立之監史其一人出政謬一坐盡

譁而起監史爲罰其人巨觥以止衆譁一人者譁不之  
及也而竝罰焉惟時在旁諸執事緝御行酒之輩皆竊  
竊然議曰是固嘗諫其謬而不聽而乃與同罰意甚不  
平而是一人者不置一語默然受巨觥罰而退飲酒雖  
小節識者爲竊其有大度量也而況當得失之際乎然  
而從旁竊竊不平之議則又見三代直道未嘗一日泯  
於人心矣今君之去官則何以異於是哉君在翰林資  
已深其爲考官也例得正而反副人一怪之君若固然  
也而後之譟語不侵君且傳君在闕力持公論每爭之  
不得至於相怨其言有倫有脊或以問君君曰烏有是

田間文集 卷十七 序 圭

哉聞中國防恐人之爲言胡得焉而傳者不已當事私  
於君曰外間輿論盛稱君我固知君無私所傳與力爭  
不獲者可得聞予事當入告當爲 上分別言之君謂  
曰外言妄也聞中國無爭服有之亦以文字可否所見  
異同耳此自司衡者常事也且既其其事功過同之分  
別非敢闕也由是當事者以之 上聞詔逮繫諫者而  
免兩主考官命下士夫及江南人士爭爲扼腕不平  
下至行賂負販不相關涉者聞其去皆咄咄歎息有聲  
君一不介意翩然出都始終未嘗向人一語自白於是  
益歎君長者予知君非徒長者蓋亦有見於道焉易不

云乎困以寡怨夫既困矣而又怨焉是重困也象傳曰  
困剛揜也揜之者誰與而無所干咎焉然雖咎庸免與  
故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是故君子困而不失其所  
亨卦辭謂之貞大人吉謂如是之爲大人也嗟乎得失  
之際難言之矣莊子稱宋榮子能輕乎榮辱之分非以  
得爲榮失爲辱也得有榮焉有辱焉失亦有辱焉亦有  
榮焉專之以其道榮也非是雖得亦辱也失之不以其  
道雖失亦榮也如君之去而吾鄉歎息之聲下知其所  
自來蓋知君去之不以其道也此其道即人心中心三  
代之直道也與何酒間從旁竊竊不平之心何是道也

田間文集

卷十七 序

七

送大司寇徐健菴洞庭脩書齋記其六十四初度

序

大司寇崑山徐公健菴以文字受 上知既得請解任  
仍留南書房備顧問總裁纂修一統志公之爲已  
已冬始允其請命以書局隨身如司馬公在書館中故  
事陛辭之日數賜面對與商纂脩事迄更以宋元通鑑

委令刪訂 天意眷戀不放遽行親臨藉子瞻所書宋  
王對襄王問賜之復賜以扁額比諸李杜光猷憫其寡  
和嗤彼謫傷知已哉 上也因是行期屢更至今春始  
獲出都公卿士大夫以及內庭供事之人莫不愴感流  
涕傾都祖送至車不能行 上聞亦爲大息久之蓋自  
古以來大臣去國未有如此其盛者也既至家展墓畢  
卽謝交游挾書卷率門下諸士過太湖求洞窟東山假  
館設局於是杜絕賓客專志纂脩坐臥一編與諸子汲  
汲從事如恐後時卽老友如余亦不敢數窺戶矣余旣  
衰耗不能從公少佐較勘之勞又久客且歸不暇待公  
田間文集 卷十七 序 七

得者在愚人猶以為不足而哲人正以為有餘也公家  
門科名之親兄弟之賢子姓之盛吾不具論以公材器  
之博通名德之周備人士之嚮往 主上之隆遇當時  
享有其比吾嘗鯁鯁然為公慮之慮其足也然而行與  
時逆動而得諫以天下已任而未嘗執化權實心任事  
而不能久居其官求賢若渴而忌者謂之植私受 主  
上特達之知而公亦見用於公之心無所不足揆  
公之器以準其所受亦豈遂為已足乎夫所不足者吾  
所深慮以為公之餘也公之時位蓋在乾之九三矣九  
三君子居位而志未得者厲无咎子曰君子進德脩業  
日聞文義 卷十七 五

之當其時正及余今之年 上意慎重非務速成歲月  
從容何自備為吾故喜公之有餘於福德為世道慶更  
望公之有餘於精神為千秋大業慶也既以是期公即  
以是祝公

客建寧贈司李姚仲子經三序時值其初度

姚仲子初筮仕建寧司李吾嘗以詩曰作吏鋒鋦必斲  
斲傳家清白豈辭貧夫清白之教自其大父之令淵潭  
君既習聞之矣至於鋒鋦猶有慮焉以仲子之才慮之  
也蓋其見太敏得毋以敏自恃而輕易聽斷失於出入  
乎其意太銳得毋以銳於任事而可否惟意有不當上

日聞文義 卷十七 五

指乎又其名太盛得毋使僚友之間震其盛名而微有  
扞格不入者乎今至閩所聞皆無是也其聽訟也詳其  
事上也謹其與僚友也忠其遇屬吏也恕一城之內文  
武和衷軍民安堵則皆恃司李為之調劑焉然後知君  
於政事不惟其才實有其學焉然後悔吾向者之知君  
之不盡也往君就余論易吾謂易可以明刑責之母敢  
折獄也旅之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也中孚之議獄緩死  
也皆至詳且慎雖以聖人為司寇必取諸此吾序君詩  
歎其才強而勉之歸於和厚因謂太師依六律以和聲  
而法家稱律令言律以召和也刑罰中而禮樂興和之

至也詩教固可通於刑哉是說也吾能言之今君能得其意而行之矣然吾有進焉吾老而淡有旨乎莊子養生主之言也庖丁解牛數千而刀刃若新發於硯以無厚入有間因其固然而不與族者爭及至躊躇滿志乃善刀而藏之文惠君聞是得養生焉曷取乎取其藏也今以君之利器試諸盤根錯節者屢矣雖恢恢乎游刃有餘地哉然吾懼其試之久而刃敗也吾向者鋒鋩空斂之說謂才不欲見也今知學亦不足恃也不見才所以涉世並不恃學乃所以養生吾今者始無悔吾向者之言焉仲子今初度稱強仕以仲子方強之年而吾之

田間文集

卷十七 序

三

送周晴雪游五老天柱二峰序

辛丑春余與舍弟麋溪訪舊司空山取道三祖寺人皆云百里之外卽望見天柱峰是日雨過雲氣滂沱望之上一白絕無所爲峰薄暮忽從驢背上見天際有青大如笏直上雲端余喜指謂舍弟曰此非天柱耶次日到峰下霧氣冥濛問工人天柱卒不知亟詢之曰萬公尖耳上頂可四十里無他奇唯天霽下見長江今霧肥

尺且莫辨同行者與阻予亦難獨往遂賦詩三首而去嗣遇里中一僧云少時隨師到經頂實有兩峰其中橫石梁闊尺五丈許下臨萬仞瀑布飛瀝不可度同游僧騎石梁以尻度既達彼峰不一里有大石橫路路絕廼摘路邊桃子回桃大如盤分此僧啖之甚甘惟時九月矣卽如所云豈滅天台石梁耶予爲土人所誤經其下不復舉此此一恨也今年九月方指公邀予上匡廬訪五老峰蓋指公去秋從東林上攬勝獨未到五老耳兩人乘輿冒雨直到萬松坪坪峰下精舍也去峰五里住坪三日而甚竟不能上五老峰因踰險下凌雲舍看三

田間文集

卷十七 序

三

游先五老而後天柱夫天柱須以勇勝雖不能如僧騎石梁度亦空登絕頂親見所爲兩峰石梁此鉅鹿之事也五老峰下有閭極上人好客爾客久住因而耐之則游事必難此卽五老之成阜也以鉅鹿之勇得天柱以成阜之耐得五老者之所以贊翁之游者惟此而已翁歸爲予述兩峰之勝亦足以撫吾恨乎

### 三一上人行脚序

女偶之於卜梁倚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可以得道老子亦曰外其身而身存孔子聞琴張之歌謂子貢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內者也外

日間文集

卷十七

序

內不相及然則孔子不聞道與若必以生爲附贅懸疣視形骸若遺土以是爲能外其身或棄妻子離人倫逃諸溪山以爲游於方之外此一苦行道人能爲之非所謂道也所貴乎外者不離內以爲外也是故惟重能出世者乃能入世善游方之內者斯善游方之外者也道人三一見而緇世皆以方外蓄之予與處十日而不能定其爲方內爲方外也三一初有家有子能書能畫能詩彼其視家若子偶然家之子之耳亦如其書與畫然未嘗有意於書與畫也而書畫特妙正以有意無意得之以其意在筆墨之外也吾嘗謂三公精神在鬚眉之

外談鋒在口角之外忠孝在事功之外風雅在聲律之外書畫在筆墨之外無所不有無所不外可謂真游方外者矣嘗觀公之爲畫其慘澹經營皆在於未著筆墨之先迨著時覺無可著古人稱意到筆不到非到極不能不到也猶之不全乎內者不能游乎外也三公每聞人言及忠孝事輒戚然動容若無以自解非全乎內之說乎畫意到法也然與予朝夕無不談從未言及忠孝蓋內而外之之說也畫家筆不到法也三公以畫法行脚予以畫法爲文送其行方外乎方內乎尚有能識之者

日間文集

卷十七

序

### 贈陳官儀序

縱陽倚山爲市市之人皆負山而居未嘗見山吾爲樓獨闢北牖以面之於是茲山遂爲吾樓之所獨有因以北山名其樓其山大抵童然頑醜無足觀而直吾之樓者巖然絕壁下有怪石雜樹翳翳茅屋參差隱映其間夜聞讀書聲從林際出則陳子官儀所居之舫閣也從吾樓望之隱然如畫因笑官儀卽畫中之人物也官儀資質敏慧能詩工書畫而苦貧善病交游雜沓應酬勞如非攝生之道也吾勸其閉戶謝交游益工詩與書畫或曰應酬之事勞矣詩與書畫顧不以勞心乎其非攝

生均也是不然凡人之意有所好而即能其事者釋氏之所爲胎習也王右丞有云夙世爲詞客前身謬畫師豈一世之能然哉惟好而即能之故其好益篤而其事益精其好則不樂事不精亦不樂樂之足以却病而攝生也密矣詩與書畫官儀之所樂也而應酬其所強也勞矣強而勞其得失顧須辨哉或曰官儀之交游爲貧也吾謂救貧之計亦莫如閉戶息交而益精其藝古之以一藝名於世者非僅藝之爲也藝精必先自重先自重而後爲世所重爲世所重而後其人始不至於終窮大擇交者自重之一道也吾於樞之士最愛日間文集 卷十七 序 章

官儀而無以拯其貧已其疾惟於其初度而贈之以言如此

田間文集卷第十七

田間文集卷第十八

壽序

蕭伯開六十壽序

予之別蕭伯子者四載矣今年正月到白門遍訪舊遊尋伯子於城南故居則遷去已久道遇一老叟云識其遷處導予入委巷中指一庫門曰此其居也伯子出予叩門久之無人應窺其室土銕蕭然所居纔蔽牀席貧可知矣明日伯子來顧予長干僧舍鬚白盡矣稅益腴與之言意色甚得益貧而樂也於是伯子今秋稱六十同志教予屬予一言爲壽予謂曰凡吾黨之所以壽

日間文集

卷一人壽序

一

蕭伯子亦豈有大於貧而樂者乎洪範載五福以富與壽并稱此三代以上之說也由今論之富不如貧甚矣華封人曰富則多懼知富之可懼而貧之爲樂可知而人每不能貧貧矣而不能樂是天之有意樂之而人則自求苦也夫貧可易得乎廉者貧之基也今朝廷取士以孝廉爲名而真能廉者幾人則真能貧者又幾人而況於樂耶且夫孝廉之名卽古所謂孝弟也其在成周爲興孝舉弟至漢更其法曰察孝廉蓋以弟攝於孝亦知孝足以攝廉乎故漢以孝廉察士而所舉唯稱孝行世固未有孝而不弟未有孝弟而不廉則未有孝廉而

不貧者也蓋於蕭伯子之爲孝廉而益信孝廉之果本諸孝弟也往太翁鴻臚公宦留都既盡室北歸獨以所置一宅畀伯子今家於南臨去太翁出橐中裝千金授伯子指橐中見謂之曰以是累汝爲此子異日婚宦生產資其善藏之伯子拜受命請大人封識惟謹自是太翁謝世南北道阻中間不相聞者十餘年伯子避地台越轉徙靡常而所爲機中弟者已暇然偉丈夫任鞍馬走數千里尋兄而南矣旣南來不遇則往從於台間知在萬山中破屋僅庇風雨曉粟日一炊且不給弟自念屢經變故所在嗚然兄因陋如此敢復問十年前案中

日間文集

卷十八壽序

二

物哉而伯子亦絕不言居數日別之頃乃荷鑿詔弟前前至山谷無人處親斷之得所藏金封識宛然授弟曰此汝物也大人屬予藏以付汝予重爲此累長恐隕墜以負大人命天使汝來幸獲所付予釋重負矣因相持大慟嗟乎凡伯子之爲此者屬之廉乎屬之弟乎抑屬之孝乎今夫一介之士偶有付託負之者不祥而況於其親此固不足爲伯子異獨是伯子以不忍負父之命挈其所付崎嶇鋒鏑者十餘年而卒歸於弟此非弟之事廉之事而孝之事也故曰伯子孝子也唯孝乃弟唯孝乃廉唯孝乃貧貧也者天之所以報廉貧而樂者天



之所以報孝也夫伯子之樂自斷金還弟身釋重負時  
直陶陶然樂至今矣則不謂食孝之報不可伯子有賢  
子文孫盈庭濟濟一門內外人無間言此世之所謂福  
也至於容身而居掉臂而遊獨來獨往不知其誰此吾  
之所謂樂也世以福爲壽吾以樂爲壽請伯子自問以  
爲所得於天者孰多

永安侯雲石壽序

昔龔少卿之任渤海請於上曰陛下欲使臣勝之耶將  
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已至渤海其治一  
切與民安而盜賊解散郡以大治吾觀漢時尊尚吏道

田間文集

卷十八 壽序

三

其所稱循吏未有不與民安者也其所稱酷吏亦未有  
不務求以勝民者也譬之於醫人之有疾皆邪之所爲  
也然而良醫不務去邪惟元氣之固至有却藥不進第  
時其飲食起居以俟元氣之自復而邪氣不覺其已去  
俗醫迂之乃汲汲邪之務攻疾非不速已也然而元氣  
傷矣夫不去邪而邪以去者此循吏與民安之效也急  
去邪而元氣以傷者此酷吏求以勝民之效也二者之  
效其相去豈直在尋尺間哉永安爲閩僻邑其地阻山  
多盜其民喜鬪訟其吏悍罔藐上甚非易治也閩又當  
兵燹凋殘之餘軍需旁午符檄雨至其籍名藩府以出

錢取贏及籠貨列邑者趾相錯也最爾邑其叢脞豈惟  
渤海之多盜賊已哉與永爲鄰者其長吏終日皇皇微  
應上供不給鞭笞之聲徹夜且銀鐺載道囹圄爲滿而  
勢商與僇卒且日訐於庭民人流亡膏吏盡散官出自  
擊鼓升衙無一人至者獨據案長歎而已今以語永安  
之人民皆啞然不信汜然若不知也予逮永安二十年  
矣今秋再至入其界而耕者在畔販者在塗市無追呼  
之吏人見吏亦不驚予謂之問曰汝邑無催科乎何暇  
也則對曰吾正供既已輸公官爲轉輸矣吾無事也已  
入其邑而閭閻有誦聲焉戍士不譁巷無馳馬盜賊發

田間文集

卷十八 壽序

四

輒獲無用追捕也吏欺嘿識之其奸立敗無所事摘發  
也卽有恣睢如鄰邑之日訐於庭者一付之不見不聞  
今其勢亦漸殺矣以故邑中相安無事每出視事不移  
晷卽畢獄無久繫訟庭寂然則召客及邑人士飲酒唱  
和爲樂此雖古之循吏何以過之夫龔氏固世多循吏  
哉然以今視漢爲難漢時吏治尚雅化重儒術少卿初  
請於宣帝願毋拘臣文法請得以便宜從事今文法  
方奉行惟恐後而許侯以便宜哉侯以世之重違上意  
者重去其官也重去其官者嗜慾深而妻子之累重也  
侯家法儉約其門內至不能名絺綺又所居近湖土俗

惟朴魚米饒給得百金則無所施侯嘗語予曰吾家累  
甚樂吾無以金錢爲也予來時孺人已率其女婦歸里  
獨留長公侍朝夕每家報至必云某女紡布得幾匹養  
雞幾頭釀酒幾十斛待君旋而侯聞之大喜則宦興益  
倦所需益寡此又烏能委曲以求當上意哉雖然少卿  
年七十餘始爲渤海及報政以年老不任公卿特拜爲  
水衡丞侯今侯年纔過五十時有歸田之思秋九月爲  
侯初度之辰邑人士爭請予一言以爲侯壽易下云乎  
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夫侯以安之道壽民卽所以自  
壽也吾願侯毋數言去人之有進退命也豈惟躁進者  
田間文集 卷十八 壽序 五

黃蓮生六十初度序

吾脩建州郡誌而知文獻之不易得也而獻視文尤難  
蓋文可垂久而人難求舊有獻以補文之缺焉且以證  
文之失焉則獻視文尤重夫獻詩所稱老成人也然其  
人老矣其德非舊不足爲獻或有德矣而漫無可否徒  
以長厚爲鄉里稱不足爲獻又已則有德而其祖若父  
之德不著其傳聞不足取信於世不足爲獻吾受建郡

當事之請以脩郡誌得黃子蓮生佐之深歎爲此邦之  
獻也黃氏自其大父仲明公尊甫于塾以及黃子之身  
蓋盛德三世於茲矣仲明公好義樂施又嘗從李見羅  
先生講學著書以文學從祀鄉賢誠異數也于塾公推  
仲明公之義而益廣之凡兩建學宮於灰燼之餘至黃  
子而又建焉凡黃氏所爲皆近日稱長厚者所極難耳  
而黃子行之不倦其遵先人遺命焚券不取償也值寇  
亂變產以贖歸從母也從弟產盡夢于塾公丁寧輸百  
金之券以濟其艱也設義學施義棺冬夏二時必賑雖  
產中落不廢也建黃氏宗社以教養子姓也蠲資脩學  
田間文集 卷十八 壽序 六

官捐田數十畝以供學用也皆猶是祖父之志而根本  
之圖夫人志不忘親舉不背本其德亦足稱矣爲其祖  
若父者又皆爲不忘親不背本之人其傳聞亦足信矣  
而黃子是非可否斷然不謬於聖人口訥訥不能言而  
心所然所不然者雖以巧佞惑之利害動之不爲少動  
則其言亦足徵矣是故吾之爲誌重有得於黃子之助  
也誌成黃子適屆六十其同事諸子屬予一言爲觴吾  
聞有陰德者必有壽夫黃子之陰德前所稱者不具論  
卽論其修誌一事今地方之利弊非黃子其孰悉之政  
事之得失非黃子其孰正之草野之潛德幽光非黃子

其孰剛之卽有不獲盡然黃子之心已足告無愧於  
逝者此之陰德不更勝於前所稱者萬耶吾觀黃子  
不善飲而能與人飲通夕不倦不好談而每道人善津  
津自口不濫交而交一人必有終焉不好事而舉一事  
必有成焉諸如此法類皆壽徵也皆陰德之所爲也德  
黃子者皆言黃子以明經滿歲應得官顯棄之循循猶  
諸生焉田荒不足供賦稅追呼至則仰屋而歎有子且  
抱孫矣不令問錢穀出入又不許入城市則疑黃子爲  
不善治生者然使黃子一以治生爲近日稱長厚者所  
爲吾何重焉何獻之足稱焉黃子酷好予文凡吾所取  
日問文集 卷十八 壽序 七

家爾斐七十初度序

以吾觀當今之時有完人焉則吾家爾斐一人而已吾  
所謂完非富貴福澤壽考賅備之爲完而一往適意身  
名俱泰之爲完也爾斐生長貴介年三十舉於鄉聲譽  
滿東南家本不貧有園林池館之樂可以自適然而三  
吳之爲爾斐者何限而不能適其適者多矣君自改革  
以後爲有司所迫一上公車輒以病免而後遂不復再

迫因抗志高尚優老林泉可不謂身名俱泰者乎伯兄  
中丞公仲兄明經公俱難於嗣爾斐以其子若孫爲之  
後皆不累爾斐爾斐亦不以累其子孫庭戶間然獨與  
孺人處惟老友至一設酒脯餘所有悉以佐亭池花石  
之費所謂一往適意者非耶爾斐風流蘊藉其立身制  
行在魏晉之間吾嘗謂其有別趣而不僻有逸興而不  
蕩有深情而不癡其於文章丘壑之妙往往匠心而出  
超然獨賞未嘗不與人共欣賞也故曰別而不僻絲竹  
未嘗廢於耳杯酌未嘗辭於口興之所至竟日觴咏初  
不知有沉湎滔淫之事故曰逸而不蕩妖姬在前變章

日問文集

卷十八 壽序

人

在側把統扇以題詩掣練裙而作字諧謔適作筆墨淋  
漓情事之樂於是極矣酒闌客散神明湛然故曰深而  
不癡總之皆不癡耳故不忘名而不以名自累不賡節  
而不爲節所苦用是進無赫然之譽退亦無風波之虞  
平生所作詩文寄懷託興大抵雅人深致不爲危苦悲  
憤之辭往往能自言其志而不與時迕以是故爾斐之  
得爲完人也或曰爾斐亦有一癡營繇然二十餘年家  
以貧而意尚未已夫人旣無用世之志又不爲出世之  
學則其精神歲月必有所寄不寄於聲色榮利而寄於  
山水園林斯亦天下之善寄者矣唯於所寄而癡故他

癡以盡是其癡也乃所以不癡也然則爾斐何以不講  
出世之學乎廬山遠公謂謝靈運心雜而招陶元亮入  
社不去有人見海上三山虛室以待白樂天樂天不屑  
也惟其不屑斯其所以必欲得之爾斐天資近道祇求  
自適其適有語以仙佛之事亦欣然喜而志不存焉吾  
謂世之厭仙佛者必是元亮樂天及爾斐不思成仙佛  
一途而專於學者必不能成何則謂其癡也爾斐今  
年七十矣亦已六十餘三十年前文酒諧謔無虛日  
今皆白髮蒙頭而予坎壈無狀以視爾斐之於身世予  
之缺陷何其多也雖爲福薄亦由慧少若予乃所爲大  
田間文集 卷廿八 青序 九

魏子存初度序

吾觀漢世自文景以來天子擢用卿大夫往往稱之爲  
長者而任用之豈以漢法嚴一切科條文網非任長者  
不得其平乎雖以宣帝綜核顧亦所重在此而當世吏  
寬厚仁恕之聲史不絕書終漢之世治術近古而國祚  
以之靈長則長者之效亦可觀矣然吾謂漢時所號長  
者上之人有以風之士大夫復用此爲名高令吏道雜  
而多端居官者爭以擊斷能文致人罪者爲能勝任饒  
刻慘忍之術日異月新而有以寬厚仁恕爲心不爲俗

習所移利害所惑斯真長者矣吾友魏子存其見事也  
敏其遇事也斷視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無不可與之人  
而事無不濟也人無不感也豈惟其才爲之哉亦其寬  
厚長者之行素有以悅服人而又出之以和豫故志得  
行也君初爲成都司李蜀初定將帥草菅其民而君皆  
與交歡以保全子遺值敘馬之變捷還多所俘獲君請  
於諸帥遍搜行間得婦孺悉聽放歸鬻之境外者爲贖  
回蜀人至今能言之既入爲比部大獄頻與海內人士  
株連幾盡於時合肥龔公爲大司寇凡所以豁免冤獄  
保全善類者君之力居多每合肥公有所欲行不能得  
田間文集 卷十八 壽序 十

不辜脇持丞相陰事不令案驗死其所也若楊惲之死以貽孫會宗一書文致成獄吾不知貽會宗書與南山詩有何刺譏史稱再下廷尉按當惲大逆無道惟時廷尉非定國耶自文字獄興苛刻小人爭肆其吹索之知而善類以盡國家元氣以傷定國號爲長者亦爲之乎于公之陰德安在若君之議獄緩死使當事一一明允死者無恨生者亦不知恩斯可謂陰德矣已出視楚學政一切以寬厚從事凡先賢之子孫能文者雖微必搜而錄之諸生之貧老者雖劣亦給復子矜以終其身事雖平平不足道要不失爲長者而已而君之親戚故舊

田園文集

卷十八 壽序

七

待君以舉火者比比其未嘗識君之面聞知君之義亦皆喜談樂道如身受其惠焉非惠之感人長者之心之有以感之也論者謂君所謂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者此一端之說也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又曰巽稱而隱夫衆寡小大則各有其物矣無敢慢則必有其稱矣稱而不覺故曰隱也若不稱而平施是使周鼎與康瓠並尊康瓠實而周鼎辱矣騏驥與鶻駘同棧鶻駘戀而騏驥悲矣賁育與侏儒皆賁侏儒喜而賁育怒矣而君於善惡是非之際判若黑白特口不樂言人過失而外不示異同以是人樂其寬吾信其厚吾不

知古之所稱寬厚者於君何如漢廷必欲得長者以任天下之事則舍君莫屬矣予與君交三十年誼猶昆弟也值君初度宜有壽言而君德載諸人口者不足述特取其有補於世道者書而爲之序

贈魏交讓五十初度序

武塘魏交讓忠臣孝子之後而身隱者也交讓曰吾非以隱爲高吾蓋安吾之拙而隱也夫交讓不拙其能隱乎且忠節公不拙不能死忠孝烈公不拙不能死孝古之成天下之大事居天下之大名其人未有不拙者也使忠節孝烈不死而生當今之世有不爲交讓之拙耶

田園文集

卷十八 壽序

七

吾觀晉世王裒痛父死忠泣血終身不仕范滂寢所乘車足不履地者三十六年其子喬以父佯狂不言棄學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絮歿足不出邑州府並舉皆不就使孝烈而在必爲裒之所爲使忠節孝烈而在必爲滂與喬之所爲交讓之隱又何疑焉有言交讓爲人過慎以慎益成其拙嘗有所親遇難貽以藥中裝不敢有拱手以授之人自文字獄興舉其生平篇什盡棄之以是其家日貧而著作不傳爲可惜也夫交讓以其身爲死忠死孝者之後亦寧可以不畏死而不慎乎交讓有得於易之小過之學而審以爲大過之學未有異也小過

曰君子以行過乎恭用過乎儉過者慎也至於大過則曰君子獨立不懼遯世無悶然大過於初曰藉用白茅此慎之事也於上曰過涉滅頂此不懼之事也易言吉凶不言禍福吉凶之德在人禍福之數在天在人者不可不慎在天者所不得懼也以懼爲慎則涉世必有瞻顧之失遯世常懷鼠患之憂是故慎所以守其拙也懼則或至於失其拙矣是以君子獨立不懼也非不懼也能無懼而已夫古之稱爲高士未有非無懼而能遯世者陳咸之用漢臘陶潛之紀甲子謝舉羽有睟髮之集鄭所南有心史之編有懼心者而能之乎然而此數人

田間文集

卷十八

壽序

主

者卒能保全其節以終其天年而當時之以數子之節與不爲數子之節而蒙滅頂之禍者又何限也山中之木不材者得全主人之鴈善鳴者獲免君子將何居乎居今之世得免爲賢與爲大過之不懼毋寧爲小過之恭儉也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知大過之不可以處當世也然吾觀聖人生平大過之事皆在五

已矣交讓明年稱五十故願交讓五十之學易也

大司寇徐公健菴初度序

予今年七十有七崑山徐公健菴以予平生鄙言之未傳也將爲謀所以壽梓者致書招入都及秋始還方戒車南首而公門下諸翰林先生挽予袂而請曰叟固知吾夫子者吾夫子初度在冬之十一月而酷好叟文非叟言無以爲壽幸屬一言以娛屆期稱觴焉予重違諸先生請不復辭語之曰子夫子道高德廣吾不足以盡知吾所知者其孝友忠信不愧於古之人然亦不欲盡言之惡其涉於諛也請卽世之所共知者舉其大凡亦

田間文集

卷十八

壽序

主

足以爲言矣夫子以文章爲海內之宗師黜浮崇雅挽回風氣之力數十年係其一人此世之所共知也而又爲主上所特好國家有大制作必經其手始常上意凡作爲詩歌施諸詔令形之章奏者人士傳之皆比諸雅頌謨詰蔚然國華焉此亦世之所共知也至其虛懷好士之忱聞人一語之善爲之咨嗟歎賞雖窮陬寒畯姓字不齒諸閭里之人多方獎拔使卒成名士今之赫赫聲譽在人耳目間者誰非子夫子爲之汲引乎此又世之所共知也昔主北闕今典南宮所取七卽一榜中能間得其一三人亦足以生色子夫子一旦皆羅

而致之科場得人於此爲盛此文世之所共知也吾何以異於世吾所知者惟是其論文也以明體達用爲準下之教士將以正人心焉而不在乎章句之末也上之事君將以濟國事焉而不在乎撰著之美也其好士也植人才於摧抑之餘而不使孤生有絕望之歎其取士也通三場以求實學而不徒取僥倖於一日之長也是則世亦知之而吾則自以爲特知之耳雖然名者誘之的也忠者佞之仇也士益附而忌益衆主益眷而妒益深今于夫子亦既不能安其位矣上雖有意留之而其歸志決矣然吾有以知其不能歸也吾嘗誦幽風田園文集卷十八詩序

周公之詩周公以詩書禮樂化成天下其文事可謂盛矣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其求士可謂誠矣拮据瘁瘠盡忠王室而卒用流言避位以子夫子視之其情事爲何如哉然而公去未幾而卽返於周周人慶公之至也歌狼跋焉其詩曰狼跋其胡載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解者曰公當其時有如狼然進則躐其胡退則貽其尾言爲讒者所困進退皆難也避位居東所謂孫也碩膚謂膚革充盈几几謂既安且閒言公去位以來而心廣體胖步履安閒雖憂危已甚而天機自如故能優游自得若此也今于夫子之進退則亦有類於是者

其解任也受命纂修終日把卷擗管未嘗有纖微不足之色而容益少居益適倘所謂碩膚几几者非耶九壤衰繡之迎都人士且計日望之吾度諸上意驗諸輿情其不能歸也審矣吾嘗語子夫子不必不歸不必決歸中庸傳曰君子居易以俟命是道也所以立身所以事君所以養生所以永年吾之爲子夫子壽者如此而已諸先生以此言進其將爲舉一觴乎

郡伯周大夫初度序

皖郡據江南之上游南臨江北枕淮淝西北連楚豫諸山西接蜀漢舟車上下往來號爲通津先朝因賊起楚日間文集卷十八詩序

豫間於是設開府建牙控制南北今又增設臬憲以理上游諸郡刑獄蓋重地也守郡者讞牒紛繁應酬旁午奔趨將事惟日不給其地軍吏龐雜民物凋疲皖固未易治也郡伯武林周公以中秘出佐池州再晉已篆一攝府事唯以潔已惠人爲心與百姓相安無事合郡誦之既奏最擢守皖皖與池隔江相望也皖之民固久懷其惠和其士亦素習其文教惟恐公至之不速公之去池也予適在池蓋觀池人之恒快益增予之慶幸矣有謂予者曰皖之劇數倍於池守之勞亦數倍於丞公將用其所以佐池者以治皖乎抑將收弦更張而治之乎



公仁人也文人也斯二者於皖宜乎未宜乎予應之曰  
子謂當今之世必武健服酷吏然後足以勝任而輸快  
乎仁人之治國也不任材而任德不恃政而恃教雖在  
勞績之地其上始易之繼乃重之其民始玩之久乃化  
之守此不變未有不信上而獲民者也且子慮皖之未  
易以文治耶子游氏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  
易使所謂道卽子所聞弦歌之聲是也古之求將帥者  
必敦禮樂而悅詩書況民牧乎是故文也者道之器也  
風雅者文之事也古者上自卿士大夫下至匹夫匹婦  
莫不稱詩太史采之以聽其風謠而徵其得失所係至

田間文集

卷十八

七

重然而先王固欲民之爲之者凡所以發掘其感慨  
柔其志氣而消磨其憤激亢戾之思使不致有一旦潰  
決之虞也由前言之爲愛人之事由後言之有易使之  
理則學道之說具於詩矣又何疑於公之以文爲治哉  
公詩崇雅黜浮絕去緣飾其所尚者合乎情止乎禮義  
猶是子游氏之所爲道也以是爲政治池而池安卽治  
皖而皖安吾知公無異治也公旣蒞皖予隨有湖南之  
游遠在數千里外不復見公所爲政但遇帆檣見同鄉  
人輒問皖事皆對曰無事且曰自周公臨政以來不惟  
府中無事卽六邑事以少予問曰民便之乎則對曰有

便有不便樸者便之狡者不便謂訟獄衰止無以騁其  
健也野人便之胥役不便謂符檄不下無以飽其欲也  
廉者使之貪者不便謂上無徵求無以徇其私也若是  
則皖之安也甚矣然後知公之治皖果無以異於治池  
而風雅之果足以爲政吾言爲不謬也比予在池公聞  
之欲與相見子辭焉今年八月值公攬揆之辰予子爲  
祿請曰公甚重吾親雖未見意常若不忘不可無一言  
以志感諸孫姊亦曰公於錢氏有事每加意似推翁分  
宜有以謝焉姊與姊皆公教育士也於是直據吾說及  
所聞諸皖人語而論次之以爲公壽

田間文集

卷十八

六

左眠樵初度序

吾與左仲子交今年蓋四十有七年矣憶崇禎丙子春  
予過左伯子碩人於龍眠山居是時予年纔二十餘性  
不羈初自吳遊還麗服高冠人爭目爲狂生入山見三  
子者出衣大布衣舉止樸率居然寒素則碩人諸弟少  
保公之三少公子也予爽然自失三公子喜聽予談見  
所爲舉子業益喜遂留予與共筆硯每課文輪置酒劇  
飲嘯歌至夜半乃罷皖中將回吾家舊戚而與左氏深  
仇者聞之大恨予身家之禍蓋自此始矣是時方密之  
名噪三吳語予曰吳中社事與朝局相表裏其分別氣



類甚嚴凡死璫禍家諸子弟無不與焉三左子未出門  
交世無知者曷勸之遊乎會三左子避寇流寓白門密  
之所在爲之推引凡四方客過白門莫不造三左子於  
是三左子名一時大起而與予情益親仲子性疎略簡  
世法稍近於予每把臂輒談諧狎侮無不至蓋四十七  
年猶一日也庚辰有桐山葉業之選三左子爲政壬午  
刻過江集癸未刻過江詩略三左子佐予主其事未幾  
國變留都有君皖再起用專以報復爲事且興大獄凡  
吾黨向所謂氣類者計且一網盡之三左子東西竄匿  
不知所之予竟罹鈞黨之禍亡命三吳合門遇難爾足  
日間文集 卷十八 詩序 九

以君伯子頌人甫六十而死叔子子忠未五十而死同  
時最幼者季子子厚也今已六十餘矣吾與仲子乃今  
以久特聞不亦幸乎所苦者老而貧耳雖然貧何足苦  
貧而有子孫累之之爲苦也然觀世之求有以累之而  
不可得者何限又可以稍自慰藉已里中兒往往愚仲  
子而狂予夫狂則予豈敢居予讀張子西銘而竊怪其  
頑之訂也遂自號爲西頑若仲子固所謂古之愚也故  
其生也以直字之則忠毅公之命仲子久矣又何辭焉  
吾聞養生家之說惟愚與頑可以長年若然吾兩人之  
相見而談諧狎侮正未有已時也吾今年七十有一仲  
日間文集 卷十八 詩序 十

子六十七矣初度之晨相去僅八日故爲文以壽仲子  
而亦以自壽也

### 潘蜀藻六十初度序

古稱不朽者三立言其一已所謂立言非如後世之所  
謂言也然而後之所謂言者亦自有其不朽如漢司馬  
子長之爲文唐杜子美之爲詩是已夫是兩人者皆甚  
不得志於當時者也天若奪之當時而予之以後世以  
吾觀之惟甚不得志故當其時其精神材思一無所用  
於世俗之事因而殫心壹志以爲其所欲爲而不朽之  
業以成則不得志者斯其業之所由以不朽也潘子爵

藻少有聖童之目爲諸生試輒高等既屢舉不中應以  
學宮久餽需次貢禮部候廷試過乞廣文一席以爲讀  
書養親之地會有新令廢廷試廣文員汰不復補蜀藻  
隨例入太學爲天官選人得州司馬非其志也未一年  
詔復廷試如故凡郡邑諸生能蠲資輸軍餉者例得授  
廣文而蜀藻以候補州司馬不得與而州司馬亦未有  
補則於是蜀藻絕意當世益專其志於詩以爲社子美  
之所爲以蜀藻之才天既靳其一第至其應得之官本  
無重輕亦復無之使巧與功令相左若功令之變更偏  
以晚寒蜀藻也子美壯遊詩曰往者十四五壯遊翰  
田間文集 卷十八 詩序

主

墨場斯文崔君從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卽壯開口咏鳳  
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憶蜀藻初應童子試纔十  
一歲耳試文山大院傳誦不知視子美十四五時之作  
如何子美以四元廿四載舉京兆不中第遂棄去遊齊  
趙間其詩曰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忤下考功第獨  
辭京兆堂放蕩齊趙間裘馬何清狂跡其失意遊大  
抵與蜀藻相似然子美纔一舉耳未若蜀藻之十數舉  
竟不中也天寶中子美獻三大禮賦天子召試文章授  
河西尉不行改右衛率府胄曹率故有官定後戲贈之詩  
是其在唐全盛時亦既通籍矣遭遇國變至德初奔赴

靈武涕泣而授拾遺明年收京扈從還長安居然備員  
省掖退朝花底歸院柳邊與賈至舍人岑參補闕同官  
唱和岑賈未嘗以資格外公公亦未嘗以資格自外也  
已因諫譴棄官轉徙秦蜀嚴武奏授工部員外郎雖固  
稱不得志然其生平浮沉出處之間以蜀藻視之復何  
如哉子美用於時蜀藻困於命其爲至德以後之子美  
則未可知若擬之開寶之間則蜀藻之不得志爲已甚  
矣不甚不能以爲子美之所爲也蜀藻今年稱六十龍  
眠風雅之選適以告成於同鄉之先輩十友以及山林  
遺逸有一字之美無不表揚子美所謂應待老夫傳也  
田間文集 卷十八 詩序

主

夫蜀藻已立之言既不朽矣又欲與斯人同其不朽是  
於立言之中兼有功德之事也然則天爲龍眠而生蜀  
藻而使之甚不得志蓋非爲蜀藻一人不朽之計而已  
蜀藻亦可以自解矣

田間文集卷第十八

田間文集卷第十九

壽序

張帶三先生七十雙壽序

蓋吾讀易而知君子之儉德之不可及也夫儉德者非德之儉而儉其德也德之儉者不及於德之說也儉其德者德有餘不欲過之而加斂焉寧使有不及之爲儉也是故有已甚之行異人之稱皆君子所不欲出也莊子曰德蕩於名知出於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比之於水平者水停之盛也內保之而外不蕩焉九卦以巽爲德之制有制無蕩斯儉德之謂矣由是論田間文集卷十九壽序

之豈惟事業文章不可以多取至於忠孝名節之事爲世所極稱如陳咸薛方郭欽范粲之爲君子猶以爲過也張帶三先生累世盛德先廉察公佐韓襄毅平兩粵所全活數十萬計夢許與人語之曰汝不殺當以鼎貴昌爾後自後雖簪纓不絕然亦無顯仕者至君始然起以雄文登上第天下翕然宗之論者以爲君家積德之久至於君將必大暢其家學以食從前儉德之報也而君司李閩泉僅二載遭鼎革棄官去其所蘊蓄竟未發德其萬一而泉人誦君言君在泉攝郡篆兼轄漳泣政月餘嗒然若不治事陰察諸吏弊一旦盡按治之由

是發奸摘伏郡稱爲神公堂晏然無訟日與父老講六論修保甲而郡以大治有裨帥驕蹇踞見羣吏君獨與之抗衡禽治其將吏諸不法者帥不敢庇或欲爲帥建祠學官君勒碑其地大書禮義廉恥四字衆議遂沮帥亦無敢誰何然由其正直足以奪其氣廉潔足以服其心也跡此數事使覓其生平之展布其事業寧有量哉而卷懷以老則君之德亦似乎天之有以儉之也而君因以益自儉焉既解組隱泉之溪林山泉士大夫築室以居之亂定歸里其舊廬在龍潭之西敗屋巖牆四無鄰竝蒿蓬往往徃客至或無几榻君局戶讀書夫人紡績與共晨夕長吏希見其面而君亦不爲鑿坏踰垣之行卽歲時仍以部民致敬也會有詔博求隱逸直指將舉君以應二千石造其廬與談終日出脫粟飯之守知君志趣堅定卒不敢語事遂寢由是觀之君於事業文章世既未獲盡見卽抱道以處亦未嘗求異於人以取名於世非君子之儉德者而能之乎夫天之儉君既累世矣君又自取儉焉天必將有甚奢之報以償其儉君有丈夫子三並文噪一時江東有三張之目則君之所未獲盡見者其盡見於其子無疑矣君雖赤貧甘淡薄顧豪於酒每飲或至漏盡夫人必篝燈紡以待又好賓客

客盡趣治具不問家有無夫人匍匐以供咄嗟以辦皆手自調治不假庖人門內肅然必勤必謹易曰閑有家閑者儉之爲也夫人於君可謂合德矣今年孟夏之上浣爲君七十吾黨祝君者並祝夫人以予在閩習知君獨言於予而予於都門又與長公豫章晨夕久益悉君素履亦不容已於言也昔君家子明養志不仕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以君視之則子明猶務爲過高已甚者矣夫以子明之抗節危時而猶享年一百五歲而況儉德乎而況儉德乎

田園文集

卷十九 壽辭

三

龍舒任太翁毓生初度序

予嘗怪釋氏之稱因果通三世以言報夫以今世之積學累行終其身勤苦無聞至於隔陰而始報夫不知誰何之身何迂誕也若夫父之於子猶一身也積之於父而效之於子猶早植而晚獲幼學而壯行耳而又及其身見之是猶一身之自因自果也此其事吾驗之於任太翁任氏爲龍舒望族自時齋公相繼以明經廣文起家及太翁用乙亥拔貢入成均謁選當得令非其志也蓋自時齋公至翁三世力學負文譽人爭以高第期之而卒不第太翁雖頽然自放乎而終以爲學無不報也

謝渥人闢草堂課諸子讀書其中以爲不得之於父者必得之於其子間謂德長曰自吾祖吾父以及吾之身所有志未遂皆在於汝諺云書不誤三世今於汝曹四世矣汝大父昔見汝頭角嶄然出謂亢吾宗者必汝汝勉之吾及見之惜大父之不逮也莊子曰造物之於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若翁之志不忘於一第翁之天也而竟成於德長所爲報矣史稱萬石君以恭謹世其家其子孫皆爲二千石以爲盛德之報攷其家教惟是馴行孝謹過里門必趨親老躬泔廁膾無他絕德也夫立身莫大於孝涉世莫善於謹君家自時齋公以日間文集

卷十九 壽辭

四

以爲大用者也富有日新又何疑焉翁今年七十五矣聰明雖鑠家政信親自經理步履吟笑不衰殆百歲以上人也諸子自德長外翩翩鵲起翁之景福純嘏正未有艾則皆藏用之效也今德長且歸布長筵列子孫召賓客稱觴娛翁吾知翁飭身益恭訓家益謹自奉益儉與鄉黨益親猶是以藏爲道也旦晚吾將扁舟訪翁於三河水村倚竹臨流從翁講藏用之學翁其許我乎

從兄玉屏翁七十初度序

吾再從兄弟二十餘人其以七十稱壽者則自今年玉屏兄始禮記人生七十曰老八十九曰耄百年曰期田間文集

卷十九 壽序

至於敬老之典獨詳於七十然則耄期固世不輕有而七十者古人之所甚重也吾益於兄七十之辰益念我仲兄湘之矣湘之長於兄一歲其稟賦於吾兄弟中最強人皆以上壽期之嘗曰吾不及玉屏其精力氣魄意興殆百歲以上人也迺湘之竟不足七十而逝湘之逝後吾始倦於遊每孑然獨處益與羣從親然後知吾兄湘之之自謂不及兄真不及也兄家雖中落有薄田足供餽粥二子長者筆耕少者力稼穡晚得室人亦脯餽酒醢以備兄不時之需舍飴弄孫足逸老也而兄顧不肯自逸兄少而裘馬中年曾一爲百夫長今何至徒步

奉長吏符歲僕僕風日中爲縣官急催科也然兄自樂此不爲苦燈下能會計細書辨金高下較錙銖亡慮祁寒暑雨雞鳴而起裹飯走百餘里入城輸之官一宿即返曾無憊色此豈七十老翁所宜有事然兄爲精力所使若借是以一洩其憤盈不如此不樂也生平倔強恥俛仰又好扼腕不平雖親戚貴人未肯少讓里中目吾錢氏一門好尚氣則必以兄爲巨擘矣自吾三四歲時見兄每飲酒必盡歡叫譁達旦或頓足抗聲唱大江東去迄今五十年如一日未嘗少衰吾兄弟少能飲近少年中有一二勇於酒者恃其初氣輒敢與兄角久之燭田間文集

卷十九 壽序

太

飲乃見當其無一事在胃時兄與佛豈有異耶恐轉以醒時亂耳然兄醒時亦大有不亂者在吾觀兄好面折人短退無後言又無嫉妒心遇子弟佳者即極口稱有勝事則色然喜至於變故以來動稱古昔見時流衣冠盡態必切齒大恨此種種性皆佛所謂正知見也兄以此飲酒即以此學佛天下之樂有大於以飲酒學佛者乎吾願兄惜精力斂氣魄任意興則目今以至耄期皆兄飲酒之日即皆與諸弟共學佛之日也

從兄季和八十初度序

今年春正月予從兄季和稱八十其子貧不能稱陽予日用文集

卷十九

七

輒用一言爲壽予家自埋胎公遷桐之潯漕里至吾高祖再遷桂莊迄於今且八世矣吾與兄共曾祖而吾祖僅吾父一人故吾無從兄弟視再從猶從也吾從兄弟二十餘人今其存者兄與我白及予三人而已兄長予六歲幼時與同塾每侍師講或暗中作弄以黷兄之聽兄甚苦之尸今年八十吾亦七十四矣往吾父與大叔父年七十時是家未嘗相離憶暑時輒倚屏呼叔父乳字曰某來來則中庭設楸枰對奕數局叔父每多讓一局以博吾父歡白首笑樂至今猶記其肩軒齒齠時也及吾兄弟之世遭遇多故謀生不暇予流離天末十年

不歸既歸數年復出六十以後始慨然有首邱之思而庭戶非舊家業蕭然子弟失學廢體不復知有前世友于掛懷之風矣予卜築宅西不得與兄數相聚念前世世界太平二老人朝夕追隨無有間言可勝今昔之感耶兄爲人規矩端錯不妄一語不苟一錢嘗入市遇遺金道上佳足踰市兒拾去終不取視昔謂見遺金而不顧遇美色而不盼兄其有焉改革後冠服仍舊然終不作傷時語悶默而已家固貧祖父遺有水田纔數畝子孫既多而田不增故益貧素以授徒爲業今老矣徒皆散去疑其不堪句讀也昔伏生九十餘年老齒漏猶遺田間文集

卷十九

八

小女子口誦轉授諸生今兄八十猶兒齒也授擇子書與誦至數百十遍不倦何老之有自失此業生益窘而兄容色步履如故見者未嘗知其爲八旬人也從兄中有果菴博物能詩好藏書不以示人兄嘗館其家多所校訂十年前有以兄手錄秋海棠賦見示者文數千言旁有註釋音訓果菴筆也末記某年某人撰省覽久之始悟爲予十七歲時所作踰五十年乃得復觀果菴歿後書盡散予賦不足存所重者兄手錄與果菴旁註數字即法物也予遭子難羈困邑中兄與未穎兄皆以垂白老叟爾足走百餘里尋予握手一慟而返於戲其可

感也已今予與子弟說前世事須兄在坐予言之而兄証之不則直疑以爲妄語也史稱季少君在武安坐見九十餘老人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曾識其處得此一証以見信於武安然則吾兩人不更相爲証亦何以免子弟之疑哉今偶思昔里中入姓字不記必就兄問得之兄不記則相向惘然無復更有能知之者良可歎也吾從兄弟年壽不等未有及八十者而得之自兄始予在鴈行之後固亦有倖望焉故樂爲之壽

李母何孺人貞壽序

傳不云乎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惟

田間文集

卷十九 壽序

七

其貞於一也天地不一不足以爲觀日月不一不足以爲明是故一也者天地得之爲貞觀日月得之爲貞明聖賢得之爲至誠臣子得之爲忠孝朋友得之爲信義婦人女子得之爲貞節金石銷而此一不銷世界毀而此一不毀得是一卽變可也常可也一日可也終身可也古云死易托孤難非托之難一之難也彼世之義士烈女猝然遇難其能慷慨捐軀甘鼎鑊以如節者比比不幸而所願不遂日久情遷因而怵之以利害誘之以嗜欲忽然中變人喪其生平爲天下笑然後知向之所恃以一往者氣也氣作則志堅氣衰則志墮夫氣豈能

終日哉孟子曰志氣之帥也夫惟得一者爲能以志伏氣以氣衛志故曰匹夫不可奪志也匹夫之志吾所謂一也是故貞士難於義士貞婦難於烈婦王制婦人守節者年登六十始旌表其里閭未六十者不以上聞鯢鯢然慎其終焉然則一之爲道聖人蓋難言之哉李母何孺人今年稱六十其友人姚君爲予言其事蓋自二十餘始居苦節今且四十年庶幾可以語於一矣計孺人之生適當神廟之盛世而其稱未亡人則末年也自

末年政衰國事日壞以迄有今日而天下之子臣弟友情態變異以視孺人之四十年如一日者幾人哉孺人

田間文集

卷十九 壽序

十

出自江寧名門七歲誦孝經列女傳稍長讀毛詩能通大義女紅之暇篤好書法家人以女博士目之事父母定省不闕雖天資洵美亦由得諸詩書者深也既歸高郵李氏未數年而寡上有白頭二親孺人則以婦而兼子下有黃口小兒孺人則以母而兼父迄於今堂上之送養已畢膝下之義方已成爲丈夫子者二爲奇姪孫者五日居月諸倏焉六十或以爲苦節報而孺人不以爲報也或以爲貞婦名而孺人不知有名也其在四十年後而有六十之日猶夫四十年前而二十有二之日也一之至也孺人行且百歲噫嘻當百歲時又不知此



四十年人情物態之變異於前四十年更何如矣

趙母黃太孺人八十壽文

史稱王祥至孝得佩刀於呂虔臨薨授其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及其後爲祥裔者無聞覽孫導遂以勲業冠江左子孫世世不衰以吾觀祥名德視覽過之而造物之報覽也遠勝於祥或者謂覽之事較祥尤難使無覽安得有祥祥之生覽延之祥之名德覽成之也造物爲祥報覽安得不厚於祥此亦一說也吾先君子嘗從吾鄉趙樞江先生遊述先生事蓋古純孝也所遭與覽異而其行事似之殆又過焉初中丞公嫡出先生一

日間文集

卷十九

壽序

七

人先生志在廣公嗣固請於母夫人願得庶氏使某有弟既得請太夫人或虐使之先生中夜長跪泣俟母意回乃起已而庶氏有子男也先生大喜召宗族置酒受賀自起舞爲二尊人壽中丞公既逝所以保護教育其季者無不至季長而析產凡中丞公素所蓄積玩好及美田宅悉推以予季已獨取其磽瘠老僮婢如薛包故事而季頗不遜既析產未幾輒求益先生惟所請是從終無倦志此其事視覽難易何如耶覽之祥生而有之先生之季則求而得之覽之有祥也覽易以爲弟先生有季也先生難乎爲兄吾嘗讀先生所著無甚高論貫

通三教其要以孝弟爲宗然後知覽之孝成諸性先生之孝性成而加以學也今世同胞兄弟爭產尺寸不肯讓至嫡庶之間大有別矣猶恚曰產固我有坐此遂使我推猶取諸其橐而分之也聞趙先生之風可以媿矣趙先生未有子時人咸爲造物疑疑孝德不報也行年六十而元振始生蓋副室黃孺人出也其季竟無後而元振諸子蔚起向所爲欲廣中丞公之嗣者仍廣之於先生之後莊子曰造物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當趙先生爲中丞公置側室時造物蓋已爲先生置黃孺人矣造物爲先生置孺人以昌趙氏之後其人不吝以不擇且使天下之爲趙先生者有所信而未嘗爲趙先生者亦有所勸皆於孺人是視詩不云乎天立厥配蓋必擇福德之純龐足以昌趙先生之後者而後立之也孺人年二十五而寡今年八十矣猶強飯無恙趙先生去世久世風口下後生小子或不知有趙先生者天意留孺人久視使人因孺人而悉趙先生之事庶幾有感激而興欲爲趙先生之所爲者則孝弟之道不終絕於人間也

徐母范太君七十壽序

癸丑春徐子方虎成進士廷試名在二甲當需次得官



於是徐子母夫人范太君以夏五月朔七十徐子且治  
裝歸爲太夫人壽惟時方有木天之選予謂徐子蓋歸  
之徐子曰吾之違吾親而來遊者三年矣吾之來也布  
衣此蹇蹇覺走長安今儼然釋褐衣錦以歸拜吾母於  
堂下稱觴爲榮吾志足矣寧有過望吾少失怙惟母是  
依凡九試於有司不得志吾意已倦將罷科舉付其事  
於吾子已則朝夕膝下以是奉母歡母不可曰吾見吾  
孫之成名事終不如見吾出腹之子之成名之爲尤喜  
也用是嬌帷白髮猶於機杼膏火之前課其垂老之子  
徹夜吟哦以爲樂是故吾之來吾母促之來也幸以成

白田文集

卷一 九 雜著

五

名吾不可以久違母養若徐子可謂孝子矣雖徐子  
養志窺子太夫人之志以子之成名喜則名有進於一  
節者不更喜耶子之急歸子舍不與茲選子樂之太夫  
人不樂也其滯於京師以不獲稱觴子不樂而太夫人  
樂之子其儒焉於是徐子果以才名召見擢庶常讀中  
秘書今而後太夫人喜可知也方虎昆仲四人出於太  
夫人者二其二不知非太夫人出太夫人亦忘其非  
已出方虎以嫡出而居次亦忘其兄若弟之非太夫人  
出也凡衣衫綢履悉出兩親手作無有異同外人見之  
莫不歎太夫人之聖善而羨徐氏一門之孝友矣徐氏

固素封自太翁喜揮霍又累經盜賊掠奪迨太翁卽世  
家遂貧然其流風故在四方士與方虎遊者至輒館其  
家人稱太夫人治家損於費而不損於禮儉於身而不  
儉於客二親歿諸弟貧不能舉喪太夫人爲拮据成禮  
以葬邑人誦之所謂賢明能識大體者也聞太夫人歿  
輒之辰親賓畢集而庶常之報適至太夫人忻喜之餘  
隨以涕泣蓋悲太翁之不及見也方虎在京邸聞之亦  
泣旣悲太夫人之悲又傷已之繫籍金馬門不獲隨諸  
兄弟率子孫班衣膝下爲太夫人拭淚也世之沾沾富  
貴利達以鳴得意者不獨其子也其母實甚聞徐氏母  
田間文集 卷一 九 雜著 四

白田文集

卷一 九 雜著

四

寄

徐學士夫人金太君五十初度序

予老而獲交於崑山徐健菴學士因與仲氏叔氏忘年  
友而藝初易季皆爲通家世好云今年秋九月學士元  
配金夫人稱五十長公藝初屬予一言爲壽予重其無  
世俗之見而有取於野人之言也遂不辭而爲之序蓋  
嘗讀易於家人之卦爻而知古女德焉象曰家人利女  
貞傳釋爲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夫惟內不與外而  
後內之位以正亦惟使外不與內而後內之正位益以

見矣易所謂女者非離之二巽之四平六爻之卦離位以二爲正巽位以四爲正而於家人各得其位皆可謂之順在位也二有婦道焉曰在中饋無攸遂四有母道焉曰富家大吉而傳係位於四統於母也是故婦無攸遂母曰富家皆以順爲道也蓋順乎位之所得爲者而無有出乎其位之事位外者主初位內者主守位外者主生位內者主聚然後知召南鵲巢之夫人卽富家之六四也其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言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居之如鳩之安享鵲巢之成焉夫夫人之安享非一無所爲而能然也傳稱鳩有均壹之日間文集卷十九青序

德比之夫人則家人所謂言有物而行有恒者乎吾嘗於采芣之詩而見其親蠶之勤焉於采蘋之詩而見其公宮之教焉於小星之詩而見其逮下之仁焉然而執其大綱不下侵世婦女師之事循其常分無嫉妒之意亦無邀譽之思故比德於鳩卽以爲一無所爲而安享焉可也蓋一以順爲其道者也吾今又見之於金夫人予十年間三過學士家又數與夫人諸弟游處故頗悉其內則夫人在家稱孝女既歸稱孝婦方學士未貴時夫人以織紉佐其下帷內奉甘旨外供賓客使不致有終窶之歎卒取上第顯名當世則中饋之助多也學士

目不識銖兩慷慨施予於朋友無所愛惜又出游游所費不貲其囊中裝得入而歸諸夫人者無幾夫人固不聽其揮霍而存其所爲無幾者爲之區畫經紀各得其當久之學士亦既居然有家矣今觀其門庭之濟蹕車之駢集親戚故舊之依歸門以內子姪競爽涕騰肅雍詩書禮樂之氣觸目充聞倘所謂富家者非耶雖學士有以致之可不謂夫人有以成之乎夫人之治家無侈靡之習然亦不過爲纖嗇也於僕御無峻急之威亦未嘗有所寬假也親戚故舊多卹以衣食然亦不濫予也諸子業已通籍而義方未嘗少廢也遇諸姬以禮於其所生子子之猶已出也鳴鳩均壹之德君子之言有物而行有恒夫人有焉然夫人不自以爲德亦曰吾之治家其道應如是而已夫道惟求其應如是者而從事焉順之德也正位之事也雖鵲巢之夫人何以加焉今其設悅之辰頌母者遍海內而藝初顧欲得野人之一言豈非陳鐘鼓而問以瓦缶羅珍羞而難以藜藿乎抑以其質直無文生不爲飾詞故欲得無文之文以傳其真而信於世也古人立言必本所學吾學易說詩惟據夫人德之有合於詩易者頌之至於福澤之隆家門文物之盛固不俟予言藝初亦毋取乎予之言也

督母阮孺人七十初度序

今夏課耕之暇庭戶閑寂擬陽陳生官儀跨長耳挾雙魚斗酒過田間予訝曰生安從辦此乎門笑曰某焉能皖上二管子將以茲晨造謁就先生飲且有所請也某知江村農務急艱應酬爲辭止之代二子來以請因言督母孺人阮太君以今五月稱七十里中戚友將求鄉邦之有位望能文章者爲之文以佐太君觴二子意不懷念太君有大節非其文不足以傳蓋欲得先生一言以傳太君也當今之世顧有不以有位望者之言爲榮而重得夫草野中能傳其親者之一言如二管子者哉

田間文集

卷十九 壽序

七

惜吾非其人也吾之文未必傳然吾亦樂得夫事之足以傳者而爲之文冀或藉其事以傳吾之文也陳生通曰先生知昔乙酉皖城之破有女子罵賊身被數創不死而至今存者乎卽阮太君是也因爲述其抗節及死去復甦事甚悉阮固吾世戚其尊公前之翁修潔自好以風雅聞太君幼嫻筆墨能詩既笄歸於吾友僅齋僅齋世家子楚楚名彥也香奩鈿閣問日以圖書相娛樂時皖上承平日久士女皆生長華胄豈復夢想有國破家亡身搜鋒刃之事哉南渡失政左帥借問罪以放兵皖扼其隘叛將內應一夜而城郭煨燼士民塗炭朱門

閭閻不可問矣惟時僅齋既先去依前之翁於村居所留室中者一文弱之太君耳賊至露刃脅太君行太君抗聲大罵賊揮刀砍之罵益厲遂連刺數鎗仆地血流盈闔始委之而去賊去盡夜半太君甦甦時覺身在臥榻之顛離地且尋尺是誰翼之上耶抑有鬼神耶賊既大掠而東城空閭數日有闖其戶入者太君創甚且渴飢久呻吟有聲人驚曰鬼耶太君應曰人也遂自榻顛投諸地榻高墮地殞其人固他阮氏滅趨視之太君也急灌救之得甦隨奔村中報前之翁用板扉昇歸舉家重見喜極翻悲又因一慟而絕再灌救之良久復甦太君至是凡三絕三甦矣陳生之言如此嗟乎此亦足以傳矣當太君抗賊之時志在必死豈望有今日哉其諸從賊以去者無他畏死耳問今去者猶有存亡消息焉否耶蓋已如墜絮飛花隨風飄泊不知所在者多矣而誓死如太君者反得保其室家兒女之樂天固欲極斯人之福報以爲世間畏死之女子勸且不獨爲世間之女子畏死者勸也然吾抑有感矣乙酉之秋吾輩家避黨禍於三吳卒遇賊吾妻方氏抗節於吳江震澤之濱而竟死耳視太君之福命何太相懸耶則天之報施固又有可知不可知者矣吾三十年前曾一過前之翁村

田間文集

卷十九 壽序

八

莊僅齋依翁后門通江水魚留蟹斷數里不絕惟時僅  
齋年甫強仕業已希伯鸞之高尙與太君擁戶肅吟陶  
然自樂未幾見長公元彥於晚神采照曜自然國華又  
未幾見次公仲緒覽其詩句清絕無塵今兩君皆成名  
士於太君設悅之辰必欲得予一言以稱母壽卽異時  
太君之事有上諸太史公編之彤管則將以予言爲之  
張本也吾所謂藉事之可傳者以傳吾之文亦足以自  
信矣

方太史夫人潘太君七十初度序

吾里方曼公先生夫人潘太君以今年陽月七十初度  
田間文集 卷十九 壽序

舊從先生遊者檄徵四方詩文爲夫人壽而猶稱太史  
夫人也斯可悲矣而予亦且太史之太史甫四十出家  
得法稱師二十年而歿夫人稱未亡人長齋奉佛以迄  
於今今年屆七十之辰預誡諸子孫毋用世俗禮置酒  
受賀以滋予戚蓋念太史之苦節於合門稱慶之日而  
益重其悽愴也予因是益感念於太史之生平也當甲  
申之變萬死南還爲仇者所媒孽乃變姓名由閩入粵  
賣藥市中粵人物色久乃得之會粵繼閣興以端州爲  
靈武公義不能去事既定遽稱疾屢詔不起無他爲有  
老親在故鄉也自此蹤跡常在粵西菁岡間語予曰

吾歸不可出不可善吾身以善吾親其緇乎豈知予甫  
別而遽有平樂之事公志固已早定平樂之事適所以  
成之耳公旣以緇服就禁其帥重得公逼令更服則生  
不更則死袍帽在左白刃在右惟其自擇公辭左而受  
右帥起視解其縛延之上坐始聽爲僧公之僧固不易  
爲也然公自此真爲僧矣爲僧後問道歸省老親隨得  
法於天界親沒子事畢出世青原吾謂公之得法固不  
得之於天界捧喝之箴錘而早得之於平樂刀斧之鍛  
鍊也夫人與太史結髮爲婚膏火筆硯相守者二十餘  
載自通籍以來太史未嘗有一日仕宦之樂夫人亦未  
日間文集 卷一 壽序  
嘗一日以魚軒象服之榮耀其閭里惟是生平患難輒  
與共之茲有不得共而必求與之共者矣今太史往矣  
門庭寂寞夫人生長華貴子壻嫺黨科名鼎盛曾不少  
動於中而誠勵其子孫趨時以求榮也田伯位伯俱以  
筆墨游諸侯之幕素伯稱處士著作爲業諸孫皆有俊  
才或脫穎而出雖不之禁亦漫不爲意以諸子之才豈  
不足以取高第求祿養哉而甘心於此者夫各有其志  
也卽夫人之志太史之志也夫人親親太史辭卿相之  
尊甘鼎鑊之毒軀命如土苴而況此世界之功名富貴  
哉卽今設悅不欲用世俗之禮猶是志也吾猶記太史

四十之辰予與同事諸子稱觴於平樂舟中夫人出山  
治具衣冠大集行酒賦詩此會儼然未散未數日遇難  
今三十年矣素伯時在夫人膝下常猶能記之當時主  
客凋喪殆盡獨予僅存耳予以七十一翁爲夫人稱七  
十壽不可謂不幸也惟予之幸益重予之悲矣

田間文集卷第十九

田間文集

卷一 序

三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

題跋

題愚道人溪山冊子

吾鄉士大夫能詩善書法而兼以畫名者自愚道人始。道人初無師傳爲諸生時間以其意作鄒山林屋識者卽驚賞旣流離天南窺身菁峒終日行吟於巉巖怪壑蠻煙瘴雨之間意有所會一寓諸筆墨故其畫益進吾猶記昭江舟上出其最得意者數幀相示吾意欲得之覺有吝色已爲常熟瞿壽明攫去林樹本與之爭幾至落水道人悵然而已道人旣出世稱大師此事都廢而田間文集卷二十一題跋

四方求之者得其片紙一抹寶如拱璧道人甚苦之丙午秋與余相值於建安謂余曰吾兩人老矣此生更得幾會平生未嘗爲子畫乃爲作寒林學易圖題詩其上意欲余之終老於寒林也至今憶之谿光山色蒼然滿眼枯樹茅亭上有二老翁據牀擁褐不問而知其爲談易也烘染未畢郡通判江浦嚴官計取以去竟不還道人復爲悵然更作十小幀貽余曰此後將捐棄筆研不可復得矣遂與同遊武夷而別寧知別未數年遽爾遷化耶今樹人此冊與余所得者幀數畧等而筆墨之外神韻殆將過之余之十幀付亡兒珍藏數年來不忍復

開箱檢出此冊令人百感交集人於世間也孝友篤信門內爭稱之觀其於道人遺墨皆多方購求手自綴輯如茲冊者數本以爲是先賢手澤所有也豈特重其畫而已哉

題張陶菴畫冊

唐明皇命吳道子往寫嘉陵江山水同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遺於大同殿圖之一日而就夫道子無粉本而有真本在心卽嘉陵江山水是也吾嘗遊粵西過陽朔其所謂畫山者歟染略備正如一幅唐宋人筆墨橫展江面始知天地間果有真畫畫家真本固在此也雲間田間文集卷二十一題跋

張氏自南垣翁以來於人家園林中作小邱壑世擅其巧每有所作必仿某家筆意或有非其筆意識者卽知其非張氏父子作也陶菴因是遂以畫名古人作畫以山水爲真本而張氏之邱壑乃又以畫爲真本陶菴因畫以得邱壑復因邱壑以悟畫觀其畫之蕭疎澹遠卽所爲邱壑可知矣

題張穆之小影

余與鐵橋道人別三十一年今年四月忽相遇於吳門鬚髮皓然而服製如故神情意氣依然三十一年前之鐵橋也憶三十一年前與四方之士大會羊城余年三

十八鐵橋四十一怕時酒狂詩興雲湧發諸子從旁  
敘手測耳至今能一一記其人之神情勢面而謂鐵橋  
今皆已無有存焉者矣即便存者亦皆頽然衰老改易  
服製非復吾意中所爲向時神情勢面之人也即相見  
應不復相識豈有如鐵橋之一見而即識者耶雲城寫  
茲照人知祇似今日之鐵橋不知其未改乎三十一年  
前之鐵橋也嗚呼吾人別三十一年變故幾經能不改  
其面目者幾人哉余衰老不足道爲家累所困不得不  
混迹世上所謂三十一年前之面目不知鐵橋亦尚能  
一見即識之否余自知其不如鐵橋矣

由聞文集

卷二十

三

爲南州陳仲斐題地上投書圖

張子房亡命地上爲老父納履子瞻謂所以淡折其少  
年剛銳之氣使忍而成大謀卒輔成漢高帝業陳生  
南州世族聯姻天宗身不離裘馬耳不絕音樂一旦遭  
離世變流離間海與家灰燼子然一身然其容色猶少  
意興不減每酒酣踈踈自起按拍引吭聲唱吳歎諸  
雜曲情意足悲矣意其得老氏致柔之學舉少年之意  
氣折伏欲盡亦將有慕於子房耶夫子房功成之後願  
棄人間事彼其志豈真在求仙耶抑自慮其猶有折伏  
未盡之氣恐終不容於世故欲逃之方外以自免耳然

以呂后強食之于房不得已強聽而食亦終不能棄人  
間事蓋至求辟穀不得子房之氣至是折伏盡矣今生  
能久碌碌與世俗處乎以子房求棄人間事不能自由  
生則何不自由也或以生垂老無子夫子房有子辟疆  
與生游處久臨行出此圖索題書此爲別且以志勉

題小龍山莊圖

吾皖有二龍其大龍當郡北障皖之望也蜀有山蜿蜒  
離卽與相輔行者爲小龍自江上來者數十里外卽望  
見二山而小龍特深遠多巖洞可以避世其下往往有

田間文集

卷二十

四

隱君子居焉頃年寓居從陽市有持小龍山莊圖屬余  
題以爲山中龍翁驥君壽語余曰往吾屬避兵龍山皆  
倉卒挈家行無所齎糴絕土人閉糴遂不炊君知之盡  
發其困使春給朝夕事平如數償不責息也夫緩急人  
所特有薄俗因乘以爲利公猶古之義也吾屬其忘諸  
君今七十無以佐醵乃圖公所居之山莊寫其溪亭林  
屋以誌吾屬高山仰止之思得公題數語其上驥君爲  
不朽矣驥君龍氏龍吾公家也余因茲有感焉龍氏文  
學自吾外祖存吾公起里中貴官名士半出其門吾母  
其長女也公不治生產好還徙失其故居吾伯舅氏九

達後僅一女嫁爲吾族中婦仲舅早世一子依其諸舅  
白氏居久不覿矣又有奇舅於吾母異出也少孤長於  
吾家有學問特性厲不可近喜拳勇因少往來今亦不  
存是以吾兄弟無外家豈非人生一缺事哉余猶記吾  
母見背時外家有石帆翁率其諸弟在弟白馬貴如子  
時年纔十八見翁修健獨出言論侃侃坐却前意甚親  
暱蓋始知吾家有舅氏如此人也驥君卽翁子於予  
爲中表兄小龍去此不五十里何時到君山莊與諸兄  
弟共中前好以存吾所自出之一線乎因題此圖哀戚  
觸中不覺率及往事志爲弔壽之詞亦惟驥君兄弟能  
日間文集 卷二十 題跋 五

題松林琴鶴圖

自去歲墮馬南宮與疾同里坐臥北山樓不出門者今  
一年矣門前有小樓與吾樓相直延一賣藥翁居之閒  
則開窗對話用慰寂寥嘗見其上有修頤翁狀類道士  
每來則煮茗淡坐或弄琴數聲以相娛悅旣去予問翁  
誰也曰爲某也少而好道老而學琴予異之今年翁將  
去市井卜築於松山之濱友人寫松林琴鶴圖爲壽乞  
予題其上余嘗聞諸莊子不以生爲形役其言曰欲免  
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又曰事奚足棄而生奚

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所謂棄事者無  
心於事遺生者無貪於生而已非謝而去之之謂也翁  
雖去其市井豈能盡舍其治生之業而專事抱一守中  
之學乎漢陰丈人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  
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  
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如是雖終日彈琴誦  
經可以爲無累哉翁舍市而居山莊將以息機焉機息  
則凡可以治生者不必避亦不與爭也無廢事亦不爲  
事累以無累之心向道庶幾於道有萬分之一得乎

題雙松衆壑圖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佚我以老吾觀人自少至老毋  
慮世出世間齒益長子孫益繁而其勞益甚其能佚老  
者誰乎吾今年六十五矣爲兒孫昏嫁衣食窮年汲汲  
奔走於四方以至筋骨摧折而不得休息其爲勞也至  
矣思於近水邊山買田一區屋數楹引泉種竹爲佚老  
計且可以避兵謀之數年而竟不從遂與非命歟里陳  
倫伯篤善君子也所居與余對門朝夕過從今年七十  
矣合家數百指皆仰哺於一老翁翁又重義樂施好賓  
客凡所爲世俗之禮寧厚毋薄或偶值其乏必委曲以  
期稱意若有萬不容己者以是產日挫而諸門內鄉黨



咸誦盛德焉適屆初度之辰慨然曰吾行年古稀其可以佚乎遂舍其市宅舉家人山門內長幼請留數日爲稱觴不可則繪雙松衆壑圖爲谿亭小影以寄翁高趣吾觀其仰睇青峰頰臨流水松風聒耳瀑布當窗佚哉此翁益動余林棲之興矣卽將旦夕尋山期償夙志輕舸蹇躓時可往還此圖谿山亭館固可與吾兩人共之也

題白鹿山莊圖爲方有懷壽

余年未二十時嘗過白鹿山莊受知於中丞公兄事受公弟畜直之迄今已四世交矣遭南渡鉤黨之禍直之

田間文集

卷二十 題跋

七

奉中丞公歸隱山中余與受公前後亡命天末存亡不相聞者七載辛卯冬余偷生返里過白鹿則直之已先一年憂憤以死中丞公持余涕泣不能已既悲國祚之將隕又慟次公早逝而長公之羈留虎穴未有歸期也次早出見其孤孫是爲有懷時年纔十三目光炯炯進退周旋有禮從余哭直之於殯所拜稽哭泣賓主應酬不失尺寸居然成人也蓋有懷母氏既前歿獨大母相依朝夕於大父鄉下惟禮是訓習與性成故自少至壯而老一切皆以禮自持吾嘗見其於事之當爲者不肯過承亦不肯終諉也於費之必需者不失於濫亦不失

諸客也一惟準諸禮而已嗟乎以藐然三尺之孤一旦撫有其遺產門內外無或生心家僮數千指雕席豐戴白歷世紀綱莫不奔走惟命未嘗敢有弱其少主者豈偶然哉仲孫湫不云乎魯猶秉周禮未可圖也齊景公憂陳氏之日逼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有懷之於門內外其有得於禮者爲不淺矣今其山中屋舍益添牆益拓竹樹益茂殆盛於中丞公在時初中丞公歿曼公已出世稱大師自白門破關出歸治喪有懷年且十七大師語余曰此子至性過人能知大體吾弟爲不亡矣已大師入山遷化有懷益孝事伯母視有懷猶子也

田間文集

卷二十 題跋

八

兄田伯位伯素伯有懷視猶同胞也詩曰有林之杜其葉涓涓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次章曰不如我同姓夫兄弟之重方且求之同姓以爲幸而況於同祖乎宜其于邑于野唱和一室歲時趨踰以承歡於母夫人鄉下爲至樂也方氏自明善文孝以來世稱孝友此雖其家教有然而有懷生平崇禮之事亦略可觀矣有懷今年五十令子虞律屬陳生官儀作白鹿山莊圖以爲親壽請余題其上余惟述吾兩家交情及所知於有懷者如此益重余今昔之感矣

瑞芝堂詩題辭

吳門陸益孫進士司鐸池州余每過江輒與之游讌君不甚爲詩而能言詩之源流甚悉惡世人之率意爲詩而無一詩可傳也已出其先公處質先生瑞芝堂遺藁得其所爲五言古詩王西樵司勳爲之序且云未閱諸體然此體既工則諸體之不求工而無不工可知矣夫詩正不必諸體悉工也唐以來稱集大成者子美一人而已太白之近體皆偶爲之非其長也陳拾遺以五言古傳孟襄陽以五言近體傳二公者於五字之外不能有所復增豈其才爲之耶莊子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惟詩之志亦然故貴獨也今陸先生五言詩流連風雅

田間文集

卷二十 題跋

九

涵泳性情絕不求合於時人之所爲詩者詩可以傳矣古人詩之傳於世者不惟其多惟其精先生固不必備體祇此一體卽此一體之十數篇傳可也是卽益孫與余論詩之本意也

在原慟題詞

傷哉鑑在之歿也憶乙酉冬入閩余大困作放歌示鑑在其末曰我死子殯銘我碑銘曰龍眠酒徒湖海士有才無命如趙岐何意鑑在竟先我死也吾始聞之疑而不信者三年旣信矣則哭之不成聲聞得詩一首有曰傳聞未定何時死論志原知不肯還笑我歸爲鄉里賤

餘生偷得幾年閒嗟乎鑑在之死其志矣其死也勝於余之生遠矣鑑在死且十年拙存嗣以子爲詩以哭之但述已之悲哀耳未及鑑在生平也莊子稱孟孫氏進於知矣惟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拙存之謂也夫拙存之痛豈十二章所能盡而鑑在之可痛又豈拙存之十二章之可以盡之哉余旣不能銘鑑在而拙存哭之僅能如此嗚呼鑑在悲矣

阮召樹遺藁題詞

余家於阮氏固世戚居同里溪山相接煙火相望也召樹十年前曾一識之近數年間復相遇阮上覺其神情

田間文集

卷二十 題跋

十

落穆疑非盛年所宜而讀書之氣隱然脣睫間語次似欲與余有所言而未得間楊嘉樹爲言召樹酷好余詩文且問吾著易將成欲賣田助貲梓以行世事雖未果意足感也又言召樹著有史論補近日西銘諸先生之所不及知余有論史諸篇亟欲取證而未獲一見淡以爲恨會尊公愚叟宦中部召樹負疾省親竟卒於官舍傷哉觀其橋山諸作大有宋玉悲秋之氣衛玠過江之愁情見乎辭矣愚叟與余同年生乃並有喪明之痛頃晤於燕邸互訴傷心隨出遺藁見示覽其史論補上下今古判論井然毋怪其欲得余之史論以相證也愚叟

見而悲甚爲余題數語於上

李石二遺棄題詞

憶丁酉之秋客長干僧寺月色佳甚獨步松間聞橋上  
有人誦詩細聽之余舊作也往卽其人則皆吾鄉故  
人子一爲范西漢一爲李石二因與坐橋上論詩甚歡  
距今十有三年余以亡兒之變號冤入郡遇李素公石  
二尊甫也詢石二則亡久矣泣曰兒好君詩間有作必  
取法於君遺棄散失同學搜其存者授梓乞君一言以  
傳余取讀其詩清婉妍雅蓋風人也而胡以無年或言  
石二妙年事科舉而詩多感慨悽愴有世外之思其詩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一 題辭 上  
以此佳其無祿亦以此余觀古之能詩而無年者若王  
子安李長吉長吉嘔心好作幽怪語識者以爲不祥若  
子安壯麗高老冠冕初唐亦竟早逝何也近者吾鄉方  
子留好悲歌搖筆數千言讀竟篇無一懈語似其才氣  
卽不貴豈不足以壽耶乃不滿三十而死以詩文驗人  
命之修短余不信之矣聞石二編屋塗泥自錮朝夕攻  
舉子業爲濕氣所侵身腫以死則石二非忘情於榮名  
者而詩思蕭閒不似有汲汲之志此正吾所謂得風人  
之性情而或者乃以是爲無祿耶余旣以論詩識石二  
又因余子之痛益悲素公之悲爲題數語以慰其請

孫靜紫遊詩題詞

詩也者天地間自然之聲偶會於吾人之情興遂載諸  
筆墨以出實非吾所能刻意以求也然不刻意求之而  
其自然者不出古人苦吟十年始就一語不知經幾錘  
鍊及其成也亦祇得一自然而已是自然者非讀書窮  
理體物盡變則情不真而詞義不能曲達靜紫諸作探  
奇抉幽旣已漸近自然由其讀書窮理得於家學者素  
也夫學有用功於彼而得力於此者靜紫之於詩是也

陟園題詞

園以陟名蓋吾家鶴亭侍母孺人游息之地母歿而因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一 題辭 上  
以爲名也吾郡附郭有萬松山南顧長江北眺衆峯郡  
中之形勢一覽可見往特士大夫多置亭館其上改革  
後蕩爲墟莽久矣鶴亭初列賢書自郡西鄉奉母入城  
居因構園於茲讀書課子時導母孺人板輿來游流覽  
久之忽望見西上一峰忤然心動指問鶴亭則所爲愚  
公山其下卽鶴亭先公墓在焉母爲泫然涕下曰吾異  
日固當與同穴也徘徊移時始去未幾母歿鶴亭孺慕  
不已因益廣其園建閣闢西牖以望西上峰示母意也  
又增置漢壽亭祠朔佛舍供僧朝夕梵頌以資母福母  
固信心體佛者也是故陟園者因侍母氏之陟而得名

也魏詩云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此蓋孝子行役不得見其父母陟山瞻望其父母故在也詩之哀且如此若夫父母既歿雖岵岵日一陟焉終無見期哀更何如哉又況鶴亭以母氏之陟爲陟瞻望母氏之瞻望今者既悲母氏而復悲母氏之所悲其悲蓋數有倍於岵岵孝子之悲者矣觀其哭親詩詞簡而痛深痛之深者不容無言亦不容言之文也余少時先君見背有紀哀詩數十篇相去五十年矣今見之尚泣下讀鶴亭此集益增余涕淚矣

書瞿張唱和詩後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一

七

此留守瞿式耜與侍郎張同儔同死桂林臨難唱和詩也人言兩人死時留守從容侍郎激烈似以從容遜於激烈吾謂從容者蓋其心有死無二常時此心臨事亦此心適得其常故不必激也史稱謝太傅矯情鎮物夫生死之際豈可矯而能者乎當其與王坦之同謁桓溫坦之惶懼失常太傅從容自若彼豈能必溫之不殺已哉惟辦其必殺而後能從容耳吾觀太傅時時辦死者也以謝立數萬之衆禦苻堅百萬之師使非苻融馬倒見殺朱序唱敗於後立能必勝堅乎立之成功也天也當太傅送立出都遊屐東山圍碁賭墅似功有必成者

桓沖請助兵却之亦何所恃哉恃一死耳使堅師渡江世受國恩如謝氏父子寧有可活之理立敗立必死太傅亦必死其死決之早矣立以太傅之志爲志幸而成功不然一死所早辦者安常處順何張皇焉留守之在桂林大敵在前關門火徹終日召客屬詠不輟以是鎮靜人心敗將之氣竭而再鼓孤危之城破而復全丁戍之間兵証於內敵攻於外陷者屢矣公卒能堅守以靖亂嘗有敵前鋒入城驍騎馳騁城上公望見之曰是彼馬耶趨召將焦璉璉袒臂大呼三箭盡其三騎餘騎遁諸將追之公與客坐談如故其意度豈減於太傅命將破堅時耶如此功者非一而終不能成太傅之功以至於死此國家氣數使然非公之所能爲也公在軍中惟與容賦詩不談兵事亦絕口不言死其特國事已萬不可爲公益以死爲事之必然理之當然無足言者姑以談笑吟詠斯取且暮之愉悅耳若侍郎固睢陽之流亞也每言國事則鬚頰俱張血淚交迸督兵則躍馬爲諸將先誓死陣前妻死蕭然一榻每酒後慷慨悲歌縱筆千餘言不自知其哀恨一至此也時時以得死爲快有勸君曷且留此身一日不死則封疆一日猶存雖失之終復之死則從此失矣非與尋常封疆失則死之者比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一

七

也君曰不然往時師敗吾不去正衣冠坐以待死諸將不忍棄我奔復返敵亦旋退昨直棄我去矣人心已散我在將何能爲惟一死畢吾事耳庚寅冬桂林城空獨留守在城侍郎聞難百里外策馬泗水入城與之同死見大帥倨罵以激之又作書召外將以促之既往就殺路遇留守呼曰快哉此行蓋侍郎以得死爲快故不容不激烈以求速其死也或謂留守不得侍郎激烈以佐之或未必死是猶疑南霽雲賴睢陽勉之而死也霽雲爾時無一語使巡不勉遂肯不死乎夫死又豈人所能勉者哉留守果不欲死何不於敵未至之時與諸將同田間文集 卷二十一 題跋 五

去諸將去後標下將操馬請速行何必叱使盡去而獨留耶蓋侍郎終日言死人信其必死而死留守絕不言死人未嘗信其能死而死皆不負其志而已豈必言之而不負者以爲勝乎從容激烈亦各有性情焉櫟菴大師謂余曰異哉吳人非吾楚人之所知也楚人惟能忍嗜欲耐勞苦忻傲憤激者而後能死吳人居常厚自奉園林音樂詩酒今日且極意娛樂明日令之死亦怡然就戮甚可怪也此語爲瞿張兩公而發亦善於論兩公者矣

書姜大行如須傳後

右傳吳中高士徐俟齋所撰余讀之不自覺其涕零也癸未冬余與君相識於吳門君甫遭家難哀毀面淡墨淚終日漬不乾每對慘惻而已已吳鑑在自都門回言君兄給諫君拜杖時君於人中躍出抱持與訣呼搶號泣天日爲之黯慘給諫傷重垂絕君含淚吐給諫口得不死言之滿坐皆爲泣下如聞其號如見其淚也其事具詳傳中余獨有不能忘者記弘光時余客武塘家仲馭吏部家馬阮將興大獄余知不免適嘉定令邀余入幕日閱邸鈔見朱統鉞擁戴疎藩謀危社稷一疏奉嚴旨逮諸朝士并本內有名諸生竊疑之謂今日君今早田間文集 卷二十一 題跋 五

出有人自白下來問我審係某某等遣卽令進非是答以出署久矣令怪曰何故余曰君第如我嚙午刻吾甥方君則遣人有書并全鈔寄到余居然挂名其中令入署問狀告之故且請出令色變曰如此則君不便出君出當事向余索君其何以應余心知其將獻余以爲功也謬曰不去亦不妨亟命其人回云我固在此當何計得免再令來陰語人曰此中無以犒汝有貴在嘉善錢吏部處亟往當重酬汝勞也因致仲馭書曰令將以我爲獎於期禍甚速逮猶緩也以計出我值如須到武塘見余書笑曰是不難假小鈔傳寬釋一旨爲我自蘇州

寄去君遣役往嘉定幕中報喜迎之同彼此若不相謀  
今必信得借以出矣如言果出君接余拊掌大笑曰何  
如自詡其計奇也因與余及鑑在仲馭痛飲極歡數日  
而別別後余往來吳門改服變姓名多主君家未幾南  
都失守君飄然越東仲馭死余一家盡於震澤獨身走  
閩粵流滯七年返里又二十年入吳而君已歿與給諫  
君述往事涕泣久之今給諫又歿矣余年七十有八時  
昔故人無一存者覽此傳君精神意象宛然可見感念  
曩時情事因并牽連及之而書於後

書有學集後

田間文集

卷二十題跋

七

余往過虞山拂水山莊弔之以詩曰半生出處滋多議  
一代文章定許傳而虞山自言其詩文載在有學者遠  
過初學集今一再讀之似不盡然而吾轉疑其詩文之  
未必能傳也虞山於詩所以闢何李王李諸家者不遺  
餘力而尊少陵至矣其詩聲調之和雅詞藻之葩流故  
實之詳核對仗之工巧間有規模乎白陸要之不失爲  
溫李之遺響以語於少陵未也極詆駁羽劉辰翁分別  
四唐是矣而不信詩有悟入一路由其生長華貴沉溺  
綺靡兼以腹笥富而才情勝因題布詞隨手敏給生平  
不知有苦吟之事故不信有苦吟後之所得耳吟苦之

後思維路盡忽爾有觸自然而成禪家所謂絕後重到  
庸非悟乎少陵云語不驚人死不休驚人者悟後句也  
要自苦吟得之虞山不事苦吟空其無驚人句矣至於  
文章其佳者在魏晉六朝之間文之波瀾曲折矩度安  
詳近代作者未能或之先也而吾有惜焉惜其詞勝而  
義掩也譬之金屋麗人姿本絕世而粉膩脂香無時離  
手雖欲洗淨濃華任其本色而習之已慣固有所不忍  
耳韓退之爲文惟陳言之務去蓋憂其難之若虞  
山於陳言固有不能舍然者非沿襲之陳言而虞山自  
有之陳言也蘊之既久役之甚便其來也有不知其然  
日聞文集

卷二十題跋

太

書松聲閣集後

然而者惟不知其然而然所由與昌黎夏夏之務去者  
異矣若謂取法於歸太僕太僕文根本六經以歐曾之  
筆演周程之理若虞山猶是詞章之學也其所引經惟  
攷據經文耳未嘗窮經理也惟理不明故見不穩不能  
辨別古今之是非得失自出一論雖有論說依傍而已  
且不窮理則不足以通入之情盡物之變審時位之殊  
態識古今之異宜故其爲詩緣飾藻績徒爲雍容爾雅  
之章而能淡入人心足以感發其志氣者鮮矣由理不  
明而情不至也若是則亦何以遠軼於何李諸家哉

吾友潘子蜀藻母吳太君有松聲閣集余既爲序之今  
太君歿蜀藻捧其集悲泣不勝屬余更書數語於後余  
嘗見歐陽公爲謝景山女弟希孟詩序言景山母夫人  
好學通經自教其子不獨成其子之名又以其餘遺其  
女也然景山母氏詩不傳徒因景山與希孟而知其母  
氏之決能詩若太君自有詩傳世不必藉蜀藻傳者也  
或曰詩非女子所宜小雅云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女  
德如是而已然古所謂教於公宮者三月其曰教以言  
言非文耶衛莊姜許穆夫人皆德女也皆能詩其詩皆  
爲聖人所錄則聖人之不禁女子之爲詩也審矣太君  
田間文集 卷二十 題跋 七  
既善詩又能於古今詩之體格氣韻一定其辭下當  
以余詩在杜白之間余每入城蜀藻輒延致於所居石  
經齋太君盡出笥中藁屬余爲之點訂所愛方氏壻歿  
徵輒詩顧得余詩爲重謂余詩爲必傳也嗚呼其可感  
也矣間過女家久不返蜀藻見余至喜曰今晨食指動  
子來吾母必歸當得善飲食已而果然於是率以爲常  
蓋太君好苦吟詩成一字未穩數自改易經余訂而後  
信以爲穩蜀藻不能贊一詞也太君之知余如此是故  
太君歿而余有知己之慟焉觀斯集卽徵蜀藻屬余余  
亦泫然不能已於言也

書王達卿先生格言錄後

貴池王達卿先生余通家父執也爲諸生時學使者調  
試皖中與先君子同寓試畢歲且暮忽遭危疾貴池生  
同寓者皆急歸先君子獨留視疾俟漸起乃別以歲之  
除夜抵家先生德之嘗稱之於人先生旋第進士守汝  
寧遷抗嚴兵備道先君子潦倒不遇蕭然自遠所居相  
隔一江二十年不通音問崇禎癸酉春吾皖復調試於  
池先生已謝政歸里諸公子與吾家兄弟俱列高等張  
公公儼與余兄幼安皆褒然冠軍先生問知爲通家世  
好則大喜因邀與相見爲述昔年試皖時得病先君子  
田間文集 卷二十 題跋 干  
與周旋不去狀歎息者久之會先君子適泊婺源返聞  
先生不忘故也往謁見悲喜不勝乃置酒邀飲兩家子  
弟咸在坐二老人蒼然相對述二十年前事歷歷如昨  
日也是時先君子講學樞川揭良知之訓而先生閉門  
力學一以餘姚爲宗彼此問別後所學又道合也談談  
極歡而別迄今思之先生規矩準繩言笑不苟君子  
軒豁自如兩人鬚眉警歎宛然在目則又四十餘年矣  
嗣是先君見背天下荒亂馴致國變兩家吉凶皆不相  
知今年過吾家介臣廣文學舍遇一生醇謹類有家教  
者介臣曰此王公孫也生因自述其家世余大驚喜不



帝向時先生之驚喜見余兄弟也而兩家兄弟僅余獨存益自淒然介臣旋出公儼所輯先生格言見示楷院生居官時寄子弟家訊及庭訓瑣語也所言諄諄祇是隨時隨地體認良知雖著述不多而字字近裏著也鄭先生居官之廉隅律身之敬慎於此已槩見之展讀之餘感念往事爰書數語於後以志先德之不能忘云

書北窗錄後

吾少時讀仲長統樂志論謂人世間必無此樂事因思以奇計要之吾所願有茅屋數間清流一曲修竹千竿食脫粟之飯衣大布之衣有書可讀有朋友可往還其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一 題跋

三

所需於世者至約而此願終不獲遂然後知造物者決不肯遂人之願者也然後發大妄想必欲極園亭之美擅林壑之勝窮服玩之珍擁圖書之富造物者必左其願庶幾償以前此之所需而吾願適遂矣梁山伍芝雲處約略與余等著有北窗錄一帙所載山齋使令供具皆人世必無之事姑作此妄想擬此妄論其意中亦似有要於造物者而不得故爲是大言以夸之使造物者知一丘一壑粗衣糲飯之本非其願也而偏予之於是伍子乃若爲不得已而受之而猶霑霑日手此一帙曰吾所願猶未遂也噫伍子誰我哉

張穆之雜論跋

古人一事之精必博依雜習窮極物類而後能精此一事卽如杜少陵以詩名千古其於人事物宜與夫山川草木鳥獸之情狀皆莫不極深研幾體物盡變因而窮幽造險以一出於自然而爲詩則其詩之一字一句固未易得也讀杜詩者千秋而下當世之人情物狀恍然如見惟其察之至微故言之逼真真故古今不能易也詩旣如此畫亦宜然鐵橋以詩畫擅名久矣今讀其雜說於種種物理瑣細皆必明其本末辨其體用攷其正變且復有妙筆曲折以出之卽世人未嘗見是物者今田間文集

卷二十一 題跋

三

方君則嵩岳遊記跋

今年夏方子君則負光於雒陽雒陽主人資以車馬盛供具憇涌爲二室之遊遊歸凡得紀事一篇詩若干首紀事有體有要如望岳矣方子又言嵩岳勝事甚詳且及達摩遺蹟其紀事以慈嶺之隻屨罵宋雲之饒舌謂嵩岳之靈輿想摩到此決是不肯西去耳昔尚平侯嫁昏完爲五岳之游方子意頗不屑然每出卽適歸以有



老母在未敢以身許山水也方子母吾從姊也雅好文  
墨方子以色養聞往與余行役每逢山水佳處慨然思  
奉母孺人板輿來遊今嵩岳在千里外母老矣吾意方  
子當如宗少文作臥遊圖暇時展向母孺人前凡足迹  
所到輒指點歷歷朗詠已詩當有縵嶺之笙空中應之  
以博母孺人開顏一笑也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一

傳

鄧志冲傳



公諱斯薦字志冲沙縣荆村人荆村之鄧世有令德顯人自某世祖徙居歷堡贅於李因冒李姓凡六世及棗城尉桂崖公始復姓鄧桂崖公爲臬掾家於臬臬使者一夕見解中火光起急詢之寂然詰朝問知樣生子心異之卽公也公生而穎異過人稍長日誦數千言初名存讓應童子試受知司李余公爲改今名十九補邑弟子員鄉里爭以大物期之意不屑也桂崖公任俠不治

田間文集

卷第二十一

一

生產自棄城歸家益貧朝夕惟恃公筆耕以給是時公年未及壯教授里中治舉子業者皆從之學其說教甚嚴以品行爲先不專事讀書也每讀罷輒召聚一堂談說古今忠孝廉節及里中先世諸由勤謹興由放侈廢者以示勸警率夜盡三鼓始寢晨辨色而起以爲常然公皆身先之諸弟子習而安焉以故出公門下者多力學篤行動有禮法用乙牘明經起家者比比桂崖公捐館時公適以試事在郡弗克視含殮終身痛之每逢忌日時節或出弔喪家感觸長號泣血伏地不能起與兄存謙友愛謙尤貧公歲得館穀輒分給之終其身怡怡

田間文集

卷第二十一

二

然相對也有從兄存誠嘗客死粵東公匍匐走數千里收其骸骨歸公律身莊與人處一飲以和鄉里皆愛樂之家故無餘錢里有急貸諸公卽罄所有以應公時乏絕有貸里人亦無不應也有偷兒夜入其室執之里中兒也因密贈以金教以手作偷感激卒爲良民生平無他嗜好唯讀書徹夜歷寒暑不輟會除夜終歲鹽米之需悉貸無以償猶手不釋卷或怪之笑曰惟此可以解憂耳公次子可權與子友爲子言生七歲時兄纔九歲公攜入塾同寢卧天未明卽令與兄背誦日所讀書者腹上爲之講解既長督課益勤凡口授指畫無暇晷已見二子學且就適益寬假之令率已意以談嘗與歡笑彌日不復向時拘檢矣可權既領鄉薦公猶授經每父子兄弟問難一堂互爲師友誠至樂也公配魏夫人賢能成公志徐某妻與夫人同出於魏徐艱子子生多天公憂之與夫人計俟徐氏產得雄卽抱以歸夫人親爲乳哺旣大與可權昆仲同入塾就學門內外悉不知以爲公眞有三子也婚冠旣畢徐歿始告以故令歸徐今徐氏子孫頗盛皆公與夫人成之也公晚年待二子益慈二子亦以孝聞家庭閒率無長物每可權遠近出卽公爲治裝迨歸有贏悉納之公其兄出亦如是凡蒸履

襪線之需皆取足於公子弟不知私蓄一錢卽公家教可知矣公長子可第貢士次可權乙未進士諸孫某某其幾人皆能世其學

論曰沙邑固多賢者在宋爲節義道學之區其最著者陳了翁鄧綰諸君子了翁立朝大節凜然及考其家法會食有問戲語有責何其嚴也鄧先生之教家其猶有遺風與先生旣道明德立卒以教授老無所表見於世世咸惜之而次公可權自孩提奉先生訓至老目不讀非聖之書耳不聞畔道之言一何幸也旣傳一第雖未服官然鄉里稱其節槩卽緩急恃賴之設使遭時行田間文集 卷二十一 傳 三

志其成就豈出前人下哉不可謂先生學之不效矣

### 孫武公傳

自甲申國變以來海內士大夫義不負國而死者指不勝屈而江以南尤盛至於江北數郡死者寥寥吾邑素稱節義之邦獨能慷慨死不悔者一孫武公耳武公孫氏名臨字克成少司馬魯山公介弟而方中丞仁植公愛婿也資質明慧於書傳略一涉獵卽解大義娓娓談說或措之筆墨皆已成章尤工詞賦著作盈尺今存者大略齋我惺集楚水吟諸藁是也爲人風流俊爽曉聲仗吹簫度曲間游平康里卽人人得孫郎一顧爲重克

威亦遂以是沾沾自喜內兄方密之嘗語之曰孫郎才致絕人而溺志於此終不能有爲矣克咸聞之夷然不屑也是時寇氛初熾雲間夏爰公陳大樽徐復菴輩起爲古文詞講求當世治亂禦侮之略著爲兵家言克咸心好之遂談兵於騎射擊刺之事無不習也亦無不自以爲能也同人皆竊笑之克咸時亦自笑克咸與人和易曾無疾聲怒色以盛氣加人或時作謾語人質之亦一笑而已顧性咽強不肯下於其素所不能者必強曰能之旣思有以信己說而陰致力其事久之而不能者亦竟能之一夜酒酣談時事慷慨激烈引一指然燭上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一 傳 四

自誓不滅賊者有如此指遂改字爲武公金壇蔡生者以千斤力聞造君君出其所引角弓令生挽之生面赤喘息終不穀歎曰弓力過強非所用聊試我耳武公就其手取而挽之一引遽滿開合如意者數色不少動生大驚以爲神武公自是常衣短後衣騎生馬左右箛簾揮弓矢帶刀作邊塞健兒裝見者不知是儒生也會仁植公開府楚疆屢與賊戰武公常雜騎士中躍馬深入爲諸軍先時於馬上賦詩爲樂今所傳楚水吟半爲軍中作也已仁植公被讒下獄魯山以少司馬出督師宣大邊事孔棘且請病移書武公戒勿妄談兵武公意稍

沮益縱志於狎游是時吾鄉人士大半避寇白下終日燕游武公有所暱妓常大雪中挾之往游鍾山下與其內弟方直之戎服驟馬過通都避不及者或至顛仆妓紅袴襦圍紫貂扶坐馬上抱琵琶以從諸子不能騎者強予之騎前騎騁後騎亦縱騎者危慄震掉欲墜以爲笑樂既至就梅花前璫瑜席地下馬踞坐置酒聽吳兒弦曲數闕終乃舉觴政妓爲紉苛罰百出皆盡醉極歡復馳而歸予心竊疑之此塞上行樂圖今吾南人樂爲之殆將爲之兆乎明年與予同客西泠君游不得志意興大減六橋粉黛未嘗過而問也一日偕往天竺過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一

王

飛來峰輿人導入村店小飲見有當壚者心動遂罷天竺游盡其杖頭錢買酒大醉各題詩二首壁上抵暮乃還後人有至者覓所題詩則已剗削漫滅盡矣人怒曰此二名士也所題詩奈何剗之可亟壁我拉兩君來重題其上於是予兩人再往壁果空當壚者出妝盆覩殷勤勸酒中席酒家奉筆硯就壁請爲題前詩一老翁進曰以兩君才前詩不足錄請更作新詩限重游飛來峰五韻各成七言近體將以困之也於是和墨濡毫樹巨觥以待每篇飲一觥五觥而詩竟酒皆猶溫然時已醉甚亦竟不能題壁至今思之固一時之雄也今且四

十年武林人猶相傳以爲佳話君在西泠意常不樂頻有怪夢心惡之爲文以紀其異又感慨時事每夜輒悲歌抵足淡談往往歔歔泣下予心怪其有異於常嗚呼詎知有次年三月十九日之變哉天生志士意氣與國運相關幾之先動非偶然也南渡立國奸人柄政專以報怨爲事中丞及司馬公皆將不免吾黨半遭羅網唯武公超然獨全由其夙昔持論平恕與人悅豈不爲小人所淡嫉卽奸人亦無所切齒於君也乙酉夏鐵馬渡江三吳鼎沸予依家仲馭於武水武公方避地雲間與陳大樽徐復菴謀舉兵仲馭亦聚兵吳東遙爲聲援其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一

六

年秋予過雲間遇君於黃禎璫中丞舟次陳徐二君俱在君聚米而談指掌陣圖一坐傾聽間出木牛流馬式放著平地能自轉運動移見者益喜凡陳徐向所爲兵家言者君皆一一親習其事轉以詰兩君茫如也故兩君益心重君以爲是真知兵者未數日松江破三吳兵散予泛宅汾湖將與仲馭由震澤入新安武公與復菴適至遂聯舟同行至震澤之明日猝遇游兵仲馭死焉子合室遇難君亦失其一子是時入新安者改從太湖取道孝豐君挈家隨以去而予方收殮亡者屍君就子別訂子續往與執手大哭淚盡繼以血吾向時不數見

君出淚何哀之甚也嗚呼豈知與子遂從此永訣哉已  
子事竣亦從問道至孝豐居停壁上有大書某月某日  
孫某過此蓋以爲子後來者導也筆痕墨蹟淋漓如新  
傷哉此後亦不再覩君手書矣是日聞新安陷予改道  
入閩君遂從新安下嚴灘將往依魯山魯山方奉太夫  
人避地台州會原任蘇撫楊文驄盡室南奔募兵龍泉  
山中素善君以書招之君遂入其軍因上書閩中言關  
外情形甚悉特授副使監文驄軍事是時行在延平予  
爲郡理被檄行屬縣君疏至與授官本末皆不及知丙  
戌七月江東破貝勒乘勝取閩文驄聞風先入關君亦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一 傳 七

矣與君同志者如陳大樽死累數十人今止存一孫耳  
徐復菴棲海上十餘年生一子身死其子扶柩歸予哭  
之慟未幾子亦死與夏愛公俱斬然無嗣君二子長中  
礎偶儻有父風次中岳失去十餘年矣一旦從其乳媼  
自閩中歸歸能讀父書有志氣絕意仕進有孫十餘人  
家僅自給較之雲間三君子則天於君爲獨厚矣吾與  
君以崇禎壬申論交年皆纔二十餘君長子一歲耳交  
十五年而君死於難死時年三十六又三十六年而予  
特紀其與予十五年中游處憂患之事而爲之傳  
論曰賢者誠重其死與人死談何容易桓範之於曹爽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一 傳 八

羅企生之於殷仲堪亦各自行其志耳文驄固奸臣馬  
士英戚黨講聲氣善書畫爲一時名士所稱顧志在聲  
色貨賄因時竊節鉞擁重貲昇姬妾以自隨其募兵志  
在自衛耳而因以倡義歸於閩則武公之爲也嗚呼武  
公無尺寸之勢足以自樹特藉資文驄將以爲其所欲  
爲也不幸不能有爲遇難而毅然稱官爵以就死其死  
爲不苟矣

### 陳朗生傳

陳朗生名昉樞陽人家世業儒朗生孕十四月而生少  
負奇氣岸傲習舉子業非其好也既試有司不得志益

務博覽飲酒自適意於詩好李長吉徐文長於文喜李  
卓吾諸書然亦隨其意與涉獵而已不覓讀也喜爲詩  
多自撰造不入常格亦不以示人宅故倚山山石巉峭  
塊然壓宅而踞其左君毅欲鑿去之鑿十三年而塊然  
者悉破除鏗平半壁削立因其方廣構軒曰石舫內供  
魯仲連李太白元次山黃山谷王文成五先生山谷則  
土人相傳宅後山爲其讀書臺要無所據其四先生出  
處學術固不同不知君何取而合供之一壘也自石舫  
循半壁上有屋如巢曰舫閣閣中見江及江南諸山色  
焉閣後爲浣齋以課子而江以益廣山以益近君每憑  
欄望而大樂之而君之家以聲矣浣齋者惡市俗之  
塵汚人也而市人亦罕與君交每被酒嫚罵不休人望  
而避之目爲酒狂家既中落顧好客益盛時特置酒  
石舫召妓佐客觴流連日夕皆鬻產稱貸爲之以是益  
貧其所與游者既得志則謝絕不與通饑寒困頓終無  
所干謁人或謂之則曰非有所嫌但性不喜與貴人接  
耳所居屋盡質與人僧州守蕭君爲贖回君亦不拒蓋  
僅事也君爲人徑情直性不沒人之善亦不能掩人之  
惡其罵人也無有宿怨但酒後人有觸之者輒罵以是  
人亦不淡怪但謹避之而已崇禎壬午秋流寇奄至君

方飲於下市酒酣或告曰賊至矣則大罵賊至始奔回  
家人業已避賊先去君被執至義津橋使負擔不勝砍  
之仆地死猶背刺十四鎗砍未殊賊去復甦自顧頸血  
滿地成塊撮而啖之後賊至佯死有二小賊見之曰此  
血黑冤血也又視之曰陳先生也試喚之若能款猶可  
以活因連喚陳先生君微欬喜曰可救矣爲合其頸取  
汗污瓊帽燒灰傳之上下縛定扶起捧其首掖以行行  
至楊老媪家以所掠簪珥絲絛雜物給之屬其善祝陳  
先生也媪祝惟謹已稍愈昇歸卒不知二小賊爲誰氏  
子方賊大至時人去盡獨有老媪在家不去可怪也既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一 傳 十

至家故居盡燬瓦礫滿地卽其地遽廬臥焉是時賊去  
諸子初避賊返朝夕不給孺人出行汲於水側得金數  
錠以歸皆黝色似甫出土者公叱之問所從來具以告  
急命諸子隨孺人再往復得若干於是諸子於瓦礫中  
梧鼎炊胡餅日鬻錢數千食飲以足益求醫藥調治創  
漸合平復如常噫嘻君死而不死乃重活四十餘年更  
於廢址次第結構稍復舊觀斯以異矣人初聞君遇難  
謂君性怪僻故遭奇禍已見其死而不死則以君平生  
熱腸好施得報也君嘗見有人被誣爲賊者其人實非  
賊須賣婦償所失乃得免君慨然解囊如其數償之婦

得不去同里生負博錢謬以他故告急於君君方罄產  
餘三十金卽持付之生以償博通竟負君君亦不問曉  
人范生於通市遇糴時犯禁出爲市人裸髻幾斃君以  
歸爲衣襦食飲之事解乃令去其急人難如此然君非  
有心要人感激值其血性偶動則爲之亦不常爲也從  
陽故有上下市橋以通相傳橋畔有怪日落輒出魅人  
君嘗飲下市大醉夜半逃席歸叩門家人見其獨返大  
驚問之曰一老人提燭送我來徧覓無有是時市門已  
閉久矣又有請亂於陶氏宅者方縱筆忽停訊其故曰  
陳朗生過門是人在生且俟其去又一日醉卧鄰人請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一 傳 七

於世事旣少周旋又不爲身後之名得酒便飲胸中蕭  
然無有一事可謂閒矣亦惟君自知其閒也有三子長  
高次瑜次度度有詩名皆能順承父志雖極貧誓守敝  
廬不去謂先人志在焉爾然皆謹飭類弱者無復父風  
論曰君固以酒狂稱而自署爲閒翁甚矣君之有得於  
酒也夫閒非聖人所以訓世而其取諸狂也必曰簡惟  
狂故簡惟簡故閒觀君之擺落世俗遺棄一切而獨縱  
意於酒不可謂不簡矣方酒時於時之治亂不問家之  
有無不問卽酒之有無亦不問至於酒之不問則君之  
閒也至矣酒後罵人人固不怪然怪與不怪總一不問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一 傳 七

陳同人傳

陳同人者樅陽江上人初稱蔡左之聞先君子講學從  
川輔仁館與其同舍生從戶外竊聽心悅之忽一日布  
袍草履直叩吾廬謁先君子執贄請受教焉先君子哀  
其志爲假館授餐使就諸弟子之列蓋天啓甲子年事  
也予髮甫燥間竊窺其室終日瞑目危坐一無所爲案  
上惟莊子一部先輩帖括數篇亦未見其開卷讀也爲  
文極有別思間作近體詩佳句超然先君心異之然動  
以古道律人同舍生爭以爲怪予雖少固心知其有異



於人也。居久之，忽辭去，將適。越謂予曰：「吾本潮人也。潮時，吾翁從蔡氏舅應募分汛於此土，以防倭寇。家焉，因冒舅氏姓。翁來時，幼今年八十餘矣，祇記爲台州太平縣人，忘其姓。吾將往求之，遂去。去數月，曰：『吾求得之矣。』本姓陳，住太平縣某村。吾訪至其地，陳氏老人尚有能知之者，爲導吾拜先塋，且指吾故居尚存，屋一楹，田數畝，猶留以待吾翁歸也。今吾始爲有姓氏之人矣。因復姓陳，名偉，字同人。人去時，所齎錢纔數百文，人疑其冒昧，不能達。既返，袖中尚有餘錢，過西湖，買酒斷橋樓上，大醉賦詩數首而別。斯以奇矣。方是時，蔡翁老且就木，以生不知已姓，爲恨。暨同人盡得其本來，以歸翁。而後死而瞑目也。翁死，孝養繼母與兄子，素友愛所有產，悉付之年。踰三十，未有室。郡中有老儒，鄰心易者，女嫁不售。先君從容謂之曰：『生得毋可就室乎？』同人欣然，遂贅於鄒生二子。然每歲必返江濱，故廬侍其母度歲，以爲常。予嘗歲盡與同人自郡共舟而下，過其居於菴，葦中披草而入，棘籬茅屋，戶內蕭然。惟向時讀殘莊子，仍塵几上耳。家人見予至，驚喜出，雞黍止宿，詰朝拜其母。母亦八十餘矣，爲述同人家居所以，盡養於已之道。備甚，語訖涕泗汎瀾。予然後益信同人爲真古人，真孝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一

傳

七

子也。先君歿，同人喪事盡哀焉。已歲，大饑，流寇益熾，子挈家流寓白門。同人領妻子就母同居，母死，家益窘，迺遠投經於濠，得俸數金，寄子屬爲轉寄其家。時米斗直數百錢，度此金達足支一月糧，可接麥黃矣。而所託非人，寄不達。竟令其妻子捫捫不給，饑以死也。傷哉！同人依然窮獨，曳耳國變以後，予遭南渡鉤黨之禍，舉家亡命，道遇難妻孥沉震澤，以死。予狼狽流離於萬里外者十餘年，始歸。問平生故舊，知同人垂老補邑弟子員，復贅於邑之西鄉，訓蒙爲業。而同人聞予歸，徒步窮日以至，鬚眉皓然，執手大慟，蓋悲予之失志而傷已之晚暮。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一

傳

七



而性膠固不通既娶妻生子以爲非其偶也而去之歲  
饑無所歸子伯兄至貧爲煮糜與同舖終不能存活也  
又有李仲山亦樅陽人與伯聚先後客于家仲山能詩  
善書聲出伯聚上而篤實不如與于羣從交深于兄若  
士爲之續娶已皆失好爲蓼州徐氏客竟孟浪以死徐  
氏殯焉兩君皆先同人死獨同人斬然無後悲夫

家韋亭廣文傳

康熙二十五年歲在丙寅貴池學諭蘇州錢君韋亭卒  
於官其卒也以修學官竭力勞瘁而死所謂以死勤  
事者也於是合邑紳士請諸上得從祀名宦貴池自明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一

五

季以來學官傾圯四十餘年至不能陳俎豆君初至愴  
然以興復爲己任會郡丞某公署邑篆允君請首倡捐  
助君率諸生多方勸募資未集土木遽興躬自督作不  
避溽暑廢寢食者累月遂病病中日至工所手畫口授  
畧刻不離羸瘠已甚役者皆感泣趨事文廟告成人勸  
且暫緩明倫堂以俟病起君憤曰吾寧死耳役不可緩  
時已委頓床褥絕無他語惟籌物料計工程諄諄趣役  
就功工匠聞之爭相勉勵恐負君三月事以竣君令人  
扶掖出至堂上一觀遂不起君素壯健有精神至是枯  
瘠狼狽見者莫不悲歎蓋積勞所致也貴池諸生哭曰

先生精力竭矣爲學官竭實爲吾黨竭也先生雖身死  
不恨而吾黨重累先生而速之死吾黨何以爲心哉皆  
哭盡哀又池郡公甸之役多派自里甲君悉獨往例給  
工價一如民間以是人樂赴公功易集故君歿里民亦  
相語而泣不獨諸生嗷嗷然哭也先是廣文有李鼎衰  
孟堪者皆以有功學官得祀祀典至是邑士大夫暨諸  
生上其事郡縣引例以請當事允議依例從祀而其子  
太學生大鏞乞予爲之傳君名參字介臣韋亭其號也  
予于君皆出自吳越按世序固屬行也君之先有諱簡  
者以父官平江買田漕湖之上卜居永昌里是爲漕湖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一 五  
派及曾大父字藩公始卜居蘇州郡城家世業儒多顯  
者君生而資敏有至性三歲失母事繼母以孝聞終其  
身母子相依爲命父病急剗股和藥以進無知者臨革  
乃出創痕示其子鏞其隱德誠孝如此少貧力學讀書  
徹旦膏盡有老僕私出錢買燭以繼酷暑置兩足甕中  
以避蚊咬老僕卧席前伴君讀亦徹夜不寐僕死君歲  
時致祭焉年二十餘入崑山縣庠食餼丙午南闈擬元  
語犯時諱見擯戊午試北場既得復失遂以歲貢生循  
例授廣文得貴池到官著士箴八則語該體要人多傳  
誦尤好提獎孤寒時加賑卹有貧不能輸糧而重受累

者量爲代輪每除夜齋厨蕭然念諸生中貧無以度歲者輒給少錢與買光薪歎曰不能徧及也君所受俸修甚廉又好施予學官之役費不繼則舉其室服御所有悉付質庫以是家益貧歿之日囊無一錢上官僚友及諸生共相扶助喪始克舉有七男六女男長者卽鏞也次者纔能勝衣長女適張氏餘皆呱呱泣妻盧氏繼劉氏妾潘氏皆有出食指數百去家千里其何以歸家無卓錫地卽歸其何以爲生傷哉然君以一命儒官於職至微死而列諸俎豆君死爲不朽矣予於君屬有宗誼素交好固略悉其本末因鏞請遂据實而爲之傳

日間文集

卷二十一

傳

七

論曰以君才美篤行少時勤學不倦人爭以大物相期而所就僅若此豈不悲哉然世之取上第致高位者不乏草亡木卒未數年鄉里不能舉其名氏視君之以一廣文從祀學官名載千秋者其得失爲何如哉士所重者千秋耳千秋之名出自公論爲可重也若夫無其實而有其名徒以氣力情賄得之而公論不與又未可與君同日語矣

家席之小傳

吾家自浙淳安遷桐城之潛漕里歷十數世矣子姓日蕃多不相識認席之與我共五世祖者也席之父素位

子兄弟行有子五席之其仲子也席之名家珍與子同年生所居相距四十里少時嘗徒步囊筆到予家共予爲文思甚苦文成聽閱者可否輒適然持頤而笑見予文亦適然不置一語非久復來文以進其爲適然者如故也年二十三補邑諸生頗講字學審音韻國變後浮沈費序間嘗負畚行大堤上手一卷吟誦自若兄弟耻之嗚呼此席之所以爲席之與予嘗與無可道人信宿其家講易圖象席之猝出已見與相質難聽者大咤席之亦適然不以爲意未幾語予兒癯祖曰吾向聽無公譚河圖數一以中五爲主乃悟七八九六之成數卽一

日間文集

卷二十一

傳

七

二三四之生數惟加中五以成妙在相得而各有合耳星家從年起月從日起時皆以生數與成數合而得之如甲己起甲乙庚起丙之類甲於甲爲一己於甲爲六乙於丙爲二庚於丙爲七俱從有合起推之丙辛起戊丁壬起庚戊癸起壬之法莫不皆然此說星家所習知而席之則實由聽圖數得悟亦足以見其能好學深思矣席之性篤孝母汪孺人病嘗割股和羹以進母甘之甫就寢夢素位公大聲曰火退矣遂愈逾年始歿居喪泣血蔬食者三年父歿久不葬信堪輿家言從其徒披榛棘陟峰崖遍求吉壤費不貲旣得葬家遂以貧不悔

也壬寅春偕諸從請于修支譜譜成參訂家規言多可采人言其性執拗以予觀之其所持皆正論也家世居水鄉有楓林圩田數千畝合里恃以爲命席之每倡衆修築堤障一歲水大至堤平風鼓浪齧堤堤且壞破在頃刻數千人畢集莫能爲席之直前袒卧堤上大呼曰願以身塞堤觀者爭救止之不聽久之風息浪亦止堤以全至今過堤者未嘗不稱席之功歎其勇也予嘗問其事不應亦惟道然而已三子繼室某氏獨一女乃橋署授舊宅諸子已獨與妻女別居一宅一夕大醉歸過危橋失足墜水死死時年六十五或言席之爲人勇決田間文集卷二十一傳

送還席之曰非也我牛固歸我親繫諸欄同往視之欄無牛送還者實其牛也踰時牛病死牛亦有鬼哉所說怪事甚多然席之曾未一語予也又言其死也去所居宅纔數武次早人見之猶插立水中不仆面有怒色居人或聞中夜有喧聲聲視泥中蹂踐有迹蓋與鬼鬪而死云以席之平生孝友負正氣直性言論不欺卽陷泥淖中醉不能起凍而死耳豈有鬼能死席之哉諸如所傳吾固不之信也

論曰漢時河決金堤東郡太守王尊止宿堤上願以身塞金堤水盛堤壞吏民奔走叩頭救止尊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朝廷壯之宋蘇軾亦嘗踵行之以係徐州彼固有官守也若席之何爲者哉當數千人莫知所爲之時獨奮五尺之軀毅然爲一村與河伯爭意氣激之使然也則猶有先武肅王射潮之餘勇哉卽此一事席之足以傳矣田間文集卷二十一傳

### 髡殘石溪小傳

丁戌之間予僑寓白下從胡處士星卿時過長干脩藏社社主松影去楚有石溪代領其事每子兩人至則相與劇談出茗果留坐竟日以爲常師與子同年生頤而哲頭白如雪冬夏一禿頂身臂少受寒濕時作痛甚厭

苦之因自號髡殘天姿高妙見解超然當海內棒喝交馳之時所過掩耳疾走時有吟誦都不入格一言半句往往出人意表間以已意作山水人物脫盡常蹊吾嘗謂石溪自成其詩自成其畫亦自成其禪也性卞急不能容物顧喜予率易予每見輒縱談諧謔雜出無所隱諱嘗語予曰某公爲文句句要人不解予爲文句句要人解可喜也有楚大夫以方外游公卿間氣甚盛遇予於師坐間予避去其人問知爲予訝曰吾耳西頑久直如此人耶師曰此其所以爲西頑也一日同菴溪及予同赴城南齋予亦僧服過小巷有壯婦塗粉狼籍叉手日閒文集卷二十一

且業已剃遂聽從之龍先生聞之大喜曰此大丈夫事不可小就教令看話頭有省益令游江南參學至白門無所遇遇一老髡問師出家始末言與已同但已得雲棲大師爲之剃度師因請大師遺像拈香遙禮爲師老髡與議名智果蓋雲棲派也旣返楚卜居桃源餘仙溪上龍先生晝夜逼拶久之忽有所觸心地豁然遂成無事道人師生平未有師承世出世間所以成就之者龍先生一人而已甲午再來白下遂駐錫長干戊戌往謁浪杖人於皋亭一見皈依易名大果明年杖人示寂於天界師自祖堂奔赴諸弟子以杖人親書法偈及竹如意遺命於龕前付授師拜而藏之不啓已納歸青原終不受師在祖堂與諸髡不合有爲捐資構大歇堂以居師者師謝以偈曰茶蓼生來都喫盡身心不待死時休借他兩板爲棺蓋好事從頭一筆勾疾革時語大衆死後焚骨灰投棄江流衆有疑色師大叫曰若不以吾骨灰投江者死去亦與他開交不得衆遵命舉火後函其師在大歇堂盡出其生平玩愛古銅器以已意命工寫佛出山像高數尺一火而就妙好端嚴親書一聯云盡心肝博得此中一肯留些面目且圖去後商量從此

絕筆蓋卽師辭世偈也師脫略一切獨與怒不可解投  
灰之命亦惡其肢體向多痛苦仇視而棄之也遇弟子  
一以呵罵從事非人不堪不得已去之他方往往爲上  
座稱大師斧公其一也師歿十餘年有瞽僧親至燕子  
磯募工升絕壁刻石溪禪師沈骨處數大字於上又爲  
刻師禪偈一卷大歇堂集六卷行於世瞽僧桐城方氏  
子字子安能文旣瞽而出家蓋斧公之弟子也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一

田間文集

卷第二十一

墓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二

墓誌銘

兵部職方司主事泰齋劉公墓誌銘

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 烈皇帝身殉社稷在朝諸臣以死殉帝者若而人其有不卽死爲賊所得而備受刑楚卒以不屈者亦可數而計也初賊遁後有自都門毀形變服南還者人咸以不死譏之而官於南者論尤嚴未幾國運改革事已定其譏人不死力持嚴論者爭幡然彈冠以起而是不死者枯槁巖穴微辟屢加至死不出吾不知兩者之賢不肖相去何若也若吾鄉職日用文集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一

方劉公泰齋其至死不出之 人矣公諱若宜字宜之號泰齋皖潛山人移居郡城爲郡人祖某父尚志 科進士仕至方伯年八十餘有子十二人公同產者五長若宰戊辰廷試第一人次若寅給事中餘謨父也次卽公公弟曰某曰某皆楊太安人出公行八故里人稱爲劉八老少穎異未冠應童子試七篇立就學使者大奇之補府學弟子員癸酉舉於鄉甲戌會試以兄官諭公入闈引遊丁丑成進士授刑部主事丁太安人艱服闋調補兵部職方司時流寇猖獗六皖公上疏陳地方疾苦哀痛迫切凡數千言不報甲申國變公逡跡浣花

菴薙染爲僧賊物色得之繫置營夾以白刃嚴刑索賄會賊敗倉皇西奔遂得逸引光敗元馬士獎爲政信奸黨計凡自北來者皆借此以修舊怨欲加之罪公與士英有舊獨欲官公公不可固辭以免改革後歸皖故與公同譜者多刻當道交相薦辟皆不就謝以詩曰山僧久卸朝天路只整威儀拜法王自是閉門却掃絕跡不入城市作不入城說託詞於老病貧不欲以高尚爲名也所居村僻去城遠多盜不得已移近郭外鴨兒塘側予嘗過之室如斗大客至促膝而坐僅一僮僮畫謀生於市則自擎茶進客終歲不窺門門外委土成培塿高田間文集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二

數尺許送客出則相與攜手至其上是爲登眺云自爲靜室銘曰六尺地半間屋靜則有餘動則不足木爲鋪席爲幕冬無甚寒夏無甚燠常冥心時閉目不出戶庭直遊造物皆實錄也公力學窮理經史以外諸先儒語錄手抄成帙以至卜筮三式之學無不精曉周易莊子華嚴楞嚴金剛圓覺諸經皆有獨解每疑悟真篇二字與其書不倫見陽明以悟真爲悞真乃豁然劉氏雖世顯家故貧公田不及百畝每租吏到門呼暑如虎所需索倍於編戶卽時輸應惟謹無敢抗抗曰吾分應爾也鴨兒塘爲城西市盡處菜圃雜處公治比其鄰無少

自異甲寅正月間滇南之變海內震動皖中大擾士民  
爭避出城城外騷然公筮之得明夷初爻笑曰無能爲  
也其占不宜動動必有災鄰人信之皆不動已果無事  
遠去者皆中途被掠奪大困而還由是閭閻之間皆祝  
公爲安危公固通佛法好作善事諸方尊宿稱爲肉身  
菩薩比之維摩詰龐居士初崇禎間赴補北上舟中遇  
盜盜斧劈其額急走匿枕尾按之無傷痕亦不知痛盜  
去囊篋一空獨遺小行笥封識如故啓視之內貯素所  
誦金剛經一卷斧痕在焉人皆以爲經力神助而公精  
誠之至亦可見矣公生於萬曆壬寅年某月日與方伯  
日間文集 卷二十一 墓誌銘 三

大槩而爲之文存於集中不必納壙也予與公相識於  
崇禎壬申之冬六皖人士大結社時也自此出處既殊  
蹤迹各異辛卯冬予自天南還寄公一書公不報怪之  
其兄子餘璜謂予曰吾見君手札矣從父什襲藏之自  
謂不能答每君札至必手錄登諸冊而藏其篋他日又  
謂胡星卿老友曰吾鄉某人與文皆必傳也嗚呼此吾  
之所以謂公者而公轉以謂吾耶己酉予以冤訟久寓  
皖與公朝夕過從聚甚歡見予幼子器之欲字以女兩  
家內人皆以郡邑相去道遠爲辭事遂止然每見予子  
輒太息以爲恨是可感也當甲申國變時吾鄉士大夫  
由間文集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四

不屈於賊雍染南還者非公一人未及十年有死者有  
髮者有不甘貧賤一旦出仕新朝以取富貴者士固各  
有志也而公四十年如一日能甘人所不能甘此吾所  
以獨重公也銘曰

皖山峨峨江水泯泯子然天柱一峰孤挺惟此哲人正  
氣以秉甲申國變刃在其頸未獲死所終身匪影外柔  
而溫內剛而冷四十餘年城市跡屏一室斗大如坐枯  
井誰其往還方袍圓頂蒲團坐破自言有醒行年八十  
得死爲幸坤道在貞用六利永蓋棺事定惟此堅忍孤  
墳寂莫甌山之嶺其室則幽其節則炳念子丹衷千秋



耿耿

曾翁悌初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今年乙巳秋予重過永安蓋別二十年矣城市變遷故舊凋謝曩時游處之士獨曾子也愚存入其室蕭然見壁有遺像一老翁皓首踞榻坐有儒冠執卷軸者侍其傍予注眎久之因指儒冠者謂也愚曰非子也耶曰然踞榻坐者而翁耶予再視翁像目炯炯有光剛毅之色見於眉間予曰子之翁有氣槩人也也愚曰何以知之曰以像知之也愚曰公何以知像爲我翁也曰以像之酷肖子知之也愚因述翁生平氣槩及起家始末且曰田間文集卷二十二墓誌銘

翁年八十三始歿歿之三年而母張孺人亡今將合葬窀穸有期矣幸公之至止敝邑將丐公一言以爲泉壤壽予曰諾子以狀來詰朝也愚偕其弟持狀來請予爲誌之按狀翁諱某號某其先世本漳州龍岩人自宋太平興國二年有九郎公遷居此土至五代祖復分其一支於浮流浮流故鎮名景泰間建邑築城改爲永安於是曾爲永安城人而族始大書香繼武則有舉於鄉者一人貢於學者若而人其博士弟子員斌斌代不乏也至翁父某公以齒德賓於邑有六子翁居四伯兄用據史起家亭長餘兄弟皆碌碌坐食產日挫翁少有大志

慨然曰曾氏其式微乎因挾筴走四方經營足跡徧吳楚江右間或歷年始歸內則張孺人紡織佐之家稍稍起一歲歸至貢川心動乘夜亟返則鄉飲公以是日歿翁入門號擗幾絕治喪盡禮事畢則益遠出備歷辛苦乃厚獲而歸因家居養母不復出與張孺人織紵經理家以益裕未幾母歿喪葬視昔有加皆翁獨任之未嘗以累及昆弟也每歲時伏臘祭必虔逢親忌日至老猶孺子泣云嘗爲建左衛令史滿歲例入都考當得官而翁夷然不屑知兩孺子可教也恐一旦遠離卽棄荒遂絕意進取營書室於南郊延明師課讀甚嚴已則督值日間文集卷二十二墓誌銘

奴壘園樹藝時屬耳書室聽讀書爲樂二子皆成名士翁性亢俠見人有不平輒義形於色有鄧氏甥因貧乏鬻其女於遠人翁聞之遠賈舟追回不可則鳴諸官卒捐貲贖歸爲擇配至今鄧氏甥能言之老年矍鑠益好學抄書自娛倦則閉戶却掃與親舊道故歡然遇子姓及諸後輩有過失輒正色責之無少回互諸後輩望翁來預引避之畏其嚴直也吾謂翁有氣槩其像剛毅之色見於眉間信不誤矣翁四子伯仲早逝曰省府增生卽也愚也娶陳氏曰鸛府廩生娶前千戶崔某女孫男三曰起濡曰起震省出曰凱鸛出孫女二俱省出翁



生於萬曆己卯年三月二十日卒於清順治辛丑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享年八十有三張孺人生於萬曆庚寅年六月二十二日卒於清康熙甲辰年四月初四日享年七十有四今卜吉合葬於二十九都黃坑寨尾屬予有通家之誼因次其狀誌之而爲之銘銘曰

吾觀永安之山皆不壤而石其峰巒拔起岩洞自開故鍾其靈者曾不階尺寸而能卓然以自立翁無聞於朝而世咸仰其家聲不見用於時而子孫服其教澤古之所謂長者今之所爲豪傑與孺人合寔於此土是爲千秋賓敬之宅

田間文集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七

故山海衛叅軍陳公南山元配李夫人合葬墓

誌銘

壬子冬予客都門於貴池陳比部寓中接其族子中美與談佳士也次日過余蕭寺益深談意氣慷慨是時中美爲三河令幕中客令掛吏議且去中美逢人述三河困弊不可爲狀稱令寃雖無救於令而其爲朋友急難誼甚篤也予旣南還中美復以能習吏事從人東西宦遊久不相聞壬戌冬村人自樅陽來云有貴池陳君子上問予居止且來予心訝之忽念曰其中美乎越數日中美果來出其尊公及孺人狀以請曰先君子以改革

時死於亂二十餘年矣未葬吾家徵君新建士業公曾爲之誌銘不孝飢驅四方久不歸去年郡伯喻公下令有喪者畢葬家人倉卒葬於祖塋側不及待某歸成禮以爲恨今先母已歿擬改扞合葬欲得先生一言藏諸幽室庶以不朽予旣知中美又異其不乞銘於今之有赫赫位望者而以草野遺老一言爲足重也其敢以不敏辭按狀公諱能字行可別號南山世居池州貴池小剡鄉宋紹興間有承事郎嘉言公數傳至雷順公登元至正年進士歷官漕運副使明洪武初有諱尚賢者爲福建邵武郡丞具載府乘中陳氏聚族而居且七百年日間文集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八

蓋宋元明三代之舊家也曾祖某祖某考某皆不仕公幼有大志沉毅簡默不屑屑家人生產及長喜交游慷慨好施爲諸生非其志也好讀孫吳書習騎射東事警慨然投筆詣關上書願得一職自效授山海衛經歷會皮島失陷鐵騎長驅中外異議公知事不可爲遂乞養以歸崇禎末年流寇盤踞六皖去公鄉僅隔一江風鶴時驚土賊竊發於是一方恃公爲保障未幾有甲申之變以致改革公遂絕意世事戊子春亂益甚初皆假建義爲名久之剽掠焚殺益賊也四鄉奔竄以空獨公所居村素稱完聚賊覬覦已久公堅壁不動自以素習兵

事鼠輩起草間烏合不足敵也預勅其子扶孺人遠避已獨居守賊至與戰死焉賊之來鄰有爲之主者早將郡邑城門盡閉公子璞號跪控官求討賊不能問也嗟呼公生平志在爲國家靖亂遭時不偶一無所效而漫死於賊其命也夫公配孺人李氏爲貴池著姓既歸公事婦姑婉婉將順以孝婦稱公家固素封孺人顧自甘淡泊有贏餘輒以濟其鄰里嫻黨公既好任俠又以薄宦費不貲產漸落而好客如故客到則中饋悉所有出饌客未嘗少倦公不問也公沒孺人誡其子曰汝父喜功名好談兵卒以兵死今獨存汝吾不願子求榮以增日間文集、卷二十二、墓誌銘、九、

吾愛但讀先世遺書居鄉里以終吾餘年斯爲孝矣璞初名萬邦字綬之至是改今名承母志示欲藏也孺人雖不知書凡前言往行列女懿事幼時得之庭訓者疊疊誦述無所遺忘喜爲諸女談說不倦又工刺繡描畫里中女奉爲師其歿也皆哭之甚哀孺人之歿距翁死二十年璞又以遠遊未獲親藥餌視含殮言及二親輒號泣有終天之痛焉翁生於萬曆己丑月日卒於順治戊子月日享年五十有九孺人生於萬曆年月日卒於康熙年月日享年七十有幾以某年月合葬於某鄉山子二長曰璞國學生卽中美也次碧玉早夭女一適唐

氏早寡孫四人曰元德元和元善元麟麟國學生孫女一適檀氏觀公生平志氣古所謂豪傑之士也既以武畧自喜遂輕用其死吾獨惜翁此死不於受命嚴關之前而死於鄉里亂民之手也悲夫銘曰、

文事武備古人所兼惟公希古厥軀而殲奇才偉抱未展尺寸死非其所志士遺恨爰有哲配居然女師誠子以遯保世無危乾剛坤柔斯爲合德泉壤同歸千秋此宅

楊翁案山墓誌銘

予少時則知吾鄉有江右寓公楊案山翁者以刀圭活日間文集、卷二十二、墓誌銘、一、

人不重取利一鄉皆稱仁人焉喪亂以後始過其廬蓋古有道君子也翁亦以予爲遺民與訂交已而有姻戚之好迄今且二十七年翁之歿久矣今年冬翁子森以狀來謂窀穸有期乞予一言納諸幽室且曰是先志也誼不敢辭翁姓楊氏諱某字春圃案山其別號也先世華陰人五代時有名雄者仕南唐樂平令除南昌長史卒葬進賢縣二子或遷吉水或遷臨川明正德八年割臨川之東鄉爲東鄉縣於是爲東鄉人曾祖玄慶諱文岳祖某諱思本父紹峰家世耕讀紹峰習岐黃家言以其術遊於江南之宣城建平間歲一歸翁時年十三請

從行至宣城蔣顧村會疫大作傳染死亡略盡比戶呻吟或墮牀下緣門壁求水漿無應者紹峰煮巨釜藥按辰相方令其徒提大桶分道徧給翁亦隨往各伙燒春酒一卮銜諱一辨病者得藥皆霍然起由是村人感紹峰德留止其村不聽去紹峰篤行好義嘗以歲暮回迂道三十里過一村舍出裝篋中物授其家人則屍囊也蓋亦死於疫者樁不能返爲火而裂帛裹之瀕行潛入裝中不令同行覺併不令翁覺翁比覺毛髮盡豎自是益重義矣其後紹峰亦遂客死村中翁侍疾七十餘日衣不解帶知不起密備棺衾疾太革握翁手曰汝幼後日間文集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七

挽兼程而至易船入江始返既抵里門去家六十里輒岸上同舟人散歸家人得訊未卽至翁獨念棺置沙上前軒後輊輊處疑下濕棺大翁力弱獨舉之起用木枱檣挂之已藉牛衣枕宿其側霜凝冰斷不顧也其夜家人至引輻回值次日臘庚申族人素德紹峰又哀翁孝許令附葬祖塋旁翁固素知其處搏頤謝卽從事焉一人色動翁覺之乘夜先往腰鎌荷鋤舉炬斬荆棘破土爲兆棺甫下色動者亦移其妻喪以至大驚遂別厝山隅反爲翁襲事焉次年母吳孺人歿毀瘠如父喪益鬻產殯葬如禮事畢乃以所有田廬焚鑰悉委其同田間文集 卷二十三 墓誌銘 三

事無備奈何翁泣對曰備矣曰木堅能歸故鄉乎對曰堅因曰吾以不忍人之心親火同鄉人客死遺棺七裹其骨歸其狀大不堪汝能歸吾觀甚善不則就此村葬之吾有德此村不患不保吾一杯也言訖而卒當疾革時翁晝夜抱持不離含殮之具乃能料理悉當不令親知孝子哉髮始鬢髮然至及肩也使紹峰出不以翁隨一旦罹此誰恃哉天之報施善人此既一端矣於翁初自請從時天固已啓之矣紹峯歿村人奔赴號泣同鄉游藝此村者畢至盡哀因殯諸蔣氏先塋之側明年謀移觀歸殯處距水口二百餘里村人義不受直更番牽

損於已不損於客蓋家法也初紹峰娶王孺人本吳氏側室十年不孕歸於楊七月而生子卽翁伯兄也吳冒爲已子欲乞還紹峰不可請刺血孺人知非吳子也毅然曰血不足驗且予之吾矢諸天倘再孕而七月生兒仍還楊吳許之因與定約果又七月生翁吳亦如約以還其子久之復生季三人者聲音笑貌無一不似非久處不能辨也當翁避賊洲渚間伯與季東來蹤跡之不知所在過市酒樓上有人聞其聲以爲翁也趨下呼之不相識已問知爲其同產也因指之處乃聚首焉蓋其兄弟酷似如此翁志不忘故鄉厚資其兄以歸以季自田間文集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圭

德丁酉歸省先塋兄歿矣再弛田租十四年屬之命主祀事庚子秋周孺人卒翁得足疾恐遂不起自撰祖考墓誌碑式郵資屬族人如式勒石自是見此鄉人歲時上塚輒閉門掩泣以爲終天痛云翁生於某年卒於某年享年六十有八娶周氏先翁歿子二曰森娶銅陵李氏曰肅娶進賢吳氏女一孫男八孫女四一適桐城錢展爲予次孫森所出也今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廬江之石峽馬鞍山初森與肅自以流寓不定居將視兩親坵壠所在然後卜宅而形家謂宜分葬卜諸神宜分翁先焉於是獨先葬翁銘曰

田間文集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南

士之百行以孝爲先惟公至性匪人而天不惟其性而惟其能黽勉無憾乃於弱齡厥德以崇厥業以廣悖彼同氣施及宗黨迺薦於義迺依於仁非以爲善迺率其真鬱鬱佳城體魄斯存子孫定居奕世惟蕃嗚呼是爲江右之志士江北之始祖而前代之遺民

童翁鄒石墓誌銘

翁諱心鑑字明卿別號鄒石其先世歙人元末遷居桐城之樅陽鎮遂爲樅陽人六世祖鑑爲金陵倪大宗伯壻曾祖淪祖及父一旭皆篤行稱長者翁生有至性雖居闕閭間無苟得無妄語造次言動必以禮法自持童

氏故素封至翁父復初公家中落七徙宅七燬於火翁乃棄儒挾筴貿遷稍以自振母袁孺人歿公未有室復初公繼母方孺人病痺委頓床蓐間凡飲食起臥轉側洩便皆需翁爲之將奉抱持不能時刻以去左右蓋十二年未嘗一日懈也復初公歿翁事繼母向孺人是時翁家稍裕凡甘旨服御昔所未獲奉於生母者皆竭力以致諸向向有二兒金氏子也隨向育於重一天歿一既長翁爲婚娶生子推已宅居之置僕婢器用悉具已乃別置一廬雖古稱友愛於同產者何以過焉未幾有訟金氏子於官者將受責翁恐傷母心請以身代竟代田間文集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五

當翁於金氏子非爲已也弟直爲向也子而爲德已甚則翁之所爲殆有過於祥者矣翁孝友天性與人忠厚謙和凡鄉里有緩急相告者無不應或負之亦置不問外家袁氏零丁僅存表姪一人貧不能娶翁以養女妻之資奩一如已女袁卒無子每言之輒慟流冠躡從陽諸戚友被掠逋還家蕩然皆依翁翁皆爲衣食之資之貿易既有餘積乃辭去而尤重根本凡修宗譜置祭田買地建祠皆翁獨資爲之首倡有還初公者翁從父行也先君子嘗爲之傳稱還初居水南老而連喪二子及孫有一弟亦歿遂斬然其從子明卿從水南迎歸於市日間文集 卷二十二 墓誌銘 六

責而出通市駭歎向孺人泣曰嗟乎以予子之故累汝至此孺人病且死執翁手祝曰汝孝友至矣子孫必昌今惟有一子我死當力懇冥司更乞一子以大汝後預名福壽用報汝德已果再產一男卽今之次君基是也嗚呼古人以孫養祖母者稱李令伯伯固少孤耳若翁則親在而代親養者也既以其身爲一家衣食所仰賴而復躬僕婢之役爲大母十二年所頃刻不可離之人誠之至者力亦給焉然後知事親無不得竭之力也祥覽之事千載後爲美談然覽實有德於祥而母氏以格且覽固祥弟也卽使覽不德祥祥之爲德於覽也固

奉養不啻所生公旣安明卿家徧召宗戚以謂明卿曰吾舍此子無歸矣吾舊有水南田數畝惟子其有之明卿謝曰伯父無依應歸養於某饘粥保自給也以迎養而得田其有市心乎必不可公曰夫親親逋相及也今自吾祖以來惟有吾子卽子不吾養吾旣老產子產也子何讓爲且吾旣得養於子又安用產豈有予歸子而產他適者乎明卿辭不獲乃請公之族置祭產焉所謂明卿者卽翁也先是翁家有童定夫先生以布衣崛起講學樅川四方景附諸弟子陳金爲建輔仁會館先生歿十數年至天啓癸亥先君子始繼其席語翁曰此一

大事非子左右不可翁毅然身任之倡率同志二遵昔  
規以每月十三日會於館所則翁贊襄之力居多而翁  
亦往往能以所聞者施之於行事焉惟時有孫磐石者  
赤貧每聽講歸炷香靜悟亦若有省先君子謂人曰輔  
仁一會得兩學者蓋指翁與孫君也翁爲人健瘦精神  
在傳伍中常高出人一頭輒俛焉自下道氣穆然好親  
賢禮士至老無倦容有兩子爲延名師擇交游卒皆有  
聞於世而翁所諄諄庭訓唯勿墜定夫先生理學遺緒  
而已會館歲久將圯又門燬於火翁拮据爲重新之館  
傍舊有小樓先生坐臥處所謂芝蘭之室也更加葺理  
田間文集 卷二十二 墓誌銘 七  
供先生主朝夕奉祀又爲先生樹碑其墓順治二年縣  
舉鄉飲賓不赴曰吾不堪也年七十餘猶自莞家政予  
嘗勸其委諸二子不能然每見予至輒喜遽舍其事促  
膝就予談間述所聞諸先君子者以質予予爲反復剖  
論則喜甚至不忍別也翁生於萬曆壬午年十一月  
日卒於順治丙申八月日享年七十有五初娶朱氏  
再娶陶氏繼娶陸氏子二曰年縣庠生娶施氏曰基娶  
樊氏女二一適錢廉縣廩生子兄子也一適陳氏孫四  
曰孝行曰孝昭皆年出曰蔚縣庠生曰芾皆基出曾孫  
六人將以年 月葬翁於某山其子年乞一言以爲

之銘予不敢辭銘曰

童有定夫講學津市直指本心不立文字翁長關闢率  
性而誠本其家學見諸躬行其行唯何孝弟忠信大節  
所存仁至義盡世風日下有偽無真作翁銘章以告後  
人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二

田間文集

卷第二十二 墓誌銘

六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三

墓誌銘 墓碑誌 塔銘

前給諫姜公卿墅元配董孺人遷葬墓誌銘

山東萊陽姜卿墅先生以崇禎辛未進士筮仕揚州儀真縣令孺人董氏以己卯卒於官舍辛巳返葬萊陽其同鄉太僕卿宋公玫爲之誌銘後四十餘年癸丑給諫卒於吳中子安節實節遵遺命葬之宣城公戌所也安節守公墓遂家於宣城念母墓遠各一方以乙丑秋回萊陽啓孺人墓移其柩南來葬於給諫公之墓左距孺人之歿四十七年葬四十五年矣墓中棺槨僅存墓誌

田間文集

卷第二十三

墓誌銘

一

石完好文字一一可辨其文猶給諫初自儀真令擢補儀制司主事時宋公玫作也誌稱孺人尚書禮部儀制郎姜君卿墅諱採之妻直隸保安州學正董公震澤諱應雷之女以奏最封孺人崇禎己卯二月初五日卒於其夫儀真之官邸距生萬曆庚戌二月二十一日得年三十今年辛巳十一月十二日葬於城東北水磨村覽鳳山之新阡有子一人曰安節聘余叔吏部稽勲司郎中諱應亨男拔貢琬之女姜子卿墅發使走京師寓書請銘復緘其所爲悼亡之詩十篇示余曰吾妻董氏亡矣吾尚有老親資其養幼穉需其成女弟之在室者賴

田間文集

卷第二十三

墓誌銘

二

以嫁而竟亡矣吾子尚其銘之於幽菴予宋世與姜氏通姻姪又卿墅過誤有私遇子玟少而相歡也因得習知孺人之賢丙子冬余有事武昌還舟次鑿江卿墅留飲過邸中維時孺人尚無恙中廚治具半出鄉物以侑樽疊乳者抱兒前揖客媚秀倩好望之若主雪幼女婉弱可愛方學語於懷袖間卿墅教之呼余舅至爲結婚然後去居一年女殤余之子亦旋夭而孺人夙有羸疾日夜悲啼竟不起嗚呼余又何忍不銘孺人生十五年於卿墅有家矣當是時姜氏方中衰孺人乃力貧支德甘荼夢於鞠窮染緇疏繯以易簪臂間復以其嫁時衣質而佐卿墅也及其仕宦而相從也象掃翟冠燁然顯且靡矣孺人操作自若衣椎布辟濯洗洗然以故卿墅十年飲水於江干稱循吏丈夫誠自愛尤康廩於閭閻矣孺人事舅姑稱其孝事其祖姑如其姑室以內不殖私財尺帛寸縷必晚進之以爲二人歡卿墅兄弟四皆同爨太孺人春秋未艾也篋綸躬秉之諸婦罔敢問伯叔如傳餐共器衣裳無異幅率未有勃谿片語立而稽者故姜氏之堂顏曰一樂蓋以此也御膳姜溫而且惠每旋里必頒布於所親練帋裙襦遍相貽遇有喪必哭之皆哀有餘至於今其宗婦里嫗咸涕泣以思曰孺人



之歿斷縞敝絮吾無所乞矣賢而不壽如天何宜乎卿  
暨之腹悲也孺人性勤而慧其治家甚有法自居約以  
至履豐終未一易其素尤嫻於女工其組紉緝紉之巧  
以及醴醢鹽豉之細皆不書書其尤著者爲婦法爰系  
之銘曰蘭之阪有霜斯陵彼君子女德音不遠蘭之葵  
夫葉修修伊胡不留我心憂嗟蒼天今其可郵後書官  
問姓名其文雅飭有體敘情事簡而其可傳也計宋公  
銘墓之明年姜公始改授給諫未幾以劾貪輔忤上下  
詔獄廷杖幾死而萊陽適破贈公貞肅先生與宋公同  
時殉難以死甲申春給諫免死謫戍宣州未至戍所都  
田間文集

瘞於贈公之墓側蓋固有父命葬不可合於此聊存同  
穴之義爾可謂曲盡孝思矣孺人歿時安節纔七歲生  
平行事皆不習知又屢經喪亂卽宋公所爲文亦散失  
無存者而乃於四十五年前墓中得之豈非有鬼神陰  
相之哉孺人婦德家世及生卒年月詳載前誌中子二  
人曰安節孺人出曰實節他母某氏出孫幾人曰某某  
安節出曰某某實節出以丙寅年五月朔日改葬於宣  
城某山穴居給諫墓之左蓋同丘而別兆遵遺命也安  
節實節請予重爲之誌銘予卽爲之亦豈有加於宋先  
生之言哉謹一仍舊文前後略敘給諫死葬宣城之由  
與安節遷葬孺人之始末而更系之以銘銘曰  
南有敬亭其山幽幽彼君子兮於焉歸休豈無先隴瞻  
望松楸君命未改曷敢首丘嗟哉碩人實惟好述盛年  
早歿墓木已樛南北永間四十五秋泉壤重聚子心是  
求母氏載遷子無怨尤迺遵遺命迺卜於陬體魄異室  
魂氣同遊百世享祭共此山頭

方氏姊墓誌銘

吾有四兄一姊暨予凡六人同出於母龍安人姊行三  
叔子幼安以下皆弟也姊年十六歸於方是年姊夫伯  
穎新補邑諸生初伯穎幼時府君奇愛之先有姊名婉



許字焉而殤府君哭以詩甚哀已而姊生喜曰是前女轉世也因名之遺復以字之故姊夫長於姊者五歲母安人鍾愛姊罄家所有爲養既歸方氏有需畢給所居相去二十里一蒼頭傭司日餽送之役府君不靳伯穎有時譽既十試鄉闈不得志值母安人歿供餽以乏家益貧又遭流寇之亂燬其居流寓池陽遂鬱鬱愛憤染疾以死死時年四十七是時先府君見背予移家白門其爲姊經紀喪事以還里者則吾兄幼安與若士若士亦以女字姊第五子故姊尤藉賴焉已予自白門罹黨禍避地三吳轉徙閩粵者計十七年始歸歸往省姊姊日用文集卷二十三 墓誌銘 五

也鄉俗嫂不避叔伯穎有仲弟仲庸小其兄二歲姊見輒避之人曰叔也曰雖叔年長於予固當避其謹於禮法如此初母安人在時姊家日用隨取隨給習之以爲固有媵婢數人或不如姊意母益擇善者往用是姊所有僮婢且數倍予兄弟母歿姊馭下少恩不數年僮婢死亡略盡晚年親自操作良苦向予哭曰天乎予乃遂一至此乎又云予往時不省世間服用飲食一切至瑣屑之物需錢買也然姊能甘淡泊善操持卒瘡拮据爲諸甥次第完婚諸甥無田皆以筆耕求食於外子婦事姊不能如姊事其姑幼安時有所聞欲往以婦道責之日用文集卷二十三 墓誌銘 六

不愧其母矣可哭亦可喜也其重節義知大體又如此  
予歸里後再寓白門者二年念同產惟仲子及姊耳作  
麥園椒領二篇以志所思次年遂歸歸踰時而仲子即  
世復以避謗入閩再娶徐氏越三年挈還田間急迎姊  
姊益老且以明年稱七十矣予語姊曰自吾母以及諸  
兄皆不滿七十今幸有姊明年初度當迎過草堂率內  
外諸子孫稱七十觴爲慶姊許諾詎意是冬予兒隕於  
盜姊聞之驚痛病益劇遂死亦竟未滿七十也姊生長  
太平家世以誦讀爲業門內見非儒服者目爲怪物變  
更以來人多從業姊猶以往事律今也每以諸子讀書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三 墓誌銘 七  
不能承父志爲恨嘗指予以語諸子曰予往見舅氏讀  
書日暮吾母量給膏火嘗夜半膏盡叩門求益母察有  
勤讀者益之且餉以粥嬉坐者則否吾老矣今猶夜績  
吾門內書聲絕響久矣又言予少時目不識銖兩數錢  
至十則誤終日手一編人以爲專愚不知後之人何以  
偏知巧於此耳言訖復悲鳴乎是亦可悲也姊以萬曆  
庚子 月生卒於今戊申之 月享年六十有九子六  
人曰某曰某孫幾人曰某某出曰某某出以某年月葬  
於宅後之某山某向而其弟錢某爲之誌銘曰  
昔姊于歸有屋渠渠鏘鏘鳴佩翼翼登車宜其家室母

心則喜母氏既歿艱難伊始流離飢困喪其所天挈子  
歸觀惟姊也賢舊宅焚如歸無寧宇僕膝俱盡姊氏勞  
苦姊不厭勞而獨好悲終歲涕泣未老而衰惟此一抔  
其室伊邇魂兮何之魄也戀此厥戀維何兒女是依恩  
愛纏縛誰知其非茭茭銘章田間所撰百世而下知爲  
同產

文學何生灝墓碑誌

吾家與何氏世居青山里松樾接蔭朝夕炊煙相望也  
兩家世戚而習尚頗異何氏類稱醇謹吾家子弟不羈  
喜議論里中人聆其音吐望其步趨即能辨其爲某氏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三 墓誌銘 八

子而公度與予兄弟交善公度者上林公季子文端公  
之從子也交非一世矣於門內獨超然自異會予兄幼  
安罷科舉里居令其二子曰澗曰灝從之遊何氏雖近  
戚曾未有從吾門受業者自二子始里人怪之予自白  
門歸見二子亦以爲怪時幼安已病語予曰二子有異  
才惜予且死教不卒有負公度託未幾幼安歿予戢影  
江村公度復以二子屬予請卒幼安之教予既感公度  
意而復痛吾兄臨歿之語也遂受之二子一胞生身貌  
聲音皆酷似母氏能辨之從予遊久予始辨其爲澗爲  
灝初及門予盡損其舊所讀時文令讀莊子里人聞之

益大怪獨公度不疑一聽吾之所教半年試爲文波瀾  
浩漾一往莫禦五篇日中而就而灝尤道健學使者至  
予語公度曰且令灝試乎灝試出卷爲門內閱者大抹  
予視其抹處頗佳爲乙去數句曰爲多此不得首然亦  
不出三名內耳案發果第二而場內閱者一如予所乙  
次年錄科亦爲決其名次不爽由是里人稍異之後十  
八年澍始以第一補郡庠灝喜曰予爲兄負慚十九年  
今始釋也吾所取於二子者篤信孝友卽異日或得志  
器宇沉厚足以當大事詎意灝竟落落失意以死予以  
春月往吳門乏舟資灝爲稱貸資至送別秋盡始回舟  
田間文集 卷之三 墓誌 九  
甫抵岸岸上人言灝以五月死矣予驚悼欲絕翌日澍  
來相對哭失聲哭罷乞以一言誌其墓憶其初讀書吾  
家時雖歲盡不歸兄弟與共枕被衣履更着無分彼此  
一切取給於兄澍視兄有猶己有也已偶有亦如之略  
無間然每一日不見輒相思同學者或笑之澍言其居  
家事親定省未嘗一日懈兒時母病終夜不寢執澍手  
嗚咽曰母病以產吾兄弟多劬勞過甚耳因相向痛哭  
不已平生澹於財賄橐少有蓄積弟兄緩急取如寄已  
絕口不言若忘之或亦竟忘之矣佃人郭老每納租額  
外私讓十之一以卹其老嘗歲饑郭欲鬻子婦償租灝

聞盡蠲之更廣爲賙給使留其婦又別佃饒某亦以負  
多將鬻婦灝奔赴竭力爲經營其負婦得不去年三十  
無子養吳氏孤女爲女愛甚及嫁罄室中所有爲之奩  
灝死女奔哭柩前數日不絕聲凡受灝德者今語及輒  
泣也諸隱德甚多絕不以語人人亦不知獨澍知之耳  
然性仁弱雖甚怒未嘗徵諸聲色嘗有無賴子於廣座  
中向灝詆予灝憤甚終不能面斥之徒述諸予而已灝  
生於乙亥年四月 日卒於甲子年五月 日享年五  
十無子以澍次子某爲嗣傷哉澍與灝敬事予三十年  
猶一日也每歲時兄弟聯步過從見輒伏拜二惠競爽  
田間文集 卷之三 墓誌 十  
今此後獨澍來耳傷哉古人經師特重予不恒授經嘗  
爲人講易始則師稱之久則長者待之又久則爾汝之  
矣蓋自二子遊吾門而古道猶存人稍知師之足重也  
因澍之請輒書其大槩而爲之誌灝歿後其妾有身踰  
期而生一子家人疑之然生而壯偉髮覆眉類數月兒  
是真踰期者也以灝生平所爲固應有子並以誌之  
兄子文學因之篤祐碑誌  
傷哉因之之歿也崇禎辛巳冬予舉家避寇於留都聞  
因之兄弟爲賊所得日夜泣明年春釋還甚喜未幾家  
信至云以三月間夫婦相繼逝矣予大慟慟已卽爲詩

以與之同學者頗怪予哭之哀而詩成之捷不知予心  
蓋有甚傷而不能自禁者因之名篇祐姓錢氏桐城人  
先伯兄玉龍公長子先府君之冢孫也與予同年生小  
予一百日初府君謂伯兄落托不更事早析爨以困之  
而獨留因之膝下隨予就外塾飲食衣絢每次予一等  
而予亦以行輩輒欲加於其上讀孟子識臧倉小人即  
嘗以臧倉已識宋人愚又嘗以宋人因之即大恨涕泣  
終不能有以復予也然讀書善記誦屬對甚捷而不工  
每日暮塾師試以對始放歸予方沉思不能就因之應  
聲而成得早去用是屢屈予稍長習舉子業因之文亦  
日間文集 卷二十一 三 壇 碑 誌 十一

每先予成顧其思路淺所得止此更苦思之亦不復有  
加以是爲文不進予聲名稍稍出其上伯兄迺大志謂  
質等耳奈何遽不若益督課之晝夜咿唔不輟聲伯兄  
素不治生析爨既久益貧春月糧盡餽粥而已麥熟時  
父子或捫拾自給而晝夜咿唔固若也予哭因之詩有  
曰四月麥黃纔得飯三冬雪厚尚無衣蓋實錄耳因之  
性純孝兒時飯塾中或竊肉以遺其親府君見而哀之  
既長遇佳果餌未嘗輒自啖必袖歸致兩尊人其至性  
如此爲人仁弱貌不揚既貧困無聊伯兄復督課嚴急  
不舍跬步蓋未嘗一日伸其眉云崇禎丁丑補弟子員

府君喜曰自武肅以來及吾孫凡二十六世衣冠矣而  
其貧日甚伯兄課讀如故因之終歲忍飢以屈首受業  
而已辛巳冬賊烽四照居人夜竄伏江頭待渡予方移  
家東去僦一舟諸嫂子女暫寄焉因之扶母妻最後至  
舟不能容呼曰幸得容膝坐吾母足矣予眠熟舟中無  
應者遂露宿迄曉予解維諸寄者南渡不知因之次日  
事然與因之從此長別矣痛哉後人至言因之送母妻  
渡江寓洲渚間已迺同次弟燕禧及姊夫方璉還守家  
賊突至遂組以去徐察其爲諸生遇之異於他輩夜解  
脚纏臥賊訝其短也傷之曰秀才貧至此乎詰朝爲更  
日間文集 卷二十三 三 壇 碑 誌 十二

製衣被一新已詢其家世具以實告賊固聞先府君名  
歎曰善人後也益禮待之延置上坐所掠婦推以薦寢  
因之拒不可曰此皆吾鄰里婦或姻婭也有贖婦於賊  
者金不足賊怒將斫之因之從旁方便解釋卒令贖去  
賊間掠得殘書數帙指示之曰能識此乎因之曰此世  
說新語也顧今因之使解聽因之隨取蘇峻王敦事一  
一指陳其始末示以禍福羣賊皆感動愀然曰相公言  
是作賊者豈有善終哉我曹爲飢驅至此耳寧有葬身  
地耶久之度賊可以情動因告以父母貧老乞放還賊  
許之顧賊重得馬知吾家有一馬予與幼安所共也要

因之致書家人令送馬贖取縱次弟及姊夫方璉還與之期不至賊謂曰汝叔父客馬不來贖矣因之曰我家素孝友必不以馬故棄我也馬已載過江往返需時耳言訖而方生操馬至賊大喜酬勞生生利其金謂賊曰某所更有善馬須多金往可市賊即昇生多金使市馬復留因之爲質且約曰必歸度歲語其家勿憂居數日賊從營挾因之往歲除矣因之東望長號賊問之曰今日歲除也向者諸君許我還度歲父母倚廬盼久矣猶在此今夜家家燒燈火圍坐我父母黑夜中不知向何處號泣望我也因大哭賊亦哭曰我曹俱有父母知皆日間文集 卷二十三 墓碑誌 上

安在共誰守歲耶大酋謂其黨曰相公思歸矣馬不來奈何然我不可失信於相公給其父母懸望也乃以金數鎰置其衣裹載以馬遣兩騎送之歸未至家十餘里謂兩騎曰荷遠送今已近家里入初回度節望見諸君馬復奔竄請從此返我尋路步回可也騎許諾因之遂下馬與騎別直前徒步行數里被土人掠奪抵暮入門則室虛無人居歲朝渡江省兩親淚霑承睫未乾也因之在賊中憂鬱甚既還忽忽失志歲大饑墟里蕭條又疫起死者枕籍因之遂臥病未數日卒予伯兄繼之伯嫂龍孺人復繼之何氏婦又繼之傷哉因之以萬曆

壬子年八月初八日辰時生以崇禎壬午年三月十八日 時卒享年三十有一以本年 月 日與何氏合葬於宅後來龍山之陽今木拱矣一子曰濟以貧廢書力耕年二十未有室余之責也因之歿十有三年而其季父西頑過其墓悲之因碑而爲之誌嗚呼世風之日下也往因之在時事諸父惟謹小有失諸父唾罵之唯唯而已甚至於涕泣被面終無一語抗今父兄之於子弟未能直言也委曲譬之稍不合則勃然而起父兄逡巡避其鋒嗚呼因之歿纔十三年今視因之爲古人矣

住壽昌觀濟奇禪師塔銘

日間文集 卷二十三 墓碑誌 下

自青原後分五宗其三家失傳傳者獨曹洞臨濟濟宗特盛至明代洞宗益微而中興於壽昌無明經禪師至博山無異嚴禪師而道益隆再傳天界覺浪盛禪師坐道場說法四十年雲興泉湧歸依者幾半天下得法以分化諸方者十數人觀濟奇禪師其一也師江右撫州八年十九出家受具於龍湖從月坡山主學經論掩關覺仙峰參不思善不思惡那箇是明上坐本來面目話身不貼席者一年豁然有省從此於一切文字悉通曉無滯遂下金陵謁天界界方以語錄犯時忌得罪繫太平獄不得見因上祖堂聽素華法師講法華久之徧歷

講席俟界出獄坐樓霞往叩界喜日子何來之遲也呈  
首山新婦德山托盆頌界微笑曰且喜無佛法知見留  
侍者察晝夜勤助不廢泰究一日界晨起對待者云昨  
夜夢中與禪子論有句無句公案難得一箇伶俐僧師  
曰疎山也好遮一機界掌曰天下人皆患此病師進曰  
慙怪得五祖道相隨來也界又掌曰遮也是拾疎矮子  
殘啞便推出自是與入室勘驗從上一切葛藤公案皆  
應對無礙界曰吾老矣子年方壯有此知見吾可無憾  
矣相隨七年不去而誘師者衆界嘗指語予曰人誘渠  
特未到渠地耳到渠地便不誘矣已住阜亭界遷化諸  
日開文集 卷二十三 塔第 三

如織更通屯駐不時入寺以搜問爲名諸僧皇懼或走  
匿師戒曰勿動動則常住碎矣命開三門披衣領大眾  
百許人禮佛誦經威儀備楚如常將吏入門皆斂足注  
視久之歎曰好和尚勸軍士無所擾寺得全兵去門外  
殺傷遍地師率衆斂屍瘞之又疫癘大起避兵死者滿  
山谷師一資以藥餌餓者給以食壽昌左右全活者亡  
慮千餘人及阜亭再請主席江右七大夫堅留不聽去  
遂終於壽昌戊午年七月也先期自卜藏地封龕舉火  
預自爲偈勸弟子勿隨俗變服勿計諸山亦不得請當  
道貴人爲塔銘與他方誇張門庭者類率相反師性真  
田開文集 卷二十三 塔第 三

方奔赴師後至哭盡哀予目擊其淚漬龕前一片地盡  
濕師恩難忘如此哉阜亭寺久頽廢上漏下浸每風雨  
之夕擊雨具坐以俟晴冬大雪糧盡或數日無炊煙衆  
餓不能興師以定力堅忍住持者四年因緣漸熟檀護  
信心未暮年而殿宇重新規模頓復四衆雲集居然叢  
席矣乙巳有民僧之議諸方鳴鼓辭衆向稱法門廣大  
者一時捲堂盡散獨阜亭接待如故至者盡留於是腰  
包行脚者視阜亭如歸久之事定諸方聞之皆爲愧沮  
而阜亭之道聲遠聞法席益盛矣旋赴壽昌之請壽昌  
者師祖庭也近杉關當江閩之孔道閭閻時兵賊往來

獄門予笑曰和尚大喜言下放免汝矣和尚曰放也好  
顏色如故其初無懼容其後無喜色是真和尚也固當  
師密之聞言卽至天界禮杖人爲師今所稱青原智禪  
師是也觀公在壽昌當兵馬之衝更互搜索無虛日一  
失其意危可立待師能以大法力誓服魔衆轉危爲安  
而聲色不動與杖人之繫獄出獄去來一如何以異哉  
予二十年前至閩建寧姚司李爲予言有巨音杖人嗣  
也住仙亭爲人誣陷坐大逆逮至此當械致粵東見予  
略不爲屈予私語之曰我亦歸依杖人者也不應少資  
之不辭亦不謝已至粵事白放回奇男子哉予曰直是  
日間文集 卷二十三 落籍

不怕死耳若觀公於存亡呼吸時聲色不動亦只是不  
怕死不怕死固杖人家法也今諸方自謂能了生死一  
旦臨小利害如毛髮許先幾求免惟恐禍及而謂臨命  
終時寸絲不掛超出三界外者吾不信矣吾於師之壽  
昌阜亭之事益有以信天界之爲天界也師法嗣心潤  
以予曾親近杖人且素知師者乞予一言爲銘其塔因  
據實爲之誌而系以銘銘曰  
濟上方張洞稍不競壽昌中興天界再振少習機鋒專  
圖精進辦真實心續佛慧命無取無舍隨緣順應於生  
死關了無係吝出其門者一味孤硬臨大艱危此心常

定諸方衆散阜亭獨盛杉關兵夢壽昌自靜退藏於密  
冷冷清清無可矜張但盡本分一言半句緣飾都盡我  
思佛法解必兼行遍地開堂狂魔日橫殺盜淫妄皆云  
佛性兄弟相仇父子角勝勢利是爭修行不問佛法至  
此良可悲憤惟天界門獨提正令觀師姓略得真印證  
我無過言言其所信作斯銘章以儆末運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三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三 落籍

二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四

墓表

胡星卿先生墓表

先生名長庚字星卿其先定遠人國初諱海者以功封東川侯海子觀尚南康公主先生公主後也靖難兵起觀殉節白溝河由是胡氏失侯久之降襲京衛指揮使公主年九十餘歷宣德正統累朝皆有手詔存問以屬最尊禮賜數異於諸王遇國有大慶輒加恩詔書存衍篋中二百餘載天章煥然猶遺一牀金碧皆剝落是主下嫁時物南都人至今稱胡皇親家家世武功任俠獨田間文集卷第二十四墓表

田間文集

卷第二十四墓表

一

獲免悉籍先朝賜產併從前優復諸異數榮祿還顧比編戶獨存馴象門外公主墳前莊屋數間魚塘菜地數畝合家移居其上而諸動戚聞令不皆即輸姑緩時日以冀少收其歲入之利直俟有司嚴稽追比計所收在令後一日者督責賠補轉數倍於所入因辱百端先生家超然無累日高晏起未嘗有吏到門則益服先生先幾勇決也先生所居草屋繞客膝上漏下濕天雨著展頂笠以坐有不漏處僅數尺地設榻以待客凡四方高士過白門未嘗不造先生廬先生未嘗不設飯留榻上宿也每三月十九聚同志諸子白衣冠紙錢麥飯哭故曰田間文集卷第二十四墓表

田間文集

卷第二十四墓表

三

君於野外比丘旭初爲之主號冬青會終身布冠方領足跡不入城嘗與子閒步至聚寶門外望見人從門內出卽歛容數聲而返不欲見也南都初變時季弟長廕方總兵江西先生旣移家馴象門外卽變服徒步西上將奔長廕軍前爲后園道梗返里匿銅井山中蓬髮爲僧久之事定始還由是里人皆稱先生大師而先生實不爲僧但不服時服耳子流寓白門僦居依先生舍側晨夕過從無間南郊一帶槿籬竹徑中苾蒨精舍聞先生叩門聲輒喜延入設茗果留坐半日又前至一所復如是道遇園吏菜傭無大小拱手問勞寒暄一如敵禮



以是人人盡得所歎馴象門內外居民尊先生但稱行  
不言姓也先生既好與僧游晚年皈依天界和尚每見  
輒作禮曾不語及佛法曰吾特重其人耳端居讀書但  
把王陽明龍溪語錄不去手自謂於此頗有人處宗門  
事非吾所知也生平無踰禮之事亦不爲已甚之行舉  
家二十口惟恃種菜養魚易光以自給光盡有饒以升  
斗者欣然受之非其類雖忍饑數日終不受顆粒也頗  
精堪輿家言術不售會江北有勢家卜葬請亂自署呂  
洞賓判須請胡星卿來勢家如其言聘請以往由是人  
如尊信先生術終歲不至凍餒皆目仙延譽之力也先  
生雖好客講學論文外門無雜賓與仲子比屋居仲子  
交游益廣自四方至者望仲子廬如歸里中頗以爲疑  
仲子亦自知其汜濫悉一旦得禍貽累其兄因別啓一  
扉得自出入先生初不以弟客爲嫌後亦聽之不問也  
而先生有子以貧故每出或經歲不返當甲寅乙卯之  
際里胥不時到門稽其所往人爭爲胡氏危先生處之  
泰如也已未夏六月子過白門先生於馴象門內竹  
園中先生始爲子言爾時危苦狀然終不能禁太息而  
已是以時先生年八十三雙目炯然意氣豁如又五年癸  
亥冬忽得手劄絮語盈幅言我兩人別從未有如此久

田間文集

卷二十四

墓表

三

者欲於此生尙圖一兩也子得之心動次年甲子仲春  
有吳門之役迂道白門則先生已於去冬十月辭世葬  
牛首將軍山下矣計吾得書之期即先生辭世之日也  
傷哉比爲詩三首哭之先生高節素履載吾田間詩中  
者甚多茲更欲求其生平行實爲之誌銘而其家不能  
爲狀僅述其大槩及吾兩人游處之情事以表諸其墓  
云

方處士子留墓表

田間文集

卷二十四

墓表

四

吾鄉桂林方氏自國初斷事公法死建文之難其後科  
名不絕歷二百餘年迄甲申之變乃有文學方授自稱  
明處士痛國亡悲憤得疾以死君諱授字子留曾祖某  
祖大美太僕卿父應乾太學生別號瞿菴家世豪貴不  
諳物情爲鄉里所怨崇禎甲戌秋桐城民變以瞿菴及  
諸大族爲名聚衆燬其家子留隨父母遷居江寧自幼  
信佛持齋戒殺行避婁蠅門內外未嘗見其疾聲厲色  
又天性孝友每見翁孀忍則長跪涕泣曲爲之解詞氣婉  
順翁亦往往憐而聽之則叩首以謝起竟日笑語可掬  
由是內外皆稱爲佛子兄弟四人子留獨出母李氏無  
寵而子留才敏過人髮甫燥名動白下瞿菴心知其異  
因善視之比於諸子辛巳冬子始識諸秋浦一見賞歎

爲之徧稱諸同人於是子留方補邑諸生名大噪受業於宣城唐祖命出其所作示予予爲點定數字子留意愜甚語翁曰吾受錢先生教蓋不啻吾師也瞿菴因益重子每四方知名士至必從子置酒高會雖所費不貲不惜也嘗夜讀杜子美諸將五首感慨時事援筆和之悲憤激楚爲雲間夏愛公先生所賞命令子存古與定盟焉甲申京師陷子留號慟絕粒求死母孺人諭之曰而翁多子我獨汝耳汝死我何依君悟乃食其秋黨禍起瞿菴坐與子輩交游亦被羅織重破其家合室避去甬東乙酉南都不守再返白門值鄉試與同學相戒不

田間文集

卷二十四

墓表

五

赴有臧生者竊往試獲雋大罵與絕交焉自此祝髮長齋作剖心歌皈依天界浪和尚有焚餘呼天諸草其自悼詩曰遙知青草墓花向本朝開出門詩曰山河若不歸光武從此飄零到白頭望祖墓詩曰試問邵邨墓何朝太僕墳語及先朝輒涕泣嗚咽不能自已丙戌瞿菴挈家返里舊業盡荒生計屢空會羣從中次第取科名爲心動強今就試不可杖之無忤色良久嘔血數升母孺人哭問曰汝負傷耶曰未也飲以水跪捧白翁曰兒不孝致損大人力敢飲斯俟翁怒息乃起度翁意終不可回遂一夜遁去附舟東下望見鍾山孝陵痛哭失聲

躍赴水爲舟人所持或云入水若有物負之而起云所至賦詩悽愴聞者無不泣下寧波郡丞凌公蒼舒其婦翁也君往省焉獨與其中數高士往還其他諸投刺紛紛者謝弗見曰此皆爲郡司馬來也久之念親老思歸郡丞稍資給之盡市花燈海錯歸以娛其翁翁積怒不容見向母叩頭涕泣不得已復往寧波已聞他母更舉一子喜曰母愛又得幼子翁必大歡可釋前怒矣急買舟歸翁怒果解因長晚哭謝曰兒不孝遠違父母罪通於天然業已僧矣倘能容兒於宅左營一丈室朝夕梵誦以祝親年雖出家猶膝下也必欲逼兒還俗就試終

田間文集

卷二十四

墓表

六

必逃卽從此永離親闈矣於是聽其請使營菴菴名舊梵營未就仍往寧波募助於婦翁遂病卒寧波病中別父母兄弟及諸親交皆有詩自言前身峩眉山老僧今當返耳蓋癸巳年正月人日也計聞遠近爲之痛悼初甲戌變起倉卒瞿菴挈家走元配徐孺人無子喪在邑子留泣言曰萬一賊徒不逞卽燬吾母櫬吾何以爲子私請於母李孺人出橐中物得二十金從一老蒼頭還至桐扶櫬而東寄殯城南寺中酹酒痛哭而歸歸立木主祀於旅舍曰雖寓人廡下禮不可缺於是子留方八歲也其至性如此改革後舉家返邑邑守將卜從善廣

收無賴君家叛僕與焉猝遇翁曰汝在此耶僕奔告從  
善以異時激變事坐翁謂爲奇貨可居急發兵往擒翁  
不獲組其長子子九以去索餉千金君不忍其兄困辱  
自出起軍前願以身代卜帥曰聞方某善人也出身救  
兄所約千金減其半乃放歸盡鬻其家所有益以稱貸  
卒輸五百金乃免又聞有族女流落勢家爲婢亦百計  
贖出歸諸士族寧波丞嫁女之奩具鑒於此矣君母既  
無寵於翁徒因子留有名稱謂富貴可立致母以子重  
故遇之稍有禮及子留絕意科舉大失望母益不得志  
泣以謂君君哭曰極知母苦但兒志寧死不願出望母

田間文集

卷二十四

墓表

七

忍苦以成兒志因伏地悲不自勝他母兄弟從翁居獨  
君母從君中饋蕭然君竭力致養雖食蔬茹菜必怡顏  
婦色以進母甘之未嘗有幾微不足也病革時謂其友  
曰某自國變以來日日求死而卒不死以有親在也今  
老親方倚閭而游子沒齒天外益恨從前之未死矣死  
之夜其家所居宅後林木震動一家盡驚又見夢於母  
曰家將有災恤之可獲免未幾火作他母兄弟宅皆燼  
僅存子留母妻室斯以異矣子留生崇禎丁卯六月十  
五日卒於癸巳正月初七日享年二十有七娶江寧張  
氏生子曰正言仲言有詩集十餘卷友人潘蜀藻江爲

點訂行世今年仲言以君狀來乞言於予予撮其生平  
所知於君者次第載之以表諸其墓云

前處土方次公直之墓表

吾友方次公直之歿三十八年既葬而其子中發乃請  
予爲文勒其墓上之石予今年七十六矣與次公先後  
同學略悉其生平其何敢辭謹按吾鄉桂林方氏自四  
川斷事公法死遜國之難六傳而至封御史明善先生  
諱學漸明善三子長廷尉公諱大鎮廷尉公一子爲中  
丞公諱孔昭中丞公有二子長太史公諱以智次卽君  
也君諱其義字直之行二四方皆稱爲方次公君慷慨

日間文集

卷二十四

墓表

八

重義氣揮霍自喜家世通顯顧檢束儉約不妄交接至  
君傾貲結納海內豪傑爭嚮往焉方氏之風至是爲一  
變矣君三歲母吳夫人沒育於大母年十四補邑庠生  
中丞公撫楚君從之官與賊戰輒在行間君勇力過人  
能挽強弓騎生馬背與諸將角射出其弓諸將引之皆  
盡力不至彀君取諸其手一引遂滿又取兩弓中約其  
附張左右臂分擘之開合者數略不變色一軍盡驚中  
丞公禦賊徒以君能先士卒敢深入諸將素警服於君  
爭致死以取勝也已中丞公被讒譴戍越東卒遇盜君  
出舟與鬪失足墮水浮至舟尾一躍直上柁樓大呼連

發數矢羣盜駭散岸上觀者皆以爲神君爲人頌而背  
眉目秀朗指爪纖長斌斌然風流儒雅已好拳勇衣短  
後衣跨刀腰弓矢躍馬而馳居然一邊外健丁也趨捷  
有力能踏壁直上倒挂梁拱間或騰身上屋屋瓦無聲  
展兩臂使數人屈伸之不得以爲樂聚瓦礫鏃礪指爪  
或摩真石壁上令狗重若縣鏃然閩中曾波臣爲寫小  
影作戎裝跨馬帶弓箭中丞公一日見之指曰是塞上  
射獵圖耶注視久之旋顧君曰神情類汝左右皆匿笑  
公禮法惟謹見君所爲心弗善已信君有勇略能得士  
心又於楚被逮時家人倉卒出署君勅僮隸不得持官  
日聞文集

槩也皖人阮大鍼南渡柄用欲盡殺東林復社諸子君  
亦在羅織中幸南侯黃得功素耳君名延爲上客一日  
隨靖南校射轅門侯指謂君曰公子亦能此乎君不應  
諸將射畢君取弓揖侯曰卿資將軍一嚔連發數矢皆  
中侯大驚因奏請監紀其軍辭不受是時侯方爲馬阮  
所倚顧知君在侯所得免乙酉留都不守吾鄉士大夫  
自寇起皆僑寓留都是時中丞太史公以避仇遠出君  
獨奉大母姚太恭人出城回白鹿莊久之中丞公亦回  
閉戶不出而太史公遠在天末君遂絕意仕進朝夕侍  
養以成親志是時君族中有子留者邪志高尚在山中  
田間文集

公吾當以王景略相期耳君既豪俊於金錢無所顧惜以是門下往往多雜賓導以狎游有正士勸之勤學慎游處欣然聽受終不能改然其胸中邪正是非判若黑白至於大節所在毛髮不少假借故一時正人如大司馬范公景文銀臺馮公元履皆以國士目之君生於萬曆己未某月卒於順治己丑某月享年三十有一娶張氏山東方伯鍾陽公女先君卒一子中發娶余氏女一適深陽陳生行愷即某之次子也孫男一人正瑋娶葉氏曾孫二人曰某曰某曾孫女二人皆幼以庚戌年某月中發葬君於柴林之山巔母張氏同穴越十有八年田間文集 卷二十四 墓表 七

文學劉臣向墓表

崇禎壬癸間吾鄉文社肆興凡六皖知名士翕然景附號中江社而陰爲之主者則熹廟間附璫之流爲當世清議所不容者也其冬方子密之自雲間來語予曰三吳舉復社辨別氣類與朝局相表裏若某之流皆在所損今以某門下士爲之倡而謬稱其能薦達舉徵以解皖士計在忿忿而致之門下此弄一入不可復出吾輩蓋早自異諸而中江首事與陰主其事者亦漸覺之氣

類由此判矣密之以庚辰通籍寇騎江北予輩多流寓白門而左忠毅公諸子暨密之弟直之謂子敢於任怨遂其屬子績成其事於是有過江集之選與吳門雲間遙爲應和集將成而直之力請增入三子臣向其一也臣向名漢性敏慧讀書涉獵一過卽能襲而役之於文然不肯竟讀其筆姿特妙亦不肯極其揣摩但篇成卽似沈酣於大史公與唐宋諸大家之言而出臣向亦以是自負不屑咕嚕爲學究家所爲從其姊夫范子明學子明稱之曰劉子天分過人使少加功力不荒於婦即廷尉公不難至矣廷尉公若家劉燕及先生也已卯春田間文集 卷二十四 墓表 三

學使者金公楚皖調試池州臣向方應童子試出其卷謁子明子明以示吾黨爭擊節歎賞方密之豎一指曰必第一因遍誇於同郡及池郡諸知名士曰吾鄉童子第一必劉某也已某發果第一於是臣向名一時大噪而池郡吳次尾入見學使者語間盛稱臣向爲學使者得士慶學使者益大喜遂國士遇焉次年歲試置第二將領以廩會丁外艱不果臣向遂久寓白門與于比屋居者二載壬午金公爲南少京兆諸受知公者皆往廷謁獨屬意臣向是年臣向得中副車未幾有甲申之變南渡立國馬士英阮大鍼朋好亂政益修舊怨興大獄

凡東林復社計一綱盡之而臣向亦遂與鈞黨之禍初  
大鉞陰主中江社事希植黨與以子輩數人與之異心  
恨之素於臣向無憾壬午秋有同鄉新貴者與而過市  
見臣向不爲下臣向所辱之其人大鉞門下士也會南  
冒宗華朱統顯欲殺姜后之相國以媚阮馬以冀得一  
官大鉞大喜令以擁戴疎藩謀危社稷爲名凡東林復  
社及同鄉素所切齒者皆令竄名其中統顯目不識丁  
其疏卽出臣向市中所詬辱不下車者手也臣向旣以  
此得禍而其名轉益著是時萊陽姜如農塚如須垓公  
安京特丘彭年皆避地吳下憂危不係臣向始聞逮踉

田間文集

卷二十四

志

踉挈家東走無所依乃依數君子晨夕相聚爲樂里門  
追捕日急不問也臣向爲人駿爽有口善諧謔飲酒博  
奕僅及中人而意趣周浹於人無所祗愜所至輒爲傾  
倒以是處窮阨之時無所困苦予匿武水複壁中聞人  
聲卽怖欲逃益不可同日語矣乙酉南都喪失三吳兵  
起予同家仲馭遇難予妻及子女沈諸震澤獨挈一子  
奔赴閩轉入兩粵備極顛隤流離之苦臣向乃於其時  
全家返里下居樅陽市學治生家以日裕比子歸業已  
買田置宅有僮婢器用居然稱素封矣而予去家十年  
入門蕭然獨處貧乏無賴滿目淒酸往事如夢然後知

臣向之材藝遠過予也或譏其與市微逐貿遷有無無  
以異於市人予歎曰居今之世吾黨方求爲市人而不  
可得臣向殆隱於市者乎臣向外脫略任意無拘檢然  
有心計億則屢中其治生有范孺人爲之內助外則任  
其子壻已顧不問但授以成筭而已吾嘗過其家方治  
室土木紛然臣向一不以爲意飲博如故自度始以至  
落成皆孺人爲之指畫經營予大驚已聞其治生亦猶  
是也范孺人賢每聞予至輒悲重念子妻方氏曩與比  
屋時朝夕相親猶如也因說其賢明勞瘁狀爲流涕久  
之及聞予再有家稍自給則益慟慟予妻之禦窮而殉

田間文集

卷二十四

志

節以死不獲享今一日之安樂也其可感也已臣向  
得心疾家亦稍落孺人憂鬱以死臣向益失意疾益甚  
未二年亦殺傷哉初臣向於宅後倚山構精舍數楹多  
蒔花竹山麓有石峭列垣而羅諸階下子至卽爲設榻  
其中數年前有人能行運氣法從之坐者啼笑舞蹈皆  
不自知臣向異之乃虛精舍聚市中求長生者得十人  
傳其法法甚秘誓不語人未數月十人中死者八獨臣  
向與楊翁皖水存皖水精天文數學年踰七十矣與臣  
向交相善兩人終信其法常行之皖水壽終而臣向遂  
以是得心疾常伴狂過市遇人斥罵或以爲有託而然

獨見予則言笑如常但健忘問荅多重耳予所居北

山樓與臣向居相望彼此過從索飲既得疾猶時造予

樓上飲以酒不醉亦無妄言但下樓則疾作或至顛仆

以是其家相戒勿與飲後每至則辭以無酒亦徑去今

思之是一恨也臣向與人和易而於名義特重少時爲

塾師有姬夜奔之不納明早以他故辭去亦終不言然

負氣好勝有祖墓爲人所侵訟之官盡反其侵地又嘗

於陶公祠側置一別業與市人爭成訟別業毀而市人

卒受責大困乃已凡其所必欲勝者雖重費不惜也性

慷慨能任事凡公事有疑碍者爲之畫策或居間皆得

田間文集 卷二十四 墓表

富人亦因是重德之又喜物色貧士有陳生官儀貧不

能娶以宗女妻之子幼子撫祿未聘適廷尉公有曾孫

孤女乃力爲主婚皆古誼也善相人嘗相兩富人子曰

某先貧後死某先死後貧悉如其言臣向未嘗習風鑑

而言之皆中可怪也官儀曰聞諸長老言君昔舉家避

賊山中同居者糧絕待斃君減餐分尤其哺之賊退兩

家皆免未嘗以語人豈非陰德乎臣向以某年月日死

子哭之極哀蓋傷老友之將盡而患難與共之可哀也

歿二年其子鴻藻卜葬君於邑之麻山謂知君者莫如

予乞予一言以表其墓因述予所知者據實書之以爲

之表

### 文學楊持菴墓表

歲在丁卯吾皖舉於鄉者三人楊子汝穀其一也膺發

里中人爭慶曰楊子早歲登科語稱爲德者必報信已

叩之具述其尊公持菴生平樂善好修諸所爲盛德事

會予家諸孫中有與同舉者至皖楊子來見見即索子

詩田間集曰家大人卧疾久然素慕翁詩得此歸置之

枕畔以怡悅其晨夕足當七發矣而公竟不起楊子以

侍親疾遂輟是年公車不赴未幾公歿里中人悼歎不

已而又幸其及見其子之成名而後歿也今春予有事

田間文集 卷二十四 墓表

於皖於是楊子既踰祥矣棘人樂樂修戚在目一日滿

衣冠泣涕再拜出其所爲公行狀以請曰願賜之一言

雖窳劣尙未有期然翁之齒近耄矣先子甚重翁言敢

預請以俟異日表諸墓子既素悉公荷公知又重感於

楊子之孝思其何敢辭按狀公先世有諱某者洪武初

以軍功晉武德將軍自荆楚受封於皖世其官傳六世

近峰公儒雅自好稱理學君子載郡邑志中近峰公再

傳爲殿卿公即公父也襲補安慶衛守備督漕有功當

事題署真州守備真人誦之以年至乞休歸公諱昭雍

字南有別號持菴生而穎異絕人讀書目數行俱下出



應童子試學使者拔置冠軍益攻制舉業取法先正大  
家不屑屑時趨也每試輒高等願久曠場屋自信益堅  
終不肯少貶以迎合有司嘗授經金陵大隱園及門者  
經其指授皆成名士或掇巍科以去而公卒不售公性  
篤孝初殿卿公家於客罷真州後獨處不耐岑寂公日  
謀所以娛之輒延致其老友日夕譙游圍棋博塞之具  
無一不辦以終殿卿公身母夫人治家嚴或有不豫色  
公委曲將順俟母意平然後卽安定省時得母一開顏  
則樂而起舞宗黨稱孝焉當事與復培源書院徵郡邑  
文行兼優者四人爲之長公與焉合郡獨以公爲不羈

田間文集

卷二十四

墓表

七

此舉云公既久困諸生知子汝穀足成已志乃棄去帖  
括專志聖賢之學由強恕而行因自號持養期永持而  
勿懈也晚歲兼通二氏所著有太上感應篇箋註心經  
解義皆與儒理互相發明爲猛省警言克已復禮圖說  
及訟獄入樊諸集亡慮十數萬言暇時輒爲市井儉父  
演說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之旨刊功過格廣勸同志每  
晨起謁祖廟禮佛省母畢焚香靜坐看語錄數則飯罷  
始出料理家政抵暮必取功過格覈實填註日以爲常  
三黨之內有緩急告者稱貸應之未嘗有難色里有以  
官逋繫獄者限日答比不堪其痛將鬻妻以償所需三

十金人以謂公公募得其半則盡括室中所有以足其  
數繫者出妻得不去少時有偷兒入其室匿倉下家人  
將以計出之公恐其被傷親往開諭偷躍出叩頭訴其  
情迫狀公惻然酬以錢數百使去至今隱其姓名由是  
鄉里其稱公長者至於放生卹患諸可爲善之事皆不  
顧傾囊爲之所行功過格習之既久始由強恕而後則  
漸近於自然也公娶曹氏生一子卽汝穀舉江南鄉試  
第六方擇日與計偕公病篤罷不行而公歿年纔五十  
有七蓋丁卯冬十二月也臨歿無他語惟以不得終養  
老母爲恨語汝穀曰功名兩他日事吾所訓謙謹勤儉

田間文集

卷二十四

墓誌

六

四字而已友人問疾者唯自悔學道不早絕口不及世  
事期以某日夜半宮終屆期延僧誦經端坐以待數問  
夜如何命家衆同聲念佛母至猶瞬目一視隨舉手拭  
面類酸鼻者已不能言矣迹公之所爲其學雖不純乎  
儒要不可謂非儒家有至性能篤行者也往安慶衛在  
前朝固多奇士然三百年間曾未有科目起家者改革  
以後人文蔚興奮迹兩脇者若而人若楊子材器將大  
有爲於世者推諸天道久鬱者必大伸然非公之蓄積  
深厚亦烏能以臻此哉佛氏之勸善也好稱因果因在  
今而果在後其後也孰得而見之亦孰能盡信之哉若



夫積善積學之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斯固人人之所及見而共信者也。以公生平之所爲驗所獲之報於其子亦旣彰彰矣。公以功過格勸善尤不若以身勸善之爲信而有徵也。據公狀証諸里中人言是可表也因爲詮次其槩付楊子留之異時公墓成鑲諸石以示後焉。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四

田間文集

卷第二十四

墓表

元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五

祭文

祭楊忠烈公文 代魏子存學憲作

嗚呼古今來建天下之大功犯天下之大難不幸而爲忠臣烈士成天下之大名者皆氣爲之也子與氏所爲集義以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者此氣是也是故金石可毀而此氣不毀星辰可移而此氣不移世界可壞而此氣不壞功業可朽而此氣不朽易代而下其人與事俱往矣而使人讀其書則凜然以生過其里則慨然以慕是誰爲之乎氣感之也而況先世有同氣之手日間文集 卷第二十五 祭文

其感更有不容已者乎明當熹廟時天下之忠臣烈士中瑞禍者幾一網盡之惟我忠烈公首擢其鋒先忠節及諸君子繼之同時蒙難以死於時公氣最盛擊瑞最早言亦最激瑞恨亦最深公名亦最著今去公之歿幾五十年矣間述公之爭封后爭移官諸大案慷慨激昂如見公之鬚眉焉如聞公之音欬焉如覩公奮臂戟髯以爭在朝諸老碌碌因公以成事焉讀二十四大罪疏明目張膽如親視齊太史書崔杼之簡朱游請斬佞人之劍董宣斃公主奴之挺段司農擊朱泚之笏嗚呼誰爲爲之氣爲之也瑞懾于公之氣而不敢動者久之乃

二三鷹犬必欲因瑞殺公以及先忠節諸君子而翕訛之徒相與引繩披根猶謂公爭移官太驟擊瑞太猛以爲從來國事之壞君子之禍皆由激之而成嗚呼移官不驟則官不可移也擊瑞不猛則瑞罪不暴也當國家陽九百六之會國事旣不容不壞君子旣不容不禍就使諸君子不激一槩脂韋滑梯主調停之說吾不知彼小人者果能潛消而默化否耶夫君子之禍天爲之也君子之激亦天爲之也不激則禍不成不激則氣亦不見天蓋早構一禍端以成其必激之勢所以禍其身於一時而存其氣於萬世彼闖然無氣者烏足以知之公日間文集 卷第二十五 祭文

既特立莫容先忠節亦落落寡與徒以氣相感不介而平故其忤瑞也亦不謀而合及六君子並逮惟先忠節左忠毅與公三人受刑極慘以同日死屍同出於牢戶血肉狼藉齒髮幾不能辨嗚呼傷哉生同仇死同慘氣之同者固無所不同如此哉以氣論之公得其雄先忠節得其大要皆子與氏所爲集義以生者是也嗚呼公之氣足以充塞兩間使地震天昏而不能啓人主之悟公之氣足以昭格獄神使芝生犴狴而不能釋小人之愾愾公之氣足以感大河南北數千里童叟婦媼盆香哭踊以祝其生還而不能回操刀媚瑞者之心今去公幾

時矣國家既改玉改步矣向之所爲小人者殆銷臭遺  
且求爲草木腐朽而不可得而公之氣猶昭同於日星  
河嶽之間予小子奉簡書視學三楚過公之里眺其  
山川思公之登覽焉歷其城市思公之游處焉見其父  
老思公之齒讓焉校其子弟思公之教澤焉恨生也晚  
不及見公而心目間時有一公則以氣見之也緣通家  
之誼拜公祠廟瞻公木主庶幾從几筵榱桷間愜然倂  
然以見公之氣而已公與先忠節騎箕排闥之餘聞某  
哀謠倘亦粲然顧笑謂小子之言之尙不謬於罔乘悖  
於家學矣乎

日川文集

卷二十五

三

哭仲馭墓文

嗚呼吾兄之歿距今二十七年矣墓木已拱宿草屢青  
而徐孺之絮遠道始將羊曇之淚歷久彌湧嗚呼賦招  
魂於絕域泣幽夢於故園固不待望丘隴而典悲撫松  
楸而長慟也兄家世高華科名早達文章燦於奎壁義  
氣歸諸箕尾其歿也輔臣特訟其孤忠明主親優其喪  
卹名震薄海節著千秋弟何哀焉弟之哀惟是述交好  
之始終敘死事之本末伸紙腸斷撓筆涕零方兄之宦  
留都也聲華照耀於中朝才情傾動於南國鳳凰臺上  
名士之宴時開司馬門前上客之履交錯弟也謬以虛

聲屢蒙清問自惟衰經羞曳長裾旋有文部之遷直北  
頭陀之寺空開求羊之徑莫過羅雀之門弟懷刺以投  
兄倒屣而出惟時古樹初昏寒鴉吹雪吏人早散燈火  
欲張遽置北海之樽兼設南州之榻酒酣以後盡出詩  
篇狂醉之餘公然點竄何期直筆有當虛懷即擬棄官  
相邀其學粵憲之命已下終養之請愈堅送別都門共  
攀楊柳言歸子舍遠隨萱花遠計初聞東芻親致正當  
哀毀之日還申疇昔之言值吳質之南來鍾在適人稱  
三子掃孫弘之東閣客訂千秋架上抽書睹誦玉臺之  
序樽前限韻罰依金谷之杯兄才既遠過應劉思必求  
田間文集 卷二十五 祭文 四  
歷元白研匣不離於枕畔藥碗雜置於牀邊爭言病肺  
切忌嘔心而兄聞麗句而神怡誦清文而疾去自謂筆  
墨可當刀圭於是花榭藥欄總供詩料銀筆翠管妙發  
文心郭璞之錦長新揆懷而出江淹之花不謝搖筆卽  
成當斯之時可謂樂矣詎意福過災至樂盡悲來以  
烈皇帝薨緯之君遂有甲申三月之事天摧地裂海岳  
爭號國破君亡身家何論送我西上騰書當事勸定立  
賢之策早誓報仇之師已而南渡有君宵人柄政名流  
遠逝黨禍旋興兄載我以後車匿我於複壁親族皆爲  
竊慮株連實所甘心妻孥至而推宅以居饗發絕而分

廩以繼雖朱家之於季布孫嵩之於趙邠比是高誼未  
為絕德迨追捕日急惘惘頻來兄知眾寡之難弭念窮  
鳥之焉往遂令潛踪郭外為我假寓變姓村中相去匪遠  
時來慰問夕陽在樹操小艇以到門荒舍臨溪坐斷橋  
而放涕誠不自知其感激何心悽愴何故矣未幾鐵馬  
凌江青衣北狩三吳之義旗雲起兩越之羽檄星馳兄  
自惟宰相之子世受國恩上秉家尊之指揮下因門將  
之翼戴傾家措餉督眾聚兵三泖五湖應合響應弟以  
亡命獲庇許身從軍出入相隨生死不避其如大勢已  
去人心漸解本皆烏合之眾爭為免脫之謀烽火燭天  
田間文集 卷二十五 祭文 五

磔聲震地兄知事且必敗而志不可回父命寧違人言  
豈信痛庭階在望誓此生不入郭門念國課誰輸許今  
年盡獨租戶比論紀綱曰吾今年收租納誰賦也悉免之扁舟忽去輜重誰  
司諸將爭分儒生獨守倏焉返棹急命移舟盛誇滄瀆  
之安且通閭嶠之路弟綿惓臥病挾妻子以相從兄踴  
躍前驅爭追隨而恐後比至震澤風月甚佳橋畔聞吹  
簫之聲市上無談兵之事弟與閭公克咸懷刺登岸往看  
先生熊魚山兄同吳子鑑在解帶維舟羽箭突如戈船蜩集  
兄忘眾寡之不敵猶攘袂以誓師念鋒刃之難加遂塞  
裳而赴水嗚呼軍已盡矣還奮睢陽之髯檄誰草耶竟

踐駭丞之夢起兵日鑑在夢駭崑岡失火玉石同焦滄  
海絕流魚龍拉攏遂使我糟糠之婦嬌穉之兒提抱之  
女皆枕籍於波濤宛轉於刀俎懷中之鏡無夢重圓掌  
上之珠何香可返嗚呼傷矣爾乃雨聲徹夜江岸皆平  
天色微明人鬼莫辨弟也獨沿堤畔方號泣以求屍兄  
乃突起波心隨招呼而近岸水方奔注屍竟截流水東  
隨手招載流而來植立如生引手斯得力弱無援獨擎衝冠之  
怒髮人來協助並獲牽裾之穉子小僮秋煙持其裙抵死不舍嗚呼  
朋友之誠主僕之誼幽明無間生死不離一市為之傷  
嗟路人莫不感歎豈不痛哉諒非誣矣血淚欲枯棺舍  
田間文集 卷二十五 祭文 六

粗備含殮之視未畢風鴉之警旋奔遂吹篋以達閭乃  
躡屣而謁帝上書請卹太常之贈早優拜命之官司隸  
之儀暫觀再奔嶺表忝厠禁林每對春花萬里腸迴於  
武水時聞夜雨三更夢繞於吳江虛擬再興罔測天意  
乘輿相失蠻峒偷生萬死歸來所存一子乃復被害於  
盜見仇於官嗚呼鋒鏑餘生仍遭慘死妻兒何罪總無  
令終弟之業也兄母恫乎嗚呼兄身殉大節尚獲首丘  
死沒溪淵還歸先隴合室無累高堂不驚今之來也見  
第宅未毀僮僕猶存寡妻守幃嗣孫在塾所可傷者惟  
是吟詩三徑盡委蒿萊宿客層軒半栖井甕耳以視後

兄死者身首狼藉於棄市妻女凌辱以分旗骨肉飄零  
田園籍沒兄爲幸矣知兄者言兄不沉震澤之波定罹  
松江之禍倘歸身於閩粵必委骨於漁吟於兄之志值  
斯之時理無可生勢惟有死卽震澤之難脫者四人然  
而克成磔死於震關丙戌秋被獲下併味死鑑在遺骸於象郡奔命  
以閩公流離島上甫登岸而云亡弟也窮餓田間有孝  
子而被殺由是論之弟之生不如兄之死諸子死之少  
遲豈勝於兄死之獨早也痛兄之早死者兄之平生嗚  
呼以心術決吉凶以文章驗修短由兄觀之斯言謬矣  
惟是叔寶神清共知其年不壽長卿病渴常愁此疾難  
由閩文集 卷二十五 祭文

哭徐復菴文

嗚呼先生返自海外歿於嶺表旅櫬萬里歸殯先塋凡  
幾年矣某醜顏偷生聞聲飲泣今始因依老友重到茸  
城尋島上之遺孤哭江頭之總帳嗚呼悲矣乙酉之夏  
三吳鼎沸兄及仲馭歷酒訂盟明知事不可爲惟是義  
不容已宗社已灰身家何惜一籌未展令室早藏震澤  
之難仲馭隕命繫我與兄罹禍最慘兄惟孺人得全我

祇一子未死滿眼骨肉枕籍波濤行路傷心舉市酸鼻  
人非木石何以爲情猶記遇難之夕投宿沈聖符之聽  
軒鑑在克威同栖一榻明月忽斂苦雨淒來中夜陡寒  
牛衣共覆弟扶病起立徘徊達曉兄枕吾兒以寢兒抱  
兄足而泣兄雖吞聲無語徹夜涕零詰朝收愛子於江  
濱歸老妻於故里揮手長號有血無淚兩廼翩然獨邁  
結伴前奔弟止收殮遺骸再羅鋒鏑僅而不死追赴閩  
嶠漳浦夫子奇兄之節憫弟之癡並登薦章弟猶未達  
兄乞外任司李天興惟時十月爲兄博選友男獲茲佳  
偶合昏之夕悲喜交叢今思之已二十八年矣次年弟  
田間文集 卷二十五 祭文

參江幕值吾師殉節計聞相持大慟臨岐執手勉以毋  
負夙志毋忘師恩嗚呼患難弟兄天涯骨肉離別之際  
語出涕隨詎意此別遂成千古耶兄之隨張大司馬而  
東也值弟改任延平寄我手書諄諄前戒迺乘風未幾  
八閩土崩弟苟免一身因伏三載間道奔粵露肘朝天  
覩司隸之有章悵拾遺之不至已丑春落疏遠達稍悉  
孤踪舶使之回附書聞問到耶未到耶聖書屢趣陞見  
杳如豈使命未達耶抑志在疆場不欲投閑侍從之班  
著作之林耶抑有所牽制而不得來耶庚寅之變東西  
相失追扈無從弟披緇托鉢携兒度嶺每於艱危瀕死

時念吾師之抗節仲馭之捐軀老兄之長往不返未嘗  
不拊膺自愧視死如飴矣既返江村萬緒灰冷然或聞  
東南風起輒跋足生還冀破涕爲笑之有日也詎意田  
橫之島不守管寧之客難留渡海幾時而竟以喪歸耶  
嗚呼死而首丘非先生之志也然使先生終獲首丘不  
可謂先生之孤非孝子也嗚呼此藐諸者卽司李時閩  
夫人之所出也生於海隅長於天末目不覩鄉國之俗  
耳不聞里社之音迺能扶旅櫬以歸求吉塋以葬天以  
孝子報忠臣死而有知寧不爲少慰耶若弟不如兄萬  
矣向者雨夜抱足而泣之兒亦旣娶婦生子無端死於  
田間文集 卷二十五 祭文 九

者而弟猶絮語銜悲耶嗚呼身世茫茫百感交集惟先  
生知我之悲有不容不悲者耳

樅陽合祭方中丞貞述公文

嗚呼哀哉民之無祿天不憖遺先生之生也蓋申甫之  
降嶽其死也則傳說之騎箕適來也有爲適去也有時  
先生豈無所以不死者而去來之際一聽乎造物者之  
所爲今已偃然寢於巨室矣吾儕又何爲嗷嗷然以哭  
隨之乎嗚呼三代直道未泯於人心也吾儕之哭也旣  
不能強之使哭其悲也亦不能禁其勿悲先生立朝爲  
直節之臣居官爲廉幹之吏在家爲純孝之子在鄉爲  
禮義之師天下望之爲日星爲河岳間里以之爲怙恃  
爲耆龜雖吾儕之囿於閭閻不足以窺其德之萬一而  
其卓然難掩者則時亦得之目擊而聽諸口碑先生之  
筮仕嘉定也剔奸釐弊保民之政不可勝紀至於懷范  
尙書之鋒釋高孝廉之纍雖古強項吏何以逾茲洎以  
循良高等擢置樞司法繩悍將申飭國威惟魏良卿之  
冒爵旣盈庭之弟靡先生死不奉詔雖由是忤璫以削  
職而疾風勁草至今猶神竦其孤危 烈皇求舊起公  
於田車就道火房獨棲革九邊之積蠹劃方司之陋  
規蓋自東山劉公以後至先生而始內遷卿寺皆以爲

特達之知文孝之戚盛墓泣血瞞瞞其鹿燁燁其芝雖  
先生諱而不言而至孝感召誰不嘖嘖以稱奇嗚呼甲  
戌之變闔城遜矣火燎於原撲滅伊誰先生有功不居  
有謫不辨知公道之在人復何爲鬱邑而歎歎及其開  
府於楚楚事已潰虎方磨牙厲吻養之者猶欲事其羈  
縻惟先生撫剿異議以致與曳牛掣束手莫施然而一  
年之間陵藩不毀疆域未虧徒以意旨乖總理以門戶  
忤督師用香油坪之一敗赫焉就逮其不以封疆死市  
曹者幾希迨先生去楚構先生者相繼獲罪楚人不勝  
其糜爛始涕泣以誣思已而賜環陛見膺命屯田曾幾  
田間文集 卷二十五 祭文 三  
何時而遂有甲申三月之事嗚呼天崩地折率土銜悲  
大厦覆矣一木豈支南奔行在日月焉依豈豺狼之當  
道搏善類以爲嬉長公跳至脛血淋漓黨人大索亡命  
天涯嗚呼先生於此時也寧復有生理乎家禍既烈國  
祚旋移何以報國惟死是所其不遽死也徒以有太夫  
人之在聞太夫人厭世先生且六十矣居廬食粥曾不  
以垂老少節其哀惟彼大君昂霄其姿承歡朝夕隻影  
淒其天胡不弔玉折蘭摧顧趨庭之絕迹盼遠人以來  
遲幸諸孫之遺膝聊娛情於舍伯遠人既至血焉死灰  
緘開剖愛顏色永違親戚交謫先生曰噫大報恩者是

出家兒嗚呼先生與傭兒伍與田叟比儼家聲之猶在  
甘小人之凌欺十年以來生產荒落形骸支離租稅聽  
雀鼠之飽適負畏吏胥之追吾儕之侍先生見其條焉  
以笑而條焉以嘻方言語之有序忽不自知其繆述好  
先生者羨憂其疾而迂先生者咸笑其癡豈古之所謂  
陽狂啗啞者比耶然而浮沉城市人亦不以是見疑嗚  
呼先生壽止此耶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消彼年垂耄  
耄猶不免老父之譏則先生豈真有不欲自全者而故  
長頽頽以至於斯先生之眷樞人也蓋以祖父墳墓近  
在樞水之湄先生歲時往來於此地凡民隱之無告者  
日間文集 卷二十五 祭文 三  
無不達也其曲爲區畫者無不立也與少者言依於孝  
與老者言依於慈爲市人言依於生理爲士人言依於  
書詩先生歿矣吾何所歸嗚呼利澤之及物者有盡教  
思之在人者不衰今日之哭先生蓋有不期哀而哀者  
固無論夫知與不知嗚呼哀哉

哭楊嘉樹文

嗚呼嘉樹歿耶命矣夫天生子之才以子之好學篤行  
而名利一無所成竟拂鬱於垓以死謂讀書爲善之無  
不報徒虛語耳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吾初識子於白鹿  
方中丞公家塾公孫有懷從子受書是時子年纔二十

三顧然王立詩書之氣溢於眉間吾蓋心識之已有事於合明便造君廬因得見尊公春圃翁及令弟嘉玉庭闈矩範雍穆可風予之欲託於肺腑之末蓋自此矣此後游處相值盡觀子之詩古文辭賞歎之下隨爲點定略無諱焉念子之虛心請益寧忍不盡告以吾之所知而子之詩文亦以是大進予爲子之六年詩序可以見兩人相與之誠矣予以筆墨備生入諸侯之幕往往不合時宜潦倒而歸其能以爲重客而淡信不疑者石埭之姚令新安之姚守兩君耳而予少足自給卽揮霍解贈於平生一面之知皆有窮乏得我之意而家復不習

御問文集

卷二十一

三

治生有濟有潰以是爲客十餘年未嘗置一畝營一椽猶新故貨負相續也吾嘗語以潮汝去來不可必易少漸以防濶乎君默然久之已曰公向有言車撞壁時天自爲轉開予謂子之車天爲轉者屢矣人奈何但恃天然已成一往莫返之勢君固無可如何矣迨至癸亥之春御史劉豫東邀予入都予大喜以爲此天大轉開之會亦予早收羈之一時也然事會不可知予至都坐廣交游勿徒恃一御史也君曰不然當盡謝交游謹裏御史耳旦晚御史得差予從之出差幸分俸歸泊薄產使衣食粗足從公受易以畢此生足矣予笑此關門帳

庸可算耶既至都果非所料御史轉薦入甘泉藩甘泉荒殘令固白門賈人子輸資得官者也去年家訊至稱縣陋而令賢惟言是聽一塵不染獎政盡革聲譽大起予竊疑之恐一時以御史命曲意徇子耳官久亦欲漸行已意持之太堅則不樂律之太苦則難堪外內不便予者多其能久其位乎而令果早有異志方訂次年之盟而代子者已至子然後始悔恨於人情之不可測已以忠信受詔而吾所見之歷歷不謬也子古人也古道自處亦遂以古道待人往往爲人所愚以致重困去甘泉時既已病矣令出其白門計簿所有年餘束修已爲日間文集

卷二十一

三



吟而君不聞矣傷哉君寬厚仁恕生平不言人過於其  
子亦然今來頗不能忍予心怪之子家人亦竊怪君容  
色頗頗與人言詞氣不屬予以為失志者常事也猶借  
有懷廿一史將有稽訂以成官制考一編壯志固有當  
無他慮豈知竟以是不起耶今追憶向白鹿時相見之  
溫其如玉也過君廬之門內和氣藹如也以詩文請益  
於子之勤懇也為改訂一字色然而喜也同子游之左  
右扶持惟謹也哭子子傷心之慟也子之為吾兒屈辱  
公庭子相望而啜泣也每遠歸之過子淡談而燭見跋  
也今春之支離相對頻默塞而長歎也容止音欬歷歷  
田間文集 卷二十五 祭文 五

武塘窳雲寺中元薦公兒哀辭

歲在壬子節屆中元田間老人西頑適客武塘於慈雲  
寺隨眾設薦招吾兒孝則之魂而告曰痛哉兒以篤行  
純孝慘死盜手行路墮淚通國傷心而郡縣當事惜盜  
若子率盜如父大仇莫報至痛難伸已矣吾氣盡力竭

無能為矣惟是閑中獨坐旅夜無眠往事觸懷有勞莫  
代長叫兒數聲眼枯腸斷四年來如一日也兒知之乎  
今偶客武塘值蘭盆之節世俗皆以此日薦公主慈雲  
者吾老友偃亭大師既延生以禮懺亦登座而小參武  
塘為吾兒之舊游冥路可識偃師又吾兒之父執慈膝  
堪依惟冀來斯聆其法語吾兒夙有根器早識皈依臨  
沒之年精進彌甚遇難之後夢寐時形歆若平生自言  
未死豈刀兵之劫定業難逃而冤債之空本來無礙但  
兒素性仁弱雖三途不墮恐三界難超須大奮獅子之  
神威拔出羅網猛揮金剛之寶劍斷盡糾纏借法力以  
日間文集 卷二十五 祭文 六

生天聆梵音而解悟是所望於吾兒智慧種子也兒之  
長子業已有孫男婚女嫁總是吾累兒何慮哉至於汝  
母方氏節烈貞魂自早登上界汝弟孺祺童蒙枉死應  
久出人間物故多年痛如初歿倘或泉臺未散亦冀扶  
侍同來舊地重游能無悽斷

子以避黨禍舉家  
移居武水皆死難吾言至  
此吾腸寸絕矣兒乎兒乎謂我何哉

田間文集卷二十五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六

雜文

寶黃二公救桐城紀事

寶成蜀人桐城守將廖應登之小卒也應登以川兵三千防桐崇禎辛巳流賊張獻忠盤踞六皖山中數出攻破城邑惟桐城不下賊攻之益急應登輕騎出請救於廬州道出舒城方解鞍飯賊騎突至劫之去因挾還桐城使誘降是時桐城受圍久糧且盡守者皆倦有異心賊知之命應登擇卒中能言爲營中素信者使招諭守城兵廖舉成成許之賊夾以精兵二人加利刀其頸追日聞又集

卷二十六

雜文

以困之號爲鑲城雖飛鳥不得過也是時黃將軍得功與劉良佐駐兵池河受鳳督馬士英節制往時黃兵每過桐城怒其供應不備嘗罵曰一旦賊圍城亦思我來救汝耶城外故有林氏婦善飲量與黃敵黃懼之至是亦移入城居桐人思請兵鳳督無計出圍以語林林慨然請行因爲婦作書情詞哀切以黃素所賄贈物爲信林衣句衣從水竇出匍匐伏乞食徧歷賊棚久之乃得過城上望見旣出圍去矣計以幾日抵軍前幾日得請於鳳督幾日發兵幾日當至屈指十五日爲速獻賊據城北最高峰名求雨頂俯瞰城中每晨發揆騎東西去西田間文集

卷二十六

二

至陶冲驛東至呂亭驛各十五騎每騎背插二小紅旗馳驟而往日中返以爲常城上具見之是日日未中見二騎踉蹌自東奔回同卽山頂窩棚火起頃之四面窩棚皆火賊大擾聞城隅有吹角聲塵全起塵息城外寂然則賊已悉衆西還矣城中人怪之以林去纔旬有二日卽救兵來不應如此其速日暮東北塵漲天則黃劉兩家兵萬馬奔騰橫互數里近城詢知賊已去遂急追之桐人開城爭出持牛豕酒米犒師黃笑曰烏用此賊我殺賊回乘夜追賊未明及之值天霧賊不意兵卒至撲殺殆盡獨失獻賊獻率零賊竄入黃州山中黃班師

所獲牛馬騾驢輜重不可勝紀每一牛坐婦人嬰兒賊人布帛纏縛至桐城召人贖婦孺買耕牛誣桐人曰吾所得何如而需汝區區犒哉徑去不入城城中人怪兵來太速疑請救者未至必先期奉鳳督令而赴援者已知公得林信知桐急不及請於督卽夜出兵兼程而進其前哨遇賊撲騎盡殲之敵二騎耳縱以歸使報賊故騎至而賊遽遁也是時城中糧垂盡兵不來城且破矣於是爭德公爲建生祠於西街與賓祠共祀不絕云夫以黃將軍勇冠諸將在 烈皇帝朝屢立戰功位至總兵封侯拔桐城於將陷桐人德而俎豆之宜也竇偏裨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一

三

下一防城卒耳不忍城破甘受屠磔殉城下以救合城人命於彼何所爲哉桐人言之至今泣涕雖與黃將軍並祠尚有不足以鳴其感者今歲時致祭父老皆拜於祠下竝稱將軍何嘗知兩公當時分位之有崇卑哉分位者一時名德者千秋有志於世者其亦知所勉矣

長干寺遇舊中官述往事紀

順治甲午年方密之以智旣爲僧閉關高座寺余往看之寓報恩寺坐賣卜周勿菴肆中有老僧與同坐故中官也問余知爲桐城人因曰桐城有一方以智尚在乎昔於內廷供事 烈皇一日御經筵回天顏不懌忽歎

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如是者再某跪請其故上曰今早經筵上有展書官陳某乃陳某子其父巡撫河南失機問大辟繫獄候決某衣錦熏香展書朕前略無戚容不孝如此其能忠乎某跪進曰展書官舊例皆然跪近上前防有不潔之氣上觸故衣必鮮華熏香盈袖要令展書時芳香襲御坐耳上曰旣知此例便當辭官不然辭差可也朕聞新進士中有一方以智其父方孔炤亦以巡撫湖廣與陳某同罪下獄聞以智懷有血疏日口於朝門外候百官過叩頭呼號求爲上達此亦是人子言訖又歎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幾時釋孔炤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一

四

而辟某孔炤之得生由此外廷豈知之乎余聞其語隨到竹關說與以智以智伏地哭失聲北向九叩頭謝恩甲午秋九月事也

吳任臣書吳越王贊紀異

武林吳任臣志伊著十國春秋成語余曰吾作吳越世家訖爲武肅王贊述其國政有嚴刑峻法厚取於民以供輸中原等語旣屬彙命繕書書者頭腫目眩不能握筆輟筆不書疾良已再屬筆復然如是者三余悟曰豈吾言有過觸王怒耶因吏之謂雖竭東南之膏脂以充中國之貢賦而使東南四十年不罹兵革之禍者王之

功也大意如此更竟付其人振筆直書絕無所苦王去  
今且千年靈威赫然如是可畏哉吾書成未載其異子  
爲其前裔幸錄之存諸牒中嗚呼此豈先王之靈爲之  
亦天不可欺鬼神不可枉也三代直道至今存諸人心  
者卽天與鬼神之所存也而人顧欲枉之天與鬼神終  
不容枉韓子稱作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此皆爲枉  
筆者言也人於世旦暮耳天與鬼神則亙古如一有直  
無枉寧以久近異哉不然以先王之英雄本星辰河岳  
之誕降以王此方功成而去仍復其所豈有千載以後  
尚欲與弱翰書生爭此數字之曲直而區區致罰於簡  
田間文集 卷二十六 雜文 五

書之人吾不信也

### 鮑心樾救漁人冤獄紀事

余家居青山里近數里內有小市井賣酒肉以應村人  
不時之求有鮑翁心樾新安人系出棠樾鮑氏故號心  
樾自其祖父遷居於此家僅自給不苛取人一文錢以  
是里中稱爲長者崇禎乙亥年郡丞沈延賞本胄子喜  
事遊邏卒夜巡江遇江邊漁子六人指爲盜要索不遂  
繫至官延賞大喜而是時晚有罪紳雖廢而氣頗張郡  
縣有事皆請命焉因勸延賞盡殺之以樹威延賞遂手  
削爰書定梟罪二斬罪四獄成讞諸上刑有日矣六人

者皆至窮極愚徒以網魚苟活朝夕一旦遭奇誣陷大  
辟死卽死耳誰爲白者潁江人聞之皆嗟痛莫可爲計  
翁居去漁所近又素習六人行不忍目擊其冤死也奔  
告於先君子叩頭哭泣願毀家以營救其死先君子歎  
曰爾家幾何此大事豈汝與我所能救哉吾思之是時  
銓部何喬菴請告在郡無子人勸其行陰德可以延後  
素尊信先君子於是先君子卽日入郡爲何公言之謂  
行陰德莫大於此何公欣然具以六人被誣狀白諸當  
事當事固心疑其冤得公言遽駁反其獄詞盡與釋放  
翁凡經營半年是六人始免雖主者居間者無辜髮少  
田間文集 卷二十六 雜文 六

### 紀潤州包君冥判事

潤州有包某者少有至性孝於母明季歲薦饑萃者填  
路君每月朔望召集城隍廟列坐兩廊階下人給錢光  
有相識者輒另厚遺之戒勿再至異時私自周給鄉邑  
翕然稱爲善人兩舉鄉飲君狀貌魁梧端重若神性好  
道日持誦太上感應篇每歲正月必齋戒上三茅山禮

華陽洞祈母壽邑人錢某禱夢於城隍廟問母壽及已終身事神語之曰此間判官秩已滿當代者卽包善人某也汝歸問卽知之既寤趨公宅求見值君去茅山候數日君歸乃見具道神所語君笑曰此夢寐間事何信之深耶其人哀懇不已因以好語慰諭之使去自是以後精神恍惚舉止稍覺異常卽日區畫家事晝夜汲汲若恐不及逾月而病病七日而歿歿之晨室中髣髴聞有扈導聲君隨起坐遺囑子孫力行善指麾祖畢瞑然而逝未旬日有里人戈姓僕月華者疽發背死逾一夜甦語家人曰頃至一衙門見一官人貌甚偉手持印田園文集卷二十六雜錄

包君生平按之歿爲冥判賞罰攸司益信鬼神之擇人而任而包君之爲善人也

### 鳩巢紀異

南山之下桂樹之間有巢焉鵲與鳩爭鳩不勝楚國公子遇之鳩宛頸悲鳴自投於公子之懷公子庇之鵲不知公子之庇鳩也奮翅伸喙而前其音痛憤嗥嗥焉訴其理若有甚長者公子無以決也客曰此鵲也強彼鳩也弱丈夫寧扶其弱者鵲笑曰我國鵲也彼亦鷹也形則鳩耳終必負汝公子不信遂斥鵲使其客載鳩梯而升諸巢方鳩之在公子之懷也宛然鳩也及其升巢則曰田園文集卷二十六雜錄人忽而鷹也鷹既得巢乃張目睢眦盛氣謂客曰我何以汝爲余登巢一呼而衆雛皆斂翼聽命余威伏遠矣今鵲已拜余下風矣與哉公子豈以爲余不能有其巢而煩汝之梯而致之耶因搜身側腦時時搏擊其下以威客客懼而去以復於公子公子殆曰嘻吾向者見其宛頸哀鳴時蓋鳩也寧有鷹乎居久之爪角益壯求食益急凡旁巢之雀穀無不撿也居人之雞雛出諸柵者無不撿也則相與譟而逐之不去爭以鬻公子公子聞之曰嘻吾向者惟知其爲鳩也烏知其爲鷹也雖然吾甚媿夫鵲也

重過茂溪宿羅述素家紀事

余以丙戌秋由繡城入沙陽道出茂溪茂溪士十餘人相見盡一時彬彬之選接其姓名則羅氏爲盛未幾遇亂困於歸化村中羅氏昆仲迹知之以籃輿冠我還茂溪因館南生池館晨夕吟嘯飲酒爲樂凡八閱月而地方兵起鄉里推南生出休障余以病避地轉徙賓緣出關度嶺備歷險阻僅而生還聞羅氏昆仲以兵事爲地方受累今年余重過沙縣知其家悉無恙惟南生已歿而羅氏昆仲聞余至亦驚喜南生長公述素追念昔茲走沙縣邀余再到茂溪凡別二十年矣溪山如故市井田間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九

一新向時同遊者悉皆聚首獨少南生一人耳傷哉是夜卽館述素家羅氏諸子盛稱述素之孝且言其母氏之賢往時南生家貧以豪俠聞於閭里食客常滿坐今述素貧益甚賓客益衆母氏不復問家政惟贊其子婦以助成述素志一如往時已之所以助南生者夫婦人以順爲道者也其始也順於夫婦道也其繼也順於子母道也然吾觀世有怙淫之夫內無顧忌縱情極意以至身家俱弊委頓流離乃始歎悔於向者室之無悍婦也至於母慈子驕馴致傲很己嬰禍難噬臍無及追恨母之不早制之使然則順之道豈易言乎易曰家人有

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言嚴君而兼以母則母之未易順子可知今其母氏順於夫以成夫之義順於子以成子之孝亦其所遭者幸也吾頃留述素宅六日見其飲饌如流閭內寂無人聲又述素有弟早逝其婦與子皆養於述素內外無間言吾未見一門之內和順如此而其家不興者是可紀也

湖南遊紀略

令肥龔千谷爲湖廣驛傳使者招余入楚丁卯正月與余同爲湖南之遊余意在攬岳陽之勝歷洞庭之險登岳麓道林寺和少陵詩以補吾集中詩題所未備而附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一 雜著

十

載官舟往來皆御順風勝者略領其勝險者不見所爲險也有詩二十餘首紀事遊岳麓上禹碑亭亭踞中峰之巔有雲麓宮峙峙其右余以七十六翁鼓勇杖策直造其巔而岳麓寺及書院則且再至初遊有詩四首後同千谷載酒以往爲文以紀其事勒石陷壁間上岳麓寺老僧彌嵩開竹間房設茗果指隔江十年前戰壘所在談交戰事宛然可觀徘徊久之未知道林所在以勢度之當在雲麓宮峰下遊者渡湘江由道林過書院然後上岳麓耳而少陵詩云槍劫官牆壯麗敵今求其址不可得矣至云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洞

庭赤沙去寺遠不可見然後知古人用意廣遠屬詞亦得其大槩而已卽岳陽樓詩雄視千古余過時春水未生不見有如詩所云者按少陵亦以冬盡春初過湖其所爲詩亦想像得之非實見也吾爲詩一字不肯假設由是觀之亦已泥矣比在長沙月餘其地卑濕余不戒於起居得痺疾已買舟泝衡陽思上南岳尋大錯和尚墓至湘潭疾甚不能進遂返未覩少陵所謂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昂亦一恨也

### 閩氣候紀

吾嘗疑天地至大然自燕冀至閩粵南北相去不過四千里日行南陸北地苦寒非重裘不可禦冬南人猶有衣單袴者若粵之雷州臘月衣葛其常也日行北陸則北地酷熱倍於南土盛夏時几席如蒸中夜至不能寢閩中惟苦晝暑到夜則涼夜半益涼男女寢皆不解衣由是觀之南北相去無幾寒暑頓異則中國之爲中國適正當黃道之中也閩人云近二十年來兵後北人雜處較冷於昔地氣自北而南耶往時冬雪甚少有霜霜僅三日過三日謂之厭霜必雨近且連霜三四十日霜甚重殆北方所未有然不甚寒民間以霜雪爲祥占有歲尤喜雪遠村往往有之晨起見四山峰頂皆白日

出卽融近城市絕少今間有之而霜顧於城市候橋間獨厚輒如綿至山溪卽僻處轉薄疑爲人煙水氣止驟遇寒氣凝結以成故霜不足以壓瘴須雪壓之九月有桂花瘴四月有黃竹瘴瘴氣亦輕不似粵地之瘴毒中之輒殺人山野徒跣之夫犯之多瘴生瘍裘褐者不畏也

### 建寧風俗紀

閩自漢武帝惡其獷遠難制徙其民於江淮間而虛其地及郡縣既立漸以中土之民實之相傳晉永嘉末光州有危京者來刺建州率其鄉避亂之民以來在官十有六年卒葬武夷山之石鼓村民不忍去遂以占籍建州之士人知尚文學有伊洛之遺風實由京始自後中原喪亂士大夫多避難閩中至唐常袞以文學教閩歐陽詹之徒應運而起迨及南宋理學人文鬱興比諸鄒魯矣蓋其漸濡已久至朱蔡而後稱極盛也其俗尚節義重族氏崇先儒儒戶甚重國家有大徭役儒戶不與焉顧好鬪勇輕生殺人償命閩不畏死大抵山峻水急其人類多負氣建陽志所謂其君子勇於爲善小人敢於爲惡不獨潭爲然也今士大夫多鄉居在城者亦閉門自好律身儉約而市井率尚奢靡祠廟之間歌舞宴



會殆無虛日大抵皆郡縣胥吏主之所費不貲皆鄉里小民脂膏也又俗尚鬼信巫覡病不服藥惟禳解符咒得愈喪事用浮屠酷信堪輿停柩累世不葬嫁女奩甚豐或損其家之半女生輒溺之婢赤腳終身無夫婦年三十以上朔望羣聚念佛老少叢禱誦聲嘈嘈則有道媼爲之領袖或導之入寺燒香雖有司嚴禁不能革也

### 分野說

分野之說世儒多疑之如謂青州正東而立枵在北雍州正西而鵠首在南揚州東南而星紀在北冀爲東北而大梁在西徐居東而降婁西豫與三河居中而大火

田間文集

卷二十六 雜文

三

正東鶉火在南躔次與方域何其差謬耶自唐一行著兩戒論以雲漢配江河謂星與土精氣相屬不緣於方域而分野之論以定唐志云南斗在雲漢下流爲吳分牽牛寢遠益南爲越分吳越同壤斗牛女連度然分野殊矣而吾疑分野亦當其時有變易蓋度數分於黃道黃道遷於歲差宿屬斗末者或移而牛初則野屬斗末者亦宜更屬牛初也故猶是越分天官書以爲牛女之分隋志謂自南斗三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正屬吳越之分野兼斗牛女爲言明一統志直以爲斗牛之分大抵星紀之次首斗而趾女當其時占之宿有前有

却而因以爲據故有是不同之說也

### 建寧形勢說

閩地不當秦楚一大郡每中原有事閩輒自立爲國至於王氏再傳建州一隅與福州竝建二君終日尋於戰爭然閩所以能爲國者以其地勢回互溪山巖阻有險可憑又連山近海物產饒足軍國之需不取給關外足以自王兼以民情喜亂天下多故此方先叛後服其勢使然也然以中國之兵臨之卽輒覆亡此無他故人恃險而無固志近海者恃海爲窟急則航海以遁近山者恃山爲巢急則窟匿巖穴以圖緩須臾死耳是故閩

田間文集

卷二十六 雜文

古

中之險其人恃之易以亂亦易以敗古人設關如仙霞關爲建寧之北門而地屬浙之三衢卽分水嶺亦與江右信州共之不使閩獨有其險良有深算而閩險如仙霞者不可枚舉係閩者當察其要隘所在爲之分地設防使險悉在官而不在民以盡奪其所恃此不寧固圉是計其所以保全閩蚩蚩之民命至衆也

### 馮詩國病說

杭州馮生好泰西言而善病今年夏在武昌署中所處一軒蕉陰滿院會梅雨不止生方病甚窗外藥竈茶鍋沸聲與蕉上雨聲相亂意思蕭瑟終日擁衾高臥瞠目



看南山樹色而已生不爲詩聽人吟詩通無語然遇佳處輒一解頤余每於其所解頤者心異之余老不能寐每凌晨趣諸子起噉粥治事馮子方貪朝眠聞余趣早起輒轉面向裏臥不應而粥亦往往失期不得噉魏子州來知其意故與談虞山牧齋詩誦其佳句則喜神涌思發卽爲連誦十數首浚論其文章作法之妙益大喜病良已然後知虞山詩文泰西道法皆足以已生之病不減吳太子之廣陵濤也生寓居婺之八詠樓側樓以沈休文得名休文善病生乃亦善病觀其集八詠詩離其字句協其長律豈有所慕於休文而爲之乎休文汲汲於富貴不已而病若生於聲利之場泊然自遠起居服御取於世者至約固非休文比也且生亦何病特其性情閒澹孤僻似與病空而病亦從而侵之生因而學道因而學詩皆以病爲之緣則病亦何負於生哉

說詩示石生漢昭趙生又彬

文章之道至於詩而才與學融焉非謂才與學不足以爲詩謂詩非才與學之可以爲也而有其才焉有其學焉有才人之才有詩人之才有學人之學有詩人之學才人之才在聲光詩人之才在氣韻學人之學以淹雅詩人之學以神悟聲光可見也氣韻不可見也淹雅可

田間文集

卷二十六

五

習也神悟不可習也是故詩人者不惟有別才抑有別學老焉少焉窮焉達焉勞焉逸焉得意焉失意焉無地非詩無時非學而世謂窮苦之音易工歡愉之詞難好若是則詩宜於山人而不宜於朝士宜於失意而不宜於得意宜於閒適而不宜於應酬古帝王卿相之篇章何以至今稱焉陶元亮以飲酒閒居命題而曹氏父子身不離軍中杜子美詩人之窮者也遭時取官述省掖之清華侈宮庭之壯盛其工麗妍婉豈出王李下哉然則亦第論是詩人非詩人耳時與地隨其所值而已夫詩人之詩何嘗不以才爲之學爲之而決爲詩人非才

田間文集

卷二十六

五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六

田間文集卷第三十七

雜文

徵刻南音集引

自季札審音風雅偏歸諸上國迨靈均作賦詞章特盛於南方豈惟聲教使然抑亦性情有異蓋管嘯嘒嶺嶠涉歷湖湘其山川秀發以爭奇其人士思深而繼舊興情草木每增感物之思寓目煙雲輒有悲秋之興風物如此情事可知喟歎之餘歌詠間發南音爲盛良有以也今天下新聲競起率自命以千秋而吾謂雅道未亡尚有賴於四國有如三楚之後遺七閩之靈奧江右之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七

一

沈鬱積衷之若渾皆獨攬至性不襲靡調自吐清音脫諧俗調又其遭遇亂離幽憂最久眷懷往昔寤寐獨淡一語一詠皆有當於風人之義者乎乃以方域有限篇什尚闕於名山或著作已傳流通未廣於賈舶兼之喪亂以後放失尤多至於遺逸之流湮沒何限遂使豫章之木空輪囷於江涯明月之珠自焜耀於海表非徒嗟斯文之欲墜亦且懼志士之無聞某游處有年知交頗廣不揣固陋僭思表章仰冀吾徒多方搜輯所取吟風弄月不以憤激爲工等諸春鳥秋蟲諒非功令所禁音義豈分於窮達闕揚無間於存亡上自名公鉅卿下至

山人野叟旁及林栖衲子廣之流寓諸賢倘一節之可稱雖單詞以必錄庶幾采風之士收諸樂府幸存一代之正音亦令論世之儒錄其遺編猶識當年之名士屬在同志幸鑑鄙衷寄我佳篇共成大部

琴上人藏野書華嚴經引

藏野上人學琴三十年寒夜蕭寺香殘月圓每爲余一弄鼓清微獨理身世兩忘爲余言彈有字曲不如彈無字曲以字諧音以音協律一唱三歎非不巧也然而矯揉之迹未泯惟其出諸人也至於無端而成音無端而合律可得而聞也不可得而測也此天地間自然之聲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七

二

也自然者出諸天也然後知陶靖節蓄無絃瑟爲真知音者也夫有字不如無字有絃不如無絃有聲不如無聲爲其漸入自然至於天也藏野今老矣世無知音將抱琴不彈思覓一精舍募三年供閉關書華嚴經一部以送餘生吾方期藏公卽有聲以求諸無聲之先今乃欲舍琴書經是舍聲音而求文字形而益下去道滋遠矣藏野曰噫子離文字以爲聲音離有聲以爲無聲乎子觀其離聲音已形而下矣吾觀其合卽文字皆形而上也一部華嚴經盡於所說四法界歸於理事無礙以是爲真俗一諦也以是爲不二法門也法本不二吾之

琴與書又有二耶且吾一指也揮之則絃振之則筆指未嘗二指之用焉有二苟得是不二法化吾之點以爲微化吾之畫以爲絃化吾之入法以爲聲音聽吾琴者識其字豈有誦吾經者不聞其聲乎若孔子彈琴而見文王之爲人此以耳見者也菩薩以觀世音爲尊號此以目聞者也世之耳目本無二根吾之指寧有二法藏野之言如此吾喜其言之與吾道足以相發也遂書而爲之引

### 賓泉上人尋山引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七 雜文

三

莊子曰夫不欲忘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釋氏言一切世界惟心所造未能忘心安往而不得世亦安往而不累哉學佛之人舍其父母妻子而逃於方之外而方之外又自有其眷屬門庭交際之煩其爲世固無異也於是又求舍之而逃之枯槁寂莫之鄉茅蘊離離世以遠與草木鳥獸狎處久之相習而不能去夫亦自有其世矣比之人間世界特輕耳未能無累也真能棄世莫如忘心忘心者非自忘之心有所用之也是故日處塵勞而不見所爲塵勞本來清淨而不必別求清淨之地在世棄世世本無累然此爲有道者事非學道人事也松江郭西有示應菴遠市臨水雙扉盡閉竹林幾

園位置井然誠苾芻之精舍梵脩之樂地也賓泉年甫二十餘卽爲菴主接衆應物居然長老吾嘗與之談其於世間是非得失一切了了檢點諸方邪正亦復不謬知其資質甚高雖未審於佛法所得何如要爲灑灑落落一聰明衲僧也卽今栖遲郭外自云常若青山白雲之下有一團瓢在其眼中是其煨折脚鐺擡敗衲安身處也但此地付得其人卽撩衣去矣賓泉今在此蘭若中卽能離此蘭若吾知異時住山卽能不住於山未有念念求脫離而不得脫離者也莊子棄世無累之說其當於賓泉信之乎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七 雜文

四

### 放生社引

今世界一殺運也人心殺機一日不息則世界殺運一日不止止殺莫如放生浮屠氏因果之說儒者不信至於放生之事輒或行之其言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此卽吾儒之戒殺也孔子君賜生必畜之成湯開一面之網周公驅猛獸而遠之齊宣王以羊易牛大抵皆放生也而不言因果亦曰惟此一念足以銷當下之殺機而已古今善放生者莫如鄭子產魚放於子產烹於校人校人之魚自殺子產之魚自生洋洋圉圉謂此魚至今活潑潑洴聞可也若律以因果則校

人償命子產亦當坐不覺察之罪而放生之術窮矣往時天道遠報施難憑自惟刀兵以來二十餘年所殺人命亡慮百萬萬計其烹屠剗割不異於犬雞羊豕方且坐視哀號宛轉以爲快識者謂此銅頭鐵額之衆卽犬雞羊豕之轉劫求償或不誣矣故由儒家之說生憐憫心有不忍不放者由因果之說生恐怖心有不敢不放者新安朱孟嘗數年前夢入鄆都地獄見諸苦趣發心悲憫舉家戒殺近復因喪明之戚大生敬怖益思廣其教於同志結放生社每月一舉行其事屬余爲之引以孟嘗生平居心本無殺機因地獄之示現恩愛之斷割田間文集 卷二十七 雜文 五

募脩令橋疏

蓋聞造梵天之禍橋梁居首開功果之門刊濟爲先至聖以達人存仁金仙以度生發願往來有路道重津梁險阻可通功高舟楫若遇神君駕海直驅海上鼉鼉天女填河欲假河邊鳥鵲是則凡聖皆無凌波之術所以卦爻特重利涉之辭金陵南去七十里地界溧水溧陽有令橋者爲郡邑之通衢當省會之孔道塵飛日暮坐野店以送馬蹄凍合霜晨聽寒雞而數人迹自唐閔宋初建且千百年由浙通閩灌輸凡五十六省歷世既久濟衆已多精衛之銜木將傾祖龍之鞭石欲墜勢非引索險逾懸梯一遇風雨之朝不勝蹙蹙之苦雖尾生守信抱柱何從孺子相期進履無地征人爲之裹足長者因而發心善士陳公大破貪吝獨千金蓄積以爲倡戒僧慧昭夙有因緣分十二圓通以轉募蓋欲福田廣種亦以獨力難成敢告同仁共襄義舉莫謂自利何如利他可知度人實以自度或善女人或善男子勿靳檀施將爲布穀將爲金錢隨緣喜捨庶幾積寸得丈捧土成山將使勢跨長空驚彩虹之復起影搖絕漠還蒼龍之舊觀商賈接踵而來不憚褰裳之苦士夫聯鑣以至無歌行路之難笑初祖之折蘆顯大神通莫止成自了漢念

書生之編竹濟多生命豈得謂有漏因福德濟圓人天  
其要宿願挂土行看馬經過得句雪中應待寒驢覓  
去

吳門爲潛歸大師募淨室疏

潛歸和尚傳心印於洞上建法幢於嶺表功行甫畢撒  
手東還一盞隨身寸絲不挂且然行脚寧無歸隱之思  
正好住山誰是安禪之處而師也逍遙委運去住隨緣  
諒開堂而領衆非其志矣若把茅以蓋頂豈不願乎數  
畝之園三間之宅率門徒以種菜分佛火以讀書折脚  
鐺邊飽飯過日爛繩牀側破衲遮寒似此槽那在居士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七 雜文 七

壽昌其天禪師塏疏

壽昌其天禪師今年自三山歸至昭武距壽昌不三百  
里奄然示寂亡慮僧俗遠近莫不悲泣震動痛禪師之  
遷化太遽胡不少留一二日歸方丈化也余與禪師交  
未久而相知最深自己亥秋杖人辭世諸兄弟東西分  
化禪師私謂余將以片笠把茅終身匿影上報師恩未  
幾而受興國之請卽住興國興國頓成叢席又未幾壽

昌虛席竺和尚請禪師領衆卽住壽昌乃知禪師本無  
心於出世亦無心於決定遷世時至順應而已禪師於  
遷世出世一切任以無心則生死之間又寧肯有心去  
留哉吾觀古德於臨命之際作偈頌辭檀越集衆坐化  
號爲自作主張自有此稟本留傳到頭來雖手忙脚亂  
惟此一事畢竟要依樣葫蘆若不如此竟不可死有識  
者聞之直得一噓以視其禪師今之要去便去絕無回  
護爲得自在耶不得自在耶孰有主張耶孰無主張耶  
禪師有塏亦得無塏亦得雖然此是禪師已分中事不  
關大衆若大衆分中則自有祖庭從上建立榜樣具在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七 雜文 八

請依無縫之式其助合尖之功

中天蘭若建置本末記

閩故多佳山水當延邵接壤之區有山名天堂中峰竦  
峙四山回拱修竹流泉交貫周市晴朝望嵐氣如海俯  
視諸山僅存峰頂或出或沒殆海中島嶼耳正統年間  
有僧號怡中者依巖而宇壑麓而田茲山初有梵刹未  
幾輒火凡再興再廢土人與僧交利之而不能有遂以  
歸諸博山天啓六年事也博山老人擇於諸弟子得剡  
水上座使往剡師瓢笠承命而來坐瓦礫荆棘中以大  
定力摧伏羣魔回心外護有獐犬弭耳受記因緣漸熟

豎立法幢此方人人聞博山之宗旨矣先是怡中舊址在山左腋方廣纔數丈師狹小之下踞山之正中南面而擁諸峰於卻下鼎建佛殿賜曰中天蘭若鑄丈六金身翼以方丈禪堂又置天龍閣請藏經貯其中右僧寮左香積凡諸叢林應有者大略都備田之素爲僧有而占諸土人者師既竭力贖還其有附近民田願屬諸山者師復倡其弟子捐衣盂之貲次第收集於是中天蘭若巋然成一巨刹矣不幸丁茲殺劫師竟以宿債償畢命樵川雖山林不改而門庭寂莫師志多所未就傷哉師爲吾鄉廬江人初住吾邑如意菴精教乘能詩博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七 雜文

九

山大師埽塋過桐山師因隨之回已蒙印可遂分化此地丁亥兵起入樵川遇害有弟子三人曰覲曰戒曰京京後師三年死戒公覲公皆吾鄉人也辛卯夏余再過閩闕亂甫靖便道上天堂山禮金相眺雲物閱經藏想見師之作略涵焉悲其死也覲公戒公爲述此山廢興之由屬余記之遂次其始末而爲之記

尋白鹿山洞小記

遊大龍潭之次日致士邀余及有懷曰去此不二里有山甚頽所以給莊人樵采供炊者也近搜得一洞能往遊乎有懷喜飯畢卽行余亦賈勇從之山不高但荆棘

堵柱樵徑漫滅不可行莊人導之崎嶇以達既至有石屹然壁立玲瓏似酒濱浮出者指曰此洞口也從此尋磴道可下下瞰正見洞門有懷謂余且止自與致士崔躍趨下至洞叫曰回巖也略似浮山但磴道峻狹草沒不立來余勃然左策杖右掖小童捫壁躡蹻亦至不覺其艱果別是一巖非洞口所見洞門也洞門北向此正在左畔耳其巖穹起高可二丈餘渙如之廣倍之居然石室有檐下垂其下拔起一石直上與垂處接大不盈抱猶檐柱也浮山浩漭廓彷彿似之而洞口所見洞門渙黑入久之始辨色平如半間堂堂背路絕有穴下通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七 雜文

十

土人汲綆援之度四丈餘始及地小僮擲火爆其內良久有聲皆言內甚空曠吾意必有窟竇以洩洞中水若募土人於山麓搜剔必得之因擴爲門朗然使可出入光上透穴由此穴梯而登則此洞屋儼然岑樓矣固勝於今俯身自上下也洞壁離奇有波濤起伏往往似佛寺塑洛伽山形亦有剝落者當是石乳凝成特洞淺通風日故易脆耳於是致士陳所攜酒榼席地小飲甚歡自慶七十餘猶能涉險窮幽從二子飲此洞也援筆記之時癸亥二月社後三日

齊山遊小記

庚申秋閏八月過貴地湖水大漲金賓王廣文以小舟  
載客挾絲竹沿隄而進爲齊山之遊山徑荒蕪道狹不  
可行攜酒望江亭亭壞不敢坐復移具山下酒店前水  
柳陰臨流布席有邨童擊舟至余坐逼水遂繫舟余坐  
下令笑謂曰舟繫不妨恐日色逼坐且徙汝舟能從之  
徙予乃微笑解維去坐定觀者環集凡邨郭往還者皆  
於此候渡天暑人氣不可當麾之不去余曰惟一曲吳  
歛足以散之於是羣客奏伎有朱生按節而歌歌聲起  
聽者皆默然遠去乃縱飲通歌柳陰漸移興不已罷酒  
攜樂器前至一佛廟門前埽地而坐更作十翻奏繁聲  
日間文集 卷之二十七 雜文 七

樅陽廟後山留松記

史稱晉時陶侃爲樅陽令樅陽固邑治也邑有城隍今  
其廟故在陶公祠右廟倚山面市山上松高下成林偃  
蓋陰森直廟之北暑月行人過其下清風颯然蓋百餘  
年物也樅陽皆重山獨此一丘地鬱鬱蒼蒼爲山生色  
而有是山者一旦售諸人且爲薪斧不能殊陳生

官嚴嶺之奔告其同志諸子斂錢若干酬其道里以  
亦欣然轉售因存十四株以爲公物永禁薪伐非徒以  
娛游觀也子文云鬼猶愛溪松茂柏茲松之託根於廟  
後歷年既久礪礪輪囷直與斧斤相拒於危絕之頃豈  
非神所憑依乎過廟者望其蒼蒼鬱鬱王氣攸鍾所以  
陰廟卽所以陰市也余喜是舉之爲神人共慰也故爲  
之記

諷羅處士佚老文

余二十年前嘗邂逅於茂溪主羅氏之家羅氏一門皆  
尚禮好義奎之與余同年生尤爲超邁尊公弘甫翁時  
已年六十去市里許結精廬供佛傳經三同志課誦  
其中翁生平俠氣重然諾一旦謝絕市喧林野自娛余  
每過翁必置酒盡醉余輒呼翁爲羅道人今集中有贈  
羅道人詩卽翁也既別二十年歷盡險阻每當困頓時  
未嘗不念茂溪未嘗不歎翁之能超然世外善自佚老  
也頃者再入閩由史溪趨雙峰道出茂溪溪山如舊市  
井已非訪羅氏諸子固無恙問道入則益健且更娶孺  
人復舉一子已十數歲矣奎之與余頗俱皓然翁顏色  
悅澤殆勝向六十時過其山中精廬已成廢宇翁在市  
居一小樓翫然爲室家之計余亦不復以道人呼之矣



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佚我以老翁昔者未老也而固勇於求佚今翁八十矣而轉不能得佚蓋翁佚之於未衰之時天故欲勞之於既老之日非天之勞之也其有餘之精神氣力不能自佚即天之所以勞之也亦即其人來日方長之一驗也然翁自今亦可以佚矣翁宏益葺舊廬與向時同志猶存者復勤課誦之事以不負吾詩中羅道人之稱天至是豈猶有所不肯於翁乎亦惟翁之自肯而已

石氏孝行紀略弁言

去年郡大夫舉行鄉飲酒禮意甚慎重而吾邑石君瓊

日閒文集

卷二十七 雜文

七

甫爲之賓介於是都人士皆有詩篇稱頌其盛君子漢昭馳書乞詩於余余不應亦以詩爲隨聲頌美而作者不足傳卽有無不足爲重輕也今夏郡邑文學又以石氏孝行舉聞學使者旌之曰孝萃一門值余在邑漢昭過余出其所舉實行數則爲紀略以示余欲得余一言弁之其略曰翁八歲喪親哀毀如成人比葬哭晝夜不絕聲里中稱之既長每遇歲時伏臘或春秋上冢輒哀思涕泣伏不能起親忌日泫然在疚一以是終其身而又廣其孝思益脩祖墓睦宗族同堂有喪者無不救也門內無嗣之家無不碑而表之也而孺人高氏亦以孝

婦稱當前代之季歲薦饑卽復升斗孺人惟以食夫子而身咽糠覈翁病目親侍湯藥爲廢寢食忘鹽補者七年既佐翁起家則更以不逮養其舅姑爲憾每祭祀必親治牲醴備物薦新以冀其來歆也翁長子維昭八歲時父患癰醫需藥爲藥天大寒冰堅無所從得維昭行泣水濱叩冰得之而患以頓愈此與古孝子號慟哭竹之事豈有異哉紀略所載如此余覽之然後知文學之所舉爲下妄而當事之旌之爲足以風也夫孝者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在成周特重力田孝弟之科漢魏以來凡舉官者必察孝晚近世雖不以之取士而人猶竊好其名至於以孝爲名則凡刳肝割股去妻屠子之事凡可以求名者無有不至而爲上者復從而風之是率天下而相趨於僞也夫孝庸德也雖以大聖人有不能殫而尋常夫婦皆可以自盡子夏不云乎事父母能竭其力蓋自王公卿大夫以迨士庶人各有其力各有應竭者本無孝名惟曰爲人子者應如是而已則凡有絕人之行過分之事爲所不當爲而以孝聞者皆非聖賢之所許也今觀紀略所載凡君一門所爲皆無以大異乎人而爲之不倦亦祇曰吾所爲應如是而已未嘗知其爲孝而爲之也夫不知爲孝而人以孝稱之

日閒文集

卷二十七 雜文

七



與求爲孝子而使人久而疑之則誠與不誠之別也今者下之人以此舉聞而使下無匿美上之人以此風世而使民無僞行惟其誠不惟其名是皆足術也雖然漢昭亦可謂善顯其親者矣既已得當世大賢之在位者爲之表章以風天下復欲求能文之士爲之紀載傳之無窮若余者生平不欲以言語假借其爲文質而無華而漢昭顧欲得之其乞言也據實紀事又絕無溢辭以邀人之虛譽彼誠知虛譽之不可傳而質言之足以取信於後也若漢昭豈非能竭力以事其親者乎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其石氏之日間文集卷二十七雜文

主

### 山陰嚴公像贊

歸然者其貌也怡然者其顏也履芬錯而侍之以靜遭凌厲而接之以歡舉世服其至潔議者疑其過寬蕭然一榻隨遇而安惟捐軀之早矢故觸境之皆閒抗節而醜徒譁起於列帳沉尸而神虎負出於清湍嗟亂日之死事者甚衆而慷慨明白如公得死所者之爲難餘藥籠之一物永廢棄於人間悵音容之如在邈箕尾以莫攀

### 李我貽像贊

吾友李生家世陽羨從兄宦遊旋遭時變甫二十而成名早人世之歷練則今如明月之入懷溫兮有熏風之拂面笑終童之請纓徒爾上書嗤留侯之畫策未能決戰使其遇得爲之時假中人之壽卽仲華之功以成而公瑾之業可建也及前路之已窮猶故主之悲懸望江南兮不歸死瘴鄉兮無怨想笑語之藹然猶屋梁之如見

### 王元倬像贊

此翁不談玄理不讀佛書外甚和而中甚介性極執而心極虛幅巾蕭然聊存先代之舊卷軸盈架以消歲月之餘何必逃於禪何必託於酒何必備於市何必寢於車有陋其巷有幽其廬不謝客而客自罕至不避世而世自與疎木榻將穿猶幼安之坐也畫蘭無土殆思肖之筆歟爲時流鄙棄久矣非吾人之徒而誰徒

### 胡星卿像贊

穆然者其神浩然者其氣飲然者其心毅然者其志灌數畝之菜畦饘粥不供住一間之茅屋風雨不庇飲酒但至半酣讀書惟觀大義四方之客日造其門庭先生之蹤久絕於城市光其頂而儒其衣斯爲公主之孫東川之裔

獲經齋四箴

獲經齋余晚年所構以課孫曾其傳經而有獲也余無德可法平生於茲四者竊有志焉今老矣書之壁上以勉後人

我何所貽貽此一經惟經學通事理具明如斗有杓如權在衡是非邪正莫之或榮作爲文章自我縱橫勿期速效課必有程勿事口耳心求以誠但志於學寧憂於生不見桓氏稽古以榮

人生安樂莫善於貧貧富在天豈曰由人爾如不安怨尤空頻富人與我苦樂適均宵防盜職晝愁吏嗔不如茅屋開戶達晨舊穀乏食糜以繼新晨昏菽水足養而親豈無色笑以代嘉珍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七

雜文

門內弊爭德惟一讓所爭幾何和氣以喪古稱填廝子和汝唱兄曰弟兮于長乎仗弟曰兄兮胡幼與抗勿信婦言勿受人誑婦人見小宵人好謗爾無我欺我毋爾望彼此小誤尚其相諒

古人處盛儉德可師貧不學儉斯言豈欺儉而不勤一慳何爲優游無事飽食以嬉唯言雜處比之行尸潔爾庭戶飭爾園籬力作儉食勿敢告疲有客至止脫粟以炊儉而有禮鄉里稱之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七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八

雜文

夢遊仙賦

余幼不樂此塵居兮思乘風以遐舉遇浮丘謂余有仙骨兮顧王喬使爲侶導之餐六氣而漱朝霞兮清虛入而濁濊吐行之久而無效兮何羽翼之能生羨王子之吹笙兮遂一朝朝乎上清臨別授余以大藥兮需九轉而物成曰丹術之無奇兮惟神功之勿間司火候之精勤兮毋晝夜以或斷忽神奔而鬼怪兮專志壹而不亂何時候之未至今倚藥爐而假寐身不知其所在兮見

田間文集

卷第二十八 雜文

一

曜靈之西墜號魯陽使揮戈兮詎羲和之弛轡天地倏其晝暝兮百怪出以紛拏猘猶血人以嬉兮急奔予而磨牙余既脫命於呼吸兮退復陷夫泥沙遭玉蚪之南邁兮遂攀翼而上征覩蓬萊之宮闕兮日月仍其清明羣仙遊戲其間兮外人至而皆驚仙官導余以上謁兮稽余名之在籍忝一命於散秩兮覲丹陛於咫尺心搖搖而皇惑兮豈宴安之猶昔何颺風之鼓盪兮竭海立而山崩官闕邈其不見兮肆鯨鱓之憑陵衆罔知其所之兮余一葦之是乘漂翻翻以隨波兮阻州兮而戾止緊童男女之遺裔兮聞華音而詫喜爭假宅以栖身兮

常一歲而數徙渺滄溟之浩蕩兮震奔濤之喧阗丹霞旦其西粲兮土人指余以天開歎奮飛之無由兮轉茹涕而增哀何長風之飄颻兮吹我凌乎天路下巨浸之萬頃兮橫余身以徑渡耳涌湍之磕磕兮雖九死其不懼朝余發軔于東海兮夕余至于西極道乘軒之總總兮多平生之相識嗟皮骨之僅存兮怪髣髴之猶黑臙懸囿於天半兮惟軒轅之帝孫帝高居以端拱兮仍虎豹之守闈紛鳴佩之出入兮誰假余以一言文昌奏其乏員兮詔考校於內殿集羽流以賜問兮覽臣言而獨善謬承直於紫府兮日簪筆而召見懲如綸之失體兮

田間文集

卷第二十八 雜文

二

信臣職之匪輕天語簡而足貴兮隻字褒以爲榮將往日之濫觴兮寧違教而不行顧羣仙之畢訛兮爭興心而嫉妒逢昔日之乘軒兮乃握手而道故任吾直以獨行兮豈恩怨之足顧嗟六轡之無力兮天柱忽以動搖修羅發難於崑崙兮隨南斗以移杓鳳皇去而不告余兮睇玉軼之迢遙追攀而不及兮瞻靈璫而長號泛靡辭以無往兮飄忽泊兮大澤思昔來於此得岸兮今仍子兮適客何軀命之足戀兮遂奮身於一擲將委形於大化兮乃久伸於坐隅青燈耿兮在壁丹火伏兮於檣歷升沉之歲月兮曾夢覺之須臾攬人情與世態信

仙凡之不殊矢絕意於霄漢甘斯人之與待

感舊賦

歎吾生之無之兮情忽返乎舊廬盼檐楹而涌淚兮感  
時昔之同居蘭委絕而砌荒兮燕已去而壘虛網蟠蛸  
以乍啓兮物盡散而無餘猶嫁時之牀在今儼凝塵之  
未除顧北窗之幔卷兮鈎至今其未下閱四壁之蝸蝨  
兮睹鍼縷之猶挂夜縫裳以佐讀兮聽雞鳴其未罷何  
倉皇避亂以急去兮遺短檠素手牆罅昔余盛壯之好  
遊兮塊獨處兮空房午遠歸而寒簾兮皎明月之舒光  
時饋食以舉案兮想雙眉之清揚忽興疑以懷妒兮後  
田間文集 卷二十八 雜文 三  
悔恨而自傷豈奸臣之肆虐兮羌余罹夫禍殃效黨八  
遘亡命兮何室家之可顧誓其命以相從兮犯風濤而  
不懼尋蹤迹而遠至今歎形容之非故聊強顏以慰余  
兮謂吾行之未誤退雪涕而心傷兮痛母節之莫若忽  
兵烽之四起兮望故鄉之迢迢欲寄栖無安土兮載一  
室乎輕舸經滬濱而暫止兮赴印友之見招何鋒鏑之  
突如兮遂玉碎而蘭焦痛百年兮永別曾一語兮未交  
兩涕沱以徹曉兮往求尸乎水涯忽返顧而在隄兮繫  
片席之誰遮兒牽衣以熟認兮線鈎貫以交加昔茵褥  
之層累兮今枕籍於泥沙昔隱閣而遊人兮今通市之

客嗟兒告余以賊至今判已身之不保惟兒女之難捐  
兮顧神明以遙禱屬二子於楊人兮幸夫君之去早躍  
清流以潔身兮猶弱女之在抱已矣哉而死而猶幸我  
之生哉生其何以爲情而死而思存其二子如何惟一  
子之伶仃夜提抱以見夢兮告難至以促行速棄斂而  
殯江寺兮望南極以宵征棄旅櫬兮長此別一步回首  
今腸一絕身雖死兮神不滅隨我三衢兮成永訣示我  
以槐子之纍纍兮占余去兮當復回歷萬里之艱危兮  
乃時命之終乖去十年而還鄉兮惟一雛之與偕棄婢  
奴無一返兮閒箕帚於空階念繞牀之笑語兮空隻影  
田間文集 卷二十八 雜文 四  
以徘徊淒往事兮滿日感遺迹兮愴懷家人勸余以出  
戶兮勿獨坐而增哀吾出而將安往兮吾室其何情以  
再開

京故園賦

吾家百年同居兮於江上之青山桂樹叢生兮四鄰蔭  
松聲濤起兮半天寒惟昔人之友于兮共闢館於其間  
弦誦相聞兮生徒以滿花開置酒兮花茵何煖臨觴分  
詠兮詩成始散曳杖浩歌兮明月爲伴惟暮年之勸勤  
兮乃怡情乎樊園扈古梅以滋榮兮爭孤松於將斧梅  
映窗以月上兮松臨池而蛟舞爾乃亭前默坐樹下經

行防諸子之文課聽雛孫之書聲者電香爐隨行左右

了童竹杖或先或後落英委地兮金粟漫曾枝刺棘兮

圓果搏過雨而茶省夫旂槍兮侵曉而竹報平平安欣

賓朋之至止兮開宿醞以傾倒得一士可與言兮談竟

夕以徹曉迺哲人之先幾兮甫將亂而厭世遭狂寇與

饑歲兮委田園於烽燧歟小子之亡命兮歷萬死而來

歸盼庭柯之未毀兮歎人世之已非爰攝丙舍依我先

隴既萬慮之盡灰惟一卷以坐擁畫掩扉而自去夜開

戶而無恐距無端之見圖情不知其禍始既劫質而情

露遂戕殺其壯子防仇戈之不返兮廣機奔以絆止詰

田間文集

卷二十八 雜文

五

陰謀不肯已兮余乃逃乎津之市指林壑之在望兮

朝夕之炊煙念烝嘗之久廢兮欲歸歟而不敢前待斯

人之天殄兮余迺返築於西田時倚杖於舊館兮述廢

址之所在松桂摧爲薪兮羣豕踐爲荒穢忽梵音之出

牆兮繫樊圃之吾廬吾子於此隕命兮爰捨宅與僧居

星已周夫一紀兮吾過門而不忍入聞修竹之微窗兮

念清陰而飲泣歷昔人之行坐兮覽故物其奚存陟荒

臺兮廢圯窺虛室兮無門盼東臯之蘭若兮餘蒿萊之

滿院穿隴畝以檀欒兮惜往者之不見上冢墓而哀號

兮使我去此者其誰與銜幽恨而不能言兮長悵鬱以

焉處

譜系考 有序

吾家譜自武肅王脩大宗譜文僖公繼之脩慶系譜其

後家族益繁支分派別各自有譜吾家自淳安遷桐城

所傳有流光譜則淳安端浚公所脩也其自武肅以前

八十一世下建文穆諸子忠懿王及所爲十房世序皆

同而吾譜於十房中靜宣公後一支獨詳所謂淳安清

溪派也明正統三年台宗名申同者國子博士宰之孫

也至淳安出慶系與流光互相考實彼此適符正德間

臨海二十世孫筠續脩慶系譜又引稱淳安蜀阜蜀阜

田間文集

卷二十八 雜文

六

卽清溪也而先君子敬脩先生於天啓丁卯年合淳安

桐邑兩支爲重脩流光譜迄今子姓益衆卽桐邑一支

已數千人支分數十多不相認余小子懼宗系之日亂

也於數十支中別爲一支蓋自桐邑始遷祖烈公歷四

世而有司寇時公吾祖誨公則司寇公夫人孫友人遺

腹之後凡十三房而吾之一支又十三房中之一房也

吾於靜宣公以下則以流光爲據於靜宣公以上則以

大宗慶系及吳越傳史爲據不敢略不敢消不敢妄扳

附也

大宗譜序云自少典次及彭錢季公更錢氏之文林公

為過江之祖讓公四子合傳洗馬之校洗馬謂京鎮公

湖頭六宅今承下宅之後孝悌公移居臨安之地祖號

茅山慶系譜序云錢鏐第二十八子孚為周錢府上士

去竹姓錢為受姓之始祖自孚凡四十二世生林公於

漢平帝元始二年為烏程長自林公七世生讓公仕至

征東將軍廣陵相謚富春侯為江東第一代之始祖也

讓後九世伯仁梁員外散騎侍郎為陳景帝后父后即

高祖母也伯仁孫道始陳東陽太守有六子分居湖頭

號湖頭六宅而第六子智昌居下宅智昌孫元脩任本

郡太守唐貞觀初詔天下獻民族譜元脩錄家譜自少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一 雜文

典以來上之大宗譜實本於此長子孝悌移居安國所

謂茅山祖也孝悌四世而有旌德令沛沛生宙宙生寬

寬即武肅王父以序按之孚公始受姓為錢為受姓之

始祖至林公始渡江應為江東始祖大宗稱為過江之

祖是也按林公初為烏程長自下邳郡慶系不祖林公

芝儻鄉渡江居長城陵門里而祖七世之讓公豈以爵位耶而虞山譜圖自少典至

孚為十一世而以孚子珪起一世不祖受姓之始祖而

祖其子又不可曉矣吾譜一依大宗譜祖孚為受姓之

始祖祖林公為過江之始祖而以孝悌公為臨安之祖

武肅王為開國之祖武肅以下則皆以始遷分派者為

祖可也

慶系譜序稱武肅王有子五十人武作三文穆王有子

十四人今按吳越備史世系圖所載武肅子并文穆王

合得十五人文穆親子合忠懿倣忠獻佐忠遜倣為十

二人則世系圖不載者皆養子耶攷武肅王臨薨遺命

有云汝等親腹兄弟繼二十人晚長大者以下十六人

各是赤子收養與親生一般雖在偏生亦須憐念遺命

多有不順又云內中有諸子皆是節級送來蓋為時世

如斯便令收養據此則武肅諸子中養子固多自忠懿

王納土於宋奏名朝廷者僅三千人太宗皇帝親錄之

田間文集 卷二十一 雜文

及諸王養子有功錢氏皆命復其本姓而遣之可證也

但遺命稱元璿以下遵吾遺訓且云元璿曾領郡日久

各有家活生計在府者即無資財他日量分給與老少

財物則元璿應居長矣慶系譜不載元璿而首元璿註

天紀九國春秋又云目下元璿已領兩道節旄元璿即

謂元璿即元懿

在府廷正佐元璿等在外主郡或歸來府廷或令人替

換則元璿亦為親子無疑備史世系圖十五人無元璿

亦無元璿而有元珣元璿譜稱璿與珣謀逆文穆召宴

後宮搜得利刃殺之晉誌亦稱元璿元珣以罪誅九國

春秋作元璿圖所載元璿即元璿耶圖有傳肅慶系作

琇武亦此類慶系稱文穆子十四人有弘侑弘俊世系圖不載宋史稱文穆王卒內牙指揮使戴惲謀立王養子弘侑事洩殺惲廢侑爲庶人復其姓名孫本幽之明州乃立弘佐俊亦侑類耶削去侑俊文穆正得十二子世子傳早卒忠懿爲王餘十八故稱十房耳則吾家譜斷宜以世系圖爲據圖畫寶鑑稱弘俊工畫官秀州刺史亦文穆養子慶系序稱忠懿在國時諸房子孫爲國官者數百人不爲官者謂之孫姪班以屬尊而年長者爲班首設宗譜以主之至忠懿歸朝奏名於有司者僅三千人詔許文武自擇其官不願仕者王分以俸祿如國中之制俾安居於京師真宗東封泰山恩詔獨念錢氏至親近屬未食祿者收錄之至親者忠懿王之孫曾孫是也近屬者前所爲十房是也王詔其得官二十餘人按王歸國時詔王總麻以上皆令入汴所以親麻之也忠懿之總麻則武肅從弟鋹鋹鎮錄之後其先事蹟見諸備史而武肅親弟曰鐸曰鐸曰鐸據遺命有云三弟鐸已懷叛逆投在外藩第五弟鐸先曾授任今歸在闕廷鐸無聞焉文穆時武肅弟惟鐸在國故其後亦相從入汴吾嘗遇人自稱叔錢家云係武肅弟是時錢氏在汴者數千人靖康之亂散亡殆盡僅存者惟先時出官於外留居不

白間文集

卷二十八 雜文

九

反者之餘裔耳而文僖公有曾孫曰忱宋孝穆公主之子也高宗南渡忱奉母護駕而南賜第於台州宗器繼券隨焉所謂台州一宗是矣今三吳鼎盛者皆言忱之後其不爲忱後者亦稱忠懿王後豈王後盡從忱以南耶抑有冒昧其中耶今稱王後必詳所自來之名氏與慶系諸合一脈相承如吾所見蘇州漕湖派譜然後可信往見中州同姓者皆稱忠懿後其先皆隨忠懿入汴官之食之惟知有王宋亡後忘其自出故皆稱忠懿耳若在東南者廟碑有無錫派則忠獻後也獻王子昱昱曾孫進於宋祥符中徙居無錫明有徵士允升進士伯田間文集

卷二十八 雜文

十

川是其裔也有山陰派則忠遜王後也遜王子孫在宋極盛曰昆曰易易二子彥遠明逸彥遠子總總子伯言皆宋名臣明嘉靖間有邦祥者脩復祖墓是遜王十九世孫也若吾家則靖宜公後宜公爲文穆幼子初名信有文名忠懿特愛之屢遣入貢爲宋太宗贊賞具載宋史及十國春秋歸宋後始改名儼以觀察使判和州卒於官景德間文僖進家王二十三事送史院云爲亡叔金州廉察太傅靜宜儼所撰勳業志是也子八人所知者曰昭聰曰昭慈昭聰子隱之以大理寺丞出守新安遂卜居其地後遷淳安廟碑所謂嚴州派備史宗派者



所謂淳安清溪派也而昭懿後有名漢者爲樞密直學士元豐四年詔漢進呈鐵券仍降付本家永傳後裔據曾鞏爲漢墓誌云儼守和州卒葬於和家焉子昭慈孫順之曾孫藻藻葬母於吳縣龍岡村天平山藻卒亦葬天平又爲蘇州人則是藻以前皆居和州而後居蘇州兩地皆宜有存者碑譜皆不載今和州既無聞吾問蘇人同姓者不知有藻後豈其失傳耶抑亡其譜而今冒稱忠懿後者或有其裔耶是與吾家爲十房中之一房也十房所存載諸譜者惟此外皆不可攷矣按隱之於文信爲從子藻從孫行慶系譜序武肅以下凡有七

田間文集

卷二十八

雜文

七

世而藻猶在六世內與隱之公皆不載豈皆生也晚文傳未及見耶大抵慶系詳於在汴諸宗而游宦遷處者多不及詳今吳越子孫凡非十房者但稱武肅王後或以出自忠懿不知有文穆也豈喪亂以後失其譜牒不知宗系所自分故冒稱武肅或見懿王後聲華鼎盛即冒稱忠懿後耳若吾家自武肅以來世系井然由故譜尚存且屢經纂脩故不致淆亂也

流光譜稱隱之公以寺丞守新安遂居歙之汝溪是爲新安始祖五世而有爵者遷淳安之蜀阜卽清溪也與兄魯同起義兵破倪從慶管衆等諸賊高宗航海元朮

以舟師溯浙江越嚴婺追之魯兄弟起兩州俘壯三千邀擊至桐廬牛頭山設伏破之事聞皆補承信郎進修義郎紹定四年三省具奏敕賜英烈建廟蜀阜追封魯惠顯侯魯惠濟侯而魯公後亦遷居淳安之坑田皆爲嚴州人今廟碑所謂嚴州派者指兩侯而言而宗派所爲淳安清溪派則專指吾祖魯公後也其專指清溪者魯公四子皆以科第顯有孫曰時所稱融堂先生是也其時清溪代有聞人而台州宗有名可則者魏國公象祖之後也來守嚴州其祭融堂祠曰昔侍越中祭兩侯廟自稱譜視諸孫則素與融堂稱兄弟交審矣故獨詳

田間文集

卷二十八

雜文

七

於清溪正統間會譜于淳安名申同者仍是台州魏國七世孫而可則從孫宰之後也台州故與淳安通譜此宗派考應得之台州耳流光譜仍合兩侯之子孫而吾譜則應以魯公爲始遷淳安之祖

流光譜稱惠濟侯魯公四子皆有科名長子大椿乾道八年黃定榜進士爲漳浦丞子四

曰萬曰艾曰習曰吾祖然公則艾公之

第三子也於宋末由浙水泛宅浮大江而上止於桐城之東鄉潯漕里遂定居焉初來時船前榜一聯云五湖詩酒客兩浙國王孫至是埋所乘船其地示不復去今稱埋船墩云居潯漕三世不仕元明初有必壽公者以



倡義保障鄉里歸附授定遠將軍將軍子二人曰皓曰  
時時舉洪武庚午科官刑部主事歿孫宜人遺腹生一  
子曰誨公誨公生三子曰純續紹其後分爲十三房則  
烈公者始遷桐城之祖而時公十三房分枝之始祖也  
吾祖如岳公則賜公之長子續公之孫誨公之曾孫而  
遷於青山里之桂莊應爲桂莊始遷之祖吾譜以世相  
承而於分支始遷別爲標出而祖之做大宗譜法也故  
吾之譜有源有流祖武肅則衆流之源也而又遞祖其  
分支始遷之祖則流之復爲源者也天啓丁卯先子因  
族人請爲重脩流光譜族人以意增改混淆多端又爲  
由開文集

卷二十八 雜文

七

新安梓工竊取譜頭於他姓以致後有冒濫族姓之患  
先子臨沒以此事屬余小子今成其志余爲博訪旁搜  
精思研攷於先王先公之一脈以及吾祖烈公遷桐以  
來數世之支系勿之敢紊而獨爲支譜不敢廣及即吾  
十三房亦不能合者吾意在嚴族人在廣不爲族人所  
樂從也後有撰譜者依吾之譜由流溯源以進溯諸衆  
流之大源即支分派別而源流甚清固可分亦可合也  
余爲此考者因里中近年有數姓妄認一家自先世  
以來未聞稱宗且淳安宗人與吾家屢經脩譜絕不  
相聞近忽出其譜系乃新安梓人凌養素爲吾家刻

譜時所斷之譜頭而其序乃宋濂溪萬姓統譜之序  
也問其自則與吾祖萬四公爲兄弟且不知公名字  
萬四固吾祖烈公行次也父公子四人曰宗文宗武  
皆無後獨有烈與庶庶遷吳江有子端彌出贅趙帥  
今不知所在而烈公遷桐其後世載在譜牒甚詳此  
輩何自來而欲冒濫乎吾族中有利其財賄酒食者  
有思混認墳墓因而侵占其山者公然聯宗反以家  
譜爲不足據子弟中纔有出身者導之往謁祠上冢  
辱祖亂宗莫此爲甚謂余言不足聽將來冒濫更不  
可知則吾譜後世決不遵從故爲是譜系考付吾子  
田間文集

卷二十八 雜文

七

孫守之吾今已遷西田莊矣如後人必欲妄合吾子  
孫但祖其始遷者自爲西田一支可也

宗派考末議

吾家宗派蓋有會稽廟門碑記而吾爲隱之公下淳安  
派碑所云八世大理寺丞隱之分嚴州派靜宜公儼之  
孫文穆王之曾孫也嘉靖辛卯餘姚十九世孫德洪同  
諸孫脩復文穆王墓明年台州宗子祚詔大脩先廟考  
吳越子孫散處四方者詳錄其世系分派志諸碑石樹  
之廟門計二十一派已德洪又定祀典謂五王不敢私  
祭以富春侯讓公爲江東始祖而弘聖王沛建初王宙



璚子文奉嗣爵六世孫南曾孫和理宗朝士於寶慶

元年脩譜明萬曆中有邦彥為南京刑部尚書

又云據元神八

年文奉之孫奉議郎公著為壽聖院記云高祖廣陵王

四世葬吳祖司封始仕於朝父將軍重脩墓院今其譜不詳不知南與

和州

葬於和家焉子昭慈孫順之藻其曾孫也葬母於吳縣

天平山藻卒又葬焉遂又為蘇州人以吾家譜考之靜

宜公儼文穆王幼子儼子八人吾祖昭聰居二而昭慈

居三聰之子為隱之即以大理寺丞守新安碑所為分

嚴州派者吾之祖也慈之子為順之其後遷蘇州兩派

皆儼後正所謂十房中之一房也今蘇州錢氏多非一

田間文集 卷二十八 雜錄

族豈無為藻後者而榮祖廣陵王元璚耶榮國為文僖

曾孫文僖子十人曰暄者榮國祖也曰晦者文僖中子

而暄之兄也天禧中為霸州防禦使仁宗時侍宴閒談

及鐵券進呈錄本及先朝御書者也子景初舉嘉祐二

年進士曾孫冲之舉政和二年進士為李綱所知薦為

兩浙轉運使建炎初扈駕南渡得覩先王陵墓遂卜居

西陵西陵城武肅所築也諱陵改為西興所謂西陵派

是也冲之撰有爵邑圖序其四世孫元太尉公績脩大

宗譜譜序甚詳而宗派考及牧齋劄支考俱未嘗及西

陵派何也且榮國同產三人長即榮國忱次曰愐次曰

愕今碑又有云愐者皆出於賢穆公主忱三子曰端愐

則常熟派所祖也曰端義餘姚所祖端禮臨海所祖洪

武二年進鐵券曰尚德者端禮後也愐之後無考愕之

後家杭州有曰真孫者登文天祥廟進士子朝輔任建

昌令遂家新建朝輔子舜善由新建遷南昌之碧溪其

後為碧溪派天啓丙寅有孔芬辛酉鄉舉過余家以譜

相印譜系甚詳牧齋於江西派不詳其所自但引碑云

冀國八世宜春令徙江西何其疎也而宗派考謂之新

喻新昌派且云冀國公孫忭所分以愕作忭以由新建

遷南昌而謂之新昌可乎西興碧溪皆文僖公後也猶

田間文集 卷二十八 雜錄

疎率如此況別派顧能一一辨其真偽乎牧齋據碑云

趙國公愕房十世述祖分山陰派西河派又十一世行

簡分會稽范橋派譜直云一居會稽一居杭州則遷新

建者固居杭州者也忠獻王子昱今據無錫譜云昱孫

統曾孫進以祥符中遷無錫國朝有徵士允升進士伯

川所謂無錫派也忠遜王六世孫分山陰管基派愚考

遜王子曰昆曰易易二子彥遠明逸對掌內外制彥遠

子總字穆叔穆叔子伯言武肅王璽帖藏五世孫明州

景述家而伯言為之跋自稱六世孫今脩復文穆墓者

復有山陰邦祥為遜王十九世孫則皆易之後也據傳

芳集云易七世孫新有侯遷居吳興而牧齋據碑云悅  
後分湖州若溪派又文僖公後也則忠遜有兩派而湖  
州有兩支矣譜云惟濬後居山陰山陰亦有兩支矣至  
云節度使元璣分徽州派嘉興侯元弼分嘉興派又云  
元球後爲嘉定派元祐後居左興又云七世孫學士印  
分左興派豈卽爲元祐後耶十國春秋稱元幾喪妻不  
再娶無嗣吾祖隱之公初居歙五世而有惠顯侯魯惠  
濟侯贊以破元朮功追封二字侯贊始自歙之汝溪遷  
居淳安之蜀阜其後贊子孫亦遷於淳安餘在汝溪皆  
歙人也贊四世孫端浚融堂先生之從孫也脩流光譜  
日間文集

卷二十八 雜文

九

專敘兩侯子孫此外一皆不收是爲淳安派宗派考稱  
淳安清溪以別於汝溪也則不載流光譜者散居歙地  
所謂徽州派者寧非隱之公後而迺謂出於元璣耶若  
元球備史載其恃恩驕橫與元珣有異謀爲文穆所誅  
世系圖改稱元球嘉定之爲元球派應卽元球後也碑  
云三世節度使仁傳分寧國派牧齋謂仁傳應是忠獻  
弟行愚按備史武肅子本皆以傳爲行後改爲元亦尚  
有不改者文穆子以弘爲行後去弘字諸兄弟子以仁  
爲行如傳璫子仁俊傳璫子仁倣是也惟元璫子文奉  
又不依行仁與傳皆行也寧有以父行爲名者乎仁俊

仁倣皆官節度使固武肅三世也按武肅遺命孫男仁  
俊仁俊仁侃仁僊等已管都務可爲手臂股肱其餘仁  
傑仁傑以下至於小院諸孫雖未長成具是吾親枝骨  
肉亦須迭遞安存且其名與忠懿兄弟行字邊傍皆同  
明爲武肅孫非文穆子也文穆子輩舊皆以弘爲派耳  
聞萬曆間有啓忠者寧波人爲寧國太守後居寧國或  
亦因郡先有此派故與合族居耳又謂若水公輔非武  
肅後而武進非吳越攷譜若水爲仁傑子元珣孫元珣  
雖誅去其籍未聞有復其姓之令則爲武肅親子審矣  
大抵吳越子孫蕃衍徧天下不必皆武肅後要亦其同  
出間文集

卷二十八 雜文

三

產後也當時忠懿舉國歸宋王子孫及曾孫謂之至親  
王兄弟子孫稱十房者謂之近屬凡至親近屬超授有  
差已又詔王總麻以上親並赴闕授以官爵蓋羈縻之  
也於是諸房子孫奏名有司者近三千人得官者殆半  
不得官者王皆分俸祿養於京師則錢氏不入汴者蓋  
亦寡矣自是八十年不得展省墳墓建炎間卮駕南渡  
者凡得幾人其不獲南者皆陷沒矣今中州錢氏所在  
而有問之皆稱忠懿王後以其先皆從王入汴譜牒旣  
亡遂不知其所出可謂盡假冒耶卽文僖後但稱惟濬  
後居山陰他如惟治惟灝惟渰惟潛惟濟豈盡失傳耶

爲文僖後者當由親及疎首致詳於忠懿一支次及十  
房又次及武肅諸子博稽而核實世系犁然源流一一  
不淆而竊附稗販者窮矣今虞山譜於忠懿外似不知  
有所爲十房者未一標出而忠懿自文僖子孫以外皆  
不可問十房之後自忠獻忠遜二王及吾靜宣儼公外  
皆不能知其不可問不能知中保無嫡血所在而槩棄  
之也而特致辨於武肅下諸派抑末矣卽會稽廟碑以  
常熟宗派考與牧齋所引據者按之當亦可據而不可  
據者也若吾家自隱之遷淳安所爲淳安派者相傳至  
今先王先公之一脈源流井然蓋不必通譜雖更百世  
田間文集  
卷二十八 雜文  
三

宗派其可知也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八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九

行略

先考敬修先生錢水府君行略

府君之歿距今十五年已歿之歲先伯兄鉉爲行狀乞墓志於相國何文端公公志之甚詳會府君已葬未勒石尋遇寇亂烽火併行狀胥失其槩伯兄鉉謝世仲兄錡六十矣恐府君生平之卽湮沒也暇日與叔兄錡口府君遺事屬錡狀之曰子生也晚先世事或不悉幸及吾輩存僮能識其一二以傳諸後過是益荒略不足徵矣不孝鐙用是惴惴然輒據所傳說參以幼時記憶彙

田間文集

卷二十九 行略

一

之爲行略云

錄係燈之原名

府君諱某字爾卓別號鏡水門人謚曰敬修先生先世自武肅王鏐開國傳文穆王元確元確傳似納土於宋權別子曰儼儼孫隱之以大理寺丞守新安因家歙焉後四世有孫曰鼎曰鼎遷淳安並以破兀朮功追封侯爵子四人登進士者三曰大椿漳浦丞椿傳艾艾傳烈烈以南宋之末遷桐城澹潛里遂爲桐城人烈曾孫有曰必壽公者國初以義兵歸附封定遠將軍將軍之次子則刑部主事時公公遇難死元配孫左人有遺腹子曰誨公誨子三人其一曰績績公傳鵬鵬公子五人其

田間文集

卷二十九 行略

工

一曰如岳公卽府君之曾祖也由府君而上溯武肅王鏐凡二十四世自岳公以下少有宦達者曾王父雙松府君諱元吉王父芹野府君諱巨中皆篤行稱隱君子爲王父兄者三曰曉憲公暢汀公皆老於場屋曰秋軒公由國子生爲縣尉至府君始有名當世焉府君雖厄一第顧以行誼文學顯家聲由以復大視世之陳祿一第者幾如矣初王父芹野府君艱於嗣伯仲皆早逝府君其季也王母童孺人夢天上有十數小兒錦繡繡襦隨幢蓋西來一兒宛轉墜於宅東水際急抱之以歸遂覺生府君府君生而頤凝伏犀貫腦三四歲時赤腳縛父口禪戲階下聽王父與客語客去備述客語於王母王父異之幼善屬對初入塾秋軒公卽所見試之曰黃里中方伯何公如申兒時號絕類有試以對者中秋八月之中公對曰半夜五更之半或以公對句試府君對曰應聲曰元年萬曆之元是特神宗初御極府君以隆慶丁卯生纔六歲甫句讀也其他對奇者甚多不盡述已就塾讀魯論未完卽爲同學兒說孟子大義九歲能屬文先是世父仲父皆早歿王父以獨子憐愛尤甚家貧市肉食府君已廼蔬食府君察知之遂斷肉不食卽強食之須王父對食乃食王父不至終不食也補邑庠生名籍甚所游好皆一時名士以詩酒豪人率詫爲狂生一日與伯氏茗水公執贊趙樞江顏質卿兩先生講

學稱兩先生高弟子伯氏於府君同堂兄山久友恭人不知非一胞也已亥居王父喪哀毀嘔血三年笑不至矧喪禮久廢自府君始力行之服闋邑令西蜀劉公時俊聘修邑志公暇日移樽與諸生從容攷訂劄及時事里韓氏者相傳爲韓維韓絳之後有譜牒先已質光於比鄰侯氏上載墳墓田宅強半爲居民世業矣韓氏微里中諸者欲爲不利於居民代訟諸官鄉大夫立主其議於是逮侯氏索譜甚急爭言譜有宋徽宗制序御璽存焉坐侯氏隱匿先代法物劉公間以詢諸生諸生咸如鄉大夫議府君居末坐獨視屋梁無語公目之曰生

日聞文集

卷二十九 行略

三

豈有不足乎府君對曰然此異代事也宋氏山河且不奈何有於其臣子墳墓哉且徽宗亡國之君其望與文何足寶也劉公喟然歎曰嗟乎書生能識大體如此哉趨召吏抱韓氏案牘來面銷之一坐大驚於是益奇府君公調吳江延入幕課其子昱凡公之治吳諸善政大半諮諸府君而行吳江人至今有能言之者昱母早亡失愛於後母內外爭構昱不肯未嘗以公子禮之府君心知其故加意維持飭僮僕奉之惟謹先是有塾師徐先生仁弱每見昱衣破蟻蝨袖歸親爲縫洗持還衣之家人齟齬昱徐飲泣不敢發府君至力爭之不避衆怨

人人嚴憚毋敢復齟齬而益督課昱期年昱丕變劉公

大驚具衣冠拜謝之曰微先生吾無此子矣迨公司諫

留垣左遷西還遂以昱留屬府君三年學成然後歸昱

後改名潛辛未成進士父事府君終身焉戊申歲大祲

學使者變穀數千石賑學宮弟子既散其大半矣邑令

海鹽徐公從治善府君又以居水鄉將舉所餘穀盡界

之令贍其宗族府君辭曰荷公意甚厚但家業儒筆耕

卽饑猶可授經自給今瀕江小民嗷嗷待賑明公若以

賜生者人乞三斗是生一人可濟數百人也法在便空

行豈此穀定爲學宮有哉徐公大喜歎曰比次第來謁

日聞文集 卷二十九 行略

四

者皆過自陳乞求滿腹而已何處得公長者言卽日請

於上以餘穀載之而東沿樅陽灰河百餘里水災之處

召父老按籍給散之所全活甚衆府君一言之力也明

年家難起以蜚語構諸二千石禍不測賴徐公力救事

解丙辰王母童孺人卒府君行年五十矣猶孺子泣出

其所著舉子業盡焚之泣曰坐此咕嚕半生希得一當

爲老母在也今絕意矣門人或得諸灰燼中梓曰焚餘

草今猶存一冊是御史周公宗述手批閱也自是開館

於叢桂之間聚徒講易里人士爭從之學會蘭首據重

慶反劉公時倭以岡卿贊畫軍務有功總督張我續忌



之用監軍戴君思誦誣以通賊上赫然逮問公問道入都詣司敗以家屬萬里託府君百餘口皆覆壁匿之緹騎至蜀不得公將尾其家東來里中兒有以府君匿罪入孥當首府君笑曰罪人非他昔日之父母也父母有難而投託子弟拒之是乎留之是乎即誰無緩急者且吾慮之熟矣緹騎來吾自就檻車往寧累里人也其秋公事亦白過吾里載其家而去銓是年十一歲猶記劉公頤而癯與府君論星象往來辨難徹夜云樅陽有輔仁會館故布衣童定夫先生講學處也劉公謂府君曰定夫之學久絕繼主茲席者非子而誰府君敬受命嗣

日聞文集

卷二十九 行略

五

後二十年講學樅陽每月十三無疾風雨必赴館所乘老馬市中兒皆熟識之見馬來輒曰今日是十三講學期也從講者日衆府君言明白曉暢秀及委巷俗語以冀啓其聽悟又好獎掖少年攻舉業則與談舉業治生即爲言治生隨所趨嚮多方開迪之務歸於道人人意豁然以爲道可學也著輔仁會約凡十則有孫磐石者市井不識丁每罷講後終日斂襟危坐與人語怡怡似有所得言及府君輒涕泣謂之恩師中表童郭石至今述府君教即悲泣不自勝云然府君性固豪亦時時從諸生飲放歌不事拘儒局謹其胷中磊落光明與人一

日聞文集

卷二十九 行略

六

真無偽即生平無不可告人語以故游其門者無智愚皆誠服焉已已先母龍安人見背初府君好客客至倒屣迎凡飲饌之具一無所問母安人咄嗟而辦留客動經數月至是泣而曰即誰爲我治客具乎迺自蓄脯菜釀酒素不能飲與客飲或數升不醉兒輩能出酒飲客則益喜劇談至夜半酒罷親視客臥具問僕飯馬芻粟一一寂處安乃退詰朝起問鹽澉冬溫爐以迄客既去始罷蓋府君不論客何如人至下里鄙人有來投謁其待之必如此或手作末藝爲人營作畢常去度已暮無所之必詔之使返寢食之如所以待客然日暮魚蔬小販滯不行即走獻府君府君悉受之問所值幾何償如數家素貧既析產與諸子人幾十畝府君益窘然好客豪舉自如喜吟詩自流寇發難轉徙失常往往著詩見志丁丑客易洛洲有菰蘆逕憶戊寅客舞鸞鄉有鸞里春音已卯入白門有笙音集吟詩或累日夜燈下小楷陟山步履如飛皆以爲百歲之徵也在白門與何文端公唱和極歡已偕登牛首四望忽然謂公曰吾此生不復來矣文端亦泣遂別既返舍意忽忽不樂與門人白瑜書問其季弟遺孤辭旨悲切瑜怪之曰吾師其將終乎語何悲也趨省府君府君固無恙庚辰春謂不孝

輩曰吾今歲始衰吾自知之殆不食新矣人生七十四  
尚求活耶致書文端公言別且爲詩預祝公壽平生知  
故都有書手筆燦然皆疑曰焉有神明如此遽成長別  
者哉病中爲不孝兄弟說儒釋一理及生死關頭尤爲  
解脫將革前五日曰吾自此不復言矣口授遺誠數則  
遂絕口不語凡偃臥七日奄然而逝享年七十有四門  
人私謚曰敬修世以府君爲曠達不知其學在圭敬也  
中丞鄭公二陽額其祠曰君子儒宗不孝輩雖不能窺  
其所得至於生死之際可謂超然者矣府君孝友天性  
王父病侍藥不解帶者半年日調膳夜治寢席凡轉側  
田間文集 卷二十九 行略 七  
便汚皆需抱持或口承其唾王父意有可否皆得之於  
未形未聲之先務曲當其意非府君臥不安食不飽也  
及府君病不孝第四兄鎬者府君賴之亦不能去左右  
凡鎬之所以侍府君者亦猶府君之所以侍王父也王  
父性不茹葷誤食之輒腹痛府君終身不忍視葷焉宗  
人中有狀貌彷彿似王父者必厚遇之有蒼頭生時適  
符仲父之歿也年六十未嘗以聲色加嘗稱伯氏茗水  
公爲知己每言及王父則泣言及茗水公亦泣易簪之  
辰猶淚潸潸下也仲子鎬曰諸凡府君有義舉皆伯氏  
助成之於族人孤者字之貧者資之無妻者婚之死者

葬之宗祠毀躬行募建孫宜人墳禁爲不肖孫鬻諸異  
姓竭貲贖回每上宜人墳卽伏地泣不能起諸有功於  
祖宗者甚多皆兩人合志也有殷某者少無賴求婚於  
我家伯氏與府君持不可則大恨絳抹額持刀伏草間  
候騎過將甘心焉已望見聯鑣至風範可敬不忍發尾  
之竊聆所言皆有道語因大感悟棄刀拜伏馬首自陳  
初志願改過受教遂下馬定交殷卒爲善士再莫逆焉  
里中再救冤盜計出活數十人有方生能詩落託不羈  
遣女親迎者在門生走出婦不知所措雪中使告急於  
府君毋論器具卽飲饌之需一無所出府君多載酒肉  
田間文集 卷二十九 行略 八  
資錢往嫁畢女出門生乃自他所歸久之生愛府君  
殯焉至於三黨中貧不能嫁娶者與伯氏合力代之嫁  
娶比比府君外豁達內縝密篤於舊誼凡綦履微不忍  
遺居家所憑坐處終身不移尺寸馬老矣不騎飼之十  
餘年生平一宿地經之低回不能去云爲諸生時應試  
皖上試畢比舍有貴池王君建和寒疾不能起歲盡矣  
邑人及其弟皆舍之行府君獨留視醫藥俟其痊買舟  
送渡江至除夕始歸王公後爲大參每向人稱之府君  
爲人長身廣額音咳如鐘顧盼甚偉望見者皆傾側焉  
嘗謂人曰吾所以不貴者嫉惡太重又善怒好面斥人

短不能容脫貴於天啓間死逆璫久矣不如今世貴人  
模稜無所藏否爲有大度量也吾不能登上壽亦以是  
乎然府君嫉惡出於至公怒已卽冰釋雖面斥人人有  
諒之者至於稱人之善津津不置口人有隱德必急爲  
表揚或過其地必指曰此某居其人某事足稱卽遇其  
子孫雖微必加意禮之顧其事至細其人自亦不知其  
所以爲善蓋取人以節而觀人於忽也自言入山聞水  
魚聲恍惚悟前世爲僧事游白門最久所至僧數十衆  
從之如叢席然生平讀書好觀大義不屑屑章句小時  
見人讀莊子不可解以夸府君已迺熟讀盡得其辭轉

日問文集

卷二十九

九

以問其人荻如也晚年遂於易然不肖著書或勸之曰  
傳之吾子足矣故其說散見於輔仁遺編亦嘗口授證  
今錄爲見易集晚年再讀宗鏡錄明儒釋同歸於象山  
陽明之學多有發揮自幼攻詩古文辭里有弱其弟者  
爲曲生賦寓譏焉府君不平作醉鄉賦以解嘲爲王父  
行狀讀者至掩卷流涕不能竟讀中年著作頗多尤長  
於尺牘今皆散失五七言詩在白香山陸放翁間隨興  
脫葉卽弃去今存者十之一二仲子錡合諸雜文彙爲  
十卷藏於家府君以隆慶丁卯六月初十日卯時生以  
崇禎庚辰六月初一日未時卒次年辛巳九月十三日

時葬於宅後之來園山與母安人同穴居右亥山已  
向有子五曰秉鉉郡增廩生娶龍氏後府君三年卒曰  
秉鎬郡庠生娶方氏曰秉鐔邑廩生娶朱氏皆以國變  
不就試曰秉鎬娶程氏其季則不孝鐔也娶方氏殉節  
死女一適邑庠生方祈衛諸孫曰篤祐邑庠生娶何氏  
曰燕禧曰廉裕邑庠生皆鉉出曰煦初銓出曰鴻祥鐔  
出曰濠祖曰鴻祺曰爲祿府庠生皆鐔出曰謙祐曰鴻  
禎曰謙福皆鐔出孫女五曾孫濟篤祐出其餘多人皆  
府君歿後始生蓋府君歿十有五年而其季男不孝鐔始  
能爲之狀

日問文集

卷二十九

十

先母能安人行略

安人龍氏外祖從吾公有名諸生間授經里中里中人  
士往往出其門先府君與焉後屢有至公卿者龍氏之  
有文學自公始安人其長女也年十六歸於府君府君  
幼時術士推星命當大得婦貴郡阮翁家勢豪貴於府  
君舅氏行也奇府君許字以女或忌之媒語王父從吾  
公有佳女願得君嗣爲壻王父具以語府君問所欲聘  
府君曰娶婦所以養父母也貴族女恐有虧婦道吾願  
得龍先生女王父喜遂委禽焉後府君事王父母有孝  
聲自謂得安人內助之力居多不孝鐔猶及見王母八

十四歲時安人年且五十事之如新婦云安人性儉朴不好服飾外祖家素貧嫁時奩中簪珥僅具終身御之不求增易亦未嘗遺損焉牀前青布幔是嫁時物迄五十年猶新也其約束諸子亦然小時每於歲暮各爲製大布衣一襲俟度歲乃得衣叔子鐔竊衣之出鐔繼四五歲心歸焉歸求諸母母大怒跪之中庭急追鐔索其衣還鐔數日不敢見其訓儉如此爲人簡默持重處妯娌能讓始終一日卽有甚口者構之不聞焉嘗卒銷或有事可喜傷人助安人喜安人顧漠然鐔侍安人蓋從未嘗見粲齒笑也遇子頗特慈暇日爲諸婦說先世賢

田間文集

卷二十九 行略

七

孝事色極和不若待諸子之莊也用是諸婦亦能以婉婉稱治家有法御藏獲各盡其用無冗員無棄物內外食指數百許日炊米三斗且不給府君又好客客至呼作飯勿問家有無安人曾不厭應之甚暇坐柵門用拄杖指揮諸僕婢人人趨事恐後卽百餘人饌頃刻便具其館客之法先飼客輿馬已飯僕從既飽適饋客以爲常夜視湯濯足鐔燈冬爐炭馬芻朝沃盥亦次第如之惟時童奴多安人平時卽預勅某主某事客至不問多寡各執其事井井然未嘗淆也獨有一慙者皆以殘疾棄之安人稔其忠有心計室以婢委之種圃園蔬多至

田間文集

卷二十九 行略

七

不可勝食益令藝麻樹茗蓄果所得麻終歲績內外皆衣焉果熟載入市鬻錢易他雜貨還府君詫異之兼令養馬馬益肥使之養魚魚長十數倍蓋終安人之世凡日用所需大半取給於墜者安人歿墜者老廢圃竟荒焉府君時與客語甚歡夜歸向安人盛誇客安人不應徐曰其人乍見而遽令可喜恐非沈實士也士宜質樸耐久乃貴耳或府君意有所怒形於色安人亦不問久之察其意色稍平乃謂曰向者怒非謂某耶府君曰然安人曰某過客有故徐祭之奈何遽怒且某小人耳公自視何等而不能一容此輩耶府君爲改容謝憶不孝鐔見時坐母膝傍問此語至於今不忘安人歿府君哭曰閨閣之中失我良友也諸子小試利府君亦爲色喜安人轉不樂謂人曰吾子器淺令小得意益輕肆不習力學吾以是憂耳安人同產四有兩舅先後歿姨適懷寧聶氏不孝鐔小時過聶姨家姨坐我榻前說安人爲女時性情服飾姊妹游處嬉戲宛宛如前日事說罷悲泣不自勝云安人辛苦幾五十年老於中饋口不知肥甘歲時殺羊豕祭祀舉家慰勞之餘安人縱得一嚮而罷然自樂此也嫁娶甫畢卽歿歿之日子婦女壻及內外孫皆羅侍榻前於安人固無所恨而向所爲阮氏女

嫁隔郡某產漸落存一子而安人佐府君事親結客男  
女婚嫁產如故星家言亦竟驗矣或以安人終年供師  
課子竟不獲少食其報嗚呼非安人志也安人志不在  
富貴所期者不幸輩抗抗自保慎始慎終以毋貽其愛  
斯意乃大足耳今不幸銓無狀卒罹黨禍以喪其妻子  
違親甚矣尙何言哉尙何言哉安人以戊辰年九月十  
六日 時生以己巳年六月初五日申時卒 年  
月 日 時葬於宅後之來園山子孫娶氏皆詳載  
府君行略中

伯兄玉龍行略

田間文集

卷二十九 行略

主

伯兄諱秉鉉字伯玉別號玉龍先府君長子也府君年  
十八生兄是時王父母初得孫故鍾愛之兄年十九補  
郡諸生王父業厭世兄與嫂朝夕王母膝下王母從其  
嗜尙少督誡以故不諳世法及家人生產計因失愛府  
君王母歿府君勅令自爨不給租以重困之兄卽自爨  
泰然不屑意其不治生產如故然屢空矣崇禎己巳母  
安人卒兄弟析產凡田宅奴婢惟所分授不問更或產  
既爲兄有矣諸弟中有欲得之者卽推予之無少吝惜  
府君以是多之其養府君也每膳則嫂氏屬垣以聽卽  
府君食之甘爲色喜脫不甘則終夕傷皇無以自容蓋

府君晚年始知吾兄嫂有孝友至性也府君以崇禎庚  
辰卽世兄年五十七猶孺子泣也兄因諸生中三十餘  
年屢試場屋不得志而長子篤祐以丁丑補邑弟子員  
兄乃益肆力於帖括卽餽粥不繼聚諸子晝夜呻吟一  
室以及歿身不輟也會流寇躡吾鄉舉家奔散篤祐陷  
於賊旣出值歲饑且疫篤祐死兄哭之慟不數日與嫂  
氏相繼以歿蓋崇禎壬午年也兄負性不羈無邊幅於  
財賄澹如也好持公義從旁懲惠之則勃然起嘗有族  
叔爲邑尉所繫兄大罵出之旣出卽竊網吾魚兄甫自  
罵所回遇之責以義其人卽舍網抱持兄赴水將同死  
田間文集 卷二十九 行略 古

賴効力救得免詰朝與相見怡然也生平無積愆或有  
怨不論大小面謝之卽解有急且爲效力焉歲饑故人  
來乞食兄必假館饋餐卽糧盡矣不能飯且作糜與之  
對食或皆不飽也其急難好義類如此兄生於萬曆甲  
申年十月 日 時卒於崇禎壬午年三月 日  
時享年五十有九配龍氏後兄 日卒有子三長篤  
祐邑庠生娶何氏先兄卒次燕禧娶方氏次燕祿邑庠  
生娶童氏女二長適方次適朱孫最篤祐出吳易燕禧  
出昂廉裕出越十二年甲午臘月庚申與嫂氏並葬於  
王父母之墓側則以兄嫂侍王父母久魂魄所樂依也

仲兄湘之行略

兄諱秉衡字湘之晚號性莊老人先府君次子也生而  
頹疑有氣性既長所傲自負爲文不能趨時好年三十  
補郡諸生母安人對之大慟曰何物子祿困汝以至卒  
日也兄亦慟願能爲詩幼時府君即稱其有聲山晚年  
詩益進間似白香山與于展有倡和平惡富人見富  
人輒詆以牛見其美田宅珍玩機之不啻糞土終無健  
羨意至老猶目不識錢兩手不能數錢也人爭愚之兄  
亦自以爲吾愚也已已母安人歿兄弟當析產兄慨然  
謂子曰產不多何析爲彼九世同居者何人耶既已析

田園文集

卷二十九 行略

七

則奴婢田宅悉惟所授不復問府君歿所遺笥篋服御  
之物三年不忍啓已皆爲烏有矣子之僑寓白門也兄  
再過白門一與度歲既遭黨禍跳身匿武水兄復送子  
妻子女之武水震澤之難予賴妻子請寺中走聞兄又  
同若士到震澤移旅觀同爲改殮成禮辛卯冬子自嶺  
外回兄與幼安久謝學官弟子矣是時伯玉若士先棄  
世枕被與其者獨兄及幼安吾三人耳甲午幼安歿未  
幾嫂氏又歿吾兩人皆畢益相戀也先是兄有女適方  
氏既寡來歸依於母十年及母歿所恃獨父女晝夜手  
作蓄甘旨以孝養父卽不啻子嫂氏歿而兄之衣絢飲

食未嘗有缺者汝之力也丁酉子復客白門西運者三  
年賦麥園念兄也已歸構祠堂於先人墓側與兄分東  
西居屋成兄遍引客觀促潔除居有日矣而兄竟不起  
嗚呼痛哉臨歿時猶諄諄語子弟造龕安府君木主也  
痛哉兄爲人骨鯁尚節義負氣任性少容忍幼安嘗曰  
仲好罵人甚於我願我獨以不謹言招謫又言每出於  
仲反坐我何哉無他仲無機心耳子每慮兄或以放言  
賈禍與四方士接又慮其犯人忌諱且簡略不嫻於周  
旋迺四方士顧人人歎悅兄亦卒無睚眦之者江右彭  
達生一兄傾倒曰不意當吾世復見古人也兄嘗告我

田園文集

卷二十九 行略

七

曰人生會有死今之諱病怖死死時宛轉不肖絕者其  
婦人耳病中與子言言生死晝夜也任之而已但有藥  
可延數年活亦未嘗不佳不可延命矣又曰吾臨絕時  
當作一詩病革時索筆子曰非欲寫詩耶不必多此一  
念委順可也首肯之遂止兄子煦初遠館忽心動急歸  
兄已病矣臨歿命其子啓手啓足示無忝又自拂髮拭  
目潔齒整巾裾轉側向內臥遂絕兄平生有志學道然  
索處無所聞惟質任自然動由直心無作意故其解脫  
有過於終日講學者兄生萬曆年甲午八月初五日巳  
時卒於辛丑十一月初七日未時享年六十有八配方

氏先兄卒子煦初娶劉氏孫昇娶劉氏女適方生吉二十而寡守節五十餘年邑誌載之兄於兄弟中稟賦最強人皆言似府君府君年七十有四疑兄當過之而竟未及七十而死也

### 三兄幼安行略

兄字幼安諱永鐔先府君第三子也少英異有穎悟十餘歲能文大爲鄉先達所賞年二十一補邑諸生試輒高等儒學官兄資質最高每讀書略一涉目卽知其大意所在至落筆爲文凡目所過者輒能役而用之願恃其資果不事咕嗶咩咩與子賄誦博士家言每早起盥漱

日聞文集

卷二十九 行略

七

後可記二千餘字飯至皆能成誦然終不肖溫習久之亦竟不能記也既廩後人咸以魏科期之兄顧落魄自廢若無志進取遇考試多不出卽出亦應故事耳府君歿既葬會流寇充斥又歲大荒且疫兄攜家避洲渚間予在白門兄以亂世不立樹名譽廣交游自陳本志唯求衣食粗足老死鄉里耳兄初與予同起聲諸生間已中稱爲二錢一旦各心索然屏舊游不與通人皆怪之而子竟以是坐黨禍幾蹈不測而家碎矣南渡變後子既罹慘禍遂亡命奔閩粵兄亦計絕學官稟餼會當貢之期兄既棄去後兄者應越次以貢與兄書稱謝矢圖

報兄笑曰我棄也非讓也學官論次當貢子何謝爲從此潤迹田里十年不入城市獨與里中一二同志士旦往還焉辛卯冬予同自嶺外兄接之大慟知無可望矣體素羸又有嗽疾以是益加憂鬱疾日甚至甲午冬竟卒傷哉兄性慈愷多熱腸遇人有急難輒傾身營救之人或不以爲德鄉里子弟能文者卽稱之不啻口出然好抑揚人人亦以是怨之或素有德於人負心卽大恨與絕其人來故涕泣謝卽對之涕泣恨良已顧爾急不能容人過失又不謹於口言輒犯人忌諱予兄弟皆坐此病而兄尤甚少豪華跌宕好聲伎裘馬晚乃務尙儉

田間文集

卷二十九 行略

七

朴經理家產交不出邨落間蓋前後截然如兩人矣伯兄歿季子庶裕孤穉兄撫之成人讀書能文兄之教也臨歿前三日有彈琴僧自詡能棋謂吾門以內無與對者兄聞卽力疾起與對連勝兩局至三局不能竟始罷其好勝習氣如此易簣之際子爲說金剛經大義甚喜勸家人不許燒紙錢言無有鬼物皆妄語耳獨其恩愛重亦恐不能大解脫也兄生於萬曆癸卯十月十五日卯時卒於甲午十一月 日 時享年五十有二配朱氏後兄六年卒子一曰陽祥兄遺命與弟若士同穴葬於先府君之墓側子遵兄志卽以卒之次月臘庚申



葬焉越七年辛丑始能爲之狀

四兄若士行略

兄諱秉鎬字若士先府君第四也兄生時母安人年近四旬且多病以爲絕乳子矣故小字曰完因愛憐之性巧慧多藝能顧號志雜習不胥力學既長有心計善治生又習於世故府君以諸子皆讀家益貧卽令之治生兄勇於興作然好遷改凡所作既成或不如意旋毀更爲之故雖號能殖財亦善費終無蓄積云府君素好客母安人歿析炊客至諸子或不能治具則兄必代爲之具以將順府君府君乃大喜又歲時聚會鄰里下至佃僕傭作無不子酒食醉飽皆樂爲其用焉歲丙子府君七十避之白下兄方有心疾臥室中迨秋返兄疾亦愈則大怪兄若弟不立聽親遠出遂謝客不稱觴也因獨置酒張樂大召客爲府君壽府君雖重惜其費然心內慙之庚辰府君寢疾凡一切臥起食餌惟兄是任每膳至兄調以進則食夜治寢寢乃安或兄遠出未卽返鑑與諸兄代爲之皆不當府君意需兄至始食寢如常凡府君意旨所在兄必得諸未形未聲之先諸子不能也府君曰子昔事汝王父亦然今有鎬矣病劇時卽轉側便污皆賴焉自侍疾以及易質衣不解帶者浹月

田間文集

卷二十九 行略

五

終無倦容府君既歿吾兄弟唯號泣擗踊耳諸舍隣

縫之事非兄目視手營不獲盡心也鑑爲諸生好游所有田宅悉付兄經理不問國變後遭黨禍跳匿武水捕者跡我不得將不利於兄會左兵下南都不守事迺解是時三吳鼎沸子妻方氏偕次子小女死於震澤子倉卒收殮寄蕭寺亡命闔山兄聞之與仲兄親到震澤迎櫬回爲易棺衾改殮以待子歸及子歸而兄歿矣池上古松一株夭矯如龍百餘年物也兄歿之刻松無故倒異哉兄生於萬曆丙午九月十九日 時卒於庚寅五月十日 時享年四十有六配程氏有子三蕭祐娶方氏鴈碩娶程氏謙福娶王氏女二皆適方氏孫五曰某曰某鴈碩出曰某謙福出兄歿之明年而子歸越三年甲午以臘庚申葬兄於府君之墓側與兄幼安同穴遵幼安遺命也

田間文集

卷二十九 行略

五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九

田間文集卷第三十

行略

先妻方氏行略

方氏桐城黃華里之望族家世素封祖文學森峰公吾中表伯父行也父孩白諱啓煌少有文譽早歿無子一女卽氏也孩白公病時妻母王孺人割股和藥以進不效則斷髮毀容以自矢先府君亟稱之已孺人擇壻意屬子遂折分聘焉子幼時歲一往省孺人縞衣麻裙服既除髻心麻縷約束終不去年三十患痘垂危執子手曰好讀書善視吾女遂瞑是時妻纔十餘歲哭母時猶聞問文集卷三十 行略

亟避子也母歿養於外家十五歸於子資性明慧粗讀書識字與子同年生見子好學能詩文深相得也吾母龍安人尤愛憐之語先府君曰二穉就筆墨不省世務我歿後何以治生已已先慈見背妻年十八矣哀毀踰常婦方坐蓐值有佛事斥斷葷腥人勸久之乃食遂得虛暈之疾後每產必暈絕食頃乃甦初理家獨恃一乳媼治饋釜簋闕然常朝哺哭未生煙門內笑之於是罷棄筆硯習操作悉變所御簪珥襦袴之類置器用益講鹽政光薪之事居然有家政焉辛未冬生長子慶祖丁丑生次子鴻祺是時子稍有名聲好爲四方之游或終

歲始返裏曰四方男子事也所望子成名後勿忘旌我母節耳是時流寇大起盤踞江北瀕江人皆避寇渡江栖泊洲渚間寇遠復返方寇之至也子常出游妻每聞警先幾而去略無所遺里婦嘗怪之曰是素文弱者何敏健乃爾先府君亦語子曰汝出後汝婦猶養甚恭雖風伏荻蘆時未嘗少慢非諸婦比也庚辰先府君棄世殯諸家園明年授經白門中夜每念寇在皖六間出沒不時烽燧可慮夏月卽辭歸急謀扞葬既卜與先母同穴子兄弟五人拘形家言以時日有礙爲嫌子語妻曰必若此則葬無期寧隨我可乎妻然之贊曰堪輿言豈

田間文集

卷三十一 行略

二

足淡信哉遂決計葬葬甫畢而寇大至里中在殯者皆燬焉則子妻能贊子以完茲大事也其冬子挈家白下寓一委巷寡婦人家風雪擁戶薪炭俱盡夫婦相視面如死灰次年遷居城北子以賣文備食妻纂衽佐之少延朝夕是時比歲旱蝗光斗五百妻量光作炊以飯子及兩兒子已乃同僕婢嚙糠粃也傷哉猶記壬午秋出闔妻迎問曰君自度今年能必售否子笑曰臣力竭矣若更不售卽從此辭塲屋矣因問盎中光餘幾何曰可支十日子屈指發勝之期曰但得至此日吾無憂矣已腸發不中舉家啼哭臥不能起鄉先生方中丞公聞之

餽米一石始朝炊焉自是子不復事帖括益肆志於詩  
酒山水武塘同宗仲馭能吏部艱居約與其學於其家  
園春往冬返資其館設以給白下寄學甲申四月在武  
水聞都門三月十九日之變急回顧家妻已先挈子女  
返里矣過舊居停言去甚早諸族戚堅留不住謂此地  
將大亂當急歸吾夫早晚來亦勸其速回可耳會南渡  
有君羣小競進皖得阮大鍼方得氣予歎曰禍將作矣  
不可以歸仍買舟東下回武塘未幾大鍼出黨禍起予  
奉旨被逮變姓名以命妻在吳中東西藏徙自謂非計  
慨然曰曷往尋吾夫乎死則同死耳因踪跡至武塘歲  
田間文集 卷三十一 行略 三

且盡矣維舟相見彼此憔悴幾不可識妻泣曰吾望子  
成名非以榮身吾母苦節將待子表章耳今遭此吾無  
望矣因大哭舟婦爲之墮淚仲馭推南園居焉明春獄  
急捕益嚴移居城外孫氏宅閉門對坐者浹月惟仲馭  
日暮拏小艇叩扉相視流涕而已三月左兵下黨禁少  
寬子甫能出未幾南京杭州次第失守六月三吳兵起  
所在搗竿仲馭亦聚衆蘆衢子家隨焉已兵潰仲馭將  
入新安取道震澤同志諸子有家者多從之行以八月  
十六抵震澤其夜月甚明橋上人吹簫度曲如故次早  
子偕諸子拏舟往問新安訊未及里許聞河中微聲急

同遇吳鑑在赤脚流血揮子連轉曰死矣問誰死仲  
馭死矣子舟已焚妻女已赴水矣子猶前行望見燒船  
煙燄不可近乃返同諸子投宿八都沈聖符宅初夜有  
人自市來言賊驅所掠舟穿市西去市中兒夾呼邀截  
登屋擲瓦礫擊賊賊鐵焉掠去男婦皆奪回今某所有  
大家婦要人往識子聞之復至市尋問所謂大家婦者  
非子妻也頃之有老人送一兒至倪氏宅子長子也云  
避兵於稻田中遇之問兒見惜然不省久之乃曰初聞  
兵至母爲吾兄弟更敝衣命遙拜關帝求佑併佑父無  
及難出橐中裝屬舟子認爲已子兵上船母抱小妹趨  
田間文集 卷三十一 行略 四

忙後不知所往兵執子兩人上舡牽弟手于中道逸去  
不暇顧弟匿稻田中遇此翁送來因宿倪氏樓見夢中  
啼呼曰頃見母抱妹手挽弟促我速去曰大難至矣子  
哭曰是必汝母弟妹皆已死矣事已至此又有何大難  
耶是夜星月皎然忽晦大雨如注天微明雨益甚子率  
兒冒雨往尋其屍河水平舡屍骸撐拄皆浮起無女屍  
回顧舡上所立處有蘆席覆一屍髮委數尺兩昏不能  
識面兒審視之哭曰母也母在舟中内外衣皆密細謂  
子曰一旦遇兵卽赴水死毋令人剝衣露體耳子視其  
衣内外果一一初貞吾妻也已得仲馭屍及次子屍唯

小女是不獲市人哀之有沈大行助子二金子復遇小婢市上鬻之八都沈君佐家託土人潘小江為藥殮殯諸岬上之普濟寺殯訖賊大至子攜兒踉蹌奔去一僕病不能從命之守柩僕竟被殺而子父子饑寒艱阻瀕死者數度無可往唯入閩耳每遇險妻夢中即報兒知既抵三衢子忽夢見之手持一槐枝示子有笑顏槐子滿枝子覺而喜曰槐者回也是示我以得回乎自此兒亦不復夢見矣入閩閩中當事刻上三吳諸死事狀獲邀卹典子在閩寄家訊同家人始知其死依子訊移謁普濟寺歸里改殮面色如生衣紉宛然也迄辛卯子回田間文集 卷三十 行略 五

每減餐以清其饑有急即周之此人至今言及輒流涕云當子鄉禍亡命時流離狼狽曾無幾微怨恨之色遇極危困時輒引古人高節為解退而撫兩子雪涕縱橫傷子矢志又痛其母節之終不彰也自兵興以來惟暫一死嘗有里中婦歸自賊者輒正色叱其何以不死答曰求死不得耳妻笑曰若不早辦死耳亂離之世何日非死日何地非死所豈有終日辦死而不得死者乎此語里人至今傳之固知震澤之一死辦之早矣未抵震澤時泊舟汾湖妻憂甚知勢難保全亟勸子遠行剗兩兒頭舍為僧已抱女沈諸湖子不可既遇難後於兒散衣中得絕句一首有云女子生身薄命多隨夫飄蕩欲如何移舟到處驚兵火死作吳江一段波問之曰母作也藏兒襦中泣曰異時使汝父知我志耳至是果踐其言詩傳橋信間和者成帙朱君議澁序而梓之子在延平時鉛山徐君貞定示一冊閩變失其橐頃遇天都人士尚有能記憶者子哭妻有詩云震澤屍浮通市泣汾湖詩出萬人傳蓋謂此也妻既葬兒還祖以戊申年十月死於盜郡邑諱盜子頻年冤訟幾罹不測大仇未報子無以為人嗚呼世豈有賢孝節烈如吾妻者二子一女及其身俱不獲死於衽席之上天道謂何子亦何以

爲情哉每欲序其死事本末以乞言于大君子握筆輒  
痛絕不盈數行而止今老矣不紀其實後世何傳焉眼  
眵燈施拭淚而爲之狀

亡兒瀝祖生卒紀略

兒以崇禎辛未年歲除前一日生子方在來園看梅蕊  
初綻先府君至語予曰汝婦已產得雄矣因乳名蕊生  
而孱弱出痘甚危既就塾讀書稍有資性遭賊亂奔竄  
失學不爲母所憐獨憐少子瑪祺先府君每置膝上哀  
之歎曰星命合子平凶格將不良死已又曰五行與時  
推移豈往格可定哉舅氏穀祥翁亦以爲言府君棄世  
日間文集 卷三十 行略 七

時兒已九歲指曰慎過三十六歲已從予流寓白門弘  
光時遭黨禍隨母東來匿家吏部仲馭家予初亦憐少  
子及出見客皆曰長者勝雙眸炯炯也已讀左傳數十  
行輒背誦塞菴相公驚曰吾家默孫號神童視此子何  
以過之已三吳兵起合門遇難於震澤兒逸回與同收  
母弟屍相從入閩事詳予妻行狀中其冬授司李出閩  
赴吉安不得至回過長汀留兒吳鑑在署中獨往閩補  
延平次秋延平破奔汀州汀州亦破兒不知所往予困  
閩山者三年戊子秋間道入寧贛州村中遇一友人金  
生云於丙戌冬在韶州劉遠生舟中見兒始知兒隨遠

生去粵也既抵端州急遣往尋頃刻間見所遣從一偉  
男子來拜予膝下卽兒也兒相失時年纔十五至是居  
然作健兒裝蓋兒從遠生兄弟新自湖南來舍館甫定  
而予適至父子重聚喜可知也久之念其舊聘方氏女  
存亡未審歸期莫定因更聘儀真王氏卜娶有日值粵  
敗王氏散失子與兒匿村中得免明年出嶺再入閩關  
寄居邵武寶蓮菴忽自歎其命薄亟思出家予不可習  
兩堂功課數日卽能隨衆皈依問西師受戒羯摩時聽  
其發誓予大驚曰若此則人事絕矣何以歸爲力阻之  
不聽私受戒牒繫胸腹間不令予知也歲盡歸里舟至  
日間文集 卷三十 行略 八

江口望見故山松楸予指令獨回語之曰我從此東去  
震澤載汝母輟返葬耳兒抵家家人見其身形語音已  
變皆不識兒乃自稱其乳名合門驚喜問予所在告以  
故仲兄湘之曰汝母輟子移回矣汝方氏婦守志以待  
汝歸每年我家給其衣食今早送冬衣汝婦翁有僕在  
此問其僕已聞信急奔報其家矣因迂予速返卽日爲  
兒完婚予自是以僧服匿影江村矣家素貧兒作客久  
不諳生計其婦復少中饋才數年益窘救水皆出自稱  
貸予知之仍事遠游求以自給而其子女益衆費益煩  
丁未冬予自建寧回則產益挫貸負益積予大恨冒罵

之惟涕泣而已明年冬予在石埭客舍方飯家人辛至報兒死驚問故曰殞於盜痛心幾絕兒貧至此盜胡以來而致殞耶予自閩娶徐氏婦歸居無屋暫寄書室所爲田間者門隅一小室窓臨野爲課孫處兒宿焉吾門內有不肖子疑徐氏厚積與盜謀從門隅室毀窓而進縛兒入內宅以劫徐氏備極刑炙無所得兒被縛在地頭已劈破緊閉目無一語徐氏盡室中有哀求兒生竟殺之傷哉予往石埭時謂兒曰入冬當移徐氏母入大宅以防暮夜兒曰室無有何防焉又嘗告以昔某遇盜識之斥其名罵遂被殺盜固不可識也兒死不閉目疑

田間文集

卷三十 行略

九

被執時識其人失言故歛後憶予言而始閉目已無救矣門內人爲之主者今其家已滅絕殆盡矣兒死後邑令胡必選密遣人賂予勿上聞當爲復盜予不可因與予仇剖棺驗屍謂予誣盜以殺也慘哉既獲盜獲贓皆不問坐以仇殺加兒不美之名臬司佟知之脅其賄七千金卒如縣讞傷哉予老矣不能叫冤唯祈冥報耳追念兒之慘死當是夙孽今生寧有過耶死後見所受戒牒掛於內室幔鉤上豈褻瀆戒神得此報耶抑命合凶格果如先府君所言耶死時纔過三十六歲一年也聞兒之死合邑墮淚而予平生老友有氣力者未嘗出一

語助予稱冤予在石埭聞髮石埭令素識兒始終無一字慰問尤可痛也兒在楚粵間與關中健兒伍躍馬墜傷於刀又從舟墮水浮出皆得不死端州日令學書指僵不能搦管屬方曼公爲做本日課習之未數月書成又教以五韻令習詩詩亦成篇抵家家兄輩教以舉子業亦不半年居然帖括但氣少弱耳予所撰易學示兒初不解久之告我曰向不解者今忽能解亦不苦費思索可怪也今存有問易堂私解數十條皆出了解外豈夙慧耶將歿數年前與同堂弟光髮跪佛前讀楞嚴經時時說生死事大若急於求了明者家本好客客至竭

田間文集

卷三十 行略

十

力供給嘗有失路無歸者留之暑解帳寒脫絮已卽無帳禦蚊單覆以過冬矣予門內弟兄有緩急未嘗不周往往爲人所愚終亦不悔予初至家語曰田要少屋要小書要讀不要考已見諸子脫穎而出爲心動予責之曰不念我獨不念汝母之死乎遂止母歿時兒慟然如癡未嘗哭甲午冬母葬抱棺而哭淚盡繼以血又予在建寧病危作遺囑歸以示之哭爲目腫始知其有至性也爲人仁弱少氣概過於謹慎所作詩文頗有可觀終不自信不以示人示人者必假手於人嘗有贈石埭令一詩使事大謬予見而噴責之嘿無以應亦終不言所

假之人死後其同學友人盡錄其橐寄予予然後始信  
向詩之果非出其手也從予歷患難人多憂畏故慎失  
於慈讓失於儒初頗好修邊幅後益弛至露肘決踵凡  
作文作書皆始嚴整而後散漫吾以是每憂其不壽不  
謂其慘死也予出門預搜篋中文有一語犯時諱者卽  
藏弄與客語必諫戒再三勿多言予叱曰我固不會動  
須汝誨耶嗚呼孰知予以狂躁尙存汝以諒默竟如此  
死耶予在粵西遇亂時遣人覓王氏舟不得晝夜泣旣  
歸娶曾不齒及若諱言其事予頃於嘉禾遇王氏戚下  
君言王氏一門俱死女名寶繡與其母薛氏因壻失終  
田間文集 卷三十 行略 十一  
日號泣相繼以死則寶繡固吾家婦也見知之乎兒名  
瀟祖字孝則生於崇禎辛未十二月申時死於戊申年  
十月二十四日亥時有三子長景次晟次冠冠以兒死  
一月前始生出爲孝章後三女長適方次適王幼者字  
左孫五人曰子施子旋子敷子旃景出曰子坊晟出孫  
女三人皆兒歿後予爲孫完婚生者殯十五年葬未有  
期予老矣披淚紀其大畧付諸孫知之





序

同里任 塾抄

余兄弟束髮卽與龍眠諸子遊惟時龍眠聲氣徧於海內詩壇文社與東南遙爲應和更相雄長者久矣而爲之領袖者厥惟錢子則今所稱田間飲光先生也先生才敏絕人作爲詩文搖筆輒就意不可一世會寇躪吾皖同時避地白下瑣委之日嘯歌自如旣素負不羈之才又以落拓書生好持議論爲異己者所銜致有南渡鉤黨之禍自是亡命天隅十年不返改革後白門寓客相率歸里獨先生音問杳然雞鳴風雨之思凡我同學

田間詩集

任序

未嘗一日忘也辛卯冬還自嶺外戢影江村著作益多詩益奇每一落紙競相傳寫上自鄉士大夫下至田里負販嫗孺皆吟誦不去諸口旣爲諸同人鳩貲授梓播之四方所謂田間集者是也邇年文教聿興風雅益盛先生亦不能淡隱仍事遠遊所至詩輒成帙號客隱集視田間集殆將倍之而仍以田間名者田間固先生讀書處也詩集外文集等是又有詩學易學莊屈合註各種卷帙浩繁戊辰春東海徐先生謀諸都下大老將盡梓以行世會余有山左之役語余曰子鄉有傳人有傳書今且悉付剞氏以公同好子能與其成之乎噫此余

志也以余鄉之有傳人有傳書其鄉人不能傳而借手於諸大君子負媿甚矣其敢自外乎惟公所命吾任其詩可也計先生生平詩不下萬首昔寓金陵有過江集已流離天末有生還集旣皆入藏山閣集中茲特集其辛卯還里以後迄今四十年所作總爲田間全集亦旣洋洋乎大觀矣校士之暇聊題數語略述往事并識茲集之所由始事云至其詩文之妙膾炙士林已久固不俟余之多言也

田間詩集

任序

田間詩集目錄

桐城錢澄之飲光氏著

第一卷

江上集

起辛卯冬止壬辰  
計古今體八十五首

第二卷

江上集

癸巳  
計古今體六十六首

第三卷

江上集

起甲午止丙申  
計古今體九十一首

第四卷

江上集

起丁酉止戊戌  
計古今體一百五首

田間詩集

目錄

第五卷

江上集

己亥  
計古今體九十五首

第六卷

江上集

庚子  
計古今體九十二首

第七卷

江上集

庚子  
計古今體八十四首

第八卷

江上集

辛丑  
計古今體一百二十八首

第九卷

江上集

辛丑  
計古今體一百五十一首

第十卷

江上集

壬寅  
計古今體九十四首

第十一卷

客隱集

癸卯  
計古今體七十二首

第十二卷

客隱集

甲辰  
計古今體一百一十八首

第十三卷

客隱集

起乙巳止丙午  
計古今體八十六首

第十四卷

客隱集

起丙午止丁未  
計古今體七十一首

田間詩集

目錄

第十五卷

客隱集

起戊申止己酉  
計古今體九十一首

第十六卷

客隱集

庚戌  
計古今體五十九首

第十七卷

客隱集

辛亥  
計古今體九十九首

第十八卷

客隱集

壬子  
計古今體一百二首

第十九卷

客隱集

起壬子冬止癸丑  
計古今體七十九首

第二十卷

客隱集

甲寅

計古今體八十六首

第二十一卷

客隱集

起乙卯止丙辰

計古今體六十六首

第二十二卷

客隱集

起丁巳止己未

計古今體七十首

第二十三卷

客隱集

起己未止辛酉

計古今體七十三首

第二十四卷

客隱集

起壬戌止甲子

計古今體七十六首

田間詩集

目錄

第二十五卷

客隱集

起甲子止丙寅

計古今體六十三首

第二十六卷

客隱集

丁卯

計古今體七十五首

第二十七卷

客隱集

戊辰

計古今體六十七首

第二十八卷

客隱集

己巳至庚午

計古今體七十五首

田間詩集卷第一

江上集 起辛卯冬止壬辰

做淵明歸鳥詩四章

翩翩者鳥及暮言歸豈無他樹戀此舊枝延頸夜鳴其聲孔悲吁既歸矣曷云悲矣

翩翩者羽遠集昆岡百鳥于從以朝以翔衝嚴駭散相失一方逸哉天路中阻且長

我之獨處念我儔侶抗志於霄載扇其羽未雲焉乘不風曷舉矰弋之施于誰之所

陰陰者木有森其餘衆鳥萃止鳴聲交交言求我友言

田間詩集

卷一 江上集

構我巢敬之信之于焉逍遙

初返江村作

往昔寇氛逼猝與園林辭流離避黨禍轉徙天一涯妻

孀既死喪惟有一子隨自當從此逝入山求所師何意

飄飄風吹我還茅茨入門見廢墟堂構無復遺門邊二

老叟雙髻交垂絲云是我兩昆熱視迺不疑傷屋設靈

位倚帷哭者誰答言同胞兄歿去已多時拊几一長號

塌焉裂肝脾 四家兄若士望我不至而卒

我鄉舊澤樓鄰舍情頗關自我出門久終年望我還茲

晨候柴扉知我遠來艱深感父老意相見開歡顏喜我

猶未老但說鬢毛斑亦有子弟隨指之與我看此輩昔在抱今已矣而弁回憶十年事如何不平酸

到家已旬餘不忍啓我室今晨一開扉蠅蚋徧所歷故

物無一存起坐想遺迹平生尺素書顛倒猶在壁念我

結髮人去此爲誰迫如何舍閨房委身沈大澤 妻死難震澤

流塵集虛牀雨痕浥敝席伊人永不歸去去勿復覲

敝廬雖以煖所欣松竹存子姪導我行依依入林園上

山拜先隴疑非昔墓門西向望游子意出亡者 亡兄若士

爲改墓向言之增我恨淚下不可捫東臯有蓬室云栖

兄嫂魂兄嫂歿有年且復多子孫直爲貧妻故不復歸

田間詩集

卷一 江上集

丘原我歸復如此拊膺夫何言

自昔事行役苦憶江村閒憶此老楓樹婆娑門前山秋

霜一夜零葉葉爲之丹有時微雨霏遙倚衡門看田父

樹下來牧童嶺上還但聞禾稼好相見開笑顏長恐死

道路永託夢寐間今我既歸與此樂庶不慳

江程雜感

不宿汀洲踰十年水禽煙樹各依然烽臺腸暑新軍府

汎地旗更舊戰船估客暮占風脚喜漁家晝逆浪頭眠

江天事事渾如昨回首平生獨可憐

北風吹雨阻江沱鷗鷺連天起白波沽酒蘆中尋店去

買魚沙上喚船過土音漸覺鄉關近客載惟逢北豆多  
向晚篷窗眠不著隔檣愁聽健兒歌阻風磨盤洲

亂後江城估舶通千橋泊處一村空灘頭客附漁家火  
路口神祠破廟風梅福隱來休問姓管寧歸去已成翁  
行吟忽有僧僮識猶詫鬚眉與昔同

皖公城控大江流萬里人歸此泊舟津市魚鮮多礙路  
網船親戚共張釣老兵賣酒墟難問瘦馬呼羣棧不收  
徙倚闌橋相識少黃昏鼓角迴添愁皖城

縱陽市井倚江開小港寒潮日暮來駟豎遠迎舟楫問  
羈人暗雜客商回鄉音乍聽兒童喜時事初傳父老哀  
相聞詩集 卷一 江上集 三

好望村煙尋路去到門應是舉家猜到從陽先遣兒  
子往訪江村

### 到家

辛苦天涯願已違江村重返舊柴扉十年事付游仙夢  
萬里塵侵學佛衣門巷改來松桂在庭階認去弟兄稀  
相逢莫訴滄桑恨猶勝令威化鶴歸

### 傷逝

學道忘情苦未忘蒲團空炷夜禪香回思虎口真偷活  
每痛龍顏罷悼亡老嫂尚留分寄篋癡兒還指舊扶牀  
無端一案當階乘憶爾雙眉淚幾行

### 喜雪

年年臘盡滯天涯白首生還度歲華炎海人歸初見雪  
煙村樹死半開花巢低老屋漁翁宅竹亞柴門處士家  
腸好江天空極目晚來峰頂杖堪擎

### 辛卯除夕家兄弟共用還字

柏酒交酬興未慳舉家相慶遠人還老兄憤世眉常鎖  
諸弟憂貧髮有斑枵櫺爐邊悲獨坐牂牁江畔夢難攀  
十年回首真無賴永夜聯吟一破顏

### 壬辰元旦

朝寒小閣剔殘燈却憶平生淚滿膺旋著衲衣趨拜佛  
別除草舍待陪僧野人怨雨將春壞農父驚雷是早徵  
田間詩集 卷一 江上集 四  
何用焚香卜周易近來占驗絕無憑

### 還家雜感

此生誰料有還期哭罷相看夢裏疑同產僅餘三子在  
一門猶仗兩兄持篋中淚漬遊人信壁上蝸殘憶弟詩  
不是天涯歸意懶嬾歸原怕到家時

近家纔聽喪吾兄望見柴門百感并得病祇聞思弟劇

遠歸虛擬出村迎哭耶嬌女帷前識繞膝孤兒別後生

素喜拮据遺蹟徧經行何處不傷情哭四家  
兄若士

震澤傷心擬漸裁因君憶舊轉增哀田園荒失尋誰問

屋舍開封盼我回移櫬長江勞遠去還山淺土亦親開

平生兒女更相抱可尚提攜娛夜臺亡妻楊子瑛吳江家兄爲移同淡葬

亂餘未敢信家存到日牽衣泣滿門乍接遠人爭識面

試呼乳字已完婚艱難謀食嗟諸子老太驚心見衆孫

獨少童烏虛雁序看渠羅列暗傷魂余第二子萬禔亦死震澤

鄉井重來萬事徂同堂猶喜弟兄俱雁行零落悲門戶

馬齒參差看鬢髮大宅久燒新葺草水田頻漲罷催租

飢寒莫厭妻孥累好勝初歸旅客孤

交親畢集草堂盈握手曾無一笑聲多病未能迎寡姊

象賢且喜接諸甥關心兄子遺孤健苦志貧門孀女貞

日間書集卷一江上集主

仲兄有女諡篤更憐吾舅氏星奔遠見渭陽情舅氏聞守節十年余至遠來慰

百年舊宅已成烽子姓蕃盈何處客長憶聯吟庭雪滿

最憐合坐燭花穠茨茅共惜秋乾蔓繞舍偏憐夜靜松

獨坐猛然迷往事依稀牆角數聲春

苦憶墳園淚幾潸佳城鬱鬱翠微間麒麟無計成高塚

馬鬣終年臥小山碑石磨留名士撰墓門開望遠人還

家兄念余不同輟改墓道國恩未展衣冠禁泣向松楸慟莫攀

青山不改昔峻嶒人事驚看幾廢興春酒久亡枌社侶

曉鐘頻換竹房僧舊游剩得貧交在小字猶聞里姪稱

攜去婢奴無一返見伊兄母痛難勝

羈栖自分漫興嗟況是園林杖可擎餐飯苦勞丘嫂爨

起居權寄老僧家荒涼細徑新荻竹憔悴當軒舊看花

痛惜池松無故倒濤聲夜夜夢天涯

茅屋經時暫聚歡夢回未許客心安長貪魚鱗瀕江賤

却恨園廬徧處殘遠別林花空飽看久忘鄉味勉加餐

開春又策江南杖敢訴頻年行路難

小兒入贅方氏詰朝走筆示之

夜看雙星色皎然難餘婚嫁劇增憐莫從亂世嫌故薄

且喜貧家得婦賢五岳夢思今許遂十年離合事堪傳

日間書集卷一江上集主

余出遊十年家信斷絕見婦守志以待兒歸應知汝母泉臺慰爲對燈花淚

點懸

過從陽輔仁會館有感

昔有童靜齋生長此市井終歲不讀書一朝忽有醒徧

叩諸先生發言無不領坐臥一小樓暗室衣冠整講堂

倡絕學聽者發深省有如醉夢鄉忽聞鐘鼓警厥功今

尚存厥志昔何猛我來拜孤墳披榛上荒嶺

先生去已久繼者爲吾親吾親緣飾盡所存惟一真從

游諸老叟賴髫髫如銀平生易簡理微言與誰陳所談

皆世事所接盡俗人妙道無不在指出皆歡欣所以貨

旌區風俗半爲淳歿去二十年無人繼後塵

輔仁館卽事

講堂不到十餘春還著緇衣拜聖人鶴髮翁存悲舊侶  
虎皮坐撤憶亡親鄰牆久壞桑陰過小閣重脩竹色新  
卜築建祠通邑請至今檉柳委風塵先君子歿通邑士人請諸鄉中丞建祠會館之側因亂未就  
木石皆爲無賴子竊資

地震宿輔仁館卽事

二月月盡夜將半急雨旋住地有聲我時醉臥江頭閣  
無端振撼宿酒醒閣下老翁起大叫多年宅壞毋乃傾  
漸聞通街人語亂嬰兒啞啞雞犬鳴江頭泊船倚老岸

日間詩集卷一江上集

江翻水立船底盡舟航欹側竊憂急殷殷渡江疑雷霆  
迺知此災竟千里北極充豫南揚荆春秋亦紀三川異  
垂簾日者占主兵歲星在吳伐不得非其分野禍將生  
天意往復斷可識眼見何時天下寧

遇曾庭聞無陰市上

自著方袍萬恨平窮途遇爾轉傷情我從嶺外經年至  
君向江南何處行飄笠喜無鄉里識顰眉猶使故人驚  
相持莫便當街哭爲到郊原一放聲

赭山懷古

春游無伴獨躋攀北狩曾聞駐此山燕領血凝芳草碧

謂黃靖南龍顏淚滴野花斑奸臣誤主危時遁通客捐家晚歲還余以黨禍商估渾忘朝市改滿江帆落上燕關亡命毀家

訪沈惕菴村居

閒鎖高樓野外居故人相訪暮春餘水田泥濁調生犢  
山路又多信跛驢屋賃半間栖劒客窗存破硯寫方書  
岳僧近自湖南至又過城隅給米疏  
夢同鈞黨痛猶新惕菴與余同罹黨禍握手相看萬死身滄海變  
餘吾道在青山別後舊交貧放聲歌哭無多處開口笑  
談共幾人鄰舍藥闌花正好却緣底事獨傷春

俞笛菴藥室

日間詩集卷一江上集  
十年歎世老鬚眉賣藥城西志可悲方未施人爲養客  
學因多病竟成醫買松溪護果僧夢穿井驚聞橘吏基  
癡絕半生甘俗棄惟餘此道合時宜

萍蹤底事滯江鄉半醉開衣指箭創新傷清溪租藥室  
許留老衲設繩牀壺中有粒難除癬肘後何方可愈狂  
每怪婆心偏爾切原師我佛大醫王俞曾爲金山僧

過羅黎柯廬居

憶昨追陪劒水傍鄞江變後苦相望風霜偏老支牀骨  
涕淚猶盈泛海裝調疾雨中糊藥室飯僧松下啓齋房  
柴桑倘遂平生志馬隊離書應不妨



訪湯玄翼如居

高士新租園廨居春淡廡下夜春疎閒尋碑石健難字  
喜過街塵覓異書病色祇疑禪定起談鋒偏洽蒼香初  
清詩忽被詞林賞博得鄰園五斗精湯有詩爲吳詹事  
所稱貽書其同年  
月給光  
五斗

泊銅官遇武水戴子倉卒相識說嶺南事得素  
臣我貽近狀

江船夜泊銅官渚暮客春從庾嶺來姓字久逃方外變  
巖眉老被故人猜瘴消梧郡情偏切烽鎖梅關望不開  
却喜御風存二子片帆天遣幾時回

日用書集

卷一

上

聞林樹本客死蒼梧

梧雲嶺樹不堪思此夕遙傳萬里悲客興最濃聯舫日  
交情偏篤避兵時家浮瘴海朝迷渡雨聚蠻村夜賦詩  
我出網羅君竟死天涯誰爲護孤兒

舊楚雨夜示方子留

精舍名存此再興蹇驢走逐遠歸僧十年論舊悲南渡  
中夜吟詩泣幸陵語罷纔聞樹杪雨香殘重點佛前  
燈來朝莫話天隅事說向旁人最可憎

學道違親計已乖新營丈室未編柴風波獨問三江渡  
嶺嶠羞穿萬里鞋笑我餘生難出世訝君何事竟長齋

庭間許遂幽栖志爲勸加餐慰老懷

初度日

茗椀蔬盤初度辰重談往事聽如新山花好怪長爲客  
啼鳥何情久戀人生趣徧嘗餘老死佛恩聊藉報君親  
去年今日湖東路煙雨篷窗淚點頻

行年四十還飄萍此日歸休夢已醒短髮近從僧舍白  
小山猶自漢時青三竿竹裏三間屋一炷香前一卷經  
今歲田豐吾事濟神巫早賜雨聲聽方久旱  
祈雨

苦旱行

日用書集

卷一

上

江頭潮長平江岸豈知今年竟不雨天心人事殊難算

處處祓壇迎神巫龍師睡熟雷聲按五月潮水去不回  
數里行汲泥一半東壩龜坼行推車長河獨漉纔沒肝

高田好不已乾死低處且賴枯棹灌農夫望雨眼滴血  
青霞日珥傷昏看夜夜烏雲作雨勢倏忽已見明星爛

老兄生在萬曆朝災荒數遇無此難十七年乾古稀有  
那似今年流竟斷今年地震驚殺人更兼雷聲壞元且  
邇來占驗又不靈顛倒陰陽無人判苦旱不已定苦疫

秋饑竊恐吾鄉亂我身托鉢事遠游倉皇且爲兒曹患

六月嘗新

江村六月不愁貧已覺春聲動四鄰幸歲未知秋稼稔  
救飢且接早禾新老僧鳴磬先供佛田父操蹄自獻神  
未死敢辭周代粟臨餐三歎規遺民

夏雹行

四月初夜風雨大雷電穿窗窗紙破呼僮拄門帷藏燈  
屋上茅掀不放臥老農早起聲叫呼新秧如鍼一半無  
始知夜來天雨雹大者徑尺小盈握土人細察雹傷處  
邊江一帶無多路又見有龍江北來雨雹相隨渡江去  
共占此災主兵凶六月三伏災復同黃禾垂粒雹打盡  
老農拊膺黃雀慶冬雪夏雹本天變豈有一年兩度見  
日間詩集 卷一 江上集 五  
天官占驗不敢知壞我禾稼使我飢

書石屋僧化衣緣簿

六月炎蒸正中伏老夫逃暑上石屋山門晝閑徒衆稀  
沙彌迎客出無衣明朝持簿長一尺願乞匹布增光輝  
今年天旱農最苦爾持此簿向誰語早暮精勤拜世尊  
好仗佛力四天雨秋成大有人樂施破衣且向檐前補

石屋

石屋重來萬恨侵獨留高檜碧森森兩廊羅漢舊相識  
記得燃鬚夜苦吟  
唱和已稀蓮社侶送迎不見虎溪僧夜淡醒却十年夢

獨對千峰一點燈

春蘭

空林疑有數花開香氣無端忽自來只在此中尋不見  
幽芳強半野人栽

秋蘭

秋蘭初茁滿叢芽一箭能開十朵花不信幽香濃若此  
祇應彩植貴人家

戲作示汪瑤若

記得相扶禿袖香醒來依舊宿空牀料他不毀山僧戒  
豈怕通霄般若光

日間詩集 卷一 江上集

寄訊姚休那先生臥病

先生玩世者老在亂離年疾篤無車寢書奇付井傳可  
憐薪已盡猶望火重然欲問天南事新詩有數編

七夕同家兄作  
時久旱  
祈雨

共候雙星聚十年今夜看雨壇嚴酒禁子舍簇蔬盤吾  
道悲秋慣癡心乞巧難填河無用鵲銀漢恐應乾

星日變

今年天變見非一仲秋初夜彗星出光芒互天尾有聲  
疾掃鈞陳入昴畢又聞太白晝經天日傍有星却且前  
土人或見三日闕兩日墮地一日懸皇皇天子當太陽

有暈猶日日無光此日在天暈者墜星家不敢言災異  
嗚呼可以知天意

初成

一納三年願今秋願始成未煩縑素辨且愛水田名漢  
服人間怪官衣夢裏榮佛恩留此製襪著遂平生

同家兄飲田家作

新酒家家熟興來信步過煙村經亂少債戶到秋多山  
簇詩中料水吹盡裏波阿兄防我醉紅樹已先酡

中秋無月

似聞今閏月忽漫是中秋有弟攜家歸呼兒辦小舟  
由門書集

雲旋入夜片雨不成迷或恐非佳節休爲敗興愁

既望泛舟酒盡索飲鄰人不暢

澄湖秋後闊還泛昨宵船興好尊先盡雲開月尚圓擬

尋村店酒空攪俗翁眠森森浩歌去青山絕可憐

同泰公梅士舍弟食蟹有感

憶昔江村樂持螯意惻然晨昏當開口夜火點江邊落  
水機輪課經霜始論錢弟兄輪作麪此事十餘年

和家兄移菊花詩

秋菊垂垂放移當檐下栽屋因貧去窠花爲老人開近  
寺邀僧看呼兒問酒來白頭羞對汝底事耐霜摧

食蟹有懷吳下

江村蟹不賤飽食在吳年產億汾湖美品爭黃雀先  
紫蟹陶莊黃相肥筐欲小擇旨脣辭圓滌爪手親劈阿  
儂多可憐蟹至冬尖腩最肥須  
手自劈菊湯滌爪

摘豆

種豆南窗下秋來滿架生近門藤蓋瓦插棘蔓爲棚過  
雨攜僮覓承筐看婢烹老饕何足厭聊以慰幽情

僧睡

竹屏時自啓松徑少人穿飯後客閒步雨中僧盡眠  
吟將熟茗爐篆欲殘煙莫踏葉聲碎恐驚夢裏禪

鵲茲酬張惕中

江頭破納少知名脫粟親炊見爾情痛入箭創陰雨夜  
夢回聲鼓海潮聲國恩祇覺諸生重交道誰言亂世輕  
傳說敬亭僧臥病又衝泥濘去宣城

蕪陰送方爾止還山

曾訪高蹤見仲容予留爲言爾止近狀豈期瓢笠此相逢悲歌自  
取時人厭粗飯寧勞關吏供野服儘堪存漢製道衙何  
處署明農爾止故山簡點田猶在歸去腰鎌麥可春

有鳥一章示方田伯時曼公尚

有鳥天隅滯未歸羈愁何計得翻飛蠻江兩熱栖難定

樹煙迷侶漸稀翹首可憐雲海闊脫身豈慮稻梁微  
野禽曾識籠中苦却望南枝淚幾揮

和蕭尺木九日見梅之作次韻

木落天空雁到遲漢家糕宴杳無期幽玄判老籬邊菊  
芳信先傳嶺上枝氣至未妨時節早陽生特報隱淪知  
小春月近應全放非是江城笛偶吹

同沈天士渡江

迹迹蒹葭兩度尋侵霜又唱渡江吟煙浮隔岸魚鹽市  
日隱長河桑柘林亂去風波頻泛宅危時兄弟幾同心  
如君友愛東南少患難交情此倍深

國朝詩集

卷一江上集

酬吳德培參戎黎渡村居

兵散江州日將軍此避素身因無用老家爲報恩貧  
吏督將贈具供高士推居讓故人祇今栖廡下杯酒亦留  
賓

張五敘移尊見過

張生燕市隱吾社舊狂徒小拍遲歌管閒錢付酒墟朝  
飢長賣盡世亂始爲儒今日攜家醞淒涼慰老夫  
善聲律亂後折節  
授經居然老儒  
五敘  
豪飲

得素臣三月八月兩訊并寄詩箋知我貽近狀

揮手羊城訊字疎寒宵夢至故人書新詩萬里遙題箋

老友他鄉且共居春信久浮南海雁秋懷擬食武昌魚  
也知破納關山返貧病江頭獨掩扉

三家兄幼安初度寓蕪陰遙祝

蕭蕭歲云邁孟冬月載陽游了栖江縣半落古寺倚攬  
衣步庭除日月既以望念我同胞兄方稱五旬鵬嗟余  
久流離十年一還鄉如何百里外尊酒不獲將豈無一  
言陳握筆情內傷回思廿年事泣涕不成章

憶昔廿年前我兄妙能文先君課諸子于我與兄勸篤

成待天曙吟苦入夜分雖無二陸聲都邑亦有聞時值

盛明代況逢堯舜君自謂次第出竝可致青雲此志竟

田間集

卷一江上集

不遂天地一塵氛國運既以然我曹胡足云我爲奸臣

逼竄奔靈武軍兄困鄉井間筆硯一朝焚絕迹謝城市

甘與樵牧羣眷言先子教長此懷清芬

昔與兄別時倉況兵荒後兄逃草間活我挈舉家走出

處不相謀黽勉以餬口一去十年餘天道厄陽九兒女

半摧殘榮華竟何有臘月禿首歸蕭然窮老叟我兄對

貧貧有田三十畝穉子能操觚并白付新婦嫂氏厚福

人悠然偕白首念我鹿門伴可憐骨已朽昔兄體羸弱

咸謂稟自母神明老不衰當得吾祖壽

謂彭祖

何處求神

仙惟有多飲酒

何以侑兄酒東籬菊有英又何以侑之僧居梵唄聲人  
生逆旅耳萬慮且空輕雖在塵世中長懷出世情衣食  
天所定既足不願羈百年已過半胡事苦營營惟有未  
生前此事當分明望兄池上居茅屋爲三楹共兄學佛  
法逍遙悟無生

得客生昆仲信

遙遙湘漢羨歸蓬底事回舟下粵東僧籍儘容通客占  
閑客生謂溫良朋西望心空切令弟  
亦僧玄博蠻鄉猶喜故人同  
南來路不通石生南來不更說阿兄依峒主賜冠無恙

萬山中令兄遠生隱於陽朔山中

田間詩集

卷一

過家兄果菴山居

同堂兄弟少相對盡華顛病橋年年靈寒梅樹樹煙滅  
兒投杖起陪客負暄眠生理那堪說爬搔手一編

除夕

今歲已除夕吾生事若何酒狂隨量減老態逐年多早  
散防兒飲遲眠聽客歌遠人須勸醉不醉夜難過生有遠客

田間詩集卷第二

江上集 癸巳

元旦日食

歲朝逢日食占候客心偏僧起迎初旭鳥驚失曙大直  
疑報曉誤還欲解衣眠不信龍蛇識真符跨馬年

愚如上人見訪傳黃波民口信失所寄書

黃生閩海客失志在江隈寄訊因風便煩僧破雨來手  
書行李落姓字故人猜波民昔字帥先五月能乘漲柴門候雨  
開

得愚如信復回桐山取衣過樅川去

田間詩集 卷二 江上集

赤脚雨中去貧家贈別慳祇言隨挂席何意更尋山托  
鉢村煙少衝泥石路艱再來梢口信爲說贖衣還

園居雜詩

茅屋多年廢偷閒暫葺成林花隨季有藥草徧山生小  
雨松窗裏孤兒夜讀聲所期通大義不用博科名  
睡法今年得柴門向午開牽蘿上老樹留猿扈天梅死  
友聲中見游僧嶺外來僧文如言林由本身從事漫言渤海事吾志  
已成灰

蘭若東臬上閒行日幾遭託僧護稱符供佛摘櫻桃鳥  
語經時變魚聲入夜高所傷松樹倒不復應春濤舊有蟠松

偃蹇池上  
今倒矣

伊昔交游滿如今有弟弟同心經亂見鉤黨愛人存舊  
事老偏記新聞開不論出門惟索飲足迹徧鄉村

破屋重來住紙窗燈可憐農忙三月雨鳥關五更眠細  
點牀頭易同參洞上禪課見時技癢老筆忽成篇

舊書存史記溫罷已經春麥穫秧田老茶烘穀雨新太  
閒儘欲病數過客知貧別有愁心事詩成乏解人

牆缺由人過籬疎嬾用遮耐煩緣久客客臥且爲家叢  
桂千年物薦蘿十丈花盡長無別課一日兩煎茶

世緣吾謝盡俗相訝難忘童穉心猶墨妻兒骨未藏所

田間詩集 卷二 江上集

求茅蓋頂那得竹成行若問安身法終期人道場

江村雜述

老屋江皋近兵船上下愁祇求連夜過怕被關風留烽  
火沿村放雞豚比戶搜蘆中多難婦其勸土人收

正月神先判須防此地驚室家無我累手脚較人輕急  
束詩篇少單裝襪被行所嗟兄久病寄信姊家迎

判是他鄉老懷居意謂何荒田爲僕誤退步受入訶變  
後家門弱貧來罪過多扁舟下吳會此志屢蹉跎

已分窮山老交親底事疑此心應未死吾道欲安之問  
訊蒙何點追尋見左思謂次德子直寄書多不答況敢示新

詩

自來生計少難後更何營  
襖被讓寒女稻粱分老兄  
見知鹽光貴天與利名輕  
得飽殊非易明年我欲耕

勿進王孫飯逢人許報恩也  
知季布勇且閉賈彪門博  
浪奇功少柴桑雅志存休  
文慎交接謝世天道正難論

示閩人還里

爾來如此去念昔意多違  
七八年同事三千里獨歸  
天時且莫問吾道豈全非  
待汝營茅屋先秋候竹扉

感懷詩

冉冉孤生竹託根松樹林  
松樹既孤直竹色亦蕭森  
上

南園詩集

卷二

七

爲霜雪瘁下有蒼丹尋  
不知道傷生難在桃李陰  
桃李人所惜竹亦免見侵  
託身既得所中夜起清音  
還恐伶倫知毋爲鸞鳳吟  
誰知芳華中藏此危苦心

萬物各有智至神莫如龍  
龍爲陽火精通藏淵水中  
當其乘風雲飛騰凌虛空  
化爲魚與蛇蹄躔亦能容  
頭角既以靈變化乃不窮  
日日游世間無人得其蹤  
如何延津水中有雌與雄  
水淡亦可涸劒去亦可從  
往來人所指藏身焉得工  
不見夏孔甲參與畜豕同  
身死醢作鮓徒爲庖廚烹

蘭若生空山離離緣陽坡  
春風披拂之爭發叢中華  
草

木亦何意貴飲天地和如何  
芳未歇遂有霜雪加蘭芷  
既枯死椒椒還紛羅仰視  
白日匿忽在西山阿我欲  
摩之反魂無魯陽戈精衛  
思銜石夸父空飲河有志  
不得就念之淚湧沱

浩浩洪流水中有往來舟  
舟楫各有適意各不相謀  
往者既利涉來者自淹留  
我舟蹈風行日暮征不休  
豈知巉巖石關我水中流  
波瀾渺以淡川塗阻且修  
顧見傷舟去疾若雲煙浮  
行者發歡笑坐者生歎愁  
惟我達其故坦懷無所憂  
天道有互勝人事無獨優  
先後理一視我何多怨尤

南園詩集

卷二

四

概概園中柯靡靡庭前草  
秋風一以吹零落迹如埽  
朝爲青蔥姿夕暮成枯槁  
人命生非時履領不自保  
屠割如大雞係累及懷抱  
安能同草木及時自衰老  
吁嗟離人得死固爲好

人生亦有命禍福亦有以  
屢空回固安貨殖賜自喜  
兩入易其常無損貧富理  
莊周號達生彭殤等一視  
及觀戒畏途貪生無過此  
寧爲曳尾龜不爲處籠雉  
如何孟子與下謁不肯止  
虎狼亦可縞虎尾亦可履  
吁嗟兩賢人同在牖下死

翔鳥翔高岡見色已知避  
游魚泳深淵聞聲亦驚逝  
飛



羅道其天弋釣何所覲往往頽其軀直以食餌致程獲  
見酒凝終爲麴藥醉但公遭奉拮把握不能棄我觀人  
最靈俱乘機先智一爲欲所牽冥然喪其志旁觀無不  
清當局旋已昧初謂足即休終焉死不悔明明蹈危機  
甘心以身試身焉不自休豈非貪爲累使我心常戚食  
慾焉足蔽

鴛鳥味殺蟲貂鼠皮畏狸禽鳥以氣制死歿性不移惟  
人有猛氣獨復不如茲在生稱勇敢既死無一知漆頭  
爲溺器有怒不得施死而能殺賊此語竟空垂刑天舞  
干戚千載殺其尸伯有爲厲鬼子產撫其兒我觀捐軀  
田園書集 卷二 江上集 五

人臨効志不衰有志竟不伸徒爲後代悲  
腐草爲螢火有光能耀夜青松變爲石堅貞與相亞如  
何翩翩難遁入淮海化翔飛豈不佳水處斯爲下或言  
鳥有文潛身避彈射未聞東海漁鱗介還見赦變化得  
幾先斯言毋乃詐所以虛名人末路良可詫彥回老不  
死寧免寒士罵

夙昔事遠游直至崑崙顛路逢青鳥使啓關導我前顧  
我有靈骨置我於列仙得驂周王乘每侍金母筵洪崖  
相把手浮丘亦比肩浩劫例當乖一散如雲煙罡風吹  
我下飄飄落人間行行至城市遙聞人氣擅望見雙朱

扉匍匐叩其闕中有老道士紫衣束金冠其名在仙錄  
所居爲洞萊目我以凡夫叱之使速還我欲訴此故氣  
結不能言

### 寄彭孔哲刺史

若梧使者重交親鄉曲情從異地真囚首江亭逢候吏  
吞聲官舫慰蒙臣榕陰淡護危巢卵曼公鳥客海氣遙  
騰破網鱗別後烽煙未全息庾關西望幾傷神

梧州城踞夾江沱亂後因君得再過津市煙銷殘竹瓦  
山樓月落起蠻歌飲除冰井泉源少候近桃花瘴癘多  
嶺路漸通人漸散獨留高寺老頭陀曼公爲僧挂

### 田園書集

卷二 江上集

### 輓蔣誰菴司徒客死長干寺

煤山變後幾人髡破衲年年滯白門鈔法萬言前輩賞  
往遇熊魚山先生書生一命烈皇恩文壇於我知偏  
極贊所言鈔法書生一命早僧籍推君臘最尊古寺繩牀回首去逍遙不用賦招  
魂

### 水厓同方爾止哭子留作

同舟涉水厓澄湖淚可楊問此爲誰行擁權悲相向吾  
道既以孤斯人復淪喪攜手赴山阿雲木鬱含愴入門  
同哀暮色增惆悵傑閣林杪縣皓月出孤嶂夜淚作  
悲歌我歌不敢放

自我適炎州所歷備險阻回脰望故鄉四郊此樂土二  
子復何心辭榮學農圃栖栖東海隅飢寒不言苦既爲  
小兒笑還遭長者怒此志竟無成野死良自取獨令吾  
子存孤憤向誰語

滌岑招隱詩同左子直子厚歎陳默公樓上

五月暑氣毒城邑難久留所遇皆熱客清冷不可求野  
人乍入市振策何所投老友三兩家僻在西北隅日暮  
城隅陰散步得自由遙愛林麓逴曲折藏三丘我友善  
臥疴經年居小樓雙扉鎖初啓道書讀未收苔草階面  
厚砌花石上稠開詩延北眺夕氣爽如秋移植故山竹  
田間詩集 卷二 江上集 七

暑中走椒嶺省方氏姊示諸甥

十七年前椒嶺路短驢疑在夢中行兵烽幾度門無徑  
靈雨初通澗有聲久旱得雨牛屋半楹啼寡姊蔬盤一夜費  
貧甥老來萬事心灰盡益重人間骨肉情

又哭方子留

已矣方生恨莫伸傷心不獨爲交親自憐萬死留殘喘  
底事終年哭故人供佛有盧工未竟課奴爲圃菜方新  
帷前乳母哀哀訴弔爾偏逢初度辰  
去歲白門亡蔣詡今年東海失方干子留客死明州故鄉漸覺  
同人少吾道惟宜野死安塵世本愁天夢夢泉臺更恐  
夜漫漫遺編一半垂危錄筆墨消訖不忍看

得彭然石書信

瘴海星飛去莫攀書來猶說在人間馬嘶郊甸圓基散  
然石峰鎖關門托鉢還燈火夜聯江上艇詩題秋共粵  
西山天涯暗哭張巡淚謂別準擬開城尚有班

日間詩集

卷二 江上集

人

滄歸江上過寄訊云爲盈頭僧八月矣頃從盧

山來期余長于聚首忻悅成詩

鐘峰何意跋能登舊稱跋消息初疑尺素憑早信皈依

緣訪佛滄歸昔以訪佛爲天然但存血氣總爲僧相期

增寺尋方丈怕過鍾山望 孝陵來往吾廬江上近扁

舟底事興難乘

塘上松

我家塘上古松樹左擎右攫虬龍怒屈幹回枝撐不高  
白晝陰陰起煙霧一夜雷擊半株死一枝奔向波心裏  
倔強力與雷霆爭倉皇渴飲池中水從此摧殘偃蓋枝

偏枯側出轉稱奇水中松影兩相映搖曳鬚髯雙龍矯  
我欲搗亭倚松下東面臨池最瀟灑若熱欲學春海聲  
客睡長愁松子打不然池東起小樓疎枝細葉交牀頭  
畫長無事欹枕臥耳邊風雨聲展展天意復覆焉可保  
人事感應殊難曉我兄于樹不關情絕命之刻松亦倒  
象兄若士歿時松無故倒虎倒龍顛委池側枝柯偃蹇用不得我歸  
但見根槎枒徘徊欲過淚霑臆我去天南十一年夜夜  
夢到小池邊即今茅屋何處著辜負松風夢可憐

許岩公復入雙溪舊址結廬乞書容膝兩字

卜築依初地溪聲舊厭塵間閤秦火後人物漢陰餘  
田間舊集卷二上上集九

與市喧接自然靜者居南窗容膝處老筆爲君書

薛荔行

牆邊老樹久枯槁苦遭薛荔纏未了薛荔自矜得所依  
寧顧他時此樹倒可憐老樹空槎枒薛荔爲葉花爲花  
春時不省花葉假老樹依舊有光華老樹薛荔還相得  
令人却憶侯門客將軍聲勢最可攀幕下文章寧足惜  
將軍勢去豈長尊老樹枝枯不久存此生依附終難恃  
好認從來自本根

桂花下獨酌醉成

我家西園桂樹大樹下能容百人坐花開十里爭聞香

花落數尺隨人臥惟有此株顏色丹言是仙種出廣寒  
紫玉爲枝赤金蕊葉如青葢浮雲端我思搗閨名月窟  
當樹開窗圓如月碧紗映處樹影明玉宇晶時天香發  
卽今無聞亦自好金粟滿地不須掃我來獨酌無人斟  
三杯徑醉花上倒此時月出人來稀月光照見花滿衣  
夜淡或有嫦娥至乞得長生藥始歸

中秋月食

秋月圓如此爭言永夜晴人間誇盛滿天道有虧盈漸  
看輪將盡還疑魄未生徘徊欲誰待且臥聽雞鳴

同方爾止李仲山童稚公舍姪康裕集孫不害

田間舊集卷二上上集九

宅聆誦佳句鏗爾有聲寧成以志傾倒

縱隄小市饒流雲眼見孫郎最出羣向有李生稱協律  
謂附近逢諸子總能交酒杯數許山翁赴雅詠時從半

醉聞相對方千成二老詞壇此後合輪君

長河堤上同家兄舍弟口號

稻穫江村秋色闌長河水急客心寒潮流漸細魚骨密  
官路纔通酒店殘柏葉吟風紅的的蘆花吹雪白漫漫  
廿年攜手行歌地滿目淒涼掩淚看

海濱後山晚眺

湖上冬晴湖水空夕陽山色遠含情數家牛屋參差往

一葉漁初次第生月架斷崖迎面起燒連荒塚隔溪明  
遙遙大吹寒林外華子岡頭聞豹聲

力疾訪程浮槎洲居看菊

河上老翁住水涯閉門閒植一庭花自憐好事能扶病  
爲喜留人故在家檻外淺淡芙蓉爛熳籬邊高下色交加  
與君飲罷身全健臨別無辭歸路賒

踽踽策杖看花來萬朵千枝次第開  
名還憶阿僕栽吳人舊花多散  
各色今皆有之冬晴早葺淡溪屋日

曠頻斟細細杯也識注人珍惜甚醉餘莫插滿頭回

曾青葵過草堂余以足疾臥雙溪俟看花始回

相聞詩集

先寄一首

有客衝寒過草堂無端臥病滯湖鄉老兄應喜開蓬徑  
穉子能爲掃竹牀野飯莫辭蔬韭黑江籬難負菊花黃  
暫留候被遲余返且脫僧衣共把觴余與青葵  
皆僧服

送別曾青葵入楚

百粵三吳萬里經游蹤不爲大觀停曾有大母  
贈九旬難兄西

通穿秦棧今兄庭開今弟南趨過洞庭歲晚江深孤棹

遠天寒氛淨九疑青同時歸侶如相問說向心灰似管

夜歸

江上霜風吹客衣菰蒲艇子夜波歸征鴻暗叫尋行度  
野鴨齊驚破陣飛近水林巒行去失遠村燈火望中微  
犬聲出屋春聲歇知有人開竹裏扉

叢桂謠爲仲兄六十初度

桂樹叢生山之幽枝葉連卷根相蟠開花鬱若黃雲浮  
我兄讀書其下三十秋今年花開花用周舉案孟光偕  
白頭婚嫁已畢身自由有子克家饒算壽孫能學杖從  
兄游獨憐生女命不猶早歲來歸誓柏舟亦能養親甘  
旨羞舉酒屬兄兄勿憂兄飲我舞歌子誼同產者五三  
人留十年通長齒髮俾仲子長叔子十歲  
叔子長余十歲父母稟賦兄

相聞詩集

卷二

主

獨優問兄有酒當飲否云人之外誰爲傳酒酣不用悲  
楚囚我本與兄無壯猷慎勿多良招人尤頻年旱潦田  
折收攢眉嗽粥終歲愁我行萬里今歸休世態閱盡如  
蜉蝣勸兄知足閒且偷世事紛紛閉兩眸黃雞正肥新  
酒菊況復花發滿山丘明歲努力事田疇祝兄穰穰滿  
車簞河上牧豕大如牛僕有飽飯牛有芻夏白苧衣冬  
布裘衣食粗足又何求我亦花間攜小樓丹經具葉互  
較離歲歲花開一唱酬從此百年身悠悠安能離手  
歲謀

秋雨歌

老夫秋臥空牆側牆東踏碓春不歇瓦溝雨聲徹夜懸  
牀頭接漏盆滴穿宅老火稠無去處拄杖只到衙門前  
爨婦廚邊炊欲哭濕薪不著煙滿屋阿兄飽飯腹便便  
手把書卷翹足眠

稻畦已破禾浸死麻收被隴不得收水鄉望魚如望稻  
水戀又恐魚回頭已苦薪盡炊方絕況乃草爛牛無芻  
出門看雨雨不住前村買酒無船渡農夫把鉏行復歸  
洗脚檐前坐織屨

朝雲開東日出早豆棚絲絲作雨聲蘆花泥漬種不得  
田間詩集 卷二 上 上 錄 主

秋瓜時過空自生青菰黑矣非難摘小船繫井無人撿  
田家租輸腹已餓未黑掩門向燈坐小兒市上得酒還  
速坐取醉昏昏臥

秋水歎

貧家住近江水涯有田數畝皆汗邪十年種田九年浸  
古堤漸塌年年加去歲潮涸天不雨此田龜坼成焦土  
冷夏大旱秋雨通江湖判與明年同先有上神判云潮  
江湖同卯至  
來畝堤堤欲決合力扞禦傷農功捷薪下石僅能塞山  
水倒注泄不得眼見黃禾沒水底魚龍佛鬱紛來食可  
憐黃禾子離離老農照影心傷悲租船買酒入水穫酒

少口喫寒難支終日穫稻不盈畝上場打稻幾數斗稻  
黃者少青者多除還酒債竟何有況復皇天不肯晴積  
禾在場禾耳生街頭稻價日日賤此稻入市賣不行君  
不見賣稻老翁泣訴苦門外催租吏如虎

秋海棠

衰露紅猶淺映階碧已淡偏當炎夏日開向北窗陰零  
落美人淚幽芳處士心可知枝葉大容得辭苔侵

何許情根結熒熒花尚芳可憐一滴淚斷盡千秋腸泣

露珠同濕凝紅汗有香只疑牆角下啼血至今藏一名  
斷腸

花傳是情  
人淚所成

田間詩集 卷二 上 上 錄 主

錦覓

赤莖疑作莧彩色忽將舒照眼花相似煤階錦不如未  
霜誰點染當暑已蕭疎最豔無人處開門乍見初

丹黃隨意設濃澹自交加偏以秋增豔惟憑葉作花色

先鴻鴈到一名鴈妍向老翁誇又名老  
少年何處熏人眼燒

丹道士家

雞冠花

的的丹砂碎亭亭絳幘齊昂霄如覓鬪侵曉不成啼俗

豔妝村落秋光照圖畦未登花譜上獨許野人題

紛數籬下物爛熳夕陽中長夜應難叫危冠空自雄已

知形似水底事祝需翁對爾驚秋盡寧輸報曉功

水仙

莖葉盈畦短根菱與石交素華疑雪片絕豔是冰姿影  
在燈前好香惟夢醒知神清誰得似姑射耐寒時

千葉殊穠豔

宋人以千葉爲真水仙

吾憐六瓣單香中稱澹妙花

裏最清寒白映湘妃佩黃加道士冠常防酒氣逼不敢  
醉時看

贈從兄季和

耿介推吾從同堂亦罕倫遺金呼客拾時服厭人新伏  
臘三年醞晨昏百歲親水田纔數畝殊不覺家貧

田間詩集

卷二

江上集

七

田間詩集卷第二

田間詩集卷第三

江上集 起甲午至丙申

聞曼公還過白鹿山莊

嶺南又見客生還，獻歲侵寒特叩關。  
笑我無端辭瘴海，問君何意出廬山。  
故鄉天地原來客，南國功名已盡刪。  
惟有佛門堪避世，把茅長得戀慈顏。  
曼公返里為僧

寄孫豹人

未識孫郎面，看酬舍弟詩。  
豹人有詩酬梅士弟因見懷志憐吾道合，  
辭見客心悲。風氣關中厚，文章江左卑。  
騷壇憑筆削，切恐太傷時。

田間詩集 卷三 江上集

關中杜杜若，擬過訪草堂。  
訊石角崑後事，因出

山奉晤

扁舟何意問牆東，草莽長河路未通。  
吾道十年悲海內，交情半世在關中。  
出山喜趁三更月，繫櫂虛規五兩風。  
杜維舟漫訴故人生死恨，詩篇紀事恨無窮。  
事載生還集

蕪湖晚泊即事

蕪湖如此鬧，怪煞白鷗閒。  
大舶當江住，遲船入夜還。  
市喧連水上，漁火隔沙灣。  
客有詩盈篋，明晨可進關。

讀楊菴再辟詩

國門生入萬人看，夢裏還疑此會難。  
解釋未關唇舌力，

放歸豈是網羅寬，歲來歲月新推算。  
刻出圖書再辟盤，一日抵他千日過。  
及時老友共追歡。

友人述攀渡事贈俞翁卷

銀鑪聲急渡江來，火點雙扉徹夜開。  
門下健兒閒難散，壺中高士許身陪。  
酒杯判飲終難醉，藥裏交還未肯回。  
吏至知為醫士此，諒於今稱絕少當時誰。  
不自疑猜付藥囊，促其去。

酬胡翁吉甫

吾鄉雅好為長句，前輩輪君律最工。  
綵筆更于垂老健，白頭獨見此翁雄。  
步趨似得輕身術，口角猶存善謔風。  
夙昔憐才今不改，逢人為我哭途窮。

田間詩集 卷三 江上集

白門過無可師竹園

蒼苔雨過破驢羶，破寺城南獨叩關。  
松徑已經兵後毀，竹房疑向夢中還。  
霜刀新剃頭嫌冷，凍硯頻呵手未閒。  
擁被夜深談易理，與君耐可老青山。

金陵即事

秋山無樹故嶢峩，幾度支筇未忍登。  
荒路行愁逢牧馬，舊交老漸變高僧。  
鐘樓自吼南朝寺，佛塔還然半夜燈。  
莫向雨花臺北望，寒雲黯澹是鍾陵。

城郭人民迥未移，夕陽數角不勝悲。  
屋檐幾處添官瓦，石路何年踐御碑。  
祠廢已無僧樹禁，寺荒端為賜田追。

酒樓偏唱關東調誰聽秦淮舊竹枝

日落荒祠鵲亂鳴蒼苔道滑少人行爲尋鐘梵趨投寺

怕觸車塵戒入城野老善談亡國事山僧猶唾賊臣名

周雷碧血藏何處欲向墳頭哭一聲

謂周仲取雷介公

鍾山依舊有雲封宮監孤忠尚荷客報國獨存千歲蛻

護陵猶守一株松休從廢地占龍氣敢憶漢林見鹿蹤

方外小臣曾未到幾回落照哭秋峰

金陵佳麗已全非十一年來識者稀山色清秋停蟻展

人家白晝掩雙扉練總小婦排門入芳面奚見放音歸

城北酒狂還認得

謂李水

爲憐利破解寒衣

田間詩集

卷三

三

留別純水僧舍

鞋穿衲破苦霜濃開士園瓢許暫容院廢獨存三徑竹

山溪空記萬株松爐香防爐常埋火道侶無人自打鐘

此願佛天應不負任教蛛網滿龕封

白鷺洲贈胡次公

最憐開國舊諸勳休戚同時尚有君早乘賜田鄉黨笑

獨留陵屋子孫分麻蕪枕匣宣宗詔瓜覆國門公主

墳時向市曹收死友親爲裏革厝江濱

酬蔣潛伯客中

吾瘠才輩起今數蔣生奇作客長干寺思親歲暮時

文營襖被寄食省朝炊夜坐寒無酒披衣誦我詩

下山先覓汝屢破寺門霜早飯潛營光夜眠累讓牀交

游情可見

蔣千當事者頗困

僮僕色難當故里催科急期君共

整裝

蕪湖遇康小范勸余東游詩以謝之

旅食江城困壯游老友來感君腸最熱怪我志全灰客

路窮時險人情變後猜東行期屢改或擬奉追陪

泊蕪關猝遇暴客既免承史赤豹秦及生見顧

卽刻發舟不及報謁詩以見意

藥室偶然集萍蹤遽擬分甫能離虎口何意聚鸚羣多

田間詩集

卷三

四

難愁行脚薄遊特賣文風帆今夜宿相望隔江雲

返里哭何篤生

山路蹇音半歲稀誰憐垂老淚頻揮年來屈指交情盡

海內灰心吾道非得病可因長夜酒遠游爲救閻門飢

田疇草莽荆扉掩祇似中州去未歸

篤生在洛陽一夕大醉遂得病

北歸趨問維摩疾強起堅邀老友留紅稻春來炊旋熟

碧蛆傾出酒新筍却看鬚髥驚全變爲向交游說漸瘳

我去白門君厭世誰知此別是千秋

十月雪寒甚因念農者

十月風嚴老樹折漫天柳絮恣飄撇屋瓦無聲不覺飛



迴廊掠戶穿人衣手中杯滿旋欲留脚下爐寒灰已燼  
爭稱有雪兆豐年又言此是飢寒天東家有工傭不得  
餅中那得光與錢明春麥熟快一飽眼前粒光家家少

小年夜傷懷

時家兄幼  
安新喪

夜向新墳哭數聲掩門獨坐暗傷情素琴欲鼓音先盡  
春草將生夢不成折翼那堪多難日斷腸惟對白頭兄  
謂仲 三年撥火圓爐處幾度循牆尚擬行

峽山

峽山西去路初平每憶吾兄竝馬行牆角野花開撲面  
陌頭春鳥亂啼晴催殘旅夢侵晨飯聽徧塗歌徹夜聲  
田間詩集 卷三 江上集 五

十六年來無限恨寒驢獨叱不勝情

山邊草徑已成蹊野火燒餘碧未齊斷黑上關防有虎  
侵星炊飯罕聞雞酒家新占居民少市井重遷舊址迷  
人迹較稀車路淺馬蹄不濺尺淤泥

入城望龍眠書懷示左子直昆季

朝雲開處見龍眠計別茲山十六年舊館亂餘曾護竹  
高窗雨過有流泉盈頭白雪誰相識滿目青峰盡可憐  
同學弟兄存二子應留一榻與安禪

雨中同左子直子厚過陳二如呼飲二如後至

負郭雙扉轍迹新吾徒老去幾交親入門作饌呼中饋

踞榻狂歌待主人雨驟獨留元直住子厚以尊聞未獲  
兩先去阮家貧廚前鹿脯難逃算自詫公明術有神歲盤已盡  
余算廚有  
鹿脯  
果中

左氏山居感舊

郭外諸峰久見招西溪流漫雪初消趁晴不策衝泥塞  
過淺都憑隔水樵綠竹已殘僧漸護青山無禁火頻燒  
種田尚有遺民在驚我重來處處邀

餘生重作故山游枕被相期信宿留廢館墟存爲佃屋  
前灘草合改溪流把茅蓋頂初遮佛獨樹眠堤自繫牛  
惟有昔年牆外水聲聲徹夜繞牀頭

田間詩集 卷三 江上集 六

酬戴山民孝廉

二戴曾傳大小名賢書遠慰豫章城余歸至南昌  
聞山民之捷重來  
白社尋安道共向青雲哭子荆謂振  
公令弟頻頻增我老  
故人悲憤對君平多年不作雞窗夢爲爾還溪風雨情

陳同人見過

陳生久不見訪我暮春時野色寒侵骨霜毫白到眉所  
愁貧有婦自信老無兒忽上新墳哭重添孫楚悲上亡  
妻方  
安人塚痛哭失聲  
感昔時之禮待也

哭家兄幼安

靈雨淹春春不晴春晴幾日已清明酒澆新塚無人迹

庭掩靈帷少哭聲陌上農忙爭播穀枝頭鳥鬧早催耕  
野花牆角邊山路獨欠吾兄課種行

亂來早棄舊青氍毹盡平生與可憐城市十年蹤已絕

西南萬里眼空縣病因身死方知篤里以人亡始歎賢

好友夜臺先作主論心猶得慰黃泉

兄所善何篤  
生近數月歿

四十纔過已倦遊詩狂酒態一時休也聞多病偏宜壽

底事當歌不解愁入俗常防兄弟笑問田漢諱子孫謀  
臨池擬構三間屋枕被同牀願未酬

哭鑑在

吳生展轉桂林間望見寬旌尚擬攀已棄室家奔象郡

前集卷三江上集

七

竟捐骸骨葬虞山傳聞未定何時死論志原知不肯還

笑我歸爲鄉里賤餘生偷得幾年閒

景孫試周日置酒

江村松桂百年居眼見吾孫五世餘孤矢我辭歸里日  
圖書汝據睥盤初溪邊梗稻垂垂熟席上蓴蘭宛宛舒  
好注瓦盆斟麥酒弟兄相賀到田廬

園居示諸生

炎曦毒熱午偏加茅屋深憑老樹遮高枕肯輸元亮臥  
問奇虛擬子雲家溪邊潮長魚欺釣陌上風回稻見花  
長夏授徒無別課獨揮羽扇講南華

絺衣閒挂薜蘿牆新剝霜毛覺易長隱几靜聞南郭鐘  
曲肱貪納北窗涼秋前蘭苗幾時放日暮荷翻何處香  
講罷七篇吾事畢晚來攜手咏滄浪

同爾止子直不害訪瑞若山居得交字

同人有約隨魚艇獨樹逢迎見鳥巢白酒儘拚秋晚醉  
黃花肯負歲寒交池邊小閣新添檻竹裏涼亭舊蓋茅  
安得比鄰皆德友柴門來往不須敲

既送爾止子直東去獨宿不害齋中

送別同人夜斗寒老狂無伴宿江干蓬窗擁被霜風緊  
茅屋吟詩蠟炬殘螢火漸從沙脚出橘香只在菜頭乾

前集卷三江上集

八

尋山句看篇篇穩爲爾書題壁上觀

微淵明飲酒詩十二首

寄生大塊中何者爲我故譬如逆旅物暫有安足據在  
世雖百年畢竟舍之去臨去豈不戀戀亦不得住所以  
達觀人澹然隨所遇委順生死間不厭亦不慕日飲一  
杯酒可以全此趣

宣聖防酒困周易稟濡首但云不知極其辭亦無咎大  
哉二聖人未嘗斷我酒如何學佛人不許杯入手還言  
被此戒諸戒亦難守我心任自然本無戒可受方其酣  
醉時虛空一何有試問學人心有能如此否

胞中有重閭果核無完形只此中虛處萬化由之萌  
舊空無有鼓之風輒生倏仰天地間至理妙難名設有  
一物在元化豈不停吾其與萬有浩然還太清

朗鑑無藏影洪鍾無匿音忽然相值時感應不自禁感  
已隨復寂安有理可尋吾觀學道人祇求無其心心豈  
可無乎無之患轉淡惟有隨所適與之相浮沈

今晨無一事有客候我廬偶然得旨酒佐以園中蔬與  
客樹下酌酒少趣有餘客忽不肯飲問我所讀書我心  
在飲酒客意將安居即此爲大妄此妄即空除把杯還  
自問我豈亦妄與

田間詩集 卷三 江上集

九

執掌觀無妄羣動胡滿盈鄉魯矜儒術舉世無一誠鄙  
夫務貪欲志士尚聲名名欲雖有異學道同無成至人  
重適已毀譽豈足驚焉能乖天機而往徇物情逐世不  
見知庶以遂此生

大道曰希夷至德稱簡易焉知天地心吾心是者是陋  
彼鈞玄人昧然求其異我於世無取亦復無庸棄起居  
任運游遷化依時至以此日用心而心無一事自顧多  
閒暇終日陶然醉

芸芸萬物化各各復其根其根果何有出入豈有門聖  
人推太極毋乃荒唐言吾生本無受歿去亦無存于中

何所見而辨明與昏不如隨衆人與之同渾渾

人生求有道仁義固其端吾不知仁義惟求心所安仲  
尼困陳蔡微服亦不難登壇却萊夷鋒刀還相干豈不  
惜軀命道在志以禪吁嗟係身語徒爲後世寬

端居玩蕃變爛熳同一仁生理無端倪諦觀皆至神息  
息相灌輸寧隔我與人于中忽分別謂若有此身此身  
一以累骨月不見親安得返無始同游六合春

有客同栖止意趣不相若一客終夕夢一客終夕覺覺  
夢更相笑不知何者樂惟有大覺人心知夢所作顛倒  
夢境中自云得解脫

田間詩集 卷三 江上集

十

古稱好飲酒其人皆大賢往往有所託遂以飲酒傳我  
獨何爲者得飲即歡然我若不痛飲恐負此中天天今  
安在哉蒼蒼形正圓去我不甚遠可以相周旋

方貞述先生輓章

蛟臺夜見大星沈淚灑縱江聽訃音白首羣編三世學  
青山木榻一生心憶開笑口談佳夢獨向私交示苦吟  
雅志未酬賻恨歿九原終是國恩深

曹山孝子已披緇還著麻衣哭總帷絕學誰傳康節易  
先生易學 斷腸難讀放翁詩 詩有示兒絕句先 貧來鄉  
宗邵子 生每讀之失聲

里猶疑假疾向交親忽似癡碩果晨星零落盡普天麻

得幾人悲

老梅行示二何生

牆頭老梅漸欲斜柯半死留槎柯枝條即存生意少  
天陰慘澹寒無花堂上書生頭半白巡檐不語空咨嗟  
西園古樹昔所見突兀朽株餘一片歲晚枯槁著枝短  
孤花點點綴如微可憐此樹正芳菲冷蕊疎枝復誰羨  
此樹花發照江濱澹月濃星相映奇半夜草堂窗欲曉  
東風吹折白離離三十年來竟寂莫偃蹇西園同朽姿  
何生相遇苦不早乘興看花花已老芒鞋漢雪不知寒  
凭軒惆悵當年好冬已盡矣春將回露邊樹樹足徘徊  
相補善集 卷三 江上集 七

白鹿山中酬周農父

自失揚州史相亡幕中遺事語淒涼那知虎穴他生夢  
還其龍山雨夜牀酒後不眠真老態劫餘未死是癡腸  
可憐高興多年盡獨有詩成興故狂

吾徒落落少交親老友逢迎涕笑真虎口竝憐經萬死  
雞壇剛可剩三人白頭見面休驚瘦赤脚還鄉賴得貧  
近喜合明倡絕學謂學同參莫負再生身

不擇地同無可師夜坐

露下久不坐談淡侍者疑螢尋經案照蟲與客牀移破

戒編書日傷心見性時靜中一滴淚未許俗禪知

得沈耕蠟口信兼問無可師近狀

微君栖隱處近說在黃山老友尋難見全家去不還  
言傳世外無字落人間欲問真僧法爲圓未得閒

暑夜聽兄子謙祐彈琴

松窗人不寐中有素琴聲暗久疑絃脆彈疎似指生不  
知心已靜惟覺暑都清聽罷月初上草蛩依舊鳴

石公子

三原石映昆進士客死江上殯於鱗魚  
背蓮花菴令兄仲昭適年吾邑其公子  
遠來見問因爲指示其處北聞尚未親往但  
近吏一行恐反以追尋成委棄也詩以促之

遠聞公子至掩淚出山阿旅櫬十年滯江程兩日多定  
須詢父老或恐委風波獨遣吏人去徘徊意謂何

夏夜雷雨不寐

瓦溝通夜注農父眼常開電火穿窗去雷車碾地迴漸  
聞奔浪至疑是拔江來已分湖田沒波濤底用催

夏日雨後

好雨從風至炎蒸一以清雷車驅漸遠雲氣斷猶行蟬  
劇林乾栗蛙矜草露鳴同時遭汝聒聽去各爲情

寄懷楊菴五寸

先朝黨禍稱多士遲暮同心尚幾人令族徵君成大隱  
謂眉吾家御史是名臣謂開青天臥對滄江老卓帽如

看白髮新出處參差餘四子歲寒那得不交親

曾衝虎穴等閒還初度嘉辰劇可憐時事漫勞函史記  
新詩不用船商傳閉門草市知非日洗硯清江學易年  
老友山中聊寄訊近來參得伏羲禪

夜

直覺貧居好無煩夢寐驚鳥栖巢不定難鼓翅難鳴山  
鬼喚鳴鼎土人衝虎行詩成思脫棄那得到天明

別孫不害途中有懷

出街別孫楚驢背獨成眠客影瘦殘照人聲喧渡船魚  
罾爭開口牛路指墟煙念爾柴關掩初抄秋水篇

和謝壽集

卷三 江上集

縣門行

縣門朝開官不出昨夜大盜進官屋健兒被傷公子死  
衙外知更衙裏哭機陽臨水萬餘家公然船過彈琵琶  
縣上差兵親認得鳴鑼捉賊通街譁家家揭竿闌江口  
船到江口誰能守弓箭在手刀在腰一夫上岸千夫走  
差兵晝夜尾船行獲之乃是旗下兵可憐冤煞城中人  
嚴刑至死無一聲旗下兵來不敢鎖當堂揖官對官坐  
官免殺傷已有恩明日同官赴轅門移文調取軍前用  
臨去傳言謝官送

秋夜宿秋風閣示瑤星

竹樹深藏小閣偏先生栖隱自何年黃精好當三冬飯  
卓帽難禁九月天燈檠長于呼買酒窗明通夜照安禪  
清聲驟起繩牀下知在高松頂上眠

松風閣雨中醉歌

松風閣上雨昏昏松風閣下長閉門有時光盡炊不舉  
朝惟一飯夕無殮行汲客爲舊刺史貧薪人亦前王孫  
鍋中只有兩人粥減餐留我閣上宿閣上書生出未歸  
案頭萬卷與我讀連日陰暝晝不開解衣下山押酒來  
把酒勸君我先醉醉便臥倒無人推松風颯颯吹欲醒  
半醒半醉心魂驚恍惚乘舟泛東海耳邊澎湃奔濤聲

和謝壽集

卷三 江上集

乘舟直到三山上仙人招飲再三讓飲我一杯醉不勝  
玉女堅持不肯放洪崖浮丘皆在坐我獨逃席飄然墮  
身歸聽得松風吹夢回依舊閣上臥閣上蕭蕭雨點愁  
悔辭美酒離瀛洲夢中重泛濤聲去料是仙人席未收  
閣上對雨有作

雨壓松濤萬壑鳴窗昏不辨午鐘聲破山路狹崩將斷  
荒塚蹊侵踏欲平新剝白頭蒙被坐耐寒赤脚化齋行  
老僧定起爐灰冷可有詩成徹骨清

冬夜雨花臺步月小飲

早臥天寒夢不成清輝起我踏霜行酒因偶酌忽然醉

月爲窮愁特地明  
煇火焚隨市氣  
隱城煙白與暮潮  
冰輪徧界無人見  
獨上峰頭嘯一聲

暮雨示澹寧

小樓淡坐雨中尊  
戶外煙埋老樹村  
酒店下山難著展  
鄰菴分汲與開門  
霜鐘杵細更初起  
佛案香遲晝已昏  
三尺奚奴留不住  
可憐炊飯累王孫

小奴  
新逃

臥雪懷瑤星江上

高窗午曉雪漫漫  
怪得繩牀徹夜寒  
衲覆且圖伸脚臥  
簾開未敢出頭看  
千株老樹迎風白  
六出奇花夾雨殘  
獨念主人江上去  
泊船何處釣魚灘

由問詩集 卷三 江上集

同三一上人客胡氏草廬

草廬秋老蔓瓜藤  
籬落稀疏疎夜吐  
銚鉢袋喜逢行脚伴  
繩牀長坐有鬚僧  
君從筆墨求安隱  
我借圖書演大乘  
三教總來無一字  
何妨慧業與年增

三一上人雪竹歌

長鬚上人髮盡禿  
與我共栖江頭屋  
今晨洗硯向江流  
爲我開窗寫雪竹  
竹竿著雪爭低垂  
拂檻無聲相亞枝  
葉上離離雪不動  
普天凍合無風吹  
竹下崑峨千年石  
雪光照耀同一白  
雙眼迷茫認不清  
森森冷氣遙相迫  
上人畫雪果奇絕  
淺淡遠近能分別  
揮毫潑墨煙雲流

墨不到處卽爲雪  
上人曾無一點塵  
竹石爲骨雪爲神  
本來無限蕭疎意  
筆下淋漓寫向人  
旁觀噴噴皆稱善  
那知君自呈生面  
別後攜歸挂草堂  
與君千里常相見

胡星卿六十壽詩

勳戚飄零徧兩京  
君家兄弟最知名  
俠腸世已傾難弟  
雅量吾尤醉老兄  
陵屋分多須別構  
墓田租少欲躬耕  
郭門蹤迹多年斷  
不見羊駝滿帝城

公主墳邊課婢鉏  
先生生計未全疎  
朝應莊戶看分菜  
夜叩漁家約打魚  
吟到板橋潮落處  
醉聞江岸雁來初  
紙窗燈火茅檐裏  
坐聽兒孫讀父書

由問詩集 卷三 江上集

五柳成陰菊有花  
柴門疊酒傷天涯  
青山滿目人空老  
白法窮年髮未華  
戶外草盈高士屢  
溪邊鄰指故侯家  
祝君擬薦安期棗  
豈勝東陵五色瓜

酬介丘上人

竹爐灰暖罷焚香  
擁被支離不下牀  
多病難趺雙膝坐  
同年早占一頭霜  
番僧挂鉢私傳藥  
寶璫當軒屢放光  
牛糞火中黃獨熟  
肯收涕爲俗人忙

過友蒼精舍

老去投閒別院居  
松窗芋火卽吾廬  
舊游數問燕京事  
好友常通遼海書  
對客添爐灰陷後  
冒寒洗鉢菜香初

年來丈室無長物，柴光蕭然轉自如。

臥病長于酬何敬輿太史

頭白飄零祇自傷，故人宦後也淒涼。  
交情歷盡難忘舊，色界空來獨悼亡。  
圖籍可憐前代賜，羽衣爭目老僧裝。  
原來學士休官早，還是狂奴昔日狂。  
老去耽吟句，癩工飢集豈盡爲詩窮。  
談經決定人難聽，托鉢長防路未通。  
門掩舊京秋色裏，藥香破寺雨聲中。  
與君共有傷心事，貧病傷心更不同。

雨花臺送余大微之永年署

酒散高樓夕照殘，送君滿地葉聲乾。  
僧栖白下秋添瘦，舟過黃河月苦寒。  
官舍夜長初共被，江程米熟好加餐。  
前途候吏邊淮見，不似頻年行路難。

張家海石歌

君不見陳家園裏張家石，高可一尋圍五尺，有如摧倒枯松株。  
龍鱗劍落蒼苔蝕，蒼苔剔淨孔紛紛，細看迺是波濤紋。  
當時遠從東海至，到今人說張將軍。將軍一門好文采，夜巡海上見光怪。  
入島尋知石有光，采石直用戈船載。戈船泛海入江來，金陵城門夜半開。  
萬里遶出蛟龍窟，千夫輦向鳳皇臺。將軍園在鳳游里，石到園中扶不起。  
卽今橫臥小亭前，可憐將軍血戰死。君家父子

皆好奇，每談浮海動，鬚眉圓。館已爲他人有，獨留此石無人移。  
張家園實石不賣，園更幾主石猶在。我來懷古欽英風，不見將軍見石拜。

酬方摺公民部

舊游意氣已全新，野性惟宜老友親。  
待客近情爲客久，治家有法起家貧。  
纔貌白髮先辭祿，自出紅塵不見人。  
破衲所需容膝地，可堪晨夕作比鄰。  
門掩城隅向夕陰，狂奴索醉動追尋。  
閒教歌舞新翻曲，緩搗園亭足用心。  
禮法疎因同學早，宦情冷是讀書深。  
最憐垂老生英物，纔識之無繞膝吟。

贈謝詩集

卷三

江上

送梅杓司回宣城并問君謨

霜天凍滑小橋驢，送汝衝寒返舊廬。  
蕭寺冬殘爲客日，梅亭月上到家初。  
道衰徧地難行脚，游倦歸山好著書。  
借問君謨湯處士，薨罌瓦鉢興何如。

冬至夜同介丘友蒼陪虞山翁禮埜卽事

癸公禮埜日初長，佛號魚聲夜繞廊。  
月出殷東清梵冷，霜侵臺上戒衣香。  
多生緣共依三寶，未死心還待一陽。  
不是虞山真願力，宵談爭見白毫光。  
是夜彷彿有光

六朝松石歌

祿光堂前有古松，年深五鬣陰不濃。  
玉麟犀甲脫落盡，

白如蜿蜒蛇骨龍松下峨峨石高揭松根石色無分別  
石上鐫字記六朝六朝到今千載遙塵尾風流長已矣  
堅貞潔白還相亞松石由來質本同此石定是此松化  
松山後爲青門宋丞子孫至今守去年大樹軍前需  
不爲石更爲松處顧松盡化松根石復恐秦人更香藉  
鞭驅

寄題步菴補山堂

菴菴家在洞庭灣漁子鵬羣共往還赤土但留歸計卷  
由開書卷來  
菴中遙見屋三間潮煙四散橫山白水竹秋寒滿月班  
直北諸山無可盡畫圖應補點蒼山

示同寓李生

家在星江久不歸兩年荒寺與相依談詩雨夜燈花結  
得句秋山柿葉飛酒店動邀高士醉寒天出借老僧衣  
爲憐多病辭交價未到黃昏即掩扉



田間詩集卷第四

江上集 起丁酉止戊戌

寄周農父

鬱鬱青松姿自植南山巔上有嵯巖石下有潺湲泉終年冒霜雪朝夕含雲煙檜樹亦挺生不受蔓草纏數與雷霆鬪摧折充其顛根幹本不殊榮枯胡相懸可憐石上根屈曲還釣連我與農父交二十有六年文部西京後詩稱建安前子學通天術數無不研上書報罷歸投筆從戎旃督師在江北惟子與周旋豈意揚州破空有襟血淚我遭黨錮禍妻子沈淪隔十年一還鄉相見

田間詩集

卷四

上

贈何玉成七十初度

角里先生不入城吾鄉大隱少知名十年所見多興廢兩姓今存幾弟兄劫後茅齋堪抱膝老來弱女倍鍾情有時策蹇僮前引只過溪邊數里行

盛年爭羨玉為人君為吾姊大行竹馬追隨記未真往日諸郎誰更在吾家羣從已全貧厭聽近事惟談舊懶著時衣不製新我是餘生君七十自今來往莫辭頻

田家苦

老夫生計苦疎懶學稼東臯擬自供登謂歲豐偏乏食可知穀賤最傷農埽倉不補衙前費減糶權酬無下備為語家人休悵恨晚禾或穀一冬春辛苦莊翁已半年自興東作廢朝眠調停力僕私加酒護惜耕牛少種田烏鴉儘完村店債青苗先抵富家錢獨憐開柵雞初飽絛絛換官鹽向市塵

田間詩集

卷四

上

陰晴不定屢妨功辜負人家望歲豐稻已登場淋驟雨禾纔垂粒損東風欲薪老樹寬炊婦許製寒衣勸牧童尚有水田難得穫租船索酒費無窮

餐飯親同襪襖羣沿溪植杖看耕耘鄰丁倩得先為禮頑僕央多轉不勤農到老時求始約事因誤後弊纔聞近來納課餘無幾田主還勞屢畝分

歷年耕稼付兒曹底事關心自取勞病裏託僧尋草藥窮來賒酒向新槽債多難善迎門對光賤奴思棄主逃自種南臯三畝豆鉏荒蒿長尺餘高

卒歲無糧且莫愁糶輪官稅免征求急投光店憑虧價

倍入錢家不肯收，暗地託人沽小婢。鄰居引客看耕牛，明年決是餘田去。還挂蒲團事遠游。

孤螢篇

江村六月夜將秋，乍有乍無螢火流。初出井闌飛不起，漸尋檐戶去還留。去留不定隨風度，忽上簾旌脈脈駐。弄影疑窺竹裏星，含情似少草間露。草間露少光不融，却憶當年爛熳叢。讀書共映匡生卷，照院同輝隋帝宮。祇今寂寞自明滅，耿耿丹衷應有血。烟燿何曾借壁光，淒涼不肯因人熱。莫笑孤螢燄最微，穿簾入幙有光輝。能臨錦軸窺銀字，還拂瑤琴見玉徽。窗裏佳人發長歎，湘間詩集

湘間詩集

卷四 江上集

姑山草堂詩

秦淮九月天氣涼，江鴈初飛菊有芳。徐生旅館湛清觴，夜淡酒罷燈猶張。雪乳細撥聞澹香，草根滴露啼寒蟬。展出筆墨精且良，要我寄題姑山莊。姑山老屋百年荒，兵火經過樹未傷。薜荔裊裊網古牆，人煙淡處橘柚黃。中有幽塢構草堂，柴扉松竹森成行。先世圖籍此中藏，山頭怪石勢低昂。見者叱之疑爲羊，麻姑仙迹事渺茫。

鐘鼓不擊餘鏗鏘，東有大湖水汪洋。沈麻諸子宅其傍，暇時過從一葦航。有書有友死可忘，胡爲棄茲山水鄉。賃居蔬圃春無糧，應門老僕鬚全蒼。終日街頭走欲僵，勸君早整還山裝。妻孥天寒遙相望，埽除苔蘚開竹房。架有卷軸芻有漿，召君好友讀且嘗。縱君談笑無所防，我亦有盧樅水陽桂。花松子秋滿牀，催科驅走來四方。閉門有志不得將，君家稍足歸無妨。逋君詩債今當償，作詩勸君歸計長。

題其上

方楷公再舉子有獻繡簾作三鳳圖索余長歌

湘間詩集

卷四 江上集

吾友繡山方司徒，老來福慶天所扶。行年五十棄官職，渥窪初產汗血駒。卽今五歲再舉子，膝下頓有雙明珠。高堂陸離簾影動，誰爲織此三鳳圖。簾裏兒啼簾外笑，湯餅召客相歡娛。咄哉司徒真丈夫，今何羅列昔何孤。昔困飢寒趨路隅，今坐華屋嘈笙竿。滿堂歌舞氣奔走，天下不得輕寒儒。造物賦分本有限，早歲榮者晚必枯。方子當年久寂莫，到今晚節纔芬敷。豐頤大穎偉哉軀，相者謂君有四雛。此圖缺一不用補，日中還有三足烏。圖中畫一日鶴，方子從此累不淺。老作牛馬兒孫驅，我比方子早白鬚。有子生孫魯而愚，男大憑婚女憑嫁。不游五岳

胡爲乎我不作君只作吾若擬向平君還輸更過廿年  
婚始畢我在嵩山頂上呼

胡星卿茅屋歌

白鷺洲接大江濱牧馬兒來動成羣先生避世何處去  
合家住近公主墳茅屋三間倚墳脚門戶欹斜草繩縛  
離外時聞樵婦喧樹下每有漁船泊先生田無二石租  
餬口祇賴青囊書星卿精堪輿術春溪婦子競鉏菜水落弟兄  
公養魚可憐茅屋多年破五柳陰中留客坐風雨淹旬  
不出門先生高臥舉家餓先生本是公主孫當年駙馬  
最承恩駙象門西起府第至今基址宛然存府基荒去  
田間舊集  
卷四江上集  
墳園冷細竹寒花空滿嶺洗菜猶傳金水橋灌畦爭汲  
琉璃井東川戰功晚始酬駙馬還蒙少主優靖難師來  
家已破子孫旋失東川侯奪得猶加主國號上書乞恩  
無不報下降聞在高帝年間安尚觀英宗詔詔書累朝  
墨有光龍賡寶篆枕中藏主家法物一朝盡撲素惟留  
駙馬林駙馬之牀樸如此想見國初俗不侈當時賜出  
椒房官如今鎖在茅屋裏茅屋相看幾度春終年抱膝  
不知貧叩門半是先朝爵失路時憐帝室親先朝帝室  
復誰在茅屋栖遲人勿怪君不見開平王後懷遠侯妻  
子負薪身種菜

湖孰種菜歌

金陵城東湖孰村中有隱者開平孫通侯甲第今已矣  
意氣豪華無復存開平去今凡幾代五王之後惟君在  
往昔爭言青門瓜如今獨數湖孰菜問誰種菜滿畦新  
一家生計只三人終歲把鉏菜畦裏婦能炊飯兒負薪  
爲君婦亦太辛苦嬌貴當年難比數翟璠賜出小侯妻  
珠翠裹成上公女都人猶記嫁時裝如雲委腰爛生光  
臺前照鏡輪梳髻梁上熏衣派管香一朝散去竟何有  
相對惟餘雙白首早從府內厭笙歌還向村中操井臼  
村中井臼倚柴扉賣菜還愁終歲飢夜長不肯燃薪坐  
田間舊集  
卷四江上集  
十指侵寒綻故衣東川子孫公主裔妻孥行汲心常媿  
聞說君婦盡傷情無心更擬求奴婢

蕭伯闇河亭有作

水屋依城畫掩門經旬木榻上潮痕同胞薄宦成兄志  
合室長飢報國恩多病餘年休斷酒新聞時事莫談言  
平生交誼兼師表爲爾家庭古道存

贈朱七處

城南白髮老頭陀菜甲畦中掩薜蘿穩著僧衣官不禁  
閒談往事難偏多避人索畫侵晨出許我尋花傍晚過  
赤脚抱孫看水漲憑他醉尉往來訶

同 无忝有懷坐徐氏水 憶石夥友蒼

兩師東去

城南虛閣敞江湄客到炎天水漲時臥柳巧遮亭午過  
歸舟橫任晚風吹持齋慣設名僧榻即景能生高士詩  
只在此中閒半日贏他行脚兩禪師

塞虹橋看水中塔影

長干塔火蘊城隈影落橋東波倒迴點點曙星銀海燦  
層層寶樹渚宮開直疑蚌吐千珠見忽訝龍銜萬燭來  
不是燃犀通夜照江神水族漫驚猜

湯聖弘招同嘉樹有懷飲雨花臺共用秋字

田間詩集

卷四

江上集

每眺荒臺動客愁白頭況是此時游山因樹滌奇纔見  
江以潮撐定不流樓閣迴添雙闕恨丹青空染六朝秋  
登高賦屬諸君事笑我逢場強唱酬

蔣潛伯試罷約共舟東去聞警輒止示潛伯

客途長困在秋天同事多時覺汝賢卽防變化辭吾黨  
猶喜窮愁似去年建業雨聲添酒債台州兵信阻江船  
知君未盡扁舟興我自衰顏不敢前

同介丘友蒼訪王元倬

老去君公志不回多年避世在城隈歲寒得伴添生意  
時異憑人溺死灰謝客慣稱山寺去叩門親爲老僧開

霜天凍合柴桑路除却緇流若箇來

同友公介公過袁令昭茶話

拄杖城西叩竹門蠟梅一樹照黃昏隨時蔬果因僧設  
垂老清商逐部翻玉樹聞聲悲建業旗亭賭勝說開元  
道人解得陰陽理律呂從君仔細論

與石溪閒坐喜雪藏法師自祖堂至

閒對香爐坐撥灰祖堂山上老僧來看經萬卷頭全白  
說法多年口未開乍接威儀增氣象驚傳大衆禮塵埃  
與人欲去頻分付爲待天和雪霽回

同介丘曝背因偕友蒼赴陳伯璣齋

田間詩集

卷四

江上集

繩牀僵凍夜難過曝背檐前體漸和忽與赴齋來舍衛  
便因問疾勘維摩小橋防滑霜華厚一路頻休老態多  
行去人稱三佛子禪心不死更如何

贈旭初上人

吾友王元倬高風我所師不與時輩交甘爲流俗欺亦  
有胡星卿閉門江水潛足迹不入城舉家終歲飢二子  
慎游處獨與師追隨安知吾師德觀其友可知師窮大  
乘法世典無不窺六書學更精難字不復疑所以博雅  
士時時來問奇授徒荒寺側還爲蒙師咄師性太疾惡  
孤癖不可移語及忠與孝喜色溢兩眉年年先帝忌野

哭冬青枝同心有數子相對涕泗垂以茲笑遠公蓮社  
趣何卑元亮生在今求入應恐遲今年師六十正是還  
山期山中何所供猶餘霜後葵同來祝師者皆是周子  
遺願師闢大法天人所共推披衣坐曲肱師笑而不爲  
但辦犁與鉏叱牛耕荒苗

遇柳雲禪師

閩海風波不可思與君留得老頭皮殘年只合相依住  
君賣丹青我賣詩

長干寺走筆謝曹梁甫送光

賣賦營炊價漸微今晨已辦典寒衣可知仁祖真相念  
相問書集

算定修齡此日飢

南陔壁上有范車管榻謝髮鄭心八字各系一

詩以詠其志

粲也萊蕪孫忽焉暗不語終身寢柴車誓勿踐其土丈  
人徒步歸濯足長江潯

南陔有斗室列坐盈高賢子魚亦不薦徵車亦不前何  
事早帽翁著膝榻爲穿

于陵漢遺民羊裘去何速皋羽非比倫還向釣臺與踰  
髮空有心遺集其誰讀

志士心已灰鄙夫心竟死如何井中函以心名其史學

道求無心問君何者是

宿南陔齋頭

白門栖泊近三年曾向高齋兩度眠檻外井溫冬至節  
階前梧碧歲寒天慙余學道心難死看汝傷時淚欲懸  
容易竹牀通夜話交游亂去幾人全

長干增歌

長干古寺嘉浮圖莊嚴妙麗天下無番僧望見遙作禮  
鼓舞贊歎相歡娛塢上燈火終年點塢下梵誦千人俱  
僧徒屢見燈光放亦有佛像現須臾我聞夜半金輪叫  
風吹銀鐺聲鳴鳴戊戌正月雷火擊似有怪物爲雷驅  
日間書集

卷四江上集

起自殿脚至增頂爪痕直上西一隅明朝比丘募脩造  
樹旗開簿請樂輸工師科費居士敏約略萬金恐不敷  
層梯累架市相直此架亦須木千株旁有五人顏之笑  
笑此工師才皆奴比丘失色工師怒大衆亦怪言矯誣  
五人言罷緣塢上便捷不異猿與狙更有長木橫絕頂  
撒手其上往來趨木頭著斧論工取工能取者吾爲徒  
工師見之敲指退斧旋入手萬衆呼下來隨受大衆請  
但索飽飯無所需琉璃甍上甍五色掘出未有尺寸殊  
先脩一級至九級攀躋上下如坦途九級去地將百丈  
高鳥奮飛或難踰倒挂檐際補檐雷觀者恍惚神色徂

半空遙聞人語笑士女瞻仰傾通都縣官惡之謂賊衆  
捉來堂上皆至愚城中大戶素所習未聞膽氣如此處  
塢工十日亦已竣通算所費何區區塢廟廢興有天意  
虛空應仗神明扶君不見鐵塢寺裏老髡來煎湯上洗  
金葫蘆

卜居西街

西街市冷似村墟爲聽兒曹此卜居流水一灣沿小徑  
過橋幾步卽吾廬餅因酒盡留儲粟圃待花稀改種蔬  
頃想炎天門盡閉北窗臥起讀丹書

板屋荆扉半欲殘梧陰入夏覆窗寒親除礙瓦藤千尺  
田間詩集

獨護穿階竹數竿好客來多頻缺坐新蔬炊熟苦無盤  
朝飢賴得鄰僧光欲乞朱門一飯難

懷左夏子戴山民導及姚經三孫啗公方山公

漢臣諸子丁酉夏約余談易城北

吾衰人共棄講易是生涯暫入華陰市爭迎處士車鬼

詩姚合註統經三方梧月戴逵家道院談經處秋來幾

點花

西閣過新雨招攜有左思尊開罷講後談妙納涼時小

戴偏傾耳季方亦解頤所居孫楚遠常是罰來遲

城北人嗤少家家負郭居素心多比屋客膝卽吾廬送

客同國韻緘關互借書故鄉新光賤酒價近何如  
長干游竟滯吳會興難乘妙悟思吾黨浮名謾老僧漸  
寒爲客喻多病逐旬增怕見江天晚新亭久不登

沈天士舉子索詩卽事書示

長干二月春氣融桃花李花相映紅游人踏花路路通

沈生獨坐心忡忡有兄聲名謀江東虛名被陷囹圄中

桎梏貫肘械被躬還聞賦詩哀故宮仰看天意非朦朧

白日不照幽篁叢弟也叫天天豈冀清明歸鴈乘北風

念兄失侶如孤鴻安得接翅排遠空夜眠不夢夢維熊

占君喜氣眉間充朝聞生子果得雄大兒五歲儼成童

日間詩集

朱日紅

三

生時值兄初出籠癸巳秋事丹穴產子龍鳥神此事感應若

相蒙佩君金錯刀玲瓏君不作公子孫公湯餅召客毋

匆匆待兄出獄飲如虹阿兄再醉詩更工癸巳秋出獄有再醉詩

弧以苞桑矢以蓬泥飲累月興不墮勿言臣等殊無功

贈方士先山人

高座春淡一徑偏山翁息影此多年曾從父戰窺方略

竟令兒髡事老禪術祕爲防時輩學酒酣長枕吳書眼

圯橋倚徧無人授要等與劉孺子傳

卜居西街酬播公次德省齋見過

西街老屋買來破移居此地無人過終日緘關不出門

市井小兒欺我懷今日老友城中來置酒臨階就花坐  
司徒雅量吾不如二難不飲與有餘留君久坐無他意  
要使門停長者車

長壽菴釋耶上人索句

微廬在南郊吾亦偶然寓賴得素心人時時一散步  
舍老比丘久得靜中趣白晝閉雙扉經旬或一遇時有  
磬聲聞知是幽人住我來爲啓關佛案香初炷庭階淨  
如拭涕唾時恐誤浣濯白氎衣皎若霜雪素楚楚羅經  
書似未觸手汚耽潔既以癖索處遂成痼我性本疎放  
脩整時復慕矜持只須臾少焉還我故恣意閱簡編狼  
藉君當恕

題曾氏八卦圖

必義作八卦天地祕以宜老少有定位向時何儼然文  
王老多事從而爲倒顛其體本不動其用乃如環譬如  
矩有方規之化爲圓莊子得圓旨邵子發微言乃知環  
中趣實義本非玄請觀周世易卦莫尊於乾六爻以龍  
稱其初卽爲潛神龍不見首豈必長在淵可憐遁甲書  
徒令兵家傳自此八卦作千古用後天我友曾哲後學  
湯積有年出處無成心與世相推遷有同炙殺輟莫復  
測其端垂老畫此圖以當自壽篇我亦學易者執志苦

拘牽藏身術數中餬口無粥餽顧謂我知易長與我同  
旋會須毀八卦相見未晝先

送一靈出關尋剩公

遂汝出關去江城春欲闌計程萬里外惜別一年寬勿  
以天南熱還欺塞北寒鉢囊俱寄此太覺客裝單  
剩公吾不識高躅舊京傳忽醒羅浮夢來參鐵嶺禪  
難師友談去住弟兄賢留其弟迎阿字幾時到多君攜  
手還阿字亦尋先出關

送兄子廉裕及兒子濟祖回里

久無兒女戀此別覺依依遠路慳童僕炎天尚袷衣莫  
負行旅速須趁光船歸寂莫西街屋從今獨掩扉

寄舍姪扶升索先世遺稿

未有龍眠集遺詩且盡編表章繁我任詞賦況家傳亂  
日書多散衰門汝最賢柳溪存稿否試檢白雲篇扶升先集  
白雲篇皆遺稿

移居南郊

租得橋西宅欹斜只兩間窗平秋後草楊對雨中山賓  
客應難到吾人不易閒雙扉臨市井無事盡常閑  
郊居疑太僻所恃是長貧牛馬憑呼我居沽可結鄰圖  
規先定業僮約與供薪時恐門前指此中尚有人

竟少容身地入山未敢淡苟全梅尉志晦迹伯休心老  
罷千秋業閒餘二仲尋詩名藏不得傳出有知音  
戶牖迎朝旭高眠奈我何牛車村市少魚網板橋多斷  
續煙邊柳離披水面荷竹間有老友擁被數相過  
城居吾不樂生長在田家飯雜菰爲粥盤腥菜有鮓定  
須求竹種且漸縛籬遮預想朱明候開軒看藕花  
僮僕出門早晨興自掃除所求清我眼何必定吾廬客  
至難尋酒人貧恃種蔬有錢無可費合是老怪居

同陳昌箕杜蒼略閒步因訪星卿草堂待月歸

途有作

已聞青集

卷四

七

江郊騁步野人居豆架瓜棚暗草廬近席湖平鳴急鷓  
背檐月上白前墟竹聲夾路秋深夜荷氣侵街露下初  
分手過橋新得句到家無火映階書

朱子孫別去有懷

嘉禾亂後信全稀忽過南村叩板扉笑汝纔完婚嫁債  
勸余莫著水田衣雨淹墟寺花無賴湖退鄉蟹正肥  
去日行裝知掠奪丹陽何計買舟歸

次韻荅陳昌箕見贈之作二首

來往城南意獨傷逢君鶴髮語斜陽同時鹽玷知交少  
合算公車道路長

陳以辛酉登賢書上公車十三次矣

禮瑜尚有吳歲月

凭高無復漢封疆酒杯詩卷通宵興跋扈飛揚議汝強  
閩江風物總堪傷幾度吞聲哭孟陽

謂令兄道常

藥裏滿牀

書籍亂酒杯留客嘯歌長別來郊邑多新壘夢裏山川  
是舊疆君到延平詢故吏先朝從事項誰強

慧音寺尋密傳禪師

一徑斜穿古檜陰長廊畫暗碧苔深閉門不省秋光好  
獨對爐香自看心

少年白下舊詩僧忽棄詞林學大乘鄰院小師尋入社  
不知名已上傳燈

訪木平上人所居一茅是長干絕頂

田間詩集

卷四

七

絕頂孤扉畫不開望中煙樹隱樓臺有時雨久炊常斷  
居士敲門送朶來

送與安上人之越

越中佛寺徧千峰何處叢林不可容近日能詩隨付法  
漫勞枯坐悟南宗

鄧府菴募僧

鄧府菴前草亂生荒墳細路少人行竹風滿院雙扉閉  
聽得楸枰落子聲

步月長干寺開橋上有吟余飛來峰詩者且細  
述其事



孤月縣空滿院秋舊詩有客詠橋頭餘更敘狂奴事  
細聽如爲夢裏游

望長干寺

南岡回望長干寺寶塔紅樓碧瓦亭恰似將軍濃蘸筆  
層層顏色寫丹青

秦淮邂逅曾旅巷走筆却贈

子固聲名世久傳東南巖壑踰將穿閩江冠蓋浮雲散  
粵國詩篇夜雨聯到處買山成小隱有時歇脚便安禪  
諸經註誤緘關較先輩文殘割俸編分韻苦吟光孝寺  
尋踪潛問佛山船飄零白髮兵烽裏邂逅清溪水閑邊

田間書集

卷四

上集

倒屣迎門呼姓字移牀促坐訴風煙鬢眉已改音能辨  
涕淚難乾眼未痊僮僕爭看相識少交游細訪幾家全  
忠魂喜聽南陽烈謂李源白苦行真輸給諫賢今出家稱清歸蟲飲  
酒徒爲異物含香小友亦高年兩傍屬耳疑談夢半醉  
搔頭敢問天閨閣持齋多難後兒童執禮故人前屋價  
正高休住市催科日急莫求田與君世見長干宅白飯  
青蔬果腹眠

重九夜集默公長干寓齋燈下看菊同小范得

花字

城郭人初散山亭日易斜未酬佳節興同集老僧家鐘

閉三門月燈開滿塔花報霜新屬過書露草蟲諱佛案  
燈新摘經牀菊始華暗香逃次第清影亂交加鈴磬栖  
檐鶴巢翻定夜鴉共傾元亮酒獨試遠公茶飲量窮全  
減談鋒老漸差悲秋都不必吟醉是生涯

望鍾山

靈谷身難到雨花眺最悲已無千歲應空泣萬年枝寺  
閉秋聲裏峰明夕照時棲基樵徑破野燒牧奴遺碑說  
磨刀滅笄聞收馬吹孝陵圖本在一覽一淒其崑山人夢有圖本

薄命曲

安邑張萬青悼亡姬索詩

田間書集

卷四

上集

妾家住金陵姊妹良家子身如金錢花被人作錢使一  
車過秦關去知充後房姬留臂謝阿母低頭事諸姨二  
君家庭廣廣多植合歡樹但得爲人憐不恨爲人誤三  
阿母舍女歸泣涕終夜語養蠶喂黃檗腹內絲絲苦四  
脫釧要阿母妹勿別與人諒爲人小婦寧有妙情親五  
戈人坐磐石野鴨飛滿塘蒲弓不再引一獲兩鴛鴦六  
郎載阿妹行荔枝得飽食妹勿食荔枝奴喚他生在側七  
妹宿羅浮旁姊在泰華頂夢中擲梨花與郎同哭醒八  
夢醒促郎歸妹來姊不見幃前出皓腕念姊臂上釧九  
郎采芙蓉花花葉大如船儂自乘船去郎心空見憐十

張有載花船傳奇  
俱敘傳奇中事

三山街遇陸漢東悲喜成句

荷衣棕帽朔風吹市上逢君執手疑未敢認真停問訊  
似曾識面賴鬚眉班齊客舍聯盟日火照官船捧檄時  
往事莫題腸斷盡一回哭友一回師

姚六康過訪留宿

端州散去嶺千層何意重挑白下燈諒汝公車聊免俗  
看余野服已非僧同門人在天涯盡故國名疑夢裏登  
午夜吞聲談往事捫心相問負渠曾

牛首重過桃花洞

白蘭詩集 卷四 江上集

支

桃花洞上有精廬二十年前此讀書偏覓臨溪房不見  
被僧改作行人居

寄牛首三茅峰老僧

憶在峰頭遇老禪亂中留我竹房眠忽驚烽火隨人散  
猶欠廬陵光價錢

過甘露閣

小閣柴門竹裏開游人只到短牆回官兵伐竹山僧去  
三徑無繚任往來

西方菴石眉初度二首

此地無來往惟尋開士居栖心三徑竹寓目一畦蔬門

掩持經日香殘出定初許君親有見出示杖人書請浪  
杖人  
精舍藏村落雙扉盡不開今晨花甲過合境苾芻來野  
飯燒冬筍人情送蠟梅陶潛無光汁也索飽齋回

雪中張萬青拉飲

獨臥江天白滿村爲君強起出柴門初衝市氣寒疑減  
漸沒城煙盡欲昏角楫冰膠淮水涸聲稜粉抹蔣山尊  
老來怕就人家宿覆我重裘夜不溫

踏碎城南滿路花空庭老樹白槎枒瓦溝次第通宵合  
拾火分明一氣遮直上露臺綠特酒旋收臘水與烹茶  
看君蠶飲難堅坐送我高眠道士家

白蘭詩集 卷四 江上集

支

即事戲成

蠟燭花殘獸炭紅銜杯無計覓妖童尋歌兒  
不至歌聲夜盡  
秦淮啞酒戶人輸晉楚雄坐上那生晉人吳  
生楚人量甚豪簾外寒威

頻問雪席間勇氣欲常風陳尊正飲客休去愁煞三更  
獨醒翁

雪後僵臥承曾旅菴損錢買炭口占奉謝

南郊雪後盡無煙市井蕭條歲暮天詩債每催侵曉起  
睡鄉長戀看山眠氣噓被濕鬚防凍足怯牀空膝苦卷  
正報廚中新炭了故人剛送一綵錢

雪後同星卿訪旭公碧峰寺卽事示七處

僵臥依衰柳行吟伴老翁  
履穿就國外屏掩竹聲中  
被僧添瘴瘴詩客自窮雪  
留如有待冰裂乍疑融野徑  
荒荒白山門黯黯紅奔騰羣  
馬戲鳴噪晚鴉叢煖憶漁  
翁酒歸迎勞面風菜稀知市  
貴麥壓望年豐趁凍愁街  
滑防泥覓巷通寄聲朱七處  
此意盡難工

麥園思仲氏也

青青者麥焚彼東陂駢駢松  
竹衛以棘離離聿云暮華  
夢盈枝有廬其下先子所栖

先子逝矣丘隴在茲墓門之  
木魂魄焉依惟我諸昆胡  
斯夕斯亦曰親宅以毋敢或違

白簡書集  
卷四  
江上錄

七

諸昆獨喪有者二子我踰嶺  
歸子心則喜如鳥折翼爰  
復其比如枝將披更生連理  
叔氏不祿誓勿去爾

自我出矣霜雪再零三徑新  
治草蔓已盈有榻虛設有  
門盡扁念子無侶披荆獨行  
豈無教誨汝肯聽丘墓

蹴踘莫動彼情

仲氏子煦訓蒙於村水來破  
堰壘亦不存及時歸來以

諫厥孫勿驚詭行勿事大言  
燕也病廢煦則諸人昆毋

羣荒于嬉以墮吾門

念我兄女早喪所天無家可  
居復返于錢與母爲命中  
道母捐年踰四十長在兄前  
慘慘女手甘旨給焉我不

念兄飢惟女也賢

仲氏之室昔燬於火倚牆茨  
草狹不容坐曰將新之豈  
不恃我我何望哉願與時左  
改操以行兄亦不可嗟兄  
無屋命之坎珂

我思構廬于山之陽有三其  
楹中奉烝嘗瞻瞻二隻宅  
其兩旁我貧而樂子壽而康  
尚其待之此志毋忘

椒嶺思寡姊也同產者六存姊與仲茲我三人  
老而皆單我父遠出骨肉之誼垂老獨傷

我有寡姊宅山之阿花甲將  
周玄髮其暗言念母氏泣  
涕滂沱養姊者少憂姊者多  
思姊不見我勞如何

踰彼青山以望椒嶺厥木維  
喬鸛巢其頂我省姊來中  
白簡書集  
卷四  
江上錄

七

道延領四十餘年木猶孤挺  
撫今念昔中心悲哽

叔氏季氏與姊姻只惟此山  
路二子勤只我游嶺外生  
死不聞只朝得我信夕將  
姊知博姊欣只追念二兄姊

淚紛只

姊夫既歿遺以諸甥火焚其  
居栖于兩楹中夜號泣鄰  
不忍聽姊年邁矣憂能傷  
生我無善狀以慰姊情

姊雖食貧而多于孫昆弟之  
後不及弟繁中心怏怏小  
者未婚亦既婚矣後有嫁  
娶聽子之自爲矣姊毋煩矣

有難在時有酒在筭我來省  
姊于彼新秋姊慮我出謂  
我毋遊我之遊矣姊心憂  
矣姊毋我愛我心則休匪四

力之志惟衣食是求

秦淮歲暮宿倪越公孫雨田寓閣

水落秦淮夜悄然故人留我讓牀眠  
燈前一卷時時看太史遺詩手自編

少年爲客苦寒宵水閣經冬最寂寥  
兩岸綺窗通夜閉孫郎向月自吹簫

長干寺贈海寧查逸遠

古寺秋溪夜不扃客星幾點共飄零  
鐘殘隔院禪香換雨暗長廊塢火焚  
市隱定從江左覓雅歌還在越中聽  
道人入世無他術止講牀頭一卷經

田間詩集

卷日江上集

五

田間詩集卷第五

江上集 乙亥

柳絮篇

長干三月柳花飛，拂巷穿街亂撲衣。閒逐游絲颺紫陌，  
急隨花片度羅幃。人家曉起紛紛白，委地盈階掃不惜。  
暗妝老樹認爲花，斜舞迴廊疑似雪。謾笑楊花性太狂，  
無情無緒漫悠揚。誰家庭院非吾土，何處園林是故鄉。  
佳人道花輕薄，世事由來無定著。已惜桃花順水流，  
更傷霜葉歸根落。飄飄不自定東西，嬾學人間著處逃。  
便欲乘風輕渡水，惟愁帶雨濕霑泥。往還豈借吹噓力，  
日用書集 卷五 江上集

黃俞邵以燈夕後一日三十初度用湯聖弘原

韻

江南節物忽華余，萬卷爭陳燈市初。却怪黃生蹤迹少，  
自緘竹閣校藏書。家近皇城馬路邊，孝陵長對草窗前。卽今三十成名  
士，不見松楸十五年。

修竹藏軒暑不知，秋來冒雨偶披帷。閒繙奇字多難認，

轉笑無公字學癡。無可師以字學付俞邵

詞客登壇半楚騷，爭酬新句薦春醪。老年屬和吟難穩，  
白首江天苦費搔。

雨花臺

京國春游盛，登臨只此臺。酒完人故醉，歌慢客先回。山  
月防將起，城門趁半開。夕陽峰最好，獨有老僧來。

秦淮

清溪餘一曲，莫過木橋邊。北客丹亭榭，吳兒澹管絃。押  
衣離酒店，喝采賽燈船。五月河房貴，租添看水錢。

酒伴全非昔，兒郎態未殊。舊交遮扇過，熱妓隔船呼。玉  
笛情多少，珠簾豔有無。關東人漸熟，亦說用蘇廚。

利涉橋東去，遊船不敢過。漁罾當檻繫，馬棧對河多。舟  
子愁兵問，營姬見客訶。幾年問救勒，今已滿城歌。

久住溪裏，今來識幾家。屋巢辭舊燕，堤柳宿殘鷗。人  
去朱樓改，潮侵水閣斜。不知誰第宅，新種邵平瓜。

舊曲

一帶荒墟地，人傳舊狹邪。歌銷鶯自語，舞散柳還斜。魚  
鬚飄蕩若蝶，迷冒菜花高。樓存幾處盡，說住良家。

金陵雜詠

寺嚴游女禁，今見往來頻。入院車偏熟，穿林馬亦馴。茶

湯前內監星卜老遺民柏樹枝多死南廊僧漸貧信心  
惟道媼護法仗時人大殿工將起梨園賣戲新

長干寺

荒臺遊不改迴異廿年前路口牛車塞山頭毳帳連歌

難按舊拍囊少帶閒錢酒店經時剪茶棚逐處還勢官

矜顧盼詞客鬪詩篇獨羨與人醉駒駒草上眠

雨花臺

春市家家出妝成壻喜無樓須多日定衣是隔宵租勒

馬情空注窺簾色盡殊官裝新北調民俗舊南都綵仗

排班少禮裴奪路趨凶神荆棘繞吁駭問農夫

春市

閭閻猶似開世事已全非官在微行傲市因強買稀念

珠尋蠟珀時服重毛衣索看成交少閒攤問價違殘書

日用詩集 卷五 江上雜 五

愁客檢履畫聽人譏獨見遼陽叟牛車載貨歸

登市

伊昔狎游地經過亦可傷鴉塗殘粉壁燕墨落雕梁客

到談遺事兵來說空房故家多脫籍前輩盡從良問姓

新移住知名別處藏敲門不敢應愁絕是邊裝

舊狹邪

### 長干卽事

長干天下墦壯麗鬼神驚舍利光頻放金輪頂夜鳴碑

留番客語

有番客作讚留碑而去

瓦怪震雷轟匠石騰空補謹聲

動一城

戊戌春雷碎增瓦有五匠人職空運甕不日成之

院較當年開松間小店增卜多高士賣工待宰官興功

德輸脩藏

方有社脩藏

人情讓點燈

增燈按馬無一夜空

席棚爲薙髮

養活幾千僧

### 方蘭止移居

吾兄耽野趣買宅傍城東門掩寒塘側樓開夕照中比

鄰多畫手坐客半詩翁余亦時來往牀頭酒莫空

我尋栖隱處言是宋家園近寺墟爲圃穿橋水滿村即

左脩草閣且爲補柴門布置饒丘壑暇時細討論

巷偏車轍少祇合杖藜過夾路空添竹當門好種荷水

光東面闊山色北來多卽此堪容膝餘生足嘯歌

鮮菜無多種貧家好客偏漸除寒士態淡識細君賢酒

價僅能訪茶香婢可憐

先有婢煮茶極精今去矣

所需懷抱物相慰

日用詩集 卷五 江上雜 五

耦耕前

兩止無子方得佳偶故及之

姚彥昭經三昆仲見過因同飲胡氏草廬

小謝纔停楫元方久未回

彥昭時以授經在城

沙街攜手至席帽

出城來路聽車聲讓門窺馬過開草廬淡竹裏有約共

追陪

山民在消暑中過訪草堂

有客朝攜手柴門問水涯畏炎辭遠席訪舊到貧家是

滑南鄉光井沈六合瓜清談留二仲坐待日西斜

白門行

白門一別十五年白門再來人可憐市上逢人少顏色

家家盡欠旗下錢，旗下錢欠誰敢少家貨已盡錢米了。  
妻兒准算牽入城，明朝引兒出打草誰者鎖頭城南門。  
頭上淋漓鮮血痕，近前掩面不忍問問之知爲隆準孫。  
此輩凌辱自甘受，肌膚戕毀復何有，獨憐編戶借還官。  
橫使骨肉遭毒手，市井蕭條店不張，新年通著舊衣裳。  
豪華祇羨遼陽客，豔冶惟憐滿女妝，滿女妝成亦有色。  
道逢牛車讓車側，幾家老嫗候山門，隨車入寺誰禁得。  
城南一帶梵王宮，塔院樓臺相映紅，忽有兵機防伏莽。  
松陰竹色一朝空，竹色松陰最滿漣，卽今一望彌曠野。  
墓上無非寒外羊，山嶺盡是關東馬，明朝暮暮白頭僧。  
日問詩集 卷五 江上集 五

老狐行

君不聞書生問難董江都，一語識破化老狐，書生入京  
見天子，殿前雄辨折羣儒，天子非常賜恩禮，公然白晝  
搖替礙天地，翻覆狐不死，還竊虎威欺鄉里，啼笑直假  
燭牀面，變化終存燕火尾，出入虎前狐後隨，逢人辟易  
夸且悲，虎欲齧人避不得，賢豪免者吾所爲，野豎之死  
亦有命，老狐此言胡足信，不聞天下無狐鄉，天公直遣  
虎齧盡，我遇此狐雪白鬚，頭搖手戰兒童扶，當年曾受  
人主敕，至今不怕天師符，共言佛法魑魅懼，老狐偏在

佛堂住口中持咒手書經，維陀大杵驅不去，自說長齋  
四十年，祖師堂內久參禪，明眼老僧休道破，南來佛法  
許狐傳，老僧傳法心最苦，祇圖此物能伏虎，狐張虎勢  
作虎聲，時時吼令合山驚，君不見老僧法被老狐滅，師  
徒無聲眼滴血。

青樓女

江東結客有沈生，早擅青樓蕩子名，室中慣取青樓女  
入門，椎布甘辛苦共羨，君家大婦賢，許君夜夜擁姬眠。  
可憐遇難一朝死，頸血淋漓漲西市，官收妻妾散歸旗。  
傷人都爲諸姬疑，一姬聞難色自若，與郎別時原有約。  
日問詩集 卷五 江上集 六

搏虎行

勸君有山讓虎住，慎勿搏虎動虎怒，虎欲住山可奈何。  
搏虎不中傷人多，世人但言猛虎虐，我在山中笑人弱。  
夜到官符召獵師，獵師寸鐵不曾持，卽期虎穴不日掃。  
縱火乘風殊草草，居人防虎結伴行，見火上山攘臂爭。  
攘臂爭功爲虎死，那知端坐巖穴裏，火勢逼虎虎心驚。

躍出淡林作吼聲獵師辟易火亦滅山頭火光猶未歇  
山頭之火隨風吹近處人散遠不知君不見獵師既去  
虎歸穴山前山後新滴血

泥鰍行

人家堂坳水不乾疑有怪物水中蟠因蛙無聲蚯蚓蹄  
爭傳此物頭有角老巫見之禮最恭云是洞庭行雨龍  
作法燒符請龍子雷火滿空龍不起不如蜥蜴徑寸身  
亂打雪雹猶有神傷人還恐變化去那知藏在泥溪處  
汲水取泥投江流蜿蜒乃是泥中鰍泥中鰍何足怪空  
使老巫朝夕拜

野鶴篇

東家老屋出狐狸搏雜噬卵無不爲野鶴飛在池邊歇  
還欲咋其千年血堂上錦雞好文采雖不相知遙相愛  
小狐夜驚雞羽傷還指池邊鶴背長眸奮臆向鶴怒  
鶴背雖長何處訴鶴何其儒雞何愚笑倒牆根短尾狐  
青藜蒼谷星卿索飲醉後作

君不見燕市酒徒有荆軻漸離擊筑荆卿歌狗屠何人  
無名姓二人相和淚湧沱又不聞蘇生每夜酒一斗一  
卷漢書常在手張良奮擊祖龍槌惜哉不中一杯酒古  
來飲者多半騷胃無磊砢飲不豪三子胃中復何有飲

我酒盡還餉糟酒酣仰面向天哭荆卿在燕酒未足易  
水歌罷長已矣報仇豈望高生筑常俟歸種邵平瓜狂  
奴自賣君平卜曾生還山且耕田漢書只在牛背讀

金陵口號

漢家法物廢爲銅觀象臺存器已空却說渾天儀尚在  
撤來零落府堂中

每憶魚鮮羨後湖持竿敢動一鱗無水衡已弛 先朝  
禁特召江頭網戶租

舊內門封不敢開幾時瓜菜滿城栽當年賜作中山第  
夜半離牀叩首回

閨情集

冬江上集

大中橋北北人栖南內淒涼白晝迷時有推囚官吏到  
夜淡冤鬼徧城啼

南朝冊籍重魚鱗鎖鑰關防察視頻發出街頭官價賣  
家家窗戶一時新

牛頭山下鐵心橋千載精光自六朝爲擬鑄刀官取去  
只今劍氣可冲霄

靈谷松陰五里長窺人鹿出色全蒼如今樹盡三門毀  
獨對鍾山看夕陽

城南樹色靄氤氲石馬高低貴戚墳松柏伐完荒塚塌  
牧奴磨滅斷碑文



萬松無復一松遺來往人詢正學祠棟宇盡傾孤像歸  
冠袍危坐雨淋漓

古樹蒼蒼官路傍墳園無主說煨燬花磚碧瓦皇陵  
武撤向叢林蓋講堂

歲祀南郊古帝都天壇猶憶舊規模棟梁處處栖靈氣  
賁與人家住得無

園陵宮闕已全傾十八門樓毀盡平往日金湯須底固  
太平不用外羅城

苦熱行

中夏氣炎熱其烈如焚柴大地皆焦土萬物爲枯蓁入  
日間書集 宋王直上集

秋猶不雨時節毋乃乖青青田中禾化爲蒿與萊鯉魚  
亦有神噓吸驅風雷密雲自西興微雨從東來霖霖一  
瀟灑謹聲六宇該羣生望始蘇天意還見摧中道折其  
翼委身困黃埃自非應龍神安救下民災下民猶有望  
庶幾天意回日暮雷雨散面色成死灰

偶見坊間有近刻遺聞一書悖謬特甚不勝憤

惋遂成此詩

史家稱實錄孔子贊闕文所以信後世豈不貴其真不  
見韓退之有論不敢伸天刑與人禍言之悖心神斯人  
懸不畏謬妄撰遺聞甲申殉國變烈哉數名臣此外安

足道表章必有因又如賣國者丹書著國門公論豈能  
廢曲筆乃爲原皆言此書出意實由斯人南渡政多端  
綱領略不存所載諸譴論當時未一陳乃知紀失實總  
以徇交親至於閩粵事有若夢中言年月既錯亂爵里  
亦紛紜是非與功罪顛倒難具論聞有華小吏遭斥懷  
怨嗔私意撰僞書詆誣無不云儼然編野史小人語是  
遺此事吾親見紀錄亦未湮奈何當吾世親見是非翻  
遺聞頗流布人圖耳目新耳目既以惑後世何所循安  
得有識者一見輒爲焚慨然作此詩聊以寫煩冤

病中述懷

日間書集

宋王直上集

鬚髮甘吾老寧堪多病催學禪心未了入世志全灰稱  
子尋柴至鄰家借光來晝長淡鍵戶只放北窗開  
北風連日夕當暑作秋聲苔色綠牀上瓜藤礙路生候  
蛩涼欲語乳犬臥頻驚伏枕眠隨熟醒常到五更  
種荷惟采藕荷葉滿鄰塘不見藕花白空聞荷葉香雨  
聲病裏碎水氣醉餘涼容我消三伏秋期覓草堂

屋出

鄰人促我

市井無人語過牆僧可招夜涼江長水地僻板爲橋秧  
黑勞收馬魚腥乞哺貓河身餘幾尺怕似去秋潮  
兵過船來少居奇賣光家雨傷新翫葉風損早禾花市

井喧分肉兒童習捕鰕當街讓打草鎮日過牛車

吾志亦殊小天心胡太怪所求竹數箇爲構屋三間雅

願頻年縮閒情一病刪竟無安隱處只合返家山

贈胡處士星卿

榮榮畦中蔬嫋嫋門前柳畦以水槿藩門用桑樹紐茅  
屋入蒿萊江聲通戶牖中有避世人言是東陵後多年  
不入城一卷常在手客來問所爲良久乃開口有時還  
兄招臨流一觴酒

門前何所見逶迤江上山亦復何所有宛轉江水環春  
潮江水闊漁舟聚其間荻簾亦不卷柴門亦不關合家

日間詩集

卷五江上集

七

事園圃獨有老翁閒老翁持菜把入市換光還

有時斷朝炊日午不能飯看水板橋平席地草茵軟溪  
上櫂歌揚竹外犬聲善故人自城中無酒何以返泥婦  
身上衣跼蹐日將晚日晚質酒來言笑盡繾綣

惟我與夫子同爲學道人我亦無淡嗜不能甘子貧昔  
爲帝室戚今爲隴畝民抱腹聽鳴雞長夜不肯晨兒女  
終歲飢啼號動四鄰故人貽斗光持以分所親哀哉此  
高士不能營其身

聖道日荒蕪斯人固無昧夫子窺太初心行果不肯既  
鮮獨立懼亦辭遜世悔德乘屨提忍學遵老氏退仁者

必有勇汶汶豈一槩忽遇邪說人辨論何慷慨豈知馴  
擾中龍性固常在

同胡星卿過牛首定禪丈室方纈山爾止先已

在坐

跨驢循絕澗山葉嫋已秋仰見牛頭寺丹翠空中浮巖  
際錦樹合松上白雲收時時聞鈴鐸往往見紅樓欣此  
天氣佳愜我同心游石磴辭攀躋間道入林丘耆舊五  
百餘大半白其頭庭階自起坐不問客所由客亦不復  
問直造禪室幽叩門妙香出二子先已留果核既錯陳  
伊蒲亦頗羞開窗俯絕壁浩浩大江流大江何所見中  
有往來舟波浪接天白萬古長悠悠上人昔宴坐閒澹  
寡所儔我亦山中侶策杖時相求雨聲閉竹窗雪色浮  
茗甌流離天一隅此樂能忘不何意二十年與子重綢  
繆餘生應有限世事亦可休所需容膝地垂老此優游  
上人不輕諾首肯爲我謀

牛首

不到牛頭寺于今二十年那知崖際閣重向亂中眠城  
郭青峰裏帆檣落照邊時聞江右客泣指上河煙  
監院舊相識扶筇特地尋飢寒離虎穴粥飯有叢林接  
衆此時事住山他日心可能求斗室容我擁爐吟

次夜過祖堂宿石溪師竹關

幾年客長平名山不易造一徑入深林曲折久通到山門松間開有僧爲我導竹房上崖際石磴穿窈窕上人亦啓關凭闌肆孤眺驚見俗人來頓覺一山關上人我同庚髮白顏殊少清風灑塵表朗月盈懷抱意取懶殘禪不傳曹洞道有時弄筆墨直撥北苑奧豈有揣摩工所任自然妙卷以贈方子足慰平生好夜久齋廚閉自起然茶竈茶熟客亦眠獨上峰頭嘯

同星卿訪梅逢一靈二上座

古寺入深松石徑踐以熟一自導師亡旋見苦徑緣念

田間詩集

卷五

江上集

一

此二關士在昔稱高足策杖叩其扉繩牀守幽獨爐灰不復然齋堂日一粥靈公呵凍書寒色滿修竹梅公負暄坐談笑無拘束禪機紛滿前豈在言往復

梅公老古錐信是住山人靈公氣飭麟目中誰等倫長干十萬戶獨與二老親二老復何知惟有徹骨貧朝洗耳中汚夕澣衣上座所存餘幾何去妄豈有真賴此善知識妙義互相陳逝將舍我學從汝談淨因

天界紀事

百丈毘盧閣莊嚴歷十州殿供軀像偉碑紀國恩優鈴鐸通宵語竹松滿院秋冥心鐘磬裏端坐老堂頭

三門來往歇半是帶傷兵翠竹官監伐蒼松鼠亂行路闌疲馬倒奔犇渴駝鳴鐵騎無時入頻令合寺驚導師辭世日悲泣動天龍南國尊三寶江南以藏經長三寶城南諸方正五宗一清諸方之訛偈于臨去說龍欲待誰封曲盡端然坐傾都禮梵容

輓天界和尚四首

佛法從來未問師經時親炙親威儀起居自在無心處生死從容不動時萬世獨知莊子解十年三點所南詩託孤已信存吾道師以莊生爲孔子此日真孤更託誰真孤託老子以存東南棒喝正紛然洞上孤危一綫懸老去示人惟讀易

田間詩集

卷五

江上集

一

年來下座不談禪天心已信常冬至祖意休矜有別傳今日偶然窺見得教儂何處哭蒼天

三百年來一老髡灰心獨念本朝恩井中史記死猶讀獄裏經聲今尚存師觸時諱下獄佛寺彫殘悲國土御碑漫滅慟山門兵興堅臥里盧閣字字新詩有淚痕

寸絲不挂赤條身天下禪僧無此貧撒手纔爲流俗信師端坐而化違時屢被及門噴諸方嗣法稱多士半夜傳心定幾人制作一生盈數尺誰爲刪出見師真

兵後重到草堂書懷

曾經烽火暗南村敢擬吾廬今尚存牛糞堆邊尋老友

馬蹄聲裏掩衡門，灌園叟去蒲籬倒載光船來市井喧。  
愁絕不堪思往事，滿庭秋色照黃昏。

草堂四登詩

耿耿光難昧，幽幽照獨行。無風自開閣，近水得逢迎。  
歷落親人冷，飄零出世輕。共知爲腐草，休恃有微明。  
螢火不定去來意，悠揚何太微。尋花輪蜨鬧，咽露蟬飢羅。  
網寬休觸兒，童捷有機憐。他輕點水得趣，便高飛。  
積雨堂坳白，器器入戶蛙。已無朝氣怒，還怪夜分譁。  
井海知誰大，公私聽竝嘉。時防持釣者，算汝作魚蝦。

曲間詩集

卷五 江上集

五

書懷

入豪家耳，惟開靜者心。通宵愁不寐，應是爾知音。  
今秋通不熟，吾意更蕭然。枕到天陰潤，牀隨夜雨遷。  
因入成薄醉，無客卽高眠。餐飯依時減，毋勞問光錢。  
寄蕭沢木索畫  
吾憐蕭處士，白髮老江天。埋迹市廛裏，閉門風浪邊。  
供僧惟一飯，賣畫有閒錢。許寫青山寄，久來已十年。

上河留宿酬王汾仲諸子

步出江關路，可憐偶乘高興小。春天橋危獨木愁，行旅  
潮落高灘鎖釣船。津市一家初賣酒，村墟幾處有炊煙。

居人好客爭爲主，留我樓頭累夜眠。

憶江村寄示兄子煦初，廉裕、鵬祥及兒子灝祖。

江上青山桂樹村，先人遺構至今存。本無多地爲園圃，  
獨此閒軒課子孫。逢世文章寧有效，傳家經術且宜尊。  
同堂自昔相師友，來歲吾歸細討論。

寒夜念天界同參諸子

破衲蒙頭擁地爐，紙窗新補壁新糊。殘書數卷終朝看，  
老屋三間一物無。正好備糜逢光盡，偶然思酒乏錢沽。  
知君夜靜灰堆冷，七尺單前凍未蘇。

寒燈無燄炷無香，坐到更深嬾上牀。讀易偶知冬至節，  
參禪不入祖師堂。果然火死灰重活，但覺陽生凍未妨。  
借問蒲團枯坐客，功辭翦爪爲誰忙。

酬三友大師

一衲蕭然自在身，諸方獨有此翁真。寒江破浪違慈母，  
古寺臨龕哭故人。  
師來爲渡 使人封龕 不斷情根存世諦，可知佛法在天倫。  
我無一物堪爲供，赤手將來未是貧。

早雪

漫說寒威淺，江山也一新。半空消不見，大地盡難勻。  
野路銀沙漫，遙峰粉筆皴。占年寧足算，暫息道傍塵。  
六出花初試，千林大可觀。擬舒衫袖接，旋被履痕殘。

忽隨風罷輕盈到地難也知時節早應待過年看

不寐

客被何曾煖霜嚴好是晴雞寒啼費力鼠點墮無聲殘  
月曉纔上野更遠不清通宵求合眼多是近天明

草堂紀異

孟冬建亥月羣陰氣以盈百蟲蟄不出青蠅廼營營紛  
然几案間耳目無時清貧居寡羶蕕擾攘何所爭屏坐  
不得却開軒玩虛明虛明豈足礙且復憎其聲或云大  
兵後尸氣感所生又云冬大熱將有疫盛行微物鬬氣  
運我心寧不平冥心絕聞見任汝自縱橫

日聞詩集

卷之五

江上集

七

江南亂甫定有鳥鳴屋頭有如將雛雉旋繞聲啾啾居  
人夜不寐聞者生歎愁云是鬼車鳥厭聲災禍由掩耳  
不敢聽而我獨無憂我觀天人理吉凶本自求我生不  
規天此鳥寧足讎達人齊得喪志士重自脩誰謂鳥聲  
惡宛若鐘鼓幽聞此發溪省如何還怨尤  
老屋牆隅穿羣鼠穴其內白日公然出頗作逢迎態衣  
桁無完物書架半殘廢平生所著作竊取無復在意氣  
還驕人傍觀轉難耐我自學道來淡以文字悔任汝攘  
所有原情悉汝貸胡為益跳梁時復肆狂喙背德者不  
祥汝行將自速安得曠野居終身遠此輩

馴犬十年餘晨昏在門戶依依膝下眼出入街衣屢搖  
尾有所需給之惟恐誤一朝忽狂吠不復舊恩顧伎倆  
昔所知猙獰狀可惡時時張爪牙意在使我懼醉人不  
畏虎得全以天趣我天既以全寧于犬乎怖恩多怨反  
生我實驕汝故從此舍汝往慎勿臥當路猶猶且收聲  
路人不汝恕

閉門

但得閉門坐憑他風雪寒問心無一事數米有三餐老  
友疑相質閒書束不觀此生疑過分何敢更求安

寒夜張雨公見過

日聞詩集

卷之五

江上集

八

老友絨關久冒寒過草廬久辭城市迹新禁國門書  
其米店錢還後茶爐火著初相看頭白盡談笑未應疎

苦寒行

嚴霜日夜摧北風一何凜天地忽以閉晝短夕苦永敲  
石無火星斧冰惟枯井口噤不得開淚下直如綆豆無  
太陽輝一令羣陰屏浮雲相蔽虧乍出旋已隱浮雲本  
無根白日亦有景迫非義和才亦何由聘空使寒嚴  
松窮年自孤挺

僧舍蠟梅

花開精舍裏攀折偏街坊大戶增錢賸高齋累月香僧

心惟驗蠟佛面且分黃世味嚼來久空門可較長

臘月望前一夕同曾青藜訪孫易公園爐看雪

限韻

昏暮集微雪杖藜興偶乘舞空纔著瓦驅冷欲侵燈長  
夜客難過淡杯老不勝擁爐看汝飲簾外正飛騰  
好客推孫楚況逢點也狂萍蹤粘白下花信逼青陽得  
雪銷冬熱畏雷怕歲荒窮途餘老友且莫判行藏

哭藏野上人

上人違幾日靈骨已歸山破衲禪堂佔空房監院關琴  
憐雙耳廢絲怪一錢慳普德門前路從今罷往還

日間詩集

卷五 江上集

元

日間詩集卷第五

田間詩集卷第六

江上集 庚子

庚子正三日沈仲連楊商賢曾青藜方爾止梅

杓司陳伯璣同集顧與治宅

雨隔春城路未賒客途相聚頌椒花淡杯潦倒羈人興  
老屋陰寒處士家時事又憐三日過髦毛總向十年華  
明朝便發還山櫂愁煞孤篷月影斜

初春邀蒼谷飲梅岡酒樓望見張興公至招之

共醉詩以紀之

長干正月春寒天長干一路酒帘懸我尋蒼谷謀一醉

田間詩集

卷六

江上集

手中恰有千銅錢梅岡之土酒家尖小樓面山半欹倒  
有翁賣酒廚無肴蒼谷愛此酒酷好賣酒老翁亦不俗  
獨在爐邊扇茶熟呼來共飲顏色歡笑我千錢酒不足  
何者拄杖老翁來逍遙獨步雨花臺醉中認得張長者  
此翁雖老能銜杯僥軒大叫亂招手翁也笑指窗中酒  
須臾曳杖上胡梯酒翁自起添一斗張翁衰鬢白如絲  
言當刺盡身披縑苦被兒曹不見聽殮我終以僧伽梨  
我與蒼谷皆大笑鬚髮有無何足道聞翁學道聖人徒  
那得酷信西方教酒翁從旁摩我頂笑我狂言不自省  
多年老禿還諫人譬如我醉勸君醒傷人聽說訝狂癡

獨有張翁信不疑兩君光頭不事佛此意難與酒翁知

擬往江右尋藥地不得去里中諸子聞白門近

事招余還山

廬山有願去何遲況復迫尋蕙遠師開歲便要雲水伴  
出門偏與雨風期自知念雜魔須燒且喜心安訪不移  
比得蒲 勞動故人遠相憶勸歸爲刻十年詩

返里門江上雜作

貧裝惟附載行止聽篙工舟等潮來活村經兵過空年  
終徧處火日落一天風誰識千櫓裏愁吟雜老翁

諸師眠最熟寧顧客心忙人語鄰舟起雞聲野店荒漸

田間詩集

卷六

江上集

聞敲石火似欲理帆檣風色噴相問憑君住不妨

倚灘不到岸此地幸無驚數問來船信喜聞前路平隔

年愁上料幾月又裝兵羨煞打魚者淡宵搖櫓行

聯櫓鄰漸熟向曉約齊開旗脚占風轉船頭覺浪回路

程噴早算篙檣怪頻催神福爭錢買登崖久不來

誰憐長滯客今日也開舟風戒飽帆腹柁看撇浪頭紅

豚朝面拜水鳥近船四慙媿東來子輪君怨石尤

騎驢衝北客駭落詩以謝之

狹路相遭處孤吟甫就時駭高驚偏側驢墜失敲推客

惜千金貨吾成一句詩不知囊底物五字可能賒

訪方還青山莊

劈面衝風去行人納手策詩從驢背就客用馬頭闌  
衝客  
馬放溪上居人指樹問天寒知不出應是掩柴關  
方干

老友官初罷攜琴住此山徑荒無轍迹水落有潺湲瘦  
馬放溪上居人指樹問天寒知不出應是掩柴關

入城途中口號

前山青欲沒一路晚煙生頑僕催頻歇疲驢策不行日  
斜寒氣峭風止暮雪晴野店難尋宿吾須趁入城

越集爲左霜鶴賦

月間詩集

徑隱叢篁戶隱梅茅齋斜倚半峰開空林人語窺難見  
野路樵通唱自迴晝冥雨篩千嶂合夜深溪怒萬山來  
高窗燈小兒貪讀一聽書聲一舉杯

主簿祠荒滿薜蘿一巢新構在巖阿久思學釣尋漁父  
忽肯參禪寄鳥窠野火燒餘山色淺柴門掩後月光多  
溪邊坐聽灘聲隔常許施橋與過河

左眠樵抱蜀堂落成

半生事業已全虛垂老仍尋舊隱居澗溜昔年枯絕響  
巖藏先世讀殘書欲留客飯親燒菊爲仰僧勤帶種蔬  
我構茅齋空有願此中權可號吾廬

竹成

我來犢角未全生一兩纔窺數寸萌朝省地潮滋壤量  
夕看露顆上梢行攜筇量記過牆節撐石起聞出土聲  
昨在九峰經宿返亭亭早見萬竿成

同左子兼子周尋山

尋山連日費躋攀不盡揆奇不肯還黃鳥啼殘溪樹裏  
青鞵蹋破亂峰間少年輩轉輸余健多事時偏勒汝閒  
已約高僧秋後至挂瓢說許小琅環  
小琅環爲左氏家山

喜姚經三成進士

才子高科及壯年看君意氣轉蕭然拈詩句就銜杯裏  
田間詩集  
作畫心窺用筆先莫厭刑名官近俗應知山水郡多緣  
道人經學無人識望汝流通使世傳

龍眠山居雜興

築室當溪口溪聲比舍連截來穿竹徑引去入秧田泛  
酒夜難醉臨流午罷眠羽觴原上放直過小橋邊  
經營三四載新構小茅茨笱密僧私賣租寬佃自知開  
荒南澗闢覓種下江遲瓜豆綠塍種溪邊盡插籬  
亂後山田瘦春陰趁早耕秧鉞寒裏損糞火雨中明酒  
店乘忙蓋鄰家爲水爭叱牛牆外過時有讀書聲  
見說西峰下陰寒可種茶山溪雲雜霧地黑土兼砂盛



夏勤蕪草初年忌摘芽荷鉏僧不倦常到日西斜

古藤纏壁住知是老牆根竹色碧侵戶梅陰香滿園野

雞衝客起乳鹿避人奔市上還防虎山中不閉門昨有虎入

城

幾道灘難過誰成獨木橋田因更佃瘦山以上墳燒村

婦雨中牧了童屋後樵隔牆來往近有酒卽相邀

一犁東作起草徑狹難行處處驅牛路田田放水聲莫

嫌連日雨已是一春晴客至親炊飯兒童遣入城

牆角鈎衣刺繁花滿路香翁饒判食菌婦闢爲爭桑趁

客奔遙毒催耕候鳥忙松棚新賣酒私喚老僧嘗

日開詩集

卷六

上集

五

村居離郭近野老未忘機簪隕編涼帽稽留織草衣血

痕歸獵網腥氣坐魚磯見客雄談古東門看戲歸

糧事聞人說官收果便農倘能減科派詎敢後輸供僧

徒施茶竈鄰求造酒備今秋安水碓借與四村春

休脫衣棉早空山入夏寒摘蔬盈一把燒筍飽三餐老

易溪邊講詩文醉後看怪余談不倦得遇解人難

好山何必買得住卽吾廬北苑眼前畫南華袖裏書水

溝花自去石縫草親除潭上漁無禁人來亂打魚

講罷吾無事巡溪步幾回草昏山欲合杉黑雨將來書

臥貧僧病春寒野殿開樵人歸不歇前路伴相催

過碩人醒園偶作

太沖耽野趣市隱亦蕭疎負郭纔通巷開門別有廬小

亭留客坐大宅讓兒居自說歸田後絨關懶讀書

酬左夏子

博物推公子誰堪共討論見君能不語覺我太多言居

僻寧逃世交嚴豈閉門吾鄉無古學史法猶猶存

招武水高子威入山話別

通家魏里彥兩月滯荒城訪舊老來意看山臨去情本

無多石色但可聽溪聲欲問頑夫事丘中過此生

青布潭平左子忠

日開詩集

卷六

上集

六

未了一分願空捐萬里身故人虛有望茅屋竟難新

茅得病因多酒遺孤仍舊貧潭邊宿草處一過一傷神

周信臣山齋

周生讀書處茅屋只三楹水斷隨牛迹籬遮聞犬聲尋

山高士興謝客老親情見說絨關久經時不入城

左氏三都館詠新筍

此徑昔栽竹亂來餘幾竿茅從今歲葺筍趁老夫看拔

地蒼苔破叅天碧玉寒庭前盈數畝觸目是琅玕

出山纔十日清翠偏山隈似少去秋雨應從前夜雷迸

生疑有怒競長是誰催飽盡平生眼行吟日幾回

生意難拘束縱橫不作行斜穿寧避石直過似無牆空地補偏得新畦侵欲荒安排消暑處吾意已先涼

流水綠新竹平生意在茲忽驚青箇箇漸覺影離離

圻止僧親見抽梢人不知坐來光可飲睡足茗香時

頗怪箇箇好還憐老竹根雪霜經歲月雷雨長兒孫犢角一時銳龍鍾幾箇存池邊吾手植料得滿家園

### 過張山人不遇

北山有逸士相訪每相違陋巷無多屋居人共一扉客來題壁滿僂應在家稀爲問比鄰叟常時夜始歸

### 祝山如邀飲出示新詩

日朗青真集 卷六 江上集

東門城口關中有逸人居一徑入溪巷滿牀堆異書茶從僧轉覓酒爲客長儲佳句篇篇好流傳豈藉余

### 方井公招飲

負郭牆陰僻似村屐聲得得破苔痕山城水漫朝無徑竹樹春深畫掩門酒在雨天容易醉詩于晚節覺難存煩君好我思行世好待刪成與細論

### 初夏

梧陰初大竹初成天氣寒多穩卜晴野草花鋪紅毯關新秧風熨碧濤平幾雙山地牛頻叱一片水田蛙亂鳴底事流鶯啼漸懶漫無情緒兩三聲

喚晴喚雨樹頭鳩處處農忙爲麥秋山筍充盤和露折野花入藥來藤收學飛燕子空巢出作隊魚苗戲溜游講罷南華無一事舊詩親寫與人留

### 杜鵑

四月秋齊水滿村杜鵑啼處綠陰繁山花似染三更血國事徒傷萬古魂少婦枕邊春已去征夫嶺上雨初昏天津處士休愁絕那得南人氣尚存

### 黃鸝

碧柳千條覆大堤鶯吭初滑聽難齊風前酒醒偏聞囀夢裏人驚直怪啼似曲慢調淡綠內如花流過短牆西

日朗青真集 卷六 江上集

知君自愛聲音甚定選陰陰好樹栖

### 百舌

春溪山僻鳥鳴幽底事閒關啼不休一片舌翻千樹裏百般聲鬧五更頭繁音學得人堪喜巧語多來聽轉愁自是耳根難得靜謔言君側豈吾憂

### 畫眉

小鳥和鳴何處尋聲聲不變異時禽四時有之清溪雨過於新晴別院風微送好音顧影漫勞京兆筆聞名先動美人心能言未必如鸚鵡閉在雕籠一樣淡

### 王以介太史出叅江西督儲敘別

早歲爲儒典石渠借才暫出叱熊車船自轉司農粟  
膏火仍親太史書老友禪關淡望護謂前賢講席未  
應虛柴桑大有遺民在肯過潯陽一式廬

內史持籌佐大藩南州久困轉輸繁要知治賦循良績  
早驗居鄉長者言國課正嚴寧望減民情少緩卽爲恩  
遙遙澤沛西江木可有餘波溉里門

寄懷錢爾斐孝廉

武水泱泱滿縣流孝廉家在板橋頭竹聲晴聽通宵雨  
山色陰含一院秋爲喜孤吟營小閣時招野客上扁舟  
梅花基側東門路惆悵當年夢裏游

自南青集

朱大紅上集

兩年風雨臥南園問姓同爲武肅孫郭外花開春置酒  
溪邊詩就夜敲門漬留震澤孤臣血謂仲招斷虞山萬  
里魂盤生葬桂莫話昔年行樂事關人紅袖至今存昔  
爾斐作使女郎賭勝爲樂聞其人尚在燕陰

亂餘澤國徧風波破衲孤筇未敢過枕被幸存兄弟樂  
并念庭階淡望子孫多向來白髮應全禿老去青衣豈  
解歌爾斐生而髮白又所狎偕問客園惟悴叟驚魂定  
後典如何謂龍門先生

書懷寄錢仲芳

記別王孫十六年故人星散五湖煙也聞鬚髮隨時白

不見詩篇與世傳骨月難餘同產盡園林兵後幾家全  
向來鄙句蒙收錄一字如存亦可憐武水有詩百餘首皆以矣憶君家尚

風波閱盡道人裝無復狂奴故態狂一領衲衣常自補  
數莖短髮已全蒼爲澆宿草思行脚但說嘉禾早斷腸  
小艇夕陽來去路不堪回首是西塘

寄魏交讓處士

憶昔孤吟武水濱竹林聲氣最交親謂令叔子風霜節  
以孤偏勁清白家因亂益貧常怪德門多達士猶存留  
子作遺民東南北歲名流盡似爾超然賸幾人

自南青集

朱大紅上集

數過潘伯鸞小飲與陳二如劇談醉後有作  
南樓淡巷隱雙扉每訪潘生盡醉歸講易超超迎妙悟  
談詩往往合禪機日斜川上收虹飲雷過城頭挾雨飛  
不是衝炎頻擾靜微言欲覓解人稀

述醉示諸禪人

昨夜醉歸歸獨後街頭月色清如畫同行不用更扶持  
我醉心知路不謬分明記向北門歸左氏門開未掩扉  
階下童子喚不醒階前花影滿人衣愛此花影對花坐  
小童扶入竹房臥半夜忽疑臥在階空庭風露還愁大  
猶憶門櫳倚壁開捫壁求門安在哉那知身在門以內

何處求門更入來翻然驚覺媿且喜將心覓心一如此  
寄語同社系禪徒主人原在儂屋裏

飲鄧東之却贈

羨汝藏身出處間乘風高翮早知還數延僧住思離市  
但得錢餘便買山生事喜於垂老足世緣肯放此心閒  
論交杵臼今無幾一過高齋一破顏

吳于庭移居城北

新居負郭抵村莊況有三間疎豁堂便縛架遮東廬熱  
早開窗納北風涼雜花滿院留詩史小石憑闌坐酒狂  
共訝屋綳稍過直原來丘壑趣偏長

白閒詩集 卷六 江上集

士

江在湄昆仲見過

鶯花入夏三都館蠟屐侵晨二陸來執禮爭知家有教  
讓賢轉覺仲多才門庭見爾清脩苦心事逢人笑口開  
老去詞壇如不棄或堪頻把論文杯

姚翼侯催妝詩

薄暖輕寒四月天黃鶯休撻合歡眠壁間絃是新調好  
鏡裏眉知再畫妍永叔大姨稱謂換尚書小女子孫賢  
劉驥再娶趙是尚  
書第九女生九子  
最憐集句聲聲苦從此摧燒不許傳  
翼侯先有  
悼亡集句

左夏子懷西樓得山字

桐風初御晚涼還展齒同乘物外閒百尺樓頭書萬卷  
千重樹裏屋三間澹香細潑秋前茗遠黛平招雨後山  
半醉袒肩橫說易一生天放老夫頑

飲姚駕侯錦叢堂

錦叢堂側碧苔斑滿榻圖書在此間年力正強思勇退  
家聲方謀獨偷閒小窗日課詩何富太戶天教酒不慳  
客到所談方外事何須更買最溪山

江村初度

行年半百頗多違幾見茲辰守舊扉壯志暗消余已老  
家人相慶客真歸易于燈下朱難點孫指髭間黑漸稀  
白閒詩集 卷六 江上集

士

從此猛拚除故我豈需明歲始知非

寄從子龍友

我遇杜蒼略言與汝相識稱汝好文采落筆多奇特壽  
春鄉先生覽之爭歎息知爲我從子亦足生我色又言  
汝不羈意氣難可即游學亦多年岸傲乃如昔我以正  
月回羣從皆羅列問汝獨不見久未還鄉邑汝父年向  
衰鬚髮白間黑倚閭望汝歸中夜淚滂臆汝母厝淺土  
風雨臥荆棘兵火沿江村寧不念固極汝妻守空房糠  
甍不得食汝子嬌可憐宛轉繞我側朝夕盼爺回傷人  
爲心惻丈夫志四方天倫詎有忒汝學當益進汝才極

可惜我昔好遠游問關歸不得汝在咫尺間久出何所  
逼傳聞頗異辭展轉滋我歎讀詩早言旋免我長相憶

方季重見過

溪憐中表半晨星稱弟居然見老成骨肉情濃悲叔子  
謂家兄園林路熟憶難兄謂令兄家粗可過心偏遠望  
幼安本無奢累更輕安得住山休隔嶺時家醪與同傾

老去

老去書難讀終年手一經農忙閒坐寐僧倦放參醒會  
火無端著柴門忽自扃此中饒得趣欲說與誰聽

偶作

日間詩集

卷六 江上集

七

同輩頻抽去舊游看漸孤也知隨分過那得此心無學  
佛戒難受吟詩律不拘老夫年半百今始欲爲儒  
莊生不可學漸覺此心灰人似同舟聚屋疑避雨來起  
居安逆旅來往倩形骸處處多粘縛何時擺盡開

端午獨酌

淫雨涉春夏百穀播始完林間水生陂浩焉興波瀾郊  
邑困誅求四民力已殫黯然值令節慘澹不成歡壯子  
室屢空長夏更艱難手持一尊酒弗復具盤餐酒雖滋  
味薄能令顏色丹漬以菖蒲香防彼邪氣干開尊自斟  
酌一酌再三歎踟躕茅檐下周旋豈得寬惟有孤生松

可以恣盤桓

夏夜喜雨

火雲晚照四郊愁一雨滂沱豈待求天澤自依時節降  
人情空爲稻梁憂高田趁水都催種早稼盈畝已望收  
多少農夫通夜聽聲聲滴在寸心頭

不種田園不納糧也欣時雨共人悲老僧豆架侵晨縛  
鄰舍瓜藤一夜長牆外暗聞奔澗響林間微有宿燈藏  
分來佛火無些事照我收書白上牀

七夕陰示從子龍友

將應試

天河陰不見酒盞興難降犢鼻矜南阮烏皮老北窗雲

日間詩集

卷六 江上集

七

遮應有渡星暗自爲雙莫乞黃姑巧蛾眉皓已麗

索飲方季重

懷抱秋來惡那堪麴蘖疎上牀眠不著卽事悶難除表  
弟能藏酒阿咸數起予六合姪爲倚渠謀一醉于汝意

何如

詠史

荊州據形勝其國四戰衝北向爭天下勢同順風呼乘  
危不能取惜哉失此圖先主旣入蜀勢在西一隅主旣  
稱爲帝蜀亦建爲都將士皆懷安焉肯復長驅雖有孔  
明才見利不能趨魏延計不用千載嗤其愚

古來稱險固惟蜀號偏安一夫以死守誰能踰其關如  
何有蜀者兵至輒破殘哀哉姜伯約勇智非不全漢主  
既乞降焉用軀獨捐解甲以事讎舍易圖所難此志亮  
不就至今爲心酸

晉室昔南渡立國過百年其臣非不庸其主皆至辱豈  
有復仇志惟圖旦夕安所重亦門第所尚仍虛玄中朝  
覆亡轍到今迴不悛中原有戰爭此地幸以全獨令王  
與謝後世稱其賢

得失固有道成敗安足論成者寧必聖敗者詎爲昏古  
來功名際多爲史氏冤謝玄破苻秦其名至今存向非  
日用詩集 卷六 江上集 七

朱序倡秦兵豈遽奔英雄一失路萬古視其魂功名屬  
豎子壯士復何言

中原昔喪亂戎羯互塗炭共偷江左安坐看神州陷壯  
哉宋武帝直上咸陽殿百年宿穢清天日重相見可憐  
秦父老壺簞徧畿甸中原望風降拓跋不敢戰一朝棄  
之行急歸國晉禪關中自足帝方隅何用募空使向化  
民再罹殃戎難功名不得收古今一長歎

虞常漢烈士沒身在匈奴身陷志不屈還欲復其仇思  
劫閼氏來并取丁靈頭此豈能歸漢要爲壯士謀傷哉  
奇計泄同事皆被收其事雖不就其義已千秋獨陷蘇

子卿北海長幽囚

漢家邊禍起幾由中行說翁侯相繼降和好從茲絕隴  
西辱家聲長水焉足責貳師名將軍一敗屈其節爭寵  
復何心陰害出同列敕巫託鬼語祠社屠其血冤死在  
異域殺身一何拙

都尉昔出塞搏戰功誠奇若非管敢降豈不出重圍壯  
哉韓延年一死報主知因杆無功返夷滅焉能辭侯王  
亦可慕泥野亦可追何爲別子卿泣下空霜衣不如丁  
靈王勸縱蘇武歸

蘇卿在北海志豈復望生空死無人地此心誰當明丈  
日用詩集 卷六 江上集 七

夫守大義口舌未可爭李陵語未畢喟然感其誠雲中  
生口至廼言武帝崩南鄉一長號至今聞哭聲白髮謁  
園廟歸國徒傷情

人生重富貴要在還故鄉韓信過淮陰身封楚國王買  
臣歸郡邸腰懷會稽章故妻怨既報漂母恩亦償英雄  
不見道恩怨焉能忘得志論一時寧係後不亡二子無  
令終後世皆稱揚

子雲寡嗜欲家無儋石儲漢亡不肯去天祿還授書勢  
利非所慕所懼身見誅設令投閣死死市何以殊天地  
有玄文時節當發摠焉顧持筆士削其漢大夫

富貴不足羨道在豈爲恥不見張安世光寵世無比父  
子竝封侯知慙不知喜纖密殖貨財天下稱其美張禹  
老貪夫嗜利死不止臥病邀帝臨但託壻與子天變意  
昭然豈不在王氏直爲子孫計陰希外戚旨漢祚從茲  
移禍由貪夫始

同戴无忝訪方有懷白鹿山莊

昨夜漁簑泊釣磯朝涼趁向鹿湖飛蓼花灘暗迷河路  
松竹陰濃閉板扉支磴且留來客坐呼僮走約主人歸  
炎天相見無苛禮揖罷當風便解衣

訊臣向魏塘近事

劉臣向頃遊天都  
返過武水特訊之

田間詩集

卷六

上

魏塘回首幾招魂不在南園卽半村吏部果然嗣愛子  
職方曾否有遺孫入官田宅誰爲贖戀主僮奴若箇存  
想見兩家花圃好春時一樣鎖青門

陳朗生山館

厭入縱陽小市廛避喧稍覺後山偏幾時亭子崑巖置  
安得泉聲壁上縣石磴高低遲客坐竹牀來往許僧眠  
樹根碑記吾當摠留待和州處士鵲

和州戴元  
忝善篆刻

田間詩集卷第七

江上集 庚子

方還山過訪村居有贈依韻奉和

海內詩寒老孟郊逢迎猶有故年交  
難餘忽共新裁被  
亂後重營舊覆巢  
竝哭窮途殊出處  
好拈險韻費推敲  
田廬未就栖身窄  
消受江村一把茅  
管領堅壇自過江  
高吟猶記隔池窗  
紅亭涼水花千朵  
白眼青天雁一雙  
往事已成春夢醒  
狂心端賴夜禪降  
老年聚首無他事  
易在牀頭酒在缸

懷齊方壺

田間詩集 卷之七 江上集

同學書堂久未過憶君吟嘯徧山阿  
悲秋夜半商音發  
感遇算前楚調多  
滄海杳無鴻雁影  
青春空老白狼河  
向來狂態知難改  
醉後如聞出塞歌

得龔仲震閩中書信

忽得故人信遠從江上魚如何沙縣別  
纔接海澄書多  
難交頻減漫游計亦疎  
令君吾未識應自重相如  
海澄  
吾鄉人素不相知脫仲震於  
難書來云推某分恐未然也

穫稻詞

女踰碓兒埽倉我家今日稻登場  
穫稻上場打稻畢拂  
還租稻叉手立往時入倉纔輸官  
今年只在場上看晚

禾斂死田無棄又下官符催馬草買草納官官不收千  
堆萬堆城南頭風吹雨打爛欲盡餓殺閨中子母牛

催糧行

催完糧催完糧莫道催糧吏下鄉吏下鄉何太急官家  
刑法禁不得新來官長亦愛民那信民家如此貧朝廷  
考課催科重鄉里小民肌膚痛官久漸覺民命輕耳熟  
寧聞冤號聲新增有名官有限兒女賣成早上縣君不  
問村南大姓吏催糧夜淡公然上婦牀

水夫謠

水夫住在長江邊年年捉送裝兵船上水下水不記數  
但見船來點夫去十家門派一夫行生死向前無怨聲

田間詩集 卷之七 江上集

衣中何有苦搜索身無錢使夜當縛遭他鞭撻無完膚  
行遲還用刀箭驅掣刀在腰箭在手人命賤同豕與狗  
射死紛紛滿路尸那敢問人死者誰爺孃養汝纔得力  
送汝出門倚門泣腐肉已充烏鳶飢家家猶望水夫歸

乞兒行

乞食兒勿求飽如今惟有乞兒好富人有糧貧有丁羨  
爾不聞追呼聲鄉里小民難到縣羨爾不見縣官而官  
家賦稅多如麻汝徒只稅籃中蛇君不見富家翁朝防  
吏人夜防賊通宵有眼合不得籃中蛇去值幾錢草堆



一夜餉餉眠

捉船行

縣裏今年大捉船有船不近長江邊往時繫纜關江口  
如今橫截江守峨峨大編載官離官不放行可奈何  
捉船到官候糧久可憐無糧燒船走男兒生計亦無窮  
何苦老在波濤中從今應與江神別此生誓不理篙櫂  
閒得一夜心不休明朝替人駕小舟

寄懷白門舊游五首

屬門人何怒飛問  
訊諸子詩以代書

馴象門西老逸民兩年晨夕最交親圖書相對全無事  
粗糲同餐未覺貧雪裏顏開僧舍酒花時淚濺帝城春

日南詩集

卷七

江上集

五

楊雄居遠

伯

吾歸遠試問追隨尚幾人

胡星卿

雨花臺側破山前有客樓居十幾年坐臥一牀人罕見

購求千卷手親編賢甥酷似能借隱阿叔雖癡亦好玄

造席若知吾弟子

怒飛擬訪  
松風閣

定容汝宿萬松顛

張瑞星

元倬先生馬巷居修梧小石野人廬牀因客臥書頻卷

詩以交嚴冊漸除頭白未妨冠服古眼昏應與簡編疎

別來念爾心灰盡尚覺杯中興有餘

王元倬

青門未必世堪逃自是東陵隱計高竟肯種園身本健

公然執紼婦殊勞灰心轉怕新聞至得酒時防故態豪

與我明年俱五十那能同醉臥江皋

常蒼谷

季子孤標野鶴姿老來持重亦吾師長齋不斷杯中物  
遠害常防亂後詩世網徧張余自放禪關已過爾還疑  
莫因學道身心苦何日為君撒手時

又二十四首

園上頭陀族本華多年賣盡作生涯閉門反教鄰人鎖  
潤筆淡防老友賒白鷺洲邊停杖履芙蓉山畔領煙霞  
交親索負柴扉滿誰信終朝不在家

城北王生舊有聲孝思友誼嶺南行親喪遠至通街泣

旅櫬兼扶舉國驚

王迎喪嶺南并  
扶櫬延尉擬回

酒到十分神始王身

惟一綫繫非輕橋邊相訂移家出擬覓吾鄉數畝耕

日南詩集

卷七

江上集

四

青

仲子無端滯網羅北來家信近如何交游早慮危機伏

患難還知俠氣多老友詩于連夜燉

君聞蘓先  
笑箇中詩阿兄鬚

在一年

睡卿

生還遠寄江村訊飛棹衡門與嘯歌

城南野色滿西街白板門稀漸補柴佛戒易持難斷酒

家人不勸盡長齋市中賣藥惟僧乞寺裏聽經有弟偕

臨去誤收書一卷至今展對即牽懷

張僧持

白下知交半隱淪同時最有子雲貧辨端欲起皆知讓

星學頻推豈認真

楊外推  
星命

性不如輩非佞佛家常絕粒

未求人江村老友柴門遠撥草穿畦月幾巡

楊州伯

牆東處士髮星星老屋苦侵戶晝局野哭每逢先帝

忌身閒甘授小兒經談時微中終朝默酒不辭斟徹夜

醒疑我有書人罕見欲來竊向帳中吟

王維中

墨妙如君世亦稀看君游戲頗忘機囊非正乏輸錢却

卷自成堆得酒揮遠客乍還經宿去貴游屢約及期違

松風閣上青田石許爲鐫還竟不歸

張大風

衣屨蕭然處士風吾徒世法幾人通律詩自與唐音近

章法言于漢篆工宅卜南村因夙好身離西席便奇窮

齊年尚有開平後

謂蒼

明歲同稱五十翁

吳樵月

荒園一徑入蒿萊常與溪翁薄暮來但到賓朋逢茗熟

弗拘時節有花開家私已盡惟藏畫酒量雖差不斷杯

猶記小橋橫席坐月高闌進醉忘回

姚伯右

隆準爭憐高帝孫每談往事欲銷魂朱門入籍知難賣

翠袖從良說尚存亂日飢寒猶是福非時凌虐豈稱冤

遠遊爲負兵家債流落松江何處村

朱茂昭

蓬門開向小橋邊避世經今十六年遂見山陵驅牧馬

每逢國忌拜啼鵲爲儒半出門牆下佞佛時遭搶寺前

羨爾食貧無重累杖頭常帶酒家錢

金伊仲

年年麥飯哭冬青阜帽方袍共幾人麴蘖難消亡國恨

菱荷不染朔風塵徒聞苦柏矜高節未有寒梅漏小春

意氣似君貧不久問君底事只長貧

殷任野

早歲逢迎記不真那堪鬚髮盡如銀疎花小檻松江宅

野徑孤筇白下人

補松江人  
寓居白下

畫倩老僧傳筆意繡疑嬌

女是鍼神

宋繡多乞  
七處粉本

如何歲暮柴門掩又作淮南幕裏

賓

建安游子滯難歸困在江城古帝畿賣畫僧慳分潤少

燒丹友死乞錢稀

謂陳  
古公

故山賊占長橋寓淡巷人尋倒

啓扉近日閭鄉容易貴如君偏是苦長飢

黃波民

馬路街邊舊草堂圖經千卷小樓藏異書試檢丹黃偏

難字頻詢亥豕詳潤筆每蒙資困乏

閩人屢託君  
屬書於余

常得備遺忘借來祕本僧廚失應有神靈護不亡

借祕  
書藏

脩藏社爲人籍

去○黃俞邵

門西小市倚城隈一月經過定幾回初學易林頻布卦

自開酒店動傾醅繡親節著徵詩檄狎客談皆作賦才

斗室炎蒸淡坐日北窗曾有好風來

湯聖弘

憶別梅岡舊酒壚憐君行脚海天孤性難合處原知僻

跡太奇時漸近愚爲客久無賴士僕隨身惟有

孝陵

圖

顧景有  
孝陵圖

白門相念癡禪外

謂旭

更見南陔老病夫

頭白張顛志已灰，萍蹤未許海鷗猜。幾家園內冰花接

何處階前遇石堆。丘壑境從詩法悟，江湖興自酒杯來。

導師有意為摩頂，浪杖人欲念著萊妻苦要回。張大玉

蕭寺浮居客滿廬，談天聲價近何如。酒錢共仰君平卜

詩句頻央逸少書。諸王樹裏簾收人散後，橋頭燈燦月

明初。經行處處同攜手，獨有狂奴足跡疎。周勿庵

簪帽荷衣道士裝，看君奇癖在膏肓。竹筐滿市收茶具

藥裏逢人試禁方。家為燒丹全破廢，身思賣卜且韜藏。

知君有宅桃花塢，終歲何曾到草堂。謝逸人

檜樹森森滿寺陰，蒼苔路滑日相尋。同參單上入皆散

日間詩集  
卷之江上集  
七

說法堂前草漸深，托鉢幾完行脚願。把茅誰作住山吟

栖霞塢就吾何供，千里拈將一寸心。天界同參諸子

長干壯麗九州稱，聞道今年土木興。留取臺基容禮塢

倒開窗戶看然燈。杖人便垂簾大半多高士，挂錫其中

有異僧。若遇故人相問訊，為言鬚髮白鬢鬢。長干寺諸

新亭岡轉一茅孤，破衲棲山老更癯。持戒自知嗔性在

授經屢辨字音誣。蒲團夜雨談圖識，麥飯春風哭鼎湖。

最是別來常挂憶，佛前摩頂小僧雛。旭初

憶在長干數往還，避喧溪入祖堂山。二時齋粥松根送

雙扇柴門竹裏關。老病秋林增點綴，蹢躅石磴慣躑躅。

去年寫幅煙雲寄，牢挂江村草屋間。祖堂介丘上人

### 雜憶九首

南來佛法自牛頭，二十年前此熟遊。長憶小房耆舊住

偶逢佳客茗蔬留。大江潮白窗窗見，古洞藤纏樹樹秋。

相識獨存監院叟，對人猶說昔風流。牛首監院

高座苦荒野，色侵游人只在雨。花陰路繞轉過喧，隨隔

客自來。稀境豈淡黃，葉堆邊方士醉。梅花窗下老僧吟

一從寺閉兵披後，無復扶筇得得尋。高座寺

南朝諸寺首長干，百戲叢教院落寬。黃口喧稱新國手

寺有奕手  
纔十餘餘  
白頭閒話舊中官，御碑額許游人坐。輦道錢

憑賭豎攤近日松，園頻試馬可憐老樹半彫殘。長干寺

溪流脈脈繞頽牆，曾客荒林舊道場。竹影篩殘淡院月

梅花凍白一庭霜。彈琴僧見經時化，說劍人傳蹈海亡。

今日山門新壯麗，為看丹堊益淒涼。普照寺

朱雀橋南塵最喧，纔離市口綠陰繁。青苔巷埽家家路

白槿籬編處處村。王氣已銷松樹盡，軍書忽下竹林荒。

比來煙雨蕭條甚，空有樓臺望裏存。

琉璃簾上一村偏，小巷疎籬盡可憐。僧舍門當清晝閉

人家路向亂畦穿。打柴婦過空樊圃，放馬兒來各斂錢。

數里琅玕官伐盡，卽今幾箇轉蕭然。

南岡路出鳳臺門草色苔斑滿淚痕碧血已收難入土  
丹心終在不稱冤未聞令下仇枯骨徒以交貧滯旅魂  
擬斂錢租荒寺地可還移得殯江村

移居爲卜白門幽豈意居民事事愁關市怕收騎死馬  
犒兵權借放生牛逃完戶口官難問牽去妻兒債未休  
惟有山僧裝不改近聞牒下漸苛求

小市居因老友招短牆門閉草蕭蕭偶逢僧出搖葵扇  
閒看潮生坐板橋晨起絕糧鄰肯借夜歸辨語犬來邀  
盈庭秋色誰爲主獨有胡翁歎寂寥

仲兄初度日偶成四十韻

日問詩集

卷七 江上集

九

青山招隱地阜帽灌園翁筋力天私健門庭齒最崇早  
栖羈客似獨宿老僧同飽肉資兒俸供甘費女紅兄有寡女

比蓬屐乾晴怕脫書爛濕頻烘夜榻施毡覆秋燈著紙

籠誦因無本熟句以不眠工警寐聞蘆雁聯吟伴草蛩

題枯思曲折字細眼矇矓入世嫌腸直居家幸耳聾酒

惟呼弟飲經必遣孫通擔糞看粗婢爲牛弄小僮判芻

宵喂寒除架早栽松鄉里衣冠混尊鼎餅餌充毋輕開

此口切願反諸躬事到手偏棘人知心尚蓬馳驅焉得

已噉噉漸難雄且喜荆猶合休嗟桂舊叢岳連慙二室

行斷剩雙鴻險韻詩更和佳辰杯肯空霏微吹座雨明

滅隔江虹方竹裁斑杖圓荷截碧筒英餐初墜菊曲奏

半角桐自得貧居趣何須生計豐七旬來鼎鼎百歲過

匆匆莫任胎成性應拚講習功參禪隨意坐學易與身

終祠屋穿三架瓜田廢數弓晨昏依木主清白守家風

樹色窗朝北湖光戶面東乘涼颺習習曝背腰融融怨

物銷閒怒齋心息內訌擁爐圍襪被篝火映簾櫳音韻

由天發頭顱任雪蒙豈徒寧喘息兼以課兒童祖德時

時說遺編世世攻少年能聽順長者亦虛公卽此真安

樂誰言吾道窮

日問詩集

卷七 江上集

重九日友人見過

柴門住近大江涯有客追尋路苦賒三徑葉聲高士屐

一庭山色老僧家茱萸正熟經秋酒叢桂還留滿樹花

向後詩壇欣有屬獨拚歲月註南華

寄題劉臣向山居

陶公祠側竹森森小構三間倚碧岑借倩石崖當戶擁

安排老樹滿庭陰市器漸作偷閒計家足縣知勇退心

從此俗人都可謝白頭緇侶得相尋

捕魚歌三首

長河水退疾如箭江魚上水只一綫土人關魚亦擇日

織竹爲梁畧同密水口有梁魚早驚大魚小魚湧來爭  
大魚奮鬚向空擲去江咫尺出不得鯉魚信是非凡鱗  
騰空躍過真有神小魚無神枉自急依倚大魚頭戢戢  
聽得水響皆回頭水聲亦是灘上流灘上細流旋已汜  
諒汝終是池中物

清晨打魚魚網齊人多水淺水爲泥大魚久網歸漁戶  
小魚亦聽村人捕風寒如刀人不覺一半無骨空手捉  
捉得鯉魚已在手手滑旋爲他人有物物有主爭不得  
此魚非汝口中食蠅強不動灘上鱗灘邊捉叉先有人  
往來搜括何太盡寧有細族水中剩水中之魚亦善藏

白間詩集

卷七 江上集

七

明年出水三尺長

六月潮水破我堤潮來有魚稻無畦稻有佃人魚有主  
魚雖食稻不得取家家水到柴門前網挂牆壁空垂涎  
行人爭見魚湧上今來取魚殊失望或云九月連朝霧  
鯉魚引魚乘霧去我思此物之來天所予佃人無稻魚  
當捕君不見佃戶田邊水尺餘下水捕捉皆有魚

二子篇

我行萬里今歸來閱盡天下無奇才垂老江村識二子  
聲名不挂當時齒楊子祖父來東鄉家貧親老事岐黃  
戴子歷陽名父後一簪輕身萬里走兩人篇章殊精妙

雕蟲小伎何足道戴子痛父志未伸衣袖斑斑清淚痕  
學道豈必求出世年過三十不肯婚楊子信是甘貧者  
潭邊種菜纔盈把畫出灌園夜讀書嚴親督過不少假  
此事在古未爲奇稱向時人人不知君不見吾鄉爭與  
二子友但言二子能賦詩

和方有懷孤鴛鴦詩四首

微禽幸脫網羅中敢羨雙飛恨在櫳君是合歡牀上客  
祇應持贈獨眠翁

十首詩成盡可憐憐他隻影小窗前也知嶺外歸來客  
獨宿松間十七年

白間詩集

卷七 江上集

七

此生交頸夢難成媿煞人間伉儷情喚作鴛鴦單不得  
時時顧影怕呼名

吟君詩句斷人腸底爲鴛鴦苦悼亡玉鏡臺前吟不得  
防他聞著暗心傷

寄藥地無可師五十

風勁知歲晚水落知天寒居人篝火坐各各掩其關言  
念藥地翁一身栖廩山廩山在何所草屋八九間江右  
七氣薄況經兵烽殘縕袍豈不冷粗糲寧可餐又聞終  
歲病鬚髥不復斑豈無徒與侶枯澹恐無歡念此不能  
往喟焉摧心肝

惟彼藥地翁今年正五十十載系學功茲事應已畢何不放牛行聽其自出入無事經卷間窮年尚汲汲我讀義文書不從書中得大易本在人日用誰能測一悟咸感旨損盡安排力苦爲習所持卽事難自必明歲亦知非念之心轉急

聞翁在藥地終日只讀書此事佛所禁翁意那得舒佛法制凡夫豈爲我設與我今但飲酒吟興亦不疎平生好此物到老不能除自謂醉吟時雜念無用鋤以此在世禁而心常得虛遠公亦有塿浮山自有廬翁倘能歸來我其從翁居翁醒我獨醉兩者樂焉如

卽聞詩集

卷七 江上錄

三

昔在庚寅歲同泊昭江船爲翁稱四十冠冕羅賓筵長歌聲忽悲轉眼十年前存者今幾人亡者良可憐如何我與翁又隔窮山巔翁其愛道體強飯以安眠五十爲始衰百骸宜周旋譬如逆旅宅亦欲使完堅定知久當去得住且免遷知翁無所嗜亦不用學禪惟有一卷書可以終天年

### 北風行

玄冬十月北風久白日慘澹青天吼萬里枯蓬蔽空飛一川亂石平地走江頭老翁門不開舉家相對色如灰已憂屋上茅盡卷泥乃堂前柱欲摧當風出手手指直

門欹繩爛縛不得門外往往拔大樹根斷株傾委牆側羣兒紛吹斧作薪欲起禁之老無力一村三日少人行耳畔唯聞摧折聲獨有南山松倔強半死猶與風力爭

### 輓李長者文若

昔我先君子抱道隱巖阿遠方爭就學里彥靡不羅翁也負英氣自請備四科雅志鄙章句微信聆頗多日把莊生文松間朗吟哦竊聞時輩笑聲益振林柯所居在菰蘆籬落向江沱熒熒麥與菜疊疊瓜與茄柴門帶高柳古屋纏薜蘿客至出麥飯村酒得微醺兼通儒釋理辨論若縣河有見必自是此病老不瘥兄弟事耕鑿門

卽聞詩集

卷七 江上錄

四

內謫然和鳴呼喪亂來人事同逝波翁老而失子骨肉半消磨所種沙渚田崩卸成漩渦疆界旣以盡賦役徵乃苛此翁興不衰七十髯纔暗我自嶺外歸步履相經過夜淡談易理傳註痛詆訶當其得意時目中寧有他今春奄忽逝未聞久臥病翁爲學道人去來路不頗年紀近八旬不死欲如何所憐雙親柩暴露荒山坡所憐兩穉子未勝笠與蓑空有官家稅而無田中禾卹孤癯有志常恐竟蹉跎時于牆壁間誦翁呼吸歌

### 述懷

五月井水寒十月井水温陰陽潛變易智者窺其根而

沉氣候移一往不復存古人有陳迹每爲後世翻如何  
章甫儒猶守聖人言草木戀故株人心懷舊恩不如候  
旦鳥能知朝與昏大運旣以然吾道安足論

有落授我書云自張子房其理本大易其術役陰陽十  
千甲迺通六龍首則藏易爻稱帝乙通甲義以彰八卦  
排九宮虛者爲中央中央數居五其色乃正黃神人選  
正位往往游其傍此義知者誰庶幾老與莊誰謂兵家  
言恐是養生方

振衣忌太白澆水惡太清太清魚不樂太白賦易生舉  
世懷嫉妬焉能全今名賢者砥完節至人多累行成綺  
白間詩集 卷七 江上集 五

事議議伯陽不與爭後世原其毀焉知至人情

揚雄性佚蕩劉向無威儀抱道空自樂誰能知其奇南  
國有曠士秉志類如斯其口不擇言其行迺無虧我欲  
從之學懼爲世所疑世情重色莊勸以少矜持此士還  
大笑爾胡教我欺去去勿復言吾不爲人師

靈鳥長苦飢志士常苦貧人生何仁義惟知賄是親東  
鄰有戚施駸駸駭四鄰西舍有嬌女容華耀青春願言  
結歡好共知非等倫所重在全帛豈必重其人不見南  
郭子守道以終身兒女非不佳長大無昏姻

人生各有志所志各不違處者甘藜藿出者厭甘肥焉

能慕高尚而辭渴與飢顏公送酒飲元亮亦不抑未聞  
五侯鯖遂爲西山薇古人嚴一介此道今則微窮餓未  
卽死不如且掩扉

真火戒突直防隄慎蟻穴世人重周旋彌縫慮其缺而  
我性狂愚言詞復疎拙如何訪毀來反以括囊獲忠告  
固見猜綱繆轉開隙中夜內自省不知爲所積不見道  
傍樹編籬得松柏不見庭中花種梅成荆棘世路苟如  
此存心復何益

吾生固有分所貴能自知昨日饜梁肉今晨抱腹飢早  
時縱歡笑夕暮已生悲自審分正爾安敢踰其涯偃鼠  
白間詩集 卷七 江上集 五

飲滿腹鷓鴣巢一枝豈不羨鵬鵬所賦各有宜遠志諒  
不遂徒爲世所嗤

潘蜀藻邀同方爾從舒懷祝山如劉爾雅陳季  
白潘彥升集石經齋卽席

潘岳閒居願不乖誅茅小構石經齋罷脩碧檻惟栽竹  
特閉朱門改用柴詩卷敢爲慈母較蜀漢北堂詩集初成酒杯偏  
喜故人借談淡燭盡西風夜落葉蕭蕭暗滿階

見齊方壺關外書信有懷

親君書札字如鴉遠自關東萬里除病婦可憐長在榻  
嬌兒猶怪不還家淡宵夢醒沙場月絕塞愁吟野戍花



聞道遼陽饒唱和新篇幾拍入清笳

冬夜訪予山幼安田伯素伯孫小武小戒陳大

匡戴韓五左壯于峙匡集左武子齋論詩漫

示

敢矜風雅伯難處老纔知諸子才皆大吾鄉調不卑細  
求五字法小構一篇詩吾鄉體好爲七言又一題輒得數首皆古人所絕少詩不如古  
亦以近日詞壇盛居然作者誰

哭胡臨海子允

之官頻聚首臨發覺心悲病勢人傳久除書客見疑見除  
目臨海兒方扶櫬至母尚倚閭思割俸編詩願同鄉更  
相惜特集  
仗誰子允優相作  
刻龍眠詩

偶飲城外小店諸子隨至漫成

野肆東門外軒窗面面幽偶然尋酒伴何意聚詞流小  
飲豪奴笑談店叟愁市人不敢入嵇阮在爐頭

聞陸漢東到金陵卽回得姚六康凶問

昨歲江城聚嶺南二妙才如何三載別獨見陸生來客  
路潮陽遠公車白下回橋西訪舊宅應怪少人開余舊寓大  
市橋西漢東  
曾過其處

吳拙存出示哭鑑在詩屬余序之因成一首

幾度哀吟調不成斷腸況是鵲鴒情作君小序無多字

一字書成哭一聲

冬至前一日峽山途中作

且勿憂天變今晨有薄霜客衰鬚苦凍臙瘦耳尤長山  
色凌冬紫雲情欲雪黃明朝猶在路那得養微陽

投宿峽山贈念何菴主

每叱溪邊寒遙憐竹色寒柴門藏路側精舍隱林端日  
在山中短天于閣上寬老師相識舊常借一宿安

圓通閣上冬至前一日

今日純陰夕一陽未有芽星疑疎竹見鹿過合山誰就  
火客談易移燈僧借茶竹牀樓上冷多送衲衣遮

柏簡詩集

卷七

上集

六

衲覆爐埋火毋妨襍被單香燈半夜換鐘梵五更寒火  
照驚鷄起僧來問客安行人籬外語大霧正漫漫

曝背

見說三竿上推窗甫下牀爐寒休更擁棉舊罷重裝日  
短午纔暖山溪南有陽負暄吾自適無夢獻君王

雪朝偶成

林雀不聞譁竹窗旋已曙攬衣啓柴門謁謁見積素孤  
煙弱不高野田微有路土畦高下白皓若宿羣鷺寒花  
裏不舒麥色萋以布何處一聲墮驚此山鳥去

田間詩集卷第七



田間詩集卷第八

江上集 辛丑

田園雜詩

風昔慕躬耕所樂山澤居憂患驅我遠常恐此志虛十  
年一言歸舊宅已焚如嗟我昆與弟茅茨倚廢墟徘徊  
靡所栖還結田中廬結廬雖不廣牀席容有餘牀上何  
所有一二古人書熒熒破土麥青青畦間蔬日入開我  
卷日出把我鋤

仲春遘時雨旣雨旋亦晴百草吐生意衆鳥喧新聲紛  
紛羣動出各有各有其營就是形骸具而懷安居情未

自問詩集

卷八 江上集

十一

赴田皋叱牛出柴荆耒耜非素習用力多不精老農憫  
我拙解輒爲我排教以駕馭法使我牛肯行置酒謝老  
農願言俟秋成

一春勤稼穡草木荒東園今晨始芟刈逝將除其根良  
苗常恐短惡草常苦繁腰斧伐荆棘用以衛籬藩荆棘  
傷我手淋漓手中痕手傷不足道籬弱何以存家人挈  
酒至滿斟在瓦盆勸我飲一醉頽然臥前軒前軒無人  
來春風開我門

雞鳴識夜旦鳥鳴識天時東皋人有聲我起毋乃遲攬  
衣出門早且復驅其兒黃犢初放成我鋤子則犁犁鋤

豈不苦衣食道在茲道傷一老父聲塵前致辭言兒筋  
力薄稼穡非所安詩書雖不尊猶是祖父遺如何舍素  
業自甘辛苦爲多謝老父意此意君未知呼兒且飯牛  
吾去燒東菑

在昔江村田貧者纔數畝父老能力耕子弟無游手春  
秋聚比鄰半爲垂白叟泥飲不能歸往往似路口自糶  
喪亂來此會散已久今年更作社四鄰能來否社公猶  
有神鄰翁亦有後呼兒牧雞豚命姬釀新酒豈惟祖德  
存抑使風俗厚回頭語子孫世世毋相負

自問詩集

卷八 江上集

十二

鳥噪正喧招手去何速念此爲誰歟有馬又有僕舍耕  
還入門適是平生熟田潦濕我衣泥塗露我足且爲解  
襪襪易我揖讓服故人持不聽訝我未免俗呼兒出草  
堂敕廚炊脫粟我去送牛來今夜留客宿

罵牛東皋上有客問我經我牛依田轉客亦隨我行請  
問大易旨此理不易聽乾卦冠潛龍遯世去其名奇門  
稱遁甲適能役九星祇茲无首義可農亦可兵八卦周  
天轉六位以時成時哉不可背亦豈容將迎朝爲犢上  
客夕爲隴上耕斯義如轉圜指出子應聆顧客且安坐  
吾牛不肯停

東園有嘉樹開花照昏曉一爲葛藟繁遂使枝條槁枝  
條旣以盡葛藟繁未了我欲解其纏轆轉死相抱念此  
不能除斬斷乃爲好斬藤樹亦傷藤去樹以保今晨心  
目曠豁穢淨如掃樂哉嘉樹柯且復惜其老寄言種樹  
人此物去宜早

晨興理園圃有蟲齧我蔬根株旣傷損枝葉還蕭疎我  
心不忍殺棄之臨路隅棄已還復出此豈能盡除況且  
掘鄰畦彼蔬亦何辜念當護此生慨焉揮鋏鋏遂令害  
苗物戮盡無復餘借問好生人此義將焉如

鄰舍有老叟念我終歲勞日中挈壺榼餉我于南皋釋

田間叢集

卷人江上集

三

未就草坐掛出盡濁醪老叟自喜飲三杯興亦豪縱談  
三國事大罵孫與曹呂蒙尤切齒恨不揮以刀惜哉諸  
葛亮六出計猶高身殞功不就言之氣鬱陶嗟此異代  
憤叟毋太牢騷

屋上春鳩鳴田家穀始播時雨催我還倚簷檐前坐牧  
童去未歸雨聲聽漸大時雨豈不嘉所慮老牛餓自往  
喚牧童牽牛入關臥我牛旣以來我鋪行須荷田疇及  
時治況復雨初過亦知冒雨寒爲農焉敢惰

盼盼水中蛙瞿瞿隴上烏土膏一以動各有口腹需田  
婦值我飯承筐置路隅顚顚者誰子似是久饑夫問之

不肯對但指形容枯我腹豈不枵畏其委溝渠撥飯與  
之食傾筐無復餘飯已長跪謝此恩漂母迺我實憫子  
飢寧爲千金圖揮之使速去毋用長者誣

春灰不久晴衣垢及時澣身上何所著敝襦及忺短家  
人念我寒一杯爲斟滿酒滿不可多農事不可緩奮身  
田野間襟帶忽以散迺知四體勤無衣亦自暖君看狐  
貉溫轉使腰肢嬾

田間叢集

卷人江上集

四

東家事詩書西舍勤稼穡本意在謀生所期各有得君  
看西舍翁男耕女能織娶婦旣以勤生子又得力焉知  
翁室豐今年大召客割雞秋極肥出酒濃如漆可憐東  
家子終歲不飽食夜愁兒女啼晝愁租賦逼天寒四壁  
空相見無顏色從此誠子孫決志耕不惑

魯國有一士中年不著妻有酒惟孤斟有牀祇獨栖將  
旦候鷄鳴人夜聽烏啼三冬布余單暖氣無一絲況復  
失中饋長苦渴與飢飢渴豈不苦所得良自知在世多  
不便去之甘如飴常恐懷其安一旦不肯離不離可奈  
何吾其無此迷

上士守其中下士勞其形畫作形以儆夕息神亦寧放  
身草間臥一臥不得醒豈惟舒我體亦以忘吾情春耕  
思有雨秋穫思有晴終年早潦憂常恐秋無成秋成聽

諸天而我胡營營我情豈忘歟庶無他憂生

人生會有盡行止非自由止亦不可趣行亦不可留如  
何榮桑叟汲汲爲此憂終年痛飲酒冀以忘其愁吾身  
聽物化及事則休當其未化時焉能棄所謀有子亦  
須教有田亦望收天心于人事何息不周流我不離世  
間而願與天游焉能外親戚視之同聚渥乃知黃老書  
不如孔與周

汪希若寄訊云以三之日過田間遲之不至

聞君有約赴青山便訪茅齋桂樹間爲擬聯牀添竹樹  
早呼開徑掃柴關廚無兼味應相怨酒入新年或未慳

日聞書集 卷八 江上集

一夜梅花開似雪可因興盡及門還

午睡三首

北窗隨意臥竟日少人來自把雙扉闔春風吹又開  
牀上書忘卷松風次第掀夢中聽乍醒似有客來翻  
食居真樂處未許俗人知過午煎茶熟剛逢睡足時

雨窗

昏昏連野雨漠漠隔溪煙煙雨遮茅屋窗中有客眠

潛山道上雨過望雲中天柱峯

千峰迷失雨餘天忽向雲端視岳蓮白滿虛空遮不到  
驚參霄漢望如縣危檣直出銀河上高髻平窺玉案前

莫是巨靈伸指起腰軀猶在雪堆眠

潛山道中送迎陵上人之越并寄翁山禪師

翁山吾畏友之子亦同流爲赴祖庭約本受吾鄉因成

天柱游萬山隨片笠一鉢入孤舟煩語祁園客吾心自

此休翁師方寓祁氏園

自潛山入太湖道中七首

望去峰尖雲裏見到來山色霧中看知無脚力穿雲霧  
空向青天倚杖歎

見說峰頭一水環最高頂上香難攀居民不省稱天柱

指與游人說萬山

日聞書集 卷八 江上集

三祖寺前多酒店僧家原爲住山開輩腥不入齋堂去

專待燒香老嫗來以上潛山道中

溪回百折繞山遙裏裏橫空獨木橋一夜水來橋盡斷

過溪直待漲全消

一道清流走白沙青杉翠竹有人家門前路斷應難到

來往灘頭放釣槎

司空山亞皖公尊遙望牛頭一角存漸到山根看不見

煙迷雨暗杏花村以上太湖道上

積雨連朝溪路漫奔流壞棧過山難道傷借問先生宅

直上銀河三角灘訪壽比玉

太湖聶比玉山居

司空山後一村偏我友誅茅十八年繞洞離離生藥草  
穿階活活引流泉路隨灘沒朝尋渡牀厭溪喧夜捉眠  
坐久不知檐溜歇瓦盆濁酒共陶然

一溪曲折入花源冒雨衝泥直到門炊飯無人輪子婦  
采薇供客走兒孫草茅遮斷沿山路燈火微明隔水村  
悲喜半生談不盡牀頭已罄積年尊

爲避風塵到此間筆耕未許暮年閒路逢野客多酬酢  
門對溪翁數往還稅急吏煩披草徑人稀虎竟破柴關  
細看天意今將轉好辦移家早出山

白鹿坪贈寶惜菴主

白鹿坪贈寶惜菴主

白鹿坪贈寶惜菴主

鳥雲巖下虎聲騎白鹿坪前斷采樵虧煞四山風雨夜  
跛師來結小團瓢

山根有客裹胡麻遠餉閑黎不在家獨有壞衣懸樹上  
草間揮汗自鉏茶

山前山後絕人煙每藝爐灰火自然昨歲雪中香忽滅  
龍炊忍餓過新年

一徑荒荒入草萊佛堂燈在竹門開游人吹火燒茶熟  
日暮山根負水來

霖雨過來又一旬家家祀竈焙茶新明朝赴請前峰去

盡把茶山託與人

腰斧穿雲獨自行空山無伴響丁丁枯株倒向溪邊爛  
留待明年木耳生

市虎謠

東門城外人煙簇有虎直上人家屋虎騎屋脊不敢下  
通街小兒攢虎罵爭言野獸近城來城外今年防火災  
或言此物傷人多貫滿自來投網羅須臾斃之分其肉  
留取虎皮及虎骨皮骨公除送入官官親檢過恐不完  
府裏軍門官最大此皮合送軍門坐村中只道縣有虎  
那知皮骨盡入府

日間書集

卷人江上錄

入

丈洲行

今年有官來丈洲千金之產充洲頭稅加十倍出散戶  
散戶逃亡洲頭補洲已崩去稅在身富貴山田貧賈女  
村人訛傳官如虎洲頭那當鞭撻苦情願破產共輸金  
求官勿來官不許官通算法善開方到洲升合無敢藏  
誰者傳此勾股術使我洲頭家家哭

燕巢行

燕子飛來繞人屋屋裏檐前看不足幾回尋得屋可栖  
却向春田銜新泥春來雨多泥嫌濕燕子巢成梁上立  
傍人相賀燕有巢豈知心爲黃口勞黃口在巢燕飛去

時時得食衝來哺長得雛成能學飛燕子辭巢何處歸  
丁寧向雛如有訴明年記取舊巢處明年雛燕堂前見  
人猶認是銜泥燕舊燕營巢新燕補勿負巢邊燕子語

### 打旗船行

江頭魯師老長年開帆遠避東人船東人掠船禍猶可  
目睛一瞬能殺我近來綠林計更奇小船盡打王子旗  
銀鑰鎖頸買兩肘上船喝人人拱手君不見江頭有盜  
捕入城都是昨日打旗船上兵

### 老驢行

老翁住山出無車來往惟乘長耳驢往昔爲驢今爲婆  
日用書集 卷人江上集  
村前村後去不遠遠去十里輒傷蹄有時天陰陷在泥  
而今收放復誰管驢耳雖長尾漸短夜半槽邊聞驢鳴  
誰其起者白頭兄可憐驢老爲人棄獨有老兄把火喂  
老兄喂驢不自騎與兒騎去嫌驢遲驢歸遲兮兄起早  
牽在雨中食細草

### 捕匠行

今年江南大造船官捕工匠吏取錢吏人下鄉惡顏色  
不道捕匠如捕賊事關軍務誰敢藏搜出斧鑿同賊賊  
十人捕去九人死終朝鎚斲立在水自腰以下盡生蛆  
皮鞭亂揮不少紆官有良心無法收掩鼻但嫌死尸臭

昨日小匠縫新裙遠去當頭結髮恩重被鞭撻夜上鎖  
早實新婦來救我

### 夢仲馭

恍惚南園路平生迹似稀  
麻衣言笑居然是門庭大半非十年不盡淚重向五更  
揮  
有詩昔載前集

### 宿輔仁館夜起示楊得之童稚公期公

何處鐘聲報耳邊起來行坐月當天諸君未見清宵好  
只怪吟詩夜不眠

### 上祖妣孫宜人塚

吾宗一義行自宜人  
瞻拜松楸詩以痛泣

有衍其澤有隆其丘鬱鬱者墓佳氣載浮哀我宜人掩

此十坏言念罔極雪涕橫流

嗟嗟先祖執法惟肅厥罪伊何罹茲冤酷呱呱二女從  
母也哭維今之蕃芟于母腹

皇赫斯怒詔諸婦前謂死與適聽所擇焉哀我宜人之  
死靡遷天心式格曰孫也賢迺此諸婦遠配于邊

迺詔宜人往襄其尸攜女扶輓馳驛以歸皇皇典禮申  
命有司宜人歸來天下稱之

天祥忠貞誕生處士錢也得男惟通已喜教育成之克  
紹厥祀子孫繩繩於其伊始

嗟我處士生不識父繫十三支系茲一縷子姓則繁母氏勞苦靜言思之泣血如雨

述井德

飲水思源遺澤斯在敬述四章以示後人

有石者井于宅之東朝斯夕斯以養不窮門百其口惟井是供誰其貽之曰司寇公

於惟司寇家聲有赫同爰實繁競趨其熱矯矯先祖如泉斯冽貽茲井闢以況貞潔

井闢之來于山之陽彼誰者宅墟址就荒蒙籠荆棘窮彼道傷華人遷焉厥澤以長

天道無常惟德斯久我飲于井無譽無咎嗟司寇公遺蹟未朽丘墓將傾予孫不守尚慎旃哉歌以垂後

漫述口號

江村地僻少逢迎自分長貧過此生安命豈真關道力求人何處有交情釋孫教得留書種窮子能專事筆耕口腹所需于世少算來無事可經營

近來稍覺費躊躇爲祀先人勉搆廬長點香燈供木主漸謀梨棗刻遺書家規成付諸孫守祠屋分同仲子居

此事未完心不了且隨緣去看何如

松樹歌

偃蓋虬枝近百年長龍佳氣護高阡可憐慈鬱一朝盡

伐與官家造戰船

溪松茂柏鬼神栖輅車蓋亭亭遠近齊自是人間官法重那能復顧夜臺啼

空山伐木響丁丁說造舟裝下海兵怪得山靈留不住樹頭夜夜有潮聲

高標勁節入雲孤不受秦封五大夫用汝作舟期破浪貞心還可濟川無

留松詞

隔嶺蒼松大蔽牛工師肯向小山求常時怪爾無材具不是無材那得留

由南寄集

卷八

七

根株已分斧斤摧豈意全生賴不才料汝終無舟楫用從今偃蹇傲山隈

感懷

柴門斜枕大江濱吳楚煙波此地分閣外久疎鴻雁影灘頭長狎白鷗羣故人消息多年絕南國存亡迴不聞回首虞君巡狩處九疑遮隔萬重雲

自辭嶺嶠臥江湖老病驚心歲月徂萬里瘴煙迷紫極十年風雨泣蒼梧星移絕塞流光遠日挂荒山返照孤借問西征元帥府底須追逼盡天隅

亂去風波行路難此身只合老漁竿已聞移檣裁演餉

時報降書受漢官宋主海中還正朔晉家江左說偏安  
艱難萬里蠻荒外實錄誰編與後看

盤江西去瘴雲昏絕域朝廷尚軍事去久聞天柱折  
眼縣虛指帝星存專征大帥爭輸款特與孤臣未報恩  
試向日南還悵望北風吹雨滿乾坤

澤畔終朝祇自吟吞聲幾度不成音君臣雖遠寧逃義  
師友云亡敢負心野老也知天意去癡腸豈必圖恩漢  
卽今浪說崖門破誰抱龍輿入海沈

自識天心有廢興漢家圖曆杳無徵總戎棄主真難料  
屬國匡王豈足憑野史尚稱十六載舊人惟見兩三僧  
自謂詩集 卷八 江上集 幸

張瞿頌後山陰死却憶同朝淚滿膺

彭躬菴過訪田間

垂老營一室累載費拮据短衣雜傭作手足皆泥塗客  
從遠方來遙問田間廬馱負何繁繁滿麓圖與書家人  
驚所見知此爲誰與心疑是斯人相見果不誣相識雖  
非故相思廿年餘人生志氣合豈在密與疎自余處窮  
僻言笑鬱不舒何意今夕聚縱談無所拘釃酒雖非嘉  
不用市中沽盤餐亦以儉猶有蟹與魚惜哉子不飲我  
自盡此壺子行數千里幾人爲吾徒世間無奇才吾道  
已矣夫五十以學易爾我俟已逾我有一丘壑而恆苦

索居中年亦有見習氣厚難除遠嫌藥地翁毅然事浮  
屠我守先子訓驅勉學爲儒所恨氣力弱無人能起余  
良朋眇天末誰言德不孤子在巖穴間獲與親友俱夕  
則攻諷詠晝則把犁鋤此樂可忘死桃源焉得如致意  
曾止山遠游胡爲乎誨我藥石言我豈冥然愚所恃命  
在天毋事多憂虞明年春水發能同東來無茅茨治已  
就晨夕聊可娛吾生寡歡趣得意惟區區焉能舍徒侶  
而往逃空虛來當共講席勿令歲月徂

贈淳安宗文朝卿文卿二子

有客尋源樅水濱江頭失路問亡親二子失路問亡親問先人始知一千

自謂詩集 卷八 江上集 幸

里外同宗諒三十年前合諸人門閥屢經烽火變家聲  
不逐市朝新融堂易學吾能繼祠墓何時謁後塵

命子詩

兄子濬祖侯焉三十榮名無望學行未成先世之業恆恐中墜問其多難易以述後何聞哉

悠悠錢祖肇封彭城舍竹得姓孚公以興渡江之後奕  
世有聲遷於安國惟王挺生

桓桓武肅奄有吳越射潮之氣海若爲奪廼念民命臣  
節獨闕子孫百世王澤未竭武肅王

惟王之國傳于有功推讓文穆內外僉同王既襲位守  
禮益恭係我黎民帝命以隆文穆王

再傳忠懿臣服于宋靜宜來朝為天子重日子方郊汝  
其侍從納土之後清議屢奉作牧歷陽惟德種皇皇  
典文末由莊誦 靜宜公儼

大理乞郡出守新安無家可留將母于官公便其樸民  
樂其寬解任不去爰居汝灘大理丞

五世之後再挺兩侯抗起徒步志滅國仇乃殲妖黨乃

創在酋礪石之捷功大不酬退居蜀阜以優以游至於

文孫用揚厥休疾孫融堂先崇此爵號載諸春秋惠清侯

蜀阜之裔半登於朝融堂著述為諸儒標卓哉我祖詩

酒自豪輕舟泛宅至于江皋埋船定居卜此謝清萬四公烈

田間書集 卷八 上 集

元末倡義寔惟人傑龍戰于野雌雄誰決將軍知命歸

于有德既膺世賞亦荷褒敕厥嗣司憲乃死于職遺腹

繁衍空人之方 定遠將軍必壽

敬哉我祖罔替厥聲博覽羣籍躬耕豹城於皇仁考得

氣惟英融堂絕學于茲再明遭時不仕迺赫其名

念我母氏生子勞苦同產五人我居其五兄弟雖才不

及我父繫我也在黨禍斯賈

我挈妻子逃之東吳同宗者賢推宅以居國事一去奮

捐其軀訓家仲駟汝母攜幼沈身太湖我殯諸寺往奔天隅

晝伏夜行達于行京漳浦之薦黃石齋士類以榮受知

冢宰映江曾作李延平奉檄于役國祚旋傾與汝相  
失我陷于兵

困閩三年得間乃奔端州逢汝匪夢伊魂恭逢盛典策

士予軒拔置禁近承乏代言國步方艱磨此特思

庚寅之秋得假假西上桂林多材我未敢讓彼額者張江

張別山公握手悲壯我行言旋東西交喪追攀莫由長號南

向

我之困矣載奔無路間道跋涉乃與禍遇謂汝且逃我

隨以去骨肉分散生死莫顧倖脫于羅與汝再聚

我負國恩客死無悔汝心思歸我無以解送汝還家井

田間書集 卷八 上 集

巷未改汝母之柩儼然斯在惟汝之婦守志以待言結

其禍鄰里歎駭歲月如流倏焉十載

追惟汝生于歲之終皇考心喜曰余得雄名以瀛祖庶

其亢宗行年三十衣食弗充汝既抱子余亦稱翁言念

汝母泣涕霑霄

汝母實賢殉節而死汝之念之無復仕理詩書之澤勿

自汝止汝母求榮以俟厥子

戲贈飲客吟客各八首與家兄弟小酌戲詩

飲八客



頭白村翁臥路隅有兒能負有孫扶莫嫌老去朝朝醉  
不是豐年得醉無村翁

日落漁翁不下釣釣魚取醉臥船頭鄰村開動頻相喚  
喚醒接篙網未收漁翁

佛前日醉兩三場莫笑山僧是酒狂醉裏觀心無一事  
看人妄想坐禪牀僧

黃冠道士酒腸寬也不言飢也不寒古廟雪深伸脚臥  
自稱身服大還丹道士

縱博攤蒲夜不眠千場輸盡滿腰纏醉來膽氣籠豪甚  
一擲收還百萬錢博徒

田園詩集 卷八 江上集

邊人一醉臥沙場滿耳淒風滿面霜夢裏不知身中酒  
只疑天暖似家鄉征人

赤脚朝衣雪裏行乞來殘酒卽時傾草堆一夜胸胸睡  
多少朱門醒到明乞人

新插青帘挂酒壺時嘗一棧看佳無興來且盡牀頭甕  
不管人家沽不沽賣酒翁

吟八客

猿臂將軍鶴髮翁老來入社調偏工饒君馬上矜無敵  
不返詞壇得意雄老將

絲管拋來鏡少窺筆牀硯匣不曾離看他詩興花前少

多在傷秋臥病時老妓

七尺單前坐已非口頭拈出盡禪機請看近日能詩者  
何處宗師不付衣禪僧

道士平生識字疎自言能詠未能書口占特倩旁人寫  
多少詞宗和不如村道士

街頭有客不知名雜在傭中過此生時向夜深吟一首  
旁人聽去又吞聲適客

客游無奈旅愁何偏是愁中好句多若使臨邛能好客  
集成那得有悲歌游客

怪得年來女道尊大家才子在閨門蠻牋慣寫香奩體  
田園詩集 卷八 江上集

錦字時存粉甲痕閨人  
燒符請得到人間倡和經旬不肯還却說古今詞賦客

天曹列在散仙班乩仙

看花十首

最愛花枝映水邊照來花影倍增妍朱顏小婦新妝就  
明鏡臺前越可憐水中

分明鏡裏有春風引手攀花鏡本空不似月中丹桂影  
尚留根在廣寒宮鏡中

膽餅新插朶離離莫笑無根但有枝檢點樹頭開及落  
與他爭較不多時餅中

漫道燈前色較殷含嬌含態有無間應同金屋珠簾卷  
一片清光映玉顏燈前

盡日尋春花裏藏折花端合獻空王靈山會上傳何事  
驀地拈來笑一場佛前

著雨花枝最有姿嬌柔無力倩扶持也知雨欲催花去  
引得人憐在此時雨中

旅況經春恨未消偶然失笑在花朝笑他不戀枝頭住  
也逐東風處處飄客中

亂來忘却已交春怪得山花次第新辜負東風勤著力  
世間未有看花人亂中

日間詩集

卷八 江上集

五

聽說春光欲起看倩人扶著倚闌干勸花莫恃精神好  
也怕風吹雨打殘病中

每日花前飲一壺半酣看去眼模糊莫矜艷色欺人老  
醉後朱顏賽得無醉中

看月十首

夜靜江澄匹練鋪篷窗開處月輪孤即疑龍女淡宵出  
來戲波心一顆珠江上

露白煙銷欲夜天冰輪却向馬頭圓此時見月惟何客  
一路人家盡早眠馬上

夜長推枕轉身頻入帳穿帷月色新應是姮娥眠不著

潛來窺伺不眠人枕上

松間明月最銷魂細影疎痕映板門一派潮聲風攪亂  
還疑初出浪中翻松間

參差竹箇翠交加影落虛庭迴不遮一片空明疑積水  
水中藻荇任橫斜竹間

萬蕊千條屋角邊梢頭忽見一輪圓黃昏時節無人到  
翠羽嘈嘈滿樹煙梅間

蒲團宴坐在雙林灰死香消夜色淡惟有法堂孤月上  
清光如鏡照禪心定中

清宵見月幾含情似爲愁人故故明應是夜深纔皎潔  
不愁不坐二三更愁中

積素揚輝通夜照月光雪色一般清若非移上闌干影  
地底平鋪辨不明雪後

舞席歌筵徹夜開當頭幾見月徘徊清光不逐豪華散  
歌舞完時上砌來席散後

日間詩集卷第八

田間詩集卷第九

江上集 辛丑

送僧之浮山訪隱

有僧新從剡溪還，拄杖揖我遊浮山。浮山別來三十載，爾去不得同躋攀。當時游屐殊草草，到今無詩亦自好。石上題者誰最工，爾到山中細搜討。巖壑玲瓏鑿不成，拄杖卓地鐫有聲。遠公基局千年在，未分一著誰分明。汝縱明得向誰語，勸汝莫擲上堂鼓。如今道場那得興，權在居士不在僧。如今禪師入院苦，佛子沿門求山主。華嚴寺中有堂頭，衣鉢費盡僧始留。佛法之壞至於此，日開詩集 卷九 江上集 一

寒暄篇贈方還山六十初度

世事反覆誰能測，爾我變態一何極。足迹平分半天涯，我在極南子極北。子昔六月猶畏寒，炊飯見風不敢餐。官居邊地豈不冷，起處頻年何太安。我生與子太殊絕，性如吳牛恆苦熱。荔枝飽食瘴飽經，何曾憶著江南雪。皇天教育不肯言，彼此互換淡忘存。寒暄鍛鍊豈無故，從此空知造化恩。兩人百折皆不死，閱盡風波始返里。我髮已禿惟留鬚，子身轉健但少齒。我年五十子六旬，

所傷在老不在貧。風流莫憶過江事，眼前壇坫存幾人。卽今生計復何有，惟有賦詩還飲酒。惜哉子非高陽徒，但有酒熟來相呼。

從兄叔穎六十

河渚桑陰覆草廬，吾兄躬稼此中居。開荒原外春調犢，看水田邊夜荷鋤。堤決空憐栖畝稻，潮來還望上簪魚。卽今初度無新釀，麥酒能沽亦醉余。

向來迹迹此河濱，不以滄桑慕隱淪。生計拙因黃口衆，世情愁在白頭貧。歲時置酒招羣從，風雨攜筐餉老親。兒女債多婚嫁積，何年纔是自由身。

田間詩集 卷九 江上集 二

九龍菴卽事

竹色松聲引路迂，寒飈衝暑破藤蕪。天邊雨過堆藍出，檻外江晴匹練鋪。半日見帆移岸否，終年隔浦識山無。不知大臥緣何吠，似有攀巖采藥徒。

夜坐示冰令慈飛二何生

日落荒祠暮色淡，兩行竹柏碧沈沈。野煙忽合江無影，細雨纔聞磬有音。犬吠彷徨何所見，螢飛來去似相尋。端居不用臨書卷，正好隨時看此心。

樟樹行

東鄉有樹陰滿屋，土人相傳千歲木。樹根香火祀爲神，

折動一枝輒損人官裏今年要樟樹搜尋偏居後得遇  
官命伐樹誰敢爭樹根既倒屋亦傾百夫牽挽不肯去  
黃禾滿田踐成路樹老心空用不得至今棄在官路側

綠林豪

江頭來往綠林豪弓箭在手刀在腰門裏劫商門外坐  
捕捉公人當面過殺人打貨上船行人不知是食糧兵  
箭發分明記名姓官府朦朧不許問君不見西家被劫  
報官知合門拷掠血淋漓

贈園居老僧

上人勤梵行助我住山情每夜三更醒遙聞磬一聲  
日間詩集 卷九 江上集

耕種惟三畝經年不出村自裝金相畢還欲改山門

新秋宿何氏山居酬玉成公度

小澗橫橋獨木危故人相逐蹇驢遲雞栖桑柘通村放  
稻熟溝塍滿路垂兩姓現存三世好雙星況是一年期  
是夜老來兄弟難頻聚薄俗逢迎那得知

相距衡茅數里程偶來信宿主人情年豐穀賤田家窘  
市遠農忙野店爭藥酒試嘗容易醉池鮮買得即時烹  
炎天門戶通宵啓可似吾廬大不驚

老屋山根數百年晚炊攢合一村煙秋收驢向空田放  
日午牛依大樹眠口絕雌黃聊避世星憑太白自經天

時有 此異 高軒巨宅多佳氣我愛松陰處處圓

松聲驟止色蒼蒼一片陰雲覆草堂雨過移牀無不漏  
風來開幔未全涼衣衫濕處梧桐滴枕簟清時茉莉香  
最喜菊花生意轉休煩澆灌野人忙

聞方君則避暑何克上池館小詩嘲問并寄克

上

擬侯雙星共賦歌 七夕公度約 同集不至 寒驢還報滯山阿方干  
題詠應將徧何氏園林不厭過得意事防兒輩覺談心  
話屬少年多老頑有興思闌入其奈炎蒸隔嶺何

秋村八課

日間詩集 卷九 江上集

今年秋較稔隴稻一時黃得暇先完廩占晴早築場雞

豚開相喜婦子合村忙即擬輸官稅寧期卒歲糧 穫稻

新酒通村熟吾家釀屢催撇膏頻就甕看煮自持杯到

手能無醉封頭誓不開菊花久寄好留待故人來 釀酒

月黑江頭火村中捕蟹歸綠沙籠炬密上水結營稀篁

以經霜滿盤知食稻肥久拚持殺戒爲爾願還違 捕蟹

山人傳善本栽法乞僧家何必種求異且圖籬有花色

中黃自正藥裏白爲嘉老去希明目寧愁霧早遮 移菊

青青原上架采摘不時需祇怪離先弱寧知蔓早枯花

稀空見惜用盡若爲扶遲暮應相棄毋勞歎老夫 除架

秋山不可埽秋葉埽還吹路沒人行少林淡火過知豈  
惟除竹徑亦以佐薪炊吾意紅堪惜堆來寫近詩  
農隙爭乘屋秋晴趁好天葉紅堆處爛難碧補時牽免  
濕齋廚火期安雨夜眠家人思換瓦此志慰何年  
門扉向夕掩燈火入秋清篋裏藏團扇牆根覓短柴雨  
窗挑穗暗涼壁照蛩鳴老去難淡坐空懸永夜明

秋村八聲

江南秋未半已覺雁紛紛沙渚誰驚陣關河乍失羣排  
空天欲暮叫月夜初分惟有羈愁客樓頭最早聞  
蟋蟀登難斷千秋此夜淡漸于牀下語令在壁間尋處

田間詩集

卷九 江上集

五

處愁人耳年年旅客心天機依物候豈是爾能吟  
秋蟬嘶漸弱惟覺晚來悲遠樹初吟處前村欲歇時意  
侵寒露性聲送夕陽遲合抱枯枝死淒涼更語誰  
墜響空階靜辭柯一葉乾無風吹地走不雨打簾寒已  
覺埽堪惜還憐踏欲殘掩門淡坐聽山路正漫漫  
今年寒似早已聽擣衣聲塞上何時寄閨中此夜情拂  
砧心子細調杵恨分明空感居人耳征夫迴未驚  
江田收穫少所喜確初墮杵急雨中屋春疎月黑村聽  
空于夜靜聲只在籬根燈火依微處人家已閉門  
農事經秋少婦功入夜新綠車聽去慢絡緯語來親分

照憐同伴聞聲和隔鄰莫愁膏火盡自有代然薪  
何處書聲好茅齋秋夜淡煙高孤鶴語月落一琴吟自  
向靜中聽焉知讀者心不拘誰子弟吾只喜清音

雞將雛

田家養雞秋不收時時鼓翅土中搜土中何有時搜得  
擲向雛前看雛拾蚯蚓啄出雛且驚銜去故引雛來爭  
可憐粒粒送黃口背距雖勤咽得否天寒欄壞雨中伏  
嗚嗚呼雛駭下病蒼鷹欲下雛亂跳難與圖爲鷹傷  
雛漸長成東西去母子相遭不相顧母心戀雛還不休  
被雛啄傷始回頭

田間詩集

卷九 江上集

六

空倉雀

空倉雀何不只在空倉住朝朝飛上田頭樹田頭樹多  
站滿枝東西跳踉偷眼窺禾稭乾死稻無粒汝啖下田  
不得食滿地蓬蒿亦生子何不飛入蓬蒿裏觀我穀種  
曬場邊食之荒我明年田稭子持竿滿場逐飛飛又上  
人家屋屋欲穿天且雨今年無草何以補官倉自有雀  
鼠糧何難飽食充汝腸空倉雀不如但學倉中鼠日竊  
官粟誰曾汝

捉捕行

鷹能捉人能捕牛羊射獵城南路高下隨人不暫離共

上中山擊狐兔中山兔盡狐夜驚卽防蹢躅塚穴平祇  
言狐兔不日絕那知鷹犬自相爭犬背主恩掉尾去反  
面還爲狐狸護從此鷹拳勇莫施高墳大宅公然住昔  
時逐兔犬常肥今隨狐狸終歲飢回首蒼鷹不得志猶  
在天邊側翅飛

泣象行

雲南象來舉國嚙纏頭赤脚蠻子騎云是粵東新戰獲  
道出江楚北歸旗還遵前朝加品秩照品給俸沿途支  
大開城門容象進獨有一象不肯隨印官當街再拜請  
象奴附耳前致詞先言禮節勞縣主後言官職如前時  
月間詩集 卷之九 上集 七  
去南日遠北日近此是本國知不知象聞此言淚雙垂  
淋漓滿路觀者悲語象且勿悲汝來粵東五千里卽今  
放歸歸已遲我聞西有獨牙象摧堅陷陣功尤奇昨日  
被執不肯屈掘坑縱火焚其屍汝輩不戰復不死中道  
涕泣將何爲

癡羊行

昔聞龍女牧雨工散地食草與羊同山邊有羊非兇種  
呼作雨工雙目疎土人致禮爭求觀竹枝灑鹽恣飽餐  
天旱迎羊往祈雨羊登雨壇亂搗鼓鼓聲驚起虎來爭  
癡羊屈膝哀且鳴隨虎還山入虎穴早晚只是虎口血

羊非雨工心自知土人無識空相疑土人自癡羊不癡

縱目

清秋閒縱目時復過東臬潮上溪流轉江明水而高遠  
帆疑不動淡夜似閒號小艇乘風進舟人豈用操

中秋前一日過何克上蓮溪同君則及家兄作

記別園林八九年茅亭添蓋小池邊菱荷香裏三更坐  
蟋蟀聲中半醉眠繞院吟詩逃夜氣隔牆打稻趁風天  
月輪已定明朝望似爲同人故早圓

山田糯熟酒新篘老友邀同信宿留竹徑陰森疑礙月  
藥闌淡淺自成秋青苔階面眠黃耳紅燭尊前對白頭

日甫詩集 卷之九 上集 八

最喜芙蓉香不歇猶殘碧葉滿清溝

同仲兄過玉伯兄莊家

茅屋依山花亂栽老兄策杖偶同來閒拋網釣鰲鰲婦  
特背家雞餒雉媒菊怕蟲傷求藥治禾因雨久上場堆  
籬間野色兼紅紫并作秋光爛熳開

歎老

豈意吾真老近來始自疑怪他年少輩行樂不教知  
祇是三年內人驚老態多中心雖不服其奈白髮何

有感

吾家逢朔望祖廟禮無違不及十年內頭班漸漸稀

小築東果巷兄乞石礎口號

小築依山麓經營基始平煩君致石礎爲我奠松楸土  
木功全賴棟梁任不輕異時占礎潤風雨憶君情

微雪

昨夜風如此能無一寸淡積陰凝北戶輕絮抹高林  
晝短日光薄家貧寒氣侵梅花消息早也索杖藜尋

冬夜不寐

酒醒夜纔半爐埋火漸微嚴霜欺襖被缺月瞰門扉  
世界天寒靜人家歲暮稀遙聞犬吠多是納糧歸  
似是今宵冷新泥草舍溫雁聲疑帶箭虎迹直侵門夢

日間詩集

卷九江上集

七

怪空林響醒挑穉子言鄰雞啼隱隱隔幾家村

雞鳴

冬已過半夜偏長愁人不眠獨在牀寒雞擁翰不肯叫  
老鴟得氣山頭嘯山頭有虎伺人行俛見騎虎學雞鳴  
雞在牆根鼓兩翅欲鳴不鳴時未至村南村北聞犬喧  
雞未三唱勿出門窗前山鬼太無賴低頭樹下學人拜  
遙遙古寺打鐘聲一聲一拜聲聲驚雞鳴一聲天下白  
千狀萬態從此滅

烏栖曲

庭前樹烏夜栖何事夜夜枝上啼一夜不啼樹初靜上

枝下枝栖不定勸烏但栖勿復疑樹枝雖短無人窺

家樓前桂樹好小兒擲彈何草草城頭老鴟爭栖鳴烏

栖獨樹鴟不爭烏子八九東西去安能共烏一樹住如

今返哺事已稀有巢應待烏子歸烏得一枝栖已足我

在窗中伴烏宿

孤雁篇

北風吹雁孤飛遲日暮失羣鳴且悲羽翮顛顛天涯遠  
同侶被傷身獨免往時塞上矰繳多如今江湖徧網羅  
網羅徧張飛不得茫茫四海難求食江空歲晚稻梁微  
水淺魚鰕處處肥漁人打魚不打鳥汝但飲啄毋驚擾

日間詩集

卷九江上集

十

雲中時有征鴻聲聞之勿起翻飛情勸汝勿羨雲中翼  
雲中之禽身不測

梅花詩

自秉空山秀非由處士栽黃昏餘雀噪漢雪少人來  
嬾與芳菲競聊于晚暮開道旁無識者翻謂被春催

冬

山中花多

春信眇無緒荒煙空滿林偶然臨水見慙媿徧山尋也

識冰霜意誰窺天地心歲寒同調少惟許老僧吟

生意梢頭小枝條亦自嘉礙檐防剪折在野任橫斜

角稀疎蕊籬間冷落花上林無處著只合老江涯

幽芳禁不得嚴冷最相當月澹餘清影霜濃覺暗香肯  
爲羌笛弄空想漢宮妝欲折誰堪寄休開驛路傍

離離壓殘雪脈脈照溪濱一任夜無月何妨天不春芳  
華憑俗賞風味與誰親祇覺閉門後徘徊似有人

北風吹不折兀傲小窗前弄影餘山鬼品香亞水仙好  
沽村酒醉令照道人眠楚客寒芳徧遺君世外傳

何代花纔著風人詠者稀不妨逃作卒寧取號爲妃夢  
亦尋高士魂應著縞衣時蒙野外訪半是凍僵歸

落葉殊無賴含苞今滿柯移根避煙火受命在巖阿豈  
必天寒好其如歲暮何輸他松樹老還覺此花多

日用詩集

卷九 江上集

士

何處花先放向南三雨村未春天似夢徹夜月無言且  
喜昏鴉散毋嫌翠羽喧衆芳久寂莫賴汝照乾坤  
風雨自吾分時逢此夜晴耐寒殊不苦著色總成清霜  
已凍無縫雪惟翻有聲俗人爭解惜應是慕虛名

田間草廬初成移居

結構三間小經營兩月多堂應延野老壁合挂漁蓑元  
亮柴桑宅堯夫安樂窩不知茅屋趣于此定如何

門隔藏斗室開取向南窗牆壞遮憑樹山圍缺見江遠  
雞晨隱隱高雁夜雙雙擬作課孫塾餘年第一椿

到處家頻棄故鄉初有廬差強于客舍大半似僧居店

近除零酒河荒望小魚鑊頭藏壁後親種一畦蔬

柴扉不擇向只對遠峰開日月當門出江山抱屋來入

林惟少竹滿徑自生梅已訂牆東友求根密密栽

草舍工纔畢貧家力已殫爲留樹不去遂使屋難寬吾

臥且粗穩兄栖尚未安小廚嫌太逼幸泊儉盤餐

累旬傭土木衣敝屣頻穿開困無多米看囊剩幾錢未

防冬事逼且得雨中眠祠宇規初定成應在隔年

月夜

孤月當門上清光徹夜寒遙知人境裏只有一僧看

田間雜詩

日用詩集

卷九 江上集

士

農事吾曾學園林況可栖犢需三社教田過九天犁雪

少春無雨霜濃晴有泥麥苗先後種出已一時齊

茅茨松竹裏編棘偶爲園水落旋成徑煙孤不入村老

惟能讓事躁未免多言薄俗真難見吾生合閉門

木落塘邊路終朝踏葉行昏鴉爭有故過雁急無聲吟

苦渾忘老詩成豈爲名偶然得佳句似構自前生

近會居家法安貧豈是癡無燈眠太早借米飯常遲煖

老無需玉調脾喜帶飢晚來園被坐饘粥最相宜

世法終難學時流不可親自知饒舌慣常觸用心人醉

恐難頻恕交防太率真通身無俗骨只合守長貧



借問江村課冬來事未休因編籬爲大爲護麥驅牛嘉  
樹尋人接好花用意謀茶鎔不斷火松子亦親收

世界窮如此吾徒更可知兒愁催稅吏孫失授經師飯

少煩春細爐寒勸起遲問年纔五十底事髮成絲

小構冬難畢籬疎且補柴過炊留犬飯減光打僧齋老

矣粗堪遣安焉不敢懷似忘行脚苦又欲理芒鞋

長夜不能寐多年祇獨栖心全爲易耗時復著詩逃鴟

賭常疑鬼兒啼直准雞放閒無別法惟有醉如泥

自問田間老何如藥地翁無可早誅茅庇雨碎補衲遮

風是事耽吟廢凡心一醉空讓君成苦行不必又雷同

日間詩集 卷九 江上集

古

入冬纔數九已動苦寒情霜重天將變風嚴晚欲晴羣

鷗旋不下野鴨陣成聲聞說梅花綻前村冷怕行

小港通江路到門祇見山客因迂道少身以背時閒藥

物備能損酒錢零易還生涯一字訣惟學子瞻慳

一陽生幾日生意覺全微日短鈔書少村空問字稀帖

天鷹漸沒困雨鴨知歸自向田間老母勞辨是非

野外閉門早窮冬似不寧夜長鐺火慢天黑壁燈青兒

語嫗能省鼠行狸會聽偶然思小飲已覆掌中餅

江村無事叟世界不拘身老大惟防病交游厭說貧閒

常如作客傲爲嬌求人時俗憑他假何妨獨任真

已辨開年酒安排不出門紙糊通屋暖衣覆半牀溫醉  
後求壺汁饑來煮菜根親鈔工部律窗下課雛孫

祇慮樵蘇乏須防雨雪霏婢遲捫蝨應僅冷捕魚歸夜

坐看裝紮盡眠待浣衣一編詩過日徒倚只嚴扉

莫管兒孫事求安只此身荷衣耽著舊菜甲喜嘗新犬

避常來客鴉馴久住人殷勤憐小豎殊不厭家貧

炙背攤書坐人來藉杖興魚喧經過猶難護側飛鷹書

暖眼生霧夜寒鬚有冰詩成多健忘落稿即時登

鹽光看將盡人情況過年寒凝煙不起陰壯火難然大

怨廚荒坐貓貪席煖眠一裘思換布指望賣文錢

日間詩集 卷九 江上集

古

樂易堂落成

傷墓三間室還家十載情投閒非避世鍵戶且偷生身

老居空煖眼昏窗欲明西偏虛斗室住我白頭兄

清淨同僧舍吾名樂易堂義經爲貝葉神主代空王粥

飯時鳴磬晨昏每炷香琉璃通夕點一樣佛燈光

尺寸經心出堂成未覺貧新泥牆不墜勤掃地無塵就

砌安茶竈邊廚作光因歲荒難設酒粗飯待交親

顏垣空補築不許路經門梅信偏疑早松聲亦厭喧當

風開北戶看月在南軒檻外辛夷紫春來萬朵繁

戶外田須廢開池細引渠擬添臨水檻題作製荷居窪

淺多栽藕溝通好畜魚客來垂釣取亦可佐盤蔬  
建祠通邑議經始廿餘年多士名應紀中丞額尚縣庚辰  
先君子歿合邑士人請諸中丞補遺書藏有室供祭稅  
潛菴建特祠中丞扁曰君子儒宗

和諸生雪夜讀書

夜氣嚴寒雪後加苦吟猶在老夫家却防庭樹僵應折  
且喜檐梅凍有花店閉難尋村酒貴窗疎好用秋簾遮  
明朝試騁江天目扮白層層抹九華齊前可望九子山

哭仲兄湘之翁

不見吾兄久存亡迴欲迷孤兒謀食去寡女閉門啼竹  
打荆書集 卷之九 江上集 五

補常來徑疏荒舊種畦安仁銜恤處今日與同栖  
斗室栖身處叩門日幾回詩成背客寫茶熟盼余來衣  
篋分都盡書和鎖未開幾時不忍到雨滴一房苦  
頻歲風波惡行藏苦勸余也知兄漸老特構屋同居食  
設將供主窗分擬讀書落成曾不入半壁至今虛

偶然作

未肯持齋戒何心出世氛在家難斷酒垂老賴茹葷  
忍無時減訛言亦喜聞倘能真不礙僧俗可須分  
士歲灰堆裏無端忽破疑卽今心不死淡悔戒空持痛  
處偏知護安焉詎肯離此中全了了只是自相欺

參禪難得力知是病根深熟處愛難割閒中閑自尋未  
能終日醉猶賴逐時吟不信宗門老全無雜用心

後偶然作

靜夜觀心坐問渠觀者誰衆餐余亦飽魚樂客原知佛  
法惟言覺禪家每勸疑不勞相勘驗吾自得吾師  
近得義文旨無心更學禪物情緣底滯天道看來圓路  
盡處偏轉薪窮時自傳騰騰吾任運不用燭幾先  
大易咸爲感仲尼聖在時本無心足用寧有物能欺天  
地原由我鬼神更是誰點曾吾自信底事問人爲

打荆書集 卷之九 江上集 五

人談佛法肯自斷各根世界無窮事還憑妄想存  
一日歲行將半吾寧誤此生是非誰檢點得失自分明世  
法隨緣去詩篇看興成眼前無一事何處可縈情

苦寒二首

凝寒看不見割面本無風應是虛空凍人居冰腹中  
氣化疑全滯凝陰塞兩間祇餘方寸地呼吸得迴環

雪朝

怪得鳥聲住開窗看雪飛今朝眠不起料是客來稀

寒夜讀書漫興

把卷不能寐爐存火一星古人書具在今夜客初醒孤

月指邊見震雷聲後聽六經吾注脚何意更談經

南華

南華吾熟讀世故老蒙莊怖死情偏切謀生心亦忙  
因無用大身爲好名藏攘臂支離裏何人窺短長

相應

鬚髮吾寧礙衣冠世共憎偶然欲免俗何意遂成僧問  
法人難賺傳經我亦能置身縹緲裏無事不相應

來園雜詩

園中花樹不植自生  
周旋已久各贈二韻

已覺寒梅早枝條故遮今朝檐際覓親見兩三花  
桂樹千年物叢生有六株小山盈十畝盡是落花鋪

舊詩集

卷九 江上集

宅後松全秃多年老此峰祇愁雷雨夜一半去爲龍

桂樹月中種香濃白露天把杯吟一曲紅雪落翩翻

橘柚經時摘青青日漸黃最憐人靜後無故忽然香

冰姿原絕世底事學紅妝豔色春無限誰容汝擅場

嫋嫋門前柳絲條拂地垂春風吹有意爲我掃茅茨

著色寧爲豔輸香覺太濃是梅皆冷澹花譜冒同宗

古杏村村見春煙樹樹籠怪他經雨白只在半開紅

忽訝花如雪難禁一夜風熟時偷最早鳥雀與兒童

小桃當戶映輕紅亦自嘉山人新接過還擬似朱砂

爛熳荒山裏芳名孰與標漫誇西府豔一樣雨中嬌

案印詩所  
謂枯也

素花真六出似與雪爭奇正在純陽月陰來報我知

月下疑無色煙中薄有姿從來不結實誰賺路旁兒

木筆花千朵把將芍藥看暗中開絲落一月不知殘

素華零似霰驚起一庭鴉忽悟鳥鳴磬春山落桂花

○王摩詰鳥鳴磬有人聞  
桂花落夜靜春山空句

罪罪五月雪鬱鬱萬年枝雨水何須小花開過始知

○農家占花開盡  
則後無大雨水

層層皺皺紋搖曳有清芬想見文君寡新妝白練裙

石

南華詩集

卷九 江上集

山茶何代樹豔色吐丹砂只得一枝在還開千朵花

野色村頭賤何緣植葉中應憐名字好偶與帝星同

滿院梧桐葉飄零早報秋免教漢夜雨點滴到心頭

堆盤香自妙入藥效尤殊世少瓊瑤報山人莫浪投

春篴添數箇已覺筍行邊勢欲穿田下明年許廢田

纖纖佛頂青嶸嶸僧彌紫發願蓮花生結胎應如此

松

柿葉無通赤班斲錦不如更憐枝似鐵屈曲未全舒

老樹如車蓋交陰翠幾重此中堪構屋恰對九華峰

手植新杉樹一年一節青孫枝根下起出土便亭亭

可憐烏柏樹不待曉風吹白滿枝頭粒留充鳥雀飢  
高樹秋深葉童童葦葢黃把茅當頂被特為覆空王

英相

籬落紛紛布朝華亦可觀要知容易落不使見衰殘  
五尺琅玕樹新縣辟火珠朱闌相映好原不倩他扶  
不信花為鳥斑斑有血痕枝頭無語喚游子暗消魂

杜竹入種

不是春花豔誰移野刺裁怪他無力起只要傍牆開

舊薇

盛夏當窗護炎威也似寬借他陰正好修竹漫相鄰

甘蕉

拔山徒有力無奈弱姿何不住臨階舞知余善楚歌

美庚

田間詩集

卷九

上集

人

檻外辛夷盛開二首

凭軒兩樹紫辛夷二月花開不計枝朵朵擢空爭吐燄

更無一瓣肯低垂

房如膩粉寧為白朶蘸胭脂不道紅一樹含苞千點火

枝枝尖銳欲燒空

讀曲歌

劉左眼樵

吳中出細布匹短幅大闊不中裁儂衫縫衣與郎著

一解

徧調耶娘傳小曲儂能度鄂鄂按拍板幾番教儂誤

二解

郎好白晝眠上牀推不醒旁人錯相疑只欠錦衾

三解

田間詩集卷第九

郎喜出門去望郎畏人知暗中布方局郎自不解期  
郎性不飲酒雅好捉鼻吟蓮子種成藕絲絲有苦心  
黃檗當門生為郎作籬落終日彈七絲聽取苦中樂

五解六解

田間詩集

卷九

上集

人

田間詩集卷第十

江上集 壬寅

過舍姪河上居

爲使躬耕構草堂柴門斜啓面湖光  
瓜棚陰與老農坐  
麥酒醅留諸父嘗早稻收供終歲飽  
晚荷翻動滿村香  
甘貧自是吾家法舊業詩書且勿忘

見新筍有感

瘦竹龍鍾三兩竿年年池上望檀栾  
今朝新筍盈林迸  
不見吾兄倚杖看

新移梅一株枯死弔之

日開詩集 卷十 江上集 二  
壓樹堆枝白玉葩多方移自俗人家  
那知一片憐香意  
斷送牆頭萬朶花

雜詩

步山城西門荒堤何逶迤衰柳夾堤植上宿鴉與鷓鴣  
傍有古廟入門樞纍纍借問此何人云是義士尸寄此  
頗有年親戚不敢移中有慷慨士平昔心相知始志在  
捐軀臨危果不欺旅魄滯曠野冤魂當訴誰徘徊不能  
去愴惻傷肝脾

赫赫勢家子金錢甲城內宅後羅姬姜宅前羅冠蓋計  
較盡錙銖積斂死不悔一朝屠伯來人命恣斬艾心知

富人名坐罪不肯貸身首殊西市田廬入官賣妻妾  
他人子女復誰在富人有何辜易觀或稱快豈不善趨  
時多財成患害豐狐皮爲災巨象齒其罪所以明哲人  
棄此如草芥

我昔好交游結友皆豪賢意氣一相許歿身誓不讓自  
謂天下士盡可披心肝顧見游俠兒聲利方交歡南鄰  
笙竿沸北里鐘鼓喧富貴誓與共患難期無捐一朝時  
事異此義安可全有急來見投梟首縣諸竿念彼亡命  
人怒焉爲辛酸

昔有夸毗子自命頗不苟一旦處脂膏見利忘所守夜  
日開詩集 卷十 江上集 二  
半知者誰母乃同門友始事不相欺臨危乃思負時勢  
既以變人命復何有豈不念舊恩志在滅其口危哉遇  
仇人乘間脫身走燕丹顏色變焉保樊生首爲語世上  
兒勿恃交游厚

朝入城南門經過冠蓋里門扉日中閉烏雀檐下喜高  
樓既以傾花榭亦以毀石筍青峨峨爭爲勢家徙問此  
爲誰居曠昔門如市隻手覆邦家海內不敢指國事一  
朝壞名敗身亦死炫赫曾幾時至今人切齒惟有霍家  
奴猶稱富人子

鬱鬱青槐巷中有壯麗居華棧耀金碧交窗結綺疏高

樓臨大道艷色照通衢昔爲富人宅今爲丞相廬行人不敢過者爲下車別去無幾時門巷忽荒蕪雙扉白晝鎖中有官物儲問之丞相殤得罪身被誅妻孥遠戍邊籍沒無復餘識時稱俊傑斯人計豈疎屈節以保身禍至還突如懷念平生交夷滅何歎與

北里有富室養女自云姊南鄰有貧女終歲閉門居顏色人不見但知手爪殊楚宮購重錦織作徧里閭富女名在官臨機空躊躇邀女入閨閣坐女以軒車請女當窗織一匹五丈餘織成獻后宮寵譽傾通都錦匹朝日成女情夕暮疎情疎不足道謠咏一何辜寄言謝北里日間書集卷十上集

棄絕將焉如

攬衣忽不寐起步庭前楹秋葦扶戶叫聽之感我情萬物有至信候至此則鳴如何結友謫不如秋葦聲憶昔初相知一語要平生堅此歲寒約重以金石盟昨暮極繾綣今晨背我行有如急難至子安我則傾轉念嚙昔言曾無一語誠傾家不足道此意殊難平

西風蕭蕭戶有雀鳴東箱鳴聲一何悲似爲異物傷我欲全此鳥搗藥裏其創織籠使之栖采花飼爲糧常恐鷺鳥害舉家爲隄防今晨開我籠刷羽忽飛揚飛飛顧我語如訴積年腸疑我有他志久令籠中藏我不望汝

報汝行亦太涼努力從茲去有恩望汝忘珍禽亦有種靈木亦有根如何霜霰加凋傷無一存道逢一少年云是勳戚孫甘爲市井誘棄絕父母思念其久飢渴聊復給餐餼與語無一實所見皆至昏諄諄勸其返掉臂還出門世胄苟如此已矣復何言

小村示翠從雜詩

青驢晴踏野田花雜樹陰濃小謝家短艇湖中初放鴨荒階草際已鳴蛙筍抽夜雨新梢銳柳挂春風弱線斜酒渴燈殘眠不得呼兒吹火再煎茶示席之

二十年前此舊廬桑榆陰合幾家居遺經尚祕南華註日間書集卷十上集

放學私鈔本草書尊寬隔鄰嘗過酒盤供小弟罌來魚

嗟君如母吾丘嫂猶記靈均誕降初示玉若

重脩宗譜一山情爲補茅齋特地迎母養缺因村館散

兒書廢有水田耕知時不守儒生拙多藝羞成術士名

怪爾傾家營葬父雙尖遙指是佳城示長人

白版雙扉畫不關渚清洲碧盡同環膝邊兒寐春時困

田上兄歸雨後閒向晚雞栖喧柵外合門煙暗壓林間

茅廬礙眼須全撤自要巡檐看遠山示庶長

小村卽事示諸從子

小宅依先隴桑榆水上村半多淡巷潭壑密晚煙屯野

渡遙通市疎籬不設門一房三百口雖半是諸孫

節令看將近湖田未肯荒雨多防壞麥寒穩不成秧牛

力侵晨猛人工迫夏忙家家兒采藕足濟半年糧

昔人分占地已是百年居力作纔堪過游閒少有餘水

邊難恃稻田脚亦關魚吾意傳家法朝耕夜讀書

近水山都小穿湖路盡通帆低歸浦雨傘敵到家風門

繡蒼苔澀堤號老樹空全家生活計都在綠茫中

見說土膏動今晨人下田蒲抽三尺劔荷卷一溝錢買

吏防增稅迎神特問年曆圖全不驗可是暮春天

小雨淹旬日新晴杖可扶山藍爲對岸井脈自前湖隔

田間書集 卷十 江上錄

水農相問栖田鳥暗呼破煙撈艇去半是白頭儒

檐溜何時住春泥不肯乾子孫如此衆屋宇那能寬草

澤收牛早秧田護鷗難衣棉脫更著早暮覺全寒

天陰無早晚又見暮炊時狹路牛行讓閒田鷺起遲山

名方語誤水影釣船知眼前諸俗事盡可入新詩

水村示從孫昆牧

綠樹青溪共一村牛闌牆畔紙窗昏春來頗被鄰家怪

爲寫翁詩不出門

過老鸛菴

野路通精舍山門對面疑客從林際下僧在竹間窺石

磴到須坐好房開始知師徒欣接待剛是焙茶時

過庭玉雍產村居卽事

牛星重重架湖田面面青船成下水試網曬過山腥書

靜人皆出宵勤戶不扇移居凡幾代頗有百餘丁

吾愛堤楊下家家繫小船一門工射鴨四季得烹鮮野

菜堪充飯池蓮正值錢蕭條憐二子轉覺廢書賢

一村皆可過生計在湖濱囊密居疑偏產多分亦貧荒

原無棄地淡巷少閒人暗惜詩書種休令世澤泯

水村泛舟荷葉中過澗漕橋赴族弟飲

吾家合族居水涯家家有塘生荷花春來潮漫成一片

田間書集 卷十 江上錄

荷葉連天無闌遮水南宗人招我飲相邀只用舴艋艇

湖而欲皺風冷冷山頭忽暗雨冥冥讀書穉子能撐篙

往來嘯歌殊不勞芙蓉盤雀鷗亦可惜回舟尚欲撥其巢

此鄉之人習于水那知荷葉香如此羨煞小舟垂釣翁

坐臥只在荷香裏風吹荷葉一時翻望見橋頭綠樹村

咫尺雨來不得到有翁隔水候柴門

五月還江村卽景

長夏江村未寂寥莊家麥酒動相招湖田水足嫌多雨

草閣宵寒怕長潮穉子采荷包雀卵居人下食引魚苗

山邊早稻看將出屈指嘗新一月遙

柴門新縛豆棚寬來往行人坐此看荷葉值錢須設早  
麥仁炊飯覺春難流螢白晝潞瓜蒂水鳥清江乳芙蓉  
時有農夫相問訊分將常膳與同餐

今春累月滯湖鄉歸日蓬蒿塞徑荒滿架蟲生趨臘藥  
一窗蛛網慢開房樹經手種私常看茶自僧分急要嘗  
便擬買船營水屋明年須試養魚方

蒼苔不埽地無塵槐柳陰中枕簟陳朝市共知今日熱  
閭閻豈獨此鄉貧倒乘牛背鴉欺豎久立魚梁鵝狎人  
向晚兒童洲水戲牽來菰菜及時新

江流面面繞孤村老友時招爛出門攬鏡鬚驚連日白  
日間書集 卷十 江上集

註書暇在半年昏展看露水晴偏濕夜驗星文熱最繁  
炎夏始知新法善數莖短髮賴全髡

懶慢今年倍昔年終朝行坐只溪邊渡頭風順歸漁艇  
江口潮通到米船詩興偶吟佳句動睡思長把佛書眠  
草蟲牆下聲聲濕不到秋淡已可憐

暇日行田草自耘算來三夏已平分雞登高樹啼驚夢  
牛沒淤泥臥避盛錯對少年談往事每逢遠客問新聞  
柴門掩目江天迥忽起奇峰是火雲

新杉細竹逐時脩窗裏琴聲夜更幽炎月曬來顏亦黑  
南風吹久骨皆柔瓦疎入夏遭梅雨糧盡難旬接麥秋

却笑昨宵眠不就雞雛放出未親收

報恩行 問唐人士說偶見  
此事慨然紀之

君不見中山狼獵人追奔竄道傍老儒救其死反眼睚  
眦爪牙張攫取老儒充飢腸中山狼無足怪黃腰破鏡  
猶食母何況區區有恩輩君不聞長安賊曹掾夜半放  
死囚死囚爲官宰百里與掾相遇十日留大恩不報婦  
足聽持刀報恩如報仇掾聞此語汗交流躍馬逃奔喘  
不休下馬入店訴此故牀下義士投刀怒我街宰命專  
候君聞言始識爲宰誤語掾勿睡門且開須臾還取宰  
頭來頭血模糊掾認得報復頃刻何快哉嗚呼安得如  
君義士徧九州手提七首天下遊專報世上不平事專  
取人間良心頭

夏日園居雜詩

其羨炎蒸日吾家萬樹中巷涼微有氣午熱轉因風  
睡賴看書引吟惟卽景工小船常入市河路幾時通  
竹間門不掩穠樹少相尋牛放污池臥蟬移遠樹吟忍  
飢看稻出耐暑喜苗滋獨有澆花客私懷望雨心  
竹窗無日色吾意欲移牀雨轉東頭散風雷北氣涼并  
寒思灑簾房濕勸焚香不是眠多徧寧知晝許長  
世事無吾分新聞不願聽尋巢還雀數破網收蜻蜒野



店人情詐農家草藥靈施茶有功德慎勿令僧停

自是山人性偏耽水屋居稱孫央放學小婢竊翻書草

沒雞捐蝶禾溪鴨啜魚入城無一字真怪世情疎

總無身外物斗室即堪容樵關新來雀窗吟欲出遠酒

移旋變味茶盡客開封最愛湖心茶兒童日采供

小院經時到開關滿地苔雙階蟲不去移屋鼠先來茶

子如期出瓜秧過節栽宅西門向忌且爲有風聞

縛棚初不蓋滿架有藤蘿近市瓜蔬賤通村麥飯多菱

溝鋪舊錦禾浪髮新羅辛苦南莊更枯棹還唱歌

餐飯應從減淡憐饗婦炊雞栖日午樹蟬接夕陽枝殊

日用詩集 卷十 江上集

網閒終日蚊雷鬧一時松濤聲不下何處有微颺

竹樹陰非薄人來乍覺涼無風雲跋扈不雨電張皇觀

面田蛙坐聞聲水鳥藏把竿呼釣艇吾志在滄浪

行止無多地身心祇自寬慢煮螢火小書夾蠶魚乾頭

爽僧新剃眼昏唇情看詩成吟數過急索諷人難

曉起

露華滿砌月當天鴉鵲林栖各悄然近井婦喧爭早汲

合村人起說難眠漁家欸乃三更鷓鴣地依微一隻船

本意追涼風總息應攜童穉浴清川

頓減

一年頓減舊聰明記性惟于往事清話柄忽忘思總誤

族人頻會見還生加餐每勸脾難強絕欲縱能體覺

多謝詞壇常齒及可知折福是詩名

曉晴

猛雨纔晴已一旬稻苗高下綠初勻鴨歸路口能分陣

鷺立波心不采入天熱兒孫書課減書長備作水漿頻

溪他赤裸騎牛子日浴清江幾徧新

近來

近來禮法喜全裁老去疎頑世不猜怕著衣憑悔雨裏

懶收書竹竹風閒習醫道士留偏去載非鄰船望未來

日用詩集 卷十 江上集

暑氣中人餐飯減那堪河朔共傾杯

望雨謠

湖水已退湖水平上天一月無雷聲湖邊老翁田近水

口中望雨心望晴東風徹夜鯉魚哭鴉立池心何處浴

但使湖田家家收吾苗獨稿心亦足

山頭放水塘坳乾山下轉水人力難村巫祈雨久不應

雷灑到地旋毀壇溪雲沈沈雨勢作鷺鷥飛破不肯落

農夫望雨怕雨來早稻臨場無人穫東邊忽出虹兩條

黑雲上頂一時消巫師收入五色線作法能繫雙虹腰

喜雨歌

朝來爭水纔上田一坵水費千餘錢桔槔辛苦夜索酒  
困極倒向牀頭眠夜半醒聞微雨度雨聲著瓦喜還懼  
久旱不敢望甘霖倏忽已聞瓦上住有聲如潮拔海來  
幾奔到頂風遂回可憐雨勢逆風至追隨燿電與驚雷  
雷聲一震雨聲急金蛇之光穿窗入咫尺便愁江湖翻  
浪藉敢顧書卷濕瓦溝水急還倒流茅屋乾久漏如舟  
卽恐湖田一夜沒此雨天明木肯休少焉雷高雨亦小  
水聲潺潺牆外繞田間兩月蛙無聲一時鳴叫那可了  
早起看水盈溝漚昨日桔槔空費力農家點滴皆成金  
我損千錢何足惜

日間詩集

卷十 江上集

二

夏日田家作

民生食爲本要在四體勤盛夏豈不暑良苗獨欣欣我  
苗旣以長我草亦以耘南村稻何早今晨已食新我飢  
焉足慮且復乞諸鄰新光飯極香炊以召所親田家何  
所召勞我作苦人泛泛水中菜潑潑水中鱗雖無酒肉  
味魚菜亦錯陳舉家共一飽誰謂吾廚貧

種秫在東臯期以釀新酒稻苗何油油垂穗已盈畝笑  
指一月後美味入吾口昊天不我遂一早三句久苟可  
資灌漑辛勤復何有夜坐茅檐前星漢當戶牖有豕不  
渡河有雲不翳斗寥寥天宇品瞻望空搔首

吾廬雖不廣灌沐頗森森日午農務輟來休樹下陰曲  
肱方欲寢驚蟬忽嘶吟何以滌我煩命見彈素琴此道  
吾不解竊獨好其音彈罷顏頰然寐起視日已沈惜哉秫  
色槁秋至無酒斟稚子原上來歡顏爲開襟盛言湖田  
好禾苗與人淡無酒何足道且慰農人心  
月出不復明星繁亦可數高柳兩三株逍遙蔭我戶時  
有農夫來露坐共我語所羨水田禾所嗟桔槔苦夜久  
螢不飛莎雞忽振羽鳴聲一何急似欲入我廡東風微  
夜吹明日豈得雨不雨可奈何聊用解吾暑

日間詩集

卷十 江上集

三

輒復吐一二枝然鮮豔不如矣詩以志慨

一春木筆爛如霞一名木筆花三伏炎蒸尚欲華應似詞人  
垂老日綵毫時吐夢中花

馬上兒行

五陵惡少撥九兒躍馬彎弓白晝馳路遇官軍相借問  
分明身隸正黃旗

河北山東羽檄催紛紛馬匹向南來廬州太守公然劫  
一帶城門不敢開

一掠邊裝誰敢遮常街下馬問生涯近來客夥爭能鬪  
散入鄉村打富家

三尺瑀弓不離身村南村北漫遊人平明上馬東西去  
去後官來捉四鄰

秋雨宿龍戒菴

久知山頂一茅幽乘輿攀緣到上頭戶外俯窺千嶺合  
天邊遙涌大江流陰崖霧重茶叢好絕壑風清竹箇稠  
客至恰逢秋夜雨燈檠茗椀話西樓  
萬壑松風小閣憑晚時雨細雜煙騰空山鐘早完禪誦  
古殿天陰暗佛燈草徑頻來脩供客竹房久去學詩僧  
昨聞虎出還當路不是挨奇不肯登

雨阻龍戒懷還青四松山莊

日用書集

卷十

五

龍戒山頭望不舒赤城西去故人居四松齋裏寒添被  
萬竹菴中夜喂驢獨坐肯開新甯酒閒眠難覓欲看書  
相尋訂有涼秋約可料懷君暮雨餘

李生行

君不見漢時東方朔諧諧玩世金馬門位纔執戟飢欲  
死微言諷諫悟至尊滑稽翻爲世所賤至今人比淳于  
髡又不見近代徐文長筆鋒犀利不可當當時空遇胡  
開府後世猶賴袁中郎奇人往往遺奇阨此事言之增  
感傷吾鄉山人李士雅一生足迹徧天下談吐所至席  
生風文章一出人競寫筆舌欲兼二子長曾藏孤憤無

知者徐家兄弟皆好奇

謂華史月庵

耳中常聞生不羈與生

久處謂生靜怪生言動胡迂遲吁噫嘻李山人徐太史  
形骸之外識者誰如此相知真相知可憐李生好心事  
開懷寫意無所忌途窮每動達人憐談妙時遭俗子罵  
功名自分長已矣年近五十猶無子廣陵人病寄書掃  
白下寵新薄命死卽今已是垂暮年歸來四壁轉蕭然  
買臣負薪長獨往相如娶妾竟空傳看君口快腸太熱  
此法自令主連遭君不見眼前才調諸子同一朝遭際  
雙眼空有力不爲知己用有錢不與貧士通鄙夫庸兒  
享厚福此輩居然富家翁嗚呼此輩居然富家翁李生  
日用書集 卷十 五  
焉得不奇窮

同左眼惟霜鶴游碾玉峽因懷爾止

龍眠溪水自東來穿崖瀉壑如奔雷山腰峽闊不盈尺  
束水水急聲喧喧水聲東急勢轉大噴珠跳玉不肯過  
雪浪銀濤晝夜爭一條飛下青山破左生本是樵牧羣  
振衣躡級欲凌雲邀我過水坐盤石對面大聲語不聞  
石頭坐久寒生栗拄杖半染苔痕綠想見方公此讀書  
空山無人一茅屋卽今茅屋已全傾竹刺藤梢繞經生  
夜淡或有精靈山月白應聞嘯詠聲飄泊遙憐方仲子  
三十年來稱名士一生作客不思歸好水好山棄在此

同左碩人蔣潛伯飲吳子廷醉後示蘇生

今日出山天氣佳城西吳郎邀我飲坐中諸子皆同心  
談鋒一任狂奴騁況有蘇生善雅歌歌聲漸佳酒漸醒  
城頭聽鼓夜將淡生也喜我爲知音一曲歌罷一杯酒  
興豪技癢兩不禁滿堂客散棄我走借問主人有酒否  
老夫不醉不肯回還向隔牆謀一斗一斗告盡燈燭昏  
主人已去僮僕奔此時客醉誰相送獨凭蘇生肩出門

秋夜過陳遐伯雨窗茶話

遐伯爲賊傷右腕書畫用左

小院茶館沸山人客未貧丹青一隻手智慧再來身挂  
壁燈光暗吹窗雨響新夜淡談不散吾近在比鄰

日雨書

卷十

五

賦得振衣瀑布青雲濕

邑侯試士題戲拈

太華山頭望不開終年噴雪水喧喧隨風忽散千峰雨  
動地疑殷萬壑雷自恃身輕空可蹈却憐路滑險難回  
身人莫怪衣衫濕纔向青雲頂上來

颺日搖空煙霧霏  
毳毼濕透未知歸半空松響濤聲亂  
一路苦侵暑氣微  
白晝懸來銀漢倒青天裂處玉龍飛  
攜來山口成霖雨  
豈在峰頭獨振衣

瀑水遙看尚可憐  
況來親到最高巔  
巔巔綠染淡秋色  
襟袖寒吹細雨天  
永日明珠圓自瀉  
終年匹練白長懸  
農人望雨情方切  
散入溝塍與灌田

漫詫蒼龍嶺並行青珂坪險未全驚雲埋草屨常疑滑  
雨濺荷衣不道晴到頂早知嚴暑失分流應使濁河清  
也知白雪高難和願向琴中聽一聲

里人書齋索題

愛汝塵中志不羣書籤筆架總清芬  
檻前錦鯉推冰護郭外黃花冒雨分  
潑茗動邀詞客坐吟詩私許老夫聞  
此中正有休心法漫擬移家住白雲

題石齋畫

絕壁松根挂飛瀑下作潺湲相噴處箇中便是石齋影  
隨意添成數重屋西頑老去思住山芒鞋徧覓無半間  
此屋欲借誰人住閒把柴門終自關

望龍眠積雪

不見千峰色誰將一粉塗雲山同混沌心眼共模糊  
嶺上村埋否窟中僧在無老翁摩頂笑應似白頭顱

冬至日尋左子兼同訪重崖上人不值偶成

北郭風嚴凍已堅爭言奇冷是今年偶乘薄暮邀元放  
惡踏層冰訪大顛陽氣暗生長至日禪心須驗苦寒天  
尋君不見無他往只在南鄰酒甕邊

冬至後一日孫喈公邀同李士雅吳炎牧左子

厚戴導及集晚香堂偶述所聞時堂外梅花

放

雪後山城凍不開晚香堂上偶銜杯忽驚皓月中天山  
且喜微陽昨夜回蠟燭可憐重吐穗寒爐豈有再然灰  
談淡飲罷巡檐笑春信先傳一朶梅

龍眠感懷

王寅冬余以較刻小集留瀟山城同游諸子出近桑屬余點定丹青未加識諒旋起橫逆紫語不知所自

遂力辭諸子而歸詩以志感

過江詩卷手親編回首登壇二十年藝苑卽今爭虎視  
詞場次第數龍眠表章鄉里應無罪唐突鋒鋩特可憐  
貽笑千秋渾閒事此聲恐被四方傳

鑒燭紛紛不可馴誰知始禍是交親心傷文舉通家說

龍眠詩集卷第十

眼見康成受業人世界久嗟無古道門庭何遽蔽天倫

老夫祇怪牀頭語豈怪兒曹意氣新

多難飄零鬢已華半生蹤迹寄天涯日歸擬灌東陵圃

但到爭迎處壯車潘岳閒居園欲毀左思招隱杖難擎

余寓蜀漢家幾毀其宅

龍眠不許山翁住何處林泉是

我家

子固文章千載豪成名何必定風騷無聲勒令黃鍾亞

寡和先妨白雪高但有奇才爭欲殺縱饒綵筆未須操

自嫌拙婦無機杼不許天邊織女勞

有言已不能詩若輩何以詩爲

無名謗議徧城騰市井爭看感慨興令伯豈宜稱僞命

雪巷詎可號妖僧同時高尚情寧異一例方袍罪獨增

若向此中論資格哇聲井底任憑陵

有言余不得與大僧此者論資格耶

野服逍遙應未妨其言當代想緇黃荷衣舊學山僧製

律帽聊爲道士裝文網朝廷原闕大章程里巷太精詳

卽今遠出遵時制或可方袍老故鄉

亂後文章頗救飢年來餬口徧天涯若云傳食吾何敢

但說嗟來亦不辭老母灘頭常漂處閤黎寺裏撞鐘時

開春擬續田間集重補柴桑乞食詩

錢起當年薄有聲因遭鈞黨偶然更避仇早變吳中姓

易代重談世外名處士冒稱常自媿頑民顯號似非情

田間詩集卷第十

若言命意千時忌漢壽神靈恐不平

余以黨禍變名二十年矣羣集開廟中指爲罪案上控

山城耆舊半吾儔欲訊平生亦有由四海盤區推上坐

八廚鈞黨附名流談經屢奪江東席學道聊同方外遊

爲語少年休謾罵此身筆削在千秋

百折經過不肯回老年還被小兒摧眼分青白甘常閉

口善雖黃禁未開得謫祇緣思息闕

邑故兩社有小人不利其合故挑之

多尤可信爲憐才平生一字輕標榜此後逢人志總灰

田間詩集卷第十

田間詩集卷第十一

客隱集 癸卯

春雪還江竹留別諸子

二月山城雪亂飛江村獨叱蹇驢吟詩客散詞壇冷  
惜別魂傷酒力微陰壯也知消不久花遲即恐凍全稀  
紛紛舞絮盈庭集可念當風老衲衣

復客

為客吾生事無端返舊扉乳鴉爭學噪獨鶴悔思歸  
怪人情異應知吾道非方袍不可着從此換征衣

季秋偶遊山寺方纔山見過遊為匡廬之遊此

開信輒返君已呼酒薄醉小詩見意

秋後村無徑家家一水環君方呼釣艇我已出柴關竹  
裏門誰應淋頭酒未慳遲尋山路遠早是醉言還

欲還何所待待我上匡廬已是多年願況承前日書  
先有字籬邊梅盡後松際月明初便可挂帆去吾身信  
所如

乘月汎舟到縱川即事

小艇維門首停杯即可登本無羨待治況是月堪乘風  
起酒通散路迷山足憑中宵忽有悔忘挈舊扶藤

飲劉臣向家塾

別業僻難到同人老更親雄談看與會痛飲慰精神  
蟹初登市清醅轉乞鄰盤餐方法備不似阮家貧  
顧維榮

舟行知事 時秋水大漲

一白杏無岸潮黯自深江程從此直向路不須尋渺  
矣扁舟興暢遊子心遙愁今夜泊何地可行吟

未知江路險見皖公城樓堞中流出閭閻一水平  
驚霜樹過青遠山迎近岸堪乘漲毋煩破浪行

風帆爭利涉泊且安眠村沒通無店城昏薄有煙  
船牛屋上倚女牆邊綠波裏官量何處田

秋濤高數丈半浸小孤山怪石根全沒危壁勢可攀  
盤空不去僧乞米頻還避水居人苦爭栖巖穴間

過江流最急逆流到城邊倚石排魚網當門渡小船  
頭三鼓斷石罅一燈懸見說巖栖更團聚二十年

望漳湖懷范小范

漳湖秋後漫釣者興何如莫辨江邊路焉知湖上塵  
存難免累小范甚苦水至豈安居百里縱陽近七年不

寄書

南康道院

小院荒涼甚游觀一郡推吏時稽客至實或送人來雅  
所僧童怪深孟道士陪竹房新嘗酒待我下山間

望廬山

匡廬入夢已多時乘興先探絕頂奇一路兼埋雲運屐  
合山僧待子瞻詩雲鋪半嶺村猶霽雨在高峰客不知  
小豎暗攜長笛至擬登五老向谿吹一簫

宿棲賢寺正首

山路苔深客至稀特尋鐘梵叩禪扉大師度嶺誰為主  
天然師監院遊吳且未歸乍聽遠來爭接杖却憐初到  
勸添木白茅小屋開方丈送我安單慣惠機

投宿硤砂菴

見說棲賢古道場自經劫火到今荒閉庭初接諸方衆  
耕種纔收半歲糧願力須完普是妄名恨未拔豈能藏  
雷峰老漢真知識住院親條揭滿堂

路入含鄱冒雨趨硤砂峰下一蒼孤把茅初葺

主人出脫栗能炊明早無時有山精窺戶入海闍張鬼  
隔牆呼小師細述多遺蹟此地曾居舜老夫

萬松坪贈聞極上人

廬峰半萬松坪乘興探奇冒雨行白晝打門山鬼戲  
黃昏過嶺野牛鳴舊持南岳書難達

新撰匡廬志已成上入修山別院一間如養母疏  
賴母經營

阻雨萬松坪紀事

今年九月天氣清方子邀我章江行舟過鄱陽不肯去  
撩衣直上萬松坪十步九歇不言苦含鄱岩口初逢雨  
罡風吹我去何之夜宿老樹菴無主朝雲沉沉雨勢大  
拄杖已折草鞋破石頭路滑亦脚遲又遇衝風吹我墮  
與子相失半山腰空林獨往影蕭蕭煙雲合處通無嶺  
溪水喧時知有橋我到橋頭發高咏方子林際遙相應  
溪流宛轉松漸多松中已覺精廬近隔松隱隱見炊煙  
有僧長鬚三門前知是老禪揖不得解衣同止大牀眠  
老禪呼水濯我足更作椒湯煖我腹夜深添火談不休  
自看密室與我宿雨聲夜雜溪聲鳴方子終宵有歎聲  
自疑五老緣太淺雨度來遊天不晴方子勿阻看山興  
我到山中計已定不晴不上五老峰判與老禪過此冬

由萬松坪冒雨到凌雲舍卽事

我來遊廬山志在造其巔皇天不肯晴僧牀累夜眠今  
晨米告盡焉得不言還去此五老峰往尋三疊泉石間  
本無路草際微可沿甫從溪中過忽又巖上穿雷聲一  
何怒奔流百丈懸挽衣並流下谿路實使然況復雨時



至對面愁攀援杳冥失山色彷彿有無間遙聞竹中語  
微見松際煙老僧供茗飲一吸禦我寒更言前路險絕  
壁俯深淵自舍所扶杖遣徒導我前捫壁不容趾投杖  
竟過焉還顧綠水潭一泓澄可憐胡爲銀花翻疑有神  
鼎煎前登偈側嶺竹林遺蹟傳題名者誰子石止草草  
鐫石縫裂盈尺上窺一線天或云有絕徑從此達玉川  
越嶺徑彌仄窺崖脚已攀所恃霧氣隱但聞水聲喧方  
予指我笑昔鏡今何屏回頭見方子前後爭扶牽半响  
僅能過中心猶惛惛道逢虎跡新謝道導者旋此去蒼  
苔滑十步九蹶顛山查味極佳杜鵬色正鮮山高風氣  
自開書集卷之六十一  
動此物何由全不見山頂松屈曲生崖邊其高僅盈尺  
其壽已千年枝爲屈風吹根與頑石纏所以柯不高惟  
有瘦且堅踰躍至峰口峰勢轉巔屹徘徊不敢下荆棘  
任所扳時時學猿挂往往愁鳥翻遙見煙霧中似有瀑  
布奔明滅倏無定迷離眼漸昏有如金瀉地斷續還渾  
渾突兀石側出倚杖聊可捫同行遙相喚長恐中路捐  
忽聞犬聲吠相顧開笑顏筋力既以憊且復獲所安勝  
遊良不易茲遊毋太艱

過上三疊泉精舍

千竿竹暗雨昏昏三疊泉聲霧裏喧山氣早寒先向火

茶煙纔上慢開門燒菴何處尋遊子先是爲遊人所燒許道還不果  
過客終朝累老髭勞遣小師前導我凌溪絕壁恐難捫  
前有捫壁石絕險

宿凌雲舍枕上口號

溪窗徹夜作雷聲屋溜泉奔聽不明雨師慳尋三疊勝  
晴還悔下萬松坪崎嶇有徑寧辭險筋力雖疲尚可行  
若使玉川門又阻一生辜負看山情

到玉川門不得渡

連朝雲霧罩峰巔又遣溪流鑲玉川攀涉豈宜頻阻興  
溪山不信太無緣應防詞客詩篇少欲試遊人願力堅  
直聽漲消重策杖今宵側耳恐難眠

鐵壁精舍

鐵壁層層斧劈痕團圓小構倚山根溪流橫過原非路  
石罅斜通實有門白晝雷轟巖戶動晴天雪噴竹窗昏  
老僧供茗留人坐從此攀躋問水源

玉川門裏有山徑絕險可達萬松坪是無可師

手開看三疊泉孫魯山再爲剪刈詩以誌之

玉川竟達五峰巔鐵壁千層一徑懸繞石陰森寒白晝  
隨泉宛轉上青天新修隘路椒園更舊闢荒途藥地禪  
要自此中親到過些些丘壑笑龍眠



到凌雲舍知吾鄉孫魯山前半月過此覽勝而

去亦未登五老峰寄懷二首

玉川門外水如雷纔是先生攬勝回苔蘚曾經藜杖破  
荆榛爲過筍與開蒼崖磨待新題句紅藥燒餘舊煖醅  
莫笑問津人絕少經旬又見老狂來

匡廬絕頂最難遊也向松坪幾日留客到每逢雲物晦  
我來又聽雨聲愁空園僧舍連宵火欠看鄱湖萬頃秋  
五老見人羞踏甚肯容大老上峰頭

三疊泉

靈輿不易探與會詎可誤石出漲以消鳥鳴雨初住杖

日用詩集

卷之十 客隱集

策沿溪流出折經屢渡玉川徒有門鐵壁絕無路雷霆

互喧壓雪浪莽奔赴側身窺洞口有物向空吐大聲恫

心竟焉得不速去踰險恃輕身乘危戒反顧雖極攀涉

勞頗盡林壑趣稍見三疊泉遙遙千丈素恐是鮫人機

毋乃天漢注一疊鬼神驚再疊蛟龍怒三疊江河翻傾

倒誰能禦餘勇噴珠璣猛氣生煙霧青天雨霏霏白晝

森然懼下有綠水潭聞爲神物護停泓似不流奔注忽

以聚銀花攪四圍動定各回互莫測瀕洞端焉知滌洞

故至人法坎止此理應可悟坐久毛髮竦寒色滿衣屨

山空無日光焉辨朝與暮僮僕或先行導師亦回步匡

廬洵多奇茲觀亦已巨如何山下泉居然稱瀑布

廬山雜紀口號

一縷煙生頃刻濃終年頂上有雲封鄱陽好處層層見  
何必求登五老峰

海綿千頃已全收山志稱雲霧蒸雲中又蓋頭却怪此

峰稱五老如何老只見人羞

蒼崖紅樹錦爲斑疑有疑無霧雨間忽被煙迷全不見

分明一幅米家山

合都嶺上小團圓夜半門扉有塔敲認見老儒來乞火

多年腐物合成妖

日用詩集

卷之十 客隱集

山上常餐是芋魁遊人每爲絕糧回下方施米虛功德

一石纔能五斗來

雲霧峰頭萬畝茶好茶只得兩三家攜來山下無香味

應是山中水白嘉

茅菴僧出半開常辦遊人到此間有米在廚客自飯

往來米價不消還

團瓢早積過冬柴一夜風號雪盡埋直待雪晴春始掘

叢林鐵錘預安排

過白鹿洞不得入示繡山

先賢此地舊絃歌慚愧藍輿洞口過惟有斷碑當孔道

通憐古木滿山阿  
藏書院閉人窺少  
養士出存官占多  
老去如明朱子學  
門牆外望欲如何

南昌遇何紫屏

執手章門此會奇  
銜孟絮語不勝悲  
覽詩早信爲車羽  
投刺應知訝子皮  
范蠡變名賜夷子皮  
紫屏初見予刺蔡之  
異代功名何處  
論半生出處幾人知  
點頭尚有蒼頭信  
猶記當年嘯傲時

新詩五韻見交情  
幾度高吟和不成  
惟恐傷時還問筆  
卽教懷古亦吞聲  
樽前得句蠻姬誦  
醉裏題碑賈客驚  
學中曾爲紫屏離政碑記  
回首舊游零落盡  
天涯贏得兩狂生

同紫屏訪黎博菴廬居

南昌前輩古風流  
特訪廬居問蓼洲  
地木榻半穿身未  
老板門閉閉氣常  
秋酒盃自向東籬  
把刺字遙尋北海  
投別後有詩無忌  
諱好憑何遜寄揚州

陳士業數過小寓論詩率爾有作

三十年前陳士業  
相逢豪氣尚如新  
興逢文酒全忘老  
家爲交游積漸貧  
是我有詩皆過目  
訝君無字不留神  
旁觀莫怪深談久  
海內深談得幾人

滕王閣同方嶽山敦四稟集得風字

滕王高閣聳層空  
乘興登臨二阮同  
檻外雲山餘舊恨

城頭鼓角送秋風  
以見天時已變  
江流裏人事常悲  
夕照中却怪來游  
詞客少子安詩句  
至今雄

章江門外已成烽  
高閣重開與昔同  
村市半沉秋後水  
帆櫓爭赴曉來風  
他鄉對酒偏難醉  
勝地題詩不易工  
遙指西山蒼翠裏  
幾人曾見採芝翁  
懷安期生

再和風字酬敦四

憶別江城恨未窮  
他鄉重聽話遼東  
虬鬚點得陰山雪  
貂帽吹殘大漠風  
白雲弟兄多日紀  
懷人詩句怕雷同  
向來飲量稱無敵  
底事持齋不肯雄  
敦四怪予無詩見懷予笑口恐兄入

章門喜遇陳是菴別駕併爲催粧

相逢猶憶少年場  
異代蕭條識老狂  
幕府徵來徵考績  
錦屏客聚爲催粧  
樽前燭影欺新月  
簾外花枝報小陽  
昨爲十  
獨有舊衣今夜冷  
知君惆悵合歡牀  
是菴未請娶先已歸

喜極有詩

章門驚拂嶺南塵  
說向羊城見故人  
海外已傳蘇軾死  
天涯猶念馬卿貧  
哭君詩誤何須諱  
笑我情癡果是真  
早晚公軍江上走  
過相逢悲喜一時陳  
前因汝入龍傳遂有哭六東詩想見

之也

寄陳昌英廣文兼問鄧子真

廣文五載滯延平此郡溪山舊有名  
閑裏遊有翠磴上  
廳前親事見帆行酒錢易盡誰相送  
詩料雖多莫漫成  
沙縣故人常會面也應細說昔交情

寓目

此郡焚蕪盡東偏土望縣竹園新  
佛舍瓜地舊侯家釣  
艇城根出浮圖郭外斜  
塔外分明遺址在想見昔榮華

瓦礫堆邊路游入長橋橫斷平  
齊放馬冰活暗迹魚沒

入皆官地租來有客居  
月明胡匪好羨爾夜深漁

贈葛霜華

侵晨尋古廟荒蒲隔林間  
小簷同持阮行廚不動軍坐

多逃世客集廣放生文獨有圖  
棋好時賢總讓君

壯年遂不仕常憶朗陵危  
奉檄開城走沈舟下峽遲尊

公容宛在予少時丁卯署尊君清涼寺  
今見霜華脫語類問之始知  
伯氏死誰知變

時今足走自說無生趣應飯次導師

寄無可師

此來尋五老亦擬間圓  
孤豈意游踪滯還聞去路避江

寒舟怯換地僻伴難邀  
小阮崎嶇至應堪破寂寥頃有沙彌

無伴爲大師  
子遠尋西上

近議安禪處身心得自閒  
供惟勞長者居不擇名山法  
席應爭請餘生且合還故鄉  
斟酌住浮渡白雲間亦和  
庭不必定  
浮山也

吳城阻風

鄱陽不可過兩日臥湖邊  
展阻通街路橋連下水船  
舟師私攬載值豎藉攤錢  
薄暮占風色閒看市井煙  
急雨爭移纜橋聲喧滿江  
市燈收酒店官燭隱蓬窗  
積悶憑詩遣閒愁被酒降  
避風高枕後應傍洞庭樓

潮落城初出舟航集市門  
邊商人盡讓楚客語多喧曲

巷穿山徑巖牆上水痕  
令公祠開甚新稅及梨園

小市舟難泊潮來取次移  
高燒噴惡燭淺酌試新蕪

默惟眠好昏昏與醉宜  
僮童工弄笛詩句倘能吹

遽與章門別還於此地留  
銜孟聽雨點解纜避風頭泊

必依官舫幫無虐小舟榜  
人通夜罵且免客途憂

清溪

磻陽不可過小渚避風湍  
盜出因湖閘船多得港寬  
僧誣神託夢隊借長充官  
局促蓬窗裏聊偷一夜安

泊渚溪寓目彭龜

秋水寒不退冬月暮多風  
回舟泊小渚登高望征蓬遙

見所來路浩茫虛空自非指南車焉辨西與東白沙  
疊爲岡其上草木童山色半蒼黑煙雪互濛濛時見岡  
巒斷頗疑路四通乃知皆鳥嶼浮汎波濤中間道前山  
下屢號暮夜戎榜人戒行客勿貪利涉功亦有西上舟  
點點鳬鴈同帆影旣以盡目力猶未窮轉歸匡廬山杳  
冥霧雨蒙我舟去何時羨彼孤飛鴻

泊大孤尋白泉寺

北風不肯息波浪逆我舟中流開篷窗遙見松竹幽舍  
舟步出市策杖入林丘果然愜所願小構藏山陬園籬  
旣以治畦徑亦頗修僧徒勤梵行日暮猶未休客至何  
所供茗香足淹留山泉味極甘雪色照素甌欲往尋其  
源源深谷不流渾渾井中出有如乳浮以此名白泉  
因有人來遊君看白泉名題在寺上頭

石鐘山

昔我挂帆上江流何渾渾順風過絕壁斗削不可捫遙  
見繫習人有若巖隙猿今來水始落與子同扳援石拒  
本無徑壁裂如有門時時寄鬼搏往往狂獸踰絕頂望  
江流浩浩凍向奔還顧足垂處凜然森心竄下見石鐘  
石紛紛考擊痕嗟此季劫誤如何至今存此山本空洞  
如覆盂與盆水落入可入有路達城隍以此風鼓浪水

石五吐吞所以蘇公來大聲水上喧自公此記出一洗  
石鐘窅明明水經注不肯信鄭元世無讀書人固陋安  
與論

阻風鱗魚嘴卽事

北風不可下艤楫繫枯植入舟苦局促杖聊可擎居  
人避水去茅屋半欹斜婦人投所親丈夫或在家市上  
何所有但有小魚鰕此鄉無禾稻所恃麥與麻麻麥旣  
以盡蘆荻不復花水田寸寸量賦稅日日加江濤激顏  
岸敗板圻官艤忽憶廿年前吾友沒江涯旅櫬寄此地  
有菴名蓮華故鄉在三原欲返道路賒今來時代更洲  
昔旋爲窪蘭若復何有總有委泥沙男子死四方豈  
首丘嘉螻蟻與魚鼈同盡何傷嗟歎息回篷窗淚落黃  
昏鴉三原石胤崑客死此地劉客生殯  
諸蓮華菴今論其地已爲烏有矣

宿磨盤洲

此洲昔殷盛漂蕩後家存江口旋編屋潮頭尚打門樓  
船乘浪進鼓吹雜風喧小泊更籌裏巖然似一村

放舟小飲忽過皖城醉中口號

舟輕無浪且銜盃百里江程一刻回高松轉時驚幾堞  
聲猶推處見樓臺多晴蒼翠雲中出夕照丹青水上開  
醉眼莫疑看似幻海門自昔號蓬萊

到橫陽

遙見橫陽近風帆及早收漫愁舟進口且喜水向頭市  
井新開店人家始下樓江流雖勇退勢比昔年秋

癡舟遇姚彥昭得左子直燕邸信知魏子存相

念

我纔破浪至君更逆風行自笑年年放空勞處處爭  
今秋北日邊游子信劫後故人情可識廬山返新詩快  
又成

聞姚經三司李建寧

聞海之城我舊過先賢遺蹟滿巖阿雲山入座侵書快

臨事開簾足嘯歌

一路簫香茶筍妙

四方書牘

梨多

詩傳易學同時出皆經三業擅千秋奈汝何

宿汪惟肖山居索詩爲徐月鹿五十壽走筆奉

寄

汪子空山一茅屋黃昏驢背邀我宿客有白飯驢有芻  
擁爐夜話徐月鹿月鹿才名我久聞與我未交交以神  
往時豪氣傾江北祇今清譽騰淮濱淮水東匯清江浦  
南北舟車日旁午太倉悉仰輓輸功過客特爲地道主  
年年採木造漕船昔何苦窳今何堅物價既優功亦倍  
家家得用水衡錢朝廷計功不計費區畫要爲百世利

即防掣肘另增官何意同官與同志如君才真天下奇

朝起視事夜賦詩判牒爭求蘇軾帖放衙閒賭謝安棋

君於朋友有高義吾里相傳兩盛事郵孤已見李狂生

娶婦復聞楊處士明年正月君五旬祝君詩句滿堂新

可憐汪子解君意論詩偏重老遺民夜深邀我飲我酒

酒酣屬筆爲君壽酒酣告罄詩亦成此時誦君君知否

汪子早去稱君觴子亦還家即整裝明年倘過黃河去

淮上爲君醉幾場

寄徐莘叟太史

名園策杖屢蹉跎準擬今冬約伴過身隱未能忘筆墨

日間書集

來十一

落櫻集

與衰猶喜聽笙歌常時放櫓千江遠老去騎驢兩日多

雪霽山寒行不得花前留醉待春和

贈牛山道人

松桂陰中舊草廬一窗偶借道人居飯香僧舍煙生處

茶沸山亭月上初老去守中防客氣靜來試眼寫方書

同年壬子推君長鬚髮相看迴不如

爲憐多病學長生瓢笠尋山到處行賣藥隨緣囊漸減

彈琴無字指偏清脾因過午停餐健體自中年絕欲輕

向道周郎能顧曲至今宛轉逐簫聲

田間詩集卷第十一

田間詩集卷第十二

客隱集 甲辰

從陽阻雪

北風不可去擁被阿咸家急雪窺牀集翅感侮燭斜喜  
饒新歲酒愁損故園花正好看飄撇疎簾底用遮

元夕阻風錦衣洲

津市無多路帆檣不肯前大風收港息孤月入窗圓寂  
寞過燈節淹留恨米船同舟沽飲去贏得守篷眠

白鷺洲宿胡星卿草廬

去歲秋潮漫遙憐處士家瓜棚連樹倒籬落與門斜魚  
目間奇集 卷十二 客隱集  
走塘皆破馬來路莫進竹林留信宿猶能酒能除

馴象門尼菴弔黃坤五旅殯

旅櫬何時至郊扉此獨栖門開驚鼠走客到觸鴉啼親  
戚已都去銘旌尚未題老尼言後事一字一含凄

平生稀一面共訝客心悲塔寺虛相待萍踪竟失期

曾尋我長干寺  
中久待不至荒唐天問註寂寞義熙詩今日筵前拜

竟兮識我誰

連歲風波惡艱危剩一身如何遣此老畢竟死於貧作

客原無主哭君寧有人舉家生計盡誰復望交親

前輩看將盡聞君計益嗟吾方哀氣數人只惜才華在

世原無謂偷生亦有涯漫勞悲客死何處是君家

長干寺酬趙月潭先生見過

蕭寺僧房僻頻勞緩步尋虛懷前輩誼握手古人心道  
合交無淺時危語莫深正思詢典故欣接舊詞林

雨阻長干寄徐月鹿水部

準買扁舟向北行無端又滯石頭城塔檐徹夜聽鈴語  
巷口侵晨屐屐聲柳色遙連淮甸綠江流空憶浦關清  
知君退食衙齋靜與客圍棋日幾枰

寄陳階六大參

二十年前舊酒徒風流三接憶當湖

田間詩集 卷十二 客隱集  
荀令除官格醉擁秦青置坐隅飲量難餘疑漸減筆花

老去不曾枯秋來覓我淮陰市看取狂奴興在無

七年前寄數行書隔歲遙傳雙鯉魚以我酒狂時復作

知君豪氣未全除道分出處情寧異地阻江淮跡太疎

寄語詩城諸社侶藕花開日好遲予

上河訪王汾仲口號

不見王生已六年看君難後益蕭然軀羸判爲交游累  
家破難邀故舊憐屋儼半間聊訓讀書求八法罕酬錢  
兒童散去窗初靜自下門扉與客眠

示程子介

時俗人情更莫論看君落落道心存  
幾歲歲貧交急失意難忘及引恩性僻吾原憂  
寒食予爲子介於貴人宅爲其內人不悅如今好客平原少  
覽者誰客尚到門

王元倬移居巷西約同姚伯石楊卿伯王果書

陳聖侯小集

江村歸去信難通每念南陔老病翁  
徙宅不曾離巷北避鷺仍可流瘡東  
此身幸在寧嗟困吾道雖非未算窮  
試看樽前無雜客論心猶有數人同

荅石湖禪師見贈

天界堂頭老導師別峰未見已相知  
敢開大口爭談法或有微言難在詩  
易學偶於窮處悟禪心時向醉中窺  
謬勞佳句深錐削其奈凡情不肯疑

荅棲霞竺菴禪師

曾到黃龍空手還餘生得意酒盃間  
細看妄想寧止滅自信狂言不可刪  
佛法忘來隨處見南華讀罷此身閒  
導師惜我頻垂示却怪頑夫老更頑

雨宿方望子寓樓

小樓聊假息留滯忽經時月色愁中  
誤雨聲醒後知朝炊爐不出夜漏榻  
頻移多少交親宅唯君借一枝

過方爾止晴望樓小飲

高閣倚城隅當窗二老夫人煙昏後  
合山色雨中無清俗真宜避吾徒幸  
不孤隔鄰饒畫手此意亦堪圖

芳樹六章爲方爾止山六十初度

倚倚芳樹蒼蒼彼丘園有泓其池有  
翼其軒之子肥遯于今十年或勸之  
出笑而不言出者屢厥信處也賢芳樹  
伊何維樛與采采柯冬挺樛陰夏濃  
良時置酒老友過從其跡則異其心  
實同相顧念昔胡然而翁惟子壯年  
意氣揮霍居室屢空行歌自若我與  
子交禮數脫略于貴不驕我貧而樂  
文酒爭長緬言如昨

日南詩集

卷十

落霞集

秋風始肅陟彼匡廬南阻道絕攀  
裳以趨我棄其杖焉用彼扶子不我  
後驅勉崎嶇乃夜紀事謂我弗如子  
年五十誕厥嘉兒六十之辰兒已追  
隨對客能書抱經能疑侍坐於側言  
笑以時親戚驚歎曰此子奇子有奇  
子亦既有家賓客咸集樽壘孔嘉臨  
觴不御哉影棲霞念子素履弗紛于  
華青山矢志尚其勿遐

栖霞禮浪大師塔院

導師歸寂久禮罷淚難禁在日無多  
法臨終只此心自憐親近淺已覺受  
知深一瓣香藏久遙巡直至今

登攝山絕頂



嵯峨獨枕大江闊與客追攀與未孤  
暮色不齊分野渡

潮頭初上滿槽鋪煙奔谷口橫空去  
雨截山腰過嶺無

漫說金陵佳氣盡此峰仍障帝王都

名幾俯視萬峰羅垂老支筇始一過  
劫火不銷千佛石

烽臺長鎖敗軍河金焦影落天晴見  
瓜步帆收晚照多

借問宋家慶戰處萋萋洲渚塞煙波

### 池州凌雲閣同楊嘉樹作

苦雨淹旬不出城忽登高閣見空明  
湖堤水韜尋山阻

倚寶湖平擁棹行遠黛似螺餘頂見  
濕雲如絮半腰生

獨推一榻容高臥纔聽官船喚打更

卷十三 詩集

### 涇縣道中示嘉樹

老來遊事拙長路仗同人冒雨先尋  
店留船自候津驢

遲煩客促僕慙代予嘆竟日通忘倦  
沿途唱和新

### 涇縣感舊贈王雲從孝廉

久不驅輪出況當海暑新偶來因老  
友爲何紫乍到問

同人在市焉能隱偷安賴得貧相逢  
不相識爲紫是前

身

文物悲前代雞壇憶盛年美髯疎似  
齒逸興涌如泉吾

道名爲累交情老可憐相看頭白盡  
敘舊意茫然

經旬常臥病積雨沒蓬門何必離人  
境自然超物論年來

多難唯雲 交多難謝客屋小每移樽  
惆悵平生意相期

### 竟夜言

舊遊看漸少絕迹意何如文字已全  
廢山林無可居難

通微士許莫寄孝廉書謂眉生來往  
琴川上空逢赤鯉

魚

### 同紫屏偕閩中諸子遊水西寺卽事

三寺鐘聲隔水西連朝約伴費攀躋  
山城樵早喧爭渡

海國童嬌蹴過溪夾路果園村姥護  
誰家茅屋午雞啼

沙邊漸淺全無徑莫怪遊人屐齒迷

竹樹遮門一徑深樓臺髣髴見叢林  
寺碑每記宣宗蹟

寺爲唐宣 山誌多傳供奉吟太白詩丹井梵存僧罕汲

宗若龍處 賞溪流改吏何心僧言賞溪本在山下爲客來想

井 像秋霜閣亂石崩崖無處尋

丈室僧遺小影懸支公沒去已三年謂友蒼飢分麥粥

當龕爇醉放蒲團帖地眠覆席陰移崖際樹侵肌涼透

雨餘泉水邊林下經行處土銼茶煙迹宛然

古澗寒飈速客回行過中寺偶徘徊法堂堆麥僧長鎖

別院穿松客自開已見白雲歸作雨上寺名誰聞黃葉

喝如雷下寺卽黃上人選石留茶話苦被童奴趁渡催

贈漳浦莊孝廉儋鶴

集所居



清浦風流不逐賢逢君爲客聚羣川藕花香散乘涼夜  
竹葉村同過雨天遺事欲蒐詢舊吏歸裝獨重有新篇  
銅山共荷門牆誼細問遺孤淚泣然

送蔡君亮孝廉之新安入閩

嶺嶠崎嶇去路除亂山孤縣偶停車酒樓窗近聞歌管  
佛院牆傾見藕花浪迹終年長作客多情到處且爲家  
天都取道開關便還指羊城向海涯

贈仙遊吳錫九孝廉

荒寺飄飄困客心乘涼陽院動相尋堂虛合坐需天晚  
砌冷貪眠怕夜深閉寫道書消旅況醉歌蠻曲操鄉音  
論詩大有驚人語不許吾徒率意吟

過石壁和金太史江文學韻

行經山隘暗迴腸還伴羣臣此出疆壁上墨痕淋霖雨  
溪邊灘響咽斜陽同歸益勵臨危志未死偏增殉節偉  
記得孝豐聞變後吞聲重跡赴閩鄉

乙酉秋到孝豐聞新安陷

新安晤鄧子與答其見贈之作

葉落虛空散浮雲東西馳驅轉天地間會合終有時憶  
昔干戈際慷慨與子辭斷橋一分手生死不相知我既  
歷險阻子亦罹艱危間關度嶺嶠阻勉還茅茨念我平生  
友消息當報誰忽傳南宮捷姓名久更疑見子應制

作高文何瑰奇人皆爲子慕吾獨爲子悲一官竟贈贈  
始志果不欺我客長干寺邂逅陳昌箕言子狀甚困惜  
子數甚奇數奇何足惜所苦終歲飢吾友姚仲子意氣  
吾常推司李建安郡臨別屬以私惟子與陳子託其加  
護持堅約秋深日尋子史溪湄何意汗漫遊聚首忽在  
茲乍見不及喜亦不道相思但云中耶帳觀我贈友詩  
心知我尚在寧知見有期所述無萬一涕下如綆縈子  
鬚猶似漆我髮已爲絲相傾念疇昔豈必盡狂癡談笑  
終日夕忽常與子晤我行無踪跡飄泊隨風吹子亦徇  
者流游調恐非宜人事日變更世路多險巇歸裝倘稍  
給慎勿還山近丹楓繡崖谷候子于武夷

新安長橋步月贈東莞洪藥倩

月白沙明夜氣清倚欄話久不勝情同年獨僭新鬢髮  
老友唯記舊姓名南國風雲悲異代海天吟嘯似前生  
述懷有句休高咏怕被人傳激楚聲

海陽尊經閣七夕同紫屏作限韻

金風入夕透疎櫺早見高梧一葉零五嶺同遊餘二老  
十年幾處看雙星爲儒肯乞黃姑巧感物偏驚鳥鵲靈  
夜半虛空音樂過還疑簪壁有藏經

閣上秋懷

憑凌高閣頗緒峰客到常登第一重當戶白排三翠堵  
遶窗青列萬芙蓉秋清委巷無砧杵日落荒林自鼓鐘  
吾道既非經學賤漫矜先代有儒宗

過白鶴山汪氏園

木落高城暑氣殘精廬小構隱林嶺主人自去央僧守  
佛相長供許客觀一勺井泉通邑醖名東山井水絕佳  
令城取以醖酒  
數竿水竹隔溪看蒲團閣上開簾坐也覺身心半日安

斷石

丹嶂何年巨斧開崩雲墮地臥溪隈應留仙客排棋局  
恰許漁家作釣臺潭上漁人能嘯咏壁間諸佛自莓苔  
石梁過處疑天造塞斷休教俗物來

閣上作寄謝廣文

海陽城郭半林丘高閣憑欄望裏收三徑經旬無客過  
萬家幾處有煙浮覆堦桂樹驅殘暑出院梧桐報早秋  
誰謂廣文官最逸炎天過盡未登樓

久寓海陽學宮未識謝廣文面臨行寄謝

秋風日夕酒征衣惆悵先生出未歸官閣登臨同水郭  
謂何高齋吟眺憶玄暉榻懸梁上兒能下酒出牀頭客  
自揮來去不須相識面交親即恐太忘機

同紫屏遊白岳紀事

磴道攀躋第幾重籃輿一路入深松山空客過傳鞭響  
日落壇荒見虎蹤自昔御爐頒犬內至今金屋冠孤峰  
中和白岳遙崇秩千載登封望世宗

中峰石勢障丹臺誰啓仙關引客來雲路躡窮心已歛  
天門過去眼重開千尋巨壑窺將合一帶懸崖繞却迴  
最是老楠能作怪無端火出自成灰天門楠樹  
自燒死

珍珠簾下雨絲飛客到秋初暑氣微點滴可能添瀑布  
飄蕭暗覺潤生衣鳥來朝闕依時至雲出遮門近夜歸  
遙指香爐峰在眼日斜頂上弄光輝

玉屏高峙白雲齊金殿平臨萬嶺低天表舊傳成祖

有御碑親出肅皇題門瞻紫極遙朝北路繞丹梯盡

向西禮罷上階窺繡帳真身猶是鳥銜泥

紫霄崖畔碧苔盈爲仗同遊鼓勇行巖際四時飛作雨  
塔前衆壑踞猶睛巨碑有字高難讀野殿無人老漸傾  
更去莫愁前路晚夕陽村落正分明

洞天門隱竹松幽邈邈栖真在上頭倚檻秋陰青嶂杳  
看峰晚霽白雲收仙家歲月終難駐人世風塵不自休  
借問浮圖藏蛻處可聞笙鶴夜深遊

客祁門寓王寺雜咏

城南悟法寺臺殿敞溪邊俗儉偏貪佛僧賢欲改禪春

喧臨水確箇曲上灘船頗羨村翁古衣冠似漢年

經旬不出市草色滿庭荒破院埋雙塔長廊閉十王香

日常住累佛事一秋忙好接諸方眾尋師坐道場

禪林何代廢今已合重興精舍栖遊子空房養病僧廚

開殘梵夾窺墮走瓜藤昨夜光明滿新添佛母燈

老平難作客況是凜秋時何處求梅蕊柳傳寺為開來

辨岳碑寺側有武醉疑沽酒惡醒怪打鐘遲去住惟憑

與前途不自知

茶棚閒寓日來往閭行舟日落波難待灘平纔早收烏

知施食集魚特放生浮宰堵溪流隔常思到上頭

日間詩集

卷十二 諸記錄

七

梵宇臨官道施茶信有緣漁蠻罕去遠此溪禁健婦擔

爭先漏稅常通貨隨鄉不使錢俗不用錢而商米船江

右至最賤是今年

客居偏喜寺課誦晚堪聽禪待僧閒製杯因友病停屏

方臥科頭時禮佛嗽口自持經見說山門古泥神大有

靈

山深寒氣早地僻屐痕稀游客已都去主人猶未歸有

書朝押酒無被夜添衣寂莫高陽侶閒時一叩扉

無事尋人語閒談每夜深土風崇鬼教梵唱雜伶音諧

俗老來態悔遊病後心所嗟詩思澁得句費沉吟

窮途依老友久臥客心驚謂紫屏藥甕通宵火鄰牀半

夜聲不眠長屬耳無語暗關情多少飄蓬處躊躇到五

更

訪葉特子

小構何年畢為園且護籬天晴庭晒藥雨洗壁題詩茗

熟談深後樽開客聚時要予常散步乘興勿須期

贈陳秉文

此地亦云僻交游每到門貧來惟屋大亂後有書在涉

世吾甘拙求人台厭煩同心能好我時許縱狂言謂方

諸子

日間詩集

卷十二 客題集

七

李御侯醫士索詩

李生稱市隱小巷一壺懸仁藥清晨集主方通邑傳囊

贏常買醉僧病免還錢過午閒無事邀人合管絃

饒州道上作

過盡祁山路推蓬眼一舒江平無險阻樹合有村墟處

處初收稻家家習打魚怪予幽意愜生慣水鄉居

重九前三日李梅公司馬邀同文燈巖何紫屏

蘇興三劉遠公賞菊卽事

謝公池館倚城隈三徑斜從竹裏開花綻早邀詞客看

鶴馴驚見野人來庭階樂事聯詩句身世浮名付酒杯

正好縱談判燭跋城頭更拆苦相催公子惟饒能詩通山夫人有某行世

名園偶集盡交親況接先生滿座春深巷車填知好客

嚴城鎖啓爲留賓樽逢重九前三日坐序他鄉第一人

自笑三毛資格廢追隨先達儕如銀

南昌舟中和紫屏作紫屏有門人督儲此郡

南州賦困已多年滿地征徭劇可憐羽檄屢催輪粵餉

彈文不想過淮船民懷寬政完通稅吏稟清風減創錢

最是開情師友切聽來含笑向江天

贈李維饒孝廉

破帽西風九月天偶同何遜訪平泉門如蔣詡初開徑

客似張融整寄船丘壑晨昏隨杖履庭闈色笑有詩篇

親君佳句驚無敵愧長吟壇三十年予生壬子君壬午僧長三旬

劉遠公索題扁舟圖

蓬窗客靜楚天孤萬里隨風作釣徒秋水茫茫兩岸失

扁舟渺渺一絲無貌癯似辟留侯穀興盡仍歸孺子湖

從此全家移入畫不勞開卷更看圖

飲遠公湖上居

廿載扁舟客今年汎宅同相逢司馬第共醉菊花杯道

貌豐難認遠公素癯今盛然僧裝改自猜別離不盡敘明日即

門來

去歲頻來此生涯羨作漁那知湖上宅即是故人廬補

葺因初返蕭閒似寄居何年結茅屋魚艇到階除

伊昔笙歌地荒殘半似村累牆因瓦甃編竹補籬門饌

出遺方在盤陳故物存不緣驅寓客那肯返家園

狂談容易醉禮法可全刪掌燭初移席留城莫上關湖

風吹酒散江月趁人還却顧門前路茫茫一水環

朱定遠索贈故世職指揮使

西江意氣苦難平曾耳朱家舊俠名肘上力閒惟賣畫

斜間色在不談兵國恩祇用窮愁報世職還因廢弁榮

尚有壯心降未盡酒酣慷慨作歌聲

寄李羽先爲見羅先生有孫

豐城家世仰先賢零落裔孫最可憐大宅入官猶望價

遺書經人有誰傳春無隔宿常留客酒但謀歡不惜錢

記得夜深吾醉後笙歌攪醒一街眠

李梅公司馬七十壽詩

吉州前輩氣如春陽月剛稱七十辰方外逢迎無禮法

夜分談讌見精神世言安石真名士我仰山濤舊直臣

懷抱一生詩酒樂知君家世謫仙人

也知出處任浮沉金馬遙憐避世心老去鬚眉渾雪色

人前咳唾作鐘音花矜玉樹先時放韻押香奩逐字吟

遠山夫定有赤松期結伴西山深處好相鄰  
人有集

李司馬席上贈文燈巖

欲訪柴桑路未通清秋忽聚菊花叢藍輿偶出乘高興  
卓鼎同時避朔風席上惟予與淚洒西州悲故相謂美  
詩存南國表孤忠公刻海片皖江湖接潯陽近我欲相  
從把釣筒

題趙國子小影

報恩背上三尺劍救世壺中九轉丹此是英雄真面目  
旁觀莫作道人看

將發黎博菴過舟夜話

月明書集卷十二  
理楫候明發先生乘夕來狂談時整飾小飲不辭杯口  
已多年閉懷從今夜開乞文曾許為先有啗君燕話相約及春  
回

同紫屏訪洪浪上人上人為予同鄉

精舍蓬窗見呼船暮叩扉小徒留客坐鄰院覓師歸佛  
法同鄉護市鷺隔水稀喜君饒本色不用騎驢機  
卜築無多地容身得幾間自矜蔬竹圃須種竹為關訪  
舊客重到黎方僧不還相期秋色好結伴入西山

題石溪禪師畫為何紫屏五十初度

何子別我十六載鬚髯已變冠服改章門握手淚泣然

點胸幸有兩人在今年春月稱五旬生歲維乙月在寅  
吾生合秉五行秀木氣多者其人仁大捷十千甲為兄  
乙也次之配長庚陰符遞甲易帝乙慎德應鍾太乙精  
石溪高僧吾老友手寫長松為君壽不羨秦天勢莫攀  
且喜凌霜凋後松傍老樹還森然枝葉雖異根相連  
谿亭兩翁語何事應是同泰枯木禪

夜到壽昌寺哭其天禪師

駐楫趨程日暮時逢僧還怪客來遲泰禪眾散叢林冷  
說法堂空深草知夜到故人通寺喜坐談遺事一門悲  
當年天界無窮淚又向西風哭汝垂

田間詩集卷十二

康僧閣上聲深談且喜吾宗道已南秉拂爭知能繼法  
論詩謬許是同泰壁留半偈傳雙樹門對千峰守一龕  
即恐祖庭虛席久栖霞早問老瞿曇

過昭武謝張聞自明府買舟下延平

琴堂草堂閣門局客刺初傳驪履迎自說簿書成俗吏  
乍看談笑尚書生地衙驛困官難應縣瘠民頑法不行  
為覓扁舟勞損橈倚舷深頌故人情

到延平暮雨投宿陳昌箕寓齋

廣文栖半嶺路滑苦相尋我自推門入君方繞砌吟詩  
毋因客廢酒且與同斟莫話七年別徒傷遲暮心

延平送紫屏南去予上建寧

送君聊佇立苦恨順風催柁已隨溪轉窗猶望岸開霧  
中孤棹遠崖畔一人回予亦逆流去明春可定來紫屏約明芝城

建溪旅泊邂逅許天玉因聯舟痛飲讀其新詩

不見許論三十年相逢同買建溪船高灘響急衝杯過  
古驛更疎聽雨眠童豎暗驚談往事榜人爭聽咏新篇  
吟壇屈指今無敵可但閩鄉數汝賢

醉後贈連石菴參軍

三山連子氣如雲酒盞詩壇天下聞家世爲儒非所好  
即聞詩集上卷十三路經線

無端投筆思從軍軍吏豪華復誰過時事既非家亦破  
城中甲第已屬人客裏賓朋猶滿座卽今僑寓建安城  
過客何人不識名夜夜燒燈呼酒伴時時按拍聽歌聲  
黃華山居最瀟灑一榻經旬爲予下對雨旋傾架上杯  
衝泥每跨槽邊馬我本江頭憔悴人感君意氣重君真  
急難但識朱家義交游誰信鄭莊貧跼踖轅下不言苦  
朝朝帶劍趨軍府昨夜酒酣軍牒來仰天長歎不能語  
連子連子爾何爲年年爲官官轉卑近來軍職賤如土  
爾獨踴躍胡數奇連子大笑頻搖手此城負我千斛酒  
問君酒債何時完酒完之日纔還官

將返延津留別連石菴

黃華山脚參軍幕白舫灘頭野叟來風雨兼旬頻試仗  
賓朋無夜不銜盃詩看速就才偏雄酒與同傾量漸開  
欠事未聽新樂府相期燈夕盼予回

集連章侯齋頭用雲字

閩江高誼數參軍風雅傳家更有君把盞綠浮通夜酒  
開簾白走一溪雲飲豪似減相如病情至頻吟孫楚文  
生有悼不是老狂貪久坐天涯夜雨最難聞

重過延平訪葉慕廬司李

閩郡溪山在上游一時司李盡風流偶逢遺老傳新句  
即聞詩集上卷十三路經線

謂文且喜荒城是舊遊越國交情懷繡水君原籍秀水人皖江  
文物接黃州此邦變後難回首爲爾重登百角樓  
不到并州十九年再來真倚故人賢似聞洞口猿猶叫  
重覓津邊劍可憐名士豈能無過客此官不用廢詩篇  
僧窗一卷樊桐草伴我孤吟夜懶眠

送陳昌其廣文之永安併柬諸友

廣文官滿不聞還還向交遊覓酒錢已喝老妻牢鎖印  
又逢高會慢開船山城兵占悲沙縣村郭人稠憶貢川  
記取候門多債主莫將觴咏了殘年

百角樓懷古

百角樓高頹碧潯廿年此地再登臨渡江一馬跡全失  
躍浦雙龍劒莫尋棟宇已更前代製雲山偏觸舊遊心  
卽今壁上紗籠滿獨有騷人倚檻吟

延平感懷

廿載延平淚茲來始一揮登樓遠眺在過市昔人稱風  
物凄殘照雲山斂舊暉虛懷詢父老往事可全非

冠蓋昔全盛經過祇獨嗟府前官下馬山頂吏開衙遺  
事刪天寶名流散永嘉暗尋僑寓處錯認幾人家

伊昔居停在依稀寶積坑故家多易主委巷半栖兵屐  
怯穿街過車危下嶺行降丁安插處今已是荒城

印則詩集

卷十一

格體集

七

城市何曾改行來迴欲迷負塗官路不亂曉寺門難覓  
過街分水槽橫巷有泥東頭樓最古今已換新題

爲先  
終樓

久斷閩溪夢何期此再經山城堞更粉郡閣瑣餘青搜

誌書難借升衙鼓慣聽莫嗟相識少吾髮總星星

起居尋丈裏未晚紙窗昏送客聊誚徑看山只在門僧

寮兵婦雜公廨吏人存故老勞相問慚予少舊恩

僧舍炊將絕況當歲欲除所嫌栖近府敢嘆出無車血

少難成夢眼昏省看書故園今夜冷兒女正愁予

冬餘無幾日客滯已兼旬長吏時易居民處處貧固

窮惟信命貶道枉千人從事官偏冷煩渠給米薪  
也覺眠難穩朝寒不敢興炭錢經雨長米價過年增苦  
憶論文友

時呂其

客永安徒聞嗜酒僧

問寺有酒

僧亦遠出隔溪好山色

天霽共誰登

客況從來慣窮愁亦自安獨傷頭已白又見歲將殘歌  
管宵深近山城雨住寒世情吾不怪時事屬艱難

寄姚經三三山客署

一別經旬雨三山望不開遙憐司李署誰把論文杯作

客知予拙逢人說爾才幾時辭幕府歲晚共舟回

井叔立春前二日初度小詩述懷

印則詩集

卷十一

格體集

七

七

垂老得良友茲遊頗不虛畏君詩卷少覺我語言疎政  
簡早聞道庭閒時著書先儒遺集在日讀幾篇餘

也識公庭肅經旬少到門人稀知省事胥老不交言郡

以廉疑僻衙因靜覺尊登車風凜凜真見典刑存

雨中酬王因菴廣文招同陳昌箕羅荷亭吳子

絨劇飲大醉

廣文署冷晝常局召客衝泥屐滿庭垂老成名羞作吏

半生得意在談經雨天傾倒真宜醉鄉國謳吟盡可聽

苦被衙齋催客去登筵酩酊不知醒

是夕復赴

南平令召

除夕前一夜葉井叔招同江無方小飲大醉

山城冷署夜開樽把蜀人稀自啓門一座皆醒看獨醉  
大家恭默聽狂言老逢歲暮悲前事客到途窮憶舊恩  
莫怪野夫無忌諱孤心此夜共誰論

走筆和井叔見贈原韻

高齋共醉兩三場歲盡衙荒燈火涼夜半酒徒哀異代  
樽前詞客敘同鄉謂江無方安心不去憑年逼遣興多方畏  
夜長報道明晨官起早留連無奈此翁狂

甲辰除夕

旅愁鄉思集黃昏打鼓辭年處處喧遠致廣文疏滿把  
送菜呂其近分從事酒盈樽某處餉酒燒殘蠟燭難尋客祀罷家

田間詩集

卷十二

五

神自掩門稍喜從遊能對飲細將詩法夜深論

半生萍梗滯天涯又向閩江度歲華地煖未須爐種火  
途窮不信燭開花勸人守夜圖安睡制僕思鄉許醉譁  
此際江村多閉戶松烟洩處是山家

田間詩集卷第十二



田間詩集卷第十三

客隱集 起乙巳止丙午

乙巳元旦

歲朝鐘鼓動香臺曉起占雲霧不開枕上成先發  
華爲葉井林頭酒煖自銜杯徒行只荅遊人拜索和時防  
叔詩序除夕詩索和好笑去年裝早束柴門預訂隔年  
回

城郭蕭閒市悄然出行且喜得晴天官衙隔夜纔臨酒  
客舍侵晨便數錢遊子好占新歲夢老人最穩昨宵眠  
此鄉三度逢元旦屈指經今二十年

田間詩集 卷十三 客隱集

戴維烈孝廉寓中觀奕

同人不得意相聚歲除時敢信交當廢惟知客漸卑與  
豪充飲戶膽大敵棋師總是消閒法偏於逆旅宜

雜作三首

亂離同散失辛苦獨追隨過嶺入家熟投村燈火遲別  
來嘗記念見日轉增悲百折難回志惟餘爾尚知

憶昔逃名去棲山恐不深可憐人盡棄猶見爾相尋敘  
舊真如夢懷恩尚有心所酬詩記得時在客前吟

曉

病廢一如此相看祇淚痕个爲子已老寧料爾猶存亂  
日後同難窮時憶昔恩半生心與跡汝外向誰論

雨中同陳昌箕王因菴飲羅倩亭新居

不作安成令全家寄劍州莫言三徑隘已費一冬謀地  
狹親朋密人開市井幽看君頭未白詎肯老林丘

寶積坑邊路重來廿載餘羅舍新卜宅錢起舊僑居  
題壁詩難覓開簾山故如躊躇今昔意最是入

門初 屢有招尋約剛逢夜雨時僕催知候久杯滿罰來遲遊

田間詩集 卷十三 客隱集

倦偏憐客交濃爲喜詩三山流寓外唱和更同誰

沙縣酬傅友仙明府

山縣凋殘客再來撫循真仗仲卿才邑逢厄運應難轉  
更有清操早見猜父老不知官欲去舟航猶載宅初回

也知宦興因時倦其奈民情大可哀

沙縣有感

亂日羈栖此縣頻重來慘棘滿城闌人歸初喜降丁去  
宅壞爭嗟大戶貧市上鼓刀稱小吏車前避道見遺民  
劫餘獨有春郊草依舊風吹一樣新

過鄧子與有作

絮語連宵莫厭煩同人今得幾人存數經國發憐俱在  
親見民艱仗一言老去貧交常滿座遊回債主日填門  
高齋斗大纔容膝自寫經書課子孫

傅友仙明府招同鄧子與遊洞天巖紀事

曰予離沙縣今將二十年人民無故舊時事皆變遷竭  
來尋老友遺蹟尚依然邑君喜我至假館爲留連召我  
宴城西有巖名洞天林石互掩映溪流抱其前君出挾  
弓矢從騎爲客先中道馳且射觀者井巷闐豈知射御  
妙但識君侯賢馬聲入林去人影簇溪邊登巖大置酒  
寓目郊與塵樂哉今縣人十室五炊煙遙見帆上下中  
田間詩集 卷十三 終 三

同鄧子與訪半溪

爲趁新晴乍出城近郊一帶莽春聲橋危縱馬浮溪過  
路狹逢樵讓畔行努力看山遊子興偷閒逐伴故人情  
不知花事何時老已見秧針冒水生

半溪老僧索贈

一林松竹半溪環二十年來住此山爲接宰官扶杖出

更催徒衆荷鋤還源流自說承金粟瓢笠曾經出玉關  
却怪名根終未了要傳履歷到人間

酬姜秀才逢源

昔年倉卒困風煙焙笱簫邊幾夜眠粒盡誰留韓信飯  
途窮忽贈繞朝鞭崎嶇歷盡驚予在飄泊重來念汝賢  
高誼卽今無可報留將詩句與人傳

茂溪感懷

盤輿仍訪舊漁磯鬚髯蒼然識者稀市井已驚行去改  
人民莫怪見全非幾經劫火村猶聚難得流離客盡歸  
此會卽今疑夢裏莫題往事淚重揮

田間詩集 卷十三 終 四

酬羅奎之秀才

羈栖重返故溪濱好友相逢涕淚頻懷抱僅存三歲子  
晨昏猶侍百年親燈前目力嗟偏短領上髯絲與共新  
咫尺郭門曾不入對君猶見古冠巾

羅氏溪上館

高館新開溪上頭我來無渡自拏舟洗開石色當軒出  
砌就泉聲繞屋流隔水童歸呼送酒戲荷魚動欲垂鈎  
知君課子心殊切爲聽談經日再遊

茂溪月夜諸子汎舟大醉

城堡何時築溪流似昔年可憐深夜月還向故人圓席

散重携酒灘危自刺船把杯期盡醉判向水中眠夜太

已是廿年別自然皆老夫門庭今轉盛池館昔通無白

髮人勞認青山伴未殊相看悲伯氏流涕向山隅

夜到順昌投宿普慶寺雨四寄丁信可明府  
把火呼船夜渡溪籃輿入市徑全迷嚴城官出難投宿  
野寺僧容且暫棲百道泉聲牀下走四圍樹色雨中齊  
遙知驛路停車久正看村農趁水犁

寓普慶即事

蕭寺城東一徑偏重來猶憶下車年流泉聲裏挑燈坐

田間詩集

卷十三

主

雜樹陰中聽雨眠僕應侵寒私貰酒僧爲撥悶與揮絃  
郭門咫尺無人問飽飯伊蒲媿老禪

翻松閣見過併束曉庭

空林雨滯獨徘徊喜有衝泥老衲來山路翠深霑亦好  
翳翳白盡見還猜怪君受戒將詩廢看我揮杯用茗陪  
寄語緘關參學者何妨特爲故人開

贈順昌丁信可明府

山郭經過驛路存凋殘小邑半如村追呼日急心徒苦  
功令雖嚴弊轉繁吏議文深寧免責民情事過始知恩  
卽今官舍同僧冷贏得遶賓酒一樽

李澹園邀飲醉後走筆

我從芝城來延津周旋多是三山人昌先生吾老友  
到門下榻無主賓因菴雅量世少及每覓心醉如飲醇  
春來共飲羅舍宅主賓爛熳皆天真延陵吳子同時客  
把詩卽吟飲卽醉別來今已十五旬盤輿重到雙峰下  
耆舊凋喪無與親柏鄉大令舊司訓文章一見交有神  
逸情爽氣照四座荒館寂莫爲生春山城有屋賣不得  
拊手無計濟老陳謂昌我生足跡東南徧交遊垂老半  
在關三山往往託深契吾徒夙昔厭有因君今服闋仍  
補邑或在吾鄉吾爲民下車若訪田間宅記取松桂臨  
江濱

過何劬客別業何奉召  
仙惟謹

憶在雙峰足嘯歌重來此興半消磨湘靈瑟曲憑誰聽  
何氏園林數許過一縣高朋開閣集四山佳氣入樓多  
知君本是仙曹侶戲占華陽第一科邑舊名  
華陽

寄將樂令問玉華洞

郭外仙都路不賒行春曾否一停車風衝洞口橋難渡  
火導崖邊杖可擎每恨無緣逢石髓定知有道出丹砂  
當時壁上留題處漫滅今存幾筆斜

同虛漢遠熊甘樹廖朱章楚山上人遊龍興岩  
訪松關曉庭遂至茅蓬

出城無十里一路有泉聲得伴寧辭倦看山不覺行亭  
荒蕪共歇田小嶺深耕莫更思攜酒吾方困宿醒

早承菴主約臨去只三人能得此時暇定知生事貧雨  
崩禽客路松截縣門塵遙念禪關裏茶開色正新

遠聞犬迎吠應知客叩關僧開窗對坐童洗鉢偷閒道  
賤多傳法時危難住山見君渾不識猶記昔童顏

茅蓬去不遠山路覺紆迴遙見僧親掃似知客早來竹  
松經手植泉石逐年開何事橫眉叟旁皇酒一盃

此不飲  
爲恨

合掌岩訪慧掌精舍主人後到

渡口逢僧去遊人自到山廚邀泉入甕門倚石爲闌疏  
勒沙彌薪炊遲菴主還巖頭松在眼留待日斜攀

仙掌亭

絕壁孤亭堂上開憑虛斗覺出塵埃荒城日落炊煙見  
小庭難寫上水來萬族米堆蜂波碎雨條帶合水繁回  
非緣同伴貧無事誰許遊人晚未回

避暑茅蓬二首

蜀角峰前老比丘爲貪巖壑結茅幽朝飢自待人天供

夜坐時看虎豹遊驛遣石頭沿路伏周旋泉脉繞塔流  
只今酷暑逃無地早晚林間已似秋

荒館羈栖毒熱偏出城松竹意蕭然免聞市上呼天禱  
晴正午到山中整日眠禽客求分官路水廚人妄費  
來泉瓜棚豆架隨時摘不省今年是早年

同諸子集劬客齋頭醉後作

名園避暑地盡飲集高堂當席思冰爽捲簾納雨涼羣  
峰窺坐秀片石向人蒼老去無多量惟餘此興狂

疾雷驅暑去庭院已蕭蕭出席衣堪御登樓酒半消雨  
絲吹客面雲氣鎖山腰漁艇離岸裏憑闌似可招

日明詩集

卷十三

避暑

大名推第五今見二難俱雅量寧堪較狂言或不拘呼  
僮類洗盥侑客與投壺好友防予醉歸途恐要扶

酣譙已云夕門扉未許開客行荷令勸吾拉小僮陪酒  
困常風解詩愁得雨催同人且莫散猶勝兩三杯

同廖朱草步月擬過廬生值其花燭不晤即景

炎威晝虐夜初涼乘月追風叩草堂坐有嘉賓難闕席  
門多閒地且移牀蕉抽高影凌城入荷散新盤隔院香  
見說佳期先七夕牽牛心妒老盧郎

示廖生朱草

聚溪有客避牆東心跡猶憐數子同五畝田荒兵火後

一開屋在夕陽中  
藏書盡向飢時得  
句多於苦處工  
喜我詩篇頻請益  
可知我正爲詩窮

示熊甘澍

華陽處士宅蕭然  
白板雙扉寄市廛  
無米賴將花本換  
有經每爲苾芻傳  
與高得伴清宵坐  
計拙偷閒白晝眠  
詩句偶成隨失稿  
祇從傳誦識佳篇

示余不遠

鋪城高尚老道民  
遠向雙峰賣字頻  
祇見衣冠存古製  
何妨容髯雜時人  
家傳獨子須留種  
室少同年自養親  
見說此生心不變  
吾儕無計救君貧

日用書集

卷十三

詩

題何劬客十咏樓

層樓百尺倚城開  
二水遙分匹練來  
知到樓前流自合  
不勞爭去故濠洄

翠色參天定幾重  
遙疑江上九芙蓉  
凭軒歷歷青堪數

正見雲開第一峰

九仙峰色插天寒  
七寶堆藍近可觀  
畢竟愛仙輪愛寶  
人來先指寶山看

豸角峰孤欲刺天  
鋒稜雪沒見難全  
近來當路邪難觸  
但假霜威亦凜然

雙尖高處氣先秋  
絕頂誰能策杖遊  
待爾身輕攜我上

放開脚踏兩峰頭

祥雲曉望氣偏清  
曙色東來漸滿城  
此際下方人未覺  
最高樓上早分明

故盡軒欄領月華  
隔溪偏借玉屏遮  
繞屏疊疊爭羅列  
欲障清光不許斜

桂花嶺際夕陽微  
片片明霞弄晚暉  
可惜此鄉稀鴈字  
時看驚鷺與齊飛

舟師爭進放開時  
一片帆檣日影隨  
忽過前灣停不動  
挨幫知是上灘遲

雨過溪奔艇子多  
蒼茫烟際見漁蓑  
應知水溜魚爭上

日用書集

卷十三

詩

來往灘頭亂擲梭

貢川道中作

淒涼沙縣半逃亡  
且喜鄰封畝未荒  
牛放過溪休大樹  
雞鳴有屋在幽篁  
時平野火耕山砦  
日落村煙閉堡牆  
見說昔年曾叱馭  
官橋驛路意難忘

溪回遙識貢川城  
猶阻危灘半日程  
牽纜人多泗水過  
思家客自剌舟行  
青山縱伐樵無禁  
翠竹延燒火有聲  
日暮維舟岩際宿  
一鉤新月向窗橫

重過永安訪龔雲石明府

扁舟又向燕江來  
七日灘頭苦溯洄  
近市人稠山砦廢

沿溪農畝水田開官無煩擾饒詩興已少追呼見吏才  
想到秣收新酒熟衙齋正好共銜杯

二月相期續舊遊羈栖客路早驚秋四郊樹黑炊煙合  
半嶺雲黃梗稻收作息自矜安土樂追呼豈識隔鄰愁  
訝君忽有尊鱸興應爲民情且暫留

贈黃明伯

餘生筆硯已甘焚誰遣詩名到處聞老去嘯歌銷歲月  
閒時吐納盡煙雲銜杯戶小知非敵賣字錢多可見分  
近與延年葉司李每談此道合推君

秋日集曾也愚齋道人限韻

自問詩集

卷十三 路經縣

七

故人高會早秋天又費貧家幾月錢酒量大都輸小友  
鬢毛強半是同年坐上年老經辭佛案供珍饌韻出香奩  
靜錦殘 蓮道人報佛課歸少各半老我甘依金谷罰詩成已讓  
祖生先

永安同龔雲石明府暨黃明伯曾也愚併欄寺  
作

晉代併欄寺今秋我再登遊隨脩祀吏以祀併欄後派  
有禪僧酒醺因官筵鋪視客增老藤爭伐取吾醉亦  
堪憑

修竹灣

入山知易主精舍已荒蕪逕竹兵來敗池荷僧去枯老  
稔登涉健醉怪吏人扶崖下同遊客聽子嶺上呼諸子  
懶下子獨上紫雲堆倦憩

贈去聲上人

破寺過從少臨行君始來家於亂日出酒在病中開新  
令遊僧禁諸方大衆裁孤雲何處去空有貫休才

同也愚去聲過雲半菴留示溪友

林廬遙掩映一帶是僧家城郭溪迴隱帆檣竹隙斜行  
人需打飯寓客爲燒茶何處遊踪滯虛留滿樹鴉

北塔

自問詩集

卷十三 路經縣

七

永安城北塔孤峙鏤溪流峰勢當窗亂灘聲倚檻收橋  
梁兵火斷市井焚煙浮一自鳴鐘歇何人住上頭

別曾也愚

別君將念載此別更淒然老至悲雙鬢貧來見兩頰虛  
庭深夜月荒寺苦寒天去後皆堪念新詩定幾篇

留別龔雲石明府

我來七月初溪上秋始新倏焉踐凜冬淹忽十餘旬荷  
子眷戀意言別爲酸辛人生交有道投契皆有因我性  
本疎直往往遭俗與惟子意氣合一見膠漆親晨夕縱  
談笑脫略無主賓一日不食面子必遣使詢醉後狎小

吏昔怖今已馴天涯得至友旅舍寒如春解贈不足道  
所感子誼真前夜邀我飲蕭然廚饋貧君起自炊釜令  
子爲析薪和此盤中餼佐以牀頭醇三十年前樂到今  
爲重申君云少年會  
文常爲此樂子宦我則客俱忘身任閩會當與  
子別欲語難具陳近世課吏治所重不在循我家長江  
上歸去足垂綸子如宦興倦亦望早乞身聞子有別業  
門臨大湖濱魚米賤如土我來爲結鄰不然一帆便往  
還勿厭頻毋事垂老年役役困風塵

永安雜興既別令移居山寺  
候黃明伯不至

山城何所戀淹忽十旬餘市匱難求米廚貧閒買魚天

田園詩集卷十三客隱集

主

寒人興短客久主情疎擁戶無相問乘閒且著書

旅舍人租去權栖破寺中梵勤因客到燈缺見民窮曉

暗一城霧宵寒滿屋風僕夫通夜寐獨醒白頭翁

鐘動不能臥呼童起下牀廚求隔院火瓦蓋五更霜伴

少吟消日僧閒坐向陽三山客未返何計理歸裝

遠出因謀食深居似避喧久無朋好過那得俗人言市

酒脾殊惡燈窗足竟昏故交惟點也也愚時一叩吾門

夜坐書難讀應眠苦未疲遠聞衙擊柝暗聽僕爭棋鄉

信客頻寄游踪家未知來時鬢半白今已盡如絲

數月狂歌興臨岐感慨生未能存我法詎敢盡人情地

主頻留住鄉僧許伴行今年歸不及好是趁春晴

百丈巖同陳伊斐去聲上人作

久有攀躋興臨行老伴催山亭沿路歌冰篴逆流來橋  
跨崩崖置軒依絕壁開倚窗何所見遙指紫雲堆

由百丈過桃源望崖際不敢上

夜來巖際宿曉徑出溪源絕澗偶施板斷崖時有門興  
惟因伴侶力已倦攀援往昔留詩處空聞壁上存昔曾  
有題  
句

再過柘欄酬五燈上人

野寺臨溪岸茲來兩度遊沙深行沒屐渡僻坐呼舟客

田園詩集卷十三客隱集

了尋山願僧談住院愁小師有詩興堅訂一宵留

葛里懷舊

茲山曾邀跡誰料白頭來讓路樵先過呼門僧懶開詩

傳亂日句心死佛前灰底事林栖客辭家去不回

久客難忘舊重來似乍歸漫驚游子老已見主人非泉

石尋疑改松篁看漸稀野僧相問姓無語出禪扉

宿貢州市樓上聞鐘久之得一聲鏗然琴也率

成

小樓留客臥酒醒夢難成不省夜將半時聞鐘一鳴疎  
因持佛緩鏗與汎琴清轉悟絲桐理中函金石聲

自永安還過延平不及入城寄別慕廬司李

湛湛延津水水落溪潺湲去歲水落至今年水落還往  
來一載餘客路一何艱可憐鬚與髮白盡不復班扁舟  
過城下遙見城中山念我同心友執法坐其間簿書雖  
紛紜視聽常幽閒與我出處殊而心時相關我當喪亂  
時名玷府寮班我出府主死念之常慙顏昨日覽府誌  
遺蹟頗見刪此邦士習澆非徒民吏頑所以再過此不  
欲重躋攀子念我客久遊事恐不嫻我有詩盈囊茲遊  
亦未慳獨未與子別中腸屢迴環悵然平生言何時與  
子扳

田間詩集

卷十三 客廬集

五

建寧病起書懷

伏枕看垂絕何人更擬療病因心血損生是命門留  
絕似有人以手自腰逆摩至頂曰祇覺各難斷誰言事  
未休分明來去路於此令尋求

素無兒女戀每出頓忘歸病覺在家好老知爲客非起  
居僅亦得付囑意多違何似村翁疾園圍守一扉

歲除渾未識開戶已驚春求藥憑童僕加餐聽故人如  
延致力勸強飯客心灰更冷生意草初新地主煩鄰郡軒居問  
我頻承延平司李永安令問疾

久遊歸思切況是再生餘禪客教除想醫人諫看書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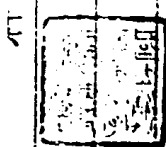
中無不悔熱處豈能疎賴得同心友談詩足起予

昨夜甫成寐曉鐘不覺催酬神門吏許九藥道人來  
山費道人事從春起吾生若夢回詩囊束已久今似欲  
重開

田間詩集卷第十三

田間詩集

卷十三 客廬集





田間詩集卷第十四

客隱集 起丙午止丁未

贈建安令余東望

白鶴城荒此再過悲涼其奈客心何  
官亭驛驛民供苦客貨蕭條籬占多  
澗草自生忘歲晚陂花欲放漏春和  
同鄉賴有通家誼長埽高齋待嘯歌

黃華山懷古

甌越自來形勝地黃華山踞一城  
巖女牆繚繞悲遺蹟明將軍時  
官閣崔嵬憶昔年事去空懷三戶憤  
劫餘猶起萬家煙遊人莫話興亡事  
一眺川原一點然

田間詩集

卷十四 客隱集

十

梅仙山同吳炎牧作

出城曾不費躋攀梅尉栖真住此山  
吳地早聞爲市卒閭鄉爭說隸仙班  
燒丹井廢聞澆圃栖鶴松孤尚護關  
更有墜鞭遺蹟在渡頭惆悵幾時還

送蒲田林穆之遊南康將有貴竹之行

一時詞客散芝城又送君爲萬里行  
舟楫前途應得伴時二如炎  
牧先行屋梁孤月倍含情  
鄱陽水闊山城近貴竹煙  
消驛路平此去故人如見問白頭不  
改舊狂生

送徐燕嘉之任忠州

忠州深在萬山阿驛路崎嶇客罕過  
兵馬頻經煙瘴少

官僚初選士人多公田稅薄供薪俸  
佐吏衙閒足吟歌見說蠻中容宦隱  
邊方謀最法如何

冒暑過放生池訪竺菴大師師事作

精舍無多路往還隔水遙僕夫愁過  
淺官馬怯浮橋野廟防兵住空船小  
婦搖放生溪近處隊隊有魚苗大樹  
根堪坐乘涼勉策筇僧貧惟打飯客  
到正鳴鐘上座開堂早拙大師一新  
陰覆院濃當門山色古言是鐵獅峰

年紀看相近鬚髯總皓然怪人猶信  
佛覺爾懶談禪浴室先僧到繩牀任  
客眠晚涼思過返對岸喚漁船

田間詩集

卷十四 客隱集

二

暑中余東望見過

炎威最苦向西軒席地貪眠戒出門  
笑我滿牀文債積較君堆案簿書繁  
許分茶啜心先爽欲寫詩酬眼更昏  
稍待近秋涼雨後衙齋時辦夜深樽

建安自昔稱仙吏近見衝疲官太勞  
每日出城供驛遞

終年捧檄集舟艘身屏轉覺忙中健  
暑虐偏於劇處逃猶有餘閒能念我  
時來旅舍慰牢騷

寄浦城潘雪僧明經

秋來尺素往還頻知爾曾師浪杖人  
潦草評詩如有悟雪僧批公尋常下  
筆總無塵明經罷對非因老竿牘

無求自合貧久矣因門通不至可能乞假訪遺民聞雪人禁其遠出故嘲之

酬吳山大師相期武夷一晤即注

吳山山下逃名客已作曹溪得法僧聞道鬚髯仍戟似寄來翰墨尚花騰丹心久死爐中火熱血惟然洞上燈相距慢亭皆百里可能高興與同乘

寄松溪令董礪阜索邑志

松溪縣僻萬山阿爲吏風流一郡歌闔室甘貧妨政少升衙無事得閒多上官禮失還相恕游客途窮亦罕過聞與嗣宗修邑史先朝遺蹟好搜羅

日間詩集 卷十四 客隱集

錢公舊是吾宗彦曾以明經令此鄉少日擊瑤殊激烈老年爲政號循良學宮俎豆何由得易代謳吟且未忘幸有誌書登宦蹟不妨採實與編詳錢公諱嘉徵秀水人國學抗疏擊魏璫後今松溪有政聲

中秋後十日芝山寺爲別駕嚴君初度

獨木橋南秋氣清使君避客出山城齋居已廢懸弧禮岳降偏儔戲綵情時方有太夫人感老吏執香隨梵誦故人攜手聽溪聲遙知夜靜雙林寂好是吟詩繞砌行

題馮歷奇小影

此老鬚多髮全禿有書束起不肯讀芒鞋不襪欲何爲

纔向湘江新濯足

題畫爲余東望明府壽

吳興詞客寫秋峰錦樹丹黃間碧叢餽挂絕壁者何樹疑是桃花巖上紅可憐青松獨不變蒼然孤挺萬木中聞天霜薄紅葉少此景略與吾鄉同松根有亭看瀑布耳畔微聞聲淙淙人生作吏常苦俗要有丘壑存胸中此公於此興不淺清機應與治理通谿亭徙倚若有待山路芳巖無人踪只在此中呼或出多是采芝商山翁黃華高士圖爲連石菴初度

吾有老酒友意氣凌塵寰自遭喪亂來流寓黃華山文日間詩集 卷一四 客隱集

交風雅伯身繫軍吏班弓箭恒在腰筆墨且未刪歌管日徵逐酒伴時往還莫笑囊無錢樽中頗不慳所以初度辰賓客滿柴關誰者爲此圖山水髣髴間老松色不變萬木葉以斑最高者黃華城郭隱然環下有臨水閣如聞水潺潺亭內二老叟意思殊蕭閒看山語何事相顧開笑顏似是候酒來相將共躋攀二叟一爲子一或爲西頭

次韻酬葉慕廬司李見贈客中納姬之作

莫怪篇章罷揣摩絲毫祇辦畫雙蛾睡鄉乍覺溫柔妙詩卷時沾粉澤多謬許詞人甘白首別無小婦泣紅羅

少詩有却妨半 把君佳句私求解半臂情疑不許歌

承鄭羽人廣文移樽見過兼錫酒器大醉謝之

瀟洒風流鄭廣文台州司戶不如君移樽偏在雨中好  
度曲都於醉裏聞海味禁嚴儘密貴泉鑄珍重客爭分  
莫嫌鬚落歌兒手緋白毋煩累細君 是夜大醉鬚頰  
遺歌兒弄手

贈程姜若司馬

我生足跡多在閩茲來兩見芝山春建州遊宦號仙吏  
下車半是平生親司馬程子夙所慕一見心醉如飲醇  
君亦好我頻倒屣往還無間昏與晨狂奴老去益無禮  
唯君許我能率真司業酒錢仁祖米資我旅食不知貧

日聞詩集

卷十四 客隱集

五

去歲正月攝府事百務殷集何艱辛同時姚子志氣合  
謀蒐府乘爲重新假館授餐延我住書史筆墨紛然陳  
懼我獨力不勝任廣召多士憑諮詢檄下各邑徵故事  
至今應者猶逡巡感君此誼誓卒業往往閣筆志莫伸  
覲顏素餐且一載又復值君初度辰我欲有詞侑君酒  
郡人誦祝亦已頻所願撰書早晚就俾君名垂功不泯  
文章小道壽千古金石川岳非等倫既以壽君還自壽  
微名竊附君後塵況復闡幽有陰德延及累世寧止身

姚仲子經三司理初度書懷爲壽

仲子懸弧日頌聲徧海涯高堂羅屏障文采光陸離我

老不善談諛亦爲賡詞請述目所悉併以陳鄙私仲子  
好又采下筆言纚纚吐音恥細響摘藻必色絲辭與鮑  
照麗詩耽李賀奇手註昌谷集讀者皆解頤忘年諸老  
友往往奉盤匱才慧無不可博藝同見嬉丹青性所好  
神悟本無師古來作者妙精意悉已窺所以髮甫燥才  
名海內馳科第何足道唾手即得之奉命理建寧板輿  
疋馬隨平生好山水深與此郡宜此郡人文藪風流今  
少衰君來甫三載已覺俗漸移君才既通敏亦復惠以  
慈疑獄一語決曾不費鞭笞據案口授書胥吏共指麾  
上官奇君才請諫九不疑同寮奇君才政事動相咨下  
田間詩集 卷十四 客隱集 六

吏奇君才請益忘尊卑橡吏奇君才有弊秋毫釐此輩  
君所恕亦弗受其詒文武及僚屬恃爲苟藥劑談言以  
解紛消弭人不知以是閭閻間兵民無參差以是北堂  
上平反母氏怡以是庭階前郁郁產靈芝以是門牆下  
琅琅珊瑚枝以是春草堂退食多暇時以是四方客交  
譽滿路遠客來曾不厭厚薄各有施劣伎盡可獻寸長  
亦不遺笑彼妄自尊拒人色詭詭恩怨渾不計蓋殺鄉  
里兒歌伶自遠來終日侑客卮筐篚隨時陳半爲行旅  
資以入計所出其費每不貲君性復好事所知無不爲  
同人有著作一一付東梨近者通都橋建樹已有基開

元塔必興願力齊須彌洵由精神大簿書不足羈加以  
才四應樂此不爲疲最重脩府乘謬以史才推佐郡有  
程子同心相繫維深感知已誼詎敢老鈍辭假館給紙  
筆素餐將一芥檄書行八邑應者來何遲此事貴誼實  
采訪尚恐欺一事有訛缺將爲後世嗤如何諸長吏隻  
字不肯貽雖有龍門才筆墨空淋漓去冬初開局朝夕  
恒於斯多士分纂脩告成庶有期此輩本寒素合室望  
餉廉雖損當事俸不給卒歲秋入春皆不來老夫自下  
帷新聞苦難得往籍勞重披先後百年間謬誤當問誰  
縣遣小吏至十指如懸鉤作字未踰百捫腹輒道飢無  
日閒詩集 卷十四 客隱集 七

已聽其去去亦不復追卽今手自錄眼昏指爲腫況已  
心血枯無復敏妙思自非衆思集獨力焉能尸人情久  
厭倦歲月徒虛糜以此常輟卷輒思還茅茨故園久不  
歸松竹無籬籬亦恐兒失學可惜聰慧姿家食豈不苦  
受餽殊忸怩所慮負盛心欲去行且尼望君勵風志勿  
令成績墮南浦有潘生述作意孜孜委之使采錄不用  
煩有司建陽百里近昔賢文在茲吾欲親訪求因以攬  
武夷夏秋倘卒業客亦無久羈願君成此書名德千秋  
垂豈如諸治蹟區區載口碑君今四十一膝下已含飴  
厥孫又英物聲如踞地獅樂哉飲我酒我還進君規君

得天者厚一門福履綏元氣旣已固神氣亦勿虧讀書  
聆大要爲政挈綱維美名寧有盡好畫亦爲癡雖爲衆  
人羨亦爲至人訾精力甚可惜毋事自煎劇今君正盛  
壯已白數莖髮祝君常取逸望君常守雌長生豈有術  
却病寧假醫老氏嗇爲寶吾道滿宜持吾言無倫次字  
字出肝脾書之藏君笥卽作獻壽詩

贈吳在茲

芝城來去客紛紛怪我羈遲更有君旅舍盤餐資筆墨  
交親供給有煙雲鬚髯白爲勤工畫僮僕飢嗔賤賣文  
好士祇聞程董守時勞損俸與平分

日閒詩集

卷十四

客隱集

入

初度日放生池禮佛承潘儼思吳湯日陳二如  
過存併呈一拙禪師

年年此日迴增悲況是將衰久客時母難自應投佛懺  
朋來曾未與偕期郡書莫就歸難得家累新添悔已遲  
檢點風光疑盡失重開生面仗吾師

侵晨出郭禮祇林避客偏承客屐尋旅食相憐鄉誼重  
謂湯日 窮途共事友情深 柔弧已謬平生志疏水  
聊存此日心最是餘年勞猛省梵鐘初動晚堂音

送別潘儼思回錢塘

蕭蕭孤櫂倚沙頭抱病還成失意遊詩句酒盃餘半載

圖書藥裏只扁舟故人誰賀王舍火家信到初客路休

添潘岳愁淡雨輕裝容易去却憐多累苦淹留

桃竹杖分贈友人有詩見酬依韻走和

雙峰桃竹杖老去節彌堅過水欺春漲尋山狎雨天分

爲清暑玩預結翠微緣詩卷時堪挂簾裏乏酒錢來詩有獨

恨挂無

江在湄少文選同過永安寺訪無可師因隨看

白雲寺關主融相卽事

大師栖廢院夾路菱荷香有客耽禪悅邀予問講堂徑

通鄰寺近關坐一僧涼日暮忘歸去煎茶話正長

白雲詩集

卷十四 客隱集

九

我留僧舍宿君赴禁門還翻笑同時客猶餘二仲閒談

清一夜夢圓破十年慳無公爲予作此意應相妒來朝

又叩關

同李磊萊尋城南煖者茗飲

城南喧隘處中有逸人藏業自還來習漳州人遷茶分

識者嘗品泉師陸羽鼓煖憶嵇康坐近爐邊火偏生兩

腋涼

放生池同方樓岡暨在湄彥博坐溪中石上看

月

山色當門古溪聲出院長世情僧自熱官相客難忘選

石邀孤月攜鑑上小航禪衣還借著卽恐夜深涼

巨石中流穩相從次第攀興隨才子發坐讓老人閒在

舟過湄月碎一灘上燈明雙樹間各誇遊歷勝鐘動

不知還

陳二如見過小飲

我滯將三載君來又一年授經心漸懶脩志筆空懸出

入客隨意杯盤興偶然細聽談杜註此論定須傳

書建寧府志後

死事前朝彥於今載不妨自來非改革胡以別忠良正

朔相承在殘疆未盡亡如何同逆命一槩沒幽光

日間詩集

卷十四 客隱集

十

戊子城屠日鉢鋤豈記名卽應諱國事何至匿家聲士

隱疑無罪女貞合共旌幽芳不許闢難解此人情

此邦儒戶重歷代報先賢優免朝廷典源流鄉里傳已

聞多濫冒何意更資綠竄籍爭求入官教付史編建寧

優免最厚頭有別邵儒裔建寧

還建者冒建儒戶可乎

篇章須紀實撰述豈無才事已兩朝缺書需八邑該移

文詞祇費任事志全灰惟見松溪令篇篇手自裁

建寧竹枝詞

一雙小鳥號相思放出雄飛苦戀雌若使放雌飛便去

人情大抵似君癡

開元寺宇最稱雄故宅今神說呂蒙對岸關侯祠廟冷  
時聞甲馬關空中伽藍即呂蒙  
云寺爲蒙宅

山城遊女半吳粧嶽廟新秋花滿廊聞道昔年秋更盛  
過橋爭進廣南香

橋南光孝寺僧稀喜見當門樹十圍大殿荒涼曾駐蹕  
行人指點淚沾衣

都司廟廢地形雄云是閩王昔日宮尚有香爐移不動  
至今猶直殿當中

尚書臨死氣昂藏談笑衣冠赴法場通市人看爭墮淚  
只今說作府城墮謂劉  
萬年

田間詩集 卷十四 客隱集 七  
梅岐里下收銅板布拱北城根買建蓮腐乳定尋光孝

寺合香須過廣門囹  
萬落千村不起煙家家說欠靖藩錢新投惡少名初挂

虎嚇鄰居要婦眠  
合屬官僚上賀新爲聞憲府誕麒麟一雌墮地何曾有

收賀完時說與人  
太守新來清絕倫只苛屬縣不苛民縣官家遠無錢至

仍出心憐百姓身  
梅影樓爲賈衆戎賦

建安將軍軍府寬建安無事將軍閒府中有樓時宴客

登樓恰對梅仙山梅氏子真漢高士一朝變姓逃吳市  
入閩學仙事渺茫丹竈丹井都在此將軍坐鎮保上游  
梅尉總爲一身謀區區挂冠何足道姚子題名梅影樓  
人生仕路苦鞅掌入世要存出世想將軍不學梅尉仙  
但對此山生嚮往將軍煉德不煉丹功德滿日爲仙官  
與民同享長生福不似方士空騷擾

黃連生初度

好士平生志況憐山水清偶爲南劍客忽滯建安城鄙  
客消黃憲疎狂恕稱衡居停聊暫假意氣早相傾觀經  
前朝話周旋異代情品原稱國士德自有家聲經術今  
日間詩集 卷十四 客隱集 七

方賤儒脩世所輕循資登歲薦罷對棄時名宅空尋山  
住田多少佃耕吏呼增賦稅公謁懶逢迎一郡推前輩  
同人得老成纂脩勞采輯議論貴持平共凜春秋義寧  
寬月旦評思存高士傳難與俗人爭花甲期初屆少微  
星正明庭蘭滋露苗巖桂着霜榮介壽村醪熟稱觴戶  
屢盈交歡唯數子譙集盡羣英詩必矜新句飲能勝巨  
觥君爲圯上老我是漆園生率意禮無禁雄談坐任驚  
籃輿如可命爛熳醉柴荆

爲黃連生題画

翠壑蒼崖錦樹斑秋光一片鎖巖關不知茅屋藏何處

定有高人住此間瀑布聲中采藥去老松根下放船還  
船頭坐者無他往直到灘頭倒看山

贈楊織人

楊子家聲清白遠親朋盈座酒盈卮不平語卽當筵發  
半醉音於隔院知書每借人殘善本茶時分客忍朝飢  
晚蘭珍惜蒙詒贈欲趁歸裝是此時

示徐又橫

郡志須分任前賢待表章頗聞持論正早被指名狂有  
諱文應避無私直豈妨相期成信史今已盡韜藏

假寓楊隆吉高齋既別奉酬

田間詩集

卷十四 洛陽集

七

居停纔隔港假館不時來以我屐無定令君局畫開持  
家難好客破例爲憐才寂寞論文酒何時更把杯

送別程美若司馬入覲予亦言旋

兩載芝山客交情久益知館餐曾未倦應接渾忘疲巷  
僻停車久杯濃出署遲秋風分手後何處不相思  
此別一何速馳驅入覲年山川嗟遠道鞍馬逼寒天也  
識家偏近其如病甫痊賢勞君自慣親故獨心憐

別魏叔采昆仲

魏家兄弟並清姿接坐常親玉樹枝家政平章惟聽長  
庭階倡和自相師杯濃勸客常先醉茗熟敲門若有期

別後梅花當檻放新詩何處寄相思

別嚴志先志先初自白門歸

賀郭園廬一徑微每來小簷早開扉半年江國遊何速  
三載閩溪客未歸寄跡芝山饒臭味娛親花圃正芳菲  
陳髯最有通家好別後休教屐齒稀二如與志先  
尊公交好

孟冬同無可師訪報親菴過同由里

柳巷凋殘兵火餘穿橋比舍盡臨渠暮年喜識先儒里  
老友邀尋開士廬風俗向來尊佛法人情今欲廢詩書  
太平想見絃歌接半是名流此卜居

孟冬同無可禪師李磊英居士遊武夷山

田間詩集

卷十四 洛陽集

七

萬年宮外筏初齊緩棹言窮九曲溪雲散曉峰嬌玉女  
日窺仙洞伏金雞荒亭幔散稀聞宴絕壁虹收尚可梯  
賴是山人親指點花源深處不愁迷

碧樹霜餘半嶺紅冬晴乘興遠公同懸崖躡屐攀真慣  
淺水浮槎去僅通題句苦遭游宦客辨訛須問住山翁  
大師選勝思栖隱勸我休心老此中

翠壁丹巖盡可憐大都奇絕在溪邊石銜宴散虹橋板  
崖架撐殘鴨母船壑轉祇求容水過峰孤不屑與岡連  
此間曲折如何回回首屏風意惘然

將衰莫笑入山遲且喜無勞拄杖隨遂有人居接筍上

幾番期訂喊泉時官遊舟過惟循例土著年深不解奇  
自是黃冠疲應接許多佳勝漫教知

層層青嶂插天遮況是初冬日易斜無處四時無霧雨  
此山終古此煙霞燒丹術絕惟修藥住靜糧慳特賣茶  
何事好奇李居士白雲窩裏竟移家

老健休疑上嶺難到來眼界已全寬坐觀雲起溪山合  
臥覺天低星斗寒松偃未能迴俗駕當路有假鶴飛時  
說過仙官玉華二隱高如許都在窗前指點看隱小

問到天游客罷遊果然此路最高頭方知曲曲山迴轉  
田間詩集 卷十四 客隱集 五

合使峰峰水抱流丹碧絳中通佑舶煙雲破處墾田疇  
棹歌不向前途去一覽臺邊已盡收

更衣臺對隱屏尊山水周旋勝地存龍起偏喚書有院  
茶荒不改御爲園文公書院爲龍所毀舊有御茶園道人霞上呼雞犬

逋客雲中課子孫見說溪源田可種攜家直擬住星村

酬白雲窩李磊英居士

早歲栖山髮已皤全家隱在白雲窩屢遊城市爲官嫌  
時辦盤餐候客過鐫篆枝高蘭直少李善鑄篆茶槍價賤贈  
人多最憐膝下兒孫衆婚嫁茫然奈老何

更衣臺贈藍素先居士

昇仙遺蹟有高臺從此更衣去不回磴道祇隨巖叟上  
洞門肯爲俗人開林端伺客窺漁艇雲外驅童黃酒醅  
好是一家峰頂住更無雞犬不將來

返里哭方君則

戚友頻凋謝惟君我最悲累喪猶在殯老母正垂危名  
棄愁違養飢驅更遠離尚聞臨死日戒勿令親知  
去年聞汝病顛顛在黃州不肯貧干祿翻教老漫遊債  
於身後出事到死時憂久闕堪與說憑歸土一杯

聞孫易公歿驚悼成詩

旅死亦何恨悲君兄弟俱總爲天下士同在客中徂直

田間詩集 卷十四 客隱集 六

道通鄉遜癡腸此日無故人書種在肯令負遺孤時舍姪授

經



田間詩集卷第十五

客隱集 起戊申止己酉

寄懷魏子存武部

憶昔南園三載居與君晨夕興何如詩篇謬荷推錢起  
名位寧知讓魏舒老去江淹才欲盡難餘周顗酒全除  
也聞對客頻相念戒我窮愁少著書

生還嶺外臥江村曾有書通司馬門寄訊每勞詢活計  
檢詩深荷匿狂言長篇卽席還能就老眼書經未盡昏  
近日詞壇應獨步樽前無我共誰論

青陽道上

日間詩集 卷十五 客隱集

寒驢溪上日初斜此去陵陽界正賒市口人家專哺鴨  
村頭婦女共縷麻頻年奔走嗟雙鬢一路逢迎見九華  
莫道鄉園風土近沿途錯認許多花

客陵陽同增岸汾仲師仲諸子遊仙壇卽事

陵陽山半古仙壇下指孤城似彈丸菜麥畦分鋪地錦

芙蓉峰削插天寒窮鄉幾戶容秦吏邑開自秦時遺跡千年

紀漢官賈子明爲漢令稍喜斷碑陰有字掃開苔蘚倚人看

漢家良吏此登仙煉藥飛昇蹟尚傳壇畔井煙騰紫炁

山腰竈墮涌丹泉銜盆忽漫傷前事披髮誰堪禮昔賢

倘遇子明騎鶴返可知今代是何年

訪畢牧生登御書樓有作

尚書府第縣西頭零落家聲強應酬細草綠延深巷古  
高花白照小庭幽國恩肯向新朝諱故物猶憐御墨留  
更有綸章皆世寶許予瞻仰上層樓

隱內三首

一春旅食滯陵陽辜負家園爛熳芳雨夜難眠憂活計  
花晨懶起憶新粧衾稠久共猶餘煖筒篋親裝尚有香  
最是枕邊私語切丁寧莫棄舊羅裳

別來茅屋已經春遙想牽蘿雨後新絳秀甘爲周浚屈  
文君早識馬卿貧屢從棕水梢家信好指逆峰望旅人  
日間詩集 卷十五 客隱集

多病莫徒勤服藥持經禮佛也傷神

新買湖莊近宅邊出門爲乞住山錢早移桃柳栽成徑

一任菱荷占却田卷幔看花宜有閣敲針垂釣可無船

白茅小構堪借隱好待經營更兩年

咏陳閔紫牡丹

陳氏園亭溪上斜新晴初放一叢花憑欄力弱欹朝雨  
映水姿明鬪晚霞傾國自來非正色爲王早是歷中華  
却憐蝴蝶紛紛夢猶認春風屬魏家

經旬苦雨負春光半日晴烘滿院芳色在齊宮迷小白  
名於姚氏亞深黃九華殿裏偏驚艷一品衣邊但覺香

朱紫近來感奪久未逢零落已情傷

深紅淺碧亦多姿爭託根從島上移總在中原稱富貴  
偏矜北地有臙脂欺他宰相袍堪賄映得昭容袖不垂  
極目煙光凝塞上可知此色正當時  
濃芳幾朵照溪明也覺繁華擅一城小立朱闌憐燕領  
忽催画鼓惱蛙聲漢宮寵屋金同賜吳女情癡玉是名  
應是東皇頒特詔璽泥常許帶恩榮

同黃增岸楊嘉樹張師仲集陳園賞紫牡丹

陳家花朵大如盤朵朵開教正面看俏酒羞邀紅粉伴  
駐顏應服紫金丹座中星映光堪摘杯底霞流色可餐  
田間詩集 卷十五 客隱集 三  
莫惜燒燈乘夜賞芳叢已見一枝殘

寓樓對

高樓整日倚溪邊最是寬傷尊雨天野老赴歸爭渡過  
舟人穩泊蓋蓬眠藥需久初收效酒惡新筇枉費錢  
城上起更何太急攪愁合在五更前

贈黃增岸

黃公俠氣早知名旅食山城志不平客店互過相問疾  
酒盃輪把各言情救飢自合投仁祖謝病終知重長卿  
莫上巨源書太切如今直道幾人行

陵陽雜詩

山城去住久躊躇早是羈栖一月餘米賤僅還思繼粟  
菜香吾豈歎無魚也知患難交偏重惟覺逢迎跡太疎  
咫尺敝廬歸便得茅柴小葺且安居

郭門無地可經行況值春天不肯晴一夜水崩橋盡斷  
連朝溪漲樹皆橫欲尋官閣愁聞吏偶有朋樽礙禁城  
賴是遊人多失意時時買酒與同傾

地主經旬迴未聞怪來請謁尚紛紛客多應使官聲損  
縣僻無勞吏治勤同學自知交不淺買山竊計俸難分  
故人似汝吾猶困穩向江天臥白雲

病餘無伴罷銜孟且喜樓居眼界開山色偶從雲表出  
田間詩集 卷十五 客隱集 四

溪聲長是夜深來卷篇聊遣窮途悶交際還憐大邑才  
不爲荒城難久住春耕也要及時回

石經齋值蜀漢初度

五載一相見剛逢初度辰我於汗漫老君以應酬貧竹  
色春來暗松聲別後新晨昏詩一卷只此慰嬌親  
高齋吟嘯久又見老狂來榻幾年猶在樽無夜不開論  
交迫古道應世亦奇才時命看將轉雄心且莫灰  
時事竟如此升沉且莫論茅齋新換瓦蓬徑乍開門田  
可供租稅家纔半嫁婚所欣佳子弟吟誦滿庭軒

置買湖莊述懷

南遊餘得百金裘爲買湖田十畝莊叱犢怕傷穿漁藕  
祀盤且設繞堤桑擬開堂戶通臨水更浚溝渠免築牆  
屈指樹陰難得大幾時萬綠映窗涼

共笑平生生計疎於今端合老樵漁撐船自趁優禾鴈  
倚杖閒觀鴨草魚招隱豈無高士至爲鄰或有酒人居  
年來久廢牀頭易只看農家種植書

江湖春漲逐村流孤嶼微茫一點浮履畝自分高下種  
當門閒閱往來舟新荷拂水清三夏早稻登場開一秋  
獨有寒冬稍蕭索梅花須種滿山頭

籬邊柳外萬芙蓉盡是江南遠近峰丘壑性靈原自富  
日間詩集 卷十五 洛隱集 五

煙雲眼界亦全供可知歲月閒纔算真覺交游老漸慵  
歸隱卽今休恨晚種山猶擬十圍松

湖外山阿萬樹遮尋山只用一舟拏綠坡瘦地應宜竹  
到頂荒崖可種茶地僻惟存樵子徑林深合有老僧家  
何時供佛三間閣遙指湖心看藕花

吾家世業此江邊說起生涯亦可憐菱芡過冬皆是飯  
雞豚入市卽爲錢霜前捕蟹愁無炬潮落關魚祇辦船  
活計等來通不乏何須沃壤更求田

山一卷多水一灣居然稱水亦稱山惟求樹密常相覆  
那得潮來竟不還蔬圃勤澆僮便瓜棚獨坐老人閒

編籬隔水通橋過總設柴門可要關

餘生已分老家園卜築湖中祇避喧每聽惡聲悲獨子  
更憐古道有諸孫課耕半是爲牛馬擺俗應需了嫁婚  
聞道清溪深可隱幾時南渡別成村買莊時門內聞有  
愚者因不敢居後  
所害

過七姪蓮子居

吾兄昔愛傍湖居爾又開荒此結廬假僕勤需朝酒足  
借牛力是晚耕餘人稀挈女同澆圃客到操舟自取魚  
亦有小窗容几席毋妨農暇理琴書

寄懷石埭令姚六康初度

陵山山下一城偏士俗民風異昔年難得遠村輪賦稅  
漸聞闌闌有詩篇挑燈半是同書札散吏常因辦客筵  
見說來遊多失意終朝愁欠贈行錢

邯鄲有夢忝同登覺後升沉可盡憑我愧荷衣猶作客  
君甘蔬食竟如僧詩囊未削傷時草官舍長懸供佛燈  
但得茅齋容膝足肯將三徑累良朋

旅寓經春溪上樓每聞人士說君愁苦遭惡客不相恕  
深怪長官無厭求邑小米能逃責望名高端合舊交游  
卽今初度賓朋集誰是同聲與唱酬

百家橋訪譚惟石不值

百家橋畔小溪回萬竹林中一徑開處士上城輸稅去  
遊人下馬叩門來園廬直喚山童啓茗果還傳穉子陪  
坐久欲眠歸店宿知君每醉夜深回

重九日陵陽諸子邀同晉江黃原虛新會朱錫

公暨楊嘉樹張師仲劉吉士汎舟舒溪卽事  
陵陽風氣已將開座上人皆作賦才閩粵異鄉同把菊  
溪山一路可銜盃初弦月趁船頭挂短笛聲隨舵尾來  
醉插茱萸還齒序怪予鬚髮特相催

贈上海陳鱣江

伊昔再爲黃浦客如今總作白頭人試詢老友無多喜

日問詩集 卷十五 客隱集 七

遍問通家已盡貧夢寐豈能忘澤國交游強半是遺民

劉侯好事休官早且喜虬江蹟未湮上海舊令劉公開虬江

九子峰歌爲石埭令壽郭昆治太守引有小

大江以南山最奇秀者莫如九子吾嘗往來  
江上望之岵岵排空揭青天而寒白日太白  
詩所云天河挂綠水秀出九芙蓉是也郭公  
昆治來守是郡越二年政成化洽吾友姚六  
康爲君蜀吏給九子峰以爲公壽俾予歌以  
志之予聞山有九十九峰而統之以九子蓋  
自鍾書用九禹貢載載皆取諸九爲陽之  
成數是以古之尊稱頌祝其上者莫不遞進  
之以至於九蓋舉其成數爲言也姚君曰吾  
公澤被南北望者中外雖大河喬嶽無以踰  
之豈直與九子峰作鎮一郡表峙於江南而  
已哉然吾聞古之鎮一郡者不稱華岱而稱南  
山豈非以南山近在京邑故卽據其朝夕之  
可見者以頌其君於無疆則今之九峰之圖

猶之南山之祝也因取  
其意而歌之以侑公觴

九華之峰九十九芙蓉朶朶青可數最高乃是九子峰  
下視諸峰皆培塿峙如仙掌挿青霄森似劒鋒寒北斗  
千峰萬峰爭獻奇冠以九子咸頰首郭公粉署舊仙郎  
一麾出作江城守貴池魚美豈足耽所羨茲山爲君有  
朝夕看山鈴閣閑簿書堆案煙雲走公也爲政山出雲  
同爲膏澤沾足久公名直共九峰高兄視黃山弟匡阜  
屬吏見山如見公以茲寫山爲公壽諸山羅列九峰前  
拜跪能如屬吏否覽圖共笑山不如看山更進一杯酒

皖中酬成二鴻廣文

日問詩集 卷十五 客隱集 八

廣文宦罷興蕭然流寓江城久不旋弟子醲金營小閣  
修羊取息抵良田浮沉市上交疑濫嫚罵樽前性苦偏  
念我平生疎懶甚竭逢多難倍相憐

錫山山水夢難忘底事移居客皖鄉意氣似堪諧楚俗  
衣冠時復倣唐裝課孫自作溫經計賃婢能傳治饌方  
膝下營情雙穉女阮郎婚畢及劉郎公二女長歸阮氏次歸劉

幽栖特卜盛唐山曲巷疎籬不掩關雨過但思談卽往  
日斜長是醉言還世情勘汝無多想生計傳予祇一慳  
不是尋君何處去儘教人笑兩癡頑

端居未覺省交遊召客研經共一樓秋至漸看漁火亂

天晴時有鴈聲流異書偶借隨加點佳醞親儲不用謀  
自說學仙無一效年來但得此心休

酬蔣素書見贈原韻

十年江上逐鷗盟來往江漢不到城講易敢言傳絕學  
吟詩聊可送餘生深慚呂母椎牛義空負楊公詆憤情  
擬卜茅齋同唱和恐添新恨入歌聲時以號子  
竟滿院

任克家霄漢樓成索詩

任華高閣頹城開楚水吳山面面迴日射丹題明塔  
煙籠碧樹隱樓臺憑闌月涵三江上解帶風從萬里來  
暢好炎天時召客八窗洞啓與銜盃

日間詩集

卷十五 塔隱集

九

半帶江流半枕湖此中少得此樓無春雲欲起龍山暗  
夕照將沉鴈沒孤燈火每隨賓客散板輿長共弟兄扶  
臨風忽有吹簫興黃鶴天邊似可呼

煙渚迷茫一氣浮江聲樹色海門秋置身祇覺雲霄近  
傾耳疑聞河漢流沙上渡迴歌浪過雨中帆滿趁幫收  
何人不羨任公子日日垂竿坐上頭

虛堂小院趁幽情忽與攀梯上界行市井柳遮窺檻出  
山城雨暗隔江晴空中結構多時就宦後優閒早歲營  
吟罷新詩十六首白頭才盡和難成克家有落成  
十六首

贈汪子倫

不見汪倫三十年支離猶帶向來顛雄思劍佩青霄近

老態低頭白晝眠家事早交才子理客情爭恃內君賢  
虛懷謬嗜田間集每日逢人誦幾篇

相看大抵髯如絲跋扈飛揚憶昔時酒興減因豪太過  
病根伏到老纔知樽前諧謔機鋒在戶外逢迎步履遲  
念我傷心時檻擊每談血氣動鬚眉

月夜過沈氏江樓

何處堪來月沈家樓最明晚來江更大秋到水句清遠  
火移時隱孤舟犯夜行市門催客去早是起更聲

過張氏園通菴

日間詩集

卷十五 塔隱集

十

瓜藤豆蔓滿柴關新構精廬萬竹間半載有期常負約  
一秋今日始偷閒參方笠挂留難住時住山監院廚荒  
僧欲去  
出未還怪是入山偏值雨山神要遣聽潺湲

李膺宦倦早知歸佛刹重興頗不違為塑神僧祈法雨  
舊有僧祈雨其  
靈全塑像於此特迎上座闍禪機馬隨牛跡尋山近虎  
聽魚聲過嶺稀到此狂心應暫歇夜深相對一燈微

劉泰齋初度同二鴻即席

鵬兒塘側訪柴荆秋雨剛逢初度晴坐上項毛春並白  
燈前眼力訝偏明心栖淨業常尋寺跡漏時流不入城  
老友攜樽期共醉更勞添酒話平生

憶昨中江戰早攀盤匪曾得奉周旋論交忽漫過三紀  
自癸酉訂交今三十八年矣序齒剛稱長十年愧我無家重入俗多

君有道不逃禪觀空兼得長生訣要妙何時附耳傳

雨過苔痕滿院侵幽栖餘有道人尋入山竊附逃名志

傍郭還同遠害心酒後狂言容謔浪門前緩步筆登臨

何緣卜宅相鄰並日日追隨澤畔吟予頃因盜害周曉泰齋亦以被盜廢

近城

先生高節古人儔要數吾鄉第一流陶令菊荒三徑晚

邵侯瓜熟滿園秋官家課稅偏應重胥吏侵凌莫漫愁

垂老翻添兒女累幾時纔遂向平遊

日聞詩集 卷十五 洛隱集

酬泰齋二鴻過江樓小飲卽席和韻

小閣含風秋欲闌驚濤千頃靜中觀攀梯窳蠶勞高屐

捲幔依違見遠巒虛擬琴高能控鯉也知梅福竟驂鸞

從今姻婭稱三隱文酒追隨歲月寬

石門湖歸

萬頃湖藏石作門一溪疑到武林源漁舟近岸聞雞犬

馬羣無碑問子孫內多墓籬下鹿馴依獵戶樹根牛臥認

煙村老農有飯留田主濁酒頻添注瓦盆

扁舟一宿石門湖返棹沿洄日已晡水落苦愁河路曲

橋崩深念渡船迂沙邊蟹火沿途導澤畔漁家記姓呼

夜半虎行扉不閉酒醒遙見月輪孤

大觀閣示王雲馭

老兄俸薄官廚儉令弟單栖署閣寒身健欺風窗不閉

夜深得酒寢偏安飲徒素怯稱雄易莽敵非勅賭勝難

閒鎖雙扉時出郭秋山一帶盡情看

九日偕諸雅登郭外山

連朝陰雨困江隈向晚雲收霽色開禪子卷書思過節

老夫放假與登臺興隨髣髴年年短愁逐潮流夜夜來

却望故園腸斷盡庭階無復菊花盃

家湘靈書到寄示哭爾止詩卽成三首

田間詩集 卷十五 洛隱集

仲文書至語堪悲遙寄秋風哭友詩早見病深催棹返

爾止在院得病予誰知客死到家遲嗣孫賴得扶持去

爾止甫爾一妻女曾無訣別辭珍重平生諸稟在篋中

零亂莫教遺

扁舟西上滯江濱值我奇冤恨莫伸老去共知心術正

難中吾見友情真一觴一咏完千古同學同年剩幾人

子與爾止相愛後事好煩王逸少王安節爲他鄉寡弱皆同壬子生

復誰親

握髮論交四十年詞壇並駕苦爭先先生還嶺外情彌篤

死別江頭色可憐晚歲忤時談字學爾止老攻字學每與人辨一生

得誇在詩篇塗山有集君須訂好是精嚴使必傳

聞雷

老臥滄江萬慮灰天心人事迴無猜冬暄忽作傾盆雨  
日暮驚聞破柱雷民物關心妨有厄國家應運豈愁災  
昨宵炎熱今晨冷變態真宜付酒盃

同成二鴻大雪節訪黎天錫即事

城上烏喧雪候新衝寒有伴寬同人楸枰遇敵爭暴冷  
藥酒扶衰索醉頻預勅門無辭老友常留榻以待貧親  
好施不為忘恩倦縱信平原意氣真天錫門多故人子有背之去者復來  
宿張慎菴勸亭

日問詩集卷十五落隱集

獨宿江亭夜不眠濛濛沙渚宿寒煙月高負郭爭鳴析  
風靜中流穩住船往事已成莊叟夢同人猶話義熙年  
自矜老筆猶雄健草草千言一郡傳是夜院中話詩屬為郡守諫言

遇四明徐虞尊談及往事有作

四明羈客皖公城邂逅江樓識姓名為聽鄉音詢老友  
細談家難即賈甥捐軀早信談兵日絕命猶存罵坐情  
苦趣似予嘗已徧較渠貪得幾時生

坐汪子西京寓齋看雪二鴻亦至

面郭高齋眼界寬北風吹雪白漫漫經冬始覺天時正  
逼歲無言客路難飲量未充重覓酒熱腸相對早驅寒

廣文乘興衣冠古粧點唐人畫裏看

歲晚寓齋有作

高居軒豁俯江關雪阻同人聚此間兩岸白平微見浪  
千峰青沒不知山深憐渡馬空村避時院中養馬猶見渡江而南  
征帆逼夜還誰肯歲除甘作客擁爐餘得客中閒

院中除夕

雪暗荒城鼓歲華千門燈火望中遮童憨猶酒忘為客  
婦病圍爐苦憶家稚子可知懷旅店孤孫應是哭天涯  
故園此夕腸堪斷愁聽樓頭更漏餘

傷心言

康熙七年十月二十四夜盜殺吾子則值澄偶出縣令胡必選匿不上問澄

日問詩集卷一五落隱集

歸力爭之漸為諸上臺所覺乃撰詞圖盜案澄老病衰迷無力上控天道甚過公論自存澄惟伏地吞聲以聽冥報而已

吾兄遇難已經年飲泣終朝痛未宣劫數也應容孝子  
報施不敢信蒼天細推骨相無凶法檢點平生少罪愆  
莫是還家忘毀戒佛前未懺懺空懸兒在閭曾受戒既歸有室家疑毀戒未懺故懺此死

震澤單單脫網羅依然橫死可如何震澤之難兒母及弟妹俱死兒獨免  
刀兵漫說皆前定罪業還疑自我多中笥書殘誰替檢  
草堂僧住忍重過月明獨向墳頭哭聞兒母墳上曾憶夜有哭聲

松間共嘯歌

自傷前路黑冥冥大事來求苦要惺

見與姪龍友言前路冥冥期苦

詩句偶成隨棄稿俗緣難斷且持經

日與龍友夢能認

我元無死報亦依期似有靈

見死後現夢於予言死者非我且微示以報復之期

夙債償完兒好去若翁腸斷哭誰聽

出入兵戈萬死餘餘生只擬舊田廬家庭敦睦全由汝

客路艱危屢諫予每憶良規防薄俗豈知奇禍是安居

最憐身後逢官怒一死鴻毛恐累渠

孝友平生鄉里知身藏贏得路人悲病終不過嗟無祿

逆死還應痛有期盜去暴屍情太慘

兒死後重官聞加被相驗

罪事真奇多生何業深如許聚台冤仇在一時

田間詩集 卷十五 落葉集

難日偏乘我客遊計傳通國淚爭流如何十日纔聞上

妄說三人共報仇

見以十月二十四被盜至十一決定以失單為虛

賊虛寧有見

縣知事秘豈同謀

紛紛羣盜已通誅官吏加誣毒更逾篤行豈應如此報

奇冤即恐自來無夜臺鬼近還容訴人世天高不敢呼

我老諒非相見遠呱呱愁棄兩三孤

制臺符下見如神謝事空勞洞察真

業即督嚴駭隨以解任去付之不理

盜律過嚴偏諱盜人情可弱益無人仇曾不問加汗蟻

死亦何辜可怒嗔夜半官來棺自剖誰容屍見白頭親

予在府候審縣間夜半遣官開棺相驗竟不通知

後番更計議紛紛紆責在須教大吏分

臆臆上官審定成案怪底簿

詞頻改撰原來案牘總虛文訴冤有主能無問識獄何

言迴未聞

凡庭訊予從不得面質解上亦不檢予到即使減三難指盜豈應

行刺可成羣

多兇賊作三人謂三人不成盜三人可行刺乎

黑霧漫空咫尺迷啾啾冤鬼向誰啼苞苴祇為微官計

線索全憑老吏提

有老吏作奸四十餘年恃為謀主

金藏狡窟不須齋

府有盜吏穴重資陰為縣左右可憐衰腐勞全力絨

口今生敢更題

山城聞變即歸來枉以虛名早見猜馬上調符催卒返

田間詩集 卷十五 落葉集

燈前授旨許囚回

今初以逆捕聞予至反擊回又夜提燈至獄門論盜黨如所指許即放還

共知駟騶傳家法敢信犁牛是盜魁生死遭逢皆此輩

教兒何以瞋泉臺

今家世祖猶有言其翁亦盜故庇之獨力

也知汝輩官偏重底事吾人命特輕國法可宜全倒置

良心或恐尚分明謝嚴祇據舍沙匭

縣以私札言予之過庭識時引以為詞

詞黨眾通加弑主名

盜守門者十餘人入室者三有太遠房僕在內乃盡坐家人弑主

守無私公道在仍存疑案是何情

刀鋒火炬列成行面臉朱鬚刺客瘡

情形如此乃稱刺客劫質求

金嫌入室殺人流血怪侵牀

盜縛兒入予室逼財不渠遂被殺以此欲成疑獄

兇到即填牢戶肚篋緘猶掛屋梁

獲二盜即時戮以滅口而賊物滿籠尚懸



保甲  
星梁開說家庭虧子道人間豈信有綱常每至警報而夫

屍橫血濺舉家空稚子何名繫獄中黃口聲嘶憑股煉

青天手障也朦朧情知迂拙機偏捷事苦彌縫計未工

樂予暫出獨解久禁小敗漏正多渾不問金錢自信有

神通

老病誰能叫九閻世間公道亦空存朝廷法重徒滋弊

制府符嚴祇道冤蒙今督憲嚴駁乃反坐以奇誣吾口難符應得罪盜

名妨觸是何恩從今白晝無人問竊恐荏苒漸繁

紛紛伏莽任縱橫杆鼓宵藏敢夜驚致我一門冤最酷

要渠萬戶啞無聲詞卑漫信仇能報計毒翻因賄不行

田間詩集

卷十五 客隱集

七

予入省還吏卑詞求解暫為獲盜先已墮術中今悔晚

是遣某吏行成予叱之因防予益甚

教人罵煞老書生

新頒律令限猶寬漏網雖多捕不難非盜得情休滅口

毀賊何物尚經官獲二盜即繫杖下但求伏法情甘罷

其奈臨供實不謬盜供初盡吐實已改謝詞誰辨得更仇枯骨

特無端

看君塞默自多慚奸吏講張律久詒法網明開休踰六

辨端早伏只稱三今有七強八盜及三人不為盜之說不知何本魏氏後盜其七特放一人

以致劫獄予家大庭屏衆機何密官舍輸誠語太甘親

甘言暗予死者受誣生受辱人情到此豈能堪

盈郊縱劫荷寬仁轉恃恩多殺害頻渡口婦空捐六命

鳥金渡吳氏被劫項獄中卒又斃三人魏氏盜殺七人

三孕婦計傷六命既獲在獄又殺

而逃巢依近郭應全覆盜竄近事發南湖且盡泯

蓋供出所劫吾邑方氏似此蔽天非一掌吾兒冤恨敢

誰伸

胡氏二案力營得解

田間詩集卷第十五

田間詩集

卷十五 客隱集

田間詩集

卷十五 客隱集

六

田間詩集卷第十六

客隱集 庚戌

庚戌元旦一指巖書金剛經

早起風恬雪滿局春城鐘鼓最先聽  
模糊萬里江天白  
掩映雙林佛火青已勒齋廚通禁酒  
況逢僧舍請書經  
竹窗酒翰還如夢四十年來此再醒  
予以壬申年書經今三十九年矣

月下二鴻醉後邀同舍姪閒步

逆旅門惟閉良宵恨轉增一樽諸子共  
餘興老翁乘懶  
對傷心月偏尋敗興燈可憐俱老健  
攜仗不煩憑

元宵前三日寓院上舍姪雪公五十初度并示

田間詩集

卷十六 客隱集

四姪介公

吾家達此厄運也可如何孝友人虛譽  
賢勞汝獨多傷  
心初度日流涕旅中過忍憶庭階集樽  
共笑歌

去歲秋風後阿廉正四句可憐失意日  
來叩斷腸親祇  
益吾兒痛休傷汝輩貧今晨同聚首相  
對淚痕新

寄毛恭則憲副天津

天南仗節舊勞臣回首風煙三十春  
端水芹分鴻鴈香  
灘江書寄鯉魚頻長憐絕塞詩篇壯  
可道中朝遇合新  
笑我困窮成底事祇餘雙眼望交親

趨朝爭避惠文冠昵我狂談每夜闌  
雅調同時推北地

楚風不自黨公安蠻中書少尋思得馬  
上詩成認葉難  
恭則詩數十首錄方  
寸紙上人不能辨  
把去新篇通不語  
賞音直待再三  
看到桂林貽書  
稱生還集

百折平生志已違西山何計出重圍  
滇南事去班行盡  
嶺外人回故舊稀  
每痛吳郎無櫬返  
謝靈運  
尚聞袁氏有  
孫歸  
聞特丘還里  
天涯可信狂奴在  
白首銜愁守釣磯

濃溪訪江在滄道上即事

津城雨住徧春泥路過浮橋問濃溪  
溢浦水添新漲闊  
匡廬雲截曉峰齊  
掉頭帽為看山側  
勒馬韁因戀草低  
想見江淹詩興勇  
清篇多在筍輿題

田間詩集

卷十六 客隱集

上

短橋瘦馬日將斜  
遙指孤城路不勝  
麥隴離披傷雨葉  
萊田零落隔冬花  
隄崩迂轡尋荒徑  
水涸牽舟覆淺沙  
一帶炊煙知近縣  
鼓聲應報晚陞衙

經旬陰雨不知春  
入境欣逢霽色新  
時事自宜安小邑  
山川何幸得詞人  
詩於作吏偏增妙  
官比居家似更貧  
莫謂此鄉民俗獷  
也因清白漸知馴

落落官衙草市圍  
宦遊心事已全違  
地偏且喜逢迎少  
俗陋惟疑唱和稀  
時埽高齋留客榻  
聊資薄祿奉親闈  
通租徵罷庭無訟  
彩筆花存任意揮

寓熊氏東阜

小築東皋一水環編籬護竹隱柴關短橋導客穿三徑  
又室邀僧住半間燈火每偷深夜坐酒盃拾趣雨天閒  
溪聲徹曉牀頭吼疑聽奔泉萬仞山

潘澹生索贈

城西大宅半荒墟中有幽人小閣居好潔市廛行亦少  
耽閒官長見全疎看山屋礙惟張画映日窗明獨點書  
更羨內君承雅志茶香酒醖手親儲

甫抵德安覓彭然石即遇喜極有作

汗漫尋鄖渚維舟問所思僕夫聊遣覓老友若相期鞍  
馬衝泥至形容覲面疑一時驚喜極不暇訴心悲

日問奇集

卷十六

三

腸斷灘江別偷生三斗年僮奴一半在故舊幾人旋寄  
我書隨荅懷君詩已傳最傷添老淚猶念小兒賢

同然石出西郊即事

旅食春深可耐閒偶同鞭轡出西關許攜酒榼金泉寺  
梅失桃花白兆山白兆山即太白讀書處桃花最勝問即官堤榆葉裏  
馬尋岐路菜畦間人家不省臨溪住可惜沿城水一灣

太白樓

郎子城西太白樓登樓遙指碧山頭桃花帶雨年年放  
澗水無人日日流名士有詩存一首此鄉勝蹟已千秋  
老夫醉亦能高詠可許書題壁上留

碧霞書院爲高雲旂太守賦

鄆州城畔碧霞臺遺構荒頽此再開雲帶遠山江北盡  
樹籠春水漢東來秋成好看盈郊穫夕照時銜醉客盃  
期我登樓應有賦白頭無復仲宣才

返漢口不及抵寓寺野泊懷若朗

兩日江程一日還雨昏猶見漢陽山行人趁夜思投宿  
榜客收帆畏上關野寺鐘來津市近晚堂課畢老僧閒  
懸知茗熟圍燈坐可道孤蓬滯此間

南塔寺即古臨阜

臨阜南郭寺古殿入顏垣白晝僧徒少黃金佛相尊樹

日問奇集

卷一六

四

根欺宰堵帆影過山門隔院鳴鐘板威儀恐尚存

安國寺即事懷晦山大師

出郭偶尋安國寺登樓遙憶晦山師已成覆院千竿竹  
悔失當門數畝池師種竹已成陰門有池爲俗僧占買去得法比丘行托鉢  
寄單居士臥吟詩懸知靈隱秋光好正是蒲團厭客時

赤嶼亭

勝蹟荒殘古郡西同遊先後事攀躋看碑不覺千帆過  
拂水遙憐萬樹低詩酒性情吾道在江山面目向時迷  
地名偶被蘇公誤橫使周郎滿壁題

郭外虛亭還伴過坡仙遺蹟滿巖阿黃泥也覺名殊古  
赤壁何妨事偶爲買酒乘舟樊口近看山隔岸武昌多  
當時只有吹簫客那得狂生共放歌

洗墨池 朱別駕牧仲營覽池前後構雪堂竹樓

天寧寺側宋賢祠帖石新鋪洗墨池誌易豈能超象數  
相傳爲子瞻注易通經終不合時宜半生筆硯孤臣罪  
處子瞻不解象數一滴淋漓與代思更喜竹樓堪聽雨雪堂壁上少題詩

贈米二岳三岳白真回寓居漢口

米家兄弟奇男子萬里生還天盡頭白首泥塗逢漢口

青春劍佩憶端州豹城異代家難認馬革當年志已休

日間詩集 卷一 六 客聽錄 五

看爾窮途攜累重不堪憔悴楚江秋

武塘友人爲相如解裝買酒賦因綴次其事戲

題五首

成都才子宴華堂錦席無端綠綺張置酒祇知爲今客  
窺簾偏是悅貨郎姮娥有路曾奔月織女凌河豈限梁  
多謝臨叩繆恭敬殷勤特爲兩人忙

四壁雙栖慰語頻多情無怨暗傷神心憐病免難從宦  
眼見貴雄不耐貧車騎謬矜遊子壯衣登重憶嫁時新  
也知歸去王孫賤要到成都作富人

倦遊餘得鷓鴣裘解去聊爲一醉謀縱酒莫添消渴症

典衣欲破遠山愁琴存綠綺音堪戀賦直黃金價莫酬  
續鼻已拚親滌器客裘應是不須留

奔去歸寧計已迂不才最是自當爐共羞重客爲傭保  
爭惜良家嫁酒胡市上數錢傳姪女陌頭下馬看羅敷  
芳心更有琴挑者未審相如見妒無  
自倚嫵媚更解音如何不繫宦遊心儘拋田宅常爲客  
愁向人家又奏琴取酒漫虛皇后賜賣文祇易白頭吟  
茂陵聘妾傳難信只信登徒本好淫

太真出浴圖 小引

圖作小殿圓屏銀飛珠樹蘭湯浴罷芳澤如  
存起立屏間以雙手挽巾自拭雲鬟欲亂

日間詩集 卷一 六 客聽錄 六

劍未除醉微積微積微下單薄銷芳澤  
可觀芳列三侍女一擊盤盛散其欲進一捧  
稿以待一持團扇却立不前膚容玉映意態  
若生童蕩心之尤物語注之治史也郎中  
事爲賦四章聊還開情用消  
承復此之博奕敢曰猶賢

洞房春煖浴初闌小立屏風漫怯寒瓶隱花光羞映玉  
湯餘芳澤不因蘭也知脂滑巾情拭其奈春融汗未乾  
帶繫薄綃遮底事爲防天子暗中看

娉婷出水倚風流金殿珠簾懶下鈎賜餅君王曾慣見  
貼身宮婢欲誰羞豐憐腕膩難鬆釧弱怯鬟多未卸頭  
一自華清同浴後白雲鄉已遜溫柔

一枝紅玉出外壺解佩凌波得似無閣殿生憎遮寶扇

薰籠慢勅進羅襦沃餘新煖疑酣酒凭久微涼已凝酥  
怪是纖趺平貼地盈盈不遣侍兒扶

最嫌脂粉浣傾城浴殿亭亭洗出清雪以沃湯爭護惜  
花因濯露倍鮮明喚他碧玉年偏小厭說昭陽體太輕  
老去畫圖魂欲攝上皇爭怪不癡情

武昌署中對雨

高齋軒豁抵山居樹色峰陰入綺疏樓近漫邀文禕鶴  
幕閒空食武昌魚陳思賦罷才猶湧謂曹次典無忌官貧客  
有餘却怪楚鄉酣酒惡不堪醒對雨來初

田間詩集

卷十六

七

鄂州山水向來奇深閉官衙總不知隔院歌聲憐翠袖  
登樓樹杪見紅旗情懷作惡難尋酒心血全枯怕看基  
況是打窗連日雨消愁剛有論文時

武昌署中集呂仙祠

幕中客病起  
酬願分韻

呂公祠塔署齋巔稽首苔階禮大仙旅客臥病初起日  
山城淫雨乍晴天吹簫跨劍江樓近買酒題詩楚俗傳  
今日可能邀一醉青詞應已徹香煙

又和張石砭韻一首

此去仙關隔幾重瓣香應透白雲封醉吟祇是人間酒  
來往寧須海上峰作客易悲偏在楚爲儒多難莫如儂  
乞君枕作邯鄲夢睡熟城頭漫打鐘

武昌試院望黃鶴樓作

黃鶴凌空入望頻登臨虛擬大江濱楚王臺廢風猶壯  
神女峰遙雨正新鎖院操觚悲往事憑闌吹笛憶仙人  
庾公不淺南樓興許到清秋放幕賓

永州石硯

片石離離碧玉姿湖南山色坐中移老夫得此全無用  
攜向秋窗註楚詞

武昌明遠樓

層樓三伏八窗開頭白山翁逐伴來湖汎晚涼當檻入  
江懸清影抱城迴憑高總豁衡文眼攬勝遙憐作賦才

田間詩集

卷十六

八

好待月明殘暑退羣公乘暇再追陪

試院聞蟬

高樹一蟬鳴同時幕客驚已知更物候且喜是新聲咽  
入文心苦吟矜使院清衰年容易感早動故山情

黃鶴樓同左子直孫威公鄧斯及夏振叔諸子

卽事

黃鶴磯頭四望開登臨千古客心哀山迴大別橫江抱  
水過巴陵圻地來帝子騎龍終不返仙人跨鶴幾時回  
憑高莫話興亡事白首青天酒一盃

鄂渚逢秋秋早清登樓面面見空明磯邊日落千帆渡

樹裏湖通九派平坐對晴川虛閣敞喧連漢口晚煙橫  
昔年仙客經過地夜半時聞鐵笛聲

三楚風煙此最佳客來空憶昔豪華漢陽樹盡餘衰柳  
鸚鵡洲沉長白沙故國粧樓歸道院異時宮闕建軍牙  
擬將遺蹟詢酤叟無復臺邊舊酒家

自昔臺邊酒味醇呂公買醉往來頻笛從竊換仙音杳  
舊時鐵笛每夜有音爲人竊換枕到眠酣世界真仙臥像伐去棗枯根  
不朽擲來桃爛跡如新相逢指點多靈異游谷還疑晒  
道人仙桌亭有晒道人

晴川閣卽事

白閒詩集 卷十一 下路橋集 七

岩峩虛閣疎晴川棟宇經烽故巋然漢口人家秋水裏  
武昌城郭夕陽邊湖光面面疑無地帆影茫茫欲到天  
黃鶴望中山色盡幾回芳樹憶當年

高閣凌空水上浮湖湘九派坐中收天清隱見黃陂樹  
日落蕭條大別秋悵望楚宮悲浩劫閒開禹廟對安流  
山巔風急遊人怯脫帽吾須到上頭

爲邯鄲溫進士母孺人七十壽

武昌院裏秋風早登樓四望雲山好漢口驛路走京塵  
令人却憶邯鄲道邯鄲道上車馬喧溫生城中獨閉門  
弟兄耕讀家聲舊辛苦成名母氏恩武昌文衡君座主

蓮幕邀賓同入楚朝夕點閱不辭勞敢負當年母教苦  
卽今母氏七十秋佳晨猶向武昌留戲綵不逐斑衣隊  
瞻雲祇上黃鶴樓黃鶴仙人正酣寢支頭仍是邯鄲枕  
枕中有路到君鄉附書與仙仙自領棗根桃核石問新  
仙蹟明明報老親併將鎖院茹冰意說與高堂九膽人

留別魏子存學憲

使君春到楚雲開白首狂生入幕來身老尚爲無忌客  
眼空偏賞仲文才授題稟奏皆稱善促膝言多迴不猜  
最荷故交推分遍叨霑已勝滿裝回

四海相知一子存千秋汝外向誰論談深儘犯當時諱  
白閒詩集 卷十六 客隱集 十

客賤還因老友尊薄俗共驚車笠誼素心豈重解推恩  
還家擬建存心閣從此飢驅不出門

留別詩三首

蓮幕星飛秋漸殘同時惜別駐江干東還月照孤帆遠  
北去霜侵匹馬寒官舍放歌常共醉驛亭高咏與誰看  
信陵好客如今少莫歎天涯行路難溫虞甫

詩卷情親近一年看君兄弟意蕭然尋山命展清秋日  
鎖院聯牀酷暑天閣裏酒殘樽未散樓頭客去月偏圓  
官衙旅舍相鄰並來往經過亦可憐魏州來兄弟

庚公賓客總翩翩博物航奇有茂先把酒恢諧期盡醉

聯牀轉側不成眠，霜清月滿醉油幕。水落江寒趁米船，君到西泠逢老友。爲言狂態遙當年，張石鉞

過九江雨夜同子直宿文燈巖湖上書齋子直

病

檻外平湖湖外峰，繞窗青列萬芙蓉。何期剪燭同聽雨，忽訝披裘早禦冬。坐有僧談茶沸久，爐因客病藥香濃。明朝便逐孤蓬去，回首煙雲隔幾重。

鍊師紫煙索和咏雪詩次韻

舞絮紛紛亂撲窗，騰空蛺蝶笑成雙。天花偏散當軒塔，銀漢遙鋪帶郭江。煉藥清晨敲活火，吟詩午夜剔殘缸。

日間詩集

卷十六 客隱集

十一

老狂心共爐灰死，索和陽春興未降。

成二鴻閣上邀龔孝積小飲紫煙在坐

廣文樓啓郡東偏，小飲偏當欲雪天。屋角暮喧爭樹雀，城根波撼挂江船。鍊師技藝樽前句，老叟衰同画裏仙。爲敘昔遊今隔世，雙成莫笑盡華顛。

於家菴亭子

僧廬不改故家名，亭子新增宴息情。津市煙橫連郭帶，陂塘水闊映江明。下方回望林巒隱，上界平看遠近晴。更喜一泓泉涌井，通城爭汲此泉清。

題画爲劉生初度

一道奔泉萬仞峰，洞門隱處兩三松。小橋過去蒼苔破，知有劉郎采藥蹤。

田間詩集卷第十六

日間詩集

卷十六 客隱集

十一

田間詩集卷第十七

客隱集 辛亥

江上漫興

近岸峰將出癡雲一半遮沿郊誇麥秀展袖避楊花  
浪長魚立疑風燕子斜經旬愁對雨乍喜見春華

京口

東風狂徹夜乍息曉帆開勝急爭幫過江平剪渡來港  
於官道阻灘落早潮回前路千櫓阻客心空自催

過蘇州口號

夫道與子快爭先早見姑蘇塔影懸夜半幫閑催棹發

日間詩集 卷一 終

天明婦起換郎眠軍妻船截平江關估客帆偷小港穿

急雨好風停不得聞門回首隔昏煙

嘉禾曹秋岳齋中話舊

屢有過從約高談此夜深言于知已盡事託故人尋已  
信莫求切寧存忌諱心當時曾載筆久向井中沉

泯滅前朝事何由遍網羅追隨予亦暫聞見爾偏多失

實應難辨成書許更過自慚無述作或可訂淆謬

重過南園感舊

名園零落委荒坡三十年來客恨多已分舊遊惟有夢  
却更新主許重過 頃典興 門開別徑迷行跡樓鎖虛窗

憶瞽歌回首昔時周喪盡情根不死奈予何

花欄石磴已全非滿地蓬蒿一徑微小院庭心常晒藥

虛廊石角尚鈎衣王孫早見騎鯨去逋客爭憐化鶴歸

偷得餘生羸底事羸將衰淚向人揮

亂餘與廢豈堪嗟人事爭更況物華檻外藤纏留死樹

池邊疏叵替時花 舊繞池種花 今皆榮哇矣 回橋址在思攜手綺閣

窗明舊住家 予合室避 當禍於此 今日短垣分內外相看咫尺是

天涯

一雨全傾薜荔牆人家分住讀書堂祇尋蔣詡新開徑

莫覓陳登舊臥牀病裏爭長搖彩筆樽前限韻暗紅粧

日間詩集 卷十 客隱集

同時三子行吟地 併錄在 石上溪邊總斷腸

家爾斐谿默即事

園林三十載頭白客重來徑已隨山改門仍向水開衣

冠留古意丘壑見詩才祇記吟安閣秋時臥幾回

林塘終歲改聊遣暮年間竟有千竿竹居然一帶山共

驚松老大也覺水彎環別院鄰家典何時始贖還

空闕臨池檻移樽納晚涼家僮能度曲小妓善飛觴孤

月忽然上新荷分外香無心成勝集爭怪老夫狂

已無兒女累翻怪老來窮家為林泉廢心矜布置工出

門愁債主入室笑癡翁自合離城邑攜挈住此中



過千存城南別業

別業臨溪上輕舟觸暑過涼軒因老樹曲水散新荷且  
喜林花備無煩丘壑多此中饒布置看汝趣如何  
出城多画意一路樹陰連小港藏歌妓平橋過酒船煙  
炊深竹裏水踏綠桑邊早晚閒無事開門看種田  
頗覺溪流淺菱盤積漸遮古藤三伏蔭雜樹四時花地  
僻堪逃暑時清擬住家酒盃通可廢閒話是生涯  
園林不厭遠宜署遠懷堂召客開高館藏嬌有曲房宦  
情知欲倦野興訝偏長正是偷閒日千秋業肯荒

客園酬龍門先生

自問言

卷一 七 洛陽集

一

鶴湖重到暗傷寬祇訪先生識故園山徑穿松新補石  
柴關繞竹別開門時移豈合辭家難僧梵惟應報佛恩  
聞道年來深避客獨蒙格外飯王孫

小構西軒一水環爲貪隔岸看東山松林手植皆千尺  
池面新穿又幾灣頭白尚知龍性在耳聾益令道心閒  
自憐塵事無時了那得從翁此閉關

不到園林三十年當時丘壑已茫然數峰插水餘殘石  
雜樹成陰弄晚煙池上未慳春草句樽前空憶竹林賢  
梅花小閣藏嬌處咏雪聽歌絕可憐  
昔與仲舉月雪於此聽女史張秀度曲今其間猶在也

草滿庭階藥滿闌弟兄相對古衣冠靈光劫後存非偶  
碩果人間見亦難骨瘦漸知輕舉效眼方應得大還丹  
看君道氣饒清福正好溪邊把釣竿

無題

蔣亭彥朱子殷王天市村寓宛曹掌公蘇士翁子招飲屬予首唱贈徐數書月仙

百褶湘裙映綺筵藕花香處影娟娟風微客乞鬆羅帶  
日落人看過迴船卮上口脂和酒送席邊心事倩肩傳  
白頭不作鴛鴦夢醉倚紅粧亦可憐

朋樽還似舊風流載妓聯吟憶昔遊醉把明燈揮白練  
醒驚殘月在青樓筆花買笑偏能燦酒量逢歡不自留  
怪煞徐娘年紀小前身曾共木蘭舟

自問言

卷一 七 洛陽集

一

席上贈趙素媛

媛自傷齒長見少年轉引進謝真老人周旋

爲喜幽居郭外賒湘裙羞鬪石榴花可憐善病腰全減  
誰信多情髮總華把酒風流輸小妓昵人心性是良家  
知予久斷青樓夢約過閒窗自點茶

輓魏卜臣孝廉

去歲茲晨聚鄂城清江油幕故人情談諧每令愁顏改  
規勸時教盛氣平郭外宴遊貪蟹賤燈前博塞怪雞鳴  
如何我到君纔病後日彌留送此生

庶常抱恨喪幽燕忠節箕裘幸汝傳早信孤臣應有後  
誰知才子竟無年門庭久重元方譽鄉里羣推小謝賢

五十日來相繼死教人何處問蒼天

詞李虎臣先臣死未兩月

### 塞巷相國忌日仲芳禮懺放下巷卽事感懷

城東精舍近舊是和公開竹暗林新護泉香脉遠來

有

泉影堂僧酒埽佛院客徘徊三十年曾到那堪首重回

亂離骨肉盡腸斷向誰言我自遭家難公原報國恩千

秋傷仲子二妙見曾孫慷慨當時意應無恨九原

別館潛踪口虛名黨禍時撥愁邀小妓雪涕咏新詩舟

臨牀親讓宵寒酒共持平生知己誼一拜一銜悲

丈室安龕處常階散藕花像爭瞻福德衣已換袈裟君

因且如此身家豈足嗟仲容遺事記談到日西斜

白閒詩集

卷一 名落機杼

五

### 寄侯亭大師

得法宗門廿載餘十年前接數行書才名世外終難晦

慧業生來豈盡除幸有迷禪吾道在不因作佛故人疎

卽今領衆爭推出誰讓孤峰頂上居

武林回憶舊游稀羨煞吾師早見機遜跡早聞爭賣藥

出家何意覓披衣也知道力君偏定自愧初心我漸違

苦趣暮年嘗欲過此生未審得皈依

### 寄嚴巖亭給諫

記得開樽共唱酬紅筵碧酒夕陽樓名爭壇坫疑前世

分絕雲霄念舊遊朋好半爲方外客湖山遺憶坐中秋

狂奴意氣今都盡祇剩蕭蕭白滿頭

與子聯違三十年清華爭羨一門仙早聞金馬歸梧掖

又見青驄出木天

謂長公方貽

最愛新詩從客借曾修短札

託僧傳衝炎擬買西泠棹底事揚州去未還

### 寄吳梅村宮詹

曾記陪京謁後塵驚看天上謫仙人清姿對雪遙相映

彩筆當筵捷有神已向南廂悲舊吏誰憐東閣有殘賓

當時末坐今頭白爭怪先生髮早新

秣陵煙樹已全空回首登臨似夢中祇課詩篇銷晚歲

別填詞曲哭秋風同時被召情偏苦往事傷懷句每工

白閒詩集

卷一 名落機杼

六

却憶清江楊伯起屢辭麻詔薦婁東

婁水扁舟憶昔遊遙憐風物漢時秋山濤啓事真無故

庚信哀時豈自由音樂解來翻引恨聖書徵後迴添愁

淮王仙去遺雞犬佳句頻吟涕泗流

聞道林泉足嘯歌近來酬唱典如何江東詞客才華盛

嶺外通臣忌諱多自把詩篇忘歲月欲趨壇坫阻風波

如今亂定人俱老咫尺文園肯不過

### 懷曹子顧學士

武塘客到故人稀學士經年出未歸但有逢迎皆白首

惟看子弟舊烏衣雲霄悵望音書少詩酒追從意興微

欲過南溪橋已撤短牆松竹隱林扉

画舫春遊載妓頻野田長是醉花茵紅牙按拍詞旋就

翠袖催詩酒未巡小謝風流餘令子謂子仲文池館屬

他人謂仲同時觴咏今無幾那得經過不愴神

魏交讓遂同邵光伯沈止岳蔣亭彥孫巖儀令

叔子存弟州來暑集

彥會邀皆集天炎趁早過素交辭拱揖珍饌已駢羅丈

室坐來闊回風醉後多看人恣飲噉偏慰老維摩

晨星存老友大半聚茲筵解帶挂牆上開樽在佛前深

憐羣從少所見一門賢已覺秋期近涼生薄暮天

日間詩集 卷一之落聽蝶 之

自然忠孝奇庭戶見清貧學道寧辭腐持齋合認真秋

杵銷日月藻句役心神却怪今都廢甘爲枯槁人

一同爾斐過爾玉蔬圃巖燭置酒卽事感舊

每憶園亭好邀同小謝尋松聲前代韻梧葉暑天陰新

月已微露殘蟬尚苦吟庭階幽意滿處處昔人心

庭隅扉半啓攬勝訝無窮小院迴廊隔幽軒曲徑通雜

花皆等雨修竹迴舍風一片山林趣居然第宅中

不辭疏整費歲月此消磨家世林泉癖門庭兄弟和清

言酬客簡義氣接人多厥嗣還敦舊開樽候我過

梅里昔全盛今來已漸貧米常賙弟急園必逐年新門

戶勞猶子琴書付後人此中何所繫丘壑是精神

彷彿三章呈子存

名園時命展乍到客心猜何幸君新得還憐我再來石

顏因岸補池小引溪開便乞千竿竹沿牆一帶栽

向南牆拓出纔不礙游觀漫侈規模大先教眼界寬軒

楹應漸構林樹喜無殘我有扁舟興時來共把竿

爲園何必廣所喜近新居看僕朝除徑聽兒夜讀書來

無妨雨過坐不厭更餘俗事知難謝絨關可漸疎

七夕同子存過谿默爾斐置酒令子巖燭詞客

張芸城女郎徐月仙在坐

日間詩集 卷一之落聽蝶 人

扁舟避暑至漫遣主人知妓慧留賓待月仙借居別院

廚荒載酒遲風貪巖岫好坐逐樹陰移日落樽頻徙荷

香處處隨

卽恐巖城閉其如良夜何清歌詞客妙芸城善戲謔老

翁多月細迷烏鵲星疎蹙翠蛾但存牛女意不用渡銀

河

子葉內人七夕五十初度索詩

吾家梅里子葉揮霍自喜恥問米鹽猶人蔣

氏富貴相期蓋從寒儉國變以後家賦式微

人嗟林杜孺人念庭階之不競陰求入夢之

蘭知血氣之將衰空如宜男之草難圖懷素

重夫子矣無他心而門祚宜昌孺人實出本

母貧忘非已出幸衣繞膝兒寧識是誰生  
溢門庭功存宗祀幸當七夕初度五旬樓上  
寒針無非積命之機橋邊絲錦盡作洗兒之  
衣合算雙星已歲百歲銀河之渡豈遂無意  
於牽牛滄海之珠定知再胎於老蚌柳之  
行可農樸木之德難忘敬味碩人之詩兼申  
之祝

見說家聲盛昔年老來益識內君賢每逢客至營珍饌  
時把套搜佐博錢萱草親培蠟嫉妒蘭芽代育倍嬌憐  
即今初度雙星夜百歲同心結宛然

喜孝起七夕納姬

謝家蘭玉舊盈庭且幸霜凋未盡零爲選宜男符子姓  
更勞大婦訪娉婷黃姑河畔看新月烏鵲橋頭讓小星

訂贈詩集

卷一之七

七

草際蠶斯偏應候夜深吟誦已堪聽聞孝起內人甚賢

贈沈延年

城東高士宅終歲掩庭扉梅里幾人在松江何處歸  
從爲客健室苦有田飢語及先臣恨吞聲淚滿衣  
溽暑頻過寺絺衣到即寬神情工畫靜風貌學仙寒故  
事勤相訪遺詩密與看知君餘意氣吾已老綸竿

潔園與仲芳閒坐偶成

每憶梅花墓連牆是潔園小橋分曲徑奇石踞當門山  
色重來古林陰別後繁餘年真樂事閉戶課諸孫  
亂去頻家難支持賴一身憂多容未老事定藥全貧木

榻研經洩松窗作画人知君無嗜好於此寄精神

經時不出戶苔色滿迴廊性自生來靜身於老去強嬌  
兒將入塾稚女又扶牀先世同彭祖偏疑得秘方  
丘壑雖無幾所矜庭戶間祇愁新累衆可放老身閒時  
事難言隱家風未許慳南園期早贖應待長公還

哭仲馭墓

胥山南去墓門開長伴雙親慰夜臺二十七年留我在  
一千餘里哭君來淒涼忍聽傷心句點滴曾沾爵酒盃  
自念平生無負汝許多情緒向誰哀

日間詩集

卷一之七

七

徑荒負郭舊林丘遺書滿屋殘誰檢佳句隨身散未收  
最是九原幽恨事空餘雙淚洒松楸

新秋登慈雲寺千佛閣

武塘彌望盡平曠高閣憑闌指顧收殘暑已應辭薄暮  
驚風陡覺入新秋千家樹簇孤城靜百道溪穿滿邑流  
最是下方憂旱切雨壇鈴盃晚來愁

酬蔣亭彥

蔣誦蕭然三徑存客來踞榻漫呼門身經憂患名心淡  
家自窮愁友誼敦念我龍鍾謀致藥隨時鮭菜亦開樽  
莫將少日詩頻誦往事淒涼不可論

長孺招飲卽席二首

秋浦清風一水遙，別離猶憶自前朝。  
文章識汝飛騰早，意氣嗟予老大凋。  
局罷吮毫閒作畫，酒闌按曲自吹簫。  
阿翁絲竹初無興，晚歲東山興頗饒。  
新安返棹早開樽，高柳全消溽暑煩。  
小妓令人肯醉，妖童曲奏席無喧。  
錦囊徧攬黃山勝，綵筆猶憐白首存。  
自分老年狂不得，酒酣仍許發狂言。

與沈止岳話舊有作

故人門靜畫長閑，與客追歡興不慳。  
俗事謝來鄉里重，宦情倦後歲時閒。  
應知博塞堪忘暑，每聽談諧輒破顏。  
田間詩集 卷十七 終 三

年力未衰規避巧，錦屏常怪夜深還。

憶昔潛過寶月臺，蒼梧纔得脫身來。  
心驚虎穴離非遠，目斷羊城去未回。

予過端州值止岳往省過嶺屢傳烽燧逼，登陴應仗節牙才相逢。  
拊手談遺事，兩地艱危志總灰。

初秋同子存訪西溪

柯給諫霽園是日得雨

探幽河路涸，曳艇問西溪。  
水涸舟行甚澀屏啓山僮候，廊廻小

豎迷芳渠流，曲折石磴步高低。  
且喜炎初解，林間手可攜。

攜

小橋隨意過，忽已踰前岡。  
石拒行來讓，軒開覓去藏。  
偃

松千歲短修竹萬竿涼，坐覺商飈起林陰。  
滿院香

匠心原擬面，寓目總堪詩。  
是樹皆凌壑，無窗不面池。  
曲房聽雪夜，虛閣對花時。  
遙憶梧垣客，閒宵有夢思。  
久識園林好，今因老友過。  
秋聲兼雜樹，雨點碎新荷。  
勢曲無妨小，峰奇轉覺多。  
知君歸興切，不奈主恩何。

子存坐上以詩代書寄程周壘職方

袁公舊識無雙士，對客常稱曠世才。  
周壘爲特丘首拔士每向予極稱其才自變姓名離粵嶠，早聞聲價冠燕臺。  
詞壇嶺外先賢盛，風氣朝端數子開。  
尚有遺民頭白盡，可能同把論文杯。

海天風物已非初，芒屨生還廿載餘。  
南國嘯歌通似夢，

田間詩集 卷十七 終 三

西樵巖穴有誰居，同鄉姻婭稱姚合。  
謂六四海交親見

魏舒，謂子爭怪老狂不相識，短篇聊代數行書。

寄曹秋岳司農問素臣後事

當湖志士君宗彥，謂素臣久客天南事已非。  
亂日去留家是累，別來生死願都違。

十年消息憑誰問，萬里妻孥仗汝歸。  
素臣死嶺外聞公挈其家還里自識門庭零落甚，遺孤此外更何依。

依

寄蔣虎臣學士

聞君昔向越州遊，把我詩篇咏不休。  
同邑姚經三云與公在越東索觀予詩加

宦興但聽清梵冷，奚囊偏是苦吟收。  
水天宴坐

師黃面楚澤在歌憶白頭衰朽也曾窺半偈前身彷彿是同流

飲子輔託園卽事

入秋猶酷熱邀趁早涼天載酒僮攜樂扶簫妓上船草  
間奇石臥竹裏小橋穿卽此蕭疎趣溪山轉自然  
巖巖不恃石磊落見真山每到匠心處翻同無意間小  
軒因地構曲檻與池環頗怪經時鎖看君正好閒  
四面通臨港編籬不作牆梧疎陰自密遮謝葉偏香虛  
閣憑陵遠開房委曲藏未須窮結構吾正取荒涼  
日落蟬聲急高齋颯已秋苦吟悲鶴髮時曲試鴉頭背  
田間詩集 卷十七 洛源集 七

留別州來

客久難爲別於君倍恰神弟兄頻死喪子姪盡孤貧衰  
疾嗟婦母賢勞仗一身莫言吾有叔自擬作閒人  
弟後事皆仗 州來兄  
阿叔子存

贈王天市併念令兄肇域

孝廉閉戶罕逢迎言自先朝識姓名爲敘世交懷舊侶  
每談往事憶難兄巨杯雅量無敵鄙句長吟記得清  
怪我暮年狂不減酒闌歌罷轉傷情

酬陳心敬見贈原韻

半生漂泊髮成絲客路逢迎獨有詩陳氏道風前代著  
心微爲幾謝家才藻後來奇廣陵煙月年年艷建業樓  
臺處處悲綵筆卽今題咏遍教人重憶壯遊時

將發曹次典忽至

江城雨過客將回忽訝扁舟觸暑來鄂渚樓臺經歲別  
魏塘園館入秋開名心未歇精神富耳病初痊笑語猜  
努力文場判皓首詩囊無復有新裁

毛群賓沈延年周上衡肅陶招飲爲晚湘乞詩

同人召客有蛾眉聲價還言待客詩心醉霞觴傳玉腕  
蓮消斗帳是冰肌領巾乞句先要謝團扇書情豈用知

田間詩集 卷十七 洛源集 七

見說趙家諸姊妹溫柔鄉定讓昭儀

倡樓昔遍武塘城一被標題早擅名小曲未調歌板按  
新詩纔出舞筵傾誰憐騷客空存興轉覺仙班實有情  
諸子皆 上界追遙渾不礙儘教調戲許飛瓊

次日李赤茂招同姜西銘沈延年周上衡肅陶

再集晚仙復在

昨醉仙廚未解醒登筵又早見變成樽前勸客情初熟  
衆裏逢歡面轉生 晚湘與坐 客有舊 詩句和多知脂喜酒盃病

起免教盈桃花結子源如故 晚湘善 離道劉郎記不清

坐客又有  
別過卿之

智證蓮子存修供願雲大師茶話有作

精舍臨溪白舫通魏公修供晦山翁花開早灌先秋露

白露前竹院爭承滿坐風日大風因果誘人閒說見詩

竊入聖不談空多生慧業如何斷綺語從今且勿工

兩峰最好是清秋準擬相尋得再遊師已出山飛錫杖

我猶臥病滯扁舟道尊靈隱三千衆坐斷雲居四百州

黃鶴樓中詩割減傳來猜著老堂頭

遙哭松江徐復菴

三吳遺老見全稀擬過松江願又違絕島暗聞徐福返

渡遼虛盼竹寧歸艱難令弟窮途死惆悵孤兒舊業非

田間詩集 卷十七 洛隱集 十五

我有拊棺無限淚舍來宿草墓前揮

別慈雲僧舍

我來方仲夏忽已入秋初不寐三更裏孤吟兩月餘庭

空貪老樹扉屏啓映清渠到日憐多病高樓任獨居

送客疲來往尋常懶下樓畫長粥鼓早暑盛佛燈幽得

雨寬歸思驚秋動旅愁老僧情戀戀臨去更扳留

平生耽筆墨況是寓荒林眼益青燈暈頭憑白雪侵笛

聲調佛曲梵唱感人心久住真難去餘年倘再尋

臨發家介子至自燕臺

經時歡聚爾偏慳臨去欣聞冒暑還一路旱蝗連楚塞

兼程鞍馬出燕關書生姓字爭驚坐京國風塵宛在顏  
細說北來行役苦教人無與問西山

酬陳雲銘見贈併憶尊先君子更

阿翁壇坫早知名每憶高談一坐傾濁世豈容清白吏

貧家無忝孝廉聲門庭守舊嗟孤挺笑語親人覺老成

贈我一篇多感遇哀吟誰動故交情

訪顧穀臣

魏塘高士老支離見說人奇病亦奇車轍到來多長者

郵筒展出盡新詩交游四海文章伯教授通鄉子弟師

一榻欲穿知坐久端居還許客披帷

田間詩集 卷十七 洛隱集 十六

留別魏孝儀志勉

武水棲遲兩月餘細看羈屐習全除承歡豈必工千祿

繼志惟應苦讀書家政維新初尚儉交情是舊肯教疎

尊公好士門庭廣且喜由君閉戶居

田間詩集卷第十七

田間詩集卷第十八

客隱集 壬子

將發坐北山樓對雨

是年再往武塘

北風舟不發小坐雨中樓老樹浮新綠懸崖走宿流琴  
移高壁挂書近紙窗收暫憩翻同客去留可自由附舟東下  
小閣迎山塔疎櫺對雨開遙憐一片石似爲此中堆古  
屋危巖下荒亭雜樹隈無窮丘壑趣待我客遊回

晚泊江口

覓舟纔得便已是暮春天汗漫悲衰老經營羨少年江  
帆看上水米價問來船客伴多攜酒相邀不使錢

日間詩集

卷十人路

十

大通遇風

一夜波濤撼朝來欲漸平正思安枕臥早聽逐行載  
重舟應穩檣欹客始驚榜人收港急回首特輕生

守風

已是春將暮淹留尚在茲登程嗔算早冒險願寧遲載  
減行人喜吟成小豎知守風吾自慣所慮失前期

望板子磯

故壘濤聲壯凌江石勢橫奸臣初築此爲拒上流兵誤  
國潛逃竄謀身苦戰爭往來人指點遺臭汗磯名

錦衣洲

雨戀菜花盡餘香滿路熏田疇千頃接疆界一溝分客  
指橫江浪僅挑淺渚芹最憐京國改猶說錦衣軍

蕪湖換舟別同行客

北風不肯息十日滯江干舟附客同坐牀寬讓獨安攜  
來餅總罄分得米加餐一棹下京口無嗟行路難

望燕子磯有懷蒲菴禪師

已覺鍾山過遙瞻燕子磯拒波亭欲撼蹴浪石疑飛雜  
樹隱深寺高僧此息機幾年期一宿偏與客心違

望開門雨不得泊有懷姜如農給諫

扁舟急棹過開門小巷深居望裏存開口衆中無可語

日間詩集

卷十人路

二

緘關鬧處不聞喧書窗近夜應收卷客坐何人共把樽  
誰識晚來江上伴孤蓬獨對雨昏昏

到嘉興曹秋岳云毛燕山在郡走晤并晤真州

下生

南還何處訪交親乍接曹攄說故人鬚髮看予疑僧長

燕山長

予一歲裝裝怪爾與同貧梧江共事銷磨盡庚嶺潛歸

死喪頻忽見真州門下客傷心兒女痛如新

予在粵與真州王氏

結姻卡其中表也變後相失王氏舉家病歿予兒歸近遇盜死

曹顧菴招飲魏青城蔣亭彥朱子股王天市錢

巖燭同集



西園才子金蘭彥海內詞流舊壇站故人一別三十年

鬢髮如雪重相見今日邀同老友過開軒秉燭成高宴

古苔延綠上階除新荷吹香滿庭院老友贏得兩三人

相看容髻已全變信陵近婦興久無謂青蔣幹酒徒名

空擅謂亭憶昔同人盛燕遊妖童寵妓爭嬌盼坐密花

前肆舞筵粧成燭下開歌扇舉觴誰是李侯狂搖筆必

數江郎倩別去幾時成老蒼回思往事煩繡繆文揚酒

量讓後生却怪朱家勇不倦謂子坐中王子與錢郎昔

誼今交吾皆善若君蟲飲敵兩雄我曹衰晚生顏面才

華無復翠袖憐憐歡猶教少年羨我於身世愛病纏君

日用書集 卷十八 人銘 三

在宦途艱難徧即今聚首似夢中幾番欲起情還戀此

生高會復後回飲罷還舟淚頻灑

谿默聞勞同仲芳爾斐子存交讓作

玉霍軒開萬綠盈綠陰深處坐啼鶯溪邊雨過依然默

檻外風來忽有聲小豎學歌聽欲澀衰翁倦寢夢還驚

秋宵記得臨池酌脆管嬌喉一樣清去秋池上聽女

同子存過吳子翼溪上居

魏家別業倚溪邊借與吳郎野趣偏子翼為子城角樹

遮微見塔門前港斷尚通船鶯花正好催遊屐蠶豆初

肥佐客筵貧儉料無妨暮夜莫因疎豁更思遷吳有別

遷之意

同子存交讓過沈氏北山草堂

魏塘西去假山頭其地以沈氏老屋臨溪直繫舟人掩

鹿門扉不啓客尋羊跡巷偏幽百年洞壑傳家古一郡

衣冠載酒遊近日名園疎野勝到來猶見舊林丘

廻塘繞檻碧重重通折平橋過短筇萬壑蕭條三夏草

兩朝青舊九株松園丁肯借池亭坐俗客愁從洞口逢

值買人猶喜軒檻荒不盡古牆多是薜蘿封

酒先至

涉園午日即景

林塘雨細午餘晴桐葉榆陰滿院清酒後樽蒲等早散

門前賓客藝都精管絃按譜儻能合丘壑當軒閣已成

日用書集 卷十八 客隱集 四

却訝今年衰老甚逢時減盡舊心情

龐文茲五十索詩龐吳江人多

疎林遙帶鹿門扉家在吳江近不歸半世青瑣淹驢足

一牀黃口困牛衣信心護法諸方恃知命談星妄想稀

我欲勸君重學易莫言往日未全非龐自壽詩時

曉過南莊便訪倩雲

小港疎籬官路傍輕舟雙槳趁朝涼梅陰覆屋香侵幔

竹色迴軒綠滿牀老姬喜留開閣坐兒家爭去隔溪蕙

時驅妓之為憐好客邀相見纔繫羅裙未曉粧

醉後贈倩雲

無端活不曉花殘時青樓爲門掩高楊獨倚闌

修寶髻綰雲粧閣矮香塵拂地画裙寬袖拋紅豆偷誰

打齒滋青梅不怕酸最苦夜深翁背癢欲煩姑爪一搔

難嘲之

靈塔寺示我靜上人

靈塔寺邊來往頻每憐奇石臥溪濱回舟駐楫尋遺蹟

爲吳仲圭入院開關見道人鬚喜同年依例白上人亦

兒圖或北花矜鄰圃逐時新尋看鄰舍雜花小橋曲室安心處那得

從君結淨因

夏夜雨後月色甚佳同子存交讓池上

日間詩集 卷十 人客隱集 王

桐花香滿院月出一庭幽洗却林中暑餘來石上秋水

光穿檻動樹影入廊浮坐久忘歸去塵勞此暫休

諸君既別月益皎然張濟甫傾釀小酌細談曲

理

良夜應難寐人歸月倍明老翁興不淺殘榼客同傾絃

曲分宮細源流入譜清濟甫著有絃曲源流向來翻樂府空費審

音情

馮研祥見贈筆書

蕭散江湖七十餘欲謀歸隱尚無廬家藏萬卷多零散

膝有諸兒盡別居欵識辨知秦漢物臨摹看遍晉唐書

先朝法紙新裁扇爲寫河南帖贈予

遊雲間夜渡泖宿長水塔同子存亭彥作

奇雲向夕起出港意徜徉孤塔餘毫末扁舟入混茫境

虛邀月早波動引星長極目知何際凭軒酒一觴

小艇當階繫開樽風滿樓水光三泖接燈影一欄浮牛

女情先渡七夕前魚龍氣早秋所思邈不見煙樹隔中

流淵不至

贈張洮侯

臨巷種秋草弗除往來爭識子雲居婦賢慣出牀頭酒

客到頻移榻上書但是把盃先自醉長因罵坐與人疎

日間詩集 卷一 人客隱集 六

問年我亦同壬子蕭散風流漸不如

訪家子璧

往事心傷不可論先朝壇坫後人存湖山劫後重尋址

軍馬城中獨閉門生計祇開新藥室家聲同說舊王孫

雲龍意氣當時合白首相看兩弟兄

長歌贈董蒼水

昔我落鬼遊雲間雲間鉅公爭往還考功時事論侃侃

孝廉史學胸斑斑謂張公其餘詩篇稱妙麗黃門獨步

無人攀可憐國破三君死文采風流長已矣昔書多諱

世罕傳後起才名誰得似三十年來見董生笑談慷慨

心為傾逸思恍惚風雨集真氣淋漓鬼神驚已覺淵水  
空明現頓使機山宿霧清吾家舍人亦作者謂存舍思  
吐韻追風雅縱筆不患才華多選言未覺篇什寡甫與  
白也越各殊苦心逸氣爭相下董生失志家日貧年年  
出作江湖人百粵瘴深題咏遍三湘煙閣棹歌頻如此  
窮愁寧足惜天留我輩為詞伯陳言綺習盡掃除雲間  
暫結重開闢

家葆舫以金門稿見示覽畢有作

吾家武肅後子姓東南著才華世不乏家聲自昔尊舍  
人起雲間昂驥金馬門惟昔先司寇名德久弗沒君生

日聞詩集

卷八 客隱集

七

秉夙慧再來承佛恩探懷得智珠下筆傾詞源既窮作  
者輿直破前輩藩雲間昔才藪壇坫冠中原選音絕鄙  
細摘藻何餉翻豈貴質偏勝抑恐文過繁近得舍人出  
毅然去陳言其情非不至其詞迥極溫方響玉則和比  
質金以渾庶幾風人遺猶見雅道存同時有董生謂蒼水  
逸氣浩若奔往往任天趣落落欲孤鶩君詩必頓挫當  
放時忽吞澄也一老狂嘯歌江上村作詩聲苦悲語出  
雜啼痕自知多忌諱聊以攄煩寬深荷舍人誼行謹謫  
然敦亦有舊詞伯謂子同是前王孫哀我為窮士視我  
為諸昆雖非連理枝共此瓊樹根我如涸轍鮒君如天

池鯤雲泥各有分安得相攀援所欣臭味合獲把論文  
樽我才枯落盡志探音韻元大旨窺義畫微言寄漆園  
何時棄篇章與君共討論

倩扶以今年春月過武水既去予始來秋後再  
至連飲數日醉後走筆贈之

花時不暇漫踟躕又值蘭舟向鶴湖壚畔醉眠容阮藉  
陌頭來往看羅敷酒闌越月慙元倩病後臨風怯待扶  
莫笑相如頭已白琴心老去未全無

雙蛾寫就遠山分玉腕添香卷幔焚香側點毫題回扇  
花間登閣濕紅裙追歡我自尋風月適興誰來夢雨雲  
田間詩集 卷八 客隱集 人

羨煞麻姑纖爪好指爪最長夜深背癢背勞君

念佛珠齊背斜搗彈偏要隔窗紗藍橋路側迷仙窟  
姬住西樓醉解得白筋煙中是妾家角枕暗聞芳杜氣  
到其間見不得白筋煙中是妾家角枕暗聞芳杜氣  
餅新換海棠花自憐曼倩訴諸老猶戲班頭夢綠華

子存病瘧久不到園詩以問之

咫尺園林久未來楸枰竹榻暗生苔就吟恐攪三更夢  
已瘧應須七發才幾日欄邊梧子大今晨閣外藕花開  
知君病起塵勞息肯負新秋酒一杯

和子存以飲光右腕作楚二絕見慰之作

曾經磨盾據鞍來老去筋力展不開莫是腕中真有鬼

揮毫把盞亦相猜

半生挾策天涯走周易南華長在手莫笑談經揮麈難  
猶堪把臂入林否

寄汪徵五漢上倚寓

憶昨寒江欲解維扁舟日落叩門遲鎖竟正值霜天暮  
惜別偏傷老大時郭外樓臺秋置酒亭前賓客畫圖茶  
尋思已是三年事久負晴川唱和詩

與史趾祥別二十八年矣臨發武水趾祥忽至

悲喜之餘遽爾分手短述言懷

揮手三衢廿載餘白門纔附數行書如何旅舍驚逢日

日間詩集

卷十八 客隱集

九

又值遊踪欲去初述汝靜功應有得疑予豪氣未全除  
同時兄弟今誰在已似晨星可更疎

吳門脂妻如須令嗣奉世有感

在昔同流寓姜家兄弟賢交深鉤黨日客散過江年梅  
福名難變梁鴻隱不傳淒涼逢令子話舊淚潸然

山東才輩起視汝定何如遠寄詩篇少迷名故舊疎楚

狂空有泣越絕竟無書不是難兄語卿野席上遺孤豈細言往事

識予

吳門遇魏疑叔

古人不可見交道日以衰我生踰六十幾人真相知竊

聞易堂風高義我所師子栖冠石巔我居樵江滄州去

三千里不見遙相思中有二曾子亂日常追隨躬耄耄未  
識面曾一叩茅茨確齋與和公扁舟江口維訪我不得

遇留詩情見詞從此十餘年跡若東西馳但接青原訊  
爭索山間詩我詩不足好所好其聲悲閭門訪子寓觀  
面還倩疑上階道名姓再拜涕交頤恩君三十年此見

一何遲我老遭多難顛顛如絲君年纔五十猶見盛

壯姿雖無膝下物同氣足自怡大兄客幕府小弟歷邊

陲諸侯爭召致去就為安危況復書等身其言悉已垂

大雅久不作斯文當在茲吳人好書詞今者交口推乞

日間詩集

一

言屢滿戶願子無濫施常恐多假借翻為忌者譏我行  
將北去思救合門飢平生諸制作欲行今非時易學吾

親授吾老微有窺書成亦不出序者非子誰勸子還山

中明秋早見貽

八月十八日同周翁仲榮登君山回至永定壩

觀潮和韻

扶筇為有觀潮約絕巘偏驚二老來平地湧將銀作屋

晴空噴出雪成堆那知綠怒尤爭閭怪得遊人不上臺

足力小疲聊茗飲隔窗已報轉頭回

寓王而出溪上居

縣門南去小橋頭臨巷斜通水竹幽塔火長看高下點  
江潮不住往來流丹楓色照孤城晚白豆花稀滿架秋  
最是主人能好客時邀擊蟹試新芻

君山歌爲龔雲石明府初度時將北去詩以言

懷

延陵九月秋光濃三十三朶青芙蓉君山獨起當北障

此山應數第一峰君山之陰江流急其陽穰穰萬家邑

民安兵戢吏彈琴雞犬羊駝自出入朝來佳氣滿城闌

爭祝令君初度辰把菊甫過重九節重九後五日登堂早

小陽春立冬日祝君誰是君老友老友相看皆白首

日南詩集 卷十八 客集 七

舍曾經累月留臨鵬那更先分手舉觴直上君山頭山

外遙將季子醅春申珠履久寂寞惟君縞紵情千秋

重九日過趙翔九家晚登永定禪院樓

城北蕭條處士家衡門臨市短牆遮遠籬碎菊多無種

上架秋藤細作花出郭尋山常費酒爲僧邀客自賠茶

憑樓聊應登高節坐看潮來待日斜

同山右史非常毘陵毛司伯登君山懷朗伯靖

江

官閣憑陵興不孤雙眸凝處轉模糊波心森森帆欹側

煙際茫茫塔有無歷徧雲山寧似晉望窮沙嶼總爲吳

黃郎只在孤城裏絕頂乘風或可呼

小酌臨江暮色催客懷且得暫時開交遊祇覺南中廣

豪氣終從北地來黑樹影邊城郭在白頭浪裏渡船回

漫言老去登臨倦此是追攀第二回

與江陰諸子言別再集君山朱玉汝要予首倡

秋盡君山兩度遊臨行又上最高頭一天雲氣含風怒

萬里江聲趁夕流牛犢自耕沙面地漁橋閒駐浪中舟

酒餘客起聯吟興莫作驪歌動旅愁

京口舟次寄劉臣向

秋盡東遊客未回思君獨上射蛟臺尋僧隔嶺聽經去

日南詩集 卷十八 客集 七

挈伴誰來看菊來童穉好於閒處教小兒望旆歸帆多

在望中猜計時花甲過期久悵望江天一把盃

揚州

水落邗溝夜泊船一般風物客淒然關門仍舊千櫓塞

市井重新百貨填商賈不離爭利地兒童誰識破城年

當時百萬人同盡博得孤忠史相傳

竹西歌吹舊繁華惆悵關前問狹邪一自風塵齊上馬

至今煙月亂啼鴉長亭祇折新栽柳官閣難尋舊看花

夜聽隔牆絃管急聲聲哀怨雜邊絃

訪汪辰初不過

萬里天南客生還望已休阿咸逢夏口說汝到揚州

漢

遇汪敬五苦自言難盡悲無淚可流如何停棹訪又作

楚江游

僕隸無人在叩門識我誰一心依故舊盡室出艱危見  
汝佳兒喜增予愛子悲向來同事誼應有細君知

北行途中雜紀口號

見說黃河過長途有定程四更呼火起十里聽雞鳴樹  
影遙村合湖光夾路明所經多廢址還指舊時名

下店無人色方冬行路難望南風亦暖向北午先寒馬

蹄連霜臥與俱共坐餐最愁塵蔽目前去正漫漫

田間詩集

卷十八 客隱集

三

關街遮客住叱馭尚爭前立馬論常例停燈數現錢忍

飢衝霧去果腹見星眼盡是戕生注那堪更暮年

入冬天氣短又是日斜時水淺車行熱沙深馬去遲人

情未亦得客計老方知同路常忘答多因暗咏詩

信是今年稔誅茅滿道旁路平車碾破冰滑蹇隄防買

飯欺南客留人說上房望中陽氣濕錯認是湖光

遠望如大

水起合圍人

客夥隨幫走驢行讓馬前鞦韆橫路犁箭數近人懸口

嚙難呼伴指僵自墜鞭軍裝皆可畏誰去辨愚賢

日出月無色風嚴冰不開逢人驚項領

秦安人笑客浣頭多髮

塵埃路確輪蹄苦峰青山嶽來圍兒偏解事遙辨是徂

徂

望嶽催驢過遙憐老眼昏懸崖通客路絕頂見天門千

嶂側看現數峰回首尊平生登覽興行旅向誰論

過泰山下

已覺出門晏荒蕪正點更零田思雪壓

方望

雨霽遊子喜天

晴人面判霜割馬頭看月明殘星猶在眼早見德州城

掌燈催客起參井正當頭冰結鬚妨斷風酸涕不收危

樓爭列雉小陀亦深溝塔級層層見遙知是景州

一路人煙密生涯是果園乍驚泥葢屋漸有樹成村賣

田間詩集

卷十八 客隱集

古

餅三家市懸鐘五里墩驛車衝突過應已近都門

道上口占贈同行清漳李生

行旅蕭條客路悲孤心相仗互追隨霜嚴雞喚登程早

日落驢疲下店遲撲面塵迷貪話舊低頭山過爲吟詩

看君萬里輕來往辛苦難堪老大時

又和李生韻一首

關海生還臥故林半生憔悴到如今雲山不斷南遊夢

霜雪難明北去心一路車塵誰是伴經旬驢背獨成吟

同遊賴有漳南客贈我詩篇感慨深

初至都門口號

汗漫來燕市，何門刺可投。要能容放蕩，還是舊交遊。側身爭巷口，轉面避風頭。不用騎驢出，徒行得自由。

寓增壽寺

一路風塵滿，華鞍投宿老僧家。房留官坐監，施飯店與人開。帶賣茶庭樹，午餘時繫馬。鐘樓日落亂，栖鴉五更不睡。驟車過鐸，響輪聲枕畔。

酬嚴顯亭同卿

疾風吹塵沙，白晝晦庭院。故人在高車，乍接平生面。執手慰艱難，再拜中縫卷。一別三十年，疑是夢中見。喜我神猶王，怪我髮全變。我生患難多，欲語淚先濺。如何青

田間詩集

卷十八

客隱集

主

雲客不棄泥塗賤，庭樹莽蕭蕭。頓覺和風扇，問我所著書。新詩復幾卷，探編得周易。開覽大稱善，子夜集嘉賓。炳燭成高宴，指我林曰交。誇向坐客徧，述我詩句豪。還及當墟倩，風流宛似昨。歲月逝如電，可憐同遊子。盡是東南彥，天地一翻覆。回首舊壇坫，死者長已矣。生者異鄉縣，往事話淒涼。夜深語不倦，嗟我萬死餘。生意纔如綫，區區未死心。寄託在筆硯，古道久不作。故交復誰戀，君今在高位。吹噓勢以便，倘令製作垂。豈必溝壑援，所貴經學傳。肯但詩名擅。

贈陳眉倩

人生相知心，不在會面久。古人稱故交，即在傾蓋後。況我與子誼，昔忝令兄友。令兄早擢場，忿起同舍隸。失意一言起，鬱然被眾口。避跡入雲間，是非向誰剖。毅哉陸太學，謂子抗言義不苟。送之遊帝京，旋縮開封綬。南渡擢御史，上書請迎后。九重殊內慚，自知非匹偶。遂遣緹騎收御史，加鎖紐檻車。過吳門，太學維舟守我方。罹黨禍，髮姓草間走。招手語逢窗雪，涕迸林藪那知國家壞。賢者厄陽九，終茹江東節。不死奸臣手，舍人早潔身。謂庭千秋同不朽，不知地下逢相視。一笑否可憐，陸太學垂老自貽咎。遺放無歸期，南望空搔首。嗚呼三十年，天地一塵垢。生王理以齊恩，怨復何有。是時子年少，名已出兄右。方生謂前入都，定交在杵臼。相和易水歌，共飲燕市酒。豈知昔時人，未死猶有某。令我策蹇來所挾，但敝帶子客。同卿衙僧舍，門同叩開門。下車揖相見，皆白叟。吾子誼極真，同卿情亦厚。縱我舊狂，亦不自知老。醒忽憶捐軀人，默然發深忸。我學在圖書，授人人不受。篇幅一尺盈，心血十年嘔。倘能使流傳，吾生庶無負。

訪龍芝麓宗伯

百年禮樂存宗伯，四海交游在合肥。俸祿可憐隨客盡，詩篇多是對人揮。物情輻輳寧能謝，主眷頻繁不放歸。

自昔老狂蹤跡遠於今始得一樞衣

十月風嚴客路賒疲驢破帽走京華行囊頗重無非棄  
老筆將枯或有花頭白未能忘嘯咏身危不敢戀煙霞  
詞林壇坫君今主宗匠推誰第一家

文采風流世所師精神也爲應酬疲朝回不斷樽前客  
病起還添枕上詩妙句豈緣思索得高朋真與性情宜  
可知心事牢騷甚寄與憶懷總在茲

春遊高會雨花臺坐客全收江左才偶值野人間黃校  
特虛片席與僑盜門庭廣大原無外生性疎狂每自猜  
老去益聞交道古舊神叢裏爲君來

日聞詩集

卷十八 客隱集

七

贈姚龍懷少司寇

物望重秋卿經時憲府名紀綱惟鎮靜諫議早持平夢  
裏朝廷事閒中故舊情萬方益覆久何計照蒼生  
行年踰五十鬚髮已全新科目推前輩班行式老臣得  
君心益慎任事久偏真點筆精詳處生全多少人  
奉職平生恪明刑此日難讞詞無一實彌教豈全寬盜  
諱後時息民冤何處歎賴君清徹底先使故鄉安  
論年慚老友接武見佳兒世德常存厚家傳不好奇異  
書從小讀新句少人窺念我飄蓬老狂歌正可悲

訪王敬哉宗伯

懶性平生畏曳裾故人惟見老尚書追隨祇憶風波裏  
涕淚重思患難初分隔雲泥勞齒挂交存杵臼怪音疎  
漫驚鬢髮今都變酒興詩懷總不如

天門咫尺乞身歸米市南頭訪舊屏客到大都仍皂帽  
人傳小巷是烏衣詩篇開戶堪娛老相業貽家且息機  
坐看司空調鼎鼎手成元化慰庭闈

亂離烽火逼三吳聚首江天與未孤我竟舉家沉震澤  
君還結伴出汾湖路分南北情難寄跡判行藏道不殊  
一別到今三十載相逢依舊老狂奴

每憶江村繫棹時生還有路勸相隨蓬窗挽袂情何切

日聞詩集

卷一人落隱集

大

津市逢兵悔已遲促膝遍詢同難客開箱急檢寄懷詩  
心傷往事難爲說此意旁人那得知

酬紀伯紫見過

平生蹤跡白門久白門名士皆好友吾兄落落罕深言  
著作常推第一手昔時住近周處臺門掩三徑長不開  
祝君初度叩門出至今負我春酒盃如此才情竟蕭索  
老去祇爲諸侯客終年筆札遠依人頭白纔逢大宗伯  
宗伯詞壇第一人與君筆墨交有神丈夫得爲知己用  
何必寵譽出其身我老策蹇到都下都下故人知者寡  
相逢執手爲躊躇傷予多難淚盈把旅舍蕭條頓有春



也知不語意氣真看君落穆情如此愧煞輸心慷慨人

宿家亦友塾齋偶成

齒序肩隨四十年餘年重聚客途邊風霜在苒千並雪  
燈火淒涼萬里糧飯熟行廚常共噉酒闌大被亦同眠  
漫嗟老去皆貧賤回首垂髫盡可憐予初與亦友方壺  
初交於吳子遠齋

過張夢敦太史寓齋有作

吾鄉張太史端不愧詞林功課朝回補詩篇客去吟好  
書抄出讀愛帖借來臨暇日思研易相期共討尋

入門寒色滿稍喜一窗明心法圖中悟文章馬上成  
襟窺性學隔幔聽書聲自課佳兒讀常聞到五更

田間詩集

卷十人客隱集

七

應酬徒步苦來往叩門頻瘦馬騎能穩僮童見即親論  
心惟矢慎礪俗獨安貧物色矜雙眼塵中早識人

與房興公庫部初不相識過白仲調坐間一見

傾倒言手抄拙集日置案頭因抵掌劇談頗

爲白君所訝

平生友誼數關中揖罷相看臭味同好把酒盃談漢事  
每吟詩律喜秦風篇章繆辱編蒲寫姓氏何勞刺字通  
坐客自矜朝士貴論文且讓野人雄

贈白仲調

鍾山昔日大社開方生同我騎馬來謂密昆廬閣下文

思苦袒衣搗鼓轟如雷須臾諸子篇章出就中數君兄

弟才甲申以來國事變誰人復問舊壇坫南渡奸臣黨

禍興一時名士株求徧周雷竟死可如何君亦相從陷

網羅二白因省師周仲馭獄我變姓名逃吳市可憐盡

室沉江波脫身遠作天隅客鄉國十年烽火隔鍾山老

友半逃名文壇虎視稱二白二白遭逢意氣新仲子滿

腹皆精神當時閣下才相許果作南宮第二人怪君年

老博高第一官守選還需次只今羈旅滯都門天寒歲

晚無歸計語君勿復歎窮愁亦勿爲予嗟白頭回首昔

年同難客幾人猶在世間遊

日間詩集

卷十人客隱集

七

酬徐白峰贈画

徐生書画古人儔吳下今推第一流蕭寺屐殘燕市凍  
江城門鏤魏塘秋舊秋在武水風塵不變煙霞色冰雪  
惟增筆硯愁一幅單條勞寫贈持歸長挂北山樓

贈余佺廬大行

楚國人倫望燕臺好士聲眉間瞻爽氣言外見深情道  
以論文合交於握手成老年逢快友真足慰平生  
相知何必舊傾蓋似君稀祇是聰明大都忘狂瞽非往  
還惟任意應接渾無機有仲思談易期予數叩扉  
風沙燕市滿下慢小窗幽鄰架閒思借卮廚每自留開

門由客到叱馭爲人謀  
逆憶魏無忌荆南何處舟  
子府善

數過余鴻期斗室有作

帝城客到苦奔競  
看爾閒如寄院僧車馬喧  
中長抱膝笙歌沸處獨挑燈  
爲耽煮茗爐存火  
暫輟抄書硯有冰我欲縱談無聽者  
短轡踏凍興時乘

酬陳是菴院判

雄才散地願多違  
長巷深居畫掩扉  
院裏事稀時一到  
粟中金盡尚思揮  
入門客慣呼牀坐  
返寺途遙借馬歸  
祿米舉家爭待哺  
又分遊子慰朝飢

日聞詩集

卷一 人客隱

三

雪中謝陳中美贈炭

一夜燕山白僧窗不敢開  
正愁年下炭剛喜雪中來  
樽煖凍餘瀝熾然死後灰  
知君趨幕急爲此故遲回  
便好閉門坐無嗟  
天不晴耐寒遊子事煖老  
故人情夜榻眠初熟  
朝炊飯早成客中還念客  
高誼見平生

日者楊公采索句送何崑復之建寧別駕

建寧地據閩中勝  
別駕才騰輦下聲  
官職未妨基酒興  
溪山真慰嘯歌情  
民因吏虐常遭賦  
田被藩收久廢耕  
此去釐清功不小  
前程無俟問君平

飲佳處寓以夜禁促回不俟曲終途中悵然

一曲清歌判犯夜  
應門何事苦相催  
出街依舊多燈火  
空使狂奴寂寞回

嚴方貽侍御見招卽席

禹杭清白舊家聲  
臺諫爭傳父子名  
殿上抗顏諸大老  
樽前執禮老狂生  
冰霜夜肅官街靜  
風月閒談憲府清  
時事望君陳謫議  
許多聞見恨難平

壇坫當年無我輩  
雲霄老友見尊公  
傳家世誼池爲鳳  
避道人稱馬是騶  
吏弊定須持斧出  
民冤那得叩關通  
卽今盜賊紛紛誰  
可許風聞達上聰

同伯紫亦友坐宗伯榻前見梅率成

日聞詩集

卷十八

客隱集

三

侵寒力疾上荷回  
小閣蕭然道士陪  
導引有功權謝藥  
交親閒話罷銜盃  
已聞環珮聲初遠  
莫遣詩篇興早催  
笑指梅花偏耐冷  
看他冷後向春開

日聞詩集卷第十八

田間詩集卷第十九

客隱集 起壬子冬止癸丑

梁大司農王立招飲有作

訪相邀賓問早開論文同把夜深盃相逢南國交情滿  
坐上看乍對西山爽氣來燕市自知難作客漢廷何意  
獨憐才白頭早帽無賴酒後狂談過不猜

刺字懷中肯綮按廿年江國仰風流日邊兄弟三珠樹  
天半文章五鳳樓百草上階爭應接孤雲過慢亦扳留  
聽君咳唾皆鍾呂瓦缶如何可唱酬

田間詩集

卷十九 客隱集

鉅鹿秋高壁壘堅感興自多懷古調斷腸難誦悼亡篇  
尋常屬和揮毫得却到雷門氣索然

竹根孟換夜嚴初世法逢迎許盡除異代尚悲鈎黨禍  
同年曾接孝廉書謂家仲芳也知大老門原廣即恐山人禮  
太疎好笑故交無尺素憑將三寸作雙魚

程周量職方席上作

廣南才子程職方高風爽氣莫可當畫向樞曹修政事  
夜尋詞客論文章詞客紛紛遍燕市職方客盡天下士  
上坐何來皂帽翁銜銜益重話嶺外事嶺外風物近如何  
曾是狂生舊嘯歌遊仙夢裏虛名大劫火灰前勝事多

勝事虛名何處說嘯歌回首情猶熱公安老髯好篇章

特丘每歎程子才奇絕記得偷閒南海來詩朋酒伴盡

追陪被酒夜眠光孝寺題詩朝上尉他臺詩成落筆人

傳遍花田香浦爭遊燕陳生

謂喬生落落鄭生癡若

度問君君不見朔風一夜海水飛報道羊城已被圍端

水弟兄同日散蒼梧狼狽隻身歸兵戈阻絕孤城遠幾

人能向刀鋒免天留程子活草間一上南宮遂冠冕江

村遠至老聶書問渠眼力今何如惜哉此翁晚節墮憐

才藻鑑良不虛萬事茫茫復何有二十餘年空白首曾

二

從武水寄相思還到金臺飲君酒酒酣慷慨說當時說

田間詩集

卷十九 客隱集

二

向旁人那得知可憐兵後書焚盡猶記狂生兩句詩  
周伯衡兵憲見訪論詩互有吟誦即成長句奉

酬  
片席塵凝啓幔遲先生繫馬已多時談深索筆親裁稿

調合移牀互誦詩句到鍊成纔淺易情惟真極始新奇  
紛紛詞客矜風格此意如今說向誰

慚謝南州楊早虛曾過南州蒙見訪已去廬山芒鞋原只上匡廬問  
門不袖狂生刺都市先勞長者車握手細將舊句審忘

形遠覺送迎疎如君風味今人少禮法應爲我輩除  
八十老僧巢公小像索詩

應周兵憲伯衡魏環溪侍御之命

頭白都門老，戒僧心休不厭市。驚陵一肩放下千峰杖，雙膝長跌半夜燈。罵世也聞嗔尚在，護身惟有律堪憑。平生操履思傳後，要乞文章最上乘。

報國寺古松歌

報國寺中松，幾株盤拏鬱曲天下無。松下何年遂成市，市氣日盛松以枯。松惟耐寒不耐熱，榮枯一任誰分別。榮者認認餘清風，枯者落落存高節。殿前延壽兩樹最稱奇，枝枝倒挂橫階垂。根柯左右皆反紐，似欲奔赴相撐持。關樞重重遮得否，一枝不顧墮地走。兩樹獨留一樹陰，此下應有神物守。我來樹下喜且悲，偃蹇空矜霜雪姿。毘陵毛生亦好事，市塵囂處還題碑。毛生腕力大於虎，看松如看公孫舞。振筆一揮字尺餘，欲與此松同千古。

田間詩集

卷十九

客隱集

三

菊隱詩爲嚶城陸翼王賦

我昔嚶城遊，風物何清美。秀色燦幽芳，嚶城多各花正氣鍾高士。遂有黃先生，邁世而獨起。吾子學易人，親承先生指。邇近燕市中，悠然見素履。所學必稱師，發言皆妙理。先生昔殉節，回也未敢死。辛苦搜遺文，艱難撫孤子。雅志悉已成，古道今在此。陶菴既千秋，菊隱意有以。菊亦不在花，隱亦不離市。祇此傲霜姿，澹而靜者是我性。本

疎放對君肅，以止平生好。圖象子必探，與旨安得三徑資。同住柴桑里，得酒互斟酌。研經窮大始，有時疑義析。酣醉芳叢裏，高聲呼陶菴。爾知亦歡喜。

葉伯通四十

春風初到帝城邊，御柳官梅次第妍。獻歲椒花猶滿把，元宵燈燭已爭然。共稱伯也懸弧日，正是尊公射策年。富貴即從胎裏出，聰明真自性靈傳。家由科目情難已，身有官資任且懸。堂上德星方瑞世，階前玉笋又參天。人言齒正當強仕，我羨聲能繼大賢。更喜老親聞道後，精神徹夜伴賓筵。

田間詩集

卷十九

客隱集

四

徐原一太史招飲

宣武門西太史廬，北窗閒啓映清渠。梨花照夜當軒白，柳色粧春隔岸舒。都下有才皆入坐，榻前無架不堆書。風流近數龔宗伯，除却崑山外孰如。

癸丑上元登白塔寺

寺傳遼后舊粧臺，爲放游觀趁伴來。南苑冰漸流漸漫，西山雪盡翠新堆。紅樓下見端門近，紫禁平臨金殿開。舉目故宮渾未改，傷心一倍黍離哀。

煤山

玄武門通一水環，君王遺恨滿煤山。廷爭未必南遷謬，

寫出猶聞夜阻還滄海日沉長此暗青天龍去有誰禁  
即今御苑傷心地草漬啼鵲舊血斑

正月燈夕後爲梁司農催妝

熏天花燭映三台北斗斜傾此夜五五雲扶雙璧合  
七香車擁六珈來梅思點額侵寒綻柳欲分眉及早開  
莫倚尚書官職大粧成不出待詩催  
梁家西閣帝城傍隔幔瓊簾引鳳凰劉驥續絲仍趙女  
管侯室待齊姜珠求合浦新偏媚花采連枝晚更芳  
通衢履舄知得意六宮爭賜與添粧

雨中同方虎亦友陪龔宗伯過圓覺寺

田間詩集 卷十九 客隱集 五

久約看山期屢更恰逢朝雨出春城千林霧合遮門遠  
一路溪奔赴馬行樹杪凭樓雙闕迴雲中捲幔萬峰平  
尚書病起登臨倦小坐聊存物外情

都門雜咏

黑窑燈市早春開閒看游人擁巷來惟有關東多買主  
家家載得滿車回 燈市

古寺松根百貨居珍奇滿目價全虛詞林無事逢期到  
冷眼閒看指舊書 廟市

孤松野外恣盤桓屈幹迴枝繞院寒却笑慈恩寺裏樹  
根株枯死尚爭看 刺梅園松

昨夜西風雨乍收黑龍潭上看新秋尚書賀客傳前滿  
一半詞人是白頭 黑龍潭

酬王山長廣文

長沙才子氣如雲垂老雄姿尚出羣學舍半瓊聊借坐  
詞壇一席許誰分飢來餽瓊陶元亮酒後憂涼鄭廣文  
不是遇君偏好辯辯才那得更如君 與折柳竟席

嚴顯亭席上遇朱全古

長髯相逢認不真嚴公席上半遺民巨觥角量疑前世  
時輩聞名似古人往事淒涼南國夢何年流落前門墮  
衰翁賴得傳書種早賣文章養老親 全古 予子景純今  
日間詩集 卷十九 客隱集 六

王敬哉宗伯邀同諸子集豐臺別業看芍藥卽  
事

十里豐臺路前朝萬柳園出城晴景好夾道樹陰繁白  
星栽花業青郊放水村尚書期客早載酒候籬門  
鞍馬林間簇看花客早來蒼苔三徑破紅藥萬枝開照  
席霞同燦鋪階錦漫裁最憐初放好不用援風催  
欄慢百花叢相攜半老翁色欺霜鬢白夢倚曉粧紅歲  
月交遊重雲泥臭味同開年無酒興今日醉春風  
小構殊疎豁憑軒朵朵浮可憐滄海客重伴子房遊多

病詩全減追歡量不留坐中無俗士一醕一篇酬飲我  
生有俗客來  
詩不得一字

陪龔宗伯飲王氏園卽事寓懷

尚書病起狎春風約伴看春興許同絲竹偶然隨謝傅  
樓臺何必屬萊公樹陰祇借鄰園綠歌酒遙憐隔幔紅  
却憶江南花正好花時忙煞老詩翁

送何信周下第

帝城桃李競芳菲獨指千山叱寒歸分手正逢修禊事  
以上已  
到案應及換生衣青春怪爾經時過白髮嗟予  
後會稀計日阿翁花甲近強收和淚慰庭闈

日間詩集

卷十九

客隱集

七

燕江鄭元彥孝廉蘭谷山房索題

孝廉茅屋傍溪開谷口還饒入世才閒怪白雲寧慢云  
遠邀流水進門迴千峰月向松間出三徑人從竹裏來  
獨有一窗分老友夜深讀罷共銜盃

燕臺送別稽田還里

薊門秋到暑初殘蕭寺松聲送客寒亡命互憐雙影在  
破巢敢望一枝安衰年故舊分攜苦晚歲行藏自信難  
我有長歌歌不得恐題往事重悲酸

送何別駕次公之皖

長江萬里此咽喉吳楚分疆第一州峰色晴開天柱曉

濤聲夜送海門秋隨班坐候趨衙鼓出郭看收下網釣  
君過樅陽勞借問射蛟臺畔北山樓小樓各

送羅弘載入皖幕

江城府署最蕭疎風物遙憐入幕初村店家家酤白酒  
官廚頓頓厭鯪魚龍山雨霽開朝暮雁秋喧伴夜書  
見說羅含多逸興扁舟肯問野人虛

方虎第後擢庶常志喜一章

文章信有價遇合亦有時干將未出匣焉辨雄與雌時  
至發光怪望氣爭見知丈夫志以伸豈在速與遲吾子  
若雪產弱齡聲譽馳一經三十年甫能貢京師騎驄天

日間詩集

卷十九

客隱集

八

街上素衣化爲縞宗伯今哲匠攬卷大嗟奇再試冠成  
均卓哉石鼓詩旅舍何蕭條賣文給朝炊次第登兩榜  
適逢明主司平生承嘲技到此了不疑人皆爲君喜君  
心竊自悲艱難甫一第咕嗶從此辭追憶母氏教潛然  
雙淚垂竭遇木天選將還東海滄木天豈不貴所重英  
妙姿自非少壯年文采空陸離豈憶臨軒問名士無一  
遺遂使溝中木翻飛升天池可憐泥金帖却慰倚閭思  
我客宗伯幕與君共一帷榮榮夜深燈書卷互根拔有  
榻每更臥有酒亦共持談諧隨所適竟夕不言疲君敦  
兄事禮應以齒見推而我性疎放禮節無所施吾生志

十秋今已心血衰近喜文治典制詰將有詞視草任匪輕此事舍予誰古來重王言比之綸與絲皇皇與漢文併麗心所卑努力崇大雅毋使國體虧勉旃君師恩圖報良在茲

送胡妙山還里

燕臺不可住況是乍寒時客到都門賤歌逢酒伴悲世情今已見詩句後人知秋色江南好還山正及期

次許生洲雙松詩

萬斛濤聲百尺松風清不送早朝鐘池雖乍奪枝留鳳門豈難登樹是龍勁色直須看晚節高標何必踞孤峰

田間詩集

卷十九 客齋集

九

歲寒賴有同心伴雪霜吟過此冬

夏日江友霞邀同徐方虎韓元少李協萬集郊

外祖家園言別分韻得園字

客聚同門彥筵開淶水園倚闌看過馬解帶臥當軒  
老猶疑轉蟬新不厭喧白頭方外叟醉後任狂言  
流水不知源穿溪直繞門亭臺悲故國蘆花憶江村荷  
氣清三伏蔭陰益一園憐君花筆繁賦別更銷魂

徐母范太君七十

海內大名徐孺子堂前老福太夫人遙憐玉殿宣恩日  
正值瑤階獻壽辰仙露分來千歲碧斑衣賜出五雲新

榴花照眼萱庭遠惟賴泥金送喜頻

題亭索贈孫嘉客六十

明聖湖邊舊角巾每逢嚴助話君頻一瓊坐對青山老  
五字吟從白髮新但是有錢隨買酒從來好客不知貧  
佳晨爛醉煙霞裏愧煞都門賣賦人

中秋後二日徐原一邀同姜西溟葉子吉張素

存遊西山馬上雜作

風塵雙眼暗出郭見青山為赴故人興纔偷此日閒客  
心蹤跡外秋色有無間一往奇難盡相期信宿還

蘭若臨官道開門小院幽茗香行客戀詩句故人留上

日間詩集

卷十九 洛陽集

一

見沈仲連題句得地能無坐趨程豈是遊海棠花覆砌且對滿庭秋

尋山逢寺入野趣是荒殘攬勝吾忘老攀崖客畏難河

流高處見山頂望見嵐氣晚來寒祇在前村宿蒼茫耐

可看海會寺

不宿山中寺來投路口村有牆堪繫馬無坐可開樽其

方叔始未成待月且虛榻看山祇在門輸他徐太史耐與俗

人言

錯到寶珠洞遙聞鐘磬音崖危牽馬上路失遺僅尋眼  
界憑虛豁山門映雨深向來游興倦幾欲罷登臨

九松何代寺一路碧森森子落空庭響枝交滿院陰客

香忘坐久著厚覺寒侵何夕無人語微風送梵音寺有感

九松

不見香山寺到來耳目清過橋高樹合遠殿碧泉行風

起兼松響宵深作雨聲客來食坐久藉草話平生香山寺與

子吉橋

小憩憑虛檻還扶上嶺筇路盤千尺磴陰合萬株松月

出窺疎幔風生雜晚鐘石閣留客坐緩步到孤峰松

此地昔臨幸龍章額尚留神廟書來泉聲通寺聽月色

一軒收客醉偏懷古蛩吟自弔秋淒涼深夜話回首夢

田間詩集

卷十九 客隱集

二

中遊酒後諸子

零落西山暮歸鞍拜景陵寢荒搖麥秀牆缺過瓜藤正

朔猶稱帝中官刺作僧昌平原廟近何日更同登拜景陵

玉泉源不測崖際湧如珠流作御溝水分來裂帛湖稻

梁平喇灌荷芰貼池鋪近說湯除疾前人此坐無遊玉泉見

生湯者

宗伯請告後同過興教寺和壁間宗伯原韻

蕭寺頻來爲看山從前畢竟是偷閒如今得請真閒矣

纔算尋山到此間

定武間

綠樹臨流小店開離城八里少人來尚書說似江南路

坐到斜陽不肯回

贈張運青比部

玉堂才子出司刑朝論紛然盡不平官職敢將郎署薄

人情終覺禁林清漢廷獄貴通經折中秘書偏讀律明

每過師門陪弔客從君久坐見深情

病起哭龔宗伯八章

主恩初許乞身歸遙指家山興欲飛預擬舟航隨所適

也知賓客未全稀詩篇唱和情難已煙水追從願竟違

田間詩集

卷十九 客隱集

三

定武間邊荒寺磴臨流箕坐舊漁磯先生得請後到定武間見流水修楊

慨然憶江南風景坐慨然憶江南風景坐

通籍登朝四十年上卿身後特蕭然交遊屢散千金囊

歸去曾無二頃田醫店尚賒扶病藥債家空指助喪錢

平生長物債人盡剛剩堆牀舊卷篇

日暮西廳坐客盈病餘斷酒看人傾小僮例定先期約

老友常歸犯夜行苦蘇綠階迷履跡管絃挂壁罷歌聲

如何隔宿成今昔先一夜燕集如故每過廳前涕泗橫

去年促膝榻前時欣賞新詩悔見遲遍以篇章誇坐客

親爲解釋示諸姬伯牙古調彈今罷莊叟狂談聽更誰



小豎竊知就鄙句檢擣泉路慰幽思茲精之時小豎以拙對可謂集入矣

斗室呼瓊夜把盃常時中席我初來狂存故態偏相怨

醉仰變童迴不猜觴政欲終防客去更繇屢報怪人催

紙今簾幙依然挂蛛網閒封執忍開

詩酒風流老未除臨亡底事忽踟躕信心定是由前劫

學道從來笑俗儒大抵聰明終不昧卽今恩愛可全無

頻年逝者多同調莫歎茫茫冥路孤先生每言泉路茫茫得好友作伴足恨不

夜見三台隕大星一時哀悼動朝廷詞流屈指虛壇站

後輩驚心喪典型陰德漫言能益壽高閭惟信有傳經

田間詩集 卷十九 客隱集 三

通都行路皆嗟歎祇此嗟聲大可聽

經旬車馬動朝昏但見靈輜有淚痕泣血孤能當大事

陳情疏已荷殊恩故人未散孫弘閣狎客猶存翟尉門

知在九原無所恨楚詞不用賦招魂

客園讌集酬王胥庭大司馬

名園曲曲可扶筇誰信高齋膝僅容園取容膝深巷人易安之義

來蒼蘚滑小橋客過野花穠朝回獨坐今司馬吟罷經

行老秩宗倘許楚狂堪唱和不嫌乘暇日追從

叱蹇衝筵最後來偶隨野興徑登臺秋清北闕千重見

日暮西山萬疊開豈謂風塵存綺夏却逢賓客讓鄒枚

對君大有論詩興好待詩朋更把盃是日生有二三客不堪明和

王敬哉先生初度相邀爲西山之遊不獲去却

寄

西山蒼翠望中浮屢荷招攜不自由聞過桑乾欺道險

直騎叱撥亂溪流揮毫未倦通宵興緩轡全收滿路秋

即使追陪吾已憊似君老健正堪遊

病中呈孫北海先生

長安市上風塵昏先生塵中獨閉門連雲甲第歌鐘起

先生門內冷如水先生行年八十餘他無嗜好惟著書

上窮六經下史氏微言治理盡發據手批口誦無時息

田間詩集 卷十九 客隱集 二

耳聾眼暗罷不得餘閒輒復工法書下筆腕有千鈞力

平生意氣故昂藏巋然乍見鬚眉蒼人間聲色久寂寞

古先法物堆盈牀先生先朝舊司直抗顏常在烈皇側

卽今遺事向人談猶觀當年立朝色田間野客素不羈

握手片語心相知授餐解衣世所感磊落之譽吾何辭

逢人輒稱爲先生先賢碑記亦已錄遺書在篋何時窺出先生

以手批史漢見示先生未衰吾且老頃者一病幾不保

公子顧我榻前來深煩長者榮懷抱病中苦悔讀書少

此生去來何草草天假我年必有因起來重問先生道

病中蒙徐原一太史顧我榻前言別伏枕有作

送其南還

人生相知不在久徐子一見爲吾友茲晨我病子南歸  
直到牀前握我手衰年伏枕與死鄰寸心欲語難開口  
河憐徐子血性人衆中遇我情獨親平生交接最疎懶  
投君一刺風雪晨劇談荒寺肝膽露手把詩篇諷咏頻  
去秋差典京兆試嘗變文風拔奇士裔文到眼人不收  
涕泣爭之甘受累朝廷翻奪主司官遭際此爲門生喜  
世上愛才徒虛名如君此說復誰似同人八月西山遊  
夜宿香山泉上頭虛窗月皎泉聲好苦將前事悉討搜  
老大醉中如說夢傾耳爭聽泉不流嗟君意氣向誰流  
日間詩集 卷十九 客隱集 三

寄朱錫鬯通州幕中

吾友朱生家尚里相國曾孫名父子圭璋自是廟廊珍  
翻然竹垞稱高士予亦避世栖田間相逢却在長安市  
君之才名四海知諸侯爭致惟恐遲金石碑版搜欲盡  
大書小篆無不奇文章落筆妙天下餘技尤擅花間詞

我有才華亦蕭索況復老病心情惡宗伯歿後心最悲  
欲哭長歌不敢作病中聞子八哀詩伏枕吟之淚潛落  
子詩情至後必傳每誦子作心爽然此事亦恐應酬奪  
磨子近得主人賢古人著書須閉戶況有竹垞堪歸田  
我老不忘舊遊地猶擬來汎南湖船

晚過葉子吉編修有作

天街塵凍馬蹄乾門掩雙扉暮色闌蒼蘚半階綠客破  
青毡一榻向人寒暇時擬問圖書秘直日常輪記註官  
更勅講章親繕寫先期呈進御前看

應門不報便披帷乍見纔如出定時東觀繡餘無秘本  
日間詩集 卷十九 客隱集 二

西山遊過欠新詩文逢主好頻催試官讓人先一任遲  
却怪老狂疎拙甚論心偏荷最相知

之通州途中遇風有懷錫鬯幕中

客程遙指近通州風起塵昏障馬頭髻面逢人驚土偶  
車輪爭路闌泥牛翻悲滄海掀揚日却憶乾坤混沌秋  
咫尺城中油幕客攤書正坐擁重裘

客店不寐寄懷錫鬯

襪被單裝宿潞河風嚴旅舍夜難過博徒徹夜呼梟雉  
軍吏當門擊馬騾鼓絕三聲更漸緩窗開一罅月偏多  
高朋擬共圍爐話隔院天涯奈我何

題錫鬯荷鉏小影

見說廬山未有山一生心事此圖間每因雨夜催耕起  
恰向溪頭放水還自去自來誰作伴爲農爲圃總成閒  
斯人欲問柴桑路祇在南湖角里灣

哭陳庸倩

二十年來客帝畿空餘靈旆返山扉遊子垂老真宜倦  
病到臨危不及歸河路問關移棹遠交親寂寞助喪稀  
哭君還自傷遲暮江國今存幾布衣

未衰早見髮全新酒後揮毫徹夜頻賣賦舉家皆待哺  
謀生半世祇成貧帷前哭踊嗟猶子遺阿咸至身後經

田間詩集

卷十九

客隱集

七

營仗故人後事皆顯亭爲經理檢點遺篇增涕淚總由此道損心

神

季冬望後李湘北司成大集詞客作公誦詩索

和

自我適京邑兩見歲序移杪冬倏又半圓月漸以虧賴  
有同聲友文酒日相追士史金閨彥司成國子師下士  
每折節推道賴總持良夜設高宴所集英妙姿華燈燦  
廣席醪醑湛清卮授簡集錦句揮翰成麗詞娛情聲律  
間何必竹與絲長安盛游客文采良在茲亦有數白叟  
言是壇坫遺則坐羣彥中顧影黯然悲太史發高唱云

氣何淋漓和者珠玉盈迅若風颺馳平昔闕篇章今老  
無能爲坐看汗血奔益覺駑駘疲奉教完斯篇甘受益  
罰遲

送張素存編修假歸省親京口

張翰扁舟去莫攀宦情早爲乞歸閒囊因好學常費筆  
門畏求書只掩關計日瞻雲趨北固臨時騎馬別西山  
老夫穩臥江村久翻滯長安送爾還

吳茂孫調選都門晤間有懷王而農

憶昔分攜端水濱同時去住困風塵天南十載悲通客  
冀北三冬遇選人吾道未妨蹤跡異交情終在亂離親  
日間詩集 卷一 九 客隱集 六

衡山曾問牆東隱聞說終年舊角巾

癸丑歲暮飲退翁齋憶芝麓宗伯同紀伯紫作

歲暮開樽話客愁對君猶見古風流中朝典故存黃髮  
海內交情重白頭耆舊可憐遺一老見聞都合付千秋  
西園忽遇西州淚寂寞真堪頌果留

田間詩集卷第十九

田間詩集卷第二十

客隱集 甲寅

甲寅元旦 時有沙雨之聲

兩度逢元旦三年客帝京應酬當事廢慶拜故鄉情遲  
暮嗟羈旅餘生望太平湖南消息斷即恐未休兵  
風鶴江城近蜀人慮萬端久無家信至空持酒杯寬亂  
定傳聞始兵過客路難蘆溝魚有禁何處寄平安  
時蘆溝橋  
得書不

新春連日大雪口號二首

一冬雨雪無消息自入新春總未晴大宅人稀煙不起  
日間詩集 卷二 客隱集 一

時蘆氏僑天街馬踐淖難行擁爐坐久灰頻陷呵凍書  
僕俱散去

勤筆有聲游客日來南去盡窮愁獨滯老儒生

北山樓上小窗閑遙憶窗前雪滿山眼暗茅檐飄撇處

氣昏蕭寺有無間將枯老樹寒偏古半破懸崖凍莫攀

江上晚來多畫意却緣底事不能還

送嚴孫友南還

扁舟冰雪阻江關匹馬衝泥去莫攀  
初約余共舟南還以冰堅改從陸去

紫陌豈宜淹阜帽白雪終是戀青山侯門謝客原耽靜

幕府留賓未許閒見說主人情縫縫質君書卷要君還

贈張豫章

雲間詞客滿京都公子才華絕世無乞句筵前佳麗集  
求書門外吏人趨揆懷散給皆爲錦擲地爭看并是珠  
心血富饒應愛惜似余耗却老全枯

金門射策有家傳賣賦長安亦偶然謝客偷閒春雨裏  
溫經得力夜燈前交游已盛難辭酒文字雖工不值錢  
堂上老親今七十稱觴須待錦衣旋

贈陳緯雲

一春高會密城頻密坐論心爾最親席上應酬駢句好  
花前贈答小詞新興逢得意先判醉情到傾囊不顧貧  
却憶阿翁交滿世名成端藉後來人

田間詩集 卷二 客隱集 二

方虎苦貧詩以慰之

茗溪才子玉堂賓擁戶蕭條風雪晨我自病餘真覺老  
君從第後轉憂貧質衣莫漫邀尊酒減米惟應散僕人  
近日國門稱貸絕脫簪遠寄恃嬌親

酬徐公肅司成

君家兄弟交情古前輩風流今尚存庭館慣留高士榻  
生徒矜出大賢門邀歡徹夜神逾王折節窮儒道益尊  
幾度登筵頻值雨銜杯堅坐聽狂言

頭白名壇未見遺每逢開閣亦追隨微言妙解詎諧裏  
雅量爭雄半醉時序坐自傷衰老僭論心先荷令兄知

南歸倘踐扁舟約準寄西堂唱和詩時健著有信見約

贈黃伯和庶常

談諧永日接清歡冰署依然僧舍寒導引有功應自恃  
篇章過目不重看攀花上苑偏驚易索尤長安轉覺難  
莫信仙師教采藥幾人乞得大還丹伯和學道有友末句諷之

將山都留別方虎

同學情親欲二年雨聲燈影夜窗連故人未許辭蓮幕  
才子爭推入未天作宦較添爲客累成名翻奪賣文錢  
憐君多病無僮僕那得分攜不黯然

山間詩集

卷二十 客隱集

三

欲話窮愁緩步來情至反無詩可贈交淡都覺禮堪裁  
卽今朝夕惟張翰誰叩閒門日幾回

贈王五兄子喜

謝傳庭前玉樹枝穿雲裏露總稱奇友于樂在承歡日  
富貴生從墮地時設榻慣留南國客耽吟苦愛老夫詩  
可知第五名原重不藉家聲已共知

天津道上作

漫漫官道一沙平向曉沿溪破霧行村市蕭疎憑指顧  
河流屈曲與逢迎交叉路口隨驢去亂塚堆邊竝馬耕  
遲暮未嗟筋力憊加鞭猶可及前程

去歲凌兢出國門潞河中返待春溫短裘風急寒仍重  
大漠塵高日易昏小妓暗通留客店圍兒早候換驢村  
春來漸少南船到關務重重亦太繁

津門書所見

雙流遙隔指津涯帶郭炊煙十萬家上籍有貴惟賈客  
買鮮無日缺魚飯開關市潤南來貨過渡人迎北去車  
近報傳烽爭買宅許多潛避出京華

天津釐署與徐巖叟話舊

帝城東出向天津破帽衝風訪故人離政歷年頻奏最  
吏才何處不稱神梗萍忽散滄江遠草笠重逢白髮新

山間詩集

卷二十 客隱集

四

屈指分攜三十載荷君猶念昔交親

憶在閩鄉悵別年紅燈綠酒話烽煙雲霄取路君偏捷  
虎穴抽身我倖全遺愛每聞人吏誦交情時有宦遊傳  
卽今回首論心地水碧山青盡可憐

古驛蕭條吏散初殷勤猶接使君書祇知遠害身宜隱  
豈謂逃虛計轉疎遠清漫尋鷗鳥夢名山盡屬虎狼居  
當時百折崎嶇裏說向尊前應哂予

近歲枌櫚我再過吟詩踴躍徧故山阿隨車老吏身仍健  
侍酒嬰童髯已皓東國爭傳新政事南天猶憶舊絃歌  
看君高足今初聘自分泥塗奈老何

留別韓元少脩撰

書生特達主恩新，臭味偏憐老逸民。  
道在篇章煩問難，情緣師友倍交親。  
賜衣質酒時招客，受詔脩書數避人。  
方脩孝却笑同門徐太史，比君高興共君貧。  
方虎娶姬元少仍獨處

嚴子問七十顯亭索詩為壽

憶昔文壇樹幟年，君家兄弟最多賢。  
門庭好客論交慎，家世爲儒信佛偏。  
晚歲應裁居士服，佳晨早上放生船。  
莫嗟合浦珠頻失，子問連有喪明之戚老蚌光明正燭天。

宗門一向苦參求，七十年來了得否。  
知己弟兄爲至樂，日間詩集

卷二 客應集

五

賺人兒女豈淺憂，天饒歲月看滄海。  
世讓湖山與白頭，料想懸弧朝避客。  
藕花淡處繫扁舟。

暮春出都門馬上口號

輪蹄逐伴出春城，一路看山信馬行。  
恰是今朝好晴景，千峰讓出雪蜂明。

三月春光柳色催，梨花迎客馬前開。  
熏風一樣江南好，只苦紅塵撲面來。

青青麥菜滿平疇，楊柳村邊萬綠稠。  
最是桃花關不住，出牆陣陣紫煙浮。

青郊一望柳千條，路口人家帶白茅。  
楚客祇疑新筍迸，

檀欒抽出過牆梢

途中雜詩

京西千里地，袞袞入黃埃。  
兵過村皆廢，人稀店不開。  
軍麾同路發，羽騎卷塵來。  
向晚爭投宿，前途立馬催。  
去住由人制，行藏自報顏。  
無邊河北路，不斷太行山。  
百戰興亡地，千秋指顧間。  
平生懷古興，未許馬蹄閒。  
未到清風店，聞名心已清。  
兩邊高柳合，一帶晚蟬鳴。  
疲馬迎涼，絕征衣入暮，輕加鞭，思驟步猶起少年情。  
雞鳴行李動，逐伴耐朝飢。  
小驛人爭馬，空牆客和詩。  
雨遮襄子國，沙沒信陵碑。  
滿目悲歌地，乘軒那得知。

日間詩集

卷二 客應集

六

何年開甬道，今已半頽垣。  
砦散防兵打，村空賀婦存。  
梨花迎路放，柳絮逐塵翻。  
燕趙佳人也，誰銷浪子魂。  
結茅無比屋，茅屋皆特起如亭寄竇信如圭。  
沙闌榆分陌，疇平麥少畦。  
雨中黃鳥度，煙外杜鵑啼。  
客伴愁相失，南征馬不迷。

又十一首

常山形勝地，城郭至今雄。  
客起悲歌興，人存河朔風。  
千峰凭堞近，一水繞壕通。  
想到荷花放，清香滿郡中。  
真定府春淡沙不凍，未曉涉萍沱。  
水落無舟候，橋平並馬過。  
波聲東去小，山色北來多。  
何事諸將來，冰急渡河

十里沙河路離城一望平過風無去迹植石表前程浩  
浩江心渡漫漫雪裏行殷勤吾老友遠訊見交情過沙  
河劉

杜三遺  
騎見款

過盡沙河路林陰暫駐鞍忽驚追騎轉遙擲赫蹄看敘  
別廿年久經過一面難僮兒傳遠念述罷涕汎瀾示劉  
杜三

使者

古藤何代樹花覆書冥冥引蔓垂千尺分陰蓋一庭逢  
僧邀小憩立馬喚微馨底事炎曦裏衝塵不暫停誇勝

來往邯鄲道盧生正熟眠人嗟方入夢吾羨是真仙印  
此機全息原無道可傳勞勞塵裏客高臥是何年黃采

田間詩集

卷二十一 客隱集

七

平生懷鄴下白首渡漳河風急爭舟楫沙淡陷馬蹏三  
臺不可見疑塚至今多千古英雄恨無如老去何過漳

孤城煙不起近市小橋通立馬殷墟地長懷衛武公屏

溪淇水響蕭瑟竹林空漢上今何處臨流憶國風洪縣

我懷淇澳竹欲見一竿難聞道百泉上森然萬箇寒官

廚求異味新筍佐朝盤却憶江南客僧房正飽餐衛輝  
署中

初食

渡口行將近前驅吏過曾河催官早祭舟讓馬先登到  
岸風偏順中流浪始與南歸從此便無意更憑陵過黃  
河

汴城感舊

千里長堤護築牢一時魚鼈劫難逃沙平決口流全改  
屋出城頭地益高睥睨栖鴉繞有樹田疇負郭久無壕  
居民百萬生埋沒井下時聞犬夜嗥

人事天心迴莫倩夷門駐馬不勝哀城頭官棧浮皆出  
地底人家死未灰花石可能尋良岳悲歌只擬上盤臺  
周王宮殿初沈水猶照朱扉幾扇開有舊河初決時水  
浸宮牆而沙未沒

殿門影三

大梁署中示余鴻期諸子

栖同小院臥連牀茶罷軒軒午夢長高柳隔牆常借蔭  
雜花滿架乍來香憂時祇幸傳聞安望雨偏嫌早暮涼

日間詩集

卷二十 客隱集

八

却笑素餐諸老友殷勤莫助主人忙

自愛松風拂茗鐺取泉郭外苦無清閒看僕園新調馬

夢怕江鄉數過兵窗暗暗知更漏促庭虛兩見月輪明

湖南閩嶠軍書斷樂得官衙話太平

寄懷都門六首

三年官舍酒頻傾自出春明悔此行坐上談疎清簞冷

離邊履罷紫苔生靴裘贈別登程便藥餌扶衰上馬輕

擬過黃河分路去徘徊淡惜故人情余在廬  
民部

詞林不次荷恩光素筆朝朝侍御牀蓮燭撤來歸院晚

官衣著出退朝香從游應制多風諫啓沃輪班進講章

料是天炎今暫輟閒吟時憶老詩狂孫記聯

三策名高動帝京披帷還聽讀書聲應酬不廢神常靜

董血常除性本清豈為持經多道氣更因力學慎交情  
懷君此際緘窗坐我正衝塵冒暑行董方南

王家最小佳公子過市愁人擁巷看綵筆巧露吳女黛

細君為黑陵人斑衣獨炫子衿寒一門中獨為諸生尚書垂老偏憐少

司馬為兄亦覺難遙憶紙窗花覆處書聲隔院正承歡

王六兄于靜臨  
別索句却寄

青箱堂上別筵開大小尚書共把杯經學家傳憐一得

詞壇世擅賞微才夢回東閣留賓任身悔中州入幕來

日用詩集

卷二十一 客隱集

乙

已約繁臺秋後出故人書札莫先裁王敬哉行廷尚書喬梓許致書中州

易學詩書

兩年賓閣動招尋自別春明悔至今忘分祇緣同學早

相知終是舊交淡田園穩臥何時事經學流傳此日心

我到嵩山遊即返窮愁肯向俗人吟嚴穎亭副院

由汴入雒途中雜述

汴城西出路漫漫古驛蕭條客店殘正好三更催勒馬  
但逢獨樹一停鞍荒田待雨耕人少赤地無陰候吏難  
逐伴隨車傷老大道傍指作幕賓看

炎夏趨程使者車紅塵一路馬頭遮茨梁喜見堆場麥

肯綮閒開絕域花過驛驛常例酒回鞭為受結絲茶  
汴渠堙盡成官道何處堤楊有暮鴉

崎嶇京索馬蹄艱劉項相持在此間狹路經過餘絕澗

平原指去是青山清風不進榮陽隘斜月猶懸汜水關

紀信祠前芳樹合無由暫駐一躋攀

平生攬勝未辭勞杖屨先登度虎牢忽聽水聲知洛口

遠回山勢見成皋舟航尚憶版倉近戰伐徒餘壁壘高

立馬提鞭聊指顧元龍老去氣空豪

帶郭岡巒互北邙嵩山回避遠蒼蒼沙邊上日瞻星白

渡口無風見水涼斷袖童慈偷躍馬采藍婦早省喬妝

日用詩集

卷二十 洛陽集

十

迎車大有都人士文物遙憐舊雒陽

渡洛水望二室懷登封葉慕廬明府

我從洛口渡馬首萬芙蓉念子彈琴處門前翠幾重雲

開分少室月出正中峰夜半吟詩罷時聞岳頂鐘

成泉迂道出特地避嵩山常恐遊人意遙存蒼翠間俗

情寧足怪吾事肯空還定擬尋仙令秋來到處攀

贈戴生生為應子山所囑攜入署中

休嫌老去興無窮賴爾相依入幕中慧質清姿憐不盡

最憐肯戀白頭翁  
為愛鵬絃曲調悲閒窗偷學畏人知老夫欲試春鶯轉



先教低聲背小詩

非絲非竹有清音擁榻居然洛下吟天性愛親風雅客  
虞疑詩卷是琴心

吳漢章曲師索贈

名擅歌場四十秋也知狂客舊風流彩毫拋擲湘絃啞  
一樣人欺老白頭

別朱雀門學憲

衝炎遠逐後車塵白髮慙充幕裏賓久已諸侯爲刺客  
幸隨老友作閒人風煙滿目傳聞惡兒女關心夢見頻  
況聽秋聲歸益切槍江還有舊漁綸

日閒詩集卷二十 客隱集

士

留別余鴻期

燕臺傾蓋忽三年來往頻過寓館前茗熟早虛高坐待  
榻陳一任老夫眠詩篇好我常親寫經學逢君恨未傳  
別後倘因歸路便樵陽江上暫停船

湖海平生興不窮無端老去閉樊籠論心賴得滄江伴

入夢虛隨白髮翁先時鴻期夢與余共事漫擬買山娛暮景且期

歸馬趁秋風應知別去時相憶若梳燈窗半載同

宿韋縣

嵩山不可到夜宿洛川東小縣破山下人家陶穴中成

舉分楚漢唐武笑英雄工部坊虛設杜陵故里有坊何人繼大

風

南還途中雜詠

纔入新秋別洛城聞雞起趁早涼行芟荷香裏江村夢  
麻菽葉邊山雨聲伴有北人先膽壯騎須快馬始身輕  
殷勤健吏相扶持一路安閒老友情在門道更相送  
南風拂面雨來初半日常行百里餘路穩恰逢兵甫過  
塵清頓覺暑都除輕車大抵通秦晉風物遙憐接鳳廬  
但聽鄉音頻借問隔江烽火信近何如

宿道口題和壁間韻

風塵十日變容面一程一程近鄉縣蒼麻葉上雨聲催

日閒詩集卷二十 客隱集 三

歸德城樓遮不見道傍茅屋且停車迎門老翁六十餘  
問年與我生同歲閒坐收錢媿不如

燕關訪蘇韋玉進士信宿晤新安程抑若即席

言別

布帆收港雨初昏小艇尋君直繫門屋辦貯嬌權下榻  
韋玉方治粉客惟求舊與開算程君爲韋玉受篇章未

覺才華盡壇坫猶憐碩果存莫怪故人容易別上游風

鶴近江村

燕關訪房與公庫部推使

二月分攜出帝京忽驚江岸徧秋聲看山氣到關門紫

挂席風因使者清兵馬沿途游興倦家鄉隔岸客愁輕  
也聞權稅蕭條甚可遂平生好士情

蒲風風利柁如飛叩閣爲遲一日歸商趁官廉輸稅急  
船愁兵過上關稀軍興國課知難減客到朋尊願不違  
我住縱川一水便詩筒頻與寄漁磯

與公邀同唐祖命楊吉公夜集南禪寺限韻卽  
成

年來唱和半關中草草江城集偶同僧舍乍開黃葉徑  
吟壇還試白頭翁銜杯待月寧辭醉刻燭催詩豈顧工  
爲語羣公趨授簡莫教獨讓老夫雄

田間詩集

卷二十 客隱集

圭

向友人乞白菊花

菊乘秋氣放白更粟金精能益顏顏壽兼開老眼明相  
尋常冒雨數間爲餐英采摘東籬下應憐遲暮情

過溪莊與劉超宗有卜鄰之約

大龍溪處一莊偏野磻荒橋屐屐穿葉滿林塘尋去路  
松藏屋宇見炊煙杜門每趁完詩債好客多虧賣盡錢  
我老欲依姻婭住煩君爲覓近山田

過有懷便足樓有作

巖石倚家山登臨不啓關湖明疎樹外屋小萬松間意  
取讀書便身因知足閒老夫頻到此容易得躋攀

雨中又作一首

竹裏廚煙起雞鳴自一村地高皆可見宅近竟無喧潮  
縮湖光破雨搖山氣昏與君三世好來往幾人存

同有懷超宗自柴嶺下過程伯籍居不得留  
策杖來從嶺上頭竹間茅屋苦相留每遊客散斜陽裏  
幸負山家滿院秋

射蛟臺懷古

漢皇此地駐樓船萬里旌旗在眼前遺蹟尚誇今父老  
荒臺空憶舊山川邊溪楓葉寒漁屋夾岸蘆花白渚田  
陵谷幾隨人事變等閒興廢漫淒然

田間詩集

卷二十 客隱集

古

酬將樂余不遠過訪田間

自別雙峰鬢總華五年三到老夫家新詩小閣留題在  
暮雨荒村問路踰羈旅所資惟筆墨亂離何處是生涯  
要君度歲無他獻屋角寒梅正放花

示冠孫

吾孫七歲卽知音能讀翁詩繞膝吟可識老翁吟太苦  
推敲耗盡一身心

飲先官保墓側人家

雨暗尚書墓秋淡處士家室香初製藥庭小穉生花蟹  
早村難得樂新市肯餘自矜今晏起聽鼓趨衙

終卷

田間詩集卷第二十一

客隱集 自乙卯至丙辰

乙卯春將入中州過浮山哭無公墓

荒墳無路少人行宿草三年淚始傾慚媿一乘輪老友

淒涼六闕盡平生

余哭公有詞六調

報親空有還山夢

浮山搗報親老

將傍隴聊存繞膝情

公墳即在母室人墓側

時事正勞身遽死九

原可用更逃名

清明後一日往拜宗伯墓途中有詩

尚書墓上草新堆爲趁清明叱寒來一帶桃花紅似錦

春風吹雜紙錢灰

日用詩集

卷二十一 客隱集

一

回首平生好客情把杯拈韻坐常盈梁園散後鄒枚去

頭白相如哭幾聲

祭掃紛紛向墓田也澆杯酒醉黃泉泉臺可識風光好

正是平生暢飲天

文采風流世所師論心自笑有情癡卽今閨閣承恩者

哭向墳頭知不知

心血都爲唱和枯病中相戒興全孤九原此事無人禁

聽我高吟技癢無

自合肥至懷遠連日陰雨泥濘驢背雜述自遣

江北蕭條客路孤雨餘瀟滑倍崎嶇窗淡沒膝埋長耳

雲間詞客滿京都公子才華絕世無乞句筵前佳麗集

求書門外吏人趨揆懷散給皆爲錦擲地爭看并是珠

心血富饒應受惜似余耗却老全枯

金門射策有家傳賣賦長安亦偶然謝客偷閒春雨裏

溫經得力夜燈前交游已盛難辭酒文字雖工不值錢

堂上老親今七十稱觴須待錦衣旋

贈陳緯雲

一春高會帝城頻密坐論心爾最親席上應酬駢句好

花前贈答小詞新興逢得意先判醉情到傾囊不顧貧

却憶阿翁交滿世名成端藉後來人

日用詩集

卷二十 客隱集

二

方虎苦貧詩以慰之

茗溪才子玉堂賓擁戶蕭條風雪晨我自病餘真覺老

君從第後轉憂貧質衣莫漫邀尊酒減米惟應散僕人

近日國門稱貸絕脫簪遠寄恃嬌親

酬徐公肅司成

君家兄弟交情古前輩風流今尚存庭館慣留高士榻

生徒矜出大賢門邀歡徹夜神逾王折節窮儒道益尊

幾度登筵頻值雨銜杯堅坐聽狂言

頭白名壇未見遺每逢開閣亦追隨微言妙解詎諸裏

雅量爭雄半醉時序坐自傷衰老僭論心先荷今兄知

麥滿平疇水滿渠過淮天氣眼初舒山城晚飯炊紅光  
津市時鮮買白魚高柳圍邊聞犬吠短橋通處有人居  
由來此地塘蓮盛一道花開十里餘

宿州

過淮一日雨纔收早見孤城是宿州幾處輪蹄交路轉  
誰家花樹隔牆浮店留客熟連初返餉累官賠死未休  
州官以償債賠近以兵衝裁漢吏關東強項可紓憂

入永城界示家孺貽

淮南陰雨苦經旬地入中州眼乍新千里陸沈初得路  
四郊清合始知春軍興不擾緣均稅吏道無多祇便民  
日間詩集卷二一客隱集三

宇下卽今愁令去政成難得繼君人

麥色棠陰到縣門騎驢客亦舊王孫先公按籍分宗派  
大令同行序弟昂政事豈由名父教風流終是故家存  
虞山出處關吾道一字千秋細討論時屬爲宗伯墓誌銘

去歲曾經此路回江村風鶴客心催自憐入境聞絃過  
誰擬通家贈策來莫伯通任怨始思釐積弊矢廉方得  
竭長才故人有約應難誤好把衙齋一夜杯時赴學使者約

出永城往歸德道上

縣門西出指睢陽草店煙村路未荒過市里訛蕭相邑  
鄆陽鎮傳爲蕭守祠僧奉太丘香有陳太丘長嗣松楸遠近墳

當道采麥高低地有岡處處危樓相望起朦朧誤認是  
帆檣

宿歸德

歸德自來形勝地閭閻風物已全荒官渠草沒悲隋帝  
廢苑鴉啼弔孝王堤護四門增壁壘水環千頃作池隍  
怪他張許能堅守淮外金湯算此鄉

白宋入汴驢上作

薰風卷絮逐征鞍油菜花齊過雨殘長耳苦遲隨路換  
短裘嫌重奈晨寒人逢北客回車讓婦有南妝駐馬看  
奇語江鄉休遠憶中州此日正平安

日間詩集卷二一客隱集四

梁園暢好是春遊一路閒吟遺客愁市口有蓬思下馬  
臺門無表任拋牛騎驢小婦裙藏鏡侍燕優童悅裏頭  
莫笑中原粧太古看來亦自有風流

加鞭獨往候前程却怪僮奴嬾趁行村店每逢開集開  
人民多是換朝生兩行綠蔭交頭覆萬頃青郊一掌平  
柳色層層看不見黃塵遮却大梁城

入梁喜晤然石邵村卽和然石聞飲光至枕上

漫成原韻

客路孤吟盡一春入梁何意遇交親尊前遺騎情殊切  
邵村聞余至枕上詩成喜是真南國淒涼餘二子東京  
卽時遣逐

憑弔有三人青衫漫染蒼梧淚眼際烽塵已又新

同韓子新葉元禮遊鐵槍寺

菜園攬勝徧荒丘古寺歸存借馬遊槍始出沙僧巧護

碑將刻字客央留

寺有五烈婦祠碑記李崧峴撰信陵曾正刻削得于新至教止重堅

廟付兵人鎖烈女祠容將帥差祠中數絕我眺浮圖窓

一面難舒雙眼望神州

拜信陵祠

垂白飄零迴自悲遊梁特拜信陵祠侯嬴計就身難返

朱亥功成事亦危

祠列兩君木主下馬客揮千載淚開門雨爛

一牆詩碑生有願司香火應是前身國士知

日間詩集

卷二十一 客懷集

五

同邵村然石子新登吹臺

宋門東出指繁臺詞客相邀並馬來樹裏長河懸蜀浪

城邊古道起黃埃千尋埤堦煙中失萬里川原掌上開

歎息五賢祠廟廢卽今誰繼李何才

日落荒臺足嘯歌天涯流滯幾人過鄒枚客重從遊盛

高李情親痛飲多宋主石移歸白屋周王宮沒問黃河

登臨忽灑千秋淚雙鬢風塵奈我何

同邵村然石集孟陟公香草堂

東華門外地言是舊王園卜宅耽幽趣誅茅蓋小軒窓

虛閒作字客到薄開尊日暮臨階酌蕭然負郭村

臭味聯吳楚中州此一家城隅斜過馬墻下亂鳴蛙瘦

小黃梁酒甌香白水茶彭郎多逸興早散爲歸衙

家左車邀同邵村然石登汴故宮後山

大地平沈剩此山中原無事且同攀星槎帝子浮何往

花石君臣去不還萬井塵昏疎樹裏半城麥秀夕陽間

醉餘老眼收雙淚看取興亡只等閒

前題又和然石二首

宋家城闕草蒙籠開上荒臺獨倚筇艮岳有宮迷舊址

醴壇無路問遺蹤圖書每記宣和歲御筆惟存寶月峰

石名上趙祚已隨新法盡漫將花石怨徽宗

有題字

日間詩集

卷二十一 客懷集

六

桐封最數周藩盛詞藻風流憶憲王道院碧因殘殿瓦

鎖闌紅倚舊宮牆今爲河邊氣色籠關紫樓上塵埃映

日黃料是掘餘無寶玉居人每夜見輝光

初度日家左車邀同邵村然石陟公集寓中然

石有詩二首并述往事輒和原韻

汗漫平生老未休兩逢初度在中州江邊虛鎖陶潛宅

客裏同吟王粲樓才盡久無花入夢興衰其奈雪盈頭

天涯兄弟相酬酢三十年來此一遊

梧江聯舸繫滄波此日劉郎約並過同葦尾仲置酒漢代衣冠

朝士集蠶鄉倡和黨人多謂特丘道隱輩舟前戶聚煙中蜃海

神山浮雨後蝶忽翻舊詩疑夢裏然石舊句不禁回首  
一高歌

示家左車

怪汝移家早去鄉萍蹤乍聚轉心傷  
曉雲無路趨南岳  
賣藥權時奉北堂  
吾道久應爲俗棄  
此身只合借醫藏  
如何賓客猶盈座  
把酒頻妨大阮狂

再同然石偕令弟宇上殿材登汴故宮後山次  
宇上韻

漫許追陪嬰鏢戟重遊倍使客心哀  
數峰不毀臺千尺  
雙闕猶存土一堆  
輦道級高騎馬上  
禁城牆遠走羊來  
日間詩集 卷二十一 客懷錄 乙

謝家兄弟詩難和吟向荒丘淚滿杯

開州道上作寄孫曙東

畿南地剝古開州有客衝塵訪舊遊  
道賜思君風滿袖  
天災怪我雪盈頭  
把鉏婦健畦當午  
上集人驚麥有秋  
民物自安官不擾  
征途早見吏才優

南宮胡次潛明府述其守城擒賊事

南宮近號衝繁地北道爭傳大令名  
市擾所需惟吏治  
時危難得是民情  
談兵豈有兵爲用  
靖亂先于亂未萌  
草竊賁鄰憂不細  
折衝誰信出儒生

墜馬臥疾南宮枕上口占五首

空矜嬰鏢據鞍雄一蹶魂飛死喪同  
骨折可憐遊興盡  
身衰況是客途窮  
二千里外家難到  
六十年來事未終  
傳語兒孫各努力  
馬牛休恃白頭翁

平生躁動老難馴誰擬繩牀臥五旬  
斗室氣蒸捱夏過  
紙窗風透識秋新  
轉身半夜央僮僕  
餉馬經時媿國人  
歸去江村長閉戶  
餘生那得更憂貧

檐戶喧卑膝僅容長廊散步久無蹤  
草方儘教醫家試  
藥酒時煩老友供  
覓句可能還跨蹇  
尋山卽恐罷扶筇  
江邊小閣梯危甚  
虛憶憑闌望遠峰

天遣支離佚老在敢思肅傲尚如常  
故人早贈扶衰杖  
日間詩集 卷二十一 客懷錄 乙

道侶惟栽養血方但數歸期增憤歎  
況逢秋候倍淒涼  
家人盼久休嗔怪  
不是遨遊戀異鄉

我來荒圃未全耕豆架瓜棚候已盈  
厭聽敲門搗暮鼓  
愁于枕上數更聲  
居停久占貧僧舍  
餐飯難忘地主情  
莫歎歸裝太蕭索  
殘軀今已是重生

沈水門移尊就別述懷

高詒亦何限嗟余此再生移尊排客悶  
就樹話離情  
細雨官街寧新曉  
旅寺清臨岐最蕭瑟  
況是病中行  
行李淹三月空傷一足歸  
交情逆旅見古道  
宦途稀客  
病容高枕官閒數叩扉  
行藏同失意吾道豈全非

過沙河承劉杜三明府移尊就榻話舊感賦

生歲曾經此路過故人遺訊踰沙河鳴鞭使識交情重  
駐馬城當客淚多吾道是非同次珂先朝耆舊漸消磨  
前令頭白相逢日筋骨摧殘奈我何

閬山古驛小橋邊回首分攜三十年  
身衰又復見烽煙高車顧客留城外  
吾屢不妨歸閉戶憐君隻影倍淒然

到邯鄲臥疾旅舍書懷呈楊欽四明府

邯鄲古道漲黃埃誰擬衰殘臥疾來  
扶筇何計上瓊臺軍興未覺居民擾  
田間詩集 卷二十一 客隱集 乙

爲語幕中諸戚友衙齋虛憶共銜杯

孟陞公索題小影

香草堂中老逸民詩篇筆墨晚逾新  
何處容添跛道人

發大梁留別友人

游人久臥大梁城晨夕過存老友情  
尊前傾倒見平生他鄉最苦逢秋別  
已約明春江口過射蛟臺下問柴荆

舟過西華雨中蒙羽裳明府見顧臥疾小舟不

從接晤述懷奉寄羽裳本吾家今爲

曲曲清淮繞縣斜鳴琴大令是吾家  
換樹還憐一本花病裏繫舟惟伏枕  
岸高濃滑無由接遙向篷窗盼鬢華

乙卯除夕

層層兒女聚燈前守歲江村細雨天  
留取老夫雙眼在踟躕扶杖入新年

丙辰元旦試筆

新年謝客罷逢迎策杖惟從閣上行  
爲農早見立春晴山鄉水起纔通

田間詩集 卷二十一 客隱集 十

喜聽鄰翁相慶語占風決定有西成

閒園同丁爰立賞牡丹口占

淡蘭一朵出芳叢小飲招攜二老翁  
衰顏醉後一般紅

題陳官儀舫閣

絕壁倚茅亭通山戶不漏水高平檻  
食管三寸養親酒一餅小樓時得句

信步

信步黃華港同尋治曼舟  
花浮飄泊傷紅粉留連笑白頭平生不盡興還逐少年

遊

方周卜移山高館新成

構廬何必遠所喜出塵埃小市人煙伏高齋眼界開地  
因山脚讓籬儘月光來吾老閒無事扶筇日幾回

陳氏竹林邀飲開園看雪

入冬今乍冷喜見雪初飛寺凍鼓聲盛出昏市氣微談  
淡忘老病酒勇失笑咸共許相扶穩毋妨盡量歸

四友詩

方竹人求盡惟存五尺藤

余聞中同竹杖一束以贈人偶到此耳拋來曾

不省寬得止堪憑衰疾真相恃登臨恐未能可憐銘數

日間詩集

卷二十一 冬隱集

二

宇猶出住山僧

杖有雪雲  
老僧題句

五十眼初昏相需過此生怪他添障礙轉與助光明難

免兒童謔徒傷老大情餘年著述事賴爾替余成

傳來方自釀早暮只三杯到手愁顏破逢場笑口開且

圖忘歲月未必濟形骸攜赴人家飲無勞問市醅

老去書重校非君夜坐難熏開冰硯凍驅却雪窗寒擁

几將冬過挑燈任漏殘平生席不煖還賴足跡躑

雪中念旅石老僧

雪中何所念念此住山僧樹折能無壓崖危且莫崩爐

寒煨芋火窗暗誦經燈料是炊煙絕吾家送光曾

寒夜圍爐

未黑上關早驚心歲又殘擁爐談欲倦烘被寢先安也  
覺一家煖淡憐四野寒昨宵纔乍冷已有死河干

輓陳朗生處士

傲世寧如意藏書已倦看鑿開山讓屋賒得酒忘餐不  
自知年邁真能耐歲寒甘貧八十載臨歿加倍艱難

日間詩集卷第二十一

日間詩集

卷二十一 冬隱集

七



田間詩集卷第二十二

客隱集 自丁巳至己未

至吳門曾青藜爲余假館半塘僧室却贈

半塘橋側老僧家許借閒軒傍水涯庭蔭久荒知閉戶  
海棠不護自開花禪心未許交情冷客夢都因妄想華  
但得蒲團容膝坐笙歌一任隔牆譁

林天友署中晤陳靜樓話舊有作

曾聚芝山談往事銜杯夜雨共悲歌酒酣握手尚懷見  
坐久忘言道氣多鬚髮白隨年次進家鄉亂在客中過  
知君入署無來往其奈長洲山水何

田間詩集 卷二十二 客隱集 一

諫草樓 姜勉中學在爲先

先朝直節已千秋二諫同時本不謀同時有熊自山拜  
杖祇知臣職盡荷戈真賴 聖恩優生栖吳苑人誰問  
死葬宣城公成事始休疏草未焚中有淚時聞夜雨泣

樓頭

半塘僧六十初度

半塘官路寺偏幽萬客爭賢老比丘住院祇同吳市隱  
生年惟記漢時秋牀連溪碧清無夢坐對山青白滿頭  
初度漫嗟花甲過茲鞅還擬十洲遊

秋夜到涉園有懷魏子存

魏塘秋淡月初斜客到無須主在家門徑欲忘隨豎轉  
園亭不就逐年加樹欺院小通交蔭藕趁軒虛一放花  
別後知君高興減持齋禮佛亦生涯

又作西軒幾日留梧桐依舊別時秋蟲移上砌尋人語  
魚出翻荷向客浮但使持經原得悟也知奉佛本無求  
交遊未謝僧徒集竊恐塵勞未許休

又題壁上 一首 諷子存爲 僧所証

早歲皈心似夙因晚年偏是見僧嗔俗儒講學爭疑僞  
開士談空豈盡真功德原嗤有爲法檀那祇勸在家人  
佛法檀波羅舍身利物終無幾多少交親望此身

日間詩集 卷二十二 客隱集 二

過震澤口就紀哀

忠臣烈婦沉尸地望見津梁早斷腸老友情知催權過  
恐經遺蹟益悲傷徐方虎命舟人

遺蹟經過看不得恰逢急雨閉篷窗當時市井誰相念  
記得還金潘小江比託居停買置殮具大

也是秋淡八月天五更冒雨此堤邊相隨泣血呱呱子

慘死家園又十年

難餘去住與誰謀夢裏還勞死者憂見夢亡妻 增寺寄  
奴重被殺至今一婢八都留難後留一僮寺中兵再至

婢寄八都沈君 佐家至今未還

吳門紀遇諸公各以本姓為韻余自若溪至

旅館開尊亦偶然一時倡和早流傳荆高慷慨寧資酒  
程李勳名不值錢大抵浩歌多失志即教豪興總餘年  
憐余後至催詩續應附同聲第二編

崑山弔健菴見仲紀事書懷

晚識徐官贊斯人當代無如何青眼裏猶有白頭儒家  
學開風氣文心屬友于門牆方鼎鼎科第且區區道以  
求賢廣情惟得士娛居喪寧過戚讀禮未嫌迂匍匐經  
秋至衰殘穉子扶未能褻執紼何處展生芻握手寒暄  
少登堂涕淚濡高齋留榻久佛剎並興趨增每街悲拜  
日間書集 卷二十二 客懷錄 三

同健菴遊靈巖山

遙禮靈巖二十年追隨暢好九秋天湖光偶逗帆時見  
梵宇全遮增早懸一帶新松官禁裏兩株高桂梵堂前  
琴臺響屐無聲久不用談空更說禪

韓王墓

寺下相傳墓不疑籃輿無路草離披麒麟何處尋高塚

鼎風爭瞻有巨碑宋代園陵無杜宇吳臣勲業付騶夷  
前塵總向空門盡半嶺鐘聲報客知

堯峰上院

堯峰佛院倚山隈磴道盤空上指窠老父信心遵付囑  
故人乘興奉追陪平湖極目粘天動怪石當車拒客迴  
若道禪心忘護法增門爭對玉峰開

堯峰山下飯王咸中別業文恪公後

王郎雅志在溪山小構參差三兩間竹裏洗盤存故物  
松間移榻識新鯨王新有悼亡之戚廚緣市近隨時辦戶恃鄰  
淳免夜闌却怪海棠花乍白知君不忍見紅顏

花溪雜詠

園林依北郭舊是百花溪小港移舟進回廊引步進庭  
無多竹石山已足攀躋滿壁藏書處耽吟一叟栖  
橫門開不正側向稻畦間樹杪明孤墻雲邊識遠山儘  
教遊子住未許主人閒曲折沿塘路時送客還  
莫移鄰園壯安閒此有餘本為詞客構怡稱史官居處  
處立臨水房房可讀書老夫留信宿已認是吾廬  
花溪古勝地芳草亦佳名園一半舊名芳草園合併園初大壩移  
山始成喜多間境界慎勿苦經營一帶軒楹舊存他作  
昔情

土木亦何限聊加補葺功但爲山作勢須令水皆通  
意能無巧文心大抵同公肅次耕論與余合得君親布  
置野趣正無窮恐山人未必爾也

憺園

吳苑花溪一郡推家園也覺費心裁階前丘壑居然古  
檻外峰巒若爲堆幾處高齋留客住有時文室待僧開  
當門小艇沿牆徑何日人非問字來

高居典得未全收布置林巒且自由夜半鶴聲愁近榻  
雨中山色好凭樓衰年敢計重遊日客舍偏驚欲暮秋  
我在江村臨水住相思來往只扁舟

日間詩集

卷二十二 客集

五

題孫赤崖祖孫聚樂園

遷客生還似汝稀虞山不改舊林扉看他繞膝孫雛滿  
豈比遼東獨鶴歸

萬里東飛羽翼殘巢傾何意長鸛鶴庭前聚樂渾如夢  
盡與思鄉德耀看

贈潘次耕

松陵才子早知名握手燕臺氣不平未受國恩甘避世  
偶談家難爲傷情詩篇半是尊前就史學偷從帳裏成  
顧叟不歸余亦老江東此事屬潘生

同次耕集葉九來半繭園

柴扉斜啓逐溪流小港穿橋一徑幽梧葉覆階埋蠟屐  
豆花壓架纔漁舟疎籬隱映清池雨老樹陰森大壑秋  
好友論心燒燭短病餘無量爲堅留

題徐立齋溪亭小影

石闌無語對溪濱一片閒情迥出塵天上從容黃閣老  
世間平易素心人順風祇覺三山近善氣能迎四海春  
最怕與君通夜飲每從半醉見精神

寄懷陸翼王六十初度

遊蹤三載聚都門別緒尊前苦未論久混風塵身益健  
同爲賓客道偏尊詩書漸廢傷時事歲月將衰重舊恩  
日間詩集 卷二十二 客集 六

莫歎窮經成皓首師家絕學賴君存

既別健菴有作

分手船頭船乍開銷魂遙見黯然回盈門賓客知難謝  
徹夜書題特費裁著述身兼朝野任交遊天授應酬才  
桑麻大業乘時製許爲扶衰早寄來

泊長橋雨中不得晤顧茂倫口號見意

長橋幾度訪君遲又是秋風倚棹時早戒扁舟防徑過  
恰逢暮雨失前期姓名借篇章重心事遙從筆墨知  
我苦蹣跚君伏枕無由一握慰相思

重過湖上述懷

持衡使者舊風流特簡名區攬勝遊遂使湖山爭應接  
也知竹箭費搜求霜寒客路楓林晚月滿江城桂樹秋  
三十年前壇坫地因君重上兩峰頭

蹣跚無計遠追隨訪舊東來笑獨遲怪我移舟趨閭口  
值君攬轡過江時驚心白髮常爲客翹首青雲欲望誰  
空有昔年蓮幕約此情早被故人知

數峰閣 杭人祀死  
事六君子

層樓澤畔表忠貞檻外澄瀾一片清逋墓夜悲孤鶴語  
胥江秋壯怒潮聲湖山感慨遊人興祠廟淒涼故國情  
二十年來多死事可能盡讀六先生

田間詩集 卷二十二 客隱集 七

徐方虎邀同孫岷瞻泛湖至法相寺

寂莫西湖艇朋尊興偶乘耽幽尋野泊僭老命輿登兵  
後攜無妓官來接有僧兩高山色盡何意更扶藤

過嚴顯亭所居

秋氣蕭條客伴疎籃輿特問故人廬高齋虛憶臨池竹  
小巷斜穿別園疏籬隱雙扉當畫領草荒三徑待霜除  
知君歸亦無安宅猶勝都門僦屋居

嚴方貽招飲集武林諸老友

司農生計拙御史亦長貧落拓悲遊子經營集故人時  
移交祇舊事往話重新執禮殊忘分通家誼特真

武林諸子招飲嚴氏宅

同人亂後各生涯勝集重尋御史家酒勇祇能堅坐看  
冷嚴常是罰杯譁烏衣競羨人如玉白髮羞稱筆有花  
耆舊僅存寥落甚更憐嚴助滯京華

過韜光和黄海岸先生韻

山空策杖響如雷取次登峰眼漸開二十五年重到此  
誰知不是後身來

石筍峰

逐伴攀登石筍峰蹣跚惟仗一枝筇竹間水覓爭分道  
湖外江光定幾重倦就灌園溪叟坐行追負光老僧蹤

田間詩集 卷二十二 客隱集 八

開軒指點看紅葉早聽山搖下界鐘

靈隱宿緣天僧閑同魏子存作

祖庭喧處一廬幽上座邀同老友遊路滑蒼苔惟恃杖  
階平紅樹特開樓酒杯燭下僧同把詩料峰前客自收  
倘得住山時唱和白蓮社作老堂頭

出山陸錫田舟中置酒泛湖而歸

寺下官橋湖水通扁舟煙雨泛空濛早陳蔬果供開士  
特設肥鮮待老翁到眼漸愁紅葉盡把杯偏讓白頭雄  
諸君守戒期成佛我自逍遙道不同

留別吳慶百

吾兄家世素風存坐對湖山獨掩門絕口不談今日事  
關心終念舊時恩青氈故物書千卷白首貧交酒一尊  
詩律精嚴經學邃老夫別後共誰論

雨中入松江訪家葆芬張豫章即事有述

東來正值倦遊初買得扁舟一葉如襟被晝眠差健飯  
篷窗夜漏怕霜書愁逢驛路船拘盡厭見墳園樹砍餘  
煙雨茫茫何處去采花涇畔故人廬

弔家葆芬次壁間陸蘭陔韻

朔風吹鴈出江天黃菊丹楓盡黯然握手淚零三徑草  
登樓愁鎖九峰煙清秋老友聽歌夜細雨都門惜別年  
丑衙詩集 卷二十二 洛陽縣 上

賴是陳情將母急即今無恨白華篇

潮落潮生候夕陽六年重到舍人堂蘆花風過迎舟白  
護草霜餘萎砌黃四海交遊悲侃母一門子姓憶周姜  
當時捧檄爲親喜此後行藏可更商

哭徐孝先 閻公子

憶昨相持哭初逢扶輿歸那知不盡淚今又爲君揮  
子牀前弱交親戶外稀忠魂長已矣寡母欲誰依

萬里還鄉志翻成嘔血徂老親猶暴露孝子竟捐軀  
葬親塋其祖塋爲同薄俗遂如此蒼天何處呼飄零  
室所殿不得葬而死稿在尚祕枕中無

留別張豫章病中

養疾臥林館交游未許開醫家期固本道士爲開關  
病瘵術士致其元神目客訝盤餐後僅嗟藥餌怪囊虛  
瀛門上升頗有所見猶念我欲與買舟還

雲間寄瞿壽明

蒼梧往事不堪思淚灑滄江乍見時曾記蠻村留少婦  
已從燕市識佳兒嗟余疎直偏生拙念爾艱難入世奇  
寄語虞山霜後樹好留殘葉待新詩

贈陳大匡司訓

楓葉飄殘菊秀初扁舟朝叩廣文廬青溪地僻堪迎養  
四開詩集 卷二十二 洛陽縣 上

絳帳官閒好著書家訊久無千里屬盤餐還厭四顧魚  
阿翁久客雲間熱峯脚隨空可卜居

過青浦贈周子叔廣文

衰年雅興未全闕避世藏身此一官俸薄且耽鄰壤便  
時危真覺廣文安飄零卓帽傷遲暮寂寞青氈耐歲寒  
酒罷豈能忘履利吳厝歿後與誰看

過崑山值徐健菴諸郎秋薦

崑山王竝階前樹徐氏兒皆天上麟經學世傳寧有祕  
文心胎授不猶人門庭每畏科名盛賓客徒煩頌賀頻  
一向聯翩疑失序即今取次雁行新

神霄三鳳一時鳴又見諸雛羽翼成濟濟門牆皆上第  
翩翩宅相有賢甥功收奕世窮經效報食平生好士情  
屈指家聲今昔少祝君無語但持盈

鄧尉山寺

梵宇憑陵水一隅開窗面面領全湖  
蓬壺伏作當階岫小艇輕同泛渚鳧  
野性從來空浩蕩禪心只合對虛無  
高軒坐憶牛頭寺指點長江萬舳舻  
牛首去江三十里僧房開窗皆見

過曾青藜鄧尉村居

鄧尉溪邊霜月新僑居大抵是遺民  
可憐徐孺能推宅且喜姜肱恰比鄰  
謂姜奉世解熟有錢更作主花開不約代  
田間詩集卷二十二落鵲巢七

留賓水榭已過梅無信辜負蹢躅策杖人

花谿贈徐果亭

玉山再到昔相左却向花谿聚一堂  
倦客情偏淡臭味成名未釋篇章不齋  
祇覺蔬盤美無疾時聞藥杵香  
怪我平生忘禮法弟兄爭愛老夫狂

韻

顧伊人以尊公麟士先生織簾圖見示索和原  
韻  
開卷見茅屋先生此閉關同心幾白首  
吾道在青山歲月窮經過門庭避世閒  
祇今簾外月猶照讀書顏

酬石濂大師

窮途相見早相親天界威光藉汝新  
絕技滿身通不礙新詩落筆喜無塵  
能傾衣鉢成師志慣作丹青救客貧  
最妙寫真誰乞得雨中偏貌白頭人

戊午暮春懷廬有作

絕頂茅茨願始成讀書為喜傍先塋  
開窗下慢驅雲氣放澗穿牆聽水聲  
濁酒三杯身斗健方牀一覺夢都清  
老大坐久難歸去況是春鳩喚雨鳴

逐伴攀躋路賒為鄰剛得兩田家  
午餘臥起裘堪御飯罷吟成杖儘擎  
近窺筍穿呼作饌富階水過就烹茶  
春來虎迹沿牆少見說牛闌夜不遮

田間詩集卷二十二落鵲巢七

莫笑蹢躅杖不前更凭僮婢上峰巔  
青天浩浩排晴嶺白水條條破遠田  
萬古江平誰見浪千家市伏不生煙  
衰殘肯倦登臨興回首同遊又五年

過龍泉菴

自傷衰病逐年催又向峰頭策杖來  
乘興偶然逢院入非時何意遇花開  
春盡矣值牡丹盛開既中乳色供新茗  
石上錢紋綴古苔龍井有泉尋不見  
拊闌惆悵別僧回

題履實僧增

把茅蓋頂任風吹折脚鐺邊錄日飢  
今日却歸無縫塔人間少箇住山師

雪夜寄方有懷

雪裏閉門早遙憐白鹿莊山昏增嶺勢潭凍認湖光  
酒淡房窳遺書複壁藏把來同過夜一卷一呼觴

贈醫士

此翁學道者生事一青囊市服應醫談書傳弟子藏彈  
琴通院靜張藥對樓香惟有山居客時來乞祕方

補哭方還山詩

曾向溪頭哭總帷酸心難賦哭君詩行藏不礙同門學  
情性通于早歲知家事赤貧遊宦後篇章暴富暮年時  
人生七十寧嫌死死在窮途更可悲

日間詩集

卷二 二 落難集

五

漢庭一第苦蹉跎空向文場費揣摩亂日功名都小草  
老年心事付高歌連篇立就常疑速佳句須傳不在多  
料是象賢難割愛老夫刪定意如何

贈童期公

市隱無來往尋君策杖頻智于謀食短人但讀書貧徒  
宅甘窮巷留田養寡親講堂荒已久慎勿負先民

過龍山龍氏外家

小蹊崎嶇日易昏萬峰環處古煙村兵烽掃地偏留屋  
虎迹沿牆不閉門避亂全家山足恃充田有硯產常存  
白頭諸舅凋零盡纔見鵬眉幾弟兄

終卷

田間詩集卷第二十三

客隱集 起己未止辛酉

泊齊門重尋花谿

停舟偷得入林閒  
布置更新喜再攀  
似有徑通妨石斷  
頻安橋過爲溪環  
高軒碧映階前壑  
小閣青浮郭外山  
客自來遊主自去  
池邊常鎖兩三間

己未暮春客崑山諸勿菴招同徐健菴立齋及  
雲間諸子遊九峰詩以紀勝

名山勝集暮春天  
老去招攜有二賢  
岸上久遲高士屐  
橋頭爭到故人船  
廚香出院新燒筍  
枕碧當軒細品泉  
田間詩集 卷二十一 客隱集

拄杖暗知筋力憊  
倦行時藉草茵眠

山腰曲折徑全荒  
欲訪神龍憩草堂  
萬頃蘼蕪開綠野  
一窗巖壑鎖丹房  
醺醺下嶺遊人興  
爛熳回舟小婦妝

爭道陸家臨水榭  
主人移具就滄浪

衰病相扶上嶺艱  
也隨小謝共躋攀

現浮煙處三增參  
差落照間繡毯平鋪分麥菜  
畫屏遙

展認湖山看君已得輕身術  
一日千回只等閒

方塘春盡亂鳴蛙  
小院閒軒傍水涯  
祠廟有名多傳會

先賢祠姓氏疑不  
落籬無限任橫斜  
藍輿白舫行頻換

碧草黃花去不遮  
百畝湖光千畝地  
憑君買作羽人家

舊山臺館半丘墟  
纔是先生小構初  
杯酌所邀無俗客

交親和慶免徵書  
逃名早授仙師記  
破產唯營道侶居

見說九峰君占盡  
往來何處是君廬

蕭寺空傳二陸名  
殘碑讀罷不勝情  
山川故宅悲文藻

風雨荒村憶弟兄  
乍聽鐘清疑鶴唳  
時因僧定有書聲

千秋却讓三高士  
來去人先拜墓行

高棟層軒異昔時  
李家園廢漫興悲

日閒詩集 卷二十三 洛隱集

清風院 禹脩郡伯建 老友居然忠孝祠

石斷有谿施略約  
崖回無路破柴籬  
凭軒絕壁流泉細

引入當年種藕池

竟日追攀興未休  
余山重集昨宵舟

時賓客開尊候  
趁夜園林秉燭遊

傾斗酒 雲雄飲 喜同白髮話風流

余詩思隨年減  
此會如何少倡酬

又一首望小崑山哭夏考功瑗公口號

御湖碧映小崑山  
牛屋三家住此閒  
亂日占烽頻造榻

溪省炳燭自開關  
乙酉八月朔夜過公居自出啓  
同時



報國心偏苦決志沈淵意轉閒此事讓君成獨往可堪  
今子更追攀謂存古

到雲間哭孫粉中祕

別爾纔經歲門庭異昔時去妻還入室愛妾已辭帷間  
罷調歌管筵虛闕小詞吹簫儘不見應是擇人隨  
佛法吾難信君真乘願來前身曾見性出世特多才司  
寇門庭大茸城風氣開親恩纔報畢容易掉頭回

宿徐鹿公村居題壁

徐孺聲名久相尋傷墓田牧人頻破產結客諱無錢失  
藥從兒病營炊有婦賢虛房留竹榻我亦一宵眠

田間詩集

卷二十三 客隱集 三

徐敬思催妝詩

燭導花迎寶扇開鸞車初下彩雲堆夜淡解帶休驚避  
共綰同心天上來

金蟬鈿雀擁星橋天上人間是此宵爲語笙歌休鼎沸  
鳳樓高處正吹簫

徐郎點筆擅風流畫就雙蛾迴自羞借問侍兒誰得似  
簾前新月玉峰頭

登閣裁來五色箋新詩先乞定情稿也知東海蓬萊客  
此是蓬萊最小仙

同顧伊人過馬殿開園居小飲

纔返九峰擢同尋太史廬喜無多布置轉覺自蕭疎窗  
宿孤吟客牀堆舊讀書看君閒亦得金馬與何如  
憶別風塵日艱難髮總華那知燕市酒重集季常家詩  
思閒來進談鋒老去差一軒臨水坐還擬看荷花  
題顧伊人桃源圖  
桃源莫道津難問便可移家不勒君愁煞此中孤陋甚  
但言漢事卽新聞

過葛瑞五小飲分得四支

幽人不出口吾亦訪君遲巷僻草無徑門閒花滿籬衣  
冠逃世古道德著書知麴蘖何年斷猶憐不廢詩

日用詩集

卷二十三 客隱集 四

樓

樓

崑山太史藏書閣令節相扶醉後登搔首天空容嘯傲  
凭闌風起欲飛騰方池匝戶清堪濯寶壚當窗勢可凌  
笑我老爲東海客也教身在最高層

立齋學士招同祝子堅吳脩齡然雲閣作

礪道逶迤上閣遲開尊暢好夕陽時窗臨野圃連荒郭  
地接鄰耕限短籬林際增標山入畫燈前客聚髮如絲  
謝公自是難堅臥待看荷花放滿池

立齋得樹園雜詠

危崖曲徑一軒藏，雜樹繁陰過短牆。野老上階苔蘚被，  
園丁卷幔菱荷香。魚浮水面吹花戲，鶴過橋邊讓客忙。  
乍到自然芳氣烈，詩人休後柏爲梁。貞木亭○亭以柏爲之  
高軒面面映簾空，身擁圖書萬綠中。怪石竹邊幽徑轉，  
曲池荷外小橋通。閒階緩步青田鶴，半醉狂吟阜帽翁。  
老樹不知何代物，正當朱夏起清風。綠雲堂

又二首

古樟前代樹，老棘正蕭森。自得高賢惜，能添滿院陰。  
林間容宴坐，石上待孤吟。時有輕風至，異香何處尋。  
怪石遮門立，尋梯忽有樓。林梢立劍看，煙雨此全收。  
曲

日用書集

卷二十三 結靈錄

五

水圓荷散朱闌綠，樹浮西窗斜見樓。知在玉峰頭。前開軒

酬寶均道積留宿書齋

俞俞軒

夜雨留高館，扶筇一徑餘。苔痕緣石滑，燭影過橋斜。酒醒故園夢，香吹老樹花。不知芸閣臥，還擬宿山家。

題健菴傳是樓

太史藏書處，高樓四望開。人如瑤島聚，窗擁玉峰來。漫後縹緲，富還憐。子弟才無勞，祕石室光已燭三台。

健菴遊客李氏園期余過話余方有歸興之興

詩以見意

避客知何地，私期老友尋。板橋無雨滑，竹院未秋陰。涼

起銜杯興，幽生講易心。自嗟歸思切，空羨此山深。

飲果亭培林堂

一徑穿橋入，幽居小院寬。所求容黼詠，非爲事遊觀。佳石選堪坐，好書讀不完。到來無俗客，長得接清歡。應門無假報，慣識老夫來。戶以溫經閉，顏初見客開。扶衰爲合藥，得伴卽銜杯。但是夜分醉，籃輿送我回。

同吳園次諸子集葉九來半蘭園分韻

吟壇幾見髮蕭蕭，且喜論心未寂寥。荷葉出籬初過砌，樹根支石藉安橋。浮名興到山窗盡，旅客愁逢酒伴消。爭似庭前雙白鶴，自來自去不須招。

日用詩集

卷二十三 結靈錄

六

馬密齋招同諸子看荷花分韻

小閣釣簾面，曲池開尊爲。趁藕花時，葉藏浣女，淡難見。香襲園丁久，不知暢好納涼。偏費酒爭先，逃席畏催詩。老年心事多，憐惜肯向風前折一枝。

顧伊人贈詩述虞山知己之誼漫和見意

虞山學海冠江東，一代篇章算此翁。筆有珠璣隨意給，興逢佳麗屬詞工。春風自喜花間蝶，夜雨偏哀草際蟲。見爾贈言增感慨，論詩終未敢雷同。

虞山瞿氏春暉園感懷

相公林屋面清溪，草色苔斑憶杖藜。往事幾人聞鶴語，

舊遊千古付懷啼讀書榻在窗猶閉和韻詩殘壁更題  
回首桂林酬倡日夢魂常到粵山西

難後園亭半已虛何年初葺郭西廬家聲健羨千秋後  
人世牢愁廿載餘令子天南收碧血支孫階下課遺書  
鹿門侶和題牆偏吟罷傷心痛未除  
借隱相憐道不孤閉門惟賴卷篇娛詩成雨夜酬夫子  
淚染春山哭舅姑點筆應知琴瑟暇興懷祇覺性情殊  
近來詞苑推閻彥似此清吟及得無

梧江聞難苦相催送爾西奔萬壑哀瘴嶺好留忠孝種  
芒屨真見亂離才鳳池容向蠻鄉老馬革屍從虎穴回  
和韻詩集 卷二十三 客隱集 七

誰料虞山巢破後門庭重啓故人來

過拂水山莊有感

虞山無復舊林泉草沒空堂故歸然絕嗣坐悲臨水日  
長廊行憶詠詩年半生出處滋多議一代文章定許傳  
贏得愛姬同域殞淒涼長伴夕陽天

過邇王宅

幽懷真覺世情疎松竹陰中晝掩廬溪巷客來苦掃後  
閒窗詩就茗香初鼎彝自識無名款卷軸多藏未見書  
我老窮經思借讀何緣得近子雲居

得樹園六月梨花

世界熱如此孤花自吐芳不爭桃李豔且逐菱荷香冷  
覺炎威失幽生靜夜光開軒高臥見添入北窗涼

一枝通院白臨水故溶溶素質清朱夏冰心映玉峰熏  
風吹只澹仙露裏偏濃鶯燕空相憶非時何處逢

七夕同祝子堅吳修齡徐松之健菴集果亭宅  
話別時久旱得雨

一雨人心定涼生滿院秋影斜微月澹霄淨絳河流移  
席滅紅燭滅杯勸白頭坐客皆老翁不能飲夜深詢往事忘話別  
離愁

吳市遇張穆之

由聞詩集 卷二十三 客隱集 八

嶺海頻翻覆于卿了不關生涯資賣畫願力徧尋山入  
市衣冠古隨時去住閒相逢各相訝依舊此人間

半塘寺晤澹歸禪師率作

昔別是何歲居然老古錫機鋒移說法戲謔且成詩衲  
自施來破齋隨請不辭同時餘爾我話舊幾人知

九子峰歌爲喻武公太守侑觴時庚申五月五日

天下峰無九華秀排空岵嶸寒清畫上有九子峰更高  
九十九峰爲列岫九子之下大江橫返照過江山更明  
但是清秋逢霽淨每思春雨望雲生老夫住近長江側  
朝朝暮暮見山色山中紫氣隔江浮知有仙人尋不得

使君名在剡仙班郡閣蕭然山水間簾卷煙雲應事陪  
坐聯詞客印牀開花陰大吠吏人少訟庭剩長春來草  
蕭統讀書浪得名杜牧風流何足道老夫昨夜扁舟來  
舊蒲酒碧滿城開恰好佳辰逢令節家家競舉長命杯  
遙指九子爲君壽九十九峰皆類首使君飲量夫何如  
一峰爲勸一杯酒

渡江寄嘉樹

石路荒亭細雨催思家爲趁北風回舟藏港內人私覓  
官方捉船水浸離根店且開遠樹遙知分汛近孤篷愁煞剪  
江來料若未審曾登岸猶聽狂風幾度猜

田園詩集

卷二十三

客隱集

九

過孔城宿黃元實寓却贈

孔城近是衝繁地宅枕橋頭是爾家有榻不眠頻讓客  
過門相識必停車閒行自得郊原趣厭坐難曉市井譁  
生計總教兒輩理私泥小窻獨煎茶

樟樹鎮舟中七十初度

辛酉

壽昌橋下生還日是年燕子殘前花甲年是年此日停  
舟樟樹鎮託人爲買上灘船

慧力寺贈自之禪師

近郭名監容易尋吾師重啓舊叢林寺臨官道千年古  
門對江流五月溪兵火不驚占定力應酬無礙見禪心

漫差夾路松風息雜樹猶餘滿院陰往自郭寺寺在松  
夾路郡人號爲慧

力松風  
今盡矣

烽煙滿路錫初停辛苦披衣爲祖庭塵俗不離心自淨  
語言未示法先聆四方鼎沸容鐘板育文遺規見典型  
却憶梅山栖隱好水邊林下戶空扃每有精舍在梅山  
是予真舊隱處

紫芝亭遇雨不得下

午上孤亭眼未開狂飈卷雨四山來樓頭僧出遙招手  
觀面無由接引回

贈曹起鵬與起鵬別十二載辛酉夏五相晤慧  
力寺余以今年七十起鵬亦六十矣

田園詩集

卷二十三

客隱集

十

鄂渚別來十二載萍蹤又聚瑞筠山信陵賓客貧仍集  
顏遠才華老未慳旅興定因荒郡減談鋒豈礙髭毛斑  
君纔六十吾七十五岳遊回正好閒

客天寧寺次尼備韻

昔年高會武昌城又聚臨江感慨生久客爲遲殘暑過  
不眠長聽遠鐘鳴酒緣病減狂仍在詩覺腸枯句懶成  
老去時流相識少殷勤還賴舊交情

天寧寺七夕分得期字

梧桐一葉動鄉思況是銀河鵲渡時良夜把杯難禁酒  
故人分韻強成詩聽更祇怪僧居逼買棹真愁客去遲

漢殺李牛留不老年年此夕是佳期

顧母陳太君七十尼備索詩

顧子別我十年餘年年爲客向江湖前年蹤迹滯山左  
手裁長句遙寄我去年壽母偏徵詩云無老狂詩不可  
聞君對策留京師正值羣儒待詔時鴻詞博學風所擅  
掉頭不顧意何居薦君者多勸君止白雲笑向吳天指  
爛闌有母詩七旬承歡在此不在彼以茲交親爭謝絕  
叱寒南來留不得傾都賦詩脩母觴顧子得詩喜動色  
母方倚闥君已歸稱詩上壽願無違醒醒戲捧毛生煖  
斑斕白若菜子太噫嘻古人養親養志耳區區豚養何  
日間詩集 卷二十三 四集 士

足齒君之母氏志在斯如君養者真孝矣

以所著詩子易學示魏青城

屈指論交四十年白頭別得幾人憐我猶爲客真無賴  
君更出山亦偶然半世詩名應浪竊一生經學且成編  
故人肯教微言絕何計流行今早傳

暑夜與潤山僧閒坐有作

寺惟餘此地京僧閒伴我話長廊但窺佛法談諧得  
不用披衣上講堂

別魏青城觀察

平生傲世老難馴自小論心爾最真學道早知遊宦倦

多情偏苦舊交貧青山無計成安隱白首重來累故人  
此後餘生能幾面一回分手一傷神

泊鹿渚同左子直舟中作

歸帆苦被北風留臥聽濤驚八月秋江隱漫勞遊子展  
訪黃江喧知到故人舟子存夜至閒談往事餘清夢省  
識同時是白頭共慶暮年能作客莫將兒女自添愁

守風樟樹鎮

鹿渚淹吾棹風濤不可前市通南粵貨光聚下江船鳴  
角官宵濟聯情客盡眠青林柑子樹簇簇起寒煙

風平初起棧乘夜駐江心舟重防沙淺篙長試水溪月

日間詩集 卷二十三 客集 主

纔窺嶺墜盡只傷舫吟驛路喧鑣吹更夫自古今

兵烽銷不久民物甫能康榜客充邊調漁船辨婦妝

以婦人妝辨年豐憂識驗穀賤識農傷聞道雲中郡傾

儲莫賑荒

問淺嘲舟子

沙淺時時問舟行太苦辛漫灘尋路失減載換船頻力  
盡徒嘆忙謀窮但許神終朝相罵詈買募下灘人

鹽城守灘酬河神

舟人以慢神致責陳詩謝之

江湖常浪跡未解媚神明河路收難認舟航淺不行勞  
應哀榜客慢豈責書生詩句臨灘訴聊陳悔過情

魚蛾

紛紛飛絮白勢比赴燈蛾點水露難起隨流逐更多  
抵驚貪烈燄何意樂洪波物小羣生命甘心死奈何

楊機部先生

都人請從祀鄉賢魏青城使君詢其本末於余重之也因作詩答之

鬱孤臺畔暗風塵相國登城誓死頻家室盡捐餘  
報危流涕託門人一傳竟絕孤臣後繼世難求五服親  
合都請立從祀典同時組豆恐非倫

易舟東下再提

已棄遠東月易片又破留官無情可聽吏用賄難求對  
月不服苦占風獨坐愁焦思添白髮吾已雪盈頭

日間詩集

卷二十三 客隱集

七

阻風憶左壯子及兒子撫祿後舟不至

北風連日夕逆浪駭孤舟上水帆皆落漁家網亦收  
數錢魚不賣過渡酒難謀二子還留後愁心挂兩頭

夜泊左蠡望子直不至

左蠡沙爲岸廬峰對面開避風爭港進賣酒過湖來  
伴失沿途候帆遲望影猜日斜檣欲盡應泊渚磯隈

吳城令公廟

津市炊煙脂碧岑令公祠廟頽江潯孤城百戰威猶在  
半壁千年祀至今血食儘酬商賈願好生誰識鬼神心  
風塵橫笛聲悲壯臥起篷窗對月吟

卷終

田間詩集卷第二十四

客隱集 起壬戌止甲子

壬戌仲春入城鄧樸菴招集宅後小亭

高居下近北城隈宅後茅亭晚歲閒性本愛閒常閉戶  
客惟求舊與衡杯推班讓汝南山長湊數客吾惟社來  
蘭序十年兄事久漫將鬚髩偕追陪翁長余十年而余髮白

送金宮王廣文回吳

通家意氣早相親設飲江城喜近鄰庭館手栽花樹活  
山川初聽竹枝新尋常生計因官拙寂寞歸裝較昔貧  
舊傷花露居在石一枝且得暫栖身

田間詩集 卷第二十四 客隱集

酬家介臣廣文

廣文同是舊王孫世系分明屬弟昆研席頻移爲設榻  
衣襦盡典與開尊官閒祇受交遊累俸薄難當食指繁  
稍喜北堂親健在書聲繞砌慰晨昏

移居西田莊五首

拮据經五載卜築小山坳自笑蠶營繭其如雞滿巢耕  
耘從此便卷帙漸圖鈔汗漫一生過餘年爲解嘲  
攜家去不遠煙火見前村乍到兒童鬧同時雞犬喧無  
牆旋扃棘逐徑且開門最好秋收日移牀就樹根

北青山出牆東江水回本無多土物勿令委蒿來竹

母雨中乞松林新後栽干霄應計日空著意相催

傳家惟數畝活計在桑麻人事應須盡吾生亦有涯樹

未滿果接離帶野花遮可惜陽坡地分來自種茶

老樹餘柑梓森森亦繞廬故居人事謝在道客來疎鄰

約嘗新酒孫歸背晚書授詩吟得好已覺愁階除

七月十六夜夜起看月

秋月新虧夜貪看獨老身青通天一洗白滿世皆新蟲  
語定何處大卑知有鄰萊妻聊伴坐睡煞少年人

將入吳寄王我建廣文

平生交道廣最久在三吳壇坫稱遺老宮牆得大儒每

田間詩集 卷第二十四 客隱集

來分苜蓿常荷念菰蘆卽有喪門棹寄書東海無

癸亥社日雨集蟄存堂念杏花村不得往

趁晴逐伴看花來風雨連宵特地催每到山家爭索句

況逢社日與銜杯飄零小院愁將盡僥倖前村冷未開

爲語少年休敗興老夫此願了方回

白家灣

壞道泥濘興未闌最堪憐處白家灣恨不早來經雨澹

喜多初放賴春寒朦朧照眼仍存艷飄落因風豈算殘

見說芳時今欲過過時合是老夫看

過白安石先生故居

十里炊煙一帶斜過門惆悵子雲家窗前礪絕通霄響  
竹裏扉從片雨遮袖有新文呼酒讀陪無宿釀隔山賒  
進憶先生沒後見孫去剩得親栽滿院花

杏花村

石塘湖畔杏花村幕府頻遊樹少存漁戶買魚供舉網  
獵人遡澗候追奔白茅階戴停車迹緣草茵承漬酒痕  
惱殺居民薪作炭數株留取待高軒

雲巢

選坐移尊偏處遊雨中刺促到林丘遙看柳色遮門近  
回首花枝隔岸浮怪石奔騰天半隕清泉隱見地中流  
日間詩集 卷二十四 客隱集 三  
由來勝地歸僧父莫悔從前不早謀

卽所見

村煙比屋土人稀處處尋花客醉歸柳碧倚紅增態色  
菜黃鋪錦穠芳非危時倍直求何急富室爭圖計已非  
面面湖光當戶入更無曲折隱柴扉

淡莊

憶別淡莊七載餘騎驢不下到階除乍逢子弟扇堪竝  
始覺交親迹太疎扶醉家家春社酒看花處處故人廬  
知君意興年來盛窺我衰窮總不如

靈壽洞

杖策尋春山荆棘不可披路逢樵采人曲折導所之果  
然得洞口石壁青離奇嵒焉裂溪壑洞門俯可窺二子  
顛躍下顧我筋力衰豈知高興發還忘磴道危遙見巖  
際石棚如雲下垂石屋 杭郡有煙霞石屋與溪波靈輿苑在茲  
所窺洞門內幽幽堂有基其背得溪空香冥不可知高  
低石可坐皆是昔人支薪榛閱已久出現應有時遂陳  
所攜酒欣然的數卮白慶七十餘陟降不言疲酌罷扶  
醉山餘興還賦詩

重過便足樓

七年重到此已異昔來時宅近迂開徑泉奔匯作池無  
日間詩集 卷二十四 客隱集 四  
窗不映竹是客盡稱詩有子家堪任乘時樂自爲  
小亭方丈地草草見幽情俗儉茅充瓦林多竹作桁詎  
堪留熱客但可設基杆枕簟追涼處松風四面清

示扶升從子

家聲雖替門庭在賴爾枝梧一姓人歲月飛騰驚已老  
應酬雜沓諱言貧可憐族衆情難到爲念吾衰證更眞  
合室所需懷抱物舍飴早慰白頭親

贈李當衡

百年敝宅近城闔門掩雙扉自在貧但坐誦經消暇日  
有時賣畫過荒春吟朋酒伴諒諧妙纔帽荷衣服色新



序齒踰君猶數輩論心除我何人

近郊園林四首

便民城外小山阿新柳遮門帶淺河沙路客常扶醉返  
板橋官爲式廬過池通溪水源流活徑入花關曲折多  
簾戶三間連紙閣不容一榻奈余何

續獨蘇河墅

名園咫尺近西關布置新從虎穴還怪石洗開添礪壑  
古牆拓出縱躋攀巧當泉注迎虛檻恰好城低讓遠山  
歷盡艱危君不死餘生合向此中閒

姚經三詠園

遠峰亭下藏書處傑閣層軒儘賜金樸素未忘家學儉  
嘯歌常覺主恩深花街石壁當樓放樹暗回廊滿院陰  
日明青集

卷二十四 洛陽集

五

宜室卽今勤顧問肯容供奉戀園林

張夢敦適峰亭

吾鄉勝地侈龍眠自愛西郊小築偏構屋無多惟匠意  
買花期活不論錢新荷香驟風初過老檜陰移席與遷  
笑指前岡懸瀑布爲君邀作繞階泉

方東來石門沖

送將樂余不遠還閩并寄雙峰何劒客諸子

我昔壯歲遊閩山一官半刺風塵間事去倉皇竄巖谷  
谷口遺民恣往還垂老復作雙峰客何氏園林高士集  
衣冠最古有余生酒酣話舊相持泣生也無家挾策遊  
余亦終歲一扁舟三度相尋不相見留詩北山樓上頭  
殘年細雨江天暮寒驢泥滑江頭路十年離別話連宵

明晨冒雨渡江去廬州邂逅殊草草畢竟交情吳下好  
同宗耆舊忠孝人

謂余生生

半塘街上稱二老君在吳下久

有聲吟詩把筆任縱橫詩思書法非時尚高風亦自動  
公卿自出閩關十七載無端歷市須臾改何氏尊前舊  
酒人君今歸去知誰在何郎別我春曉門曾傳口訊到  
江村相逢應念吾衰甚倘得重尋或尚存

哭胡星卿

甲子

不見吾兄已六年去冬忽漫有書傳交游屈指情親少  
老大驚心契闊偏思續舊遊傷歲晚擬承清誨在春前  
差池兩月成今昔望斷青山哭墓田

田間詩集

卷二十四 洛陽集

六

公主墳園早析居蹢躅相訪竹間廬一貧徹骨身偏健  
萬事傷心興有餘亂日家門常不保老年意氣已應除  
八旬無恙徼天幸祇怪同人迹漸疎

雨過沙街馴象門朝朝攜手破苔痕同心漸失青山冷  
雙眼徒穿白日昏稚子可能傳筆研老妻誰爲給羹殮  
孤墳指去腸堪斷不忍重尋避世村

入吳途中酬方蘇羽

出江皆共載分路亦聯檣祇恃通家誼還叨大父行維  
才傾幕府小吏讓時裝夜泊無煩問安眠縱老狂

弘濟寺訪蒲菴和尚

紅樓高下倚雲根更有禪林別啓門半嶺江光天不夜  
兩廊山色畫常昏諸方領衆人皆老丈室傳心爾獨存  
少壯幾時鬚白盡每逢故舊話師恩

山腰樹杪老僧房磴道穿崖覆曲廊萬里江回遮院過  
千帆風阻進藏擬開絕壁驅頑石爲讓卑枝砌短牆  
約定歸舟留一宿竹牀閒話佛燈長

虎丘

遊吳每欠虎丘詩老去詩成憶昔悲崖壑漸湮前代蹟  
刺楹相望上官祠新妝婦慣要人看絕藝各爭報客知  
應有可中亭畔月清光不異故年時

日間詩集

卷二一四

客隱集

七

送余佺廬中丞內召掌憲

中丞雅意化三吳詔領臺端拜命趨法弊兩年知漸革  
民勞七郡許全蘇牙旗畫卷春風靜幕府宵溪海月孤  
自識澄清根本重却教惆悵滿東隅  
自昔繁難號此鄉安民不事苦更張身惟一儉風全變  
治與維新吏盡良遠念故交徵著述行看衰腐有輝光  
白頭遮道車前滿第一攀轅是老狂

典裘歌

江南開府駐東吳門冷如冰自昔無舉家盡食江船光  
吳中水外無所需錦衣珍饌久寂寞閒却騎驢裘不著

有時典錢贖故人宜高衣服寧嫌惡中丞意氣舊豪華  
特惡吳中風俗奢表率樸素自身始一時民吏爭咨嗟  
卿今著出大布好闊闊競羨儉爲寶過市購貂絲足羞  
不衷妖服迹如埽一裘價重值幾金典裘務慙墨吏心  
即使裘去還堪贖典裘爲挽奢淫俗不然羔羊素絲節  
亦小區區潔身何足道吳人言此一裘關係多邀予爲  
作典裘歌

兩泊青楓市望佺廬舟不至枕上偶作

一路追隨晚泊同差池數里宿孤篷朱衣吏候沿途雨  
白舫人醒徹夜風共盼旌旗煙樹外遙聞鼓吹畫船中  
日間詩集 卷二十四 客隱集 人

應酬此際知初靜正檢文書蠟炬紅

揚州訪汪辰初

關橋乍泊旋相訪問徧揚州識者疎市井草淡尋巷入  
江城花滿閉門居僮驚客到饒蠻語籃付兒收祇漢書  
我過七旬君踰八笑啼同是再生餘  
猶憶城隅訪舊年孤蹤早上漢陽船一家局促三間室  
廿載崎嶇萬里天筆墨資生何處賣艱危紀裏與時傳  
白頭相見留溪坐又損餅中糴光錢

吳門酬胡孟綸中允

中允胎傳筆有花近天揮處作雲霞早年聲價輕高第

先世文章數大家身貴轉看增道氣學優未肯任才華  
知君刻意追風雅燭跋尊寒與正除

贈劉衡調憲使

此鄉民物已非前蘇息凋疲賴汝賢一節霜清邊海郡  
千帆風送過淮船開門柳色迎車起京口棠陰駐馬情  
但是有閒偏好客簿書堆處聽詩篇

同杜于皇吳六益集劉衡調使君甘華樓共用

華字

林塘曲折石蹊斜山色憑闌一望除淡院回廊  
野橋荒寺不教遮使君才大身難逸賓客肩隨勢總華

日問詩集

卷之二十一

客隱集

九

莫怪老狂無禮法半生嘯傲在天涯

依園雨集共用高字贈顧迂客

雅集憐同調吟壇重二毛先朝人漸少早歲士能高聽  
雨留歡久呼車送客勞夜淡爭欲散獨讓白頭豪

徐果亭耘圃

別業無多地吾憐野趣偏祇期容嘯詠頓覺有林泉結  
嵩功何限登臨意浩然不忘名作圃蔬果匝池邊  
幽居何必遠宅後即園林曲水盈盈抱高軒面面臨過  
橋荷葉小隔岸竹陰淡謝客無來往悠然得此心  
雅志愛疎豁虛堂敞不遮城陰離外曠野色雨中餘階

暗添梧葉池平昌藕花近牆留古樹新買自鄰家  
半山功未竟三徑客常通談笑無時事交親半老翁  
階新過雨簾戶自來風一片夕陽好高低塔寺紅

徐藝初招飲園館

此地昔閒曠藏書初有樓清池今更闢老樹一垣收詞  
客坐常滿高賢到即留白頭交累世無礙往來遊  
倚池平疊石高下作層坡設席當風快移尊就月多客  
喧爭酒令童靜遞笙歌我老猶高興其如量減何

輓張帶三先生

吾道復誰在如君一面難貴池逢作客閩海認同官苦

日問詩集

卷之二十一

客隱集

十

節無人怪長貧與世安祇今陳几席猶見古衣冠

昔問長公疾遠尋涇畔廬楊穿無可坐屋小自來居守

口容嘗酒藏身戒著書家聲看漸起懷抱轉難舒

乍失白頭伴淒涼影獨憐倚閭遊子遠疎章公未返盡室病

人眠恨事愁中聚時仲子亦返傷心老去偏橋邊揮淚別此

別是千年

漫有生芻致徒傷澤畔魂克家嗟孝子接武見文孫飲  
罷杯仍覆點殘書尚存劬廬枯坐處長對墓開門

周應垂招飲

周郎天下士意氣早知名每念途窮客還教世講情把

詩追夙昔對酒憶平生無幾遺民在爭邀伴老僧

魏荷通家設交遊異代疎共推三世學驚觀一門書酒

壺杯傳後蘭芬客到初看君多爽氣已覺暑全除

寓示應菴雜作

到此千求烟溪邊野趣偏菴藏歌妓館門繫賣書船未

晚先僧浴當風對客眠且逃炎暑過行止但隨緣

離城不願遠喜近故人居隘巷難騎馬官河禁打魚杯

停消夜酒盤美及時蔬愛爾師徒靜無言暑覺除

隔溪見林屋清幽有張融竹院循籬過秧田取路通客

心惟淡情古道與誰同莫怪耽閒謬還他老放翁

田間詩集

卷二十四

客隱集

未有僧房空聊從殿側栖侵晨高樹鳥向午隔鄰雞心

殊無可用書恨未多攜且趁先詩債行吟每日西

贈寶臬上人

早歲稱菴主終年想住山此生期出世原不爲投閒

學應無礙塵勞豈盡刪自憐知解脫猶自滯人間

贈惟浩上人

端居勤梵誦風雅意難忘苦色碧侵榻竹陰清滿房律

工吟欲苦人靜對先涼卽此全心歇何殊入道場

喜晤陸翼王

官舍期先失江城訊枉通祇知吾計拙何意爾途窮時

命自然謬生涯大抵同故人相待久早去趁秋風

徒步憐吾老旅居怪爾偏書于何處借書復幾回眠著

述晚尤愼見聞真始傳此來少問難淡覺負餘年

同陸翼王林安國張洮侯飲吳六益東郊雨花

樓

松江昔有陳徵君身隱九峰天下聞同時公卿互推獎

至今傳其詩與文徵君匿影在空谷近城東郊亦有屋

有時入城相應酬高士何嘗能免俗余山山下頑仙廬

松聲竹色委荒墟丘壑圖書爲誰有此屋幸與詩人居

詩人近體長句好海內賢達爭傾倒行年七十克家

田間詩集

卷二十四

客隱集

小樓高詠足以老著天召客客登樓凭闌千頃皆平曠

良苗懷新遠風至遙指獨樹徵君留樓上五翁皆皓首

一吟一嘯一杯酒畫家寫作高士圖不知猶附徵君否

同豫章玉樹避暑張梅畚園中卽事

六月六日氣焚如逃暑往尋張祕書祕書亭館吾咫尺

望見竹樹陰蕭疎雙扉苦澀久不啓三徑草荒始敢除

君亦畏熱不出戶相見袒褐辭巾裾森森實密暗深院

北窗臥起風徐徐君家兄弟皆善飲何以佐之池中魚

舉網取魚魚亂擲入池十網九網虛須臾得魚旋酤酒

我家忌惟噉蔬池邊雜樹皆擁腫池內往往栽芙蓉

繞池大半係人宅亦有美人臨水居藕花初放美人摘  
至今齒舊不敢舒急邀美人歌一曲曲終有花湖前渠

同陸翼王張洮侯吳六益家武子飲林安國宅

宅故係王居別業

幕才交辟久垂老賦歸與不復營生產惟應典舊廬一

尊常燕客半世已鰥居得意是何事鐫成自著書

孫公亭館舊猶見古園林畫壁苔痕隱書窗竹色淡數

峰前代石獨樹一庭陰不是高賢住誰來野客尋

晤計子山

故人三載晚江城夢裏猶疑滯上京鄉里爭承帷幄惠

日間詩集

卷二一日落隱集

三

江山曾動嘯歌情田間自不知官長幕府何由識姓名

見說中丞能好士逃虛淡訝老狂生

西林寺訪吳日千

似爾真高士居然一老髯儘多逃世外難得斷名根天

意應無悔吾心豈足論不知顛顚客今得幾人存

氣靜詩書裏神寒丘壑間故人皆白首何處是青山於

世都無累此身落得閒祇聞朋好至倒屣爲開關

身外惟賢偶安貧得自如祇緣生易足非與世偏疎客

舍還儲酒僧窗少看書中丞雅好士無處式君廬

海內稱詞妙超超孰汝過怪來存集少只是讀書多文

應人家乞詩憑記者歌千秋有大業不作意如何

武林僧索題辨利院用吳日千韻

小埤虛亭桑葉遮養蠶作繭是生涯世間纏縛皆如繭

落得山僧早出家

桑埤辛

一滴中全萬頃波源頭活處本無多錢塘江上潮來往

如此盈虛不動何

生生泉

清池一碧淨無痕惟有孤光浪裏翻只恐太清魚不樂

放他生正未知恩

潯月池卽放生池

田間詩集卷第二十四

日間詩集

卷二一日落隱集

四

田間詩集卷第二十五

客隱集 起甲子止丙寅

甲子夏六月客松江遙祝曾青黎吳門六十初度

寧都才子曾青黎半生飄泊無東西鄧尉村中住不穩  
卽今又在閭門栢劉家浜內一層屋樓下讀書樓上宿  
兒女朝臥婦誦經僮僕便寒飯不足時時沽酒飲故人  
衣衫典盡何時贖當年意氣胡崢嶸單騎直入銅馬營  
豺虎十萬爭受撫銅盤歃血推主盟金印早辭進賢伯  
龍旗請駐贛州城時勢既非天意去金精峰上埋名住  
田間詩集 卷二十一 客隱集

易堂諸子共躬耕何年又踏江南路老夫相識荒江邊  
爲談往事淚如泉是時君年甫三十迄今又過三十年  
年來不入諸侯幕人情世事總蕭索到處干求不救飢  
舉家惟賴賣文活君兄亦負不羈才一生孟浪死可哀  
同時慷慨談兵者自我以外誰在哉君今六十未爲老  
老去窮愁易足道造物生才將有爲如此結局殊草草  
丈夫失志真可憐區區發憤託詩篇君不見吳人滿堂  
爲君壽但稱君之詩句千秋傳

酬張洮侯

我客西郊一月久張翁時來門不叩翁與我同壬子生

彼此相看皆白首往時魏塘存諸子同我來訪君深巷飲  
君酒斗室能容四方賓盤餐一任中饋婦滿牀顛倒讀  
殘書盡日諸誰忘形友作詩朝君寫君生至今猶載同  
人口如何別去十三年蕭然家室一無有客訪君多不  
在家出門門付老姬守我老既懶復瞞細那得健步隨  
君走昨日邀我入倡家鏡中不自嫌老醜酒量談鋒仍  
舊雄形骸雖衰稟氣厚君昔同事皆大賢其人雖死名  
不朽君惟未死無盛名天奪君名予君壽嗟我一生爲  
勞薪心血已枯生亦偶從此更別十三年猶能從君飲  
酒否

田間詩集 卷二十五 客隱集

贈張漢度

雲間往事不堪思重話交游聽者疑唱和半非壇坫侶  
姓名猶有弟兄知青門訪故無遺種白首逢人見小時  
何物艷詞君記得蕭娘爐畔醉中詩

訪董蒼水

倦遊歸臥興何如三徑蕭然雨過餘客髮半衰爲客日  
情懷早見入門初年深水檻苔常古秋老瓜棚蔓未除  
共說在家貧亦好憐君無計得安居

董蒼水徐鹿公招同張洮侯漢度卽席

頭白三翁共艇來籬門不叩早時開已闌入楚裝勞治

欲楚游又見游梁客倦回唐公初老去文章代賤貧

中婚嫁逐年催尋常鮮菜堪留飯畢竟經營費酒醅

同兆侯登一覽樓有感

五茸風物一樓收二老相攜樓上頭樹杪微茫孤塔出  
雲邊斷續九峰浮市煙漸合江城晚龍精平鋪海國秋  
處處朱門新易主不堪回首舊交游

題魯謙菴太守峰泖圖扇面

分明泖碧與峰青更有閒情筆未形太守風流何處寫  
溪邊虛作醉翁亭

重遊上海訪史簡菴明府

日間詩集

卷二十一 五落 題錄

五十年前此舊游江天風物又新秋自憐久客輕黃浦  
應少遺民識白頭地闊田疇邀雨足渠通潮汐遶街流  
政成祇覺人情便怪得農歌夜不休

贈朱拜石

重來人事已非初鬚髮相看漢代餘身健可憐長絕慾  
眼昏應爲久抄書圍棋賭勝情猶勇酒政從寬興未除  
我老較君差一歲那能無累自蕭疎

八年前共武林孟曾約歸從此地回風物尚存前代夢

聞聞今似再生來爲謀僧舍央留住每叩庭扉自起開

話舊更潛知已淚天涯碧血最堪哀謂君家文獻先生

贈張弘軒

高樹沿渠小徑偏泰山守罷歸田長才祇借鄉邦用  
公論常爲父老先四海交游爭輻輳半生蹤跡載詩篇  
閒談往事君猶記恰好詞壇長十年君壬戌生

同朱拜石張弘軒過鐸菴訪說大師

屢約尋精舍今晨始見招編籬深作巷疏沼暗通潮客  
到苔初破僧閒晷白消漫勞談出世吾意已蕭蕭

張公舊池館昔爲蔽竹山居今作老禪居鍵戶防求回臨窗好

著書綠楊扶更臥錦菟卷初舒聞說桃花放武陵溪不  
如

日間詩集

卷二十一 五落 題錄

贈孫愷似

孫郎久不見懷抱向來奇暗雜封王使傳回屬國詩夷  
中吳土語云高麗人方語同與吳同海外漢威儀碑記通篇誦徒深

異代悲有碑紀先朝恩德

艾玉立招同朱拜石張弘軒孫愷似宴集

五十年前客重來一邑嗟論文悲異代昔在邑幕聞試文字  
之知敘舊得通家大宅纔新贖長筵仍舊華看君敦世  
講歲月未言賒

寓圓明菴作

予以前甲戌游上海今甲子重來蓋五十一一年矣風景已非人事迥異寓菴中決句老態旅況具見乎詞

江城往事不堪思  
小院幽栖又一時  
來去祇由黃浦  
遊觀莫問赤烏碑  
爲求縱目躋荒隴  
未許行吟出短籬  
秋色滿庭蟲語急  
老僧長伴客眠遲

贈徐西庄

城南徐孺子  
傾蓋已情親  
早歲交游遍  
還家咕嗶新  
久別始攻  
自然風雅客  
難得性情人  
壇坫雲間盛  
如君已絕塵

贈別徐道積

謝家兄弟好  
叔子倍神清  
遇物無疑滯  
持躬特老成  
門尊前代客  
世篤故交情  
多少千秋事  
時名豈用爭

日間詩集

卷二十一 落鰓蝶

五

客袖清風滿  
常吟枉贈詩  
因君遺老念  
重我昔游悲  
古驛銜盃夜  
高齋讓榻時  
殷勤無限意  
別後最相思

梁溪贈陳集生

三吳來去此  
通津爲爾情  
殷過客頻出  
處人皆同臭味  
應酬天授有  
精神竹牀紙閣  
曾留臥白酒青  
蔬不諱貧怪是無家  
偏好士江東誰  
不識陳遵

甲子除夕西田莊口號

雪擁雙扉度歲新  
身爲萬曆老遺民  
六年辛苦三重屋  
一室團圓四代人  
稚子可能勤繼述  
諸孫悔勿厭清貧  
漫因除夜傷遲暮  
且喜添齡報早春

乙丑元旦立春

開歲逢春第一天  
餘年贏得又新年  
吟成枕上呼兒寫  
雪滿山中謝客眠  
梅萼應舒橫屋角  
柳條須插徧池邊  
詩文刪罷閒無事  
更註離騷訂七篇

寄家左車大梁

送別江天一鴈飛  
臨歧惆悵願多違  
祇期迎旆還西上  
忽念倚閭竟北歸  
長路風霜嗟獨往  
深秋早暮憶無衣  
衡州更去何年事  
望爾朝朝候竹扉

送別張敦復還鄂

奉詔趨程驛路賒  
乍辭三徑理征車  
宦情久淡偏承寵

日間詩集

卷三十五 落鰓蝶

六

主春方濃敢戀家  
休沐幾曾離翰墨  
對揚多是吐煙霞  
知君別後難忘處  
碧藕當軒萬朶花

秋至天清一鴈飛  
故人相送出林扉  
青山來去雲常在  
白首追陪客漸稀  
讀易有書陳講幄  
吟詩無夢到漁磯  
賜金園上親栽樹  
爭長新陰待爾歸

新秋同諸子赴張玉叔碧峰之招上探披雪還

集秋樹堂分得雨字

出郭朝氣清  
秋山淨可數  
碧峰久見招  
遙指深松塢  
溪聲遠近聞  
礧道曲折取  
迎車野花開  
當門怪石拒  
豁然得高軒  
萬象一以俯  
前山展翠屏  
衆壑紛櫺戶  
爭嗟制



作新山水應有主瀑布吼西厓下橫茅亭古聚坐八九  
人對面不得語更上轉奇絕窮源斯可觀力怨老夫衰  
興爲羣賢鼓板跌盡險艱扶持辭僮豎敢信身能輕所  
恃杖堪拄果然得真源憑空雲際吐絕壁瀉銀河漫漫  
雪花舞泉聲一何喧濤勢一何怒是時疾晝晴颯然衣  
上雨悄焉暝色生出谷始亭午還坐秋樹堂分題及老  
腐且復共斟酌勿事行吟苦此中定有詩歸向燈前補

陳官儀後山亭子

孤亭根絕壁雅志半年成費少人分任工多手自營湖  
連通市白月過隱星明安得扶闌穩免予踏險驚

日間詩集

卷二十五 落懸集

七

春雨從江李杞瞻旅舍作

丙寅

都門別去香難期聚首江村暮雨時客裏窮愁翻作主  
天涯汗漫但存詩招尋未覺交遊減仕宦頻驚踴躍奇  
恰好春泥歸不得白頭拄杖日追隨

貞靖祠前白松歌

祀瞻出自松歌見示爲述貞靖房先生死事本末先生令

嗣興公吾老友也長筆屬和便寄與公

先朝國變死者多屬筆常恐傳聞謬涇陽李子有至性  
旅夜示我白松歌白松對峙森如玉貞靖祠前陰滿屋  
酒酣爲訴貞靖賢更出紀事移燈讀當時巨寇初陷秦  
秦中生死無完人先生絕粒志已決四海塵昏早潔身

鄉里士民重節義請官建祠私議謚孝子祠前手植松  
廿年遂有千尋勢松不凋兮白不涅亭亭枝幹標高節  
清風已信酒塵寰皓皓更見凌霜雪李生詩力老且堅  
我欲和之氣蕭然尋常題咏亦可已此詩應藉此事傳  
先生象賢吾老友把我詩篇常在手通家曾未拜牀前  
弔忠反愧居人後卽今拜公還拜松歲寒此外復誰同  
可知西向題詩客白首人間遯世翁

浮山示山足上座

浮山山下華嚴寺憶我遊經六十年別此山五接踵上梯猶子侍余姓陶携筇探勝老僧先傍崖佛殿巖垂露

田間詩集

卷二十五 落懸集

八

隔嶺僧炊洞洩煙看徧名山輪小巧獨教詩句半窗傳  
雷龍號半窗有詩

酬李醒齋文衡

詞臣新沐主恩優特簡衡文第一州遂使繁聲還大雅  
果然藻鑒盡名流搜奇應少遺珠歎懷古能無故劍求  
回首西園酬唱夜清光仍見月當頭

勝集高吟永夜樽別來潦倒不堪論篇章祇藉交游重  
氣誼寧知位望尊風教一新多士變書香得繼故人恩  
卽今車笠情誰篤信有南州古道存

李醒齋下徵拙集漫錄詩易莊屈四註呈教詩

以志感

白髮滄江老布衣終年一卷掩殘扉自窺風雅篇章減  
偶悟圖書講授稀出處未能忘故舊徵求已覺有光輝  
編摩爲送窮愁日且喜編摩志不違

自倦遊梁久索居驚傳寵問貴荒廬早知家世尊經術  
還向周秦覓異書莊叟似能明易義楚辭直可賦詩餘  
卷篇無計全鈔上莫怪年來著作疎

酬程松阜中秘

奉常交誼向來疎中秘殷勤獨好余召客論文時置酒  
編資給札與鈔書虛名何意騰京國吾道應甘棄里閭  
田間詩集  
卷二十五  
客題  
怪爾耽吟思執禮共窮經學意何如  
賈於予

酬童方平

吾家外族世多賢  
童爲先  
舊宅城南小巷偏一榻梧陰  
留客坐半間書室與人連爲窺圖象門常閉但得篇章  
手自編長要寫經離技苦可知經學要君傳

送門人吳天況廣文之吳汀

松陵吳越交衡地學舍巍然面大河隔郡生徒趨講席  
停軒使客聽絃歌扁舟到處湖山好紗帳閒中唱和多  
莫謂老人從此別餘年猶擬數回過

張我思東車

一路籃輿出稻畦詩壇老友半招攜童年逐伴悲前代  
高樹成行憶舊蹊  
予六十年前過  
此今非舊蹊矣  
釣艇花間藏翡翠官  
堤柳外過輪蹄知君最有西塘夢小檻綠池故向西

竹葉亭示姚綬仲

小院虛亭萬竹環客來盃酌未全慳林中把臂通三世  
坐上揮毫又一班酒伴久無嵇阮輩交情合在紀羣閒  
新詩吟去爭傾倒肯放文心白晝閒

修堂招飲酬張子基大理

回首西堂高會年貨營繞檻故依然家聲益覺門庭大  
客坐驚看故舊偏五色雛成初出穴三珠樹起漸參天  
日間詩集  
卷二十五  
客題  
知君志切晨昏戀不爲投閒乞假旋

秋雨渡江訪趙貴池心遠

潮褪江頭水平扁舟冒雨渡江行遠山雲淨孤城見  
近浦秋深合郡清村社犬眠無吏跡官衙鼓靜有書聲  
尋常閉閣人難造敢信神交屢屢迎

曾同徐孺滯京華屈指文壇數作家竊恐簿書妨嘯咏  
仍閱圖史是生涯芙蓉秀出千峰色桂樹香傳滿縣花  
如此吏情殊不俗知君肯自有煙霞

贈華中消學博

苦苦延階小徑偏披帷一榻故蕭然成名未了盡隨債

好客難支月俸錢雅志誰能辭俗吏感懷曾不棄華顛  
同官死事歸無計齒頰周旋仗汝賢時家介臣廣文喪未返

送宗鶴問廣文假歸揚州

八月濤聲江上秋廣文心急下揚州經營行旅仍邀客  
委曲官衙管買舟宦薄總無初意氣吾衰惟記舊交遊  
竹西歌吹前朝夢爲報狂生久白頭

過建德留別金賓王廣文

千家小邑聚巖阿爲借高軒足嘯歌絳帳曉開黃葉滿  
青山蒼翠白雲過官貧每爲交游費身病還憐應接多  
我住江村舟楫便往來時可逐漁蓑

別開書集卷二十五 客隱集

寓孔相國坐論閣有感子於孔氏爲世交憶甲戌秋謁公於南京伯器  
中回首五十餘年兩姓兄弟惟予獨存予今年亦七十五矣因成長句以志苦誼

猶記留都上謁初叨從子弟拜階除秉鈞德著辭朝後  
報國軀捐哭帝餘城市久無旋馬宅園林借與廣文居  
通家祇剩衰殘叟莫怪文孫誼已疎

鄭樞之寓宅小飲

看山郭外遠移樽別緒重思促膝論自向臥房開藥酒  
且留小酌謝梨園時有優婦見召者貧餘廡下纔容榻文滿城  
中少到門往事話長誰聽得白頭獨有此翁存

詹上寓目

關棹舟難過偷從小港通盈街履網戶駕浪接漁蓬盜  
散從軍去防穽汛地空前途湖面闊愁煞起西風

承漢陽明府張壽民移樽鄂渚用謝

楚天風物接江鄉來往人爭誦漢陽官但潔身爲政易  
治能省事即才長薄書堆裏心偏靜車馬塵邊坐有香  
自昔見君溫似玉早知作吏號循良

盈盈一水聽歌遙指晴川此再過置酒自應煩地主  
移樽底事涉風波衰年作客交情少旅食關心古道多  
知爾飲冰無宦索故鄉人集可如何

張武仕別駕初度

別開書集卷二十五 客隱集

至後經旬日漸長嘉辰春早動南方思親不奏稱觴樂  
報母惟添禮佛香江上誦歌連梓里樽前賓客聚同鄉  
漫矜跨鶴仙人近衙近黃鶴樓可勝龍眠舊酒狂

冬夜集葉慕廬寓齋分得心字

武昌城北晝常陰淖巷頻乘欸段尋卽席分題各士習  
隨時小酌故人心酒從近舍沽偏醖詩到衰年逼始吟  
莫怪老狂頭白盡看君取次髭毛侵

開遠堂燕集觀伎卽席和韻二首

妖姿偏與舞衫宜約法停盃看柘枝恁煞大娘雙劍起  
青萍鋒裏轉腰肢

雜劇單呈怪眼花近前代酒背人斜使君不許分明看  
明日開筵設絳紗

移寓漢陽千谷招飲不赴贈詩見嘲依韻

金陵班裏小陳多歌舞剛能勝綺羅料是旗亭無我在  
出場端不唱黃河

舞席歌場夜夜陳白頭翁到滿堂春今宵燭下爭相憶  
賁少顛狂首事人

戲作和千谷韻

白首紅筵每夜闌上牀長是曉霜寒如何密坐反思睡  
合是花從霧裏看

田間詩集 卷二十五 客隱集

酬葉蒼崖少泰招飲

歲晚江城官舍清開樽夜召老狂生曾經陋巷停車問  
纔及龍門躡履迎客到半酣談益縱詩逢勅敵句難成  
看君吐納真風雅怪得同聲藉主盟

黃浦驚濤早歲過餘年重觀舊煙波自憐易代交游少  
遙指南村著作多近侍即今親吏事鴻文恥復應詞科  
天涯忽漫尋遺老爲許樽前發嘯歌

同楚學使者集開遠堂觀伎

紅燭清樽接坐香新從江漢攬羣芳遙前仔細聽吳曲  
醉後傾頰任楚狂校士技誇雲夢獵選聲樂快洞庭張

可憐小伎能歌舞也點頭頻許冠場

立春後一日龔觀察成少泰邀同顧黃公方與

三宴集徐方伯梅雪堂觀劇是日微雪梅亦

初放

高觀山半敞亭臺節使移樽並駕來爲念故侯偏潦倒  
却邀遺老共追陪酒巖庭雪寒全散歌徹檐梅萼盡開  
正好觥酬酣拇戰曉鐘底事欲相催

吾鄉方伯舊風流爲愛湖山破旅愁宦後論詩係老友  
閒中送酒有諸侯樓前花朵移燈見郭外江光卷幔收  
小伎夜寒何處宿教人臨去幾回頭

田間詩集 卷二十五 客隱集

開遠堂除夕和何蔚宗韻

同是天涯客偏予物外身詩篇遵罰例賓主盡詞人酒  
量衰年怨鄉情異地親歲除何足惜且喜又新春

田間詩集卷第二十五

田間詩集卷第二十六

客應集 丁卯

贈龔千谷觀察時將初度

湖南湖北楚疆分一節新兼屬使君  
地隔舟車勞纒轄才長籌算已先聞  
商檣雲集通鹽筴星流駘馬羣  
物望漸隆身漸貴相逢軒笠正殷勤  
君在揚部以善其間

理勞曾未罷賓筵依舊先公好客年  
渤海政聲應有譜合肥家法不留錢  
簿書滿案精神到歌舞當場唱和偏  
問荷時流相勸誠諸君惜未見前賢

涼倒京華旅食春朱門欲叩每逡巡  
忽驚枉駕尋荒寺白閒詩集 卷二十六 客應集 一

便約攜筇伴老親共事久憐交道古  
相知淡識孝思真榻前坐上今餘幾  
爭怪吾兄重故人

憲府森嚴許數過嘉辰相慶早春和  
庭階詠就更班誦賓客詞新選伎歌  
勤政但須綱領舉省刑終是吉祥多  
知君官位隨年進馬齒增衰奈我何

元旦雪集開遠堂限開字

歲朝官閣綺筵開雪片隨春獻瑞來  
却點庭闌添玉樹故粧林岫作瑤臺  
謝家爭會臨階詠梁苑寧煩授簡催  
郢曲漫勞稱宋玉白頭無復舊時才

元日雪龔叔損初度索詩

合肥宗伯後多賢傳癖書淫覺爾偏  
得歲偏生居歲首

添丁已定是丁年叔損三十花開彩筆矜初試  
雪映斑衣喜更鮮門內孟陬多覽揆  
怪君獨僭父兄先

三日適種初度索詩

春明聚首日披帷每觀雙眸歎異姿  
問字庭頻大父傳經接座有名師  
故人重見情偏篤往事淡談客不知  
歲月飛騰三十過直追祖武已嫌遲

同諸友移尊為千谷稱壽君即席有詩用元旦韻依和

新年幾度綺筵開又值佳辰預祝來  
推愛自然邀舞袖

田間詩集 卷二十六 客應集 二

君所愛移尊聊復借歌臺為愁馬滑  
仍留宿早聽雞聲不敢催一坐主人  
爭勸酒揮毫早讓使君才

同龔千谷食憲過湖即事

夙有湖南興今來逐伴行風平官舫  
穩雨住楚江清驛吏規檣影商船避  
鼓聲衰年因老友遂此壯遊情

轉苦餘艤艫中途擬換船非關圖遠  
謫舟中有詩余者且得遂安眠  
筵鼓聲遙發更籌點暗傳所求容筆  
研隨意詠詩

篇小陵夾擬換舟

莫厭漁篷窄吾裝本自輕可憐為客  
慣常是趁舟行帆短風偏駛虛窗月  
倍明故人能給光但為買茶館

菜花綠斷岸遙指祭風臺戊卒鳴笳候官船望港來  
懸漁子去殿廢廟門開客有登臨興偏遭暴雨回泊祭風臺

巡吏無旅鴈接飯說神鴉不見沿堤柳遙憐野戍花帆  
收動轉花汎僻早吹笳夜靜西風裏濤聲走白沙

津市帆檣集千家煙火浮一堤遮漢水萬里接江流生

活爭魚利逢迎有客舟洞庭門外水容易往來遊新堤

早過荊河口欵帆望岳州綠山殘雉堞背嶺見層樓嶺後

望見岳陽樓嶺後滅書籤近慢收長年教穩臥船泊上

風頭泊岳州城下風雨

田間詩集卷二十六客隱集三

洞庭波未大樓勢倚高空稍覺湖光遠猶令詩思雄客

來題欲徧老去目難窮却笑杜陵叟吟成想像中岳陽樓

是時春水未生遠望洞庭草草賦詩而去洞庭冬春之交則水落按工部亦以冬盡春初過湖所為詩亦想像得之非實見也

岳州形勝地半嶺削成城一自三方叛還勞百戰爭桃

花無主放麥秀占墟生黯黯春光早偏增感舊情

君山樓檻外樹色鬱雲浮近郭兵常到當軒客少游沙

屯亂日馬汀泛古時鵬野廟含嘯處遙遙二女愁望山君

中流望不極水落倚汀沙振花迎風駐移篷避雨斜客

檣投關集人語上幫諱可惜湖心月今宵故故遮湖心

北風朝後發坐穩若乘虛祇覺前帆退還嗟後伴疎天  
長無過雁波闊少逢漁不許臨流指神君倘恕余舟人

曲岸維舟處相傳是汨羅昔人遭放逐常在此經過祇

憶行吟日如聞漁父歌地名灣倍直還怪直猶多汨羅江

湘陰南去路風物似江汀夾岸吹沙白迎船遠岫青野

花春澹澹獨樹雨亭亭羨爾來舟穩愁心是洞庭湘陰

篙聲中夜聞解纜讓來船下吏侵泥候閒翁聽雨眠江

聯十里艇郭鎖萬家煙岳麓朝雲散三門已歷然泊上

田間詩集卷二十六客隱集四

入署寓樓上望見岳麓

入署吾無事樓高限苑牆城頭傳漏鼓屋角過風櫓春

雨增卑濕朝嵐接泥茫小窗貪睡足隨意理篇章

對月

楚國偏多雨朝晴始見春簿書勤幕客文酒屬閒人山

出知雲散輪虧似月新時既望始見月故園松際好應念老夫

頻

過賈太傅宅

賈生宅傷市廛開為惜春泥蠟屐來王傳未應嗟放逐

漢文要算最憐才井泉自滿通街汲碑石重新過客哀

誰使湘纍同組豆冤魂長此其追陪

同諸子岳麓卽事四首 二月晦日

春遊還伴屢還延猶趁今晨二月天岳麓纔收昨夜雨  
湘江不散古時煙草根萍聚流人宅水而花浮小伎船  
直擬登峰還極目一生高興到餘年渡湘  
絕頂亭荒片石孤波光一白散江湖盤輿失路山花引  
狂杖登危小吏扶大地圻煩龍尾劃山海經禹治水應龍以尾劃成川澤  
連山奔豈藉鞭驅署樓指去天疑近何意憑陵雜老夫  
禹碑

四山午靜響松風下嶺尋鐘仄徑通寓客安單禪誦裏  
町間詩集 卷二十六 客懷集 五

老僧供茗竹聲中簣簣簪卻分班綠躑躅花齊繞道紅  
殿脚寺門非所見洞庭赤沙吟詩惆悵杜陵翁自雲莊宮下岳麓

講堂傑閣倚山開取次浮湘竝馬來湖色重重當戶月  
泉聲曲曲繞階回中丞勝事存書院爲舊撫周君重建名士春  
遊泛酒杯我老欲眠君輩飲爲憐小戶恕相陪飲書院

贈趙雲巖糧儲

使君名德古仁人一路謳歌佛號新湖南稱趙佛子緩機幾曾  
虧額賦寬刑偏是感頑民晝閒閑山常靜雨過寨惟  
麥早春試聽兩湖交口誦未煩識面已情親

輓鄭肯堂

谷口爭稱鄭子真華亭高會片時親可憐白首悲歌客  
同是青山頗類人名動公卿羞枉道身經都邑不留塵  
扁舟別後乘雲去剩把遺編手澤新明子相鼎雲間以大編見示

白門晤方望子自嶺外回

君家兄弟有奇才何處雲山不到來足徧四方雙眼大  
身經萬死寸心灰故人世外偏勞念詞客天南已共推  
攜得羅浮蠅蝶爾相看疑在夢中回

題姜勉中卷予

萊陽姜給諫生死一從軍祇信承嚴譴敢思背故君還

町間詩集 卷二十六 客懷集 六

親餘數商報國此孤墳附葬兒心盡千秋守白雲勉中既葬  
給諫皮所瘞其壁齒於先隴後移母機附葬

過京口不得泊寄王介菴太守

京口舟車四國通政聲千里挹清風江山不改南朝舊  
保障還增北府雄市井晏安無吏擾官衙澹薄與民同  
扁舟不繫遙投刺曾記高吟白髮翁

憶到金臺髮始皤青箱堂上屢經過先公念舊誠諸恕  
老友忘形贈傲多風雨開尊頻授簡君昔置江天倚棹  
獨行歌也知謝客難辭我其柰舟師夜渡何

從孫旆秋薦志勉

吾家灰冷百餘年，賴汝孤生火再然。敢信文才投主好，定知母節荷天憐。母氏苦節多年讀書有效功，難竟立品方新。願早堅從此，致身無限事區區。科第幾人傳。

贈王安節必草昆仲

城西來往屢披帷，見汝肩隨上學時。性不茹葷胎有種，才兼雜藝智無師。爲此篇什萃成畫，但寫林泉意在詩。本擬逃名藏薄技，轉教名字滿天涯。

奉酬

王必草爲寫少陵進艇圖，見贈索題其上，并以

小構江村盡室栖，客來謬擬浣花溪。芙蓉礙港推舟過，白間詩集卷二十六客應集七

魚蟹收曾拄杖攜，任資寫真幽事合。按圖舉似土人逃，敲鉢畫局皆如見。指點篷窗媿老妻。

長于感舊

不到長干又八年，到來風物益淒然。南廊行徧無僧識，久在人間越可憐。

南朝古木舊松園，千樹今無一樹存。却憶垂簾松下店，更誰買醉過黃昏。

松影手開脩藏社，石谿挂鉢並稱師。堂前草塞游僧住，說與師名總不知。

枯木堂前漫叩扉，禪狀如舊坐禪稀。老髡竊據無人到，

自占窗明補衲衣。

古院荒涼石徑斜，爭傳院裏盛秋花。竹籬倒盡松棚挂，合著鄉人共賣茶。

再過弘濟方丈

磴道攀崖上幾層，老夫三載兩回登。甲子年可知雲霧江天裏，尚有南朝一個僧。

我趨京口因風住，君向淮陰爲雨留。天要兩翁連夜話，故教風雨阻扁舟。

丈室憑虛倚薜蘿，巢居與此不爭多。大師更擬尋高樹，樹頂安巢學鳥窠。

白間詩集卷二十六客應集八

舊遊剩得張居士，謂瑞二十年來臥白雲。栖霞我不到山渠，不出非君消息豈相聞。

華嚴閣上臨莫愁湖舊爲中山池館

高閣湖光四面通，侯家別業梵王宮。千年物換歸新主，一局碁收憶上公。湖本富人物魏公以碁賭勝得之倡女曲中名不改，功臣坊裏宅全空。山僧未審興亡事，惟見秋光歲歲同。

再過江陰趙翔九宅上有作

十六年前客再來，壬子九月過北尋君徙宅近城隈。酒尊慣爲遊人設，浴室仍因老友開。壬子曾往昔唱酬誰復在，卽

今鬚髯見猶猜。佳兒別後新添得，已會留賓代汝陪。



江陰陸雲士明府招飲署齋

澄江官閣動邀賓，意氣惟於風雅親。名士豈能為俗吏，軍城何幸得詞人。嘯吟侶外逢迎少，案牘堆邊著作新。為喜同聲忘忌諱，謂助思病餘徹夜恐勞神。

丹陽道上

官路依前撲面塵，市塵無復舊居民。要知編戶征求苦，顛顛衣妝看婦人。

丹陽古道叱車頻，曾記岡頭遇伯倫。甲申五月南渡擁遇劉晉仲

君誇瑞異一年國，祚應天人。是時南都方據新君晉仲言其瑞異

過句曲土橋有作

日間詩集 卷二十六 客隱集 又

昔年逐伴此頻過，賣飯人家小婦多。盈盈笑靨今誰在，縱在應為春夢婆。

買醉墟頭不論錢，唱歌有客引人憐。電光驚散幽期約，

早是遊仙五十年。丙子夏夜與方廣成宿旅店方善歌有密約為雷電驚散方過一年即歿

今已五十年矣

九月再過江陰呈李醒齋閣學

九月再過江陰呈李醒齋閣學

蓼花楓葉逐江程，一月扁舟兩度行。潮去來遊子老，雲山迎送故人情。清身每覺途中健，客久詩多枕上成。節近重陽剛惜別，應留黃酒待狂生。

相逢偏值九秋天，屈指分攜廿四年。賓客久無前伴健，

鄉園非復舊林泉。乍承風貌還煩記，曾觀篇章已盡傳。

馬齒階君詩記得，余舊贈君有偕長吟三十一年句每增歲月互相憐。

舊遊正值題糕節，此會還當泛菊餘。謝傳風流常入夢，

謂尊先公孟嘉禮法自來疎。詩腸久澀情難已，酒興猶存量

不如見說別離踰二紀。生孫今已列簪書，從孫師以是年此月生

漫嗟東閣祕難窺。縱我高談仍昔時，著作叢殘勞采錄。

兒孫次第荷恩私，龍溪祇信由天眷。官大何曾令客知，

已約追隨同北首。冬寒肯教束裝遲。

壽春方繪貴孝廉索贈因以志勉

西楚人文海內傳，我未先生每自署西楚德門早識世多賢。中丞

日間詩集 卷二十六 客隱集

名節先朝重大令，循良異代憐。蓋以明末令瑞兩姓金人至今誦之

弟兄存一老通家，子姓忝同年。相期事業從茲起，此是

前程始著鞭。

吳園次邀同北平楊香山吳門宋旣庭集寓齋

各賦一章

旅食江城落葉天，吳興招客盡華顛。交遊漸覺先朝少，詩句多為後輩傳。出處異同成噩夢，江湖歲月總餘年。怪余前序偏居長老健，相推益可憐。

酬園次

湖州太守最風流，官罷無家任遠游。往蹟寫來煩畫手，

有紀事 新詞填就趁歌喉吟壇召客惟求舊旅舍謀歡  
未覺秋時事紛紛看不得餘年落得閑雙眸君方目病

自丹陽返白門早行三首

嚴城朝霧隱遂伴過丹陽船活潮來永橋殘馬去霜園  
兒喧北馱阿姊開吳航自笑白頭叟衝寒底事忙

孔道通吳會沿溪石路賒危隄遲驛騎野阪走征車健  
婦錢工數與人酒暗加村村場打稻幾斛到農家

辛苦華陽路多從夢裏行門開明店火路黑逐蹄聲  
歇一宵健裝添向曉輕漫嗟山霧重且喜得冬晴

經丹陽口號

日閒詩集

卷二十六 客隱集

七

驛路通衢此最煩舟車祇在縣東門馬馳橋壞危猶過  
纒繞城回鋸有痕席帽客來輿價涌夜航人到主家喧  
僮奴怪汝偏經慣買飯輸錢總不論

將入都寄訊東流陳明府

蒲帆五月挂江湄乍見還驚客到遲漏下出城傳禁鎗  
宵淡遣吏送舟資白門青翰空淹日紫蟹黃花已後期  
君約九月相過竟淹山下失約欲赴故人都下約好貽書札慰相知

皖中飲孟叔子宅上

飲馬池傍老屋偏孟家兄弟最稱賢柴桑亂日尋元亮  
甲乙之際聞首藉河邊憶惠連五色鳳雛新出穴千秋  
後居杏花村

花甲始周天君前值六十尊前漫訝鬚全白屈指分攜十九年

將近孔城值大雪宿逆旅施孫獨往夜不成寐

出門逢大雪逆旅暫停車獨去情何急前村路尚賒庭  
階休詠絮馬上且看花此際投誰宿旅夜氣遮

寒花初作蕊欲放重增寒已覺登程早令知行路難甘  
衰投旅宿恃健促征鞍動忍男兒事翁眠夜未安

北壩橋信宿早發

市開無乾地況逢雪後泥集開添賈客店啓進輪蹄  
色分殘月更籌信遠雞圍人多土著前路已先迷

日閒詩集

卷二十六 客隱集

七

過懷遠渡淮

荆山望不極暝色已先催馬陷車頻覆船歸客始來沙  
頭呼渡急店口打門開夜禁連宵警輕裝底用猜

宿州小除卽事

此生常汗漫老去厭家居屈指一年盡計程萬里餘  
傾攜到酒裝解讀殘書旅舍無燈火淒涼說小除

早到徐州不得行

天晴官路穩無故滯徐州歲逼程空算人閒心轉愁沙  
添穆岸近冰斷塞河流好趁風平渡吾身不自由

兗州道中同粵東陳崑圃黎文連旌德汪帝臣

及從孫旆守歲

自憐塵外久翱翔還逐青雲客路忙五嶺雲山悲故國

一尊風味喜同鄉

汪君出水陽酒分飲

團兒櫪畔通宵曲旅客牀

前應節暢信是聖人居已近文星聚處有奎光

田間詩集

卷二十六

客隱集

三

田間詩集卷第二十七

客隱集 戊辰

元旦晴過兗州口號

新年不暇蘸椒觴逐伴驅車古道傍桑柘影中過魯國  
輪蹄交處見周行天晴氣召陽春早風煖塵連帝戶長  
笑與曾孫談往蹟阿翁人亦算靈光

平原旅舍見壁上白氏女詩和韻

各院月字防蓮蘇州半

地人所適非偶失意作詩書於任丘旅舍過客書此和者甚多

傷心不足怨仇離誰許庸兒妄回首春夢可憐隨蝶  
啼痕空白濕胭脂燈前早縮同心結枕上私成薄命詩

田間詩集

卷二十一 客隱集

一

信是文君能擇偶定情仔細聽琴時

德州道中雪朝作

漫漫銀海浩無垠滿地公車雜逸民未覺凝寒欺皂帽  
且圖積素壓紅塵村墟向午人煙少岐路頻迷馬跡新  
慚愧故園牆角外梅花柳色爲誰春

贈嶺南黎文連陳崑圃二孝廉

平生汗漫老難休喜共詞流足唱酬途倦祇應分韻遣  
篇成多是掌燈收燭孤馬革悲樞部黎美周聯友死難皮州君共族也  
端水鵲行憶太丘良園尊公曾共事端州四十餘年成異代又逢

二妙與同遊

都門送別查以重還里兼訂皖上之遊

東南詞客聚金臺獨買舟隨樂令同侍令岳陸冰修病同燕市柳

新攀欲盡潞河春淺凍初開談深塔寺悲先志與予訂

交長吟遍蠻鄉見爾才秋到皖江尋舊好可能一問白

頭來

京華春集

門人程松阜邀同朱晦人楊瑞木張奇亭王令詒查荊州夏重德尹聲山

陳叔毅翁允夫孫愷似吳震一陳仲斐張引蓮家開瀛從子歐陽集端木寓中分得春星

物象關春氣天文爛帝畿日斜初黯淡月黑轉晶輝

訝明河隱翻疑列宿稀極臨當北戶杓指向東扉農事

占晴雨方州驗穰饑芒隨時變動彗罷夜深飛野錯分

田間詩集

卷二十一 客隱集

二

難定躔移度已非未能舍夙闕且合映魚磯燭暗增光

小簾疎逗影微可憐燈火散猶照白頭歸

仲春夜集徐立齋寓齋燈下看梅同朱錫嘯采

章金穀似令姪藝初諸子作

故人甘寂莫卜夜暫謀歡席但隨時設居於到處安  
籌賓自認觴政老求寬爛熳燈前采參差壁上觀氣和  
書卷古香令酒盃寒幸與素心對誰言春事殘青編常  
作伴白首好同看漏鼓催歸騎知君與未闌

徐健菴總憲席上作

皖上分攜又十年餘年還得聚樽前也知兄弟時多忌

且喜文章主獨憐馬上扶書聊寓目庸閒假寐是安眠  
看君早暮辛勤甚頻髣無多總暗然

江村小構未安居晚歲營家計益疎豈有暮齡勤遠道  
荷頌清俸理征車交情能得幾知己心血難捐舊著書  
輦下卽今寥落甚於君獨仗意何如  
海內高賢盡在門先朝人剩老夫存怪予多難身偏健  
嗟爾憂譏道益尊家法自來崇舊德世交今已及曾孫  
同時屬望知多少瑣瑣予懷敢盡言

徐道積南還小詩述懷併柬令伯果亭

高館淹留榻再移衰年相仗起居宜耽眠早勅司茶候

田間詩集

卷之十七

三

防歟爲調善馬騎已識量慳稀勸酒更憐才盡不追詩  
東還安石應垂問莫道狂奴異昔時

贈徐宮允勝力

中允詞壇久燕臺客舊鄰揮毫看敏給應物足精神宜  
達才逾老身勤髮早新別來十六載今剩幾同人  
史才誰不讓經學況兼通過目書成誦銜孟論更雄交  
惟敦素好階已上青宮舊物無多在推稱及老翁

題王子靜小影

與子靜別時年纔二十到  
中州寄以長句云云頃再過燕

臺出示此圖猶予別後五年作也視予別時  
已較稍蒼但輪廓猶目之問定然可認況今  
又復十年其蒼有加則予老益可知矣回憶  
青箱掌上手以方外老狂從文貞公歸榻後

談諧謔同作公大忻然樂談見弟傾耳  
笑猶前日事也西州再過能無怆感因君題  
題用以  
寄懷

表裏溫其玉不如整襟端坐過庭餘蕭然一榻無他嗜  
祇有青箱舊讀書

官職勞勞早繫身尋山還念采芝人看君自是神仙侶  
生長長安不染塵

通家來往舊無期輪派開樽苦要詩今日爲君題小影  
濡毫無復昔淋漓

已見元昆拙化權更看少弟入班聯謝公家食分行坐  
回憶堂餐十五年

田間詩集

卷之十七

四

宛平相公召集怡園述懷

名園屈曲幾年成綠樹陰樓滿院清客到早迷門內徑  
儼前爲導洞中行巧堆頑石峰偏秀計轉寒泉澗有聲  
半醉不知新月上高談爭讓老狂生  
狂生夙昔平津客八十衰齡今又來野性受知捐禮法  
先公忘分與追陪每因卽席常懷舊猶愛聽歌數舉盃  
往日有詩吟似夢怪君家世特憐才  
才華晚歲已全休沒憶當年足唱酬開閣動邀名坐集  
爲園喜及老親遊青山未許存黃綺皂帽於今幾白頭  
剩有半生書卷在故人何計令長留

宛平公案題小影

相公下直人事稀踞石危坐林間屏窈然塵外發清機  
對之和易神有威髭髯正黑蒼者微其人雖瘦天下肥  
往昔汾湖亂相依公年十七哲而頤頤粉奕奕騰光輝  
俄頃星散南北飛分殊勢絕霄壤遠皂帽騎驢走帝畿  
先公不忘舊布衣出詩見憶相獻秋坐談往事子姓固  
惟時未老乞身歸公每退食侍庭闈縱我狂論無刺議  
今者重來事又非登堂有淚制不揮庭階樹色益芳菲  
蒼苔碧草思春暉留侯學道爭先幾赤松同遊吾敢希  
江村老翁何所祈解推豈救寒與飢海內清晏無人噫  
相朝詩集 卷之二十三 客隱集 五  
餘年長坐釣魚磯

倪雲林木石圖

志敷  
索題

片石枯株點染疎青山一帶似吾廬北窗正好炎天臥  
枕上看山不讀書

真定相公招飲奉酬

謝傳蒼生望不虛宜席恰趁客來初天心祇覺遲回久  
相業偏宜厭試餘曾荷朝班傳俚句也從賓閣雜華裾  
衰年未改狂奴態唱和當場恐弗如

白頭懷刺久逡巡忽漫招尋笑語親插架應添新典籍  
留賓還是舊平津科名屈指存元老鬚鬢同時幾故人

早奏治安無別望清江一曲穩漁輪

喜徐立齋復任御史大夫

賜環頓復舊簪裾中外謹瞻命下初殿上班齊爭檢點  
車前騶衆早交除雙藤仍倚蕭條戶萬卷難拋筆削書  
到日再瞻臺內柏五年霜後更何如  
歲冷那能與世宜風裁畢竟 帝深知共驚天意殊難  
料若論輿情已覺遲騶卒早來呵道起吏人如舊上班  
隨都堂豈是君家宅兄弟輪居事亦奇

架上圖書歷五車半年留寓郭侯家窗昏輟卷纔邀飲  
午倦偷閒一灌花史學日深經術貫宦情已倦聖恩加

相朝詩集 卷之二十三 客隱集 六  
勳名外有無窮事好及顛毛尚未華

野老焉知仕宦榮朝廷舉錯也關情權能操縱吾先覺  
思出尋常衆始驚執法漫勞增意氣振綱原不事紛更  
臺端獨坐官邪傲我亦餘年樂太平

留別王廉一僉憲

春明聚首服官初建節南來訊字疎時有治聲傳估舶  
早聞銜恤返廬居叩門每值趨庭候倒屣多從視膳餘  
特勅奚童專報客防教展齒往來虛  
厭向天街避馬駝大夫門靜屢經過奉簾自識逢迎少  
話昔偏教感慨多堦下新添皆俊物樽前舊作會高歌

服除叱馭江南路遙指青山問薛蘿

大行徐章仲自雲南使回

輜軒輻輳遍日南奇萬里經年報命遲絕壁丹青爭入圖  
殊方花鳥悉登詩賊臣竊據繁華盡戎馬留屯士女悲  
見說采風詢故老先朝遺事幾人知

集家越江太史寓感念葆粉舍人卽席有作

吳越子姓東南繁至親乃是十房孫茸城舍人按宗派  
再拜與我稱弟昆茸城諸錢才輩起君於舍人爲兄子  
因循推分及老夫居然與君大阮齒感君古道不敢辭  
天街來往無常期昨夜召客飲我酒不見舍人心傷悲  
白聞詩集 卷三十七 客隱集 七

舍人有僮名銀管燈前呼出面茸滿筵雅堂中夜宴遲  
錦屏風後歌聲緩曾過城西問舊廬叩門草滿無人除  
舍人後事吾不問惟問諸兒曾讀書

將出都過張宗伯夢敦話別

禁城西出是君家客到門常聽暮鴉上直祇疑天欲曙  
退朝多在日初斜應酬禮廢交難謝供奉思煩髮有華  
稍喜庭階蘭數本偷閒秉燭夜看花

園林新闢倚巖阿自入春明客少過宿薛經時開戶掃  
新篁計日出牆多每談宦興知衰甚其奈君恩獨眷何  
我老江村高臥穩猶能相待訪漁蓑

過健菴碧山堂作

城西深巷碧山堂風物蕭疎憶故鄉點綴砌花增怪石  
支排老樹暗回廊人因謝事頽重少天爲投閒候早涼  
鎮日把書通過目問君爭似應酬忙

尚書未老髮毛動暫可園林息此身設榻每留高臥客  
有房都住著書人聽更已幸趨朝少計日猶愁上直頻  
公四月 入南書房料是并時宜室召花溪漫憶理魚綸

都門喜晤劉豫東御史

江國琴聲接近鄰樽前賓客老偏親雲霄遠上追隨阻  
車笠難逢問訊頻露白至今花縣湛霜清爭見相臺新

白聞詩集 卷三十七 客隱集

平生著作勞垂憶昨夜纔聞話故人 先一夕御史與  
坐客談及拙作

送龔舍五太史南還

南海飄然一鴈新通家此日倍情親官因分謫同時罷  
興在論文獨任貧旅食艱難留老友歸裝蕭索助門人  
憐君驛路秋天遠剩有清風爲酒塵

題高詹事江村草堂圖

江天煙樹有無間茅屋參差白晝閒只合圓圖時展玩  
鑑湖那許乞身還

老去經營一釣磯羨他松竹鎖柴扉漫嗟永叔空思願  
但是能思世亦稀

題菜香圖

大官珍饌日分嘗  
舌本偏知菜甲香  
荷鏤提筐緣底事  
親裁親摘味尤長

題徐藝初清夏讀書圖

長夏軒窗面面開  
襟鬚吟就興初來  
竹間三徑尋常地  
酒伴招尋日幾回

捲幔蕭然一物無  
階前閒煞雨奚奴  
爐煙不起松風細  
似是烹茶待老夫

朱竹垞六十初度

先朝英妙選難攀  
洛社今時共一班  
把臂參差感籍裏  
論交先後紀羣閒

功名祇等逢場戲  
著述偏乘解任閒  
角甲舊居吾認得  
扁舟澤畔待君還

題竹垞雪中驢背圖

凌兢策蹇向山隈  
席帽紅衫雪裏來  
望去林巒通一白  
畫圖不用更尋梅

留別汪武曹

一窗聯客榻半載滯孤蹤  
酒今天炎滅燈花夜雨穠  
新

聞頻踴躍大醉益謙恭  
屬草難成寐常聽鄰寺鐘  
書帷名士聚賓閣主人賢  
每夜聯盃酌經時課卷篇  
砌

花驚屢換庭月見頻圓  
叫笑忘形處相思大可憐

甘蕉詩總志公以季夏種蕉階前未一月校葉扶疎居然成窠連綴層層每瓣瀟瀟一

商公每晚手摘數瓣分予嘗之作甘蕉詩索和四首

長夏風清暑未消  
南窗初見種芭蕉  
那知一月干霄上

玉露從天不待邀

儘着西風曉夜催  
偏能結實在霜臺  
堂餐飲過天廚味

退食還承露一盃

秋聲夜向客窗聞  
玉液初沾齒頰芬  
道是天漿能益壽

朝朝親餉與平分

蓮藕香房向晚傾  
金盤掌上漫勞擎  
老夫未有相如渴

聊解憂陽昨夜醒

詞用詩集卷二十七洛隱集

臨發聞家仲扶至不得晤書懷

燕臺別去鴈行疎  
鄂渚纔通漢口書  
捧檄苦羈千里外  
登朝已後一年餘

是年考選後至失期爲期大被常虛榻  
見說衝塵甫下車  
我已趨程爭逐伴  
春明回首漫躊躇

出彰義門

春明門上漲天塵  
亞相塵中送故人  
揖罷登車猶佇立  
近前珍重語頻頻

哀年逐伴別燕臺  
豈有長亭酒一盃  
門下受恩人一揖

翩翩二阮出城來

謂二方子

九日宿利國驛爲張仲子衡臣初度



令節征途去不休隔河且喜近徐州桑弧在道親闕念

黃酒爲觴客舍謀古驛飯香南國稻霜天衣冷故鄉秋

老夫合向今宵醉花甲先君已一週

衡臣與子先後壬子

謝庭子弟總翩翩見汝還思湯餅年爲喜向南霜亦煖  
恰逢初度月新弦燈來敢擇行廚飯車動誰容戀枕眠  
蕙菊有花楓有葉同時寂寞路塵邊

贈劉伯頤

劉生年甫壯豪氣應難除屢換長途馬惟乘半日車耽  
眠噴風駕大嚼得河魚腹笥經書滿高談下店初

贈黃生

日蘭詩集

卷二十七

客隱集

七

我客風塵久於今美爾能物情隨地習世法逐年增減  
飯朝資藥遲眠夜炮燈百凡勞耐得最苦是晨興

酬張炳公

鄉里情從客路親衣裘染盡軟紅塵同時結伴憐予老  
長是前驅作主人

路旁石

一峰特秀富官道過客誰爲賞鑒人底事不同松竹伴  
終年雜在馬牛塵

贈楊中美道臺

使君駐節古鍾離極目雲山馬去遲霧淨正當初日上

霜嚴多賴煖風吹鬱蔥氣仗新朝護清白聲從漢代昭  
我逐征塵淮口過無由挽轡寄相思

送別楊中丞自皖移節之楚

杖鉞江城江正清又移旌節向南荆吏民戀切驚遷轉  
吳楚情分見送迎天柱碑懸空淚點武昌權發有歌聲  
北風不省人攀臥直赴雲帆上水行

餘年初謁戟門塵軍吏驚看皂帽新久識虛懷勤國士  
何期破格禮遺民縱談今昔都無諱贈別文章祇任真  
此去南樓風月好應知常念老詩人

贈別李屹瞻

日蘭詩集

卷二十七

客隱集

七

聚首瀕江市維舟欲雪天淹留剛一月悵望又三年肯  
作歸山計難求買藥錢龍眠虛有約何處訪神仙

蹤跡何時定聞君新有廬尋師應就近得地且安居多  
病身曾健燒丹術恐疎湖南舟楫便難逐武陵漁

鄂省有懷

君方趨皖幕吾正上燕臺遠道傳相念家書勸早回屢  
承當事問詎有可憐才老友虛推獎旌門爲我開

中丞誠好士忘分禮狂生刺字牙門怪談諧客座驚祇  
成官長美寧爲老夫榮古道今行少於中見爾情

贈陶廣文誕先

江邑多豪傑逢君興已闌潛身防薄俗屈首就儒官好

客腸仍熱開尊氣不寒故鄉時載光未覺酒錢難

將入吳寄姜奉世昆仲

倦遊頭白日今爲汗青趨每作吳門客偏親山左孤  
論交前代事尚志古人徒卽有校讎役能邀一助無

寄俞犀月

俞生逃世客亦是俠腸人壇坫爭推長風懷豈似貧酒  
逢高會勇詩好老夫真早晚花谿上余到吳卽寓花谿休辭來  
往頻

酬徐松之以百城煙水集見示

汲汲松陵叟吟壇興正長飢寒餘腹笥辛苦老名場勝

田間詩集

卷二十七 洛陽集

三

地搜難盡佳篇見不忘茫茫煙水願頭白爲誰忙

田間詩集卷第二十七

田間詩集卷第二十八

客隱集 己巳至庚午

夏五月夜泊聚寶門

欲投南郭宿稍趁晚風涼入港催收棹  
穿橋早仆橋樹陰聯岸合燈影挂波長不見長干拾遺  
祭祇自傷六年不到此風物益凋殘  
臨纜添漁網侵河置鴨關稅嚴舟得少進賤客商難老友復誰在  
宵獨坐歎

湖州酬王太守小菴

京口潮平去鶴催荷君念舊重遲回  
尋萬竹留賓住不放孤篷日暮開  
白首論交先世久蒞堂忘分吏人情

田間詩集 卷二十八 客隱集

停車滿院清風起知是玄暉帶得來

會食分班坐儼然文貞公家食班青箱再到感懷偏歷坐余嘗與焉

官君已二千石作客余以十六年筋力未衰憐老友神  
情宛在憶先賢可知家世承清白合飲江心第一泉

過梁谿贈嵇爾還

院上相逢病起新尊前片語覺情親  
交遊熱處疑君文字夸時怪我真  
幕府爭從官罷時研田翻救宦餘貧  
平生知己恩難負每訴淚雲泣故人

梁谿耆舊早相推頭白狂生冒暑來  
山僻迂從鄰吏問門閉閉為野人開  
僮奴解事邀新浴老友聞招喜見陪

已命移舟東郭外禁城留鑰莫教催

吳門贈洪龍洲中丞初度

牙門上調及嘉辰千里歡騰慶祝頻  
村塢炊煙今漸滿閭閻俗尚半還淳  
山頭霧淨清風掃陌上青回夜雨新  
自是政平多暇日時開賓閣禮遺民

東南開府鎮吳關天下儲需仰此方  
國課報成原有額朝廷錫卹本非常  
民情最慶能無事吏道雖紛但舉綱  
側耳農歌聲徧野躋堂聊借為稱觴

送梁藥亭庶常假回嶺南

木天新貴舊狂生乞假南還冒暑行  
客路漫愁梅嶺熱

田間詩集 卷二十八 客隱集

歸帆應俟曲江清為尋老友潛投刺  
怕見時流罕入城屈指回朝春未暮  
故人書籍已初成

夏六月蔡九霞招同張夏重梁藥亭候藥亭不至有作

易代忠襄第雙扉處士廬招尋惟老友  
討論有幾書客到炎蒸候門開灑掃  
初論交悲漢末序盡周餘遠寓欣鄰  
近高朋悶舫居夏重舉家棲於舟  
解衣辭讓繫艇上階除也識應酬苦  
猶憐禮法疎梁生遲未到酷暑正驅車

山左蔡生索題小影

紅樹參差江上村新添沙嘴長潮浪  
漁人爭把漁竿出

空掩沙邊草屋門

簪帽荷衣踞石邊怪他穉子捧青編橫琴不奏松風好  
借我山根作枕眠

吳江晚歸寓齋口號

吳江逢急雨昏黑獨行舟牧馬歸都盡馬車聲已休  
懸猜拾火樹黑認城樓好趁盤門進妻門豈尚留

寓花谿數過韓元少學士談讌是夕方虎至喜

甚率爾成詩

古人稱勇退所重盛壯年聲名正赫奕而乃耽林泉我  
觀韓學士抗志豈不然得假不肯出苦辭病未痊所居

日蘭詩集

卷二十八

三

瀕婁水門繫往來船家貧雅好客我至輒登筵往往序

齒坐嫗居衆客先君無多軒楹疎豁堂西偏架上何所

有熟讀書數編庭前何所有錦莧色初鮮又復何所有

爲山石一卷自矜尊有酒勿問囊無錢客至量必佳觥

籌次第傳到我氣先奪寬政爲少獨所以聞君召欲赴

屢遷延今夕徐子至巾車一何適徐子我別久相見白

滿顛分手踰一紀歲月良可憐我老不足道子貌大非

前有詞不盡吐似以車未懸出處各有故豈盡處者賢

韓子上屢問林臥那得堅我亦望子出但山勿留連老

夫幸不死猶能待子還再飲韓子酒再值清秋天許我

醉紅裙此約勿更愆

花谿秋雨卽事寄道積

平生耽筆研終歲事討覓卷帙忽已積散去誰爲留東  
海兄與弟自昔好聞幽大聲呼同入合力爲我謀同人

亦踴躍致書南諸侯所以垂八十抱書來吳遊諸侯頗

好士而我拙千求兩月寓花谿一刺不妄投閉門加芟

定未敢倦卽休宵燈暈老眼與兒同校讎頭白不足惜

汗青非自由常恐既始事厥功無以收起坐爲不寧行

吟草徑周節候近重九雨雜風颭颭農人聽雨喜爲人

聽雨愁昨暮御纖綿今晨求敝裘僮僕語深夜所急衾

日蘭詩集

卷二十八

四

與獨還念西田莊未必視此優况有桂花開香氣滿林

浮吾生一何有所仗惟朋儕晚交徐叔子心許代我籌

雖未卽周急且以寬我憂窮乏寧足計吾事在千秋

虎丘中秋前三日同汪吳三唐鑄萬姜奉世作

勝友先期集祠前候日斜月惟知昔好山轉覺今華黃

瓦停鑾殿紅燈賣餅家眼昏遊女過借問可如花

昔異三問五十年前事

伊昔先朝盛良宵兩度過石窻人占早月上客來多箇

樽通場定山空一敘歌分班輪鳴采誰問夜如何

輓王厚章

早歲去鄉里栖栖老帝京賣文初遇主建基始成名  
世一朝盡門閭幾日榮春明分手日子汝最傷情

曉留青藜

出都聞始至相見已支離遠道嗟余老衰容爲爾危未  
能資藥餌深悔失扶持有託言皆致當歸勸已還計于  
游身失計到入吳知祇憶窮途困寧堪易簪悲形骸累  
老友囊篋剩遺詩病婦無聲泣孤兒失父癡交惟營寄  
廬客或助朝炊音問寧都斷飢寒更仗誰

花歸寄師魯

秋到花豁冷相期伴我居樹喧常過鼠溪潤自生魚往  
日開詩集 卷二十八 客鄉錄 五

返頻移疾淹留苦校書都門家訊至應問客何如

題張穆之爲汪周士畫相馬圖歌

古來高十肯好馬杜陵有句工摸寫城隅晚涼看洗時  
至今想見清風灑支公故是學道人偏愛神駿超凡塵  
後代惟傳畫中馬世上那得真騏驎東筦張生擅絕技  
尋常落筆皆匠意爲君畫作裘塵圖聊寓嘶風萬里志  
謝氏寫真亦有師爲曾波臣弟子鬚眉顧盼交神姿注目草坡  
看作勢坐待翻騰乍起時汪君一生山水福詩酒弟兄  
事事足海內名宿徧知交每逢顛顚情尤篤知君好馬  
如好賢不向天衢向草間草間自好龍爲友一上天衢

只等閒

注晉賢小影索題

神清秋水玉爲姿搖袖拈毫屬有思卷軸不開琴不弄  
閒階正好苦吟詩

潘括蒼廣文三十初度爲賦恩河墅篇寄蜀藻

河墅近接西龍眠有翁擗剝鬚皓然書鐵酒殘不離手  
況是西風紅葉天晚來少子心篤愛晨夕賴以安林泉  
胡爲早歲服官職繫身吳下廣文壇吳下廣文居無屋  
舉家飢待龍眠穀上官手版謁無時博士瘦羊苦不足  
念翁與我諒氣淡常時埽榻留我宿盤中往往故鄉味  
田間詩集 卷二十八 客鄉錄 六

猶出山廚翁自蓄九月晦日初度辰舍悽遠憶河墅親  
詩成柔付門人爲歲餘翁爲諸孫輩此日酒門延賀客  
此時置酒約比鄰屈指他鄉親戚聚遙知上坐老詞人

客潤州月華山道院登萬歲樓

月華嶺畔有丹丘與客凭闌萬歲樓北固山川朝暮見  
南徐風物古今愁潮來海色連青野浪起江心指白頭  
向晚茫茫何所見依稀一塔是揚州

曉泊梁谿謁徐明府孝思

曙色初開古驛前梁谿霜壓萬家煙郵亭未覺居民擾  
羣蹕親知大令賢乘月甫消京口酒侵寒早問錫山泉

扁舟來去臥塵寰那得聞琴不繫船

士不菴長君吉初索贈

文質名德澤無窮又見諸雛五色同雅致總無華胄習  
奇姿多出世家中每逢故舊情偏戀爲念篇章速豈工  
十七年前今太守也曾催索老詩翁

同孫亦厓夜集家官聲宅

同人雅集禮堪刪老友追隨自一班得伴不辭開量飲  
論文須趁罷官閒名成大半無生計病起經時有道頗  
怪我八旬差健在可知老健賴癡頑

酬陶宗司見過

酬謝詩集

卷二十八

客隱集

七

都門分手去心急爲寧親何意栖吳苑居然見棘人談  
淡知有道對久覺傷神步履無他往偏尋老逸民

韓慕廬席上酬狄立人孝廉

學士喜開尊老狂占坐頻大郡仙作客又見玉爲人席  
上詩書氣燈前冰雪神衰年無飲具不覺醉醪醇

虎丘弔蔡忠襄公祠

死節先朝盛驪場死更殊臨危還掣肘解任且捐軀國  
事爭知去臣心本自孤往來祠廟近一過一長吁

同諸寓公守歲宋聲求宅上歸途口號

半年留滯客除夜收人家方味隨時備貧筵取次加

怪夢想酒身倦且宜茶勒馬臨階上頻驚火樹花

吳門燈夕即事 庚午

聞門燈不見歸路與途迎巷咽邀紅粉街長過綵棚漫  
空妨月到列挂礙車行更說南巡日遮天錦一城

庚午初春姜奉世適同汪吳三唐錫萬往西山

看梅夜宿光福

昨日山有信遠近花且徧良約亦已久茲晨欣始踐如  
何三四人臨行一已倦詩萬興  
倦不行小艇發胥門逶迤繞芳

甸路指鄧尉村處處花如霰老樹臨溪流亦或出深院  
我從塵中來疎枝已罕見村人見者多謂此不足羨幽

酬謝詩集

卷二十八

客隱集

八

芳本寂寞反爲俗所賤明晨入山中得毋服苦眩

出光福遇雨憩道傍蘭若雨止上馬駕山飯香

岳菴晚登槎山小飲抵暮始回

侵晨雲不開相期其緩步我老命籃輿出街已微雨道  
傍有精廬遊人早趨赴林際相招呼回車候雨住小憩

賈勇行肯惜露衣屢遂上馬駕山茫茫一騁顧大地徧

芳非不見所來路平如朝嵐鋪皓若夜雪曙老夫眼迷

離花海洵非此地舊  
稱花海下山飯僧廚談詩催我去槎山

去非遙片石聊可踞漫漫白無邊不知目所寓况復巖

壑殊高下同一素暢哉呼酒飲苦乏斟酌具花下有人

居假借助我北杯飲成吟氣奪不能句與人頗解事  
促歸日云暮

次日由虎山橋泛舟出銅坑沿湖看花望鷺魚  
欄至巽斗柄維舟小飲夜歸遇蔡九霞同至

光福

山行觀已止客興猶未足今為湖濱遊更圖飽所欲步  
出虎山橋呼舟泛空淥銅坑甫出湖舟過香先馥同遊  
怪舟遲紛紛起從陸而我獨不行蕩漾沿湖曲望見村  
際花不見村中屋高下同續紛遠近無斷續人行亦有  
路總被花枝覆所以岸上人不獲舟與逐是日天氣佳  
湖濱詩集 卷二十人落題錄 九

照耀湖光綠未把一杯酒且縱葛賓目停舟巽斗柄追  
尋來以促盛誇驚魚欄指我遙相屬更擬石壁行日落  
一何速明當補茲遊未敢辭僕僕同舟遇中郎相攜蕭  
寺宿

寺

大日遊玄墓迂道石壁午後過長圻嶺到聖恩  
早發石壁與暮回湖上舟今晨向玄墓迂道為此遊石  
壁踞峰頂屹峙太湖腹天生一片石削成牆四週壯哉  
具區波當門乃盡收亦有花滿山意不與花謀下山復  
嶺嶺路阻且修嶺上見梵宇丹堊空中浮其下花為

田寺在荻上頭山門古松樹蒼蒼自為佛殿上治  
毀側老比丘遊女入花去爛熳花為愁誰知紅粉委  
此情芬幽僧室茗椀陳客意酒飯求惜哉僧病酒對酒  
不能醺鴉啼人去盡誰能獨久留

酬吳三

吳會論交地汪生亦罕儔不教時輩識惟其野人遊新  
句篇篇穩春山處處搜往還為設榻隨意即淹留

酬范秋濤太史

齊門來往僻喜近素心居巷指先賢宅  
代書冷知交道重靜與世情疎置酒邀賓外常時祇閉  
盧  
湖濱詩集 卷二十人落題錄 一

春遊雜詩

二月望後汪吳三招同  
勝地昔淫祀嬉遊競此晨生涯停估販風俗壞人民一  
自妖神撒湯中丞毀祠空存野寺春數聲啼鳥寂同首  
憶中丞吳上方寺是日  
吳三有事山下

穿橋趨水濱轉棹隔橫塘港涸舟難讓村稀市益忙雨  
聲遮酒店人語閉漁航到岸靈巖近鳴鐘在上方  
別山逾一紀步履較前難說法僧初去施錢客已闌古  
泉仍汎濫高桂半凋殘為取天平徑琴臺對面看  
山後取路入  
平山至寺側

路自靈巖下同行伴莫分春深啼鳥急節至採茶勸遊

女去來讓管鐘遠近聞天平關上雨不到范家墳過天

嶺有石

支硎開勝境言自趙凡夫爲舍僧徒住常教士女趨故

山唯有墓幽徑已成衙千載稱高士誰云身世孤文硎

墓

今室栖山日先朝全盛年僧藏居士影帖記買山錢謾

謾池邊樹消消石上泉往來閱游女藉草縱高眠

忽有松間路停車杖可擎徑隨流水曲籬讓古橋斜欄

漫風前蝶蝶飛霧裏花庭梅陰滿院客到已全遮法螺

相冊詩集 卷二十人 客隱集 士

華山饒法護吳下此招提樓曠僧新置殿虛佛別栖附

春僧人望古碑深陷壁殿四壁皆陷字怪石漫鐫題

山下多奇石皆夾道松千樹清風客滿攜華山

比物題名其上

茲山名自古積石浩縱橫丈室容單住同遊挽袂行喜

無紅粉到還見白頭驚欲問先賢墓無人識姓名天

墓志載錢公藻墓述不可見

自慶八旬叟能從二妙遊扶持危下嶺屈曲罷探幽臥

榻更相譏籃輿不自謀慙余詩思澀無以謝林丘

園雅集

名園高會歷年開曾失佳期此特來甲子夏五月序齒

俱爲前代各論文欣把故人杯肩隨周仲移時認坐僭

朱游半日猜兩姓弟兄存二子周子佩朱雲餘生留得

共追陪

得宋既庭廣文去年所寄書

江上分帆別丁卯秋別吳門訊杳然那期經歲字翻自

故山傳經學存思見文章進老年解人那可得還是舊

名賢

客吳門聞翼千谷歿于白下愴今憶昔率爾述

展不自知其言之長也

相冊詩集 卷二十人 客隱集 士

於惟瑞毅公風流海內被吾兄名父子家聲罔或墜合

門仗一身如何中道棄曾未二十年遂哭君兩世憶昔

壬子冬落拓走燕市宗伯交未深望門投以刺其夜徐

方虎持我詩出脉宗伯乍覽之欣賞發長喟安得斯人

來斯文足鼓吹有言適在都公門必已至急索門籍觀

居然見名氏門吏受人指沮令勿登記詰旦命吾兄冒

寒叩蕭寺邀我就榻前深談慰渴思爾公詩四章循環

手不置持人示諸姬謂悉平生志須臾沮者來相見大

驚愧我故與訴語頗寓溫嚮智留我東閣居不問記室

事佳篇荷下詢直言了無避傾耳爲沉吟良久嘆曰是



虛懷如有失迺謂吾姑俟以此日聚首唱和無一字把  
我一卷詩疾病無時離臨窆竟以殉僮豎習所嗜公病  
久不出外廷微有議便思請告歸苦爲臣妾累暇日與  
談經爲斯係遜義公志本勇決毅然辭高位疏上病益  
危乃遣背人置以此爲誤公圖獻公子嬾惟兄達大體  
細兄兄轉悲毅陽暨者流安足當一許公起聞許歸矚  
懷今始遂漸欲遠佞人默論左右侍行樂未及旬遽然  
跌坐逝恩禮全始終舉朝爭歎異可憐上卿家身後一  
無備匹馬徧通都逢人爲涕泗喪祭隨具舉盡出交親  
仗舊吏與門生一一親含殮兄子方南還誰與其勞瘁  
山制詩集 卷二十人落源集 主  
此事何足言而兄心則識兄初職司空上知饒心計特  
假楚疆節南北驛兼治鄂洛貽我書掃榻日夕遲知我  
好諍言獨冀庶有裨我性本疎狂所至動遭基門內同  
一家不知謗所自我耳若不聞兄聞大駭異謂此先子  
友非與賓客類彼固無所需敢告置我聞兄斯語  
已勝解世惠久思湖南遊壯遊良不易同舟過洞庭岳  
麓再登岸有詩三十首查皆兄所賜甫返武昌舟早策  
都門騎聞兄遭讎誣未審誰者崇問訊不逢人但知廣  
羅織方切友生憂詎信武昌潰軍晝夜馳官賊同兒  
戲傷哉謾讀餘復罹此顛頭幸無瞞守羈奉母脫危地

舉家踴躍奔皇問饒與荀以是身蕭然空舟如落海  
薄樅陽過吾兒候江浹念我家特食曾不少供饌其秋  
我退里何當執手慰壘壘尺素書遠自潯陽致上言漸  
水祠磨碑待君誌端殺名蹟多蒐羅恐時費我惟紀所  
知似得昔人意曾有汗青役入吳自編次文成播吳門  
郵絕何從示已聞楚案清金陵駕且稅吾事行且畢旦  
夕可把臂詎期凶問傳令我驚以悖人生天地間去來  
必有爲如何英與華乍吐旋已闕觀子政事才豈非今  
能更精神靡不周盤錯見利器門豈無雜賓所親必正  
士昔賢好客風至今儼未替世不見宗伯見君庶其似  
山制詩集 卷二十人落源集 古  
所以江漢間益深往哲企繼述本孝思人徒仰俠氣仕  
宦曾幾時困頓旋以斃已志既未伸後必昌而熾兒孫  
接踵起況有弟也稱我雖八十翁及見箕裘嗣撫棺欲  
一慟金斗遠莫旼古人戒越疆洵由筋力敝遙遙述此  
懷俯仰無窮淚

棟亭詩織造曹子清索題

丹山有文鳥其鳴于高岡梧桐得所栖棟實以爲振棟  
實味良苦不充腥穢腸食之志高潔超然千仞翔昔賢  
典裘職繡黻昭天章杼柚盡樂業筐篚動輪將愛茲嘉  
樹名堅苦適其常手植庭階前聊以表清芳德澤被南

服仁風至今揚哲嗣紹厥美文藻何煌煌重膺先公任  
感物情內傷昔爲數寸萌今已暮天長撥實咀且泣有  
同九鵬嘗益凜牀前誨素絲節勿忘乃知五色羅其種  
必鳳皇斯人本國瑞斯樹亦家祥枝條森官閣蔽苜蓿  
江鄉所以都人士賦頌相賡慶孝思既以著先德亦以  
彰豈如南國詩徒美召公棠

送家禹銘入都

齊女門邊舟乍開春風逐伴上燕臺家聲共是錢王裔  
世路爭需幕府才合室長饑惟各恃亡親未葬待遊回  
同時好士人卻去欲爲游揚書漫裁

題詩集

卷二十一人客隱集

荷花蕩謠集酬徐大臨張日亨令昭廷三子

六月荷花蕩吳中此勝遊籃輿遲野叟畫舫集詞流酒  
興同人勇多心一老休漫矜文字飲取管沸鄰舟

月夜過太湖

湖水秋平浪不興茫茫昏黑一帆凌舟前忽訝峰堪岸  
柁後旋驚月早升近市無喧收客店公村有港信漁燈  
遙憐書局人初靜此際銜杯客散曾

莫釐峰

洞庭東峙莫釐峰絕頂還來八十翁嶺巒下窺青斷續  
波光遠逗碧玲瓏詩才欲盡情難已眼力雖衰望未窮

自幸吳中山覽徧登臨多是謝公同同遊爲徐健翁

同姜奉世訪徐昭法上沙

文靖死國難今且踰四紀孝廉終身哀跡絕城市人  
尋不可見只在此山裏旌麾屢到門堅臥門不啓束帛  
雖衰老徒令草莽委所需賣畫錢衣食道在此四方饒  
購求輔相賴賢子玉樹一朝摧筆墨復何恃違時本不  
祥嘉物況易毀勸君毋過傷爾我皆暮齒死者不可作  
生者事未已聞有遺腹兒拭淚且歡喜

題詩集

卷二十一人客隱集

七

自我入吳門營營事梨棗奄忽一年餘今晨事始了恰  
逢天氣佳急問入山道同行有姜子叩門前爲導手攜  
魚尺長知是山中少烹魚佐青蔬脫粟同一飽山中豈  
無人如子特枯槁勿復話疇昔徒令傷懷抱門外久不  
窺門前委蔓草今茲送我出始見山色好此別不足惜  
所惜人俱老努力加餐飯作意辭煩惱百年無幾時孱  
軀且應保

花谿七夕同果亭作

一臥花谿兩度秋今年佳夕迴添愁絳傳樓上穿應巧  
錦就天邊織未休東觀校書移遠岫綸扉去國阻扁舟  
棣華兩地遙相望我亦何情盼女牛

酬西蜀唐鐸萬

舊山西長子令

早聞吏蹟繼先臣

君先公前令吳江

自罷鳴琴廟逸民鄉國無

家長作客生涯有硯不言貧賣文屢被看山誤索醉惟知訪舊頻癡絕損炊營廢圖一錢都付種花人

寄顧景范

東山書局集羣儒念爾身衰道未孤討論最詳前代事精神多在職方間情于死友徵終始家與貧交共有無近說成編遭客毀同人早爲別賢愚

武塘哭魏子存同晚泊梵受菴感憶良公因寄

同塵禪師師居隔城可見不得晤語

禪屏水繞同城隈來往維舟自鶴湖領衆已非前法席相聞詩集卷二十人客隱集主

尋僧無復舊門徒青氍毹共事人皆盡白社同叅道亦孤遙指梵居欣在望未由親近漫招呼

重九日周介凡邀同從孫菽飲茵怡閣閣在

虎丘山夜

虎丘山後宴遊稀小院疎籬一徑微佛塔當窗聽鐸語漁橋近岸挂簾歸僧窗受戒虛陪坐開算登高盡啓扉正好巨觥看角量催人歸棹雨霏霏

蔡九霞同袁士旦見訪因邀過九霞齋頭小飲

寓辭秋聲早披帷二仲來爲憐孤館客邀把論文杯緩步高齋近深談小雨催蹢躅今始出猶可杖藜回

生輓醉死歌洪生丹霞索贈

吳下達人韓學士得人飲酒卽歡喜家貧無日不開尊勸客不醉不肯止門下有客洪丹霞酒行觴政紛相委丹霞司令令無頗于人常恕于己苛滿斟更請移燈照餘瀝還教受罰多又好與人酣拇戰輸家得酒如卷波自說夜深酒腸大已見燭下朱顏酡卽時醉死無不可但要生前人輓我輓歌聽罷倒便眠劉郎有鍾何須荷世上那肯埋醉人伯倫此願終相左不如中山買來千日酒死去千日仍出土臨期攜酒上墳頭扶君起坐爲君壽所苦千日之內墳未開學士獨坐空搔首

日聞詩集卷二十人客隱集主

過陳山農言別不值

燕市過從日十今十九年故人無不老時事大非前母節幽須關方書序未傳相過不相值此別意茫然

吳門諸子餞別王氏歸田園

名園疑在小山阿寓客臨行始一過林壑百年松桂古軒窗四面菱荷多令嚴監席央紅袖酒勇分班卷白波醉後領巾爭乞句枯腸其奈玉人何

惠山泰氏園遇主人以新翁索詩

泰氏園林風物清最憐繞院引泉行平池淼淼來無際曲磴淙淙去有聲遊女過橋思避客主人窺竹早知名

眼前詩料如何寫好待谿窗枕上成

梁谿秦留仙邀同嵇爾遐秦吉生嚴孫友飲集

故人勝集晚秋天高樹當門纔客船一帶園廬連澤畔

同時耆舊聚尊前名壇讌會悲先代

子癸未春與諸子集君家名皆宅上

仕路崎嶇怪早年圖史滿牀花滿徑何須更枕惠山泉

過蕪關以酒六詠見阻報稅率成

新詩滿篋一帆回剩得吳間酒六酤豈意過關須上稅

好風偏致滯江隈

一生觴詠在江湖客路朋尊不用沽今夜月明空對酒

官封官物得嘗無

問問詩集

卷二十八 客隱集 七

行年八十老煙波酒興還輸詩興多見說上關詩料免

官家關稅豈爲苛

爲愛吳中酒味醇淺斟留待把杯頻早知涓滴皆官物

悔不傾尊醉榜人

舟過蕪關不放行因攜斗酒阻歸程多情轉怪韓元少

此是承君送酒情

勞在茲見過索詩爲其親壽

吳間西出一溪斜白板雙扉處士家合室生涯資筆墨

四時供給有煙霞春晴燈燦千門月雪霽梅鋪萬壑花

遙憶佳晨觴詠罷白頭扶杖憑孳



樸巢詩集八卷續集一卷

〔明〕祝祺撰

清初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序

詩以言志而聲與律因之三百篇所托始也古今來以詩爲家者未易更僕數而約畧可舉若淵明志在恬適故其詩清以曠太白志在豪放故其詩麗以肆少陵志在悲時憫物故其詩苦而多思一篇一咏未嘗不聞其嘆息樂天晚年志在安分守樂飲酒坐禪故其詩曉暢而旨人越州香山之勝千載而下猶如卽乎其入見乎其事大約古人以其志之所在而發之篇章以直寫其磊磊落落之槩而其才又足以佐

張序一

張序一

之若非其素所懷抱雖極意言樂極意言愁必格格不快安能使一人喜而人人爲之發笑一人悲而人人爲之出涕從紙背間見其貌聞其聲哉吾師 樸巢先生集癸未以來詩凡八卷念 英是年卽執經先生迄今無日不從先生游竊有以窺先生之志矣癸甲之交先生方避亂白門四方諸名士鵠立無不推先生爲騷壇主雨花桃葉之間掛詩瓢於酒樓六代風烟一時生色爾時先生方志在豪放其爲詩雲綺霞而驚艷一世其後兵革頓仍大江南北委諸草萊

爾時先生方志在憂惻其詩如建康猛虎諸行至今讀之不啻與花門彭衙同一歎歎也年來閉門息靜酒一罇香一爐栗一張種一蕉一桐庭徑蕭然綠陰啼鳥先生於其中頽然自遠爾時方志在恬退其詩復淡以幽玄以雋合而傳之無不與淵明少陵太白香山諸君子先後同工豈非先生之志不愧古人而先生之才亦不愧古人故其聲其律上接建安高揖沈謝直窺三百篇堂與有以哉若夫格格不快以自已筆墨寫他人胸臆先生曰此必見哂於古人之作

樸巢詩集

張序二

詩者矣燈下讀先生詩因敬識之使凡讀先生詩者俱有以見其志之所存

門人張 英拜題

序

今之治詩者不一家大約工藻繪者則務高蹕之音  
耽清逸者則取蕭疎之氣二家各因其質之所近柄  
槩不相下余竊議之謂世目少陵爲詩聖固已年來  
家尚元白夫元白之詩學杜而遺其侶者也初何嘗  
焉又況高岑王劉先後其間並標赤幟者乎蓋古人  
之詩如六律之抑揚高下本相生而不已蔽至用厥  
所長攻厥所短各成一偏之說此亦習者之過也吾  
友山如總帥時已著詩名每制業之暇卽沐浴

懷集詩集

許序

百篇暨漢唐呂來風人之旨性復恬淡惟適意  
水友朋興會所至悉流爲歌咏今年其諸門弟梓其  
十之二三以傳於世余發而讀之小者山立大者霞  
蔚時因一事一物繪人生難狀之景而寫孤兒怨女  
感憤不平之意如卽乎其人見乎其事蓋直行胸臆  
之所育其言清逸而不降於寒瘦至遇忠孝毅節清  
廟明堂之製則炳炳熊熊比於燕許雖極工藻而不  
過乎駢麗讀者肅然起容未嘗不嘆爲鳳翥鸞翔敲  
金戛玉也夫古人所長山如兼之今人所短山如去

之奇二者之勝而無其蔽山如其聖乎詩者歟或曰  
山如負不世才鬱鬱不得志而一托於詩得無吝慨  
於衷不足其志者乎予曰否否山如才名彰於時其  
詩文所垂後起之秀咸沐其聲教則山如之立言於  
是乎不朽矣異日者太史採之曰被絃管又多見其  
婉而諷怨而不懟也又何憾

同學弟許來惠拜撰

懷集詩集 許序



序

祝子山如內力深醇蓋古學道者流不當僅以詩人目之卽以詩論其體格高古音節安和神氣閒遠有北郡之雄肆而去其龐豪兼竟陵之清幽而無其孤冷求之唐人亦未易多身蓋山如之言曰吾輩爲詩如美人織錦可玄可黃而不可浣以油膩如高士烹茶可泉可雪而不可雜以香塵平昔持論如此宏其詩之離群而絕俗也山如少穎慧於書無所不窺長而游四方四方之士無不欲與山如交當其避亂白

懷集詩集 馬序一

門也知時事無可爲遂以其磊落激昂之意發爲文章詩歌吾鄉王初公吳至之兩先生亟稱其才目爲過江第一流時玄顧童公方監軍五省以禮敦請之不可而一二躬據要津炙手可熱者俱欲援山如以爲重山如謝絕之適歸里門舌耕自給亡何

督學杜翁高老師首拔之童子科而山如泊然自好不爭人間虎鼠共制舉業多爲坊間借刊至今膾炙群口者半出其手小品尤古雅絕倫宛上施先生愛而梓之後生小子輩竊其唾珠皆售去以故遠近問字

者接踵而蜚聲德造之士亦彬彬起世咸比爲鄭公鄉云山如性厭塵囂家故貧不能買山而隱東城僻巷構廬三間擁書橫琴其中客至命酒陶然吟咏有勸之仕者笑不應噫以視世之挾詩筒飾竿牘津津譽貴人勾活者其賢不肖何如也余論年當在執經之列幸山如不棄訂爲忘年交間有所作往而就正一字未安山如必反覆辯難而後已其殆香山所云有公鑒無姑息者與是集也由癸未迄庚子凡十八年存詩門人類而梓之以公同好余曰誦其詩不知

懷集詩集 馬序

其人可乎因言其崖畧如此庶天下重其人而因以重其詩重其詩而益以想見其爲人可無古今不相及之嘆矣如徒區區以詩人目之不幾重失吾山如哉

同里會小弟馬敬思拜撰

序

唐以詩取士其作者終唐之世無慮數千百家家成書人成集無慮數千百帙然盛唐如李杜王岑中唐如錢劉元白晚唐如溫李諸君所著作爲稍富外此有數十首者有數百首者甚矣詩之可傳者少而存之之難也夫詩不論才而論性情陶靖節嗜山水爲詩冲澹韋蘇州所至焚香掃地不以塵俗擾情爲詩高遠二家之旨若有合焉大約意識高而後有風骨格調正而後有聲律以此揆之宜乎唐之詩代

人人不數首耳昔嚴礚嘗評詩謂武德以前矯健波貞觀景雲標格差異開元後風骨聲律始大備甚矣詩難言也非特存之之難而作之之難也予友祝子山如詩雋似陶人淡如菊其論詩曰性蕩者天馳情真者調逸雖縝藻采雖滿眼彌極流溢應酬蒿矢雖粉澤亦損天真故其爲詩也其氣靜穆其色蒼莽本之以意識而緝之以格調殆近挹儲王之秀遠分江鮑之席者乎予觀其所居必植花竹草萊弗剪日命童子供灑掃拭几硯篆煙茶竈庭戶蕭然不啻韋

家風味是得於性情者深矣雖然子聞山如少時珠光劍氣斗酒百篇胸次豪放不羈今且講樸巢自娛夫固以謂世間顯名厚實少年磊砢恍憐之致一以樸留之而古人意義正變源流以及時會盛衰得失之故一寓於樸巢之詩其曰存者猶僅存什一於千百之意云爾嗟乎山如老其才以待時而世榮莫必徒瀟灑出塵之槩頽然自放於環堵吟詠間讀其詩可以想見其人讀其存詩又可以想見其繼此之詩不必盡如唐人之家成書人成集而已可與唐人同

伯仲也山如詩人

同學弟何永紹拜識

樸巢詩集目錄

卷之一

樂府雜體

卷之二

五言古體

卷之三

七言古體

卷之四

五言近體

樸巢詩集

目錄

卷之五

七言近體

卷之六

五言絕句

卷之七

七言絕句

卷之八

六言

樸巢詩集 始發永迄庚子

樂府雜體

古柯祝 祺山如著

悲歌

浮雲滿天。白日難延。大藥不及美酒。老翁何如少年。  
一朝金空。爲世所賤。學書不成。棄而學劍。  
牧豕賣珠。遽登顯塗。憔悴生華。玉面金鬚。蓋下之子。  
豈非侏儒。何必七尺。始稱丈夫。

擬讀曲歌

樸巢詩集 卷一

銀絲簪茉莉。傳言歡所寄。歡既解惜花。儂年未十四。  
歡面白團扇。倩儂先作葉。只面合歡花。莫面斷腸艸。  
儂病實爲歡。歡何令儂病。反思自不知。何怪歡弗信。  
人故不可處。物故猶可與。君帶結鴛鴦。絲絲妾機杼。

籬下雀

枯桑鳴風風不已。籬邊東雀飛難起。野塘乏清流。冷  
哭無遺糝。四顧靡所遇。俯首借君籬下住。明朝日出  
乾羽毛。餓鴟不來我當去。

北行古歌

燕市塵燕山雪。車驅馬驟何時絕。塵沙撲面雪盈頭。  
垂老尚作無家別。河水慘不流。寶刀寒欲折。唯有征  
途人。難改寸心熱。

桐民謠

葛之絲兮蒙于苞。櫟言采而鬻。維婦之績。纖纖者手。  
絲分縷析。或丈或尺。匪喜伊戚。彼君子兮。豈曰惡奢。  
既空杼柚。春羅夏紗。粲粲其色。灼灼其花。我葛之樸。  
不如其華。何所取諸。取之民家。

樸巢詩集 卷一

束之筋刮一目。吁嗟兮爲民牧。爲下福。民何辜兮女  
感。鹿何辜兮民逐。

舉鼎歌

臣舉鼎。肯出血。君舉鼎。肱遭折。何如舉賢仁。治康而  
民悅。君稱聖。臣稱哲。

子夜歌

情知來日歸。反難一夕待。身留戶之中。心出戶之外。  
相思欲言苦。相見情無語。背燈整羅衣。低頭淚如雨。

採蓮曲

田田荷葉隨風起。片片紅蕖香浴水。戲向船頭擲蓮子。擲蓮子。鴛鴦。避蘭櫂。下蒲塘。

浦口風迴蕩碧波。茜裙女唱採蓮歌。採蓮意。少聽歌多。聽歌多。懼難住。郎東來。妾西去。

### 狐女歌

美姑積脂粉。千年化為狐。狐復拜爾。一朝為美姑。人惑美姑。不知其為狐。人惑于狐。猶以為美姑。嗚呼。丈夫有眉有鬚。而聽無鬚眉者。愚。嗚呼。丈夫。

### 堂上歌行

樓巢詩集

卷一

三

堂上歌。歌白雪。酒香沸沸歌不絕。巾簪委地燭欲滅。高樓楊柳低明月。低明月。主復留。呼紫玉。彈箏篴。

### 狹路相逢行

上有扶疎之水啼惡鳥。下有滌洞之水伏短狐。羊腸中路行崎嶇。我乘馬。君乘車。相逢狹路將何如。我今下馬。君勿驅。願言。噉噉成坦塗。

### 田家行

我賣犢。主收穀。我告荒。主云熟。破甕終年無斗粟。借貸它家債不足。主人僕馬未出屋。兒少夜飯床上哭。

### 車搖搖

車搖搖。天未曉。行人整衣趨欲早。鷄鳴月西流。照見霜根草。草在故鄉枝。亦如車搖搖。去無歇。只解載郎不載妾。載妾隨郎行。地天同一轍。豈向深閨怨離別。車搖搖。輪轉腹。去者無言送者哭。安得石燈。中道折。車輻。郎不能前。返應速。

### 禽言十章

提壺提壺。前村後湖。寧知累歲為大無。禾已爛。麥已枯。粒米如粒珠。何曾有酒海。提壺提壺。

樓巢詩集

卷一

四

行不得也哥哥。前村後湖。後網羅。陸地生風波。太行羊腸盤折多。輪摧轅折。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

不如歸去。歸去山田在深處。田有蕎麥花。山有松柏樹。風風雨雨家鄉住。強如作客天涯路。不如歸去。

得過且過。身雖寒。且早卧。腹雖空。且忍餓。何必鳳凰做。鳳凰不如我得過且過。

脫袴脫袴。貧不如富。屋前紡織木棉布。脫故易新。慎勿惡人爭愛。新誰愛。故脫袴脫袴。

蚤起來。看花開。春色若流水。何事不啻。白晝作夢。

奚爲哉。蚤起來。

割麥插禾。雨至湧沱。我聲自喚。人言孔多。騎馬渡河。

葛公真婆。切磋琢磨。奈何奈何。割麥插禾。

姑惡姑惡。喚入深林。雲漠漠。田家女兒。學其聲。母言。

阿女。且莫樂爾。姑亦如此。爾命同鳥。薄雙手。撫兒珠。

汨落。姑惡姑惡。

姑姑姑姑。蠶乏桑。我早呼。今朝桑葉嫩。明朝桑葉

枯。再一明朝。桑葉無。食我桑。樞有老鳥。姑姑姑姑。

泥滑滑。東村老翁。酒醉殺。騎驢如騎獼。四蹄水中牢。

撲巢詩集

卷一

五

不拔。三里橫塘。墮七八。泥滑滑。

木簾歌

已亥春邑中論居民製木簾惡難

簾垂垂。今防寇至。茲何時。今亦如是。僉曰。彼其之子。

登陴而眎。匪是奚以。壯南北之金城。表麗邑之能吏。

街聲巷傳。越日廼備。庶免于詭譖。

木三尺上。繪虎頭。火焰赤。努目張牙。怒弗釋。我曾賴。

以避。今復羅列之。涕泣思往昔。

挾簾登城。又曰。撤去。他郡爲此。逢彼之怒。豈弟君子。

寧不知務。歸休乎。供我晨炊。毋令使君見之。而思。

牽犬出京門

黑繩貫青竹。牽項驅行速。犬戀不肯前。長跪泪相續。

主人顧。謂爾何瘵。上有嚴論。安敢辭。爾徒逞長喙。

有人嘆。爾如梟鴟。爾聲雖不惡。送爾潛行出城郭。免

免大索。

海鬼謠

不陸而水。不人而鬼。奪我騎。焚我壘。喪我二三子。棄

甲而奔。彼鬼也。我人也。奚耻。

撲巢詩集

卷一

六

儒門苦

儒門苦。佛門力如虎。君不見金身寶刹。插雲高。宣尼

堂。廡生蓬蒿。

儒門苦。佛門食利溥。君不見齋僧百萬。佈金錢。舌舐

寒士無炊烟。

儒門苦。佛門若安堵。君不見胸無一字。稱禪師。五經

邊腹無人知。

儒門苦。佛門廣如許。君不見燒香鬻婦。拜僧堂。遙見

書生歸繡房。

江南憶

江南憶。春暖雨花臺。女客觀粧。歌扇掩。郎君白面繡  
鞍。回香氣上衣來。

江南憶。溪水木蘭舟。夜曲遍。歌桃葉渡。曉粧多。望杏  
花樓。作客不知愁。

江南憶。古寺是長干。滿地落花。香馥馥。參天古柏影  
團圓。僧衣六月寒。

江南憶。燈市最繁華。画閣朱欄。金縷曲。磁盆白石水  
仙花。當爐人賣茶。

懷集詩集

卷一

七

江南憶。國學傍雞鳴。詩客酒携。尋菊圃。病僧茶話。望  
臺城。秋色後湖清。

江南憶。靈谷果無差。密密蓋松如。厦屋丁丁。響路號  
琵琶。門前賣酒家。

江南憶。鍾阜已堪憐。艸沒御碑多。牧馬墓無古木。少  
啼鵲。清明風雨天。

江南憶。水木亦堪悲。鼎鑊忠魂。空古墓。牛羊芳草只  
錢碑。何人拜廢祠。

調嘯詞 一日轉應

壯宇杜宇。偏喚無情風雨。驚醒深閨夢中。泪染蛟綃  
雪紅。雪紅。紅雪不似舊時春色。

紫燕紫燕。何處啼泥不見。幾回獨上重樓。珠箔高寒  
玉鉤。玉鉤。玉瘦損腰肢一束。

燈影燈影。常是伴人孤寢。誰家笛弄更闌。明月高樓  
夜寒。夜寒。寒夜香浸茶蘼滿架。

明鏡明鏡。羞照三春人病。錦牋製作雙魚。欲向瀟湘  
寄書。寄書。寄書寄驗取重重封泪。

出門啼

懷集詩集

卷一

八

出門啼。路高低。何所適。心裏凄凄。浮雲蔽上下。溝水分  
東西。井泉無波瀾。一朝變污泥。各以色事人。所遇有  
不齊。花枝豈常好。郎心不終迷。鵲巢鳩可居。鳩房烏  
可栖。爲歡須及時。試看出門啼。

秋雨多

秋雨多。秋田森森生白波。秋風粒粒剪金禾。天上雨  
點滴。農夫泪滂沱。乏食誰自可。輸官將奈何。秋雨多  
螻蛄跳床前。生葉

倪孝烈韓孺人

柳岸韓龍飛妻劉氏乙酉歲師陷城劉守男  
姑雙極于庭賊欲割棺視所藏劉抱棺號哭  
獲免後一賊入將縱火數盼其女劉給之日  
但不驚舅姑女非所惜賊喜投炬擄女去劉  
送女門外并池示女女即投池死賊怒刃劉  
劉罵不絕口而卒五六日後烈日下兩屍如  
生事詳府志中

親爲夫親身爲我身。儒者不得爲忠臣。疇責巾幗爲  
仁人。堂上有棺。膝下有女。死者而且瘞無所。遑惜生  
者適非侶。彼淑人兮。我女可行。舅姑之靈不可驚。我  
身可憐。弱女之軀不可辱。寧死而烈。毋生而涅。水沉  
女身。刃濡母血。水血相凝。化冰雪。黃泉無作容。白日  
僕集詩集卷一

凜大節。吁嗟兮。婦之傑。人之鐵。

坑儒焚書歌

莫坑儒儒不可坑。儒即可坑。心非巷議多出氓。揭竿  
夜呼者誰子。響應。豈必皆書生。莫焚書書不可焚。書  
即可焚。老人尚有陰符文。醫卜種樹書猶存。不能平  
治楚漢之紛紜。秦坑儒儒坑秦。君不見李斯趙高皆  
儒臣。秦焚書書焚秦。君不見咸陽宮闕化灰塵。

悲歌

食李勿食道旁。結交勿結富郎。道旁李多苦。富郎交

不常。珠買姬姜。不如荆布。金結權豪。不如寒素。  
五百客從海島。三千士集朱門。勢消權謝。誰爲報恩。  
袖有匕首。燕市屠狗。取負心頭。聊以佐酒。

望海水一章爲孫夫人賦有引

夫人生產華胄。長適名卿。學刺繡而姬神工。翔詩  
史而稱博士。鹿車隨宦。箱開補袞之鍼。雉噫出關。  
案辜賃春之廬。颶風吹白日。影落揮戈。蚩霧觸青  
天。魂招剪紙。萬里之身。焉託兩雛之泣。堪哀忍死。  
茹荼甘情。集夢巧言。亂德難回。匪石之心。求生害

僕集詩集卷一

仁何用。如花之貌。爾乃把鏡潛悲。引刀深刺。容粧  
粉墜。不隨多露之沾。桃頰脂消。誰問東風之笑。結  
草菴于淨土。證蓮性于污泥。是人。是天。卽心。卽佛。  
風霜憐羽翼。鴈傳字而至。天南山水。認家鄉。鶴載  
舟而還。江北嗚呼。大節不奪。似相如。白璧仍完。趙  
國之年。餘生幸全。勝文山。黃冠難去。燕市之目。五  
羊壇上。又逢冰玉之仙。二女祠邊。應有俎豆之配。  
與吉人。伯仲桑梓。情深更與玄岳童公。金蘭義  
洽。聞斯奇烈。竊爲嘆嘉。漫賦望海之吟。聊識化石



之泣女子而足千古此之謂與人臣而懷二心亦可愧矣

望海水悲風起君不生妾當死不死者良有以兩女  
孤靡所倚一在抱一易齒撫育之報君子妾腹饑妾  
心喜彼何人強連理妾何知知有耻薄糟糠重甘旨  
脫茶巾易羅綺如是生同犬豕我司農偕床第誓終  
身言在耳忍相忘薄如紙引鏡照妾桃李妾之禍端  
自此挾利刃一朝毀血漣漣不能已有大人成厥美  
結茅巷爲栖止禮法王合十指色既空患亦弭嗟予  
穢果詩集 卷一 十一

兄驗阻履迎之歸見孀姊携清風旋故里吁嗟兮秦  
運否疾風揚勁草靡彼士女此女士骨類柴心若芷  
願百年一終始必恭敬桑與梓敢不書光青史

樸巢詩集 始癸未迄庚子

五言古

古桐祝 祺山如著

東別夏哲水兼寄汪爾調

秋霖引華髮見月遲亦喜草蟲鳴暗燈石琴眠靜几  
忽念山中人明朝渡煙水煙水寒且深遊人衣可禁  
山迴沙路溼有客待空林晨厨酒正熟好鳥弄新音  
相對欣握手出詩時一唸我欲往從之道長不可尋  
千里託飛鴻寥寥將素心

樸巢詩集

卷二

偶感

騏驥困鹽車不如陟嶺段讀書無所成不如多錢買  
十萬買紅綃午夜教歌舞奴婢曳綺紈食客如風雨  
亦有朱輪人華堂託肺腑行行者誰子在昔稱繡虎  
下筆驚雲煙日不飽一脯驅饑出門去見者盡猶瞽  
歸來語妻兒揜面嗤迂腐東開七貴門西列五侯府  
山穴多黃金捷足者能取耀俗貴周旋何用規與葛  
爾言雖可聽我躬不可俯一行苟未全百美無能補  
所以甘枯槁清風襲黃土君看跼與夷兩者孰千古

鮑曼殊過晤因閱梅道人竹卷

七夕

吳子何許人執筆如執組興至寫琅玕淋漓欲飛舞  
逸者驚游龍勁者伏蛟應知此老心曠曠無塵土  
我客踞胡床覽之舌爲吐翠色欲上衣四壁生風雨  
微雨沐晴空晚涼作秋候窺人月一鉤影墮碧梧瘦  
起立望雙星東西遙欲就銀漢有時逢美人杳難覩  
良夕可奈何雨涕寒羅袖

俠邪道

樸巢詩集

卷二

長安俠邪道桃李正芬芳相逢少年子意氣何高昂  
訂交樽酒前共指燈燭光明晨酒醒去復結朱門郎  
朱門多黃金相聚說平康以此日馳騁終歲樂未央  
昨日偶見之裘馬更輝煌若恐故人識掩面趨綠楊  
我身豈不賤夙昔未可忘回家展書讀感此復徬徨  
孤劒鳴朔風浩氣搖青缸

歲莫偶書

智紛苦歲馳身容喜事少男兒無所成又驚一年老  
起步庭除間南枝喧凍鳥積雪天風吹青青見春艸

冬月留別童玄顙先生

北颺振寒柵。芳艸不復綠。游人走京華。叢叢翳雙足。  
積塵化滯水。庭鼠捕騏驎。姝子計安攘。功利非所欲。  
崇朝蕭露瀼。龍光欣近矚。帝曰往欽哉。東南卿可屬。  
靡及懷簡書。命車趨楚蜀。楚蜀諸蠻方。異地不異俗。  
况久苦瘡痍。望公起荼毒。元戎先啓行。夜臺揭義旭。  
念余山中人。溫情共燈燭。仰睇雲漢章。欲報報繁縟。  
倦翻棲故枝。僕馬嗟踟躕。感茲意遙深。悲歌亂心曲。  
極肯匪云艱。後晤良可續。余雖歸巖阿。出卜日握粟。

橫渠詩集

卷二

三

夢

願冀成功旋馬秣。生芻束。寄言板屋中。饑渴慎如玉。  
萬愁日不眠。一枕天難曙。往事付咄嗟。美人化煙霧。  
月影散荒鷄。秋聲弄高樹。入夢者無言。迢迢自來去。

從軍行

居家苦寇賊。終歲輟耕耘。一朝辭高堂。結束充南軍。  
寧不懷里巷。寧不惜辛勤。言念二十年。國事多紛紜。  
錦衣著貂帽。日久忘故君。以此自感泣。出門勉同羣。  
丈夫立奇節。豈必悉能文。讀書昧大義。著述皆可焚。

驅馬入紫塞。射鴈下黃雲。忽傳敵騎至。嚼齒欲穿齦。  
鼓聲無迷絕。戰酣落日曛。百歲豈不死。死俯伏波墳。  
北邙種松楸。幾人各姓聞。

箴友

舉世甘譽言。譽言乃日至。直辭中其疾。座擅著針刺。  
鶯聲嘲如簧。聽者耳偏醉。鸛鵲不更音。東徙猶遭忌。  
古人寡言笑。識者欽遠器。矧以棄稅枵。舌鋒處叔季。  
嗟彼國武子。口覆爲身累。世多羊腸杜。門學紆睡。

夜坐寄山中人

橫渠詩集

卷二

四

空庭待涼月。草蟲鳴石根。坐憊枕書卧。百慮勞夢魂。  
兵以已亂設。設兵亂益繁。芳華迎秋風。憔悴能幾存。  
雲岩有高隱。清標無與倫。我欲往相依。煮石爲饔飧。  
功名世所貴。達士不復論。讀卦至損益。掛冠神武門。  
五岳如可游。婚娶俟子孫。君看寥天鶴。鼓翼摩崑崙。  
下跡林莽間。燕雀徒自喧。

又

舜華無久榮。繒雲不常好。遇合會有時。經營苦懷抱。  
好武不好文。喜少不喜老。臣生於其間。委棄同腐艸。

百計靡一得知命矣不早抱書歸南山吾無喪吾寶

感書

中原不自靖六月邊塵起帳裏女郎啼山前駱駝死  
健卒十萬餘盡是良家子編髮學侏離隨征渡漢水

晏坐

晏坐觀靜理清飈引素桐群雛迫雙燕萬蟻忙一蟲  
達人深太息矯首盼飛鴻飛鴻無信音閒雲西復東

遙弔金陵太學生吳可基

生歟縣人五月十四日大清兵至金陵生題  
詩衣上自縊於關帝廟中友人自南來者  
懷巢詩集卷二五

皆為余唏噓道之余  
因作此一遙弔云

世亂學官廢詩書等游塵古義既罔斷安從識君親  
哀哉吳子志馨烈埒松筠痛哭天已醉慷慨質明神  
大器卽有歸神亦為酸辛捐軀謝先帝遺咏感頑民  
陰霾雖四塞白日不終淪在昔孔孟言取義與成仁  
仁義兩無愧寧競草木春嗟予慕高風隔江哭斯人  
孤懷托卮酒萬潔薦湖蓴楚魂不可招霜露盈秋旻

輓胡卽公

余友卽公從史相公游者八年大清兵破廣  
陵卽公與相公同日就義同人王體文潘蜀

蘇梓其四月二十日與唐孟嘉書偏示同志  
用新範章余與卽公稱文字交讀其書不忘  
其人掩涕走筆兼  
質之王潘二子

天不限南北五月江州失萬騎薄危城明星殞良弼  
赤血膏川原白骨疊蟻蟲江左諸名流平時與師暱  
笳鼓振疆場狼鼠各奔逸誰能殉孤臣仗節獨不屈  
卓哉吾子死相許在平日金石既匪移鼎鑊復奚恤  
魏昭事郭泰造食侍寢疾曹敞師吳章義不避鉄鑽  
以今況古人古猶有弗及檜柏無曲心風霜見良質  
師既為國死子亦為師卒所死有公私大義同一律  
懷巢詩集卷二六

天柱傾東南衣冠盡若橘已死實未能謂人死不必  
我批故友書酸風搖紙筆悄焉助予悲空堦弔蟋蟀  
述金陵所見瘋道人

都門多貴人出入衆欣視碧玉耀冠釵黃金飾車騎  
日晏張華燈月沉倚珠翠座上客如雲綺言譎仁義  
亦有不遇人晨門爭擁篲道人獨不能葛衣眠酒肆  
或與屠酤行恒與丐傭醉謂我所交游多不如子類  
醉唱烟霞詞醒來不復記市上諸公卿呵喝莫肯避  
至今五六年帝位幾更易向之歌舞場已為荆棘地

幻夢醒秋風。榮華變如夢。何如道人閒。尚在天台。睡  
乃知鸞鶴心。自與燕雀在異。長書招隱歌。雲深杳難致。

張如三歸燈下小飲

與子輕別離。節序迭寒暑。千里載渴餒。兩地歷艱阻。  
乍見疑夢親。驚魂若羈旅。短髮積飛塵。張燈倍憂越。  
憶昔帝京游。翩翩余與汝。曠懷招鶴猿。雅聲宜律呂。  
日月曾幾何。鳴鏑震鐘簴。吳宮走麋鹿。梁園慘禾黍。  
階厲者為誰。雪涕不能舉。南山存舊廬。願言偕寢處。  
千仞可翱翔。翮毋縈腐鼠。市釀幸初熟。井蠶助悲語。  
樓巢詩集 卷二 七

仰視河漢微。霜鐘動疎杵。

古意

神龍性天矯。鳳凰羽毛好。邂逅兩相歡。訂交滄溟島。  
一朝願苦餓。思欲啖龍腦。甘言誘之前。暗中伏牙爪。  
結納匪我儔。恩情豈終保。願言謝故人。獨向烟波老。

禠詩

人生貴適志。胡為多所求。夜嘔晨復爾。百歲空自憂。  
神山在海外。仙人居上頭。力能併六合。不能卧丹丘。  
何如采芝人。惟與天為遊。我生非其時。滄海飄虛舟。

仰睇河漢間。路長思悠悠。槍雲忽如馬。樛雲忽如牛。  
願言美明月。常與智者儔。

又

貴人昔未遇。致身無青雲。朝為飼馬卒。夕為大將軍。  
平陽舊公主。屈勉結鴛群。貴賤寧有定。所患終無聞。  
鴻鵠慕高翥。慎勿辭辛勤。千里托羽翰。燕雀徒紛紜。

又

微軀負意氣。結納多少年。燕市相悲歌。痛飲十萬錢。  
報仇雖未成。寶劍光燭天。中歲不復爾。獨居南山巔。  
樓巢詩集 卷二 八

有時曳藜杖。坐石觀流泉。泉水何湛湛。萬慮亦已捐。  
乃知春風好。游絲徒自牽。子雲何人斯。亦知寶吾玄。

又

陟岡采紫英。松石何班班。涉流采芳芷。清波何潏潏。  
伊人天一涯。所居非世間。呼龍種瑤艸。常與玉比顏。  
我欲往從之。孤鶴相與還。悵悵不復值。白雲飛滿山。

又

神龍無尺木。終為泥。盤藏山基附良駿。千里同翱翔。  
漢文方好儒。賈生謫遠方。百戰不封侯。漢武亦英皇。

遇合信有時戚戚徒自傷所以閉門人高卧北窗涼

又

終年未出戶戶外多山川山川窮且深欲涉不敢前  
感君千里意贈我琴一絃古音良自愛座客寡留連  
新聲足娛耳發響靡周旋不如懸石壁好風吹自然  
借問曲爲誰難爲聽者傳

山行宿野老家漫紀

夙昔慕丘壑恥爲都市游忽忽三十載失志趨馬牛  
風塵滿賜冠面目懷驛羞初冬天氣佳策蹇渡清流

樸巢詩集卷二

九

疎楓絳霜葉日暮風颼颼好山圍四面枯桑啼一鳩  
轉徑得茅屋爽氣飄松楸主人喜客至語笑多綢繆  
自陳山中人冬夏唯一裘薄田僅十畝種秫可早收  
客也苦風霜願言出新箴盤中薦芋栗醉裏談桑疇  
止宿北窗下夢亦增清幽晨起聽鷄鳴相辭畱復畱  
飽我青精飯送我白沙洲念此益自傷半生如浮舟  
滄海揚沸波齒帶成高丘龍種化烟霧燕額胥鼎囚  
而我胡爲者役役於蜉蝣逝將去雲濁行與達者謀  
因思古仙人雅愛居層樓樓高與天通俗士未可儔

俯睺紅塵中。蜩聞良未休。學道既不早。過此將焉求。  
寄言王子喬。俟我緱山頭。

山中訪友不遇

人生不得志。出戶履腥塘。一夜生朔風。百草枯嚴霜。  
我來南山陲。尋君舊艸堂。積雪挂殘枝。老犢眠頽牆。  
前者此山中。賊騎如飛蝗。烏鳶啄道殣。食飽啼白楊。  
至今夜雨時。陰火生空房。君有芙蓉劍。淬之騰電光。  
時事云孔棘。胡爲甘退藏。歎息不復值。野鶴成翱翔。  
安得化閒雲。相從游四方。

樸巢詩集卷二

十

歸卒吟

少小賤章句。馳騎挾弓矢。仰射飛鳥墮。手格猛獸死。  
自謂古壯士。不數兔園子。前此天下亂。民窮盜紛起。  
所過郡城墟。白骨滿蒿里。將軍不肯戰。引旅東西徙。  
我時無所歸。相隨執鞭耳。煮酒恣意餐。繡鞵炫朱紫。  
畏賊如虎狼。刈民類犬豕。更有如花顏。琵琶聲在耳。  
如此十餘年。請以報天子。一朝燕京破。旄頭更東指。  
元戎劍下亡。名賊焚戰壘。解甲夜逃歸。竄伏林莽裏。  
道逢數遺氓。執縛恨切齒。奪我所佩刀。棄我長河水。

匍匐來故鄉。鄉人皆弗喜。親舊無一存。相依外家姊。  
姊亦薄我爲。惟日給糠粃。登高斫荆榛。雪中無完履。  
仰空泪泫然。壯氣時消靡。昨日郡移檄。徵兵伐西鄙。  
姊復勸我行。長謝姊休矣。我行旣已非。我命復遭否。  
一車載瓦礫。一車載桃李。擲者因人施。一美一不美。  
周處殺虎蛟。改行卽良士。願姊勿再言。人不可無恥。

雜詩

當春花爛熳。桃李正灼灼。游人愛艷陽。相期采芍藥。  
眇眇多迷離。言誓展戲謔。愛此人如花。得不及時樂。

懷集詩集

卷二

十一

鬱鬱百尺松。風霜飽丘壑。礪硯鮮媚姿。青蔥亦匪惡。  
造物寧有私。稱情自爲薄。豈無道行者。埒之擅下筍。  
滄海吹天風。憇此雲間鶴。鶴志千仞翔。倦翮欣有托。  
白日下午空林。芳菲競紛落。

雪中歌

曉雪止三寸。莫雪忽三尺。枵櫺煨無烟。抱書向燈炙。  
豐穀慶來年。把酒樂今夕。可知窮巷人。空瓶無宿積。

七月七日禮裴仙作

瓜菓陳明神。乞嗣不乞巧。柳州文雖工。何如子孫早。

詩書付他人。才華卒枯槁。所以不必佳。愚且蠢亦好。  
神勿嗤情緣。無後事非小。免余不孝愆。泉臺見亡考。

恭祀文昌帝君神像

讀書祀文昌俱萌功。各見我今之祀之。泊然無所羨。  
如觀感應篇。惟知敦行善。有所爲始爲。無所爲必倦。  
天下不文明。士夫多私戀。擲管弄虛花。居官恡方便。  
富貴盡若斯。何如長貧賤。爲世所不容。卽帝所不眷。  
我今合十指。此心恒戰戰。不是紫微宮。乃是森羅殿。  
我願頂禮人。觀心勿觀面。

懷集詩集

卷二

十二

讀吳越春秋

吳王愛神木。梁肉甘宰輔。伍相高舉衣。屬餞賜之死。  
厥神依素波。邈來疾如矢。功成韓盧烹。西山種戾止。  
伍相望見之。海上怒潮起。穿山持之去。願共浮一水。  
古人懷國仇。至死不容已。今人半面啼。復能半面喜。  
踪跡寄濁流。姓氏污青史。願言鑽其身。投畀滄海裡。  
千年蕩滌之心。清吏知恥。

卧病

連日茵杯盤。燭沉夜清泚。扶醉卧流蘇。晨起頭欲毀。

體僵不能行中結核如李坐璫刺蜚芒仰簞液蝸髓  
閉目多呻吟精力暗中靡假寐夢猶驚聊聊磬鳴耳  
生平愛琴書一日不可已三朝科首卧五內覺生鄙  
剝喙客初臨強之妄譚鬼所言雖荒唐病顏聊一喜  
相如

文人多薄倖古今往往見相如作賦才凌雲天子美  
初爲縣令客不耻富人譏手揮綠綺琴戶窺挑婉嬈  
致令冰霜心忽爲絲桐變當墮女可羞滌器男亦賤  
以此耻王孫十重鐵遮面始知既非正鳥能終有善  
樓巢詩集卷二

所以白頭吟負心不轉盼漢時重節義虛文承主眷  
不與狗監交安得狗監薦前此一相如髮怒秦王殿  
仍懷舊壁歸無煩寸鐵戰既知慕其人各同實不踐  
爽德曰風流風流奚足御

隱難

古士遭世亂挈家走異邦愛彼山川好戢羽任徜徉  
今則殊不然主者各有疆買山錢匪多巢由空自傷  
龍眠與浮渡遠近各一方丘壑借不可寤寐安能忘  
故鄉且如此何況非故鄉乃知世變極退亦難爲藏

山靈不容隱城市豈恕狂唯有學杜門飲酒夢羲皇

里中

里中佳子弟妍皮覆膏粱厥父瘞銅穴縈經行樂場  
結納非其人金錢蝴蝶翅傷農逢穀賤無以償官糧  
虎吏日追逋僮僕皆潛藏田園連阡陌居舍亦輝煌  
帝冠賣大市誰計價低昂二八兩侍女貌不讓施嬌  
涕泣而遣之路人亦心傷一嫁厮養卒卒今爲富郎  
唱曲美琵琶不羨侯與王一嫁貴公子寵之爲專房  
公子無翰墨侍酒焚鑪香兩家多歡笑一家獨悲愴  
樓巢詩集卷二

時有白髮翁感此歎聲長謂數有消長人謀亦空臧  
自我觀汝長未聞訓義方正人悉屏跡無賴日登堂  
槽丘聚群蠅腹飽多飛颺一金懷寶戚斛珠買俊麗  
婢僕皆漏卮安能積倉箱此皆珍食術薄水沃沸湯  
催科近復亟上下無循良疇肯割已肉爲補他人瘡  
甌水起床第戎莽伏蕭牆我勸賢父兄誨子毋猖狂  
讀書近有道發祥才未央

誅蒙

道秘後無述道傳繼其身人謂羿有罪我謂蒙不仁



成我頓厥師大義同君親奈何效友噬操戈滅巨倫  
北面曰請事豈意非端人同室者爲仇何況越與秦  
淳風三代間狼性不能馴無尤處叔季茲道蕩灰塵  
讀書學文苑衣冠亦彬彬一朝小得志鼯鼠貌龍麟  
汴流忘其源刺譏多反唇嗟嗟房與杜有唐秉國鈞  
文中子設教河汾曾問津師與無忌隙一言不敢伸  
以至無識者訾議失其真謂彼所著書借光佐命臣  
身既沐教澤視闔如鄉鄰手雖無桃李心與逢蒙均  
併曹何人斯不忘蒙師陳至今偶念之怒顏忽生春  
樸巢詩集 卷二 十五

病肺

少年卽病肺知與酒爲緣一飲過一石潦倒花柳前  
擲管爲詩文涓涓如漏泉中歲頗自悔酒星囚在天  
友朋與山水獨醒無所適愛談往古事終日多綿纏  
以致神氣損病肺如昔然壘牛望月喘壁蝸沾露涎  
伏枕不能寐八月擁重綿因思古天子畏死學神仙  
神仙究亦死生奚足戀焉但得生無病步履捷翩翩  
讀書不解倦飲酒不解眠絲竹綺羅叢行樂三十年  
一朝拍手去遺身百尺巖蒼松與白石竟鬼恒留連

吉穴不必卜神碑不必錫兒女不必泣親知不必憐  
楚唄不必誦著作不必傳安穩無何鄉去來勿拘攣  
石崇楊王孫黃土司墓田墓田與地平春雨草芊芊

李夫人

好女帳中來漢武有餘戀那知卧病時已將被蒙面  
見者未必真真者未必見却令君王心至死亦不變

感書

猛虎有利牙人甘飼以血駟虞不履蟲終日肥脂絕  
丈夫能殺人咋口稱豪杰安能效死灰冷借薪火熱  
樸巢詩集 卷二 十六

所以腐書生案積三寸雪壯士挾寶刀黃金賤如鐵

老女詩

花枝開莫遲女子嫁須早兩者不及時坐見朱顏老  
綠窓顚頽人前此容亦好至今傷何如零落恐不保  
雙眉画未長鏡裡惜枯槁寒修落何方春風摧蕙艸

又

爺孃生三人我妹及我姊我姊嫁慈郎於今十年矣  
兒女羅滿前啼笑識憂喜我妹年十四妖嬈勝桃李  
媒妁日在門屈指誇六禮妹亦盛容顏揄金着羅綺

而我失意人。俯首繡花毡。花下並鴛鴦。兩兩飛欲起。  
爺嬾愛少女。長者反不齒。幾欲託姊問。開言復中止。  
含羞歸空房。見影泪如水。  
雪候或易晴。老女不易嫁。幾見少年郎。棄花愛桑柘。  
年大情更深。不能告天下。冷煖只自知。脉脉守空夜。

又

苧蘿有名女。溪邊日浣紗。不逢范少伯。安能貯館娃。  
漢妃亦恃貌。知音能琵琶。生不侍宮寢。死不葬中華。  
遇合信有命。豈乏貌如花。哀哉女雖老。至老必有家。

懷集詩集

卷二

十七

不見好老者載之以後車

送李未盡先生入山

君本山中人。却住市中屋。雖在縣城居。不異處林麓。  
有錢即購書。無地亦栽竹。枕琴夢羲皇。觀魚樂濠濮。  
日與正士游。羞同牛馬逐。前此二十年。天下無寧福。  
盜起如蝟毛。兵紛歲不熟。谿壑鴈赤波。烏鳶飽白肉。  
將相如之何。甘心覆公餗。君獻郇模字。難邀當路目。  
破產瘞枯骸。澤及十萬族。至今陰雨時。荒郊無鬼哭。  
君守拙與貧。不屑受呼蹴。豈乏富厚家。稻粱飽鷄鶩。

善人饑欲死。至不供餽粥。廬下寄莫容。挈家入空谷。  
空谷有茅堂。偃仰慙脚獨。時戴華陽巾。或衣水田服。  
課兒授瑤函。呼僕誦黃犢。間以經濟才。小試及花木。  
余居市廛東。去此恐不速。桃源非仙居。無能成小築。  
來春雪霽初。願攜酒一斛。醉君翠微間。夜抱白雲宿。  
世代有變遷。人事多反覆。與共學雄飛。無寧爲雌伏。  
爲我告山靈。我友亦麋鹿。

茉莉

懷集詩集

卷二

十八

此花產閩地。閩地等尋常。移之江南北。人悉重芬芳。  
乃知古高士。名不出于鄉。賢聲震天下。豈必辭遐方。  
小雨滌初暑。輕風送微涼。我與此花期。相對傾壺觴。  
花若解人意。素影流月光。枕書就清夢。夢亦多餘香。  
彷彿去年冬。醉卧梅花旁。

五言排律

呈二尊高老師

四海波稱靜，千秋獄降祥。  
經師膺帝簡，文運煥天章。  
南國苞蒼壁，西河比素王。  
珊瑚胥入網，鸞鷟漸鳴岡。  
雲漢昭皇瑞，球圖卜道昌。  
嗟余生孔棘，知己慨偏長。  
琴破飯牛市，詩殘飽蠹囊。  
一朝逢伯樂，九折變康莊。  
韓將驚旗幟，隗收慙批糠。  
終輪鵬翮健，空逐馬蹄忙。  
饑字煮寒月，荒田研霜侯。  
芭恩未報，稽散調先亡。  
廣庇萬千失，孤寒八百傷。  
追隨思納履，感涕欲沾裳。

樸巢詩集

卷二

十九

源遠流何極，問充慶未央。  
石麟書吐彩，神驥步飛黃。  
世澤絲周颺，仁陰借召棠。  
國英班王荀，家學紹青絳。  
粲粲三珠樹，巍巍五馬堂。  
海門春水濶，天柱雪峰涼。  
仰止看霞蔚，趨承襲芷芳。  
罷歌新雨露，士拜舊宮牆。  
孔李情偏慤，歐蘇遇允臧。  
願言嗣丕烈，常此布熙陽。  
玄冥膏群卉，義和照八荒。  
御屏書姓字，野席引壺觴。  
小子私難罄，南豐祝辦香。

樸巢詩集

古桐祝 祺山如著

七言古

建康行

紫髯鮮卑入建康。橫流飲馬隨牛羊。漢兵三十有六萬。一時解甲降道旁。廣陵美姝亂香髮。穉瑜酥滿筵。篋發。壘上荒烟枯骨多。夜半呼群泣明月。

行路難

雨驟不竟日。雲浮無定質。君心忽雨復忽雲。當面輪  
樸巢詩集 卷三

情轉盼失。匣中舊有飛虹劍。雌者不離雄者戀。粉囊寶鏡雙龍紋。不解炤心解炤面。妾眉覆額登君堂。黃金爲屋玉爲牀。總帷一夕生荆棘。芙蓉不艷香蘭泣。青蟲吐腹絲細草。識歌舞。啼痕宛轉濕羅襦。訴盡柔腸君不語。行路難。行路易。君心崎嶇甚平地。安得身爲小鳳釵。雲髻如霜不相棄。

猛虎行

南山崔嵬藜藿肥。行人道上恒苦飢。爲言山君肆疾威。夜掠豚豕排荆扉。近日市中甚于此。咆哮聲雄震

百里。白晝相逢露爪牙。不顧寡若。妻兮孤若子。孤子寡妻悉吞聲。覓死未能敢言生。更有狐兔隨出沒。穿人倉箱上人屋。里中相戒不復言。棄家潛向深林伏。深林少年氣何揚。自言曾射左賢王。邨虎雖輪市虎強。我曹狎之如犬羊。逝將挾百石弓。聚三日糧。威茲群醜靡遺類。郡守有政不知避。願言驅之勿余詈。

方井公索戴敬夫舊書一幅。時予方閱河邨集。

因作此並書歸之

歷陽高士書法老。方子觀之稱至寶。我得一幅已七  
樸巢詩集 卷三

年。僂時展玩還飽。今秋失意走長干。又買河邨舊詩草。歸來斗酒復長吟。短檐曝背黃綿襖。方子嶺寄美筆墨。好此一幅如好色。趙璧還爲趙國完。楚弓終當楚人得。雲烟過眼我無戀。君開如見高士面。梅花帶雪落香片。我構避俗詩一卷。

率此應命

白門逢陳簡菴徵賦西疇草堂詩。時余束裝矣。聞君西疇草堂有大堪讀書飲醇酒。君既有堂胡不歸。又尋名勝西湖走。西湖風月誰爲主。一片寒山共

君語歸來示我西湖詩。客窗漠漠生烟雨。予家亦在龍眠麓。日漱香泉倚修竹。昨亦偶爾來長干。羞見紅塵齊馬腹。百計笑來歸隱得。君去嚙西我嚙北。夢裡尋君舊草堂。野鶴叫回山月黑。

戲題左君草書

怪哉左君少年非腐儒。學劍不成乃學書。風雲閃爍多變殊。筆濤墨浪憑捲舒。有時從人索美酒。大醉不覺過五斗。錦江波濯芙蓉箋。信腕書來神鬼走。或如劍鋒之插天。或如渴驥之飲泉。或如仙女花散筵。或如

懷集詩集

卷三

三

如將軍馬上掣鞭光燁然。我聞張顛醉以髮濡墨。墨墮紙上紙欲裂。又聞米顛揮酒叫奇絕。至尊捲簾爲動色。左君雖生非其時。磊磊落落多異姿。昨日爲我揮一幅。走者跳者飛者舞者皆仰之。懸君此幅草堂處。終日飽看倚疎樹。五更風雨苦不住。幾乎破壁欲飛去。

答友

左持圖。右刎喉。愚夫弗爲亦弗求。朝佩金。暮賜劍。明者至此有餘艷。刀頭蜜雖甘。吾舌亦當念。何以探虎

子。反爲虎所壓。君不見灌園之妻。一女流。不肯食楚之食。憂楚憂。而况躬耕南陽者。寧求聞達於諸侯。

五烈墓

崇禎八年乙亥十二月賊陷和州王氏四婦一女同日死節有司表之日五烈墓事載其敬夫集中王子鍾藻索余詩走筆書此

寶刀淬雪光如練。丈夫佩之身命賤。平生節義托文章。柱折維傾心忽變。朝衣四襖夜三衾。無頭亦佳不足羨。嗟彼鬚眉且如此。何況深帷婉孌子。知我有夫贈我珠。感君纏綿寧必死。王門婦女獨不然。口口繳

懷集詩集

卷三

四

日心青天。一朝秦賊薄城下。願言完璧歸重泉。婦持姑。子依母。頸血濺衣刀在手。當時祇慮玷青蠅。豈願邀名垂永久。黃雲慘淡白晝黑。歲晚蒼柯不殊色。慷慨就義還從容。於昭神鬼亦心惻。因思我昔虎丘客。纍纍五墓藏雄魄。云是逆璫饑熾時。鉤連黨人爲虺。蛻天生俠烈五男兒。奮不顧身撲殺之。五人死後聖人出。毀祠賜地褒其屍。至今衣冠不敢見。見之頻以袂遮面。悔從猶國飲狂泉。不及市井之臣剛。百鍊嗟乎成仁取義男子事。男子反如女子媚。女子殺身無

求生以較男子更無愧。我讀五烈死賊狀。寒月酸風搖紙上。人家養女盡若斯。何必生兒四朝長。樂爲卿相。

### 秋夜長

秋夜長。娟娟星月飛微霜。寒砧絡緯鳴近床。念君燈下裁素裳。裁素裳。剪刀冷。剪刀在手形交交。不堪空房。孤影妾身雖孤猶在家。君孤三載戍龍沙。龍沙漠漠朔風寒。今夜不知何地寢。在家寒衣裁未成。寒風先到遠城邊。城若有還家夢。燈前見妾應長慟。

樓巢詩集

卷三

五

### 鮫人篇

鮫人失故居。漁人誤爲魚。賣與海上翁。不剖腹內書。感君生我意。汨泣皆成珠。珠滴白玉盤。盤中宛轉光且寒。海艘估客來聚觀。撫摩愛惜情多端。小者千金大萬鎰。持向長安博崇秩。更買如花人。瑤臺日鼓瑟。羨君異珍一朝得。而我不能空歎息。自今舉網獲巨鱗。慎勿刀俎戕其身。此物猶知報主恩。不似翟公客高軒。談笑酒盈樽。一朝罷相雀羅門。

鵲鵲啼

城南高樹群鳥栖。五更風急鵲鵲啼。天生此物爲此語。聲本不惡人爭詆。老嫗厭且泣。穉子以石擊。不使鵲鵲樹頭立。鵲鵲長謝去。此方之人莫我顧。死生禍福鳥無權。何妨容我鵲鵲住。女自獲戾命。當畢鳳凰凰。鵲鵲亦非吉。

### 觀姚經三画山水歌

我有剡溪一幅紙。緘之多時待姚子。姚子胸中有丘壑。興至揮毫不能已。覓居近卜山之阿。土墻茅屋垂烟蘿。姚子好我時一過。談笑暑月清風多。因出此紙

樓巢詩集

卷三

六

供墨戲。信腕縱橫不經意。忽而古樹多蒙茸。忽而高峰涌蒼翠。深林有草廬。廬中人讀書。停筆笑相謂。云是姚子醉吟于此居。姚子之意美如此。乃能置我圖。圖裡草野之人何所求。不悞姚子之言斯已矣。因記同君飲酒時。君醉歌詩我聽之。已謂詩中皆是画。今見此画如君詩。姚子詩画信無兩。十日坐卧神氣爽。客能携酒此中訪。方許展圖共欣賞。

### 憂旱

旱田雨一滴。枯苗澤千尺。荒丘水一甌。老農金百鎰。

引領瞻西郊。密雲不雨。驕陽赤舞。土龍鞭蜥。竭驅此肥蠟。無奇策。無奇策。空長嗟。小兒竭澤。蒐魚蝦。老嫗飲泣。憂桑麻。惟有米。樓閣三五家。千錢買水澆名花。

丙申陽月廿五月初度偶書

東西誰運雙丸走。催老英雄雪盈首。憶我少年曾幾何。倏忽今年四十九。四十九年無一成。萍踪浪跡江湖行。逢人不肯屈強項。讀書更耻爭浮名。以此鬱鬱貧且賤。終日北窗煮寒硯。故交零落如晨星。生徒往僕巢詩集卷三

卷三

七

來類秋燕。世人嗤我迂更愚。生不富貴胡爲乎。我亦自笑各有見。麋鹿命豈終庖廚。擁書幸有三間屋。幾樹梅花數竿竹。一琴懸壁不安絃。太古遺音在空腹。昔年著作多嗜奇。血枯髭斷徒爾爲。如今筆墨漸疎棄。知者忌者皆無之。往悲一子落何地。今亦朦朧不復記。死生得失聽之天。且樂中宵安枕曉。眼前有酒座有賓。與君一醉勝千春。心中無事身無病。便是吹笙跨鶴人。

壽蘭翁楊先生七十詩

相陂十月先春煖。催得群花枝上滿。先生七旬正此時。對花飲酒歌休緩。西塘門外路如弦。記得先生家在焉。有時走馬射狐兔。有時染翰飛雲烟。梁苑諸賓歌似雪。平原十日酒如泉。誕生三鳳羽毛好。名世文章換天藻。綠毫爭賦魯靈光。輕綃不剪吳花艸。頑朝季年天欲傾。欖牛槍馬何縱橫。高樓層榭一夕盡。浮家泛宅江南行。雙珠不肯人間住。白版催歸天上賦。瑤林僅見一枝存。茁茁蘭芽吐芳露。先生今年七十矣。閱盡人情薄如紙。愛閒居借習家園。日以遺經課孫子。孫子岐嶷天下才。鷄林聲重若轟雷。會看鼓翼戾霄漢。昭王高築黃金臺。金臺不須狗監薦。草就凌雲天子美。負弩前驅者爲誰。里兒始說陰行善。維時先生老猶健。對客呼盧不言倦。況有西峰松萬株。築室當中山四面。走也不才世所遺。自知丘壑性偏安。跨壩湖上尋梅日。曳杖田間聽水時。願言歲釀黃花酒。我來狂歌酌大斗。相期以此至白首。先生呼我忘年友。

僕巢詩集

卷三

八

滄海桑田歌

滄海變桑田。桑田變滄海。變態寧有常。所惜朱顏改。  
妾顏未改時。輕盈不自持。雲堆翡翠翼。日照珊瑚枝。  
霧縠水精塵。肌骨當時貯。我黃金屋。藉絲一斷不復  
連。腸中惇惇車。折軸把鏡照。面忽慘然闌。干泪注溼  
紅綿。自驚憔悴已非昔。何怪君心不似前。茂陵有女  
年十五。千金不惜教歌舞。秋香芬韞繡鳳凰。玉枕傾  
漿進。鸚鵡新人如花誠足戀。故人不加那可賤。願將  
一語寄新人。滄海桑田保無變。

### 進酒歌

樸巢詩集 卷三

九

西風瑟瑟吹碧梧。月在青天酒在壺。月在青天缺誰  
補。酒在玉壺傾復沽。傾酒問月飲當極。眼前萬事空  
模糊。君不見今夕之兔。明晨之鳥。後此之老翁。今此  
之壯夫。四明狂客高陽酒徒。而况十年流滯于江湖。  
杯行不樂奚爲乎。

### 洲上蘆花歌

洲上蘆花飛白雪。洲上人家千里絕。一丈蘆洲一尺  
金。輸與官司無取缺。去年淫雨春水高。蘆洲幾處成  
波濤。蘆洲已改。稅不改。男女賣盡空悲號。至今此地

無人住。江邊虎猛不復渡。吏胥照火夜捕逃。驚起烏  
啼白楊樹。

### 秋夜

秋水滿田潮氣涼。秋風滿屋燈難張。鼠窺人睡出翻  
窺蟲。畏戶寒。啼傍床。半夜夢回海嶠月。千山愁落楓  
橋霜。有衣不寄家萬里。仰天仗劍空昂藏。

八月十六夜李石逋招飲時其長公自潛山回  
長空之月惟秋皎。况屬故園相對好。君有斗酒復烹  
魚。我來浩歌共傾倒。眼前之人我與君。世事無心暗

樸巢詩集 卷三

十

中老。君言老友勝少年。少年肝膈多山川。山川峻  
不敢近。何如披襟露腹。蒼松前。羨君二子稱象賢。口  
談今古如河懸。仲兮書澆故鄉酒。伯兮經授他方瓊。  
今夕何夕骨肉聚。勝我一子飄零湖海無時還。杯中  
物斷二載矣。不覺三蕉爲君喜。當頭皓魄送人歸。風  
露滿天夜如水。

### 贈種菊老人

老人種菊自怡悅。五色寒芳稱獨絕。紅者似火紫似  
烟。黃者如金白如雪。大而圓者沉香毬。美而艷者楊



妃舌高者一丈低五尺。面面相人不忍別。公子愛花不惜錢。好花一株錢一千。賣來買穀并買酒。與兒醉飽花之前。無人扣門索官稅。何必南山學種田。

家人蓄鴨一群。飼之東河。晨去暮還。初猶需人。久乃自識。率以爲常。一日隣人以雞易一雌去。此雌悲鳴不已。便爾憔悴。越日隨其群歸。相偃歡躍。余感而書此。

貧家蓄鴨無池塘。城東門外河水長。僮子驅之至其地。清波逐隊呼且翔。斜陽芳草還家路。爭識新豐舊。僕集詩集卷三十一

門戶一雌易去。猶復來不肯。離群伴他鶯。西家女子新寡居。一朝艷飾乘花輿。羅敷有夫不復道。以視此雌將何如。

### 江南曲

木蘭舟繫門前柳。肆裡吳姬賣新酒。數錢故欲露纖纖。雙鐲黃金籠臂藕。誰家少年白馬驕。下鞍呼酒戲吹簫。醉貪春色江南好。忘却夕陽歸路遙。

### 蠶婦辭

蠶蠕蠕飼桑葉。怕蠶饒夜更切。三起視蠶火不滅。辛

勤晝夜安敢辭。望蛾作繭成美絲。絲成入市還買。細者製衣。麗製裋。君不見西隣懶婦不養蠶。兒啼女泣三冬寒。

### 勾犬行

冷廟丐兒風雪天。黑繩繫犬夜伴眠。早來牽引入城去。口噉木碗求佈錢。人知犬能夜守戶。有時爭食遭主惡。那知貧賤獨相依。忘却主人爲警婦。嗚呼二十年前走帝都。相逢滿目鼠與狐。盜竊官倉壞城社。此犬安得非騶虞。

僕集詩集卷三十一

### 老醜行

昔有爲老人十反說信其不誣。後見石田先生三病詩。更爲妻惻予今五旬外矣。病肺不巳。繼以脫疼。復繼以齒痛。藥餌勿離。後此何極。因廣爲老醜詩。以代少年之笑。

世人重少恒輕老。老態龍鍾殊欠好。年過半百諸病生。旦夕常憂不自保。記得少年髮似鵝。膏塗水沐簪紅花。忽然秋霜滿明鏡。風前梳落紛蓬麻。頂顚笑兀髻難挽。時防吹帽如孟嘉。兩頰髭鬚亦不黑。暗裡何人染白雪。友朋常贈烏鬚方。鬚不能烏遭鐫摘。摘盡翻肖中涓官。面漆縐眉凍梨斑。加以後背駝峰起。撫

摩鐵杵常言酸。客時兩眸月光似。燈前善作蠅頭字。  
如今字大猶糝粉。向日遠看徒引睡。兩耳聊聊風磬  
鳴。客來有話須重聽。天寒起早火不至。鼻端玉液東  
西傾。更苦熱攻雙頰腫。左車欲損憑手捧。兒童勸我  
強加餐。忽來忽炭入牙孔。未冬便思重裘添。上床終  
夜兩脚發。多話綿纏往古事。微行街市扶僮肩。嗟嗟  
人生行樂須少年。看花飲酒稱神仙。老來一事不復  
爾。千秋萬祀皆徒然。若不見深山木大蠹且朽。不如  
新栽嫩花柳。日月流波人白首。聽我樽前歌老醜。

僕集詩集

卷三

十三

○貧婦吟

貧家婦。衣縞布。幼學鍼工富家僱。富家僱。繡鴛鴦綾。  
一日止博米一升。升米養姑身不飽。忍饒剝繡雙蛾。  
小富郎調笑擲黃金。郎有黃金妾有心。妾心絮落水。  
不逐東風起。妾心離下位。願抱秋霜死。妾有夫。郎有  
婦。還郎黃金郎勿怒。妾身不是平康人。攀條別有章  
臺路。

樸巢詩集

古桐祝 祺山如著

五言律

宮詞

粧罷衆爭疑。心知是画眉。藏嬌垂素幙。掩泪溼紅絲。  
欲刺鴛鴦繡。還防鸚鵡窺。昭陽春已老。何處寄相思。

同夏替水宿苒哲生雞鳴山房

秋聲滿群壑。寒意夜生禱。初誤雨鳴屋。仰窺星在隅。  
論文分佛火。溫酒借僧廚。城郭下方近。幾人清夢俱。

樸巢詩集

卷四

登萬佛閣

石路盤迴上。虛簷納午涼。鳥叅巢佛閣。雲護鉢僧堂。  
下界江城迴。前朝草樹香。泠泠聞遠磬。相送出長廊。

夢

川原適野性。寥落傷西風。不學芙蓉艷。常依鳬雁窮。  
植根秋水碧。弄影夕陽紅。何處行吟子。相看滋味同。

羅文止連近青雨先生暨李仁止傳俊藪伯仲

集張如三齋中漫賦

風寒白日澹。幽室晤名賢。曠論追三代。高朋託二天。

偶然傾濁酒。各自重朱絃。却笑長干客。黃金結少年。

曉泊

夢起發扁舟。人聲古渡頭。江風吹月淡。岸艸帶霜柔。  
棹轉山山曲。鴻飛字字秋。蓬窗寒壓骨。猶擁舊征裘。

金陵寒食

二月見垂楊。絲絲拂道旁。鳥呼人過渡。花逐燕歸梁。  
蜀客霜裘敝。胡姬雪酒香。不堪多悵望。寒食是他鄉。

李仁止過訪

地僻航高固。勞君遠道尋。草蟲連客語。山酒斷鄉心。

樸巢詩集

卷四

二

懷夏替水避亂江上

簾捲寒潮近。衣分秋氣深。忍看江艸路。日暮攜孤琴。  
中原方有事。之子近無家。古道悲秋艸。荒城集暮鴉。

又

鄉關兵火後。江上夢君歸。奉母一身在。侯人四壁非。  
雲深迷鳥道。渾冷念漁磯。莫棄傷時策。與朝重布衣。

秋夜訪李仁止不值

尋君江路曲。則水正微茫。人語驚籬犬。秋聲動艸堂。

林疎孤月近。蟲閣一燈涼。何處停游展。中宵鶴夢長。

留別張如三

亂後井園墟。萍流子共余。山川開夙約。風雨讀殘書。  
遠道滄江莫。離亭紅藥疎。如何獨歸去。翻囑寄雙魚。  
崔季羣傳俊。校讀書靈谷。余以行迫不及晤。賦

此遙寄

挾策走江干。游塵總帛冠。中流慚斷梗。遠道惜勞翰。  
露白菰葭老。霜紅橘柚寒。美人在空谷。無字寄加餐。

登舟東吳子遠

懷素詩集卷四

三

江上覓歸舟。勞勞薄莫愁。故人難遽別。野水自東流。  
負篋鄉書滿。行程風雪留。蓬窗孤燭影。微醉炤吳鉤。

結客少年場

濕血鑄長劍。班荆坐妙年。狂歌燕市筑。醉擲酒家錢。  
流水期歸壑。秋雲聊在天。明朝報仇去。燭盡未成眠。

雨中遲友不至

書水續殘夢。夢回鳴午鷄。遠山疎酒伴。苔壁冷詩題。  
細雨黃梅熟。輕風白燕低。美人攜游屐。何處踏香泥。

午日

鳩啼芳樹午。雲影盪新晴。故里還如客。江南正苦兵。  
蒲香山酒熟。沙暖杜蘅生。三楚烽烟急。何人弔屈平。

山行

策蹇野田路。萬山深欲迷。人家藏綠樹。虎跡印蒼泥。  
過溪泉飛雨。穿蘿石作梯。武陵期避世。此地足幽栖。

感書

四海務征戰。抱書安所之。將思程不識。賓哭魏無知。  
關月嘶胡馬。江清和楚辭。寄言京洛客。可是醉花時。

憶暗兒

懷素詩集卷四

四

四載不相見。笑筵跡跡孤。音書兵後少。黎粟夢中呼。  
飲泣牛悲犢。牽情燕引雛。問奇休載酒。近日哭童烏。

二

生死知何若。臨風涕已枯。未爲泉下子。應是酒家奴。  
遺帙歸來失。牽衣醉後無。城南舊楊樹。明月夜啼烏。

懷芮哲生

哲生高淳人。文章道德卓然。時望余。

他冬歸里。未及一載。而南都五月。失守。士女  
徙離。不知去向。余於七月。病夜偶夢。以手書  
見。寄。醒後。淚。盈。襟。也。

問字扣雞鳴。時時載酒行。灝屏雲半席。湖柳月三更。

夢續文章約。書堅山水盟。相思生白髮。木葉墜寒聲。

何處難忘酒

自香山有何處難忘酒詩詩家多效之王荆公之典重與王景文之疎放皆可誦也余坐客館中愁思紛腸三集莫覓孤枕難支亦戲為此體月下歌之與四壁虫音相和捧心自憐橫眉不免

何處難忘酒。天涯客夢遲。月寒眠鹿石。風動掛猿枝。連社葛巾往。梅樓鐵笛吹。此時無一盞。青鬢欲成絲。

又

何處難忘酒。秋深立莫烟。寒蟲將入戶。佳客未歸田。

樓集詩集卷四

五

又

何處難忘酒。他鄉病裡身。小康出門戶。長揖遇親隣。素楮方思寄。青錢偶不貧。此時無一盞。腸腹轉車輪。

又

何處難忘酒。中原苦戰爭。將軍惟索餉。天子尚徵兵。鴈戶風前泣。牛衣雪裡行。此時無一盞。慷慨未能平。

薙髮

髮鎖爲城旦。嗟余非鮑宣。臨窓羞小鏡。倚石羨連錢。

又

南薄何曾夢。稍旄亦可憐。酒酣揮不得。岸憤問青天。

又

南北文明域。興朝倏改觀。荆卿髮怒髮。漢祖溺儒冠。雲縷隨風落。霜刀入髻寒。西京舊臺笠。惟有夢重看。

又

微軀同弱艸。長慟謝蒼華。冠服輕三禮。蠻髦合一家。有髮堪貰酒。無髻可簪花。也學高昌婦。新添蘇幕遮。

樓集詩集卷四

六

風與空王約。期爲醉裡禪。那知新令甲。能了舊因緣。

江上晚步

石髮生秋雨。山巾著晚烟。卽今同老衲。猿鶴莫相嫌。

和州同諸友野眺

碧天帆影落。客子悵荒濱。穡靜栖歸鳥。舟寒壓暮雲。漁燈當樹出。人語隔溪聞。解珮思難見。亭臯葉正紛。

舟宿蕪湖

朔風吹大野。荒草不長肥。在外傷成客。登高聊當歸。人家烟樹亂。江影布帆微。久立船搖落。潮寒欲上衣。

久客惜朱顏。行程水宿艱。潮痕留石磴。月色冷蕪藍。

薄醉漁歌發。倦遊沙鳥還。夢中尋舊約。風露滿空山。

出郭

出郭方十里。溪山幾折連。峰青雷雨後。花繡艷陽天。鹿跡留沙渚。人家隔水烟。遠公何處是。吾欲傍幽禪。

宿山家

溪深不可渡。隔浦問漁家。亂竹藏黃鳥。枯楊護白沙。烟炊村麥飯。香嚼洞芹芽。細雨東風急。心憐杏子花。

過雙河口

絕壑雨初晴。烟嵐帶溼行。曉鐘山寺隱。春漲板橋橫。

懷集詩集

卷四

七

浪拍鶯飛樹。香生鹿食華。武陵亦人世。此地學躬耕。

訪一如靜休兩上人精舍

埜迥四山圍。尋幽入翠微。好風飄午磬。細雨溼春衣。花落琴書靜。僧貧猿鶴饑。掩關趺坐久。身世悟前非。

立秋前一日夜坐

蟬噪火雲淨。空庭微雨過。不知秋意近。但覺晚涼多。腐草流丹鳥。長松掛碧蘿。夜分盼牛女。渺渺隔星河。

九月十五夜對月

長空澹如沐。庭樹影端端。明月此宵滿。伊人何地看。

草枯蟲語急。秋老桂香殘。薜荔衣難寄。山深風露寒。

雨夜憶門人程惟三山中

憶子寒山道。何堪風雨時。可能忘夜寢。別有聽秋詩。照影燈雙蕊。留香菊一枝。相期歸不早。數盡漏聲遲。

送門人王辰臯入山

行藏知不可。羨爾萬山居。添竹鐫新句。燒茶讀異書。深林荒寺鹿。曲岸小橋驢。安得時相共。翻教世慮疎。

其二

我欲老空谷。君應念故人。授田供種秫。掃石待垂綸。

懷集詩集

卷四

八

枯壁蝸頭戰。長安馬腹塵。何如北窓下。高枕葛天民。

月夜咏顧與治貧家明月好之句因步韵東門人柳寬

空林讀書處。念爾及初冬。月照地如水。雲開天外峰。藤花驚小鼠。松露冷蒼龍。坐到詩成候。山城動晚鐘。

憶姑蘇黃靜御

吳門有叔度。相見意何深。骨具烟霞格。詩飄山水音。三年稀雁字。千里託琴心。夜夜姑蘇月。勞余夢裡尋。

鷄鳴禪室同嵩大師夜坐

鷄鳴禪室同嵩大師夜坐

風雨助秋色。肅然生晚涼。蟬聲書蔓壁。蟲響入經堂。  
竹性孤。烟靜蓮。胎宿水香。願鋒兼醉語。俱可問空王。

歸途

逐隊爭蟲臂。勞勞風雨餘。悔輕遊俠傳。羞說治安書。  
歸去烏呼疾。夢迴鷄唱初。溪山行處好。何事不樵漁。

樸巢冬居

此地可容膝。貧居不用嫌。日烘茅屋煖。霜飽菜根甜。  
畱客開春甕。談經下布簾。偶然詩得意。狂叫一聲聲。

又

樸巢詩集 卷四

九

竹逕繞蒼藤。清宵月影層。匣藏三尺水。琴掛七條冰。  
骨瘦梅同鶴。心空石類僧。小僮呵凍指。也傍讀書燈。

贈李未盡先生

嗟君亦李姓。不得住龍眠。隱市門懸席。施僧画典錢。  
心慈埋白骨。舌慧吐青蓮。好我時相過。輕風淡月天。

詠杖 步張齡若韵

畏途誰可倚。欣爾共追隨。村醉扶歸後。田流曳聽時。  
老年添健友。緩步助工詩。只此相攜得。何須天祿藜。

又

行藏余與汝。世外好尋幽。綠蘚沾花徑。青錢掛酒樓。  
扶人成獨立。伴客看清流。莫便爲龍去。相期海嶽游。

食野菜有感

野老情偏澁。遺疏不受錢。根沾泥土潤。葉帶雪霜鮮。  
憶我逢饑歲。呼兒採凍田。于今重得食。風味尚如前。

江村卽事

深樹對溪斜。炊烟隱數家。僧收供佛米。僮釣魚槎。  
秋漲失田路。夕陽還寺鴉。江天飄早雪。處處是蘆花。

窓下看幼女錄余舊詩

樸巢詩集 卷四

十

嘯咏從余好。篇章倩女忙。腕輕書迹細。紙潤墨痕香。  
寧愛新班管。塵除舊錦囊。也知得意句。吟學老夫狂。

夏日項于磐姚經三小集樸巢

一雨洗殘暑。涼來生晚涼。鬚眉蕉下綠。木石画中蒼。  
論茗分寒響。開樽送夕陽。深慙忘主客。清露滴詩囊。

答馬一公贈韻

竹裏落朝扇。江天到客星。羨君口是白。好我眼能青。  
酒共飛金谷。詩頻寄草亭。秋深山色好。紅樹坐談經。

海氛信至。群爭避亂。入山余猶家居。自若秋花。

滿地明月在窗小。僮攜燈至。漫書四首聊以適意。

出郭衆爭去。雷城我獨居。死生原付命。坐卧且攤書。護竹驅陰蝨。分餐給瘦魚。夜深窗半掩。秋月照庭除。

又

掩關深巷裡。市虎信頻驚。謀老半山夢。催寒四壁聲。何人貪皓月。幾處哭荒城。靜夜聞隣語。明晨早避兵。

又

空階如白水。疎影見蒼藤。燕子辭秋社。蟲音近夜燈。

懷集詩集卷四

十一

囚人既不可。出世又無能。愧此英雄血。難澆酒數升。

又

我愛花枝好。多情不解愁。雖羞兒女態。也插老人頭。戒酒疎同伴。關城少浪游。徘徊空悵望。辜負此清秋。九月同項于磐江亦傳姚彥昭周信臣張夢敬

飲葵園之漱石亭

好山無遠近。佳節半晴陰。且閑傷時淚。同談出世心。徑開隨竹折。亭坐隔花深。薄醉分清籟。蕭蕭風滿林。

又

石路轉蒼苔。行行間遠香。共食閒半日。不忍負重陽。小酌猶堪醉。高吟敢曰狂。君看荒草墓。煙雨綴牛羊。

送汪亦傳歸豫章

同坐一瓊苦。憐君更異鄉。曰歸初買棹。泣別各沾裳。野迴山連霧。江寒鴈叫霜。惜行余有夢。莫嘆道途長。

又

忽忽歲云莫。離亭遠送君。水聲新雨雪。囊色舊詩文。歸有田廬好。地無戎馬紛。此時應憶我。裁字寄江雲。

送許虎臣

懷集詩集卷四

十二

世賤儒冠日。謀生猶研硯。長歌知己送。大笑出門行。道遠衣襟薄。冬寒天喜晴。前途誰下榻。應念舊才名。

同馬一公宿竺公精舍四首

門到兩狂客。聞聲僧已知。入山曾有約。一路豈無詩。驢卧經霜草。花開向日枝。愛看梅石古。不及話離思。

又

山深天易莫。自與市城殊。野水寒猶活。林烟淡欲無。松杉迷舊路。筍蕨出香廚。燈下詩初就。從師索面圖。

又



風定夜無聲。禪燈照客明。茶烟猶未散。山月忽然生。  
滿地蒨蘿影。深林鳥雀更。與君極下立。詩思一般清。

又

分得高僧榻。中宵卧自安。水雲多入夢。霜月倍添寒。  
山葉隨風落。園蔬聽鹿食。醒來天曉未。佛火不曾殘。

得曙兒書至

有人來薊北。馬上寄平安。十二年。中事。三千里。外看。  
未閒心轉感。欲讀淚難乾。想得封書日。傷情總一般。

又

橫巢詩集

卷四

十三

我生不得志。老病復奚爲。是爾身離日。皆余腸斷時。  
一函如見面。兩地各懷思。書到家鄉矣。今宵夢可知。

初度招項于磐旣閑過飲

忽忽年華去。今朝五十三。點霜憐短髮。曝日愛閒談。  
嫩綠床頭酒。新黃市上柑。期君兄弟話。莫厭老人慙。

昨有

昨有南來客。相傳北寄書。知兒身尚在。覺我病都除。  
隣叟喜相問。簷禽噪不虛。明年歸倘速。欣慰更何如。

郊行

爲愛梅花好。行吟過古灘。山如屏嶂列。人作画图看。  
野燒湖田渺。夕陽松寺寒。流連不歸去。欲別酒家難。

新春張夢敦招同吳式昭馬一公姚彥昭經三

集遠峰亭二首

出門疎世法。却喜到君亭。臙醢開香甕。遷岑列画屏。  
寒回梅欲笑。雨歇艸微青。四座皆詞客。清言醉裡聽。

又

獻歲之三。日杳期仲蔚家。高城吹雪片。曲榭繞梅花。  
剪燭初更動。開簾淡月斜。金臺人得意。語語見繁華。

橫巢詩集

卷四

十四

同方退谷東郊閒步

風景今年好。沙堤日。日晴。草嬌春煖色。溪響雲清聲。  
無計買山隱。有秋憑研硯。同君覓新句。歸路暗香生。

試歸四首

去家方一月。梧竹便森森。密葉到窗暗。蒼苔隨雨深。  
空爭蕉鹿夢。却愧海鷗心。虛室生塵土。相將拂素琴。

又

潮生波浪潤。一葉往來頻。梅雨幸無暑。江花不似春。  
古多悲楚璞。吾復奈巴人。只合雙扉閉。無傷硯北身。

又

客裡黃梅雨。常憂漏積書。歸家開戶牖。趁日晒庭除。  
花午防貓卧。門秋喜客疎。小僮知我意。收貯亦徐徐。

又

久爲浮名累。期將筆硯焚。自知猿鶴性。難與鳳塵群。  
一徑掩修竹。半堂儲冷雲。井梧花正落。香氣隔窗聞。  
重崖上人過訪兼遺近詩

間說空山內。吾師古鏡菴。柴門雙樹老。菜甲四時甘。  
照影圖金粟。留詩貯鐵函。偶來城訪我。破袖帶晴嵐。  
僕集詩集 卷四 十五

旅曉

主卧客無寐。屢呼聲始膺。披衣床射刀。炊飯釜敲冰。  
興僕爭溫酒。衾裝亂暗燈。出門寒更緊。霜落滿漁罾。

送客之白下

一雨天如洗。輕颿指秣陵。蓼風吹暑淨。江水入秋澄。  
游儻過靈谷。書須寄野僧。爲言予老矣。事事愧無能。

讀宋遺民錄二首

宋祚終難永。諸君意自堅。猶思南渡日。不肯北朝天。  
字字金盃汁。心心雪窖霜。應知秦賈輩。悔恨在黃泉。

又

微賤當時士。翻多報國情。蘭悲無土面。鳥耻出關鳴。  
紙上呼應出。燈前哭有聲。文山歌正氣。見此慰平生。

寒到

寒到荒村日。蕭條獨掩扉。窮愁詩力健。老病酒徒稀。  
滌甕藏冬雪。開窗納曉暉。無端念游子。何處寄征衣。

冬夜

朔風號四野。一夜雪絲絲。想到寒巖下。明朝放幾枝。  
瓦瓶聞鼠鬧。山縣動更遲。刺得殘燈在。窺人卧賦詩。

僕集詩集 卷四 十六

模稜詩集

古桐祝 祺山如著

七言律

遊古林寺

好春過半不曾知。青入垂楊第幾絲。  
扶病尚尋山水處。養花正值雨晴時。  
林藏秘閣飄烟磬。竹映橫塘出酒旗。  
偶得一詩無客和。聲聲清唱是黃鸝。

傅俊毅招遊南郊同芮錫蕃夏晉水王雋侯張

如三諸子

模稜詩集 卷五

芳在南垌尚可尋。美人出谷聽鳴禽。  
李花三月白猶昔。草色六朝青到今。  
走陌馬隨香雨亂。卽僧鐘入午烟深。  
酒龍多病羞兒女。莫踏春陽腸斷音。

舟泊西梁山

布帆東掛水雲鄉。千里蒹葭望渺茫。  
薄酒破愁沽野店。殘書引睡對斜陽。  
高天鶴下陰橫浦。隔岸鷄鳴聲在桑。  
日暮幾人沙上立。西風吹月一鉤長。

寄李士雅

久思石閣授玄經。亂後身憐寄水萍。  
送罷自慚哩路。

鬼著書焉敢問山靈。芝蘭露骨分紫柳。坐春風。放青策。寒長安塵滿袖。相從何地看盤鈴。

感懷

身逢世難却爲儒。走馬無能射短狐。  
白晝只尋燕市酒。黃金空羨霍家奴。  
醉來高座愁鸚鵡。春去南天唱鷓鴣。  
莫訝諸君多楚泣。幾人江左擅夷吾。

又

蠻觸多年已美戈。又聞鐵騎薄黃河。  
論功只解歸刀筆。遺愛方知見斧柯。  
古道人家春燕少。荒烟野戍夜

模稜詩集 卷五

狼多。歲歲金綰滿。笑撚如花上橐駝。

又

十年不易舊綈袍。痛哭何堪讀楚騷。  
無客市中收駿骨。有人海上嘆鳬毛。  
餓來漫煮三都字。亂後頻驚八月濤。  
猶幸報仇身未死。床頭風雨夜鳴刀。

又

帝京三月柳如烟。客裡懷家又一年。  
牛市誰憐歌白石。龍門只合醉朱絃。  
欲尋蔡杖看山色。除解蕉衣乏酒錢。  
起向莫愁湖上望。王孫歸路草芊芊。

又

逢逢。驚。震。神。京。上。客。優。游。咏。泰。平。未。有。千。金。酬。死。士。漫。勞。五。字。作。長。城。坐。看。北。極。櫟。榆。耀。歸。去。南。山。虎。豹。橫。失。路。幾。番。長。慟。哭。酒。家。兒。聚。說。狂。生。

又

京。洛。繁。華。醉。裡。看。馬。頭。塵。射。兩。眸。酸。大。官。解。索。長。安。米。名。士。爭。傳。卜。子。冠。桃。葉。曼。聲。歌。玉。樹。柳。花。香。路。逐。金。九。可。憐。布。襪。青。鞋。客。來。往。心。傷。蜀。道。難。

送門人伍天敘歸濡須並訊湖上諸子

懷集詩集卷五

卷五

三

寒。裳。歲。歲。采。芳。蕖。別。後。烟。窗。憶。舊。盟。多。病。慚。余。高。枕。卧。問。奇。勞。爾。載。書。行。江。湖。計。日。孤。帆。遠。風。雪。連。天。一。鴈。鳴。寄。語。白。蓮。諸。酒。伴。青。瑣。近。復。屬。儒。生。

烏龍潭訪崔季蘊值病未起

伊。人。家。住。碧。潭。淨。潭。上。芙。蕖。相。對。開。載。酒。一。舟。常。在。水。鳴。皋。孤。鶴。仍。歸。山。堂。虛。雲。氣。增。秋。思。石。瘦。天。風。想。病。顏。只。有。蕭。蕭。數。竿。竹。柴。扉。留。看。不。曾。關。

秋夜東柴石公

四。方。多。難。談。兵。日。三。載。無。家。作。客。時。壁。上。寒。燈。羞。髮。

短。床。頭。空。甕。得。詩。題。砌。蟲。入。戶。分。秋。怨。粉。蠹。食。書。共。老。癡。夜。半。海。天。明。月。在。美。人。長。佩。結。相。思。

杜鵑

錦。城。花。路。接。秦。關。香。雪。霏。時。見。淚。斑。萬。里。土。風。懷。故。國。一。聲。烟。雨。失。青。山。夢。回。塞。北。啼。偏。急。春。去。江。南。喚。不。還。芳。艸。無。情。徒。泣。血。中。堂。燕。雀。自。安。閒。

荒響有引

嗟。乎。陽。谷。從。無。顏。日。踏。涔。今。乃。覆。天。百。芾。衣。鵲。終。

輪。葵。足。千。金。市。駿。莫。試。蘭。筋。斯。固。周。娶。棄。緯。而。拊。

懷集詩集卷五

卷五

四

心。楚。臣。立。榛。而。貫。血。襜。挾。弓。走。野。吞。炭。驅。饒。擊。溥。

浪。之。車。惟。憑。鐵。硯。掘。漁。陽。之。鼓。每。託。毛。錐。鼠。穴。深。

蒐。蟲。哀。偶。誌。黃。沙。無。酣。戰。持。晚。風。三。美。代。征。人。塞。

上。之。吟。白。浪。誓。澄。清。望。明。月。半。稜。學。野。老。江。頭。之。

哭。作。者。微。見。其。意。讀。者。請。續。其。聲。甲。申。

其一

苑。國。挾。策。應。公。卿。是。虎。何。人。殿。上。爭。未。必。新。朝。修。國。史。須。知。舊。日。重。科。名。珊。瑚。不。肯。臨。階。碎。蘭。菊。翻。教。零。艾。榮。悵。望。青。天。拂。長。劍。一。聲。孤。鶴。月。空。明。

其二

十年多難慨蕭條。聖主勞思釐百條。徒倚蒿梁支大厦。致令跼犬吠神堯。雲橫古塞烽烟接。月傍高城星斗搖。江左風流稱第一。憂時莫只老漁樵。

其三

天街望斷扇車塵。血字依依念下民。萬戶傷心當此日。中原啓鑿是何人。願持楚璧終歸趙。敢借韓椎蚤擊秦。惆悵鼎湖龍已去。攀髯徒自泣諸臣。

其四

龍門百尺羨難登。客散空堂冷似冰。金穴只知營狡兔。珠盤徒用飽饒鷹。園陵風雨須應慟。海市樓臺未可憑。何似千秋香俠骨。要離墓上弔青蠅。

其五

明時痛哭衆爭迂。事後方知是遠圖。馮道身雷思報國。李陵兵困乞爲奴。珠丸盡廢彈黃雀。枉矢虛張射赤狐。北望長安春已去。延秋門上夜啼烏。

其六

天子山來守四夷。窺關近不在邊陲。江東王氣新尊

帝。河朔秋風早誓師。執法願書齊吏簡。采芳爭薦楚臣祠。女兒白紵歌休發。五月山城叫子規。

營兵掠後東揚古度

毀室傾巢風雨狂。將軍死士索春糧。千門鷄亂新豐市。四月花飛古戰場。好倩燕泥封筆塚。幸能鼠穴瘞詩囊。蕭條讓與妻兒泣。莫念青瓊兩鬢霜。

襟感

落日江城萬騎過。東南無復舊山河。遠人尚識裴中立。大將誰能馬伏波。沙磧漫勞沉鐵鎖。荆榛久惜瘞

銅駝。可憐積翠池頭月。不見春宵玉樹歌。

又

聞說淮揚未解圍。王師十萬竟何歸。梧桐夜喚宮烏急。苜蓿秋增塞馬肥。雲壓石頭悲面角。風高木末弔斜暉。孤忠血戰曾三百。欲向將軍問鐵衣。

又

受降曾築朔方城。鼙鼓何期入帝京。兩載天傾三易主。九州雲擾半徵兵。孤忠久負秦庭哭。大計誰倡蜀道行。願獻郿模三十字。只愁東市怒公卿。

又

梅雨新晴鶯燕呼。南天悵望汨模糊。劍鳴孤憤難藏。匣書著窮愁。只覆瓿。入市醉翁看傀儡。渡江名士戲。橋蒲。西風落日玄元廟。猶有諸君痛哭無。

又

涿野風沙慘不明。何人清角散龍聲。宮中鹿走花先失。殿上鐘鳴山已傾。三輔未傳豪杰撥。兩河空有少年名。玉紅安得崑崙醉。重向黃虞覓大平。

薙髮

樓渠詩集卷五

衣冠無復舊威儀。痛哭空歌絕命詞。拳髮文山知不免。髡髮季布亦堪悲。願教雪鬢還難補。羞見風燈弄短絲。從此舊巾休便棄。好留漣酒醉東籬。

喜張如三歸里

布帆無恙一舟歸。事事堪憐與願違。過眼雲烟春夢短。驚心風雨客書稀。花殘有路傷離間。芝種無田鶴亦饒。豺虎縱橫留不可。好從峰頂振荷衣。

懷舊

寂寞江樓素影高。浪游何事逐時髦。一身湖海存詩

賦。十月風霜冷似刀。買醉爐頭書咄咄。送人亭上惜勞勞。蓬聲吹醒揚州夢。紅豆紛紛落布袍。

秋感

一夜金飈老鳳柯。半規皓魄映烟蘿。江聲空助新亭泣。劍氣猶寒易水歌。此夕天街流赤雁。何時帝帳下蒼鵝。荒城莫羨關山笛。吹醒英雄熱夢多。

又

酒後悲歌古墓田。凄風苦雨入哀絃。誰持玉斧重修月。願碎金甌莫醉天。柿屋經陳庚子日。柳窗詩紀義

樓渠詩集卷五

熙前。可憐素鶴驚秋露。獨向滄江叫水烟。

又

故鄉嗟無家可歸。殘山剩水尚依依。野盤喜薦蓴絲熟。秋社驚看燕子飛。禾黍高低肥塞馬。雲霞出沒學宮衣。不堪南國蕭條日。獨擁羊裘老釣磯。

寄吳子達

時新授長洲廣文

舊時風月憶長干。江燕辭巢草樹殘。大宛馬鳴秋塞遠。廣陵兵散夜潮寒。已餘處士終三徑。尚有流人帶一官。鮑賡蓴絲無可共。憐君首肯爲新盤。

八月八日微雨初過夕陽在山與客步庭下望

西北雲霞瀾漫變幻萬狀怡人心目逾時乃

散詩以紀之

丹嶂都無斧鑿痕。清空倏忽撰奇根。危峰倒挂練千  
尺。亂浪斜傾墨一盆。已見樓臺成海市。欲攜鷄犬到  
天門。急將冷眼須臾看。莫待風吹入暮村。

皖罷感懷

關外誰矜百戰功。萬家烟火已成空。風生墊戍陰秋  
艸。露冷江皋泣斷鴻。舊日酒樓何處是。先年王氣未

樸巢詩集

卷五

九

全終。夜深蘆壁悲歌發。一劍如霜燈影紅。

移居

自慚踪跡海門鴻。幾束瓊函三尺桐。亂日少陵詩是  
史。疆年永叔醉稱翁。城端莫雪高樓見。宅後寒山小  
徑通。欲擬西湖林處士。春風先放早梅紅。

春遊

一碧溪流引曲觴。桃花零落水痕香。春分孤燕尋僧  
社。日暮啼鳥上女牆。尚于未游終屬恨。大公不醉  
成狂。城南白骨生秋艸。爲憶當年舊戰場。

白門同巫需辨小飲

瑤臺錦瑟外人收。不改長干舊酒樓。與馬六街驚市  
市。琵琶一座泣江州。浮名已付桃花水。生事何如蘆  
葉舟。風雨滿城催客醉。大堤莫望漢宮秋。

客中送符無疑歸里

新亭濁酒送君行。兩岸蘆花一雁鳴。入暮黃沙侵短  
髮。驚秋紅葉墜寒聲。劍高星斗誰瞻氣。詩滿江湖不  
著名。莫訝故園衣未寄。慚余何事石頭城。

過鷄鳴寺偕一如靜休兩僧眺後湖旁屋爲淳

樸巢詩集

卷五

十

溪內哲生讀書處癸未秋同六合夏晉水論  
文於此後晉水音阻哲生里旋此地惟顏垣  
販瓦而已悵然漫賦

蓮社重來覓遠公。舊遊踪跡綵雲空。鳥啼百戰齊梁  
地。人憶孤航李郭風。顏樹夕陽紛雀鼠。禁城秋色冷  
梧桐。客中泪共霜前葉。飄泊征衣一樣紅。

九日訪吳子遠因留飲僧舍同楊子王吳岸先

燕公諸子

九月江南蟹蟹肥。清尊相對掩僧扉。江皋雁陣欣初

集。烟雨龍眠望未歸。客舍黃花三徑少。誰家玉笛一聲飛。霜風入暮吹。休急。未寄山中薜荔衣。

龍舒道中

舌在年年走四方。車輪日月馬啼霜。自憐貧賸分隣火。却代新粧製嫁裳。古樹人家烟欲暮。寒花驛路雪生香。征途不耐西風急。欵帽揮鞭指雁行。

雪中寄許綬人倪南陰諸子

蕭條竟日類僧閒。只在寒芳小閣間。敗籜不教童掃徑。疎林還讓鳥窺關。年深自檢江湖草。天半懷人雨後山。

樓東詩集

卷五

十一

雪山。爲問錦囊驢背者。梅花探得幾溪灣。

喜門人方在中過質近業

荷徑深深畫掩扉。半簾花雨客來稀。忽驚問字香生酒。自愧傳經絳作帷。畊研未添新鼠粟。尋巢不厭舊烏衣。隔年記得看山約。何事春光自放歸。

寒食

二月山城啼曉鶯。東風小閣杏花聲。絲絲垂柳春來弱。片片飛霞雨後明。厨火連朝寒麥粥。市言幾處不聞耕。傳聞烽燧江南北。一鳥依微壑上耕。

答潘蜀藻

莫訝書來不寄詩。詩中強半是傷時。况兼貧病稀展。只好疎狂伴酒卮。江雨送春花落盡。梨雲寒夢燕歸遲。南陽近日無畊土。空望高岡賦采芝。

白門東戴槃叟

蘆竹編窗席作門。誰從此地識王孫。行歌幾處烏衣巷。賣賦經年犢鼻褌。南浦春風吹綠艸。西陵寒食近黃昏。城樓笛莫橫梅調。作客天涯易斷魂。

西郊

樓東詩集

卷五

十二

欲向岩栖覓草堂。城西陌上菜花黃。陰雲帶雨歸林暗。山鳥呼人渡水忙。相國舊坊餘斷石。田家新燕怨空梁。踏青漫說香車少。戎馬江南春恨長。

寄吳子遠

時爲奉化令

黃梅熟盡雨猶含。記得高峰雪後探。澤社人文傳雅下。柴車書畫載江南。一官水立琴俱雅。兩地春深樹已甘。聞說浙潮今不改。可無相憶寄瑤函。

江行

布帆遙指大江流。江上青峰對客愁。風月夢依桃葉渡。



渡水雲身寄木蘭舟。送行鳩燕晴相語。入望魚龍愛欲浮。却羨清陰雙石在。無人垂釣老滄洲。

藏築偶成

截竹編籬一徑開。地閒隨意覓花栽。五更雨過紅蘭發。一月風輕白燕來。酒伴漸疎因病肺。樵童不去亦憐才。近年懶性俱成癖。丹轂休教破翠苔。

夏日即事

夕陽西下荳棚涼。起汲清泉潤海棠。近水藤蘿多滴翠。傍花蝴蝶對飛黃。山常到眼門難閉。巾不蒙頭髮

樸巢詩集卷五

十三

漸長。野馬浮雲俱絕影。小簾一穗篆爐香。

秋日遊北山

爲探青山一出城。携樽喜有客偕行。寒添小雨清溪路。秋墜高林黃葉聲。詩酒閒中偏適興。世緣亂後已無情。與君坐語烟霞事。莫聽啼鳥百感生。

其二

宜民門外好山連。竟日追歡似輞川。落盡荷衣秋水國。吹斜雁字夕陽天。誰家竹樹藏雞犬。舊地亭臺

九日遊披雪洞

溪山淡蕩寫秋容。選勝先探第一峰。怪石亂堆霜戶。飛泉高挂玉芙蓉。潺湲聲送琴三疊。寂歷寒生石幾重。我欲此間橫鐵笛。恐驚風雨起魚龍。

其二

誰將鬼斧向雲端。石削稜稜秀可餐。疎樹年深藤亦古。空潭日暮酒微寒。高低白雪披丹嶂。大小明珠潑玉盤。竟日支頤看不足。願言蓑笠老漁竿。

初度漫書

樸巢詩集卷五

十四

歲歲溜衣舊葛巾。照臨秋水絕纖塵。喜無兒女煩婚嫁。賴有琴書慰賤貧。煮酒尚存前月菊。留餐未負故鄉尊。義熙甲子詩難紀。珍重歌姬說法身。

其二

四句有五忽驚來。霜雪休教鬢上催。老愛鴛鴦時刺繡。閒看傀儡日登臺。濁醪待客春常滿。澹菊宜人晚尚開。流水年光容易改。花前莫放掌中杯。

壽楊古度母夫人

芙蓉明鏡冷飛霜。寶髻高懸樹德堂。冰雪心持雙鬢

白。我。盧。書。授。一。燈。黃。樽。前。進。酒。新。賜。卿。篋。裡。藏。銀。古。  
鳳。凰。更。有。子。雲。能。養。志。年。年。玄。草。滿。匡。床。

其二

雙。車。借。隱。鹿。門。難。黃。鶴。歌。來。白。髮。寒。時。亂。飛。兒。登。巖。  
籬。空。對。客。出。清。盤。絲。絲。夜。雨。鳴。機。梧。葉。和。風。長。  
意。斷。我。慶。長。庚。圖。一。幅。萬。年。收。上。正。蒼。鸞。

東白湖金合哲

烟。雲。深。處。隱。閒。身。日。伴。浮。槎。理。釣。綸。疎。柳。不。遮。湖。口。  
月。飛。空。常。撲。甕。頭。春。雪。堂。兒。讀。書。聲。亮。水。國。鷗。隨。客。

樓東詩集卷五

十五

座。駟。我。欲。移。家。浣。花。曲。漢。西。可。許。作。東。隣。

送門人金仲先歸里

炎。威。六。月。長。征。少。君。返。家。鄉。正。此。時。馬。上。風。塵。來。日。  
路。篋。中。冰。雪。故。人。詩。已。憐。作。客。孤。書。劍。况。說。徵。兵。動。  
鼓。聲。爲。我。湖。山。先。拂。石。一。樽。春。樹。聽。黃。鸝。

雨中胡燕及以詩一帙見寄讀而悲之

一。鷓。啼。午。豈。花。香。喜。有。新。詩。寄。草。堂。句。裡。溪。山。却。  
圖。吟。來。風。雨。忽。生。涼。芙蓉。粉。盡。書。蟲。老。首。荷。盤。空。  
殘。荒。誰。道。輕。肌。珠。百。斛。羅。衣。憔悴。怯。秋。霜。

偶題

秋。風。吹。雨。草。離。離。坐。擁。書。城。夢。亦。奇。屋。角。蛛。絲。當。戶。  
織。隣。家。瓜。蔓。過。牆。垂。欲。辭。俗。客。常。迷。醉。爲。愛。清。泉。偶。  
得。詩。自。削。十。年。煩。惱。髮。葛。巾。閒。掛。在。東。籬。

雨中方子儼招飲兼贈汪大年

清。樽。對。雨。桂。香。殘。語。入。纏。綿。酒。力。寒。老。友。近。添。來。白。  
社。故。鄉。還。許。著。黃。冠。十。年。鴻。雪。飄。零。苦。一。樹。烏。栖。去。  
住。難。時大年將移家山中靖。節。歸。田。今。已。是。好。留。詩。卷。與。人。看。  
示余自著歷來辭一集

樓東詩集卷五

十六

弔竇公

諱成蜀人爲廖總管步卒張猷忠劫去道之說桐降公不屈而死城賴以全事

落。日。郊。原。鐵。騎。橫。將。軍。一。死。衛。孤。城。魂。隨。夜。月。烏。常。  
喚。血。染。春。風。草。不。生。厲。鬼。自。能。殲。小。醜。荒。祠。難。禁。哭。  
遺。氓。居。高。多。少。偷。降。者。未。審。何。顏。對。九。京。

秋夜范小范方爾止潘蜀藻吳弼士小集漫賦

紙。窗。搖。曳。一。燈。紅。落。秋。風。響。翠。桐。百。里。星。文。今。夜。  
聚。十。年。湖。海。此。心。同。貧。家。佐。飲。羅。山。菓。狂。客。歌。詩。和。  
砌。蟲。范。老。甲。兵。難。却。疾。忍。教。月。照。酒。盃。空。時小范病不能飲

苦雨東吳子遠

兩雨風風苦不休。乍晴桑外又啼鴉。江南五月黃梅  
候。郡北前年爛麥秋。草閣溼添書蠹健。冰絃寒潤壁  
蠅柔。淞江卧病歸來客。滴滴難禁此際愁。

卽事

家計貧來知己疎。况兼老大性情孤。詩添小女燈前  
誦。病賴頑僮醉裡扶。踪跡漸能離市井。姓名翻悔落  
江湖。寒宵意不忘山水。夢面龍眠風雪圖。

寄巢湖張弔一師

漢集詩集 卷五

十七

雪堂曾借鴈毛棲。問字欣親午夜黎。持世文章傳海  
外。授經夫子震關西。花看繡陌躑躅疾。月滿平湖雁  
陣齊。馬帳春風三載裡。慙余桃李未成蹊。

又

每感蕭辰憶舊恩。不辭樸板植公門。別時詩共梅花  
贈。夢裡文猶燈火論。寒屋清風閒錦字。敝貂秋雨溼  
啼痕。相思空望巢湖月。安得詢奇載酒樽。

移菊

園中乞得丹黃種。冒雨移過帶土栽。畧去繁枝將竹

護。便多香氣入衣來。愛君晚節癡癡看。慰我秋思緩  
緩開。十載舊巾堪漉酒。忍教相對不啣杯。

九日同諸子步西山

好山多在縣城西。曲徑行來見野栖。淡淡芙蓉臨水  
照。森森竹木入雲齊。深林霜重寒衣薄。絕頂風高破  
帽低。憑弔舊時征戰地。老烏飛上女牆啼。

移居

十年城郭五移家。飄泊真同繞樹鴉。粗覓數椽雖近  
市。喜餘片地可栽花。門徒壁上懸詩畫。隣叟牆頭饒  
棗茶。却笑雙扉無白板。夜來還倩竹籬遮。

漢集詩集 卷五

十九

又

竹椽撐瓦土泥牆。何必輝煌畫錦堂。雪意况添貧屋  
富。酒聲更沸古甌香。草玄硯凍頻呵筆。引睡書多半  
積床。退與妻兒燈下語。近來市井頗容狂。

冬夜同金仲先小飲

深巷柴門夜雨時。一燈相對坐遲遲。憐君問字家偏  
遠。愧我談經鬢欲絲。酒力減來寒更甚。菜根斷處淡  
能宜。亂書手約供高枕。還念霜風入被池。

初度留張德遠吳柳寬諸子小飲

貧中歲月久相忘。顛爾殷勤一舉觴。白酒青燈茅屋暖。黃柑紫蟹瓦盆香。敢祈顏色常如玉。猶幸髭髯未點霜。醉裡悲歌還起舞。此身又是一年強。

癸巳除夕

雪後陽和凍解遲。燒殘惜袖送窮時。掀髯鏡裡常防老。岸幘燈前不賣癡。囊有苦吟酬好酒。咄無惡歲祝毛錕。夜深香繞梅花屋。知是春風次第吹。

甲午元旦

橫渠詩集卷五

十九

衣冠曉拭隔宵塵。白飯青蔬獻歲新。起拜艱難微覺老。盤餐簡約暗傷貧。簾飛粉雪添清況。鳥愛條風美好春。小醉詩成還自咏。笑將解否問家人。

月夜憶黃山旭

連宵好月皎如霜。添著寒衣坐小床。竹檻露隨花氣溼。瓦甌酒薦蟹螯香。離離樹實低垂戶。薄薄桐陰冷覆牆。忽憶美人家萬里。西風吹夢渡瀟湘。

冬夜余季起陳夏五攜酒雪巢快談過醉詩以紀之

紀之

入夜霜風捲碧天。典來呼酒醉忘眠。燈挑冷燄窺詩牋。竹葉清陰伴座氍。屋角一枝香馥馥。城頭三鼓片妍妍。自嗤老大無成就。鸚鵡還應能舞少年。

東齊古愚

百尺蒼巖面裏看。知君難放酒盃寬。坐殘月影三更印。聽到秋聲幾樹丹。世路近同登蜀道。人情誰復憶齊紈。山深歲晚期同醉。爲訪梅花過古灘。

戒飲

入冬以來無夕不飲。飲無不醉。十一月廿二日夜夢古剎一異僧熟視余曰。毋縱飲可得十。

橫渠詩集卷五

三十

餘年活醒起記之  
因有斷酒之誓

老僧指點三更夢。凍筆呵書座右銘。燈火好教焚醉綺。烟波從此著茶經。雖然陶土原堪化。自是妻言亦可聽。冷落梅花休笑我。有詩相贈不妨醒。

紙帳

春蠶繭縹緲溪藤。秋水微波入夜澄。四照碧天搖綠蝶。一稍寒玉凍蒼蠅。床頭讀罷書窺月。幃額分鈎竹水。只此扶持清夢穩。何曾輪與雪山僧。

歲末戴星士

手星為指迷。傲貂依舊曳。冷泥宮中磨。竭推難。  
不獨。空看馬塵飛。冀北。羞描螺黛過。  
村西山。共太守無勞說會稽。

冬夜同下二十時二如白中州遊歸又有

三河之行感而賦

歲晚憐君作客還。風塵猶積鵲鵲斑。天涯到處難行。  
路。故里當時好閉關。窮對妻孥應問。醉逢親友且。  
開顏。明朝又向龍舒道。日莫驅驅雪滿山。

送吳子楷之霍山

懷集詩卷五

王

一經傳處萬山遙。念子行游意寂寥。麗宅可能忘主。  
客。董帷姑且混漁樵。半天鶴唳雲常冷。五月茶烟雪。  
未消。聞說黃精饒此地。願期歸贈比瓊瑤。

雪中望投子

北郭風高冷不勝。峒峴千尺望難登。已無松柏巢孤。  
鶴古木盡為。可有梅花伴老僧。晴岫漸添銀瀑布。石。  
梁斜映玉壺冰。何當大醉乘鶴去。飛看瓊瑤第幾層。

西窗下

客自三十里外移贈大梅一株是夜秉燭種之

野翁知我愛梅花。不惜移來道路賒。照燭自鋤芳土。  
涇。當窗恐礙弱枝斜。好照春色藏貧屋。也放幽香過。  
別家。只愧主人多病甚。一壺清雪六安茶。

病中答鄧田公

懨懨人病元宵節。忽忽鶯啼二月天。防醉屢辭生客。  
酒。畏寒猶曳舊冬氈。雲拖雨脚還山早。春促花苗出。  
土先。筆墨壺觴俱冷落。近來居士愛空禪。

郊遊

春來風雨太連綿。鳥喚新晴花欲然。溪岸忽添三寸。  
懷集詩集卷五

王

漲。柳條斜掛幾絲烟。因尋僧社驚籬犬。偶逐兒曹放。  
紙鳶。又是清閒偷半日。胸中無累即頑仙。

納涼堦社

翠竹青蘿覆草菴。靜中相對老瞿曇。半空小燕飛初。  
下。幾樹輕風來自南。烟篆石爐焚字紙。雨雷苔蘚繡。  
香龕。冷冷清磬蟬聲續。欲醒槐根午夢酣。

七夕

半鉤涼月挂烟蘿。被被空庭花露多。暑氣今朝微不。  
覺。風流天上欲如何。梧桐影照穿針女。瓜果聲催織。

續。更喜迎秋雨。將補黑雲如片。渡星河。

壽方梅師五十初度

與君同里復同年。我較輪君樂事全。信腕疾書猶奪  
戲。歡聲雄辯更驚筵。佳兒並授生花筆。儉歲粗收種  
秋田。況是誕辰春月夜。那能不濫醉燈前。

代柬

茂陵多病嘆無家。客舍支離度歲華。一榻寒風吹劍  
影。三更殘雪落燈花。敢言鼠腹思滄海。賴有猪肝出  
內衙。夢繞南天歸未得。城頭衰柳聽啼鴉。

懷集詩集卷五

三

莫春遊觀音菴

輕雲片片蕩春陰。郭外風光在竹林。我病忽忘遵酒  
律。人遊都屬惜花心。斜陽影立鞦韆伴。流水聲分鐘  
磬音。只隔市城情便好。况移家住萬山深。

除日東新安友人

客當歲莫已凄然。憐我傳經缺俸錢。古廟忽逢甯一  
醉。寒燈相照伴孤眠。梅開山縣方春候。鵲噪城樓欲  
雪天。拚袖緩燒烹紫莢。期君來日獻新年。

贈元白大師

幾度來參最上禪。輕風吹雨慧山煙。鶴知報客呼青  
岫。猿解聽經下翠岫。五夜半空懸鏡月。四時諸佛散  
花天。遠公說法髭鬚白。日對寒松不記年。

月夜過項子磐留飲

與君細話山居好。令我都忘酒律嚴。淡淡海天明月  
懸。森森竹木晚涼添。坐深忽度新螢火。願足仍持舊  
蟹鉗。過飲數蕉詩數首。老來生計復何嫌。

初度偶吟

不定年光逐逝波。四旬有八忽驚過。漸看舊結交游  
少。微覺新添老病多。白眼見人非得已。黃花笑我欲  
如何。盤中山菓燈前酒。且放今宵醉裏詞。

懷集詩集卷五

五

憶在十首

憶在甯都三月天。風光如面足流連。遊人走馬穿香  
陌。歌妓彈箏坐酒船。木末亭邊看墓碣。雨花臺畔見  
鞦韆。而今事事堪垂涕。錦繡河山不似前。

又

憶在吳門筆墨餘。終朝蜀洛競無休。家家自署荆山  
玉。處處爭迎郭子舟。剪綵鏤冰冬月旦。薰衣剃面盡

風流。誰知轉盼新亭泣。江左夷吾亦楚囚。

又

憶在長干舊酒家。銀瓶春甕許人賒。醉來一任聽歌扇。歸去何妨踏落花。白鳥望中江上小。青帘飄處日西斜。如今難覓當時主。半馬橫街駕木車。

又

憶在高峰望渺茫。清涼臺上說清涼。江天雁字橫秋色。野樹僧瓢挂夕陽。金粉六朝花草秀。胭脂一井土泥香。昔年定鼎新天子。荆棘銅駝更可傷。

懷集詩集

卷五

五

又

憶在禪林看古梅。玲瓏寒玉雪中開。踏春好伴留茶社。授偈高僧坐講臺。寒北書來誰解恨。江南賦就不言哀。可憐五月繁華地。萬馬如潮夜渡來。

又

憶在鍾山望曉雲。參天松柏氣氤氳。珠襦玉匣藏龍魄。銀線金牌繫鹿群。一騎捧香朝帝子。四時學圃衛陵軍。何堪風雨俱寥落。血酒啼鴛不忍聞。

又

憶在城南大道旁。連雲甲第甚輝煌。家藏鐵券龍紋字。屏列金釵翡翠妝。自恃麒麟嘗畫閣。將焚燕雀尚安堂。如今門外生青艸。都作他人牧馬場。

又

憶在星橋燈市中。朱樓紫陌映花叢。標名書圖千金價。買醉笙歌一點紅。卜晝無勞嚴夜禁。喜晴誰肯負春融。變輿去後征塵起。自此風光迥不同。

又

憶在皇都紫閣過。遙瞻宮闕鬱嵯峨。琉璃色壓華清殿。雲霧香飄太液波。六月曝衣神氣烈。九天宣樂瑞

懷集詩集

卷五

五

瓦。荷葉香飄太液波。六月曝衣神氣烈。九天宣樂瑞雲多。聞今盪作牛羊地。柱折梁摧可奈何。

又

憶在雞鳴山寺行。苒家兄弟見交情。春風攜酒花初放。夜雨談詩燈半明。松鼠剝餐新粟豆。水禽啼繞舊臺城。友朋良會真如夢。哭向江流作浪聲。

解嘲

人向江南鬧選場。我從江北坐空堂。漫誇車馬三公貴。不換松篁一枕涼。老近漸知藏拙法。病多且學養

牛方諸君大半逢重九也共閒身看菊黃

余友黃君助通深山者數十年今冬入市過訪

遺我佳画並話林泉之樂因酬以詩

竿木隨身歷歲場老年機息卧南陽白雲堆裏安茅

屋紅景林中煮石樵勇坐夜燈談虎脊醉同春社較

蠶桑偶然僧帽來城市猶帶幽泉古桂香

又

經年不晤身猶健一幅相遺筆更工致我烟雲生眼

底多君丘壑在胸中竹盞茶沸天疑雨梅喚入歸雪

後風

卷五

五

安得杖藜從此去空山詩画兩閒翁

聽馮五魚鼓琴

座上聞君指下聲一絃真覺一心清三更玉露孤陰

蟬二月銀牀百轉鶯漫漫松風堪洗耳湯湯海水足

移情愧余壁亦懸焦尾爲乏知音塵土生

贈余季超移居

卜築無從問浣花與君此地各爲家修篁未種成三

徑古簫先移近五車客至壻頭過濁酒雲生鼎內護

丹砂隔窗燈火書聲好坐聽胡床月影斜

夢訪陳簡菴

月落三更細雨天夢尋君到草堂邊書藏小閣芙蓉

粉水繞衙門楊柳烟嬉笑得詩驚綵筆流連攜酒上

花船醒來重咏西湖句却憶長干七載前

元祐

九衢燈火闌春光一曲梅花春斷腸明月照天行路

好東風調客隔簾香也嫌逐墜笙歌襍不忍關門更

漏長踏影歸來燒短燭芳條還耐水瓶涼

吳式昭招同彭子及吳爾玉彭弼岑陳天匡賞

後風

卷五

五

園內牡丹漫賦

粉砌朱欄簇錦霞東風吹雨壓枝斜香蕊正入繁華

夢艷質偏宜富貴家北望空教傷黍稷南征久已廢

桑麻却輸此處堪行酒爭看春光第一花

許仲燕自金斗回投詩見懷因步原韵

花時多病負春陽却喜君歸話畫長寄我有詩藏鯉

腹笑人失路哭羊腸竹風清拂蓬蒿戶梅雨寒支磬

蕩裳明日天中是佳節相期杯酒泛蒲香

雨阻龍井之游東寄馮子



欲探梅花山路深。不堪微雨弄春陰。遠峰幾點含情望。幽築三間有夢尋。僧禮白雲飄玉磬。客愁紅雪下寒林。芒屨竹杖期天霽。來聽松風一曲杳。

春游

游人只恐雨清明。挈伴先期載酒行。爭說好山供遠眺。況同嬌鳥喚初晴。孤亭竹水流泉繞。古墓牛羊細艸生。日暮歸樵惜春色。杜鵑花插擔頭輕。

同吳柳寬戴雪舟游龍井冲二首

輕衫短策拂孤烟。洞口梅花石上顰。曲折林巒曾入夢。清開雞犬亦疑仙。香飄茅舍櫻桃雪。暖到芹泥燕

子天。欲傍遠公披一袖。萬峰深處學安禪。

又

蒼巒叠叠水層層。坐卧其間別未能。客到豈須招野鶴。峰登還頓策枯藤。三春花塢諸天雨。百尺龍湫五月水。却笑主人閒不得。反將清福讓癡僧。

雨後

雨後秋聲隱曉鐘。連門前野水漲荒田。僧歸晚渡孤村月。雁落平沙苦竹烟。漸老只知談往事。乍寒無奈索

輕綿。張燈幸少催租吏。詩補重陽草素殘。

冬夜飲吳鱗次坐中

每一懷君即扣門。霜天月夜酒盈尊。舊藏芋栗煨柴火。新煮魚鰕盛瓦盆。陶令葛巾忘久賤。姜家布被許同溫。詩成正好駒駒睡。飛入梅花有夢魂。

落葉 和張夢敦韵

寥落初驚庭樹稀。夜深時扣野人扉。帶來霜氣濃于酒。散入風塵冷上衣。有伴好隨流水去。無家空逐斷鴻歸。古今飄蕩多如此。春艷秋香一樣飛。

秋水

長空一色杳難分。極目微茫思正紛。雨歇艸橋添小漲。風吹蘆岸起寒雲。浮家鷗鷺眠常穩。褪粉芙蓉浴更芬。欲溯美人同泛泛。楚天無際恨離群。

落葉

寒入千山曉露清。飄零一半惜輕盈。歌殘玉樹啼烏急。吹到銀床促織驚。常似客敲門有約。不同花墜地無聲。年年收拾繁華去。可是金風太薄情。

冬日東王鑒公

高閣寒梅花尚稀。荒城殘臘雪初霏。交河凍合孤村迴。四野雲同一雁歸。絳帳馬融空自老。白頭王粲欲何依。柴門靜掩篝燈照。且看妻兒補破衣。

鷓鴣方井公同游攜同者感而賦之

雕籠憐閉羽衣班。萬里從征海上還。一葉欲遮深夜露。九龍空憶舊家山。悲看雲樹同群少。解說風塵行路難。我未出門聞不得。君聞況在道途間。

楊柳風同左子兼賦

花信多憑十八姨。含情無力闌腰肢。陶潛門對青青柳。巢許巢許

橫巢詩集卷五

三十一

色。張緒春當濯濯時。燕剪點來都是浪。鶯梭織處欲成絲。隋堤吳苑何堪折。莫向關山笛裡吹。

梧桐月

誰湧冰輪挂碧天。鳳凰枝上露嬋娟。寒光滿地清無奈。秋色橫空夜可憐。蟲語三更金井溼。龍門百尺玉盤圓。酒闌欲聽霓裳曲。斜照胡床不忍眠。

芭蕉雨

葉葉臨風展翠螺。洗粧無復舊婆娑。青衫盡溼江州雨。綠帽斜拖湘水波。陶入朝川寒雪少。書殘僧舍墨

痕多。紗窗一夜聲難住。滴碎愁心奈爾何。

梅花雪

亂剪輕綃壓玉肌。羅浮錯認謝莊衣。芳姿冷借三分白。素頰微添一抹肥。風動暗香迷粉蝶。月明無影立瓊妃。孤山欲探春消息。煙水茫茫鶴未歸。

贈樅江道者

射蛟臺畔浪參差。草閣江寒住却宜。幾卷道書秋水夢。一聲漁笛夕陽詩。呼兒汲月烹清茗。與客眠雲話紫芝。不似長安騎馬者。勞勞塵土撲鬚眉。

橫巢詩集卷五

三十一

題張夢敦遠峰別業

因樹爲廬只兩間。名花疎竹未全刪。白浮夜雨燈前史。青送晴光郭外山。不定海田隨世變。平分風月幾人閒。憐予老病君年少。避俗心同學閉關。

又

謂予龍眠訪友詩。懶禪不與世情空。鑿坏且構藏書屋。開徑先編護竹籬。雲樹影含秋淡淡。草蟲聲帶露垂垂。頻過我亦分西爽。話到山城月上時。

東寄程惟三山中

開說幽居隱翠微。好山面面作屏圍。窗前景熟猿偷落。屋上花繁鳥啄飛。十日客留金谷酒。四時雲滯水田衣。琴書我欲相依住。只當淪淪鶴乍歸。

秋日過夢敦遠峰亭時周信臣馬一公葉咸一

何截若先後咸集酒間限韻漫成二律

秋色宜人。是此園。市城翻覺靜于村。半空殘照斜。西風幾片閒雲。冷到門。詩草漸多堪共賞。烽烟未靖復何言。酒餘耳熱清歌發。江左風流今尚有。

又

漢東詩集卷五

三五

迎涼臺榭起西園。入望蒼茫郭外村。看竹喜君。酒掃花爲我。一開門。風流詞客閒時聚。潦倒狂夫醉後言。欲別滿天清似水。刺桐枝上月華存。

憶吳柳寬湖上

移家偏喜傍湖田。湖上山山翠欲連。十里藕花畱客酒。一灣楊柳釣魚船。音書久已疎柴戶。詩興多應勝輞川。我病又虛浮渡約。鴈鴻空叫水雲邊。

和吳子廷立秋韻二首

草閣涼生對雨眠。依人乳燕若爲憐。殷雷驅暑過湖

外敗葉送秋來。枕前舊插瓶花。新添鏡篆水沉烟。西風冉冉飄輕葛。一曲素琴鳴晚禪。

又

微雨點滴疎桐。盪出清涼小苑中。葉落仍教金井。水明無復火雲紅。纔看河漢天如洗。便覺關山月不同。憐爾草蟲知節候。斷腸聲在荳花叢。

重陽後一日李未盡贈菊二本因出酒共酌

風雨滿城重九後。君能憐我送花來。纔過佳節猶堪賞。似待幽人不盡開。晚節豈同霜裡槲。寒香還類雪

漢東詩集卷五

三五

時楊床頭酒熟休辭去。也學陶家醉幾回。

宿松袁昭侯北回以墮馬致病今往訊邸中作

此誌別

新恩擬沐鳳池春。翻博馳驅病裏身。阮籍歸來悲失路。劉蕡黜後愧無人。黃金已盡燕臺酒。白馬空沾沛縣塵。倉卒逢君君又別。莫雲秋草各傷神。

寄宿松黃有虔

十載不逢黃叔度。半帆猶憶白門秋。江天漠漠疎霜。雁。水落蒼茫。鷗。劉向傳經雙鬢老。杜陵耽句一

生愁。相思無奈梅花發。幾欲剡溪上小舟。

冬夜

凍到梅花月更清。小床獨坐聽殘更。樓頭葉帶霜侵瓦。湖上風吹雁過城。病後觀空增道力。老來拈韻愧詩名。一燈斜照西冷夢。夢傍碧桃吹玉笙。

冬日同馬一公游龍井四首

經年未到此山中。重見高僧綻早紅。僧供不嫌霜圃芥。客踪翻笑雪泥鴻。一溪水影寒詩思。萬壑松聲響磬風。自是塵緣心未斷。羞將禪諦問支公。

懷集詩集卷五

三五

又

葉落空林十月天。趁晴還續看山緣。門前籬護疎疎竹。溪上人歸淡淡烟。欲借團蒲消短夢。也依寒石作枯禪。夜分不聽傳譙鼓。布帽蒙頭對佛眠。

又

潦倒紅塵眼倦開。衝風並寒問樵來。漫攜市上三升酒。共看溪邊幾樹梅。落日催歸寒鳥陣。晚烟銷盡定香灰。勞師芋栗煨殘火。坐待紛紛月滿臺。

又

又了浮生一日閒。野雲深處扣禪關。路通虎跡人三笑。香散梅花水半灣。此夕夢來應羽鶴。前身悟得是寒山。何時破衲遮塵土。也結茅廬向此間。

藕塘納涼

十畝芳塘盡種荷。水痕風蕩綠千羅。弄殘夕照影猶在。行到曲堤香更多。紈扇游人爭選石。蕊珠仙子乍凌波。眠鷗不動輕鱗出。似聽吹簫白紵歌。

吳惟子。璲潛邑予愛其懷方位伯詩因次韻

志別

懷集詩集卷五

三六

山城雨過野梅殘。送客河橋路乍乾。新柳折來

淺。晚風吹處雁聲單。漫傷白雪無人和。好繡金鍼與世看。問說主家優禮數。教盤應不長閑干。

余季超復讀書家園賦贈

白屋青燈竹樹疎。喜君重理故園廬。但能閉戶爲清福。何必空山是隱居。深巷落花春雨後。小窗明月晚晴初。應知此際心如水。待我同來讀異書。

孟夏月夜馬一公招同爾常共飲西軒語及舊

游悲喜交集漫成二律

詩從前記未真。篝燈相照暗傷神。前來好句成詩  
史。留得高踪比逸民。三徑月窺雙鬢雪。一樽酒洗十  
年塵。可憐老病還防醉。不流當時舊葛巾。

又

二十年前兩酒狂。行游多逐少年場。當時豈解窮愁  
死。今日翻成老大傷。惟冷好依家作熟。非強須倚杖  
升堂。知君此夕歡同我。不夢淒涼入醉鄉。

濡須伍天敘遠顧留飲信宿賦此贈別

門掩黃昏蕉雨聲。與君細話一燈明。離愁莫惜清尊

提巢詩集 卷五

三

醉。老大相看白髮生。篋裏書存留子讀。水邊田在任  
躬耕。還思十里湖堤柳。攜手何時聽曉鶯。

又

有客懷歸不肯留。絲絲梅雨黯離愁。燈前索紙書新  
句。馬上傳經憶舊游。楊柳陰迷茅屋店。芰荷香溢木  
蘭舟。此時風景如常否。爲我題汀問白鷗。

送伽陵上人返越並呈翁山人師

解纜春風江上船。冷雲孤鶴夢依然。一瓢詩貯天峯  
雪。千里帆浮海市烟。靈笈幾時來淨土。寶花何處墜

清筵。安禪自覺塵思少。懶繫方池學種蓮。

秋感

秋風蕭瑟起寒林。對酒聊爲伏櫪吟。結納幾曾成白  
首。呼喚還是積黃金。月皆似水清修竹。霜葉如花亂  
晚禽。靜理從前渾一夢。夢中猶自哭人琴。

懷西頑

衲衣僧帽老參禪。自在游行不記年。好我偶來談蝶  
夢。避人常喜住龍眠。新詩感慨依傳世。舊事消沉且  
聽天。草屋三間秋黛構。梅花早種水雲邊。

提巢詩集 卷五

三八

練川徐羽先過訪賦贈

羽先詩多西崑體。池陽劉伯宗先生亟稱之。

愛君詩句夢君顏。乍見翻憐鬢早斑。一幅蛇驚秋草  
裡。五湖鶴傲水雲間。故人誰復劉公幹。逸韻終同李  
義山。坐我草堂烹積雪。花枝日午鳥緡蠻。

樓巢詩集

古桐祝 祺山如著

五言絕句

夏日山居

雨桐散清陰。風竹敲寒玉。亭下讀書人。鬚眉相映綠。

画猫

買魚穿柳枝。聘之竟不起。深夜鼠窺燈。怕飲硯池水。

燈花

玉蕊綻蜻蜒。寒烟一縷青。所期人不至。彈劍墜金星。

樓巢詩集 卷六

題画

人歸夕照山。鴉亂秋深樹。寒驢愛清溪。遲迴不肯渡。

雪裏芭蕉

夜靜玉堂寒。羅衣不耐單。誰憐寂寞意。寫向画圖看。

又

置我瓊瑤臺。安知心內苦。長袖向春風。能得幾回舞。

探梅

含意問枝梢。春光幾時有。莫負愛花人。床頭數升酒。

又

樹回雲數枝。積殘雪欲寄離頭人。疎條不堪折。

又

破寺隱寒香。短籬窺凍鳥。占得百花先。何事苦不早。

又

仙人萼綠華。翩翩來月下。寄語五更風。吹開莫吹謝。

願爲花

笑語歡離後。小門閉楊柳。願爲枝上花。得近纖纖手。

又

細雨溼香塵。惜別啼嬌鳥。願爲地上花。得襯羅襦小。

樓巢詩集 卷六

又

粉面見依稀。却恨湘簾映。願爲頭上花。照粧窺曉鏡。

又

空刺鴛鴦枕。含情應未寢。願爲燈上花。清宵伴香影。

偶感

怪得五侯宅。閒奴逐賤貧。歐公門下客。多半負心人。

期画者寫余小像

画而難画心。勞君且画面。生平面交者。好向画圖見。

又

玉句老鬚眉。幸少纖塵污。知我愛寒香。只傍梅花樹。

寒集詩集

七言絕句

古祠祝 祺山如著

狎鷗亭卽事

楊柳青青水四圍。小橋橫處客來稀。主人愛聽黃鸝語。攜得雙柑坐釣磯。

又

樹下桃笙綠映紋。落英如繡鵲呼群。焚香自展奇書讀。一派松風散火雲。

寒集詩集

寄友

玉笛誰家弄月明。橫飛秋色滿江城。聞知別後耽新病。况聽霜天第一聲。

社日

門前雨過綠生苔。不見穿簾舊燕來。九十日春過已半。杏花剛露一枝開。

七夕

路阻銀河不易雙。人間天上總堪傷。一橋填得相思債。烏鵲應呼黑鳳皇。

又

牛女相期事若何。人間幽恨此時多。年年畱得今宵淚。銀漢應添幾尺波。

訪紫瑤

碧桃千樹映朱樓。簫管輕調鸚鵡喉。莫唱大堤離別曲。落花天氣正多愁。

古意

鄰家少婦嫁王郎。紅燭高烧照晚粧。不解樓頭人寂寞。相邀開看縷金箱。

寒集詩集

雨夜

西風枕簟夜生寒。展轉空牀憶舊歡。蚤識雨聲添別恨。芭蕉休種石闌干。

夢醒

多病相如客茂陵。翠衾三尺冷如冰。可憐夢醒無人問。葉上蟲聲几上燈。

百日紅

九十陰晴未可憑。不同風雨墜西陵。若教常似青松老。花裡應呼耐久朋。



又

平原賓散綺筵空。罷相何人問翟公。百日莫矜顏色好。杜鵬猶有四時紅。

兵後返館書史散失于糞草堆中。猶簡得自著。

詩文二冊悲喜交集爲賦一絕

避亂歸來徑草荒。敗書堆裏燕泥香。也知煮字燈窗苦。畱得山人破錦囊。

偶題

空庭過雨不知午。細草驚風自報秋。酒後夢隨烟水。橫渠詩集卷七

去。筆牀茶竈釣魚舟。

寄金陵歌者

睡枕瑤琴思未降。一篝燈火映孤窓。海天涼月三更白。照見癡魂過大江。

聞鵬

舊家池館綠陰多。喚起春情奈老何。忽憶少年花下飲。美人簾外一聲歌。

冬月

娟娟素影冷黃昏。雪後風高掩竹門。惟有梅花伴清。

一校先上紙窓痕。

又

紛紛雪意滿香林。携酒還來坐夜深。我欲吹笙騎隻鶴。廣寒風露莫相侵。

偶作

輕煖輕寒陰雨天。柴門過午絕炊烟。山禽催割新晴麥。可識先生種硯田。

寄友

細雨絲絲溼荳花。海風吹斷碧天霞。羅衣自拂冰絃。橫渠詩集卷七

冷。看闌枯澁壁上蝸。

送范小范歸漳湖

聞君釣艇在烟波。偶逐浮雲此地過。何日相從歸隱好。五湖風月雨漁蓑。

又

飲酒憐君病不勝。山城來往一癯僧。歸舟八月裝綿蚤。莫聽秋風唱采菱。

送竺怡還山

郭外春寒雪未晞。萬山深處杖藜歸。此時應有詩如。

一路梅花香滿衣。

移竹

知君野性差城市。強被多情雨後移。我是主人莫深訝。歲寒相對總相宜。

又

風雨蕭蕭種數竿。虛堂清影逼人寒。門前過客忙如織。終日支願只自看。

題風雨孤舟圖

一夜天風捲雪濤。寒空漠漠鴈飛高。蘆花汀裡扁舟在。痛哭何人讀楚騷。

樓巢詩集卷七

五

南行別同堂諸子

秋來好雨助新涼。況是芙蓉出水香。何事此時閒不得。扁舟催向白門忙。

又

豈圖茅廬三五間。渠書相對一開顏。此行不是終南徑。好倩閒雲爲閉關。

還家吟

雨更深時一燈在。紅妝三載學鍊水。虎頭雖擅丹青

落墨偏難画小蠅。

又

青衫帶淚出京華。汗顏逢人舉袂遮。却喜江流平似掌。載愁千斛夜歸家。

又

一春忽忽走他鄉。空念寒梅傍短牆。七月辭家歸九月。黃花何處過重陽。

又

秋風吹客到家遲。竹樹清陰勝舊時。若是門前車馬鬧。如何得讀敬夫詩。

樓巢詩集卷七

六

時新購戴先生河邨集

東園玩菊

落魄歸來秋氣寒。好花空自憶長干。黃金不及東園富。風雨敲門只借看。

贈賣刀者

膏淬青萍映雪明。賣來可是買牛咍。樓蘭斬後英雄少。却付何人報不平。

門人余季超自山中寄梅一株見贈喜賦以謝  
情羨爾萬山行。攜得香株入市城。知我孤高特相

風霜願訂歲寒盟。

又

高士何時離水濱。枝枝葢葢見精神。簷前明月牆東雪。添得貧家一段春。

又

屋角晴空補正宜。春風先放向南枝。鄰家莫羨關山笛。畱待先生好賦詩。

又

城市林巒共此身。亭亭玉質淨無塵。只愁野鶴歸相。樓巢詩集卷七

訪。夜夜空山憶故人。

藏雪

擎來青甕淨無瑕。貯得殘冬好雪花。畱待明年三伏月。松風蒲扇試新茶。

宿石巷

雨脚橫飛暗遠邨。石林鐘磬動黃昏。山僧獨擁蘆花卧。不顧寒潮夜打門。

遊梅山

踏。桃李競春開。九十流光付酒盃。唱徹一聲金縷。

隔湖山色欲飛來。

偶吟

燕子楊花繞布簾。東風吹動雨廉纖。老妻知我詩懷好。不說明朝乏米鹽。

除夕偶成

臨風小榭暗香聞。開到梅花春幾分。也學主人開口笑。耐寒不作送窮文。

又

看破雲烟雙冷眼。坐消冰雪一寒瓊。椒盤無物酹青。樓巢詩集卷七

帝。仰卧殘書數屋椽。

舟泊上新河

柳梢明月晚涼多。螢影飄飄欲墮河。船上卽君樓上女。含情都聽采蓮歌。

又

關西估客愛芳春。日醉歌樓酒百巡。消盡黃金不歸去。買花爭送睚眦人。

金陵竹枝詞

秋試戲言所見

西門外住行船。門上夷書張索錢。認是外方蠻子。

髮長頂大輒加鞭。

又

三元安寓榜書齋。行李爭要過市街。笑說夢中神囑付。汝家明日貴人來。

又

竹絲帽戴草鞵拖。白蠟三條插小簾。拚費時錢買諸物。狀元贏得口頭多。市見賣物俱稱狀元

又

林粉施丹面美姝。門前觀者盡踟躕。成祥游冶車囊撲。巢詩集卷七

豪爭買春宮秘戲圖。

又

貧家有女阿媒傳。正是盈盈十四年。日午巧粧仍客見。却從鄰婦借珠鉿。

又

東西悍卒雜南蠻。市上牛車任往還。芳艸夕陽一坏土。行人空望紫金山。

東錢西頑

南古寺夜懸燈熱。南英進。松柏參天零落。

每逢風雨哭鍾陵。

送星士旋里

寒燈一點話偏長。酒醒遊人渡曉霜。殘臘更憐歸路遠。瘡頭惟有舊詩囊。

又

錦標曾許奪秋闈。塵土依然舊布衣。季子黃金消已盡。只憑雙淚送君歸。

書所見

傷心春鳥喚春歸。偷向花陰暗處啼。雨袖紅冰雙淚撲。巢詩集卷七

溼斷腸絲是女郎衣。

送王鍾謙還里

梅雨霏霏江路寒。休嗟行路此時難。溪南水活魚兒出。正好歸家把釣竿。

過采石

清江采石夕陽時。杜宇聲呼太白祠。可惜行人中路病。風光如畫不能詩。

睡起

寒煙煖困人時。午餘東窗起遲。欲種芭蕉添綠。

東風吹送雨如絲

秋行

人人攜酒看秋山。我亦來貪半日閒。醉後放歌天地闊。却忘家在市城間。

曉雪

夜來但覺冷如水。曉起俄驚雪似鹽。爲問梅花好消息。可曾開到北枝邊。

題王叔姬梨花白燕圖

雪衣雙傍蕊珠宮。紫帳還思護曉風。君愛清分儂愛

卷七

十一

潔。願同香夢月明中。

詠明妃出塞圖

千古風流画不成。掖庭初見亦留情。六宮不把他人換。嫌抱琵琶自請行。

又

画裡姿容未可憑。單于欲嫁意堪矜。君王莫惜朱顏去。只當中原失李陵。

又

黃金不買丹青手。縱有丹青豈解寄語君王須著

意。宮中不止妬蛾眉。

又

妾身不比画圖身。自是君王識未真。一個女流多隱蔽。如何物色夢中人。

又

春色年年閉漢宮。征鞍拂袖去和戎。當時詔見非難事。何用妍媸問画工。

又

南走番禺北走胡。都緣失意哭窮途。漢宮女子和親

集

卷七

十一

後。塞外琵琶盡丈夫。

題西施五湖圖

君能霸越復全生。妾即亡吳已失身。到底功成成底事。不如還作浣紗人。

又

一葉扁舟雪浪堆。不堪回首望荒臺。叮嚀莫向錢塘去。恐有人騎白馬來。

又

波遙遙號鴟夷。有女同仇所之。不画吳宮眉樣

無人知是舊西施

又

五湖一葦載名姝。遠害全身是丈夫。世俗幾能輕富貴。至今還只說陶朱。

七夕

雨沐青桐報早秋。銀河淡淡月如鉤。自知老近風流減。七夕無詩咏女牛。

與李未盡感歎時事

草滿山川不插禾。逃亡都是爲催科。因思萬曆年。

懷集詩集

卷七

十三

樂燈火村村夜唱歌

又

有兒莫教筆如花。仕宦如今是晚芽。學得梨園新子弟。也扮脚色戴烏紗。

田家樂

東川流水迤西川。布穀聲中人種田。白首老翁門外坐。看兒樹上戲鞦韆。

又

犬無聲吠遠村。家未臨門燈前食。飽黃薑。

三字經堪授子孫

織足點毬 香奩雜咏

款款相依緩墜肩。香尖蹴處燕翩跹。旁人不羨毬飛疾。只看湘裙一綫蓮。

紅衫走馬

結束香羅墜翠鈿。紫騮嘶向艷陽天。桃花衫子如飛電。莫墜耶家白玉鞭。

統扇撲蝶

南園草綠好風光。汝自雙飛我獨傷。輕薄一時還折。

懷集詩集

卷七

十四

散只如蓮子打鴛鴦

曉起聽賣花聲

正爲傷春憔悴眠。花郎偏喜賣花天。待兒莫把花相比。便是花看亦可憐。

女伴互道小字

翠屏相見各知名。小字爭傳更有情。倘入畫圖都一樣。休將燕燕作鶯鶯。

款語低眉不應

芳心脉脉問朱顏。欲得千金一語難。自是此情難自。

鏡中消息在春山

看春宮秘戲圖兩頰微紅

燈前帳裡猶含笑。案上圖中反覺羞。持得寸心常似此。分明一卷女春秋。

姚經三寫山水見贈自題一絕因韻答之

青山未得隱閒身。幾度纒疑圖裡真。君画秋山人不画。已知余是住山人。

題扁舟卧月圖

江月初高中酒時。迷窗恰與夢相安。夜深好令

樓巢詩集

卷七

十五

睡不把君山鐵笛吹

又

吳江楓冷葉飛丹。靜聽江聲夢裡寒。寬著肚皮惟合眼。有風波處亦平安。

題画

懸崖一舟舟子撐篙甚力中皆立黑

日暮驅驢古渡船。一行雁字下湘烟。行人指點無他事。漠北書遲十九年。

漢集詩集

六言

古桐視 祺山如著

燕巢初成馬齒加長援筆書此聊以自見

碌碌四十九年五十忽忽又至前此不能無非後此亦復何是

幾鏗錫子同歎何用稱觴道好人生有幾百年況是去多來少

茶煎蕉葉窗前書著梅花屋裡但祇俗子不來老

此問足矣

栽花地僅三尺愛容囊無一錢山中臨睡夢傑天上翰墨神仙

掀風作浪多端覆雨翻雲無定武侯未出南陽只求苟全性命

心間便是上真身安即爲清福自幸二十年來不聞男啼女哭

五旬老子孟浪三等秀才無恙從來微倖功名到底

公清帳

茶上道書可讀厨下酒醉初熟客醉抱琴而回我倦枕籍而宿

俚詞既沉苦海綺語亦墮泥犁不如緘口閣筆靜中多得便宜

鄴侯體具烟霞醉翁意在山水我今自顧何如掀髯微笑而已

清溪小築

萬卷書藏竹屋一灣水護柴關魚戲鏡中綠藻人看

陶裏青山

卷八

夜半忽生山雨曉來漸長溪湖綠樹人家賣酒江

女伴吹簫

村居

苔徑濕侵鶴步僧寮晴焙茶香手握道書一卷松根坐對殘陽

布穀鳥鳴深樹扶藜人過橫橋一夜苦吟鬢白溪頭欲棹詩瓢

欲棹詩瓢



松巢續集 辛丑壬寅近詩

古體

四言古詩

五言古詩

七言古詩

今體

五言律詩

七言律詩

五言絕句

七言絕句

松巢續集 目次一

松巢續集 辛丑壬寅近詩

古桐祝 祺山如著

古體

感喻

麻衣如髮。蓬直如矢。理髮婦人。射矢男子。一解 豢豕

與肥。主勿靳施。維豕德之。謂不我饑。二解 有鶴在林

無意腐鼠。弋人思烹。惡與露語。三解 三山雖高。不離

大海。駢峰雖嘉。不離庖宰。四解 鸞鳴鳳吟。如瑟如聚

青蠅。營營自雄其音。五解 和神國不容住。藥肥癡食

霧樹。六解 猱搔耳。猾處腹。云有情。云無骨。七解 虎以

暴來。吾知避也。狐以媚來。吾將戲也。八解 則足不惜

惜玉題石。玉升于庭。足將奚適。九解 風濤雖險。不傾

釣舟。楚越雖爭。不失寢丘。十解

書潛山孝烈張公傳

公諱清雅。字玉楚。崇禎十年。獻賊焚殺。公同幼子

趙藝。及僕雲滿。衛父棺不去。賊欲斬棺。公以兩手

覆棺。手斷血漉。趙藝躍出。伏公背。求代。父子死焉。

賊去。滿乞隣兩棺。殮主屍。長號不食死。吳天降災。秦賊蝟起。薄我潛桐。焚燹更慘。維潛有山。

進者如螳。張公之父。老不能徙。子視湯藥。孫視甘旨。

僕盡瘁。左右伊邇。父之殞矣。鉅幣疊恥。賦欲剖。僕力莫止。墮梁衛之血。刃手指。其孫復出。願身代死。父子同歸。棺賴無毀。僕也小人。草哉君子。不食而。哀感隣里。彼天倫也。理故應爾。此義合也。可已不已。道衰世亂。長蛇封豕。棄君親。如遺敝屣。孝義一家。鳳毛麟趾。三代可復。端必自此。世無史官。有德不。我願特書。用彰厥美。激彼頽流。克敦綸紀。爲家之。爲國之。

積書

僕集詩集

二

物聚於。嗜嗜不一端止。或嗜在田園。金珠及羅綺。又或嗜。狗馬並弓矢。而我俱泊如。唯志惟書史。古人留咳唾。令人扶精髓。吾以明吾心。寧徒徇口耳。寒時當輕裘。饑時當甘旨。憂時當琴笙。病時當藥餌。購求二十年。坐擁百城喜。江南遊寇氛。舍此去鄉里。舊本無一存。追念不能已。遨遊金閭肆。見之獵心起。聯帙數十卷。舟車伴遷徙。歸復遭兵掠。痛如故人死。乃歎天忌盈。積書同一理。老大不覺悟。管總爲復。代。舌耕資米鹽。累妻子。東家穀滿倉。西舍核鑽李。

我寶詩書。無能博金紫。相與竊笑之。輸彼畜雞豕。淵明五男兒。總不好筆紙。父子且異性。何況彼與此。茅屋映東窗。日影過如駛。開厨檢遺編。古香觸手指。隨意展一過。水雪滿牙齒。才仙良足嘉。頑鬼寧不耻。何妨效白魚。生死典墳裏。

閨古襟感

一夫肆驕志。萬夫咸切齒。神魄已先殤。不復有生理。樓閣建五步。塞城袤萬里。築怨兼樹愁。夜譁揭竿起。豈必徂沙丘。乃云祖龍死。

僕集詩集

三

生男類許惇。鬚髮被刀裁。女類昭君面。癡須火燕。美好寧有終。不如陋且。榮落燕泥荒。草膏碧血。至尊尚復然。更奚尤謝步。

丈夫清天步。擁兵討篡逆。懸河以注火。所向奚不滅。何事唐與晉。俯仰成踟躕。中原無由安。虎狼入居宅。李尋二十餘。身爲清河客。乞師顏常山。雄風揮簡策。苟家女十三。踰城氣何赫。求援解父圍。戰走冒矢石。有志事竟成。今當不殊。費碌碌多因人。髮削愧巾幗。

客里中兒

本田間人。一長無可擅。幼小誤識字。從師習經傳。  
不解學。綴。惟知攻筆硯。富人知我貧。不欲謀一面。  
貴人知我迂。不肯輕一薦。偃蹇三旬餘。歲凶罹國變。  
親死不能葬。子離不能見。自分委溝渠。此生等流電。  
王師定江南。強試苦郡縣。藻鑑有歐陽。較牘乃稱善。  
蜀錦與齊統。安知爲襪線。今十有七年。筆舌代耕佃。  
天人兩相安。榮貴一無羨。杜甫乞人絲。陶潛覓村饌。  
我猶耻爲之。學狂還學獫。吳楚苦征徭。閩粵務兵戰。  
利斧刈秋蓬。高林巢春燕。吾苟全吾生。何妨老貧賤。

懷集詩集

四

君看鵲摩霄。豈受弋人箭。大雪掩荆扉。挑燈閱詩卷。  
宜城道上望大龍諸山

三年不入郡。久與此山別。一朝肩輿來。羣峰當面列。  
片片削芙蓉。蒼翠隨轉折。高者欲插天。深者疑積雪。  
叢木帶潮寒。飛鳥度烟滅。昔人江上行。望此歎奇絕。  
鬱鬱復蔥蔥。中必隱英傑。迄今百餘年。靈氣於誰結。  
我性愛名山。行藏雨未決。蛟鼉競蟭螟。長途走炎熱。  
俯仰懷百慚。遠近博半閥。塵網釋何時。嶺雲共怡悅。  
夫不解看日。曝面如鐵。我笑僕夫愚。山應笑我拙。

走風塵中。勞勞同一轡。

問故鄉雨信

讀書病腹饑。力田畏歲惡。我前走長途。田坂水皆涸。  
今已半月餘。驕陽如火灼。目前無甘霖。安能異秋穫。  
汝自故鄉來。禾苗近何若。密雲自西郊。雨可隨車落。  
涉沱苦不早。霖霖沾亦薄。所願神君賢。旱魃寧爲虐。  
鄉人爲予言。帝匪念民瘼。土龍鞭莫起。火輪焚雲脚。  
良苗罔懷新。焦枯等敗籜。我聞淚泫然。憐惜心不樂。  
葛姓正哀。救荒無奇略。我雖久食貧。薄田少負郭。  
懷集詩集

五

何辜今之人。同一轉溝壑。迂腐習文字。旅食罄私橐。  
蝸角爭虛名。難飽在林鶴。展轉不能眠。中夜忽病作。  
明晨記喜雨。霍然可不藥。

詠懷

四方靡所適。結廬城隅東。椽楹取樸鑿。塗塗不工。  
室內羅琴書。俯仰堪自雄。戶外寡行跡。春雨深蒿蓬。  
列坐二三子。疑難頻折衷。陶淑因厥材。或亦多微功。  
效彼成都市。賣卜垂簾中。與子言依孝。與臣言依忠。  
世小有補寧必居三公。

方有盡且夜午呼天明。天明會有時。胡亟勞其聲。  
精衛忿海若。木石填欲盈。至今幾千年。巨浸猶未平。  
顯晦有定理。愛憎有定情。未能澄厥慮。難免與物爭。  
日月既以逝。滄桑既以更。信天效彼翁。苟且全吾生。  
主人飭刀俎。善鳴先就烹。

雙飛紅襟燕。構巢堂之前。辛勤引雛出。飲啄同桑田。  
羽毛既已滿。中情不復然。南北隨所之。骨肉各一天。  
離緒感微物。之子無時旋。長安萬餘里。川梁阻風烟。  
書寄長相憶。倏忽成十年。倦翮投故林。窮鱗趨深淵。  
樸集詩集

日暮稀行人。倚杖柴門邊。

紅日照東牖。窺我几上書。書以適吾意。展卷仍徐徐。  
大旨既罔昧。可勿理其餘。世儒困鉛槧。不克自卷舒。  
弄筆供俗好。甘帶如蟬蛆。而我愧莫逮。愚情猶厥初。  
宜終鮮有成。偃蹇出無車。長裾已耻曳。短髮已廢梳。  
蔬圃治荒穢。讀倦聊且鋤。以茲寡所慮。空曠如太虛。  
向午風日美。有客饋嘉魚。呼妻烹佐酒。小酌還自如。  
頽然待明月。涼影臨階除。

明日飲酒飲酒還賦詩。此中趣安在。勿令醒者知。

有自悶解。醉者伊可思。古今若流電。戰爭如奕碁。  
天命苟不屬英雄。徒爾爲施村。別西東。妍媸各有姿。  
阮居分南北。貧富如有私。萬物多不足。達人因乎時。  
我雖不善飲。借以聊自怡。鳥語何關關。春風度花枝。  
燈下讀蔣誰菴先生奏議感賦

先帝用先生。海內引觴慶。登庸悉清流。無難反初政。  
先生本布衣。賢良應徵聘。入對數千言。侃侃見天性。  
群情縱譟。詠主上自神聖。未用苦不早。既用苦不竟。  
安知夢夢天。有意屬他姓。鼎湖龍上征。誓死殲梟獍。  
樸集詩集

所志既莫伸。此生奚必更。我讀先生疏。悚然爲起敬。  
狂飈揚濁塵。衆草靡一勁。先生氣如虹。浩然得其正。  
奈何彼罔知。反以空言病。向使默然終。殿上虎無譚。  
何以謝諸君。狼倉受僞命。紙窗燈半昏。青天月爲鏡。  
似見先生心。千秋冰雪淨。

避兵

避兵如避雨。避馬如避虎。古道絕人烟。朔風振笳鼓。  
遠師日以勤。近民日以苦。角聲何力。願言頌神武。

感事

肉噉野鶴。終日閉樊籠。何如縱青雲。飛鳴任西東。  
我輩耻干謁。鼓瑟且未工。不幸爲諸生。隨曹謁上公。  
上公雅能文。音賞久費桐。而我感知已。各姓爲一通。  
束帶曳長裾。立候門吏叢。良久上公出。呼喝何其雄。  
鴈生下拜之。不敢氣吐虹。兩膝屈如剪。一腰折若弓。  
跪首陳溫言。面熱生猩紅。天暑汗流背。儼置洪爐中。  
出而發長喙。體憊腹更空。丈夫貴適志。何爲勞我躬。  
益悟山中人。高翥如飛鴻。吾不入世法。世法奚吾窮。  
夬計效沮洳。棲遲十畝宮。量腹進芝朮。洗耳聞松風。  
橫渠詩集

本鮮逢迎術。敢笑奔趨翁。

題黃公祠

公諱得功。別號虎山。官後軍都督。屬提兵援桐。崇禎壬午仲冬。賊攻城十四晝夜。公同急星馳來援。賊遂退。桐人德之。邑侯張能因先生爲立祠祀。

幽燕恒星慘不明。潢池赤子爭弄兵。黃塵蔽空白日  
墜。赤眉銅馬何縱橫。當時諸將悉巾幘。幾人奮死身  
能輕。我公金壇號熊虎。窮微草木知威名。猶憶崇禎  
壬午歲。賊騎蠡湧圍桐城。走微告急三百里。師一  
行兼行。虎狼顧影各奔竄。有如疾風摧落英。保我

襟終屹立。山田雖荒猶可耕。驕帥役焉欲南下。舳  
舳千里飛長旂。風雲大小數百戰。天地黯淡江無聲。  
折槍遺鏃散沙磧。留都半壁還支撐。嗚呼王旅淮揚  
至。諸郡解甲爭降迎。我公力屈心不屈。仰天仗劍洵  
錚錚。報國直追古烈士。開城反愧諸名卿。我公之勛  
在社稷。不隨陵谷爲變更。生當封侯死廟食。英雄寧  
必皆功成。二十年前此祠建。遠近尸祝同一情。我來  
瞻拜淚不止。翻與誤國皆書生。書生尚存公廼死。我  
懷抑鬱烏能平。維公有靈腰有劍。願言借以誅蛟螭。  
橫渠詩集

再三問公公不語。參天古栢風吹鳴。乃知我公自萬  
古。豈與群小爭枯榮。

呈中尊鄔父師

祥鸞姿。神龍儀。五色鸞鸞文章奇。擊九千仞  
帝絃攬輝而下之。吾桐前此歲苦飢。盜起兵結民流  
離。天簡福星照荒野。陽春有脚甦瘡痍。賣劍買犢銷  
戈鐃。犁市不飲羊。道不拾遺。民曰公孫吾慈母。士曰  
文翁吾嚴師。神君寬猛寧有私。譬諸化工育萬物。日  
一風潤。霜零霆擊之。各因時。放花影移南

譜入水絃絲。近者龍眠遠浮渡。烟霞供染驚人詩。  
野史觀化扶杖藜。惟翔不啻鳩車兒。式歌且舞前致  
詞。惟公終始善厥施。桐之山何嶽嵒。山下猶有朱公  
碑。樅之水何澍漪。水涯猶有陶公祠。二公相去幾千  
世。至今言念多遐思。維公深仁厚澤恒如斯。吾小人  
何知。亦以思。二公者。思公也。公無訛。

松聲篇

爲潘蜀藻母夫人

南山青松高百尺。歲歲冰霜飽天澤。上栖蕭索輪囷  
之卿雲。下蔭歷落嶽嵒之文石。龍鱗欲老虬髯張。溜  
橫巢詩集

十

雨吼風蒼翠。積仙韶一派天半鳴。聽者如潮復如汐。  
我母愛此常盤桓。草間六月風濤寒。有時自鼓湘絃  
曲。松聲指下生。洌瀾有時白。一幅松聲紙上增。  
神懽。裁錦作詩花作字。松聲飄渺。我母才節  
軼今古。更有佳兒稱繡虎。雄文旂幟建詞壇。奇字蟲  
魚蒐石鼓。洛都紙雞林金。至今轍跡門前深。梁園賓  
平原酒。至今珠璣滿群口。我母六旬成白首。見踞  
鴈祝吾母。母曰嗟予子勉旃。立身忠孝乃不朽。經世  
業有文章。早取黃金印。縣尉印。縣尉致足樂。母仍

隱松聲。松根千歲有茯苓。細煮清泉卽大藥。

伐樹行

風雨空山聞夜哭。土人心疑爭問卜。忽然里正傳令  
來。急造海艦需巨木。長三丈。廣十尺。掘土及根乃伐  
後。千夫用力雨汗流。蹣跚禾疇及窀穸。聞深山大  
澤中。不材得以天年終。遠者宋元。

拏鳳攬

撐長空。一朝斧鋸未能免。恨。

化如丹樹鳴

呼劫塵適遶陽九數。可憐生命同晞露。君不見天吳  
干地沸狂瀾。斷體裂肢委衢路。豈止荒原哭大樹。

十

行路難

我有滄海珠。君云魚目將委衢。我有荆山玉。君云燕  
石將別足。珠玉無言難自陳。由它人朝松  
筠。暮榛。面龍麈。背蛇虺。行路難。  
止三千。君之嶮巇億萬劫。洪濤捲青冥。雲蔽日。  
大聖履不完。僉夫口如蜜。行路難。我腰纏折人方怒  
色。我淚懸。河人且鼓歌。天乎人乎。爲之奈何。

而山阮一衲寫梅菊見貽率此答之

虎雖威。何如狸奴。鬪雞雖雄。何如野鳬。狸奴不噬

飽眠穉輪野鳥不近市。高翔免庖厨。所以山中  
曾作兩牛圖。一散放於水草。一著金籠頭。有人執  
繩而杖驅。觀此則孰得孰失。何賢何愚。猶復躑躅於  
畏途。山山有一衲。多年厭襍運。杖策入浮山。閉影卧  
石樹。愛寫菊與梅。友朋聊贈答。表此孤芳心。安知王  
氏臘。君不見謝皋羽。有劍還爲知己託。又不見鄭億  
翁。一言不與北客通。乃知人非至不肯。寧甘汗濁遺  
誠笑。生須居傍許由祠。死願形局屈原廟。我懷此衲  
相見難。冥冥疑在青雲端。寄我墨妙燈下看。古香沸  
漢泉詩集

沸水霜寒

壽劉雲麓先生母夫人六十詩  
廉吏可爲而不可爲。此語胡爲乎來哉。君不見卯金  
先師稱簡齋。公正立朝矢不同。治河功邁延世才。盡  
賦謠諠如聚雷。厥嗣憂患成鶴立。仰天推心鬼神泣。  
白日朗照陰霾開。洗冤滴滴金盞汁。羈魂風雨抵家  
遲。巾幘少君能助之。飲水茹檠不相負。履鉉蹈鑊安  
足辭。石麟夜降瑤光紫。絳緯分燈課經史。遺簾猶存  
奉書。願兒儀型報君子。滄水失治幾何年。簡書一

名賢民望使君如望月。衆忘茂烈猶忘天。慈幃  
髮仙行地。三年雞鼎牛刀試。市橋雖有武昌魚。母  
稟清風不敢寄。冽泉釀酒觴紫霞。願母飽滿髮無華。  
野老隊隊頭鬚髻。登堂來獻春梅花。荷與休哉此非  
白之裔乎。子爲天人對策之仲舒。母爲古今閭範  
之大姑。沆瀣清露注玉壺。駟龍帝京翔異鳥。我畫金  
母青鸞圖。子孫百世圖鵷鵠。廉吏不可爲而可爲。此  
語益信非模糊。

感避兵者

狼蹙田婦衣滿泥。逐伴入城無室棲。乞我茅堂暫止  
宿。夜深風雨聞兒啼。我嘗自歎居無屋。更少閒園種  
花木。以今觀之良有餘。老我鵲鴝一枝足。

紫岑道人歌

題方叔茂先生小像

紫岑道人七十一。鬚髮生霜眸點漆。有時飲酒五斗  
餘。倒著葛巾論詩律。詩律漸細推老年。風霜飽歷材  
質堅。而況道人有天授。筆花墨瀉胸雲烟。我聞道人  
時意氣多磊落。矯如朱霞翔素鶴。又如追風躡電  
驎。豈向鹽車受羈絡。禎朝時事不可爲。陳東上

孟嘯狐鳥赤黑滿都市。逋臣走野空吹簫。依稀  
記得江東夢。網羅高張嚇丹鳳。道人氣骨雷萬春。城  
上六矢身不動。南山歸來葺舊廬。園中瓜豆還自鉤。  
黃池弄兵不得息。焚我先人手授之寶書。孝妻携子

才虎繞樹無依寄春廬。市曹豈必皆劉榮。共醉狂  
歌集風雨。以此知者欽爲漢廷灌灌之老夫。不知者  
以爲高陽落落之酒徒。道人一笑不復語。乃肖厥像  
於畫圖。雖有花觴有酒好。詩將成筆在手。閱者謂是  
彭澤公安知卽紫峯道人之分身。而第門前無五柳。

吳興詩集

十四

道人道人。寄托何其高。生不得志淪蓬蒿。神龍使人  
不見尾。豈同披繡入廟。諸兒曹道人愛我興且豪。我  
欲解衣沽市醪。燈前痛飲持蟹螯。口中珠玉談風騷。  
老成典刑欣在座。占樂聽來不敢卧。重陽風起紙窗  
吹。月光寫竹成箇箇。

麥餅歌

是日初度

鄉人夜火春蕎麥。作餅圓圓色微白。滿村遺我充朝  
飢。我還借以供嘉客。記得去年值此朝。菊花酒熟朋  
友邀。長腰餽米抄雲子。折脚瓦鑪烹橋苗。今年硯蒸

錢少苜蓿先生腹不飽。丘壑雖增艸木年。那得青  
筠駐顏好。與君食此君莫嫌。撐腸猶勝水晶鹽。何曾  
下箸云無處。食飽雞豚總不甜。

題吳孺人茂松閣卷

我聞漢代扶風班氏儒子爲奇男女丈夫文擅千秋  
武絕城。下閭母儀稱大姑。吾桐月山有方族。多以忠  
孝刊妻孥。貞臣捐軀赴秋水。處女守志澄玉壺。玉壺  
秋水何皎潔。濁霧狂氛不能涅。風流二百有餘年。閨  
閣中人懷大節。紉蘭夫人泰華蓮。清芬佛子瑤池雪。

懷東詩集

十五

更有青松耐歲寒。獨立亭亭號三絕。西門城外古陌  
傍。小山祠宇對橫塘。森森竹柏藏一壙。云是孺人留  
以殉。吳郎吳郎墓上土。花碧五十年來淚痕積。清明  
風雨蜀鵲啼。夢飯空澆長夜客。誰家游女踏春歸。藤  
蕪山下香羅衣。共羨菰蒲水鳥還。安知韓塚鴛鴦飛。  
我曾酒酣一放脚。鐘聲聲從天外落。苦節何須護法  
王。願資冥福歸極樂。吁嗟平生同凋死。同棺華表千  
年化雙鶴。家乘不負桐葉書。國史可續班門學。魏巍

茂松閣



四張歌

後山陰作四張歌贈張六丈七丈前三人皆神  
後一人則詩史也。恢奇歷落。殊足解頤。今拙  
亦作四張歌以廣之。意後言仙母。寧賢言德之  
足據與。

黃帝之孫青陽子。仰觀弧星製弓矢。主祀厥神錫姓  
。後裔崇崇世莫比。周室中興吉甫威。一朝受祉鎬  
京歸。鸞鵲贈鯉迓諸友。座上張仲生光輝。伊人孝友  
不多見。雅詩歌之至今美。古賢德重如球璣。富貴神  
仙何足願。漢代張翰寡宦情。秋風起兮思蓴羹。蘇采

漢詩集

七

南山飲江水。杯酒不易身。後名。迺知人生貴適意。何  
必簪纓爲身累。神武門前早挂冠。猶得華亭聞鶴唳。  
所以有唐張志和。一簑一笠釣烟波。西塞山邊飛白  
鷺。同軒巷裏聞清歌。宋之高隱曰張愈。家向白雲溪  
上住。六辭召命稱外臣。林藥青城不知處。之四張者  
。所思或仕或隱。因乎時。豈無萬石與三相。終不及  
。無窮期。我翁安閒七十載。似青山。豈如海。靜拈  
。厚門道。盡差持長策。于時。阿兄阿弟俱美官。翁  
。處。厚如卑。寒少文。卧。游。五。獄。人。傳。賭。墅。棋。一。件。

三

子孫讀爲鳳爲舉滿華屋。清仁里並安康

及君家清淨福。前二十年翁五旬。我製新詞值

。賓。後復十年翁六十。綺軒酒醉。榜花春。於今轉盼

。年老。鬢髮雖蒼。顏色好。益知得道者長生。豈必如

。瓜。食。仙。東。清。宵。絳。螭。護。銀。紗。白。玉。杯。中。泛。紫。霞。聽。我

。張。歌。一。闕。香。風。綠。繞。月。光。華。

天雨墨 正月廿三夜

天雨墨。米家圖畫模糊色。曉來堂下繞花行。夫我小

。盜。滿。貯。黑。昔。有。老。龍。化。人。聽。禪。理。行。雨。唯。資。硯。池。水。

漢詩集

七

水能灑潤蘓枯禾。厥色雖緇萬民喜。降叟語我君不

。知。變。異。類。此。非。今。時。停。懸。至。正。已。兩。見。臣。叛。獄。充。廼

。有。之。我。聆。茲。言。獨。頻。嘔。雨。金。雨。粟。亦。非。福。但。期。十。日

。一。甘。霖。膏。我。黍。苗。及。花。竹。

吳式昭邀賞牡丹時陳遐伯書折枝見贈率筆

紀之

養花天氣春三月。輕暖輕寒群艷發。東皇性亦愛繁

。華。富。貴。不。教。枝。上。歇。君。家。園。林。花。事。濃。牡丹歲歲闌

。春。風。白。玉。闌。千。倚。嬌。態。紫。絲。步。幃。圍。芳。叢。西。施。初。罷

大英酒酣睡未足三千粉黛自無顏願推第

金屋主人愛花情興長堂開綺席羅壺觴勸飲

人人催羯鼓賦詩字字飛天香相傳此花近百載桑

田雖更花不改城中大小皆往觀風光不費青錢買

年年我一到君家若能出酒罈看花花情紅顏似相

笑笑我自髮今年加座間更有丹青手四顧徘徊欣

羨久急呼筆墨爲傳神付我歸來重索酒床頭甕開

不用沽愁聽風雨喚提壺明朝春色朱闌內得似丹

青不老無

詩集

### 喜逢口

潯陽縣東北四十里有雙塚世傳昔有父戌不歸

其父求之適遇此山下相抱大笑喜極而死俗因

各喜逢口元許有壬作

詩紀之予亦感而書此

與爲別以悲毋寧逢以喜與爲悲以生毋寧喜以死

五倫之所通一情而已矣何況天性深更惟父與子

今雙塚埋黃沙行人指點多咨嗟我感此說淚如

海有兒不歸十六載

### 元日遣僕往訊曙兒二首

家方獻歲緊爾涉風霜北人難面江南春斷腸

將書密報毋令雨多傷寄語天涯子龍眠是故鄉

又

行程須一月飄泊竟誰依子寢豈能寐汝行應苦饑

不知燕市闌可有蜀鵲啼勿令空相憶春歸人未歸

人日方退谷馬一公張夢敦同集樸巢

人日故人來柴門一再開清談聊隱几白醉不辭杯

九

楚中嚴古峰先生過訪兼惠近詩

君問

君問儂家住儂家小市東戶閒羅鳥雀猶疑出梧桐

萬卷了殘日一葉吹好風可能共談笑來坐衆香中

楚中嚴古峰先生過訪兼惠近詩

心寥楊子宅嘉客遠相尋草間弄聲歇苔階展齒侵

又章神合久山水話來深爲詠東歸句青條下翠禽

皖江

潮自海門生米艇通瀟市蘆洲牧馬兵

在水。江氣半浮。城落日荒荒。下歸鵲野寺鳴。  
飲鄭若水閣

主人留客處。門對大江流。隔岸諸峰小。虛堂六月秋。  
文沽酒路。柳陰賣魚舟。醉弄滄浪笛。遙天下白鷗。  
同張事敦東園玩菊

眾芳搖落後。愛此傲霜枝。每近重陽節。頻過野老籬。  
曉香宜我性。清豔鬪君詩。愧乏青錢買。空看日暮時。  
夜坐懷徐羽先

秋色淡星河。微風響薜蘿。月憐霜降夜。人坐菊香窩。  
懷巢詩集

病鶴影添瘦。寒蛩聲漸多。溪橋楓落盡。嘉客幾時過。  
九日雨中東王鑒公

偏是重陽節。無端天氣昏。菊花空對酒。風雨不開門。  
濕我看山路。憐君敗葉村。明朝晴也未。留此隔宵樽。  
喜西頑過話

紅年方入郭。相見菊猶黃。小構梅花屋。多分野鶴糧。  
詩筒傳世滿。筆稼惜兒荒。且共南軒坐。茶烹引話長。

人  
簷燈憐君霜髮侵。世緣貧日淡。交道老年深。

不。禪理。西松見佛心。西頑有新詩編甲子。不禁

別夏邑陳簡菴四首  
簡菴楚遊過桐因携酒偕諸同人餞之潘蜀藻齋中

一  
上十年別客。中千里逢行。裝多藥餌。交譜盡詩筒。  
應。湖。白。楓。飄。驟。路。紅。前途。戎馬急。君去莫匆匆。

二

故鄉欣聚首。翻憶客金陵。詩贈西湖草。居停南寺僧。  
懷人傳錦字。入夢照寒燈。往事酬今夕。相看別未能。

三

懷巢詩集

記得臨行際。題詩寄草堂。晨星傷落落。秋水歎蒼蒼。  
戎馬關山阻。江湖道路長。西嚙猿鶴怨。應久望歸樞。

四

歲暮嗟行役。飄然江上舟。欲憑一樽酒。聊壯十年裘。  
細雨飛帆疾。荒田立鳥愁。梅花空折贈。無計爲君留。

憶虎丘

虎阜經行路。依稀記往年。管絃紛酒肆。茉莉集商船。  
石印千人月。塘香七里烟。風光留夢寐。重過可如前。

寄龔半千

寄小寓林陵過訪半千因寫小幅見贈聞僑居  
南經亂後之子擅風騷去國孤雲冷浮家春水高  
書分天祿閣調續廣陵濤何日扁舟遇重煩揮素毫

聽雨

城上春雲暗斜吹幾陣迴響從蕉葉急聲自竹梢多  
關塞夜奔騎洞庭秋捲波莫言生白髮簑笠有農歌

陳滌岑招飲北山書樓二首

城裏青山少君家別苑多新篁流翠靄敞閣倚蒼坡  
遠近諸峯出橫斜片雨過詩成堪入畫不用雪兒歌

揆集詩集

又

一雨天如洗幽居遠市囂坐君樓百尺醉我酒三蕉  
北眺青難了西來爽可招莫教猿鶴怨常此話漁樵

次程桓子讀拙集贈韻

濯纓不受九衢塵囊滿琳瑯每自珍浮白正當垂白  
日知玄應是著玄人喜同嵇阮分疎傲益對金張說  
賤貧欲抱素琴遠相訪看君松種老龍鱗桓子有十松園文集

寄秣陵王器之

昔文破寂寥君家門巷草蕭蕭寒燈照酒春盈

聽簫夜過橋別後十年漸髮短望中一水歎  
幾時還共王孫醉淚灑江亭弔六朝

姚魯齋詩箋見惠步韻答謝

花伴烟霞作主人詩成羞說筆花新瑞林幸見一枝  
秀竹屋頻添四座春拂檻芭蕉供染墨繞簷燕雀解  
窺簷吟君長句清如水早爲狂夫洗渴塵

閏七夕高二尊老師招飲署中

水薜堂空列菓瓜官閒開座泛流霞已慚國士逢青  
眼還許門生醉絳紗織錦不勞重乞巧聚星疑是再

揆集詩集

浮槎歸來忘却身猶客坐看江城片月斜

無題四首

百花深處語如簧圓閣珠簾翡翠粧玉腕笑分金鈿  
盒羅衣行送水沉香新調巧舌教鸚鵡小疊同心繡  
鳳凰子夜歌殘春寂寂有人腸斷隔東牆

又

眉画春蠶髻結鴛釵頭綠燕受風斜人各小玉無雙  
何堪號明珠第一家步幃記歌紅豆粒洞簫吹曲君  
不令王孫見遊倦素都白鼻驕

沉沉酒半醒。絳紗猶護一燈青。春雲入夢無人見。夜月說心有鶴聽。花繡鴛鴦依并帶。橋填烏鵲聚雙星。當時只道歡相得。仕女思圖上畫屏。

又

笑處相逢哭處留。如今都似夢揚州。神仙路阻三千水。帝女雲遮十二樓。楊柳門前空繫馬。桃花洞下欲迷舟。依稀記得餘香在。窄窄紅綾玉一鉤。

感倪南蔭讀禮山中却寄

吳興詩集

腸斷深山細雨天。麻衣秋冷下荒烟。空庭有鶴來相吊。老樹聞烏喚可憐。孝子不忘風木恨。門人欲察夢莪篇。自慚徐穉情難已。一束生芻涕泗漣。

秋日遊西山二首

携榼來尋雨後山。山山秋色足躋攀。幾家犬吠白雲外。二月花開紅樹間。菊酒欲澆遺老墓。松風漫解醉翁顏。不知城市紛如蟻。何客能偷此際閒。

又

秋風楓葉轉妍。登臨不盡復流連。僧家亭合門前。

重陽節後黃花好。相約還來坐石邊。

步周信臣過訪韻

雨梧桐葉半遮。經霜樊圃菊猶花。居貧不厭來賓客。道謝忘感歲華景。在眼前詩易就。在病後酒難加。冬君無事頻相訪。曲巷疎籬第一家。

飲吳式昭疊翠樓

半畝園林古辟疆。高樓竹樹復深藏。好山望處皆如畫。殘菊吹來尚有香。萬軸牙籤書是癖。六旬酒盞醉如狂。

吳興詩集

爲鄉那知城市仙。凡別處士坊勞贈睡方。

方凝齋先生示抱樸軒全詩賦贈二首

高卧閒吟六十年。宦遊歸後鏗無烟。移家不賣不泉石。歛歲空耕下溟田。酒賭一枰敲竹圖。書分八法答花箋。讀君前後詩稱絕。安得黃金鑄閬仙。

其二

浣花不作香山香。風雅於今又見君。吳越女郎歌白燕。老將射黃雲。世皆皮相臆脂畫。我獨心慚筆是光芒。長萬丈。棄瓢休嘆滯江濱。

士雅久客夢城詩以訊之

夢斷芳游疎開到寒梅報歲除故里尊香澤  
夢斷陵花信近何如絲絛帷護高人柳白玉堂分  
寶怪得此間游受好平安空只寄雙鯨

東馬一公

佩城黯淡隱斜暉荒盡書田生事微曠野人稀戎馬  
過空山雪霽寒鴻飛難驅烏食分僧飯羞乞蠶絲製  
容衣惟愛長卿詞賦好滄江白首願同歸

懷巢詩集

立春後一日姚經三惠雉籠新刻挑燈快讀賦

此致謝

河橋臘盡見歸航錦句新綬寄草堂絲竹聲  
斷芙蓉花鬪錦城粧燒殘短燭猶添酒吟到更深飲  
寒霜愧我江山無一助却從前夕祭奚囊

人字

潛山疎遐伯暨張齡若同集馬一公東軒分得  
老向滄洲號外臣大裘軒曝日華新詩分天柱奇峰  
蓬弄梅花別院春高卧元龍常傲世多情司馬慣  
白松白石谷堪留可於身作主人

除夕

盡梅花又一年蕭條生事是青毡人逢歉歲難爲  
體灰搖寒宵只自憐燃竹可能驅病祟敲門無奈索  
書錢東鄰學鼓催行酒不問袁安擁雪眠

贈陳遐伯

潛山山水自清奇筆墨傳來是畫師痛哭白頭天寶  
後狂呼赤脚雪峰時技能格矢人稱捷詩就敵  
愧遲知爾歲寒堅苦節梅花不贈向南枝

堦下梅影

懷巢詩集

瑤臺清夢幻中身一幅蛟綃月寫真濃淡自分梁苑  
雪橫斜都帶灞橋春香風伴鶴招林叟素質  
洛神起步不堪寒更峭江南難寄龍頭人

輓吳雲間詩叟

性耽吟咏至老不廢享年八旬有四未卒前十日  
尚與子輩飲酒談詩有撫松集遺藁數卷未梓行  
先生騎鶴竟仰之塵匣空留織錦絲季札高風傳此  
日襄陽耆舊憶當時已辜携卷求詩句無復看花出  
酒卮月照孤墳春草綠杜鵑啼處益寒其

水陳大匡軒前白牡丹二首

太真輕風微雨數枝新。神仙自具米霜質。富貴無煩羅綺春。玉樹未開傾國色。梅花終似卧山人。爭如錦繡笙歌裏。素面朝天絕點塵。

其二

花王無復愛臙脂。一笑東風淡蕩姿。珠母盤輝春燠候。水晶屏映夜來時。香偏襲座羞紅袖。弱不勝衣羞紫絲。移入畫圖難悅俗。久知相士在肥癯。

洗桐

抱甕引清流。臨風濯新綠。便有黃鸝來。似唱江南曲。

懷巢詩集

春閨

百舌弄朝晴。驚醒綠窗夢。夢上送行舟。依然不曾送。

秋閨

裁衣秋已寒。知郎何日春。輕輕放剪刀。爲怕燈花落。

山行

有此山者誰。此山自今古。山主苦不閒。我閒卽山主。

又

雲在峯下。流泉出峯上。危步策枯藤。一盱乃得壯。

懷巢詩集

月夜呼酒繡陌香塵春。看花三十年前。渾是東風吹醒舊繁華。

梅燈

羅浮清夢幾曾來。冷艷翻從火樹開。近日北枝多愛暖。借人光燄照層臺。

橋燈

也學樽前一點紅。洞庭霜信已成空。問他對奕人何在。都付咸陽劫火中。

春遊

懷巢詩集

郭外尋芳路欲迷。美人笑語杏花西。春風勾引雙黃鳥。也向鞦韆架上啼。

簪帽

編簪蒙頭勝葛巾。免教短髮積飛塵。秦坑漢溺殺何事。祇爲儒冠誤此身。

酒家

南橋水閣柳條斜。一曲清歌賣酒家。慣聽採茶皆北客。青衫無淚濕琵琶。

懷巢詩集

望大江。南飛一雁不成雙。碧梧無奈西風急。獨聽秋聲到紙窗。

索詢趙宗小畫

人家住大龍山日。寫烟雲筆墨間。好景煩君回贈我。石塘春水杏花灣。

月夜

勝家老桂暗香浮。度入西風客倚樓。明漸高詩。如昔人何事獨悲秋。

閑居即事

易穀度殘年。難買南陽負郭田。却喜成風雨夜無人敲戶索租錢。

又

萬卷東牙籤。病裏愁中手自拈。有子天涯不自知。他年留與換藍鹽。

又

客來殘夜共挑燈。也出床頭酒數升。恐我病中多賦。五年雲水在家僧。

高僧壁竹杖常尋野老村。只有俗兒辭不。強題詩贈卓王孫。

迎春

一年兩度看迎春。爭鬪釵頭綵勝新。借問春光何處。畫樓簾內看春人。

又

五風十雨慶年和。笑指勾芒樂意多。一上十官主老農先辦插秧歌。

游春曲

陌上尋芳雨欲來。桃花不似昨朝開。東風偏羅。先送殘紅綴綠苔。

又

兒溪上浣春紗。溪上落花紅似雪。說。只。擷。白。桃。花。

又

落。落。春。衫。淡。淡。粧。自。來。小。苑。摘。花。香。誰。家。燕。子。穿。明。東。風。過。短。牆。





進賢堂稿二十八卷(一)

〔清〕黎元寬撰

清康熙刻本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南州黎博菴先生著

進賢堂



讀左嚴進賢堂稿去則

卷之三

左嚴有書來云今日乃得定老師新文不能盡

其崖畧然而慚愧亦與洛誦俱矣拙稿呈上

不敢辭世惟求益擲且賜教語冠冕自是

不枉耳又承冊系五復言之開函發書讀未

幾葉得未曾有只云不取行世之愈便勝今

人萬倍如奔馬太急未免誤受金耶安

景陳都亦削牘吸名有文如此又不求名太

是難得

為山祐禪師曰遠行要假良朋住止必須擇伴

故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親附善者如

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與左嚴交如

坐梅檀林入芝蘭室久而與之俱化奚止沾

潤而已哉

文至妙世人那得知即如昌黎集滕王閣記低

徊有致委婉盡情遠在秋水長天之上時人

貴耳惟知有王子安韓文妙處非世所競賞

者左嚴益得昌黎之神而又不屑屑為昌黎

欲追步孟荀惟余知之亦如世人但知有子

安不知有昌黎

今人摹擬八大家腐爛不堪觀偶一見之頗似

陳言故紙左嚴不襲大家精研追琢更進一

籌余每恨吾鄉前輩文字無鉤深索隱之巨

靈敲骨打髓之大力今見此集真擢臨川南

讀進賢堂稿二則李

豐之肝一洗洞陽綠雪之陋後有作者不易

吾言

若士湯先生詠司馬德操語龐德公妻子作黍

元直欲來云鹿門一輩人未測所語何事吾

輩胷中亦須與一二古人作敵方少有自立

分不然宛轉人域浮沉世俗如洗死狗腸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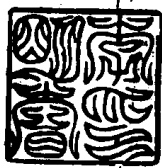
悉未淨穢氣終不除耳為文亦如是左嚴得

之故能拔足風塵高自標舉

歐公每讀子瞻文輒爲終日喜贊皇與白傳不  
協終身不肖見其詞翰恐一見便爲回心左  
嚴文吾不知與白傳蘇韓何如若余之狂喜  
怕見則有如歐公與贊皇者

五燈會元百丈禪師有曰見與師齊減師半得  
見過于師方堪授記此事吾不敢當但得如  
藍弗之于楊摩羅什足矣余與左嚴雖有一  
日之長然爲文實不逮遠甚故交相切劘受  
益進賢堂稿七則李

益良多詩簡書尺無日不往來于途如此者  
六十餘年余今年八十有三左嚴亦七十有  
一白頭師友海內罕見倘惠微天幸加我數  
年究竟生死大事其受益不知又當何如  
康熙丁未仲夏十六日端友生閩翁李明磨拜  
手謹題



衆博庵先生文集序



累余伯父璽卿振夫公司鐸南  
昌常爲余言南昌崔士無踰  
衆之嚴其古高古不讓陳太士  
蓋以爲第一人也余心誌之迨丁卯

張本一

先生果爲倪文正公亟賞錄其  
文而論策程世明年戊辰遂爲  
天下第二人其文膾炙海內始信  
余伯父人爲能言事之老也  
既讀其古文詞其古文又佳於

時文大抵自後工家不務牙後慧  
多不出口類禪惟唐宋八大家  
在斯不屑沈著後七才子乎登  
丑余濬字情志以時中

先生既經問字因以未也

張序二

及先伯殉難予不獲釋以時中  
甫昌學特之專祠即余安世子  
種耕之修許為不朽大業華閣  
揚而徵誘遂後學甘天性然也  
今於余再過甫州別

先生已作古人矣今嗣古衆持之  
集屬余序因久而卒業焉觀  
其神而象妙才具二尤古之我  
籍躬現毫端望今生不化之  
病之世數見不解之謀計謂胸

張序三

有焉書以時中不存者惟  
先生之心中南之古氏也其持他文  
正亦本於我何太真道肥多  
先生別如屬之少幸中之  
正然隨風飛去富以爲之

蘇公年不叔何能序 先生之文  
如述數千年通為之學讀如生  
先生宏蹟雖小甚顯赫於今世  
禮杭英志 先生物在士林之風  
正變查伊侯諸子形肖像祀之

張本四

先生之文固已風動海內方丈傳  
於世者亦多也 先生信標名於海  
為至且及男如元修如學之遺識  
但海內人士之言 先生與大士伯  
祥皆幾之乎會元而僅心第之此

為恨予不志三君之志科名耳  
此科名之重之重哉我知是數年  
才氣離契調已暗索居而

先生與嶺嶺觀我諸公皆法於  
先逝典型調謝領袖學人回視瞻

張本五

志時系山洛社落之如星子搖毫  
恍惚尋憶憶之云

康熙丁巳年陽曆三月十日

張世經書於旅次



進賢堂稿卷之一目錄

序

張閣老開雲館集鈔序

文直行書序

四部叢文鈔序

送方伯王邁人序

詠史詩序

悟香集序

馮密菴詩序

王惟歲詩序

匪依篇序

鄭次公詩刻總序

送湖西施公去官序

孤齋大意譚序

歐陽文忠公集序

進賢堂稿

卷之一目錄

一

江列明集序

歷史摘議序

劉九皇詩序

茅小如澤畔吟序

吳忠節公年譜序

廖太初傳志錄序

南遊草序

帥備皆詩草序

理信存彙序

載馳草序

孫魯山兩遊集序

重刻陸文安公全集序

德郵詩集序

進賢堂稿卷之一序

南昌黎元寬左嚴著

門人傳

修貞生校

張閣老開雲館集鈔序

自制罷丞相而壹用閣學以爲備問代言則其權似  
乎稍輕其所司乃更微渺其功能亦大可概見也內  
閣之設初無輔名既有輔實上亦未嘗不輔之且元  
之同郡先達之得在此位者凡五家顧初則事止文  
淵兼官未極後則業或偏安身經轉徙嘉名定論總  
俟異時中間最著莫兩文端公若矣張文端公師也

進賢堂稿

卷之一序

一

劉文端公第子也永鉢之陋說所不必及而始終一  
緒有如金聲玉振然者故不得不宗尊洪陽先生焉  
夫文章氣節之物先生殆兼有之匪惟相業他日官  
詞林者率主選善無圭角養望需次則先生殊不謂  
然先生固嘗與蘭谿同蹶左官至貳刺州而後同大  
拜時入有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兩州同之口  
號其爲燕許大手筆則天下無不傳誦于穀城詳哉  
言之非余小子所能窺見蓋當先生爰立之日先大  
夫隨列諫垣宜在先生陶鑄中而小子適未誕傳聞



鮮少及先大夫既廢先生亦歸田雖百寮禮絕尚復時時一修下交憶小子十歲前後每得望先生顏色黯然頽然則是猶在所見異辭之側先生居綸屏美事不勝書最大惟持國本一議凡集中疏揭極婉而摯類非廷諍者所能及然猶此議也出于太倉而天下擬其去以言路攻出于先生而天下信其去以戚晚怒此孰爲正反乎邇讀慈山大師年譜得先生所以推高大師者謂之有功國本蓋微指臺山禱儲而言而余友譚掃菴爲諸箋于此事亦再三切先生

進賢室稿

卷之一

二

其辭非諛古大臣之定策者未數數然智如子房猶曰雖百張良何益李長源至于誓不近天子左右是可知其難爲以先生持論上符兩公而且不必親見成事然則踐祚短長又何必較他若密奏六款無異魏文貞之疏十漸矣建輔城定兵制料東事無異趙管平之方畧李衛公之籌邊矣而條國是修正史救言官論礦稅種種亦不止于人適政間綜先生之大業與其鴻文可謂瑰琦然未盡見諸施行遂拂衣長往識者惜之坐政事堂七八年終于遜謝元輔此實

不爲固寵之左驗後來劉文端公據光立嘉既首座矣亦以福清在道爲讓惟泰昌日錄一書自足千古此豈非吾郡家法而胡祭酒若思嘗爲閣學吾郡揆席幾可六家今第以官高出之若朱文恪公終于文淵正在廢中書省之後吾學編文淵閣年表不知何以佚去余小子因讀先生書乃僭論及此或足備史家之採集乎先生著作甚富尤合通三教之微言穀城謂之博而要信也抑聞之鄧文潔公嚴禪理當其革先生省之語以正念現前頓超三界文潔公謝焉

進賢室稿

卷之一

序

三

而遂坐脫然則大丈夫事庸非將相所與幾余小子雅好涉獵尤慕服先生道風徒以六十年後南宮名第少效步趨而百爾不逮何足語先生之大全先生猶子斯厚紹述維勤更推孔李之誼收余肺附乃重梓閒雲館集忘其樸固而屬序焉念先生此書猶之日月經天長懸不敝而閒雲館非矣閒雲猶在亦不與劫波俱往也

文直行書序

南榮子行其尊公壇石先生之書自爲之定而命余序之以爲余逮事先生久受知服教共所遭逢是宜言先生者也顧余言不文卽文且不立家數無以自張而何能爲役然亦竊欲有諗于天下後世讀先生之書者當明先生之人也而先生非吟人矣不一隨流浪而獨蘊持風抑可以謂之古大臣矣夫從古之爲臣傳者無不以大臣先名臣也雖李氏書願諫而此義不移惟于大臣中首因時名臣中殿直節則未遑賢堂稿

卷之一

序

四

免乖理耳前哲言寧爲良臣毋爲忠臣此非主因時也蓋瞻焉盛衰而爲是取舍若先生乃能兼之匪儻之美者于循良取一焉諷諫取一焉宣猷取一焉節鎮取一焉帷幄樞機取一焉儒行文學忠義事莫不取一焉昔在神宗皇帝之世深居無爲士大夫可以優游而養交持祿昌言雖多當務特少光廟佐德惠廟旁落則畏威遠害亦其日也迨于先帝號稱勵精而正枉雜陳上下異向巧者爲之轉換避就以久于其位而亦未必有其功名先生其初則獨屢憂天其

中則無工逃雨其後則皇皇焉視日惜陰我其夙夜而已矣其陰陽人主之喜怒與夫首尾貴大臣之所爲而爲固結之術者必不出也遂焉而五德潛代一木猶支楚客有求于九州晉人無罪于百里而先生之所爲立言者亦既與其功德俱積矣夫先生之人固不待言而傳是韓魏公之莫大文章也而先生之書不但以文而著則歐陽公之專言政事也且世之爲文者重體長行卽于兩漢有韻卽于三唐以是爲體先生亦何嘗不然然而其實體無定論不過曰古

遑賢堂稿

卷之一

序

五

質而今綺古簡而今煩古重而今佻而椎輪也而墨守乎彼其所以斤斤或護己不能攸人過量揀去逾嚴成就乃淺先生則多學博通陶鑄驅使諸體之善者無不體也無不體也而後可以言體矣頗憶先生嘗爲余論近代名集惟及兩家于弇州曰門目全于大泌曰材料具則其所存而不廢者亦概可知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自古而及今卽人文昉是也然而文必用古用古而後可以成今人必生今生今而亦不欲忘古則古道無所不爲重焉于是南榮子

曰我先君正誼之學必于也能竟傳之嗚呼正誼非所以爲文也而安在非所以爲文也文之本歸于道道之建起于官程伯子亦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爲己則無所不至矣而爲人亦有能不能焉先生之仕也爲人也而固能爲人也邪臣不忠忠臣不邪小人無朋君子獨有之二說者先生蓋膏肓而用之亦無非爲世道之故耳夫余未得卒業于先生也而當先生尚書兵部時余屬爲駕部先生良教之見所呈奏草具故事則拂或精思焉則喜又余挾空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六

空言馬即馬先生以爲渥注大宛龍媒駿骨等語亦安可無此猶是不廢門目材料之意他日先生見余萬孝子誄辭及葉寶持慈訓錄序遂重加擊節謂之有作者風至今余此二文如蹄筌置矣而先生所好鞭影在焉未可忘也余推先生之于文章亦由立教爲人而不爲己儼所謂正誼是耶非耶先生之易名曰文直而非虛加之蓋其爲文也亦已久矣而其爲直也則亦無改矣其身騎箕尾其氣不欲更作山河是乃南榮子所以善其述也

四部葉文鈔序

吾師閩國先生著四部葉觀之王弇州蓋同名而異實弇州之部曰賦曰詩曰文曰說閩國之部曰古詩曰今詩曰古文曰今文今文者舉子業也天下之用之勤矣且本代言千古聖宜得隆稱抑之而使蒙冷號前輩常有所不服獨以其爲此者志末而格下乃讓席壇玷間然志末亦奉乎君上之教格下則窘于士大夫之才由教溺其指以至才失其充進惟求售退即安陋此天下之公病高明者爲是而欲一掃之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七

矯之可也顧角奇誇多援博以詮粹精取後世而言三代騁洗洋無涯之辨于制節文字之中其病也滋甚有如先生其庶幾足正之乎夫先生之謀篇亦猶自章句而昉然起承轉合有不必拘即本文上下有不必避忌而或複出者其于聖賢依其義非依其語使經與我相註而理與事俱融雖甚整齊猶有幅利是爲文者之所求不獨爲文者之所求也夫治天下而飭官方者有不能外焉者矣頃朝廷以八股爲無用銳然去之乃試士先策而存四子五經于二

論則此日也君上教指非不明白而惟慮士大夫之無章程耳伯甘子曰是莫如先生之書宜以公世夫以其結撰之有似論體而拜獻之得藉先資歟斯近利祿尤不沒事如其為斯文續火傳而迴瀾倒則先生之志固有所取爾也先生作此垂數十年祕之枕中如將自悅由異時千子邇日雲伯以外鮮有能竟讀之而悉數其篇目者及門如某雖嘗與玄文之一二贊辭闕焉誠不意其造車冷轍遂會貞元若以應制寧譏浮詞哉孟子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寔進賢室稿 卷之一 序 八

矣建矣昔在西漢文武之世得人為多顧其最著者長沙政事明于厓國江都天人湛于說經當時猶未大顯用而二千餘年乃盛行之且自為祖宗于其制作得從不祧其他興替無常各因其遇至如劉蕡下第六易嘗不與陸贄奏事之議俱傳然而時則有待矣王臨川始制經義亦云創獲故相業既已無成而此道獨得五六百年不廢今豈以為浮詞濫觴因而歸獄莫之能保視賈董等輩何若乃先生漢遠矣即數十年之載必不止于五六百年之業矣蓋先生未相而有相之道令後世可得而思先生之書則令後世可得而遵亦令後世不可得而變也

送方伯王邁人序 代

易曰損益盛衰之始也而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其義何居蓋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民益而君之道乃大光故其卦名為益民之戴君以利已也君益而民之生或曰蹇故其卦名為損如是而盛衰豈不可得而言乎然而微矣他反對之卦判然不侔而此獨連損益盛衰以立說且括之于始見其倚伏之機眇而難晰非明主不可與忠言非深識遠慮之臣亦必不能進言故益之三四在下之上上之下方伯之位也而皆有告公之文于三則曰用圭于四則直曰從以為用圭而後可從從而後可使惠心著于上而惠德答于下益道成矣多乎哉邁人王公之為南昌請減浮糧也蓋其行以執玉于是皇清開初十九年矣邁當冲聖御極之初元如日之方升而諸世臣復相與前後而左右之其為始盛也明甚然而大司農亦嘗持籌仰屋其所不足豈在財乎抑若之言似聖人者惟告憂不足之哀公以盡徹不由加賦而反類減賦此何謂哉財出于民民出于土不可以多

求也作丘賦春秋議之而則壞成賦焉貢載之不可  
以私意增而時代變也夫揚州厥田惟下下而厥賦  
下上上錯實禹之時此土已賦高子田二等或三等  
矣然通計九州之田高于賦者與其賦高于田者各  
半而獨于兗州因厥賦貞謂在下下也傳者曰君天  
下者以薄賦爲導導川而後又曰庶土交正則安知  
此州之無貞賦乎東南之民力竭矣而江西爲甚江  
西之土產瘠矣而南昌爲甚何者東匯澤爲彭蠡此  
適當其底也南昌賦額自漢唐以來無論而宋元志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十

書班班可考各不出二十萬其後以偽漢竊據頓爲  
無藝增額至五十一萬先朝不革其舊踵陳氏而征  
之迄三百年窮末有不變者也聖天子一旦下明詔  
問其狀意在蠲除而主計者或難之則孰敢觸犯忌  
諱爲言南昌之久困乎王公慨然特疏以請迹似損  
上道實益上蓋民說無疆得臣無家皆公之所以裨  
補朝廷故曰損爲盛始而其爲德于南昌豈待言哉  
又浮額之害通乎三郡本額之利存于一邑得公宜  
而以南昌視袁瑞不至向隅以七州縣視武寧無復

泰肥越瘠此七子均慈之旨也鄭安上流民之圖能  
言其苦而不能言其積苦富鄭公青州之賑能與以  
利而不能與以百世之利我公爲優矣詩不云乎無  
言不讎無德不報二三君子于公讀禮東歸之日屬  
余爲文以送之而公先有歸心莫喻問烏傷之句嗚  
呼此所謂凶事之益與告公之圭同用者也感人墮  
汨寧必豐碑而茭茭小文無所發揮酬言尚未足也  
別云報德哉異時部覆得奉恩俞因脩富民之賞專  
祠特建俎豆千秋八十老夫尚能爲公效杜牧之奉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十一

勅記韋武陽以續峴山羊祜之後

詠史詩序

古今詩史之目雖于少陵無不以爲知言者其必與聖人春秋續詩之意有脗合焉者也終李唐一代以詩名家者多有其人而或各得詩之一體若元白主風韓生頌柳望雅皆自謂之通真不知其猶是似詩續詩已耳夫不以詩續詩以史續詩惟聖人能然而不以史爲史以詩爲史惟少陵之善學聖人者能然苟知少陵之善學聖人則亦可知後世之善學少陵者矣紫屏何先生實負史才其出現于世正在春秋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三

獲麟之時其不官于記事記言之班者由大讓耳然而公侯復初所聞所見自當與稗野不同抑麟後之傳皆從事焉不止于哀之十四其以騷僭經先生乃不敢出此輒轍跡所至名山大川城關邑里戰場阨塞族姓交遊種種足爲史公雄文地者安所取諸取諸詠史莊生不云乎顏回曰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誨之實也古之有也非我之有也若是者雖直固無病雖然猶有說矣詩之美刺與史之褒譏等未可病獨病夫詔與誣之兩言而已詔古人誣古

人則亦猶之乎詔今人誣今人也有如不知其人而諂且誣焉何用其名則隱其事則彰其心則可以孤行其狀則可以對見而先生之書終無有背而諱之者其豈不爲傳文也哉乃先生更可與人爲徒矣日者行平豫章道上目若有營皇皇求友遂過以似人喜余屬余序論所著而余未敢當余友趙國子則應之夫國子與先生嘗同作麟後傳者故不言使余言何爲爾頗憶曩者抱犢入山余同見子功亦課作此等詩題幾于滿百及乎流離轉徙篇軸遁之十不得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三

一先生所喜爲似人者不全似矣抑亦時似不恒似耶今茲附驥雖有其名究同此是後五百年而更有善學先生者其亦在于不知何人已乎

悟香集序

詩所以存世者也而人又所以存詩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斯廩乎爲世道危之矣然至于春秋作而詩終不亡詩不亡而世亦終不喪若是者則非其人不爲功原夫六經之制如易書詩用韻叶禮樂起于咏歌皆未嘗不與詩相切獨春秋之于詩不似而聖人偏以此續詩何哉蓋聖人所謂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者雖曰天子之事其實以讀爲人臣子者而已臣子存則君父存君父存則天子所以治世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古

之事存而世亦存是詩教然也聖人既修此以續詩後人復持此以品詩持此以品詩其合離未可必矣而明州敬身陸先生乃今以悟香集著則余未論其詩先論其人其人信爾大威之賢人也內紹平家學之源而外習乎朝代之故即不必有危節畸行以傳之顧生平所循朱或小學又燦然能自言其志是得詩之本領者也且而入非可以一日能成猶之詩非可以一歲能善先生獨于壇坫中多歷年所而奮筆不休始賦甘泉中辭歸去終修汭社焉是得詩之歲

月者也雖然先生之鄉有領季真者亦嘗不寸老矣未賜鏡湖卽安知其不傷凝碧苑生猶仕隱也天下之治亂夫矣一息尚存其人之合離抑尤未可必耳而先生乃冷得以此卽全歸嶽正編珠其事告究昔人謂褚彥回多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者先生免夫夫然而後可穀論詩矣夫此詩之爲詩也于學多所窺而于辭無所假食詰而此煉氣而不傷之至若遺時感遇悼往思初復開行似詩史之法而詩史之法卽春秋之義也斯其所撰豈不卓然自爲一大家已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古

乎文章與世盛衰止何藉守隨流之士不可語于持風之豪而所云持之者亦不過矯之其于詩也以有治空以空治有格所有餘而進新不促如王李鍾譚之各並一門戶第相易奪非爲正論以觀先生何如邪夫先生不苟而爲隨世也亦不激而爲矯世也而其入其言實隱然有以存誰使天不惜無失乎詩冷之常而我身尤自幽寺莊變之外斯已矣行堤石生徐君自其鄉寓書余曰必好也直爲先生定詩者而余誠固陋何足定先生詩也石生或似爲有其大相

者在乎申之以暢三包君其說亦爾余與石生暢三  
三人者皆非後世之子雲也而既已相視而笑莫逆  
于心共遊乎先生之香嚴內矣然余他日尚欲壹以  
陸某官詩集署之而去所謂悟香之目以爲先生之  
所存于世者蓋多有不止一衆香國土已也遂序而  
論之以俟後之知言者

馮賓卷詩序

密菴馮先生爲名士之僑居若當世所宗仰者五十  
年而在今卽如不食之碩果斯必有離富貴貧賤生  
死外以獨存其正者何待乎竟讀損益猶雜出乎知  
不知之數哉神交久矣乃今年行吟南浦索我瓜牛  
廬暢論生平則文章師友之間無一不爲坐位而見  
延入者余謝未敢當以爲先生名位不極頂而仕宦  
若過涉味無雋永卽此較量皆可降以相從至于聲  
其德而大其傳者先生雖欲下比余終絕上援也于

時余視先生口吟吟似有大得意然未幾而出其以  
易堂詩集屬序則得意之物皆在顧余不能定其目  
矣余載詳其篇章時亦無古今也事亦無正變也聲  
亦無哀樂也豈窮愁之人嗟卑歎老之作而能幾于  
此乎自有天地以來楚材之不爲人所用者曰狂接  
與屈大夫而已然而鳳歌決絕則上以之規聖離騷  
纏綿則進且可續經今先生用詩之教而著易之道  
是卓然與狂屈二制鼎足而爲三者也乃先生謙曰  
老至不究末後一著猶事雕蟲誠非知務余則謂不



究末後一著之說卽未知如何如生之說耳而究末後一著之說又豈不似莊生薪盡火傳與禪家去後來先作主公之說乎有正春者必無亂秋爲忠人者不爲佞鬼先生此嘗卽清廟明堂且姑置是而百代而後其不復化爲諛體媚芝亦已明甚王士源之序浩然集曰文不爲仕故或遲行不爲飾故似誕遊不爲利故常貧此數善者皆先生之有矣而余無亢倉之文不能爲先生一存眉毫之脫但識其大者則今之先生卽昔之先生也後之先生亦卽今之先生也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五十年變易之易亦卽千古萬古不易之易也余未升以易之堂而輒欲與先生中衡廬而分正氣先生其尚百許之尺寸地也乎

王惟歲詩序

世道波瀾文章不墜是亦以人勝天之物也金穀正惟歲有勝具矣其本靜氣穆然非宿懿所能洞悉也相對則意消而終日言不出乎大戒其刺舉義行海內傳誦余豈私志之以爲深澤淵微之作也其南韻之玄攝羣殊難曰潔淨精微之四字願得公風雅乎予不習鍾磬詩品亦不習經解之所謂討教乎是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七

面目更罵宋玉爲老兵如斯人者比比必也惟歲足以正之抑非惟歲不足以勝之耳夫惟歲先能勝乎靡敵之人而後能勝乎流極之天是固斯文之所繫屬一絲九鼎假設除挾書之律而又必多爲之途以繆其事者余謂惟歲猶將首八科選也而況爲國門之所懸而海外之所購者乎昔吳伯宗最先取大魁其在館閣則上御製十題命賦援筆立就詞語峻潔豁之獻也惟歲不難嗣響而曾榮當廷對首唱其時纔知聲韻惟歲編缺壺且再則又似過之矣由乎

惟歲之所操人既足以勝天而今更不必讓古乃壹以靜氣而無嗜慾者取之非有他道余年友孔登小同心持世遠想慨然不獨區區爲砥柱風雅而已者請以余說質之亦可當知言乎否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手

匪係篇序

昔未承衍在孝經而漢儒緯之則曰元氣渾沌孝在其中明乎孝之爲道義事莫有先焉必亦莫有善焉者也必索弗姑渾沌既以之後則脩此德者或鮮乎不然今猶情地死氣豈須於窮讀振蕩周公匪依是篇聞其語矣見其以矣夫振蕩所以形爲疎歌者蓋發示其中之不得已而所以令人人屬和者抑將若之爲教也教者始乎事親終乎事君皆非利祿之故今之人第以祿耳其得之不爲親喜其失之不爲親悲苟爲祿而不爲親則與于忌親之甚者矣于是乎謂他人愛謂他父母不此根本而負焉焉此誠衰德振義非欲有耻于彼也而適足以耻之並之則嬰兒猶爲之泣也並是以混沌則非直今之古而爲古之古矣余固而微混沌焉矣混沌起時期所與俱而混氣首爲孝第覺漢儒之言似屬奇創而善事有正仙苗牛骨代治洋明德孝之理乃去得之謀每語母得芝蘭公蘭公得之黃公黃公得之陸第期在孝第期王者斗間夫子也其師承確乎有據莊生亦曰維斗

得之終古不息則維斗所得何道無亦曰孝在焉余  
且老矣恃初不能祿養復不能以等喪聞顧亦有苦  
矢之詩百餘篇在振菴珠玉前未敢出手以文讓之  
非以實讓之或者其尚得與振菴同爲維斗之民也  
乎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三

鄭次公詩刻總序

文章不在翰林此自王李諸家解嘲之說未必卽爲  
正論觀李適公先生詩有以知其然矣夫次公誠登  
高能賦顧大未之選材顧嘗已入讀中祕書高踞館  
閣矣一應則果時貴無備冰魁士海須奇氣而不得  
至于是者豈無得至于足第保其橫固以終雖幸  
而重席且復重辱者惟如次公然後其人望與其地  
望相副又不獨副是名位而已也余讀次公靜菴諸  
集竊感其悠揚激壯皆有清越而無幽胡然文句之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三

外尚餘不暇夫何足以盡其涯涘也乃歷曹郎守職  
事竹頭木屑尤不鄙夷而看花往來蓬山近遠未或  
一見之篇章所由殆與矜夸者迥異于是比年間余  
再三見次公次公亦再三有以教余蓋所謂譏刺中  
諸侯之疾者不<sub>一</sub>及之而所謂憂盛危明軫下人之  
急者則無不至也千載而下其尚復有同舂陵行者  
乎夫終有唐公代之詩人得而稱詩史者惟一杜工  
部而實不至更官其于李翰林則特與之齊名耳今  
次公踐更無幾何而既兼李杜兩家之官號亦兼有

其長矣自昔序詩者皆言其能窮人而又或反之曰詩能達人今日之事是達非窮次公初不經意余何敢爲次公論之毋亦曰文章之光芒實有定在世卽無昌黎乃李杜未嘗不可望而見也

送湖西施公去官序

夫去官而宜于文者有甚美焉不繫其官也不繫其官不存其官卽安可無善志愚山施公之治于湖西也廉以溫膏澤既下衣教行之朝野無不歸爲宰輔乃未及遷擢而以新例奉職一時自監司至郡理可三百四十餘員名皆在需次則或過計焉而言魯之無君子者公其謂蒼生何舉不至乎是也抑第言其官之張設久職思精非有去道則于事亦僅僅矣且聖制一新復何可以私議無已請著其人之賢而賢追賢堂稿

卷之一 序

三

其踰公蓋古之所謂大賢卽古之所謂大臣羽翼一代之人才豈背毛腹義可得而比公其繼自今而別有積累以至于乘勤軸乎未可知或更感夢協卜而起不由敘進乎亦未可知然語近諛者非公所樂聞也公惟是立立俱修猶不捨學故能無疑滯于一官而條目道心亦並未見其相奪余竊視公有不免于睿睿焉者非爲利祿也爲救時之故也夫湖西豈其已治而可一日釋于保抱耶抑未能也藉第令能然而天下之爲湖西者不少矣其宇宙太和皆安在天

下之爲書院如湖西之有白鷺者亦不多矣其講事  
何若爲是而不能忘情果不能忘情也又公初承檄  
公親及其後而行止異說公爲爾旬月以諮決之冀  
得終奉見至尊耳何榮乎驛馳卽終格不得奉見至  
尊而公無忘君之心亦已明白由不忌君可謂大臣  
由不忌道忌世可謂大賢豈其以一去官而有幾微  
之或動于中者晉之名士尤貴三公乃至捉鼻而云  
不免則其自待已薄而後世以區區參知故謂將眼  
穿則君之待臣又何淺也今日之事不爾遂躋唐虞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三六

建官惟百而公豈直終于岳牧之班而已乎公曰是  
不可無文也惟子清冷之人而識晏燦之理者宜能  
文之余文之止此顧廣公于天下仍私公以湖西從  
是而往雖更無湖西湖西傳矣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橫渠先生曰冷之學者大率壞汗應舉蓋似其傳之  
有相連也而求諱其高之或相謬然第冷支吾行墨  
放廢身心言卽不謬何取矧其或借資附託焉而終  
以背馳者哉余疾于爾錫雄長文壇也非計國則臺  
臺之處可知乃今年訪余於艸廬中暢輪移晷而所  
自謂與謂余者皆不僅以能言大匠力肩千秋謹持  
二戒庶幾合轍遂扶引而窺性命之藩入明行之路  
一何浩乎無有涯涘使人意消爾錫之謂矣既而出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三七

其循齊大意譚相示余卒業焉所治四子書非猶夫  
人之治四子書者夫學庸兩篇雜置戴記得大儒表  
章之心法斯在門目亦猥多而獨鮮能領其致自  
爾錫謂明德卽誠者天之道明明德卽誠之者人之  
道而大學專言德中庸專言道其功皆在慎獨其境  
皆兼動靜斯不異黑暗一燈至若天人共歸于道以  
人而合天則猶龍德有學問之功焉行有不息之利  
也其他文句周浹貫通釋典禪機靡不攝繪而顧謙  
讓曰大意譚譚大意耳王輔嗣注易自題畧例果且

爲畧也歟哉蓋今之學者未有如爾錫者也今之學者而有如爾錫可無橫渠應舉之譏矣夫爾錫關人宜紹關學然既不作千祿書猶安逐隊此和同之跡儻亦憂患之心爾錫曰吾初被闢收甚酷吾終以智自免以仁自畱且還吾師也還師別有傳吾今語若若好爲之毋以免畱之身行殆嗟乎信斯言也不可謂之能得大意者邪爾錫雅不好著述是編由其門人所錄隨叩而鳴鉅細有間中丞胡公嘗序之以爲遊爾錫之門如爾錫教指取上第去者纍纍矣然則進賢堂稱

卷之一

序

二

序

河西房杜固已應期直不知程仇禮樂爲誰屬也

歐陽文忠公集序

文章至歐陽公斯可謂之極盛而無敵矣蓋其理合乎聖賢其事全乎經濟其功用著乎成就人材挽回氣運古之名公之得與爲方軌者惟韓昌黎一人餘子卽不無多讓宜後世之家誦其書而人師其法也今書闕有間時則爲之然幸免於雜燒之令而或復來謁者之求則不知此地何操以應教旅庵氏之亟起而圖之也不亦善乎旅庵近購公全集得廬陵初本精寫而授剞劂纔成二十餘卷屬余序何勤也嗚呼此卽公少時于故書簾中得昌黎文六卷乞以歸讀而愛之之遺意也而旅庵以焚燭繼晷爲是輯熙尤云難事旅庵前年嘗刻文山集亦屬余序則余竊謂治文章有如治水旅庵旣表文山以爲江海砥柱再推六一以爲星宿河源此其功皆非在禹下者乃口授余曰居士集何名之細也予其改之予對不必改但無離居士於六一而可矣東坡嘗序公集曰公旣老自號六一居士如以爲非正名然其所以題居士者必因公後人結集欲明其老而歸政標此二字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三

以別異于宰官未知其卑則同覆則獨也故余妄定  
曰六一居士全集非其取復乃其取獨族庵以爲然  
乎不然乎夫余曩敘文山則必去其黃冠之別稱今  
敘六一則必畱其居士之通目此二說似相違背非  
相違背亦翼族庵有以是正之雖然族庵特好學耳  
而未嘗多財也此集成功僅可十分之二何以卒業  
得無呼耶許哉昔穆伯長嘗刻韓柳集而需之京師  
適儒生借閱者乃曰先輩如讀得一篇卽人致一本  
今余敢效顰伯長先輩如刻得一卷卽同讀得一篇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手

也

江列明集序

自列明江子厄于龍蛇吾黨咨悼如衣服之失其冠  
冕旣以集行然後知文章終不墜地也于時令嗣伯  
如度東湖走灌嬰城下尚耑屬余創序寧更欲冠冕  
余哉第以余爲能言列明無俟知子雲于後世又不  
然通邑大都或徵余而買信貨余其敢謝不敏以何  
楚寇驚以村郭轉徙百日內外閭筆束書殆于忘其  
桂劍以兒女子疇有纏綿輒思及彌懷虬髯兩句義  
謂今日獨無老杜堪任爲鄭廣文効鬼者耶沉雄激  
壯之篇鬱怒道緊之目宜莫列明若卽宵起取猓蟠  
書屋文集于鐸蟲鈴語間朗誦如相和未及卒業已  
覺正靜之氣生怖畏離遠是豈惟文袖裏挾頭風療  
方抑亦能引人著勝地無異入桃花源余于列明求  
一得二矣或曰列明此書當傳不廢卽重番陽洪馬  
諸席勿論在于古今大家何等余以肩漢晉題周秦  
言夸無當列明則高其格韻自位百尺樓眎衆人之  
所炫耀皆地下料材耳故詩輕萬戶文似六經終亦  
不作詩文腔子不作腔子斯美與純俱絕余大畧集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三

似前則次山一流近乃上虞師具體得皮得髓必有  
居焉夫列明曩故善病夷于左股實維厥占而文章  
卒能自拔起若斯警誤腐修亦何多遜若尊家醴陵  
管城自墮不殊受降絲夢無端汶陽田反則列明晚  
節十倍而優抑又聞之江菴目青子紉至孝感佛入  
夢錫之慧眼然不及泊如爲列明畱集手眼俱畱行  
之而遠胡代夔憐作述之間于是並爲吾鄰冠冕矣  
列明別有制舉義如千余爲之評而授梓不復弁亦  
泊如志也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三

歷史摘議序

際初周子東冊以走塵埃金心木色視若有營也徐  
肅進焉請其姓字里居蓋深得見異人之喜既而發  
冊相示曰此爲歷史摘議凡吾所營者皆在亦復營  
子之文之以庶不朽徐唯唯否否未敢知子雲之有  
後世而但識相如之爲冷人耳又數日際初函徵徐  
言然後徐始授簡竊以爲天下廢典之故皆天之斷  
詞而入莫如何者矣至于人事亦有得失是非謀委  
曲或不可道無亦唯寧括彙中功際初一與徐爲徒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三  
古之有也非我之有也何嫌何疑而不由繩尺以相  
稽耶際初于是修其所必傳者而已史有三長論史  
者奚獨不有觀于摘議之所及義例凜然言詞不襲  
抉剔幽隱平反非常殆將手眼乎千世也君子之立  
言也既不以不然而隨人亦不以已然而因天故史  
之權嘗有大于天者矣論史之法復有以是正乎天  
者矣楚漢之成敗既分而均列帝紀後三代之年世  
相似而徑黜李唐此皆所謂不因天者今讀際初詠  
史詩頑鈍渭水劣于嚴陵何其卓絕而至以武穆重



數千戈爲未然則別有廢興之精微或亦不欲爲宋  
祖立難際初之說如是是豈有不傳者哉頗憶余他  
年嘗爲諸史比事纔可數十條而罷顧每收纖碎更  
遺大端以古言今猶多未喻而其時不敢出于人其  
後亦竟奪于天矣若夫際初之爲書有必傳之道雖  
行塵埃而山靈護則亦天之所欲爾而不欲奪也以  
史之爲道既能竝大于天而際初之說又能無因天  
而不爲天所奪然則禁忌撥去之禍亦可無慮于人  
後世之傳際初自今日而定耳夫際初固曰太極非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三

真三皇荒忽是不窮遠之義也而又曰春秋爲緯定  
哀微詞是諱近之義也不窮遠而諱近則際初無亦  
猶占括囊而終不以哀冊爲累矣

劉九皇詩序

依人作語不可以爲禪亦必不可以爲詩矣今之詩  
浩如煙海太率率倣效取具其巧者優孟衣冠拙卽  
耳綴之風雅豈有是處劉子九皇爲詩幾三十年  
未嘗坐壇上自誇亦不言吾欲成何家數觀其題曰  
曰懶曰嚙如將謙之是重爲詩者也滿眼吟轍立此  
拔彼則九皇姑舍是所與揚摧僅一樸忠獨行之和  
受先生是又重言詩者也嗟夫言詩而數數然以順  
人之情爲事者豈先生所以謂九皇者乎九皇于是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五

終少可而晚乃交余至欲使余定其詩無亦似夢得  
氏不與玄都觀看花諸君子而顧憐其後之爲鬼蔡  
燕麥者而已耳夫余于詩道非工而亦直寄焉竊自  
譬之或者如佛法之在牆壁瓦礫也牆壁瓦礫既無  
爛卻之時亦無能于此而更頓窠窟者然則振興順  
之兩罪過其免矣乎惟九皇之重詩故擇而取于此  
亦聞通有創造次甚至欲廢食者九皇場其不自  
忍俊而謀鬻茲離具爲天下之譌久矣口無正音耳  
亦無正聽遂減響銷聲以俟再來人之墮地一哮未

爲不得若薪火相傳原無斷續陶煉神明清虛有近  
則此重言詩而不至于煩情重爲詩而不至于依諛  
者或亦非聖人所急刪也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三

茅小如澤畔吟序

詩與文當中分魯而舉業者文之一道不在參盟獨  
以干祿故使人有所剗心焉且託于釋聖則奉文章  
之說專歸之而第詩于末雜夫專文嫌無文也未詩  
猶在詩也詩舉業其代起乎矧八股似五七律附庸  
而彼句身軟緩此言成節制彼不及古今之會名物  
之詳及之則有罪此得而博依也高才生宜何去從  
異時余衡尺入股務爲退腐迂而前高雅于吳興模  
索得二茅曰鼎叔曰小如卽不異大小蘇也蓋其正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三

父鹿門先生爲之老泉矣居久之二茅旣以屢用而  
余跡亦未息所謂有罪非耶雖然無悔今年余買藥  
過市適有趨避大類楚狂乃更值操吳音而入肆者  
詢之知爲小如道故之餘口常囁囁其明日而投詩  
數篇再明日而致一大軸則魏晉三唐以及草堂諸  
格俱備意思超邁骨力挺特所不至屬體而靡者着  
之最爲八股時然小如非跳彼也非移是也直不喪  
所守而已矣且夫詩能窮人小如不諱乎者曰澤畔  
何無碎胡琴唱夢輪之志也蓋苟隨流俗風雅之場

亦多捷徑若其不爾千祿書已供覆轡焉往而不三  
黜小如謂余矣嗟乎小如詩言雖諷刺之實也古之  
有也非我之有也若是者雖窮固亦無罪耶然而以  
詩爲史工部稍稍得全下此則玄都之唱召播州之  
遷聖德之詩起同文之獄而烏臺一案抑何其累累  
也於是乎有蘇詩之贈小如又謂余矣夫小如之諄  
諄于余若是報德讎言正詩教也余可無一詞以贊  
小如哉夫三閭訐欺匪爲身窮美人之思用意忠厚  
若其望高丘而移于巫山媒處妃而流爲洛水勢不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一  
至周秦行不止也卽蘭無萎絕鳳每先驅于小如何  
富嗟乎小如寓語鼎叔文章有道富貴亦有時求富  
求金則魯國不乏稷嗣必爲最上是在兩生無曰古  
今人不相及也

吳忠節公年譜序

劉夢得嘗言張許二公天贊其心併之守以善道鼎  
若救至身存不過一僕射止耳邇遠之名焉得以光  
千古嗚呼此誠所謂欲重于泰山者也甲申三月之  
事先帝歿社稷而士大夫欲其君嗣亦云爾歟然  
屈辱自古所難爲如吾師倪文正公暨鄉前輩李忠  
烈公實東南奇節之冠冕而余友吳忠節公遂鼎足  
其間是誠自抗雲霄其法得宰相而釋人推萬黃金  
而自賤以至爲其子孫作壘斷者遠甚不河爲道里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一  
人有恒言曰赫奕夫何赫奕如之且公在他日旣已  
名高無人不識而今之謂公者則又有進于昔之謂  
公者豈非重于泰山之左驗然歟不易言也其道  
在內斷于心而已而平日之期許不勝臨時之畏懣  
獨爲之則衆格之至有以偷免爲幸復者雖或矯託  
抑夢得言天之所贊必不在彼佛家之說蓋不存乎  
綱常而于生歟得無罣碍恐怖其未必盡爾亦有工  
夫故黃山谷嘗作學歟之菴用其教也夫爲一身命  
而歟者而猶學之爲生人之兩大戒而歟者而不學

其曷能以致命遂志則無乃有言而不信焉由是觀之忠節公爲不可及也已始余與忠節公同出倪文正公之門皆得爲入室弟子而亦終未至于割席顧余較公長二齡而公凝然山立深息以踵余則多愧也心愧焉而不能改既讀蔚生所爲公年譜愧乃滋甚然于公天畀之厚而學問之醇者頗得一二妄意之公尚未葬起之行爲公營而余以後必尚冀一奮筆以表公墓道而因記疇昔焉夫余豈以曩之慨者爲能言曩之疑者哉無亦柳惠之與伯夷初未爲不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罕

同道也

廖太初傳志錄序

余讀魏石牀所爲廖太初先生傳而流涕焉蓋傷太初之死所既得乃泥焉無聞于世也吾鄉固所稱節義淵藪近不敢具論而當趙忠時後有文謝之兩山前有江子遠之址牀可云鼎足而立者矣以太初較之則其本無所爲而先求一死與夫曾有所爲不得遂而或驟執之以死者于三公小遜然而在官無依違權相之譏居家無變姓名賣卜之事卽以桐蓋待輕誅之吟視敷天皆斷髮之句亦似微有過之者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罕

莫謂今人定不及古人也夫道不同不相爲謀固已至文謝未始識面妻歸一致江爲故相一見文山卽勉以世道之責彼其志意所乎豈待言而喻哉若揭萬年自號義旗必不以全髮爲太初恕至炮烙其子孫殆盡是獨何心未幾何而殺太初者又以全髮故其尚能與太初以死所者耶夫披髮者固誅全髮不欲披髮者亦誅全髮太初其無如矣詩不云乎四國無正屬鼎鼎之日惟有求金誰爲正論卽其兩誅太初者亦必由太初之兩不肖耳夫世有兩肖者安可無兩不肖者以下一砒且其于人之賢不肖相去亦何可爲道里也

南遊艸序

爾錫者孤齋大意譚余既讀而序之以爲純乎有道也而未幾復行其近詩曰南遊艸不知夫詩之與道一邪異邪詩本原六經宜不遠道然亦莊生之所謂迹而非履者矣自迹而變尚幾有近哉余視爾錫所取必內切身心而大包世運者爲之否則不爲也發而成聲約之以韻又豈能屑屑焉賦及于輕薄暗小而雕至乎卉木蟲魚昔者李唐一家之事莫過于詩猶鮮能有所兼詣惟杜陵以史著稱而白傳以諷是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四二

尚史固一官諷又一職奚與乎道之大全至于昌黎則既以道自任矣而其指乃不越乎文天下後世亦第歸韓筆焉若曰是足而求履之憲也爾錫其欲稍進于是乎夫爾錫之遊起西華至蒲坂過龍門歷襄漢問沅湘弔蒼梧而後乃下九江泛彭蠡覽憩乎豫章圖入吳越也此莫非文王三分有二之地而關雎麟趾爾錫得其意生其風詩不云乎以雅以南抑必爾錫而後能以南也蓋溫厚之氣盛焉已若其升諸合宮則康哉作歌置諸周行而穆如成誦夫亦今日

所樂聞也余洗耳而埃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四三

御備皆詩草序

今日詩壇無慮如蜂屯蟻聚亦各欲自王長其間然以語于方家之數則未也唐人不云乎詩無劉長卿一句已呼宋玉爲老兵矣是風區薄少年尤甚李賀之心未嘔朱勃之器先盈凡若此者一宜以帥子備皆正之備皆早攻舉子業取次上風雲更謂其義味淺淡不足寄才去而事吟諸體具作要之無一俗下語言遂駸駸大家千秋在手矣乃過而使余定詩豈以余爲知其解者且暮遇之乎不然則不行其野不進賢室稿

卷之一

序

五

違其馬之意也馬老矣顧仍以馬喻馬未知夫九方臯所謂牝牡驪黃之外者外何物徐無鬼所謂若卽若失若喪其一者一何名卽此而推詩之所謂有別材而非關學者別又何等也或者神明以遇之骨法以求之焉其亦庶幾已乎凡詩道三反漁獵不可無也雕繪不可有也習氣欲其銷除性情欲其倍厚也規矩之所就與夫理事之所加可以合又可以離也由其反以得其不反能此者起乘而欲上矣余昨于備皆詩評之曰古曠且爲詩以還詩正如莊生云物

之相物已耳今以馬喻馬猶是也故夫在詩之際者

余能爲備皆言之至于其神遊于物初而意行乎軫表者余不能爲備皆言備皆亦不能自言也彼約句準篇事在後起而雙聲疊韻葫蘆轆轤進退是諸種格在沿襲夫曷足爲備皆舉似乎雖然亦有其漸之者不可廢也漸之云何江西詩派實本雙井則備皆以爲比鄰也進而歐公荆公又進而柴桑處士則備皆以爲祭川之河海也朱夫子曰吾未見終身習于鄭衛之哇淫而能自歸于威莖韶濩之雅正者也進賢室稿

卷之一

序

五

是其義也抑猶有老馬所未一至之途在惟備皆尊甫周長實知備皆則卜初嘗爲余道其一二而頃者自生復語余周長善今文饒古意不可不述余謹識之亦以見千里駒之非無種而生者矣

理信存案序

昔歐公大治文章而口必言政事論者曰此不欲掩人于所長也不知歐公之心則亦欲自致其實用焉耳是故在夷陵閱牘凡三月而至于終身以之豈直欲習爲文無害者乎觀魏曾公蓋深得此意矣魏曾學有本原言語妙天下其所制長行各體與夫有韻之文既莫不自躋大家而膾炙人口乃初筮得理刑信州官稍輝駿使伎者爲之或有濫于事外卽何得無廢于事中原夫魏曾所理不獨一郡而十三郡之

達賢堂稿

卷之一

序

聖

性命皆寄焉又不獨十三郡而大司寇大廷尉之則法皆取焉何其重也魏曾于此不鉤距以爲精不煅煉以爲武不上下陰陽以爲合而惟是尚書決事春秋斷獄則亦曰肄業在之無所多讓是故其言可存而不可廢或者總歸諸文人之著作殆如咎繇明刑弼教以開中天之治不過成其爲才子之品目而已矣後世徒以試吏若書判拔萃科取士者卽安能有此盛業哉雖然于產初鑄刑書人致不服及爲慈母乃併歌之魏曾理信則高不見之功已令永新纔行

其贖而人之服且歌者易地皆然此又何也蓋理能生人不能生其宜歟之人令能盡與人以生而盡免人于必理道得半而事得全令事得半而道得全遂使人咸宜之頌聲無間亦惟用其一心而已足耳若僕而不學巧而逢時則用心非矣邊問民譽魏曾曰赫赫之名吾不敢知吾守吾職司而已矣稱是則僅僅言儒吏之通尤云淺事必也有本領焉有作用焉而緯之以文章故足衡也黃次公起廷尉平至太生皆有善政遠爲京兆卽不稱微論宰相若是者吾不欲爲魏曾舉似矣惟歐公初官西京畱守推官次官夷陵令其蹤跡畧與魏曾等而其後爲執政名大臣魏曾治文章與必爲名大臣之意殆欲如歐而又適官于其鄉余是以取而似之魏曾當之必不媿也余朽無文其視魏曾猶宗衰其必公魏曾者蓋祖之而終不敢嗣之也小辭爲序無所發明亦志其賦才之初十倍相絕而避影之際數輩堪容云爾

達賢堂稿

卷之一

序

聖

載馳草序

舊說以登高能賦爲卿大夫之選材則今之宜卿大夫者亦必多矣家而賦矣雖然其能不能之數未可知也夫詩有別才而非關學此猶就詩論詩耳若正言其爲詩之本領則心術出焉倫理寄焉所長非止于聲律之協而已也純孝至忠有感即動涉帖不爲外境集棚不爲小物香草美人不爲假託于是遂得踞坐騷雅間而初尤無其意此容菴張公之詩品然矣公以名士起家親余年友侍御齋生公之小阮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流品相高莫或能過作令嶺東卽負韓蘇之隆譽則所以爲詩之前後左右際者蓋全而以名山大川之奇爲白雪陽春之調實權輿乎皇華一之以使梁再之以使江右其吟咏皆無虛日其爲江右來者奉金鳳所銜書也既每懷其塵及亦一言而不忌使西南解澤遠下于流水之源公可謂能守職事顧大利大害有如古今之所共議致成致生或爲出入之所相倚公未嘗不軫念之專對不辱之能與夫受命飲冰之意有識者亦未嘗不可于言外見之耳乃他日馳

驅之際切憶嚴慈而家繡之所曾遊登車必式此內紹之勤也通者于寂寞之濱爲樹蘭草徵其弁辭此似人之喜也余今年遂交紀羣見二邵矣而公求友之誼實起親親視世之結納以爲名聞利養之計者當在何等余載覽公草見公陞辭用韻而渙服之蓋終始回環不辦二心止有一事何其摯也莊周云人生有兩大戒君與親也公之所以終始回環不辦二心而止有一事者其卽莊周之所謂兩大戒者非耶公不必繪雲鏤月以爲工綴玉編珠以爲富矣持此之意不可勝用調元宰相故優爲之豈惟是卿大夫之選又行人司庫兼多四方之書置公草其間定當目以異籍鍾伯敬先生初起家行人而後僅以竟陵之詩派顯則公無亦或似之或過之也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完



孫魯山先生兩遊集序

用禽向之心而出燕許之手則魯山先生兩遊集詩是也先生身為元老修道術持濟勝具不欲襲與公之遙賦天台其庚戌出遊旌指于衡軻發于廬此王于安所謂地接星分者然矣五嶽視天子三公惟常恒猶司空之空虛無位其四則三在北而一在南南嶽所以名衡者言其與秦華崧隔相望如衡之平故雖嶽有五遊其一未應存乎見少至于廬阜同條特俾託此者若綴蜜脾又非梁父少室及諸峯見孫之建賢堂稿

卷之一 序 三

比且廬江所治先生與余皆不相遠然而領畧大難言之是乃山水所以必歸仁智耳余卒業先生兩遊詩元氣元聲既和且厚葢不惟讀損益而丁宜婚正復學乾坤而知險阻于是乎青雲白雲盪胸等爾可不為之分別開遮而天地之間谷既能煖山何必不能寒先生對岫嘯賦冰雪望日不見除詳其說非無遺憾焉然人或以長安喻日余準禪家所說先生也是舍元殿中人亦無庸侈談得覓長安地嗟其詩皆足以志之而壽之矣承古有言登高能賦為卿大夫

之材余妄意其應舉者多入格者少若以校先生作則豈惟卿大夫之選哉夫亦宜如五嶽所視之三公矣是時天下通達無分南北不惟秦華崧尚可登卽常恒亦豈有限隔余雖拘于墟不能從先生而遊且願先生獨竟遊之仍各為之詩記以幸于地靈也

建賢堂稿

卷之一

序

三

重刻陸文安公全集序

傳心之學自堯舜以來至于孔孟而太究其後稍闕晦待宋諸大儒以再啓東明尚已然堯舜時言道未言學後來乃言學而合于道既領言道學即不能無贅語爲之門且復爲之宗旨宗指從門目而分不免于同異矣象山陸先生出而正之絕去其繁多標末之說直取本心斯豈直學問邊事邪虞廷授受凡稱舉心取中而爲之本若本心二字則獨見于孟子不令之或失而務求其放焉先生所以爲得孟子之傳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五三

者此也顧近之則生哀生欽正與四端相發遠之則東海西海南海北海內外六合上下千古此心此理之同且無待于擴充而後見凡講道學之直捷痛快者未能或過學徒相從動以千百警策得悟如楊慈湖以下多有其人矣先生每講即令聽者涕流如鹿洞之會剖析義利紫陽亦爲汗浹背且志其負愧焉一時第以驚潮辯論著爲朱陸異同輒分曹黨不能相下然而德性問學原自同條共貫如華亭所著學則書論之甚悉亦非專專事解紛者矧其本文句中

次第固在先生持之良不爲過禪家大慧云汝只知格物不知物格此誠義語兩依無容回互世之疑先生爲禪學者豈以此乎然先生雅不附禪觀其辨別異端尤略三教惟同中之異雖同師堯舜終不謂同距之亦安能但已姚江主良知世亦謂之似先生者也而其序先生乃一及氣質意見之殊豈以朱陸果異同乎先生所可所然與其所不可所不然亦皆無欲謬本心耳微獨于紫陽也大儒中如伊川語句多所不肖且曰吾與點也之意明道能存之伊川或失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五三

之矣進而濂溪則以無極而太極爲贅矣進而有若似聖人讀其文即甚不喜矣更進而孔子所言知及之仁守之時習之亦以爲無頭柄說語矣此其于本心有合離矣先生既拈本心又言先立乎其大是故當時病先生者謂其強人管歸一路而先生曰只有此路又謂其除先立乎大一句更無伎倆而先生曰果無伎倆先生之抑難博而致精一以爲心學者蓋盡乎此何讓乎好辯雖然先生非有體無用之學也他日復齋先生問其做工夫何若先生對以亦從人

情物理事執上傲而荆門政績周益公美以躬行李  
雲一力士欲從五百人作賊感先生言而改之卒爲  
員將先生口不談兵乃孤矢聲靈且終其身亦何爲  
者先生于是稱宋大儒無忝且有以超軼之而其書  
亦如日月之懸江河之行而不廢矣先生之易名曰  
文安當年議者嘗有取于漢造自得則居之安之義  
夫亦謂其得統于孟子也書舊板存金穀久之漫滅  
不可讀而先生裔孫在平湖曰光旭鶴田重錢之鶴  
田公正色立朝柱後惠文所彈治不避貴近聖天子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辛丑

獨凌峯倚此如阜陶之在虞廷身繫道統寧惟是占  
九德之直余信先生之有傳人卽其有傳心矣

德郵詩集序

詩之爲道于美刺焉盡之而所美者必盛世之事所  
刺者必衰世之爲此正變所由分也若我江西撫軍  
董老祖臺以開天之才而治于地靈人傑之處斯全  
乎盛與正者矣謳歌所歸殆非一日卽十年其猶有  
遺音夫康衢擊壤知識俱泯遐哉不可復追下此如  
春秋之與人祝詛出于一口漢初之畫一前後成于  
兩家則尤非其至者也而公爲優矣自清興近三十  
年來必世後仁正當此日而今上繼統十有一年公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辛丑

受命撫江西亦十有一年久任無過公者閱閱之多  
美善之盡亦無過公者于是而次第稱道之且爲之  
協律則中和樂職固將家戶可修而風雅元聲亦惟  
公所自召而已矣蓋三百篇可爲也公精勤政事而  
學問有加其詩在雞旣鳴矣他山之石愛百姓如子  
視之如傷詩在柔遠能通請減浮糧蠲荒缺詩在大  
東閔雨詩在雲漢賑饑民詩在挹彼注茲禮賢士大  
夫詩在南有嘉魚作人詩在棫樸監臨文武揚者各  
四詩在鹿鳴之與兔置進賢退不肖詩在緇衣之與

巷伯官階極品詩在袞衣赤舄而按行郡國詩在蔽  
芾甘棠若此者有句有章無慮皆詩之正雖變而未  
嘗不歸乎正十三郡之歌聲盈耳矣卽大如齊鄭微  
如曹檢不皆得躋之于周召二南乎何者爲其能言  
周召之·美·盛·也·于·是·諸·生·中·之·知·言·者·如·章·子·兆·瑞  
等·編·集·且·成·則·榻·里·老·生·僭·署·之·曰·德·郵·詩·集·蓋·承  
先·師·孔·子·所·謂·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語·耳·顧  
是·德·也·行·之·而·益·遠·是·詩·也·聲·之·而·益·高·名·康·公·之·  
三·雅·周·元·公·之·七·月·或·兩·公·自·爲·之·或·亦·其·時·之·人·  
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夫·  
爲·之·皆·可·以·奏·諸·帝·所·比·于·鈞·天·非·僅·僅·以·無·言·不  
酬·無·德·不·報·相·爲·誇·謝·也·于·斯·時·也·太·史·而·修·陳·詩  
之·故·塗·巷·畢·收·卽·區·區·若·老·生·所·稱·引·未·嘗·不·從·公  
而·至·于·清·廟·明·堂·之·間·也·已·

進賢堂稿卷之二目錄

序

重刻文山先生集序

張尚書存笥錄序

取廬集序

芸暉堂詩集序

傳度山集序

書周櫟園冊子小序

學陶詩序

空雪樓七言律詩集序

瀑音序

張惠瞻先生館中詩集序

趙連城詩序

胡東阮疾心集序

拖腸鳴序

楓林詩料序

進賢堂稿

卷之二目錄

一

東籬集序

倚劍吟序

菰古堂詩序

心遠廬詩序

章天來詩序

鶴園近草序

汪舟次悔齋詩序

劉子英詩草序

優優集序

劉二致詩草序

丁景呂十年詩序

輟耕集序

毛錦來暇墨草序

高自山詩序

香隱集序

遊史集序

燃藜齋詩稿序

趙國子乞言序

王公諱書母贈言序

種柳堂詩集序

喬允臧詩序

進賢堂稿

卷之二目錄

二

進賢堂稿卷之二 序

南昌黎元寬左嚴著 同學章世鴻凌九敬  
重刻文山先生集序

信公文山先生擔荷綱常成純忠孝其人雖繁之世  
姓而其義勝高乎若今乃其書不少無見即論者  
何據焉余友旅菴曾好以是皇皇謀得善本爲之重  
刻志甚勤且非有長物必質貸而從事事甚勞苦余  
微窺菴卷之必固將信是立防不僮張軍乎大江以  
西而七地此地自後三祚始有聞人則南州高士開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其先榮系處士繼其別而文謝二山處其殷是皆以  
有大闢于名教者言之耳乃文山先生爲加厲矣鄉  
之前輩如楊文貞公與羅念菴先生皆以養氣歸之  
固將躋鄒孟一流也然則旅菴之所爲服膺者豈獨  
在其詩文間乎初宋之立國甚弱而終能度越前代  
者由其臣所以由其臣者由夫理學文章之涉有林  
立焉者也乃理學與安常又與盡變文章與鳴盛又  
與持衰天下一波諸流一砥則忠義其的也而文山  
亦可謂集有宋一代理學文章之大成者矣文山就

義雖曰從容終無濡忍此正氣與浩然之氣所以得  
同論也而獨掩于本傳中黃冠故鄉數語乃其自爲  
書暨諸家之論著皆不云爾其云爾者亦何代之史  
氏也哉鄒所南先生固與先生同時而後必其畧別  
號亦似有取于兩指南錄者既嘗致疑其詩中一二  
平易語以爲皆畏禍之人之所僞撰遂雜播四方損  
公壯節矣不識旅菴可求其爲文丞相敘者一入之  
集中不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二

余讀張南浦存簡錄竊幸盡識鄉先達之賢者與年  
友乎亦在案者嘉靖庚午江西榜之得名公卿先  
入爲甚盛事也而尚書公復義文王介州先生先生  
贊序其面蓋奏議則是文章聲氣又有起出于宦諸  
注者余竊代得三不啻過之矣尚書公別號心齋未  
及名者猶示闕典其先歷官御史有聲經濟問學具  
見篇中而昌言守正必不爲利休勢回放廢凡再其  
一在嘉靖時以論薦梓權相諸賢至受廷杖幾於其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三

一在隆慶時以糾悍相罷之相復而中之考功法得  
創籍夫直道而行之難也蓋莫難乎君與相與閣之  
間也顧君有怒有悟悟則已焉閣有辭有敗敗則已  
焉惟忤相乃極不可解罪之以他故而勿與之以美  
名釋憾或復有人而橫出又爲護法此前代已事往  
往然矣當公之初起也亦以論薦諫者石星幾逮而  
其再廢也用察遂錮之十有七年介州適以其日序  
其草有所謂一相握太宰柄曰請得一第言官而去  
留之一相領御史臺曰不可毋乃甘心于素所銜者

考之故則太宰新鄭臺內江也得不云乎既從地倒  
還從地起公之後來所藉而起者未聞然大抵能無  
漸負清議如內江不如新鄭亦斷斷可知善者好不  
善者惡此大聖人所許爲卿爲天下皆當由之以是  
而信尚書公之能賢且足張我江西以爲重于其同  
榜也已余讀公書既切景仰之懷復不勝論世之感  
乃因聞孫道登重梓家集爲書其大畧而歸之

取虛集序

雪堂先生惠教余取虛集余受而讀之歷時乃卒業  
蓋旁皇瀟灑決可先生之書亦自諦其所衷而有不得  
也夫以先生身任千秋事全三立實足主持吾道而  
規鑒斯以者爾署文猶若提而況其泯泯焉者乎我  
解于天下無絲毫繫屬第荷指目不及爲安此固余  
所負墮然而聖賢重誅機變之巧儻恕拙者卽設奇  
策攻乎流彼亦豈有勝地哉詩不云乎有覲面目先  
生以爲是取之龜分矣儒者言禮宜通物國之務而  
達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五

顧余侍先生未嘗齒及僅從冰如度山兩先生序中  
徘徊想見知先生之有所不忍言耳若夫道古思初  
撫景輒愴先生不諱天下不非且多有動也則余亦  
旣熟之余與先生疑年其自成童至于今日皆得瞻  
望東家而余出釋智已後入老狀又先卽此亦兩處  
負墮獨閱觀曰先生之書首人心世道次至經濟又  
次乃至雅騷讀之尚滿志無憾也何況作者所以命  
名必其爲頑鈍莫詎加捶立砭而非誠然而先生則  
曰誠然矣一夫不獲若捷于市空桑之子庸有愉快  
達賢堂稿 卷之二 序 六

哉念菴先生云吾之所安而不懼者正世之所謂大  
欺而所指以爲可恥者皆吾之處心積慮會託之命  
而特以終身者也推此乃知先生之精微義立名顯  
而心期更無窮卽有所未足終不分過于挈餅假器  
者矣



芸華堂詩集序

潘紫菴先生以文章名當世而功業副之余心儀已久近乃得一詳見顏色則余竊自幸有餘榮顧在先生為下交匪獨屈貴勢也昔元微之序其詩恐白樂天得友不如己之謂先生之交余也將毋實友不如乃未幾芸華堂詩成復屬余以序余何足知先生余竊有感于今日詩家動分鍾譚王李之二門相與低昂不休亦時勝時劣然而其為王李者必徵諸事物其為鍾譚者必求諸性情而性情事物皆三百篇之達賢堂稿

卷之二 序

有也取一而置一則何哉先生之詩合會人境依于天然其言外猶其言內其言獨猶其言同諧而不鐸鳴而不覆吟文古姿似而不酷斯不惟為兩家而弄九抑亦三唐之造極者已詩之六義若與比賦故每互見而至乎風雅頌者則鮮能以一人兼之以一人兼之亦鮮能以一篇著之惟幽七月為全是周公之作也召公而下不得望焉今先生功德在明聖兩高間自有千古既而帝簡公卿不過以橫北為之納麓乃讀其詩斧鉞之聲畢調哀屬之容甚盛余知清廟

明堂之掃除以埃也有若周公然然則朝見士七卜一余亦豈其人乎比者膝閣晚眺先生高唱絕塵余膛乎其後猥蒙擊節夫雖吐哺握髮之意也余終愧不如焉抑先生深遠矣夫元白為詩猶貴諷興怨與謫之三體然由于其時耳時為之而才能為之者屈靈均之流也時為之而才能為之而又能不為之者陶淵明之流也若先生者其志乃與元氣太和為歸雅怨騷憂詎足抗稗十年以來遭世多故吟詠之家未免有情而或過或不及其過則鼓之而不成聲其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不及則姑與之為馬牛也嬰兒也以視乎先生之為詩者誠不如矣即以視乎先生之為詩題者亦皆不如矣是故余于先生將非元白之喻而溫之昇耶子才之喻也乃大畧為之序而論之

傳度山集序

凡持世者必有以大過乎世其心多所能慈而其氣力多所能舉非世之餘事也故世得而庇之若猶是傷心焉搯擊焉而但已則其于世雖無負也而容有不勝世亦何幸乎斯人乃今日者度山先生名重于九鼎應詔而出天下相賀是殆有異人者哉顧十年之間掃跡息影著述自勤于世亦未數數余讀其書求其義例大氏皆體用之全文古今之篤論然而舊國舊都之情與夫前車後車之誠各有所不忘其能達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九

為不忘者是天子願得以為臣亦羣衆願得以託命而惟先生心力攝矣稱之大過詎屬增詞雖然以過乎人為言者何嘗過乎人哉易大過第曰獨立不懼則先生之十年以前似之曰遯世無悶則先生之十年又似之獨而後可為同遯而後可為見則是先生之今日也偏黨全消而利祿不入其于持世何有以佛所說持世為風輪而風能持之亦能壞之先生向復和其屬迴其屬由其持而不由其壞乎此天下之所為大幸也抑又聞之文章事業往往分曹故自魏

公不以經綸輕許而荆公還為面虎致譏其勢遂不得下至于歐公以文名家而好言政治在夷陵無書日閱案牘則二端合矣今先生既見諸施行復能以言明道使文章直追乎六一事業更純于半山此又同鄉之所為私幸也而余自棄于時情才俱盡正所為傷心搯擊而已者乃得見異人讀異書窺鴻寶于枕中附青雲而弁首其為竊幸又當何如因敘以記之口格格不能了然恐未足當一快

達賢堂稿

卷之二

序

十一

書周標園冊子小序

菟苑之立幟相望標園先生與余相為慕服者既三十年又素同香火也而識面未遑若鄒孟蒙莊其越境不至千里一時之人動成隔世然各有七篇在或以歷聘而流通或以自喻而藏匿藏匿蓋余分也而先生更欲為流通之則從伯璣處時時奉教矣偶宣巖父母持冊子來為先生索書余乃不敢終諱其醜盡三日內所涉筆者得長文查篇韻語數首而悉錄之顧歲月悠悠不能皆爾也余年亦運而往矣城東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十一

老姥誓不見佛遇佛則以手障面過之余何敢然惟是老姥自障十指中已見十佛余今自呈十指中未必見一佛且冀一佛之見余十指也先生幸有以正之

學陶詩序

作詩必此詩哉抑非詩人况于學某人之詩而又必此人之詩之韻乎殊菴學陶而不和陶取其精神不取其聲響和加于坡老一等矣然而旅菴亦嘗飽惠州飯者所製能學陶而不必學蘇以庶幾于陶由其為人非由其為詩也夫陶輕去冷早賦歸來旅菴至遊歷九州隨世而立名蹟然後倦還陶惟工吟咏旅菴則者書滿家多知博物余猶愛其異時封事以為不讓電買陶入社而積屑旅菴精心于大乘凡此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三

者皆尋常之人之所謂甚不似也而要有其甚似者利祿不為肯顧忠孝不去于守高風所流獨出今古之間超然塵隘之外斯已矣若曰精神不可學而得則旅菴之于陶也不然張範嘗欲學邵原而魏武謂之曰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李邕作書亦曰學我者窮似我者旅菴學陶乃隨之而不貪似之而不必確出格之詩可以相久何必斤斤焉論流派而爭時代也哉余姑置詩似宋江西之獻淵明未嘗不善學孺子爰疊二山未嘗不善學淵明

錄古者慎無以錄稱尺素為也

空雪樓七言律詩集序

震生王子在通人之目著書等身無一語言而不妙于天下而乃今專行其七言律詩者固將以末銳見乎抑有所甚難于此也夫曰律既足盡音聲之道矣制之以數則聲欲泛軼于其外而游濫于其間猶蒙幅利顧爲之者以有常之儀的與妄意之秋毫較其命中未數數然自盛唐李杜三大家固不能于此格累成大帙而議者遂謂其坐失進士之科以是而難之宜爾雖然直未足難于震生也異時天下才之所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約束若學士大夫之所挾持盡在八股八股之觀八句也數正等其因有利祿而羣習焉以求精也事更進乃肄業及之者由四子書而外各占本經卽復未能通曉大義何以他人一之震生五之他人爲其一而不給震生爲其五而有餘此所謂十倍之才異量之美震生之能亦已見于天下則凡其所未見而名山藏之枕中秘之者其容有一之不造其極者乎古文諸體今用之未之有改震生于是不爲遺力讓能亦不爲自鬻求價惟揚屋之文體五而既廢其一居

首有韻之文體十而僅存其一居末此或以少爲貴之禮則然無其隨時之義也近三十年矣余過嶺表求奇人嘗于震生頓一指而德爲不孤則李百子暨家美周鼎足而立此三人者各擅場詩古文詞亦自爲之河海先後亾何美周百子俱化爲異物而碩果乎震生震生尚未艾也可謂曰文壇後勁矣以後勁之雄僅僅爲末銳之見則安能無憾于風會之流失者哉通經大儒除訓詁帖括最盛而莫與京者千古惟于雲仲淹兩氏乃震生不無去取其際矣河汾固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震生家法而空雪樓之作有受詩會稽之精無續經尼山之僭此其所以可傳而不可廢蓋當是時房魏董薛之流以經術出震生之門不乏卽聞名慕義而復有如楊越公之于仲淹其人者必能爲震生勸駕而震生亦無所傲慢于如越公其人也

瀑音集序

韓退之以文爲道之器是也而輒以雄文故欲自附于道統則亦不必其然蓋道能生文文不足盡道或源或委說在乎先王之祭川矣九符苗公有蚤智之譽年十四登科卽從趙儕鶴先生學而通交于一時之賢公與本行以兩理學所萃自薛文清公而還讀書一錄固嘗爲之與種子也講壇亦後先相望九符既已玩心高明遺棄蕪穢惟是美厥內行于天性人倫必求其毫髮無遺憾使有心者而一讀先考此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五

志銘暨老母有壯顏詩則孝思未有不油然而生者中更世變偕隱瀑易如援琴鼓蕩夫亦終焉已矣出潛一舉年友尚書楊崑嶽公賞玉之而我南城是暇得大慈父母蓋道院清風寓諸榜華之間三教合焉凡九符所言世出世理事之間人物渺然細若聲微若氣之際與今人之言理事言細微聲氣者亦復有合而有不合不合者必其曲爲乎今時合者必其力追乎古道矣起而視其全文長行直泰漢以上有韻之言無出三唐以下者而猶漢于杜陵集杜百篇意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二六

格與文山正等此亦何恨于我不見古人與古人之不見我夫非直集句而已也凡其爲書所根據亦皆古之有非我之有矣然而陶煉之極陳言不留以至總險快幽盤空出與九符未嘗謂吾言道也而平行之使本之不我怪也夫使人之不我怪何若使我之能得其意乎雖然得意而自喻之味始得意而自震之九符于是猶執謙焉文章之事無與于理性之精微卽聖門四科亦有首尾九符蓋不曰吾知道也而任之且翹人之不同乎已也而喋喋焉攻之矣由前一端九符似學韓退之而由後二端九符又不欲爲退之此其文之所以幾于退之而踐履篤實又將過之者也梅公先生夙知九符因推其師友之故爲表章之存其書而余友仲光先作敘論詳矣蓋皆不以楚材晉用爲諸侯之選者之足以盡黃皇氏之美也夫九符幽奧意俱新余則俱窮其世第之目余僅能與九符差池而老不聞道遂先進乎九符且以晚聞道而先進乎九符者不惟余天下皆其人也讀瀑音之詩終篇顧有所謂五碩果者過而厠余其內余則幸矣九符其亦何所取節也乎哉

張惠嶸先生館中詩集序代

文章之境前道德後事功以爲內分而官職品流以爲外分其所重輕端可識也先輩有言文章不在翰林隸矣然王李諸子用是解嘲究其成就與人無以相過蓋內者亦未足焉若我惠嶸張公乘時起代風雲之氣百倍中晚遂以詞賦高第直躋蓬山某乃瞻後望見不得于是乎公館閣而公重也今所著詩歌其在有一語不近金華殿或將檜西崑人否以爲經國盛事殆非溢美無幾何也而來漕江右此勿論事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七

權有加卽輟帷子房毗以鄧國在人傑中亦進三累于是乎公不館閣而公又重也雖然請言其所以重者將文焉而已乎森戟凝香句非不麗而設無康民之心卽一己氣體閒亦何足寄高唱昔之君子有若歐陽參知以文名家而口必談政事夷陵閱牘情偶周知其後治七郡有聲至越孝肅而上有若白傳詩滿三千尤貴諷諭新樂府諸題無非言下人之急病此可爲翰林佳話今者轉運所關奚翅吏牘而江右無民不止民病矧露刃上堂挾九過市健者在前難

爲措手朝廷特以是畀公必有以觀公于窮通之間損益之處者矣夫簡書祖襲成言甲令務出一切料民履畝末世之法聖主借其密瑣以行仁有司牽于督責而爲忍然則如新安石壕潼關蘆子之詩公又何可無作由公他日史而詩也由公此日詩而史也不寧惟史言之無罪聞之足戒有諫道焉以幽以南變而可正有相道焉若是則三立之目庶幾乎全且登高者真名公卿大夫也公于文章內外二分又奚而不兼致之也哉某故非能知言者何敢操吳歎而

進賢堂稿

卷之二

二

入漢官顧因館中詩刻成輒爲之引伸觸類託寓篇什宣導人情使夫至尊知體元之職執政進忠厚之暮而下吏亦寡奉行之過斯公所優爲某所期許而仰望耳若夫催租敗詩山林吟客尚爾歌詠簿書雅施雅俗曾是足爲公致規而某于公厲行避影驥尾成名種種之私抑非語意所主可畧而不論也謹序

趙連城詩序

士君子處紛紜之世或高其蹈或環其轍此亦各有  
所不能未可以相非也然而投抵雖工見容乃少出  
婦鄉曲殆難言之以今觀于趙連城氏壹何所至輒  
重是座皆傾也乎當夫恩陵末年事會無極雖衆人  
功名之資顧未有如連城特盛壇分上將省署叅知  
禁中則勤其拊髀軍諮復推爲祭酒乃至北極旣改  
東遷焉依江左夷吾招招未涉征西孫楚翩翩更來  
凡若此者得一可足生平矧曰該備雖然無待于備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十九

也古法不知其人視其友邇者勞身採時之豪捐生  
殉義之烈宜莫尚史公道鄰乃連城語余道鄰初與  
同學晚欲同功而余友仲霖辯姦立論繩尺有嚴斗  
筭何算亦雅善連城此可以得連城之一概矣余不  
能爲連城所爲者蓋才分相乖奚啻燕越然且橫枯  
是存妻斐無素卽叔孫未聞鄴儒之罵而季布更取  
曹丘之言連城屬余序詩事大類此連城衰治欲北  
遊其詩余未得諷誦第攬其行事本末始終炫爛之  
極卽未及掣上雄辭楮邊大雅而已身置絳灌隨陸

間矣在易之建侯二能于屯者則豈有不能于豫者  
泰山黃河故無恙特達之行日新之業余蓋爲連城  
厚望焉雖然連城重璧也其傳久矣余乃色澤未窺  
長短大小厚薄未諦而况能知其估獵虎漁龍恐非  
余事余毋亦以楊之人談和氏也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二十

東甌疾心集序

文出而譽流政成而頌作此東甌得志時嗽蔗益佳  
非有苦者也畧集疾心豈有說哉疾之爲言見于孟  
氏臣子之義在焉卽詩小弁猶是也然必其君父棄  
遠不見如宜曰者乃爲是詞以東甌前既得志今雖  
幾免浮雲無端未病先呻宜不如此然則東甌之所  
謂疾者必其實病者也抑其獨病諸也亦其同病者  
也忠孝之道生人焉歟人焉病人焉生歟二義皆得  
無憾而病則未可瘳同病而或不知病之而皆引爲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主

獨病則愈未可瘳于是一緒牽中多顧感外搔首撫  
膺長言永歎小弁之志豈能加諸且夫騷爲雅積義  
盡于憂賦乃詩流題存其根以疾命篇殆不可易間  
又考諸說文善嗜爲疾此則嗽蔗而不知已病于饕  
餮非東甌心亦非余所以期東甌者東甌臨組不繫  
約余爲百丈廬山遊余病未遑然東甌嗜欲淺淡可  
以樂見百丈舊封內余懸記其俯仰咏歌必不滅墮  
湘羊叔觀則心有異草惟與片石爭今名至于通廬  
山當一振鹿洞試呼紫陽先生詩我詩疾是已而孟  
疾疾何詰矣患主境不主心好無使物與知東甌  
爲君奉桑如父亦猶是鳥獸草木之學東甌曷取焉

拖腸鳴序

退之言物不得其平則鳴神仙拔宅雞犬隨往鼠獨  
墮地剝削拖腸此夫不平之尤者鳴曷足怪雖然其  
聲似怨而其語似乞憐非善鳴也以腸治者充之宜  
食淨之宜吐且吐且食以得不必枝亦不窮胡爲乎  
困而尚口休僞盈耳鼈咳自悅不有雲中天上之唱  
而欲易人之聽而生其悲則慮見唾焉不然或見恐  
焉魏風之刺碩鼠也有說以爲非真鼠而其道似鼠  
也而詩人尚思去之而適彼拖腸故真鼠而近仙歷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主

劫而後稍不似鼠矣嗟乎真鼠而不似鼠者又可長  
鳴于似鼠者之前以冀其一顧乎鉅橋之粟不能飛  
而入鼠壤而永氏復不世出皆食之人往往多有使  
鼠如麟亦當需襟反袂胡爲乎來哉而鳴不已也梟  
將東徙人猶惡之責其改音此鼠也拖腸無過鳴是  
其過雖然亦幸而無大過無憑社以患晏子無具獄  
以勞張湯無甘口食牛獲罪上帝以煩春秋之大書  
特書不一其書客或曰子言誤矣石霞爲隱耳是不  
然事有其體古仙拔宅入百家隱鼠者二一日唐公  
房一日許旌陽余觀石霞則未知其家之孰唐孰  
許也石霞爲隱余且得不爲隱乎



楓林詩料序

駱賓王既僧行老矣宜戒綺妄忽見獵于延清續貂于靈隱使人駭而物色之至或通題其集曰靈隱子乃百世之下得劉崧維焉崧維初爲高才生有志當世兆行廣文已乃棄去禿而著縑所由大興賓王不異然崧維適未老亦不能自休于爲詩方其禿則有驟偃二篇以及釣隱諸作比教授里中復著楓林詩料何矻矻也夫其卷軸猥多其踪跡亦小變而惟是因事立名與夫事止于所起者皆于楓林乎取之余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三

雖足跡未至楓林私謂其地可以當崧維之滄海浙江而其物可以當崧維之天香桂子矣乃崧維告余性不耐坐又將出遊遊固富詩之道名山大川美人香艸將必有奚囊所不勝收者此余他日所願樂欲聞而亦欲天下之知崧維愛崧維且無爲崧維饒舌則策而題其集以楓林子也甚善若宰相聞之曰吾安得失此人哉遂令奉頭皮到官裏卽崧維更有詩崧維危矣

東籬集序

語有之山行千驛必似其祖江西詩派祖靖節而二姑無千驛之遙許生有企陶之目宜其人與言之俱似矣然天下亦多師陶而不陶者如學山而不至于山自虞文靖公以下往往然也企而不及則益見企而及之之爲賢許生其將企而及之已乎夫命篇東籬者猶是徇聲未可謂企及之實而許生之言曰詩之爲道先教坐次教遊三教灑落且坐亦不必虛室顏櫟遊亦不必斜川墓柏灑落亦不必獲稻飲酒皆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四

求之于腸胃之間憂怖矜張不得竄入此卽所謂陶氏門庭余將從許生而問柴桑之路矣夫許在唐多能詩然延族至于爲姦康佐不敢正名關者而郢州稱江南才子丁卯集拘于近律未及古風俱不得以企陶爲後輩也

倚劍吟序

夏門亭長曰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得而妄言此爲其時危之也今日之賢者故多事遊遊道無亦取容足而止焉抑有求乎餘地夫名山大川耳目之治當復與足跡俱到而發舒爲詩文觀近于妄則如之何無論史或爲謗卽雅之實曰怨而騷之名曰憂皆似未免溫柔敦厚之一病獨得倚劍吟而讀之鄒子衷和所著也其遊廣矣其詩亦富矣其引人著勝地如卧雲宗炳之圖坐臥木華之賦亦如行山陰道中應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五

接不暇而至于臧否人物刺疾諸侯則終未之一見假有伎心者能以腹誹唇譏之法而相案求也乎于是時也遊固壯詩亦壯遊杜少陵嘗以鞭笞之免幸高適而少陵復逢怒嚴武僅脫身于釣冠則暮之害也蘇綽馬周俱以代人作奏致位卿相則又暮之利也東和既不蒙其害亦不欲受其利無非以善其遊而已矣若其詩品超超性情與學問俱見篇章大抵能削鋒于神志之間勁輪乎甘苦之外者也

松堂古詩序

唐人自負其詩嘗爲一謙三十年之說蓋嗟晚遇也有如公魚周先生他日豈止于三十年之謙乎然太宗謂李百藥者曰年之老才之壯齒之宿意之新則公魚今日又似之公魚乃行其松堂古詩而屬余序豈以余爲知言顧余讀其全篇得警句而輒遇公魚于一身詩西江山重遇之矣于毅骨立衣表遇之矣于倒卧窮廬聽頭責遇之矣其自署曰漫浪叟豈願學次山氏哉亦謂有春陵憂民之心而尚不得當道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五

州使君之任嗟乎其窮也然而公魚所不足者一遇所有餘者多端詩古文各造其頂顛不止于褰裳濡足卽詩亦諸製俱善不止一古體也書法直逼鍾王而吳時舉子之素猶稱雄長不以時舍而能廢之有今子曰羽聰更足爲風雅內紹凡若此者得一足以自豪而況其兼得余能無心折于公魚余與公魚初如鄒孟蒙莊不謀一面而各自著其七篇以庠序之別涯廡不共拳手未交旗鼓亦相聞見余雖倖獲乃公魚之才豈惟是十倍曹丕而已雖然公魚所爲十

倍之者又不惟余也以大方如陳士業談思好古如  
朱卜初皆備爲公魚宅相而公魚若曰天下文章若  
無我當屬阿士耳此其氣槩何如菴堂古詩所謂一  
斑之豹也然而與朔風零雨高視乎天下折楊黃華  
易售于流俗者亦大有間然焉半山云詩人各有所  
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李白所得也或看蜚翠  
蘭若上未掣鯨魚碧海中央甫所得也橫空盤硬語  
妥帖力排莽韓愈所得也今如一身詩画江山重毅  
骨立衣表者可謂非公魚所得乎然則以余言公魚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无

終不如公魚之自言也

心遠堂詩序

心遠地自偏。藝桑之名語也。青巖先生取以題廬。則  
其人可知矣。其詩亦可知矣。詩于諸家無所不能入。  
而大都以高清爲歸。致極天趣。絕去聯牽點染之功。  
是陶法也。且第得其意。亦豈在乎和其韻而律其篇。  
乎前人多以陶爲江西詩派之祖。則江黃壤接宜其  
有之。而似之至于陶。謝同目。或可徵議。謝非榮舉三  
謝也。獨謂靈運耳。靈運欲入蓮社。遠公以心雜爲拒。  
其視心遠者何若。尊家伯敬先生嘗謂靈運胸中有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无

慧業文人四字。未能擺脫。是亦金屑雖貴者。眼則昧  
之說矣。先生才具實足兼科于聖門。而爲文得起衰  
之譽。取士有還淳之能。人將以爲今日韓歐也。乃欲  
然自視。執沖飲和使夸者望之。蓋不免及听之。返詩  
篇甚富。而僅出焉。又若不欲僅出焉。余所謂驚而走  
者。豈猶是先生之示以地文者乎。詩自三百篇以下。  
至于宋元。不具論。而異時鍾譚王李分路揚鑣。亦復  
不無互刺。今之使。者雙椎之余。竊窺先注之意。于鍾  
譚當不爲反兵。而于王李未始不爲弄丸也。

附之爲道大矣而人小之小之或以約其體裁近千  
幅利耳然治此者取具卽易希通甚難自非有合會  
古今之長尙能舉拱揖風雅之事莊生曰容足之外  
皆爲餘地而不可廢也此其義也若夫茲來章子多  
材多藝居之以愚將文且樸矢之詠歌其爲餘地也  
不恢恢乎其有之者耶天來攻進士業蚤負絕倫之  
目亦旣爲諸名家所稱許而余官讀其序篇殊不能  
盡其畛畧以入股之制何異乎四聲若五七言之有

輻者散常流于此保無壅地及天來爲之坐經神于  
握槩之間走書廚于投縣之際未見其孰有餘不足  
也推而至詩亦若此矣司空表聖嘗斥韓柳諸集以  
文人爲詩詩人爲文才格可槩見豈當善于彼不善  
于此余廣之曰鈞可以教駢駢輪讀書事不相及理  
乃相卽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矣而言詩必以詩  
抑豈可謂之文人乎蓋天來始終當以進士業顯而  
其類以爲詩其又類以從事而作奏以從事而作奏  
視乎詩若進士業猶龍文之半甲一鱗也而天來亦

游刃焉無復遇其大觚管其有縻今日者少陵已出  
蜀道之難禱登不挾州民之刺然後知曩之執掌者  
不過如太史公之于名山大川爲奇其文氣而已也  
而忍終置之耶續楚聲之著匪直念履跡在焉然亦  
曰吾終不敢奴僕命騷而一字乎長卿遂老兵乎宋  
玉也而意思淡遠矣唐人選詩嘗有以本事署集者  
蓋未敢輕許人本事也必如天來斯可謂之有本事  
已乎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辛

鶴園近草序

隱與久山先生定交乎秋屏之下。唱叶互爲。蓋非一日。卽由文人。恒態自我。而相贈。或所不免。然襟抱一先。輒至中廢。余誠。旗靡。轍亂。而久山乃更壁壘。斬新。朝氣不暮。視此。何得無心折中原。如曩也。馬力故有。勝劣焉。以踐霜雪者。卽刈被乎草根。而乘風雲者。尤多足乎蘭玉。此乃其不同之大數。然矣。智劍氏遂起。而成高第。進士聲施。吾黨則吾黨之人。咸以爲久山得後勁。而久山若曰。孺子適足事我。前舉縮取大物。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主

未嘗頃刻忘之。于是乎八股肄業。寧選一讓。千首成詩。遠輕萬戶。其篇什甚富。鶴園近草第見豹斑。而旋官轉角。于何不逢。鈞天急疑。任人所取。余讀今因文章。食以至自書。藝後咸遇。枯平諸作。爲之抗激。雷連大難。釋手作。而曰。久山無亦患在才多也乎。夫天下之才。一石子。建得八斗。猶是見少之存。且世復有十倍曹丕者。何以使人得爲之。加若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此調。遂應。復雙千古。亦踞三百篇而上之三曹。雖鼎足其終。莫過于老瞞矣。智劍

語余。吾翁有徵。尚不可不傳其所撰。制舉藝。無慮萬篇。是余他日所嘗欲定之。而未遑者。豈佛頭果不堪著。穢耶。抑百川學海。猶冀一見。涯埃焉。且嘗試論之。此道之以多爲貴。惟最大士陳先生。其于久山。可謂達哉。然大士既不工韻語。而其中居次第。間亦更有以年歲爲之。標批者。有子如諸孝才。視智劍。遇合待時。則天之所以酬直于斯文。爲何如也。蓋久山之分高矣。而久山之報亦厚矣。其甚無嗟。晚成。哉。久山之字曰玄成。海內皆爲耳習。近少稱引。當以諱。故然。諱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主

名之新。不如共知名之舊也。余因序論而復及之。

汪舟次悔齋詩序

詩之爲道大矣而人小用之則所謂雕繪雲月鈎考蟲魚與夫搜括鬼神之情狀亦其選也夫是諸種種者盡于伎倆非能有所進加然且爲之尚分工拙人材之率若此而止耳白嶽汪子舟次余乃不能窮其涯際何哉余初與舟次相遇于夢水之陽纔得接語使人之意也消既一番讀其刻詩遂覺引我而出乎常境夫非出乎常境也實入乎常境也以其本文道其本情成其本事故謂之常雖然而奇者在之古者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三

亦無不在之矣古之不能離乎今也猶奇之不能離乎平也乃詩家別有古體而舟次則直爲體古古體之與體古也其全半蓋可得而言焉由今之人爲古之好者此不過易地而相羨耳顧于其事則皆茹而不吐于其言則皆取而不捨少陵集大成一語未嘗不多悞天下後世之人卽何若一洗而空之之爲得乎夫舟次暑齋曰悔豈其初亦嘗有如楊雄少作者今始改而爲壯夫之爲乎不然則其立教如是且謂故轍之必不可守乎之二說者或庸有之然而舟次

實性命于斯而日用飲食之不易矣卽清廟明堂之間有用舟次者舟次豈更駕於此其所以爲不可悔之道也又舟次自記曰冷澹生活陶家宗旨冷澹故足以概之抑莊生曰言隱于榮華非是物不足爲之救藥而令得生機路也永古有言文生于情情生于文冷澹生活豈無情者所能爲哉當王于一客外武林舟次未嘗識面爲行其書則是舟次之善用其冷澹若此余未免有情序舟次詩集不能不爲遠想慨然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三

劉子英詩草序

子英劉子以制舉菟鳴天下天下蓋莫不膾炙之至  
于有韻之文時時聞作世鮮知者豈以人之不能兼  
長而見掩乎抑以子英之所最長而自掩乎然終不  
得掩也一日梓行其詩草猶是千百之十一耳乃屬  
序于余而曰欲以當羔雁則羔雁未嘗無報施矣世  
所以報子英者獨國門之懸之爲信貨而已哉余讀  
子英詩卓然自成其一家固不斤斤焉規模古唐而  
奴僕命乎宋元以下卽所自爲詩與評人詩如王李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圭

鍾譚之互異者子英蓋不欲爲之偏袒也子英今者  
適有楚遊楚雖不與于十五國而三代既遷其能不  
失風雅之大意者惟楚人倫之間用心排側若親戰  
命兩戒不踰于英誠有所取爾且子英此遊不必裝  
陸賈之千金亦不必領賴廢之半芋余微窺其旨乃  
適如四科十哲陳蔡從師忘其飢餓遂舉絃歌無有  
不足人聞聽者矣凡詩以性情爲正而性情以好惡  
爲正子英之于好惡何如哉聲氣在遠蘊衡起近雖  
其親暱妍媸不欺是能爲緇衣巷伯之詩者也夫能

爲緇衣巷伯之詩詩無餘蘊矣老子甚渴詩幾欲廢  
詩者而首篇猥見齒及瘡痍悠哉于焉託始無亦如  
四子菟中因師及師因友及友之恆言已耳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圭

目可優優錄序

如·編·九·經·其·外·經·是·之·表·復·有·人·則·亦·已·矣·其·不  
將·則·未·能·廢·其·章·之·道·也·勢·故·之·廢·也·職·為·文·者  
何·以·有·新·新·之·物·不·具·以·心·辨·明·果·量·之·美·而·苟·以  
為·滿·滿·是·地·而·獨·建·而·推·求·其·所·欲·得·外·必·逢·以·之  
勝·故·安·垂·九·經·陳·而·九·經·安·行·冠·冕·困·于·冠·冕·世·之  
學·中·亦·迷·迷·多·難·無·窮·就·其·所·得·已·不·無·敗·績·失·據  
豈·復·能·爾·落·足·之·餘·地·希·簡·後·注·而·際·者·以·相·吸·吸  
第·未·吳·子·點·臺·迄·術·其·詩·浩·吹·集·而·署·曰·優·優·蓋·有  
建·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三

取于子夏氏仕學相為之義即如是其有以諸生愚  
而無說陋而無度之帖括為足治乎官中之事簿書  
期會如俗吏之所務可以為大故乎夫此二物者分  
道而走遷乎其地而不能為良必也經術經世兼舉  
之然而以學仕則豫而吮以仕學則不逮而驟惟其  
先無干祿之妄以分其功其後無製錦之傷以頓其  
銳而其間乃得從容暢發以盡其長而不至于忙遽  
補綴以露其罅謂之二優者是一優宜乎熙臺之可  
自信而勿相負者矣而熙臺且曰吾何能優吾直能

建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三

優于彼彼也云爾余視熙臺之作于羣書無不窺于  
諸大家無不好適當其臺壺之時則心手口之間古  
意襟然來會此非但優于彼彼而已者三廿年矣熙  
臺頗憶馬上殘夢有似壺子之示季咸以地文而亦  
似阿閼之一見不復再見者乎既卸去墩寄乃小不  
為人所知惟是熙臺不遑求人知也以稽古之力僅  
受薄償同理吉州尤能不蔭惡木偶巡所到小大之  
獄盡倚命于其筆端而陰德耳鳴無當時譽使他技  
巧者為之安上宜官一日九遷可以躍得而熙臺于  
此又有不暇問者矣夫由熙臺之所不皇而不暇者  
益可以知熙臺之所甚有餘先是庚子校菽之役熙  
臺探策得外簾而通覽名牘輒能一一覆之且言其  
所以得失狀所著詩文皆在集裏雖曰低回于戰場  
哉亦猶有召雲命律之槩昔張安道知舉嘗辟王荆  
公為點檢試卷官荆公每前論事則滿試院無一人  
可其意者非不湛經術也而忤物多矣又宋子京亦  
文雄也仁宗朝有薦二宋可大用者而上曰大者可  
小者每上殿來則廷臣更無一人是嗟乎二公之評



何其絕相類也而熙臺有進夫熙臺聞其廣已矣不聞其足已也夫將極其文章之用不九經冠冕尚得以騎驛而通而況其在言語眷屬者而有闕乎世道之需熙臺也甚奢幸見暫失公知非所缺而行當效謝安之捉鼻于不免矣余序其集而歸之如欲立左券然者夫亦終言本事焉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三

劉二致詩草序

今之文人務爲韻語者十而九則或銳揣之以爲選士法設有更張當用詞賦是不得不遷業以求工然能言之事畧等其本所肄業卽常拙而遷業卽乍工豈別有道以取之哉非然也蓋今之爲詩者離于文而古之選文者合于詩離之則兩失合之則兩得此明乎其非二道而爲駢雅之宗必爲文章之伯矣武昌劉二致先生故擅揚經義譽馳四海余聞筆久猶耳雄名有同見獵乃至今復得讀其所著待月軒詩草益信其才之合會無所不入非無所不入也曩者之能事既有與爲一門深入者矣余雅不習詩評而間嘔心于此道因僂頌先生作一爲之意得一爲之情移遂欲私定先生詩終不敢以時代而爲進退擬名于其一家則亦隨州東強之鼎足也先生時倅筠州清冷之署道院之比是殆于咏歌宜未得云一行作吏此事都廢乃昨年假令新建化爲萊蕪今年于役淮陰居然鄧國爲政風流又何一不與詩文相副而起者而凡所收于山川之奇世變之異人物之志

道路之情萬端千狀固在其詩抑在其詩之類于是  
各體之文余又將得爲先生定之耳昔白樂天司馬  
江州一賦琵琶遂足千古而未聞其有清德王休徵  
別駕徐州治行至高人以邦國不空與歌而用德掩  
其言亦未聞其自精題詠若先生者乃能兼之斯余  
所謂合會之材誠不謬也雖然太保初年嘗出冰鯉  
供母而先生鮮州避亂有先子不食魚鯉誕祭以楮  
粟之題太傅極聲色之娛晚歸一嗣而先生都門除  
夕懷母詩有納新無片藪分歲僅雙僅之句此亦可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聖一

見時命之遭逢古今才人有餘不足之太較也已

丁景呂十年詩序

海內能言之士莫不知有景呂者而未若余知之豫  
且悉也景呂祖見白先生守婁有名蹟得祀而尊甫  
伯勉繼起攻詩古文辭婁之嘗同所席者若聞風者  
咸忻慕焉此以爲先河之義景呂自己丑歲纔逾弱  
冠卽交于余又頗有瓜葛每閱陌相過浹旬流連疊  
疊之處如循環刺蜚余時輟稿梧之吟爲竈觚之聽  
兒子功共之其樂忘戚已而景呂雋去余多受創懣  
悵語猶間及之也今景呂所謂十年詩者其託始于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聖

此乎其偶然而際會于此乎始之可云正也際之可  
云變也正與變海內旣多有定之者余何能置評余  
獨感夫詩之以年紀也三百之也而二百四十之耶  
景呂志在詩史則亦以是爲所見異詞焉爾已而山  
水之情人物之志夫亦可詳而可畧也曹孟德云孤  
始舉孝廉年少回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爲老內  
自圖之從此卻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  
舉者等余舉丁卯景呂生丁卯亦云小同然其差卽  
不啻二十年矣自景呂舉後而景呂乃更有十年未

爲老以利氏法算之則余乃更無十年也老矣曷足以言少者之無窮乎或曰智老而益詩老而工則是猶可與言也余未敢信景呂過婁上請質諸所知而余友吳子錦雯方執牛耳修世霸華盟景呂尚復使余參之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輟耕集序

輟耕太息其入自足千秋而其言無文采乃稍稍溫于富貴太史公以世家處之謂是如生而富貴然耳夫苟非生而富貴者固不知去之之足悲而僅生而富貴者又不知致之之何自則興廢存亡之故其所以感亦必淺矣余讀高欽思先生詩何其感之深乎感夫人之所同感而得深非有異情也久其正不能安其變也悼其末不能不思其始也夫必從乎正且始者卽詩之爲道全歸焉人以其有文采奇之而余更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器

以其不濫富貴奇之蓋心術精微之致亦無以富貴爲也以富貴而已則有非富貴之器而妄其圖在富貴之場而酷其嗜其心皆無所大愛而甚不忍者而惟是之可求所遇卽化何爲乎正始以此而推然後知先生用意之遠矣先生公卿子湛于淵源足乎文獻斯其分爾而詩禮之氣不漸梁肉紹述之言惟存忠孝此真可謂世家也余無祿先大夫嘗逮事伯父啓唐公與聞其世而公之所爲拮据經營者壘場之事在當日已不可支乾坤破碎矣然蹈取室隙屹然

如山則是祁奚之軍固堪舉午而陸伯言之督亦將  
禪抗今遂已灰滅敷天率土剝非一家余見有爲撫  
弓之痛者而先生亦以痛也有爲拜鵬之文者而先  
生不以文也痛之甚而文之亦不得已于是乎感遇  
百軸之作賦物諸體之篇誠無異于輟耕之一永歎  
耳始先生解巾之役姑寄于浪漫間其在江西若而  
年猶然旅食也祿之與餒何所關心今且以罷屯行  
則先是與屯之蹟爛然具在人謂先生自是應得尊  
廡而先生曰不然此猶吾之輟耕而已矣先生詩頓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吳

挫鬱怒無諂媚意蓋燕趙悲歌慷慨之風與夫首陽  
二子之節皆生乎其地而爲良卽在詩人之目尊家  
達夫季廸未足爲之重席也而海內知言之士多有  
能定之者余故不具論論其志焉

毛錦來暇墨草序

客或言宜豐有詩派者以能不爲諧而且能爲離也  
能不爲諧而且能爲離其道固足取奇而奇不盡此  
蓋三百篇終爲毛氏所世守矣余得錦來暇墨草而  
竟讀之見其意存和厚體備古今有奴僕命騷之致  
無搏檜西崑之勞信乎其爲詩人也又信乎其爲學  
問人也性情人也夫兼學問性情所以成其詩之善  
而學問是治痠寒性情是治靡麗卽所以祛其詩之  
疵彼諧者亦靡麗之屬離者亦痠寒之流始用諧而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吳

治離繼用離而治諧總之爲偏師裨墨自守相攻意  
者其亦日不暇給之甚若夫春容乎篇章而長揖乎  
風雅然後知錦來之有餘閒矣于是而何必言派卽  
以江西詩派求之淵明爲太祖六一爲興王山谷誠  
齊邵菴曼碩之徒爲世霸而充錦來之才猶得稱宗  
于其間而不祧于其後且錦來之能自表見者亦多  
矣于制舉藝得一焉于長行文字得一焉于經濟于  
雜學皆得一焉何其才美之備也余以藝今小文自  
匿不見或稍傳布入于錦來之目卽復引爲知言何

其心虛之極也錦來固以余爲能定其詩則余不惟  
尊錦來于江西且廣錦來于天下登朝堂之上遂作  
高明之歌坐輶軒之中以求中和之職余雖欲效其  
鼓吹而無從夫亦曰三百篇終爲毛氏所世守矣

高自山詩序

杜少陵有詩曰在山泉冰清出山泉水濁以此而推  
則人之超超物外瞻然泥而不滓者宜無有過乎學  
佛之徒者矣近來名流往往湯其被服以行縵衣若  
高自山特爲稱首顧諟靜之道欲漸改向之身愈導  
心性之理將通才情之事斯冷殆未容以耽空守幽  
而一概論之也茲友人版行其詩仍卽異時姓字以  
爲標舉僕謂自山之真面目不必剝染而可見乎神  
亦剝染而無不可見乎昔在裕陵之日太保文義公  
實有迎鑾復辟之功載在國史其後子孫乃得食邑  
入于閭中自山固閩產也而若臣子忠孝所以相答  
報之分人生天地間正氣密修顯行奇節所以自芳  
香之規亦旣聞之非一朝夕觀其爲詩能不從風而  
靡則知其有所受之者焉夫以皎然徒善文章嘗推  
本于康樂智永專精書法尤溯源于右軍公侯卽不  
必復而家學不必不傳高山之爲高也蓋已久矣誰  
得而廢之乎雖然我不敢知曰慧休之且揚州從事  
也我不敢知曰浪仙之且長江簿也我又不敢知曰

道衍之且僧服而佐命元勳也假使萬有一分之或  
然于自山復何增損頗憶自山初詣余時角巾褒衣  
矩步日中旁無人若余以他外不遇第聞而驚之及  
其再至著衲雄談每至傷心必爲流涕余則嚴之敬  
之及其三至裏集相觀行吟坐嘯雲委水洄都無畱  
意余則習之安之余于自山遂若三變矣乃自山亦  
何嘗欲反走乎季咸而爲幻于大耳更起而竟讀自  
山之詩不覺使我牙齒俱冷腎腸若滌非澄所清非  
清所濁然後信在山出山之言之皆不足以喻自山  
也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五

香隱集序

僅一月不執筆以面量塵遂至十斛高山之志亦託  
空言而無所發及五巖投余詩一帙且索弁詞余披  
讀未竟見首篇文章原白髮廊廟自清時之句卽爲  
擊節又曰道得箇語可許直作五嶽遊不必更撥宦  
婚玩易卦矣而余亦覺此身與岫嶺爲主賓七十二  
峰相應接也移情之功豈必山水五巖畧集曰香隱  
夫固以香巖之圓通爲石隱之境地大小非所校也  
人間管絃金石甚設五巖且爲洗耳且爲捉鼻余何  
足以知之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五

遊史集序

驚行氏以遊史署集是四方千古之人也哉前代之起遊而著書立言者莫過龍門乃其文則曰史至于杜陵其詩亦曰史若是乎遊與史之相爲也而名山大川之東遊地依人之苦有間亦可以觀世變焉今驚行之肅長行與韻語俱作殆欲兼龍門杜陵二家而直未知其豪興苦之趣安出矣或曰驚行非失意者乃姑以遊爲託史失而求諸野文求諸道路蘭臺石室豈不荒蕪樂天之爲詩文主于諷諫其所諷刺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至

燃藜齋詩稿序

三代而下漢治猶爲近古此循傳所以特與興黃其稱首矣然史手類則則治行終張者乎渤海則曰君安得此表者之言亦屬見其當日之所趨尚作吏高鐸乃在清標標厚倍貌體惠和之儔而不在于故急刻深之輩假設以特麓劉先生而遇此日其有不入而待部金馬爲侍從臣者哉而猶及于驟也蓋君子以此觀時變焉夫特麓之所以治高安直可謂之長者矣顧龔黃旣不必有文名而文翁化蜀亦第盛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至

與于身之故能同之而當今之世誰復有同持菴詩者余跡漢長者之稱自出于天子之口士大夫間其異同卽未知若何而東漢之聖主亦以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命吏其慮之也蓋詳若特菴者固漢帝所稱而慮之者乎陳詩無所不覺爲之廢書

趙國子乞言序

國子忠孝文人十餘年間數數相見無有一會而不流涕于君親之故者卽其長文短章與夫聲韻之語若古若今大率多本此以相發近乃出所著爲母乞壽言序令予讀之而語一回首旣學而不至則一字一慚夫何感之深也國子之母曰程夫人其賢視兩蘇之母無讓而卽與蘇母同姓其他日所爲生成國子若國子之同父兄弟事詳序中余不爲複惟是以夫人健在堂上而國子不免遠遊者始于經營而繼進賢堂稿



而夫人所不取亦必國子所不奉國子歸而跪獻壽于庭幸為盡讀郵來諸書視夫人色喜而加餐者何等置之不令竟讀者何等比其來悉以語余余堅自信亦且信于夫人也夫人之族里實在程朱間未必專以能如范孟博為是者國子既服教于夫人而乃祖鳳日公之規矩若乃父千里公之志事其亦久著之矣方今之世孝于親者期與其親為無愧也然孝可言而忠不可言以言忠則有諱矣即忠孝可言而文又不可言以言文則有畏矣不出于諱不行于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五

畏而仍不至于愧則國子所以為忠孝文人而夫人長為忠孝文人之母不亦善之善者乎

上公調壽母贈言都序

嚴君平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是不過為本分語也而所謂增上其辭者亦有焉壽母之祝其增上之類乎然而不盡繁也蓋壽道視養養不專尸體壽亦豈專春秋故夫百歲于齡以為期與此萬鍾以為奉者則論和猶非人子之極則若其養必于志而志之外無求壽必于事而事之中有量無求則止有量則進王公調可謂深知此意者矣夫公調之無求而能止者見乎前有量而能進者俟諸後當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五

其為母陳太君五十士大夫之能言者皆祝之余亦祝之而復為之序集君子之贈人以言一進之一止之是余序說乃循覽集中其言雖人人殊余意未嘗不在母之弄孫也已而公調連舉丈夫子母則大喜及其失一母則半憂因見微疾近十年來公調之所為喜而憂而疾者一一皆與母同之而母乃冷稱六十壽則長孫既讀書上口能為大母洛誦諸縹緗文字別其高下而公調是時復自詠華封末後向漸及孫枝干以保世而滋大則公調所為獨母之微疾而

去其半憂以成全其大喜者豈不在于斯乎或曰斯天之所爲非人之所設也人可知天不可必則人子之能事其極乃有足以格天者當無謬矣公謂曰吾豈取夫天之所爲而非人之所設者以上致之吾親焉斯已矣于是士大夫之能言者重爲母六十壽章其人視前十年有同有別余亦竊欲效其鼓吹而公謂顧謂余曰止止于可無複祝也第都序之無複祝云者以爲壽不足傳文而都序之云者又以爲文足傳壽惟文足傳壽故文謂之泰壽亦謂之泰而五六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五

可以通作一篇惟壽不足傳文故壽之道有進卽壽之詞有止而進止不宜打成兩極矣由是而推人臣之誼其亦有出于壽國壽世者而不盡繫諸呼嵩祝聖之末者耶今而後余將與公調暢論兩大戒可勿驚其言如河漢之無極也

聖柳堂詩集序

于諸文字第靡腐庸願預雜碎視之而增長睡魔而忽逢一二語似晉宋人所爲則無有不擊節稱善者矣陶子堯生由今之文存古之法大氏其析理似晉近道似宋故得體氣高妙迥出常流余所爲服膺廿餘年不敢位置之以伯仲次第也而至其有韻之言何獨不爾夫凡詩之爲派命者必拘于方者也爲家命者必襲于故者也斯不可以求堯生卽以求堯生而余謂其大似選體而已且體亦不必似氣則似之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五

章子厚嘗曰九歌取諸國風九章取諸二雅離騷經取諸頌此皆以不甚似爲似故山谷謂之知言自三百篇而往惟選詩近初少陵所以欲熟精其理而坡老乃重議之或病其選君家淵明詩貴于少少然而選既近初少陵與東坡孰爲近于其近初者余取似堯生固當無過以堯生集內古詩多逼真少陵卽安知其非熟精選理然而堯生正自有其孤行者矣矧宗于話語中極標尊貴一路至喻之以誕生王子堯生又自有其誕生尊貴者矣始白夫先生言語妙

下余企慕焉而未得見面中衍先生則逮事之十年  
以長至今余不忘兩先生其文句身如在帶質獨影  
之間而堯生則誠內紹之以爲位不家派于他人雖  
祇榮桑其亦可也

蓮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五

喬允臧詩序

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似乎相反之物而欲爲兩起也  
其勢不得喬子允臧何取于望古遙集語而署其詩  
篇哉是其心必有所大不忍于斯世者而求進焉求  
進焉以自置則高以繩人則亦不切其言雖教誡之  
實也古之有也非吾之有也若是者謂之與古爲徒  
允臧之志豈不然乎夫涉世末流從同作異蓋或交  
譏然而謂之古必忻謂之不古必怫可見人性情之  
間各有及始之路滔滔天下不爲尚論孰從而正之  
蓮賢堂稿 卷之二 序 本

虞伯生云服今人之服食今人之食同乎浴泥之入  
以順吾際也讀古人之書頌古人之詩思夫古之  
不知老之至也此若爲允臧先言之矣道雖廣觀之  
下千載如旦暮間今古之物荷爲不得兩起也乎

香林齋集

蘇式煉餅

陵前溝渠

新編群芳譜

正鑒選輯其

雙製膏序

龍溪初集并

增補長壽序

書經說卦序

卷之三

振驚堂詩序

紀遊詩序

賀石野詩集序

嬰聲疔

地理燃澤集序

施行先詩序

劉楚拓詩序

喬允臧詩序

杏花邨集序

100

劉鵬南三教善要序

增定易圖序

卷之三 目錄

—

進賢堂稿卷之三

南昌黎元寬左

門人建生同野校

魏柏鄉奏議全錄敘

自諷訓以往後三代之明于治體而能為忠言者蓋莫高于賈太傅乃在當日即赤霄親見施行或以其為痛哭流涕諸目有似無病之呻而致拂鬱也而論諫法者遂退直而進諷使滑稽之人得而奪骨鯁之席未見其可次第乃至千慮一得下有獻曝之誠上無擇流之禍會其遭逢亦足以成名績而觀之以物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志所倚國體之良則既遠矣余竄伏草間不關世事顧側聞柏鄉先生之姓號而有發焉蓋其依光日月崛起風雲先生與人之所同也而其負作公之望裕經國之猷則非人之所同先生之所獨也先生初處金閨石室間去而歷試無不在言無不得其言者三事大夫為其二矣亦既踐更兩朝矣而明日張膽之論終無所藏碎首剖心引裾折檻之為抑所不出余妄謂先生博通古今而練于當世之務知而言言而盡盡言而不失其體後三代之人臣必不能以多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二

見尊家弱翁因奏便宜行事輒及漢興以來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之說請一概施行由高平之所明亦見長沙之窮也而是可為集衆論之大成者惟其似之文貞公立草昧之朝行仁義之勸展盡底蘊十思十漸靡不陳規唐文皇乃更見其嫵媚則先生之遇合正等先生今日坐端揆堂澄敘人倫何作為爾也非余之所宜與知而後來功名無損且有加則昌黎評臣之論既可以不題而劉夢得訊叱之篇所云虎而冠鶴而軒轡其理蚌其賦者當復潛移默奪于人適敢陳之外矣雖然其高議雲臺之上告猷我后之前深願其班安可一遺昔者成祖文皇帝嘗命儒臣輯歷代名臣奏議綱羅所及自周及元而唐應德本此以為治編則一時論者或亦喻之或醫喻之或兵喻之謂是諧與法在焉天下固知諧法先生之書矣而不知國手上將先生之人乎胡澹菴上封事高宗敵國寡其本千金已遠陸直公奏議待坡老而表章之規矩之已遵先生則事美乎都俞而文寄于琬琰亦甚盛矣哉余曩從副墨之子得以窺見先生一班

殊深擊節今其懿親升陽張君授我全文有如觀海  
雖贊詞未遑撞鐘以筵亦欲學士大夫有志當世者  
人置一編于座右而升陽當在風塵之際願學大臣  
其勤如是則非敬輿異世之蘇子瞻實邦衡同時之  
吳思古也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三

石園詩集序

海內能言之士無有不誦法梅公先生詩者以爲其  
元氣渾然灑然必能扶起積衰而接續于貞元之  
際矣余事先生歲月久所由服膺者蓋惟是泥水雲  
天爲之離冷乃此年更勤還往文律招尋籠中洩勃  
臭味繁之塵如此猶未及覩制作之大全登先生有  
愛而不欲陳露乎抑謂是可聽之若存若亡而已乎  
茲幸得莊讀石園詩集凡八卷而目二十有一以三  
日夜卒業焉可謂之梅菹片片皆香瓊樹枝枝是寶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也夫登揚作賦此直卿大夫之本事而有能有不能  
苟爲鄙野其才則躋攀難上即使臺閣其體亦飄落  
無容凡官位可以言詩而不可以言詩也先生昔居  
清通簡要之司豈無如巨源潯沖之製然業已自刪  
不俟延年因詠爲去取矣惟夫勝地瑰特光景流連  
良朋聚違言權語感以至物狀之所呈妍酒杯之所  
領畧升沈之幻態見前歌哭之變聲感耳久遊得其  
稅駕吉夢告以維何一一皆託之篇什初乘于不得  
已而終藏于不可忘焉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則謝道

輒既嘗好之而亦能似之房中唱和鐘鼓相宣先生  
無亦猶是躬泳王化神遊風始而衆人謬以樂事歸  
先生恐未可爲通論也跡先生之生平何必無蒙譏  
履險之一日而要聞其酸楚激發之詞或假借于  
訶佛罵祖而爲暢快卽如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此  
豈足畱太和之宇宙乎后山嘗曰蘇詩學夢得故多  
怨刺學不可不慎也而又謂其晚學太白失之麤以  
其得之易若夫先生之于太白其殆早服之者哉敘  
悲賦恨固不屑意而朵頤富貴提鼻公卿其說無乃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五  
亦與寒乞作對而實同根于先生何有矣先生于物  
無迂于學則無不窺古今名家皆其採集之業詩簡  
見投必期之點定而反何其不遺下也易之減曰君  
子以虛受人受人以虛而後能感人以和平無俟勝  
其口說而言妙天下先生所由行其元氣渾然灑然  
于聲韻之內者凡以此也採詩無時廢而慮有時廢  
學士大夫如曩矇瞍之職將不得修詔成亦與諷諭  
俱退而先生之言終可被諸管絃彌于朝野先儒之  
論三百篇者以爲詩有五際今得先生其亦幸無斷

際已乎至若公夫人自在青藍之列公子實與玄白  
之文此皆世所驚以爲希奇而非于文情之所主也  
姑略及之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六

尚書劄記序

經術之足以經世務者蓋莫過于尚書爲其治統在焉而道統亦在焉道爲要矣言治不本于道則霸雜起之訓詁家雖墨守經文尤無謂也乃濫而至洪範災祥五行論歷豈書意哉邇得讀李雍來先生所著尚書劄記浚服其言之近道能盡諸家之長去諸家之妄則註堯典不費數千言而考龜書初無六十五字如是何必全文亦何必古文夫全文百篇或謂徐福以諸生逮未焚書前攜致海外古文科斗則自歐陽夏侯之徒未之見聞此皆不足徵信惟蔡氏書傳今用之而其序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則道與治俱得此論固可直接虞廷下此而夾漈云禹貢之言漢于道又曰禹貢洪範相爲用禹箕同道則先生誠有取乎爾先生初官說書可優游取宰相執政而不得煖其席乃借一斛楮墨之記作後人啓沃之資其用心良苦要于道法則存之于忌諱則亦可不設矣且此右史記言之策善不善具備儒生肄業無不及者後之人主聞舉木

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卽以爲蘇環有子聞舉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卽以爲李嶠無兒不亦遠諱且近諂哉先生此篇終祕不出授之慧男干氏厥有深旨慧男作令廬陵治行長者黃次公可謂之大得書意不僅守文矣其流通先生此篇蓋非伏生女子之口授晁錯背誦或譌正如九峰蔡氏之面稟紫陽心傳不失也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拙園詩集序

唐之詩人蓋莫高于兩拾遺而伯玉則開其始子美則集其成集感不如開始之爲尤烈也承徐庾雕繪以還諸體文筆直至于昌黎而後起衰若夫五字之城亦嘗大墮其摧陷廓清必歸伯玉此實定論今白夫之時卽伯玉之時而白夫之氏又伯玉之氏也宜白夫之能詩伯玉之詩矣拙園一集在于卷懷而常出而就正諸家若無人不勝己者乃求一字之師以爲汲汲遂采非及余可謂之每下益況余讀其詩終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九

篇肥皮厚肉柔筋靡骨無有焉餓臥以求細腰蹇齒而成一笑無有焉白夫之爲詩非猶夫今之爲詩者也其投贈于余者亦非猶夫今之爲投贈者也且投贈事無幾也而尚能致其灑落之功則將何所不致其灑落之功矣余間窺白夫之意似右青蓮因紹之于吾師閻翁以爲堪與謫仙長揖言猶在口而起視諸家之品題則惟柏鄉隻及于此柏鄉果知言哉夫李杜齊名昌黎皆以光燄萬丈目之而其實李有仙才李常劣杜其古風之製規模感懷則青蓮未始不

師伯玉矣半山氏捨之以爲其詩多不離婦人與酒白夫于婦人何如哉而于酒則亦數數然也此豈得不謂之右青蓮也耶感懷五百字實出入于三十八篇第氣有壹鬱且詳言身而畧言世者微異乎爾長行文全法昌黎亦可以時似而時不似登廟之錦固不妨示人類哉古亦有言才大如海面又曰以蠡測海不知其深余頃讀白夫異時制舉裁其格法皆在名會元間或者惜其未償然譬之選佛之場心空及第亦不必盡取衣鉢而去白夫蓋非傳衣者也傳心者也夫白夫于既廢之經義有以不亡其存于不用取士而古今不廢之詩文有以大正其始則其于異時士所兼而今時取士所特之策論不餘緒出之也哉此亦賦海者之前後左右際然矣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十

周計百詩序

計百先生之爲詩所謂施諸政事而達薦諸廟朝而宜被諸金石而協而非直按求于草木蟲魚風雲月露之際者矣夫詩有體有用也以用則于計伯乎全以體則亦于計百乎正彼沾沾焉守文縛律尺寸規摹乃謂之曰何代何家之詩者其形甚似其氣蕭然其背去則未聞其相失固已遠此雖以從事乎草木蟲魚風雲月露之小者而有不得也而况繫政事廟朝金石之大者乎今觀計百詩壹取少陵則少陵固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士

進士舉業之文既流傳海內溢而爲詩覺蘇門百泉之融結時時見楮墨間不啻如兩川夔峽而今茲攬轡之餘實與聞乎採風之故將無所以施政事薦廟朝而被金石者視少陵詩史尚有歌咏嗟嘆之微分乎蓋窮愁寂寞固非計百所處而憂樂之志亦皆有以取之且何必定以怨誹而爲雅騷也詩之六義不可偏遺而自李唐數百年來詩人林立卽未能有兼詣者故韓柳分任雅頌而元白並標諷諭乃少陵則旣已先兼之矣微之故曰子美能兼人所獨專余反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士

其語曰計百能專子美所獨兼遂爲詳其體用又以見其才同而時命之異者焉

王暨之詩序

堯舜既往不得復聞賡歌之聲而乃漸于憂愁哀怨則變雅作焉騷又作焉屈原賈誼兩大夫斯爲稱首然後世入臣之若兩大夫之過者亦不少矣而或不如其忠莊護物之心舉其制法出治之才殆未可許以嗣響也暨之王先生由名進士作令永寧試盤錯割大觚曾不撓折蓋才多而心一矣而不免于謠詠卽奉職之事以爲得過之端雖操之不無長者僅而平反顧蒙誦已久發憤不亦宜乎及讀先生客中散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三

懷詩何其和以適也有震風零雨之思而不廢當歌對酒之致且其言之無疚先生之善爲詩猶是先生之善爲令而已矣夫有唐一代以詩人而爲令者助楊盈川而余考唐詩紀事盈川之官時張燕公實送以箴有曰畏其不畏存其不存當日盈川未能由是故敗自今思之安知其非能由是故敗也蓋存其不存則不存其存幽獨安之名譽去之矣畏其不畏則不畏其畏矜寡德之上官媚之矣今先生之所以及敗而不及疚者倘若斯乎而安上宜官一日九遷又

何能入諸其聽出諸其口也孟士源爲武昌令亦敗矣而次山作退谷銘則曰干進之客不得遊作杯湖銘則曰爲人厭者不得泛孟士源嘗黜官無情干進在武昌不爲人厭可遊退谷可泛杯湖余今舉士源以似先生先生當亦不拂顧未知退谷杯湖主人安在嗟乎先生其窮矣哉而非窮於詩也雞林賈人求市樂天詩頗切而中國好之者輒得不利卽微之亦十年困躓余躓久矣非躓于敘先生之詩然恐敘先生之詩而愈躓也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十四

姜烈婦詩傳序

貞節者剛道也抑奇行也而往往見于閨閣又見于鄉鄙豈非其計畫之路不如丈夫慕戀之私少于都邑余聞阿姜轟烈重有感焉陶丑但在力田科謹修敬饒亦云恒禮而病爲之刳股爲之撫孤孤爲之撫姪斯難能矣及以遭賊不屈辱卒宛轉歸其父竟紙然後自剄而絕視諸實桂娘之于李希烈謝娥之于二申雖皆能滅賊而不免身爲女戎爲傭保則阿姜其猶較然也哉且阿姜守彼賊者而至終身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十五

雙烈詩序

節烈之事而有見于婦人女子者則人必奇之所以奇之爲其有不能至焉者矣其駢見則人必多之以多之亦爲其有不能同至焉者矣蓋論說在于居平而決斷在于臨難是故必之爲道有不可學而能也戊子之兵遂若爲閨門間試金等玉其不宜詳而宜諱者萬千而可以傳誦者莫過余友子峻之吳朱二配當其避兵相失事不相謀而遭擄之際厲罵而水必者兩地同狀及已不屈用智結束而奉身自湛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其

者又兩地同然此可謂坤德之剛方抑亦得朋而與類矣夫或戟然鬚眉學乎仁義而不免濡忍與夫初相砥礪事至相要而後乃相負者曷能不媿于二氏乎余旣爲句弔之而海內名流交致琬琰無非奇且多之之義帙成而投諸梓人不可以無敘述黎子乃慨然曰奇二氏者復有爲二氏所奇者耶臨川之歌余不忍讀也而東谿南陂亦將如雙相之圖未易窺足嗟乎古今隆替之感果盡于婦人矣乎王事起關雎則樛木小星可以竝舉此二氏他日之常事而一

幾卽爲兩。柏舟聞之。孔子曰。吾于柏舟見匹夫之不可奪志焉。而據端木之說。卽卽乃管霍封地。故詩有其風流不繫諸衛。江西戊子其時。地如管霍。其有二氏。又何論男子婦人。然余七年來爲雙烈詩者。二一子峻二配一。余年友程叔晦之妻與媳朱嗣昭之妹與女也。此四女子而三同姓。蓋憂周者不止一釐而殉魯者不止一漆室女也。信乎多矣。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七

李亦白筆語都序

君子之立言。將以發摠天懷。演繹問學。蓋本內而爲之。而無藉于外也。然適其地。則有變矣。乘其時。則有遷矣。此非君子之不能不爲變遷。抑君子之能爲變遷耳。假令言確卽礙。語感道詰。而廢嗟吟。導頌幅之文。置無方之說。若是者。其所不足猶然在內分也。鸞鵲能言。句而止。揚之。姬號稱王。書不越數字。則豈可以喻通人之致邪。若余友李亦白氏。才氣近乎鳳雲。自非瑣瑣所能幾望。且嘗已得忘名。場成家經義。緣是而踐石渠。登金華。猶只尺窮愁著書。非其事也。亡何以迷亂入山。遂有筆語之作。弓軸益多是微輪瑣瑣者。頗有載筆其人。而閤筆不能成語。非然則傷不忍成語。又非然則禁不敢成語。何以亦白嘻怒自如。手口俱了。蓋亦白謂余曰。筆語有幾。蚤艸取興。深山寒登相唱和也。梅艸比古今之治亂興亡。好醜賢愚。有如嶺頭之梅之開放盛落也。餘艸則年來恐懼憂患之餘之所存也。合未刻周易四千書而五也。昔容齋隨筆篇目亦五。顧彼多歷歲年。此十旬未浹巧而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七

速徧而該人謂亦白之筆得助于山矣雖然筆不任助也五色有夢會常有還三品有司亦當有授必授且還筆卽非內山全于外其能贊詞且試爲徵山故若鼎餘在青城三年所見日異迺至巖壁皆成文章此或可與十六觀勢鬚而興公未上天台賦輒宣乎金石將無已誕靈運開道雁山詩屢見于勛竹又將無已疎以此推之山且可居而可不居復可觀而可不觀亦白奚藉于是夫亦白別有文心易爲感動所謂恃源而往于何不逢亦白尊甫仲將余所執也其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九

人威儀高深在聖門四科宜得重席而雅不以述作自見惟椎輪積水有爲之先者矣亦白守先循其本內也而所遇益奇有名山製發之太史公書故宜成于厥子通余更因其門庭而通及臨邑此地實多大儒宋則荆公元則文靖及于明興復有若杜先生爲之壘峙亦自所志豈不在斯然荆公終于泮山文靖來自雍蜀地氣已弗全焉生於嶽哭于斯者若士耳而或疵其四曲比于朋情謂是有元人風也豈其然耶嗟乎余旣幸亦白之處地如湯又悲亦白之遭時

如虞也思士易愴憂來無端豈非杜鵬之儔梅亦冬青之類余蓋讀南竺傳不能卒業爲之仰天太息而涕泗交襟焉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三

陸太初詩集序

詩之亡也亡于夫人而爲詩也以市聲名以當羔雁取盈軸耳曾不由法所謂風斯下矣藉第令由法而無我法以行之從門入者定非家珍太初先生不以爲可先生富乎詩而未嘗三昧示以堂汲汲焉爲著集者卽著集亦何用汲汲焉乎乃至乎今以作易傳春秋之日刪詩且無刪詩而直自刪也其意良苦何者吉凶之患刺議之疾則不敢與知矣先王之事若有若無諸侯之風世衰世盛則亦不敢與聞矣惟是詩以言志我寧作我口耳之間四寸既鳴之卽聽之而選之雅怨騷憂百罹孤憤尚無相蹈襲也何況每下然而取其和厚不取其叫囂取其能知非不取其告無罪先生殆以刪詩爲聞道而卽以自聞爲尚友也乎先生集既成猶甚祕之顧獨發篋進余以帳中論衡而余亦酷好至于掀髯擊節喜得當吾世而讀太玄或送難曰先生近體詩多不異古豈下視諸家獨有青蓮哉余應之曰固也古近之名有劣矣與爲詩而多不異近寧與爲詩而多不異古請試喻之緣

經義以治事者未後于刀筆通七制于八股者必賢乎老生是各爲其有餘也奈何哉以人之不足而謀先生之有餘乎夫先生亦曰我非古也我法行古法斯在是其爲詩非夫人之爲詩詩不亡矣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三

彭旦今詩序

謝靈運自負成佛得先而遠公以爲心雜古之賢者  
審已謂人皆不謬也皆不謬則雜乃無害于佛而心  
亦無害于雜耶若夫淵明以無酒損食實符米汁之  
好而乞食名篇又佛威儀中所有其得在蓮花會宜  
矣顧閒情一賦或者瑕之閒之與雜異乎同乎抑有  
似乎彭旦今淵明流亞也其和乞食詩趣矣浸而及  
于美人喫煙事非雅馴何美之云卽韓熙載入歌姬  
院中慮不免見而走況其上者余故知且今之不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曾麗天詩序

凡鳴之道韻而不孤則詩其最著矣兩之如徐庾李  
杜元白泰之如三曹三謝皆未有無與者也而猶以  
在一門之內者爲同聲同氣之親分焉曾子麗天以  
二濂先生爲之父而以庭聞爲之兄斯豈不似三曹  
之目乎而麗天詩品要可得而言也其摹古不必極  
力而凡近之意無以溷其潔清則古意到手矣作之  
而高激之而壯變之而無窮恃此具耳乃束髮受詩  
未一紀間篇軸遂滿聊免一謙三十年之歎而更噴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人捫管時遂以傳世爲心則傳世顧非麗天之心哉  
有其具無其心不害其爲可傳卽其謂余序之必曰  
是能相知定吾文者也而余果能定麗天文耶始二  
濂先生言滿天下亦妙天下第功名無前馬行絕類  
余纔交臂沮而匿焉庭聞則久爲德友更生雖曰可  
知季咸終于友走今序麗天事深乎此然而內視不  
如余于曾氏欲若王仲孺之于今狐子伯作數日堅  
臥不起矣夫才人者回嘗以門內爲親分也而真宰  
之生才者抑何其以一門爲私分也乎



鳳吟序

初爲湛博絕麗之文者令升與聖問玄發而三而皆未及潤色鴻業美不登廟遭時適然乃玄發殉乎一趙聖問歟于百里則令升所就抑不啻兼之而倍之何王之門不以以曳長裾此亦名以才士所寄雖常披津梁間而幸似是以富其詩當令升在南粵錦囊之受重踰橐裝入閩未幾既吟又著是其名山大川以爲之贊助美人香艸以爲之雷連鼓角旌旗金戈鐵馬以爲之蕩發令升固無不取一焉然而其事有本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五

請循其本無寧惟是湛博絕麗之具而已乎或更有所用其未足乎蓋哀時救時而隨時此令升素所蓄積天下太勢始終粵閩與從古中原不同局令升起而圖之斯亦非粉本學問矣魯僖公但能從伯詩人美之今令升之所從寧僅如伯尊家孔璋嘗三爲軍諮祭酒專典文宇而其後之所事者固其昔所罪狀令升豈不亦以爲先民之作也哉令升詩具在余以三百篇準之壽胥與試既爲之矣軍容則出車爲之矣身事則黃鳥爲之矣辛丑過師之役則維桑與梓

必恭敬止爲之矣崧維偕令升入閩則攜手同行偕于和爾又無不爲之且崧維知言必能言令升諸所有懷而余讀既吟終篇亦遂吹劍首以一映後之徵詩者當信余于令升有其本論而令升于余有其初分也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三

林殿颺遊草序

殿颺他日國門之書人士爭相傳誦得其餘炙以爲資糧賸馥以爲光澤者比比然也乃才大不窘于各製詩古文詞之作聲價益高遂有若雞林之賈胡更能爲樂天定其直而辨其真偽者矣一日發金裝走豫章謂是歌皇華之舊路也將尋盟焉而橐裝未成奚囊已滿長吟短咏無日不然顧無心之物取于山水取于風月有心之人取于朋友及至槁木灰如余亦復收召而錄入署曰遊草明匪虛遊校其所得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三

誠不以富矣自杜陵之懷太白曰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詩能窮人遂成古今之恒語然詩窮等也而其爲詩之道則有窮有不窮彼先窮于爲詩而再窮于詩與夫先不窮于爲詩而但窮于詩者固應有間今殿颺聲價不減樂天而一篇百金未嘗自受其報無亦其中有販者乎卽如樂天詩爲利于賈人而醵不利于好樂天詩者此亦可以安之若命殿颺既以窮風乘雨高視天下而大手文章終不賦及于輕薄賤小則有心者固宜不讓無心者之奉于殿颺也而囊之被服于殿颺之書者又豈直若魑魅之喜而終無以答殿颺者哉

可漱居詩草序

雷劍光者他日之劉更生也竊耳其名字久矣而今年乃得識其面目與之周旋時相倡和則余若有孤生失路之悲劍光更深足跡似人之喜遂盡出詩軸令敘論之亦何能已于古今之感乎念劍光非學務光頗嘗入世而修文章仕宦之業雖復隨牒逐隊不恥爲之而不知其所爲之而能者皆非用之而宜者也章甫過越其窮矣哉顧獨詩之一途猶幸而未梗塞耳世無亡詩者直恐詩之自亡劍光所以欲存其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天

亡亦必有道非斤斤曰吾肄業在焉而不得已于此也蓋陶淵明去其令長而自關一門庭卽晉宋之間庸詎不足千古不然五字長城安知無負之而走而吟壇祭酒其亦有抱器而歸者乎于是劍光與國子共詣余廬三人者相視而笑莫逆于心如將鼎足以爲風雅之遺民卽前月小詠牡丹更不俟諸多買贖脂也已

一 振鷺堂詩序

士大夫之容所以有取于鷺者爲其潔也靜也而序也潔則不騷靜則不擾序則不爭君子之德亦全矣寧惟容而已乎詩振鷺再見周以名篇而一舉之其義同于有客魯不以名篇而不一舉之其事降于伶人若夫蔡舒文之處斯世固未嘗爲在位之賓而亦不至安簡兮之役者也而特以振鷺名其堂豈志在充庭哉志在充庭則是嗜欲躁進之尤者舒文不繫乎此夫舒文之爲亦將以著教也吾居斯堂而長吾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三

子孫或出或處或相與爲遊而皆能得乎潔靜有序之意則其門視槐棘爲加高其里視錦綺爲益美耳而又何所羨稱楊雄有言君子處治世如鳳處亂世如鳳其人非也其說是也而後之人乃有用鳥傍曳脚之字以應夢而世世取宰相遂不嫌爲父子同名者其能登斯堂而無愧者耶堂旣成諸公之言具在焉余序之爰系之四十字  
鳥革羣飛處新顏重素襟天游生爾室物色動人心  
風雨雖無改阜原鶴有陰都能同此意莫作鳳哀吟

李聲遠鑑調序

典樂教胃子其道全于詩歌三代而下昇之瞽宗使聰明不並用以爲事有所專焉耳曲亦古詩之流也而家得而至之者聲音所同文句所異用同協異同律爲先通鑑一書治亂之跡俱在賢君良佐須于此乎取之而讀者或不能終卷白日欲臥反今荆劉拜殺諸本予得擅其鼓舞之權以獲大家之譽文章不敢聲律斯已較然聲遠氏鑑調之作不惟通俗將以助政世必有知其解者互相傳誦如衍義之有裨于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三

聖學直可屏展閒置之說書之名本爲近古重官亦可無失而求諸野矣尊甫子默先生余昔同學故嘗以聲律身度而儀之不圖聲遠之能廣之之至于此然而猶是末銳之見耳彼其才大如海所以爲之前後左右際者尚復多多余不敢謂聰明之任異人亦不敢謂夢之僅一足也

紀遊詩序

秋日病作有僧六七輩詣問維摩其說熾然無默然者而能使爲霍然則少矣昔中爾千林君忽投詩軸名曰紀遊可五百首賦記之數如鄒孟書余對僧洛誦之擊節不已比于山水移情適其佳勝斷然欲往莊生曰申屠嘉曰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而微愈頭風詩彈癘鬼抑猶覺有好惡之習心在矣于時僧能吟者就徵詩品則余不欲借詞鍾嶸嚴羽等輩但歸之清真以爲是流出曾襟自成一家而無屑屑于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注

依傍門庭採集爲業清真兩言實足盡詩中三昧不意其爲爾千先得乃爾千千余所閉匿不見之詩文每固索讀評之以奇而老奇固清真分攝也未出範圍而老惟爾千才盡矣少陵嘗曰波瀾獨老成然則無波瀾寧足爲老此蓋爾千之進余實中余疾申屠嘉雖未嘗知爲兀者且得不謂之兀者哉余述及之亦以見余與爾千之相慕相知而其言終無溢美爲足傳信于來茲也

傅明明集序

曩余從見俞先生所獲交明明服其才調許爲公輔迨入仕途又獲交太翁蕭山簿寧中斯可謂之在羣紀之間者也夫明明其書滿家而余自制舉莧外卽復不少概見余豈能忘明明哉已卻去四十年明明乃欲行其全集屬余序之余于是乎喜生見獵又曷敢藏其狂言念余與明明班荆時有定論矣至今日而或爽公輔之不爲求公輔者過乎論公輔者過乎抑彼與是爲異論者過乎論之不定豈惟其人之名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注

位爲然雖詩古文亦爾時文亦爾世之好明明之制舉莧者有不盡焉如彼卽于明明之詩古文安知其然否大服卽大服矣安知其然否盡服以鄒孟之比篇李太白不讀司馬遷之史記蘇東坡不好而詩則永叔無取少陵半山尤誣太白吳瞿洞呼其爲快家者也猶且異論若茲何況海不雖然余于明明幸不如太伯以不諸公之出與者無俟啗于人也而明明于余所第欲存其可爲率吐阿鴻使遷以至乎可爲鄒孟者寧終廢于世耶明明先有詩刻曰閒吟經義

刻曰問花齋今其全文則曰鐸臨牘響蓋通前二刻而鐸梓之鐸響非牘也乃顧牘之木鐸亦何人之爲也哉余謂明明且老于著作當無以不公輔而有所用其未足矣

賀石野詩集序

賀石野不妄爲詩人窮其一也徒又其一也所交盡一時之名士又其一也是以視不離衿裾而三十年常處乎壇坫之上乃其所兼工者曰歌歌與詩固同道矣爲貫珠以之爲陽春白雪亦無不以之稽阮蓋正始之詩豪也而尤擅琴嘯冷夫石野其尚有廣陵散之未絕而蘇門之音旨之可得而聞者耶周公瑾纔能顧曲卽已與吟梁父者媲美賦橫槊者分鼎矣矧其更爲吟宗且巨擘乎余與石野生同鄉而未一進賢堂稿

謀面意者人非青蓮故不足承季真之賞鑒耳金蘭姓字惟歲自生伯璣處右余處左以名讓之窮與徙則不讓之犬馬之齒又不讓之矣茲因自生固命一爲石野敘詩竊欲效孟莊之畢世而不相識亦闕其中交也

羅鏡菴叢桂堂詩序

三羅詩名鼎足而起實爲李唐一代之後勁其于鏡菴不知昭穆何處然而鏡菴之視三羅才調大同其衷乎顯晦之間而歷乎貞元之運者踪跡亦未嘗小異此雖不可謂過其祖者抑似其祖者乎昭諫宦卽不達故未嘗一日去官後世乃通呼爲秀才砌成俚句如謔如讖舉凡打油釘鉸之劣狀無不歸之鏡菴于此亦宜有以雪其恥也余交鏡菴有年未及韻語意在惜墨晚乃讀其叢桂堂諸集海內名公俱有頌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重

論美不虛加比爲若霄遊轉而匡廬所造益高余豈不知其人之靈地與夫地之傑人爲何似而詩則已盡靈傑之致耳鏡菴懸章門索余蓼水之陽而不得乃得諸牛屋之下于是語于是道古感慨嗟歎之聲坑谷已滿何必別爲裁詩余微窺鏡菴用心有善人在患飢不及餐之意而于施報之事復能畧之孔融張儉不必以詩而有其千古卽以詩亦庸詎而不干古余知鏡菴可得而有無者金榜之名不可得而偷者則江東之集也

嬰聲序

先師行在孝經以之屬參而佛說十二部經言孝者居其八道家則孝弟明王來自斗間授于蘭許是三教聖人未有不依孝而爲教者也而當人之初生墮地一聲或謂啼然亦云呱矣然反本之意旣于此乎見之蓋由父母而出生其聲卽作聲而無非向于父母章亦子所以緝孝成書人爲之嗟歎事爲之咏歌而一署曰嬰聲者此其義乎亦子起文家多學強識顧必于本領是求自遭世變人倫之大道路委之兩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重

戒義命或俱壞或不俱全亦子以爲之人也必非親生之而可亦子旣久廢蓼莪而所以爲義方于其子者必曰似我而已矣卽余喪先太宜人年六十有六顧不免作孺子啼亦子弔焉而有取之亦曰此其似人而已矣先是余甥女李歸亦子而當逃亂轉徙時余于余姊嘗失拱右之禮則亦子謂之亦子初入新淦費無人焉累石以席之編蒲以蓐之而後來學者日進絃誦不輟若鄒魯然則其設教何等也援神契曰元氣渾沌孝在其中亦子則曰元氣旣渾渾沌

雖成孝亦未嘗不在孝正其本復持其變于是亦子  
子晉士出身武科矣而儒行未之有改矧其爲百行  
之原夫事君交友固同儷五倫至于戰陣之勇何必  
不相攝入異時有以輔孝經卻賊者此其聲終當不  
出于嚙殺也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三

天仙正理直論序

道家蓋有南北二宗南宗先命而主氣北宗先性而  
主理理爲尚矣且氣與精神三而理則定于一言理  
者必不得而易奪之矣昔太史公作史記其謂老子  
之道但以無爲自化清淨自正亦言理也理豈有不  
正者乎惟初依于理而後不免爲側行岐出者則謂  
之不正如儒家之讀書科舉釋氏之緣業輪迴皆是  
也寧惟道爲然哉由道而漸于龍虎鉛汞吐納抽添  
以至爲符籙黃白房中之術狡獪多端亦時有登峰  
造極而足令人絕倒者其大指乃一歸于養生養生  
之說屢矣陰符經亦黃帝之書也顧嘗以五行爲五  
賊三才爲三盜蓋善用之則曰五行三才不善用之  
則曰五賊三盜爲術安可以不慎刻子之書有之曰  
中山公子牟嘗好楚人公孫龍之詭辭而樂正子與  
譏之曰假令其發于餘竅子亦將承之耶今夫道家  
之爲邪論者誠有如樂正子所謂發于餘竅者矣冲  
虛伍子乃作天仙正理一書固將以砥柱乎餘竅語  
也抑將以暢明乎清靜無爲語也凡所論先後天二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三

烝若鼎鑪藥物火候築基煉已胎息之屬種種不異  
諸家而深切著明無爲詭秘則遺原淺說直論由起  
二篇足以盡之直之者所以正之者也九論遂不下  
律之九章使諸旁外屏絕不用其書既版行于金陵  
矣而伍子起南昌實淨明忠孝之教主所在余固知  
其名姓之當識于龍沙也而亦知其書之可奉爲選  
僊衡石耳間考伍子之師曰曹還陽而曹還陽受之  
李虛菴李虛菴受之張靜虛張靜虛受之丘長春則  
其所承傳亦確乎有據矣長春名處棲其僊跡詳載  
元史蓋北宗之尤杰出者也其能爲天僊之鼻祖與  
正理之河源無疑而伍子復嘗得其僊佛合宗之旨  
其文字雖不少概見其生仙生佛之說則篇中每每  
拈及無生之與長生也固若是班乎世傳張紫陽與  
雪竇禪師同入定雪竇爲陰裏不能特物而還紫陽  
爲陽神固能持果則豈性之劣命運之劣氣乎抑持  
不持皆無與于短長之數而聽其自然乎主旁嘗注  
老子而序之以爲道藏也聖人時也歲時之秋而必  
冬如人之老而必死余極愛其語句之名通先師曰

車馬道々亦可矣而莊子曰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  
死豈獨無生之學云爾哉涂子叔朴賀子本之久在  
仙籍而今也合力以行伍子書余將進而問三教之  
大畧總之在性命亦不出正理外也



地理燃犀集序

揭曉之前日樊子覺生過余而言地理自位置甚高  
奈作戲論以爲不及事也亦先其筭命乎命子之一  
垣而盡探今日之權其疾不能轉瞬間請畱左券一  
是吮筆書姓字通穴以已而得四又其遊僅饒廣西  
郡雋者止是耳已以視古人之善提衡人物而拔寸  
得五也者不有進乎余拜手曰堪天如此則輿地可  
知宜乎自詡然余恐其探天說而說地也據天說地  
則羅經理氣之所從來余不知其違合之數而亦不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望

知集中之取舍何若矣覺生固曰有合焉也取焉也  
吾將爲爾催官不曰我生有命在天若生子罔不在  
厥初生乎則又曰吾將爲爾造命不曰子之子爲孫  
孫之孫爲不可知之人乎從乎余說三才互相難從  
覺生說乃互相爲也夫三才互爲想當然矣以是題  
其集而歸之蓋在甲午仲秋之晦日

太素脈經序

凡言理之家昉于太極言數之家昉于太乙若夫太  
素則形質之有也宜處理數之後黃子仲阜初見余  
也以命命在數中上得合理而下不及形此亦說之  
至精者已乃其所操非于平果老諸術而必天官五  
星是占是世之所謂十干化曜以十一曜傳入十年  
之干而獨除日尊而不化者也余最知之顧不能舉  
其目刻其應太史安復且能舉其目刻其應眎余書  
余謂之是天官書獨宜太史有也不知其書實仲阜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望

有也其後余因請于仲阜仲阜固不出更出太素脈  
書夫豈求一得二抑亦以備博精而仲阜則曰此乃  
吾所爲已精益求精者余曩嘗學醫矣不學脈受仲阜  
誇不敢駁第以命脈條問同一五行五倫配之命則  
互爲脈則獨爲其互爲者如生我我生之類循環無  
端其獨爲者如肺占父母腎占子孫之類一定不變  
且日月四餘命有之手脈何屬假以肺當餘似矣奈  
何正陰而副陽文奈何以腸腑當日脾肺當月金星  
無餘而燥氣必庚辛並受火星一餘而君相兩部號

之得四此其美不足何由甲巳之化獨行黃道爲南  
政餘化皆北十二支分三陰三陽司天在泉則有虛  
而有實六氣之主風寒溼從足燥火從手顧君陰而  
相陽此皆素問之言運氣與命相通而絕不相入也  
其繆何居仲阜不答第曰吾太素書本吾素書而余  
考素書之文則不過于持身入世細至養生大至用  
兵而止不沾沾言天人之際諸爲仲阜作敘論者乃  
曰此自成黃家言不得歸余從而以太素脈經標之  
非故竄易書題蓋以楊止善所著原依內經亦兼奉  
達賢堂稿 卷之三 序 聖

王叔和于高陽生之上之旨仲阜如曰此書終爲吾  
家公書卽余所條則復何似君家帝問也乎無其如  
雷公堯愚仆陋之問也

施行先詩序

詩之道主中以爲誠藉外以爲感主中之誠如與觀  
羣怨之情是已藉外之感如鳥獸草木之物是已然  
其樞紐則繫于事君事父意者惟忠孝之人可與言  
詩非忠孝之人必不可與言詩也余讀亦園集而淡  
有服乎施子行先之爲人蓋不戾其爲忠孝而已矣  
當夫西北已傾東南再陷行先未嘗不竭手足之力  
以逐日而與灰事之不濟或人或天不盡由已而至  
今能舉其所以得失之故獻獻而道之若指諸掌阮  
達賢堂稿 卷之三 序 聖

嗣宗于楚漢之戰一履其舊地石世龍于六國之立  
幾觀其半文而慨歎之策料之如彼也何況行先之  
身至之而篤論之如此耶夫處大倫歷大故目有所  
見心有所營而卽能以詩歌相著而爲永斯亦全乎  
情與才之分矣故夫乘時而得意者行先能詩之其  
達時而不得意者行先亦能詩之然而明良之歌盡  
于數語曾不若小雅離騷之爲纏綿靡崖刻石之文  
盡于一事又不若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之爲鉅麗而  
行先之詩于是乎益富而將傳矣成敗利鈍不可以

論人亦何可以論詩。李少卿自祖五言。卽不知行  
先謂之奚似。而諸葛亮固始終吟梁父。駱賓王亦不  
諱時味靈隱焉。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吳

金欄唱和詩序

蘭亭修禊四十有一人而成詩不能及半其傳文唯  
右軍一序耳。黃梅會下七百餘僧。廊壁所書纔得二  
偈。猶平分合離。何其僅也。明宗肇創金欄。則質文之  
事大備。其所以能然由雲居晦山和尚高唱。屬而和  
者。遂至猥多。梅菴剛之尚。衰然成帙。余起續貂。乃事  
所止。除卽景敲吟。俟諸造詣而翹勤渴仰。意在人地  
之間。亦聊綴八十字。附以次韻。明宗一篇。俱入集裏。  
若述于黃梅。未知可當半句偈否。而序餽蘭亭。不更  
爲僭妄乎。蓋晦山尚矣。天下惟鳳凰見而合喙。可以  
無鳴。抑天下惟鳳凰鳴而後喙鳴。可以冷也。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吳

劉楚石詩序

劉子楚石獨行負俗皇皇焉如有所求而非謀已也  
余悲其志以爲是發不恤緯之屬天下故有居其位  
而不憂其事或至平易節改錯者矣不居其位而憂  
其事則是卿大夫之選又何必拘拘于登高能賦相  
習且久或歌或哭而口不言詩可知其才情學問有  
所用之匪惟風雲月露禽魚草木之際也而一日開  
囊發軸遂至猥多令人得未曾有何賢者之不可測  
陳思王出言爲論下筆成章則其父疑以倩人曹景  
達賢堂稿 卷之三 序 七  
宗纔題兩韻則沈休文爲之斂手此皆以不恆見而  
極其優分而驚且服之今日吟壇諸豪固皆驚服于  
楚石而終無倩人之議有斂手之敬矣楚石詩自成  
其質文于古今名家不擬也不倫也不奪而換也李  
北海作書嘗曰學我者窮似我者必不儼不儼不奪  
不換將其所長大有異夫一時之勤修其業者夫不  
修其業而擅其長猶之乎不居其位而愛其事蓋楚  
石所獨非人所能共焉

醉花池詩集序

淘煉神明不卽事物雖卽事物取其近于神明者此  
印公醉花池之作爲無過也支道林嘗養馬以爲吾  
愛其神駿養馬亦得而況花乎又先佛有好飲米汁  
者既醉酒矣而况醉花乎其在于池則更饒灑落之  
意終鮮塵全之態西國水香或復差似宜諸仁智者  
每過之不能亟去也于是撫景遺形和歌相答長篇  
短什異狀同妍其間筆吐奇葩墨流優鉢頭上之曼  
陀時颺手中之梧桐竝放者桂壁籠紗亦往往而有  
達賢堂稿 卷之三 序 哭  
矣及乎夜半大力負之灰飛煙滅稍隨順焉而無何  
花氣還歸詩蒐未及因作大招使余修巫陽之職抑  
求駿骨以千金禮自隗始凡諸作者倘聞余言如擊  
羯鼓應桴而來醉花池畔前于後喁或不若黃梅會  
下交徒七百餘人南北兩宗但呈兩偈而已也

喬允臧詩序

曩余嘗敘允臧詩以爲有志于古者也歲月幾何古道未盡意者其亦與日俱新乎而允臧錦囊再滿出一袂視余則諸體無所不備約向準篇各有法度三百篇爲詩祖宗當不遺學而有唐一代詩人之杰元白專主于風韓柳分任雅頌兼之惟李杜耳宋元以下作者道亦取兼不無微薄至于明詩如海中原楚國分路揚鑣乃不相下亦第就色澤之濃淡爲厚別爭驪黃牝牡而置其神骨未云乎論余推允臧之意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完

儻亦欲爲其兼不爲其薄按求于神骨而脫畧于色澤耶可以傳矣而翰長鶴沙許公總持言語者復幸爲允臧定詩允臧遂不脛而走四海也汝家補闕知之隨州偁兄弟詩人顧知之得共事陳子昂偁得結交沈佺期而名乃益噪今夫允臧之遇鶴沙公信所謂登龍門而附驥尾者益可以傳矣而區區余不文之言何足爲允臧嗃矢然且以好古徵之未知古之有變異也

李青田江城懷古詩序

今人之不思古者其亦忍而不仁已乎忍而不仁其毋乃及本爲僅事而歎逝爲絕筆已乎青田李公之令南昌實有仁聞撫我子遺而常欲生之若曰此從厥初而生之者也何忍獨由我而歎之蓋古意存焉矣而其道乃益下而不益上愛民而不愛身以及于禍夫雖及于禍也公猶無悔譏謗且休歌詩盈軸則間取士業先生所著江城懷古六十律而一一和之何其勤也此六十物者旣已若存若亡水飛雲委在江城之人尚或視爲芻狗之再陳而在公則未得爲桑樹之一宿而必且追之企之詠之以不忘之何其厚也昔伯夷作歌嘗慨想于神農虞夏屈原著騷亦求索乎蒼梧縣圖其處皆未始身親其人皆未始目見而獨有所不能已于此者以求仁耳抑亦大不忍于其時耳公之潔清若伯夷屈原窮又似之仁而不忍又似之于是爲江城懷古之作者七人矣公後勳焉余覽其詩雖拘于近體而意思猶在黃初永明間何其摯也若公者卽微以功名顯亦庶幾于傳矣之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完

讀是詩者尚知其非原田舍舊謀新之言而深得螻蛄好靜惡譁之旨也乎夫此詩士業所創蓋江人也而江人已不能盡讀其有事乎江城者惟月如象洲兩先生和之暨公而三耳乃皆以不得志于當世將無此六十物者亦甚非笏相宜官而士業詩如樂天好之者往往得困躓也雖然公終不棄焉以爲于是道古矣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五

杏花邨集序

袁中郎守吳令而著詩曰錦帆集以志所治之面錦帆涇且自署別號曰石公以志治內之石公山也斯可爲佳話矣今象洲先生吟新建吟廣不輟結撰種種殆其有之然而中郎時際累淪澌境得救內意得放象洲所處雜亂晦冥山川友朋皆意度殊中郎不耐再替輒生避就象洲計許無變折而不卷此孰易孰難也先生雖事爲其難而自足風雅抗行最賢余竊見其視縷格律遺棄聲響春度作歌欲上九霄石鼎聯句常出一手用才于文章之境亦勤矣哉假有觀風使者進賢不休則遂高詠堂廟之間壽言鐘鼎之上固其所耳何居乎而隨流進退姑以是當官遊抑取爲富詩之地將一如新建然耶唐之詩人不皆顯仕盈川棗強各止于令後世稱道以爲美名先生之無窮固將不止于新建而又何必不終標新建也先生彙行其詩曰杏花邨集謂是杏花邨新建有之然有之而不可遊當先生在選人時嘗一夢遊而已夢雖叶較諸中郎之錦帆涇石公山亦有間乎乃

先生必以是名篇余故知先生之厚于夢遊之杏花  
邨已如召公手植之甘棠而不如浮屠三宿之桑樹  
矣宋廣平鐵心石腸嘗賦梅花似爲有情之累乃余  
考廣平初沉下僚不爲人知蘇味道直指案郡至讀  
梅花賦而奇之名乃起夫蘇公亦取其情多不取其  
情少也先生之于杏花邨何多情乎今且別去尚復  
若中郎之去吳愛錦帆而爲解脫否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五

敦好堂詩序

今日之天下其猶亟言詩也哉言詩者亦多矣顧必  
以皖山爲材藪又必以瑤若汪君爲別材何也蓋詩  
家重格律而詩人先性情其性情得高者其格律必  
不得下矣始瑤若嘗秉鐸德化卽與柴桑栗里間人  
相爲師友焉何論之尚也涪翁有云顏謝詩可謂不  
遺鑪錘之功然淵明之牆數仞而不能窺也余讀瑤  
若全詩庶幾能窺淵明之數仞者不專主于飽飯而  
細和之以是而推高曰別材非矣且于尊甫侍御時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五

菴先生見星宿之遠矣于余年友太史長源先生見  
竹林之盛矣而近十年來余得交西頑汝止諸君子  
聆其高吟入今年得一敘魯山先生再敘瑤若余亦  
可謂坐而遊乎材藪者也夫瑤若以產于材藪之人  
出其別材而言詩于多且亟之日余知其會登乎清  
廟明堂中諧之以金石永之以鼎鐘而不僅僅爲山  
澤之遙響矣尊家彥章優言國體則宋帝嘗以所御  
白團扇書紫詰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十字賜之假令  
今日而以右文之聖君重修賡歌之盛事其所爲賜  
于瑤若者或不第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俗情之十字  
而止乎

序劉鵬南三教善要

讀楞嚴微心辯見之文則躍然至其後分而白口欲寢者此未知經意也修悟雖通經惟修攝故戒先定慧道高魔來又鞭其後所以謂萬行堅固焉鵬南劉先生述三教善要若干條義取諸戒即最不如其戒之切也先生令安義時蓋嘗見諸行事既而謗興不尤罪湧不喜作善已耳豈有降祥之望乎余初未識先生薄羣盜殺兒同姓大偷得則入苴先生貿免先生麾去之亟來語余其情俾爲之備也余以是知先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五五

生矣史公呂見齋今之泰山北斗與先生相刪以道先生間語余姓名乃持史公招余簡并戒殺詩示余余以是知先生之友矣知其人又知其友又讀其書楞嚴後分語似灌耳根若曰是未免縛律則慶喜之于姪何煩提獎見齋之于殺難言之累言之寧惟及其蠡而止孟夫子云充類至義之盡也諸侯皆禦若先生者庶幾不爲禦諸侯乎

增定易圖序

潔淨精微易之教也而學者爲之至于無所不入無所不入似蕪雜非蕪雜也即易之潔淨精微者有以攝之潔淨精微之與蕪雜不相待亦不相化其實乃同物耳雙連羅子學問優長無廢本事乃博收易圖分爲內外其內則發明四聖其外則旁緣諸家四聖固作易者諸家不免擬易而強附會于易治之宜有詳畧矣雙連曰皆宜詳皆不宜畧不知其合易者何以知易不知其不合易者又何以知合易易之爲道以數發智而數猥多智又猥多智多如莊生之云無涯數多如佛之枯不可說不可說雙連皆受之而必欲剖心焉豈僅僅若康節所守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侈談爲十六字之傳得之于希夷啓手足之日而已哉諸家著作有與易數不合者姑舉一二如值日則必損卦周天則必裁爻余所不解尚欲從雙連求通至若近日楚某氏以爲圖是書是圖更不止于河洛同異及洛書有文之爲鑿空顧將附于變易之義而閩鄭牧仲撰明易書以爲明



是日月橫體合乎先天易是日月縱體合乎後天余  
好之將附于不易之義瞿慕川表章周易諸卦爻皆  
以周事入之將附于簡易之義則未知雙連皆以爲  
何如也夫雙連之採集甚富終不戾于潔淨精微此  
所長矣抑述而不作猶是先師贊周易之志也乎余  
得交雙連之趣既且覺大服其三教通知數多奇中  
不言而盡人之心又驅策丁甲下筆不休究竟歸于  
易理雙連其無乃用是爲火攻哉然且覺誼篤友于  
代請余序何其勤也予瞻嘗謂子由文章實過僕而  
進賢堂稿

卷之三

序

至

當其大佳則人疑僕所代作今且覺之于易學尚復  
可代雙連而雙連亦須且覺爲代否昔歐公雄文超  
今軼古于學無不窺而獨點繫詞文官謂之非聖人  
之作將潔淨精微中語亦有與蕪雜同剛者且覺兄  
師旣渡易而演產歐公之鄉僞繫詞而遂剛之尚謂  
之可乎河也

進賢堂稿卷之四目錄

序

薛西原先生集序

周月如先生集序

蔣同野詩集序

舒管生詩集序

黃子威文集序

亦園草序

劉開生先生詩序

理筠緒錄序

審克編序

容膝樓詩序

蔣穎揆詩序

蔣馭鹿詩序

奕世詩紀序

踏荒詩序

進賢堂稿 卷之四目錄

心郵集序

王白虹詩序

錢頰雲詩序

西湖樂序

歸田紀畧序

章江集序

李天生詩序

王青蓮近詩序

鄭孟章詩序

李繩濱詩集序

慎餘堂集序

宗遜之浪遊記言序

逍遙詩序

夢瀑廬序

李峻公詩序

熊公信詩序

陳喬生大江吟序

楊氏父子詩集序

臨川季父母臨政集序

遠廬外編序

草根吟序

海外編序

劉士雅涉草序

進賢堂稿

卷之四目錄

二

進賢堂稿卷之四 序

南昌黎元寬左嚴著 門人張希載斯厚校

薛西原先生集序

當正嘉之際士大夫以立言爲務其不樂談聲名  
家分室其最有稱者何李邊薛不衰至今原未廢霄  
在上珠壁聯下一時英絕幟立藝林各施妍手以崇  
麗則亦或時代使然若乃總羣雅而同歸前超後軼  
難與爭鶩則自西原先生出凡一流之業有不翅日  
見而星逃者斯亦大家之所僅也余從先生之孫大  
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一

年先生得授全集諷讀踰年乃少知涯畧先生于世  
緣絕去羨慕早賦閒居講學不輟文章之業本原心  
性蓋爲其先者矣兼收二氏又會其通故精微之所  
微達神明之所之適皆每成而每上其于大儒之學  
獨衷之而得其至正或謂先生註老爲彼是未嚴然  
自晉唐以來注者不下數十百家顧或馳騁清淨以  
爲言區而處錚錚居後之術利用安身致頽坊表今古  
皆譏遂不免老子之有異目若先生之以世道爲已  
任南巡大禮兩諫傑然至于櫻人主逆鱗百折不變

此其行事與昔人之工託柱下者肯不相即夫在儒  
術能領祈招卽已博逾丘索若語彼宗則河上沈深  
至不欲承孝文清問又安責以痛哭流涕然則先生  
所謂于大儒之學獨衷之而得其至正者于斯爲信  
雖復二氏一條正如青山白雲開遮自在無有朱陸  
異同之說可得而求視昔之注堯典者譏繁注周易  
者譏畧彼且攻吾儒言而不免于爲文之病先生學  
包二氏能爲之說而終要于至正而其爲文又可與  
輔嗣子玄相上下而無其病則其所得殆非晉唐以  
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二

來所庶幾卽何李邊薛之稱先生亦或不以王後爲  
真是矣雖然當正嘉之際士大夫以立言爲務其古  
文詩歌危坐而稱正領而誦俱蔚然稟則于秦漢後  
之君子肆其力之所至終不能于異時別有津逮者  
乃余嘗觀北地信易之書標榜固然及往復論文亦  
何其刺譏互軋蓋至讀西原集而文士相輕之習祛  
滌殆盡又若與處錚錚居後之旨合余于是益信先生  
之德所以爲立言地者有非北地信易之所得而  
儕也

周月如先生集序

以爲人材不甚相遠者此有所未及而攀援之言而非事情之實矣今以余觀于月如先生則豈惟在三累而上者乎抑相什伯千萬也自余避影牆東藏身士室未獲事先生而既讀先生贈答諸詩若古文書法于流傳所及語不云乎梅檀片片皆香瓊樹枝枝是寶余非無心羨慕執鞭其曷能已乃先生亦或見余所爲蟲語豬書者而不唾也豈猶有一二似人者哉雖然止是耳已今年冬余以故入郭既獲事先生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三

而先生盡出其西行南遊心郵筠署諸刻授之遂入香閣憩寶林應接不暇蓋十日乃卒業焉然而溫昇嗟其不如季咸驚爲反走矣夫先生臨組對圭或庸專城或寄漕輓至于焦土猶藉保釐大非撻須索旬驢背敲推時也顧風雲流覽黍麥長谷山川郡國詳于職方之書蘭味金心備乎人物之志此皆有不得已而鳴者而石腸廣平閒情元亮亦復兼致信乎賢者之不可測夫幽之詩變而可正風雅頌皆在焉而周公直以爲緒餘也朝見士七十二暮讀書百篇未

嘗爲逆暑迎寒有所作止先生之博應而精存其庶幾乎而後來者南豐韻語用兵非長魏國文章因人制曠此不足爲之舉似矣夫流派盛者必有其源也未見多者足于其本也今先生之本源余固未窺一斑而第據所及知以爲讚嘆余其母乃標第二月然而先生不以爲不知言且寵之以言者此恕人之甚也雪堂遂初余之執友則次第至之泰生余之交遊而先生之族姓則與爲上比此求人之勤也夫以先生之高自位置其視人也宜其視下無所取爾顧乃

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四

勤求之而甚恕之若此者儻亦近于所謂本源者乎然而先生則自此遠矣記有之四郊多壘卿大夫之羞而又曰登高作賦卿大夫之選今之虛膺其選實蒙其羞者猶有解嘲歸于天事若夫先生手爲化工風發泉湧天何足以窘之余嘗言天下之才一石子建得八斗者非夸大之詞直謂滿十計之不及二分當更有其尚者若夫先生全其內美絕乎比量天下又何足以尚之夫天所不能窘天所待天下所不能尚天下所依于足乃壤沾于秋經綸一代詞詠朝廟則與爲雅南金石海山而不鏽後諛若先生者其亦無憾于人材也夫

蔣同野詩集序

詩以言乎心之所之也而凡人心所有之口即能言之者斯已可謂別才矣然直未易幾也其幾于此者初必有以近之而後必有以進之近之之道莫妙乎經義之文進之功必全乎當世之務之兩者皆同野蔣君之所爲擅長而亦皆由境遇之頓挫以相至是故能大著其美也曩同野治進士業而善余嘗得窺見其一斑以爲是必名天下而不期乎十年道窮文章事究清廟明堂之間卽已矣同人于野可不爲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五

之觀其象而玩其辭乎夫同野者大同而無所不同之謂也乃多材多藝用之不窮試之特少叔孫之禮樂寧退讓而不爲徐福之經書終抱持而不脫據案阮瑀本自翩翩作奏馬周猶然寂寂卽有時而三逕未荒風雲間起同野視之亦終不于其宗于其野而已矣故或晤言一室歌咏先王或足跡四方江山來助詩料甚富詩情亦甚周然且左宜右有以爲肆好報德酬言以爲忠厚造柴桑之平淡而不少咏荆軻之激昂存元白之諷諭而不作種桃新井之譏刺世

之論者猥以爲詩能窮人達人則同野皆超然而欲上也于是乎廣求名山之藏採集風雅之會但高選樓以自位敢言奴僕而命騷吾得見詩焉是吾師倪文正公之所爲韻語大事千秋人倫兩戒莫不繫屬而顧隱之曰兒豈其有與爲嬰兒之意哉同野生吾師之鄉而欲紹其學者知必大得意乎此也日者同野與余言詩更言涉世思初道古固慷慨之所生而觸忌轉喉豈言語之特妙余致爲之奉命而承教矣念余固學釋氏者何妄言綺語之尤未除而同野非

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六

事老子者何和光同塵之宿冷契詩以言乎心之所之余與同野亦各言其心之所之不自知其大相逕庭也

舒管生詩集序

讀舒管生集至于經年莫贊一詞者其遜耶以其諱也管生以爲不然諱非古道韓退之有言物不得其平則鳴所不平者亦何足諱子舌在口筆在手幸勿替事爲管生文之嗟乎若是管生誠以余爲能知言乎余竊計人間之物其至微如候蟲時鳥其聲各有悅有悲余則其悲者非其悅者而獨可奏于管生之耳豈亦以類相召乎且夫管生無崇勢以得人之歡無厚祿以厭人之腹顧能使豪傑相歸余他日窮甚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二

思爲依劉未遂而近聞管生亦新窮乃更憐予不置夫以窮等而或憐人或憐于人此可謂度量相越第殺之不得索之在側微獨余安市隱管生當亦能來若深山一行謀成異論則余不能往雖然余猶將往也余可以管生之素無崇勢厚祿而新窮爲解也管生所著書具在無嗟卑歎老之詞而有苦歎哀孺之志有思初道古之勤而無憤世疾俗之偏吟成抱膝賦或閒情言如是亦可以無罪辜耳而何居乎蒼天省讒北風拜過蓋康康焉其情大氏如余所爲諱也

已而郵余近記一篇廿年之故詳哉及之非欲爲高隱者恭梓桑齒果肱心腹公侯性命朋友似乎不自責反自譽而譽之斯不諱之矣管生不諱之余亦不爲管生諱之矣夫今日之好爲諱者惟其私耳而天子方以同文爲大求言爲公朝廷之上謗木猶縣縉紳之林詩案不立彼彼何爲遇國風卽云好色頌酒詰卽曰禁釀而猶誅挾具哉筆舌具耳藉第令舍是而坐腹誹抑又焉逃管生以故辭隱而不辭文也

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八

黃子威文集序

他日子威黃子與其兄敬滄躬子晉鼎足而起張楚時論翕然推高之而子威尤負三虎獨怒之目未幾何也四方多事山遷壑移子威乃獨慕桑梓反本爲安則南昌治文之壇于是又添一赤幟近三十年來而其書既滿家矣然子威之所致精者亦惟是先聖之絕學微言是挾是究卽詩古文若寄焉耳而其大者曰經濟其小者曰術數術數必有合于天人經濟不必嘗關其職事溯之于道則固在三累而上也舉

達賢堂稿

卷之四

序

九

其上自無不及其下而子威猶日夜孜孜焉好學深思且誨人不倦以終莫夫大道之一行則言辭何能但已先是子威蓋嘗司鐸江夏言不合而疾去之而至子今日未嘗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是其奇節然而河汾門下房魏功名程仇禮樂莫不奮庸行于威之教者多有人矣而子威亦豈止于絳紗帳前作一生徒祭酒而已乎陳同甫豪者也顧能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智勇而獨不能見信于紫陽夫子蓋以其才高而不近于道卒之無所成就使其有與道

相漸入者其必更有可觀者乎則子威誠其人也子威所修道自非迂濶而無用曩者文清不當以之臺閣而文成不當以之封建乎直慮世無知之者則亦已耳而今之爲子威推轂者不乏子威儻可以一出而大有爲乎李卓吾極詆牛醫兒一脈爲害事似乎無說而至謂孔子之聖無司寇之任必不能以安身則其言大不可易又欲使痛哭流涕者生于孝武之世正誼明道者立于孝文之朝以爲易地兩得則子威蓋兼是才而不必兼是遇當此之時無亦可以爲

達賢堂稿

卷之四

序

十

董而不爲賈余于子威日夜幾之子威在朋友中最暱余而同遊閔師之門則愈暱齋覺之處聽之忘疲碎處仲之唾壺落安國之塵尾無時不有而茲者屬以序集曾未至幼清之淵海而欲題楚望之苦思不知其有所窺見否也

亦園草片

亦園草者余友熊美先所爲詩也余獨見美先舉業文字綿密衍暢大有作者之心力蓋私期之以爲信貨當受厚直旣而蒙別非望美先內無所不平會世之多故宜有激發乃以其間按脩有韻之言言多近道怨誹未聞閒情或見花間唱和自成一家是余之所嘗讀而鼓舞焉者矣而其感遇思初之懷比事連類之意大氏亦可得而深求之詩之法其詞約而其物博不能定立一限以爲程惟是學問之氣有如珠

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上

玉輝山媚川無事徵會可望而知美先旣多讀異書自乃祖仲舒先生所藏所定蔑不周覽薰染浹洽著之采符故其爲詩有本而足用夫苟雜寒乞之語以代驚人作屠酤之書用次賢列美先不由也此其素所蓄積然也昔人亦云詩必窮而後工今日美先之遇未嘗不可謂窮而其實則美先可以不窮才之或相如或不相如而立取卿相身依日月之光吐一氣發一聲輒能作五里霧者此其人正復不可枚數乃美先終保我吾卽當其歷聘日第取一甌猶以是爲

故物也而不煖席輒去之至于名場中復有碎胡琴以爲奇唱鬱輪以爲幸者又何其操特守堅迥出乎流俗人之上蓋由其內分之材具于已者不可以窮而能爲不窮外來之遇得于天者可以不窮而能爲窮斯足以盡美先之人之大全矣詩與舉業抑皆其緒餘也

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上



劉開生先生詩序

初開生與子服燧人鼎足以立名行蓋所謂相視而笑莫逆于心者矣及二公登庸而開生猶在泥塗則人望未厭開生雖不作龍蛇之歌亦往往好吟梁甫此日也雲將東遊誰實爲之鴻蒙而拊髀雀躍者余以子服可當令行海外之公孫而開生適如乞食前邨之靖節則不能已于序其詩焉客或語余曰江西文章不立家數故無大段相似者于詩亦爾以常劣四方此其說未然且江西詩派之謂何抑人各有體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三

之謂何天下之物恆者同出而同狀奇者異出而異狀醜者卽異狀而同論妍者卽同狀而異論夫奚所貴于相似者今夫開生不以何人何代自名其詩而余亦不以何人何代名開生之詩要其妍心奇致則有之腐熟輕淺則無之效顰于腐熟輕淺之爲以就謾欺陷屈之業而大喪其本心則至不屑焉斯已矣頗憶己丑之歲兒功學于開生三人者嘗蚤暮一席哭而非盡懼歔也旣壬辰兒功歔余與開生兩人者又不時相遇哭而非盡哀歔也毋亦其本心見焉開

生入閭哭者宜聽之哭而不悲者宜慎聽之夫哭而不悲者又何若歌而悲者之情也乎且安知夫拊髀雀躍執掌以觀無妄者之爲歌爲哭也乎過延津先以此意質之余友文在則文在將爲反唐人語曰詩有劉長卿一句可以呼宋玉爲老兵矣夫文在必相視而笑莫逆于心四人者之一人也

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三

理筠緒錄序

莊生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夫曰緒餘可也曰土苴不可也土苴乎治天下猶之土苴乎天下可爲寓言未可爲正論也張箬漢先生司理筠州起獎肉瘠有顯效天子大嘉悅而車召之以銓衡之右席處之斯近年之曠典外臣之隆被矣乃復不忘其先勤而梓行所爲條上教告諸牘則治譜在是何若乎而僅僅名之緒錄也哉先生語余曰吾非敢淺薄理筠也顧吾實未能求乎其精

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三

而成乎其上也唯子爲吾序之將必有所發明焉而使觀之者亦進一解夫儒先本論誠意正心而衍大學者揆諸古今皆闕王事至于臣謨罔不收入治民蓋非麤術也昔之名賢嘗有不願爲京朝官而願爲郡縣又或以未得踐更親民爲歉若劉忠宣王端毅之所言厥有微旨而先生亦奚不以理筠爲學也乎余讀先生書則既知其深于學矣其性情悅愷而近人勤敏而周務且切之以太翁之訓詞忠孝全焉無寧惟緒若以爲緒也今去而官吏部郎簡要清通

亦其緒耳更進而端揆謀王斷國又其緒耳更進而公孤論道格心又其緒耳緒引而愈長動而愈出先生之無窮抑將終始于理筠也夫筠爲僻壤而宋之名臣若蘇穎濱實嘗過化顧穎濱居筠猶無所著其勲業議論皆在立朝如青苗法未嘗黽半山差役法未嘗黽涑水此穎濱之表表者今先生于潛欠借冒蠲浮等詳哉言之不啻駁青苗于養馬不啻議差役也穎濱有之于立朝者先生有之于理筠一何多乎若史柵穎濱爲文汪洋澹泊一如其爲人則先生之

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六

人與書余皆得而舉似之矣

審克編

祖生范公以理學名流司理于南康郡山水之間足  
了公事矣乃人文聿起學徒景從臺司相與推擇公  
爲白鹿洞主以貞其教化而治其文章彬彬然郁郁  
然禮樂之事固將後先乎刑罰抑咎繇與稷禹夔龍  
其功能孰爲全半也公今刊定其審克編若干卷行  
之是積數年來斷論平反之辭如山若火皆可贊于  
司寇廷尉御史大夫而著之律令者公且以爲職業  
在之乎且以爲緒餘及之乎余讀其書既知其規矩  
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七

準繩之守亦知其慈祥愷悌之心庶幾哉有道仁人  
之言非文無害之所爲作也且夫大清律者蓋從大  
明律損益而成較諸蕭何九章法已不爲不繁多史  
公曰天下之網罟密矣又曰網漏于吞舟之魚是卽  
其密者漏之也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盜賊之過數治  
盜賊者之過數明初懲元之失縱高皇帝故嘗爲嚴  
法重誅以救之其時士大夫有鴛衣帶而備不測之  
歎者一何猛乎然至于刑具則焚之連坐則除之引  
大誥則減等雖復天資刻薄之人有如開濟磨微之

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六

輩必不使得施其狡酷此意固可師也今去禮義廉  
恥之世未遠形格勢禁亦正無大凶人得而爲間蓋  
亂國用重典之說祖生曰我不敢知獨是殺人者必  
傷人及盜抵罪雖在極濶疎之時猶無假貸操其所  
不必操而縱其所不當縱則祖生皆以爲未然赦者  
固仁義之道也然第可以及良民而不可以及盜賊  
自匡衡吳漢孟光以下皆僅之未數數然矣前輩名  
臣若王翱專主于贖罪而不斷死刑而何孟春嘗立  
論非之然則赦者小人之利也而况張之邪贖者富  
人之利也而况有之邪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  
使無訟乎又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世豈有無  
訟之一日曰使無訟難言之也世又豈有賞竊之一  
事曰賞之借言之也嗚呼祖生誠長者不敢易視聖  
人之所難矣而亦何至誤用聖言之所借也哉于是  
公行白鹿洞志若鹿洞人文廬山紀事與審克編而  
四矣大禹之鑄九鼎也使民不迷子產之鑄刑書也  
亦使民不犯今直以魑魅魍魎之物而銷之于子弟  
則公終得之山水之間也

容膝樓詩序

月如先生被謗者三年幾得理而或復難之則解之曰此爲先生富詩地無害迺容膝樓刻適成起元旦至七夕已不下三百餘篇視古人之日課一詩者又多乎哉余卒業焉以爲其詞近于發憤其事在于博稽其意則不失乎忠信屈子將悟其君而自明爲後必且自明也巷伯將厲其友而正彼爲未必且正彼也正彼而自明可一二言之已乎必且感觸之卽動而反覆之無窮也蓋先生于是上繼雅騷陋者顧欲

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九

撥去斯文苛議作者句爲何怨章爲誰詈亦不勝其銳揣矣末世嘗嚴屑譏腹誅之誅非實聞之也有其具也篇什之爲具寧直屑腹乎雖然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冬地不爲人之惡遠而輟廣先生其不輟矣解醒者復之以醒彼得全于酒尚若是而况其進焉者先生之爲詩其從此當益富矣抑又聞之南華有兩天游心與室也今夫容膝之于樓也審先生之于容膝也審卽其視心郵何同異焉然而言語不通非眷屬譯寄鞮象所相格者終何以入輶軒而置也乎

蔣穎揆詩序

今之天下猶爭言詩乃人爲編珠綴玉之行而家有英靈間氣之集亦可云甚盛矣及推其意則不過寄託焉而以爲其道或不廢于世也而因取具而益多卽外境內心之間不必有合矧能合于古人之法于是詩道亦竟廢耳而名之爲盛豈不誣哉予友晉陵蔣穎揆昨年嘗投余詩而起予病不下老杜之能効瘧鬼今年再出其侯齊遊艸一秩相證又不覺引之而著勝地且移我情也名山大水之樂人倫物則之

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三

好順逆于奪歌歎抑揚之情此亦非穎揆所獨然而不能言者憾已而不足能言者發人而有餘蓋余之感于穎揆深矣讀穎揆諸什雙鵲視呀鶻勸僕視修水筒摘蒼耳江行述事視彭衙石壕贈楊督學視送王砭評事謁信國視古柏行其庸有不合乎老杜之詩所以得命之史者謂夫詩合于史而孟夫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則是史合于詩古法之可求唯此穎揆不失其法以之自鳴則雅以之選集必公是真能不廢詩道而充之可以至于極盛者也遂書其端以當擊節

蔣取鹿詩序

蚤讀穎揆詩好之無幾何也而逢取鹿又讀其詩安章調句宛暢清諧事外餘致與人雋永大都不爲穎揆讓是成一家言矣昔昭明之選詩于嗣宗詠懷僅存其半而阿咸則不復畱姓名篇什設其遇穎揆取鹿亦安得偏置之如食馬鬣肝烹魚去乙也然詩有所用之雖發于艸野巷塗之間而得奏于清廟明堂之內取鹿年少多才宜所就未可量乃悉以其名句付諸贈遊贈遊鮮矣豈名句之與名山名人必有以進賢堂稿

志之四 序

三

相賦乎大使取鹿更行場屋程文數篇不如更挾詩一軸他日之山川何必非今日之山川而今之朋友亦或不愧古之朋友也取鹿轍跡殆遍江西江西不乏通人而余槁枯是問其無乃人棄我取李杜之定交在山東爰有竹谿六逸兗州城樓歷下新亭諸作故子美初年遊吳越無詩僅追畱晚飯越中行一句而結集者獨託始山東至以長句之好思海內之人必曰山東李白亦由其定交之地也然則後世豈無以取鹿爲江西取鹿者哉而余之交于二蔣亦可謂三月不如章而頓首于雞距者也

奕世詩紀序

襲避兵過確上望其地文有煥發疊積之氣而無駢駢衰殺之形雲光九重金光九重珠玉光九重私以爲非其人孰能當此而是時熊之達者既頂背相望矣無幾何也效朴先生拾級以起用進士高第讀中祕書爲御史裏行聲震天下地固不妄有靈哉已得侍十影公頗承桴擊與爲韻語余又喜見河源也而效朴乃今行其奕世詩紀則公所著蜩文集在焉冠之以楚秀公之瓊塘集汝登公之海山集南羅公之進賢堂稿

志之四 序

三

七七翁集茲不惟若是其多奇乃峰極各造血脈相通余亦不惟識火墩腦兒義同星宿而直以身入天漢間矣古之爲一家言者如三曹三謝並駕齊驅然時過卽已或淪時而生不及接事唐杜少陵集成百代至于父閑子宗武幾聞其名而無畱句由審言以下四世大氏一盛卽一衰也孰有如熊氏之業之引而勿替者耶余讀覽鄱湖匡廬之勝之作望古遙集志在無窮而逮乎催試鬱然癡望擬捷諸什然後知其數世之精神未嘗不總萃于效朴今日之事乃效

朴益復光而大之由其能傳之資以不忘其所傳之業門庭述作夫亦猶柴桑紙筆之勤而終無東野得意之誕其于爲詩亦可以風而不失雅也計敏夫輯唐詩紀事終三百年熊之以詩著者僅一孺登得與白香山還往今其遂爲風雅摠持且欲與香山爭雞林之價而藉延譽爲哉日者雪堂先生語余效朴得古汾陽侯印暨其命圭可謂具九重光者抑吾宗之守器也余對曰器故可傳而傳乃不止此趙孟七子占他語以寄懷渭城三疊卽小技爲本領矧詩豪世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三

伯有如此者而不千秋器之貴重在手文章之精微在心齋融氏之火傳其已久矣

踏荒詩序

詩有體用不繫乎光景物象間幽之詩所以爲可風可雅可頌者體該備用切實也大覺席先生豪于辭副墨之子能傳道之余獨服膺其踏荒十詠直追日月蓋爲民事同述艱難同在開創之日而勤作法之思又同江以西則豫章筠州爲第一路其重猶之幽矣部使者憂讞蕪不雍首以此地囑累先生固有所取大而徵信焉也今讀計詠何皇皇爾何慷慨爾質言之義不爲欺盡言之仁可爲過從是而藉上其條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三

庶幾得當朝廷有給復之慈百姓有感恩之厚還太和于宇宙補缺陷于東南所造弘多卽無論旁近諸路必來取法而尸祝長壘式訝且舞茲什具存亦當同明德俱遠耳昔次山作春陵行工部從而謂之極其擊節樂天與微之論詩又以主文謫諫宣德達情爲著作之大古之詞人所謂有體有用者蓋如此余無工部知言之能難爲先生屬和而先生詩大似樂天且洽于江州青衫自溼不感琵琶柳純乎其正而無變者也奈之何陽春一足僅于行田辰告遠歎等乎卽事而奏薦廟堂洋洋未逮蓋採詩之職亦荒矣

心郵集序

聖人有云言之不文行而不遠月如先生所以作爲歌詩命曰心郵厥旨甚深可得而論夫南華謂目憐心倪仰之間再撫四海則物莫有捷至于心者然神識處內詎廢傳送使目爲之已減半德于此而遺語言之功亡騎驛之事先生以爲未可先生諸集成于庚寅余嘗受讀而爲之都序心儀其似幽七月可風可雅可頌也自是遂不無居東之苦思矣在于古昔遭逢多故及遘譏謾而或得免焉或不得免焉者此

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五

皆視乎其命至于軫結不忘眷顧忠厚此則存乎其心今先生之心了然可見既往來而數行言亦朝夕以求香艸余洛誦再三其中有爲余而詩之者能使余悲如雍門之琴有不爲余而詩之者能使余懼且怠如洞庭之樂夫悲與懼與怠本在余心而先生發之則庶幾乎他心通矣何況自郵其心然先生既第集以二而更曰續者亦不欲爲異也亦不欲爲多也易有口輔之卦二而咸劣于艮感人以言不如其止聖人所爲教慎辭也

王白虹詩序

余讀白虹詩以爲盡風人之致也而客難曰風已薄請更端雅頌余謦曰唯否量人以我朝廟語則不聞而直爲闕觀地上斯我陋矣第客所云風薄者亦無說風于詩六義之所先也豈其始事而輒澡淳樸銳卽後來者何倣莊生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是風厚說也而功在于積故又曰培風培無他取不傷其積而已今白虹意思深遠學有緝熙望之則無涯涘與之語則引人而入于湛漸是無澡銳

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五

者以致劣其初有積培者以加厲其後以是爲風人之致也其庸有不盡乎雖然風非直在詩也世界之壞也靡于風其成也持于風白虹適中成壞而處能用其持不用其靡風流于是誠未墜焉在昔成周風始二南君臣同正至于漢謝三侯臣不及君而其後賦頌之士亦復林立然則清廟明堂雖曰天造未有不求人文如白虹者以自厚也而白虹僅署草曰遊幾于謙讓將無其事境在斯迺名山大川厚文之物前乎此者杜陵夔門青蓮禹穴風人久以志之矣

錢頰雲詩序

以今日之天下而猶重詩學也其欲以溫柔敦厚之教正于北鄙殺伐之音乎夫二南詠化三侯歌風誠云隆軌第下成俗者上立本也近樹聲者遠答響也苟爲宮商不屬而枹鼓相離董有能鳴者矣邇者投戈講藝尚未可期卽稍沿襲舊典經術是資不貴詞賦而吟城特高無墮夫寧惟矯猛戾又砭迂疎將所爲正彼故然而更視其足以有正否耳士雅授余錢頰雲詩一編斯足以有正者也余見其藻思清理

達賢堂稿

卷之四 序

三

逸韻光英固已抗衡周雅長揖楚辭而終不入于淫亂將來者廟堂奏之金石管絃被之庶幾無忝蓋頰雲尊甫爲珥信先生寔有庭聞不俟借考工湘靈之謠徵文陪遠山之句矣乃年少多奇得天良厚若是殆頰雲所以自異乎而正彼之具斯在夫安得猛戾迂疎二家而盡釋馮筆舍蝨帖以習于頰雲之制也然而亦緒餘陶鑄焉唐以詩取士其業有專顧集可見者纔二百餘人耳頰雲蚤富詩而力復古卽欲重梓州杜陵之席猶非專業則其所專者當何如也夫

珥信爲豈第父母而身親戎行手擒劇賊至于再三頰雲僅受一經而工韻語據騷壇敵推不已皆兼修也苟以爲業不在是而弗爲卽爲之涉獵焉而不必精究其事者此非通達之人無以知是父是子矣

達賢堂稿

卷之四 序

三



西湖集序

濟勝之具不在外矣山水獨仁智以爲其心能好是也則其足能蹈是也其口亦能道是也嶽有五一者不可至而四者可至而价人戚先生乃今已遊其二得半矣然且爲拔句曰天地一指間五嶽原非兩未嘗不得全焉具是眼目而以之視西湖諸山將無若小之閨也哉顧价人不于此爲有畧古有其題則今必有其跡盛衰舉廢到處生感則載筆而書之南宋之兩高豈不若周秦漢唐之華之三峰嵩之二室乃達賢堂稿

卷之四 序

三

以山從水以水主山猶稱駕論西子幸不蓬垢卽更作說終不爲智伯等輩用如龍川之深憂過計也余欲送難价人問此西湖諸山其于五嶽復何連屬价人尚不以爲一指之駢枝耶以价人性命乎山水而文章足傳之其所爲前後左右際者又多有焉獨竊聞价人舉進士時如不欲成進士者慮其妨遊然卒成進士亦卒成遊余初官西湖上如必欲去官者欲有事于遊然卒去官亦卒廢遊此可謂之相什伯千萬也今价人乃屬余序其記不惟爲余釋漸西湖且錫之以徐福之聘望而恬之以宗炳之高眠矣乘雲御風非其質者又曷可勉強乎

歸田紀畧序

初余與楊菴並轡皇路未幾已別去久之則余乃自廢于世楊菴猶從王事不苟避難固其才足用也然而持此安歸乎南方煙霧地雖亦左徒之所求索諸葛之所經營適非其時不如爲柴桑一處士矣歸田之作倘欲以續歸去來辭哉抑間關鬼國彌歷歲年負母而行顧使兒子以馭給養此前人未有之苦而飲酒題詩閒情畧賦又後日未有之樂也文允言楊菴之九峰也爲是而畱其書讀者將以楊菴人物何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三

等乎蓋燈巖先生曰循良忠義文學獨行俱可得而置之寔已李業爲公孫述所劫竟以引藥必列在獨行其時固不傳忠義也劉聰之于辛勉亦嘗逼之第試其意而不加害勉以高壽卒猶得在忠義傳中今楊菴行年但稍稍讓伯力而所遇則不酷于巨游是亦有幸有不幸哉若其或從王事而無成者實無成也坤三之所終不過終于乾三之所惕而已矣

章江集序

錦江非少陵之所產而惟少陵得而有之者以其詩也今日之章江遂爲次山氏所有矣次山才大而多學起身名進士挾術匪詩且工爲詩者無亦如尊家夢得所云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者乎乃次山無其夸大抑有嘽焉感遇之處或不言而神傷余與之相逢道周旣意消于溫伯雪子矣而次山顧亦喜余似人收之臭味籍不然知其不以免葵蕪麥而等譏之且棄去之也王子安至滕閣僅從事于歌舞間一序一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主

詩竟高千古以視次山之探幽取勝則誰是得驪龍珠者山水移人情南浦之雲西山之雨何必不爲廣陵之濤此乃次山所以得而有章江耳日者次山惠我詩軸纔一目過則風雨總至有似元祐才鬼羣起而奪山谷之書樂天謂夢得詩神妙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持蓋使余于次山洛誦而鼓歌之雖抵掌不休事終有讓于靈物也

李天生詩序

於無家不稱詩無詩不滿家之日而卓然有以自見者大難言之伯璣蓋總持風雅未嘗輕以別才許人獨爲余言樗圓能津津焉不去口其亦必非妄有名矣樗圓者山陰李子天生之所以署其居者也伯璣謂樗散木以自命大氏不得志于時者之所爲而斯厚曰天生乃稽阮一流人物稽阮在五君咏中一以爲龍性誰能馴一以爲越禮自驚衆此可知其非得志之具然而由建安黃初以下言詩統者必歸之宋

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主

景濂所謂正始之間稽阮疊作皆師少卿而馳騁于風雅者是已余載考文選所存中散詩惟幽憤一秀才入軍五雜詩一共七篇步兵詩惟咏懷十七篇而止耳天生之可頌可傳者正復多有余纔得讀盡一軸旣可作十日雷連顧猶心醉其七夕之絕三十遂能使天人語句異口同音且而刻羽引商合金吐石敏捷成之巧筵未散則夫宮詞王建比紅羅虬又何足爲之頡頏歐陽公嘗序寫聖俞詩以爲得聖俞之槩猶得伯牙之琴絃蓋其意在子期之能聽也余于

聲音一道雖曰未得圓通然亦不欲躲根凡下若天生者既聞耳矣廣陵散其庶幾猶在人間而蘇門嘯響亦至今嘗滿坑谷也乎於是慧男于公且再世執詩柄其獨安天生蓋安雅也余于天生始終若季咸之爲壺子反走莫得而相承伯璣斯厚言乃綴蕪序厥或見夢曰汝幾歿之散人何知散木則亦惟所命之焉

王青蓮近詩序

于洪公座上得對青蓮王先生心儀其爲有造未幾何也而視余近詩裒然大軸鬱鬱乎風雅之林矣此道充塞蓋嘗化爲燕雁溲脩令人可辭可受或牆壁置之不恭滋甚至于先生乃足以當正襟一誦于城五字妙業茂焉宜無羨于位高金多之客耳然而先生之詩美矣善矣余品之亦不得以何家而名之世之所謂家數者我知之矣不于其地卽于其時夫必于其時頌可無商周也必于其地風可無十五國也

達賢堂稿 卷之四 序

先生內自成純平性命之情而外無畱滯于理事之際其爲詩也乃超然絕流俗而有千古蓋今之青蓮正不減于昔之青蓮矣兩青蓮皆敦友誼李青蓮之眼目特出于成敗王青蓮之心腸不渝于生歟觀其所爲興寄伐木意切停雲斯不在交遊間洪公謂之是亦詩道之成而日上者也

鄭孟章詩序

杜詩韓筆儼而稱之蓋無間矣而或者以爲極盛之業卽其大壞之端此無亦自摹擬而不至者言之因歸獄于作始以世無美賔故遂陋西子豈通論哉詩之爲道關係鉅重是以聖人嘗取而經之要其隨地隨時各自爲政殆未得以一律而吹一音而聽者也孟章鄭公起閩海大家而獨擅風雅卽內紹于所甫先生者不可明言而想慕一拂低回雷連以至篇章中數數而見此豈猶尋常人之用心者蓋性情厚矣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而不欲以爲諸學問優矣而不欲以爲闕不諧不關則不以出乎衆爲心者也不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不出乎衆者哉昌黎曰大得意則大怪小得意則小怪少陵曰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以人之怪且驚者爲是也取人之驚怪以爲是不異于取人之好好以爲是此孟章之所不由而孟章之詩已孤行于天地間而不廢矣

李遜澹詩集序

李遜澹者其可謂古之君子已乎蓋貌古心古而言尤古修渾沌之術者無或有過焉者也自舉孝以至此日歷三十餘年處乎通邑大都之中而足跡未嘗一過塵市惟是日夕咏歌先王慨然遠想斯其入遐哉邈矣余竊心儀焉未獲識面卽遜澹于余亦似有昌歎之嗜者乃今垂老纔視文身以同志同物猶不易投合若此而况其異者有不戛戛焉其難入者乎其所著詩篇具在入古甚深雖已臻妙境不爲熟調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而怨嫉語亦未之聞遂進其獨志可以孤行天地之間矣在易遜世无悶乾初以之而其爲卦卽受于咸恆之後此自學問豈必皆有衰世之感人倫之變者哉遜澹遠矣許由伯夷何必不故侯而武攸緒何必不戚畹得遜之解者大非泉石膏肓之謂也得古之解者亦非義皇上人之謂也余是以曰遜澹古之君子也

顧餘堂集序

夫世之未喪道而道之未喪世也則惟是文者繫之乃韓子曰文者貫道之器猶以道爲正也而先師曰文不在茲乎實以文爲正也以道爲正文于道尚有合離以文爲正道于文實無同異此儒者之言所以不及聖人之深切也然文固卽道矣而道能自文乎魏文帝嘗作典論曰文筆未墜必有英絕之士起而領袖之者無亦其甚僿喪道之慮且如世界適當貞元剝復之交自然之數可憑而不可恃非具大心人

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三

曷足以爲學海澄波藝天煉石吾得嵎膺焉誠其人矣嵎膺姓劉正是典論中東海公幹之目顧于學無所遺于辭無所假之評略同至若壯而不密之譏亦不受也余視其文殆欲自成一家不隨人走學之而貧似之而疾則嵎膺免矣有韻之言氣格道上亦不必爲空有平奇分袒合而論之大氏無戾于道而亦不必附會于道焉斯已矣自壬午舉鄉家第附驥余得讀嵎膺闢牘而大服之百丈禪師云從來疑這个老兄余于嵎膺豈不然乎嵎膺已登甲第名顯當時

抑更有無窮在拙唱相投者萬不置此可見嵎膺之如海山收涓壤也息爲繁縣千里還書雅不及仕宦語顧使余揚掇不朽盛事且長城乎世道將同力焉買誼曰俗吏之所務在乎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大臣又以簿書期會之間爲大故視嵎膺何若哉然余非知言者曷足以知嵎膺能知嵎膺無過于樸園先生矣夫樸園之所取大者廬陵或亦謂其人多有與道合者而不僅僅以雄文張我軍也歐公在客座每畧文章而專言政事故嘗曰能使民卽爲良吏矣其

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三

在夷陵閱牘三月經術經世且于故紙堆中得之今日者循良稱首政事文學兼科孔門慎餘堂書固將步趨六一而新息治狀亦豈減于夷陵閱牘之功乎

宗遜之浪遊記言序

事之有兼長者聖人每爲中材恕之恕其兼所以責其專也如令甲之廢八股主策論是已然而難言之凡他日之飢策論者豈遂可謂之酣八股者哉彼共託齊竿幸人之不善聽卽朝飲其羊賣假而止殆非其素所蓄積一遇異量之才則不免加讓嘲焉若令友宗遜之固嘗以其國門之書見斯可謂之酣八股者也無乎混託而妄售者也而異量者不得而傲之抑亦非遜之所爲遜矣今觀其詩古文詞往往能盡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竟

態極致既已自立門戶不欲剽竊取具又復升大家之堂而挾其奧則是無故惟兼人故且諸不在取士之物者遜之猶優之何況其直爲本業然後知新聖之作法一立一奪凡皆以成就中材終不爲遜之等輩而設矣夫能其多者未有不能其少者也能其生者未有不能其熟者也錦繡在心腸非在格樣恃源而往又孰有窮遜之者乎

逍遙詩序

逍遙之旨存乎大而無用是不得以轍跡名言取也絕跡而遊遊乃適離言而吟吟乃和高子其善學莊生矣乎高子之詩余未得竟讀顧其持論以得意爲主且依于忠孝匪夫流連光景刻琢風雲者之用心觀其所以癖嗜余與所以策萬年者可得其一斑也萬年鵬也余鸚也何以竝存知不獨取大耳萬年既學無生余亦近歟所謂無用蓋庶幾焉高子以此取人因以此立言塵埃視下豈更有俗物常趣牽累筆端微論嘯似孫登遺音天外卽三閭二子詎不逍遙

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早

夢瀑廬序

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沒撩天此無盡居士擬  
瀑軒詩也健美之極必欲褰裳焉而坡公曰不識廬  
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又似以無所住爲正今  
安仁之于瀑也賓之而夢主之而廬攝景不無置我  
非礙庶幾哉等空有而一觀遣卽離之兩執矣同社  
諸公贈言盈軸皆高其出世指盡于剗染以後安仁  
有所未足屬余重言之曰若知吾祖之別號誰何耶  
則上瀑下泉也余曰耳先生令譽蓋非一日矣而予

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之心亦得而通之矣見堯于羹見堯于牆余請以代  
夢瀑廬三語夫侏儒觀天而問長人爲其稍近父母  
未生時何若此禪家每拈求端于祖卽未至于內因石  
亦視長人有進且渴志詣海勞念依山主于內因石  
或飛來水稱相似從乎外合未有以丘壑周旋爲紹  
庭陟降于津寄之情而深忠孝之想如安仁者廬之  
宜廬也久矣自匡續以還幾人過問秋艸其爵祿而  
蓮華其性情安仁殆堪令伯時賢圖增爲十九然安  
仁入廬觀瀑夢境已固必毋復斷斷曰元亮情閒靈

運念雜李白佳句徐凝惡許種種分別夢之中又占  
其夢也則余願從諸公訪安仁持酒瓢而酌于康王  
之谷

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三

李峻公詩序

天下之爲助于詩者三窮一也遊一也亂一也峻公兼之矣詩安得而不工然而峻公別有其勝者則唯本于其性情之正也蓋性情才之所生詩才可別而性情不可別性情別才不別矣余與峻公相對而深視其氣機絕然君子爲詩滿軸無有甫田之思出入而飛蓬之間二三余以是工之亦工其莫能助之者也若夫無主于內而藉外卽有增上保無遷流召奇氣于山川徵苦思于風雪劍去久矣

建賢堂稿

卷之四

序

四三

熊公信詩序

公信每上公車課藝以百凡爲百者七八皆瑰絕牢壯窮變盡致祕之未出示人善易者不言易也已而歷涉山川取爲奇文之地輒嘲咏不休行詩至再善画者未嘗不善塑也乃公信多材藝中有最奇特者無如三命其言人窮達禍福生歿應問如響不失一二余于此道頗占半解復求爲之弟子思倒其囊公信則諾今年語余且姑置是去而讀曆宿易星移如劍去遠毋勞刻舟是可見其學有本領不主故常此人雖復身安磨蝸亦正無滿肚皮不合時宜在古之詩家莫尚李杜亦往往以詩言命乃少陵曰文章憎命達頗近于莊生之不可奈何青蓮曰丈夫賭命報天子則又有所以用之無嫌躍冶爲干莫也公信詩中古今而處隨時救世之志具見之其言不盡于感心悲耳其于命不區區遊弄之彀中而直可謂能知之而能安之而又能用之者賈堅之射牛亦當不以晚中爲負矣



陳喬生大江吟序

憶昔爲過嶺行其得與喬生把臂而稱莫逆者今踰一世矣元龍豪氣自屬公家余亦未嘗小讓余第以失職憂生游于酒人五字之城且墮而不顧喬生則既騷雅名家文句身往往相到而余不敢奉鞭弭周旋蓋難言其所短且肄業在飫之詩又難言其所恫也別未幾年而天且墜喬生家支天而不成余家不支天而亦敗所短則獨所恫則同矣乃喬生數數郵語屬余序詩余不憚負諾責也何哉今年春暮喬生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聖

自吳越歸便過章門再得把臂第相勞苦而不哀傷余恐其誅文通也管作弁言有意未發喬生顧休去又何哉喬生手大江吟及其阿咸舉于業相示止令余序舉子業必以爲非余所短不令余序大江吟必以爲是余所恫也然而余兩有意也竟兩序焉余且毫欲執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而氣不屬雖有言如其無有以對觀于通文之日亦宗門所謂點卽不到到卽不點者乎

楊氏父子詩集序

士食舊德之名氏固其所也然而道薄風頽絕續難問卽幸能不絕有是父子矣而才堪內紹次非頂生登庸之日不復相逮乃動隔數十年者往往而然也而況乎遭世之故但一蚤晚已邈若曠代者乎里中楊公景明老伯與先大夫同舉萬曆戊子且同遊一先生之門其相視蓋異姓而骨肉而老伯之成進士也後七科則先大夫久以爭國本雷錫籍事在小子寬未生之前老伯由司李擢御史臺則先大夫無祿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四

卽世而小子纔弱冠稍涉當時之務矣小子自奉辟呬外竊矜老伯之義聲正色赫然一時雖再起再蹶終無貶損其柱後惠文彈治者惟是權相賅冢宰若破壞封疆之重臣無所避忌而間調護一二敢言得罪之清流以至應天黃山一案大有保全雖曰陰德天下亦莫不知顧獨鮮知老伯之擅啗咏者豈讓未遑哉抑以其大節見掩也老伯蓋嘗刻有皇華適適等篇什少出以示人久之散佚無存而近從其親臚搜得斷簡并別題手書草藁合可百十餘首歸于西

雲西雲受之爲之潸然流涕出以示余余洛誦而生  
欽焉辛亥秋日余浪跡螺川西雲正擁絳帳其地化  
事之暇爰謀版行先集屬余序之而更附其近作共  
成帙帙余因僭爲署目曰楊氏父子詩質言之也亦  
近言之也若西雲風雅豈待更僕而祭川之義先河  
後海則既衆著之矣夫弓箕相襲詎匪時似而時不  
似者乎而西雲則曰吾之爲此亦聊以補吾過庭聞  
詩之闕也敢云濟美然余于此未嘗不歎服西雲當  
王之特奇而且慚負余數典之踈略矣初西雲十歲  
而孤小于余爲孤之半既其舉也以甲午又明年癸  
丑屈指遂如老伯之七科而此地多狀頭西雲好爲  
之無使泰和尉專有千古于是而視前代之新都不  
無已濶比東漢之關西亦復未遠請得因論世而一  
詳之藉第令以其詩而已壓倒元白之云不足爲楊  
家複述也

臨川季父母臨政集序

吏治之難者非謂夫不備員也禱而多端與無同實  
南箕北斗假象虛名何一足爲託命者哉黎子讀臨  
政集則愾然曰民生如艸向者無乃不給乎野燒春  
風之嗟在貞慶季侯矣侯起軍諮祭酒決策無遺顧  
其要本歸于全活大將軍便宜拜官侯得署右職然  
安作令以近民耳醫門之疾又取少乎南昌視澤諸  
侯之國一而當五臨川視山諸侯之國一而當五侯  
皆游刃焉所謂君才十倍曹丕者矣若然而其暫于  
建賢堂稿 卷之四 序 只  
南久于臨者何也充乎不避難不辭賤之類也故其  
條教部分也純用上道其每請而從事也純用下道  
乃至臺司姓字爲之特書侯豈以天風天雨卿士惟  
月稍近是乎不然箕斗取憎亦非所處焉耳夫吏病  
急也吏而才病矜也今豈有爲侯蓋公王生者而免  
乎二病也侯之天資學問亦可推見侯卽真久治行  
終長者法宜增秩補內黎子初不能飲堂中今亦不  
敢飲車後第額手曰侯之道宰天下之道也守持勿  
失夫亦與有榮施若以其私而已則臨之擬峴詎少

豐碑而侯頗憶在南昌視事郵亭日否鴻至如歸鳬  
飛如怨絮于蓋嘗奏記侯以千子之于一佛各祈爲  
摩頂也然則南故侯之桐鄉柘亦南之棠樹已

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四

遠廬外編序

遠廬外編者管生舒子七十以後所著詩歌與年而  
俱老者也總持風雅同患吉凶之志具見之然其自  
序曰來日苦短一以念佛懺悔爲事賦詩聊遣猶之  
遺言此豈無意于立不朽哉而其實焚膏繼晷老學  
不倦與夫爲樂及時秉燭夜遊有間夫能補天者亦  
自能補天之歲月矣文章家嘗言先師孔子至年八  
十必不止于從心所欲則是說也管生當取乎爾藉  
不然而更以九十治賓筵以百歲治祈招咏歌先王  
尚將不輟也顧管生微辭遠廬其室是已而外其編  
也何居詩書非可以存而不論論而不議之物卽念  
佛懺悔其精切于人生何若而或謂內典或謂方外  
之教蓋亦惟人所命之頗憶管生之學佛也自六十  
時助也余與管生疑年其學佛亦疑年而管生六十  
避祝廬山七十避祝章貢皆過余舍余先後投之詩  
爲篇雖有多少乃其文句身則皆足以相至而相發  
于是管生曰子亦遠廬中人矣非門外漢也而能不  
一序遠廬之書耶余序遠廬未敢謂堂與之有所窺

見而序遽廬之書亦未敢謂閱閱之無所設施且此  
非少作也無可悔者意其或自內之而聽人之外之  
抑或第外乎形骸而正所以內乎身心性命也不可  
不爲論述昔楊誠齋嘗勸朱晦翁以勿著書指窮于  
息老而囊視積筆謂在醫法不如此何以浣學古之  
冒砭土炭之嗜乃語未竟輒復索其所著楚辭解因  
自嘲曰此太似李公擇之戒坡老以勿作詩而反爲  
送墨也余于管生終不能有所規正顧曩者得從武  
庫之遊而既覺余之不爲長貧今茲得讀止酒之作  
而更知管生之能爲微醺焉已矣

草根吟序

于黃子威案頭得陳士嵩所著草根吟而讀之乃擊  
節焉曰見異書矣不必見其人也及于威爲之郵言  
則知士嵩于余亦蚤有足音似人之喜者因投余詩  
而卽屬余定詩夫余雖未敢代曹子建以潤飾顧士  
嵩豈讓丁敬禮以佳麗乎余惟草根吟非細響矣蓋  
天真之至感人之深有大異于悲絲急管者此實少  
陵本指以今觀士嵩詩其出辭吐氣一如流水行雲  
非有定質然且本原性情合會經術轉角回宮不作  
靡靡卽依爾雅而註蟲魚尤以爲非磊落人也况肯  
從事雕繪涇州之人物故嘗林立而旗于天下而陳  
又詩中大家其在建安則孔璋爲冠冕不僅僅下比  
敬禮而已至唐乃有伯玉以起齊梁之衰至宋又有  
后山以分蘇黃之席士嵩于此日必更能取一焉無  
疑也且昔人嘗言后山詩似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  
外語則其稱宗也固宜而士嵩富與爲不祧然士嵩  
更以一第優于后山亦更不欲以一第優于后山也  
后山讀書堂詩曰一旦登吏部筆硯隨掃除則士嵩

所不敢出。又曰寧書下下考不奉急急符用意薄領外稍以詩自娛。則士嵩于是頻首而刳心焉。已矣夫。馬周負王佐之才。蘇綽善周官之學。豈容以草奏作告而遽盡意者。亦可爲功于三百篇吟咏不輟。有如后山閉門覓句時耳。抑聞之后山詩學山谷。故呂居仁嘗論派以之。領袖江西而士嵩薄遊乎此。南浦西山之間。必有助發不可知也。惟是余與子威同占籍南昌而子威又親山谷之苗裔。今使子威爲士嵩騎驛。余爲士嵩定詩。遂若躋士嵩于江西詩派。然者蓋楚騷之蘅芷到處可尋。而陳風之枌枌雖變亦正也。

海外編序

徐福入海不還。自爲挾書耳。而或苛論曰。福無得于神仙。有私于男女。因自以逃其罰。而遂王長之也。是不然。夫焚阮之禍烈矣。福于其先挾書去。有功。獨久之不還。則似未能無過。余間考史記。秦皇求仙。在二十八年壬午。福于是時銳行。必其方壯。及漢文帝徵能治尚書者。史佚其歲。然當晁錯纔爲太常掌故。則去前元壬戌未遠。計福齡齒。尚不至如伏勝之年。過九十。假令且還。何有于口傳音讀之差。與夫古今達賢堂稿。卷之四。序。語。文篇目多少之異。歐陽公日本刀歌曰。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鑄瀝短刀何足云。斯誠遠想慨然也。而由今日之事觀之。則文黃楊公。賢于古人多多矣。初文黃所立之本朝。偏安旣脫。猶然隸于朱史。矧官庶常也。其清高豈直秦博士漢掌故之流已乎。未幾何也。水濱是問。皇皇求君。雖行祕書自爲。而日不暇給。所取宜其得少。然且海外有編。于蒼波浩蕩中。正不無

東觀羣玉之意矣。夫藏山藏書等之乎。欲置安處。而自大朝之起。一主右文。不但無雜燒之令。且禮樂相因。士之懷瑾瑜以來歸者。蓋可頓指而數。文黃于此際。爲魯兩生之姓名俱隱。則不能爲徐福之名可得。而聞人不可得而見。則又不忍而熟視其所挾持。庸詎若稷嗣之希世面諛。竊號聖人。而苟進大猾。夫雖官不必太常。黃金不必五百斤。文黃猶安之也。抑其所保者不失也。于是余卒業海外。編謂其渾渾噩噩。居然未漓。而淹通諸史。沈酣于八大家。正未有一字。進賢堂稿 卷之四 序 謹

無來歷處。金匱石室。何可不置此等文章。乃初非有焚之者。顧亦不免劫灰。其重授之梓氏可矣。重梓非文黃心。而海內能言之士。一讀奇書。實所厚望。余爲序之。因述其出處。大致俾傳于後。蓋不敢矜三都之美。得玄晏而始增。亦不欲使論衡之奇。爲伯喈所獨有而已也。

劉士雅涉草序

今之君子。城五字而爲義。限四韻以擊鉢者。蓋無處不有也。然遂名曰詩人。實不相應。夫何故。出其心手。問各有俗物。憑之而不能安雅。故若劉子士雅之安雅也。斯可謂名實相應者哉。雅于六詩中。雖僅占一義。而足以盡詩之全義。無論其大小也。正變也。第與俗爲對治。反觀焉。則得其狀矣。士雅于書。無所不窺。其才亦無所不合。會顧乃食精遺滓。藉藉風流。視他家之雕繪滿眼。且歌且舞。而不免褻裳于菁華之既竭者。蓋霄壤相絕也。余與士雅有數世之誼。而余久廢于世。且耄昏。恐不足言士雅。第余嘗一序開生詩矣。開生則士雅叔父也。知其淵源。言其江海敢終。遜乎余。視士雅家。其乘今日之風雲而起者。凡四五輩。莫不爲士雅大輩。乃士雅莫不拱揖而抗衡之。夫豈惟抗衡其家。亦別有可以奴僕命騷者。唐人不云乎。詩無劉長卿一句。卽呼宋玉爲老兵。若其有劉長卿一句。以至多句。而又有超出劉長卿一句。雖老兵乎。宋玉何害。士雅初題其草曰。涉罔用淵明。罔曰涉語。

也然豈無王輔嗣適取過涉而不至于滅頂之意乎  
余讀其懷古諸詩蓋與阮嗣宗咏懷陳伯玉感遇之  
作相爲伯仲而記張蚩貴未嘗不以詩爲史送學士  
簣山復以詩爲諫淮安觀塞河復以詩爲經濟凡若  
此者豈止日涉焉而已乎余知士雅一謙旣十餘年  
亦必有所不欲謙者在矣

進賢堂稿卷之五目錄

序

送蔡撫臺榮樞總漕序

送蔡撫臺榮樞總漕序

送蔡撫臺榮樞總漕序

送王叔子

芝學記序

九如圖詩序

送友伯雅素齋公

撫江集序

英多社序

撫江奏議序

送涂叔朴入山序

送肥遜道人張心

為黎宣嚴公建講堂序

送熊雪堂起少司馬趨朝序

紀遊詩序

海珠頌畧序

有功聖域冊子小序

為南昌別父母作講序

廬陵行鹽詳稿序

來鸞集序

授田關書序

吳紫朝和睦堂山居詩

撫虔草序

舒管生廬山遊集序

陳公典遊詩序

自得贈言序

賀修輔萱舉丈夫序

王公調母壽贈言序

送憲長樓雲霄兩地異政序

澹臺祠紀畧序

澹臺祠紀畧續集序

游新建詩集序

進賢堂稿

卷之五目錄

二



進賢堂稿卷之五 序

南昌黎元寬左嚴著 門人周 見元藻校  
送蔡撫臺榮擢總漕序

蔡公撫江三年而以制漕磨特簡則九衢之間四民之屬無不色然而相謂者是兼乎公私矣蓋一以爲朝廷善能用軍國得所繫命一以爲漸遠怙恃如有所失也乃藩臬諸大夫誼與公同舟者初不以公之得濟如順風之呼將加已而相賀也而眷眷于懷自非世俗將離惜別之指其亦共與念我民乎夫與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念于民豈二念于公書有之念茲在茲凡虞庭之臣之念皐陶者莫非其念黎民而民亦旣喻之矣矧宇廬公欲言民情所以屬余小子元寬而文其祖幃也寬雖固奚取九遷一日仕宦四時而爲調抑奚取車中欲施榻上相筮而爲幻入皇清以來一紀矣官江西者繁不無蒙恬地脈之疑乃前乎三年海內皆以江西爲特危亂至于今日東南大省又以江西爲特安全蜀道難易夫復何常壹山其帥耳竊見公之撫我江西也噓我以仁恬我以靜開我以至誠還我以

元氣其事等于回天造命而其意盡于爲民寧直欲自有功名遠彼咎害然而盛德毋加隆遇亦宜莫尚此日之遷擢猶未云位極而禮絕者也天子以當歷試之終諸大夫何患規隨之遠故事督所轄兼二撫或三之卽錯出邊郡矣獨漕督得制七省殆將半天下乎天下而江西隸焉公亦何以私江西也先是除荒令下江西之冊後成少除而寢及公之來則多除之多除是實而公爲流涕上聞公子復爲破產從事始得無駭亡何而大司農有九年起徵之文公再補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牘補牘未報幸終特之矣文有主荒者勢不能以入屯雖入屯而未必墾雖墾而未必可徵七十萬畝之田作者當以七萬江西無民何從得象人而耕也而公亦旣爲勳色矣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盡言無不得可者其詳在撫江集中業相傳頌而茲不過推本諸大夫所以念我而望于公者而私言之則妄謂公之私江西耳而公何所爲私也乎公在江西百堵俱作如學官貢院治所麗譙以及祀典祠廟煥然一新皆捐已而不爲擾比將得代猶以七門嚴觀滕閣存

古必親爲經營卜度相時而動無累後賢夫然而何  
不公言之也前代轉漕之業初莫盛于平江繼莫盛  
于武功所以然者平江專漕而得事河武功專河而  
漕已舉未嘗劃然分爲二局今異治矣而欲使同功  
乎朝廷蓋深知公之才名復重倚公之福德定有以  
別出緒餘多上方畧也夫漕十二總總萬人爲軍十  
有二萬京十二營營萬人爲兵亦十有二萬數等也  
而輸猶不給若以益少之軍輸益多之兵其間且安  
得無通變唐之劉晏見一水不行思荷鍤而先往一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三

猶可一折也由前而言公在江西由後而言公大在  
七省而江西得與若此者亦庶懌諸大夫之眷眷焉  
上念我公而下念我民也乎而未艾也古帝王之興  
規模遠大莫不以灌注血脈控扼咽喉爲先圖亦莫  
不于上相是倚故禹作司空禹貢一書抑可見漕河  
合治逮至漢興猶高轉餉公之所修鄴侯之業也丞  
相之重豈必俟諸班劍之時而治在淮陰儻亦有大  
將才而不免寄食而言語爲公所奇者乎則余小子  
與諸大夫共爲拭目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四

送撫臺蔡公榮權總漕序

經世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必有其同心而共力者而事出乎其中情亦生乎其際要之非勢分所攝自少司馬魁吾蔡公之初撫江西于時人有不能爲情者以爲思其前日耳既公以總漕膺新命將叱馭而去江西則又有不能爲情者不知其後日耳思其前日不知其後日而中間所爲安恬而暢適浹洽而和寧者何能不口之津津而心之切切矣雖然亦有深淺蓋在于此方者爲公之有所加澤而後有所感恩則

卷之五

序

五

其愛公尚兼于自愛在官于此方者佐公而爲及物之慈乃因公而得長者之譽則其愛公實全于愛人此所不同也藩臬大夫及二三閫帥之欲言于公者元寬既代之矣敢不爲郡縣諸大夫更僕夫郡縣之職愈詳然是天下大事之所起止其可以有爲者由其親民而其大難爲者由其筦多而不得直達于天子是故前代之儒嘗爲掣肘之喻而漢之興君乃至以善事上官戒其賢守令也此亦安可爲訓公加意官方唯存大體不欲以苛細示察擊斷立威元寬嘗

送賢堂稿

卷之五

序

六

竊聆緒言則黃次公有數易長吏之憂而袁汝南無錮人聖世之意于是卽中才以下猶可自奮也矧諸大夫之累功于歷考極選于一時者其相與有成寧直五味和而八音叶轉漕猶郡縣之一務耳其稱此而爲鉅重者蓋不可枚數兩年以來公有呼而郡縣應事上無所不周郡縣有呼而公應逮下亦無所不徹今日之事悉具前規顧在公以七省爲全在郡縣以一務爲少以少務就全功則其勇必倍矣而以前規之不忘爲後效之相勉則其心亦必一矣勇倍而進賢堂稿

也疑于濶且多更端取要而言則有非世事之所期  
直爲精神心術之所會者以郡縣視督撫故有上位  
下位之分而其嚴不至于君臣其交乃比于朋友蓋  
將得五倫之二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似亦世之  
餘事而中庸以爲盡乎禮且盡乎學易之豫承謙而  
啓隨謙爲上道隨爲下道而其中乃有交道故諂賈  
去而協儻行抑亦可以盡乎治今上在宥天下十有  
一年矣治功將定元氣欲還乃始見于共事一方之  
臣子而適在扶殘轉敗之江西從此而若江西者七  
進賢堂稿 卷之三

送李升圖詩冊序  
李公清而才自朝廷至于四方無不倚重于是陟右  
轄南粵諸大夫之在門下者憐其遠而不避遠也及  
以經畧大臣之推轂右轄如故而筦左轄楚中諸大  
夫又憐其難而不辭難也嚴行有目諸大夫謀所以  
廬則曰不惟物寧惟言而言毋爲張于牆壁也惟巾  
笥可收座右可揭者取之使木無文之黎子先之庶  
幾比于一錢之義黎子聞而惘然若失嗟朕若不能  
爲詞久之乃釋朕曰公其不忘我江西乎諸大夫即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又從此而泰和遍宇宙間也甚盛經世以成經術以  
明有非情之所盡即專專爲情言者恐無加于勢分  
之常談矣備志之以滿公一笑

門之列若謂此不獨仕也通于學焉全于學也亦半  
于教焉然則諸大夫之承教何如同功也與位也三  
多凶而四多懼也南面之臨經越險阻片言之出聞  
闕毫釐亦何啻今之所謂遠且難者黎子曰賢勞哉  
宜不爲流俗之牽拘舉主之私驕而因康廩焉讓也  
讀其詩歌大都惜別顧初則有胸臆約結之憂中則  
有手足展布之樂終則有售報言德之禮而無改錯  
規桀之譽是虞廷之上之所謂寅恭和衷矣若夫詰  
勤周召嫌卻迺彌法昉蕭曹規隨得一在于今日又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九  
多乎哉輔毛之德共舉清風之頌迭陳夫亦可述而  
志也夫樓船還往豫章驛騷其自執法而外和民勞  
卒一切倚公則公于南服蚤已化馳粵猶江也楚亦  
猶粵轉餉誅逋亦猶銷件則安知公無主持通變于  
其間而信友之報不復得如諸大夫獲上之功不自  
經畧大臣而起也且天子嘗嘉公庸有成命旄節之  
膺宜以蚤晚而諸大夫亦用公延譽升朝矣語有之  
千里之行起于跬步江西其跬步耶君無忘在昔時  
臣無忘車下黎子木無文何足以爲之屬累公氏李

別號升圃三韓名家諸大夫南官張恆菴長安張含  
馨清苑王厥菴睢州王豸巖新鄉任雪潭晉寧席大  
覺陵川秦象州而黎子者南昌之遺民元寬也法得  
並書

送王厥菴擢刑部主政序

今上有詔罪已辭聖不居求言若渴四方猶未聞應書者而于是時厥菴王公用治行高等自袁州李擢尚書刑部郎則嘉謀入告上側席待之而天下亦久屬望狀或曰平進也有嫌焉夫何足以窺公心公今日之賢者寄于仕宦嘗近其德容即聲利之氣銷矣聆其語言習其所守即弔詭之徒不驅而遠矣為人臣者之有富貴利達亦何異為人君者之有豫大豐亨其得皆不可求其美皆不可盡乃上為挹損而立

進賢堂稿

卷之五

二

乎本朝惟矜應仕大非一心一德之義公故平進而地安之地安之已平白雲之司其起為名公卿如何文肅張時敏彭鳳儀固自不乏猶曰遲之後來婁江歷下久居是官遂成文牘猶曰殆其兼事若夫職任專刑而上之所慎重又適在刑則公得昌言于此矣公之為祥刑非一日也顧嚮者可行而未必可言今日則可以極言而復可以必信赦者古之所謂得失半焉者也在天下則不宜有徂赦之心在上人則又宜為幸赦之實此其勢若為相反而何以相成存禮

進賢堂稿

卷之五

三

義廉恥之維以矯頑鈍戾詭之俗去愛人姑息之文而收刻木不對之效他人不能言之唯公能言之且小獄市朝大獄原野其事正等上之肯災肆赦與干戈省躬其意又等然而為人臣者何不知善則歸君過則歸已獨使至尊勤引咎也輪臺奉天悔悟之書乃在虛耗仇雠之後盛世則罕聞焉獨虞廷以苗頑為外憂而禹不諾侯捷至戒舜以傲益不務鞠旅則贊禹以謙上之為謙而不為傲既有明徵而矢臣謨者又何以助成天高增加海太宇宙原有太和而國家猶責忠厚苟為主德之所闕失且冀彌縫而設也人主言和平入臣反言刻薄則言之不如其已蓋所謂弔詭之徒而藉口以每聲利者或出于此公其有以正之夫公能言之上能信之矣公能正彼而言之上益端委而聽之矣此不世之遭逢而天下之大命所造即如是人可無以公嘆也無嫌焉已乎故事六曹賢者得移席司銓天官之屬自周禮尚之至今未改公泊志豈有覬覦而惟是簡要清通而無樹籬拂棘者性情特相近也又今年令甲再置巡方權如直

指而不必盡冠惠文公即守本官練習可資風威得  
借矣由乎其前不過平進而所立則優由乎其後乃  
漸應仕而功名必不減天下之所以望公者豈有不  
相副哉郡邑諸大夫與公同袍愛公者也而亦何嘗  
不望公愛可私以得意望必繫于無窮矧使黎子代  
詞久住寂莫固不敢知華腴飢人說食則有津津諸  
大夫治南昌黎子其郡氓也而相溪公先是督撫藩  
臬諸務填委皆朝廷因革大政倚公乃辦公歲四時  
蓋不能一分在袁與往來道上也昔韓吏部刺袁雅  
進賢堂有  
慕滕閣不得遊乃遙記其視公為何若春秋之大夫  
首稱僑胙各自賢者于其國惟管子得為天下才公  
其達于天下乎然而亦千古矣夫六官之故公既習  
嫻逮一紀上幸求言又徵通博頓指而數之不為宣  
室失咎也

### 芝學序

學不可一日廢也天下無事聖人以學而明民天下  
有事聖人以學而愚民明民是矣愚民亦學意乎蓋  
曰可使由不可使知道與術為是互用焉耳夫非道  
術之用而第以其處則學亦何能無成虧狀聖人之  
徒必有所不得已于此饒州郡學自范文正公以來  
嘗推極盛乃今而在瓦礫間象陸霍公師師茲土所  
以致其汲汲而鼎狀之也煥狀之也厥夫饒郡廢者  
不寡惟學而學從焉即其人士詎能無過何則甲乙  
之時已入元二而顧思却馬莫不為囊戊己之勢諒  
成楚漢而尚存疑龍莫不為卑由乎其前似智非明  
由乎其後似頑非愚可見饒失學意而學因廢公今  
舉學而即為示學意教之在新治之亦在斯化有事  
為無事盡在于斯公乃得從容論學而徵覺效之兩  
言矣夫覺求諸性忠孝是也效求諸古詩書是也以  
詩書而廢忠孝有不能名其物者爰名學以處故子  
夏為百工居肆之喻狀指窮于致道性古之物公當  
終為饒人士明之而使余得聞其大畧公文章滿家

緒餘治郡百堵俱興朝見士暮讀書夜人必得蓋已  
任希文之重又生天全之鄉子夏氏之儒不足爲也  
何況程仇禮樂令嗣一翁則猶魏國之有南軒矣傳  
曰學莫便乎近其人于公父子益信學處爲淮故  
宮黍麥之思一入絃誦可忘可不忘饒人士其知之  
夫靈光歸狀實託孔宅躋淮于魯尚亦無窮興廢大  
端未得云常事不書也遂載之以備史記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七

九如圖詩序

將爲大人君子致美增多之詞而原本古文載賡宵  
雅其必非虛加之者矣自大中丞蔡公之來撫江右  
也靡德不布無疴不蠲取我殘遺而仁育之取彼寇  
攘而義刑之則郊野之間闌闌之內不必能知言者  
亦已與成誦而道載碑乃郡邑諸大夫奉令無過受  
成有功所欲矢詞寧惟是感恩知己一陽月之旦適  
公攬揆初度諸大夫圖九如以進而各爲詩于其左  
方形容盛德古之有非我之有諸大夫誠能知言者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六

乎已而屬不佞元寬爲之敘逆恐稿枯無以興潤色  
之事矣顧寬承公下交不殊愧始每于旄賁廬至于  
移晷刻忘寒燠竊窺公意專務利民又處厚而不處  
薄以詩廣之于薦紳先生爲緇衣于弟子員爲械櫜  
于農氓爲七月于介士爲采薇于訟獄者爲甘棠各  
有合也最大無如湖東西兩寇刃不血而已禽降雖  
詐而亦受用兵之神非魯宮獻馘之比矣若夫請減  
田租而破產從事又使賢公子日呼額主計之門以  
求事可大諫小康何足爲喻蓋詩三百篇其所已有



惟公能學其所未有惟公能天若是者美不勝書雖  
奉九如以相歸不爲加美亦不爲加多寬有以知公  
之無窮也公既忘其家而復後其身生申前月出汎  
江州兒觥未御然安知爐峰五老之不爲南山而溢  
浦之不爲川至在詩固曰文武吉甫燕喜受祉而寬  
愧非孝友之朋無當清風之誦卽贊一詞也不僅郊  
野之羣譚閭閻之私祝已乎諸大夫曰不廢也子視  
兒童走卒尚優而公于土壤細流何擇遂投書焉以  
附不朽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七

九如圖詩序

天保之詩言壽莫盛乎而說者以爲下答其上然也  
自鹿鳴至此凡六篇五施而後一報與多而受少受  
少而可受之地更多于是乎申之重之增之益之求  
夫物之畢備而文之致詳斯已矣升圖李公總憲江  
西踰年百度俱釐五刑漸厝官司之事謹守約束可  
以有功可以無過斯善爲上者乎適其初度巷誅塗  
誦不一而足而理君令馨大覺雪潭令君象州各從  
而詩之彙成焉軸斯善言在上者乎黎子顧贊一詞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太

曰斯義在天保豈猶是珎刻崗陵而夸大飲食亦謂  
夫公于數君合志和衷實有敬之如賓教之如使愛  
之如兄弟求之如朋友而載歌乎鹿鳴以至伐木者  
矣論其禮則有後先序其詩則誰爲唱和是役也可  
以見聲氣之同焉可以見驕倍之遠焉可以見卿大  
夫之多材焉可以見太和元氣之所在而雅頌之將  
作焉第曰祝也則華封謏詞絳縣隱語公富春秋何  
取于此而言天驗人壽世自壽諸君子亦既謂之不  
必更僕矣

通志社序

通志社者名區普覆諸公所以爲尋盟而同欲相親同惡相卹因紀其姓字州里長少之詳暨慶弔合離之故以志不忘而垂後嗣者也盟于今日將無靳乎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斯新焉已又將無大乎春秋之義盟不如不盟而有所爲也盟斯大焉已以諸公用心藹然識力挺特皆能爲善而不爲亂余嘉尚之且盡乎四方之選矣在易同人門宗則客郊野則亨蓋聲氣間全用天道意見有公私而規撫有廣隘

達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七

事也于是爲之詞曰惟人寔靈能合羣衆匪多是矜厥有體用侮鰥寡陋彼末流我手自支頭足自修各身一身友朋不但聖人亦云吉凶同患有盟無替爰化其私皇天后土七姓之鬼神聞之七姓者秀峰氏張名區氏鄭維寰氏張濟宇氏孔普覆氏劉金鉉氏茹籍陝西山西樞州此又全用地道所謂西南得朋乃與類行者矣參作語竟始求其籍算之僅得六然則何以七之序者與盟者殆如置一于六也數亦巧合故因而不改

達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七

賀方伯莊素鶴令嗣暨子姓並捷南官序

夫人間大得意之事在于其身若子孫者天未嘗輕  
畀即畀矣不必全全矣不必耳目決而歲月逮也故  
天下皆以其爲難也而最之抑所謂羨生于不足豈  
余讀弇州史料書見所輯鼎貴巍科世胃蚤成等目  
上三則最大多下一則最小少私竊怪焉以爲兩戒  
三立外餘事何致津津旣復漢思孟堅之于富平蔚  
宗之于關西汝南重侯累爵備錄無遺此亦何謬史  
筆自隋唐以下惟進士科世重不替至宋而特于經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三

義乎取之英雄之教設以聖賢聲名之衡衡以問學  
故其法可傳可久而其事則莫盛于我明上下二百  
八十年間鉅公魁人自足千古大清制世煥然一新  
顧獨因焉弗之損益豈惟楚材晉用實便網羅毋亦  
比于夏之正月殷之坤乾焉不易夫子以此求人多  
士以此獻身勤等耳乃復風氣來徐山川往間要湯  
有懷吠堯爲梗丙戌之役南方登籍者寥寥天子曰  
非三無私義也則比年而進之而江南遂踞榜之半  
而素鶴公次郎某以高第入讀中祕書余時無一言

爲誦蓋自知才謝穆如又未嘗得間謁公又獨意公  
必不以是爲足也今茲已丑當明制會試期公之第  
幾郎某與阿咸某又如售璧以雙射侯得耦郡大夫  
陸公與其僚僉曰素矣一而再再而三矣人之大且  
多年之小且少矣子未可以誦乎子盍亦山甫公而  
天下其王褒于乎余于是拜手爲歌仍徵三百歌薪  
櫛取相附著而不敢舉奉璋焉歌櫛櫛取爲豈第而  
不敢及于祿焉歌馮翼焉孝德焉而廢車多馬馳焉  
蓋璋有判而後有趣也干祿有爲也車馬有求之屬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三

也凡所以貴得意者必不貴其有意而得之乃貴其  
無意而得之當爾矣男子發難時天極未加夜即自  
大公在俘縶中且忘死生而何知于孫福澤迨其出  
燕沐之餘永方岳之重漢計持籌微言止殺亦日不  
暇給焉兩進士之成如隕自天余固知其非趣也非  
干也非紛紛揭車馬而從事者也是以最之雖然聖  
人甚禍無故之利無意以得之可無道以致之不可  
公適在軍幕中鄧國之寄雖專淮氏之城未下此不  
宜急轉餉而老弱是憂無民是恤耳公爲置良牧去

害馬凡免民一求其一生者皆似西伯行善陰而未陽乃至事已而塗肝傷心掩骼著今又豈僅如出財佐軍請苑益下者之委曲從是以往而鴻勞望安鶚飛得食又可歌也蓋造物者有以報公矣公之先世與其同生貴者縣縣翩翩如今年事不一而足無容余爲侈口余獨憶從鶴坡先生遊獲奉劍珥之詔守中持下大類道家陰德自知而陰禍無一實開公行善之先蓋造物者有以報公矣凡物榮華及時根株在久本以過餘末猶僅足故周德千年命曆及半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五

姑無上比若夫文終之世大于蘭陵平陽之家化于曹魏曲逆之後昌于始興此特從舜臣五人摹擬推廣而世若存以姓殊單複何如富平之于畱侯支系可據彼所謂有道以致之者素已關西汝南皆起清白而其苗裔或傷殘于盛名或頗漸于非望彼所謂致之之道而有終焉有不終焉已以視公家何如也積善成名亦閭人代屈指彈指感慨斯并君平云我自餘子自不足無以不足而奉有餘余暢其說曰無乎不足無乎有餘宜以不足而守有餘若持薄爲

多此亦何貴貴求益于陵譏之天子方修江西之功虛保傳以有待而公直欲狀豈至爲兒曹折屐故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互觀而人間大得意之事終不必爲公最也倘亦有公家二嚴之言與鶴坡先生之教在郡大夫僉曰茲事盛大子之文有幅也而不無前後左右際也書而薦之以俟良史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五

撫江集序

古大臣之業所以能至于格天者其事必徵諸實而其意必本諸誠誠意則王道盡是矣然亦以事實爲驗後世若陳平丙吉之流高語陰陽而薄視刑獄錢穀論者議之以爲託于籠桶一概之說而文其所不能苟若而可卽虞之四門周之二陟何至皆以煩元臣于是少司馬蔡公撫我江西既二年矣而其先職常有要于此者御史大夫權侔丞相公業據獨座其間其風威所著江西得而聞之第不得而私之夫江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五

西丁極亂之後才遺之民非不求生而待救而取元氣于北斗之上而下療渴饑勢實未可天子乃簡公撫江以少紓南顧而公去要卽劇直任不辭何者爲其所可爲也亦爲其所能爲也至于今日而釋坐鎮之崇嚴從周爰之勞苦又爲其所能兼爲是故久近之利畢興鉅細之獎俱馴稿者以蘇健者以服四履晏清長策及遠而公所爲目營口呼而手拮据者奏議咨行積成卷軸命之曰撫江集小子元寬得而莊誦以爲美不勝書書其大者有愛人之仁焉有臨事

之智焉有決斷之勇焉而其要歸則一出之以誠蓋公天性祥藹而篤摯既質有其文武而卑之不爲格套高之亦不爲聲名第以其精神與斯人相爲注切同命得而歸異物得而化夫皆遊于赤心白意之內者也初公之來小子元寬一望見公卽以爲近于福德矣既而承下交聆聲款入于懷抱矣今而敘集附于青雲矣凡此雖皆寬之私而亦惟公之存心有以引人而著勝地故所謂至誠者望其色而知之聞其言讀其書而又知之貞于金石揭于日月和平于鬼神是大臣之道不宜求諸今而求諸古耳藉第令公安執法殿中而則褻之數蠲復之宜何由得過而問又第令公坐司馬堂而彭蠡負嶠羅浮接境亦何由得寇攘之情形受軍行以方畧是則江西以公爲再闢之天而公以江西爲行善之地本諸誠心驗諸實事此物此志也在于近代名臣如周文襄之理財韓襄毅之治兵項襄毅之誅頑朱恭肅之撫瘵各有專長無能互見以視公之本末具舉張弛相爲時措咸理而聲色不動者何若况乎進而升功事之所易類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五

而下澤情之所難公取其難而不取其易後三代者  
未有如公之用心者矣夫虞之謨莫盛于庭堅而職  
司居後猶有嘒焉周之誥莫多于元公而地分或外  
猶有疑焉今地雖外矣而職亦非後乃至誠之動獲  
乎上而無嘒信乎友而無疑然則寬所爲福德公者  
能及人而何嘗不能厚已也以是而謂之格天益信

送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三

緇衣不敵序

夫好賢如緇衣此自性情之常卽不厭諷其詩而何  
能無意而惟是物論游移官評取具則亦有時而出  
于不可知者昔者魯恭中牟之治幾成矣而哀安猶  
且疑之使不得肥親往廉其事將殆南昌自亂後特  
疲故甚急令而先是令數踣典銓者乃以中州名士  
李侯青田填之可謂一時極選及已莅任喻著善政  
多有大氏爲保障不爲繭絲淳淳而悶悶用是亦無  
赫赫之名無赫赫之名者古之所稱大賢者也豈以  
爲不近名卽近刑哉而竟及于吏議使福德之曜排  
徊天理之間則固出于不可知之數已女之得族者  
必曰善淫文官愛錢遂成通謗狀蕙苒明珠古書長  
物富有分別而一坐羨金非關曖昧乃獨不可得白  
乎白之以鄉三老則皆曰侯無所取吾儕小人旁無  
所與夫旣已尸而祝之而直未敢上聞也余非三老  
猶是輪租之一氓何憚而不爲侯頌言其枉侯當出  
署時敝簏可窺贏餘安在且未幾而需簪履又未幾  
而需僕妾而終不支也迺遣帑減口操鉢爲裝屬余

送賢堂稿

卷之五

序

天

先之余慨然曰此佛事矣而古人亦言堂上有兩尊  
活佛宜度供養者謂父母也父尊而不親母親而不  
尊而皆得以佛奉寧亦豈亦弟且尊且親之父母而  
不得以佛奉無言不謦無德不報之詩抑可與緇衣  
同諷耳嗟夫侯之所常加恩者必有以報矣侯之所  
未嘗爲惠者亦必有以勸矣人之知侯者以侯爲誠  
矣人之不知侯而第因人而論侯者亦或以余爲正  
矣賴毛愛助余尚謂物不勝德也而容有靳耶王荆  
公曰今日桐鄉孰愛我他時我自愛桐鄉卽未免視  
達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三

人已薄而無亦其身先未處厚若夫侯之處厚也多  
矣余感史公無貨殖之傳而代淵明爲乞食之詞則  
斯篇也雖不足騰口碑亦將聊附束縑蓋袁安初不  
銅人而肥親自爲仁恕魯恭必未失循良余終言其  
可知者也

英多社序

古之以性命爲友朋者如五老三壽名氏闕焉至于  
四皓初可指稱卽不能適爲句讀此豈眞性命之道  
必近于晦跡乎抑其實荒忽無考也然淵明著聖賢  
羣輔錄四皓乃各有姓字族里義不繁諸忽荒則可  
以知晦跡爲正自時厥後唐之香山宋之洛社號特  
盛焉以今日英多視之無負鼎足矣乃更有進焉者  
豈謂香山之數九洛社之數十有三而英多之數十  
有四爲稍稍增上耶非也性命者分內之極精微  
達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三

職者世事之尤淺薄殆未可同年而語唐宋諸公難  
適在致政之日而各爲仕宦之身其夸言尚齒似與  
爵較軒輊抑與貴爲對治今之諸君子皆脫然于聲  
利中本不遊其樊何自而微色舉故夫存我者必以  
是爲頂生而出世者不以是爲尾選諸君子洵自多  
余亦多諸君子也朕而文章滿家歌詩不輟每置酒  
高會古近諸體圖韻立成且自譽而相服有不待圖  
繪而傳者此其意寧准陋彼平世三公亦應不知人  
間有漢彼四皓當時特爲漢所藉重而非臣于漢也

朕亦何得謂之不知漢乎若張蒼秦官而直以一御史大夫故遷延百餘歲無齒食乳而後危得之則性命之理全以官職之途逾謬諸君子夷然不屑曷足怪焉夫竹林之賢士七而後之作詠者易為五君乃簡去兩吏部以此推之當貴之相累雖游酒人不許也況其在性命間者耶余願諸君子且縱鼻勿捉休耳勿洗則諸君子固嘗相視莫逆也而余竊效鼓吹亦庶不愧為光祿之篇與柴桑之志已矣

撫江奏議序

由謨訓而下者人臣之道莫過于因事納忠因事納忠卽如易之納約以為無取乎廣賒繁多援引鋪敘苟自美文章而已矣有宋之諸名儒方其嚮用皆有上皇帝書一篇必萬餘言而後盡雖湛經術洽古今未見施行亦云詞費固不如言正心誠意者之為約也然假設人主而未正心誠意也假設人主而既正心誠意亦豈可曰得其一不必理其萬乎今天子蚤負生知而澤于問學誠正殆無俟襲陳乃其求治甚切江西久瘠且承亂待治而難治之地也溫如張公精勤剴篤優治之之人也壹以撫綏畀焉遂至勞苦功高六年不代度天子之意非直為存寵我公也而直為加惠我江西同公以六卿之堂是足出政政或有不達矣獨公以三公之座是足論道道或有不及矣夫治于四方格于一方治于一方格于四方與治于一方面法于四方且大有助于四方者其效乃相千萬是以公之才無所不可天子亦曰公無所不可可大司馬于江西為之可保傳于江西為之進此而



可爰立可分茅必于江西爲之公雖謙讓焉猶不獲  
弛茲重負也今者有詔勉爾則我江人用大色起曰  
天子不忘我公不忘我而公卽于此日出從前奏草  
相視八卷書耳國體存焉民生繫焉公心腹腎腸託  
焉所不能忍棄其成抑何能不職思其繼登儒元寬  
受書卒業則見其一篇自一事一事自一至當本末  
之故無不詳窮變通久之理無不得治教禮政刑事  
之典無不修水火木金土穀藥之物無不備作而歎  
曰斯所謂納約者非乎公蓋以江西爲之坎險而以  
楚賢堂稿  
卷之五 序  
奏議爲之流通二宜用缶固可喻公之精微一言九  
鼎亦可喻公之隆重矣且人知公資適逢時有所言  
必得俞允從旁無齟齬之者而不知公所爲至不易  
也畧而論之則丙丁之際燕處不遑戊巳之間投袂  
而起昨出入于文武之場今經營乎主客之役遺大  
校難蓋若此等矧其繼自今爲民請命而規累數百  
歲之便利者有不只五六歲而已者乎夫人臣自爲  
其不易卽代人主而爲其難省損人主之所難爲卽  
贊益人主之盛德無爲然則正心誠意公何必復孜

孜也詩曰哀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余知其職正不  
在乎華蟲藻火之細者耳抑余于是而有感焉三代  
以後通達治體莫或踰賈生而當時之君至自以爲  
能過管平策外每來難問于卬且竊疑之敬與謀內  
終廢不敢著書其奏對之文待異世之東坡而後定  
以公較于此數君子者忠誠有同符遇合有獨絕宜  
我江人之終枯公而公之幸我江人亦無已也

楚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三

送涂叔朴入山序

夫入山豈惟于避秦宜哉大浸稽天無能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無能不熱其接時而至前則燥溼均病之楚人謂蕭人曰有山鞠窮乎意者非山亦何所得鞠窮也余于叔朴蓋不能不厯把臂之想焉叔朴之爲人也多知而少言方步而肝肺其外有黜然之光丹絳之氣自足于內協唐而許之固其質耳抑余惟之凡人之去其所非有者不可以謂之讓也亦不可以謂之隱必也去其所有如子臧季札斯曰能賢進賢室稿

卷之五

序

叔朴蓋已在此位也而起然去之顧未嘗銳然去之復未嘗噉然去之跡其當年所以爲賢父兄之所嘉歎學士大夫之所儀刑當路貴人之所推擇而虛左以相遲者叔朴于此雖不必云津津而得意乎然抑實無所愧歉于此也夫有足于其內而無歉于其前者斯可以保不變于其後然則世謂處士純盜虛聲或始終易慮有如樊英周顒盧藏用之事者余以信叔朴之必無矣迷陽卻曲所往而傷遠志小草一出爲累叔朴決計焉余于叔朴亦從吏焉杜樊川作送

薛處士文乃以處士之名爲自負而謗國而又曰上之命一日來于之庫我輩居則來問學出則來問政千辯萬索消滔而得如此則善嗟乎樊川處士卽處士耳而安所取于一日之名千辯萬索之詞也乎余不願以爲叔朴舉似也真誥曰交生神梨方丈火棗當與山中許道士不與人間許長史就一人之身耳而山中人間大致懸絕享受頓殊此亦可以感也我輩生平淨明忠孝神仙之里發明興起今正是時竊聞上真既有以詔叔朴矣叔朴其直承當焉幸勿若僕病未遑虛願而不至焉耳

進賢室稿

卷之五

序

送肥遜道人張心菴入山序

肥遜者一曰荆蠻肥遜也荆蠻肥遜者余所以爲張心菴別德號因書之以畧其肩者也雖專言醫藥而義不止于醫藥雖未言神仙而義更全于神仙刀圭之物神仙用之醫藥亦用之卽此可以見其會通矣乃心菴之學初不止此心菴起吾儒家業旣大就有志當世之務拯救生民不自溫飽第羞爲隨牒猛用廢書至于遠遊名山大川之間精修素問靈樞之理一時王公貴人聞名造請無不嚴之以師友而許之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三

以心期者而最後始讀飫之篇知天所壞爰反故里蹉就于余以爲余所同然亦有秋冬意者也亦無風雲情者也亦兼世出世間法者也故暱之而襲之王公貴人則莫不以心菴爲仙去矣漢帝有言吾視棄人間如脫屣耳豈圖至今日而後乃議買山乎夫耽一壺之樂而負叢桂之招度非心菴所旨心菴于仙無不學也吐故納新學之矣取坎填離學之矣房中學之矣劍俠學之矣忠孝固學之矣下而爛柯積薪尤學之矣顧所未學者艸衣木食與黃白二術耳挾

黃白之所甚少而規衣食之所必需毋怪其遲之又久邇者心菴從南海來橐中裝不知何似而卽以是時謀入山得無尚仰醫藥也乎蓋萬九阜年兄仕粵其謂心菴者惟以肥遜而畧荆蠻似乎醫藥可已然而心菴亦何忍棄其初也在易遜父之文肥或作蜚而蜚又與飛同肥且飛卽不異莊生所云鯢鵬之運大翼豐毛千嶺瘠何取黃庭經曰寸田尺宅可治生此固心菴優辦而今復使心菴有西山一畝之宮數十畝之產稍料理醫藥以爲之佐助則其肥在是矣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三

其飛亦在是矣後之人勿誣張氏子孫有一不從赤松而學辟穀者也

爲黎宜巖公建講堂序

鄉三老數輩來言若無爲孺子泣也若大父母且日且奉天召以行其失恃不惟若顧惟若也能留之而何得無意蓋余雖悲塞不開乃心獨皇皇焉欲一留衆人之母以板臥乎則或曰細矣而嫌于爲容以生祠乎畫像乎碑版乎則或曰濶矣而其事有止無以以講堂僉曰是黃帝氏服其教百年之說也避矣無得而加抑父母嘗以勤于張公若嘗以勤于蔡公其則不遠吾儕小人竊願從諸君子之後有事焉因鼎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三

先有少分之類不仁此父母之爲功令與吾與若而心苦者也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古之明君嘗以是誠其遠吏而父母爲之純用經義覆上以安民大道之行貨力不必爲己若無亦陰受其賜而不知乎至于蜚鴻歸矣害馬去矣名召而宇杜者且髻以龍矣若宜能言介按堵矣吏刻木矣士在陶鑄而挾風雲矣若宜能言鄉三老頓指數未休余中止之曰余將爲鄉三老縱橫言之縱言之者以歲橫言之者以方及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甲

余之初生有賢父母黃公者先大夫嘗逮事之余幼從先大夫耳剽其語曰南昌宜五令謂一錢糧一獄訟一郵驛一交游一上官也今父母之才無論一南昌而五令直可一令而五南昌是以方言之如此也又余嘗聞諸父母曰吾撫字之事可謂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者哉催科之事則自戊子開城以至今日無復有分毫遺欠在是父母有前十年之功也夫可功于前十年則亦可功于後十年可功于後十年則亦可功于百年是以歲言之如此也天道固一張一

弛哉幸其張不至急弛不至廢而已矣漢嚴詡守潁川得徵官屬祖道謝據地而哭掾吏問之則曰吾哀潁川士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乃代詡者何並並能吏有名稱猶足哭況劣並者哉然則服父母之教亦終在于後賢而不惟後民也父母固曰吾將榜吾法而傳之以防其亂改今堂成而遂置榜焉夫亦都人士所急圖而不獨賢勞我鄉三老矣鄉三老于是唯然受簡以退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聖

送熊雪堂起少司馬趨朝序代

雪堂先生奉簡命起貳樞密行有期則人望大協自朝野公私間權躍各倍恆等非異時登用者所能概見乃里中諸君子過而屬余以祖道之詞余非能言者也先旬日嘗奮筆序先生全書如劍首之吹盡于一映其庸可復續顧以次馬齒為役執爵侑而藉口余何敢然余竊惟古大臣能以身繫天下安危處則蘊風世之規出則展林時之畧使人聞其姓字仰其丰裁如景星慶雲之幾一見而又惟恐不再見者在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聖

晉莫盛于謝安石在唐莫盛于裴中立在宋莫盛于司馬君實而在今日有先生遂若三公不足四矣然三公重名或肇于未宦之初或騰于旅退之後而真宰相之稱又或成于未為宰相之日此皆先生能有之而能似之者也于是先生資少宰且十有九年復除乃補少司馬蓋用新例曰非起家庶常即不得更佐銓也而庶常者是劉忠宣之所初不欲就周文襄之所始就而卒去之而先生嘗不屑之者矣顧此番推擇又似勿以用例為舛焉而當宁柑檮庭臣推轂

海內人士莫不延頸企踵屈指以數先生趨朝之蚤晚者其意亦在于爰立作相也夫相固重先生乎相亦人臣也以官制而言之尚書正卿實衆中官之號閣學緊機原參五品之列卽尊貴豈有定論就如樞密與中書古稱兩府如漢丞相太尉之互爲表裏溫國嘗堅辭樞密副則魏國潞國從而交譏先生于此應書忻然絕無薄而不爲之意蓋亦有所用之矣先生生平勇義不讓而聲利之際獨能處以澹泊卽十九年少宰未或終三年淹始以投筴繼以讀禮皆不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聖

暇煖席也魯國一人尚復殆庶今日者出其緒餘陶堯鑄舜其有加于先生乎抑有變于先生之昔日乎救時者不能爲時能不失時而奉時已矣四海一家冲聖在御其前發後承左輔右弼甚設而惟倚先生而調劑之此如水火金木之安于土而春夏秋冬之行以元氣也先生籌之有素而布之甚優豈未學補袞若學之而不至焉者所能效其一辭之贊哉然先生自爲蒼生而出霖雨旂普施而得月亦有先後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里中諸君子同慶彈冠

因僉謂先生之能厚倍于已也而余雖衰邁三日之事尚冀滿滌則特有不腆弁言若此日之驪歌在余與先生可曰三同謂同學同師同患難也所不同者直先生不屑之庶常耳當老漁時念此東塗西抹少年所得已爲剩物而先生勿之唾棄長安日下軟紅塵中頗復憶南浦五君子詩筒往來其間曾有此婆然一公否蓋先生爲謝安石余未必能爲王彪之共掌朝政而先生爲裴中立司馬君實則余尚得與里中諸君子或以詩文或以議論爲之白樂天劉夢得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聖

畢仲游也先生栖遲蓼水之上讀書十年實與余滄浪亭子相望春水綠波觀其起落以知世運之升沉吾道之消長而獨靡有定居求田問舍知非所急今日一出乃始搆湖上數椽爲退隱地是余德甫先生舊宅而余何謂其形勢似弁州園者也出入大小七才子間既不羨兩文端爲鼎足而又兼有土山午橋獨樂之勝則余將寄語遠人以爲此無地起樓臺相公今亦有可以旋馬處矣若夫先生不朽大業必他氏金管書之余未能更僕余方簾舟南下尚得爲先生前驅以從客平燕磯牛首平山堂邊漂母祠側而言其本簡

紀遊詩序

莊生曰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勝狀假設有勝神而更能連屬勝境以爲之助益其所發揮當必不減于龍門之史少陵之詩矣張子道柯爲詩有少陵風而命篇直曰紀遊如以爲萬里路可循萬卷書不可說也乃其本領甚大函蓋乾坤抑非盡句身邊事余曩者再讀道柯試牘而好之固未得爲知全豹矣既道柯以五經試于有司數數見怪或曾而爽其直或定其直而不售此豈道柯之所患患在才多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乎然終不聞其碎胡琴以傾之唱鬱輪袍以幸之也古通經之儒若戴憑之奪重席許慎之譽無雙以至二劉之來妒恨不具論論邇日所見則顏氏子已在別法自鳴而得之道柯實不在別法衆推而失之馮氏子家聲騰上有預傳而得之道柯有人先容未承按劍顧待詔司馬門過期不得命而失之夫亦其遭時遇主之特異矣雖然而直爲其難者以夫經有五通其全州有九遊其七此意蓋足相副也夫學遊宜又遊也高衙臆祿或者樂之似乎過于仁智之山水

然而在易之言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斯其爲遊也有溺道柯雅遊終不及溺應得李官左授藩幕安之若故蓋吏部靳以是致訟文之罰而道柯復優以是爲富詩之地焉右渠天祿固將遜之大林丘山亦必不能勝之此道柯所以紀遊也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序

海珠頌畧序

海珠頌畧是寧紹兩郡之賢士大夫所以爲防觀海衛都閫王公巍菴紀其成蹟而載其謳歌不啻詳矣略之者何略之如云未盡言焉云爾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獨可卻穀謂是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此其詞抑容有未盡者邪天星將相故同處一垣中而論古者亦往往以將相提衡而竝列之余嘗有取于李氏藏書爲其不以名將先大將大將非必皆登壇授鉞卽較其名實不過如所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聖

謂大臣而止其詩在于元老壯猷抑郭子儀所以應占于乾九二也巍菴今猶累閱需次大臣而人咸歸公輔之器詩書禮樂旣聞耳矣事固非妄庸雜流執紼賈人子之所得望巍菴之歷地于南粵取一焉于桑梓取一焉于浙取一焉其在浙觀海周巷各取一焉在觀海增陴飭祀無不取一焉要之能持大體慮遠長久遠不僅僅以鳴鼓擊教擊刺爲務視秦恬漢青惟上首功或殘元氣者蓋霄壤絕聞之觀海重地實砥柱乎東南是湯信國之所創建威南塘之所

廓清巍菴于是亦爲其始亦爲其難乃兼有二公之勞績然則時地重人乎抑人重時地也且余嘗有轍跡于此此地固山川秀特人物瑰奇而文章之勝氣亦不易可得降下乃獨于巍菴交口而延譽之且推轂之無間焉者其必有所感矣唐人之考節度使者銷兵爲上足食爲中能戰爲下竊揣諸賢士大夫之意何爲不然雖然猶有本論古兵家故與道家相表裏自非一劍之任而免且論材先言干城猶其巖分至于仇匹而事乃切又至于腹心而道愈精今夫巍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聖

菴斯可謂之有心腹者矣屬草昧之際以依日月而從風雲遭逢事會固不乏人而可與河山同長久者則非有心不得也余因爲巍菴序論及此不敢以阿姑畱左券



有功聖域冊子小序

魯大夫之所稱不朽者德功言蓋如鼎足而上大禁之明乎其重在德矣自佛典有功德之目而舉世亦以為恆談則冠功于德之首莫或病其乖次其實事有相因而起非事聖賢者庸可謂之能事事者耶今之人竝崇梵宮而姑置黌序此所謂偏知知其一忘其一禍福所在則勤之職司所不存則已之耳孫子啓明有概于是也以爲大成坊街直隸湖水前人比之學宮一筆然矣此筆未嘗夢還乃不得與劫後之

蓮賢堂稿

卷之五

序

兗

諸廢俱舉豈道在瓦礫矢溺莊生果非寓言而滑臺氏之儒所謂行不由徑者衣冠出入亦可聽其舛深一丈乎于是焉急起而圖之圖之以獨力因人制曠非所期也而聖錦千尺斂然文章可履可視矣聖錦之名余不知其爲今爲古然而被服與率履皆在仁義充塞卽未嘗藉之以爲廓清亦足媿夫都人士之臺笠其觀而藍縷其實者蓋孫子固多從事于西方之聖人矣百福寺其所修不住布施者也而與上人非耳且訂世外之交乃其地近聖居心存義路又能

若茲非耳感焉屬余辭贊余遂弁其事策以有功聖域四字併爲文之大都明其功與德之合也而起而視夫諸君子之言亦無不美且備矣余以勁後則不能顧更爲之嗚矢其在三立中尚可相附著而至不朽者乎

蓮賢堂稿

卷之五

序

兗

爲南昌縣別樹宇父母作講堂序

張敬夫嘗送人作郡惟諄諄以講學爲言可見儒術  
吏事之通而亦知正心誠意之不妥也由是則爲之  
講堂以視其南面而出治之處宜于崇嚴又不必于  
急遽而常有所需待其宜于崇嚴者蓋無廢講學之  
功而其不必于急遽而有所需待者實先得講學之  
意所謂教人而不勞人道固然耳若我樹宇別公誠  
能以經飭治者其綏惠南昌凡五六年化成矣夫此  
五六年間何一而非講學之日于燕寢則講焚香可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至

以告大千訟庭則講刻休期乎不對于簿最則講有  
合催科于撫字之心于按行馳驟則皆講無分龍蛇  
于赤子之念如是而講何必堂爲之堂者是南昌人  
之所以勤公而欲志其不忘者也若曰君子之教思  
無窮全寄乎此矣夫立之教者則有思而無縱服其  
教者則有思而無教此乃所以爲無窮抑春秋傳曰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蓋從後事而論之則然而况其  
初亦未嘗取我衣冠而褚之者卽講堂亦豈若鄉校  
之宜毀而不宜立也地既卜矣材既選矣功不日以

成矣余雖不文猶是服教之一子弟也行當敝衣冠  
爲公奮筆而作記無讓而茲篇不過爲發語之端豈  
敢曰世鮮山谷卽無一人能言知南昌之周茂叔者  
而使胸懷之光風霽月更不得著爲顏色以滿于屋  
梁也乎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至

廬陵行鹽詳彙序

經濟之事也而或稍與道違則其去功利無幾矣所謂道初無一定之規第適合乎時宜而不出乎私智此惟儒者爲能然廬陵制食淮鹽自前代防中更而食于粵者時爲之而今日復食于淮者亦時爲之顧彼一時也以急軍興則王文成公于是通變此一時也以足國賦以從民便則慧勇于公于是道古此所謂儒術不期乎同期乎當乃連篇累牘詳哉言之夫亦既幸而報可矣廬陵首吉屬不過一邑而通吉之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聖

共道三郡若廬陵者數十而爲之左右而皆視廬陵又推而至湖南諸郡若廬陵者亦數十而爲之先後而亦皆視廬陵則公此書固天下之全計也公直以勦廬陵之職憂廬陵之民自掩且治行無不爲第一者與人能頌之公更欲以餘事之一節自掩雖然亦豈終得而掩之已乎昔劉晏嘗使錢流地上惟是能用人陳恕爲真鹽鐵而其美見于知貢舉以是知名人故各有本領也若夫于公之門其高久矣始太公司直先生立幟菰苑東南之聲氣歸之竟陵詩人

實藉其延譽而起而公今日在鳴琴製錦之餘有讀書見士之致所交若余友陳伯璣張斯厚皆諸侯之選材而余毫無聞亦得備隗始之列公操是術也即他日所謂爲冢宰而兼制國用者豈有外焉廬陵蓋其兆行耳嗟夫人材實難由乎後三代者如蘇綽作告冒先身心次及地利誠可不愧爲王佐乃偏處乎西北雖事師周禮未免濶俟之隋唐公之嘉謨及身行遠盡將過之而余從江上得把臂公子于晉其才能亦甚有異乎大業之蘇威也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聖

來鷺集序

十年之內二上豐城所見所聞日有加進同人王价子昨語余以來鷺之祥廣徵詩詞且屬爲之都序蓋爲父母慎菴房公志盛事也公治豐城凡再易草木其美政在人口碑未易更僕而悉數惟是能爲物天者物謂之天乃以六月地動之夕鷺則來歸甚狎而不亂公因作亭以表之鳥欣有託斯義豈不然乎夫鷺爲微矣而人之稱之也一以其白一以其序白可徵乎清修序可合乎羣衆同獨之德實于是乎取之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聖

其著在詩篇者莫尚西雖事乃與嘉客白馬因緣表裏然則擇木擇主之智亦復得而通論也後世但用仕宦者立朝之威儀而爲舉似此說淺鮮恐不足以復于公余所復于公者惟仁及物惟誠動之鷺有覺知既不難爲中牟之馴雉矣而日者諸圩無恙蜚或見端公爲文以劾之其警句有曰我之行能未必如韓汝之伎倆亦未必如鱣也潮陽之故于豐城再見焉遂得使波靜流安若與無支祈而更下一鍵而諸爲去其害馬且使馬如羊者正復可以類推古之君

子其于物也無不愛而其于愛物也亦莫不爲民而充爲民而設故禽言可詩或四或五脫褲則念惟租之嫩姑惡則感孝婦之遇以至提壺而醉君恩麥熟而想仁政其用心各有異也而公之視鷺何獨不然若石林燕語所載梅聖俞嘗賦靈鳥范希文和之皆爲賢佞爲賢佞猶之其爲民生也及聖俞作後靈鳥賦自爲得失爲得失豈所以爲民生乎今价子之集來鷺詩辭余有以知其意之出于前而必不出于後也于斯時也豐可謂豐元氣泰和而日用飲食誰之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聖

爲耶蓋琴聲在堂薪樵之歌間作更鼓分明津渠甚設鬼車不窺庭氏無事余雖衰邁方將極負其在桑七子而來以備爲屬玉春鉏之一足矣

授田關書序

析署古乎古也當歲甲辰官爲再行丈田之令先班  
弓尺已狹因論殺其謀置狹弓者而後班弓尺已廣  
廣恐失原額矣其莫如仍丁酉之舊乎仍舊則無復  
紛紛爲是多服乃得借兩李親翁之力以料理分田  
斯時也余年六十有八不可謂之豫事丈夫子至于  
五人其齒雖皆穉其勢亦必不能久合遂將田六分  
分之五爲子一爲父此有豫道初先大夫嘗以七子  
而七分之則末弟乃生而無田然末弟實不病無田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至

此猶有豫豫在知其阿兄之能爲末弟保任也余雖  
衰尚未及先大夫產末弟之日此後倘更舉一子可  
以已分相推更舉二三則不免缺而不備亦是前規  
獨未知諸子中誰能兄爲父事如余者分田之法貴  
在乎平極腴者碎之不欲偏肥極瘠亦爾此雖有意  
取平而不平方自此起余未敢謂前人必智過後人  
也今壹以庄爲斷人拈一庄畝多者則以益其少者  
亦無幾何矣其或免于一瓢百壘左牽右掣之弊有  
如異時之事者乎又從俗法宜闢防故偏耳卽安知

無有以闢爲故偏者不必爾也李親翁標正德利用  
厚生六字極雅馴遂因之卽第一子得正第二子得  
德第三子得利第四子得用第五子得厚余畱得生  
退乾于西北而近少男此其義乎是爲敘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至

吳紫朝和陸堂山居詩序

遠公記廬山有令人斷然欲往語是山人居山中之常情也而或者曰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則是識山者非山中之人矣能言山居者亦何必卽山中之人乎分寧故多奇山雲巖在郭內奇尤不減第未知其視匡廬何若乃陸堂大師居此有年宜爲詩以著仁者之樂紫朝吳子雖假寓于分寧亦未必住卽枕流而行卽著屐顧其爲詩不少讓陸堂則陸堂如遠公邪紫朝如宗雷邪卽不宗雷亦直追陶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吳

謝矣余讀紫朝詩超超欲上不惟拔出關籃實能先走覺路于已得休歇之場而于人切喚醒之意不然則莊生曰山林丘澤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勝又何足以咏山居哉余與陸堂多往復且未及和詩斷然欲往之謂何猶幸得爲紫朝詩序或者可以贖憤屑之愆而備三笑之一耳

撫虔草序

書有之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蓋上道必盡于德也而下道則止于民也人臣處其中交職乎宜達豈固修二道以分致之哉其大指全在重民矣夫上所爲莫之禁其德施于民莫之禦臣惟將順焉而已足耳至于民之爲民實難生歟之命懸乎上而上德不及焉則亦已耳乃又有上爲德而實非所以爲德上本欲爲德而積漸至于不爲德者而人臣于此不自其意不通其窮而壹以將順從事則民乃重困嗚呼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李

此可與老成持大體者謀之非猛銳鏗薄之士所得與也方今國制督撫必倚舊人夫豈惟取彼顧同道茲艱巨抑亦有親臣世臣可以爲民父母之旨蘇公權我角材豐沛間旣居上第數歷中外所至有聞舊人之最賢者也虔東南要害當江楚閩廣之衝萬山深箐附艸木作狐鳴往往而有督撫之最不易爲者也用最賢之人于最不易爲之地是見天子嘉惠元元之盛心而公果足以副是推擇矣事之大者莫如兵其急卽莫如饑公曰吾分也顧饑不爲繭絲之緣

兵不爲荆棘之處邪史亟賊而將虎狼食民無厭惟  
公有以正之今觀其誌蠹除貪約束明備而將體要  
畧一篇尤節制是謹大氏無慮皆畱有餘不足以還  
民天子之德意既然而公之舉措卽無不然斯真能  
將順者也盜在法有正治而無從治是以曰除惡務  
盡滋蔓難圖今或使宵行之夫過彼乎忠義之號薰  
沐之澤盍加于殺越之流無謂余行道塗嘗及見公  
之目蓋寧購賊首而勿賞招亡朝廷開網一面別  
有所用之終不使爲羣盜假借斯又真能將順者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空

也夫吏爲上而養其民兵爲上而衛其民而或害其  
民盜爲上而殘其民又驅其民由公之所以治盜者  
免民一死得其一一生無復有名爲德而實不爲德者  
矣由公之所以治兵吏者免民二死得其二生無復  
有本爲德而漸至于不爲德者矣公之功亦高矣然  
且禁火債以紓其困一之極弱女以蕃其生二之正  
儒術以厚其俗三之弛刑獄以息其黥四之嚴約保  
以固其圉五之于是戍之孺至公來而魑亥之魃不  
入公境精誠之至庶幾格天傳又不云乎其波及敵

邑者君之餘也迂生蓋嘗神往建德而公則匪直與  
八郡之民共樂其清和之理四方有事無不肯尾相  
應投袂振策而及之昔陽明先生嘗一用處衆以禽  
反者公復用其裨以驅長鯨皆底鄱水五嶺之上如  
或摩崖此亦足一書也撫虔草之刻嘉謀不忘義存  
人告中間爲疏奏檄移誓誥序記各體之文亦復多  
有讀之者能言其歷練之素愷惻之誠機畧之用種  
種不讓古名臣而余無所窺見獨推公所以奉聖主  
軫民生之心而合之于威有一德之語且以著人臣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空

之將順者在爲德不在守文也亦可附知言否也先  
是終公撫虔善而余醉心焉其去也語余曰後來之  
賢十倍今觀公書允足稱國體之良而心術特近三  
代以上公固老成人也亦無欲人也亦澹泊寧靜人  
也能賢如是而終無赫赫之名不自大其事不自尚  
其功惟公之有而終公之言也信

舒管生廬山遊集序

管生之尋盟于廬山也其名爲避祝其實爲避地避色避言凡避之事如隱隱而用文此猶陶公之止酒乃不止酒而東坡之不欲作詩未免作詩矣會其時無有爲管生之白衣人而羣呼管生曰故侯者集中所紀亦可得而數焉今管生屬余序廬山遊集而因謂之曰吾將去而遊閭阜則未知閭阜有呼管生曰故侯者否乎有爲管生之白衣人者否乎而管生之尋盟閭阜豈後廬山乎昔郊超最愛人高隱每得其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人輒爲之辦百萬貲造立居宅管生昨年但曰避祝也管生而不但曰避祝早有爲之郊超者矣且閭阜之遇之猶之乎廬山之遇之也管生之遇之猶之乎余之遇之也

陳公典遊詩序

陳公典之于山水以圖收之又以句收之斯真能樂山水者也取之不厭顧近遺其應接不暇之山陰道上乃遠求之于豫章豈謂丘壑間亦復有江西派乎斌媚之去而蒼老之從是有獨尚也于是公典遊詩成而謬使余序之真意亦若是則已矣莊生言三籟止註其一舉九淵則軼其六此不得謂取畧正謂取詳公典之于豫章十景而僅以三詩括之是其法也大可彌宇宙卷之不盈分余知公典必不以山水主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領獨讓一宗少文矣公典曰豫章之遊爲廬山耳而東坡昔遊廬山絕意作詩其自言廬山南北得奇勝十五六不可勝紀止畱五詠二勝之目公典于此進退出入知必有同符坡老者且以圖句兼收之物視山陰道上爲何若或亦類蘇氏之記三峽而神往于滄瀨黃牛也乎



自得贈言序

戴孝臣再之藩而不忘其故也製一冊屬所知各爲贈言冀得以朝夕諷詠把玩有如見面談心此意良厚已又屬余序之將謂余必非若腐草朽木無情之物然矣而余于是乃獨不能爲情蓋余與初士俱起同席而疑年且學于一先生正未嘗有異乎之撰而余終以鳩鷄之才不至而控地初士則大鵬南北其翼若垂天之雲也此所謂人之度量相越初士之占明夷左股爲世共悲無害其大而回視余雖志首丘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五

實無安臥負母而外息多創焉新生之犢猶不可知初士之鳳毛麟角滿地矣爲諸葛氏者何必共在一國之士孝臣從父于外周其大事遂閱遼海歷星霜尚得謁間歸故里掃先人丘墓問廬舍田園案行松菊與昆弟極歲時杯酒之懽然後過諸父故人家相勞苦話三生纔爲握手也卽國恩亦可謂不薄以孝臣之厚意能不忘其故者其有不知所以爲報者乎人之自致君親而下卽其倫莫大于朋友而其事莫盛于文章今日朋友文章之二道在藩爲不乏而鄉

里間反多患苦不能如意若寂寂不敢出門庭者孝

臣而不悵然于舊國舊都也孝臣而悵然于舊國舊都則余將以此解之矣美之與陋何常之有此方在古猶爲荒服經兩南渡後而始有冠冕大家以至于聲名文物道學節義如淵如林若夫東漢之名士管寧王烈之流固甚安遼東也唐詩人劉軻亦嘗云處邊如沛然其所挾持盡于言忠信而行必果必果錯文也當作篤敬而余考軻爲沛人其所處乃在高安自沛而之高安卽謂之處邊如沛然矣今孝臣實自高安而之沛也又可謂之處沛如邊然乎用三宿桑下之義則孝臣當爲兩地不忘而新朝之所以待之者亦將有無已之恩行可以源源而謁間矣余作弁語竟乃爲目于冊署自得贈言四字而歸之蓋曰自得其得匪由贈也而苟有自得其得者亦何不可以自得贈也正己而不求于人中庸之教在言行慥慥之餘亦必不出于忠信篤敬之二物耳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五

賀佟輔萱舉丈夫子序

聞之鄉三老曰輔萱佟父母之宰豐城也適威與惠之中者也蓋其天資本于惺惺而時事多所難爲卽繭絲保障襍施之抑未嘗非公爾忘私過則歸己之志居無何果有欲殺子產而與之者矣于是卽于枰駁異同之說粉如左右之袒各見所謂吾誰使正久之而中朝漸白其枉將還舊玉且不次待焉天子以爲取足辦吾事而止矣苟無自便何恤人言不得輕墮吾萬里城也而上天則亦以嗣子產者而示意矣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空

當其時案吏斷斷然簿責數數然父母之阜袍草屨敝車羸馬以行于章門道上者亦僕僕然皇皇然僅閱一歲而子生寧馨入來英物啼出人無不爲父母喜也曰宜也夫豈惟所親嬖者宜之泛衆皆宜之曩之有嫌于父母者亦無不宜之黎子待其宜之一也黎子雅慕父母而坐疎遠未嘗得一識荊州乃父母則顧許與之夫夫也可與言抑亦知言而能言者奉教再矣父母之詔語始終不及怨怒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視前事若虛舟飄瓦無介于中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笑

獨睠焉爲豐城長慮躬之不聞而猶卽其後敷盡矣明半無魚嗟乎用是說也豈有官爲驅魚之術者哉子民之道與生子之事同實故父母者家人之常稱而至取以爲南面官人之號古良吏云召父者無一家而不召之云杜母者無一姓而不杜之則爲之子者多矣疎爲之子者多親爲之子者亦必不少此其義盡繫于官也雖然而何必盡繫于官也仕宦升沉如蒼狗浮雲轉變不定血脈傳禪重寄宗祣卽置子組豆愛我桐鄉吳以加此東坡官與潯城詩曰有子惟于父母之前日則可以想見不吐不茹之風由生子之繫于無官者以論于父母之今日則可以信其不怨不尤之概由于子生之卽爲官利者以券于父母之後日則可以知其座上之貂必滿而牀中之笏無凶皆足以爲父母賀矣佟右族也余嘗得託交于中丞匪白公聞其世葢不惟豐沛南陽之豪實負烏衣

鳴珂之望中丞視父母在諸父行父母所產子正與  
泮然第之吁其盛也當中丞撫度移浙過南浦爲父  
母撰履甚恭但對執政口不言豐城事以俟公論之  
自明今亦可援嗣子產者而并賀之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完

王公調母壽序

古君子之贈人以言也二道其一進之而其一止之  
進之以爲有得也止之以爲不失也而苟其所由而  
善則進而有得又何如止而不失者之長乎王公調  
之行善矣隱于市而未嘗舉于朝乃其母陳氏之教  
亦善矣藏于閨而未嘗表于里由是則雖有得于分  
外如懷清之榮母且勿以爲榮穎陰之封公調更勿  
以爲償也母五十公調觴之諸君子從而歌之則何  
以修華封人之職哉夫富固其素也不必言而第衛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三  
財若懷清食報若穎陰又其所不欲言矣無已其惟  
母之百年難老而公調之得以永永承惟乎亦惟公  
調之多產丈夫子而母之得以時時弄孫乎此二者  
似錫之而非錫之似益之而非益之蓋其所持所守  
之固然與所受之本量也余不習爲佞諛之文亦能  
言其本然之量乃承諸君子之意而爲之發其端焉

送憲長樓雲霄兩地異政序

一代之興也其君若臣必同受命于天而相見于其所興之處若漢之豐沛南陽斯極盛矣皇清大業肇自東海遼左豪傑遂林立而景從一時肺腑之戚涓舍之賢具封侯將相材者乃至不可悉數而若我雲翁樓公未嘗不為稱首夫公之官于江西其名以執法其實亦以執法也先是固嘗有守斯官而長者其人其不可為蕭規而曹隨乎然曹治黃老未識老子與申韓同傳之指雖開文景之雍熙必滋武宣之深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主

刻矣夫張弛亦惟其時耳始江西去戊子之日不遠市朝原野雜然並陳故宜稍稍縱舍及今而民已樂生即或者生趣不無太過此賕吏之所因緣而吞併家之所間作也公至則奉天子三尺從事必不吐剛而茹柔侮矜寡而畏彊禦且規矩繩墨之正非夫愛憎喜怒之為有莫可得而高下者于是民憚其難犯便其易遵亦喻其惡惡乃所以善善焉昔者宋景廉先生嘗以修大明律而進說曰聖人因時制宜設刑憲以為之防欲使惡者知懼善者獲寧譬諸禾黍之

刈根莠而白粲之去砂礫也爰自李悝造法經六篇

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九章之法歷代為宗至于明而大備今之律猶然因明而損益者也此公之所以屢舉而斤斤欲為國家立紀陳綱移風易俗之計而特于江西兆行則大臣之議力歸之矣乃鑄九安公暇語余曰予知公之一也亦知其二乎公蓋嘗備兵岢嵐多惠政為我所逮事如今日已發冊相際則彼土之人國繪與歌俱存有若釋俘而往者有若贖息而還者有若建鼓而驅搜牢者有若焚牒而杜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主

變告者有若倍誓而盟于前牲牲而報于後神聽之既和且平而民贊之日用飲食者有束縵者有板轅者有画像者嗚呼何其厚也蓋當是時雲中作難山西大擾偏關為之不寧亦如我江西戊子事而刑亂國用重典公以為似之而非也而寧撫綏而懷柔之是其說又見于景廉先生矣先生嘗送其鄉人張孟兼之官山西憲府乃曰鷺鳥之揚揚不如威鳳之集鵲刑法之堂堂不如德化之容容人苟務德何檢王之不革公為岢嵐其猶得此意哉抑語有之不習為

吏視已成事公成事如此矣而今之所爲者則非曩之所爲也余兩異焉異其能惠而復能威亦異其仁過而義不過夫能惠而仁過者曩公之所以招尤能威而義不過者今民之所以鮮歎也且古之所謂治行長者若有能名者宜于郡卽未必宜于京兆宜于京兆卽未必宜于三公凡皆以威惠仁義之間有偏長而無兼致而公何其並行之不悖則天性之中和學問之純粹余壹有以知之夫旣已美不勝書也而安公再語之曰豫章肯嵐我所見也子言近情矣然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七

公不更官秦之靖遠豫之南汝乎以我所聞公在靖遠有聲河之功在南汝有揚河之捷朝廷錄之太常紀之而公雅不言但言治民事則此兩地者亦嘗以招集流民撤去戍卒爲之惠而以清察隱占剔除奸蠹爲之威此豈其豫章肯嵐之中交乎余肅然曰噫矣威惠同功要在通變諸葛之于蜀主猛之于秦遂判然爲二道矣崔郾治陝則惠治鄂則威張詠兩治蜀則前以威而後以惠然其隆軌莫過周召以三百篇所記周公破斧可言猛雄必先有哀人衣食之本

意名公甘棠可言慈洽實不令強暴雀鼠之有行儻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然也公兩地異政庶幾有之而似之乎若吳舞陽晚知慎赦而入蜀焚掠輒肆酷于其初文終侯已定律令而請苑益民更爲媚于其末此則時措之而有不宜者矣豐沛南陽之盛又何足以爲公夸公與安公皆遼左之大賢相友善故安公屬余言公而公本籍浙之金華余雅遊金華乃數稱宋先生語以况之夫亦謂其開天而似祖也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七

澹臺祠紀畧序代

國朝事事摹古而于明制猶所幸由以爲法不可變道愈不可變也王道之極大莫如教養人才而學校以進身反成謀利之地書院以窮理猶近爲己之門有志者宜何圖焉是故余于江西務盡復諸書院如鹿洞鵝湖白鷺次第修舉最後乃及澹臺祠也成而上比矣然時迫不遑規撫幾具一立之師貽車遂邁則余忤乎懼其不卒祠故有田若干是鄉先生所醖置以供會者事在初舉將逮百年鄧謹龜陰之不反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圭

齊魯俱譏余言之誠無過既得讀紀畧書知有拊輒應亦終無以余言爲過者而余別置田百畝並在版冊後來者踵事增華特書未盡則幸哉澹祠之不論于郵亭僧肆馬阜兵行而卒得爲書院矣雖然書院猶學也而人故小之豈惟小之將傷之也書院之田不猶學田也而人故公之豈惟公之將并之也前乎此者十年之事大非余所敢知矣禮不云乎君子于是語于是道古十年亦可爲古而余則必求其古之古余所立師亦猶知古之古者其繼自今日尚無以因陋爲仍舊而安變法之祖宗乎蓋萬曆之休明燦然可觀本朝之善法莫之或先也

澹祠紀畧續集序

澹臺祠爲吾郡講學地而有贍講田二庄一曰豐安在新建縣之北境與安義抵界流水入于安義一曰蕭坊在新建縣之南境租額各詳卷中蕭坊由撫臺蔡公捐置事起順治丙申而豐安之從來久遠矣其田自王府輪充白鹿書院則嘉靖元年壬午也吾郡先達以醵金從白鹿書院購而歸則萬曆丁酉戊戌間我生之初也皆在澹臺未有祠前逮萬曆甲寅撫臺王公實始建祠乃請鄉先生移講席其內田亦隨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圭

之來隨之住直至順治乙酉搶攘之際而後失之計時凡經三壬午有四歲豈可不謂久遠哉汝陽之不及蔡公是徵丙申來復益以蕭坊美而得僦寬也不才希當大任乃于先時同陳君士業受公管祠付囑于是年復受二田遂刻澹祠紀畧一書公爲之序及丁酉而二田俱失則承撫臺通取學田匪惟澹祠一處士業暨寬拱手交付益以恭成命耳不知其遂爲旁落而中飽也已閱十四歲寬每向當路暨郡中諸老言之無非志失職之愧且欲使後來者知有是事

而已豈敢以振復自爲功乎一日文宗王公光顧敝廬正當識韓之始忍俊不禁輒復及此而公曰已有生告理行其詞寬對曰得無爲某生哉其人不相見數年矣其言是也府斷于是歸田而屬之此生公復駁議則府以簡取鄉紳報公乃批定送李黎二位收管李吾師也兼三達算宜領袖郡中事寬于地望甚輕微矣豈得云耆老久次或者以不行其野不達其馬乎則當時既悲銜屢後此亦豈無太行之坂哉此某所爲忤乎其懼之也寬不敢棄命廢職而弟子于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主七

師尤有服勤之禮故受任數日後卽以已財獨營祭丁奉師而行事更破四十日之工察勘田佃及經斷舊租或支用或收貯一一明白然後止馬力竭矣不能更取一焉思墓在崇禎壬午時寬嘗管會而不及田租以租專屬涂映薇先生故丙申時寬雖兼管會與租而幸得奉教士業士業熟新建境土才又兼人寬所贊襄僅三之一而是時綱紀者久已化爲異物今則應門無五尺矣連旬料理皆以雇倩豈可久長稍有疎節竊復恐人之議其後而至以公器爲爭器

也用是造一清冊上之吾師祭不易物簿正先焉惟是助祭者或宜通行知會徧致福胙或止于管會而管會者或如故事止于二人或增加借重則惟吾師裁之以益光前典更利後昆曷不云乎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寬今拈此倘亦猶是出位之思雖善學損不善學良然而耕獲苗會私意俱盡竊復願學无妄自此日以往祠宇廓清講席重葺寬未嘗不可從諸公後雁行避影臺進鵠立而始終備爲友教之士大夫也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主七

此實辭管會而上之正管閭師書耳師病不收因造一清冊交杜覺翁題之曰續澹祠紀畧而以此書本末詳盡卽置之前行爲序焉

游新建詩集序

凡說詩之家往往舉拈正變顧未知夫有正必有變者時爲之也至于正而能備其變變而能存其正者人爲之也苟能備其變存其正則經術經世之事庶幾乎全豈惟詩道如我起南游公誠其人矣公以閩長溪名士擅文章取上第久之而宰新建治行長者亦及三年會世之多故疆場之役一彼一此遂使章水如沸羹公于是初無征繕之憚日有折衝之勞蹇蹇匪躬坐成痾瘁公尤不以亟告也而制置者特用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七

憐才與爲題代斯豈非天之所贊乃百里之寄不以重煩乎士元而梁甫之吟未嘗少輟于諸葛自公移署來凡所托寓遊歷卽景輒詠因自命曰鳴草然無慮皆溫柔敦厚而不失之愚非有不得其平之感間取余友陳士業江城懷古六十章和之遠想慨然過其原唱又通目以爲棠樹云者或自況乎無亦有二南正始之思乎旣而合其他日所著遊鴈蕩詩若近日所以和余雜詩且評而爲之溢美者集成褒帙而寵余序之則余豈能言而知言者哉余不能言不足

辱公和而公和公爲詩當在緇衣之宜余不知言不足序公而序公余爲詩當在父母孔邁若是者皆不得以正變拘之頗憶當年士業懷古詩成國中屬而和之者蓋七八族余溫吹焉諸公篇什或有增無損卽增大率及其瞻昔不及其目前余無增損而公則以滕王鑒玉歌舞之風流不必復述爲裁去四章之三益之以泉建方伯劉公之講堂與劉公所作止止亭之二此似乎今古兩出而要之不爲兩出夫今古者其時也非其人也今人而古心卽何得不謂之古

進賢堂稿

卷之五 序

八

今人之古猶變詩之正也劉公有焉矧登其堂而知學問之道企其等而生止足之心卽何哉而不爲召康公愛樹以此論之公于詩不惟有別材抑有別識若夫公之純乎有道亦如公家大儒定夫文行知名而必于程門立雪可以爲善學矣公之游于利祿亦如公家世卿子太叔美秀而文而自歎不能亢宗可以爲善止矣善學善止此所由變而能存其正者匪獨其詩然也余序余詩已而更援筆書其策曰游新建詩集亦姑以新建志不謬焉



進賢堂稿卷之六目錄

序

張鹿野四書文序

饒林上歷試草序

拔萃錄序

墨選序

江右人文序

陳六吉近稿序

黃僊裳稿序

朱汝徵制舉義序

劉宜綬稿序

陸太初四書義序

偶社二集序

成社序

劉次公稿序

劉木叔歷試草序

進賢堂稿

卷之六目錄

一

姜介人制義序

江西文選序

王印周宗師稿序

求志堂新藝序

應制鴻寶序

癸卯江西春秋房殊卷序

易三房同門殊卷序

杜逸少試草序

徐吉士試草序

張冲碧制義序

東顯侯制義序

四省觀風錄序

春秋同門殊卷序

黃雋子文稿序

張樞臺觀風錄序

舒公俊制義序

熊隣虞制義序

楊爾京秋屏集序

范季友豫章草序

李潛菴制義序

百城軒近稿序

陳閔孝制義序

季孝譽麟書序

劉遠公古閒軒制義序

章凌九近稿序

進賢堂稿

卷之六目錄

二

進賢堂稿卷之六 序

南昌黎元寬左嚴著 同學舒

性成之校

張鹿野四書文序

入史傳來卽未有不以人轉世以文明世者人爲其變文爲其通而後史爲其久而世乃得以無窮是故今之天下猶昔之天下昔致慨于無人而今也晉用楚材往往輻輳積固後薪傳實前火吳興鹿野張公噪文壇有年所旣登庸于鼎革之初識者謂是生有爲而出不偶矣迨其坐承清問行奉簡書以按視江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一

右則誠爲其變者也賢門多疾將無似之夫詩不云乎張仲孝友賢治不肖厥唯本根非對枉引繩因事求正遂沾沾曰澄清在手也而文質相爲先資之言流傳海內又得見齊先生以定其售抑奚不爲雞林信貨余目智如矇嘗譏衡殆獨摸索公校牘卽以讀史相期而公一再官皆史矣披集出前文恍如懸記史非一家事也在於商周之間有主藏史者則先師來其敬問史爲重負寧直祭器之與九鼎哉柱下相君一閱秦漢初近星曆卒毗陰陽是公家史也公于

史復何多讓雖然妄意秋毫未足爲奇中矣而聊以告無罪焉至于青雲不朽白頭如新知己之云要亦非所取大何則汾水之槩不須將相而調柴桑之籃已無兒子可掎求約故易供剝瀆必難復耳而几余之感心篆臆于公者無亦唯是豫章戮餘生死肉骨轉世之事進于明民且好善如緇衣惡惡如巷伯性情具足無埃陳詩此所謂史不勝書將一書之而已也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二

饒林上歷試事序

選之于舉其名相伴其事亦不必相絕而或者以選有定員近乎析箸無定款近乎閏餘爲是劣舉則未知夫奉特恩而從事者重也取一而已雖莫大州郡號稱才藝亦僅取一者貴也貴而以多舉加之重而以恆舉目之不得而況其人有但以舉盡之不得者乎余友饒林上天才獨優學問相副聲壇坫垂仁十年冠于其軍者數矣朕未至于強仕獨名之縮耳意與齒俱壯也而望其登庸者謂之遲久習其家之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三

特達而蚤成者謂之數奇拔選之役林上哀然人情稍厭顧有所用其未足是歲省試林上之戰蓋酣又與主司同麟經幾承承鋒乃一投牒而遂報罷龍巾拭唾之不逢金壺灑墨之得過此同人所爲共惜耳而余雅故評文有左券于林上者既先其算命則矣以爲磨竭未離唐符需次賜不幸言而中是使多言獨可無一語以解之乎夫解之以其選之貴重卽不如解之以其忌選之貴重也與時亦嘗選矣而自署過高至不願登甲乙兩榜復申申晉之倒見如任人

人大將是宜以析箸閏餘折其角者在于林上則何有焉林上視掇科不異掇蜩狀且得之不驚失之不驚蓋蔡澤曰富貴吾所自有也而賈堅之射牛拂脊摩腹拂膚落毛其少也能爲不中其晚乃能爲中前日林上無舉而亦見是殆能爲不中時過此以往林上復兼有二舉是殆能爲中時而要之皆在文福之間巖分之論進乎是者不有生人之二大戒曰忠與孝古今之三不朽曰德與功與言而林上久以爲胸中八九雲夢則所謂不得以舉盡之者非耶俯仰卅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四

年間自己巳乙未至今三選如爲鼎足朕其前事之甚盛者亦繫諸兼兩榜爲無盡之人不繫諸高自署今女畫之輩可以策于來者矣夫畫其後者鮮不棄其前也足已而必不問矣今林上出歷試之文以當載贊豈爲不忘筌也哉欲得魚而已而姑以七日長余使爲之醺醺且見事况賢于隗少陵亦云乎文章有道交有神此二物者常相生也故風雲之際林上當自是多師而霄壤之懸余則于何求友夫林上之尊甫公石先生纔拍肩余以有令子得專情拂棄校

之欲逃禪而無地勅斷而無人者又不啻一霄壤直  
倍以日劫也余旣以言林上抑不能不憐公石于是  
夢立蛇走而希進于心目尚可爲之道里也乎

序

五

拔萃錄序

以人文而化天下者有後先矣其先則爲七旬之羽  
干其後則爲百年之禮樂在于今日尚居先後之間  
乎朕鄉聞南宮之試凡五舉而江西得少治兵過師  
之役江西得多此于文宜不逮而以文化之道宜  
有加也顧或有意焉而其間未去者其事亦不立自  
少司馬蔡公出撫茲土則直以理學節義之品還之  
以作其氣有司不得撻士以安其居書院修復無或  
在瓦礫間以寄其教以近其人山長之選有從隗始  
而文章大可得而言焉會朝廷罷直指使者壹以觀  
風問俗及塲屋監臨之棟相歸夫亦重倚公爲聰目  
遂乃薄銳遠去彥才應求聲價于文賞心自予爲簡  
試牒中良篇授諸劄劄題曰拔萃而屬余小子元寬  
序之寬于此固結習之未忘而候鳴之不已者則安  
謂文章可言盛衰終不可言絕續雖復當焚坑之日  
猶火傳也況右文無改于初乎孔子曰斯文在茲又  
曰道未墜地在人是其人豈如所謂副墨子孫僅僅  
呻其仙畢而已者公故不爲專家之業而隨陸絳灌

直將奴僕命之通讀書上口幼習無遺流目所至一  
一能覆天資優矣登高作賦琬琰時操自封事而外  
益攻序記諸體文采厚矣秉其優負其厚而下士則  
有吐握之勤作人則有豈第之實性情通聲氣出矣  
凡若此者何得不爲文章之宗主而寬亦何幸而承  
其下風接其隆軌也乎易之責是言人文然亦火傳  
也夫火爲文明自乾以來歷十有二卦而後見于同  
人則同文之義矣且與乾相爲歸覓則亦天文時變  
之所起矣變其同而有間何以成文噬而合之斯可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七

云責故去間者兵刑之用所以治也間去則成爲頤  
飲食之利所以養也去間而復于大同族物之方所  
以教也今公之教我人士者于是編知之而其所爲  
餐之而治之者從可推見卽三年有成之時爲千秋  
不朽之事環至而捷應尚得以先後定之乎然而著  
讀公之書者則必先撫江而後拔萃矣

墨選序

今日文海猶未埃也哉先河之說則不過于正人心  
而朗彞卓公操是以衡羣彥比諸斤斤言文體者相  
距遠矣公起名家爲文章伯既踐蓬山直講帷華國  
欄焉典文之役東南莫不望以待幸公探策得江西  
獨有取爾所取于江西者人文邪抑人心也以人文  
則不免積衰以人心則尚似近正公安江西矣及榜  
放而孤清之氣升膏梁之質退篤謹之士前儼薄之  
夫屏公愈安江西矣然而公復有所未足者亦言文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八

體而特澁相者舉肥之處則余請爲解之解之以體  
又解之以非體夫苟不爲怪物焉異類焉斯已耳備  
體而成人可無絕粒以求纖腰也公教之曰是則狀  
矣凡所謂體一如其心心不能變我而體顧欲似人  
江西之先文神理是求氣骨相尚近乃爲效顰學步  
無論非本體也亦恐其失心焉假令以匱故一收將  
安用此于是屬余覆之覆之如觀楚漢戰處不敢言  
時無英雄也程式全用閨牘手眼各出而其餘大概  
未有以渣滓累清虛者雖漸之久亦陶之初積衰之

勢其尚有復乎夫海內之懸衡者是不一家而以公爲正以公爲正亦或不以余爲欺朕余非知言者也特未失心者也公其或曰夫夫也嘗窺牛豹管中老而智退不朕則若屬之人夜半取火視其不似己焉文章論美惡而已矣惡則余不欲其似己美則公亦勿病其似人況乎有愛其人者必有愛其似者也南宮之選是將得多抑亦將取大如是而公復何所未足憶在丁卯吾師倪文正公實主衡事則一時號稱得人余亦竿盪僅三十年天道文運乘之一變而公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九

爲文正鄉人德業能直追文正所取士又皆能十倍余余獲見舉時若卻去十年時生者已舉幸也余又獲見年倍少余而才倍多幸也兩幸者公之所錫而公又使敘而論之則余十年來槁木之心遂同見獵歟嗷嗷而作綺語以譏縣書亦識海中前塵影事矣

江右人文序

文家言先正尚已乃或爲立門目曰平與奇兩行也兩祖也分曹黨而治之通仕宦歷子孫而守之終以不合江西嘗質的天下在奇目中奇詞勝可喜不正平奇詞劣不可以服夫雖喜且不服朕而亦莫能自名鹿野觀風既遍顧謂余曰子鄉之文獨有是清真者名之美矣求其狀曰有瘦硬者狀之不惡矣蓋瘦硬近于清真而清真卽何所不攝可平可奇非平與奇若此庶幾先正焉物莫正乎無假事莫正乎有初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十

無假者與人有初者與天也大清入主中國四有事于南宮江西與其二卽與其二選者纔百分一此豈不謂天所厯邪然而朴固鬱儻可爲文之始事矣况評文正始同詞故曰正風必風始也其時卽免置野材可爲腹心騶虞偏守臻乎庶蕃而其後以侯侯碩人青青矜佩涼涼爲肆且佻何况每下朕則昭明之言增華加厲右其後而誦其先余固知非鹿野所取耳夫鹿野惟身至乎先故于論人也引而進之成而上比同一江西之文也言朴固鬱儻則爲徵杞言

眞瘦硬大類躋傳余以昨之夕而僣昨之朝鹿野直以今之朝而僣今之日固宜其逕庭相絕矣雖朕余更有進觀風者觀民觀民者觀生異時江西我生進退風之正變尚非所期今生趣何似也夫琴嘗示殺鈴或言衰古之至人皆能別識而鹿野饒爲之文平則衰文奇則殺不襍衰殺乃命清真此余之所喜聞而願卒業矣若夫百年禮樂樂生反始後之君子何不先正乎斯編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十一

陳六吉近稿

八股之業非氣不舉非骨不堅非心與手與口不了是故以其人也非授不傳非親不授是故以其家也非題不貴是故以其遇也三端者並論而再食之夫用其後一廢其前二則仍伏謬余故陳六吉爲寒山先生長公名父之子家學有傳已其以又聽朋輩潛匪直肌膚宜置藁茹射土而余初未相習雖託交寒山有年語不及其冷似止以聞中畧刺之牘見有若霞起管城泉流墨海風雲氣多而貌女情少者則奉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三

不遇者抑以夫不遇而遇者遇而不遇者文理媿也。不遇而遇者吏道雜也。卽必專專于遇。何以處此二家而六吉則曰。凡吾所急者非遇也。亦急其不媿于遇。不雜于不遇者而已矣。夫高才貴仕。進賢上賞。又各有遇。不遇焉。余旣以衡文賈罪。此道當咋舌不言。而况六吉示余太冲莫勝之日。余壹無所識。知乃六吉固徵余辭。不以爲贅。所可所然。非從耳。食何况其內。自爲謀者乎。六吉謀之不爽。信之不移。養空而自浮于祿。必非我法。魏武曰。從此御去十年。乃與同年。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七

始舉者等。而前輩亦云。少年登科爲一不幸。此蓋與余所期之二說相發明。終以爲六吉進六吉卽沈船破釜。且自寶其千金之琴。無巧付之一碎矣。請質寒山。亦有當于余言否。

黃僊裳稿序

高翔逸。驚抗論。踰垠者。此僊裳之文也。余讀而起畏。以其能自拔于平沉。卽爲天才之所獨絕。顧僊裳不專恃天。又勤勤從伊璜學。宜其進未可量。雖然。余復有難。伊璜謂持尺衡人。庶幾其盡。且過之者。此亦何爲爾。爾天下之才。一石子。建得八斗。文似侈太。其實則律以才之全數。尚不盡二分而止。尺猶石也。老蘇自言。從升裏轉斗裏。量倍得。文章妙處。則是前無望于尺。而下比分寸。躋攀之事也。夫誰爲盡。且過者哉。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十四

夫凡非常絕羣溢美踰涯之說。皆羨生于不足。羨變而僊。卽恐未免目爲恠尤。故僊裳可以盡可以過。而不作如是觀。所謂志念淡矣。當有以自下者也。迺僊裳旣學于伊璜。又因而北面。余豈真有所取大夫期定之數。盡則未能對。彼立量過之。亦可故智過其師。在古有之。過其祖者。又過之。小也。伊璜今能出生子孫。僊裳行復自爲老宿。其眎余當如爛柯以前之人。彼此不相知。識卽不然。同處一堂。雞窠之小兒。全乎土木者矣。僊裳何過而問焉。



朱汝徵制菴序

於譚長益座上見有議論風生憑胸倒臆如旁無人者余聞狀而服之請其氏爲靖江朱爾搏蓋知名久矣迺今一遇不無得見異人之幸既而出其長公汝徵所爲制舉義則旨皆順成言無畱滯翔規游渠儀的是期矧不敢以古文竄今文不敢以我法乖彼法其志似存乎急售眎諸議論風生憑胸倒臆如旁無人者爾搏猶挾老蘇縱橫之氣乎然余終謂爾搏善教汝徵善學亦以英異之分尚有多餘能其難爲其

楚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五

易千里之駒而行五百馬力不竭其至宜加速耳夫治文章僅取世資非究事獨于靖不可以後蓋毘陵諸服作者鼎沸雋者林立至于取大物者頂背相望天下以爲能買信貨靖僻江外文氣壹鬱兩闕之捷愛然鮮聞故以不售而欲擅文事譬其以多病而言醫雞皮老翁而授仙術也不信而汝徵合日乃能振起于此操其必效而不聽其或然又與尊甫後先相映雖進而雄長于天下無不得志寧惟德其門士其鄉而已雖然此特其自見者也抑有以正于彼焉夫

鴻文無範厥敝多有卓詭瑰麗之觀輟輟格磔之聽美亦無取怪亦無取故竄古于今謂之亂乖我于彼謂之偏苟亂且偏之不作如汝徵者得不謂之正世之具邪夫鹵田無特秀荒萊無旅禾以靖他時如彼而今若斯請循其本離實富文翁者長益以爲寒山可十世宥也

劉宜綏稿序

歌者往而不復則俗耳悲之雅人却走至若吳歎四方所以取正其聲之法初唯蓄中唯微末唯爾然微易盡也而蓄與爾不可測矣余讀宜綏文廼得此解夫宜綏起郢中擅白雪言成滿家皆有清越而無幽胡此亦人人所知獨其意思深遠軫包文外掇行墨索之僅及半而止詎足以至其河源行文如推若引無放不收字折而句波一唱則三歎絕不作少年矜氣學人傾儲之態然則非歌聲之蓄與爾者何以舉

楚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七

似蓋古之論文者曰意盡而言止又曰言有盡而意無窮夫唯無窮與止之間當以位置宜綏耳而識者謂其時善用多首尾六經擊則俱應此亦有說夫用多者非取合會之能並究虛實之變帛和到西城山熱跡石壁初年一無所覩二年有文字三年得諸神丹方及五岳圖若夫少林之壁即十九年皆空無也今宜綏之文之壁其將能西城乎少林也哉夫擬諸形容則如此求以聲音抑若彼余然後知文錦必登人聲可主宜綏之速得志亦曰受祿不誣矧其舉而

厝之鴻駁翱翔緒餘自引余既號爲瞽聵當無與乎文章鐘鼓而宜綏曰是他日之有耳目者也固使言之乃爲言其所明必以此一概宜綏宜綏遠矣

楚賢堂稿

卷之六

序

八

陸本初四書義序

仕宦而爲詩古文詞者不必甚合猶欲各措一牀坐其間若夫制舉之莠初以是進身既乃退席豈比于大夫之無冠禮而弁髦置之乎抑實不能唱渭城也蓋其不必甚冷者等耳而一則爲之爲之是生矣一則不爲之不爲之是生忌余觀太初先生有韻之文可謂不妄矣而至其帖括之篇又可謂不忘矣先生有善易不言易之通而無作詩必此詩之固乃其代聖賢而發語者雖復事理周詳才情注射必以聖賢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七

爲之規凖凖繩余卒業焉以爲能大追古昔而不悞後人何行世之不蚤也余于異日亦嘗有志聖賢者顧或萬分一幾及之又爲他端奪去而後乃求諸傳註以傳註近聖賢則陳大士臻其堂與已更求諸語錄大全以語錄大全近傳註則倪伯屏開其藍筆今讀先生文而愈知聖賢之可直求也倘所謂三累以上者非邪然而先生未嘗以此立教以爲不忘肄業焉而已矣夫世事之言雖瞻駁亦故無害唯學于聖賢又代聖賢語而絕不似聖賢者此乃謂之大忌抑

復成其大矣且人亦有甚不忘者窮極呼天疾痛呼父母推其意不免爲妄纔提聖賢卽如下一鈐極必不敢當之以私期之以恕然則善爲文者依語乎依義乎抑容有不依乎是必習之習之于讀書是必深之深之于入世習之于讀書先生之文可坐而誦也深之于入世先生之文可作而行也總之爲其有甚合者也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辛

偶社二集序

文章太盛者必無以相復也禍逮阮焚亟矣今日東南之病如汗浸淫收藏少奉法宜採以凄肅顧識者策其過創或至無畱異時壇上有人美言可市聲實特垂遂使質的爲罪干戈怒志盡遷于帖括間卽放馬歸牛而後此豈羊之道終恐不足存錄余同景呂私語爲業制舉者難之而亦地忍之乃景呂語甫畢因徵序偶社將不譏攻盾乎余求其籍則里中耆宿俊髦如遂人自生扶長範九皆在而余嘗從開生聞

建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主

遂人執誼至高非苟隨流者其于文事雖所甚愛亦何不壁之塚之而故都邑之騎置之也有說夫負麻值黃金而弗之與易者此大愚也棄穀走無人而不接其新者此又大愚也夫智者蓋不懲其一愚而蹈其又一愚也功令在因而管城自墮改錯規渠隕越高曾誰能安此且設欲反文以朴如用西北而正東南者此法亦應失蓋效顰未至者豈爲能療心疾者邪今諸君子之于文章皆盈其量而憂其變者也盈其量故不得爲驟減以醒解醒從治之而已耳憂其

變故必爲去其太甚出楔以楔稍畧治之而已耳夫有此二治者而後可以無過可以無過而後可以自存而延昌樊先生獨任斯文者更持起衰崇雅之意以爲之大主盟遂手天雲目日月道超劫火教比持風不亦休哉社起于甲申年茲爲其再聯後之經但取諸候蟲時鳥偶然之云抑于世之慮已若夫諸君子各名其家爭雄迭長如黃初羣彥自有典論以發明之卽不然雞林能爲香山售貨也余故可勿具述第記其成集本末無當知言旣曰辭費

建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主

成社序

有天下者必作樂以告成功故樂被成號推聲音之道莫近如文其感于心耳者同也而其流待異言非雅頌則法不得歌不歌則不入管絃金石舉子業本無微聖賢而顧以爲此俗之餘事非論其志之有所爲抑云其體之無所立矣善乎諸君子之結社集而題曰成也壇坫之上其愜然有清廟明堂間想乎原夫文之所以未至于成者我分不極而正彼無功耳乃在易之責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小亨自飾遂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三

進同風卽安知其不格于上帝祖考漢房中詩曰孝道隨世我署文章明乎文章之能爲氣運者亦不過以我量也何必雅頌今諸君子篇牘具在余得爲之通評大氏清剛而不及于猛厲雍和而不卽于靡慢趨乎新而不失其常守乎故而不安其染庶幾哉不愧大成之目焉而諸君子曰是何足以當之吾取不敗廢吾事而已矣夫不敗且廢者果成也非危成也又奚以未遑而讓抑管閣之物薄亟毀地薄則不得履矣諸君子之至于斯蓋實有以厚之曩所謂沐日

而浴月者豈伊朝夕夫獎則欲其革除美亦欲其重鑿同是九成而武劣于韶者合二代之功而較一家之事其厚薄可立辨今日者采芑爲勞樓船伏波紛總來下而廟謨猶主修文且徵知樂南國以疆業當更進擊石拊石庸詎無百獸之一夔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五

劉次公稿序

劉次公行其制舉藝而余弁之因竊有所槩然于中也易不云乎文明以止茲非其止之日耶右文適未替而止之云者豈謂其輟業而勿爲乃欲其就範而無恣故文明猶之曰辭達止猶之曰已辭達亦何以已矣可已而不可已則其勢必至于不達而文乃大衰今之文者似有不止不已之意次公難之余亦難之十年來曾無一小變邪講四子書動言不必依傳註悍爲儒先操戈此甚不可訓而其善者至于一循本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三

題字目無所減換無減換建矣竊復恐其末流有自經自解之病亦非聖賢意也夫未適燕而徵燕事者必齊爲近之短人問天于長人亦云稍近儒先之于聖賢將不得爲長人之類乎間者次公與余語甚詆今之說書其大致必悉歸傳註余無以易之而亦無以益之矣余曩爲文蓋嘗謹遵朱氏而或陰用之至于設采生波多所濫而自掩至今有少作之悔次公儻不至若余之悔乎余初見次公作尚有聲色也垂見之則全于神氣三見之則全于理道雖其前後所

持皆有本領而其所得益精其所棄乃益大由次公之知棄而不失其近不出其難其于文也豈不可以止乎然文藉是而得免于衰余安知止之不爲起也若夫義利之辨在心術中理學節義事功之數立券相從衍之故能言之次公亦可無負而余不敢耳剽畧及文道焉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三

劉木叔歷試草序

夫文章有其道而交有其神矣內分之美不足乃用權巧酷名字達時之會伴亦可微顧天下孰有正信之者近年以來余猶涉舉子業則爲數驚于木叔而一時鉅公操持細不亦靡不高第置之雲伯先生若空同復起猶重木叔太叔果重也大敵非其怯劇孟不在吳楚之軍不張是彼以得失木叔爲榮辱而木叔何嘗榮辱乎得失哉太叔築基不薄第因而繼長增高稍自見異以求必信于人尚不至如曩之融名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三

字者之無狀也然而古之人碎胡琴唱鬱輪袍提竹篴葦席哭市上木叔皆以爲戲論而不敢出矣木叔在諸劉大輩第齒甚新其意思蕭散忘貧窶亦忘其爲名流余嘗有問詢及關中所以得失木叔不言一遵吾師待價之教耳實堅曰臣少能爲不中今能爲中此以己戲也韓退之曰大得意則大怪小得意則小怪此以人戲也木叔蓋終不作戲論者也由夫木叔之道不貴其售而貴其守不取其快而取其耐歷試草之刻葢亦守且耐之志匪獨爲因是而已焉

姜介人制藝序

東南之文莫盛如兩浙所謂大海迴風生紫瀾者蓋其近是余比不得見遂三十年而夢境時親識田中未嘗少此一異熟矣夫春秋易象在魯固然就使操絃習讀以入于漢天下正無不聖叔孫者爲禮樂所託寄焉耳文章經國豈顧後于禮樂無所失之而有求之浙亦何時不爲望國也太嶽之喬與會稽宛委相輝映者又莫盛如姜余他日逮事箴勝光陽兩先生其威儀常不去心目謝家寶樹獨未封胡得于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三

摸索亦多矣及乎真源公崛起此日益振門風妙語言綜聲氣南浦之上墮履不忘而因緣介人再以進士業見問且屬定之則介人豈謂余于文章一路猶當有顧盼躑躅意哉余未能爾也抑余視介人文本于學問流于性情成于規矩以爲是誠能世其業者然往往出帖括之外而入傳註之精微柔膚曼理則無之清氣奇骨則自足韓子不云乎迴狂瀾于旣倒蓋凡文家之言波瀾安知非韓子所謂狂倒而他日浙文之弊者亦有由于人稱大佳者而不能侵介

人之筆端矣以其盛介人承之以其弊介人不染雖  
遷乎地莫不爲良介人遂旗天下寧止于名兩浙顧  
自余而論介人恐猶是望洋迷若之比身不登峩嵴  
天半而目欲極大海迴風質諸真源公尚以爲有當  
焉否也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三

江西文選序

僅十年來無復社選者以爲功令重是然而人才之  
所生出英華日流傳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言必  
聞其聲文章之發榮亦安能終自閉匿而已今壹取  
國門之懸書而家誦之其相然則有芻狗無陳之意  
其不相然則亦殆于折衝也曾何足以幾乎其盛必  
也謝朝華于已披啓夕秀于未振此則非士衡氏不  
能及耳緯臺陸公驥江之杰出風入雅有風譽壇坫  
間士號稍能文者卽莫不欲歸其陶鑄子之歲分校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三

聞賡得人最盛焉而何政事之暇合教于刑通儒  
于吏乃取十三郡佳士良文一一品題哀以成集其  
中蓋多制節謹度之篇亦不乏創見特立孤行之作  
若是固無有敢爲緯臺折衝者也抑執柯取則其庸  
或遠乎天下文章其處亦皆可名矣大氏最盛則最  
先衰有沿襲之故也不承其衰則能幾其盛無假待  
之爲也江西之文未嘗不爲四方所視者其初能得  
乎氣之先不隨人走而其後能貞乎勢之變不以己  
殉不隨人走不以己殉則是于盛衰之外獨存一是



焉已耳爲文而能獨存其是者夫豈不爲當世之所  
急求而稗臺之司契乃在于此抑人文化成之左驗  
也讀賁之卦何用愀然且夫漢家一代之治固嘗倚  
乎木強之剛勃毀儒之及黜不學無術之霍光而亦  
何嘗廢乎通經董賈之傳與夫著作楊馬之章國制  
所以禁社選爲其流蓋無止不爲其能先薄正器而  
又可與知防者也故夫文之不隨人走而不以已殉  
者則必謂之從今否則必謂之于今稗臺于經國大  
業不朽盛事自傷爲之方將續蕭統姚鉉呂伯恭之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三

王印周宗師稿序  
文生于人人生于地其至數乃不惟自有餘而又能  
益彼所不足韓退之之起衰是也雲間昔旗天下代  
有名家而印周王公勁其後復開其先于此亦兼踵  
事變本之兩法人地遂無以相尚一日奉簡命衡文  
江西則江西諸生莫不有得師之幸交語余曰某嘗  
習乎先生之書矣然而余因送難以爲習先生之書  
者不在守其文在得其意而得意無定狀也以退之  
所云大得意則大怪者誠矯亂不足道至于讀者之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三

得意又或非作者之得意如射目中翳尚慚乎勇況  
執目是翳斯豈不爲迷中倍人余諦公之爲文純氣  
靜心清裁美度亦衆著矣而精者惟是旁皇于理路  
由其中正置其神偏領題以就位有前後左右際者  
呼吸取之是故不開罵題重複之濫觴亦不作無題  
櫟桶之通論約諸先輩規矩若今文古文可以合可  
以無合余謂兼踵事變本之法者此也而諸生豈無  
有進此解者乎昔歐公初得韓文猶未能悉究其義  
及已試黜而後學之舉進士及第而後定之韓文乃

行于世今公文則既行也而諸生究義無埃之黜與  
舉時豈非僅事又穆伯長嘗鑲韓柳文集自鬻于京  
師儒生數輩取閱但語之人讀一篇能分句者便以  
一帙爲贈余持得意之說正如分句之議將不爲苛  
也乎哉於是余荒久矣未敢談文而書賈梓公集者  
屬余序序之不過如吹劍一吷且無所藏其狂言夫  
亦知諸生奮起于公自是必善學而紹其業非直若  
余之以不足羨有餘者焉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重

求志堂新莧序

比士伊邇彥俊接踵于道周而獨有人焉紛華不悅  
躁慾都捐且走寂寞之濱以叩夫形如槁木心如灰  
灰者之戶其姓字曰湯宮若是父惕菴而祖愚公者  
也使其遊族姓之間而爲求名之事未孰得而禁之  
而其所就亦必有優倍于諸名家之上者矣顧落落  
焉如是豈非所謂度量相越之遠余初見官若年甚  
少而博知洽聞頌論今故如羽如翰又如刺蜚之無  
不獲也則以爲宮若多材特不屑屑于制舉文字耳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重

及再見之校書百篇裁猶八股則又以爲宮若誠多  
材于此亦游寄焉耳既得卒業乃醉而服之湛漸理  
路不右詭奇春容篇章言從字順亦通日名家之所  
罕見矧步伐整齊刀斗自衡豈未經戰陣者之能有  
是厝注經營設國門懸之必足以大正于彼者矣而  
何發之深也文饒有逐隊之羞而不無繼相之志同  
甫無博官之念而時有抗疏之爲在于官若宜何取  
焉然而官若又不終敬之且將行之矣屬余以定其  
文則余固非能定宮若文者也徇私爲惕菴喜曰淵

明貴子詩可以無和然後復爲宮若喜曰此百篇書數等于伯玉之軸仲任之衡矣乃更能自爲而省一碎琴爲人而省一祕帳此其所保不亦既多多乎又是時官若假寓于選佛場前似非斤斤幽閒之守者而能不作族姓求名之因緣此亦古德所云無蹤跡處不藏身藏身處無蹤跡者也天下之有道者尚願得而質證之不惟以文章顯矣

應制鴻寶序

古之君子皓首而窮一經其生平體用皆在乎是以專門名家守之卽有異同治之必無疎密也後來者尊經而經以蓋莫甚於科舉之業夫科舉之業之所以尊經者亦曰奉一王之令而學一先生之言矣而其所以以經多端文章取具乎篇目精者遠去有如肉不附骨血不華色氣息纔屬音旨未暢雖恆耳孰能聽之而矧曰持茲拜獻又儒先傳註甚設故欲與之爲背馳苟離規矩重入窠臼或郢書燕說襲舛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三

承謫遂用干祿以爲爲師復從盲問路者不可勝數也論材而官之夫亦莫非持世之人耳而其所爲先資者疎庸繆妄至于如是窮則必變此固一時新令爲之罷八股而校以策論表判四體之文兩場畢事卽何得云我肄業初不及之也而皇皇焉憂其有易軍而無得將哉蓋菴傳子抑猶是曩者比耦而進之一射夫而本事多有與篇隱表博蓄精離來語余曰人才可得而屈指矣彼儉腹寒胸信無以與乎經綸之手况其欲有所拓開推倒若馳驟于靈掌亥步之

間者乎今此枕中物欲一公之必予也能爲之嗃矢  
余于菴菴無大揚榷顧獨勤其志而上其功所勤其  
志者謂先幾也能備置也所上其功者謂從制也能  
導人也而要之猶最其能存經矣夫存經豈惟菴菴  
氏然哉蓋實富宁之微旨觀其立兩論題因人所治  
一同一端不易其學無非爲經在之故入股者經之  
優亦經之賊也以是而決去之聖人復起豈有以加  
于斯在易之責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故制作鮮不  
隨時策首天人論成王命表昉出師皆始終于漢代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三

其取士則惟以射策賢良唐之科目復多顧主詞賦  
而合以身言書判是爲判之濫觴入股起宋熙豐臨  
川創意實由翼經狀盛衰之變亦大畧可知也夫是  
種種之作其初莫不以百年興而其後莫不以百世  
俟其流之弊則非作者所得逆料就如六帖名書頗  
近卑下原夫之類乞一聯是爲何語而獨陋入股乎  
以入股後成而先廢附聖而不行則科舉實爲之累  
宋之諸儒皆著其說而臨川亦既有化進士爲學究  
之悔矣夫金谿之于臨川也近菴菴其又欲化學究

爲進士以大正于彼也哉穆伯長嘗刻韓柳文集自  
謂市中儒生數輩輒來取閱伯長謂之曰先輩能竟  
讀一篇卽人贈一裘乃自是無售者董仲舒推說災  
祥草藁未上主父偃竊奏之武帝召視諸儒仲舒第  
子呂步舒不知其師說以爲大愚于是下仲舒吏是  
何讀書治文章者之難也今菴菴藁前人所撰意不  
過如伯長而諸君子能善學之無若主父之與步舒  
或剽而或闇則余卽不敢爲菴菴敘閔于聖門亦將  
爲菴菴告無罪于天下矣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三

公孫卿江西南春秋房錄卷序

制學苑之在前代亦如詩之在唐有初盛中晚之分矣顧初洪永而盛滅弘中慶曆而晚啓猶雷同之說耳此豈能割然分爲四際而迴絕無復相及者余謂不論其時論其物則共一經義也而經有義有語依義而不依語者優依語而不依義者劣義語俱合者更優義語俱離者更劣狀管視其少多之數以徵盛衰而因滅風會有如義語俱離矣且多而不少矣則是豈能按之物變變而之正無事更結第操之由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乎審音者升陽張公蓋其人也公起進士高等用文章而飾吏治鼓宮宮動自職其身至于歧邪觝異以扶孔孟深心大力一寄程衡所敏必其優而更優極豫章之材之選且躋之先正名家而無愧者而後無憾非是則必不因陋或和其沁曰斯非一汨之積也而姑妄聽之天下得如公十數輩落落狀參錯兩闢以爲文士吐氣余知浮靡之不足驅除而法可無變矣乃法亦必變其明年果廢八股而專以策論試士公所收猶得衷然舉首遂奮入蓬瀛可以見造車之

無不合轍而異曲之亦復同工也功令凡閱孤經牘者必兩之必客之公閱春秋實有兼長之擅而盡拔其尤不數乎背毛腹義矣乃若障川而東迴瀾既倒左提而右挈之又豈得以合力之故爲加少文章求其至常不分彼是也求其真是亦不關古今也當不修春秋之前未嘗無詩而聖人以爲詩以入春秋後則秦誓既繁之書且著之學而魯僖僅以從伯之功篇什俱列于頌夫何必盡尊古而卑今八股淺事也有大道焉乃不可復作矣公之此役倘亦如春秋之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畢

例所謂起獲麟而止獲麟者乎余于是而備書之以爲公志不忘

易三房同門硃卷序

善相馬者遺其體色善相士者亦必不拘于文章矣  
今制舉專以策論罷去經義試之鄉自丙午始而江  
西號稱得人自虹王公之門尤稱獨盛所以獨之者  
正其同之也蓋薦士六而無一不宿名焉然而曩昔  
之所為擅場已非此日之所為挾具今之先資乃昔  
之賸技而士有通才公復通識其相喻之微安在夫  
策論莫先于賈董後之人未或能過焉顧賈則吳公  
能知之而絳灌輩不許董則廷尉張湯猶卽家問事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聖

而第于呂步舒視其奏草反以爲大愚也知言亦殊  
未容易哉今壹使六君子者爲之賈董而公爲之吳  
公廷尉豈不謂大有遭逢抑余竊思之賈董雖以策  
論顯非定以策論顯也蓋讀賈之新書則知其全乎  
經濟矣蓋讀董之繁露則知其全乎經術矣政事天  
人無亦但見一斑而旣各有千古今此六君子者其  
闡牘懸國門不得而增減一字經濟在焉經術又在  
焉夫經濟在經術又在然則經義又何嘗亡乎九方  
臯之馬曰牝且驪也視之則牡且黃也今日之人文

曰策輿論也視之則經義也但去八股耳去八股如  
去非馬寧去神駿公旣以此應書而六君子卽以此  
承學遂鼓吹休明尚欲陋彼漢治直躋三代豈不盛  
哉且公實總持風雅寧惟校牘他日者余得而論其  
詩蓋猶能以四聲陶鑄八股者也公之舉也以詩則  
授政而達所舉也以易則善易而不言文章之外別  
有其精神心術之存嗚呼非通人其孰能與于斯乎  
若公于青巖鍾公塤篪唱叶余他文述之而諸牘之  
閱肆與余友陳子伯璣之評隲精核世自有具手眼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聖

者可不爲覆

杜逸少試草序

將爲理道世事之言者，槩不得以迂疎而從事也。而况其資之而進用焉者，邪然正惟其急進也，或苟焉不能盡其術而止人之求之者，亦恕焉不欲盡其術而止，則相率而安于迂疎比比然矣。今功令以浮詞之文爲甚，病乎異時之舉子業也，而亟罷之，其亦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乎？蓋舉業者，業四子五經也，依語于聖賢而不依義于聖賢，又不及博通其前後左右之際，以庶幾乎有似聖賢射者之巧，力不臻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聖

乃使質的任其咎罪，是安得無變計顧變而干策論其制作皆非特創，且于兩論中稍存經義，雖不忘肆業，故恐猶有習氣在，假設其復爲因陋就簡，何以應書吾得逸少焉，斯可以大正于其始矣。夫逸少之才蓋有餘于其文，而逸少之學又有餘于其才，皆非僅取乎足用而已，所以爲不蹶之地者，故多多也。于是乎上言千古如羽，如翰下言一世如江如河，則或驚怖之以爲無紀極焉者，亦必有人矣。余固且毫無所窺，見然初視其條事，直欲追蹤董賈間，殆非取君下

駟與彼上駟之喻，既視其立論，則東坡止齋如將與之同席以較，于八股亦不得曰謂之朝三也。逸少甚富年絕于染汚，宜未逮爲異時舉業藉第令一爲之，亦何至有迂疎之弊而令取人者之必出于變計哉？夫化進士爲學究，初作經義者，蓋嘗悔之，亦曰始事之未善也。今爲策論，必盡善如逸少，豈有悔焉？故曰可以大正于其始矣。抑令取人者不必出于變計，後之人皆如逸少，可以大正于其終矣。荀卿子曰：愚而無說，陋而無度，斯其人亦何世不有人？人品學問壞于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聖

科舉宋之大儒皆嘗言之，乃其害先受之文章以科舉爲害者，非必八股雖策論，豈其微哉？雖使再變而爲詞賦，亦安能無流弊如唐人原夫之類？乞一聯者，正復大可嗤笑，惟生心于經術經世務以崇其事而厚其本，而不爲科舉故而出于苟道焉。如逸少者，真用世之寶也。若夫覺菴先生相業，畱餘宜有內紹，尺五之天，固非他氏所得近也。余何必過而爲之佞辭

徐吉士試草序

吉士余家爛甥也賦材出尤在早服時已占國器酉之歲試輒冠軍頓得脫穎會闢小卻非戰之罪視其戰處可見矣至于歷試之牘誠哉信貨敲門磚子且姑存之匪直爲肄業不怠亦示其中之所守有能不升沉于人者在耳庖丁躊躇滿志善刀而藏非不試也試卽更游刃矣彼所謂本領既大心計轉麤遂不復唱渭城者吉士安敢出于此余謂吉士所以內紹乎匡嶽先生之緒科名特其一節若夫遠接洙泗而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四

張冲碧制菰葉序

經義文章蓋天地間之一大開闢非小道也乃其事則不能無盛衰矣衰或見乎猥多盛必存乎希有此鳳毛麟角之所以爲世物奇特而余于冲碧張子一遇之冲碧是余年友詞官平子之小阮其家學宜有以異乎人凡世所謂館閣體與夫文章不在翰林之兩說者皆用官職而相詡相譏未必卽爲論文之正則不知冲碧奚取焉余觀冲碧天分既優揣摩更審行文之致高言轉清于理多所通而于詞無所假遂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四



終袖更遲一二年鑿山之用如削錄矣未晚也冲碧之售乎售直視其文不以官品復不以第宅蓋他時之翰苑既已同蜃氣樓臺之無可求而兩世之文名終不殊竹林影跡之相掩映也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序

東顯侯制菀序

同野蔣子數數爲余言顯侯才旣而得哦清新之句見冰玉之姿私謂其不吳有名矣至于經義又何瑰璋而特絕也原本傳註集成諸家才法相應巧力兼至有東南之文人所伏首剗心而未易幾者而顯侯無不如意經國大業舍顯侯其誰與歸南宮得士最盛今年余嘗以爲主文可十世宥而獨佚顯侯者豈數奇邪抑天欲少需之以大其用也初尊甫先生起丙子高第官南方而野成所爲蘊釀又多乎哉蓋天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哭

交塗公曰顯侯吾宅相也顯連因苦吾長養之而遂于此外甥酷似其舅何謂無成余取以似顯侯焉今制復內閣一如曩時而諺所云文章不在翰林者則必有進乎是夫以顯侯之才金閨石室虛左而待麟藻鴻猷寧惟是擅長八股而已尊家廣微著作晉代固膏補亡于風雅而斷疑于竹書如是者顯侯優爲之顯同野能爲顯侯之曹允恭余未能爲顯侯之張茂先也

四省觀風錄序

馬上之不可治天下自古以固然其曰禮樂未遑文明有待似篤于時非通論也科舉法所從來遠由宋元而還初皆不無作止久之乃定皇清制世十六年而七選士又廣爲之羅南宮得雋者遂至二千七百有奇虎炳豹蔚寧遲諸革道之既成維楚有材葢不勝用虔南節鎮筦四中書省五十餘名城學宮稱是而風雲之氣差薄曰職槍懷及蘇公來撫其軍則境中若無事可以徐理絃誦詩書公又宿文人雅故好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四九

是因檄取諸士所治經義而一一次第之拔其尤成秩其中無或爲約結愁歎之聲者公葢與之以噢咻矣更無或爲熱爛沿襲之語者公未與之以雕琢矣文章徑路藍筭是先姑勿問其精微而食之于耳則夫海內極盛凡幾何家題名很多每一郡邑至數十百人何過不及之絕文翁化蜀義取開山豈顧以風氣于天哉徒風氣之云爾魯爲望國周禮在焉何以尚逮僖公始頌泮水鄭近麗王畿猶有青青子衿之謂或至激而欲毀齊校原所以然則魯淮徐其外而

鄭·荏·荏·其·內·也·蘇·公·爲·政·內·外·廓·清·誰·復·爲·公·之·徐·淮·荏·荏·者·余·是·以·知·魯·鄭·之·故·有·不·足·修·虔·南·一·區·周·程·所·嘗·過·化·而·王·文·成·公·紹·之·其·提·督·日·書·院·社·學·莫·不·具·舉·成·就·人·材·至·變·嶺·北·時·則·有·若·宗·伯·南·野·歐·公·大·司·馬·雙·江·聶·公·祭·酒·東·郭·鄒·公·給·事·水·洲·魏·公·竝·起·而·講·明·緒·學·爲·世·名·臣·今·日·流·風·未·墜·高·之·可·以·歸·于·道·而·次·乃·爲·貫·道·之·文·卽·文·亦·務·期·乎·名·公·大·家·無·負·不·朽·何·沾·沾·焉·盛·其·馥·膏·以·取·悅·于·世·目·而·但·求·如·其·極·盛·復·多·之·數·也·哉·天·下·之·大·運·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四九

一質一文凡以云救十步之內必有芳艸而連數城全無佳士則泰質家鉛槧人冠簪使麟鳳非祥醴芝爲詔則泰文泰質之文推泰文之文薄皆不足以藻飭盛治天子春秋鼎盛多藝多才身先爲教無愚天下之心而蘇公承之爲謀國體推之與薄固裁鑑所不存也

春秋同門殊卷序

孟夫子有言國君進賢如不得已蓋其慎哉今舉士用半額斷自庚子雖一時功令多變復而此法遂行者固將明慎且以求精也夫精則勝備益精則勝精凡物皆爾況在人才劉邵氏曰有輩士之數有出尤之良有國體之雋此其差等甚設奈何繆之顧精且益精之道在于其人抑在于其取人之人矣均五王公其人非常其取人又非常本起家周易第一人而今茲之役分校春秋由揅策故春秋視三大經少乃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至

今年舉者纔三人又視他年少少矣復用兩主司爲之操衡有如左提右挈則公與某公不過各得一士而共舉一士準南省格無分師第通師之亦云僅耳若是可以爲益精乎非然也有益精之人與言在于是均五久之從同社張大起寓余三牒余得受讀卽不啻讀三異書夫其語高貴者可入之金華殿中非細聲浮響之所能切而其行文則猶一手之製山回溪轉每斷輒生都非思想所及也是其人與言誠可以當國體之備出尤之良而必不拘于輩士之數矣

均五屬余序而論之余既陋無說又恐以謬與于文章但言其大畧則一及均五進賢之功亦全著均五爲民父母之理也是雖免于註堯典之千言而終不能爲春秋之一贊者也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至

黃街千文稿序

自中廢以往百慮都灰境之所移夜半舟失雖使愚  
欲徒山渴思飲海猶無與耳且學成之暮既嘗立矣  
而習心不歇紉語爲勞于是手眼間作妍劣各呈纏  
綿之意棄數今疏要之草根未絕業力自持能者幾  
人良可頓指適其入情如共尊酒萬壑千巖誰爲引  
我著于勝地則山陰道上黃生雋于斯第一流豈其  
濶焉不來夢寐及乎劉幾晚遇更生易名日月見欺  
風雲迷處余于人間誠曰贖贖雋于詔之以當援琴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聖

殆非若蕩之什也楚然過此義不踰垣而屬西上滯  
而前邨行乞屣履跡疎端綺眷重把讀程文唾壺碎  
矣筠州暫詣實會卯君東軒之下兄弟對牀卽定其  
文亦于玄晏先生奚有乃置家雞而愛野鷺序篇再  
寓并詞是徵臣精銷以曷能知人智勇大畧無以則  
始終爲其習之乎當斯時也三豕渡河五星聚井八  
紘連張九鼎縮取四海之內不乏雞林綴玉編珠賣  
用番倍傳子行矣僅三十年一相視筆墨之事尚  
廢驛騎然語之而詳知之而淡者則我與雋于神談  
甚親諦觀良書在淵既迴傳火無改亦以同在阿顓  
耶海中俱生異熟之際者也

張撫臺觀風錄序

以爲文章關乎氣運而氣運之主持則非夫其文之  
爲也夫其人之爲也自振古而迄今茲帝義臣韻字  
畫之所由開孔思周情禮樂之所生出此皆以其人  
而弘其道而區區任運無爲之徒必難語于整齊風  
會之事也已江西之文蓋嘗旗天下天下亦翕然宗  
之而後不能無衰靡焉人傑地靈遂成疑義不知其  
致此者有端也八股一柔弱滯泊之門僅僅使儒生  
自爲墨守而兵敎之敎敎之權敎之貴敎之伎倆又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聖

敎之夫經此五敎者管城氏宜無堅壁矣然適未有  
以正之也惟我大中丞溫如張公其人純乎有道而  
其治我江西則猷畧勳名爛然可紀蓋百爾所爲用  
其全而文章纔用其半耳顧有公之全治者而文家  
之前二敎公矣此其所以得肆力焉也有公之半治  
者而文家之後三敎亦公矣此其所以得見美焉也  
今讀公觀風諸牒風而亦雅廟堂之具皆在焉乃于  
其刻成屬于小子元寬以從鼓吹之役而寬則何知  
亦既徵于已事之盛而參于衆論之同是歲也當後

甲先廣之際文治將興公有大力于是舉于此鄉者  
得爲信貨至以文魁其經者五而公首拔士得三公  
不專衡計所校未能十人一也而所得若此此豈可  
不謂有神明之契者邪雖然其說近于夸矣我江西  
之舊亦惟是高學古通經而少飾章繪句此有本領  
成敗非所宜言今公所爲嘉惠學者其將與之以新  
乎抑必復之以舊乎無其食舊德者正所以去舊染  
乎雖然其說又近于固矣日者天子一再加秩公車  
服采章視大司馬蓋以爲公之所全治者能事事從  
新而未及公之所半治者實慇懃摹古也禹之錫圭  
也以水功不以洪範蕭何之第一也以轉饟不以圖  
書皆從其大而有所掩今茲編也非洪範圖書之類  
邪天子甚右文亦行當修之矣乃寬非知言者也第  
約以主持氣運之一語何哉孟子曰五百年必有名  
世者而闢尹子亦曰名山五百年一開人地之義俱  
見焉抑文章何不由是寬初聞公之離文也或獨之  
或同之或一閱之而衆覆之或俱不合而盡更置之  
蓋其慎其詳也折衷羣言以求至當雖皓首于舉子

業者未之或過公于是可謂生而知之矣顧與寬作  
升詞豈以寬猶能困學哉毋亦曰行其野不違其馬  
過而使之語塗且姑勿擇其說之夸與固也

舒公俊制壽序

售文諸貴獨知之衆論人則不然每賢書懸矣而必  
聞曰知後幾何未非獨知之也衆知之也假遺衆而  
緣獨而求以服物者不能不俟之其後俟之其後即  
豈能保無不服物者哉夫其人皆非有取人之職司  
也曩去視公之法則也而保衆知者不過起于獨知  
而積之起于獨知而積之願不止于獨知而爲積此  
論人之至數也已今西閣之役江西號稱得賢則兩  
山公爲之啓事然且不自信而考信于人言人言無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三

間矣靖安之東然而舉首者曰舒公俊余雖匪影嘗  
聞名焉蓋余以多難故而想入桃源謀去之靖彭美  
成策其可與游者先公俊料其可與同席而終不至  
于割者又先公俊以公俊之爲名士也一遇足以驗  
之要不足以盡之已而聞其出趙公即公之門斯可  
謂之登龍門矣夫入乎水鏡之中有以自見其妍狀  
若是雖獨固無害而況其著于衆乎余讀公俊文安  
徐衍溢若引若雷折入而宕出如王夷甫眼光乃在  
背上及觀公俊之人聆其聲咳驚河漢之無極又

如阮嗣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而歎時無英雄也宜  
其爲卽公所深奇而亦行將爲天下所大服耳然卽  
公實有視人之法則而身膺取人之職司者余據之  
他人或得一而余據之或不得一而余又據之謂寸  
衡之爲少謂千鈞之爲多亦猶是以耳食者也公俊  
之爲也而耳食之已乎論人之至數以名則取其博  
以實則取其精天下莫不言千里馬而伯樂爲正余  
論公俊終據卽公焉抑其同氣匪自今矣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三

熊鄴虞制藝序

論人之法必視其所與友而下生而至其友者亦可  
以上生而至其師矣鄴虞熊子于是名此科之僑胥  
余從祖生范公得聞讀而周覽焉大爲擊節既恆菴  
張公以爲昔令靖時鄴虞其首拔士乃悉出其試草  
摩篇相示且代索弁言則余益信鄴虞之有本原也  
始分午校者十五公午總裁語余恆菴最今分酉校  
者十七公酉總裁語余祖生最此兩公何以得此聲  
于場屋之間哉余類其事如以鏡攝鏡以衡閱衡也  
其說宜無爽顧人皆重兩公而兩公則竝重隣虞隣  
虞重矣夫隣虞非至此始重也特至此而明其重耳  
古之求玉者漁而得之則似龍獵而得之則似虎若  
漁獵而先後得之也豈將半似龍半似虎邪不然則  
玉自有其素也植花樹者抑而植之則高逸而置之  
則卑明裝盛服而從事則美不則惡余故知隣虞之  
不半似兩公矣而亦知兩公之竝欲高隣虞而竝能  
美隣虞矣凡中以多爲期故射者讓羿也隣虞善命  
中必大見其能于天下而不惟自表異于吾鄉而稍

振于隣虞之邑明年南宮之役隣虞取一焉如再中  
之說耳推而至子無窮至于不朽隣虞皆取一焉如  
屢中之說耳易曰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隣虞誠  
其人利其器多其中絕其幸此范張兩公所以不負  
爲師復相讓爲師而余又樂得而定交而就友生中  
下之座也

揚爾京秋屏集序

入股其終不廢乎原未此道所以垂至今者爲其爲聖賢之言而能代之代聖賢之言何以異于代帝王之言使經義可廢則必使制書詔誥諸作亦皆可廢也余有以知其不得已然廢則不得而人才實有不能余竊以爲代帝王之言者其言當如帝王之法然則治否則亂代聖賢之言者其言當如聖賢之心然則通否則窒明此者少矣其或稍明之而其依而出諸手口之際者又有文質奇正之分淺深完闕舒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至

鬱蘆細雅俗之辨于是而別求所以表異焉則弋獲者之無方更不若依樣者之有體此其流極乃至不可勝論楊汝京昆陵之名士而我衡公青巖先生之佳公子也其于文也誠可謂之曰能者矣顧余前年讀其半文而起今年讀其全文而深前年以爲爾京能見其長今年以爲爾京能不見其長余有變易也乎哉夫非反走之云抑引入著勝地之說也夫以爾京之文才學之所成純古今之所合會事理之所浹洽機法之所融通不但出諸手口之際而皆善抑亦

可以肩倚之足履之也而余猶謂非其至者何蓋異時功令惟務尊朱其後之傑乃至用春秋體傳之法千四子書藝之間遂以絕代今又漸而求之本文求之本文益親矣其起承轉合自在其語中顧余懼其將來者之徒依語而不依義也爾京其取衷于此乎抑復有其成而上焉者乎孔子之爲文王之標也必見文王爾京之治孔子之書也必見孔子其面目皆可知矣要之得其精神乃能不失其面目由斯術也宜乎爾京之享大名而亦信爾京之必收重直耳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至

毘陵之文豪林立天下未或不正焉其最著者則有如雍容博大之荆川先生以開其始謹嚴法則之涇陽先生以堅其中瑰瑋特絕之洪澳先生以勁其後又各有其行能操履節樂動猷以厚爲之左右際也而諸麗正之篇組練貼妥美備之製所以歸名而受直者戶而有之未易悉數及其晚節尊家冰如先生尚能取信國之大鼎而爲爾京起貞下之元則夫門庭之間簞席壇坫之上爾京洵可以踞坐而無讓矣然今日者青巖先生方手持大鈞其所以繩尺人者



即無錙銖之或爽而意有嗛然未嘗不屑一切若背  
而言人之短也此又爾京之所爲取大者邪爾京者  
集秋屏得之江上而余因憶弱冠時曾結社秋屏閣  
非不翹然諸子之中頭白矣終無一言之可留于世  
者乃復得遇異人讀異書覽其大輅失其椎輪而爾  
京方且引余爲知言也甚幸夫爾京之文于其鄉得  
一矣于其家得一矣于其遊得一矣于其師友勝已  
若已不如已之人亦無不得一矣于是遂爲八股長  
城而保八股于無廢也無廢之實者也然則烏之與  
之賢室稿  
卷之六  
序  
室  
玄慮不足爲爾京擬似不轉瞬余猶及見其代帝王  
之言者焉

范季友豫章草序

范季友會稽之彥材讀乃祖乃父之書而潛其詩似  
東野其古文詞似南豐發其匱既滿家矣今從內父  
宦學遊豫章卽著豫章草數十首舉于業池而步趨  
儒先稱引傳註淺藻輕華一切不事非猶夫人之爲  
舉于業也然余奇其經書同秩且更先經古之君子  
所爲專門以致其精三年以久其積者本一經而已  
耳今之君子則不然誇多揣銳之作皆在于四子書  
豈欲見末而忘處錙哉及窮高者務兼五經此未嘗  
非前後左右際也而皆以爲本領抑又賢智之過若  
季友治易卽善易而不諱言易自乃祖鑑曲先生以  
往尚有河源可以謂之專門而遊不輟領其勳又何  
止三年也以之冠書義而行遠其詳畧之志斯由大  
異于今之君子乎而余起而披其文亦皆引入于震  
川堂堂間他不足舉似矣然余復有間季友爲文疏  
義而止骨髓之得而殺附之遺地猶可益以闢闢而  
入縱橫而出之各路耶顧余言近矣近前後左右  
際矣奏香澤綺靡技巧于西子之躬未嘗不爲唐突

耳始鑑曲先生直聲動天下余未得逮事逮事祖生  
先生今作理南康發明緒學是季友之同堂叔父也  
而其內父爲黃聚公今高安余之畏友壹以是語正  
之

李濬菴制菴序

評文必以古爲上以時爲劣矣經義是代古聖賢作  
語者而舉世盡目曰時文可謂上其事劣其稱也不  
服則別取諸古以益之而所取古乃非古卽是古非  
古之古此如正獲之問于監市履狔也每下愈況識  
者爲憂之曰從此卻去數十年天下其無復文章已  
乎然而必有砥之者己亥南宮之雋吾得李濬菴先  
生焉其人蓋神明之胄聲籍甚魏衛間久矣其爲制  
舉菴高學古而大拔偏非聖賢之精神則不得而出  
進賢堂稿

卷之六

序

主

其手口此所獨長亦海內所共見一日郵書抵余而  
申之元藻若曰吾于先文特最江西數子也而固使  
余備員焉夫備員余似恕天下之大惟最數子似刻  
要之不欲效時論苟求自異但一泛推前輩卽以爲  
足矯正于恒流焉云爾且前輩亦各有至分或先爲  
人所宗而後不免于祧必保無衰者昌黎氏何起衰  
之爲乎惟夫聖賢尚已是其語謂之古是其義更謂  
之古是其語是其義是其時如以六經言四子以四  
子言六經也謂之古之古非其時是其語是其義如

以宋大儒言四子六經也謂之不古于古而亦謂之  
古之古今諸澹菴所取乃誠在此讀其文必如其題  
無復有掩其題而不得其文者矣又無復有舉其題  
而後得其文者矣若是是欲直以八股業爲先聖羹  
牆也後來之美孰可與京典論曰斯文未墜必有英  
絕之士起而領衰之吾得澹菴焉昔漢文翁當焚坑  
之餘六經未及表章之際遠治蜀郡猶流盛化而是  
時世幸休明萬安匪阻深聞習乃以澹菴之文章飾  
治而鼓吹之以吾元漢余知其人文之必蔚然興矣  
遂進而黼黻皇猷貢亨不小金華殿中之言惟澹菴  
規模近是余草野不得與知而終詞及焉猶臆對也

百城軒近稿序

成釐井子以太翁存士先生令永安而再下豫遠  
于石亭王勃以其父福時令交趾而捷度馬當至于  
滕閣蓋異代同事地而相爲頡頏者矣余比得誦  
成釐諸有韻之文總持風雅亦甚不欲居王後也既  
復出其制舉藝屬余序余才盡何足與知文章成釐  
顧以爲伏櫪之驥也而使言千里哉則姑妄言之經  
義一道出生人才蓋不爲少乃與時高下亦如詩家  
之有初盛中晚成釐履其初而幾其盛固也而凡代  
聖人之言一出于減字換字之法此亦未爲極致况  
或自詮其字而自疊其字者乎成釐惟是能依語更  
能依義依于至當義不依于似是義此所爲履初而  
幾盛而余且老無以窮其所至矣成釐起文安大家  
而太翁成進士以己亥伯氏素菴成進士以辛丑今  
治我長寧成釐舉順天己酉一門之內十歲之間立  
幟者頂背相望已爲僮事而所刻百城軒稿必標庭  
訓有才如海尤守先河其交于余則亦曰庭訓及之  
倘所謂清從隱始者是邪非邪他日有言曰五經紛  
綸并大春領性不修刺候人五王所不能致而見劫  
于陰侯因索食而辭簞其視成釐度量廣狹何如也

陳閔孝制莚序

文章不平盛衰且爭存去乃者國門之書幾欲與藏山同遜醖具既禁亦何知酒之醇醖哉制舉莚去而復存存而卽能爲其極盛則庚戌會闈誠云希有兩主司跨南北而取衷治文明而止其功蓋可十世宥也顧或以爲菁華既竭踵事殆難而無何閔孝陳子起嶺海間是真能存文章者聲名籍甚被于吳楚天之生才豈有既乎嶺海之干天下不在中央然而本茂者尤慮其不及平標既舉標本益不撥矣閔孝于是遂爲後來之傑而余則妄謂此復古之賢耳以韓蘇大文人嘗有流風于此土而前代掄魁者數家皆能拔異軍之幟以張我軍其在陳則秋濤先生正氣文心精光猶未泯也喬生爲之三難而閔孝爲之小阮遂相攜出門無取裝橐枕中鴻寶自其家言吹劬一映過而使余作之余實厚幸不啻讀庚戌房牘而私爲之鼓掌矣他日者周量程君學有源底南宮之役旣援元而終尼之固遭收害亦緣風氣之鬱塞未通耳今有開必先天文人文不相易奪余是以奇閔孝之才而更奇其遇也

季孝譽麟書序

兵戈之後萬事俱非人情毋亦馬牛歸放是亟豈顧濶遠而問芻狗于詩書求餽羊于貢舉雖然有說火傳不已灰劫長番惟此文心尚無滅壞矧嘗已懸之國門又非如戶挾人藏裂體杆禁宜可論而無罪季生孝譽所以更上選樓獨存歸殿未爲濶已夫孝譽之作亦一家事迺新故相編貞元同起其爲指趣可得而言昔孔子魯人而生周代春秋感麟則漢興兆諸儒識記各傳聖經當徑之蛇迺不與魚書狐鳴同其幻妄于是麟之爲靈亦旣昭昭而孝譽曰凡吾所取而題者固皆麟也且爲瑞焉且爲異焉則何哉蓋麟而可獲與凡鳥獸同亡論應與關雎來慚薪采聲名妖孽云胡不爲然則讀孝譽此書有心之人宜多反袂沾袍之痛孝譽提衡自天啓末年以迄今茲上下廿有一歲而始終于丁庚先甲後兩義該備若以徵麟則前此半臥塚中近今全遊閣上中間迺特爲魯郊物兼乎瑞異者耳孝譽後起之雄登廟之器其論人詳其自爲位置必審驚代盛事余與拭目焉且

夫季布在楚漢閒聲籍甚卽微著書何不千金者余則安能爲之曹丘抱犢之餘聊述大概發凡送難抑云未遑

劉遠公古閒軒制藝序

人之大凡存身者有量敵應者無方苟爲挾其有量而適于無方而未能無待以成務則所辦蓋少矣今士大夫通坐不辦耳請謁報謝簿書期會之間訖用卒卒它卽無遑者豈以曩昔所俛首剗心摩擬採集冀一富有司之舉子業麤足畢平生耶顧此無益人家國亦非害之而議者單槌槌文章喪亂歸獄似操其一端之汰甚弛其本末之諸不逮者已嗟乎衰世論才難可相越劉邵所記通達出尤乃今于劉遠公一見遠公族鼎貴奇聚靈水宜優龍鳳祖相國文端公父西佩氏皆謂具足人師然而遠公別有其無待者曰神明特茂焉余備肺附習其據經折老生之角博物柱好事之願自詩歌古文詞旁及金石篆籀弈品畫苑時時間作而遊屐恆穿顧曲不廢何悉數之難終也比年與余爲北風攜手憂時每見大宅或瞻極揮涕僕指而策料之慮無不旬日驗此豈用八股食肉而謀人者之所得望余私謂雕蟲小技當不足復煩遠公乃無何成古閒軒制藝若干又爾閱而

深麗而正肆而能止一斑所徵優游而就曾無僂首  
剗心摩擬採集冀一當有司之意而業以倍進目鴻  
易手絃更不難才誠如海前後左右際又多乎哉署  
曰古閒因文端志也夫今人惟忙故得不辦彌馳而  
彌頓余至欲課其白日之寢若夫古者有異多材而  
周情裕如英殫亦孔思未起當文端爲相光熹終始  
之間首豫顧命發大策定羣疑默橋當世而正其紛  
紜而不動聲色是在衡鼎而閒也寧惟是在徐亭蘇  
園與日遠公修其世職有如玄成議禮贊皇籌邊從  
容整暇抑豈舉輶爲勞愛助是責守此卽不病才少  
復善處長庶幾乎道矣獨林時哉余糠粃薄詞未足  
盡燉聊寄彥和梓材之期設溫昇不如之誓云爾

章凌九近菴序

魏文帝論文以氣爲主而坡公又以意爲主此兩物  
者當相經緯也文無氣而謹體譬如木偶不生無意  
而張氣譬如冠猴而使之安偶若猴也可任經國之  
大業乎雖然氣行文中文復出其外意起文先乃至其  
會所謂中若會者乃文之現量耳至其外分先分卽  
不求于文也求于爲文之人假設人非是而苟欲有  
其文又譬如搏砂而炊之以爲飯也必不可得之數  
矣余友章凌九氏意氣特上自命千秋與余猶深相  
切劘顧其備善有不勝書以慮殆庶上賢抗衡豪士  
恭自人倫天性閒以及取與然諾揖讓步趨余皆好  
焉而學山不至只言其一斑之文則已有如九天雲  
垂四海水立前後左右際不可窮要之無一語隨波  
逐浪余嘗位置凌九謂室重席于嘉隆間必非中晚  
所能頂背而論者顧以余相比儼有如楊雄司馬之  
稱不知其果恆似也耶果不恆似也耶凌九之學有  
所受之魯齋先生高文名天下爲諫議犯顏敢言一  
以抨逆受摧再以辯奸見媚雖有雷霆之怒持論斷

然碧血下藏其精誠故上屬于天耳。殷鑑未修火城不墮海內正人終歸一網。余有哭先生詩亦因賈祠然余寧飽老拳尚以得聞先生言未至失足爲喜茲事曩秘之今敘凌九文何得不及殆于未始藏其狂言者也。憶先生繆愛余文俾共凌九硯席凌九之愛予也又然每與維紳默而諸子月夕聯牀風晨捉塵或高詠古篇或抵掌時事或徵蟲魚或學老釋余乃當淺深而不讓未嘗不引而合會于文也。魯齋先生與凌九並爲擊節似有舊之嗜焉顧余爲文必以試其言之也必以醉他時卽不挽潸然而凌九全提正冷九軍未入亦雄神明殊勝三升未闕亦疊疊地視余有金牛之分矣。余似難赴壩嗜腫遂驕乃狂不能讀戰場文凌九美喘摩汗餘年其道相進所聚將及半矣以半者與眾多爭者而道其堅遠未至乎戰斷泉流函蓋乾坤句也。

進賢堂稿卷之七目錄

序

杖人翁全錄集要序 送匡雲大師歸廬山序

近處遊序 送僧無雲參方序 附偈

黃連語錄序 龍門慎獨和尚語錄序

慧勃詩禪禪師語錄 雲誓集序

朗宗師發十二願序 吳準禪師詩集序

禪門煥發說序 古雪和尚廣錄序

範圖禪師語錄序 千佛寺紀畧序

進賢堂稿 卷之七目錄

莊我序 翁菴禪師語錄序

陸航大師經解都序 杲日和尚語錄序

無可和尚六十序 附偈 起綱禪師語錄序

元菴禪師語錄序 蒼檠禪師語錄序

祝睦堂和尚六十序 近代尊宿語錄序

彙刻竺老和尚六大座語錄序

拜雲稿序 山居回文詩序

三隱禪師遠遊序 且菴禪師語錄序

金欄瓊室禪師語錄序

進賢堂稿卷之七序

南昌黎元寬左嚴著 同參釋興淵洪浪校

杖人翁全錄集要序

于百千光中日爲光大于百千水中海爲水大于百千善知識中浪杖人爲善知識大此非余之臆說也余嘗聞諸竺老和尚而知其不至阿所好也浪杖人斯可以爲過量大人已乎然而人有過量語無過量惟及量耳蓋由乎度越尋常謂之過由乎適如本分而要歸切近謂之及之兩也其實一致今夫杖人其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一

書滿家其門目至于百有數十豈不曰文彩全彰乃終日言而盡道亦終日言而未始由吾宗此則南華聖人之先得其然者矣如徒以簡帙褒重有類夫取精多用物弘之爲貴者卽彼恠尤或能勉爾顧孤之嗚呼似人聲非人聲也曷足聽聞今日者獅絃既張毒鼓更震一唱三歎偏正回互靡不達之嘗試攬其篇章以循其經緯本末雖使九變復貫畢竟語忌十成洞上流風于斯固爲增華加厲焉耳且如潔淨精微易之教也先儒第謂之能不犯手安在其有喙三



尺而必爲前朝斷舌之才也乎若夫宋人立尊堯之  
題晉代高注莊之作則杖人亦嘗從同惟托孤一語  
于斯道絕續之際惘乎其言之不獨以資談柄也中  
天午運所不至與儻欵俱淪者吾言將繫其九鼎必  
如是而後可以至于精矣亦必如是而後可以至于  
大矣世稱文章卓詭但爲名家其廣博而無涯際始  
爲大家名家之不及大家甚遠卽于不立文字而有  
文字從有文字而發揮其無文字者何獨不然此向  
來明教永明覺範大慧諸老之所由尚也麻三斤乾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二

矢楸庭前柏樹子等雖曰咬嚼不破亦往往作避鋒  
藏拙之地有如文身句身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卽豈  
得于此躲根昔者三佛之門並高矣而漸成窠窟佛  
鑑佛眼座下有爲狗子叫鶻鴒鳴者有覩燈籠露柱  
指東画西者則佛果譏之且自幸其無是病夫狗子  
鶻鴒燈籠露柱無論不可爲佛法恐併不可爲世諦  
杖人書都不若是談性命則深以出語事理則洽以  
該三教既與爲總持兩戒復極其關切于是而欲以  
廉纖訛之不得欲以綿密稱之抑猶未盡是誠壽昌

古佛之內紹而五宗諸大老之集成遂入藏流通進  
名家而大家由此其選也竊伏聞雙徑祖席羣衆歸  
重奠以不遷此亦大日來仰大海來朝之常事已耳  
而今乎青原青原者七祖道場也自笑峰大師起之  
無可大師承之其山益峻兩大師固與竺和尚鼎足  
而全錄集要之刻則無大師董其成無大師高足第  
子爲余好友洪浪遂興雙嶺以應之得髓之義及于  
膚功則是其爲日光九重若海之前後左右際者不  
又多乎哉余亦在杖人子光孫水之列而浮游他日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三

失所依歸顧十指中猶見佛面孟子曰余未得爲孔  
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爰恭無大師之命而序之其  
言有止亦姑以志其欣愧焉

送匡雲大師歸廬山序

十年以來斯民鮮不逢凶觀閔而事總輪僧余所聞見則有自署國師著紫衣乘傳走四方者有開府左覺義禿而紗帽展角八座呼過市者有瞽而爲國信使受贈賄無算者有持兩字偈下侯王將相之拜御童真六六揮扇入九軍不得則械繫上僊問舉者有主適筭滿女人履者有穿宰官鼻用之者有訟一胡牀加三木孝廉者嗚呼何其張也然其人初皆不過妄庸苟衣食求活而得氣遂以非量今觀匡師面目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四

無改將所守之固邪抑其現福微劣也乃師則曰吾受享九奇奢矣凡所爲雕琢之而自然之亦未嘗勅止矣此可以無金襴袈裟而貴耳遑問其餘比者往往扶鳩握麈行乎烈日而作推敲試叩之則哦九奇十二景二十字詩也已復乞諸名公爲之而屬余步其後每得簡必狂叫曰僮置氍毹地可就輟轉爲快推此之意似乎華子岡竹里館欽湖柳浪茱萸泝辛夷塢諸詠果足以傳輞川而輞川果足以傳摩詰矣雖然藏雲九奇于世間宜無與也十年之故豈何不

忘矢集閭閻弓墮鼎湖則能言其歲月藉背將軍艸間義士則能記其姓名以至城空雀鼠民盡魚鰕炊骨獸肉泣鬼啼俘則並能明其情狀昔桃源人紀曆不知瓜牛廬中人絕口不言事如師何取于不知而不言也余嘗謂浮屠氏不三宿桑下非其忍之乃大不忍得佛心法唯師也獨師客歲往蕪關聞余長子灰盜爲之一涕今其來也長子反舍不稟祿命七日而逝又爲之一涕以此思哀亦會有負心于師者障師不見師累牘切責之不爲匿怨以此思怒若其喜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五

樂既鍾于山水詩文間總可爲不見不聞之無窮矣而曩所輪僧者山鬼伎倆何足發師虛胡師八十春秋高顧彊食善遊步徘徊灌城如將不舍復期余爲九奇行余恐身衰子幼當時未平或不能往師則能來也于是余料師行纏而師爲余畱一笠請授之序以當參盟

五老遊序

有以情成世間法者亦未有以情成出世間法者也。度人自度之事其篤摯爲何等而一切付諸悠悠無所寄意此必身形若槁木而後可無論其與清淨絕不相應卽其文句孰爲起之而孰令觀之哉。禪師何山手一軸詩相示余閱之而情移恍然在十八賢座上則何山之情有以感之也。何山于五老不能去心九奇三疊不能去目而志復存乎麻從黎川之間者以爲本師在焉三阻十歸徘徊纏綿不覺長言之。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六

余于是亦三復而不忍去手矣。吾儒之冊曰禮近人情非其至者而浮屠乃云不三宿桑下慮其愛生此無亦偏詞而未爲通論乎。今何山于宗門亦既登堂入室似不必與惠休齊己輩爭吟壇之名而所凝神注精若此由何山之卽境者則花竹之真如必爲不妄而由何山之與物者則忠孝之大戒亦必爲不渝是其本師藥地公之教旨余猶能于此而窺見一二焉。

送僧無雲參方序 附傳

少年而僧者往往自父母詔之其意不過以披緇爲續命之縷也。若無雲之方穉齒而能自求出家不可勸沮斯真特達者矣。無亦其齒穉其性非穉乎。無雲闔產也。自黃檗大安雪峯巖頭以來此中久已爲獅子窟無雲倘欲作內紹兒邪。今發長汀走豫章凡再三反足跡幾半天下而更圖入龍眠以皈依于十州大善知識則先之以魏曾中之以不了標何術哉。亦曰子雖有志參方顧不得坐失東家丘也。然無雲謂進賢堂稿 卷之一 序 二

余曰已嘗從棲霞和尚受具則棲霞和尚豈有教曰我非汝師汝師十州也哉。請姑置是但能究竟一大事因緣不至以披緇爲續命之縷此其人亦無往而不得師也。同行者珠旋竝勛之序已重說偈曰三千大千非世界九州遊七是吾儕急須辦取金剛眼莫費閑錢買草鞋。善財南詢因求法達磨西邁不思家兩人相逢真覩面有何語句落三爻。

黃連語錄序

仲尼曰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已存其東最大師之謂歟師提一柳標走郊市中不修邊幅未或能定其爲珍御爲垢衣者顧索余在稠人班荆塵談露布心腑大不異夙昔相識比再晤則出所著黃連語錄二卷示之又何其小撞而發大響獅子之捉一兔固爾哉然而文彩旣彰意句相到自非杜撰禪和亦豈欲擡榜公案但拈兩端釘楔虛空更取出楔且機語如河沙亦頗近于頭出頭沒惟以不標勝義故亦不見負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八

門此則師所獨長而余所爲心盡耳夫師之求友若將以脚尖踢出一佛者而余有交臂而失一師邪附讀數言雖未足備叶唱聊志遇焉師嗣法于金明介公爲是以續斷橋一枝燈也乃斷橋之後而有斯人寧惟不絕如綫乎蓋亦使斷橋坐大矣

龍門慎獨和尚語錄序

壘和尚去而開法同安則慎獨大師實繼龍門之席此其父子間密契有如瀉仰豈直以當陽據令爲之分路揚鑣而已乎師領衆未幾何哀語盈泰和尚每屬余文之攀他年十方碑之例而師卽日下孤峰走十字以來謁言則又似謂自家種艸必且千里同風也于是余因甚顧顛髮亦旣種種智不加進其何能大有揚摧已更演惟古德言南方佛法浩浩地而文殊普賢一起佛見法見則南泉老人貶而去之且或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九

叱之等于魔魅是其中豈復有情塵可緣而言句可到者諸方所拈古人公案大慧嘗以爲擊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弄業識舉了便會了豈非佛法大窠窟圓悟聞而不覺吐舌乃曰汝休管他我只以契證爲期今觀龍門書其契證必有自分非余所得知而其于千七百則之奇特者未嘗不時一舉揚余獨不覺其舉了便會此豈余之能離情塵言句而狀乎抑惟師之不引人而之于情塵言句也夫以法身說法常不及以虛空說法牆壁說法之爲得也此蓋弄

業議之濫觴大慧又謂之家親作祟不可禳禱凡若此者師免矣夫師語最精者莫如詮中庸費隱之義以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歸于不隱而費正合乎頭頭上明物物上顯之說而聖人會萬物爲一體未嘗會太虛爲一體太虛隱也萬物費也聖人蓋從費處會之此尤儒者所不能道余致爲之服膺焉自師之祖顓山而邇慈山蓋各有中庸解也其相傳之秘旨固匪世諦而師亦豈僅僅焉智與師齊者師于其門身爲入室之選復代有干城之依設在魯國無亦自

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十

慧力寺雲章禪師語錄序  
承古之言大唐國裏無禪師或者以爲戲論狀間嘗取諸家語錄雜觀之禪師卽不無而白拈賊亦正不少矣夫學我者貧似我者歟其于世書猶未得爾爾也而矧其與人言自本心性之間慧力雲章公幸而不貧不歟亦不作賊余爲之助喜焉夫其一登寶王之座纔提正令固未嘗瑣科條之雖活人句子猶以爲多不如少而少不如無矣宗門向上事惟須自見自說今公所見余不能見則公所說余亦必不能聞

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十一

余非倦聽而因便趣其省畧者也蓋公之坐斷舌頭不可知其流出曾襟亦庶幾一遇之耳前德之擊又輒毬登拂敲牀一向閉門終年面壁者無非爲少言以至無言之地其不能無言則必有所受之而終不作學語之輩主慧力者有若有文公無味之談七零八落亦有若可昌公十語九中不如一默此皆在五燈錄中爲公所受之者也公方外師資則愚山施先生嘗爲契證且延譽之而門以內實父蕃光而祖瑞白洞上之流風彌永不墜此亦可信其有所稟承而無藉于蒲空逐響爲矣

雲響集序

洪浪大師初住翠巖則古和尚使其貳己且爲營石幢菴居之使其近己也其密契蓋無間然既而和尚入閩又屬師以代座未之許師于是乎道德高心空否耳不在及第矧在據令而當陽哉淡山實生龍蛇師乃稍稍入鄺垂手余忻慕焉而奉席西方安其靜慮亦盡破揚眉瞬目之工夫以從事于嘯咏凡三四年來所與余爲唱叶者卽無日不有然其離合可知余未敢當蓮社中陶謝也而師之所作大率借尋常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三

聲韻之言以明向上提持之事文句身中豈不亦有清淨圓滿若干百億之分化者邪師哀其集署曰雲響蓋因古德滿目白雲作麼生響用眼聞之風雷在掌之說也顧嘗試論之善歌者響遏行雲此成乎爲二物矣而有把住之勞又必有放行之跡矣雲響則不然心空互爲根界不立非對待也亦非和合也宜師之有取乎爾焉師間語余曰詩偈乃宗門利技此尚不堪安所謂宗門然而今之談宗者家著一錄詩偈平分取具而已少可誦法者語脈裏求一轉處俾

文從字順猶憂其難之何況乃至千樹倒藤枯言語道斷之際必如師者其可謂進乎技者哉師于千七百則之案手不停批口不絕談居常復教責于余曰以子之才宜作頌古頌古不啻參禪余雖有未遑亦識師之指趣所在蓋必從自己冒襟流出而不爲掠虛不爲杜撰者師謂之矣敲推于布袋漆桶之間而剗心鉢慮于不可思議若奈何不得之處者師謂之矣日者余構一牛屋而師以詩落成載在于集其首句口爭如露地屋三間莖艸不拈建刹已竟無乎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三

空有之別其末句曰大車那更許偷閒打牛卽是打車亦是得乎機用之通余皆學步焉不能相及因序集而發明之亦欲諸方知余之高師者終以道德不以詩章而師爲桐城人顧謙言舒州春秋所擯不得與于十三國之風則何以處夫離騷之繼起者詩首風而風實持世亦復壞世矣立正變之名誰知起止之地師所以標雲響也

朗宗師發十二願文序

嘗讀山谷發願文而好之願循覽全篇初不舉數亦竊疑其于戒律中有難免而易犯者必綺語一則也今觀朗宗大師之文有數矣數視西彌陀雖少視東藥師南觀音則同視華嚴末後普賢之爲善財說者則過之也而亦既有弘大之目夫非大之以其文大之以其心焉耳夫心之所爲不盡于願而願量則必如其心量以文求之蓋有畏也亦有悲也畏是攝己悲是攝他在六度中大氏多依于戒朗宗其無若高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十四

沙彌之猶挂屑齒不知有一人之不受戒亦無生灰可免者乎非也朗宗固曰吾寧守漸而不趨頓且揀粗而勿求精雖爲中下者言之其最上者出之矣且戒曰淨戒于罪福乎何有二祖之印三祖一則曰將罪來與汝懺一則曰覓罪性了不可得此與將心來安覓心不可得者前後合契固非爲依樣葫蘆亦皆如實不誑語矣論心識之用惡爲染法善爲白法是成對反而準梵網之義塵勞門與菩提路各八萬四千實相轉就余知朗宗之能舉其對及其轉而終至

于其不可得也全文固在一片婆心不資綺語余何從而潤色之若所引諸物之心誠不知其有否姑以狗子無佛性之說通之而存之能于異類中行固無庸痛罵此等讀之者亦可不作罵會

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五

具準禪師詩集序

世尊無說法之一字而顧有其十二部經中間作偈爲疊長文以至于傳心付囑亦復遵而用之雖不必叶律固後來五七言諸詩之祖也今之禪者尤稱詩而詩之致有盡有不盡要其能爲盡致與能不爲盡致者舉不繫之詩矣余得具公詩竟讀而深好之則以爲是能盡詩之致焉耳由詩而之于道由道而之于體露真常不拘文字之處在三曾而上者余蓋未之及也而或者曰詩當與偈不同以禪客而爲詩第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一不得有蔬笋氣余應之曰固也偈獨得有蔬笋氣邪夫詩之與偈實相流通而蔬笋乃禪人家風正何必生心避就大覺璉嘗呈詩歐公而因戲謂之曰此道人肝臟侵頭余推其意不過如此子當嘔出心肝之說耳而解之以爲是中無一菜氣則大不其然且禪悅之味固非澹泊其義類亦更多有必務去此而別求之世諦以事物爲綺綺而益鄙以道理爲腴腴而益臞卽如是理事礙矣今詩至于具公是辨才無礙分攝也而不亦遊其文句之身于理事無礙若事

事無礙之法界邪具公得法于弘覺禪師蓋國師也將所謂在三曾而上者惟其有之然余竊聞之行脚曰天童下實有二目乃總其嫌名而隱之一木陳卽國師以其廣產謂之廣木禪家之爲長行文字者莫過焉一牧雲以其蘇產謂之蘇牧禪家之爲有韻文字者莫過焉而具公昔嘗師事乎蘇牧從學久之于詩未敢出手偶一拈弄則牧爲擊節以是日有增上語不云乎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若具公之承嗣旣明白矣而唱叶初分猶不能忘此譬之于飲水有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思源之勤而更無分河之妄也夫法與詩與文立如鼎足然而終不得判然謂之三物今具公在二目間以法則不止于得皮以詩文則可爲之析骨還父而析肉還母此其所以言語道斷卽其所以言語妙天下者乎



禪門煅煉說序

魏志有之曰蒸煉神明以致無生而得佛道此最初  
治禪者之微言實煅煉之名所自起也于是其獨進  
焉謂之禪學學亦無學其共奉焉謂之禪師師亦無  
師然而苟不遇無師之師何以續無學之學今叢社  
據室動稱開爐其成就固不乏人非矣有名而已  
而或徒取備員廣付以張大其門庭曾不一是正其  
眼目卽所謂我眼本正因師而邪者又何能免禪至  
此無乃已衰乎晦山和尚所以長慮焉而著禪門煅

達賢堂稿

卷之七

序

六

煉之說蓋責師也昔黃蘗言大唐國裏無禪師而又  
曰不是無禪只是無師者其意亦在于煅煉耳若夫  
晦公之所謂煅煉篇目十有三備矣夫豈猶是萬物  
爲銅陰陽爲炭之說一任其麤濁蹇之質已哉然且  
必因材而就器亦且必無失候而遺時余竊矣意之  
理在悟而更不迷于悟則是電光罔通石火莫及之  
義迹在功而終不取于功則是盡大地裏一齊火發  
之義若此者亦煅煉之極致也顧其所以合于兵法  
者何也無其謂有殺人刀乎抑謂有活人劍乎蓋寧

還我以灰灰無寧坐人于灰水然則三棒三喝可以  
當三驚矣一莫一無可以當一至矣或縱或奪且換  
且移可以當拔幟樹幟矣夫兵家豈有定法邪而禪  
亦如之禪師亦如之故法昌嘗曰我要一不會禪者  
作國師而以佛祖言句爲人師範夾山滾病焉佛不  
可著何有于禪禪不可會何有于師問自己意不問  
祖師意然後無師之師可得而親也無學之學亦可  
得而詣也爲語禪人天下太平在此日矣何必復俟  
之千生百劫經無數形而後乃始盡其頑鄙乎而吹

達賢堂稿

卷之七

序

七

毛用了急須磨晦公以爲終是偃兵不得也

古雪和尚廣錄序

宗門中有最上之最上者。惟在乎眼目正而操履純。非是二物也。卽不免邪禪邪師之譏矣。已而爲禪師者。或誇張其門戶。或借助于金湯益重之譏而已矣。洪浪大師與余淡操此論凡八年。少所許可。獨口不絕古雪和尚。何其服膺之至也。然而和尚于余亦嘗一再來相接引在余交洪師之前。余卽不能以十指障面而一辨闕焉。此有別因未可謂之不知和尚而不同和尚者。一日洪師輯和尚前後語言若翠巖白蓮賢堂稿

卷之七

序

序

法黃巖佛頂蓮社法性龍山諸所開演令而版行屬余以序余未敢多讓以爲藉是而可道其新飯抑復志其裝愧余齋沐受讀豁爾會心如見。果日必欲親之遊于寶所。亦不欲他適矣。余故未習爲作家評騭也。而第言因是則大抵流出習禪之光坐斷舌頭之路。徹法源底復躋其巔。或者庶幾乎此。昔和尚入天童。悟老和尚室中父子妙叶。函蓋相承。是時和尚齒特少耳。諸大弟子卽無不經其提衡進退者。參之與回傳道正等。豈顧爭十哲之科之有無名字乎。且

姑置是事。而必以東土拄拂擬諸西來之衣。夫亦安知其無止日。和尚如不欲爲大善知識也。和尚乃爲真正大善知識。食必隨堂。坐必藉草。閱藏以跪。曾是不勞而生平未嘗累足。以爲無工夫及之。然則其勤修何似。古德稱行解相應。所以相應非較量丈尺寸之謂也。謂其俱能不失本分已耳。今夫和尚誠可云本分人。則亦可云過量人矣。宜乎洪師之始終服膺之。乃和尚嘗屬洪師以翠巖代座。而不應屢敦以出世爲人。而皆不應。則又何也。嗚呼。卽此可以見和尚

蓮賢堂稿

卷之七

序

主

知人之明。余綜和尚道場六而續用。莫高于翠巖爲中興也。化權莫盛于法性。則兩藩王禮焉。乃和尚雅意繁不在是。夫出瓦礫之道。變而至于宮殿無邊。其間自有貪天功爲己力者。名實主賓。我皆可無與矣。和尚南遊。以翠巖故。及事已就。固請不來。千僧之席。一十八代祖師之庭。去如遺跡。浮屠不三宿桑下。豈謂是哉。或曰王遷國。道豫章。國王及國王母。期入山禮足。和尚曲避之。故爾。然則趙州端坐以見燕趙兩王。而必走山門外以恭使者。和尚應更少此一分別。

于是余命和尚書曰廣錄蓋將似之中峯也中峯以辭轉運瞿震發之請而寧不住高峯所常住之大覺寺乃去而之于窮崖孤洲草棲浪宿此日龍山雖曰還鄉何殊幻住余序和尚至此可謂已詳然皆在應迹非能及乎骨髓之義余蓋不欲以佛法爲勸說而借禪案作隱語也和尚當復有以裁正之矣且余于和尚離而未始不親亦猶之和尚于翠巖去而未嘗不軫也同風千里洪師郵之知其解者誠不敢期諸萬世之下

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三

範圍禪師語錄序

自法周沙界以往支那撰述似粟如麻余且老無所識知亦嘗于此道爲採集業而耳剽範圍師嘉名久獨未得一拜下風鄒孟蒙莊同時隔絕豈無恨恨哉然庸詎不得比于烏石嶺望州亭之相見者一日師大弟子趙機手師語錄屬余弁詞則余所癢處正不惟其技之爲矣余思夫祖師西來單傳直指固以不立文字爲宗而文字乃至猥多者何也蓋有言以明其所無言言誠無過惟不知言者必于言上著到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三

則言內之路岐生矣及其病言也又于無言上躲根則言外之道荒極矣岐之與荒兩者皆師所不出余讀師行錄書固服其宗眼之正決不至甘歛語下而教人向茫然中參取以爲茫然處便是壁立萬仞處此與大慧所云向交加之心欲絕未絕時廝崖者甚合其他東語西話至于曰人人本有卽爲本有礙實諸所無乃空病未除者斯入理淡談從前諸大老所未嘗拈及也若第取千七百則公案一一而擡之擡之則其說亦在乎芻狗已陳與夫古人之糟粕已矣

學我者貧似我者歿于字法尚爾而况禪宗大法乎  
于是師據法位厥地有五——吳江之報恩寺二華亭  
之祖燈院三吉州之般若西陽龍坪也還鄉之曲固  
宜其一唱而三歎之是時禪師起吉州者幾家實峰  
山子南源具準西林犀耀余皆得從遊或與爲鼓遂  
乃至千師三佛不足四矣而余爲敘論則超機先之  
山子申之使孟莊終得以文身而相親近千里同風  
亦覺其爲剩語也

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五

千佛寺紀畧序

廬山金竹坪正當其城高處而不爲尖削更得曠衍  
是諸境之特絕而出于思議者矣惟人亦如之必也  
在登峰造極之中有閭閻勝大之致然後足以彈偏  
斥小副是勝塲自恭輒法師肇基爲千佛寺續芳禪  
師相繼以起其所開建甚盛要之亦不惟功勳惟道  
德也一時若達觀慈山埋菴諸老前後同風文句之  
身交光而相至而梅公和尚乃今起而集其成亦可  
謂之踵事增華變本加厲者矣蓋始未嘗無向上之  
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五  
一闢而今直全提而全付也梅公去主壽昌與竺老  
人爲兄終第及共扶好山卽巨頂未足擅其峻絕乃  
更汲汲焉手授此書命余以吹映劍首若曰汝不聞  
之乎此亦汝家木樨香之一枝未可謂無當鼻識者  
矣又震也禪師實金竹開山之第三世而別峰于剋  
峰梅公初嘗稟學爲是而徵星宿志不忘焉良厚然  
余曩者既見迴峰塔寺屬序其金剛疏未果才之不  
逮抑時有所避忌而然及茲之便發露余愧其亦可  
哉張無盡有言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漫撩天

此重其境乎抑重其人乎而他日大禪嘗反坡公詩曰谿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此其境與人相卽乎抑相離乎讀千佛寺紀畧者必有會于入境之通而特出于騎聲蓋色之外則知梅公所謂河源仍是海滴其承傳自紫柏以下諸公莫不畢載夫亦如仲尼之師于老聃而猶龍一歎常謹志之不欲爲虛加之也

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美

莊我序

肇論曰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爲一此禪宗心外無法之正詮而亦莊生至人無我之別解也後世之濫譚理事者莫不舉莊顧爲莊而下註脚非其至者自袁中郎廣之譚友夏遇之藥地大師炮之備矣廣之遇之見猶起彼炮之用乃在我此爲最勝向後宜且無言而石湖和尚曰以我言莊卽以莊言莊也以莊言莊亦不異以莊言我也我可以天地同根萬物爲一而何不可莊莊可以化爲蝴蝶若爲鳥爲魚爲鷄爲彈爲蟲臂鼠肝而何不可我莊我之彼是不得分後先首尾亦不得問其現量具在大抵若覆船之山之未始有遜者而已矣于是和尚書謂余曰山中木冰澹旬凌不解作凌記客執莊見問作莊我子盍敘而行之乃夜雨燒鐙疾讀莊我一遍輒覺其已成三人而凌記以溼未得展復遊想于藐姑射之肌膚若冰雪者正不可謂未嘗識面遂附論之以授于德翁神足時灌佛後二日博地凡夫黎元寬識

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壬戌

肩菴禪師語錄序

不立文字之教亦必託于文字而後顯故自祖燈既傳宗門各建諸禪德語錄之書遂至猥多不可勝讀而其有名于一時者則未數數然也何也是度語者是伴語者是衍語者是相似語者相研相習語者皆人之所聞而欲寢或不能待其畢詞而至于却走者也而乃今肩菴和尚于是特著其亦非妄有名者矣余初未得目擊乎肩菴也而晚從其高足開一授攬全文覺有與諸方異者蓋向上之路得而平行甚淺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手

之法得而視掌機鋒之疾有不行不止之時公案之拈有雙揜雙擲之妙此所長也然而理事互見文彩全彰無乎度語覲面相呈心肝可賣無乎伴語懸河放灑實做法源無乎衍語于木隨身逢場作戲啼笑不同精神挺動無相似語物來而我受我出則彼止將今除兇弄丸解難無相研相習語是又盡諸所短也去短益長肩菴之書遂可以不廢于世後有作者無慮不能駕而上之或更有據而起焉者耳肩菴為天童再傳初實入室而其後得法于本師石車乃出

世為人斯可謂之頭正尾正者也說法三十餘年揮劍開爐其處凡五然皆不離吉州則其于思祖亦可謂之地分親切者也趙榜因緣第以尊祖之故翻類不冝去之別峰而其後也悔肩菴蓋不難以祇者是三言同平日月之食禪德之能不專已自用者亦未有過是者矣開一千是能為肩菴勁後總之傳人不惟傳語顧金剛眼睛屬諸瑤山弁詞屬余恐不相副然稱是以談肩菴之于師友之際與夫世出世之間其人皆在何等也

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手

陸航大師經解都序

佛法未嘗爛却而人彊欲張之其張之猶無過也其  
一張之而其一墮之則過矣宗門者初總起于教中  
而後別傳于教外者耳顧用其別傳以攻其總起銳  
師日出豈視之如邪外然哉乃教非邪外也治教者  
既堅我所自守而更負彼所共託以故亦往往得全  
陸航大師遂成教國之金湯矣師住蘆林數十年剏  
心三藏盛名不脛而馳蓋海內學無學人皆嘗高其  
見地而貴其操履而師則曰吾不自爲目也而直與  
遜賢堂稿 卷之七 序 三  
有足者至于丘也。不自爲目。何敢半盲。與有足者。至  
于丘。何敢半兀。今夫治教而不及宗者。將無半盲兀  
之似邪。師于是乎以教兼宗。而攝宗于教。祖師之與  
如來。且可無今分割禪席。故卽師所著楞嚴經解而  
自題曰正眼。亦以爲與衣俱傳。不與衣俱止之法。皆  
在于此矣。師大弟子白岳始從普賢口授。既復版行  
余得而讀之。竊有感于師之多所不可也。師蓋不可  
乎三觀爲三分之說。以絕去其支離。又不可乎三觀  
爲一心之說。以大正其龍洞。而又存乎三觀亦爲最

初亦爲究竟之說。以各成其方便。此誠所謂終日言  
而不出吾宗者。而其他唯識圓覺金剛華嚴之詮。以  
至雜記綱頌之作。大意莫不與宗門相入焉。與宗相  
入。治宗者可以無兵也。假治宗者而必欲分飲一水  
之上。異夢同牀之中。且復兵之可以無勝也。雖然猶  
非其至者也。釋迦立教。教有暇時。達磨傳宗。宗有礪  
日。礪與暇各不相治。而治暇非十二部經之爲。治礪  
非千七百則之用。是大安禪師所稱有句無句如藤  
倚樹者也。其何以伏斷智解。坐進神明。必也離心意  
遜賢堂稿 卷之七 序 三  
識。參而絕凡。聖路學此。則師能言之矣。馬祖曰。心講  
不得。經虛空。却講得。經師能言之矣。莊生曰。道在稊  
稗。道在瓦礫。師能言之矣。由乎師言。豈惟佛法。卽吾  
儒書其容有不相入者乎。余憶昨年擬作塲屋文字。  
首題欲以三量明之。大哉堯之爲君。是現量。則天是  
比量。能名是非量。而次題修身道立。以三身求之。則  
非清淨之云。特報化之類。此義甚不爲謬。涉筆間。何  
所畏而輒刪去。蓋慚愧其時未見綱宗頌也。

杲日和尚語錄序

人言禪宗非正名也蓋禪六度之一而舉偏廢全宗與祖義似對待以是不符正乎其名雖然禪而去其偏宗而去其對則又何爲不正乎其名矣今杲日語言具在舌相卽微廣長文身亦欲圓滿若此當無置之偏對間顧余復送難也理事難收喻如籬桶是非游移說在曳鋸泛濫無端而云者簡謂之畫鬼顧頂我說以著彼猜謂之造迷此四法者由其前二僅麤而過小由其後二綦精而失巨苟爲林偏攻對爭聖

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三

諦之階級指心地于虛空則鮮有不負墮焉然則豎倒雙達畱簡無可十二門中百八句外何不與爲嘿然使柱拂相安穎泓少惱也且置是事而及機緣年來業風吹我墮羅刹國土遂勤思抱佛而津逮唯人幸也遇卓菴于孤峰訪一菴于塔下今又聞杲日名號是得三解矣兩菴各相見有篇章往復而屬序則應教未遑是文殊之窮于出定也杲日不相見使大呆索序輒得是城東之不窮于見佛也以此而推亦信言說之非先急有如誤述矣乃大呆請余甚固志其報恩及擬作跋詞更欲相長何也呆之于文杲去一也一去則偏對何存焉余特于是乎取大

無可和尚六十序 附偈

學佛以無生似未足盡其奧義禪家之法必出于生機而不坐于死水律家言護生淨家言往生則皆非專主無生也故禪不可枯禪之枯與儒之迂者同病以爲其生機盡矣孰能起此者其惟青原和尚乎和尚初治儒而不迂繼治禪而不枯不迂之效天下皆著之不朽之實或未必衆著而門內洪浪若余則有以知之和尚起華胄工文章肩世道余初有孔李之通亦或不無前以糠粃而今其睦後者禪宗之次第

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三

然也且洪浪甚濶禪者而師之余其敢不在下風余不得以七十先六十飯而和尚則旣以六十爲之無量無邊矣和尚多材多藝好學深思六十年如一日未嘗言寧空諸所有不實諸所無也通計其入世者可四十年而出世者可二十年孟子夫子加卿相而不動心四十時事也和尚不爲多讓而雲巖在百丈下二十年不契以枯無生灰句子藥山謂其俗氣不除則和尚此時又當有過其祖之譽和尚蓋不以無生爲勝解者也而無量無邊一皆由其生機之不盡矣



佛法未入中國。惟漆吏實先逗漏其一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此可謂之佛見。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此可謂之佛果。參萬歲而一成純。長于上古而不為老。此可謂之佛壽。夫皆和尚之所炮也。然則南華亦可為藥草喻。而所云亦能生人亦能殺人者。且不必求之吹毛之利耳。和尚復善易而易之義曰。生寶鏡三昧重離六爻。無亦惟是作生句。不作死句。盡之六十甲子。是重離之兩大周。而將及乎既未濟者也。和尚不可借以一明其宗旨乎。和尚于是超尊

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言

貴之墮而受正命之食。余得為和尚祝加餐焉。善知識多有其人而不免各立門戶。即不免自落窠臼。無論注南華者。人人異辭。即重離之解。穿鑿附會。自我彼他。名為揀異彈偏。究竟成一次句。和尚不爾其著書也。俱有之。有宗有塗。抄挾抄帶。其行年也。猶是一老一不老之說而已矣。洪浪于師慶其生而兼衛其道。慮夫世之迂枯者。更以活潑而為譏也。屬余文之如此。重說偈曰

禪宗取活路。義不盡無生。寒巖倚枯木。婆子且斥之。

豈有大丈夫而安淨。舉舉青原七祖山。過量人所處。昔者現宰官能持義命。戒文章實細爛富貴若土。直毅然出世間人。天得正眼宗說。兩俱通正偏。及回互筆札。難自休一乘。是開演採集不辭多。泰山受土壤。逆流洞上水。爰周甲子花。內紹的骨兒。其名曰洪浪。乞言尊其師法。與世法等道。大難名言狹小。或來謗我舌。非廣長無邊。不可說指窮于今時。而微威音上。投子失三登龍光。記一遇莫小文。句身相隨來禮足。

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言

起綱禪師語錄序

從上禪宗諸大老莫不以語錄行蓋欲用文字而明其教外別傳之旨也文字直寄焉乃更于所寄坐成窠窟製格則未免雷同立說則故為舛異譬如倚樹之藤或謂有句或謂無句挂眉之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初非剽然作反對也必且建一而廢一遂兩不相下因為之墨守輪攻其間而不知其所止末流之弊亦何可言起綱大師固足以是正于此者其為人也渾然元氣哆哆和和智德之相具足而內我既推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美

藏鋒不露莊生曰以出乎眾為心者何嘗出乎眾哉余反其語則不以出乎眾為心者誠能出乎眾矣門戶者自負而抗彼之物也出世間人得為大禪奚復蹈此師以太白之孫芙蓉之子而國師弘覺老人為之法伯尤承印可其住越之大能仁則國師所舉以自代而師增華于蓮事亦可曰當仁不讓者也師不為此侈談顧若有天台領眾僅預五品之歎而南陽盛稱簾前賜紫對御談玄又若以為緒餘而非極則史公之言意念淡矣常有以自下者于師乎見之師

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美

不陵人而勤于接人其微困相為叩喝下無生忍亦似非所假借乃撥草及余幾忘其腐老婆心切豈不然乎余耳師名號得諸驛騎尚不知其生同里開辛亥之冬辱師過存儼然初會余始自幸及于見知不敢斥言曰此東家丘也已師發語竟日不休皆在宏濶勝大之目導余入于無窮而終不為機激且蘊秘一無所炫燿余請其書再三然後出示之則固衰然成帙余請流通師因命序殆所謂迫而後動必不得已而起支那撰述未嘗有久韜邊見若此者然而電光易滅日輪不磨此亦斷斷可知矣師凡四坐道場曰明州之法海曰武林之定光曰德清之開封曰紹興之大能仁說法利生幾三十年語皆在冊禪如大海余實歎望洋焉抑聞之短人不知天問于長人以為長人差近于天也抄集中先有同果氏大序在同果其差近于余者乎夫余近師生地晚乃相逢同果近師道場久而愈習以此喻之長人短人將不為謬師于從上大老中固當如昭覺勤徑山果之師弟子而問法則亦如無盡無垢兩居士矣然視同果之序膚者輒因序錄而一及之

元庵禪師語錄序

自佛祖至宗門無不以傳法爲重而傳法卽傳心也衣鉢拂柱皆屬器物可得而爭心可得而爭乎然適其授受之際或衆見而務噪之或不衆見而務抹煞之妒忌之爲何所不至故曰識法者懼又曰得法之人命如懸絲所謂懼者懼法之不更傳也而所謂命者慧命也可相續而不可或斷元菴大師初見人多于濟洞兩家大老各有機緣其究乃得法于萬如和上授拂謝拂語句皆載錄中而是時萬將順寂座下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美

千人皆不得與末後付囑而以不平元菴故或出于噪與抹煞之二道元菴走毗陵還江西跡甚祕大不異黃梅廬嶺之間關也讀竄獵集可以知其心苦元菴于是旣久住澄心再遷雲蓋孜孜汲汲出世爲人豈顧欲多畱元字脚哉亦曰選佛及第而歸來無所用之未免爲辜負耳雖使道場更淺小于雲蓋元菴猶將亟圖之也矧得雲蓋而能無弘法以報恩耶萬和上于龍池蓋祖孫相見矣而比者一閱其法嗣之籍則六十有四人其數蓋得馬駒之半合義易之全

夫一佛千子而等慈而均愛之此其所以爲老婆心切而亦旣不避婆婆媽媽之目矣楚共王嘗祭望冥壁而使諸子當之則或遠或跨或跨或肘加其最幼者抱而再拜獨得壓紐趙簡子作訓戒之辭書于二簡以授二子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無卹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今以元菴內紹萬和上其爲壓紐而不僅爲肘加固已明白其誦習簡辭而無所忌失亦斷斷可知也元菴之書具在爺娘所生口適可說法而由是以大報師恩如報父母嚮後遂能使子又有孫孫又有子慧命不至斷絕則已矣于妒忌者又何難焉

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美

蒼檠禪師語錄序

裴公美嘗手所解一編呈黃檠檠置之于座畧不披覽良久曰若便恁麼會去猶校些子若也形于紙墨何有吾宗吾宗之稱昉此其所以能任百丈之重而開臨濟之先亦由此也他日見一菴和尚于塔寺道風拂人文彩不露余爲之意消因約同心漆蔣生請主黃檠以建立磬山南澗宗旨久之菴順世于黃檠大有光明而無蓋覆而余適被業風吹墮羅刹鬼國不復知聞乃其上首蒼檠禪師則旣以世伯代起

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平

有高名于一時矣蒼檠初號檠菴示不忘黃檠也旣而以避同號者易之以住于蒼墩而因移蒼而冠檠蒼與黃何其等觀一視蓋承古之言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而斷際亦云無始以來無著相佛是以色相可遺也能遺色相者不能遺言語文字顧其座五其錄卷十有五又多乎哉然要之惟徹法源底本之以自性自度暢之以自見自說故終日言而未始出吾宗不隨倚樹之藤更不吞渾淪之裹至若拈頌淋漓詩句穩貼尤所獨長于是卽謂之商量浩浩地有

不得也而其所操又豈直一乾巴巴之物余以是爲致服膺焉夫余見蒼檠于塔寺亦何異他日之見一菴哉而老貧劇冗居相望不能數過讀其集連旬乃竟是可知長河之爲酥酪殆難以一口吸盡耳蒼檠此來蓋將上黃檠禮師塔亦欲如大慧之爲準老索銘于無盡也而姑徐之且徵錄序余期以先言海後言河不妨源委而蒼檠說法無邊師承專一見人雖多始終印心于黃檠未嘗築拳于高安也已

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聖

祝睦堂老和尚六十壽序

雲巖元潔和尚以今年稱世壽六十分寧人士周謙吉等介朱居六而走榻里屬祝辭于余豈謂余能算絳縣甲子之數而解其二首六身之文者遂足言三身四智之庶幾耶不然則必謂余實門內人且行年相次而不相遠堪任詣彼爲壽也然教中有言無壽者相余豈不知壽者之爲何相而顧云能知無壽者相之壽者無有是處無以請終言門內事和尚蓋洞宗之傑父弁山而祖顯聖爲之嫡骨兒孫因而大起進賢堂稿

卷之二 序

四三

雲巖再上藥山皆似未嘗出關一步且饒洞水逆流之致矣又無以請終言行年事和尚與余蓋同生萬曆盛世中更桑海兩相慕服文身還往多歷歲時孟之與莊尚阻見面而余褐博如初和尚亦無羨乎簾前賜紫對御談經不減芙蓉楷辭名利讓師號之風與其能盡今時之槩矣間考昔之詮教者曰衆生相醜也壽者相美也余淡思之乃未見衆生之何以醜壽者之何以美若莊周齊物論所謂忘年忘義振于無竟豈美之足云乎然假設而必以美歸和尚亦安

有美出其右者和尚道高而接下其住雲巖匡徒至五千指皆能爲之開正覺路剪邪見林與之以本色纏帶而聞其明年又將入雲門求祖德則是所謂溯逆流而上不隨今時而下者殆超然而入于無窮者也詩不云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典刑者法也而老成者人也人重于法抑先于法必如和尚始可謂之不負其人未老猶老而況已成乎爲老耶展祖初在百丈二十年藥山謂其俗氣不除及其弄師子時必然已老若和尚之在弁山早服矣朝徹而宿覺矣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四三

豈待今日而後得爲者舊哉舊哉舊既不繫年齡亦安可計以數量夫無數猶之其無相也記前年余送和尚去藥山小詩曰惟有李翱不相識姓寒姓熱未能名此以喻未嘗見面耳夫寒熱亦猶之其美醜也而皆可置不言從是以往和尚閱世遂能如二祖趙州之過期寶掌之千歲亦惟是以無相而壽余又何難以不見相而壽和尚也乎

近代尊宿語錄序

不立文字而文字乃至于是多者傳燈諸錄與古尊宿語錄是也然推作者之意豈直爲言語之妙而存之哉以正宗眼則法著焉以記宗傳則人譜焉顧法無可說也人有可論也其人是而其法無或非者矣南庵大師之集近代尊宿語錄豈不以人乎曰近代明有古也乃成書足以續古而起例不必如古抑猶有眼目焉考古尊宿語錄爲願藏主所集其詳畧次第之間多可議大抵有承襲而無剪裁則南公手力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望

倘繼公而有錄遂當稟公此旨無或違背而公錄絕筆于黃元公尤云特達元公自位若無盡無爲無垢三君子耳而其初與余同世間法出于一師之門其學出世間法則余且晚進廿年至于今日元公益遠余雖十劫坐道場猶未能一日及其所也此亦可知人法之輕重矣

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望

梁刻竺老和尚六大座語錄序

和尚初欲合刻其前後語而寵余以序之未幾何也遂至長別知其屬意之在于結集矣銘塔之役又加諾焉豈止季子之劍纔承徐君之一目者乎諸錄曩悉得受讀卽往往被客持去以爲汝託門內不難續請或得其無盡之藏亦可無煩食粕也今遂不能挾一初本亦信合刻之未容少緩矣月峰兄自棲霞來銳然擔荷此事且言君子之不可獨爲如大木之不可獨舉矧與覺天而扶日月爲法海而起雲雷豈猶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巽

是一手一足之烈今吾將效其奔走必子也持鐸而從之余唯然曰是誠吾事敢愛饒舌哉兄所往處况復爲師所嘗遊其皈依者有人矣始之終之誰不如我求心之侶未減於前時發趣之徒更生於今日此事成就翹足爲期余愧無氣力而區區尚辭或亦如洙泗之門所謂先之以子貢者固居然言語之科之高選也

拜雲稿序

禪與詩一道而人分別視之或以爲詩妨禪豈嫌其破工夫耶抑其詩誦自有若佛瘡祖師瘡者以累之耶有此是以不能詩妨禪非以詩妨禪矣乃更曰詩法不宜似偈問其故則以偈或言理而詩必指事審如是又何以通于理事無礙之說理事無礙以爲禪與詩無不到家者矣童求大師拜雲之篇是也童求爲禪而不枯爲詩而不腴匪以平出相救但一至而已兼到深乎禪與詩者必有能知其解者不待之萬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巽

世而下也前日洪浪著詩曰雲響雲響何義今童求著詩曰拜雲拜雲何心余讀此二篇且不辨其孰爲理事兩師今相昕夕可試質之知必有以發我覆耳

山居回文詩序

詩與禪各有三昧其實同一三昧也而或者以咏歌  
嗟嘆之功大妨靜慮爲是而姑置之則禪枯甚矣藉  
第令稍涉獵焉又謂詩不宜如偈畱連境物卽未許  
更說理道斯亦非通方之論且據禪家語外之若無  
雲生嶺上內之若破除煩惱重增病之屬正不分其  
爲物爲道也于此誰能下得一轉語耶九華山佛承  
大師故是真參實悟一流人邇乃受記蒞于元尊宿  
信所謂承者之匪閒名然且以塵拂語言起雞林聲  
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四八

價則似奢也非奢也蓋山居詩百二十首具在矣考  
中峰廣錄固嘗有山居七律十首益以水居鄧居船  
居各十首而得四十其數視佛承孰多而佛承更出  
妙手巧心作回文以異其製此豈獨擅吟壇能事夫  
亦如臨濟之賓主四句都成活句曹洞之君臣五位  
相爲定位實綱千光無分順倒圓伊三點莫辨縱橫  
禪家轉語孰過乎是且佛承于古今人物獨推二疏  
郭令公爲能回者厥旨甚深猶是以世間法相通而  
立論也余顧專言出世間法回機同本得石火電光

中輓轡一轉于回文乎取之不知其與佛承有相發  
否九華山昔因太白得名其題化城曰飛空結樓臺  
山居狀物當復及此而余以爲此五字者可以回文  
矣太白既然而太白所最服爲驚人之謝元暉所長  
憶之澄江靜如練者亦可以回文矣不寧惟是雖余  
前所拈禪家內外語無不可以回文矣佛承于此更  
能出一手眼爲古今所無有者而成回文集句乎則  
余拭目以俟之

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四九



三隱禪師遠遊序

夫世出世間非有畸法魯國一儒言依忠孝而佛說十二部經此義居九高僧撰述多用標目誠知教典之所同隱師起中貴歷事四朝謹身無咎是大能上報恩旣而慮金貂媒禍有懷山水數受詔負瓣香代進諸刹畢事遂剝披鋒車追還輒復乞罷如是者三故號三隱以賓其實其最後隱于廬山謂是道德所居白社斯在有終焉之志栖真境而澹悟津關玄經而摛俗網如說修行威儀具足然且意不存乎自了

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五

黃面之教利益爲先利他之道君親爲首師早夜祝釐唯是有道萬年之長以爲迴向此豈啻忠之屬而已在于世教經史傳聞能事鬼神則宰相之業上言封禪則才子之文顧嫌其旁及藝事漸于怪迂豈如將身心奉塵刹戒香播鳳闈覺花雨宸側又不謂之相而才者乎余逢師江上口不譚溫室中物獨語及國家無彊之休則爲額手無彊之恤亦復攢眉似欲持涓助海有所用其未足者會遭一闡提攫師外財艸座未穩師遂振錫遠游或云當遍叅知識一曰當

覲返故吾余衷二說且效良規益異時魏逆熾然師則謹避至于調達與佛偕來抑又何處不有藉第以朝野宦隱立對非彼則此地旣無多逃雨安往余願師壹意報恩終始不越金闕名山勿作二觀卽如是事皆自有主人何懼乎盜憎何憂乎魔嬈余作是語師曰唯然次而書之以當折柳

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五

且菴禪師語錄序

江西湖南之禪並盛而其實無二禪但分兩地今且菴和尚至自南岳住近青原斯可謂合一者乎然而禪之衰也大率非由沿習之難由剝闢之難也世界甚大虛空亦殊未偈塞而爲禪者不入荒艸溪叢卽行邪蹊別徑謂之以看脚跟顧兩脚隨人而走欲望其直透長安而身登含元殿上無有是處如此者非且菴之所育矣夫且菴言句具在亦非說乾巴巴禪者也第不破窠臼而不入于窠臼不絕蹤跡而不藏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五三

于蹤跡此其所長以事明之則開山亦其意也安成之臺山不知其有文殊與否卽謹山王公記法輪寺亦不及臺山之何以錫名而公于此大有建立曰臺山旣臺山矣亦復有婆子曰臺山路驀直去者乎而趙州曰我爲汝勘破這婆子乎亦復有豐干曰去臺山禮文殊是我同流者乎而寒山曰汝不是我同流乎且菴微獨不爲婆子亦不爲趙州微獨不爲豐干亦不爲寒山更進之則亦不爲文殊也不爲文殊是真文殊旣爲臺山無二臺山且菴之說法也有如此

矣至于安虎穴而無驚比之毒龍受戒野獸代耕而不爲神通牆壁旣立爰生彩芝比之老柏轉首枯藤再榮而不爲祥瑞得其解者皆以爲是善說法要者也且菴傳衣自山茨公而祖于磬山法派應在南岳下其來路亦然而安成不遠廬陵余故以爲江西湖南之合非且菴有意合之余初見且菴于普賢失諸交臂而昨年浪跡廬陵又阻親近余以是媿謹山然今年偶敘他家語錄一及磬山因識且菴之河源而茲更得以文句身相至也亦不僅若瑤島小仙之望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五三

見雪山而止者矣



ZW 21181800825177

金襴毬堂禪師語錄序

靈隱一燈分而至于金襴是曰毬堂。余所素推爲選佛及第中人而晦山和尚于機下收之。肇錫嘉名曰養而正字之毬堂焉。晦山此意其殆處以臨濟上座。或許其若巖頭之嗣德山。而不肯德山。又期以西天四祖之度一人。下一籌也。俱未可知。乃其當日相遇幾箇粉團。是甚麼乾矢橛。敲而不破。而毬堂于此超悟重經一跌打失布袋爲本。得耶爲從。緣入耶要之。可勿更下註脚。龍天推出遂據令當陽。輒有語句。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葛藤陳爛翻出神奇。日用尋常隨意拈弄。爺孃所生口全不愛惜。余知毬堂之志在于爲人矣。抑其今日纔有爲人分也。初晦山和尚著煅煉說十三篇。是則鑪鞴之所多鈍鐵。使鎗爲金。不過還他箇箇是佛耳。而晦山今年示寂。毬堂哭之哀。豈有遺他授記之痛乎。顧走語余曰。本師無縫近在雲居。卽日龕來。先命作一石函置煅煉說數部其內。而以耐身此何爲者。此不過示其用心之所存。正是法身邊事。而其心已傳于毬堂其器已授于毬堂矣。余視毬堂肩下已挂

吹毛卽十三篇比平孫武。而子善讀父書終不比于趙括矣。夫其讀書旣遺糟粕。而其爲書亦必非文字。語言剝說塵說。皆如佛說。余于毬堂平厚望之。

進賢堂稿

卷之七

序

垂